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九四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2837/04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九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 集部第九四冊目次

## 集部·別集類

筆山崔先生文集十卷

〔明〕崔涯撰

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六年崔廷健刻本

一

環碧齋詩三卷尺牘五卷

〔明〕祝世祿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尺牘明吳時元刻本）

一四九

羅司勳文集八卷外集一卷附錄一卷

〔明〕羅虞臣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年羅氏刻本

三六八

五嶽山人集三十八卷

〔明〕黃省曾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五二九

筆山崔先生文集十卷

〔明〕崔涯撰

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六年崔廷

健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崔筆山文

集十卷》提要

序

筆山崔先生文集

先生諱涯號筆山筆山之文正文筆之  
山斗也大和受知門下恩遇殊深誼篤  
世講凡吾先生之言所忘言與行所無  
言者直舉道學淵源國脉人心咸軌于

序

正而大震於中天焉時卽博洽如荆川  
唐公尚遜其精邃而江名公問鄒名公  
守益莫不兢兢推重焉豈區區後塵輩  
得窺一班僅于文焉揄揚之乎蓋先生  
之文義至先生之實行至也網按先生  
之實行覺文義猶儉邈先生本姓崔祖



自宣州遷太邑東鄉以姑舅之親過養  
方氏從方姓薦

嘉靖乙酉登己丑會魁十二人先生正  
直忠讜慨然以天下事爲己任遂不次  
選授御史甚盛典也至于贊禮

郊廟巡視

序

禁地侍講

經筵悉稱

上意

肅皇帝曾嘉其爲真御史矣辛卯奉鹺河  
東條陳七事鹽政具舉疏發鹽課數十  
萬賑歲大侵無事發棠之擾而蒲解之

命賴以全活者三十萬衆時有妖虎噬  
人先生禱於廟卽見虎逡巡數百里入  
廟夾室伏死神座右晉民紀其事迄今  
祠祀焉按巡八閩貪墨解綬循良委心  
當開科而奉

序

天顧俊得人尤盛旋深慮倭寇礦徒不時  
竊發建議以福建地方阻山濱海俗獷  
民頑利在海則冒通番之禁通番不已  
而劫洋者衆矣利在山則冒穿礦之禁  
穿礦不已而禁貨者繁矣番之徒多起  
于福之漳泉而其禍流於浙與廣礦之  
徒多起於浙之溫處而其禍流于閩與

廣此實三省之隱憂正今日所當預圖者也條陳十二事爲備邊要務蒙

上嘉納如議比亢旱不雨有司禱弗祐先生思戾氣干和廼疏梗滯閱獄多從恤典親祈於南壇雷雨應聲澤徧八郡咸稱爲御史雨矣院有孽鵠向先生作人

序四

冤聲先生知有冤獄乃囑鵠曰若果冤鞠爾獄當復至明日臬司以葉生獄呈鵠果自遠而聲哀如前有奴迺獲其黨楊者先生詰曰鵠鬼訟汝楊供不敢文遂伏辜獄成鵠始返人聲而鵠矣事載于閩臺之省私亭先生嘗遊於湛甘泉

之門許其爲學已至篤實地叙古文小學構朱考亭書院置世祀田若干畝盖晦翁受業于李延平者也攷昔程明道送楊龜山曰吾道南矣究其授學淵源入秦羅豫章李延平從祀孔廟道統正傳賴先生闡明焉先生歷官數載

序五

恩封悉以報方祭塋一如禮制奉例提復本姓亦可情至而義盡矣及其劾奏吏部尚書某忤

言而歸也杜門謝客詩禮庭訓道望益隆諸部院薦剡餘疏有薦其門寒似水身重如山薦其巡八閩而風裁茂著出片

言而事變潛消薦其謝翬塵以養靜而  
世故之閱歷最深持風裁以獨斷而力  
量之擔當益大有薦其韜略素嫻堪擬  
邊用經緯在手可恃內治適倭寇倡亂  
用人爲急南北會徵名士三人唐公順  
之鄒公守益先生並與焉又徵名士二

序末

人江公問先生亦與焉然竟高蹈不起  
惜哉蓋身雖退而名愈重矣昔人謂桐  
江一絲繫我九鼎其所補于國家豈其  
微哉精神所遺文集十餘卷二奏疏二  
三四五序六記七雜著八古風五七言  
絕句律九載虎異附名公詩文十鵲異

附諸縉紳詩文君子曰先生之文直如  
蘇長公立朝如張文紀居鄉如陳大丘  
略窺其似耳合觀先生之獲

上知也救民而感神也選士而備邊也格  
天而明刑也正道統而秦從祀也隆孝  
思而復本姓也奉

序末

旨歸而高蹈不出也不且如日經天如河  
沛地乎實行也真文章也果僅僅是集  
之宮商足誇也歟哉先生往矣而後胤  
蔚起科第繼美文義至今昭然也非先  
生之實行昭昭乎余爲之詳述于序端  
以俟尚論者之卽文而閱序卽序而景



行先生如山斗也大和不無小補云

萬曆上章執徐蘭池之吉

湯進士出身資善大夫南京工部尚書前

南京禮部右侍郎翰林院學士掌院事

右春坊

太子論德同修國史會典門生莆田康大

奉

和頓首百拜撰



筆山崔先生文集序

侍御筆山崔先生余先太夫人之族諸父  
也其操行學術幸得親炙而仰承者  
已殫述于壽叙墓誌矣迄今厥孫藹  
然持所撰文集來徵余而屬序余閱

筆山文集

序

其集有奏疏若干篇大要拯萬姓之  
瘡痍陳千古之隱憂敦孝義明道統  
纒乎有用文字也即

聖明錄忠謀搜剔牒尤當抹而行之者乃  
茲叙若記名詩額彙如長江巨浸

古為商彝周鼎雲蒸霞蔚變態也  
引商刻羽之音也其骨強乎神五生  
若銘篆家飾字句工解悅多味  
先生之文至矣而先生以書先生  
後人觀之文想見其人必憂國憂民  
敢云敢為怡情詩之寄興泉石忠  
孝無愧于文正公孫娘美于淵明  
而文望之似先生者此當時也視  
晉陶序語益異如諸縉紳所交口  
而頌者又乃窺其一班矣嗟夫先生

法矣其精神昭示開我後人而托  
之永不朽者則彭集端有賴焉  
余你表崔生之請而余為之叙以  
并諸君

萬曆丁酉孟春之吉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戶部尚書前南

京吏戶工三部尚書侍

經筵馳驛回籍池陽叅侍生松坡畢鏘

頓首拜撰



筆山崔先生文集序

文章之於世綦重所從來尚已  
蓋搏婉元化錫奕道真規條扶  
輿於是焉在或者未之深答謂  
一切綺縠觀枝駢占當噫是猶  
牝牡驪黃之見耳非所論于文

筆山文集

序

章外也夫有文者有文者文  
之文章矣若乃澆露心精根盡  
要眇言所欲言并言人不敢言  
直令國計民生人心風俗沁發  
于片詞之輸瀉者茲寧直以文  
哉又寧與區々飾鉛黛工顰悅

罔裨實效者埒乎哉游三家之

市者不睹千尋之都而試一鬻

之割者孰辨九鼎之珍錯文何

容易譚耶侍御筆山以余族魯

漫祖也蚤負才名雄眎當代方

肅豈在御以巍然以經術成已

筆山文集

序

丑進士高甲時方重言表選

天子嘉其端凝貞亮特異數寵

之徑拜前秩一時中外震懼余

生也竊晚未及屬後塵觀休烈

而都人士之循轂者亦第嘖々

筆山文章文章云嗣余微鄉薦



臣上公車始通籍諸卿紳先生  
識者靡弗傾企我以公也然猶以  
簡命勳渠未暇討家番而次第  
覈之屬余有朝鮮之役使事成  
將報命于朝爰取道使者而得  
卒業焉則見纓之乎災傷之有  
筆山文集 卷序 三  
疏也離課之有脩也邊略之有  
陳也乞恩復姓之有請也浩祀  
克儒紹明理夢之有章而有序  
也辨鵲化虎之有紀也其他連  
類屬詞感物晤言不遑具述要  
以聞之皇之壹本仁孝忠懇之

心蔚積感奮不容遏抑故無心  
于言而言淺焉情生文也先正  
于節義事功文章稱三大不朽  
余獨曰文章溢性靈流溢則即  
文章見器義見事功而節義盡  
功兩者且因文章志不朽也山  
筆山文集 卷序 四  
之潤以易澤之媚以珠蒐珠而  
者寧書之山澤外哉余因文而  
窺所以文謂是不可無傳也乃  
撰梓之第穆然有維世之思焉  
肯  
萬曆戊申春正月吉旦

賜進士出身行人司行人

欽賜一品服色出使朝鮮工部

都水清吏司郎中侄孫廷健頓

首拜撰

汪氏

汪氏

序

文以人傳乎抑人以文傳乎夫人而以文  
傳也是文焉已也猶將因之以惜其人也  
若其人爲足傳矣雖弗文焉可矣而矧乎  
其文之適以傳其人矣國朝之文冠景濂  
氏次空同大復又次歷下弇州人如是文

序

如是豈慚麟炳哉今日之文稱極盛余常  
得手而口之不一二旣其有其文之人余  
嘗得耳而目之不一二旣余卽不敢知曰  
此必不傳然其人之傳者與有幾則其文  
之傳者與有幾飄風過耳昔賢所悲而不  
謂今之幸曹襲是響也文烏在其爲盛也

我

侍御筆山公乃洵無弗可傳者乎公以高才掇巨魁異敏淹洽俯視今曩時同譜則有若唐子荆川時同遊則有若茅子鹿門望嶽然山斗而于公未嘗不亟相許服以爲此非可伯仲尋恒已已也而惜也志以

序二

遇裁學以守固雖薦剗騰當事然貞不勝妬所繇來久矣公非樂以文傳者公不以文傳又豈可得哉余少從家尊宿後習公事謂公立朝侃侃然毅且達也臨民蒞政溫以斷也還在族姻里黨之年以禮式以義嘗也遺篇昭焯摩娑而繇繹之如見其

志如聞其音如與之往復而告我以所未終竟之業公固若是其頎然在耳旣余奉簡命叅閩藩問其地之凜凜直指公者必首公其地之囁囁直指公者又必有公也流連焉而弗能釋歌思焉而弗能追非公則流連歌思其有久而彌艷者耶公之所

序三

石畫閩者距今幾十年而言亦愈驗而亦迄無能踵公而實其所以言然則閩之俎豆報公者文視公之言乎或不獨以公之能文言之也公孫國泰雁行余後者廣公集以其書走閩而命予予曰吾烏知公之於學也知之此譬飲水者其淄澠必別矣



且必爲之溯其源矣吾烏知公之于治也  
知之此譬越人之診疾孰腠理孰腸胃鍼  
灸及之藥石又及之矣吾烏知公之誠足  
以通山川而靈蠢動也知之此譬熊渠之  
矢石且飲其羽譬信陵之於鵠無得以罪  
蔽者矣道統得正焉時政得宜焉至誠得

序四

屈焉鴻謨偉績燁然具陳公之人幸是也  
余將一日一就正也寧僅以其文也閩俎  
豆之學之官者有公之人矣鄉俎豆之學  
之官者有公之人矣公之人在人視聽慕  
誦之間無今昔彼此之異奈何祇以文傳  
公謂可後先數巨公無慙色哉弁數言以

告公後人使知讀公之書繩公之武而月  
夕思所以克世乎公者在彼不在此第余  
次公後幸卽公之沐浴茲地者稍補知所  
裁然尚未知其於公無愧何如也

賜進士第福建福寧道布政使司右叅政  
前戶部清吏司郎中

序五

欽命典試四川憑姪孫師訓頓首拜譔



筆山崔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奏疏

巡按山西陳言地方災傷以寬鹽價疏 凡五條

巡按山西議處重大災傷以安地方疏

清理河東鹽法以裨國計疏 凡七條

陳情乞恩復姓疏

巡按福建亟陳要務以靖邊患疏 凡一十二條

巡按福建題為從祀先賢以明道統疏

卷之二

序

贈郡伯警庵黎公入覲序

贈郡伯初泉劉公遷浙江臬貳序

贈郡侯南溪熊公擢守廣南化州序

贈別駕賴公擢守南鄭序

賀封君羅太翁榮壽序

遥壽方母孔太夫人六旬序

賀郡侯南岡曹公政績彰異序

賀周仰峰入為刑部序

送王臯亭教諭當塗序

送謝雙隴賓州學正序

送蕭曙齋致仕還南序

卷之三

序

賀郡侯金湖方公德壽序

壽司諫訥溪周先生六十序

壽方伯黃山焦先生八旬序

贈邑侯沙汀鄭公遷戶曹序

送太尹丘公歸月塘序

賀楊澗松廣文榮陞王相序

賀洪田曹公八旬序

賀李館山雙壽完福序

石崖晚意序

賀曹愚樂庄六旬序

卷之四

序

賀陳司訓臺獎序

竹埜七句序

譚西園六句序

邵濟墩五句序

譚石山八句序

槐軒六句序

南泉壽圖序

雲樵壽圖序

盤石老人序

卷之五

序

靈雨隨車序

孝感慶雲圖冊序

理學要言序

梧桐秋月序

溪山留澤序

宛城別言

蓉池書屋序

坦翁衣稅序

卷之六

記

石埭縣儒學改立記

太平縣土地神祠記

春日省城記

喜雨亭記

重修文筆峯記

復衆樂亭記

郡侯枋泉劉公生祠記

南山大觀記

石岡逸士記

題鼓山石上記

同雲鶴公遊麻川遇雷雨大作小記

卷之七

雜著

古文小學後說

朱子小學問訓編補

恩社說

碧雲清眺說

一松說

題金馬王堂圖

巡按山西禱雨文四篇

巡按山西虎異祭文

祭趙太守文

祭男應良文

方氏祠後墓表

譚母孫氏貞節墓表

饒超源公像贊

卷之八

古風

送陳高二公使琉球

春夜宿建陽院中

同劉張王三司校賞雪水冲庵分韻得雪字

郡推葉和齋公見訪池亭和韻二首

和葉和齋公飲農歌

送丘一溪回舟東溪石上飲

贈縣尹鄭沙汀秋江別意二首

觀伎兒歌呈西莊

五言絕句

和郡伯羅近溪公遊天都十韻

和邑侯劉雲鶴公韻

又和韻池亭

題廬墓

去春聞黃爪嶺有海棠今春偶遇賦此

題扇

七言絕句

題鰲峯

院中元宵屏風燈下有盆魚偶句

午餉江東驛

春晚次韻二絕

同雲鶴公遊麻川遇雨

和韻二絕

獨泛麻川釣魚

請賞菊

雲鶴公悅親亭二絕

芙蓉開晚黃菊更遲賦此

雪中同讀李杜峯宅獨上黃泥尖飲

坐尖飲忽天霖

和韻

牡丹半開

同雲鶴公喜雨鳴琴和韻

華山文集

目錄

七

寓太平府開元寺中

送人歸南岳

上松山

禪關

桐山小隱

秋思

重陽觀菊

題醉楊妃菊

過黃爪嶺飲任氏樓中

琴溪釣臺二絕

過麻川漁者網集若竭澤焉親久之感賦

感學憲午山公校文得體

過寺有感

途中畏暑

文筆峯初脩獲麟巨鰐利足令投之井中

賞盆蓮

登九華寺

五言律

華山文集

目錄

八

玉壺池亭

上杭道中遇雨

邵武院中澄心亭和韻

過林榕江賞菊

登鼓山和龔雲岡韻二律

諭民平糶發粟賑饑呈劉尹

送張雲門之教恩縣

飲川中即筒酒而得造化之自然故作

春暮泛麻川

飲南山園和崔涇泉韻

和韻

至桐山小隱

肖楷公召飲正心樓雨大作志喜

七旬自述

同諸友登文筆峯

咏白兔紀瑞

登九華峯

贈袁幕史歸田

筆山文集

目錄

春暮遊明善庵

七言律

巡按山西道經少林寺

駐河東察院

憶梅堂和韻

偶興

泉州院中

春三月再至玉臺亭和韻

春早喜雨同安道中

發平南驛

遊鼓山二律

和林榕江韻二律

遊武夷

題李恭川靖晉錄

秋日遊山

臨溪夜飲

和羅近溪公遊天都二律

瑤潭清泛二律

筆山文集

目錄

山寺留春

登九華禪寺

題吳司訓月川卷二律

碧雲雨集忽晴有感二律

九日登文筆峯

又用藍田韻

午日麻川清泛二律

九日文峯禪寺宴集

和清風集二律

春日同觀海陽公飲亭子山二律

鵬月立春又逢甲子年飲胡氏樓中故賦

同雲鶴公遊麻川遇雨雨霽泛舟二律

端午同雲鶴公遊南山花園

劉公耳雨應禱出知省農故賦

同雲鶴遊三峯待月夜歸

中秋賞月值陰雲

贈七十周處士

池亭和韻

筆山文集

目錄

十一

池園雪霽詩景撩人步朱廣文韻以逐之

遊南山園

同雲鶴飲明善庵見壁間新題紀興

和韻

旋韻再和

端午飲池亭望雲鶴公不至見示以詩和韻

和韻

觀棹車

衆樂亭落成和韻

觀化

張澄江曉汀

丙午新正兒輩登山尋春詩以諭之

同雲鶴登翠雲庵會諸名士講道

步董晴溪見懷

賀張介庵立嗣

投周掌科母劉氏

贈趙和庵公入覲

祝張介庵

筆山文集

目錄

十二

虞公永慕冊二律

題風木永感圖

七十自述

和劉人峯韻二律

至宛城現梅宛溪登山泛舟四詩和登山韻二律

和汎舟宛水韻

和句溪汎舟韻

文峯初脩獲麟詩紀其瑞

文峯垂成登玩是日獲虎獻皮與首



辛酉二月賞雪賦詩二律

卷之九

虎異

叙虎

紀虎異

附諸縉紳詩文

卷之十

鵲異

紀鵲異

附諸縉紳詩文

筆山文集

目錄

十三

筆山崔先生文集卷之一

儼源

崔涯

著

秋浦

畢鏘

選

門人莆田 康大和閱

奏疏

巡按山西題為陳言地方災傷乞

賜少寬鹽價兼利官民事

臣欽承

上命巡禁河東鹽課夙夜戰兢不敢怠遑惟恐綜理

垂方上有負乎

國課施行失序下無益於民生博訪群情深思民

隱大悉河東鹽課報中不行惟事變賣價大賤

筆山文集

卷一

則損官大貴則損民若今日可謂上下並受其

病而莫知所以為計者謂鹽生盛矣而官不得

賴以為課謂價值平矣而民不得資以為生凡

以歲凶則民貧民貧則本虧故也蓋河東地方

密近陝西頻年災旱亦畧相同近據解州等州

安邑芮城等縣中到灾傷亦甚迫切今歲夏麥

全無秋禾微收一二至今穰月未雨二麥種而

不生人心驚懼若不聊生然視陝西為差可者

恃有塩利可以易四方之米穀也而又乏錢以

為資本亦坐以待斃而已誠可憐憫且四方之

者正

商不至不亦公私兼困矣乎臣嘗思之解鹽非旱蒸不結五穀非霖雨不生切照在場鹽料積有三百五十餘萬引即今生結尚盛此數十年所未有之奇利也然而近池之地均被旱蒸樹藝不成者有可徵矣臣竊以為此或天意也損彼益此亦惠養生民之至意也近者關內告饑皇上出內帑以給之矣特遣重臣以議賑之矣獨於河東惜減細微鹽價而不利民生哉特其未有河東之饑告之也臣又以為因其利而利之

皇上惠養斯民之至意也夫買鹽者商也載鹽以行四庫者悉地方小客也今於鹽價少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使乏錢以為資本者皆得沾升斗之餘而易米以贍朝夕之養則民獲更生而不辭多運之勞民運多則入必倍而國課亦有所賴矣此固公私兼利之術也臣謹以災傷之故計價之所當酌處者凡有五焉一曰生結倍常鹽資民生若五穀然五穀之價視豐

歉以為盈繼鹽亦猶是也查得舊額河東鹽價開中邊方每引貳錢伍分後因鹽生丁常遂行變賣之法價亦隨時高下嘉靖四年御史某初定價每引先三錢七分後減至三錢彼時鹽科猶六十五萬餘引耳至嘉靖五年御史沈某見得時價頗高增至每引七錢之數人皆不趨乃遍取三省富戶責令計數報納雖勉強應求實非其情至今弊未絕民猶受其病也今照在場鹽料三百五十二萬有零又非特六十五萬引時也臣至之日池鹽盡矣至八月間復又生結累累盈池即今吊取鹽丁所撈當無盡藏正猶五穀豐稔之時宜隨時減價以便民生不當執以一引五錢為中價也前御史楊某初議六錢繼議五錢亦見時價低落以漸而殺之意也至今變賣不行尤當酌處或少減前數或從四年每引三錢七分事理以資民生俟其鹽法大行國課有資鹽日減則價日增隨時通變以宜其民民無不悅者矣况食之於鹽尤非若五穀之於

饑也民遭凶旱猶能併日而食卽口而殮况食  
塩乎塩價高則窮陬僻壤必多不食塩之家而  
趨之者少也二曰私塩盛行官塩之通塞係私  
塩之行止勢固不能兩盛也五六年來解塩不  
生各該行塩地方私塩盛行官不設禁民不知  
懼已非一日一旦遽欲盡絕其徒雖日刑人勢  
不能止况歲值饑饉尤難為禁訪得河南所屬  
地方密邇長蘆兩淮多越境之私販河東之塩  
又為中條山所隔勢固不能如彼之便矣陝西

富平蒲城朝邑郃陽韓城等縣地名巴公瀘泊  
嚴北等灘近因亢旱水皆成塩置鍋私煎之家  
不下數千戶日得塩利不下數十萬各該有司  
通謂之便民俱不設禁不知解塩通商陝西為  
便私塩之害亦於陝西為甚

國課將何所取給哉臣竊以為不禁則失之慢過  
禁則失之激然計私販亦有人力之勞私煎亦  
有工食之費犯者又有不測之法而反得以盛  
行者賤故也今能使官塩之行其價皆如若等

則民皆食此而不食彼私販之徒無所取利亦  
將轉而之此而反為官塩之役矣此不禁而禁  
之術也縱使未能盡絕要亦可以勝彼而犯之  
者少犯者少而置之於法亦無激變之患由是  
而有司不禁此則有司之罪也三曰舟楫不通  
竊惟通商之法舟楫為便省費獲利比之負載  
道踞者不啻千萬也今解池在中條山下四塞  
險阻舟楫不通其去兩淮兩浙固已遠甚而行  
塩地方陝西西安漢中延安鳳翔四府河南開  
封河南懷慶南陽汝寧五府山西平陽一府澤  
潞遼沁四州皆無慮數百千里此非人力不能  
自致且如小客推車一把載塩二引趕騾一頭  
載塩一引不百里而費已過半所獲無幾矣又  
安能達於數百千里之外哉無所得利則必雜  
偽為奸揄以沙泥和以硝石由是官塩貴而汚  
私塩賤而潔塩益滯矣今所恃者河東米價高  
貴以塩易米尤民所利也惟宜減本價以益脚  
價之費使其可以及遠則塩四通課日足矣四

曰報納商少河東地方去三邊為近其接濟邊餉亦惟河東為便查得先年開中之法在宣府大同陝西延綏遼東等處每引上銀二錢伍分或折草四束五分或折米豆不等大悉不出二錢五分之數於時商運益衆邊儲有賴後因生結不常鹽課缺乏守支有一二十年有二三十年以故各商遂視河東鹽引為畫餅以鹽池為陷阱莫不去而之兩淮兩浙矣即今鹽料滿場變賣不前出示召納亦惟前日守支餘鹽之數商也立為搭買之法令其搭買一引方與守支一引各商利其帶走餘鹽不得不買本非其情也至於報買並無應者豈人趨利之不如前哉本資多而得利微也況在場支鹽一商也各處行鹽又一商也大商操其贏以臨衆小商竊其餘以利四方是皆取盡銖銖折及秋毫之為也使非得利誰肯為之臣已出給曉諭無分商之大小資之多寡皆許親自赴場納支然猶不肯應求不過觀望池鹽之日盛而異價之日減也

夫物多則賤理之常也得利則趨入之情也今惟少減其價以益微利則四方之商聞風而至矣五曰積欠數多查得河東運司歲辦額課四十二萬引先年拖欠已多自嘉靖四年至八年池水為患鹽課缺乏轉借太倉銀庫等銀以補額數今除陸續補還外尚欠太倉銀庫銀四十六萬二千三百三兩宣府銀一十六萬兩山西布政司銀三十五萬七千四百兩共銀九十七萬九千七百三兩今聞鹽花盛結各項催徵責其必集計鹽則積年之逾課足辦也欲銀則一時之併取實難也何也行鹽之地不加廣食鹽之民不加多而欲一時變賣併五六年之課而有之此萬無是理也又況值災傷之歲乎臣竊以為莫非官也在彼猶在此也天下之物未有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特不可併取於一時耳臣至之日奉到戶部劄付為地方災傷乞早議處事內開將撥補太倉銀一十一萬三千三百七十五兩三錢三分六釐四毫二絲責令轉

解陝西即查庫銀數無多作急設法召商方湊銀三萬兩差官已解訖餘欠銀兩仍太倉銀庫補解也今又山西布政司催取原欠民運銀三十五萬七千四百兩運司無以應辦臣計在場盜料并今匪擄不知之數縱使一引三錢亦足以償前課但不能以濟一時之急耳久則當無不完矣乞

勅戶部今後凡遇緊急邊務并救荒事理先於太倉銀庫內動支河東運司變銀有日陸續補還太

倉庫

卷一

倉銀庫俟其各欠完日照舊應辦常課如是庶

免遲悞之患而臣之罪亦可少逭矣凡此五者

臣皆本之人情揆諸物理有必然者條疏

上陳如蒙乞

勅戶部再加詳審議請

允賜施行則地方幸甚生民幸甚緣係陳言地方災

傷乞

賜少寬盜價無利官民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

差典吏親資謹題請

卷一

卷一

巡按山西謹題為議處重大災傷以安地方事據河東運司城內地方老人胡某等呈稱連年荒旱今歲尤甚貧民所食者皆蓬子草根糠稈腐渣豆殼蕎麥槐柳杏葉榆皮等物今俱殆盡別無聊生自本年十一月初一日起至十八日止本城餓死張某等并杜某妻張氏等共五十五名口及街渠橫死乞食男婦二十一名口丟棄餓死幼女李某等三口又有市民康某為因無食將幼男某生丟井內毛某將男某活拋水

中等因具呈到臣勘處間續據安邑縣申稱自初冬以來餓死男婦劉某等一千五名口逃移劉某等九百八十六名口及據解州申稱餓死男婦鄭某等二百七十七名口逃移曹某等二百九十一名口等因花名造冊各報到臣臣看得河東地方西連陝右朝邑等縣南接河南陝州等處其實西安河南平陽三府俱河中一塊土也其連歲被災亦一也近見邸報陝西告饑甚矣河南亦告饑甚矣豈有河東適間其中而

獸不為饑甚乎伏觀

皇上於陝西議災有發銀開例之典矣河南議災有

暫免起運存留之典矣而於平陽一府未蒙如

前之議者豈撫臣莫以告雖臣有

奏不足盡憑乎臣仰見

皇上憂民之心至誠且切往者喚而告災至動

聖衷驚惶不寧天下之民聞之無不感泣流涕願為

太平之民昔周宣王所以中興者以萬民離散

不安其居而能勞矣還定安集之也

陛下此心誠尤過之良等不能仰體

聖心以悞元元之赤子雖罪死不足以贖也敢不昧

冒為

陛下言之蓋河東乃臣監臨密邇之地去省城千有

餘里故地方災傷臣見之真而知之切省城未

必知也又下司多諛諛蒙蔽之文上司無稽察

考究之實是宜撫臣知之不至而救之不急也

近於八月間方委副使其帶營分守道理賑河

東本官才足濟用力能任勞旬日之間遍歷二

十州縣雖窮鄉僻陬皆一一親臨詢訪民隱因

得霖雨遂勸貸變種以繫來歲之望又諭民出

粟出銀以救目前之困無以布政司所取運司

餘益之數議行賑貸分委曲沃知縣其聞喜知

縣其高平縣丞其等分投給賑各効勤能以慰

安衆志由是民情小輯漸有更生之望矣夫何

布政司官先以貪事某毆右布政某之怨近以

副使某稽察錢糧奸弊之故遂至兩司各為衙

門構成嫌隙謂副使某以憲察司官理分守道

事遂懷不平故為異同以相阻撓此曰地方災

重彼曰不甚災傷此曰可急發銀彼曰姑緩以

待此曰錢糧麥熟方徵彼曰必欲急徵至又一

委知縣某理賑一委知縣某催糧以致巡撫都

御史某莫知定守事無專委本官見事之悻戾

難行乃辭任而去省城矣其各委官亦各散去

民情洵洵殊無生氣臣謂二三臣不足惜也其

悞地方豈細故也哉若以地方不甚災傷臣自

去歲至河東目擊秋夏無收今歲秋夏又無收

平陽以北猶可以論分數平陽以南無復可論分數也訪之九年惟有秋而無夏從前七年八年俱係大荒之歲豈有四五年間亢旱相繼而猶以為不甚災傷乎近取民間食物嘗之皆非人食反畜類之不如也可勝惜哉間有糧食亦非出自本土惟賴盜利疏通販易而致耶今銀一錢止買得粟米五升且市肆無糧可賣小民爭奪不已觀之蒲州

宗室廢人窘於饑餓搶奪米糧遂至斷市可驗矣

華山文集

卷十一

十一

若至冬寒河塞鹽法不行草木俱枯仰之官無所給叩之富民無所貸乞諸鄰無所與不知將何以處之甚可慮也臣於四月間據茅津渡日報逃移民數之多道傍橫殍之衆已先具

奏矣今死者莫救逃者莫追而其剩留可遺之民又可不加存恤忍令相繼逃亡乎況凶雷方殷流殍尤甚失今不處後復何如甚可慮也夫民生死之念重則盜賊之心起近見運城旁邑白晝殺人公行劫掠有以斗麥而殺死其之男有

見孤庄而殺死其夫婦二命路傍賣飯以藥送人而取其衣物如遇客其某之訴又有大夥強盜百十為群張打旗號橫行鄉邑由平陸夏縣地方殺死其至絳縣殺死其一家四人又岳陽縣大盜敵傷巡捕典史某及殺死伊男其開剝肚腸又殺民夫某等七名剝傷某等不知名數擄去吹手某此皆地方之不能無虞者甚可慮也豈意布政司官獨不聞之乎聞之而獨忍之乎臣嘗讀丘濬所著大學衍義補有曰天下大勢南北異域江以南縱有荒歉山澤所生可食者衆而商賈通舟販易為易江以北若兩淮山東河南亦可通運惟山西陝右之北運道湮塞地氣高寒物生不多一遇荒歲所資者草萊木皮而已所以其民尤易為流徙又曰蓋此二藩非他處比是乃近邊之地所謂保障繭絲皆有賴焉者也尤不可不盡其心以今驗之無一不如其所言者至謂二藩皆近邊地尤不可不盡心尤至慮也今母謂平陽一府可忽也山西邊

華山文集

卷十一

十一

關地也平陽亦山西所恃重也平陽病則山西病而邊關亦病矣豈可輕為一府而忽之乎二三臣不慮及此而惟私念以逞獨何心乎伏望

陛下軫念地方

勅下戶部查照嘉靖八年發銀事例或將河東鹽價議貸以為賑濟之資仍

勅都察院轉行山西撫按衙門戒飭二司官員務要

同念地方毋得自分彼此若果副使某才智可用仍令專管賑濟務底成功如有似前彼此異

筆山文集

卷一

十四

同故為阻撓以悞地方者聽撫按官指名奏究罷黜亦聽臣等互相糾劾庶事體歸一萬民有賴此誠臣目擊時弊不敢不盡言之亦不忍

陛下之赤子而或為其所悞也所有民食草根糠渣

等物麤惡穢汙不敢

進呈謹用包封呈報戶部都察院以驗地方何如

緣係議處重大災傷以安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典吏親賁謹題請

旨

巡按山西謹題為清理河東鹽法以裨國計事臣欽承

上命督理河東鹽課自巡禁以來已周一載夙夜兢兢業深慮無以通商而惠民也勉自經理事既粗集課亦足辦但照河東鹽政實簡而肅然池鹽之生也無常而事體之興廢也不一當其不生之年事固無用於振舉其簡而肅者固也適今鹽池盛生邊儲屢欠督辦召商之政叢集於一時而脩理整頓之功尚多於遺缺使非一一經理未敢以為簡而肅也臣自接管以來查照事體穩便法久可行者固不敢妄意紛更以致多事之擾其於廢墜當興流弊當祛者亦不敢因循玩愒以墮廢事之責除遵照

勅諭事理并節年條陳事要俱已次第舉行外竊計鹽法之當清理有切於今日之可行者條為七事具疏上

請乞行該部斟酌可否採納施行則地方幸甚生民幸甚緣係清理河東鹽法以裨



旨

國計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開坐親賚謹

計開

一定正課以立常規切惟規制適中則事可行而法可久一失其常徒置虛數不濟實用也查得河東鹽課原額祇有三十萬四千引耳成化二十二年以後又

奏添至四十二萬引大悉計其鹽花盛生及不生之年衰多益寡僅足以辦額數間有多撈餘鹽

華山文集

卷十

十六

亦不足以補缺乏之年似難準為常例先年河東事例除解宣府八萬兩外餘存留山西以補歲用不足之數未嘗限有定數至嘉靖二年以山西掣回額糧之數議將河東餘鹽每年該賣銀八萬九千三百五十兩改派宣府以抵前數如餘鹽數少准將正課鹽內變銀解送嘉靖七年又經戶部題奉

欽依山西民糧復還宣府河東餘鹽價銀抵補山西臣今計之餘鹽正課皆不可限為定數也蓋自

嘉靖二年以來俱係拖欠年分未見撈有餘鹽

若將正課變銀補數鹽價隨時高下不一以今價每引三錢二分計之則四十二萬引止可得銀十三萬四千四百兩耳何以既解宣府八萬兩又能補山西八萬九千三百五十兩耶臣查得比時題奉

明旨邊方腹裏歲用皆同祿糧軍餉俱不可缺山西民糧復還宣府已有成命固難更改但山西三關亦係邊方倘或河東餘鹽價銀似前拖欠不

華山文集

卷十

十七

無顧此失彼你部裏便轉行巡鹽御史嚴督運司抵補民糧之數以備祿糧軍餉支用若有不敷撫按官仍作急具奏定奪欽此欽遵臣於是仰見

皇上明見萬里灼知河東鹽價不可準為定數而為山西慮深且審也伏乞行令該部今後鹽課惟以額定引數為準不當預以銀數為準如每年賣足四十二萬引之數除解宣府八萬兩外餘隨多寡解山西布政司支用如有不敷聽撫按

官臨時議處具

奏定奪若有多賣出引數即係別該年分之課就當補還前欠間有多撈餘鹽仍係缺乏之年撥補不可以為常例如是庶幾事體適中公私易辦而法可久矣

一處通課以供歲用河東鹽課先因屢年池鹽不生以致積欠數多今除陸續補還外尚欠太倉銀庫銀四十三萬二千三百零三兩宣府銀一十六萬兩山西布政司銀三十七萬八千七百

卷一

卷一

卷一

五十兩今遇鹽花盛生撈辦雖足而變價實難蓋天地自然之利其生無窮而民生日用之常其量有限已往之日不可追補通欠之課安能卒辦要之今日歲辦之數當以正課為先而以通課為後當以補還宣府為急而以太倉銀庫為緩也臣計巡禁一年之內變賣鹽價共得銀二十萬兩有零查先解陝西銀五萬三千八百二十一兩臣至又解陝西銀三萬兩又解大同銀三萬兩俱作補還拖欠太倉銀庫之數至

於正課止解宣府嘉靖九年分八萬兩山西布政司嘉靖七年分六萬八千兩夫宣府山西俱係歲用緊急之處既先補還太倉銀庫則二處年例銀數將借之誰哉是使正課既不能辦通課亦不能完將借而又還還而又借之無已時也豈為得計也哉臣竊以為天生鹽利特不可常逸鎮錢糧歲不可缺有則取之於河東無則借之於太倉此理之一定不可易也今積料在場莫非官也歲充歲用亦莫非官也何必自分彼此且盈虛消息之數有不可必安知今日之有不為前日之無而今日之補還又不為他日之借貸哉今後鹽價惟當先完年例解足宣府山西布政司該年之數若有多賣銀兩補還前欠尤當先還宣府次還山西布政司次還太倉銀庫量其緩急以應歲用以後遇有各處奏討銀兩仍於太倉銀庫支解不必就以河東欠銀抵數庶不臨時候事臣等亦便遵守不致旋補旋借散亂無緒矣

一量報買以通鹽法財貨之行必輕重適均本末相停而後流通無滯一或無節則騰壅矣查得河東鹽課以四十二萬引為額者無亦量行鹽地方食鹽戶口多寡以定立分数也近奉勘劃議將河東鹽課盡數變賣除解宣府山西布政司年例之數餘皆補還各項拖欠又有餘額解太倉銀庫以待鹽花不生之日議用臣豈不欲遵行一時盡賣以濟

國用以補還逋課哉顧勢有不能耳蓋行鹽之地

華山文集

卷一

十一

有限舟楫之利不通如驢一頭馱鹽半引小車一把載鹽二引計過百萬盡河東之人而用之不足也昔人嘗謂解鹽通舟楫可食天下蓋惜其鹽生之多而限於地勢之未便也先年曾以邊中解鹽之難惟恃召商本地商人願則拘繫之派之三省科之富民而終不能溢於常額之外此已往之明驗也今日價自六錢減為五錢為四錢為三錢二分亦極矣而報買亦止於此未見多增於前此今日之明驗也大悉歷

年行鹽止有此數徒示商人以不甚惜之物而滋其希利無已之心亦終莫得其樂從也乞

勅戶部查照河東歷年行鹽分数議定中價每歲賣鹽不得過六十萬引得銀不得過二十萬兩於課外之餘者漸補前欠歲欠將自足矣庶幾盈縮得平準之法鹽價無甚貴甚賤之時商賈有常例而鹽可疏通矣或曰池鹽若遇水患不無蕩廢可惜不若乘其有餘捐之商人充足以濟歲用而惠人民也臣亦非不慮此已議將近水料鹽共九百餘座不拘年分先行變賣若得支放數少臨時亦可動移其餘三千餘座俱係高阜去處雖有滲漏消折之患亦未至盡為融化也如曰逋課何時得了臣竊謂天下之物未有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且可以俸後來缺乏之年以其歲入之倍則知一時之併取者無益也

一恤鹽丁以均勞逸夫解場鹽丁例同淮浙寬丁而其實有不同者寬丁煎煮之功可繼之以

華山文集

卷一

十一

歲月其勞也均而緩鹽丁撈辦之力併之於一時其勞也苦而急蓋鹽花生結成就實難兩多則解旱久則枯風大則吹蕩無存陰久則潛消暗化秋氣一臨則又變而為硝至於撈採登岸猛雨驟至則亦衝散飄流不得成料故鹽丁一遇鹽生下池併力撈採責功旦暮雖父子不能相救兄弟不能相恤間有老弱逃亡撈辦不及往往傾資蕩產賣男鬻女僱倩人工以包撈官課其苦可勝言哉臣查得原額鹽戶八千三百

卷一

卷一

卷一

六十七戶鹽丁二萬二百二十丁今存鹽戶三千四百三十二戶鹽丁一萬七千五百二十四丁戶逃過半丁益加少皆坐此苦累以致逃亡其弊在上之人清審之不加恤下之人靠損之不均耳河東舊例臣等到彼各清審一次雖在抱之孩已上鹽冊續審者但有增而無減歲維一歲冊皆空丁於是故有有名有老幼作少壯逃亡作見在者撈鹽之日準冊以拘丁準丁以計課安得不包陪之苦耶鹽戶別無雜

差止以辦課為正差故利在富戶而病在貧戶矣貧者丁多無從規避富者往往買納義官千戶

王府典膳等官以避鹽差臣竊念鹽課係鹽戶正差非若民間之雜泛差役也今富者連田百頃家積萬金既無民差又無鹽差竟天地間何等人也而貧者見丁着役安得不靠損貧難耶切惟民間黃冊十年一次審造蓋任其十年生長之功以不盡人之情也今鹽丁歲辦額課固難

卷一

卷一

卷一

準以為例合無自嘉靖十一年以後三年一次清審五歲以上者方許上冊十六歲以上者方許成丁若係老疾逃亡即為開豁仍於撈鹽之日行各州縣覆審豁近日逃亡老疾之丁以免包陪之苦其鹽戶之家除職官監生生員吏典照例優免外若前項義官等官止令有司免其雜差不許准免鹽課正差則勞逸適均國課易辦鹽丁之生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矣生財之道此其根本

一慎鹽官以脩鹽政夫鹽官者財賦之職也為其臨於利也一得是官便覺境已恐恐然不自安若無以自解於衆人之口而人亦以不索目之故動以避嫌矯激為名不以實心經理為功又有身未臨財氣已先餒假托事故不即赴任以致往往缺人廢事臣自巡視河東以來已經一載運使同知副使俱各員缺判官某年老廢事僅得經歷某知事某督辦鹽課掣放引鹽無理三分司事雖各官委任効勞不敢廢事然以首領官而主司事於事體不甚相宜且東分司之在安邑去運司一十五里西分司之在解州去運司四十餘里往來奔走不無顧此失彼近該銓補員缺俱各有官矣但運使某尚未到任同知某致仕去訖惟有副使某到任管事是又復踵前弊不無有悞

國計伏願

皇上軫念邊儲重務更

勅吏部凡遇運司員缺即選廉能清謹之士銓補如

接憑至半年以上不到任者聽臣等叅究治罪果積有年勞廉能懋著者亦聽臣等據實薦舉即為陞擢美秩庶人心各知奮勵不至排奸避事而邊儲亦有所賴矣

一明律例以禁私鹽夫私鹽為害無處無之而河東官鹽之阻於私鹽又有異於他地方者蓋解鹽不常所生當其不生之年民亦未嘗不益食者則私鹽之行官不設禁民不知懼已習慣成風矣又私鹽之行挑擔馱載官鹽亦止挑擔馱載其勢足以相埒而陝西河南山西地方俱各有鹹灘生鹽去處是與官鹽中分其利矣今之禁者不察律例本意徒謂充軍例重往往務為隱護鹽徒見法之不行則亦肆無忌憚適今非特為官鹽害且為民害激之必有他變何也鹹地居民五穀不生恃鹽為命雖日刑人勢不能止有等無賴光棍常年指以首告為名沿家嚇騙一不遂意輒稱三千鹽徒攀扯在狀徑往臣衙門告理及至行勘各道有司互相推調遷延

不理以致奸徒展轉嚇騙於是有聚衆明相讐殺有結黨暗行謀害臣謂且為民害必有他變者此也夫法不責峻而責於信事不在言而在於行臣查得

大明律云凡犯私鹽者杖一百徒三年若有軍器者加一等誣指平人者加三等拒捕者斬鹽貨車船頭匹并入官又云若事發止理見獲人鹽當該官司不許展轉攀指違者以故入人罪論則知私鹽之禁嚴矣然獲人不獲鹽獲鹽不獲

寧山文集

卷一

三十一

人皆非禁限律法良有深意在也又查得見行條例一款云越境興販官私引鹽至二千觔以上者問發附近衛所充軍原係腹裏衛所者發邊衛充軍又一款云貧難軍民將私鹽肩挑背負易米度日者不必禁捕是知充軍之罪蓋為網利之徒越境興販一時挈獲二千觔以上故得此罪非謂本土私煎度日歲積月累總計去數以成其罪也觀貧難軍民之條可見矣例法亦良有深意在也夫法惟信則雖徒罪亦足以

懲奸不信則雖死刑不足以禁惡臣

勅下該部申明律例行河東巡鹽衙門轉行三省守巡各道及有司等衙門一體遵行今後除靈州之鹽越過鳳翔漢中等地方長蘆之鹽越過懷慶河南等地方見獲二千觔以上照例問發充軍外其餘本地私煎私販犯該六七十觔以下照例免究犯該八九十觔至百斤以上依律擬徒若有軍器拒捕或誣指平人俱依律加罪如有首告私鹽問官務須查審見獲人鹽拘理不係見獲者免究若有攀指三十人以上雖十人得實餘人若虛仍查照全誣十人以上充軍為民條例發遣夫重奸徒誣告之罪則可以免民害而杜禍變而私鹽之法期在必信則官鹽亦不至於阻滯矣

寧山文集

卷一

三十一

一查贓罰以舉廢墜切照鹽池之神祭法所謂山川能產財用則祀之者也蓋天下之利鹽為大他如黃海之功蒞薪之費牢盆之制計亦勞矣惟是解鹽遇伏則結因風則成一本之造化生

成之妙誠若有神主之而報祀所當崇者也  
在昔唐錫池名曰寶應靈慶宋元至加神號為王  
我

太祖高皇帝主宰百神正其號曰鹽池之神列諸祀  
典每歲於三月初旬有司具牲牢而運司官主  
其祭但是廟猶襲元舊歷年既久勢漸就頽門  
樓廡宇悉將傾圮周圍牆壁俱已坍塌及今修  
理則材木磚瓦之尚有可因者垣牆門壁之尚  
有可葺者苟至重建則為費益多為力益難矣

筆山文集

卷一

主人

又南禁門為池南防衛之地東分司乃分理東  
塲之所近皆廢壞木石猶存及圍池二十四舖  
牆屋俱敗風雨不蔽人役無所棲止日夜何以  
巡邏前項工程例該州縣修理但時遭荒旱有  
司無所出辦民力不堪動役臣查得臣衙門問  
過刑名贓罰并變賣私鹽頭畜銀兩近奉勘劄  
俱為賑濟貧鹽之用邇來撈鹽數多隨鹽賑濟  
不足俱已動支造冊繳報戶部訖今查在庫仍  
有銀二千五百四十五兩七錢五分二釐五毫

前項脩理相應動支合無行令接管御史查  
將運司贓罰銀兩責令能幹官一員管督修理  
可因者因可葺者葺物料惟取之買辦人力惟  
取之僱役則亦不勞民動衆而成功亦易矣事  
完之日將脩過工程動過贓罰數目造冊報部  
查考餘剩銀兩仍貯庫以作賑濟貧鹽之用此  
事神治民亦為政之要務也

嘉靖十一年十月

日

筆山文集

卷一

二十九

雲南道監察御史方涯奏為陳情乞

恩比例復姓事臣查得

大明會典壹款云凡官吏人等成年幼過房乞養欲

復本姓者經由本部體勘是實具奏改正臣係

直隸寧國府太平縣人原係本縣東鄉已故父

崔興安母黃氏所生第五男緣臣生時家貧子

衆父母年衰不能養育幸遇今養父方致養母

胡氏以姑舅之親血抱過懷求乳養活臣本季

生羸弱難育胡性慈仁愛如已出兒啼無乳母

幸山文集

卷一

三十一

亦淚下家人育子之有餘者多憐而乳之如茲

三年晝夜不休受盡艱辛方得生活家人嘗私

指臣曰此兒未飲娘乳已飲淚三年矣異姓

骨肉言之痛心既長取名方涯教訓成立代為

婚配并無間言亦不令臣知覺今蒙

聖恩叨登科第列職今官臣思無生父母則無此身

至得生活以致有今日者又養父母之恩也但

念久生皆本乎祖天親不可人為宋儒范仲淹

始從朱姓終復范氏者此天理民彝之不容泯

者也臣思方氏父母年老無子倚臣為命不忍

遽然背割幸今庶生一男方涓漸以長成已有

嗣伏乞

天恩勅下吏部比照近年原任通政使司右叅議孫

檜復姓事例容臣改復崔姓以薦天倫以正祀

族其於恩養方氏父母仍乞分俸侍養以子道

終其天年喪服祭葬一如禮制度得恩義曲全

存亡兩感實荷

皇上再生之恩矣臣不勝感戴悚懼之至

幸山文集

卷一

三十一



巡按福建謹題為亟陳要務以靖邊患事臣猥以愚庸備員風紀欽承

上命巡按福建一年已滿博采民風之變深懷邊海之憂切念福建地方阻山濱海俗獷民頑利在於海則冒通番之禁通番不已而劫洋者衆矣利在於山則冒穿礦之禁穿礦不已而禦貨者繁矣番之徒多起於閩之漳泉而其禍流於浙於廣礦之徒多起於浙之溫處而其禍禍於閩於廣此實三省之隱憂正今日所當預圖者也

近奉

明旨嚴禁雙桅大船及查究縱容官員人心用奮地方頗寧但盜賊之出沒無常而禍變預防之當悉用是竭孤陋集衆思有得於備邊之要務條為十二事曰倭風迅禁豪俠祛盜資糧抽選則海防之有事者也曰嚴封閉戒接濟則礦防之有當者也至於速傳報謹關隘重賞格立保甲慎考選擇有司則山海之防之所同者也雖知疎妄無裨至計要之千慮一得亦巨愚憂國之

不能自己者也伏乞

皇上軫念邊隅俯賜采擇

勅下該部詳議施行則地方幸甚生民幸甚臣無任仰戴惶懼之至緣係亟陳要務以靖邊患事理未敢擅便為此開坐具本專差典史某賫捧謹題請

旨

計開

一倭風迅海舟無風不可動也番劫之徒其出也

嘗以正二月間也嘗以五六月起風迅也沿海水寨備倭巡捕等官緩不設備以致往來無忌間有此設備而彼不設備是以於廣不得則之閩於閩不得則之浙之蘇之松之淮楚也接濟之徒隨處有之既得其售歸舟無事劫掠取贏是又無虞而不被其害也及其登岸獸遁無迹至時風迅鳥聚如故臣思防海之備風迅亦如防胡之備秋也而守不加嚴將安歸合無今後於風迅時月各該巡海道嚴督應捕人員分

調兵船把截關隘於出也遏其欲往之處於回也截其欲歸之路則彼出而不得去回而不得歸得去得歸而非風之時皆自敗之道也如有玩愒坐失事機者不分軍民職官俱照守備不設律例參問庶備禦嚴而地方無失事之累矣一禁豪俠附海番徒皆係赤立之民裸身刺舟而已有等號為坐山哪噠身雖不行專一主謀賊出則給資本糗糧火藥器械船隻或通有番貨劫有財物則駕船裝載酒米潛通窩藏坐地分贓本一利十且黨與相堅誼盟相信死生相救俠行海畔是難禁也臣巡歷漳泉二府會審囚犯有係勢豪之家詐充解戶冒領官銀至千餘兩者或五六百兩者詰之曰放番債也追之使完則曰銀本陷海無歸也據此則知三者之運籌舟人之聽命有自來矣合無今後遇有犯者如係通番犯者主者並照例問發充軍如或行劫犯者罪斬主者亦問以造謀不行分贓斬罪仍通行各該司府州縣敢有阿徇勢豪囑託冒

領官銀致放番債者官吏併以贓論參究罷黜此亦絕番劫之媒孽也一祛盜資夫能為海患者盜也能下海為盜者有其資也欲息其患先奪其資今計番劫之法所資有三板木之大也工匠之巧也緞絹紗羅磁器銅鐵之貨夥也漳民雖善番劫而是三者非漳所得而有也臣查得樟木大板出於安溪永春者則自泉州河下出於延平邵武者則自福州河下皆充海船之用而其工匠多係晉江福清縣人出海一二島溚之中專一打造尖底大船號為竅尾馬鴨釣槽草撇等名色制甚工巧出洋破浪如履平地其絲緞磁鐵等貨又係浙江徽州江西外客偕稱王府官舍名目濫給批文詐為收買香料藥材等貨在彼潛住交通番販是使漳民得為番劫者也除臣查出造船大板盡數革沒及禁工匠不得渡洋入溚并訪治外客違禁貨物外臣思雙桅大船有禁通番貨物有禁而板木不為之限

制惠猶未已也今宜於福州洪塘河下泉州晉江河下時命有司嚴加點視限立木式木則量其為柱為梁等用板則以丈五為止遠式者沒官仍行各該產木去處一體舉行及行漳州安邊館浯嶼水寨責令各地方保甲查報有無工匠入灣及有無外處商客與前項貨物犯者并照例從重問罪則雙桅大船不折自毀番劫之徒徒手不能以入洋矣

一量抽選看得漳州地方海滄沙坂月港嵩嶼長

筆山文集

卷一

三十七

嶼名為五灣乃番劫淵藪也打造遠式大船為患已久近年設立安邊館於海滄每半年選委府佐貳官一員輪流往劄禁治則海滄沙坂二處頑蠻稍知畏法此舉之明驗也惟月港嵩嶼長嶼與館隔遠而諸惡仍故蓋館治孤立止得龍溪縣五十民兵聽用左右前後悉番徒盜賊急之恐致他變是故法之不能徧行亦勢有所不敢也查得所屬沿海原設肆拾伍巡司弓兵或額充或徭編每司多者百名少或八十伍十

名俱被各司官吏及附近奸民賣放包攬每遇點倩人頂冒徒有虛名全無實用合無於各司兵內除額充外查照多寡酌量抽出共三百名行令該縣每名編銀伍兩解送安邊館催募住近藝勇好漢頂替無事則教習水戰武藝防守有警則駕船出洋會合攻捕該館委官帶兵常於月港嵩嶼長嶼往來禁治仍戒令約束毋得妄拿平人誑嚇騙害違者從重問治并罪該館之官庶幾兵多則威震人畏則法行矣

筆山文集

卷一

三十七

一嚴封閉切照福建建寧府等州壽寧松溪政和福安寧德古田等縣原有遂應黃栢寶興等坑場產生銀礦先年貽患地方奉例封閉輪差各衛所官軍防守禁例甚嚴夫封閉既固則穿挖之功非積累旬月不可也而又官軍以防守之將何從而盜採哉柰何法久玩惕封閉之虞日漸傾頽兼以官兵守代不時或先期而逃或過期不至以致浙江溫處景寧慶元龍泉等縣久慣流徒百十為群越境盜採得利則歸失利則

乘機劫奪居民荼毒慘害有不忍言甚者礦徒  
歛銀買坑官軍通同盜採積聚漸多為變漸大  
深為可慮合無行該兵備官親詣地方嚴督有  
司將前項坑場產礦處所如法封閉重加土石  
築塞完固仍量撥民兵協力防衛如有官軍先  
期而逃及過期不至者叅究治罪若至通同盜  
採致生他變者把守官員亦照守備不設律例  
叅問有司兵備等官連坐有差廢玩愒廢弛之  
餘官兵知所震戒而流徒亦無隙以生覬覦之

心矣

一戒接濟礦徒隔省流民也其接引必有土著之  
人資送悉係富豪之家亦猶海之豪俠也查得  
各該縣分有住近坑場豪惡人家往往招集流  
徒假稱佃戶使令穿壙潛給米漿通同分利至  
於行劫亦為嚮導窩藏使非此輩以為之地則  
篝火候糧之徒將何所資以遠攻哉合無行該  
兵備道嚴加防治如有違犯分礦砂者查照三  
十觔以上及聚衆至三十人以上事例開遣如

分劫財者亦照造謀分贓律令問斬則交既內  
絕勢必外遁此塞礦之源也

一速專報看得海賊礦徒固三省之通患也然舉  
其最多者論之礦徒之患多起於浙而流於閩  
於廣海賊之患多起於閩而流於浙於廣顧疆  
界之所屬不同而職司之所守各異故有此有  
患而彼不之恤彼有患而此若罔聞使非邊檄  
傳報之速法制控馭之密前患終難寧一臣思  
協謀策應互相瞭報凡各兵備所當盡心也制  
其頑獷鋤其強梗凡各有司所當盡心也至於  
交相約束并聽叅効則各巡按官之責矣合無  
今如礦徒越境則福建兵備星速檄報浙江  
兵備并查問溫處等府縣之官至於廣東亦然  
海賊侵疆則浙江兵備星速檄報福建兵備并  
查問漳泉等府縣之官至於廣東亦然各巡按  
衙門亦各督責所司或查議往來通寇之地守  
之以兵或訪治平日作耗之民繫之於官一有  
失事并聽叅効夫以巡按制兵備以兵備制有

司以有司制不率化之民庶幾紀綱維繫官民震恐而邊圉之患或可少息矣

一謹關隘番礦雖為山海之患水陸皆有關隘之防查得福建沿海原設有浯嶼南日山小埕灣烽火門銅山五水寨守禦衛所并各巡檢司此舟行所由灣泊水道之咽喉也又漳平之茶磴龍巖之東西洋永定之沙河武平之羊角水浦城之紫霞永安之湖口安砂崇安之大安分水此禁貨所由越度陸道之咽喉也若能嚴加把

筆山文集

卷一

甲

截奸徒豈能飛渡奈何守哨者惟圖報水之常例把隘者但索過關之稅糧是使水寨之禁適開官兵年例之騙局關隘之設反為盜賊息肩之舖舍合無申明法令嚴行各該兵備官密遍查訪今後盜賊經過地方關隘若復聽其自去自來不能傳報勦捕以致劫殺平人者俱照守備不設律例叅問如尋常受財騙害商客亦依律究治庶法令嚴而人知警戒矣

一重賞格禦盜之法有所甚愛有所不甚愛民吾

筆山文集

卷一

甲

赤子而為賊所殘害此其所甚愛也有能禦者取非其有以與之此有所不甚愛也今計山海之賊俱多而海賊尤慘下海通番視為本業却又結艚登岸殘害瀕海居民繫虜妻子焚燒室廬劫奪財物殺傷人口拒敵官兵深為可悼然而上下憤憤而莫能報復之者賞太輕也蓋鋒鏑之交死生所繫徒法不足以制其命而惟利可以忘其身合無行兵備巡海等官曉諭官軍擒盜鄉夫人等如有併力擒捕番徒賊船者送所在官司審明如係通番違禁貨物一半入官一半充賞犯人問罪船隻折毀如係劫財強盜賊物全給充賞犯人處斬船隻入官至於拏獲礦徒亦照前例議賞其有著名巨盜在海號叨達在山號翼虎積年為害不能獲者不惜百金以購之仍嚴禁不許因而生事妄拏捕魚砍柴及裝載穀貨小船搶奪財物擾害平民違者照例問發充軍庶賞重可以得人之死力而盜將自危罰嚴亦不至累及平民矣

一立保甲切念保甲之法平居則互相覺察以自防有事則併力救護以禦敵前時海灣亦嘗行之頗有明驗近來法久事弛人心玩愒合再申明於凡瀕海近坑各村各戶不拘男男佃僕但有人丁通要報出每十丁立小甲一名每五十丁立總甲一名每百丁立保長一名不足五十名者搭編相近之處總甲保長俱推大家有行止之人充當各審其家之丁口籍貫及各色藝業生理如有私造大船買囑官吏冒給路引下海為非者該管總小甲并四鄰具首罪連原給引官吏如搃小甲四鄰容隱不首者事發一體問罪此則互相覺察主於自防者也一遇盜賊竊發保長鳴鑼各家齊執器械協力追捕各小甲分投走報水寨巡司府縣一體備禦督捕相近村落聞有鑼聲即便統兵前來策應如奉行如法有賊即能捕獲聞報則能策應者官司從重議賞若分彼此以致失事者亦行重罰此則併力救護主於禦敵者也如此則寇攘可除家

業可保矣

一慎考選看得本省地方惟海洋礦坑最為緊要故各設有把總守備倭倭守坑官員責任甚重除把總會考推舉外其餘五年考選將頗有行止年力壯盛武勇可觀者選為掌印操屯巡捕之用而衰懦庸鄙貪汙不振之輩却充倭礦之役以致科軍賣糧縱番縱賊報水害人之弊無所不至甚非所以重邊防而擇才用也合無今後考選務擇優等先儘備倭守坑之用次及印操屯捕之任伍年之內備倭守坑官若有功勞即與堂印佐貳管事其把總守備之官若果謀勇著聞功蹟可紀者亦聽臣具實奏保陞用不職者照例罷黜庶賞罰明而人知淬勵矣一擇有司臣愚又有迂說焉盜賊亦人耳其樂有父母妻子之養猶夫人也使群縣之官開其養民之路示以樂業之安使其親族伍保有無相濟貧窮死喪相助患難相恤禮俗相交重蕪併凌奪之禁講孝友睦嫻任恤之刑地利未闢民

力可任者有司躬為之勸解寡孤獨廢疾使之  
皆有所養則民知有生之樂孰肯甘棄其身於  
盜賊哉奈何海隅巖邑例以為遠稍有優異者  
不復官之於此以致任非其人守已愛民者無  
幾而貪婪毒痛驅迫良民為盜者又覆轍相尋  
也官不恤民民不依官而閭里豪俠專制其命  
能使之蹈湯赴火無避焉則打礦劫洋始其恒  
產矣伏望

皇上軫念遐方乞

華山文集

卷一

四十四

勅吏部允遇海微僻縣山嶺巖邑員缺即於進士出  
身或舉人賢能者推選充任使其開諭

聖化收市井無賴之徒而咸與事力察地方奸宄之  
變而預為輯寧則豪俠無所藉其手正以銷患  
於未形起教於將來矣

巡按福建謹題為從祀先賢以昭道統事先該  
內閣輔臣議正從祀孔廟典禮題奉

欽依公伯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  
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罷祀林放蘧瑗  
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七人各祀於其鄉后  
蒼王通歐陽脩胡瑗四人增入從祀此實辯諸  
儒醇疵之分定萬世是非之公誠

大聖人之作為曠古而一見者也臣聞孔子續述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以詔萬世是故享有廟

華山文集

卷一

四十五

祀道從而隆當時速肖之士與夫儒推明其  
道以傳示來學者皆得從祀于其庭故漢唐諸  
儒僅以訓詁傳經講明斯學猶得俎豆於聖人  
之側迺有身體斯道有光前啓後之功如宋儒  
羅從彥李侗者而可使之遠在宮牆之外耶此  
實盛典之有待而公論之不容已也臣嘗邇其  
淵源矣昔濂溪周惇頤遠紹孔孟之緒於千載  
之下一傳於河南程顥倡明絕學以授其徒及  
門之士惟龜山楊時獨得其傳故顯之遂特曰

吾道南矣時傳之豫章羅從彥聽時語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由是潛心力行任重詣極盡得時之學焉從彥又以春秋中庸語孟說授之延平李侗廼從容潛玩有會於心又盡得從彥之學焉新安朱熹則親受業於侗纂註經書身任道統集諸儒大成以詔後學是楊時羅從彥李侗朱熹四儒者皆以道統相傳有功於往聖來學者也義於從祀為宜今考朱熹已同周惇頤程顥從祀於宋弘治年間我

學山文集

卷一

四十六

孝宗皇帝始用儒臣之言以時從祀而從彥與侗猶未之及也臣今幸濫職其生長之地深考其履之詳二儒者皆有得於心學之正非如漢唐諸儒只以訓詁傳經為功者也從彥之教侗每令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是深得中庸戒懼慎獨之旨侗嘗稱其性明而脩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則從彥所得於時者可知矣侗之教熹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

見則一毫人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是即大學正心誠意之功熹嘗狀其行曰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閒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又述鄧迪之言曰愿中如水壺秋月瑩徹無瑕則侗所得於從彥者可知矣今人知時之載道而南也而不得從彥與侗則何所傳知熹之功大也而不得從彥與侗則何所授是其道脉淵源端緒明白而

學山文集

卷一

四十七

羅李二儒廼今不得從祀者此盛典之有待而公論之不容已也或者有以著述少之臣以為傳經之學不若傳心立言之功次於立德從彥與侗蓋務於傳心之學而以立德為先者也即如聖門顏閔何有於立言而列於四科之首况今考從彥所著有春秋解毛詩解中事說論孟解台衡錄遵堯錄燬於兵火世不及見而侗之言又多為熹所輯錄則所謂著述又可少哉夫吾道之明晦係乎人而斯文之遭偶存乎世然



則二儒未得以同升祀典豈非有待於今日哉  
恭惟

陛下潛心聖學敦崇正道退馬融等諸人則背聖人  
之道者有所懼進歐陽脩等諸賢則明聖人之  
道者有所激此正吾道大明而賢哲所由以表  
章之日也伏望

陛下准臣所奏

勅下大臣討論

錫與二儒從祀則斯文幸甚天下幸甚為此具本順

筆山文集

卷一

四十八

差典吏賁捧謹題請

旨

筆山崔先生文集卷之二

序

贈郡伯黎警庵公入

親序

今

制朝

親即周典之述職所以考制度大明黜陟之時也  
士君子脩於家達於政而今獻於

天子之庭務有最而無殿斯其作人心而出其道也

筆山文集

卷二

余郡伯黎警庵公循例當行公守吾宣二期矣  
君子佩愛小人秉畏今也治宜最異民難借寇  
憂喜聚情贈言褒致余邑庠師弟子相率請言  
曰惠流威布信執義斷非通非徇庶民咸欣可  
以言惠矣察藝考行樂和禮品選不作人濟濟  
賓興可以言教矣令聞令望維德之章旌書荐  
揚燁有休光可以言譽矣政平則民不乖教立  
則民慎德譽彰則上下作孚治無踰是者可以  
聞于

朝矣余曰有本也居則言學仕則言政自孔門問  
答而已然矣政與學一也世之士平居誦誦自  
謂何如一競仕進挾智術角技巧爭相馳騁於  
虛聲之場而漫無實濟政與學離弊也久矣公  
於余為己丑同年進士余自釋褐知公為名士  
既同試政戶曹日聞所未聞益知公之邃於學  
也公歷小司徒如其學而職舉典吾郡如其小  
司徒時郡大治蓋養之充粹發之光明以至誠  
御物而不尚乎矯飾以平易為政而不事乎繁  
苛是故守也尊之則師也帥也親之則父若母  
也政教舉而譽孚焉稱其為師帥父母也詩云  
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言有本也今  
聖天子勵精圖治簡賢拔能在廷大臣皆精白以承  
休德其上計也必有能最公者非余私愛也實  
論治體之公言也且告吾庠以公之素學使知  
為政之有本也

贈郡侯初泉劉公遷浙江臬貳序  
夫論治亦難矣深文者不言理竣政者不及化  
善藻飾者落真源徇目前者忘遠慮是故識治  
體者慎焉靜觀其養動觀其識變觀其定久觀  
其真理分劇於劾制之手似見其能而培元厚  
生要非小恩集事者所可優舉也局故守陋不  
失曲謹而大心體物經畧國是惟深達宏博者  
有遠模焉我郡侯初泉劉公世有令德承圭襲  
組家庭薰習學有原委而精誠內植和粹外敷  
則又得之天成而養之素定也起進士數歷中  
外儒術吏簿在有嘉績蒞吾郡蒞芋韜穎不事  
近功不期速化疊疊出吏事凡格外而於利源  
病根關國之大猷者究意焉甚矣井田不復而  
租庸調之法行於此猶病焉民不堪命矣乃集  
衆思贊上議審下情度田均稅與民更新破百  
年不斷之案啓永世無窮之利不兩暮而政畫  
壹民改觀焉昔軻氏論經界朱子稱其學識其  
大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若公

其在斯乎廼者有更賢之報拜浙江臬貳之

命脩兵海道吾民駢肩聚趾群語而憂而義不可

惜矣吾邑司諫周都峰偕諸士夫謀贈言於某

某曰竊聞之君子異位而同體異體而同功異

功而同心愈遠愈力者負重之良也歷試有恒

者抱德之貞也公學如是識如是德量才行如

是洞開明誠淳流恩化則肅憲度澄海岳恢恢

乎遊刃有餘地矣特令海徼多故亂民難繩借

重臣以惠邊人又司世道者之至計公於此將

筆山文集

卷一

四

無曰剪刈無難也顧究所以致此者賣刀劍不

有力本可舉乎任賢良不有勝兵可樹乎輯鄉

保不有義營可圖乎無已則數萬范老大功屬

儒生矣惟公其終圖之以舒

主上南顧之憂

贈郡侯南溪熊公擢守廣南化州序

官人之大致曰以才濟以識達以量承而其要

則德基之學充之也士君子德器宏博學識其

大則其酬事宰物微猷張業固必有大可觀者

是故道經義緯敘理而式智圓行方事懋而端

樂和禮品化淳而懿何也出之有其本也我郡

侯南溪熊公簪纓世族圭組承家渾厚之質本

之天成脩整之行得諸素養而流風善政治理

之先後則又講之家庭已熟臨局制機綽有成

筆山文集

卷一

五

法與崛起之士不侔倖吾寧潔已正物敦尚博

大嘗攝令又攝守矣正士習淳民風不大聲色

而六之陰受其福廼者庶聞騰播

朝令更賢擢守廣南化州固知鴻毛順風迅蹄走

燕以為遐方之幸而吾寧士民不能不以去我

為憂吾學師弟子相率來屬贈言謂之曰公惠

在六邑而實多吾庠也蓋自學舍圯頽聖靈棲

郊負累懷嫗莫肯任其責者公承上議慨然以

興起為已任相度地宜規畫位置示有趨也鳩

村經費料理惟謹示勸義也由是不煩官不勞  
民事省功倍翼然就緒是公之淑吾徒也不言  
之教具焉吾士子游息化養於其間者盡思而  
自得之孔廟言言仰瞻具在倫堂肅肅指授彼  
嚴淑之而為學也必淑之而為政也異日稱士  
者必歸焉乃為不負作者之意是誠於公也  
有餘師矣今去矣孟水莫致願有言以布吾私  
以明公之德惠余曰天下有教化而後有治化  
學校世道大關也有司者不之舉而以煩公卒  
奏厥功是可以觀其人矣治弘至要政立大節  
有道者如是也今移以貴之化化炎海粵  
區也習漸華風人猶黠簡賢以惠遠人固轉  
移善變者之深機也公固有道者其必教先焉  
政從之洞達明誠淳流德化者皆賀聞之得來  
蜀之樂有文翁也海邦遐陬禮讓成風固又自  
公始矣

贈別駕賴公擢守南鄭序  
賴公之倅池也親身砥行粹外沅中接屬以禮  
與民以信馭吏以則誠以濟允虛以昭公介以  
養威敬以惇德民情大洽廉明稱焉廼者  
朝廷有更賢之令拜河南鄭守之

命石邑劉令致愛助而莫得令蘇生來屬贈言蘇  
生余舊遊論學者問其政曰公閩人有家訓治  
理靜專守以堅定以惠吾民吾民安焉斯古之  
遺良也閱六替遷今官其為政蓋有而不居勞  
而不伐者也今也奪池之利以利鄭義不可借  
願以言贈余曰更賢圖治者謀國之體也塞塞  
匪躬者王臣之義也彌遠彌力者負重之良也  
歷試有恒者秉德之貞也池雖郡猶倅也承守  
而別駕也易倅為守門專州矣燕丞與倅之政  
總聽而受成焉則地要而任重矣雖其勢不相  
侔其為守土均耳而宣上德布民隱州政亦郡  
政也公優於郡不優於州耶池獨惜其為鄭奪  
去不知

朝廷搜拔賢才方此是殷又將由中奪之矣雖然鄭  
惠人之邦也孔子所稱有君子之道焉者公以  
誠以敬以公以蕪今之政猶古之政也所謂國  
僑其人君子其道者鄭必有賴焉他日曰惠人  
也不其臆哉

賀封君羅太翁榮壽序

仁人法天孝子愛日法天盡人愛日盡已盡人  
以廣愛善以利物賢以成子世德沛而澤物溥  
矣仁之至也盡已以承歡祿養維外志養維內  
尊榮遂而樂事全矣孝之至也故曰法天之德  
休仁為大愛日之誠子孝是急吾於羅太翁之  
享有榮壽而我郡侯近溪公之以榮壽養者固  
仁人孝子之盛歟也翁簪纓世族圭組承家而  
能謹身脩行愛人利物非賓祭不輕殺事神敬  
而處事義篤生令子教有義方即今近溪公起  
名進士歷小司寇出守吾寧酬事宰物卓有賢  
聲然以宦遊中外不獲承歡膝下問遺甘旨雖  
時一走致而桑榆蔗景殆難久駐古人不以三  
公易一日養者公至情也愛日也太翁家居和  
裕每以國事勉其子母為家累民安而吾亦安  
矣語云雖有離憂亦樂也又翁志也法天也廼  
今迎養宦邸壽七旬有五而誕以四月望後  
一日近溪公亦壽五十誕以蒲辰前三日相去

逾旬天倫聚樂張綺筵薦圖史廼太翁冠服輝煌皤然中堂近溪公稱觴上壽為斑戲為兒啼歡聲沸騰喜氣融洽此時此景固人世難得者涯引領敬亭老莫能致敢遙祝曰人情莫不欲壽三五生之而不傷近溪公受命

天子為一郡之主民物所寄命在此也故以

國家為心生民為體休咎之端自我發之課樹藝節財力則無窘傷勞傷布文教飭武備則無刑傷兵傷搏節天地愛養群生則無橫傷天傷是

華山文集

卷一

措吾寧於仁壽之鄉公行之翁實成之翁之壽固吾民之壽也稱壽者祝以百以千以無疆宜所必無而祝欲其必有斯無已之心也幸一人所以幸萬人也史稱石氏謹厚立家四子皆二千石而萬石君尚無恙燕山竇氏有陰德五桂聯芳而靈椿未老今太翁有石之謹厚竇之陰德近溪公又以仁賢繼之光前裕後世濟其美萬石五桂不足多矣行將登柁要調元化舉斯世民物而躋之仁壽之域則推原報功崇德無

已將垂竹帛勒鼎彝相與為無窮是則太翁與公之上壽也庸書以俟

華山文集

卷一

遙壽方母孔太夫人六十序

孔太夫人我郡侯金湖方公母也公治宣有惠政君子佩愛小人秉威分有師帥之尊親有父母之恩焉是母也固母一郡者也公敦孝理以服官不獲侍養間遣其旨時一走致迺今榮遷廣臬公程便省太夫人者和懿父安正六十華誕之期堂開畫錦樂聚天倫班錦交輝觴明霞綺喜可知矣凡我士民欣欣相告薦勗史頌功德望雲遙祝以為太夫人壽者豈為公私幸哉

壽一人所以壽萬人也吾邑顧令來謀頌言以效華封之祝予雖無腆亦無得謝謹受簡言曰間儀壹範之有裨於世教也大矣蓋其兆內治之化以啓靈長之祚而家國所由以興隆者重有賴焉嘗讀禮記內則古者自朝廷宮室以及里巷閭門皆有女師姆訓所以閑禮義之習以正綱紀之首者靡不悉備至讀魯頌魯人頌魯侯曰天錫壽母宜大夫庶士則知宜人之治必本於壽母之助也故於內則見王教之端焉於

魯頌見母道之成焉雖然母之賢徵於子子之孝成於母然造物無完界所謂美而願者有不可以兼得昔孟母之機陶母之髮尹氏母之志養蓋子不必達惟其賢足矣父母志也曾子初為吏祿不及釜欣欣而喜樂逮親也毛義奉檄而喜趙康成乞早封母蓋尊養不必備惟其逮足矣子志也予於是見太夫人之教之成其賢而慶金湖公之養之樂其逮也太夫人出先聖後裔內則之閑闈闕惟矩矱生令子以弱

冠取高第數歷內外卓著賢聲即今官大僚服金緋躋崇登要利澤之惠將徧天下而太夫人者

封章疊錫榮享備至以志養者足乎內以祿養者娛於外眉壽之屆曷有紀極豈所謂美而願者可兼而有天厚我公特畀之完福耶予觀宋史張齊賢入中書母封晉國太夫人尚無恙太宗嘆其福壽手詔存問噫其至矣此固金湖公之優為而太夫人食報之宜也詩云受天百祿降

爾遐福維日不足請敬是為太夫人壽又曰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以為金湖公觴焉

賀郡侯南崗曹公政績彰異序

君子之為政也非以自售也為民而已善觀君子之政也非欲為己悅也悅於民而已自售之術工則逮下之澤弗流求己悅之私勝則利民之功或忘是故務壘壘之脩而鮮矯矯之行斯良有司矣畧阿承之恭而覈名實是非之正則權量人物之公也公以厲政良以理民治斯成矣予嘗讀漢循吏傳如吳公守河南文翁守蜀治莫最焉跡其政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嚴而

民從化而已若趙廣漢輩所為則厲鋒氣果於擊搏聲雖赫赫至下璽書褒譽錫金增秩而政索道離遠莫前若名實之間治道見矣惟吾郡南崗曹公由諫垣出守吾宣予未拜公教已熟公聲望於士夫間公有道士也雅量沉中本諸天成富文邃學得諸素養粹言懿論端履淑操則又蘊之藏脩以定居諫垣落汴翰穎當局論事則危言錚錚不為勢休利動既蒞宣益謝去聲色冲澹和粹洒洒然出吏事凡格外而仁柔



撫字如慈父母不察而斷不嚴而威是是非非物無適情民安以宜區區術奇智要非心之所樂也中丞大夫歐陽公撫視其地大加褒異蓋得上其最於

朝而躋之崇秩以惠蒼生也非苟為已悅而已夫道不勝術弊也久矣小恩者深文而不及理集事者峻政而不及化公惟納民於仁而超禮讓德化之治於古循吏莫尚矣如是雖於天下可也

聖山文集

卷五

十一

聖天子重吾股肱郡而借之宣將又以臺臣言而公之天下則茂績殊勲將大書不一書與竹帛垂光無窮矣一時彰異已乎吾邑丘令居隸下仰德化而務循良者於其請賀而樂告之以此

賀周仰峰入為刑部序

仰峰周公之貳吾宣也握郡符攝守事遇士以禮與民以信馭吏以則公無滯案私無豪食平以濟允公以昭執蕪以養威默以惇德行之未暮月吾宣政政觀焉廼拜

朝廷更賢之命入為南京刑部正郎余邑郭令與公同鄉俊皆命按閩甲午登進士也念夙誼屬賀言焉且曰昔叨午榜惟公最少取第獨先是古之奇慧英特也起乙未進士方顯用而復落州

聖山文集

卷五

十七

郡者十餘年凡幾命至今官其為政蓋有而不居勞而不伐者也今也智愈精於諳練才益老於閱歷伏深起高躋崇陟要將不啻駕輕就熟矣由前則速由今則滯嗣後可以盡其大也以為何如余曰學所以明道仕也者所以行其學也政與學一惟道是歸其順逆通乎時要散繁於職難易視乎才巨小因乎器而心貞乎一則道也歷試有恒者抱剛之貞也彌遠彌力者負重之良也公天厚其質而夙悟凌邁學成于養

而造詣精邃酬事宰物儒衡吏局則又備試諸  
艱而熟之素履以定是故以道為宗明覺為體  
順應為迹乃其所得浩然自足于以觀于天地  
萬物之理陰陽變化伸縮浮沉之數與夫古今  
事變禮樂名物之大小精粗萬萬不齊莫非在  
我本然之極執其機定其趨縱馳騁於大塊間  
以歷險阻以凌高遠而與道相與終始是故無  
出也無入也無要散無順逆無難易無巨細皆  
所以憂國而勤民也而奚擇於施哉茲入於刑  
官古臯陶之任也五刑五罰主張民命其徒法  
已哉德陽而刑陰也陽舒而陰慘也天優春夏  
而縮秋冬積於無用所以為用而期於無用此  
明刑精意也虞廷明刑弼教期於刑無刑民協  
中化熙如也今之世亦虞時也亦宜有臯陶其  
人者是賴此仰峰公所以遠其到也敢以是祝  
焉

送王臯亭教諭當塗序  
臯亭王先生司吾庠教者四朞矣經明行脩多  
士樂成當道上其績於

朝遷當塗教諭去諸儕群弟子若飲醇方飫其甘  
而即徹以覆其自也若觀文水上可象也而不  
可掠而取也若奏太和聆清響而詘然金玉之  
收聲也戀戀然而祖於道觴於郊拜而送曰勗  
哉以太平之教教當塗足矣毋相忘焉耳余忝  
餞末復申告曰天下有必分之勢而無能己之  
情亦有必不可忘之義蓬飛梗流忽聚條散則  
其勢能必不分哉孔子所謂東西南北人也夫  
謂東西南北人也而合焉離言笑焉日以隔情  
能無戀戀乎戀則悵望思勉曰無愆爾德以永  
終譽所謂笑不忘規者義也是故君子情莫切  
於離思義莫重於勗德德莫貞於有恒余知臯  
亭恂恂德性汪汪執度而學古有獲和裕充厚  
其御事義經道緯行方智圓發為藻華探奇鈞  
勝噴芳吐英而不文驕也不名競也承以謙退

故其人感云云然猶邑僻也物稀而事簡也耳目之罕至也今者姑孰接壤畿輔士林之淵藪也路當駢集監司之聚目也而龍山牛渚采石之勝則又江山大觀固掉藝園遊刃文苑時也顧其教不難於前乎臯亭學有獲矣器宏矣才美而德具矣是故以和者卜其容以謙者卜其受以道義者卜其正以智行者卜其全而大觀於外煥發乎中風雨筆生雲霞簡發吾知承上則悅與儕則信教士則從馭下則服正如健

筆山文集

卷三

示

者之升梯舉足愈多身愈高人愈仰耳雖於四方可也而難於姑孰乎故曰以太平之教教當塗足矣惟德音來教余日望之諸餞友曰於斯可以見離合之情焉可以見規頌之義焉可以見才行之懋焉可以見教學之修焉可以見人已之交焉而別之言備矣

送雙牖謝先生賓州學正序

我

國家人文化成天下故凡設治必學學必董之師儒所以型範士類端性本而出治化固世道大關也政而先之教也迺吾學掌教謝雙牖先生嶺南偉士也博雅沉中充養粹外敦實行崇令德以標的士子吾學賴焉甫再暮

遷賓州學正賓古百粵地簡賢以惠遠人固司世道者之至計而吾黨士子不能不以去我為

筆山文集

卷二

十一

憂相率謁余言為贈余知先生先分教建安建故大賢之域吾朱夫子闕里處也先生向慕宿勤復得瞻遺像親沐其化澤則夫窮理致知及躬實踐之學固已深領而默識之是故存心為要致知為用內外合一以為功吾道淵源正學也若乃佔俾以資口耳之腐習騁奇誇藻徒為月露之文至又鈞玄探微自為心性超悟而懸空鑒虛漫無着力處皆非先生之所樂為也故其所至成績以學則可以自淑以教則可以

淑人今由建而太而又之賓雖風氣異齊道有二乎哉昔聞之知學常袞開之蜀之知學文翁開之故海濱稱鄒魯文學齒上國導之者固有其道也賓俗尚孝友絃歌為嶺南最以先生之學之教賓之學不益興乎居則致其業必能黜奇袤崇正教知致實踐深詣道與異時論士業者稱焉曰惟是賓為能得師庶幾君子為已之學出則行其義必能澤道德炳仁義光明俊偉為世禎幹異時論治功者稱焉曰惟是賓為能得師庶幾先王以德化民之政則遐方道化自先生而益大而  
國家人文化成之治有深賴焉先生其懋之哉

送蕭曙齊先生致仕還南康  
隨所遇而無忘丘壑之思君子之心安於其故焉耳物倘來之為遇而復初服之為故故吾有餘外物之浮華過目者謂足吾輕重耶是故君子之志四方也固未嘗不以達道行義為事而塵容僕僕舊樓在戀則以心先故里而樂在山林也蓋桑梓童冠釣水採山親戚情話閭里衍衍固吾生樂地也一為人役隨世棲棲跋前踖後動難自如是以五斗而置身於畏途塵網之中孰若謝浮榮還初服擁肩抱膝浩歌長吟之為得返自然哉故曰被纈之犧牛不如豐草之自適籠飼之鳥不如舊林之優游言樂乎其故也吾庠掌教蕭曙齊先生今歲蒙  
恩賜閑士論弗平謂曙齊凝然重粹然和端慤勤慎是足以範人者而胡使之去而曙齊色欣然志浩然以得遂故里為樂無少芥滯係累之私於是邑大夫寅友弟子咸欲余言其去余曰人君不歆竭臣之力非棄之也優齒也所以示有禮

也人臣不欲盡君之祿非忘之也懼滿也所以  
全吾智也上下交相成者也况瞻齊生嶺南海  
濱遠在數千里外而教樂清遷太平又十五年  
于茲懷本思故諒非一日廼器二郎舊歲舉有  
司上春官取道便省約曰吾歸矣明春當買舟  
信州城下以待君之歸意久已滿腹矣四時之  
序成功者退方來者進是又可以委進于子而  
自處退安之時今歸矣啓齊還舊清塵累洗俗  
懷閒雲意定野鳥機忘於是農談漁話盤桓於

巖松林竹綴丹叢翠之間雨香烟細山色水光  
之內曾不知身世之在人而溪雲魚鳥之非吾  
分外物回思僕僕人役之勞吾形逐逐塵蹄之  
動吾氣榮瘁升落之紛吾懷抱憂樂諒有辨者  
且觀鷺鷥高竊封章晚錫一齊自老有餘樂有  
餘榮矣乃歌曰雲白兮山青望耿耿兮嶺樹橫  
春日歸兮花正明松竹依舊兮蘭桂森森低屋  
兮短垣茂炎涼兮度朝暉有子雲衡兮胡自營  
營田可耕兮林可新園可桑可棗兮池可盈尺

之鱗飲以食兮壽而寧農歌醅熟漁笛輕乘  
大化兮消息與萬物兮欣欣

筆山崔先生文集卷之三

賀郡伯金湖方公德壽序

士君子負奇才弘濟大業固必盤錯以自見要亦非可襲取也靜觀其養動觀其誠變觀其定久觀其貞置之勢劇叢挫之中以觀其識投之急遽危疑之地以觀其量備是數者氣完理裕而當大任臨大事殆無不勝者矣噫甚矣全才之難也我郡侯金湖方老先生之蒞宣也匪躬靖位休問四溢維是春二月

筆山文集  
卷三  
皇上重分封之命

景王出就藩國雖

制有成典而

天威肅將莫不震疊道南畿謁

陵寢沂江而上南北舟車輻輳並集祗候奔命蓋不勝其煩且難也小恩者竣政而不言理告已者徇上而不恤下他如昏懦不振則皆望風鼠竄臨事為逃以避譴請矣民何賴焉公以才以識以德量為六郡首稱廼理宣攝太統徽與池與

安而總領其事庶務旁午擔荷獨力從容整暇鎮群動而收之寂上之人倚以為重服役於下者亦恃以無恐卒之財省力省輯和其人民而寧謚其國事偉矣哉勞績之著也萬民鼓舞頌聲載道旋車之日正公四十華誕之期軻曰我四十不動心公同其年無亦同其心與吾人民頌功德拜為壽某伏跡山阿莫克展誠敢申辭曰受命

天子為一郡之主民物所寄命在此也故其心聯家

筆山文集

卷三

國而氣通上下休咎之徵自我發之公納民於仁壽之域公之壽固吾民之壽也吾人以公壽民者為公壽祝年以百以千以無疆設所必無而祝其所必有斯愛公者無已之心也幸一人所以幸萬人也德孚上下慶合天人異時登樞要調元氣舉斯世而仁壽之則鴻功茂德垂竹帛銘鼎彝以相與於無窮此我公之上壽也謹書以俟

壽司諫訥溪周先生六十序

大司諫周訥溪先生今年六十矣季冬翌後二日為徽降神之期傳曰六十始壽諸壽先生者咸請言以致辭乃李柱峰子秋江子屬言于予予謝曰吾老矣文思衰落無足光華度也李子曰公知先生哉壽先生如無公言予乃受簡曰夫人寓形宇內所恃以壽于世者何耶曰以德壽以功壽以言壽而身壽不與焉身壽者上古之民稱上壽上壽百二十歲中古稱中壽中壽百

華山文集

卷三

歲季世下壽耄耄而已然至焉者罕矣惟天地之大德曰生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知四肢百骸之為我矣而知浩浩天地為吾軀殼而天地間品物萬形之皆為吾四肢百骸也乎而知前千萬年莫推其始後千萬年莫究其終之為吾一息也乎而知吾心所自出開鴻濛翊造化戴天履地之可並立為三也乎記曰人者天地之心德以建極功以匡時言以詔世皆心焉者出也而謨烈掀揚于天地聲光照耀乎古今有不

華山文集

卷三

倚形以為固者故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此三才並立之道也若我訥溪先生其必有以睹此矣先生負奇志讀書便能窺測聖賢蘊奧挺身砥行以孝弟忠信為則幼失恃哀毀瘠立居不安食不甘樂不樂者三載君子謂其無媿於聖門之訓既登第推順德順德無冤獄擢居諫垣以言為責甫再基指斥建白無慮數十疏皆剴切精誠的中肯綮乃劾章惇要樞要計傷之繫獄獄中益厲志與侍御楊斛山水

部劉晴川講學論道歷幾寒暑不輟君子謂有王霸獄中受書之諫時則慈闈在堂望眼啼枯而聖上寬恩遠在萬里詎意床之褥適母之恙而門之音有兒之履矣悲而喜信而復疑遇何奇而若或使之者也予嘗慰之詩云臣忠子孝元無媿天道人情自不違蓋紀實也比執喪哀苦益甚三載不離墓側朝夕哭不絕聲君子謂有高柴泣血之誠乃今家居逾二十載惟崇令德景前

良尚友四方之士如江之鄒東郭浙之王龍溪  
錢緒山皆海內名流時會於涇之水西寺論義  
講道為世法程來進者儀刑焉是正鵠湖之留  
座鹿洞之垂範也迄今六十知非如邁進德如  
武壘壘忘倦所謂謨烈聲光掀揭照耀而壽以  
德以功以言不恃形而立者先生固有之矣先  
生之居嘗作東明樓以銘志稱觴上壽宜於斯  
樓有取焉借為歌曰朝暉啓杳旭流影入樓虛  
披襟謝塵雜明德自昭予曰宿霧團輕蓋開軒  
出遠山參差環萬象徙倚在闌干曰周旋視貞  
履嘯歌看日昇巖花雜霞彩飛入萬年觥歌成  
俾獻以侑先生之壽觴

壽方伯焦黃山先生八十序

壽天筭也不可以倖致者說者曰壽者受也謂  
其有以受之也又曰益也謙受益者也受與益  
繫於天而有以受之益之盡在我者也君子不  
以得於天者自倖而惟脩于己者為要是故君  
子有壽道焉語曰仁者壽仁者以天地萬物為  
一體進則壽國壽民退則壽于家于鄉于身仁  
義之澤衣被生民老成典章坐鎮雅俗進退咸  
為世賴者君子之壽仁壽也古今人其不相遠  
也有香山之樂天有洛社之潞公有真率會之  
司馬溫公數公者位卿相而身繫天下安危之  
重社稷靈長之攸賴者既其歸也負元老碩德  
之望而乃退讓以明禮結社以範倍每一會皤  
如盤如觀者如堵非以侈名以明教也故分稱  
香山洛社之風而頌數君子之德譽無已進亦  
壽退亦壽者其選矣若我黃山焦老先生謂非  
其人者耶先生性度宣朗舉動光明富詩書而  
邃理義舉進士初試刑曹曰為



天子寄民命其徒法已哉刑期無刑至刑也慎而明  
濟以公恕獄無留冤矣出僉浙臬一方有專領  
矣益謝去聲色灑灑然出吏事凡格外而彰善  
瘴惡物無遁情青天之號浙民有口碑焉既而  
叅閩藩司宣撫循與振肅風紀者不侔而廉明  
仁恕閩政亦浙政也閩人稱之亦曰青天云固  
將躋崇登要繫四海霖雨之望乃才名物忌讐  
者沮焉即歛志四方抱雲一壑曰黃山吾寄重  
舊物也吾其息心焉耳矣就烟霞狎鹿豕以還  
跡山靈朝吟笑傲於溪山魚鳥之外探軒轅之  
窟追踵浮丘容成子故煉冶處黃山非壽鄉乎  
家庭孝友閭閻禮讓子姓詩書之世澤則固有  
餘不盡之留也宛陵多耆德宿彥禮義文物選  
極一時道相友而心相師下者結為詩社名曰  
陵陽社會先生主之會宴有式像有畫贊有記  
頌有歌咏倡和之樂園林臺池翠竹蒼松之趣  
直欲黃山與香山爭其高陵陽與洛社真率相  
與比隣矣此又居鄉之作用吾人報答

聖恩者此也所謂進則壽國壽民退則壽於家於鄉  
於身先生亦仁壽矣茲歲甲子季冬廿有四日  
先生八十大耄之期偕二夫人儷德而壽令子  
者四金先王後孫嶷然秀出器業才行皎如初  
日先生坐享期頤躋上壽以觀子若孫之成而  
歲歲稱觴殆綿綿無極也厥姻譚來徵予言為  
壽予老謝文役念與先生學同業官同朝歸之  
早又同年齒之相近負鄉國老成之望又同雖  
無腆亦無得謝先生於此諒為予更醉一觴

贈邑侯沙汀鄭公遷戶曹序

我

國家德以建官授事以才中外異地要散異職繁簡異務巨小異責是故歷試之試而習習而益能進之以漸所以成其大也而士之際世居正以立體也隨時變通以達用也而動貞夫一君子所以遠其到也迺我邑侯鄭沙汀公少發穎秀余時按閩知汗血千里才也果以清才取科第初試吾邑儒術吏簿勞績交孚僅三替拜戶

部主政之

命學博士暨諸弟子謂余知公來屬贈言曰公去外遷內離繁即簡其職漸要而責愈大公優于令不優于曹事乎余曰竊聞之君子異位而同體異體而同功異功而同心位繫乎遇也體為理之經也功熙載之績也而皆由之心一也政心之迹也才心之用也公精慧純於本諸天成邃文淵學得于養素粹言懿行與詣超識則又蓄之藏脩以定于以動觀事物之變天地民生

廢類之各一不齊莫不有道在我而統極於心執其樞範端其術緩縱馳騁于周行大道之上以至於莫禦入於無窮而與道相與終始則邑可也部可也丹而藩臬可也又極而卿而相亦可也歷試有恒者抱乎貞者也弥遠弥力者任乎重者也有本者固如是耳雖然即今邊檄多故輸賦不貲司馬足兵司徒足食公司徒責也歲終計盈縮九年論耕積常格無及矣要思今日所以財耗者耗之之途而不足者足之之故米粟固係之天時地利也財貨本有此數果安在哉欲不加賦而財足政無急於此亦莫難於此矣公為政有本則於體國裕民之道安邊足用之方當必有大建議以裨時政者予將拭目以俟

送大尹丘公歸月塘序

君子不可以忘世亦不可以徇世適乎時安乎遇不失其正焉斯已矣忘世則遇高高則傲物徇世則過卑卑則喪已斯二者皆非也出處士君子立身之大節所以可行可止匪喜匪愠亦曰理之所得自為者為之而已其不在我者吾何與焉是故自視常重而視外物常輕若乃奔走乎市朝叫號乎有力者以取祿位戀戀然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其於物與我輕重何如

華山文集

卷三

十一

也昔李愿歸谷昌黎壯其意而歌其美元亮還柴桑賦歸去來詞以自見非惡夫仕而逃之也時不可必而其道在我吾惟義命焉耳矣我邑侯月塘丘公邃學宏才少歌鹿鳴于鄉三司校官為賢師儒令太平為良有司廼行方物左道直時遠竟從脫以去忻忻然以草澤雲水自命曰吾歸矣月塘吾息心焉誠有以見外物之不足恃而留有餘不盡之福以貽子孫有餘不盡之祿以還

朝廷有餘不盡之巧以復造化者矣月塘公寄重舊

物也公還舊物非必輿從繁擁也往來無時惟適之安有餘便矣非必居饗濃厚也薄田方宅低垣短屋有餘業矣非必飛軒曲檻亭臺之觀美也山翠四筵水光上下引清風延素月花實之時美魚鳥之間情有餘勝矣於是玩化探玄領無言之妙以靜觀萬物屈伸之機榮悴開落流行而坎止固其理自爾也時得之亦時忘之浩歌長吟與盤谷為伍誦歸去來詞以追柴桑

華山文集

卷三

十二

之逸響四視官書僕僕升落毀譽之日禁吾前憂樂諒有辨者曰是塘也吾息心焉殆非得計與公歸矣士民戚戚惜其去邑博其謂余有言余知令尹子文三仕無喜而楚人為之喜三已無怒而楚人為之怒公行止何與而吾人之休戚係焉將何如耶公不可留書此識別

賀楊澗松廣文榮陞

王相序

宗藩輔導重寄也古者三王於世子必旁求碩士為之師為之傅為之保詩書禮樂舉資惠訓飲食起居動必用禮是故本支百世永永無疆漢氏以來因之諸侯王列置傅相雖品秩異等而寵任之重禮待之隆差後三師我

國家稽古建官中翊

宗藩輔導之選實重其任廼

華山文集

卷三

十三

曾山王府而以吾學傳楊澗松先生為之教授先生浙士也經明行脩多士樂成秩已滿喬陟斯位余於是見親親之恩焉見賢賢之義焉見忠愛之誠焉見錫類之廣焉古所謂盤石之宗非直衆建諸侯在諸王侯之賢也若河間之大雅不群東平之為善最樂斯其稱矣我朝立藩屏賓賢傳使之保有令名與

國匹休親親至矣昔太宗以王龜從謹恪有守而為王府記室孫萃老集諸侯之孝作富貴歲重

得人也先生之選亦在是與賢賢著矣或者謂先生福有餘祿有餘巧有餘而用不盡者留以遺後可也不知元老壯猶坐制國是直欲鞠躬盡瘁啓沃彌綸以光孝友之行以拓維城之功此其忠愛之誠而廣錫類之素志也今且行衰致賀詞而屬余序之於是乎書

華山文集

卷三

十四

慶洪田曹翁八十壽序

洪田曹翁素性醇樸不競世華恬丘壑樂桑麻以自其年亦既老矣廼今臘月九日寔惟壽辰堂開綺席座擁華寶誰可無言以侑觴乎古稱高參多南陽菊水青城山中居人種種百餘齡謂菊水甘芳青城之溪多枸杞飲者率壽不知人生真壑不與世交無累於外斯無汨於中乃能造無極之境遊大老之鄉何者決濠之初顓囂愚蒙冲漠恬澹此天地之質道德之平也是

華山文集

卷三

十五

故上仙神焉至人休焉賢士服焉開口而言閉目而息挺而立僵而伏不窮喜怒不究曲直以恬以愉而久於其適壽之道於是為至邇吾曹翁其知道乎翁諱琛字獻之世居涇陽之洪田里里有大山巖然高峙逶迤而南漸降阜壠川原攸會葱鬱潏洞中闢而夷左環右拱翁規其內號拙逸窩蓋取陶靖節守拙園田之義又以聖明御極賢知盈庭舒翹揚英握柄活民率皆謨明淵沉談奇窮深劈析是非按度古今而吾鍼鉗

華山文集

卷三

十六

塞默不知所如攸攸於於卒自休豫故曰巧勞而拙逸也窩之所以名也翁居其窩僻遠露塵遺榮謝利抱朴含真樹藝惟時利用厚生有園可桑可棗田可秫可稻池可菱芡可芙蕖魚畜其中可網可釣樽前水月杖屨松喬而復堂羅桃李庭列桂蘭克家子三孫曾及玄鶚鸞翱翔金玉後先安所遇而得所欲順其真以不伐其天此則翁菊水枸杞之飲也拙逸窩固菊潭杞溪之壽鄉也乃歌曰江梅吐芳歌白雪貞元會合兮壽之鄴至人頭顱霜華白五斗不干清且潔昔有堯舜之憂兮野有巢由巧者任而拙者休兮吾樂吾窩其何求坐看甲子八十種身閑只與雲遊吾願吾翁持九鄴之杖乘太白之鹿啖瑤池之桃醉霞觴之醪降爾遐福惟日不足

賀館山李翁雙壽完福序

嘉靖甲辰歲李柱峯子拜

朝命貳杭之海寧公程便省適廼翁館山君太孺人焦氏七表偕壽之期而翁新築室松茂竹苞為落成之始人以翁為完福七十稀年也而又偕而多賢子孫至曾及玄目中罕有者而享多貲美宮室縣旌善人鄉稱大老為一方之望茲當壽辰堂開畫錦光迺天休戚者交者近者遠者鄉薦紳學博士邑大夫冠履闐以入咸為館

華山文集

卷三

十七

山翁者壽登堂稱觴而致詞曰康哉夫鴻婦光龐白矯強偕壽無疆又曰臧哉智圓義方和親睦鄉威儀端壯又曰昌哉子孫行行五世旋堂金趨玉瑤又曰顯哉鵷鷺翔班錦交煌晚錫封章又曰樂哉巍榭曲房肯構肯堂於祖有光夫康之言質也臧之言脩也昌之言慶也顯之言耀也樂之言娛也質以基之脩以承之慶以引之耀以榮之樂以娛之五懿具而福斯完矣難矣翁之完福而知天人之道交相贊者也至

華山文集

卷三

十八

人之生天畀之厚貞粹之氣獨完以固如金之精玉之潤松栢之美材所謂受命獨者是也天矣而人益自盡焉以德飭行以靜抑慾以適導性以和容物則積水成澤積善成福所謂裁者培之自天申之翁善人也教行於家化及鄉閭微於其孫子而多且榮焉黽矣翁之完福而知天人之道交相贊者也雖然七十始壽矣柱峯子始仕矣究所自盡以畢其志於親福壽寧有既乎孔子言仁也曰仁者壽詩之言孝也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曰壽矣永錫爾類福壽寧有既乎

石崖晚意序

碧雲之西黃山之北靈窓四會勝於是乎最隱  
君譚淵氏者家焉謹身脩行駭配焦氏亦交脩  
淑德光迓天休子三文榮文甫文訓稱其家兒  
也孫絕繩漸以立新正五十始壽先綺煌煌禮  
儀孔臧余以嫻好謀所為君壽者君語之曰人  
之道適意而止耳流光轉瞬快目稱心之不可  
常恃百期且半顧以心身外營營然瀕老不休  
吾奚不自愛耶吾今謝市囂汰俗慮規地一坵

辛山文集

卷三

十九

短屋數間倚石崖而臨木杪以坐收林麓川藪  
之適植松植桂植梅竹訂歲寒之盟結晚意焉  
未來之歲月盡付於烟水間矣余嘆曰所哉所  
哉是能自老矣金谷繁華不知竟入於俗習池  
沉湎又流於荒栗里悠然盤谷徜徉安樂窩之  
弄丸往來真樂也君崖也得老所矣雖然物之  
美亦以人而見也古之人物色山川品評花樹  
固有所謂宜稱有榮寵亦有屈辱焉試觀是崖  
朝曦升而烟然光滴晴宜澹雲霽而蒼然翠流

兩宜風拂之而鏗然聲月臨之而瑩然色雪墜  
之而挺然孤操隱隱然露其標韻風宜月宜雪  
宜宜酒採山釣水皆品也宜詩花明鳥語皆句  
也宜棊霞遊雲幻皆局也宜琴風絃天籟皆韻  
也而我主人趣向高雅神與境會味適情宜文  
人鑒賞墨客評量香隨杖履巧傳詩畫則孤峯  
立於千仞而一草一木皆入圖書矣崖其有榮  
寵哉其或掃軌不潔雜論時機塵蹄俗駕破穿  
苔綠惡詩醅酒污澣幽香將使芳杜蒙羞烟蘿  
亦負媚色猿鶴於我乎嘲笑不重為斯崖屈辱  
耶噫地以人勝亦以人負北山歎矣哀歎無光  
非崖谷中人耶至今尚有餘辱君樂其宜稱良  
朋嘉會諒無屈辱之者舉其榮與寵者朝夕從  
事焉與石崖相與始終老境固悠悠矣其為樂  
為壽何如

辛山文集

卷三

二十

賀愚樂庄曹公六十壽

富壽康寧徵諸疇傳說者謂得之三曰以地勝  
以時會而脩之人者全也崇山巨川茂林遠谷  
鍾靈毓秀渾厚純固時當太和風熙俗淳厭厲  
不作天札罔侵而又居於其間脩身立命抱朴  
含真以奉天時以不遠地靈備斯三者而福萃  
矣亦豈易得哉余內弟曹公燼氏者築別業於  
居之後麓榜曰愚樂公固饒於貲世居洪田里  
局故守隘無足以寄遐矚而騁逸懷迺觀別墅

華山文集

卷三

三

有阜隆然四山環揖如聚米而水洄洑會於前  
靈葱四合原野中闢規地築室以自燕休稱愚  
樂者公性襟雅恂恂然若無所知能窟山宅水  
松竹盈庭蔬畦藥圃足以自娛課僮僕力稼穡  
足以輸官而自給時值

國家盛世天和景明幅巾藜杖隨意行阡陌間農  
談漁話樵歌牧笛日有餘情或憑高以眺或掬  
流以飲或招洞雲或釣溪月與之俱遊而勢利  
榮名無絲髮覲倖意里中少年誚以為愚公忻

然安之曰我誠愚人也我將樂於愚而終身焉

今年六十矣配查氏聯德而壽克家子五孫絕  
繩繼美蓋三者備而諸福畢集矣余前為壽而  
申告曰愚與智異名也憂與樂異情也世之矜  
技能眩巧詐冒榮希寵聲赫赫可畏智孰加焉  
一觸禍機而憂患隨之身且不免回視愚者芳  
林白屋之下飽而嬉倦而息於於怡怡偃仰無  
累其榮寵不逮智者遠甚而亦何有於嬰觸哉  
此知道者所以寧為此而不為彼也然則公豈

華山文集

卷三

三

真愚者哉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傳曰上古之民  
蚩蚩故其人上壽中古之民皞皞故其中壽  
公樂於愚而自老焉其蚩蚩者乎其皞皞者乎



筆山崔先生文集卷之四

序

賀陳司訓臺獎序

師者以道範人固自範者也衿佩森如北面環立而吾倚席語之曰必能是必善是斯可矣反之吾身則未也群弟子雖面從之有不退而心非者乎如是而能矣而善矣而始求人以必能焉必善焉群弟子雖不必面從之有不退而心服者乎是為自範則其道尊以範人則其教立師之責榮矣亦難矣我

筆山文集

卷四

國家以人文化成天下崇尚儒學養之鄉校收之科貢曰儒士分之郡縣列之教職曰儒師進而至於詞苑翰館曰儒臣皆以儒可貴者重其道也師道之重輕又人才之登耗風俗之美汚世道之隆替皆係焉故曰師為天下善信乎榮矣亦難矣古泉陳先生江右儒士也飭躬礪行學贍理遽聞其教家兄弟不異財者三世矣諸子輩儒有歌鹿鳴于鄉矣今師埭庠其以教家者

教國教子者教人埭庠樂有所成矣當道聞而異之大加褒賞樓山陳公稱之曰身教克脩平川喬公稱之曰文行交手梁以先生自範以範人斯無難于其師而克稱其榮矣僚馮子弟子李生蘇生喜得良師友來謁言為賀予以先生嘗儒士矣良士也今儒師良師也即未儒臣有待教而興者不良臣乎昔河汾講道而王魏徒出蘇湖敦教而孫范輩興當時奇勛茂績論者不歸之數子而歸之二先生之功信有自矣先生道尊教立異日講下有王魏孫范者出推其淵源所自先生之休聞亦無窮矣一時之榮名已乎此又賀者之至意也

筆山文集

卷四

賀竹堃譚翁七十壽序

翁諱澄復之其字性嗜竹村居別墅發地蕃育青虵成巨區焉自號曰竹堃主人事親孝母繼如所生兄弟七友愛如一無私殖焉好禮務施解紛息爭鄉人服其義教子文信太學生文佐文价學生文仲亦裕家盛孫子繩繩繼美矣廼今年七十厥配李淑惠端順相與偕壽二婿國子上舍孫氏某其過予謀所為翁壽者且曰翁嗜竹請以竹壽予曰無違嗜乎翁嗜乎梅嗜乎

筆山文集

卷四

三

惟漁溪柴桑孤山以名君子無玩物之累亦不能無寓物之情忘已於物忘物於道嗜之正也竹自淇上之咏衛武比德焉林如七賢徑如二仲王子猷之呼君子蕭說文與可輩之墨派非不竹也吾恐竹之不吾與也翁其於竹何耶二子曰墨派者得其似呼君子者得其韻徑與林亦解風味若淇上則臻理矣翁亦自有竹嘗聞其說曰吾奚僻於竹耶竹有吾人道焉始而泉通萌達穿苔而破綠猗猗然脆以稚春風長養

筆山文集

卷四

四

工也繼則解籜出林昂青霄而矯虵鳳風泉之嗽玉聲琮琤然霜雪之擎孤標挺挺然柔而嘉溫而栗之訓也又繼則實堅以好剛勁而有制材而弓矢貫七札而威萬夫汗而簡編纂聖賢而探玄要以至出元聲和玉律作蕭韶而奏九成神化妙用君子德斯脩矣吾則此以行而家而鄉而已而物而承先啓後不越此義竹不吾言吾當竹會矣斯則翁之竹也予曰有是哉深於竹矣跡翁行誼終始俱美蓋於竹有得故植以自況且明教也其嗜之也固宜衛武九十有五不忘進德衛人歌竹以美之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諉兮翁今七十進德尚無已時也翁其君子哉是故作竹說以壽之

西園譚翁六十壽序

族子邦來謁文為其岳翁譚西園者壽予辭以老且倦恐文思衰謫無足光華度也邦曰翁甚欲之得其言重若鼎也余乃問所為壽者何對曰翁曠達士也襟宇明瑩興趣悠然家故黃山北麓下姓益繁茂屋比鱗次局故守隘若無足以寄遐矚暢逸懷廼卜別業青嶂遠列平野中闢一水汨汨循其間規地築遷以達大觀物無我能囿也暇則擁肩抱膝嘻嘻言曰風雨時會

華山文集

卷五

五

山川攸宜勢拓形夷吾得其土矣依麓沿溪漁樵樹藝惟順是委吾得其時矣厚業廣居陰陰棟宇義幹仁基吾得其久矣復為園數畝雜植果蔬花卉以延客娛明映杯盤香襲杖履坐吟登嘯日有餘情自呼西園以志樂耳斯則翁之聚所以為壽者也余曰君子托物以明心緣形以證迹尚類以彰德若知翁手得其土是慈簪之微也得其時是利用之本也得其久是詒謀燕翼之遠猷也而其胞次宣豁固與造物者游

天然之中自成趣焉是故盼之目怡者天然之

體裁聆之耳快者天然之音韻口之為吟筆之為詩者天然之風度標格可攬而有也公固寄情於園而自得夫園之外造化能牢籠之乎蓋天壤間物無常主自吾所有而而言固各適其適也自天壤間物而言凡崇原曠野深山大澤日月星辰風雲露雷之變土石花木飛走毛羽鱗介之奇又何莫而非吾適耶人心如天遊則目無限界如不天遊則吾之外皆非其有也公其天遊者與然則所以為壽者寧有期耶公配劉聯德並壽克家子三孫繩繩漸以林立壽遐之張亦侈且麗矣邦其以余說進之

華山文集

卷六

六

壽濟墩邵公五十序

長壽里中有望人馬曰濟墩邵公者季五十矣言行重於鄉評子汝祿為令器配王氏懿惠端肅相與偕壽余族子瓊其婿也欲往稱觴謁余請言焉余曰壽未有不觴者也觴而文頌德也自世之習於誕也於是繪西池之圖撰南山之頌增東海之籌添北斗之酌謬世所無獻為四珎而其狙於誇也則又倒囊出金市遠方奇麗之物綺繡希世之錦以張侈厚汝不是圖也而

華山文集

卷四

七

余言請焉得無異乎瓊曰達人究理上士明心瓊家訓下固無所謂侈厚而四珎者惟恠足述則固寓托之詞而荒唐之云也誇不能誕亦不敢惟得借台重以東壽筆斯稱名言也公之所甚欲也余曰公可文乎曰可文自厥祖父穰溪公選英太學出佐戎政卓有賢聲仲伯父麟溪公起京闈進士為名令尹簪纓承家可謂巨室矣公襲芳濟美證身修行又為德善人也是故家多藏聚之而必散以廣仁也有餘常以貸人

負貸無必取以拓義也內交不狎外交不急以

存禮也和親以睦鄰友德而親善以踐智也善

斯備矣鄉人德之稱人望云茲其為可文也余

曰噫汝其知道哉擯名崇實表賢之的也視履

考祥居身之準也舉四德之懿奚必假四珎以

為異令聞令望以昭世善俗所以不顧人文繡

之美也夫內足者則志娛是之以心壽行美者

則言傳是之以名壽汝其知道哉遂次其言以

貽之

華山文集

卷四

石山譚翁八十壽文

一元運化奠天地列山川而鍾之人物相與以  
成能也太和流秘氣機發祥往往為高奇之士  
之所物色或深蟄以昂藏或命物以寄興或甘  
遯以終老悉於山川焉取之而山川不為無助  
是故商山皓取之香山白取之洛社廬陵文潞  
周楊諸大老取之夫地也得其人則重人也得  
其地則勝故其今以名人與山川比隆矣石山  
哉姑丈譚翁者取以自名譚世居黃山北麓下

華山文集

卷四

九

黃山東南一名嶠也舊名黔世傳軒轅氏煉冶  
於此遂姓是山為黃稱石山者山盤踞數百里  
環峭壁立皆石也朝曦暮靄變現萬態雲幻則  
馬霞垂則幔珠簾掛瀑繡錦開屏而瓊樓玉宇  
宛若群僊坐者如翁立者如童秀者如娥偃者  
如僕飛艇浮島如金虬玉龍之盤糾綴壁雕崖  
如笑隼丹藥之歲稔皆若為壽景設者翁日與  
山遊而默與山會安貞重厚以體其靜砥礪端  
確以凝其精而齋心繕性玩化探玄皆以酬雲

物訂泉石而還跡山靈今壽八十由是而耄而  
百齡萬壽老成耆德硯世範俗引而至於商山  
香山爭高廬陵洛社爭其幽逸而香冽則是得  
托於石山而石山不為無遇翁有賢丈夫子潤  
之富詩書而貫百家造詣峻極其必致廣大游  
高明立孤峯於千仞拔砥柱於中流此其素所  
蓄積亦鍾發靈秀宜然也他日曰石山遺烈有  
如是夫余不能不深致望焉

華山文集

卷四

十

槐軒六十壽序

靈松古栢多於顛崖斷岫寄孤根於嵌嵌險兀  
間卒能捍風濤據禦冰雪貫歲寒而色不變而  
材成梁棟勢摩空蒼者性天也質地也亦人事  
使然也天之生物氣必先焉松栢者乾剛之性  
獨完以入莊周所謂受命獨也非天者與臞容  
古貌膏腴不潤而產巖則植蟠石則固暴風露  
則勁直而不屈其質宜然也非地者與郊於大  
國其山童童人患也跡所不至斧斤勿入若其  
性以全其天豈其材而棄哉人與力所不及亦  
善自逃矣又非人事使然與於人也亦然酣養  
厭腴狃於安樂而不自知其危殆者恒多脆而  
易敗而崛起孤寒備嘗艱苦則能振拔有為稱  
豪邁者莫及焉蓋操危慮遠得於智慧者多也  
吾有感於槐軒周翁焉翁四歲而孤鞠於母氏  
寥哉之哀哀者焉傍無兄弟煢煢孑立其杖杜  
之悲乎乃今有子七人飼之如一則鵲鳩之咏  
也跡其伶仃孤苦母子相依為命其無寄孤根

於險兀與中漸自立群伺側目內外排擠之者  
非風濤之撼則冰雪之欺也卒乃退讓明禮和  
易樂衆德日新而業日富出而見其林木之昌  
茂焉入而見其堂宇之閑敞焉前而子姓之濟  
濟而恭肅焉俯而臧獲之唯唯而趨踰焉有是  
執勢空蒼而材棟梁矣蓋公貞毅之性植諸天  
敦朴之質襲夫地孝友恭遜之行盡諸人事得  
無松栢似耶翁植槐於庭號槐軒昔蘇文忠序  
三槐堂謂仁者必有後王景叔植以自志也其  
符也幸也信諸天也翁不敢比王氏其志有後  
一也蓋至是而槐亦得其祝焉翁六十姻友黃  
某者微庠高士也徵文為壽余素稔翁平生行  
誼若董學宮夫田稅流名郡邑明公久矣余特  
舉其大者見翁之昌后也其槐耶而壽諸身松  
耶栢耶

南泉注翁六十壽圖序

城之南注有南泉公者年六十傳曰六十始壽  
壽公者國家慶以為公觴而謂余題其上余親  
之基廣業昌巍樹曲房翼然具瞻於綴丹叢翠  
間者衍慶堂也龐白矯孫威儀端莊怡於中  
堂者南泉公也嫡繼俱先世貌以從志感也軒  
衣聯武金玉趨踰後先繩繩以濟美者裕蠱德  
器也出有導入有將左右有緝御不乏使令者  
僮之指度也或張文錦或持圖史或稱觥旅核  
筆山文集 卷四 十三  
誰然而闐以入者衣冠萃而禮儀皇皇也而誕  
值冬至至後之期氣和景明化日舒長時與事  
而交會鶴鳴松月鹿麋林風人與物而俱熙一  
溪活活與吾心之流動不括者過曰南泉非取  
以自況耶凡諸福圖備矣曷言之圖在象外象  
在心外士君子宅心履行固有書不盡言圖不  
盡意者公孝義士也中智慧而外樸雅雜談時  
務機鋒並起若不為動而臨局制機出意見決  
可否毫髮不棄其則有人不能知而知之者矣

直身行誼以理自信不吐剛不如柔不為伸屈  
浮沉毅然當義而以身殉之固有人不能行而  
行之者矣往年倭變地方繹騷

朝廷嚴督捕之命縣輯鄉保團義營而難其長衆  
推公公即應命縣義之錫冠帶以長千夫雖勞  
伐未施而民有維城之倚倡敢之功居多此則  
不爵而有官位之榮無其祿而德惠亦有以及  
物也公所以集諸慶者此也求之圖外可也雖  
然古之人有言曰造化勞我以生逸我以老少  
不自強是不知勞也老不自適是不知逸也公  
務強不息者福備矣逸其時也睥睨天地無足  
我累百物動定惟其適焉可矣此難老之基也  
圖意也諸壽者意也

雲樵周翁七十壽圖序

履端之吉余從二童僕循河看柳入園探梅而  
誦老去又逢新歲月春來猶有好花枝之句蓋  
自幸天賜餘年之有餘樂矣迺我族子玕候池  
亭中揮而前曰叔祖樂乎能與人樂否乎余曰  
人各有其樂顧不自知為樂耳玕曰婦翁周君  
諱炳者有隱德樂而壽焉世居龍門山下山窮  
而谷邃三面俱阻一徑中通迢遞數十里北會  
於河蓋舒溪赤溪磻溪之源委也翁規其中築  
室數間窟山宅水以坐收林麓川藪之趣朝霏  
暮靄驅童僕力耕稼勤樵蘇以供日用公私裕  
餘矣天氣開朗短葛瘦筇穿樵徑循阡陌往往  
與田父樵牧子遇謔笑相忘時蓋笋蕨酒一壺  
費處一卷招鄰翁膝坐談玄與至或憑高以眺  
或掬流以飲或招洞雲或釣溪月優游於溪於  
綴丹叢翠之中月色雲客之下曾不知身世之  
在人而溪山魚鳥之非吾分外物故以雲樵自  
命且作歌曰雲連野色朝千樹月湧波光晚一

庭柯爛山前無覓處乾坤何地着茶僊又歌曰

山合靈蔥藏石室水流清碧洗塵襟蔬盤野服  
園村杜人似桃源非避秦此雲樵之云翁所以  
樂而壽者也今正念五日年七十矣子二某某  
卓有父風嫡某氏已先世繼某氏相與偕老玕  
子婿也謹用繪圖貌像樵開栢葉勝結金花人  
與境俱會鶴鳴松月鹿麋林風物與時咸熙如  
得鼎言以頌則壽筵益光重矣余曰雲樵翁自  
得其壽矣余何言哉即其所樂龍門山將不與  
香山商山青城山比隆乎龍門水將不亦迺桃  
源入天台乘槎以凌星漢乎春意滿腔浩歌爰  
發則雖羞宮饌薦大烹奏鈞天之樂舞霓裳之  
曲不足以踰其適也雲樵翁自得其壽矣余何  
言哉



盤石老人壽序

盤石老人吾族子玆別號也家故西接磨盤峰  
下前匯香潭竹塘二水石出齒齒河流漸漸故  
盤石自名生季七十稱老人焉老人性不喜  
羣靡與物無競吐懷道故不留纖遺好客情愛  
盜粹終日不倦利害得失澹如也人固以古君  
子目之老人亦居然古意而不自知也予常過  
款唯唯承侍坐屢言笑恒俱焉間語之曰爾知  
托於盤石哉盤谷栗里武夷娥眉匡廬得元夫  
鉅人而名勝耳盤峰久置邑西之一隅天秘而  
地惜之非得人物色之則終焉野逸而已然則  
爾自附於盤石盤石亦不能無待於爾也爾坐  
窗室東澗遠其左障阜直其右觀山之良止不  
遷則燥心定矣水之流行不滯則固心消矣草  
木魚鳥寶藏生而不有取之而不靳則誇心卸  
心又息矣朝嵐暮烟丹碧縈遶石出雲川化兩  
以幻天巧成能二五之妙則爾之斐然文陶然  
澤又可自考矣是則盤石所得托於爾而爾貽

後於無窮也老人曰吾不知其它吾以人之道

適意而止耳惟情態趨煥而物忌滿盛快目稱

心之不足恃翫亦審矣吾惟居盤石之旁有園

可棗可桑有田可秣池可菱芡笑築畜之魚歲

可盈尺可釣而有而吾子希孫世可取給而無

匱是則吾終始托於盤石者孱年古稀敢亦附

盤石可乎予曰壽恒義也山固有恒者也爾守

吾恒以無負茲山壽將無盤石似乎為爾之子

孫亦將覆簣而往以究其極無丘陵學山而畫

也吾崔祖傳陵世有令人衣冠文物甲郡邑盤

石不自此益大耶命繪之圖筆吾言以托於不

朽云

筆山崔先生文集卷之五

序

靈雨隨車序

君子之道不引天以自高不窮異以為神脩於政備於事如斯而已矣天道遠人事近吾政與事之有闕失取而責之身以盡吾力之所能為者宜也彼蒼蒼者曷與我謀而曰可以驅役指使惟吾之所欲而必獲焉者以為神奇不誕則惑矣莊子言天曰自然得之既自然矣則其理

筆山文集

卷五

固有在化以道運政與時通精誠奏格昭答罔爽則蒼蒼冥冥的若有物以宰之而交和與之理有不可誣也余讀靈雨隨車篇知我邑侯月塘丘公之以實應天而天為侯應信不可諉於偶然而當質諸自然理固有如是耳而侯之心之求以自盡蓋於人也不于天也太平邑介溪山田多崎險雨則易溢暘則易涸不可盈旬愆期也廼歲戊戌亢旱不特方春尤急農病種矣侯憂而禱應期而雨注既又病時禱而雨如之

病禱禱而雨如之大獲有年三雨之應若有神

焉百姓靈之遂有隨車之頌若曰雨天雨也惟

侯所左右也侯取諸天以惠我民若開藏出物

而持以與之易也余謂天地之無倪陰陽之無

端而雨與暘氣而將乎其間者也自合自離自

興自息是惡乎為我設是適相值者也所謂偶

然者信乎偶則可一而已胡一而再再而三曰

雨而雨呼答如響是可以觀侯之政而知天地

之心矣天地之大德曰生侯不敢謂合德天地

而慈祥惻怛懇切真誠直欲納斯民於富壽安

逸之鄉而一物之失所一事之不得其平則戚

戚然以為已憂若不釋諸懷是心也是以通乎

天矣况遇災而憂憂而禱聚精以為誠聚誠以

昭明信有不足以動天地感鬼神乎宜是雨之

效靈於侯而隨車沛澍無難也故曰不可諉諸

偶然而當質諸自然理固有如是也古之人致

兩反風蝗不為災豈皆罔耶侯曰天吾不敢知

兩吾不敢必吾知憂吾民而已推此心也出餘

筆山文集

卷五

鴻以兩國而國足兩天下而天下足所謂頌史  
慰望歛神若無侯蓋有焉又非特一邑之民靈  
之頌之而已

孝感慶雲圖冊序

栢崖楊公來貳宣郡以孝感慶雲之圖質予曰  
慶雲

國家禎祥何德以堪特以遭際之偶而大為親幸  
也敢不紀實頌有言焉披圖閱之漢陂翁之序  
備矣予復何言而栢崖云云者豈所謂慶合上  
下交贊天人者乎記曰元氣混沌孝在其中天  
子孝景雲出游蓋雲為孝徵舉上以槩下也今  
聖天子孝德純乎治化流洽而萬彼栢崖行相符徵  
天道神意不他瑞也而特為孝徵不時遠也而  
適與事合奚獨祥於國乎昔唐李興孝有異行  
廬產二芝醴泉湧出柳子銘其孝門謂皆主上  
孝理神化陰中其心而致斯事夫醴泉秀芝寧  
非國祥而李氏見焉正以昭至行而顯孝理也  
故曰慶合上下此也然世之言天者有曰天與  
人實影響如有物的然以宰者以為昭昭焉有  
曰天與人實刺異是茫乎無有宰者以為冥冥  
焉夫謂冥冥固不知天而昭昭亦未為盡天人

之際也天無物也而有其理理之所在物固不得而違也孝者天之經也置之塞乎天地敷之橫乎四海而慶雲者天地之嘉氣也紛郁輪囷玉聚金分象之於懿德淑行也是故理感氣應氣應則祥見故雲為孝慶也栢崖公幼有至行其求母骸也顧天觸地號訴欲絕其與饒娥之走哭水上氣竭伏盡無異矣娥死父屍出齋龜蛟魚浮死萬數公祝不踰畧而母骸出慶雲見蓋娥以不得父屍而死而天若為之怒公得母骸而天若為之慶其理之順逆又自有如是者故曰交贊天人者此也茲既圖冊矣徵諸詩文若干篇矣藏之世為家寶矣然公為政自令吾邑與滑而守金而貳宣歷有賢聲由是而即署而藩臬而元卿碩輔秉孝道以贊

皇猷持忠悃以答

天貺則其孝益至而為世瑞益大將大書不一書與竹帛垂光無窮矣斯圖冊固為之地云

筆山文集

卷五

五

理學要言序

此我邑侯黃吉門先生之觀書類記也曰理學要言宋諸儒講明道學有切於心身之要者也夫道也天地之精蘊造化之機要萬事萬物之樞紐根蒂也固人心各足而無待於外者蒙愚天嗇暴棄自阻而此心此理庸有不與物俱化乎所以提警此心使常惺惺不至於昏逸無歸者不無聖賢之言賴焉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自古馬圖洩秘龜書効靈聖人則之而六經作魯論簡而質孟氏雄以肆皆以經緯天地綱紀人倫立萬世常行之矩言之為用大矣六經四書渾渾噩噩爾矣世漸遠古人益貳古則經散矣經散則百家爭鳴而諸子者出莊列荀韓閑深奇詭漢賈董史遷楊雄劉向孔融班孟堅輩各自為說並列名家唐則昌黎子厚因文見道一代文宗雖其言非無可取淳漓淆亂正學於是乎蝕矣夫經散則子出而子適以散經是故尊經黜子固也若宋象動星文道傳絕學濂溪明

筆山文集

卷五

六

道進孔子伊川考亭近孟子以至橫渠龜山孫  
章延平陳謝游蔡等諸儒道學淵源遞相授受  
皆黜竒袤崇正學以羽翼六經四書古門先生  
讀書有得深味道腴則於是數子者實先得我  
心之同然而吾會吾理亦忘其為彼言也此其  
輯而錄時啓覽以自考焉嘗觀世之學者書日  
聞見課以成帙曰日抄日記日格子類多俚詞  
野語但給談鋒無裨正論雖無錄可也惟我  
先朝薛文清公之讀書錄躬行心得默契前脩非  
曰耳也茲錄也無亦文清公之意與時出以示  
庠弟子庠弟子請梓以嘉惠后學屬序於予予  
衰昧恐憤於道而病無以發公蘊也辭勿獲謬  
為說於首簡

梧岡秋月序

梧岡秋月民謠也郡有善政野有民謠况之月  
屬之秋寄之梧岡有以也吾年契董晴溪侍御  
采而續之詩歌十二韻衆和之哀然而珠聚爛  
然而錦呈鏗然而卒章書語某曰吾寧自吾尹  
侯舉宜民之政而四境無不宜之民庭鮮官繫  
戶除強食熙熙愉愉惟時作息黃童白叟仰歌  
梧月蓋侯號肖梧梧之生多於嶧之岡岡固鳳  
鳴地也而又秋風時至氣翳載廓天高氣朗潦  
收水潔明蟾東上翠流光滴皎皎布地萬室生  
白蓋至是而梧得其觀焉有不知月之在天也  
然則侯耶月耶月耶侯耶民有謠吾各有歌序  
固吾子宜也某覽歌喟然曰嗟乎奚意擊壤之  
續響於今耶子弟曰疇謠鄭僑也桑麥謠張堪  
也襦袴謠廉范也皆因一事而言也孰如斯謠  
之悠而浩氣之清莫如穩清而明如秋夜之月  
而見之梧岡林影騰輝蒼雪下墜清明景態有  
不可以語人者而以况侯侯清明不啻月等矣

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我寧先之矣雖然  
有本也大虛所謂道虛生白白故明生焉所謂  
貞明不眩月得之以為月焉侯固有道者深心  
澄慮渣滓俱化真元默運妙用顯行亦自有月  
矣今出梧岡照吾寧始恒也恒而就盈大明當  
天其照臨不亦大哉然則民之謠也得其親侯  
之月也有其本

溪山留澤序

古者政以惠民而民不忍舍者錢之郊門有存  
孟水言潔也賦其人如玉比德焉出山贈錢攀  
車留犢咏甘棠歌麥秀俎豆有祠去思有碑皆  
以識其澤示不忘也夫有又分之勢而無能已  
之情亦有必不可忘之義義以情生情以德感  
也致情則愛致愛則思思致思則永寓之物繫之  
心斯其不可忘之義與我郡侯初泉劉公世臣  
舊家門第之練習迥與崛起者不侔守吾寧有  
惠政士民愛之聞其遷去郡聚而憂小人曰甚  
矣物不得其平也自公行仁政平民情庭無官  
繫戶絕豪食獲自幸矣而胡奪之去君子曰道  
不勝術時之趨也公故有道者不名競也不勢  
驕也崇令德景前良講學諭義以標的士子水  
西精舍固鵝湖留席白鹿洞之垂規也今奪以  
惠浙固知道由今可大行矣一方恩化其猷賴  
焉於是涇太學生趙子謨致群情作為手冊題  
曰溪山留澤夫以德不可名而擬諸形容若曰

山此山也溪此溪也自公至仁風披拂和氣布  
灑溪山改觀焉公不可晉而山之峙水之潤吾  
人樂樂利利於其間者皆公晉也是庸知其非  
公耶山耶溪耶是故托物明心緣形證跡冊之  
所以名也冊贈言褒致於諸縉紳矣屬焉序之  
嘗讀史記古者方岳牧守各私其土子其民脩  
其政教以求安利焉其求安利之也自忘其德  
民之安且利也亦忘上之德是故循吏稱焉公  
德不可名而擬諸其山川斯古之遺良也雖然  
物在象外象在心外夫既得之心矣而奚物之  
借目以象寓也繫之于心固欲寓之於目也寓  
之於目也久則繫之於心也固乃歌曰瞻彼山  
兮鬱蒼蒼維水瀾瀾兮山之陽我公之澤兮與  
山高兮與水長於倚仰止而泳游兮庸知其為  
何有之鄉

宛城別言 代趙和庵公作

士君子之際世事萬不齊道一而已巨細視乎  
器難易因乎才要散繁於職遐邇由夫地而心  
貞於一則道也吾友百川張公起丙戌進士歷  
官刑曹貳憲叅藩數歷中外休問籍甚其於匪  
躬靖位宰事酬物儒術吏簿所至奏績人咸識  
才且賢也而莫喻其發舒精神宣弘忠義以貢  
於清穆者其素所蓄積也既以時忤左官于邑  
于郡乃忘宿重蹇蹇動職則又有容知大盤錯  
別利抱貞恒德者固如是也宛城謨訓示我耆  
蔡謝樓宴笑中靡町畦方幸以道相師友而遽  
有東廣食憲之

命奪宣之利以利廣固知順毛運風駿蹄走熟以  
為一方之幸而不能不以去我為憂也及思遐  
荒控制實難其才借重臣以惠遠人又司世道  
者之至計而公攬轡毅行目無險僻則知惜別  
為細而急民病為大者在此行矣羊城巨鎮炎  
海奧區習漸華風性猶輕剝失其理則梗得其

適則服以公之陳力滅私飲水狗薊洞開明誠  
淳流大化則綏遠人澄海岳恢恢乎遊又有餘  
地矣但夙望已隆簡閱久注姑歷試之耳起滯  
拔尤柄授方殷又將由中奪之矣廣能久公澤  
哉是知士君子先立乎大以持其樞隨時微洪  
以張其業出經營入論決無要散無難易無巨  
細無遐邇皆所以憂君而勤民也而奚擇於施  
哉惟一貞於道而已祖錢于郊緩仇離之嘆宣  
言相勗慰行邁之思予叙之而復歌之曰秋風  
淅淅吹宛水城頭曉日旌毛起攬轡意氣橫九  
州先聲已落羊城裏炎區瘴嶺毒霧開馳行石  
立威如雷鯨鯢遠遁滄溟肅天地炯炯元精回  
鐵幹昂霄可隆棟巨鰲戴岳何崔嵬我欲從之  
不可得翹首萬里天南鵠

蓉池書屋序

蓉池葉子好書自脩士也遠識予以蓉池書屋  
委序焉夫許司諫之記備矣曷序乎序其主蓉  
池者耳人為物主美惡因之玩物而局於物者  
陋矣君子借以遊焉觀我於物觀物於道而攤  
書索味以與景會交相資以有成也陶菊而徑  
周蓮而池歐陽六一而居皆寄情於物而自得  
夫物之外所謂與造物者遊也萬物欣欣競妍  
於春而蓉獨收之以晚守正俟時也蓉植池畔  
池水漣漪其風渙如而中涵太虛萬象畢照理  
無乎淵哉池上有屋數間書數千卷興至詩幾  
歌盡幾墨琴三兩絃觸景興思隨物玩化莫非  
在我之極融而渾之優游而得之以至莫樂入  
無窮與化俱徂矣此之謂會其極由是觀之惟  
其時勿謂其不遭惟其理勿謂其不文惟其有  
得而化勿謂其不極於遠且大斯則君子之讀  
書也蓉池主人已得之矣是為序



劉司教乃翁坦庵哀挽序

哀者戚之之要情也戚而至於歌斯哀之至也語曰長歌之哀甚於痛哭雖然戚也交也所嘗知識也閱其逝而愴然悲泣然涕嘯嘯然而憤惋咨歎者情也非戚而疎非交而遠非嘗識面而徒以聞其人之行而亦悲亦涕亦憤惋咨歎者何為也哉凡以義哀之而已情哀惟親義哀惟賢非是則莫能致予讀坦庵哀挽之章知諸為翁作者以義與感哀賢之至也翁吾邑司校劉仲光之父也訃聞予往唁焉仲光拜且泣曰先君坦庵處士以今年夏六月三日棄諸孤惟先君幼失怙恃庶楊維蔡二母愛之不啻已出先君孝義誠篤亦不啻如已所自出叔沛異母弟也恩待尤至長求析居不能止貲產惟所擇構家塾以訓諸孤日無怠晝夜分不寐或躬為燃燈以作其勤每聞人過必戒令自省聞人善又稱以思勉平生所行質任自然不為侈靡與人交一本於誠不漫為然諾鄉族以爭訟來質

者是是非非率其心而斷之罔不信服足跡不

闕城府吏罰不及其身以故鄉士大夫咸相知

名罕識其面此先君素履之槩也不肖孤薄宦

羈外罪惡莫逃千里奔歸痛毒何如由是諸知

仲光者莫不知翁遂相率賦虞殯之歌以寓痛

悼哀慙之情夫天下未有無從之悲也哀親以

愛愛離恩折如割如失哀賢以義義至則慕慕

之則思思之而不得見則亦歎歎而長吟故聞

而莫見之者景行者也知而重遠之者存敬者

也翁浙東布衣也今以其子官於江左凡同官

同門者吾土之縉紳鄰壤之寮友靡不賢翁靡

不哀翁彼非吾交且親而徒以聞以知以義感

興者瞻戀咨吁作為聲氣布為歌詩斯固非易

能也斯哀賢之至也歌成屬予序之予謂諸君

子之作足以揚幽光而昭潛德矣仲光於父之

善可謂能振而發之矣坦庵之行亦彰彰著聞

可以不朽矣故實其所以哀者以見予以義哀

賢同一情也

筆山崔先生文集卷之六

記

石埭縣儒學改立記

自古人文化成天下必有鴻茂之士以徽弘至道表樹風儀開新士類而後上教之循然下從之翕然歛才世用厥功偉矣今凡置治必學學必廣孔子固欲開以聖賢之學以遠其到而恒病於作興者之難蓋規規位置之宜而徙立不常固未免青鳥氏之拘而卜宅經野古固有行之者矣朱晦翁病漳學偈又欲移貢院行衙廣之業未及而去北溪陳公繼至中前約從而闢之漳學之改二君子意也事固有偶同者茲埭學也無亦宗二君子之意與埭為池之屬邑自梁始縣儒學前未可考至我

朝洪武初建弘治再修向居縣南枕靈山而挹舒溪俯飭惟謹世不乏才嗣後春漲衝潰基崩頽敗學舍弗稱科第如縮議者歸諸水削之危邑令陳公某初至臨顧嘆曰妥靈棲士其固至此哉

乃達觀於西得古剎崇壽勢拓形豁靈秀四會

人神協謀請於巡按宋公茂熙得允定議徒立

孔廟倫堂業有定規而公即世矣仍襲者久之

士積弗平僅得司訓某捐俸為興賢門墻而已

迺今南山徐公某以江右名士來令茲邑毅然

任復曰是吾責也即割贖金鳩工聚材屬董後

於某相勸於學博士某某不再暮而廟廡堂齋

肄舍庫庖易者復廢者新缺者以完位序攸宜

丹漆有光復鑿池為躍龍築亭為瑞應而橋其

上為亨衢為登雲鍾靈萃淑斯其一占而賓興

濟濟駸駸乎復盛矣是學也亦經二君子而始

就始於乙未稔至癸卯春告成徐公具書桂生

某蘇生某請記予告曰諸賢知所以改立之盛

心乎管商權譎無體之用也佛老虛無無用之

體也今孔廟巍巍仰瞻具在倫堂翼翼指授有

嚴固崇聖學之正而究體用之全功也諸賢游

息化養於其中曷思而自得之用則弘治理以

行夫子之心如蒲之治單父之琴武城之絃歌

極而四代禮樂綏來動和聖神功化之效不越此學而已不用則續衛道而明夫子之分如汶上之辭舞雩之詠大學中庸之著述極而統集六經拆衷群聖以開道學之傳不越此學而已夫然後士所志所養為不孤而二公徙立始之終之之盛心真有補於世教殆非所謂鴻茂之士與故記其成而併告之以此

太平縣土地神祠記

古者慎制祀以為國典與為正所宜祀者非鬼之祭非典也典正而後敬立敬立而後物備物備而後禮順樂和而祭之義行焉此世道之大關也政而繫之教也故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道相通者也西蜀懋齊劉公諱元凱以名進士宰吾邑事承積廢政立改觀首以興教化正風俗為本除穢革邪敷和於下甫三月考民風閔群祀祀不經見者曰越矣非鬼之祭也木偶而神事之崇竒和矣亟命去之而縣前土地神宇弗葺歲時弗脩曰隳矣此一邑人所寄命也載祀典者也而乃弗飭饘正教矣即割贖金新祠宇懸鍾鼓以嚴其道脩歲時以謹其祀器物之弗具者撤廢祀之有充焉又懼俗之尚鬼離正而難諭也乃徧告于民曰吾聞淫祀無福言不款非類也又曰賢者之祭必受福謂所宜祀必歆者也

天子命吏於下非必專土疆督財賦而已凡以教正

教順黜奇邪興禮義以率於道吾之斥是祠而  
舉是祠也以明教也於是耆老髫髻轉囂就智  
去悖即順若痿而起若矇而瞻騰勇誰愛咸底  
於理祠成請予記之夫昔共工氏之伯有九有  
也其子后土氏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此土神  
祀之始也

天子祭后土郡國邑不敢言后土但曰土地神者謂  
司此地之上神耳太平一邑之士神邑之人世  
依為生蒙被功德所宜報而祀而以告以祈者

華山文集

卷六

五

公一舉而三教興焉邪正明於祀與舉斥行乎  
鬼神設乎此以况乎彼凡民素為善為不善者  
有不惕然警翻然改乎官治其明且著者惡隱  
未彰德陰弗露神監之有不幽殛之祐之者乎  
幽明交相贊者也而又官為神主為民倡所宜  
脩政而與神祐者尤要也夫然後官舉職民動  
業鬼神贊相毋悖而正毋怠而賦毋頑而獄庭  
清而政暇俗正而風悖禮脩而樂備而治道成  
矣故曰一舉而三教興焉世道大關也

且誌諸石  
俾知教之首

春日省城記

邑不盡城太平城乎城太平今始也議者曰環  
邑皆山四塞為固奚城乎曰備不虞也不虞而  
虞之者長慮也往歲正德辛未石埭章寇起急  
無備空邑而竄卒不害天幸也是一變也嘉靖  
乙卯倭寇零散者四十餘孽至橫行於嚴於徽  
莫能嬰其鋒過旌之山溪邑甚危議棄而避予  
力勸止之結寨以待卒獲奸細亦不害天幸也  
是又一變也雖僻陬巖竇不足屯結而陰菁邃

華山文集

卷六

六

谷通亡依阻故易閑訛言易騷為驚歎望城  
以為命而奚不可城乎且東去海五六程西去  
江一二程賊帆上下乘虛而入而謂太平不可  
城者非也維是撫臺周公如斗奉  
朝命申令於上郡候羅公汝芳力主於下予邑顧  
大夫任事尤謹初令民有不欲者財民財也力  
民力也可與畜始乎絕意先事之防其心臨時  
之悔情然耳乃我羅候顧大夫下諭曰民惟官  
之副也官庸無民之副乎哉勞矣思節之費矣

思復之吾借其暫以為爾家計子孫千萬年計使其安亦如城然特為已衛非已厲也是城也其城民心之城乎乃縮其區畫週而丈僅八百有畸基廣丈二高丈有八石為趾居其七甃墻之三凡為磔幾為鋪幾樓而門者五石而水門者二計邑之租與力多寡豐嗇定為限責之自營縣惟賢率之時視其堅脆以示勸懲時撫與巡與郡咸有助金民見其費涼而工省也踴躍趨事家自為城人自為役不三月而言之勢成矣迺三月日顧大夫以予鄉士夫咸與有力請共觀焉登亭予山倚碧雲揖黃山諸峯羅立如聚米麻川富溪湍激洄洑走其下是誠一大雄觀矣邑巨姓李氏設酒於亭飲而樂至夜月生風暈顧大夫笑指曰陰象也邑胡不城旂拂干旌曰陣象也城胡不守予應曰衆心成城草木皆兵太有之矣於是各賦詩一章以紀勝孫上舍梅彙為手冊而屬予題諸首

喜雨亭記

予嘗讀蘇文忠公喜雨亭記蓋不敢貪天功自為已功而曰志喜示不忘也夫不忘乎喜乃所以不忘乎民者志喜無亦其志憂與公從事扶風春月無雨憂無禾又憂無麥既而雨三日乃足憂之深固喜之至也亭以志喜固後人繫思之地而公之慶澤亦永且長矣和齊葉侯以名進士推吾寧惟明惟慎獄無留寃矣下攝吾太民樂以安公公亦樂而安於攝也值耕苦旱侯曰不種則無收無麥無禾如民食何迺潔誠躬禱於仙王山巔舊傳軒黃浮丘廣成故遊樂處亦仙跡勝景也公肅神澄慮齋宿達旦大雨如注百姓異之遂有靈雨隨車之頌侯曰天吾不敢知雨吾不敢必亦惟憂吾民憂而已雨而喜亦惟樂吾民樂而已侯復寧數月邑民遂構亭於其禱處而於山川有托焉迺我新尹陳公諱綵請題於筆山子筆山子曰是無蘇文忠之志喜雨亭然也文忠一代文宗名流海內久矣侯

仰止有素其邑同其事同天人之感應同似無  
害於亭之名同亦曰志喜云侯不自居惟盡在  
我所謂湏臾慰望歎神君無天與人實相成焉  
夫勢利縈於中榮悴升落之紛吾念慮以已喜  
以已悲者恒態也孰如侯大心體物憂樂同  
情而以民心為心者哉昔范文正之志岳陽樓  
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則憂  
樂之大者侯充其至其道能無然乎山川無情  
物也人之情寄山川而久者也予獨慨文忠才  
名世忌踪跡偏天下卒以奇才受知二聖賜環  
之召金蓮之寵歆發亦弘遠矣茲喜兩亭也固  
秦民之不忘公亦公之不忘於秦民也侯推宰  
多惠政所以致愛於吾太者亦此喜雨亭也耳  
棠勿伐千古留蔭二翁並峙於南北之州而南  
北山川均有光焉謹為題諸石以告後之從事  
者

重脩文筆峯記

太平之有縣自唐始也縣必有學學必廟

孔子崇文教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世  
道大關也政而先之教也然辨方正位體國經  
野則青烏氏之術要未可以盡嘗者蒲陽朱紫  
面壺山也三吳都會海巽峯也則都邑之勝取  
重於朝拱者有自來矣太邑之設後枕碧雲前  
挹黃山三峯龍門峙於左右富溪麻川匯於東  
南而黃山之支迤邐而下拱揖而朝於前者舊  
名童子尖也山川毓秀賢才篤生按志固亦始  
於唐盛於宋於元而反縮於  
我明議者謂朱雀之未明也弘治間教諭鄒公賜  
者因高築峯取名文筆蓋取離之文明而銳凌  
上台也由是文學賓興駸駸然起矣然累土帖  
石旋脩旋潰前大尹洞臯易公道談者議易以  
石為永固計因念學宮改立予領其事而即就  
緒迺以斯役屬予男惟槐以領之規畫始工而  
公即調去至是學博士王公佳士沈公襄閔公

旦續又吳公光晦暨庠弟子胡子煥等僉議曰  
此邑庠巨瞻也學校之隆替人才之登耗胥此  
焉繫而顧惜一時之勞費非算也復請里中敦  
義而老成者譚君湏胡君柱與余男槐共董其  
役費勸於義屬僧慧悟也石琢於山屬工吳康  
先規其趾拓之使廣鑿之使深夫謂博厚則高  
明高明則悠久勢自然也於是表裏皆石周匝  
四重螺旋而上至末不可石戴之以土而峯成  
矣端拱若人卓立如圭磨星漢耀日月巍然一

筆山文集

卷六

七

大觀矣始事於庚申十月訖工於辛酉稔七月  
東西相距長二十四武南北次之由本達末高  
可八仞是役之興凡三獲異焉其經始也破土  
得巨礬論者謂礬解也甲族也取象於鼇奠坤  
維也繼而垂成縣學諸公請往觀焉是日天氣  
開朗偶樵者搏虎於峯下獻首與皮則大人之  
變其文炳蔚者有足徵矣卒之工成適臨丁祭  
虞羅獲白兔於斯山之後阪皎如霜雪朱晴奪  
日尤為異徵世傳玉兔天香其桂兔之洩靈秘

乎夫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中類物情諸士子游  
息常新仰瞻具在其徒炫外觀而已哉吾願其  
有思也躡其趾則思致其廣大陟其巔則思極  
其高明而積翠中天獨立不倚則思履中正堅  
樹立參造化而侔天地以柱石朝家者亦可自  
考矣此外內交相贊者也如是乃為不負此峯  
之秀而於三異之効靈者始符凡予從事於斯  
役者皆預有光榮焉故吾願諸士子之終思之  
也諸士子謂余取以命號蓋有得也宜撰其事

筆山文集

卷六

十二

故不辭而併告之以此

復衆樂亭記

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非以侈其名也各得其本心而已是心何心也仁也仁體天地萬物者也惟我與物形隔勢分是天圓各以獨也俯觀俯察何物匪我歡欣交通無間容息固吾人至樂也是心之仁不能已也人惟梏於有我不能大心體物者雖有至樂不自知也而百世相感惟有道者得之以已喜不以已戚至樂在我大同於人此衆樂亭所以志也太平自唐始縣為縣者凡幾至宋莘老孫公覺知此樂焉亭之所以創也自宋至今為縣者凡幾懽齊劉公元凱知此樂焉亭之所以復也中間蕪沒於山谷者逾五百年非亭不可復也人心之不復也莘老之學原性命道德之蘊而其政以興教化厚風俗為先懽齊之學原性命道德之蘊而其政亦以興教化厚風俗為先此其相隔異世相感以心夫豈偶然哉懽齊西蜀古閬偉士也幼穎異長博雅舉於鄉上於春官衰然高第賢聲藉

筆山文集

卷六

十三

筆山文集

卷六

十四

藉滿都邑吾友周司諫怡請於銓部得宰吾邑公始承積廢之久民瘼之深有難治之慮既而不以為然乃今而知果不然也蓋邑介黃山峻峭少屈伏水出麻川湍急不可回折鍾於人小人則好剛使氣喜以訟勝君子多勁直自遂不為不義屈公導其勢以率於理教行而政亦行焉是故人和則信孚信孚則政暇政暇思得游息之物高明之具清寧廖廓以達大觀以通壅滯以同人於野追感莘老衆樂有亭不可蹤識竒得於樂不必拘拘於其地與人也迺于北山之陽高丘之阻環山洄江四出如一夸竒競秀旋視咸宜爰復斯亭以志攸樂無崇軒飛閣傑棟之麗構櫺節枕之華翼然起於蒼蒼之中白雲為藩碧山為屏回谿為帶公於小暇延客登娛風篁烟汀心舒目行魚樂廣闊鳥慕靜深綠野樵蘇行歌負懋連艫縻輿波上下擊青清遠凡諸物類無不合形助勢効伎于亭廡之下公曰樂哉惜莘老不生予時亦聞今樂之猶



前惜予不生莘老時與共言同情各適之趣也  
悼前繼後事合符契嗚呼迹二公宵次悠然上  
下與天地同流萬物各得其所之妙固大人天  
下度也莘老當仁宗擇名士編校昭文書籍特  
首與選又與程明道同被薦錄道德問望槩可  
見矣後論新法不合見黜時罕卒不失為宋之  
名臣懍齊抱才際世其以所樂者樂天下以為  
我明一代鴻茂之士端有屬焉斯亭之復無亦  
寄志與亭成請予撰其事公拜曰吾志也遂刻

諸石

筆山文集

卷六

十五

郡侯初泉劉公生祠記

此吾太邑之生祠公也公之政德於六邑六邑  
咸祠公而吾太實首創焉耆民周耀等請於郡  
郡侯東原朱公曰義舉也太平直道之民也可  
其議故首先祠公嘗聞古者方岳牧守各私其  
土子其民脩其政教以求安利焉夫求安利之  
也固以為職宜爾也而非有要於民之安且  
利也亦豈忘所自哉是故甘棠咏召田疇咏僑  
後世之稱召父杜母何武去後見思蓋君子以  
政惠民民懷之去則思之思之不置更尸祝之  
凡以永其德於無窮而繫民心於不已也公蜀  
人諱起宗簪纓世族主組承家起戊戌進士推  
郡無冤獄居諫垣有直聲至蒞吾宣輜芒落頴  
灑灑然出吏事凡格外而廢事咸熙卓有殊績  
其量田均稅尤為美政正晦翁稱軻所謂學識  
其大者昔我

太祖平定天下念江東諸郡餉師之勞令田之民者  
捐其稅官者半之以世復其子孫

筆山文集

卷六

十六

恩至渥也歲久弊生民間貿易那則以購重直吏書  
漁利又得以輕重其手日侵月削貧有無田之  
糧富有無糧之田逃亡相繼告訐紛擾公庭日  
不暇給公至嘆曰病何源也田之不清科則之  
繁亂也自古有治人而無治法今田昔而民非  
昔矣吾惟取

祖宗之法而定為畫一之規以不失

祖宗之意可也乃請上令循下意嚴法申令縣司領  
其事者民分其役履坵驗實計畝均稅額仍乎

華山文集

卷六

十七

舊則統於一於是豪民狡吏無所投隙而鬻童  
婦女莫之或欺困者蘇訟者息富者亦帖席破  
百季不斷之案開後世無窮之利易曰通其變  
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冝之公其以此與公  
遷浙臬去之日士民遮留有脫履者請衣冠者  
村氓野老亦求識其面以去公曰吾職也何勞  
而勤民若是吾邑耆民某某等相聚謀曰履或  
穿衣冠或敝今識其面吾何忍日遠日忘而無  
以繫吾思乃共捐貲建宇肖像歲時崇祀以垂

不朽由是瞻者拜過者趨君子曰此故有道長  
者古所謂循良也小人曰是能活我溝壑之民  
吾父母也乃相率請予撰其事予質諸周司諫  
怡焦少參煜平諸士大夫僉曰祀法法施於民  
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公法立勞著固祀典  
宜也迺刻諸石以告世世且為後之從政者勸

華山文集

卷六

十八

南山大觀記

譚君諱湏者築別室于家之南山榜以大觀客有遊焉者陟其岡曰基隴繩畦既耕既耨梧檟連雲松篁蔽日此吾南山君之大其觀也進而至於軒曰巍榭曲房樽俎靖嘉坐花聽鳥風月互蒼此吾南山君之大其觀也又進而至於亭曰黃嶠碧雲萬峯擁屯朝曦暮靄心舒目行此吾南山君之大其觀也他日予過焉君為道之予曰岡之言粗也軒之言樂也亭之言勝也皆

筆山文集

卷六

十九

所得於山之內也畏險登輿身安心悸厭囂築牖目靜耳喧君雖足自觀踰城以外睥睨而側目者知有幾一不得其平吾恐芒生几席而石角藤刺亦足為累矣專一室之游樂得手君曰吾生也孤少失學自從周都峯游得聞性理之學既而師王龍溪錢緒山而友謝一墩益聞所未聞雖未悉其蘊亦領畧大義尊慈不及養歲時追慕惟勤母繼如生兄弟無間言中歲艱嗣賴內子焦氏賢善撫妾御獲似文時漸成立矣

藉先人之貲有積必散歲嘗歛發粟賑貸縣尹劉雲鶴公旌以平糴救饑四字郡主初泉劉公度田平賦以公正推為總耆賜銀牌焉他如睦族調鄰恤孤掩骼造橋惠民咸竊有力南山小築亦齋心繕性為游息藏脩地耳予曰噫此所以大其觀也性分之內萬物畢備君講學有聞所以觀我生者至矣而又隨事觀理同是觀于家於鄉於邦邑則盡南山內外皆君遊樂之地滌煩䟽滯與物欣欣騁遐矚而暢遠懷而君之

筆山文集

卷六

二十

大觀備矣其視井簷甕牖縱一目之所如所得何如君曰厚矣公之拓吾境也請記諸石以告後之嗣守者

石岡逸士記

譚君宗之愛村居竹石佳處於物混混中若有獨獲者居之后麓有阜隆然石磔磔若布碁或猷蹲鳥企狀四山環揖如聚米仰而前則軒黃上仙柱天都列馬而丹霞紫雲芙蓉諸峯瑤擎玉削疊翠以送奇觀僊源兩澗東西帶統瞰其中一竹一木一禽鳥皆有異趣居人習不自知也君目遇神會有深領焉遂亭其上扁曰石岡逸士收其全且以自明也廼弟澗之特為請記

華山文集

卷六

十一

予謂山川留景君子藏脩以自珍非得物色之者均之野逸而已石岡久置幽陬天秘而地惜之得君鑒賞其不為終逸也君守素抱真不落塵網嘻嘻于蓋托於岡而自老於逸是無乎龐鹿門鄭谷口之故事然哉澗之曰吾兄敦慤少文勢利得喪澹如也囊有錢困有粟常以貸人不責償人所有無絲毫覬倖意特性狷介寡諧俗獨愛敬文墨士不嗜飲亦不廢飲遇得意處則酒淋漓歌激烈陶然爾汝而忘也嘗倚亭

坐石叩扶自歌曰世人皆巧我獨拙巧者勞号

拙者逸眼中誰與結同心石我知号我知石情

可見矣一子文質卒業成均裒然有聲是可以

自逸而委勤於子今以名亭願得公言以托不

朽予曰地之寄重非必匡廬洞庭也以人勝耳

人非必皆仕貴也以德顯耳昔李愿歸盤谷昌

黎序以送之蘇文忠謂唐無文章惟盤谷一序

元亮懶折腰歸柴桑賦歸去來詞以見志文忠

亦謂晉無文章惟歸去來詞昌黎一代文宗豈

華山文集

卷六

十二

其文不皆美元亮諸作高雅冲澹今古莫尚焉蘇獨有取於此者無亦其事之可嘉士高尚為難得而文以傳美惟其人惟其德耳則盤谷柴桑得托於不朽者固有在矣石岡數弓之區耳亭亦不盈尋丈而逸德含輝群美奏伎直欲與天都天柱爭高紫雲丹霞芙蓉爭其幽翠而長遠而慶澤流注又與仙源相為無窮是則君目致於不朽者奚取於予文耶君有子好學能文萃靈毓秀有侯之道焉其尚無負斯岡哉

題鼓山石上記

嘉靖甲午日月陽止余從司諫陳公侃大行高公澄  
暨本郡林儀部炫龔太史用卿聯輿遊于鼓山  
之上憇靈源亭飲焉玉削瑤擎鐫題叢錯無虛  
石焉古今遊人意也既陟巔又飲焉觀元悔所  
筆天風海濤者覺目極矣幾於小魯小天下矣  
午餉于寺暮詠而歸斯遊也陳高使琉球而來  
凡再登也殊有先憂後樂意林龔登高吾土興  
趣悠然吟豪莫敵余幸巡事及期少餘白日之  
閒而從諸大夫後信不偶矣命閩縣主簿秦廷  
譽刻諸石

同雲鶴公遊麻川遇雷雨大作小記

三月五日綠陰初肥泛舟麻川偶值變異雷迅  
風烈雨下如注舟人震恐雲鶴弗迷于亦肅然  
恐悄然悲何為而有此耶須臾雨霽斜陽在地  
鳥語花明兩香烟細綠漲增新青山如洗是又  
若粧點春光以供予之遊事雲鶴顧嘆詩思益  
奇雨晴何物造化小兒豈晦明異象見天地之  
大全亦憂樂聚遼慨人生之有幾援筆口占以  
記茲遊

筆山崔先生文集卷之七

雜著

古文小學後說

愚師甘泉子之集古文小學甚矣無全書也遠矣曷準而為集乎曰準子朱子也準其序小學大學之意而采以成編也子朱子嘗輯小學矣曷有遺乎曰已言之矣序曰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雜出於傳記者亦多讀者徃徃直以古今異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也意蓋可見時既遠古人復貳古是故不參以後世之文則不明不語以人道之全則不備經殘莫稽理可則也苟同於理不必純於古之文也甘泉子則以學不復古則世俗異尚矣文不追古則易舛失真矣是故茲編之集語因乎舊業止乎職以示學者無忘初焉亦子朱子之序之本意也是知子朱子之小學文不純古猶夫古也甘泉子之集古文小學恐失古也而冀救世立教之心則一也然則大小學有

辯乎曰理無辯也事有精粗之間而已小子者誦其文習其事講其義於幼稚之時而初非不足大人者則推極之以至於贊化育參天地終亦不能有加焉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愚所聞於甘泉子與子朱子之意一者也僭為說於末

朱子小學閨訓編補

儀山汪子好古自脩士也以編補小學閨訓遠來質予予受而卒業焉嘆曰此正始教也壹模閨範世道大關也蓋其兆內治之化以啓靈長之祚家之興國之隆恒必賴之是編也病世不古教也女不槩男習也迺準朱子小學而別為閨訓於女於婦於母人道之始終也德曰貞曰淑曰順曰節孝女德之大全也經首之以悉其理傳系之以周其事而復編補之以盡其變事出非常倉皇莫措習以廣其識庶臨事不謬於所處也訓具矣而難其師謂無常師明微也有女師則常無則無常也無非無儀女正範也習書字嫻於儀伏女可書祭女不可書也其曰父舉之以訓女夫舉之以訓婦久則凡母皆可訓女凡姑皆可訓婦而在在師矣此復言女師意也予嘗讀禮記內則古者自天子宮壺以及委巷閭閻皆有女師以閑禮義之習蓋自女稚時性天未鑿而教以行矣至讀周雅思齋盡毋思

娟盡婦嗣徽百男以成其終於內則見土教之端焉於周雅見王道之成焉斯編盡之矣儀山子脩身以教家教家以教人他日舉而措之為政則復古道于

廟堂之上固必有大可觀者謹次其說於末以瑛

恩社說

君與親之事二乎君子之言曰非君祿無以養  
吾親非君爵無以尊吾親非得其養與尊無以  
榮壽吾親凡事君皆所以事親也是故親孝於  
忠求忠於孝侍御育西劉君持憲有聲得以已  
貴封其母為太孺人乃表

教詞之語以為

恩社堂卷哀諸詩文謂其有得而歸為太孺人壽且

榮也夫知所以榮壽其親則所以忠盡其

華山文集

卷七

五

君者益至忠蓋至而榮壽之

資益無窮矣昔毛義奉檄而喜慮養不親逮也趙

康靖乞早封母慮尊不親逮也張齊賢入中書

母封晉國太夫人太宗歎其福壽手詔存問意

其至矣斯則所謂

恩社堂卷也

碧雲清眺說

碧雲縣後阜最高峯也晴霏霽靄山與雲連水  
光上接隱隱然蒼翠一抹山雲也雲亦山也縣  
侯顧公政少暇時一登娛登則召士類偕童冠  
共憩於巔巔小刹登絕頂以達大觀天都天柱  
出其前玉象金鷄環侍左右麻川富溪縱橫帶  
繞下窺民廬炊烟翕聚萬井咸春公掀髯大笑  
曰樂矣無民憂乎予曰清眺也官書尋日奚有  
於清塵蹄走陸奚有于眺君子有善治焉政理  
則暇民和則熙撫景興懷情亦隨之是故即遊  
為政即政為遊身樂而心民者也長孺以卧治  
子賤鳴琴亦治醉翁非酒湖事了杭古今人其  
相遠耶公拜曰命之矣同遊者乃為紀其說

華山文集

卷七

六



一松說

涇邑趙子謨字文顯別號一松謁余質其說余曰子知松乎而又一之不群於衆卉乎嘗聞松之為物產巖則茂盤石則固得泉則漱如金玉然遇風則吟如琴瑟然而其實可茹毛可衣挹雲氣餐膏液坐吟登嘯日有餘情得一足矣奚他之慕趙子曰自先君東廊公棄孤時孤尚髫髻髻日踽踽然有杖柱之悲恐無以自立以墮前光顧植先人之志取以自況尚類寓警不勝惶切余曰孤松不群莊周所謂受命獨也竟其說可也巖石松所也蒼厓松容也冰雪松時也聳勁不屈松操也生而直千萬齡而不仆松之終始也體剛抱靈中含其真敷榮挺秀外彰其美直昂霄漢而棟廟堂松之體用也子居其所正其容歷時變屬節操以善其始終而具行其體用得於松多矣奚孤之足患趙子拜曰謹聞命矣

題金馬王堂圖

吾邑之宏渾里有隱君子曰湯君天祐者質而不理文而有禮年五十諸戚若交謀所以壽之僉曰盍圖君之素履擬於仙僊於山海食桃啖棗日從事於猿鶴麋鹿之間以象君以為君壽可乎湯君曰不然心在迹外意在象外爾以予之痴痴混混未耕稼穡間人耳卧烟霞坐桑陰聽鳥音者耳予斯人之徒也有耳目口鼻四肢之用以成其身有仁義中正之懿以全其性有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之倫以周行其日用而獨草澤泯泯一無向用之志固謂山林朝市原無二事吾親披輕策肥鳴玉拖金以為報主身者亦吾人分內事也今不有諸身不有諸吾子孫耶前者仙議固荒唐之說而寓托之詞也盍圖吾之心志以傳其觀以勵吾後人乎衆於是繪金馬王堂圖以清切才賢之要雲霄雨露之偏預為君家慶以修壽遐復徵予題其上予曰居要厭肥則意飄江湖棲幽守閑則心懸魏

關人固有異地而殊趨者且史遷有言曰巖穴  
隱震之士設為名高者亦為利耳信斯言也如  
以利則有伯夷隨光之行亦欺世盜名之為不  
以利則金馬玉渠之貴無損歲星竊桃之精君  
隱而不以隱為名不仕而以仕為志非索高為  
利者是圖也可求之象外而弗迹之徇也

巡按山西禱雨文四篇

維嘉靖十一年六月朔越日祈告於

鹽池之神祭法山澤能產財用者則祀之能禦大

災捍大患者則祀之土人疑

神之專主鹽澤之利而不憂民之災且患也故以

環池内外有數百里之旱謂

神保利之故而歸歲凶以為神咎請得以為神辯

天生五穀以育養民生鹽佐之以致其味凡以

為民而已豈有獨專自為利而以早保之也此

殆非神之欲也無鹽則味不成無五穀則民不

可得而生是五穀主也鹽倚五穀以為用輔也

不憂其主而計其輔此殆非神之欲也歲無雨

將神之利澤亦枯矣民無食將神之享祀亦微

矣又利終不可成祀終不可保也而顧以為神

利耶此殆非神之欲也然則謂歲凶為神保利

之故而歸為神咎皆不諒

神心者也獨疑祥符中事有妖絕池水之說今者

旱乾亦如之得無有物以憑之乎

神能興大利百里之瑞以一昔之風而足也又豈不能興半時之雷雨驅妖逐邪以清蕩一方也耶是為力甚易而為利甚大也故敢以為請祈告於

義勇武安王之神自古忠義之士不得遂於生前每每洩其憤於後世以護生民以壯國祚況王以震世之威義欲報劉而不果而沒食其土以發洩其忠憤之氣尤彰顯異是宜此土之民畏信之深也今

筆山文集

卷七

十一

神祠徧天下凡民疾病必禱焉患難必禱焉旱蝗必禱焉靈精顯赫應効如響又况形生神發之地先世丘塋之所在子孫宗族之所居其以靈効此土也尤宜異於他方也今旱魃之邪盤據鮮梁環數百里而為害鄉民朝夕走廟下時祭禱惟神是望者以

神之精忠若日月威烈若雷霆呼吸足以致風雨指揮足以役鬼物其驅此魃邪不難也而顧不一洩其威以答鄉民畏信之心耶若曰雨暘天

也神不得而專也

天之愛民甚矣

神廟食斯土而不以時聞於

上又何辭焉

致祭於

中條山之神雨風露雷天地之所司也山澤川谷鬼神之所憑也然天地不能以獨運而寄之山川主之神是皆相與以成造化以育養群生衆類也今神之主中條自北恒跨三晉為一方之

筆山文集

卷七

十二

鎮宜其負力之大而發洩有餘靈矣廼者亢旱相仍霖雨不施是神不能主山川山川不能興雲雨急天之職也廢生物之命也而何以鎮三晉為此山之主哉近日民言詭譎皆曰山巔舊無神宇近有玄武宇其上是使神之壓於尊不得以全其靈也其念玄武北宿名也居坎位水象也出其性助其靈將益為神用也而乃不然此必非玄武也此必愚頑不靈之物非所據而據也

國法淫祠不利於民者悉毀之今為神約三日不雨至五日五日不雨至十日而卒不雨是無以自解於民言也請得以

國法從事以正祀主以全神靈何如

祈告於

運城城隍之神稽祭省年之不順成者則黜其方守之神

神司斯土之城與隍也是有方守者也凡子來官於解者均受民責不能宣

華山文集

卷七

十三

天子之德意以致之民亦莫能違怠職之罰盖雨也賜也神所職也不職則其黜在神政也民也人所職也不職則其罰在人今不幸驕陽肆暴環數百里而為災上厯

天子怏怏之懷下重小民嗷嗷之苦又不幸當某與神所居守之地容有辭其責乎如御史不能平民怨貪戾之氣上千

天和是宜神所怒也某不敢以逃護也百姓何辜至此極也若神也世享民祀不能為民禦災捍

患又不能致罰於所當加之人而顧洩其怒於民竊以為方守之責亦有媿焉

華山文集

卷七

十四

巡按山西虎異祭文

嘉靖十一年歲壬辰十月乙亥朔越二十九日癸卯

謹以牲醴致祭於

鹽池之神謹緣虎異而為

神告嗚呼虎胡為乎來哉吾不彼求彼胡我耶耶  
宣政尚苛暴而毛蟲之孽自爾類應耶將四方  
之屬威猛吞噬為刑戮之衆耶或天厚其毒緣  
形役性卒不可變而自求死所耶抑

華山文集

卷七

十五

神昭厥罰况人於物設乎彼以戒乎此耶嗚呼虎  
胡為乎來哉易言乎變則大人之文也禮言乎  
迎則田豕之驅也嘯然風生而萬籟齊鳴隱然  
在山而百雉屏息誠亦威武君子之所尚也而  
胡不深居簡出以自全其本性耶又胡齒利不  
齧爪剛不決俛首帖尾就戮於

神之側耶將人其虎也耶亦虎而人者耶虎而人  
也所謂吁嗟乎騶虞王者德至則義默不害也  
人而虎也所謂咆嘯于中國按畀豺虎豺虎不

食也是誠御史不能平法政逐貪暴而為是魃

妖者致煩

神怒以詔御史之不職某也敢不敬受

明戒以并厥罰惟

神其許某圖不穀殄此妖醜以呵噤不祥也耶尚  
饗

華山文集

卷七

十六

祭趙太守文

維

嘉靖三十年歲次辛亥七月丁亥朔太平治下  
生前雲南通監察御史崔某謹以牲帛致祭於  
大郡伯和庵趙公之靈嗚呼我公遽爾薨耶瞻  
彼蒼蒼罔默默冥冥者耶何位不滿其德用不  
究其能耶將民生之無祿而昊天之不慈遺抑  
君子之道與時消息竟亦適罹其蹇述耶嗚呼  
公也以稟則粹貞誠內植以守則介峻節外稜  
襟度之澄澈則河瀾而淵湛制行之懿絡則玉  
潤而金純文不事乎雕伎學惟味夫道真始推  
郡政惟慎惟明繼登臺史蹇蹇忠聲至於蒞吾  
宣牧吾民則又落芒弢穎怡怡然如慈母之撫  
循凡酬事宰物惟敷理開誠將謂秩丕弼壽岡  
陵覃福海內之蒼生胡為不穀遽旅其襯嗚呼  
命也何知德不必尊數也多奇壽不必仁嗚呼  
已矣而其精光赫赫豈亦堙塞而漸泯耶將必  
昭於日星流於風霆或為山河之壯

國家或為麟鳳之昭文明是所亡者形而不亡者  
固燭雲漢而長存特以民失父母國失良臣為  
世道憂悲寧不增况予素沐庇愛曷為其情附  
陳一奠以薦此文嗚呼哀哉尚

饗

祭男應良文

嗚呼惟材痛尚忍言哉丰神言貌宛然在目而  
竟何之耶噫痛尚忍言哉瞻彼蒼蒼果昭昭有  
三而善淫禍福之不爽其施耶抑冥冥萬物氣  
化自爾其不齊而人生其間適相值也耶噫痛  
尚忍言哉以汝之行簡重謹慤可對神明而愈  
不祿莫緩遐福天生德果何如也以汝之學  
深沉宏富可剏多士而棘闈八試未沾一第卒  
致鬱鬱不伸齋志而沒也噫痛尚忍言哉蓋汝  
之所能者人也而其所不可必者天也天乎人  
也何尤汝之生也鄉人稱之邦人稱之雖三尺  
之童亦知其為善人也其沒也鄉人惜之邦人  
惜之雖行踣之人亦莫不咨嗟而深惜之是善  
積於生前名流於沒世雖不遇猶遇也爾其少  
慰乎年進知命處世安康固非天亦非橫也有  
子三人可紹箕裘伸縮變化天其或者損彼以  
益此也嗚呼乾坤豈有不夜之晝哉是爾所不  
足者壽而其所留者猶有餘也但汝父母老年

短景視爾棺余悼前思後痛何可禁吾力猶能  
強為之撫爾孤傳而業以益大爾前人光爾之  
目亦可以瞑於地下矣嗚呼尚  
饗

方氏祠後墓表

禮緣人情亦可義起古者別生分類以嚴祀族然所值不偶親會通以從典禮古固有行之者范文正是也文正始從朱後復范所得恩典悉厚朱氏此情不容已義有可協者耳涯從方姓讀書登第為侍御史嘉靖九年奉

恩例得

封方父玟為雲南道監察御史母胡氏為孺人宗文

正厚朱之義也涯姓崔行五季生難育方父母

年壯艱嗣以姑氏滿貞適方瓚君者言乞為子

胡性慈仁愛如已出已備陳奏復本矣長就學

頗穎慧方祖父母鍾愛之二叔父暨兄弟輩慈

孝友於無少間言渾然一家骨肉也今姓雖奏

復義不忘方姪梁檀椿共告涯曰地卜吉敢請

分矣至是方姪梁檀椿共告涯曰地卜吉敢請

合為一塚涯曰城中地恐及五患他卜何如梁

等曰曾大父有訓伯亦有記言卜無吉此者幸

主之涯即綜理其事乃召青烏辨方正位前輯

文筆後倚丫峯東列掛榜西峙龍門旋視咸宜其塋位中左方祖父必通翁中右祖妣項氏孺人左次封父廷玟府君右次叔父廷珪府君左次叔父廷玉府君右又次封母胡氏孺人再左次叔妣陳氏孺人再又次叔妣孫氏孺人凡八壙合為一塚塋畢涯泣表諸墓門之石以為方氏子孫世世告



譚母孫氏孺人貞節墓表

貞節婦太學生譚煌氏祖母也姓孫氏出禮義望族生有淑質愛於其父母擇所適歸譚某君煌祖父也恭順無違甫六某君乃不祿孺人痛裂幾絕救復甦時年二十四煌父某方二歲叔某方三月呱呱黃口成與否未可知也門祚涼薄起與落亦未可必也孺人性剛烈矢志婦節以葆育孤幼為譚氏一脉計孫母程憐其早寡微言以諷里中豪謀以富奪孺人號泣澈天

華山文集

卷七

二十三

不忍聞刃以死誓母感而諒豪媿死勿敢言孺人謝薰澤勒紉組纒車紡杼聲軋軋連夜分家食賓祭公私無廢舉而翁姑孝妯娌和親族鄰右義而有恩咸獲下賤亦無不得意者也一婢寡議欲再贅孺人曰吾矢靡它欲汝它乎婢感泣潔身侍孺人相倚為命筑疚子立艱辛萬狀至是家益裕布盈軸錢餘囊粟紅腐於倉男室女家子孫林立皆其持不可變之節以貽可久之業卒年八十有六煌父叔皆不幸先孺人卒

煌幼資性穎慧竟能篤志力學以成母志迺今富詩書達古今事體選貢試

大廷進為太學生舊嘗從予遊有門下誼持其狀泣告曰門祚衰薄三世一綫不有祖母能家耶不有祖母能世世耶前縣侯

表其閭郡侯羅近溪公手書貞節二大字以旌耀之敢微惠臯比為表其墓予曰婦人從一而終夫死稱未亡人言亦待死而已古教令也貞風弗嗣易志移天獨婦女乎至有位卿相誇男兒

華山文集

卷七

二十四

朝梁暮周之不耻者况一婦人遭家不造守之難真內治之化以衍靈長之祚尤難也孺人者烈丈夫不及矣奚獨譚氏賴之固世道大關也煌又泣曰煌不肖不能顯親揚名冀得大君子名言足以傳信於後下報九原亦感矣予曰夫人愛其子若孫也非必榮達也惟其賢而已矣子若孫之愛其親也非必祿養之倫也承其志而已矣曾子為吏祿不及釜忻忻而悅承志也尹氏母碩志養不碩祿養得所重矣古今稱賢

孝者莫加焉孺人之操如是煌不忘母德又如  
是賢孝有足徵矣福善禍淫天之道伸縮變化  
天之數吾於是可卜譚氏之益昌大而知孺人  
食報之不爽也煌拜曰謹奉命遂表諸石以為  
子孫世世告

饒起源公像贊

此寧邑起源饒公之行樂也畫史蔡子仁圖其  
像趙子文明司其繪事人與境備矣而謁予題  
其上予觀意度闊遠不問可知為有道之士而  
中服踈散其適野趣以自老耶詰而語之起源  
之真如是耶亦自有其真耶起源曰吾忘吾矣  
天範爾形而全而真可圖者貌莫狀者心固膏窟  
墳故階一命為政海邦赫有休聲詩有通塞而  
道不躓懷吳導以孤往撫陶松而自適皎皎白  
駒冥冥鴻鵠閒雲野鶴江上之風烟異卉奇葩  
山間之日月密察化理坎止流行樂天知命與  
物欣欣服前良之遺訓詒來進之儀刑其所謂  
老成耆德鄉邦之望人也耶

華山崔先生文集卷之八

古風

送陳高二公使琉球

錢君三山道送君萬里行一帆輕颺滿五夜客  
星明曠望絕域所微茫天際程扁舟風日夜孤  
志月滄溟漸見青山好遙聞鷄犬殷傳宣走夷  
艷羅拜望干旌

五詔開金字中山王異人

皇恩如海闊島運自

筆山文集

卷八

天新禮樂來荒服慙慙謝使臣秋風應報

命來徃恩波深

春夜宿建陽院中

黃昏雨聲細焦梧墮寒滴孤夜發清吟院深春寂寂  
分符兩載歸行李紛圖籍明發問前程青天覆長陌  
同司校劉人峯張雲門王臯亭賞雪水冲庵  
夜色何相饒曉見南山雪驅馬出郊原高懷慕前哲  
山陰夜如何乘興還中歇霸陵春幾許幽尋轉奇絕  
前村道人庵解掃供茗啜壓梅香暗起墜爐酒初熱

天地訝彌綸雲山看明滅尋常物象間過景遂遷別  
登眺恣我情莫放酒杯獨歸來信馬蹄城頭暮陰結

郡推葉和齋公日訪池亭賦詩和韻二首

三月風日清壺亭開畫晴柴門發轍馬春意開流鶯  
野外無蕪味園葵還可烹清談坐終日良晤倒懷傾  
天亦憐疎放風絃奏野聲琴書消塵夢山林完姓名  
景幽詩入畫雲幻世俱輕杯影搖池水清波醺月明  
君能忘勢分吾亦率吾真

下榻明侯重高談說地仙閒覽皇極理物化自胎先

筆山文集

卷八

令望懸南斗皇風屬幹旋逸民還着我歌舞樂歸田  
仙才多奇古金石篆雲烟

和葉和齋公勸農歌

青青田中禾杲杲陽春澤君子稅桑田寧論斗與尺  
市中平物價閭閻靡菜色來趨受廩明笋簾堪時摘  
惠風吹宿草野歌擊壤石心力各有營役人為人役  
嘻嘻陌上情亦各適其適農家富貴年眇馬賤金壁  
鷄黍飽簞歌誰羨萬錢食

送丘一溪回舟東溪石灘上飲

春風送征帆回舟向東嶺鼓棹恣幽討中流聳拳石  
坐我石上飲臨虛蕩四壁便覺身世輕遂與人事僻  
沙光逐望眼波影搖天碧魚鳥入醉情鶯花為詩役  
倒樽不可辭惆悵遠行客

贈縣尹鄭沙汀穩江別意

麻川七月涼風發蕩漾清波漾明月杖追父老走兒  
童攀緣飲水齊門別仙舟誰不羨君行萬里秋空一  
劍橫尺五行瞻天北極五雲多處泰階平

又

西風浙浙鳴秋水江頭曉日旌旄起綠波綠蕩地官  
行丹心先獻明光裡有琴在抱鶴在隨白水青山照  
行李駢駢紫陌騁麒麟回首黃山南斗是

親伎兒歌呈西莊

人遊大夢誰能覺一笑梨園闕狂譚檀鼓月下唱霓  
裳影落花間覓爾君一聲金縷香風起滌煩蕩垢腸  
如洗逢場作戲正須時莫遣春光逐流水西庄本是  
金谷園坐花醉月來神仙不然無乃習家池高陽酒  
徒酩酊歸君莫厭客客莫去處處有花留我醉

五言絕句

和郡伯羅近溪公游天都十韻

登天都絕頂

追陪無老展望望上天都祇恐青山笑頭顱非故吾

石厓松

孤根寄石罅挺挺冰雪顏覆徑清陰滿和雲伴客閑

望丞相原

舊傳丞相地不見丞相來車馬空留跡青山不染埃

宿仙人峯

藥爐紅一粒點出仙人峯相看成故識風月四時容

龍潭

盤渦雲未會潭底抱珠眠神物終當化為霖沛九天

芙蓉峯

誰能得仙術劈破崑崙峯逡巡一杯酒頃刻雙芙蓉

軒轅峯

昂湖龍去遠名字尚峯留安得周王駿從君八極遊

懋道傍石松

不倦登臨興看松坐石臺鄧林分枝我化作赤龍來

流杯池

水月憑誰主乾坤自我收  
滄海拉杯渡靈源喝水流

聞峯頭鼓吹

天風度仙曲曲奏雲和集  
何處幔亭開同赴曾孫揖

和縣尹雲鶴公韻

移杯就溪石坐上東山月  
老眼醉模糊天空水流白

又和韻池亭

一亭三象合四壁六燈燃  
此意還誰識軒瀾孔在川

題廬墓

華山文集

卷八

五

不識書與字至性發天真  
何事沾名者偏歸廬墓人

去春聞黃爪嶺有海棠今春遇過賦此

不辭山路遠豈是為官忙  
昨與春風道今來看海棠

題扇

把樽卧烟艇穿蘆更渡雲  
不知身世在風浪夢中聞

七言絕句

題鰲岑

鰲岑骨立信幽奇石甲磷  
磷勢欲飛躡景謾誇頭角

異極知靈德真坤維

院中元宵屏風燈下有盆魚

燈下逢春與不關梅花柏葉巧相鮮  
星毬灼爍六街徧爭似盆魚得自然

午餉江東驛

兩山盤屈枕江洲江滿潮平山欲浮  
百丈元龍飛水上千年虎渡勒津頭

春曉次韻二首

花影濛濛淡日籠鳴鳩忽鬧小園東  
杖藜衝曉尋春事展齒生香覺碎紅

傳說名花翠幄籠春風元不限西東  
起看後苑芳菲滿日夕霞蒸似錦紅

同雲鶴公遊麻川遇雨

不定陰晴春暮時小舸輕泛酒初危  
無端風雨漫天惡想是溪靈怕泣詩

和韻

七日春光惜我遲水流灘急鳥聲稀  
春風也有催人意榆莢楊花掠酒飛

開蓬綠樹山豈盡夾岸黃鸝天送詩  
坐我中流須放

飲滿船風月帶春歸

獨泛麻川釣魚

獨泛滄浪把釣鉤乾坤老大任遨遊得魚不得無關繫一壑溪風自在流

請賞菊

玉露金風菊自黃百花到此敢言芳惟君肯藉秋庭色杜酒陶歌看晚香

雲鶴公悅親亭二首

官衙愛日此亭開亭下翩翩鶴舞來日日瑤池宴王

華山文集

卷八

七

母彩霞飛入萬年杯

亭對黃山第幾峰天都天柱上摩空道人新製雲間服舞向亭前勸壽鍾

芙蓉開晚黃菊更遲賦此

梳風江上發頭遲籬下寒芳抱自知閑弄一丸觀造化苦吟何事浪秋悲

雪中同詣李柱峯宅獨上黃泥尖飲

石作樓臺雲作帷林間歌起鳥鶻飛野閒真趣誰能會惟有青山是故知

坐尖飲忽天晴日出

巖爾芙蓉石上開天遊到此即蓬萊山中雪霽開奇畫雲裏日來照凍杯

和韻

甕底醅醅吏部官高人真處俗人難一歌長引春風滿何用留金買郭田

牡丹半開

欲開不開花尚疑看花正好半開時個中不盡生意都入春風酒一卮

華山文集

卷八

八

同雲鶴公出郊喜雨鳴琴和韻

坐山聽水鼓震絃正是南薰解愠時六一坡翁今茂罕風流今古共襟期

寓太平府開元寺中

十年浪迹一囊琴禪室天機亦自深無語相看一杯茗意中流水眼中雲

送人歸南岳

三生石上逢圓澤眼底誰能了空色我共高僧話此心蒲團坐落高天月

上松山寺

野屐穿山霧雨黃路隨樵徑到山房老夫貪佛重來  
此夜榻寒燈僧話長

禪關

何年結蟻住禪林鷄犬無聲但白雲園外不知人世  
在只將朝夕問山禽

桐山小隱

桐山不與衆山群山鳥山花未了吟路斷小橋塵不  
入一竿釣破野溪雲

筆山文集

卷八

穉思

不禁秋樹夕酣緋况是梧桐影瘦時獨把絲桐弄明  
月滿天風露夜遲遲

重陽觀菊

十年籬下抱寒香不逐東風開野芳此日桃園供酒  
盞半開紫艷染新霜

題醉楊妃菊

低垂淡艷不禁風疑似當年醉酒濃一墮玉釵香未  
落酡顏猶欲向人紅

過黃氏嶺飲任氏樓中

曉度黃氏嶺雨深天低磴路落層雲任家山閣開醪  
醅只賣狂吟不賣金

琴溪釣臺

古琴高公釣魚今尚有琴魚也

棲雲釣月是何時千仞岡頭一振衣雷雨不驚泉石  
夢清風千古護漁磯

獨立峻巖玩太虛直將心事付琴魚琴魚不是供垂  
釣明月岩前聽道書

過麻陂潭漁者網集若竭澤焉余觀久之感賦

筆山文集

卷八

漁人取魚非取適遊人取適非取魚溪石不言隨弄  
玩欲將此意問庖羲

感學憲午山公校文得體

一元鑿破費商璽琢玉追金幾大万道眼看来真直  
截海天雲物自文章

過寺有感

桃雲釣月事幽尋堪共山僧話此心一卷黃庭對草  
酒碧岩松底坐深陰

途中畏暑

客路難禁一日紅山亭貪坐綠楊風倦來一枕羲皇  
夢細雨新蟬落照中

文筆峯初脩獲麟巨螯利足今投之井中

萬丈文光獨上台巨螯何處却飛來信知神物終當  
化只待春風一夜雷

賞盆蓮

翠蓋圓圓白藕花香風繞席醉流霞當時錯比六郎  
面只對瀟溪亦自嘉

登九華山

筆山文集

卷八

十一

丹崖翠壁梯天虛吾道無言自太初誰把一九分造  
化青山點破畫圖書

五言律

玉壺池亭

攬轡澄潭海公餘憇小臺遲幽無俗屐晝靜絕浮埃  
月冷玉壺淨天空冰鑑開倦來忘坐久何乃簿書催

上杭道中遇雨

山蹊饒陰滑驟雨忽終朝野度添驚浪維舟縛小舸  
淫潦愁沒路岸斷復橫橋傍有雨中泣兩行安足勞

邵武院中澄心亭和韻

默坐清塵慮開襟洗俗懷一簾風月靜萬壑瘴烟埋  
柱下鯢魚樂窓前借草萊雨餘閒步屐屐齒印莓苔

過林榕江賞菊

昨過榕江飲東籬菊幾叢羨君羲皇意醉此潯陽翁  
淡艷金風裏寒香玉露中白衣移贈我慙愧髮飛蓬

和龔雲岡韻登鼓山

風花無定景朋會即良辰馬上尋詩客山中解帶人  
異方同宴賞吾國亦江濱曠望乾坤小悠然野意新

筆山文集

卷八

十二

又

幽懷遂踈曠極目正蒼茫瀑掛虹千丈雲孤玉一方  
敲詩逢麗藻揆意到軒黃興與青山會樽移白日長

論民平糴發粟賑饑呈劉尹

走田水不耕湯田旱不收赤子生何日傾心仰縣侯  
發棠議可請平糴惠先流待哺嗷嗷者開眉聽唱籌

送張雲門之教恩縣

黃山峯六六遙接泰山高吾道無南北善哉樵斧髦  
宮牆花有待劔佩氣何豪知爾雲霄志長風起順毛



飲川中卽筒酒而得造化之自然也

白水成仙釀乾坤落酒厄升沉機自巧清濁我無為  
信矢中為卿雅歌醉亦宜祇將玄酒意深識化工奇  
春暮泛麻川月夜舟閣灘上有水流船不去夜  
與月同行之句因是成之

載酒泛餘春飛花舞向人水流船不去夜與月同行  
春貯一瓢足詩添滿眼新南風催逐棹燈火欲三更

和崔洹泉飲南山園

問訊南園景朋遊卽意中洞幽園霧細軒豁倚雲空

筆山文集

卷八

十三

蒼翠浮樺綠明英撲袖紅狂歌發奇興潦倒媿山翁  
和韻

到處能觀物圓荷可當危坐花忘我異醉月向人低  
好景難成畫奇思不盡詩臨池驚老大嬉戲却童兒

至桐山小隱

卜築萬杉間鋤雲結一庵青山伴白髮白髮伴青山  
鳥語簷牙樹僅供菜甲盤不驚風與雨山我永相安  
丙午五月廿六宵梧公召飲正心樓兩大作志  
喜

飛簷鳴好雨傑閣步新涼急奏薰風調來供喜雨  
良苗懷綠野清政頌黃堂知是調元手為霖沛八方  
七十自述

俯仰乾坤大浮生七十年自慚空白首何以答皇天  
衛武存耆德遽公省往愆悔翁有遺訓餘日了殘篇

同諸友登文筆峯

地結方隅壯峯臨日月開寒芒花吐秀積翠三盈堆  
銳氣凌南極文光接上台我携千夫桂來傍五雲栽

咏白兔紀瑞

筆山文集

卷八

十四

房日兔之精惟從天苑生虞羅何爾巧

聖德有餘馨素質從金化珠睛奪月明長生能壽國  
脫穎自超英不省人間有空聞擣藥名乾坤洩精秘  
贈與步月人

登九華峯

九子山頭望乾坤入畫圖江流吞吳楚山勢擁皇都  
聖蹟名今古仙才句有無青山不盡意吟眺更躊躇  
贈袁慕史歸田

拂袖離長陌揮鞭指舊窩官貧清議在山靜白雲多

杖履安時好行吟借酒配門前栽五柳試聽接輿歌  
春暮遊明善庵

九十春將滿流連草軟香渴喉吞月急老脚踏春忙  
啼鳥催詩與飛花助酒狂何須買音樂流水自笙簧  
七言律

巡山西道經少林寺

簇簇飛軒倚碧岑暫停驄馬此登臨斷碑古院餘僧  
話落日空林獨鳥音佛化何年留石影臺高今日見  
天心嵩峯直與天相接更擬攀蘿雲已深

華山文集

卷八

十五

駐河東察院

行行驄馬駐河東帝跡皇圖在眼中尚憶兩儀初判  
日直觀三代以前風山形王屋堯封遠河勢崑崙禹  
鑿通今日又逢金盛世車書萬里正來同

憶梅堂和韻

不見江頭臘月花隨風吹夢到官家忽驚雪裏花神  
現復覺窓前月影斜素質不移千古性芳心長占首  
春華巡簷索笑堪風味寫入詩中景亦嘉

偶興

公餘睡晏起常遲長憶他年家食時質性豈堪機事  
擾瘦腸偏與菜根宜三千里外身如羈四十年来髮  
已絲寂寂栢臺誰是伴遠欄明月故依依

泉州院中

清源山頭雲氣流清源山足連江洲白晝風號海若  
沸黃河潮動山應浮參差萬象晦明異鑿破一元天  
地懸我觀風收不盡長遙覽戀思悠悠

春三月再到玉壺亭和韻

重上壺亭訪舊遊蒼苔蒼苔合鳥啼幽曙光欲動江城  
曉爽氣忽橫山雨秋登覽大荒收未得馳驅使節病  
難周馬前日日天南路何處雲飛是故丘

春旱喜雨同安道中

三月閩南綠尚稀霏霏征雨颺隨車江村雲暗千山  
合石罅泉分百道飛共慶商霖回槁壤載歌周頌問  
新畬郵亭志喜慚無句燃竹熏衣獨掩扉

發平南驛

朝發平南路入山石生齒：水潺潺鴈鳴杜宇鳴相  
雜躡磴攀蘿信亦難泉社斷崖飛若雨雲藏深樹鎖

如關肩輿不敢窮民力徒步還須過嶺巘

遊鼓山二首

海畔烟嵐碧玉浮飛飛皂蓋共追遊振衣鼓石千山  
淨濯足聞江萬里流觀水有源聲冷冷看雲終日思  
悠悠禪居老衲齋鍾午翠竹黃花滿眼秋

躡燈攀蘿望欲迷青山羅立白雲低一元鑿破圓方  
合萬頃微茫烟水齊憂樂自生湖海意風濤誰為壁  
崖題浮生一任閒忙裏莫向山僧問日西

和林搭江韻二首

筆山文集

卷八

十七

馳驅長路厭風塵此日登高發興真有待青山誰是  
伴不經幽鳥遠猜人圖開白日烟霞會翠點滄洲水  
墨勾細草離離迷梵刹西風吹結暮陰新  
銀鞍簇簇駐東山萬丈丹梯許共攀金鎖峽通滄海  
闊釣臺砂合曲江灣山川瑞景隨高下今古遊人幾  
往還目極不知天宇迥却疑身在斗牛間

遊武夷

煙峯簇簇白雲堆碧水疑從星漢來一線有天瞻此  
極半空無地着浮埃人隨蝶夢空丹室道付滄洲紀

紫臺九曲清韶餘響在山川指點畫圖開

題李恭川靖晉錄

分符已拜河藩使推轂還提晉水兵百萬久知稱老  
范大功今合屬儒生銀函彩錫龍蛇動汗簡丹心日  
月明予昔謬當貢肅任曾將茂績疏宸衷

秋日遊山

十年名利我無關健足秋來又看山萬丈峯凌霄漢  
外一枝藤柱水雲間衣冠點破青山色野鳥聲移白  
日閑得意便歌歌便酒隨人呼作地行仙

筆山文集

卷八

十八

臨溪夜飲

坐納溪風笑語高老懷偏向酒中豪閒邀明月吞三  
盞醉與清風跌一交自謂羲皇人是我欲從詩酒卻  
和陶看山看水皆奇絕隨地何妨混牧樵

和羅近溪公游天都二律

五馬行春化日和黃山開景白雲多曉臨絕巘千峯  
合時見空林一鳥過小魯羨公安石屐近天多我考  
槃阿峯頭十咏雲嗷嗷九曲無勞數棹歌

又

峯攢天際水雲和人在水壺拾翠多自覺天游形跡  
化却疑身傍斗牛過霞明露葉朝千樹月擁山光夜  
一阿此日登臨非孟浪試聽夏諺野人歌

瑤潭清泛二首

春風結伴舞雩游特向瑤潭放小舟筋力暫忘今日  
老乾坤還共此身浮引盃綠野千峯出濯足清江萬  
里流造物無端隨玩弄直將吾道付滄洲

小舸凌江拂細波邀余來聽滄浪歌詩從畫裏爭奇  
勝人在壺中拾翠多錦纜牽風時日麗金壘引浪水

筆山文集

卷八

十九

雲和同舟仙侶頻相勸白髮禁春柰老何

山寺留春

年來亦自惜芳菲錦席弘開坐落暉近樹鳥聲偏歷  
歷當筵花片故飛飛山中老屐還誰健花裏小車不  
自遠已擣開懷傾綠蟻湏成一醉帶春歸

登九華禪寺

何年卓錫跨名山萬壑微茫烟水寒空外亂攢蒼壁  
秀雲中高結翠螺鬟花飛雙樹容聽法道悞三乘許  
放關老我亦能來謝屐却疑身在斗牛間

題吳司訓月川卷二首

結構臨流玩太虛知君住近廣寒居香浮蟾兔時食  
液影靜魚龍夜抱珠叩窰探九分易象周庭覽霽落  
圖書淡中滋味還誰識我欲乘雲訪太初

貪看月色俯清溪水月交光望欲迷星影倒垂天上  
下浪花橫打岸東西風簾自弄滄浪釣醉墨還邀太  
白題自是高人行樂處一樽吟眺杖青藜

碧雲兩集忽晴有感二律

欲於何處看開身領畧青山合有人物外風波從世  
險眼中花鳥亦時新香山醉舞神猶壯洛社風流老

筆山文集

卷八

二十

更親俯仰古今能幾友半餉遺話百千句

山灣古剎水雲幽斗酒蔬盤作勝遊向日放晴開雨  
障青山依舊照吟眸捲簾出樹聞黃鳥轉席臨流撫  
白鷗最喜僧家閑事業一林風月更何求

九日登文筆峯

扶杖追歡坐落陽老懷還借酒為狂萬山空翠霞連  
驚一派寒聲鴈叫霜戲馬荒臺延景好龍山破帽戀  
辰良踟躕古意憑何極潦倒秋亭且共觴

又用藍田韻

躡足崔嵬放目寬，婆娑容識老人歡。  
祇緣白社無妨飲，漫笑山公側著冠。  
老不欺髮白，菊遲猶欲染霜寒。  
苦吟不作悲秋態，留與他年作樣看。

午日麻川清泛

誰傳舊事擬瀟湘，畫舸盈盈綵幄張。  
盡醉樽前歌水調，獨醒波底弔端陽。  
浪花激雪凌風細，山翠浮盃引興長。  
晚艤東溪停返棹，城頭新月掛雕梁。

又

筆山文集

卷八

十一

維舟西兩發清波，借酒為狂柰老何。  
櫓日艷開林錦麗，蘋風吹動酒香多。  
閒情自合同魚鳥，野服何妨掛薜蘿。  
欲紀斯遊傳勝事，試聽赤壁月明歌。

九日文峯禪寺宴集

衣冠九日款禪關，玉露金風送淺寒。  
老脚登山防屐齒，瘦筇拄石破苔斑。  
雲藏山靜心無競，鳥逐天賒意自閑。  
坐倒青樽移白日，興來隨地盡君歡。

和清風集二律梅宛溪歸田志樂也

未老懸車謝侶塵，岩居舊物足平生。  
自憐白社皆心

侶，且喜青山不世情。  
釣逐溪雲鱸正美，夢酣松月鶴無驚。  
誰言聖世無遺老，畎畝寧忘咏太平。

宦遊誰識老華衣，金緋叢中獨賦歸。  
萱草香風團几席，藤蘿素月映柴扉。  
看雲野外隨舒卷，聽鳥窓前無是非。  
昨意秋風陪杖履，農談漁話共依依。

石城落成春日從縣尹顧海陽公省城飲於亭

子山賦詩二律

山中亦有石頭城，載酒登山共落成。  
事在寢興防遠豫，功成樽俎本經營。  
千年保障圖盤石，百里絃歌頌

筆山文集

卷八

十一

太平老我蓬窓賦，正穩開吟花鳥四時輕。

春日巡城亭子山山城百雉共躋攀，林間自有千城士。  
天下誰當虎豹關，醉看風車團月暈。  
笑迎花陣破苔班，王公設險寧須險。  
只在人心一寸間。

勝月十四日立春又逢甲子年，飲於胡雙泉樓

中故賦

七旬有四鵲身老，甲子重逢春又來。  
天地分明開泰運，龍蛇深蟄起驚雷。  
無端物色含生意，都付春工細剪裁。  
收拾韶華歸杖履，小樓深醉暖風杯。

同雲鶴公遊麻川遇雨雨霽泛舟二首

覽霽麻川似境中野航春水坐來空參差綠樹肥將  
滿迴合青山翠且重花岸共諧魚鳥意柳橋深醉酒  
旗風鳴琴多暇恣清賞肯拉潛夫一笑同

勝日同登李郭舟輕壘花橫酒香浮迎人草色青無  
際過兩山光翠欲流赤壁未忘蘇子感曲江長抱杜  
陵憂眼前變態須吏事都付春花酒一甌

端午同雲鶴公遊譚氏南山

午日南庄蒲酒香夏林餘雨高雲涼開亭游目景自

筆山文集

卷八

二十三

異坐石披襟興轉長苔蘚落花頻點翠樹懸新月好  
飛觴題詩已滿淇園竹遺愛因留召伯棠

劉公甘雨應禱出郊省農

飛飛陌上雙旌出拂拂風回萬畝青豈謂驕陽千歲  
度却煩靈雨逐車塵須臾帝力歸何有百里農歌頌  
太平安得為龍駕風馭九天橫沛足商霖

同雲鶴公遊三峯庵待月夜歸

小寺沙頭借石開繞籬藤刺竹深培風清水白三峯  
下載酒尋僧兩度來笑我風流湖海相對君軒達廟

席才勝遊莫負今宵醉坐到峰頭月上回

中秋賞月值陰雲

一年好月中秋夜忽漫西風結暮陰倚杖欲飛天柱  
目繞闌深惜隔年心陰陽歲月原誰定清濁乾坤合  
自分吟望遲回鵲白首還須燒燭倒青尊

贈七十周慶士

七十丈人竹葉家一生自足歌桑麻閑來幾弄盃中  
月興到時生筆底花肯以折腰千斗祿直將疎性付  
雲霞高風許結東隣伴渭水嚴灘共釣槎

筆山文集

卷八

二十四

池亭和韻

彩翠風生集詠壇幽樓聊樂草堂閑齋扉久掩琴書  
冷門遲時來車馬誰松菊舊培植老葵雲山疊翠送  
奇觀幸同勝賞春風後月滿池園却自看

池園雪霽詩景撩人步朱廣文韻以迓之

竹裏茅齋一徑幽肯將心賞為雲留春風坐我不知  
久白雪與君更唱酬詩滿池園寒月入彩生文筆凍  
雲收山陰此夜堪乘興早促風帆到剡洲

譚氏南山

愛爾名園春事濃  
四筵山翠樣浮空  
林間錦綉花  
日野外簫笙竹  
度風無奈飛花悲  
杜子不妨叢菊醉  
陶翁棋朋酒伴閑  
相集綺席頻傾琥  
珀鍾

同雲鶴公飲明善  
廡見壁間新題公  
醉墨也詞

而達道者也賦此  
燕和韻

相邀老脚款岩扉  
蓬室初開見好題  
笑看乾坤供酒  
盞坐收風月入詩  
脾院藏脩竹雲封  
定月滿孤山鶴  
夢遲俄頃笑談已  
陳迹千秋遺話醉  
翁碑

和韻

筆山文集

卷八

二十五

青山點破即圖書  
是處青山好結居  
數首風花堪笑  
我一原心學正關  
渠水能鑒物元無  
物鷄可觀雛不  
在雛老子官中半  
夕話更於何處坐  
團蒲

旋韻再和

更於何處坐團蒲  
又見丹山起鳳雛  
浮海共誰乘道  
筏尋原須自得心  
渠青山不解供塵  
眼明月偏多伴  
竹居太極何言開  
世教元公留得十  
團書

端午飲池亭望雲  
鶴公不至示以詩  
謹和韻  
紅塵不染青山骨  
十年濯足澄江綠  
蒲辰肯醉十分

春萊婦久藏三斗  
醪勸酬正好水流  
觴奉迎亦有山  
卓笏開雲何處鶴  
軒來雨灑青天潤  
如浴

和韻

山亭官柳綠依然  
一枕清風偶自憐  
海內正懸南斗  
望山中豈結少微  
緣時當極溺湏君  
手老得餘閑是  
我年廊廟山林無  
兩事圖麟跨鶴總  
成仙

再觀捺車嘆人為  
之巧而豈如天雨  
之普濟哉  
其逐雙鳬駐玉溪  
誰將人巧奪天機  
碧川有水龍長  
吸白日無雲雨亦  
飛雲漢載歌周雅  
句南薰正奏舜

筆山文集

卷八

二十六

絃時須更天喚阿  
香起風馭雲駝奔  
電車

衆樂亭落成和韻

井棠何日為民留  
衆樂亭開復舊脩  
道合自忘人古  
昔神交奚啻世同  
遊座連野色雲千  
樹窓動波光月  
一樓撫景已成台  
輔器等閑勲業掌  
中籌

觀化

笑看天地一虛舟  
種種群生縱浪遊  
但在廣居誰爾  
我謾同流水自春  
秋破除塵劫三工  
界飛入扶桑最  
上頭試問先天無  
極老一丸變化幾  
時休

張澄江曉汀

江畔高樓一草亭汀光曉微少微星蒼煙綠樹無疆  
界野鶴閒雲有主人謝閣風流青嶂合吳山詩話暮  
雲生先生杖履滄波闊占盡江南第一春

丙午年新正三日兒輩登山尋春詩以諭之

登高何處覓韶華已到山前慶士家春意滿腔傾相  
葉天機一點在梅花鳳池獨羨陽春曲翰苑先誇白  
雪茶千里祖鞭須快著東風正逐馬蹄賒

同雲鶴登翠雲庵會諸名士講道

華山志

卷八

二十七

翠雲山上翠時英疊障樓前望德星萬壑縱橫雲變  
現一川元氣月圓明鵲湖座上母疑說虎洞齋中要  
主盟

重晴溪見懷韻

山齋  
意坐等苔流水聲中歲月催蓬蒿舊培供笑  
口故人作句引深盃幾迴欲和陽春曲何處追吟月  
夜臺擬待春風登華嶠馳蹄蹀躞破雲來

賀張仲庵立嗣

夫一本之論微矣訂頑父母天地兄弟萬物大一本

也而人本祖宗禮明系族則有得為人後之文此又

先王親會通以行典禮自一本之至近者而轉移之

以通人情也今之人吾之子則子之兄弟之子則兄

弟之族人之子則族人之不知族人其初則兄弟也

兄弟其初則父母也父母則一體也而異非吾之有

今張仲庵五十艱嗣而以兄澄江之子為之子重一

本也仲庵恩蔭受讓澄江而以烏慶名其堂以示不

忘今若是是慶焉於無疆維序思不忘也詩并及之

承庭初生手自裁直從承庭底寬報後同艱豈隔墳

華山志

卷八

二十八

詞一體元從父母來奕世麟兒還有種貽謀燕翼自  
生才君家世澤三槐承焉慶庭前好護培

挽周掌科母劉孺人

老眼啼枯淚盡時寬恩何日慰慈帏臣忠子孝元無

媿天道人情自不違四尺新封千歲茂兩行題碣九

泉知只憑信史收賢傳會有平章到孟機

贈趙和庵公入覲

畫舸清江破曉煙彭彭鼙鼓上朝天齊門飲餞真

杯水野老殷勤抵一錢漢史最吳應有繼頌民借寇



復何緣知君舊是乘馳客玉潔水清耀日邊

挽張介庵先生

大雅恢恢憶此堂哀筵忍復賦虞章悲風何處摧萊  
竹惠日當年滿召棠芳草無光春谷老哲人其萎士  
林荒階庭漸看麟兒立騰有三槐慶澤長

虞公永慕冊二律

虞王當年早自憐烈風吹樹日淒然難將子職供三  
金賴有天恩及九泉四尺封培零露裏千年慈簪  
五雲前松知精衛無窮恨血染滄溟泣未乾

筆山文集

卷八

二十九

祿金深含負米悲不堪霜露泣風枝緣知忠孝情無  
二自是天人願不違烏哺未紆終世恨龍章應澈  
九原知祇將一滴傳青簡千古南陔寄孝思

題風木永感圖

此

太史公康嶠峰之志感也感而圖而錄志永也其無  
窮之感乎雖然舉魚行獨者也孔子特哀其志耳孝  
有大於是者

太史公道德行誼為世禎祿是務其遠且大者以貽

顯揚於無窮而猶取於斯者行不同而情同耳罔極  
之哀無時可已也公鄉雋也其忝與文字之雅覽是  
錄不能無言亦純附驥之意云

靈丘鬱鬱海西岑霜露含淒幾夕陰紙上風枝還自  
咽望中春草為誰深一身三世情何極百折終天痛  
不禁太史勲名重鍾鼎隴阡應慰九原心

七十自述一律

為愛仙源山水奇賜閑早得賦歸辭不將勲業頻看  
鏡祇把鶯花細入詩培菊正堪供晚酌懶蒸元怕惹  
心機陶然一醉渾忘老誰云人生七十稀  
和劉人峯韻時留滯我邑也

筆山文集

卷八

三十

蓬飛轉合此同遊把酒相看兩白頭番滯不須悲作  
客艱危猶覺氣橫秋來鴻去燕催今昔隔樹迷烟阻  
倡酬今日春光如有待一川花柳照吟眸

燈前小酌為情親有客呼兒正葛巾阮籍途窮曾泣  
岐杜陵世亂亦依人傷心鄉國新戎馬觸目乾坤且  
側身天意分明開太運陽和春酒莫辭頻

至宛城梅苑溪示以九日登山泛舟四詩謹和

九日登翠雲寺用齊山韻

九日登高霜葉飛蒼烟樹望中微山間酒熟便秋  
賞江上鱸肥憫客歸天澹暮雲懷李白水明秋練憶  
玄暉惟君慣看東山屐不厭西風入衿衣

又

却序俄鷺白日飛尋僧野寺探玄微浪遊無復能拘  
礙放飲從教儘醉歸籬下寒香存晚節林間霜葉淨  
秋暉青山白石烟霞會何用長途嘆拂衣

和汎舟苑水韻

華山文集

卷八

三十一

誰從李郭泛仙舟一壑溪風自在流天影倒垂波盪  
月浪花橫打岸生秋百率撫景傷離合一葉浮空任  
去留醉卧不知身世在直將天地等虛漚

和句溪汎舟韻

穩淨初寒水不波尋溪攬勝遠經過岸將樹色迎船  
近風約萍香入座多霞散中流傾玉甕月明深夜落  
銀河朋遊不倦清宵興詩罷吳歌又楚歌

文筆峯初脩復嶺詩紀其瑞

圖馬書龜出有期石泉深處養神姿繚繚石甲橫空

意隱隱明珠照夜時八柱正堪擎蓋象兩鼉端可奠  
坤維須知靈德呈先瑞會有文章列上奎

文筆峯壘成諸友請登玩是日獲虎獻皮與首  
筆勢參天迥不群瘦筇扶我拄青雲龍頭欲識天門  
選豹變先看霧隱文投筆封候探穴千埋輪當道絕  
妖氛天將物色徵人事好把功名取次聞

辛酉二月雪大作甚異市街各堆獅像巧製疊  
出似又呈瑞微也賞而賦此

東風無柰雪瀰漫積砌鋪簷上下寒梅壓有香茸冷

華山文集

卷八

三十一

淡書攤無味快儒酸山城閭巧排獅象茶甕分烟試  
鳳團老我蓬窓眠不起獨吟貧士樂素安

又

琪樹瓊花作好春削成後飲亦嶙峋玉龍初馭玄雲  
駕文豹深藏隱霧身巧製雖憑人意思雄恣全是雪  
精神竹窓坐對充堪賞不厭爐紅送酒頻

筆山崔先生文集卷之九

紀河東虎異

叙虎

嘉靖壬辰冬十月念又五日余視離河東之訖  
事守代時也有虎晝行入鹽池踞林栢下俟吏  
走以報余駭而疑豈其虎耶或形肖而視眩也  
豈鹿麋之類耶命射者乘城望之戒曰若虎毋  
輕暴驅之出乃已既又報曰虎由廟之旁左門  
窰入神祠自陷於重簷夾壁中一吏景姓者逐

筆山文集

卷九

而閉之牖可待其斃也余益駭曰是惡知虎者  
哉虎非可閉以牖可困而斃也命運副程某督  
衆環以戈乘屋升木以射之且復戒曰虎躍而  
出必避慎毋輕暴不踰畧報曰虎斃矣矢下之  
不入戈投之不克一健卒柴與王者入而手搏  
之刃貫命中餘人繼以乘虎已絕矣曳之禁門  
余惟土人之不知虎而幸不傷害也明日往臨  
視之龍然大物也由首達尾長可丈餘目光猶  
爍爍射人爪牙剛利如鋒刃兩耳鋸豁者三知

嘗食人者也入廟拜神觀虎死而兩壁夾峙若

陷穽然但戶檻敝木危不可恃不知當時虎何

不躍而出何為一人逐而閉之二三人入而格

之也踪其來跡原自夏之東山畫磔人肉至

是過橫嶺經界村越垣入池內循走二三百里

間未聞搏噬驚擾之害至池若有鬼物憑之徑

趨神宇自毆自穽於重簷夾壁中而徐以素不

知虎輩手而及之無異犬羊然甚哉虎之異也

倚鹽渴澤非地也不搏不噬非性也自毆自穽

非欲也甚哉茲虎之異也吾愧吾政之不修惠

澤之道隔於鯨悍威斷之令阻於強禦而物我

兇妖是吾尤也微神胡不人傷不物害而束身

歸罪如此也微神將課者不敢場邏者不敢夜

其為公家之害又何如也斯則神之烈也已爰

為文以告以謝知政之為妖非虎之由而戮非

人力神為之異也故叙

紀虎異

夫難盡者物難明者神難自諱者心迺鹽池虎

異於余心獨有警未敢以語人者恐其誕也竟亦思物理之不可窮鬼神之不可知而吾心惕然恍有覺狀知神之詔答我也縱欲自諱其如心何河東三歲弗稔民情焦枯余用是懼潔誠禱於鹽廟有祥符妖絕池水之告於關廟有後鬼物驅旱魃之告於條山有愚頑不靈之物刻期毀宇之告殷思激發辭氣過厲嘏祝之頃神若有動而余心凜凜初不知祥符之妖為蚩尤為何物何象也迺既雨我復優渥我茲又異以

筆山文集

卷九

三

虎事爰考傳記史稱蚩尤最為暴三朝謂廢人之貪者管子曰蚩尤受廬山之金作五兵龍魚河圖云蚩尤獸身人語銅鐵額食沙山海經云黃帝命應龍攻蚩尤蚩尤請風伯雨師以從黃帝乃下天女曰魃以止雨試驗之虎貪暴其性也金其屬也獸身銅鐵額其象也請風伯雨師以從魃而生風從其類也而魃以止雨適符時事雖其說若詭譎誕誕無足深信維人之初莫可類窮氣忤以神爰著奇軀容有熊化曉世七

十體者斯則物理之不可盡者也我

明御極百神受職固無若祥符事而茲物之為變容知非神道設教假物呈象緣形證迹且適於前告三廟之左右而神攝鬼誅三廟咸有力焉似若終余驅妖逐邪之文通於冥冥顯於昭昭斯則鬼神之不可知者也人知余之禱雨也而不知其所以禱知茲虎之異也而不知其所以異咸歸以為政應若均昆之為者發微通幽昭格罔間獨明者神獨覺者余也貪天之功忘神之戒吾其謂心何哉然則欲盡物者蕩欲忘神者急欲自諱心者欺誕弗敢言心弗可但已也因語諸岳曲沃岳曰正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物與人一人與神一神與天一其理貫也夫何疑焉况自知者心覺心者神會神者精聚精者誠苟誠矣又何疑焉余故既自叙復以紀實云附諸縉紳虎異詩文

鹽池虎異記

筆山方公之按離河東也度脩政成期滿僕代

筆山文集

卷九

四

有虎循山而至池齒如交鋸爪如鍊鉤雙睛轉日燦如燿如於是獸遁鳥投壯呼弱走氓吏秉城而望之謂必人傷而物害也既乃歛威霽猛俛首帖尾蹲蹲縮縮而攀攀若有鬼物憑之而北首於池廟者由階之左掖殿之餘而自甯於重欄夾壁之內方公聞而譙曰異哉虎之至也妖耶祥耶祥胡不伏而予見妖胡不噬而自甯耶妖則予之辜祥則神之祐也是寃是圖遂命殺虎頒其肉於衆而為文與祭以謝乎神乃進

群吏於庭而問之曰異哉虎之至也吾政有關而致是歟運副程某對曰料積千堆課儲百萬法正而高馴風嚴而吏畏鹽之政無關也知縣岳某對曰訟簡刑清工寬使省鹽賚而萬餒惟衣散而千寒煥民之政無關也問之群吏僉曰二政無關而虎不噬而自甯是懲貪去佞威之所以驅妖也厚施廣利德之所以召祥也時副使曹子理賑河東聞之而亟稱賀於方公曰猗嗟乎盛哉斯虎之至也公之致神之應也可也

聞渡其河而去禱諸神而戮未有至而不噬入而自甯者也况鹵斤沮洳非虎之區階砌欄檻非虎之棲今者人無所傷物無所害從容袒裼暴而殺之無異牛羊鹿豕然是誠足以為異也已矣非公之致將疑乎人非神之應將疑乎神矣方公乃歛然而譙隱然而喜舉手以謝曹子曰有是哉予但知其異不敢知其他也君子曰非妖不足以徵祥非威不足以昭德非神不足以信人三者備矣然後政著而聲芳功懋而跡

顯官達而名垂推此以往雖天下可運也按齧一地足手哉而公顧猶數問而深譙曰不知其他不知其他是愈足以為異也已矣於是文士揮毫辭人構思巧者繪圖岳某聞某乃伐石磬碑而曹子為之記

嘉靖十一年歲次壬辰十有一月朔日

賜進士山西按察司副使前監察御史翰林院庶吉

士扶溝曹嘉撰

虎異序

有虎步武下中條北踰鹽池登池神廟二樵者見

而呼之遂掉尾由神座入夾室踟躕如繫是日

也陰風襲人天地冥晦觀者錯愕競撤廷廡瓦

石擲之如獵狐兔未幾虎遂斃度其身橫有丈

耳有齒其載專車衆惟異之馳白於監察方公

公曰吁異哉惟虎作虐自來授首數也捕諸廟

中其或警於神乎命具禮躬禋奠之時惟曲沃

知縣岳某與聞喜知縣閻某適臨之嘆曰虎嚮

惟山茲入原野非其所也虎逸惟麓茲乃就神

筆山文集

卷九

七

座而伏非其所也虎怒胡禦乃至為二三徒人

所困非其所也若是者皆非虎性而虎三冒之

是非人力所為意者其天也吾聞池神奉天相

國羸祀章靈能因人而為禍福方

公之為政於此也屏除奸惡陳列仁義救荒則

回河東之春禱雨則降天南之澍其光明事業

疇昔與神明交者固弗偷也茲值巡事告代城

市而虎或遁或縛俱已矣神惟慶之以山林之

虎用介休徵庸何滯乎固知獲此虎者神之

也又何警焉夫神何啻望

公搏若一虎也今匡宇多虎矣神將望

公進而搏之以去其武猛如若虎者餘皆驅諸

山林俾安其居毋用為民厲此又神之意亦天

也倫曰視神惟民視政惟微劉昆之虎遁

公之虎絕昆為牧守

公為監察居不同而生殺異焉其休徵則一而

已且神意無際倬謹識而言之可以聞於

公矣

筆山文集

卷九

八

嘉靖十一年仲冬之吉屬吏聞喜縣知縣閻倬

頓首拜具

虎問

廼

皇帝壬辰之歲孟冬維亥吉日維寅有虎自城南迤

麗鹽池戢其吻爪弗震耀咆嘯弗橫犯猛搏前

左澹泉紆迴鹽輓直前神祠繞於夾室運人鮮

見虎故惟二三夫丁徒手操搏隨而之後易如

羊豕嘻嘻無恐爾也俟其入始乃合繩樞戶樞

且敵敗群兒圍匿授以瓦礫用俟其出時

御史方大夫聞而遣力士數百十人往而運司

副使程某曲沃知縣岳某聞喜知縣閻某相

與俱至程驍且謂倫曰即欲出門曷能限即出

者其曷避始命以二獻案擁其門而虎往來

大室由由無出狀群夫始登屋穴屋下石繼以

弦弩俯然乃斃衆曳而出之玄締黃質朱耳紺

目斗口流緒有鐵其骨前暴虎者始駭悸汗簌

簌下如雨也或曰虎本惡獸搏噬恒性乃戢其

筆山文集

卷九

九

威如羅陷阱惟御史執法規條準程事鮮偏頗

幽冥善惡各惟其所厥虎祥哉或曰蛟龍潛於

江海羅虎藏之山林乃今入踐鹽池來非其地

御史雖深剔敵習振肅紀綱或者覆盆有遺明

陰谷無蕪陽厥虎異哉又曰惟昔池神寔司池

利虎胡為乎乃履其地虎其受罰神哉又曰惟

昔御史柄茲節鉞鬼神欽若矧此凶物虎其受

罰御史哉相持以告諸御史御史曰嘻諸子必

欲居一於是乎夫難格者天難明者神難盡者

人難召者物祥君子所不敢居異君子所不敢

忽貪天者張而有我自咎者日惟不足吾又安

知其為祥為異為神為物耶乃戒巫卜蠲滌心

視特以虔告於明神再下令庶官群吏曰予敢

不欽厥昭示爾輩其母有張志以慎乃虎政哉

僉曰諾所不與謀德矢心以茲共鑒者有如茲

虎於是屬吏岳倫退而作虎問一篇

嘉靖十一年冬吉屬吏曲沃縣知縣岳倫頓首

謹識

筆山文集

卷九

十

虎異問答

筆山先生按茲逾紀明威丕振虎來授首休徵

也盛德不居且復尋省以為異蔓山先生暨岳

令輩又皆為詩若文以異之蓋事有間出而不

可以常目者也或者未達過綬問曰有是哉虎

果異乎殆未也其諸搏虎者異乎殆未也然則

胡為乎異之也綬曰是足以異也弗思耳矣夫

虎耽耽乎逐逐乎在山而負嶠此性之常無足

異者乃若降彼山嶠循彼斥鹵蹲伏於神廟異

也又聞諸善搏者攘臂下車入山探穴雖極乎人力亦事之常無足異者乃若由由然夾室中搏於卒徒斃於瓦礫曾狐兔之弗若異也是故異之或者曰聞之矣民吾胞物吾與故仁者以萬物為體公執法繩違豈為是峻絕不可犯之形爾耶要惟使物各得所無相侵害而已蠢茲虎何校何不縱而之山何必勞勞焉徒搏以為異無乃褻威而自傷宋物之度哉綬曰不然知惡弗去害其曷已歟相食且人惡之况於食人者乎茲河東民大饑惟天不弔惟公救療之日惟孜孜如或傷之也桓桓而虎白晝肆行何為者哉蓋將噬人也見者亦安能為心公如不治而聽其噬人而可乎或者曰子言誠是也但古之人以宇宙內事為分內事公當激揚之任矣澄清宇內固其所也然天下梟鵬強禦猛而翼者又不啻若虎也公將進而搏之與無寧事此一方而以為異耶綬曰虎不足與搏也有其具爾是故君子不怒以為威不殺以為武具先定

也充

華山之威者將必使天下梟鵬強禦猛而翼者望風屏息不至害於而家凶於而國我無搏之勞焉此威之大者而亦不足尚哉或者為閭曰是尚矣而非其至者蓋天下無可當特之威亦無終不可化之人屏若而虎性猶巨測豈可恃以無恐而曰異云異云豈無進於此者盡反其本矣綬為之躍然曰噫嘻得之矣請為子竟其說以足其意可乎夫正已者物正德乎者化神

是故君子為恭而天下平

華山於行德蓋進進乎未已也將必致中和以章位育之效極裁成以收參贊之功使天下梟鵬強禦猛而翼者變惡還純為君子為善人公侯腹心以共此太平蓋盛德之至而威不與焉華山進於是不為異也奈何異之或者唯唯曰知公莫子今而後吾亦知公矣揖而退綬謹述諸篇

虎異頌并序



我

筆山先生領

天子命巡按河東驛政肅察正紀剔蠱摘類有古之道焉若夫劉疏救荒法神禱雨兢兢焉而有夙夜不遑啓處者愛民憂國之心可謂動且至矣感之池鹽勝花積謀之多計乃十倍常額書曰惟德動天惟天眷德此之謂也時爪期守代十一年冬十月念之五日忽有虎自南山哈呀而來渡鹽海采入神宇仰首為城掉尾為旌采驪而納之者也于時雲霧障日風撼林谷有機士函門者積石聳木廼報公曰猛虎在山圈無豕牛既出不可不急縛也公曰虎秉金氣熒玄陰而生奮則衝破觀奇耦而行其視耽耽其欲逐逐驅捕無方自禍者多矣猷和拍撲當有倚據莫殺策礪頂中起伏于是衆僉然將命授以矢拒以矛戟穿喉貫脅虎廼聲破四偃在墜而就擒也有客異之曰虎山君也非窮岩不穴非遽林不憊不驅而來不勞而伏獨無為哉有以服

罪異之者有以劉焜事異之者有以受罰於神而自奔異之者相獨不然曰天下之事其來祥也未有無機而成者焉機者祥之先也事果無祥而機未有能動者也昭乎哉虎其祥之機乎何則懋功將 署虎廼就伏群寮思治虎廼垂傲觀攫者知惡戒之以苛臨噬者知恥戒之以貪矜斃者知法戒之以玩夫不玩則無私政之公也不貪則無取政之清也不苛則無冤政之和也和則悅清則安公則趨能斯三者治之道得矣昔樊公岐為節度使御史大夫修軍禮于鄧城里人訟虎肆害白晝簇行岐令力士獲符戴氏頌之曰虎害既夷知公之才以振文經可以咀皇威可以截不庭可以攝四夷豈特躡荒山殪猛獸馳騁觸慶左旋右抽而已哉相聞之耳目之官勝職匪易見善忘舉者所知惡廢勅者粘中心依違於是非者謫指摘疑似者刻喜言奔斃便儆者貪

先生學本明道尊周孔激揚合四序之化動

靜襲三變之儀於是五者不一有焉其才其德  
足以比公岐者蓋綽然矣他日所至豈岐已乎  
虎之為異不在此耶故曰虎其祥之機乎相草  
茅庸劣固非符載之比茲親睎闔虎于心駭異  
可忘德而忘言耶廼作頌曰

幽幽南山有虎斑斑胡羅其艱爾惡貫盈爾薦  
斯鳴杲杲日升矯士振戲爾計惟窮卜云其凶  
垂頭吼震厥殷孔哀就偃於臺傾刻迴颺山靜  
林休來羊來牛車所臻哭父不門孝子用訴

嗟虎既降百寮恐惶我土惟虞野人頌之其辭  
匪詒君子楨機

治生王世相拜書

### 虎異文

筆山先生按河東政成將復於嘉靖壬辰冬十  
月念五日獲虎於解池人皆異之文者鳴焉思  
非能鳴者也甚感於事之異也夫解池渴澤也  
虎山居者也而胡此之集哉不宜集而來異哉  
猛虎白晝行當路蹂人肉故曰勿與生物為其

殺之之怒也勿與金物為其決之之怒也今晝  
入池內不搏不噬萎縮柔馴自忘其為虎也異  
哉虎負嵎莫之敢撓乃趨神之廟由門之旁踞  
攀若繫以自竄於進退維谷之地觀者徒手搏  
之若獵狐兔然異哉異者神也神為斯池之主  
驅虎於廟而假人以獲彰其靈也是有感於政  
之成也恭惟

先生鑒察河東亦既斯池斯神之主矣貞肅有  
度敬也平政無刻仁也舉劾有道公也省費不

欲廉也進儒講說教也溥利資民惠也發奸摘  
伏聰也敬恭明神智也凡此皆誠之根也誠精  
斯明明斯威感斯應應斯靈靈斯徵矣惟虎作  
厲惟公作休神若曰休至而厲驅矣故虎化以  
成象也不然冬風冽而監瑞逞獲雨淫而池不  
害饑課滿億前此未聞神之貺公奚啻一虎之  
為異哉觀此則獲虎之說昭昭也

門生張鶴頌首拜書

### 虎異辨

理有必至之應而非偶然者當於政治求之政  
非拘寂之物也立之有本也君子之學執於性  
情數乎政治徵諸事應是皆一理之流貫故其  
信及豚魚或昆蟲草木之妖之自殄自息者率  
是物也壬辰之冬吾

師筆山公按齋且期矣將策績於

朝俄有虎至歛伏就擒或者異而問之愚曰此君  
子修德之應也夫政寬則民和政嚴則民敬和  
斯仁敬斯禮仁禮成風而愛懼不謬維德之徵

筆山文集

卷九

十七

維民之極以信達順厥戾乃除政所致也昔有  
其猛虎之害而不徙者曰無苛政也夫吏暴於  
庭虎暴於野類應也茲虎不暴而自伏非感於  
公之仁乎夫何異焉且公之政憂旱魃之頻凌  
也誠潔明禋刻期而雨注是政之格夫天也憂  
民之阻饑也公帑甫賑勸貸頻行下吏不檢倡  
以廉明之令生儒豎貶誨以心身之功是政之  
格夫人也又奚止於一物乎是故鱣馴於潮誠  
乎也歌舞於虞德至也虎伏於廟政成也今昔

雖殊感召無間又何異焉或曰負子而徙渡河  
而北不亦善乎曰此區區守土者之政也可舍  
此而之彼也盜盜三省一德潛乎虎何之焉斃  
而後已又曰胡不於禎而於孽耶曰孽見而殄  
非孽也祥桑所以興殷也禎見而殄非禎也獲  
麟所以弱魯也顧所修何如也我公他日相天  
下均四海其事功徵應之著殆不止此又將何  
如以異之乎問者釋然曰有是哉請第其言以  
跌

門生張濟甫拜書

筆山文集

卷九

十八

虎異行

君不見宋虎渡江劉渡河太守之虎伏磨阿南  
山白額肆矯猛將軍欲除舊持戈河東鹽池地  
雖鹵古稱有鳳未有虎一旦突聞號吼聲驚怖  
變色無避所柱史下令馮婦來攘臂徒搏何壯  
哉李廣不煩矢沒羽黃公尺刀空佩回市上從  
來無此物三人之言不可忽巨靈屢獨山君  
尾誰能履鬚誰拂而今就搏勢如羊豈畏戈矛  
四面張繡斧素能劈鬼魅匣中鐵印聲鏘鏘貪

吏聞風悉解綬此物雖微無過歎燕山刺史昔  
曾降爭似此時來自首一年舉此坐談經塩以  
獻功

清廟登大公六韜餘文事出入將相天下寧

治生翟潤拜書

虎異長律

明王除猛獸萬世莫斯民胡意於今日為能效

古人元良將翊

聖間氣復生申蚤躍龍門窟重持豸府鉤秉忠思借

筆山文集

卷九

十九

劍過暴憶埋輪塩課十年足霜威百度貞賄民

憂懃懃作士誨諄諄萬物甄陶溥四方氣象新

咆哮惟此虎性愛豈同麟仰嘯千厓裂趨攫萬

弩迤入疆即易暴屏噬自馴仁威猛應無敵徒

擒諒有神泰山伸婦屈離海釋民噴虓虎猶歸

穀豺狼自歛塵乾坤崇異政遐邇慶同春

國脉融通濟邊儲祛匱貧調和宜昂鴈藩蔽嶺岫

三晉獲安枕孤城不掩關大人神變化君子善

經綸公議重黃閣英聲達

紫宸豐功居禹下威德卓昆倫願托岷山石勒文磨  
不磷

治生喬一峰拜書

虎異古詩三章并引

筆山先生按河東時值大荒心甚惻之乃寬之

以惠和鎮之以安鎮政罔弗仁仁罔弗溥遂出

塩十萬賑而食之復製絮衣數千號寒者周焉

斯民得免流離餓殍之苦皆

先生賜也仁何博哉無何有虎自逐民遂執之

筆山文集

卷九

二十

蓋物之殘猛莫如虎仁之洽殘之無所容也理

必然矣因作仁之洽矣三章以紀其實焉

仁之洽矣及彼瘡痍虎之馴矣民胡不怡

仁之洽矣乎彼川瀆虎之驅矣民胡不育

仁之洽矣格彼穹蒼虎之殄矣民胡不康

仁之洽矣三章章四句

賜進士出身高平縣縣丞前戶科左給事中東穀縣

應奎拜書

虎異五言律

柱史持天憲風裁整百司纖塵無地入明鑒有  
天知苛黜夷元猛恩流覃去思還  
朝簪直筆正是激揚時

虎異傳

治生張曼拜書

上谷岳倫曰余於

御史崔大夫鹽池獲虎事於天人相與之机不  
重有感哉嗟乎天人相懸所交者神幽明相違  
所通者誠彰以證跡微以通化神道設教載稱

筆山文集

卷九

二十一

邃古睹厥茲異不可收已按虎異御史有自序  
曹監司有記余亦可虎問暨厥諸作亦略詳備  
嗚呼皆余所稱證諸迹者哉通化入微咸未之  
及蓋御史尚質直敦實道雅不欲人言神奇恍  
惚事乃固諱其實倫曰是諱心也將無失實哉  
君子不示誕不失實不諱心先是春三月不雨  
夏六月不雨越秋令弗不雨民乃蒸蒸無有生  
意御史惧禱於

鹽池之神文有祥符中妖絕池水之說冀神以

驅妖逐邪清蕩一方又禱於

條山之神文有

國法不利民者悉毀之今為神約三日至十日卒不  
雨請得以

國法從事又禱於

漢關將軍氏文有神之神忠足以致風雨役鬼  
物其驅此旱魃不難也禱已雨始祁祁降厥後  
率饒洽民始大播麴麥恃以無恐迺十月念五  
日復獲茲虎弗震傷搏噬馴然以死如諸記序

筆山文集

卷九

二十一

言嗚呼顧不異哉顧不異哉謂非

神之意不可已或曰何也曰虎惡獸也必殺人  
乃今俯然斃於暴夫一也必神廟焉死二也池  
數千年代傳無虎事三也走數百里不傍遠不  
犯不食入神廟如歸焉四也夾室無堅限乃遂  
不出五也二丁夫穴屋下出騰下而不傷六也  
御史禱雨迺及祥符中蚩尤事顧其時以恍恍  
若覺狀迺期毀中條祠又迺祈關將軍誅妖魃  
嗚呼茲七者不灼然著乎按魚龍河圖云黃帝

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鐵  
額食沙頤其形頗肖山海經云黃帝令應龍攻  
蚩尤蚩尤請風伯雨師以從黃帝乃下妖女曰  
魃以止雨然虎能嘯風旱魃之背復惟其時又  
管子云蚩尤受廬山之金而作五兵蓋兵是金  
也虎又為西方金象關將軍廟且在池神西垂  
虎復斃西夾室擬議彷彿益著徵證而御史之  
心又獨炯覺昭爽流動克滿神交真受不啻口  
出嗚呼茲又不灼然著乎抑御史將

筆山文集

卷九

二十

天子監事蒞茲土閱歲餘懋乃良允懋乃瘳官弗邀  
美惟正之供賑死亡衣食寒餓常取閭閻糟糠  
草甲實戚戚謂余曰我歸將獻

天子爾曹有民社之司者其勉之夫天視自民天聽  
自民視民孔棘天其謂何抑斯心也尚不可以  
質鬼神乎君子曰誠精通微捷於影響天道於  
物可以觀智茲虎之召又曷疑焉

嘉靖壬辰歲仲穩吉

賜進士出身知曲沃縣事前行人司岳倫頓首謹識

虎異跋

嘉靖壬辰孟冬月我

筆山崔公按河東醴期滿中禁門堠吏俄以虎  
馳報命往捕焉將及門虎由廟之左掖歷東垂  
入夾室因撲殺之夫虎之為性山林常也城郭  
異也搏噬常也馴伏異也蓋池環禁垣旦暮邏  
卒徒莫知其來且池南林木森蔚不此之據顧  
俛首投奔孰將驅之士人曾不識虎屠之如犬  
豕虎亦不自知其有爪牙之利一肆其毒於人  
若此者皆失其常而為異也非惟今始見於卯  
瑕之墟雖率土未之前聞也微召豈無自哉公  
讓勿昼而歸之於神以也傳曰至誠感神未聞  
感於神是神亦人也百獸之舞鯉魚之馴惟人  
爾矣虎雖猛其能違諸

公學術精純本源澄徹事為之著悉根於此故  
吏之懷德者委心畏威者解綬民之柔善者康  
食強暴者遁跡明之盡人物幽之質鬼神也茲  
虎之至神將驅之以受公罰以昭公德不然何

筆山文集

卷九

二十

非地而至失性而馴勝人勿吻合戶弗摧俯然  
而斃觀者如堵孰不異之時曹監司暨知縣岳  
倫閻倬以賑降廼記焉序焉問焉士夫之能鳴  
者各賦詩歌僉曰驅虎者神也格神者公也感  
應之理不可誣也而其以然之妙惟公惟神通  
達無間人莫之知人莫能言也昔唐狄梁公降  
燕山之虎為相業殊絕之兆我公今日之事殆  
異世而同符也敬書冊末以為後日徵

是年十一月朔日河東運司副使新安程伯祥

筆山文集  
頓首拜稿

卷九

二十五

筆山崔先生文集卷之十

紀按閩鵲異

紀鵲異

嘉靖甲午夏六月六日余按閩行部歸省院退  
食中堂忽有聲自屋角作啼冤狀初如人怒憤  
鬱而不得直又如泣咽噎而悲酸也余竊出視  
之鵲也毛禿骨立復俛首彊項向余作嚴如前  
余呼生吏指之曰此何冤也憑之鳥以告我也  
君爾鞠而獄當復來廼含聲而去明日有葉氏  
之獄夜為家奴所殺奴竄而不得其迹獲其徒  
楊者鞠于司府則曰我誠識奴矣局與殺人之  
事又曰奴嘗謀我盜主矣不知奴之殺主也至  
是請于院方具訊前鵲之聲由遠而達止于屋  
哀啼不已余悟冤在此也死者之求償也因語  
福郡胡守以昨故胡駭吏卒咸聚觀而駭未見  
鵲之君人聲也徐察之楊色動詰之曰此汝殺  
者之葉也勿謂鬼無知鬼今訟汝矣即以首杵  
地唯唯吐實蓋楊嘗與葉氏之奴同陰事相許

筆山文集

卷十

以死誓焚於臂葉之被殺實共乃鳥復令司府  
議往復不決是鳥也朝則號於庭暮則復至如  
故鳥凡月餘而聲不息時復亢旱終夏之月不  
雨有司禱弗祐余思戾氣干和令各條獄事以  
報閱之多從恤典明日縈誠禱於南壇應期而  
雨注徧八郡皆得饒洽雖不敢自居以貪天功  
而人已謂御史兩矣時七月中旬也然鵲猶人  
聲念有六日獄成始返聲而鵲矣頭項漸生毛  
而容澤矣茲鳥之為變若有物為之鵲亦不知

筆山文集

卷十

也訪之葉氏亦嘗號於其家餘無聞焉夫謂死  
者為有知也吾不得而知也謂為無知也吾亦  
不得而知也特念天地之生人為貴一不得其  
平則天且為之怒昆蟲草木皆為之變彭生之  
寃也豕啼孝女之寃也猿墜信不誣已孰謂人  
命可輕而司刑者不為平幽憤哉

嘉靖十三年菊月吉日筆山書於閩臺之省私  
亭

附諸縉紳鵲異詩文

鵲異詩叙

鵲異詩咏鵲異也於鵲曷異乎以物之異明刑  
政之異也異非災變之異也以其異於尋常之  
異也奚異乎侍御

筆山方公之治葉氏獄是已歲甲午方公持郡  
按閩行諸郡邑歸至省院越六月六日忽有異  
鵲秃毛柴骨飛集院隅哀鳴慘咽如泣如訴公  
仰視之鳴聲愈酸顧謂鵲曰而有沉寃殆司刑  
者未之伸耶兩造若具爾當復來鵲俛首閉聲

筆山文集

卷十

三

而去明日郡以葉氏獄呈奴返其黨楊者訊之  
不口服公反覆詰之得其與奴有炙臂之盟  
且詞涉聞故乃以抽戈之罪罪之楊猶飾情公  
憶秃鵲之寃在此也鵲果遠至哀訴如昨楊亦  
色悸公勵聲曰是鵲之鳴其訴汝也楊不敢文  
遂伏辜獄成鵲始返音生羽時天復愆澍罰恒  
賜閩民艱於稼有司輒禱弗應公既疏梗滯延  
徹張蓋黜騶從親禱於南壇雷雨應聲徧澤八  
郡縉紳君子莫不有旋車靈雨之歌時距異鵲



之鳴總一月正楊獄既成之期也余聞而喜曰  
卓執侍御之政乎感於物而格於天有是哉夫  
物不得其平則鳴固有物鳴於人者亦有人鳴  
於物者直民上者慢刑惕政不加之意耳余聞  
管輅在魏也鵲鳴閣閣其聲甚急管子占其非  
祥也發姦摘伏而斷鄰婦刃夫之詐是物鳴於  
人矣盛吉為漢廷尉公無滯獄而白鵲歡鳴乳  
雛於公庭其人鳴於物乎公之借鵲明寃也神  
明感格殊非管子所京而茲鵲之逆聲復羽也  
行將見陰德之應高出漢庭尉之上矣余嘗被  
命三晉適公視醵之日解人嘗告余曰吾有彪虎  
歲必出傷人久不可捕公牒於鄉之關公祠俾  
陰治之虎逡巡數百里由廟側門入伏死坐右  
龍蛇之歲平陽不雨者數月守令無能為民祈  
祐公出而焚香顧帝天亦旋雨視桑林之應不  
踰神焉夫在晉而虎伏法在闕而鵲鳴寃至於  
隨車之雨輒應是公之精神昭假上下通貫民  
物無往不見矣雖然直其顯者耳其達下情宣

上德激濁揚清代天工以司視聽風裁自持者  
有史不可盡書其尤可稱者清鹽課數十萬之  
資以輔荒政之所不逮使晉無發棠之擾而蒲  
解之命賴以全活者幾三十萬余嘗目擊其吏  
而疏之

天朝風百辟矣今者賜閒歸山不得預於簡賢為國  
之職然聞人之善而樂道之者好德之心也其  
敢况蘇子瞻之所以贈柯侯者為公贈意者茲  
鵲之送公亦猶二鵲之送柯侯乎報政

大廷茲可首書也

嘉靖乙未春二月朔義谿送史陳達謹識

鵲異詩序

林子讀鵲異詩作而歎曰嗟乎鵲也異哉雖然  
匪鵲異也異乎人之召也謂之異可也謂之非  
異可也夫天人一理也幽明一機也有其德斯  
全於理矣有其誠斯動於機矣德衷而誠隱理  
昭而機應斯之謂神乎嘉靖甲午之春吾閩有  
鵲生之獄焉生儒而豎者也一夕為舊奴刺而

殊明日獲其黨楊姓者曰奴我識嘗謀盜主獲人弗知也越夏六月大巡察筆山方公回省退食公所忽聞異聲如人啼於屋角如怒如憤而弗舒也如泣如噎而含悽也公曰此何聲哉出戶視之則鵲也公呼群吏指之曰是必有冤獄乎又祝鵲曰而果冤鞠獄當復至明日臬司以葉生獄上鵲果自遠而聲哀啼如前時福郡胡守在旁公語之故吏卒咸聽而駭公詰楊曰殺人者必汝也汝聞此聲乎鬼來訟汝且一奴倉

皇殺主安敢加三刃必有助者楊色變遂吐實曰誠然誠然蓋久與奴通陰私事誓許以死踰垣出入同加刃焉公復下所司讞月餘未決鵲朝暮至厥啼未息七月獄成始返而聲鵲是鵲也止鳴於公庭及葉氏之家葉之獄卒賴公以明斯其故何也是故感之者德也動之者誠也夫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書云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又曰惟良折獄明清于單辭夫敬者慎而弗懈良者博而弗隘明者察而弗惑清者

介而弗撓慎以基之博以出之明以行之清以守之君子於獄也無遁情焉爾矣是故匪鵲之異也異乎人之召也雖然公之政尤有大者焉久旱禱應年澍降矣威行盜息海波靖矣貪墨解綬山獄震矣刑憲貞肅犴狴平矣夫德者所以為政也誠者所以廣風也公觀風於一方而德孚乎幽明有本者固如是乎哉公昔在河東有虎攸伏而斃厥事異焉當並鵲異而傳無疑矣嗚呼一夫之冤物為之變如此司刑者信不

可以易而為也余同年侍御葉子彙鵲異詩成巨帙蓋永公之德於閩人也俾炫也為之叙是歲乙未二月望日

賜進士出身南京禮部儀制郎中閩中榕江病夫

林炫書

序鵲異紀

此紀鵲之異也鵲常物也曷為其異之以其異於常鵲也故異之耳曷為異於常鵲也以其靈之有憑若有物使之也曷為物使之也失其常

而變生焉疑物之所使然也物使之異果在鵲乎異不在鵲而在人也曷為其紀之也以其異也故紀之耳春秋時石言於晉師曠曰石不能言或憑焉不然民聽濫也抑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以此言之物怪之微至或然也夫天人之間其應如響吉凶休咎惟人所召故事有必然之應而易有示變之占幽參諸天明驗諸人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呼吸異候形氣異象變化不常占候異應明者之所省而愚者之所昧也然則事不求其應乎事涉於怪聖人不語明者睹未萌况已著哉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在昔先民吾聞其有召蛇之異矣又聞有去獸之異矣又聞有渡虎之異矣斯皆善政之徵也觀風者於此有考焉侍御筆山方公聽葉氏之寃獄而致斯異卒之獄平而民服君子曰異之至也以德而致未必不為祥祥之來也非德而致未必不為異其見之存乎人也了然矣侍御君之平寃獄不常見也不常有也夫

惟不常見不常有雖謂之異焉可也斯異也在葉氏謂之異在筆山則為祥其諸善政之徵歟吾聞君之巡河東也有虎之異其巡閩南也有鵲之異虎之異也久旱而兩鵲之異也久旱而兩何其感召之速若是也其真足以為異乎君子之行政也上不干天怒下不致民怨而後為政之善斯異也上則悅天心而雨降下則順民心而獄平當與魯恭之三異並稱矣故曰善政之徵也雖然君巡閩之善政可紀者多此特其一耳然於此亦可以見其施為之大畧也而謂足以盡君也則不然嗟夫若筆山者可謂真御史矣

嘉靖乙未春正月人日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脩撰儒林郎

經筵官同脩

會典晉安雲岡龔用卿書

鵲異

予嗟鵲兮吁嗟異兮陽既亨而就正物方所而

暢時百鳥皆職率諸鳥未慘期誰噉噉而樂育  
誰翩翩而載夷誰金衣而友聲好誰烏衣而母  
子嬉維此鵲兮相惟筑而木膠膠而宜室天空  
空而任之胡爰止而瞻閭胡有懷而長悲聲啞  
啞而欲訴音啾啾以懷而如怨如怒如歎如罹  
或若冤而人泣或若狀而鬼為或若忿癢于鷹  
隼或若恨戾于鵠鵠或哀哀而不已或慘慘而  
叫咿或晨鼓以如見或昏鐘而不移顧有客而  
肅憲實慈鳳之來儀聊

筆山文集

卷十

十

帝命而華隤式廢物而鳴岐馴鳥仰德而雲附鷺禽  
鷺威而風馳惟若鵲之憐狀實於鳳之悲伊惟  
靈之鳳惟鳳之知不必稽鵲經于子不必占  
鵲異于管其辨此或綠衣之使辨此或鵲屋之  
尸辨此霜小臣之屈辨此早東海之獎取其鵲  
隼之惡獄以刑慘之宜時帝為鵲而怒震密雲  
欲雨而不垂鳳奏鵲冤之許許帝乃興雨而和  
和鳳將翔而返命帝必褒而稱奇亂曰鵲兮鵲  
兮彭生之冤兮鳳兮鳳兮皋陶惟明兮旱兮雨

兮上帝之臨汝兮

治生雲岫鄭聞

鵲異

有鳥有鳥栖于庭毛枯骨立聲哀鳴自朝徂暮  
晝復夜似有冤抑無為明達聰明目烏臺史感  
鳥哀鳴心獨耻一夫不獲予之辜校厲胡為宜  
有此片言折白葉氏冤凶徒辜服耳無言庭柯  
不動鳥飛去端直軒豁開諸門時方苦旱窘下  
土或者此冤干帝怒我公為白禱於郊帝延惻  
然三日雨東阡南陌秋告成千門萬戶皆春聲  
青駢旁斧朝  
天去番取餘恩慰八閩

筆山文集

卷十

十

有鵲有鵲直院門悲鳴若訴心中冤

治生王士和

筆山旁史忽深省母乃筆子來精魂驅之使去  
旋復至毛羽焦枯駭衆視祝言訃爾再吐情臨  
期果有投冤異滿堂吏卒嗟且驚凶徒杵首忙  
輸情片言已落奸雄膽萬口咸稱日月明維時

早魃方為害，獄具人心皆踴躍。釀成和氣作甘霖，坐聽郊原皆管籥。我思昔日匹夫傷六月，天公為降霜。又思昔者東海女，千公辨雪早隨雨。乃知天人一理間，呼吸感通無間阻。筆山正氣天所知，故教異物申冤私。行看卹結報冥德，絕金紫無休期。

治生百竹李源

君不見昔賢為政致大烏，漢庭錯愕視悄悄。又不見戴文負債未曾酬，死後幻變身全牛。天地

筆山文集

卷十

十一

造物本難知，冤魂忠憤感激之。葉家小弟蹈白刃，首賊未得難全訂。遊魂化鵲獨飛來，悲號跳梁御史聽一聲。似鳥更似人，如訴如啼欲盡情。此鵲應曾噪高屋，行人遠至懼喜簇也。曾巢向姬家園，鳴鳩綠樹春滿村。此鵲合歸御史聽，虛心理枉鬼神應。天人之理妙，感通草木昆蟲作。微證寄語諸曹勿彈鵲，鵲解呼冤鵲無惡只今三木叢頭中多少幽含叫冥冥。

治生鰲峰趙德剛

聖明軫念察民風韻

使閩南控玉馳霜，作威後冰鑠面竄奸黠墨極。發窮異哉羽族憑冤陀，殷殷哀訴烏臺伯昔聞。傳赦鵲之能今日殷冤，亘朝夕勞形無補陋精。銜麗血空為泣杜鵑，藻鑑光懸邪魅伏。簷端跳躍轉聲妍，赤龍作孽煽炎威耗斁生民茹荼苦。濯冤顧帝昭至誠洗天獨擅平原雨，八郡山川如出沐。筆補造化功神速，鵲方猶能送柯侯使旌歸奏。

筆山文集

卷十

十三

黃金屋

帝命曰都特進律霖，雨天下收成勛笑予潦到不可從。翹首遙瞻五色雲。

治生松山葉文浩

馳馬何處來，行行下霜臺。攬轡動山微，八閩無氛埃。倏然吏卒相，鵲據有魂假鵲鳴公署。軋肺半噬服明威，反聲澤容乃飛去。憂民一念格彼蒼，霖霖耳霖洗亢陽。載道謹呼御史雨，翼翼禾黍皆登場。白蘭生風繡衣潔，膽落金吾面如鐵。



已雪那得雨旋傾八郡沾膏澤  
詞揚異績江簡播芳名願借烏臺月長光照福城

治三林文琛

幽明妙感通嚴哉烏臺烏攸陞聽靈神徵應入  
微渺古有精衛英填波恨方了不見丁令威千  
年歸華表物理恒若斯天人豈幻杳斧斤擅靈  
明冤鳥宜叫吼理得和以平于張孰多少端拜  
洗雪功霜風真矯矯闕圉空起頌青天曉  
筆山文集 卷十 十六  
井雨沛四郊召致良不偶安得如椽筆金匱屬  
起草

年治生竹居許繹

羽族本微細厥性亦有靈  
精誠開讀異鵲紀幽怪尤足鑒人不能雪冤鳥  
哭豈人情盛世多積祥偶此怪異生巍巍澄清  
堂長懸鑑與衡精誠相感通天地為開所乃知  
宇宙間多少事不平無路可叫關辭爵徒吞聲

治生文谿高世魁

旱魃憂方殷退食殊未糾何處悲鳴聲悽悽動  
昏曉起視柘梁間嚶嚶有啼鳥如泣復如訴重  
使我心悄鬼哭憑物妖一訊霖雨標至誠格幽  
明歎聲滿江表

治生雲山林壁

予生實不德貽禍為第殃逆豎已遁跡痛苦摧  
肝腸同謀雖就縛飭詞甚強梁甲是乙或否莫  
肯為推詳幸逢

方巡察明照及覆盆鬼神欽令德誠信乎魚豚  
筆山文集 卷十 十七

吾弟聚精爽憑鵲來叫冤毛禿瘦骨立冤聲如  
人言筆山知鬼訢囑令母叫紛行當鞠爾獄爾  
時丹來分明晨微正具悲號聲忍聞對衆一指  
示惡逆心自焚低頭訴秉曲一一皆實蹤獄成  
聲復舊冤雪容亦充時當六月旱一構郊原沖  
嗟嗟鵲誠異早雷自何因戾氣久不散天和亦  
為堙皎皎烏臺史獄折天回春大德必大用食  
報應無垠

治生東明華奇

鵲異古詩七章

爰有靈鵲寔生淮林矯矯奇質泠泠好音載棲  
載翔宛不可即或頡頏或頡揚彼朝日

何異斯鵲止于中臺爾形維肖爾音則乖蓋乖

爾音厥有馮藉所夕怒號使我心說

睠茲羽族匪鳶匪鷺日呼于庭如泣如訴何辜

殃厲暗不能言式增湮鬱如火之然

顯允臺卿時維大雅曰鷹與鵠厥風斯下研精

思復冥幽悉窮昭茲刑辟寔于元亮

訟既獲理異返其常迺復于飛集我階堂鳴聲

爾和心厥寧止小大具瞻情亦欣止

天有疾威兢以承之民有冤抑哀以矜之請恭

是執神寔爾歆用告司寇示為官箴

溥彼烝黎咸此歸德刑期無刑四方維則天眷

有自福祿爾純千秋永賴為國之鈞

鵲異七章章八句

治生晉安吳蓋夫

鵲異五言律

疑獄應難折哀哀動鵲聲悲鳴如有憾泣訴若  
為情滌滌旱方震瀟瀟雨已傾商霖今入頌端  
拜 筆山清

治生雲岐林文繡

爾鵲為誰靈飛來讞獄庭呼呼鵲悲語憔悴惻  
傷翎冤氣伸泉壤克人伏典刑于公陰德厚先  
見闕門局

治生謝廷瑞

栢臺秋月皎治獄比于公鵲為鳴冤至天酬濟  
早功陰崖消夜哭寒谷轉春風行矣登台品勲  
名宇宙中

筆山文集

卷十

十九

治生梅洲王公大

異鵲烏臺集渾為冤訟聲冥幽情未白物蒙意

能鳴獄具天心順誠通

國法貞寸懷豈私慶八郡頌神明

治生方希哲

秀冠昭隱應鵲異啓神明豈為雕陵集母鵲相  
府鳴犬牙隨伏伏膏雨逐車行陰德當崇報丹



青署令名

治生陳則清

臺柏來鳴鶴鳴意自深積究渾未雪欲語又  
還瘖願有神明德兼存憫恤心九原啣惠久千  
載有餘欽

治生棟塘王德廣

太微今刻象柱下古持平法柄風霆動天和雨  
澤傾鳥號山鬼哭鳥避栢臺清遙揣

明公臆衆矜重得情

筆山文集

卷十

二十

治生晉安倪鏡

物理憑誰感清明有憲臺究伸神鵲返雨降魃  
萊廼六月春秋喜三刑噬嗑開繡巡多異政赤  
簡動

天裁

治生晉安倪組

鵲噪烏臺啣冤去復迴羽毛憑鬼物怪行麗  
姦回誰洒炎霜憤公涵水鑑懷灼幽驚旁角遽  
莫散群猜

鵲異七言律

治生竹隱陳坤

捧

命南巡按八閩德威凜凜著先聲朱輪轍掩群奸肅  
馳馬鞭撻百度貞鞠獄訊究來異鵲憂農禱雨  
動神靈更誇清澈冰壺瑩史冊留題有令名

八十三翁李廷詔

執法臺高似水清訢究有鳥下簷鳴乍鵲白晝  
摧殘態深識黃昏憤怨聲霜滿筆山行肅殺月

筆山文集

卷十

二十

虎誠

治生鰲峰邵文恩

臺端訊獄久馳名異績尤鵲鵲訟平片語預令  
機伏吐九泉寧復懟冤聲大明自古無私照巨  
猾何由避典刑昨夜南天淨如練法星光射八

閩城

治生百拙鄭伯和

按部河東聞虎異觀風閩海鵲啼冤禱祠昔捍

咆哮患折獄今平憤鬱魂布德幾番數雨露析  
年一念動乾坤烏臺共仰神明政汗簡勲名萬  
古存

治生黃澍

九重天子為民深馳馬分符此日臨一道風霜貞百  
度八閩雨露沛黎黎至誠感格回枯槁摘伏如  
神返異禽凜凜風裁磬史筆靈靈靈靈靈南金

治生秉筆龔澤

激揚風采靈臺端當道豺狼膽盡寒疑獄忽驚

卷十一

卷十一

卷十一

喧異鵲明刑真是發深奸桑林六事精神格井  
雨三秋沛澤寬和氣致祥元不偶汗青千古寸

心丹

治生閩山周朝佐

退食中堂午未深簷牙來鵲君為鳴可憐異類  
能人性自是明公感物情楚獄未平天作罰隴  
冤既雪兩頰何頰更覓東坡賦從此何原失  
令名

治生東岡楊叔器

海濱自昔稱鄒魯末俗于今亦漸漓不有烏臺  
多正直能令鵲喙訴冤私黃埃澍雨隨車浹白  
簡風霜滿面吹當道豺狼今却避埋輪原不問

以經

治生田邦傑

書鵲異紀後

筆山方公巡按八閩剛柔兼濟仁明並著而本  
諸實心空鑑之懸物無迹情肆數月百職具修  
宿靈盡剋賢俊彙征山海肅靖余伏柳營自幸

卷十一

卷十一

卷十一

老朽垂盡猶獲見之及親魁虎田龜出禱即應  
雲雷款忽四郊霑足則訝天人相感之速乃爾  
蓋公之一念有非夫人所能窺者公亦何敢取  
必於天如此之速而實心之運乎格神妙彼畫  
龍甕煬焚巫暴虐者何為哉鵲異事亦公精神  
所感始公出涖南郡會城有奴戍主之變弗急  
捕奴送獄久不具公迴卽嚴治之獲其黨鵲啼  
號適與值公為紀示人慎讞鞠苟持以誠雖微  
禽且來助若八公草木云爾顧豈以得其情而

喜哉余猶謂奴天下之大惡胡容使逸有父兄  
朋友之愛者宜百方求而嚮之尚未足紓神人  
之憤豈得但已而盡日唱和如晦翁所論元祐  
諸賢耶抑聞被戕者酷嗜奕每窮宵達旦竟致  
汗其閨而戕其身於乎亦可永鑒矣乎海戍牛  
馬走四明豐熙敬識

崔筆山文集十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明崔涯撰涯號筆山太平人嘉靖己丑進士官至  
監察御史是集自一卷至七卷爲奏疏及禠著八  
卷爲古今體詩九卷爲虎異十卷爲鵲異兩卷之  
末各附以頌德詩文涯在當時有伉直聲而文章  
非其所長詩尤不入格所謂虎異者涯巡視山西  
時有虎自入神廟爲人所殪鵲異者涯巡視福建  
時有葉氏爲奴所殺憑鵲以訴冤涯皆自紀其事  
而所屬縉紳各歌頌之因彙刊集後昔猛虎渡河  
劉寬以爲偶然而涯乃以恍惚之事引爲已功人  
之度量相去蓋不可道里計矣

環碧齋詩三卷尺牘五卷

〔明〕祝世祿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尺牘明吳時

元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環碧齋詩

集三卷尺牘三卷》提要

祝無功堽卿詩集叙

白石道人以詩鳴德興者四百餘年

明乃後有無功祝先生云不穀塾中鬻

先生書直通古法不謂是今代人亡何先

生小言出知當我世又訝其扶玄洞微

不地墨王也迨官于朝始讀先生留垣

諸疏時天下不為多事矣中外否萬

環碧齋詩集

大負不補三省臣八臺臣並遣倭江無

常非人浸淫斷三天子鄭吳楚一再

激璫變天子又方事河濁淮清

二瀆合為一瀆下流不淪大者移窮

婚禮不舉先生各保爭之所畫多

中祭益知先生有經濟才若右軍為

書名所掩微心北伐一書世誰測其王

佐器故書名能顯人亦能晦人第尚  
未知先生詩何如甲辰先生課績北晤  
邸中平生寤寐蓋一傾而喜可知相  
過輒出俗宗游諸製每奏一篇若白  
雲從封中欽落几案可攫嗟乎金石其  
指者不必繡轂其頰千秋其業者不  
必一世其志雲陞其身者不必冥冥其

環若齋詩序

學何先生多妙如此妙多則所以顯先  
生者益以多顯先生者多則所以晦  
先生者亦以多晦先生者多則所以知  
而亮先生者益以寡知而亮者寡則  
疑者至此先生僅晉一壘御遂初必鑒  
於世非世論常造物固忌太擅也先生  
既臥番易不穀亦歸葛水隔止一壘

山而瀾絕七年許一日先生所善客持  
先生書來徵詩序蓋先生不鄙不穀  
者如此不穀非知詩者也聞諸往哲詩  
以敦厚溫柔為教主文而譎諫故謀父  
偕韜手祈招常賢貨諷于楚戊其法  
與諫通諫以氣為主洽入而巽出使人  
始而不吐詩亦以氣為主巽出而法入使

環若齋詩序

人間而不怒先生深於諫其深於詩固其  
所矣環若齋秀者卓絕如歷井幹之  
危輒乘輿之尊不必斬當世人意能使  
人不以意逆意亦得之隱者複意如莊  
姬託辭於龍尾滅文謬書於羊裘不  
必不當世人意能使人以無意之意逆  
之亦得之其它吐納神臯則謝生謂

僑留連物象則延壽揮毫東山以後  
有杜陵忠愛而無湘纍之牢騷益得之  
學問者居多彼白石議律一不合而隱  
箬阮友生贈以詩有世間官職顛樗  
蒲采到枯松亦大夫白石道人新拜號  
斷多紀駁任稱呼之句夫官職寄也紀  
駁粹也以寄公而善官固非遠也以粹

懷若齋詩序

四

譏為可幸亦非遠也先生歸娛情山  
水即鄉人不知其為僑都諫其于世  
議不猶吹劍首乎懷先生曰吾詩但  
不墮七子窠臼予常謂七子挽元而唐  
固其立僅啟今而不及宋亦其餘曠先  
生無附近踈遠之習不事僅于大麗漳  
河亦不効曠于中原吾黨殆善殿七子

者矣先生好講學試問先生詩固累  
字而成五七累五七而成一章然整之  
則唐禮部韻也夫字林為用寡矣及  
累往而答字、來而贈叶一拓而一新  
字妙即景妙即先生心妙即將  
溪山卉鳥臺我詩料陰陽象數  
亦我學底不穀於詩得學矣客歸  
其以是還心之先生

懷若齋詩序

五

上饒鄭以偉誤

李崧峒自謂詩僅及宋而以大復為元  
調其自居如此、後務立僅于唐聲  
韻雅雄而其致或近于優柔體於唐  
人漢人下場又如故矣擅麟者非不似  
少焉驢質出食豆甚甘于不踐生州

者何有哉 先生獨出杼機自成一家  
意融格渾妙在無絃在常 蘇州王  
右丞之間其刻畫者稍入晚唐一二  
手零亦不下宋讀之則一時耳目一  
新如隆暑忽得好風必傳之業也篇  
中宜盡刻以俟千古之定文者惜讀之  
太驟若泛海者忽觀蓬島不及細認

環碧齋詩卷一

六

金銀臺耳則奈何偉又言

萬曆辛亥重陽後一日

環碧齋詩卷一

豫章祝世祿無功父著

新安吳懷讓少逸父訂

雜懷六首

天地有恒運衆人洵蚩蚩流浪日用間汨沒不  
復疑日月若奔星年歲相推移逐逐塵壒中主  
者知爲誰至人憫其愚導之由於斯黃軒世已  
渺嗟哉遂淪夷

環碧齋詩卷一

十

扶桑垂西枝若木矯東華芬葩相照耀接葉承  
其柯結陰蔽無垠星鳥相盪摩託根臨曠邈滋  
息遂天和豈伊風中遽飄忽揚其科二儀有終  
極根柢當不磨

西商易朱明冉冉但歲邁逝燕背慘陰萎葉標  
蘗秋涼風峭我肌忼慷懷百憂情物有所歸吾  
生焉無求疇能恃堅固石爛金爲流惟有挾鴻  
寶可與天地侔

東臨泰行山碣石望滄海方蓬緲何許空光蕩  
陽靄汪洋百川會攢坱萬靈宰珎貝錯列星煇

煌目爲駭驪珠逆鱗下擁劍擎螯外風波良足  
畏利涉非吾乃秦皇昔東幸欲求餐沆瀣童男  
去不歸九有旋云改遺躔海中丘瑾草無光采  
但傳韓衆仙令人發深慨

玄握齊得喪存用收至神冲融以自超榮名非  
我真龍躍亢無位蠖屈求終仲會稽不居守行  
歌從負薪

與時無不可斯人今焉希朝市有餘榮山林可  
長依結念苟循俗抗志非玄微昔還帶伊絲今

環碧齋詩卷一

出初我衣豈無所狗哉有以樂我饒千里獲同  
心志意不相違喧寂不嬰懷莊馮爲巖扉白雲  
石林間何心統空飛

樵窩吟

有序

余大父少歲爲樵夜歸燒榾柮讀古人書弱  
冠受徒里中八十始休別號雲樵余父小結  
鳴順之麓爲樵窩示子孫無忘先世微時事  
余不事樵久矣一日尋樵窩愴焉長吟亦意  
雲松烟篠間精爽不昧彷彿有以聞之

東山有樵父白首老空谷本以屠龍手而抱山  
頭犢朝采叢桂岑暮采漪蘭瀆托意在白雲托  
業在荆薪薪傳百代火雲作四海霖通塞委貴  
命吾道存隱淪老去筋力如樵何丁丁缺斧留  
曦阿默披煙雨舊時業息肩好息深二處放脚  
長歌浩二歌

初春

小步溪橋愛晚晴交二谷鳥變新聲清川曲抱  
柴門靜一夜東風萬綠生

環碧齋詩卷一

雜興三首

溪山春正半載酒鳥邊亭取醉非吾事乾坤忌  
獨醒

石立松風下茶烹穀雨前隔窗人讀易吾亦味  
吾玄

山溜夜鳴竊松窓日上遲恠來春不夢絕似虎  
頭癡

遊大茅山

杖帶煙霞墮翠岑薜蘿高下散秋陰撩人



歸時路落日千山紫氣深

睡起

亭亭石竹匝山家門對青山一徑斜白日偶醒  
蝴蝶夢輕風閒落刺桐花

燈下走筆訓僧

緘緘霜林葉下風寒更燈影動簾櫳自嫌未盡  
人間漏羞向瞿曇話六通

一徑

一徑藏煙冷竹梧石泉松火對奚奴吟邊月挂

環碧齋詩卷一

四

三珠樹行處雲生五嶽圖匣吼風雷龍劍隱榻  
懸山水玉琴孤閒情懶著郊居賦白眼青天擊  
唾壺

雨卧

竹門秋掩夕光沉跡斷歸樵落葉深手約亂書  
高自枕卧聽寒雨十年心

遊妙元觀二首

自古神仙窟宅山深松瘦芝肥步劍洞前斗落  
觀基石上雲歸

丹井年深草合碧桃花落風清著我此中晞髮  
何人霞外吹笙

習靜

高鳥下雲岑春陰澹石林琴心流水遠屐齒落  
花深月伴支頤坐風傳扣角吟掩關人不到徑  
仄薜蘿侵

與李未夫宿紫極宮夢遊芝山

竹房春寂卧休文斗帳梅花清共君瘦骨作輪  
神作馬躡蹠片片紫芝雲

環碧齋詩卷一

五

讀史有感

莫話前朝事何今不古人試安身後眼肯誤眼  
前身

山居吟

撫景入輞川畫看雲起博山爐投懶政便石枕  
浣愁不問村酤

聽松風

半榻松雲對鶴眠浪疑人在淨居天風林不秘  
聲聞沔瓶水曬花裊篆煙

林水

為耽林水癖休暇縱招尋病樹行蟲篆靈波赴  
石琴溪雲招欲下竹影坐逾深魚鳥閒相約悠  
然會素心

宮詞

春餘睡足卷春衣春思撩人花半飛樹亞翠恩  
鴛語澁遙聞天仗上陽歸

舟中有懷

汎汎木蘭舟綠二蘆花渚停棹憶遙人空江夜

梁若虛詩卷一

深雨

哭李未夫

龍門誰復放歌狂風雨山高黥自傷木榻鄰穿  
觀動息金姬膜盡發靈光姓名已挂清流疏談  
笑還登白戰場繫馬空塔倍瞻悵法堂前草大  
來長

又

易簣不迷垂死夕連牀曾話未生前北堂人  
偏哀我東壁星沉莫問天積毀詎能

虛應自證金仙短長身世蜉蝣等回首乾坤結  
大年

吳白石計自衡山來寄二絕句吊之

晚歲入岫嶠青天煮白石白石爛也無鶴化還

秋碧

招尔雁峰南石牀如有待答歌不見人靈谷疑  
君在

訓朱總持宗侯

題絨飛下日華宮帝胄還瞻江介雄鴻寶枕

梁若虛詩卷一

中傳授秘青蘿夜半校讐工風雲氣壓粉榆社

齋榻香圍桂樹叢滕閣看山今廿載王孫芳草

思無窮

揚州秋興

廣陵濤落錦帆收棹倚西風賦遠遊匣裏芙蓉  
含古雪遂中楊柳吐新愁迷樓十二煙花暮故  
國三千雁驚秋月露橫江江氣白逶迤直接帝

玉州

行次徐州得家訊同介卿太叔作

千金策劍指幽燕獨樹誰家斷岸邊風卷黃河  
秋作雪月臨紫邏夜開煙芒碭氣逐真人散彭  
蠡聲從候雁傳六矢自將身萬里肯教辜負盛  
明年

同庶安卿陸繩卿南天寺舟中聽嬾公說法  
一水隔雙林素波揚寶筏偶證佛非心翻疑僧  
有髮法幢豎處雲冥冥百丈潭頭龍出聽

晚出彭蠡

長風一葉輕落日半江明山遠天爲色湖空夜

有聲

夜酌滕王閣

露白江清鴈語裏綺疏面二逐江開誰留賦草  
秋風閣自落燈花寒雨杯左蠡人歸驅雪浪西  
山僊去隱丹臺千年帝子空相吊日夜笙歌喚  
不回

晚步

命酒著顏酡行<sub>三</sub>祇自歌石門山翠重谿閣月  
華多夜語聞漁浦秋聲出女蘿上方燈影靜何

處一僧過

重過高峰寺讀書處

不踏山陰道星移二十霜峰高凌下界殿古邈  
南唐客到松門啟僧殘藥圃荒落花隨鳥下清  
梵出林長莫問橫經處朋儕幾在亡

閣坐

斷石垂藤古澄湖浴鷺明風清山閣午散髮聽  
松聲

夜渡

渺渺煙水深日落牛羊野殘鐘隔岸聞病葉無  
風下沙暗數螢流若待迷津者

舟發番陽阻雨夢二漁者歌只補蓑衣不  
補天之句覺而足成一絕

何處漁歌驚醉眠半江風雨逗歸船蠡奴莫向  
蛟龍泣只補蓑衣不補天

廢寺

誰析渡江蘆煙寒一剎孤青林眠石咒白日上  
松廳藤覆毘盧閣泉奔香積厨禪房花影寂無

有復無無

閒居四首

形影笑相親  
鸛病後身夢醒  
千古夜愁盡  
一壺春門柳風還  
晉谿桃代不秦  
青山憐翫磔岸  
著白綸巾

煙霞開疊嶂  
水木結高栖  
澹蕩塵心減  
于喁物  
論齊留香驅野鹿  
照影眩山雞  
所以逃名者  
幽懷著馬蹄

悲慨人間世  
沉冥身後名  
鈎簾紅雨亂  
步屨白

環碧齋詩卷一

雲輕剛到會  
心處還聞洗耳聲  
凌風舒遠眺  
樹杪石樓清

日長無一事  
幽興自相撩  
鑿沼分巖溜  
爲樊護  
藥苗鳥窺花外榻  
僧立竹西橋  
時過羊求侶  
焚香對沈寥

荅友人問學兼呈俞良仲詹君衡

探道自何年  
醞雞挾甕天  
連環非力解  
撲滿以  
空全靈籟  
風迴壑孤光  
月在川  
竭來揮麈意  
拋向未生前

齋夜

青山四壁卧  
蓬二爐落寒缸  
夜色虛明月不知  
人夢覺破窓流影冷  
窺書

江樓晚眺

半山殘照一凭闌  
風露淒清木葉丹  
天入長江  
秋萬里芙蓉片二鏡中看

五嶺卧雪

白雪歌殘夜半層  
巒玉掃空寒莫訝去來路斷  
祇今自失袁安

環碧齋詩卷一

如意篇

客從殊方來  
勞色在衣袂  
暗繫摩尼珠  
明把鐵如意  
經行市道中市兒相調戲  
謂此何物二將  
以何事  
事工不可爲  
斷農不可爲  
蔣文不可爲  
書武不可爲  
刺誰識無用二白眼輕擯棄意中  
含不平  
髮立仰天視天際  
火西流川陸肅金氣  
霜敗一池荷  
風開半巖桂  
堪賞復堪憾  
時物感  
凋帝世事每如此  
知希我自貴

出門行

出門不問路問路不出門豈無千蹊萬徑蹊  
徑還從行處分問路不出門出門不問路投鞭  
先在著鞭先中道裴徊白日暮長安風景色  
奇君到長安君自知大觀觀止更何之咄嗟坐  
家愁路者寧有笑入長安時

一劍

秋風一劍大江濱落照亭臺亂綠筠撫鏡有懷  
悲絲髮停盃無語探花神意消水月空明界道  
在乾坤老太身百代風流看此日種松莫話再

來因

於歛浦別王汝達

溪路各西東溪流去不窮丹黃兩岸葉搖落一  
溪風落葉不可掃立馬寒山道寒山度幾重萍  
梗悵孤踪遙憶客窓今夜雨一尊清嘯與誰同

贈武蒲園居士

齋榻無餘事名香手自拈虬松支石閣蟲葉下  
風檐竹卧陰三畝山看雨一簾隣翁來月訪  
味澹相黏

客樓真園夜憶母

故山意不極雲向故山飛林塘著暝色花卉戀  
春暉風柝傳更靜星槎逼月微松陰落白衿驚  
訝老萊衣

寄家訊

鏡塵不省別來顏鴈度江楓人未還濁酒燈前  
欲題寄半窓風雨暗三山

寄山中道者用武司諫邦聘韻

何處畸人挂巖屋一徑藏蹤夾桃竹風雨青天

獸去來手持如意驅玄鹿

古意

春歸人未歸花暗江南雨深院晝垂簾幽懷付  
絲縷絲縷不成繡重展驚鶯譜

病起

經月伏牆東諸綠病後空叢蘭肥砌雨雛燕掠  
池風無住臨流水餘清陰碧桐倦來聊隱几白  
日問鴻濛

潘懋德兄弟讀書處

茅齋竹隱夾溪斜溪上無人閒釣槎筆點石池  
春夢草燈藏紙帳夜占花

一杖

一杖叩檀欒雲深靜者檀散花香不斷結夏氣  
猶寒法在法應舍心無心竟安未迷來去路微  
月露林端

有客夜過山居沽酒不至

霜林瑟二靜吾廬月澹星河客到初市遠葉消  
寒落思勾燒紅葉話殘書

深碧齋詩卷一

十一

山行

選勝入雲林二深迷出處習二谷風生幽篁隔  
人語

溪上居書事

隔隴誰歌雉子班坐臨釣石弄潺湲片雲片雨  
斜陽樹鳥下寒塘綠一灣

閨情

院深楊柳綠低迷紅雨繽紛點燕泥幾度傷春  
春又去日斜獨立藥闌西

過嚴灘

何物相驅迫秋揚東下舫雲山劃浩渺霜樹錯  
丹青日月空人代江湖久客星荒臺重搔首潮  
落白鷗汀

太末道中

夜雨饒鄉夢秋風損客餐人迷桐葉渡鷗習蓼  
花灘獨樹三家靜千山一騎寒幾枝霜後菊對  
酌甌成懽

愚谷山房爲縉雲鄭憲副賦

深碧齋詩卷一

十五

谷口

十年回首風塵白雲高卧嶙峋谷口有人相問  
前身可是子真

龍湫亭子

自是習家風物清池白石菰蒲水落魚吹畫舫  
月明人注冰壺

亦丹丘

海外受異人訣身中識活子時半掩暝扉深息  
晴空上下遊絲

休休處

隱几松風萬竅捲簾花雨諸天詩莫苦吟入聖  
酒教半醉通禪

愚公洞

鬼斧劈開混沌洞門長護氣氤氲此君不拜石丈  
石丈不答此君

客中寄弟世臣

壚里冷炊煙青山出馬前入歸春水渡鳥下夕  
陽川風雨顏華落池塘夢艸牽囊空不成醉明

張翥詩集卷一

十六

月照高眠

咏恠松

蒼虬仙人美髮鬚凌風忽立東海隅撐天百尺  
翠羽蓋挂月一枝龍領珠盤桓欲托晉處士偃  
蹇不受秦大夫飛濤夜落半空雨洗我耳根塵  
點無

同王季宣陳國紀仙巖觀泉

何處問仙源窈窕疑天姥兩巖擎虛空一道寒  
雲樹青天挂白龍噴薄作晴雨冷二嶽骨寒

舊迷歸路摩崖認舊題千秋一旦暮

將發東甌與潘去華宿別江心寺

天末同棲息臨岐驚去留于喁簪盡夜蕭颯劍  
分秋海色迷雙塔江聲撼一洲醉裏消不盡風  
雨上行舟

三月晦日江上大風

如雲舸艦簇江城萬里驚風斷客行天地亦憐  
春欲盡林花落莫浪花明

江邨晚泊

張翥詩集卷一

十七

落日罷漁市蒼茫沙上村月明江客語朋岸沒  
潮痕

桐江即事

鳬鷺齊飛水拍天林開殘照斂浮煙幾家紅樹  
藏漁市兩岸青山趁客船

晚泊瓜渚憶潘去華焦弱侯

蘭舟渺何處瓜步舊知名野合風雲色漕分鵝  
鶴聲鷗沙隨漲沒漁火隔江明歌觸滄浪起  
將濁酒傾石梁霞外寺鐵甕水邊城幽緒

理悠三憶兩生

新秋旅况

點三疎桐雨寒雪護茂樓王程頻數日客髮不  
禁秋砒站空三釜粉榆渺十洲投鞭心欲折何  
處酒人游

初至黃陂宿木蘭西寺

古刹一燈熒檐帷此斲停迴塘邊竹徑危石嵌  
松局鶴聽蓮花漏蟲書貝葉經卧雲分半榻吾  
亦問惺二

聚碧齋詩卷一

十一

署中懷程澹然兼致周元微楊子同二進

士

擁裘曾共薊門雪七澤秋生楚客哀高譚翻憶  
白玉塵俠氣肯落黃金臺半壁水雲接故國一  
燈風雨傾殘杯鱸羹莫入江南夢凌雲作賦俱  
雄才

一榻

一榻坐來幽爐薰淺碧浮吟灑清似鶴用大  
於鳩秋色紐蘭佩江聲上竹樓天垂青

鳥下滄洲

展二程祠

祠枕望魯臺二上為雙鳳亭志稱母夫人侯  
夢感雙鳳投懷而二程生云

共傳河洛兩夫子弧矢郤懸江漢墟花柳陸離  
春風外門牆蕭清夜雪初有臺望魯二在望狂  
歌招鳳二不居風簷低回忽千古寒林閣三空  
遺書

赤壁丹泛

聚碧齋詩卷一

十一

水落磯頭石霜林紅欲然重來摩赤壁孤嘯破  
蒼煙鴈下瀟湘兩人歸雲夢田江山英爽在平  
挹一尊前

同張元直魯臺晚眺懷張無意方瑞甫熊

克諧

麓城斜日帶江皋木葉蕭三捲素濤人自壺中  
窺混沌客從酒畔把離騷提封萬里猶秦塞大  
雅千年入漢鼓回首孤臺雙去鳳風雲莽互秦  
山高



偶寄吳與松

日月西東雙轉輪乾坤幾度轉為塵誰能獨立  
乾坤外長與乾坤作主人

送元直取道赤壁歸新安兼致社中諸友  
有客存客五陵豪秋駕瘦鶴歸林皋深語獨留  
孺子楊遠遊半入靈均騷月明黃酒夜欲旦風  
靜扣舷江亦瀟青山白社勞問訊魯臺寒聳聳  
有

夢羽客貌甚奇嚙二向予語多不省覺而

張碧齋詩卷一

二

作此追贈之

恠尔髯長髮短一歎雲水西東清嘯月中玄鶴  
幻身江上丹楓

霧

誰作五里霧坐沉千丈巔路斷蒼茫外人遊混  
沌前

同劉公子陳治卿吳存父宋大瞻王道升  
遊木蘭小憩上古寺

不用買山錢支筇曳紫煙虎蹲溪上石鶴聽竹

問泉黃獨僧供日丹楓客倦年雙林鐘磬寂  
問野狐禪

登木蘭絕頂遇巖居道者有贈

采采上木蘭飄二作狂客轟二磴百盤盈二天  
一尺樹老精靈語洞奇神斧劈巖嘯千嶂嵐人  
結萬古宅虎豹寢其前芙蓉秀可摘雲蒸芝入  
饌空飛鳧是鳥閨風傳鳳笙松露下樵奕嗟余  
風塵姿夙抱煙霞癖荏苒區中緣辜負峰頭石  
身世苦不長仙訣從來逆日精誰吐吞海氣自

張碧齋詩卷一

二

潮汐大言鹿化玄小言蠅生白一笑天地先還  
眎天地窄舊識浮丘生青冥斷行跡

江夜

雨晴雲改色江夜月生華不飲愁心盡青天問  
斗槎

悼董太公有序

公禱於少華而生子兒履一為公曾孫倩乙  
面計偕公送予至河潞不忍別明年之官黃  
陂舟維赤壁得公詩為此詩悼之

生也從華降歸兮何所之百年三老謝四代一堂悲古道遺冠履鄉評失蔡著不關兒女態淚灑楚江籬

黃州送盧生歸閩二首

三年笛裏落梅風目極三山悲斷鴻夢破邯鄲江雨夜不將老淚哭途窮

楚山盡處客程分九曲仙源鎖白雲倚聽棹歌空外落爲予問訊武夷君

雪霽泛舟

環碧齋詩卷一

二二

雲淡鏡中天林開鳥外煙天留千嶂雪人在五

湖船

江上

江枯石欲墮霜老樹爲升何處看秋色天高鴈

影寒

送周子中子良兄弟省試

滿湘蘋末秋風動三楚才名歸伯仲磯頭鶴去霜月微筆花夜入江滄夢

戊子典試中州過南陽作

行人指點卧龍岡秋草迷離古路長此日弓旌分道出英雄誰復隱南陽

白河

白河三渡望黃河楚客牢騷放楚歌頃轡西風尋往蹟寒煙衰草傍人多

夜馳傳望驛

古驛槐疎風露清嚴程鈴柝助秋聲九達列炬星如爛浪擬乘槎犯斗行

過子路問津處

環碧齋詩卷一

二三

風波極目渺無津立馬依然楚水濱楊柳含煙秋瑟瑟獨輸當日耦畊人

簾中八月九日集王司理石夫王光州中

叔基嵩縣際虞李廣文惟一管廣文子明

夜譏

重門嚴鑰壁燈熒四海才情酒一觥北斗芒寒開夜色西風角斷入秋聲論鄉讎憶周三物問漏虛傳宋六更吞吐山河千古在鄒枚曾說聚

東京

簾中次中叔秋雨夜坐韵答何司理仲雅  
私苑清無寐鄉心入暮多江湖惟友在風雨奈  
吾何萬事丁年髮孤懷子夜歌據梧平叔遠纖  
月漾簾波

夷門秋望

霜露川原南鴈孤豪華自古數東都隋堤不復  
君王幸梁苑空悲賦客徂天近黃河浮遠樹沙  
寒白鳥傍平蕪車塵紛沓夷門道還有侯嬴俠  
骨無

環碧齋詩卷一

二四

九月雨中同張懋光蘇錫玄管子明游上  
方寺有懷一之正之二弟在楚

誰堪風雨客重陽並馬尋幽到上友霜葉酬於  
更佩紫爐煙清逼菊尊香無情天地憐芻狗多  
病形骸對藥王酒罷登臺倍惆悵鴈雲斷處是  
瀟湘

九日登上方寺塔歌

有塔有塔落上方青天風雨勢欲翔鏤金歌碧  
搖焜煌中藏舍利生寒芒斷碑代性遺篇華金

日何日屆重陽豪來矯二思騰驤舉首一望青  
天長百盤曲磴迴羊腸三步一理屐二步一蹇  
裳行予自笑如商羊搏空上二凌飛光玲瓏八  
面開天閭側身游睇神飛颺嵩少如礪煙雲藏  
黃河一線何微茫隋堤衰柳秋丹黃梁園臺榭  
成荒唐趙宋故都洛水陽直將仁厚為金湯江  
南大興花石綱艮嶽離宮擬阿房胡騎一笑勢  
莫當嵩河遂成古戰場南渡無策志士傷西來  
有法虛慈航銅鈍草沒啼寒蜚空留塔影窺興

環碧齋詩卷一

二五

亡北望燕趙南望衡湘西望函谷東望海洋今  
古乾坤只如此去來浩劫徒動勦

小山玉孫新闢園池縱一葦其中以游以  
詠自命曰鷗汀漁父寄題六言四絕聊助  
棹歌

日華宮開河間雲母輦下安平今古人間泡影  
遠心自結鷗盟

短棹偏宜風雨直鉤不受魴魴身外天潢斷  
胸中湖海氣高

漫說江湖滿地更憐魚鳥親人故態狂呼白隨  
前身定是玄真

落日人歸浦淑誰家歌起滄浪不問水清水濁  
悠然濯我詩腸

大梁遇王陳州德孺對酌道故

無計解天弢相逢歎二毛時名蟬露翼鄉夢蟬  
霜螯世路雄心減秋風病骨高十年江海淚帶  
酒落綈袍

赴王陳州約塗中寫懷

環碧齋詩卷一

二十六

垂策意遲三天空落木時游梁身似葉懷楚髯  
為絲文史三冬閣風雲一劍知斜陽虹外雨驅  
馬復何之

孤况

寒色媚春蘭佳人渺何許憑誰破孤寂林鳥低  
相語

行次鄴城懷焦弱侯

落日大堤西長空去鳥迷火流雲不雨野曠樹  
如薺世味存雞肋風塵信馬蹄乾坤雙劍在誰

復帳分携

西平道中別李景穎年丈

楊柳知秋綠臧肥天青沙白鴈南飛河山忽漫  
驚岐路疲馬空城對落暉

過王汝寧石子庄

停驂石子庄開閣近林塘雨過魚天濶風微鶴  
夢長檀栾窓著色簷蔔袂生香把酒今何世清  
歌笑楚狂

過黃梅會汪以虛祠部尊人始壽席間賦

環碧齋詩卷一

二十七

贈

蓮花峰側真人居白石爛煮青天鑪水心不識  
門前市霜髮長抄方外書天風萬里來雙鳥剛  
值群真敞瑤席長跼問談不問年床下紫芝高  
幾尺

寄都下故人

禁柳毵二拂落花長安迷客二迷家山中舊洞  
閒猿鶴空鎖仙人五色霞  
海陽署中述懷寄汝松

政拙風流減人勞  
衰白侵理夢輸妙手度苦抱  
空心星爛猶持牘  
花殘未解琴無能縻五斗卧  
閣意彌深

初登齊雲山作

見說山齊雲到來雲復下  
日月巖際生河漢衣  
邊瀉萬壑鬱蒼三天門窺混茫  
山供芝木饌雲  
染薜蘿裳鸞鶴繞青真松喬旦暮遇何物轉相  
驅雙鳬下煙霧

蕙肥鄉致政歸戲成口號訊之

張碧齋詩卷一

二十八

天放閒身老一丘  
圖書坐擁竹西樓  
休心翻憾  
休官晚祗恐官休心未休

訪陳少明別館

翠柳城闌玉溜渠  
武陵仙史乍巾車  
總憐湖海  
衿期洽不問干旌禮數疎  
避俗暫開三徑竹名  
家但借八分書  
雲函一枕希夷易卧看蓮花月上初

侍郡中二大夫游齊雲遇雨有作

鞅掌風塵祗自憐  
欣隨使節曳蘿烟  
嵐開樹杪

金銀闕泉落巘頭芝  
木田丹鼎函雲松萬壑石  
楠吸露鶴千年濯枝不盡村墟雨為有雙龍度  
梵天

汪司馬太函

斗室斗城岑到來生遠心  
四虛雲鳥亂下界人  
烟深紫氣關常護青藜夜不陰  
屠龍閒老手日月看飛沉

遊汪比部逐園賦贈

張碧齋詩卷一

二十九

結隱在城市亭臺花氣薰  
攤書移竹影拭劍動  
星文醉倚烏皮几題留白練裙  
一丘甘自置不負比山雲

憩蓮水菴對雨

一泓寒玉入瀟湘  
徑轉松房佛日長  
山外青山青不盡  
唯霓卷雨下橫塘

宿鷺

未信漁郎不羨魚  
半生煙水髮毛疎  
晚來獨立寒沙際  
明月蘆花烟自如

竹里館為汪山人賦

誰挾三山僊誰爭五湖長小隱是一丘軒窓淨  
以敞苦無法俗方移竹籬書幌轉看蒼翠深幽  
人時獸往問竹還問主兩二相蕭爽風雨恣長  
吟萬葉流清響

東圖偕其子長卿仲發叔原招飲小撲居  
同少明虞卿潛夫作

塵市去三里雲林自一家山公掃片石河尹醉  
流霞孤鶴人相語長藤樹作花詩成還刻竹聊  
以記年華

張翥詩集

三十

贈程比部元直奏最北上

潭樹山烟澹不流王程芳艸思悠二雲高雙闕  
瞻威鳳署列陪京著爽鳩鵲殷傳金鑰靜美  
落香沁玉河浮臨軒若問車反數叢棘霜清六  
月秋

程辰州釣臺

一谿流水輒二碧兩岸青山出雲白飛來片石  
墮溪湄浪激沙沉蘚花澁天開石面水縈洄居  
人傳是釣魚臺但看鷗鷺時二下誰把綸竿得

得來先生舊業臨溪上誤落紅塵嬰世網一朝  
解組賦歸來坐對雲林愜心賞清漪自濯還濯  
纓更託蓑衣隱姓名載月不嫌釣槎窄牽風猶  
喜釣絲輕歌聲忽自菰蒲起拍手和歌吾與爾  
悠然身世兩相忘誰擬桐江與渭水祿二溪流  
去不還高蹤悵望竟難攀獨餘臺石千年在翠  
色嵯峨傍水間

送姚司訓擢武義掌教

左輔同官地長淮異尔才丰神巖電閃文藻卿

張翥詩集

三二

雲裁風雨青羶落松蘿玄閣開離尊秋黯澹征  
騎暮低回旆引九峰月經傳八咏臺相思堪後  
夜寶瑟近三台

哭介卿太叔四首

宦轍嗟岐路相思鬢幾摧論心千古失告訣八  
行來白日頽寒谷青山闕夜臺撫膺成一慟萬  
籟谷深哀

誰勒儒林傳名高佐郡餘九經陶甑子多士冠  
鄉書小艸從人誚空花肯自除八紘雲漢

夢寄清虛

環水精廬在牙籤萬彙陳世經傳室女嘉謚屬  
門人骨肉偶相偶乾坤真不真祇看存準的月  
旦紀人倫

少小同鉛槧逡巡兩白頭筆花隨夢墮鍼芥憶  
機投自踏雲門路誰移夜壑舟文成入室後四  
海悼名流

中秋讌集寮友楊見可鮮志夫周闇然秋  
水亭有贈

梁碧齋詩卷一

三

薦菰有成期宦遊無定候後先集斯亭抵掌欣  
如舊桂風灑素心池月媚晴晝醪金聊爲歡膝  
席交爲壽左控碧雞靈右挹鳬魚秀共屬武夷  
君竭來天柱岫下方兢雨晴上方羅列宿因之  
馭望舒笑按羽衣奏天高松自哦荆刊鳳自就  
似開射鴨堂湖光錯雲繡良會况同心恃此八  
月耐

楊滇人鮮蜀人周閩人

飛雨樓望志感

晚眺寄疎狂風雲起大荒顏垣深草木高家

牛羊赤岸行人少青天去鳥長憑闌千古意誰  
復問行藏

題汪禮卿所居

水蒲南疇犢草肥莓苔日上釣魚磯春風燕子  
閒相問晝掩松間白板扉

秋夜懷耿克明

醉倚西風閣夜長千家砧杵月中霜美人森二  
湘江上何處芙蓉不可裳

東園謫分宜余與顧謙叔廣文汪潛夫國

梁碧齋詩卷一

三

子餞之西郊謙叔出扇索回東園援筆爲  
作雨竹立命余題二曰

誰將別時手寫出別時意萬葉綠低垂共作湘  
君淚

輓魏伯子兼唁叔子辟疆

誰家雙劍淬芙蓉一躍平津不可蹤把玩遺文  
憐繡虎忍言絕技負屠龍霜明初日凋池艸江  
帶孤雲度雁峰回首匡廬耶懶藉讀書臺續  
杉松

甲午初春劉宣城千里且壺觴約余與周  
太平聶南陵李歙縣朱婺源祝祁門汪績  
溪遊旌陽郊外兼候迎督學使者賦此記  
事

東風變柳柳初黃出郭尋春二興長半額梅花  
殘雪片幾家墟落散煙光乾坤莽蕩欣相問詩  
酒淋漓雅自將飛騎忽傳持節使青山無語看  
人忙

酌金山人有序

環碧齋詩卷一

三十四

余令海陽陰求巖穴之逸有金用中者年九十  
淹伏生之學勵啟期之操食貧不怨垂老不  
衰一日投余以詩賦此相酬兼以為壽

嘯傲人間世昂藏物外身傳經偏耐老帶索不  
辭貧白髮黃花酒青藜烏角巾西山栖逸處歲  
晚鎖松筠

石鏡

神工鑄石二鏡開鏡臺恰對春山靚春山何日  
不遊人鏡光斷送遊人影

雨後遊祥雲洞呈汪績溪履卿

有客乘春二日午步入洞天稱洞主能紅能白  
花半酣如兒如虬石欲舞虛壁長屯五色雲懸  
厓仄挂千年樹夜來霹靂動龍湫為作前村一  
犁雨

贈汪仲徽仲徽善籀篆

浪跡江湖歸去來釣徒估客笑相猜長揖金張  
負俠骨倒翻漢魏搜詩材一節分雲五嶽頂百  
斗問月中天臺胸蟠蝌蚪幻光恠人前白日生

環碧齋詩卷一

三十五

風雷

小東山為汪汝任賦四景今存其三

息陰處

石仄雙竒樹清團十畝陰倦遊堪着我白日息  
深深

聽松閣

虛閣來天風六月澹無暑四顧遠人煙老松作  
龍語

半偈菴



持偈空萬緣半偈已爲累明二千佛偈倒挂淨  
瓶水

贈吳封承郡司馬

邯鄲夢熟日高春一片荷衣九節筇自種秫田  
還自釀半江霜信老芙蓉

寄潘懋功時從軍遼左

十載戎行弓馬便悲歌落日鴈門前誰云大漢  
輸中策自請長纓繫右賢滄海萬艘高蜃氣黃  
沙幾處冷狼烟勒勲賭命男兒事不遺旄頭午

張君壽詩卷一

五十六

夜懸

白榆道中遇程太冲作

平楚鬱蒼二班荆笑語長火雲收片雨汀樹卧  
滄浪江海傳詩癖乾坤放酒狂恠君寒徹骨囊  
句挾風霜

画景題贈任別駕山甫

雙飛白鳥破江煙極浦疎林落照前高枕石頭  
眠欲起青天不動釣魚船

馴程渙文

簾當戶玉亭二架有仙人相鶴經風度疎簾  
天似水吳箋小展楊黃庭

余與同寅張不棄錢子微有中秋之月之  
約屆期風雨如晦余復病足夜見于夢棹  
歌發于斷石歷覽直抵占城觥籌交錯相  
與樂甚俄有十餘輩龐眉老者立水之濱  
余迎而問之次第有所陳說夫夢非真也  
真亦夢也余從肩從載酒遊者數矣俛仰  
陳跡是夢非夢漫成五言近體聊且以夢

張君壽詩卷一

五十七

遊當真遊焉

共汎碧漣漪閒呼酒自隨雲霞空有色魚鳥息  
相吹潭日明棋局蘋風裊釣絲沙頭逢父老一  
爲問瘡痍

朱俊父以上林丞致政歸山居有贈

上林何意薄微官拂袖歸來興未闌白鳥親人  
閒出沒蒼松得主鬱高寒山瓢醉飲三江水石  
竹斜簪五嶽冠我有匡廬懸舊隱因君一夜夢  
仙壇

孫子真家奇窮性不嗜飲乃復孫楚酒樓  
於莫愁湖上賦此壯之

孫郎當代擅風流湖水湖天日夜浮一笑偶乘  
詞客興千秋還結酒人樓乾坤莽蕩憐供奉雲  
雨虛無對莫愁何日相尋湖水上錦袍拚醉解  
壚頭

夜作遊仙夢得詩四首

符起龍沙白射城火田玄黍種初成生來不乏  
山林骨月上雲門夜度笙

張翥詩卷一

三

雞犬雲中仙子家溪流映帶半山霞種桃移得  
綏山種閒倚春風萬樹花  
雲晴海嶠玉嶙峋藥塢芝畦不記春八百勝流  
天作合相逢半是再來人

洞壑浮煙澹若空雲璈聲徹益珠宮倒提北斗  
還金液風雨青天駕白虹

閩人陳知梅以所作墨梅見投為賦短歌  
古梅岑岑雪雲裏誰與梅花作知已鐵為肝膽  
玉為姿輪囷倒挂層厓底君今好梅亦大奇心

花一發不自持澹煙寒月風剪二灑作江南萬  
樹枝二枝弄影月華碎把酒自笑還自癡頽然  
醉卧天地老君乎梅乎安得知

寄劉中丞道微湖上居

江樹江雲白鴈天芝山平落博山前長歌不動  
眠鷗夢黃葉西風水半川

題邵給舍明仲恬圃

中歲悟損益養翮栖丘樊不出千家郭而開獨  
樂園上有累石臺下有清冷淵扶疎松間竹不

張翥詩卷一

三

以桃李繁林端出小閣蒼然來遠山門庭無雜  
賓琴尊有餘閒亦托方外交六首一放叅香雲  
度蓮池清梵入禽言端坐得自性蒿目人世患  
冀與達生者千古契宜全

贈丁南羽

齋圖香樹迥無塵竹几茶鐺對客陳筆底山河  
通慧業直疑摩詰是前身

吳次魯孫子真有五嶽之期賦春往往侈  
譚其事漫作此反之

婚嫁苦難畢何日抽閒身誰能擬禽向五岳遊  
遊誇采真玄石朱陵鎖烟露二室三花稱心目  
東探日觀窺扶桑蓬峰西插車箱谷孫吳二子  
亦太奇便欲追隨振高足我聞至人長御風往  
來歛忽元氣中秦皇漢武殊可笑三山縹緲何  
時通看君胸中富丘壑潑墨吐詞爭岬嶮笑指  
齊州幾點煙那必褰裳遊五岳

北上與陳少明謝吉甫董篤卿署中路月  
言別

東坡詩集卷一

四十一

霜風下庭樹明月樹中看征騎愁明發綈袍戀  
歲寒窮交益古道暫對損清歡千里寸心在一  
嗟雙淚彈

發海陽留別諸鄉大夫暨父老

頃轡寒城陰瘡馬鳴不前五年領邑事久燕彭  
澤田謫薄負明時用拙成尤讐黎老不我鄙策  
勉申周旋再計報天子踟躕出郊屢嶽二松  
蘿顛晶二流文川清霜肅高漢幽陵層氷堅戀  
舊百感集所冀仍來還淚紛如縷縻灑此前驅

旃鄉達各致辭二畢意莫宣

出東郊邑中詞客三十餘聚祖餞何氏祠  
中有未經一面者人各有贈即席賦訓五  
言排律一章

黃山開白社風骨幾人奇詩以采風得人於望  
氣知高蹤虛偃室古道照商彝席敞東臯勝杯  
傳季雅遲醉消胸磊砢笑點華淋漓壯我行邊  
色撩人去後思離心寄明月千里影相隨  
行次祥雲洞寅友張不棄署篆華陽乘夜

東坡詩集卷一

四十一

載酒來別

相逢一醉小春天深語停杯夜似年曲罷清商  
人欲別月林影落洞門前

江上遇故人荊州訪舊不遇將歸金華出

赫曉索書率爾謹之

江漢繫歸船寒聲到客邊愁將王粲賦草向薛  
濤箋霜日紅酣樹川原白斷煙山中還舊隱  
伴石羊眠

展閔子墓祠

孝哉子騫子古丘枕新祠風木激哀響鳥鳥巢  
寒枝齊魯已陵谷蘋藻自歲時蘆花霜月路來  
往興人思

徐州吊古

九里山前風雨來黃河東射海門開銷沈不盡  
英雄氣春艸年二戲馬臺

枯柳嘆

枯柳嘆嘆枯柳昔日青二今何有漏天無人補  
滿地桑麻成斤鹵萬口噉二色如土瓶粟罄及

環五言詩卷一

四二

園畜園畜罄及林木柳葉采當疏柳皮粉作粥  
上天降割於斯人卉木安望保餘族我生能幾  
何莫厭衆枵腹骨立瘦欲死川原蔽樗櫟寸膚  
苟可濟何敢避戕戮君不見強人食弱人肉

行路嘆三首

北風何厲發霜白枯草根驅車出河梁下有千  
載人丘陵夷爲谷野水沒荆榛牛馬紛相逐一  
道兼黃鷹駕者擁重裘行者無完裙歲聞亦薄  
收僵戶橫荒瀆不嘆行路難感此爲酸辛川原

何茫二搔首愁高旻

夙駕未遑息微月下西顙徒卒乘堡陴遙夜遽  
聞警噓氣鬚凝冰風衣不可整奔投百家市蕭  
蕭四壁暝忽逢故交游貰酒夜合并塵土嘆頭  
顚杯捲笑要領密席坐申旦寒威低燭影

孤劍自南來橫亘中原道獵纓當長風駐馬飲  
寒潦五年在邑屋忽二成小艸肝膽故無渝顏  
華日以稿豈不貴致身獨徃違夙好道術紛多  
門玄悟苦不蚤何意岐路側歲晏事奔驚緬焉

環五言詩卷一

四三

東山廬白雲薺誰掃

顧使君思益卧病長安邸中衝雪過而問  
之賦此

長安經月雪林鳥寒無影策馬狹邪行彳亍不  
敢逞心懷顧長康示病一爲問排闥闔卧內  
勦夢初醒悲喜二更悲相對醺不盡呼酒來榻  
前潦倒成痛飲授我牀頭艸風格秀以整胡吟  
使君詩解已使君病

塞上二絕

邊山高下接燉煌艸木無春砂磧黃霜滿弓刀  
寒不曙白頭老卒泣天狼

蘆笙吹落塞門雲白艸蕭蕭散馬群城下金繒  
喧貢市帳中高卧漢將軍

二三故人下第出都門有感

春風失路爲誰悲萬里星霜一劍知花柳付妍  
入自老客窓聽雨酒醒時

郊送周淑二謫河東口占一絕

陌頭香度柳花風世路多岐感慨同孤館漫彈

張翥詩卷一

四四

清夜淚河山表裏爲君雄

都門遇王中石

龍丘老子七十七白髮如銀眼如漆不持一杖  
客燕臺朱戶蓬門任去來滌蕩胸中了無有倦  
時枕簟醒時酒平生耽吟骨欲仙祇餘吟情未  
盡捐相逢一笑熟相視大地山河几席前

與孟納言周職方遊牛首寺二首

磴逐千盤起臺從二妙登珠林窺舍利石榻問  
南能淨度香花界虛懸日月燈樹身橫九畝

有六朝僧

鴻濛破初旭猿徑引孤筇倒挂影中塔清飄空  
外鐘人煙迷下界雲鳥亂千峰梵唄憑誰和風  
巖有老松

牛首絕頂

探奇意無極更上最高頭雙塔杯前落諸天杖  
底浮陵園飛王氣江海抱神州白日風雷吼高  
寒不可留

山行

張翥詩卷一

四五

泱泱氣沈岫疎雨澹煙樹潺湲二喧澗整隱二露  
巖戶野風吹青帘庀也吠山路提壺問誰子孤  
踪自來去林翠濕牛衣積滑窘雙步中有沈冥  
人可想不可遇塵外結遐心一與孤雲住我欲  
往從之蒼山白日暮

秋日登玩華樓

飛樓縹緲倚雲孤九子排青勢可呼瀕白髮紅  
鷗對浴一天秋色落平湖

同李袁思之池陽歸別石梁途中二

晴散雞豚禾黍秋山川凌亂頻行騶馬威未減  
丹楓色絕勝春風爛熳遊

行二馬怯石頭霜萬里雲開鴈一行笑語未終

驚別路西風吹夢入華陽

袁思令華陽

夜過羊棧頗聞談虎者

落日群鴉散淒風百草枯雲山秋不斷村墅夜  
相呼春和灘聲雜吟隨月影孤歸人窺虎跡鈴  
旂戒前途

歸自秋浦遇二朱年丈陪登齊雲酌別

張碧齋詩卷一

四六

愁向千山度忻傳二妙來蓋承松露淨衣拂嶽  
雲開青鳥窺書艸丹崖落酒杯醉乘鳬鳥下煙  
雨隔蓬萊

雪霽過白嶽之麓望碧霄宮作

疲馬怯山驛飢鳥窺石田青林綴餘雪白嶽嘯  
晴煙野興陰邊發塵心病後捐因懷葛勾漏不  
棄今為仙

偕邵司諫注別駕邵孝廉集落石臺二首

海上飛來石一拳摩崖題字不知年虛亭坐

諸天迥煙雨千家落鴈前

樹杪樓臺瞰碧潯歌當酒半閣雲陰長天客散

留殘照山郭鄰二紫翠深

春暮同陳少明陳光庭蕪德復汪潛夫露

飲金子實市隱園分得微字

風雨負花期林園萬綠肥軒虛臨水鏡石古繡  
苔衣禮數疎中散歌呼動少微拍浮醒復醉莫  
遣賞心違

訪程巨源二酉室未遇

張碧齋詩卷一

四七

小歇豆花雨聞尋楊子廬天風清入座巖溜淨  
成渠杖落三山外書留二酉餘徑深蒼蘚合為  
尔惜居諸

元夕之夕戴司理以行部至燒竹陪登

白嶽

地紫真人氣霄臨使者星陰崖明火樹危磴挂  
雲亭巖瀑晴為雨天門夜不扃遙聞笙鶴下五  
老卓空青

寄德藏居士二首

金粟齋頭兀酒禪西方只在耳輪邊逢人懶掉  
豐干舌雪裡芭蕉火裡蓮  
初地齊明日月燈身餘瓢笠挂枯藤鋒尖了取  
非心佛落托從呼有髮僧

環碧齋詩卷一

四八

環碧齋詩卷二

豫章祝世祿無功父著

新安吳懷讓少逸父訂

送去華之任金陵

正深搖落感况與別離并看劍驪駒發當進風  
雨生臺烏將母去攬馬戀群鳴還顧吾廬在偏  
憐物候更清豈知有策白首媿無成恐此三年  
淚濺君今日行浮雲迷蔭界長路動心旌去二  
秦淮水悠二 鷺鶴盟

環碧齋詩卷一

贈王中石歸龍遊

青嶂丹楓水半消西風扶醉上蘭橈灘迴七里  
霜前月贏得江湖詩一瓢

憶王德孺二首

湖海飄蓬鬢點華漪南舊宅帶臨沙天門不鎖  
空江月散髮扁舟弄浪花

萬里雲生大澤陰百年兄弟半銷沉川原暗度  
霜前雁竹里維摩秋自吟

觀方貞女所繡杏壇圖

竹原憑節勁蘭不爲人芳所以貞姬誓永畢結  
縈不在登君堂憶昔盟婚納采先阿嬈呼我拜  
燈前香火情深即委卿何論一醮始從一兕道  
當時重始婚葭莩日暖明庭實繡勝金函雙鳳  
箋合歡奩掩五花筆空期百轉鐙二來標梅已  
殞其實七君埋玉樹去何之我握明珠向旻泣  
尊嫜強我絰鍼線姊姒強我披素練當窗未吐  
日邊絲神彩分明窗外見自言一念素王心許  
我意匠開生面堯顓我二臯頂頂章甫彬二魯

張孝詩卷二

一儒席上琴閑蘭操遠壇邊麟卧杏雲舒青鸞  
誰繡蟠桃枝滄桑幾見悲瑤池紅蓮誰繡白鸚  
鵡未識尼丘是淨土爲君更礪冰蘂心閉閣學  
著女論語

陳少明卜居玉芝園賦此寄贈

野性耽丘壑高霞擁卜居壁琴風入鼓窗竹月  
來書雲卧松陰榻燂分藥徑鋤兒從隈野芋客  
待釣溪魚王立標千古天游馭六虛靈華秋自  
長揮塵契真如

擬古送彭伯錢

內召之作三首

君煉黃山石我烹白嶽雲後先調綠綺上下鼓  
南薰上絃清以遠下絃自辛勤好風西北來天  
香飄秋雲繩雲疑馬首平蕪唳鴈群河干霜皎  
皎對酒寧辭醺

婉二把跳脫英二采芙蓉采之欲誰遺晚嫁若  
爲容南國有美人點纈俱芳叢教我日製錦五  
雲飛海鴻二飛五雲逸燕山騰一龍批鱗二自

張孝詩卷二

紫探珠二自紅

昨日理沙棠棣蘭紉新露踏歌江上手把珊  
瑚樹殷勤製紫簫鄭重吹朱鷺游子進一觴佳  
人重再顧留別此躊躇結珮雲三素縹緲望王  
宸亦有起居注

訓葉德微山中見寄之作

馬首塵氛起琴心山水傳欲尋栖逸處樵路斷  
深烟道共闊浮外人疑泰豆前長風歌代木如  
尔意仙二



贈鄭魯文

今代有子真石田耕且輟紬書坐隱囊興至曳  
吟節肯與同調人三五相携挈朝采峰頂雲夜  
弄水心月生事任蕭條奇情自超軼萬言賦江  
山一丘卧冰雪

有所思

太鳥沒寒雲鳥在雲中飛雲見不見鳥怵焉生  
憂悲憶昔與伊人千繩矢心期願為形與影動  
息相追隨海遊東海東山遊西山西托根非慈  
竹忽湯相睽遠睽遠應尔二所憾知音稀猛虎  
吮人血佞士攢人眉投心若沃石下語不當稅  
途分各有營獨行思依二

訓汪虞卿寫梅之贈

鶴骨稜一半醉餘中林客散石牀虛興來點染  
梅花意清逼孤山雪下初

贈金奕卿

交廣翻成累如君意晏然因開言偃室更見滅  
明賢壁挂看山屐囊空賣藥錢白頭卧窮巷不

受世人憐

寫景

烟暖艸凄迷青山信杖藜白雲看不足小立竹  
橋西

風雨一蓑寒盤礴江之渚直釣不受魚聊以美  
煙水

石屋四無隣寒烟生野燐龍山種艸裡杖笠獨  
歸人

贈汪公耕

曲几長披赤洞文藥爐茶竈碧烟煖秋風病鶴  
閒相調望入寥天一片雲

聞許少傅疏請

冊立疏凡三上至以去就爭之

詔賜擁傳還新安志感一首

黃閣咨元老 青宮遲聖明欲為盤石計肯惜  
逆鱗櫻伏 關心元苦還山道不輕行陸步  
者羽翼竟誰成

陳少明送余入計華陽道中口占為別

咽不能讀賦此答之

亭臨古道與雲平寒日吞光鳥不鳴淒斷驪歌  
君莫再當筵怕有白髭生

次于湖訪王德孺話別

長驅當雪候訪客涉關河何物一官繫思君兩  
鬢皤渴心愁酒短病日妬書多去路誰相問春  
風長薜蘿

寄陳光庭二十韵

陳生秉奇尚超二着眉宇見獨不離群青衿從

宋碧齋詩卷二

六

仰俯束身禮樂場游意圖書府心空恣所之腹  
便恣所取汎及百家言亦復事樵圃烏伴夜春  
霜犬隨朝採雨猛氣銷不盡帶酒長起舞青蛇  
斷水蛟白羽沒石帚老戰少年場秋風七鏃羽  
睥睨天上人歸休巖下戶藉有數畝田亦有千  
章樹一朝揮手去矣之不還睹赤腳走五陵微  
骨凌千古大象龍御六小術禽戲五雲霞爲衣  
棠日月相吞吐耳目忽自遺肝膽少人剖同好  
儼相訪第豎白玉塵不逐元會迂將爲泥塗

寄語謝諸郎父兮衆父父

天游篇別陳抑之年兄

縹馬問蘭皋天游忻馬首世路自崎嶇瀟湘  
未剖鶯花嘻笑間雲雷翻覆手爲揭日行天仙  
風淨氛垢洗髓以汰寥三素雲生肘瑩三紫玉  
宸朝請期門耦揚芬南有箕取醉北有斗碩問  
塵世人骯髒神全否東隣聞木雞西里陳翦狗  
不識滌玄心天殽解已久

辛卯秋新安徵會白岳歛汪子欽休范原

宋碧齋詩卷二

七

易邵汝質娶余孝甫潘去華祁陳少明黔  
李實夫績王黃卿部署其事江浙寧池太  
同志至五百餘衆

龍象標靈界琴樽問舊盟地浮青玉案人供紫  
芝莖自信乾坤在誰爭堅白鳴竹風鈴閣淨苔  
雨石窗平混沌山雲合清寒海月生放歌天柱  
外百谷應同轂

濠梁遇程汝可愴然懷渠兩兄昔爲此地  
主人今皆物故汝可復送予王庄賦此留

別

客思浩難裁寒雲鬱不開觀魚當日樂夢蝶百年哀短劍鳴長路清言送濁醅白頭堪幾別落日罷登臺潦梁有夢蝶臺

和同行者黃河渡雪之作

萬里黃河雪輻軒簇要津蹶蹄悲去馬改鬢訝歸人驛路迷梅使江湖斷雁賓一裘寒自擁高調報陽春

見表間翁仲有感

一表間翁仲

古墓犁為藝麥園豐碑折入搗衣村千穉重感雍門操翁仲吞聲泣雨痕

過沙河

漠二沙河道沙深澁馬蹄塵從行處起人似霧中迷隔岸鶯花亂荒原燕麥齊振衣汶水上客思故樹二

瀟口阻雨寄李士龍明府

春泥淹病客吟望治城陰未老辭彭澤能閑卧竹林交蘆葉白葉片石賞玄心還意緒經廬山

園花雨深

入計歸同李衣思年兄過陳縣乾甫留飲

寒雲晶二拍騶驪繞郭鶯花春正酣雙劍風塵來冀北一樽烟雨對江南琴邊調霍調心賞酒後呼燈縱手談蓬髮相看憐慙息蟾蜍斜墮影

陪朱使君登齊雲酌天門有作

名嶽雲中起芙蓉繡作城朱曦明使節青鳥導

一表間翁仲

仙輶巖挂三珠樹霞嚙五舌笙天門星斗近和露倒瑤觥

寄題范原易憲副宜園

小闢林園亦委蛇自栽山竹翠交離抽書露點花間榻洗硯雲開石斗池玄草業成知獨契素心人過雅相宜風塵蹴躡胡為者妬余芙蓉枝一枝

松蘿洞

千年老樹草為衣風雨崖頭石欲飛松下殘棋

人不見白雲斷處露巖扉

過張光祿園居

仲蔚開三徑相於興未央  
酒酣紅藥圃丹熟白雲房  
綺石籠深樹青山出短牆  
閑居春不賦花縣老潘郎

壬辰夏夜夢中作

五霞晴色徹雲瑤  
偃卧床頭百尺高  
殘夜夢驚詩骨冷  
罡風萬壑起松濤

過汪潛夫玄芝室

梁碧齋詩卷上

徑仄溪迴石門衣  
榜作鄰齋空無長物榻下有  
高人移酌呼依樹  
題垣情辟塵語深誰問夜月  
露浸車茵

題吳仲良讀書處

竹屋俯清溪  
吾吟雜溪籟  
高花散書香  
細草索書帶  
水風吹春來  
玄珠吐光恠  
得句書之中  
得意書之外

得西虜之捷寄藍將軍

洗天風雨塞塵消  
首宿秋高叱撥驕  
弓月半開

人辟易側身一箭落雙鵬

夜酌沈氏別野

忽墮小壺天  
蛟螭峭壁懸  
花風迴谷口  
海月到墻肩  
笙出松間屋  
杯傳石罇泉  
塵襟消半醉  
隔竹起茶烟

舟淺長興山  
瀨舍之從陸  
軟孺及徑至  
不能行輿人  
咨嗟爰有斯作

梁碧齋詩卷上

停車問徑踏莎田  
慘淡征衣手自褰  
四野雲低山欲雪  
三家村隱樹爲烟  
岸迴橫浦羊腸繞  
石卧長虹馬跡穿  
脈息只今看世路  
鷓鴣啼老雨餘天

叢山關雪

四野天低萬玉鳴  
山風迴雪亂山行  
抱關無吏寒雲合  
叱馭何人古道平  
倦擁鸛鵲詩思苦  
笑拈琥珀酒權輕  
村庄兒女窺征客  
楫拙爐頭絮芋羹

同張子晏金季黃汪公叔汪大呂程仲權  
集金子實池亭

片雨過銀塘繩生解帶涼亭臺籠水氣缺蝶散  
林香月墮蟾蜍影樽開琥珀光自憐清興劇談  
笑據胡床

送藍將軍出使暹羅諸國

龍旂鵲印照麗宮萬里皇華信去風夜半柁樓  
觀出日海門魚眼射波紅  
樓船飛蹴海濤雄東盡扶桑一掛弓玉節指揮  
朝百國漢庭誰數伏波功

陪王使君夜泛落石

梁肅肅詩卷三

十二

出郭謝塵鞅方桴雲水隈迴瀾鳴斷石深樹隱  
香臺塔影波心出山光酒面開鳳笙明月浦子  
晉自仙才

次日復陪登白嶽得文字

真氣來天上氤氲擁使君穿林花引隊踞石鹿  
爲群洞口分丹火峯前祀白雲登封傳漢時王  
笈閱靈文

題孫子上池圖四首

曾逐仙人飲上池至今衿袖碧淋漓相如茂

如相識不渴金莖露一卮

塵尾風清拂美髯博山雲氣譯楞嚴藥王尔是  
前身在深院曇花晝捲簾

紫蘭巖頭雲不開黃庭榻下繡烟苔松濤忽湧  
山風勁知是山君賣杏回

采藥歸來月滿筐碧桃朱杏對蒼二竭來勾漏  
慚仙令却向安期乞禁方

葆真篇贈一袿陳隱君爲少明尊人

梁肅肅詩卷三

十三

而翁何許人二擬無懷氏身居深山深足未窺  
城市藜藿有餘甘茅椒足植只榮辱不駐心是  
非不掛耳荷簣山鳥下倚杖谿雲起自關一拳  
地半以付蘭茝木石偶庚桑俎豆辭畏壘葆真  
應證地行仙傳家更有天遊子

恭陪許閣老宿白岳之榔梅菴

天上歸來海雀姿白雲五老風相期垂影道者  
眉如雪丹竈分光餉紫芝

洞壑誰消白日閒枝筇量屐逐雲還風泉閣夜  
饒清聽猿鶴移文笑北山

帝遣名山逸老臣金堂瑤草自秋春行吟不動  
渙樵侶夢覺翻疑雲水身

小東山別墅同金季黃汪虞卿汪公別大  
呂作山上有半偈菴

風塵吾欲老丘壑道為尊偶到東山墅欣開北  
海樽草分麋鹿徑石嵌薜蘿門嘉樹來鶯友春  
風報竹孫黛橫雲外岫碧合雨中邨一破勞生  
夢偏耽靜者論月明孤磬發還聖小祇園

寄贈王子晉年兄海鹽奏最

張君齊詩卷三

十四

春衣曾逐曲江游一日分符邈十洲越微花明  
供製錦吳天月滿倦登樓水心淡井寒相照藻  
思橫塘翠欲流治行祇今誰第一五雲遙望鳳  
池頭

夜過詹吏部東園園居

山公愛丘壑野酌為淹留斗合雙龍劍雲開萬  
古樓月林天不夜風徑夏疑秋鶴夢先誰醒菟  
裘晚自投未須詹尹卜吾道在滄洲

萬古樓為東  
園藏書處

英風紀異有序

番陽補闕胡公閏當勝國時嘗回松喬君  
廟壁而題其上有九天風雨蒼龍骨之句

高皇帝見而異之尋徵為督府都事

建文朝擢右補闕晉大理少卿靖難兵起公與  
方黃諸公死之赤其族戍逮親友近秀水  
屠侍御疏以聞赦戍者新安程令君大書  
赦文榜邑門忽為羊角風搏入天際自午  
至申復從空中落廳事前鄉人嗟異咏歌  
成帙題曰英風紀異建祠祀之與番君廟

張君齊詩卷三

十五

對湧賦五言近體四首用抒仰止之懷云  
拜命趨青鎖捐軀翊紫宸風裁闕下重石畫幄  
中親九死心何負千秋氣獨伸精靈知不散白  
日駕懸輪

矯二蒼龍骨霜威凜凜莫摧當年英氣在忽地疾  
風迴湖面波濤吼城頭鼓角哀不須千載後遠  
鶴夜歸來

昔展番君廟留題動至尊如存脩秩祀不死吊  
忠魂伏臘分香火江山對殿門憑悲臣節苦異

代欽同論

聖代餘恩澤吾鄉寶典刑游魂動風雨古貌絢  
丹青山擁芝爲座城園桺作屏藻蘋春自綠采  
采薦明馨饒有芝山名芝城又名桺城

望江臺詩哀程孝子而賦之

公無渡河公渡河渡河太二柰公何孤兒泣望  
荒臺暮風雨蕭蕭落木多

將之浦口閱武渡江志感

落日江邊風拍二樓船破浪二花白片帆橫江

聖朝詩卷二

十六

疾若飛二水三山天一碧水師呵護驚鷺并蕭  
笙咽作水龍鳴長風未醒石頭酒傳呼忽薄浦  
口城浦口城池何年設五衛錯落如星列直爲  
豐鎬厚金湯其如怒激江濤嚙江濤嚙江濤裂市  
人衛士相愁絕雉堞夷爲蒼蒿場虎落折入龜  
鼉穴頻年警報急吳淞坐失地險籌司空中流  
漫擊祖生楫東海方懸關白封

與朱侍御詣卿吳職方閻夫浦子口閱操

神京天作塹古壘斗爲城虎豹帷中吼風雲

上生隼旗迴日色渠荅走江敵淨聽將軍令因  
思細桺營

觀珠泉

尋山二款盡細二來泉敵一池漾寒碧錯落萬  
珠明豈與東海通迸出鮫人淚可玩不可掇爽  
然愜幽意

大桺驛

兔絲不可織燕麥不可食驛以大桺名大桺不  
可得繫予弱植姿而忝邦司直司直二如弦皇  
路夷以塞司直失所秉無乃曠吾職躍馬渡江  
來黯淡風雲色壯志向誰酬深衷私自効落日  
行人稀彷徨岐路側

夜過磨盤山呈同行朱吳二丈

山如磨盤人如蟻人去人來日未已夜風吹火  
火欲滅忽見明月東林起明月在地白于霜草  
根啾二啼寒蛩眠龍蹲席奇以險曉馭誰謂只  
王陽左盤右盤路窈窕步二出山二不了律兒  
鼓勇跨蹕行山下鷄聲霜日曉

送人之朝鮮

風煙萬里羽書來海國孤懸壯士哀  
頓纒扶蘇山下石青天白馬釣龍臺

病起

一卧動經旬空齋淨客塵夢中觀物化病後覺  
身親久冷談玄塵初勝折角巾故山烟水外竹  
屋石鄰二

桂林義姑歌

孤鴈雲中嚴嘒二桂林有女當窗織不聞機杼

寒碧詩卷三

十九

聞歎息四壁蕭蕭二頭半白停梭惆悵憶疇昔  
語傍人泪沾臆阿兄客死長淮側懷中孤兒未  
三尺薄糜何能繼朝夕阿嫂無以安其室姑謂  
嫂無攜貳德不絕吾宗留此脉吾心如鐵亦匪  
席胡爲一朝有遷易生者有知生無益生者不  
媿死亦得黃口呱二行且泣母氏出門寧顧惜  
歲寒停二表松栢清水離二見白石小姑斷髮  
誓無適泰山鴻毛輕一擲生憎鵲鴿鍛其翼遮  
莫鴛鴦不成匹誰云生女不得力生女猶能保

宗澤方知伯道在閨闔不信緹縈是巾幗魯姑

棄子抱兄息坐卻齊軍藩魯國姑也千秋見遺

則懿範令儀而無忒汶陽之竹董狐筆芳嚴焜

煌布金冊湯二紅流浩無極夜二月明太空碧

過玄武湖同鍾民部作有序

湖在太平門外故六朝習水戰及歌舞地

昭代於中洲剏冊府非公事無敢窺左足而

至者冊人不爐不燹不炬爲慮遠矣余偶承

乏署其事賦此

寒碧詩卷三

十九

天假湖山足勝遊近人魚鳥自沉浮影涵城闕

清相蕩氣作雲霞爛不收賸有圖書藏秘閣絕

無烟火到中洲翻思六代豪華事落日紅亭兩

髮繩

宿直湖上五首

湖邊艸長碧芊二湖上堂開鑄鼎年烟鎖禁城

歸路斷鐘山淨對筆牀前

萬頃湖光一掬收每隨獨宿立芳洲青天不

金鰲背掩映仙人十二樓



華林舞罷水師陳千載悲涼野馬塵金版深藏

天語爛漢家經畧重司民

東風吹水二生春隔水桃花最可人已向滄洲  
稱傲吏不從漁父問通津

水國魚龍出沒多夜窗明滅下星河坐窮天上  
圖書府民力東南近若何

天語亭二在湖中最高處懸制書其上

天家亭榭倚雲開表裏湖山亦壯哉樹古風高  
裴靈籟直疑天語自天來

環碧齋詩卷二

五

於白門送

李發

父歸芙蓉山二為麗居士叅

大毓禪師處有榛八里相傳為居士所遺

野服翩三江海蹤還山未許作山農茅齋聽雨

移高榻石竇看雲曳短筇榛子老從幽徑落曇

花寒傍古壇穠月明浩嘯來同調知在芙蓉第

幾峯

郊行有感

細雨促鳴騶行二動百憂潢池傳嘯聚桑土費  
綢繆高下谿山路青黃菜麥疇匡時無一策江

海羨浮鷗

題陳光庭白下居

為愛長千里祗桓老結鄰簷端花作雨竹下玉  
為人掃榻風無跡窺書月有神往來惟二仲笑  
語淡相親

輓余孝甫

哲人今已矣烟雨暗江楓杵臼交難再龍蛇歲  
正窮靈山朝吐紫古井夜銷虹矯首春雲暮  
其玉樹叢

環碧齋詩卷二

廿

悼畢一衡乃子

青天何處撐靈鰲翩三濁世鍾譽髦童烏自破  
玄亭寐林室爭看白壁高惡溪二上鬼夜號天  
摧玉樹沉烟濤陰風慘淡心忉二三生石上回  
龍種五色雲邊墜鳳毛無所不之靈爽在歸來  
空注望思勞

寄武隆太尉

身作長松氣作虹歸來一枕卧崆峒傳家不墜  
青箱業却老還尋白兔公夢裡江湖橫四舫閑

中魚鳥付詩筒長眉短髮人間世霜月高  
太空

賦得雲卧恣天行壽王參知

真氣蔚維顙芬蓋閱清都容成集樹庭長隨吹  
白榆下有紫烟客羽服丹霞裾疑真煉九烝人  
貌天為徒華池漱玄液瓊田餐玉腴披雲卧巖  
肩竦身凌紫虛輕矯腰萬里遨覽窮八區終轡  
扶桑外縹馬昆丘墟來往邈千載冥心鄰太初  
醉中訪僧

環著齋詩卷二

廿二

溪與虎溪連誅茅幾歲年四天龍饋供丈地石  
成蓮宏聽風鈴說燈將水月傳遠公寬酒律吾  
以醉為禪

題歐陽氏醉經樓

衆人醉以酒之子醉遺經醉酒成酩酊醉經長  
自醒中天百尺樓黎火何晶熒手探二酉藏千  
古開玄扃無然啜糟粕翳此雙瞳青

燕子磯

燕子磯頭燕子飛秋風蕭瑟動征衣千家

園平郭幾處帆檣挂落暉跋浪魚龍吹雨氣拂  
雲鵬鶚帶霜威江南江北情無盡一棹中流坐  
月歸

清谿小隱歌為天台王恒琳賦

谿即古桃源有曲水瀨三星石卧雲坪小山  
叢桂空濤閣嘉樹臺夕陽塢紫芝山房忘歸  
石芙蓉城小祇林蓮社龍藏諸勝

吾聞華頂一萬八千丈半壁海日天鷄鳴瓊臺  
倒影挂青漢霞彩建標搖赤城天空晴雨卷飛

環著齋詩卷二

廿三

瀑石梁萬古喧繩敲鸞鵲駕接天姥珠庭貝  
關開方瀛白雲如水月滿地緱山子晉來吹笙  
使君風骨縠山裔前身自是香案吏探書古洞  
賦游仙奏牘承明親謁帝隼撫虎竹遍遐荒  
放跡陸沈聊玩世棧前四海若蹶涉須彌芥子  
聊游戲何年卜築清谿濱清谿遙接桃花津胡  
麻流水宿難覓擬從二空山春卧雲坪前雲  
漠二夕陽塢中叢桂落翠幄朝寒嘉樹臺松風  
夜吼空濤閣冷二曲瀨浸三星芝房日暮歸玄

鶴忘歸石上忘歸者隔水芙蓉鏡中寫經殿時  
出小祇林酒禁初開白蓮社右丞那得誇輞川  
贊皇未可稱平泉使君作吏三亦仙經世度世  
聊隨緣我亦興懷感遲暮欲往觀之渺何處一  
卷時緒當卧遊何須更讀興公賦

感時二首呈周大司馬許少司馬

白門秋嘯髮蕭騷江介終風捲怒濤塞外將軍  
探席穴禁中天子握龍韜草茅反憤前籌失  
海嶠遙看殺氣高此日尚懸司馬印乾坤無地

著吾曹

環碧齋詩卷一

廿四

孤軍深入竟如何料敵還疑廟筭多百二秦封  
虛古壘三千越驛渡黃河王關自老班都護銅  
柱誰標馬伏波舉目江山空涕泗軍前何日奏  
鏡歌

清溪雜詠四首桃花津

桃花津桃杏津花落谷開幾度春大隱寧辭漢  
清時不避秦春風一醉飛花下猿為御弓雀為  
馬揮斤四虛烟火無蔚藍下瞰閭閻野為問當

年採藥人可是今生種菴者

卧雲坪

白雲絮起巖壑冥二石牀不掃松門不扃幽人  
一枕非寐非惺雲去雲來天不動世間萬事耶  
郭夢

三星石

天漢墮三星化作水中石二動水潑洄潄二影  
澄碧誰與話三生夜二寒光射

龍藏

環碧齋詩卷二

廿五

乾坤劫火焦龍藏不可銷溟渤颶風闊龍樹不  
可拔定入龍藏如龍游冥搜群品宣部洲天台  
智者一迴向蓮花貝葉空龍藏

題李納言秋林圖

白門一夜涼風起將子悠三思萬里誰家林亭  
秋作花彩筆寫入生綃裏露下灤二天未霜高  
高下二冊間黃冷艷交加臨淺水倩如游女  
新妝我不悲秋二色好把酒對之成潦倒醉  
摩娑入故園那知身逐風塵老

青藜閣爲吳肅卿賦

小閣帝城偏片閣空中起飛檐挂星漢曲几瞰  
圖史青分太乙藜光映鐘山紫風雨校雠餘跌  
坐觀無始

莫愁湖

南國佳人何處去一湖猶挾莫愁名春風苑李  
六朝盡野水菰蒲兩岸生疲馬黃塵官道繞高  
天落日女牆明心懸袞補慚無補江岫沙鷗憶  
舊盟

送董司寇赴闕

西郊堪把別立馬政汪春聊以數行酒相看萬  
里人乾坤生蒜髮風雨損花神到日酬清問園  
扉泣諫臣時曹侍御以言繫獄

瀟湘臺感懷

煩襟不勝解一上清涼臺片雨隨虹斷千山抱  
郭來乾坤餘老筆日月送深杯海國風烟暗誰  
當撥亂才

與馬侍御尔孝延職方元叻孫司農子瞻

夜集珠泉亭

泉池泉湧燦如珠淵客不采遊人娛青山面二  
樹低合亭立四虛纖翳無林花映帶水荅皺石  
髮蕭疎石齒漱寒韵冷二骨轉清滌觴旅進更  
爲壽燈火晶荧柳外來笙簧縹緲雲中奏碧天  
影落一池星赤欄橋上客半醒夜深更作魚龍  
戲應有魚龍出水聽

王問卿招飲豐樂亭即席作

名山欣得主把酒獨躊躇樹飽風霜古亭牽薜  
荔虛兵戈五代後禮樂百年餘何以長豐樂時

危媿諫書

江上閱水軍二絕

雨氣沉山水拍天將軍破浪擁樓船直爲豐芭  
綢繆計不比昆明鑿漢年

江上潮聲雜鼓鼙平沙人遠陣雲低西風莫作  
鯨鯢浪組練三千出水齊

夢野臺爲王農部賦

孤臺矗二楚雲涼夢澤天空入望長何處

潯獵地青山數點落瀟湘

漁家

風波何處不浮家  
日落沙頭繫釣艖  
倚棹醉眠兒女畔  
半江明月浸蒹葭

送李敬夫出守興化

共逐風塵老何堪  
岐路情雲隨羣馬  
公日落萬山明丹荔  
園齋閣青天瀉石泓  
年來瀨海郡應侍作長城

奉寄李孟誠先生短歌一章時先生戍漳

張翥詩卷三

丈

州

先生七十看如雪  
起看旄頭夜明滅  
東師十萬海氣紅  
有酒莫破崔嵬胸  
當年一展屠龍手  
奇功勒在滇人口  
是誰巧入三至譏  
三木加身天爲塞  
萬人伏闕奏天子  
聖明特予以不死荷  
戈海上時橫經  
春風坐滿魯諸生  
自根自本無刺說  
卑提尼山入聖訣  
古來賢哲多殷憂  
漳州亦是一涪州  
何日賜環建旗鼓  
水殲髡奴陸殲虜  
直爲天家結大年  
沙高柏低儒作仙

送鮑文輿之任都勻

六月江南路憐君  
出牧昔古風還禮  
樂異俗走蠻夷卧  
閣林嵐暗塞帷  
海日遲平洲秋色  
遠何以寧相思

贈劉紫芝

一劍客邊雄相逢  
杯酒中青天捫海  
月赤足濯松風閱  
世身如霍籌邊氣  
作虹行蹤半天下  
從不嘆途窮

延公元叻爲司馬尚書郎婦夫人壽授簡

張翥詩卷三

廿九

索言而備兵江西  
之命適下漫爲賦  
此兼

贈其行

小隊出江關潘輿  
手自攀忘憂樹堂  
草戴勝壓霜鬟饌  
選麟爲脯衣看豸  
是斑吟遶秋不老  
王

溜照南山

公駐寧州二有南山王潘石黃魯直題字在

錢文登以虞部郎擢守黎平致政歸越賦

贈

夕陽歸鳥下平蕪  
別路爭看黔大夫  
謝眺亭前山不斷  
越王臺上月還孤  
將隨關士歲金界  
直

向清朝乞鑑湖媿我浮沉青鎖闥秋風空老舊  
頭顱

劉公予以郡司馬北上補謫官小駐靜海  
寺忽動歸休之興余聞而快之為賦二章  
風雨歌殘蜀道難更愁車馬上長安閒房結夏  
隣為竹故國宜秋澤有蘭好士徧尋通德里哀  
時蚤挂進賢冠筆牀茶甌饒生事不受人間白  
眼看

金陵自古帝王州惜別還為十日留簾挂青天

環碧齋詩卷三

三十一

雙闌出杯浮明月大江流時移誰恋秋風扇興  
盡人歸夜雪舟七十二峯雲半隱何年共尔采  
真遊公于家衡山

夢遊西湖塔寺得句成排律一章

夢識錢塘路依稀近六橋直隨禪客去不受酒  
家招多景供游冶空林間窳寥隔江山隱二滿  
地竹簫二竊法玄猿嘯傳香白象調草卷寒自  
媚巖樹病先凋三匝前朝塔凌風望海潮

莫愁湖呈魏國九公子廷和

斷雲將雨過新水拍堤平不見盧家婦空餘湖  
上名魚鷹飛復下楊柳卧還生公子棊樽在名  
流冠蓋傾蘋風吹酒氣竹日落棋聲遠樹低江  
浦寒潮響石城花深游屐隱渚靜釣槎橫隔岸  
吳歌起因之一濯纓

題李士龍所居

草閣斗如大結在雙樹間一柳將一梧風月相  
往還隣虛八窗開蒼翠見鍾山中有素心人雪  
髯映丹顏客問長不絕三日一啟關胸中飽奇

環碧齋詩卷三

三十一

字應接有餘閒前身疑長者高風邈難攀

寄山中友人

紅塵跡斷意仙三石漱雲眠自歲年謝眺青山  
身似霍葛洪丹井氣如煙

送王農部出守臨兆

江日射朱輪行飛廣陌塵邊從漢開郡地與虜  
為鄰良牧二千石勝兵三萬人風霜若自保

天子簡書新

寄程子方

夙昔在邑屋日苦簿書束考槃歌伊人潛居七  
潭曲疊巘資遠眺卷石媚幽獨春省深巖耕晦  
入層雲宿山水激清響冷三妙絲竹自子嬰言  
責時事紛以促緬懷不可陳願言踵芳躅

同鄭黃門於徐氏東園酌許少司馬

公子園池勝繩深綠未消石橫青玉案樹亞赤  
欄橋近水通星漢長風落海潮翻嫌歌舞開陽  
竹度瓊簫

巨源王孫谿上居

環碧齋詩卷三

三二

秦淮八月水如烟高下亭臺夾岸懸古渡猶傳  
桃葉楫佳辰况近菊花天風飄清響來鈴閣雲  
作輕陰落酒船最是東平餘樂事爐薰坐對碧  
簾前

贈姚允吉

矯二出風塵圖書四壁陳筆花清入夢池草細  
生春梳熟黍船子囊空散酒人獨眠江閣雨絕  
口不言貧

送王求我以使事便道省覲

諫草萬人傳餘生不問天心降賜環後名起積  
薪前去國三千里爲郎十九年思君候潮信莫  
戀舊山川

訓程孺文

黃山得真訣浪跡白門隅委巷回車歸晴窗映  
竹蒲雲中長采藥市上不懸壺相對談詩法令  
人病骨蘇

汪子烈投詩過訪耶荅短歌

環碧齋詩卷三

三三

幾上秋風臺懷人心獨遠之子杖策來山川歷  
奇蹇把手一咲青天開浮雲西馳白日迴平生  
飽嚼蟲魚字行處長傾江海杯文章落筆高風  
格塵姿醉眼乾坤窄千里誰憐伏櫪心夜深劍  
吐寒芒赤

送李納言道父擢少廷尉還朝

落日挂離亭綠二蕪葭水三年共色咲一日忽  
萬里都門祖席張盼二君行矣還朝便是還  
家路旌節煌二省封樹銀臺突兀餘清風更看  
紫氣高鍾阜帝命不宿入帝京直持欽卿

贊 聖明魯國豈少一男子金鷄未銜直臣名  
白虹夜飛射貫城廷尉從來天下平

送劉水部以蘆政考最北上

三年籌水國無意問沉浮吳楚亘千里烟雲渺  
十洲天分楊子渡人去秣陵秋竭澤魚龍泣行  
行達冕旒

寄李西鄉年伯林居

何年解組老菟裘三徑開當漢上游采藥偶隨  
玄雀去看山長爲白雲留林塘紫葢藏書室風

環碧齋詩卷二

五十四

月平分載酒舟倪仰乾坤吾道在直將嘯咏傲  
千穉

同侯升郊送甘懷慶登木末亭更酌

黃雲秋滿地白露夜爲霜送客不盡興尋僧到  
竹房天垂千嶂小城抱一江長醉倚林亭晚西  
風急雁行

浦子口營閱武

神州環衛一江橫甲馬馳驅古柳營三疊陣前  
雲鳥靜太平天子欲銷兵

送楊汝霖出守姚安

班馬白門前分攜意黯黯然家看遊子近楊此行  
道經家門郡借使君賢楊子江邊路梅花雪後  
天孟隨肝膽盡六詔莽風烟

齋居有懷鄭觀王黃卿山中

蕭齋風雨坐冥冥二千里懷人舊眼青生事祇餘  
居士僑狂歌應動少微星誰能天上馴龍性自  
合山中鍊宦形儻遂初衣還問評洞門莫遣白  
雲扃

環碧齋詩卷二

五十五

送黃州威之燕

十載相逢兩白頭何堪別我薊門遊殘星秣馬  
發孤驛寒雨當鑪解敝裘上苑花明春載酒西  
山月滿夜登樓翩二意氣長安客不向人前歌  
薊絢

郊送王平涼之任

新雨滿原田農歌到別筵人將萬里去交憶十  
年前地險關山郡風清閭井烟百城看保障  
天子罷防邊



寄二齋雜咏

泡影落闊浮朝華夕成霰都來不百年浮榮爲誰恋

家世本青山不共青山老十年出山來自詫成

小草

逶迤御溝水温對玉亭二幾從交戟內落二看

晨星

累二綰九篆應接無餘閒渚日謝客問齋頭見

鍾山

張耒詩集卷二

五本

鍾山蒼翠色晴日下房櫳白雲將猿雀何處覓

周顒

隙地列前除慈情交梧竹慎勿剪繁枝含風解

炎燠

漢庭豈乏士中使分道行掉頭感時事械二秋

樹聲

退食自遲三盤餘大官肉因憶少年時荷鈴

黃獨

昨日出門去所謀獲在野慙慙臣爵疎

應下

亦笑噉名客身滅名不聞篋中書諫草未肯遺人焚

六代迺廢興古堞夕煙起誰家歌吹船明月秦淮水

著念成微塵駐顏無大藥緬想山中人江花自開落

夜寒燈焰短古壁候蟲吟木榻無人對醒然一問心

張耒詩集卷二

五本

白首溷風塵長悲客中客二行何處歸高歌盪秋碧

燕子磯

神斧劈巨石截斷半江流平窺龍虎城荻蘆帶長洲帆影沒天際水怪乘潮頭颺二毛骨寒滌盡平生愁

爲索書者急戲作

偶然親筆硯閒情寄纖細世人不解意益我閒情忙

即事

林影墮窗紗  
午枕夢初醒  
妙心發圖史  
古色摩曇鼎

壽程季成

天上歸來未白首  
浮沉萬事吾何有  
開園學種邵平瓜  
好客獨傾光祿酒  
書探二酉手自編  
烟雲吞吐松窗前  
領取山中閒日月  
不須更問十洲仙

送馬侍御爾孝歸廣平歌

有序

張君齊詩卷二

三八

予與爾孝同以邑令被召已又同官而南  
共事幾五年  
所爾孝善病故不淺高尚之志  
一麾出守而志遂決  
都人爭爲詩篇張其  
事予孑然自顧情見乎辭  
蓋空谷之思非興北門之歎也

繩風吹老石頭樹  
秋草離二綴繁露策馬送君  
馬不行勒馬留君馬不住  
當年接翼出明光  
君爲南牀我夕郎  
原廟衣冠紫氣古  
舊京城闕青  
天長兩二相期二不負  
愁聞狼虺橫當路時

披猖 天聽高君胡獨就歸來賦故山望二巒  
松筠小隊前清車歸塵傾都冠蓋酬三雅夾道  
風雲擁百靈把袂相看亦何意拳壯河邊君遠  
矣含情不獨爲別離樽前更下憂時淚

宿棲霞寺二首

步入深松路  
蔽虧簷牙殿角碧  
差參徵君不毀  
千年宅遊客空摩  
六代碑眉嶺雲橫  
金粟界乳泉雪噴  
白蓮池禪堂經罷  
僧初定正是諸天月上時

張君齊詩卷二

三九

千林雨霽澹秋容  
臺殿高低散客踪  
水際草香時下鹿  
巖頭樹老半成龍  
經霜亂葉涼偏媚  
抱日殘雲晚更重  
午夜每同眠  
崔警山風寒堂鐘

曉謁 孝陵三首

燈火散星毬  
夾道低人語  
白雲行處分松露  
滴如雨  
寢殿夜岑岑  
肅肅二簇冠裳  
虛疑天欲曙  
萬樹月中霜

遂隊出 陵園喧闐岐路側  
立馬望山中山中

雲五色

奉答王季宣見寄時為寧國二守

曾於江海識詩名更共天台采藥行十載分攜  
孤劍在八行題寄二毛生川原雁斷寒雲色梧  
竹窗虛夜雨敲窗况未須嗟半刺風流重說謝  
宣城

以池河營閱武之役重過滁州有感

三年逐行役十度過滁州自遲賢豪路誰分帷  
幄籌關山疲老馬江海羨浮鷗客髮如緇葉臨

梁武帝詩卷二

四十一

風咏四愁

呂太僕招遊幽棲卷

不負冥搜約溪迴麋鹿踪烟雲生大壑鐘磬出  
溪松亂石都成佛窮僧半作農虛空開眼界百  
里見孤峯

大柳驛口號

有叙

諸驛唯大柳南有關山北有磨盤山二石巔  
屹嶺馬特甚予意傷之爰有是作書之屏間  
呼馬應之以馬出門上山下山使者鳴鞭急

市頭馬價初還

送陳邨之奉使歸粵

握手幾相過行二柰尔何踈占交態古老覺別  
情多烟月鴻低浦冰霜馬渡河梅花明五嶺呼  
酒共誰歌

綠猗軒為汪子烈賦

種花二色好風雨苦易戕種栢二心堅何時如  
我長三畝山池半為竹龍孫日長翠成簇月明  
古牆寫素影風度疎林戛哀玉主人坐對石牀

梁武帝詩卷二

四十一

清塵氛不到雙眸明信手抽書信意讀時還起  
匪琅玕行琅玕箇三挺風格深靚真成庾信宅  
飽歷冰霜自歲年相看不減凌寒色

送大宗伯王老師請告歸瓊海五首

石頭城下繫歸舫人對梅花欲雪天感慨平生  
堪此別乾坤何處不風烟

十年塵夢憶南宮四海才名入彀中桃李渡江  
紛若許獨慚無計報春工

抗疏辭天道不輕老臣病喻自心盟太平夫兆

身先退風急寒江暮雨聲

歸興何如山色濃一當名勝一支筇夢回白日

邯鄲枕麤得閒身訪赤松

去二青天萬里長修髯拂耳半為霜里中盡散

黃金橐海上重開綠野堂

送汪將軍之任吳淞

斜日射江明嫋嫋出漢京嚴城刁斗靜小隊鉄

衣輕雲斷三山色潮回萬馬聲到時春汛急海

上作長城

環老齋詩卷二

訪張山人子明不遇留題所居

伊人小結秦淮上水風水月閒來往長裾不曳

王公門獨與漁樵互評唱官橋柳外春日遲我

來訪君二何之低回齋閣不能去壁見影身案

見詩骨浹衣冠古以野滿前詩景恣淘寫九衢

車馬百丈塵誰似谿頭玩世者

徐光祿考最北上別以短歌

鍾山日高紫氣橫石頭城下寒潮生關河柳色

黃又青聊持一尊別徐卿與君門署巧相

日不見意不啻英二子王照人待我弄筆二

有神君都大官二事理我食大官媿欲外山澤

政急魚鳥亂天下紛二何時已君今行莫指幽

燕大河南北民無年清風兩袖道路便獨歸悵

立津亭前模糊草樹低雲天

送劉都水出守貴陽兼致郭中丞時有播

蕭之亂

水部才名舊梅花照客粧天清江峙小路入雁

雲長萬里馳君命三年伐鬼方令公籌獨運為

環老齋詩卷二

縛夜郎王

紀悶

庚子二月二之日忽地憂來不自識東風未解

雨餘寒天上浮雲淡無色十中常侍出漠庭朱

干赭旄耀日明虎而翼者夾以行磨牙吮血誰

其攖破家紆國亦不惜可堪若輩相躡藉黃

屋寧知白屋貧弱人肉為強人食赤眉紅巾豈

異人蒿目乾坤長太息七尺空負冠裳身萬事

全輸龍象力頭顱衰颯伎倆窮欲脫樊籠脫不

得夜來夢入小桃源樵客指麾林路黑

送吳比部出守瓊州

聯鑣入白門五載宛如昨相於結蘭佩氣類殊  
不惡一麾萬里去肝膽尊前落雲低江東樹海  
浮日南郭以子清遠心露冕問民瘼孰黎維生  
黎遺黎不任雲保障擁百城無然坐畫諾白日  
射滄溟回風振林薄政成應勒碑島嶼爭奇錯

春懷

不見故園春二風侶故人著花紛作態命酒忽

環碧齋詩卷二

四四

傷神霜髮悲前事雲心戀外臣匡山讀書處殘  
雪老松筠

三月晦日同龍民部君御顧博士靖父集

雨花臺分韻得謀字賓字

林薄綠新稠相期出郭游竹交山路窄雲墮石  
亭幽時世天難問琴樽野共謀愁看春欲盡醉  
不盡春愁

青陽餘一日白雪對二人監拂花成雨徵歌鳥  
度春偈聊晉敗簪地不動纖塵林暝迴車駟

然失主賓

梅花篇為龍君御尊人伯貞先生賦

何人管領武陵春萬樹桃花五色勻大隱金門  
歸小隱自避紅塵不避秦二人洞口雲霞翳與  
客說詩如說偈二六肯觀自在身三千行滿人  
間世濯清浮白意仙二仙郎玉立庭階前桃杏  
桃實春風醉別有乾坤結大年

過汪肇邵園亭偶遇謝桺俞范諸子夜話

環碧齋詩卷二

四五

好詩蕪好客獨宦巧迎門榻外風篁語林陰石

虎蹲江河肯事變尔汝古交存疑路燈明滅青

天挂月痕

題吳無奇家山圖卷

季子才懷洵清美蚤年名傍青雲起三十六峯  
天下奇一泓中溜豐溪水二上人煙匝萬家二  
家門口種梅花桃杏不逐流水去画橋映帶峰  
頭霞此中不說桃源路秦人雞犬相朝暮雨霽  
林峦錦作堆風生亭榭香成霧夫二獨耳南阮  
貧幾年作令茗水濱琴心三疊風調古筆底家

山入望頻山雲飛片二山水淨如練試問東風  
故苑花何似勾吳花滿縣花開不減舊河陽仙  
令行春二自將風流為政亦不惡何必區二戀  
故鄉

同張計部與父張職方大來觀珠泉

偶從赤水弄玄珠生滅光中定有無深飲更憐  
山翠合朗吟不遣月明孤日南使者徵何急海  
底鮫人泪已枯蒿目乾坤頭白盡野情吾欲托  
菰蒲

一宿菴主索詩率再應之

一宿成頓覺三宿結愛緣如汝百十宿胡然胡  
不然宿性不佳宿非三亦非一卧佛呼不起空  
持佛足泣

偕武駕部對鄉劉常侍不盈王陳二山人  
黃卿少明夜登燕子磯即事

危磯水擊三千尺下有蛟龍之窟宅月生潮落  
客到來寒飛一道江光白迴波撼石二不流長  
風吹人五月秋嘯歌夜半巖谷裂何處乾坤更

十洲

齋宿神樂觀二首

萬綠擁樓居翻二憶仙子寥天一霍還孤響清  
人耳

天近蔚藍天簷牙象緯懸端居誰作侶明月落  
床前

喜雨

誰為夜獵者馬上倒天瓢行潦如江河蓑笠寒  
蕭二東阡與南陌入望田二白回思桔槔芳把  
手相慰藉稅重瓶粟空病商蕪病農空彈憂國

泪且喜兆年豐

李中丞歌

颶風掀海鯨鯢舞殺氣薰天二亦怒我師十萬  
渡鴨綠么膺詎足膏質芥夷王自隕夷種驕東  
南保釐借開府宿望誰當文武才御史中丞李  
道父李道父社稷臣一行委質不顧身南樂柱  
史坐遠竄危言激發丞相嗔世途奇以險吾道  
屈亦伸造士趨西晉避兵還東秦入列銀臺司  
獻納我忝夕郎意相狎階下莠葵亦忌案頭削

草烏絲扎觴酣耳熱慨以慷感憤時事冠指髮  
舊京班聯殿陞高新亭泪洒江山濶鴻臚死分  
鮑封金廷尉下結王生襪祇今海國樹旌幢材  
官甲士紛騰驤轟下龍刀土花紫箴中狼鏃人  
胎黃江瘠海滢浮几席雲鳥上下亂帆檣蓬壺  
五山五輪指直舒左臂拔扶桑天家承平三百  
襖外庭稀闊皇居閱古來祇恨繭絲臣鑄山權  
永爭言利畿輔不貸舟車縉陵園欲洩金銀  
氣中丞奮力排天閤日月爲卻星辰翻臣頸可  
斷山莫斷精誠片語回至尊至尊一意瓊林貯  
闕闔家二空軸杆奸雄乘興起徐方坐縛轅門  
以爨鼓草澤何處不奸雄誰其啓之誰其沮民  
心去我虜爲王民心在我王爲虜諫議捫舌毋  
多言中丞義烈棄如土願劉臣心一丸血仰酬  
今日克齊主

過恩公別業

香風度齋樹吹落野猿心迥出人天界平開子  
墨林空山繩杖遠細雨夜燈深莖草能安到

夢地布金

送王黃卿還山兼致鄭觀復汪汝會

霞際結巖扉翩二杖獨歸黃金看世態白鳥證  
心機上下人千古槎枒櫟百圍意消深息後花  
雨滿簾飛

蕭封君壽歌

人而龍兮何矯二危冠岌岌切雲表珮陸離兮  
善窈窕胸中五車負竒特天人幾獻金門策老  
去還歌驥伏櫪何當一片真肝腸既能施恩復

梁君壽詩卷三

四九

能忘英二俠骨凌寒霜也從酒人拚豪飲嚴君  
垂戒意凜二只今賜養酒仍禁當年封拜天  
語優簪纓聖世稱巢由佳兒翩二驄馬遊烏情  
夜二牽烏府蜀國之紋調陟謁繡衣夢入菜階  
舞桃花三月明浣溪白雲在望天之西眉壽遙  
祝峨眉齊

党侍中歌

君不見党侍中長松軀幹清冰胸課芦新下  
天子命勉出徵入輸公宮東塲西淑改疆理分

滕刻界勞繩弓簿書抱去汙許遠蝦菜不受郡  
縣供自把薪樵煮江水洲人羅拜生汙風局中  
將作呼活佛散金二匹不可覓赤面相看欲墮  
生剖心自明誰與質裏蹄半百代彼償神前一  
語竊者殛二者授人二不知受者藏金二復出  
姑孰租綱更可憐室廬懸罄身成邊責供包篋  
闌不入流離坐守經三年鋪地金錢七十萬一  
麾官屬俱爲蠲君不見十道分行中使塞窮山  
際海誅求急黃旌隊裏天爲昏崖崩波沸人股

家弟齋詩卷二

五

慄舟車篋盡估客走家裏無金還擲骨卧囊折  
軸明得意生人晝號鬼夜泣胡然而天胡然帝  
侑爲人号侑爲妖狐穴城出跳梁猛虎負嵎  
窓咆哮咄嗟白日舞魑魅侍中見之擯雙眉鼠  
輩橫行龍德隱鷹鷂腐喙鵙雞嗤乾坤蒿目誰  
當語歌以贈君二自知

病僧

雙樹一匡牀柔風散妙香勾身從病二兀然  
空王

送蔡符卿致政歸淝水

林居三十載一出便歸休豈以人言召難將老  
志酬道元關去就世詎與沉浮掌節孤前命抽  
簪尋舊丘正蘭成獨往梧竹悵同游今夜看卿  
月浮雲黯未收

送程貞父遊燕

千金裝劍指幽燕欲剖離心落日懸別館鶯花  
遲去路繞堤楊柳待鳴鞭雙瞻御座陳周禮九  
列官儀見漢年旦晚 青宮嘉命下定應恭述

家弟齋詩卷二

五

洽陽篇

枝隱菴爲吳山人賦

名勝探欲遍息躋秦淮湄挾此千古氣聊爾棲  
一枝東風不嗇一枝春樽於琴薦花底陳長歌  
短歌不盡意寫出青山還寄人青山有無雲氣  
薄隱二枝頭擲立壑白日捷下卧少文五遊更  
不勞行脚

送陳督學以成晉岡卿還朝

江南三月桃李春使者還 朝簡命新綠陰



地黃鵬老把酒送春燕送人江山閱人二代易  
俛仰六朝餘勝蹟幾隨巾舄恣登臨深飲深譚  
憂轉劇中澤嗷二鴻雁般漢庭金虎不可櫻萬  
戶倉皇白日暗躊躇豈獨牽離情雙旌搖二直  
北指道上行人行且止綠楊芳艸接長安長安  
尚認乘驄使 浚宮天上紅雲深 六龍之駕  
何日臨莫教舞馬充天廐倚轂應陳大僕咸

懷王伯玉姑丈

江河看世變談笑領春風意了圖書外情殷丘

懷王伯玉詩卷上

五

壑中石交齊爾汝牆隱托君公何日隨鳩杖停

雲思不窮

苦雨歎

晚來搔首當軒立西風吹雨鳴堦急誰能煉石  
補漏天兩月不見長安日兒童爭學商羊舞婦  
姑交愁突烟濕畦町水漫簑笠散巷陌泥深蹄  
軌澁二麥無秋米價高市人惻一和天泣

題画四絕

離落逐溪斜東風兩岸花鳥鳴春窮二閒殺野

人家

結屋青林中坐令炎暑辟洗耳不臨流萬壑松  
濤濤

黃花開未開秋容淡在牖時有杖藜人來索重  
陽酒

山深雪又深半掩柴荆暮何物老樵夫歷亂梅  
花路

訪戴翊明蒼雪齋看竹

睥睨掛斜曛從君問此君清開三畝宅頗著五

懷王伯玉詩卷上

五

游文寒韵疑鳴玉秋陰不借雲茶烟將客話凡

榻遠塵氛

寄壽金州端

橫空赤日流朱光射人火雲如錦張卻扇題詩  
寄千里獻君二在水一方到昔七夕君初度織  
女星河行半渡岸霽霏微澹欲迷迴渡落月風  
生樹君今行年七十強孫枝韶秀紛成行薨罌  
酒湛碧玉面雕盤雞割黃金肪何日登堂爲君  
醉君早拂衣我應愧簪冠鳩杖芙蓉裳訣得枕

中鴻寶秘家山白岳仙人棲瓊枝翠蓋雲天低  
人寰下視一九小拍肩五老年俱齊

節孝篇爲趙大司寇賦

晉所不絕趙卿祀一死一生丈夫事近代亦有  
趙氏孤誰其存之女丈夫殉節易立孤難燈前  
夜雨形影單尊嫜雙白老欲死拮据俯仰凋朱  
顏衰宗無人食在指此身未死此心死兒見頭  
角是曰龍辟纁相伴讀書史龍納新婦二又孝  
鬻髮鄰姑爲姑飽烏也反哺非其雛彼蒼二者  
若爲報是姑是婦世有無文子文孫官尚書九  
天龍章下九地吁嗟趙氏孤不孤

讀王太史傳邵武丞鄭公遺事有感漫成

三絕

名地高華浪自矜祇遺清白幾人能委東太史  
搜尋更五世猶傳邵武丞  
一錢不選掛賢冠行李蕭蕭二白日寒父老遮  
留不住獨番雙鳥泣相看  
廟貌如新人代徂歲時兒女  
葛何人爲

奇於虎指點殘碑字欲渝

江上餞王求我光祿還朝

火雲崢嶸射五清故人北飛回鷗輕風帘招搖  
楊柳驛岸花掩映芙蓉城黃河水走沉壁馬赤  
地民瘠挈釜鐺相看杯酒發三歎君應揚解獻  
聖明

與羅蕪兩民部晚平山閣即席即事閣在

浦子口

一樽相向碧山頭吞吐長江萬里流城關南標

環署齋詩卷二

廿五

龍虎氣水雲中汎杜蘅洲日斜林影頻移席風  
捲濤嚴半在樓鳥外夕陽低遠岫頽然自署醉  
鄉侯

環碧齋詩卷三

豫章祝世祿無功甫著

新安吳懷讓少逸父訂

河上謠

何物夜負黃河走一決百尺黃涸口呂梁失險  
流沫枯千艘膠澁萬夫守旱魃作祟河土墳菜  
畦麥矇吹黃塵丁男畚挿渴欲死道路流離人  
食人吁嗟乎天子壁馬應不憚淇園之捷難  
爲力

環碧齋詩卷三

贈嚴商城

未老賦歸來老去壯心歇人標白玉枝家餘青  
箱業徑看松桂交榻爲求羊設杖頭帶峰霞杯  
面呼江月分齋到竹林譜曲教桃葉自憑玩世  
意因得養生訣隔浦春雲生矯二想風節

秋雨歎有序

穉雨歎傷農也余以閱武之役過東葛城驛  
水高于路易輿以舟田野森茫望之惻然爰  
有斯作

秋雨歎二穉雨一夫作苦上食父母下食兒女  
麥秣不稔夏雨多穉稼累二又如秋雨何昨見  
禾生耳今沒生耳禾雷門搗鼓妖蛟舞十日平  
地成江河江河平地淚盈把鴻雁哀鳴在中野  
村頭賽社自年二今年罷賽牛羊社

贈陳卓如山人

江左風流今古在珠林瓊樹將金薤載酒時過  
西第賓分齋遠結東林會芒屨布衲風雨餘席  
門寂莫子雲居公卿車馬門庸伺藜藿烟霞色  
自如新安山水天然趣幾載歸心懸客寓靜寫  
芭蕉佞佛書時拈雲樹懷人句到處論文有弟  
兄鏗錡金石應同嚴丈夫別有千秋業誰與區  
區蠶觸爭

環碧齋詩卷三

送遠上人募剏水陸象閣兼禮南海還都下

眞僧遠杖凌空錫長者弘施布地金水陸象懸  
歸四界香花供滿失三心天清日海浮杯渡鳥  
下雲堂負鉢尋禮遍南宗還北去不須更問沃  
州深

雪後過吳尉嘉禾居

言尋壺隱者正際雪晴時座冷丹爐火庭披玉  
樹枝日華喧凍雀冰彩動芳池窈莫憐春事相  
看髮欲絲

朱侍御諸卿於署左構亭臨流子題曰澄  
清系之以詩

愛爾草亭閭臺烏去復還瓊飛迸地水翠墮隔  
城山景竹分陰淨緋桃著色殷澄清意不淺隱  
几聽潺湲

登定山

環碧齋詩卷三

三

嵯峨定山高我挾奇情上危磴樹杪盤暗泉石  
腸響壑雲深不流五日光相盪萬里天清一鶴  
翔凌風欲擲盧敖杖

滁陽道中紀事十首

地險扼江淮森嚴列戎衛還擊綠林兒綠林散  
猶未

何年散馬群馬價歲禾債秉心周大正倘在驪  
黃外

樹根人偶語無計送窮愁十日黃梅雨家二減

麥秋

屋漏仰屋歎出門嘆未已四野繡黃雲一決成  
白水

田畔嫗哺兒田中婦插秧兒啼婦數顧點水不  
成行

挈家出傭作十九逃亡屋朝散水田食夜露野  
橋宿

黃潦不歸壑道路浩無津扁舟如葉大載滿夜

歸人

環碧齋詩卷三

四

不惜二馬錢恫惻鳴長鞭遙見黃旗使對泣津  
亭前

舟車算已窮估客戒不至落日在林端獨見魚  
蝦市

權不以酒蠲酒人何處有盛傳釀泉名安得泉  
如酒

同喻耿方程仲權王曰常平山閣曉望  
搔首憑江閣平窺海日孤夜風餘軟浪朝驚

平蕪杖屨神仙侶山川王霸圖詩情共烟景相對入虛無

贈王子美

一為彭澤令歸不待秋風柱下玄言遠塙東小  
隱工時花招賦客譜曲教奚童到處餘行樂江  
山為爾雄

許友雲初度歌

年少胸中一萬卷共道明時金鼎鉉冀北何難  
快一鳴荆南每自悲三畝拂袖烟霞足此生浮

張君詩卷主

五

雲儘著世人情生徒門下傳詩禮樵客山中忘  
姓名姓名仙籍紀一與塵寰異能經引促年鴻  
寶探靈秘句曲茅君稱孝友勾漏葛洪解文字  
汝家元屬晉旌陽五陵畱記不渺茫伐毛洗髓  
何足論相期拔宅淩青蒼

夏日過父質父所居觀回

爰生胸中飽丘壑湖海空囊任飄泊散髮吹翻  
柳市風吹毫盤礴桃根閣點綴有無蒼翠橫幾  
家烟靄浮林巒我欲逃暑此中去松陰三三三

夏寒

寄東水太尉歌

出山十載游子情山中久寒宗枋盟風塵碌二  
成底事腰腸擅觸徒虛名何如我家大宗老七  
十矍鑠不杖行壯歲居貧自食力盡日執作販  
以耕種且慶公田稔礦權寧知官賦輕黃雞  
伏穀粟滿地白酒撥醅客且醉二水曲抱新草  
堂茅山雲外來蒼翠里中父老相扶將膝下雛  
孫能舉觴白眉參二紫瞳方壺關洛社相輝光

張君詩卷主

六

人生所貴在知足願以餘年歌樂康

贈徐納言二十韵

紫極崇嚴地銀臺獻納司星辰瞻几舄日表望  
丰儀郡秩煩徵拜京卿幾擢推休光延帝眷清  
操畏人知座有咨詢客門無請謁私獨謀擔國  
是先計戒岌危濫我淹青鎖隨君步赤墀聖  
明時事異鞠辟老臣宜侃二據忠讜申三示坦  
夷託隣同井汲分戶接烟炊削草據齋榻看花  
陪履綦竹梧森共蔭金石切相規耳熱時論劔

機忘日較秦清癯占鶴骨秀彩望芝眉闕海君  
飛夢匡山我注思菟裘雖已闢鳳關忍先辭  
髮看如許葵心仍自惟嚴君矜善飯令子競聞  
詩善後須繩武開先席世資全昌誰得似嘉譽  
頌終綏

七夕公謨與曹廷評能始諸詞丈分賦二  
得交機石

青天斜掛銀河寒織女機絲此夕殘河邊一片  
支機石錯落繁星冷秋碧伏兔初停軌二鳴涼  
蟾清映晶二色貫月仙槎漢使臣何年乘至飲  
牛津人間天上隔幾許攜來片石二無語惟有  
成都簾下人已識客星犯靈渚

喜董修父至對酌作歌

平生雅托肺附親兩二不淺兒女仁吾兒捉月  
九江死而女蚤稱未亡人歲時過從泪如雨咏  
咏雙雛赤毛羽君卧青山長道心我逐紅塵皮  
骨苦月明忽到千里駕驚看無語手相把何物  
催人雙白頭屈指一別十三秋故園弗廢故人

老或化異物長宿草巋然獨峙曾靈光故吾肝  
膽相傾倒未亡人撫雙雛成死者不死江有靈  
人生飄忽如過影滿將杯酒消閒情

寄題隄州園

結就辛檠與葯房儵然卧獨老行藏曲池過雨  
平通檻疊巖垂雲薄覆牆沙遠簞筒歸酒市秋  
清蘭佩厠詩囊蒼露下蕪葭水遙憶伊人水  
一芳

贈于符卿十韵

環君齋詩卷三

一官稱寄隱我愛于文若朝趨金馬門夜卧青  
藜閣夢醒蕉下鹿吟伴琴邊宦秀擷愜賦心冥  
搜縱行脚休暇數過從恬愉別棲托玉屑霏四  
座細囊貯萬壑簾風自卷舒杯月共咀嚼抖擻  
塵土身擲榆蠻觸角玄仗不改素慧機不做約  
開牖望北山秋散散寥廓

送朱少襄還嶺南朱以貢授詹事主簿家  
有飛泉洞

江樹白橫烟秋風快客船身藏黃卷老御營生

宮懸出就三都賦歸尋百粵田蓬窗深雨夜不  
減聽飛泉

登棲霞絕頂同党敬之王曰常去道卿

攝衣登攝山百折樵人路峰頭一跛僧楓宿雲  
歸處風聲虎陰吼霜空鳥低度衣帶大江流丹  
青仄步樹四顧天足垂日月爭吞吐曠哉觀止  
矣頓豁烟霞痼

千佛嶺

石起碧嶙峋隣虛不受塵莊嚴無盡佛誰是本

環若齋詩卷三

九

來身林影松飛子風聲谷有神青山真面目應  
屬會心人

石馬歎

平原不見馬鬣封石馬對峙禾黍中巨如象兮  
矯如龍昂首奮鬣騰空颯赫奕何代公而  
為此者標玄宮玄宮滅沒不可踪白楊蕭蕭生  
秋風二寒日落哀湍瀉妖狐穴處石馬下洛陽  
銅駝今安之石家金谷徒自侈夜醉綺羅桃李  
園朝成瓦礫牛羊野百年欲作千年計空葬露

草何為者愴惻不待雍門琴請看道傍雙石馬

送吳元瀚還閩中

江寒夜動少微星野客朝辭謝眺亭九月方袍  
沾露白三山枯杖倚空青詩名蔚起誰為和酒  
伴常過我獨醒歸去武夷營小隱溪雲幾曲一  
漁舸

過汪潛夫衆妙齋

在羅祠側

繫馬問松筠憐君旅食貧虛開生白室靜作尚  
玄人暮鳥歸林亂寒花抱露勻怪來香不散明

環若齋詩卷三

十

德接芳隣

市隱齋為齊王孫賦

小隱不出山大隱不出市以彼剝利家而現長  
者子客至豎談塵客去憑几觀物二亦我觀  
我二無始市道日飛聲飛聲不駐耳

送方道卿還楚

長天橫一雁落日挂三山丹樹穉堪把滄洲人  
欲還有懷將雜珮何術轉顏顏不盡丘中意歸  
來獨掩關

送杜士良還吳門

長風飄雁影黃葉下山二秋色正堪寫扁舟長  
獨還二家酒熟露花白殘菊籬頭香可摘醉餘  
名勝落筆尖萬里烟雲生屋壁品入神品好自  
歿夜半青天風雨號

送何仲雅巡按閩中

南巡重借惠文冠海嶠霜迎繡斧寒祗道閭閻  
眉可察忍聞卯權鼻堪酸栢高臺上盤空翠荔  
老林陰照日丹新命不回搜島使短章在袖若

環碧齋詩卷三

七

爲彈

題馬司空卷

豐永悠二繞林薄豐樹重二帶郊郭花氣蒸霞  
几上明橋虹閣雨簾前落遙憶此峯春色多三  
十六峯如翠螺輪蹄雜選林中涵羅綺庶纖竹  
下歌茗溪吳令牽銅墨幾載花時負春色圖將  
此景向琴臺醉後詩成誇向客二有司空太好  
奇也將綃素寫豐溪朝携樽內思金馬暮展西  
窓誤碧鷄萬家墟落連蒼墅水榭棋亭雜烟樹

點蒼山下讀書臺昆明池上繡經寺可憐佳處  
天下無與君展玩爲歡娛簪纓羅薛非殊途咄  
嗟幾人廟廊兼江湖

別黃嘉遜

十載憶而翁通家見孔融名元以俠起詩不待  
愁工雲度江關白霜酣驛樹紅分攜御溝上溝  
水悵西東

齋宿冶城道院

洞門樹合月蒼二碧殿參差九轉廊別院竹分  
人偃卧古壇雲護雀迴翔山藏符籙標靈異地  
湧烟霞接混茫亮怪不緣丹火熾千年劍氣未  
銷亡

環碧齋詩卷三

十一

對芸齋爲鄭景時賦

讀破萬卷書二中字二虛義自盡畫前失龍馬鄰  
侯架上空蠹魚樹芸辟蠹二枯死咀嚼糟粕人  
蠹耳日月研磨印以心天地逍遙喻非指松風  
作韵入茶鐺竹露垂二滴石泓更見綠回書  
草君家二世本康成



展楊忠襄公祠

南渡宋不武建業城下虜丞相暨降旗將軍臥  
戰鼓婦女鬚眉拜犬羊義憤軍判雙目張書留  
衣帶好自將死即死兮降不降兀术張筵讌降  
者故置楊公階祀下欲殺不殺示意三忠肝激  
烈佞舌慙龍蛇起陸白日陰頭顱半落罵未啗  
慘莫慘兮剖腹摘其心別有貞心萬古在灌木  
祠下風悲吟

送劉玄暉

東坡詩集卷三

十一

閏餘月令催春早殘年欲發新年草古毫劉生  
客欲歸相逢正在長干道長干雪雲俄滿天雪  
花大如堯羅綿將軍絃絃無暖氣旋呼斗酒生  
疑肩關山新凍馬蹄滑去二急如弦離苦羯鼓  
中途見改年土牛東郭逢除臘劉生謾向岐路  
嗟中林爲汝歌兎且河山白馬盟當代圖史青  
黎屬舊家金鉅時動邊塵萬乾坤落二媿吾曹  
剛心莫遣柔翰耗磨礪以須雙寶刀

癸卯人日偕子符卿謝柳諸山人送范東

生南還范澹餘北上

芳辰介人日雅客依卿月春消水下水夜明松  
上雪對酒難弟兄別路渺瑛越御溝多桺條連  
枝不忍折

王曰常喪內遺孤十歲計問浮沉堊而後  
至自作秋吟甚楚賦此傷之

梅花歲二客邊過錦字模糊別恨多梁月斜窺  
吹白夢江風冷度鼓盆歌塵生破屋餘簞帚王  
瘞空山長薛蘿讀罷秋吟篇欲廢誰家兒女開

東坡詩集卷三

十四

春讌

贈李士龍八十

雅道憑誰振遺風見老成地偏歸卧穩機息應  
綠輕奇字摹夔龍閒情對兒觥人呼李長者座  
列魯諸生空法心無着霜髯眼陪明未須祈甲  
子君自舊長庚

訪王太古不遇

輪鞅迴深巷松筠蔭小堂應門無稚子數座有  
空王鳥跡書芸案苔文繡石牀相期不相見思

逐野雲長

贈程仲權卜居

白門堪大隱不費買山錢家可一千里人丁半  
百年繁花酬酒聖新草證詩禪客散茶烟歇  
然竹下眠

刑常侍宅觀七歲童戲劇歌

離欄曲圍千花春主人列席羅瓊珎笙鏞初歇  
雜劇陳妖童出破登華茵髻年鬪齒蒼津二纖  
肌弱骨眉髮勻研光頭帽影纓振雙鬟纒縱垂

環碧齋詩卷三

十五

紅巾羅衣長尺約以紳錦鐫画袴文塢漏五絲  
足履珠大秦淩波羅襪一寸塵能妍巧笑還工  
頻雜歌以舞稱童佞應會合卺宜屈伸移宮換  
羽不動唇雛鶯嬌啼如向人驚驚迴翔如可親  
百回百變百訝新老伶避席不敢噴醉客滿座  
稱入神我欲因之問往因他生今世前後身無  
乃宿命司伶倫

與程巨源夜奕

涼霄耿不寐命奕一燈前方輿布大地奇數應

周天離二馬目立矗二雁行連合圍防衆潰特  
角擣孤懸深計落子遲快着當機先手談窮不  
譁心戰銳且堅不知身與世共爾證樵僊

送友人還山

志士不得志我心徒惻二談笑羅百家文章振  
六籍賸有琴樽興對此風雨夕何以贈君行江  
屿深秋色

送程仲權還山且訂重來之約

何處歌西瀨淒清客子歸松筠驚雀骨兒女泣

環碧齋詩卷三

十六

牛衣野稻青菰熟江鄉紫蠓肥千秋交誼在莫  
戀故山薇

白孔曲爲胡孝廉允貞婦氏賦

姑不姑夫不夫婦有婦德奚爲乎半生半死泣  
且呼不如濬室甘自荼生不成兮死亦徒我竟  
此曲筆爲枯白兔乳二孔雀狙

癸卯初度

我生六十四髮短心不長疎節從天放平懷社  
自將未能降野性而尚列朝常蒿目傷時政

心媿夕郎江山窺我老園圃為誰荒酒顏虛  
赤經霜菊自黃正愁時序晚明日又重陽

同張計部孝若湖上作

秋色落玄湖相將湖上役內家傳鎖鑰方國來  
圖籍民數十年登仙曹五日直移舟分菱荇鳴  
柝起瀉瀉水雲澹不流堤樹翠如滴度閣鱗次  
攤掾史蠹孔剔共念根本計敢愛檢閱力風檣  
驚鶴奴月慢魚龍劇繁華憶往代嘆惜成陳迹  
轉見帝謀臧萬斯垂無極

環碧齋詩卷三

十七

汪子烈下第歸新安時六十初度壽且送之

甲子從頭起昂二野宦安四繡談有塵百感髮  
為絲酒態隨天放文心祇自知故山松桂在還  
著老書癡

贈黃齊二光祿詩

黃齊二光祿酌余玉太令城南林亭會其尊  
人受封誥至即席賦此

冶城二南千蒼春款段不厭長干塵聞道

贈程汝可六十詩有序

汝可夙抱古心不詩不文從余游三十年如  
一日學生二子問名於予二名之曰學彭學  
佺今年六十初度留滯白門汝可昔當全盛  
為子而子為弟而弟今丁式微而為人父兄  
不名不利何物驅之至此賦五言近體一章  
贈之

碧玉山中酒黃金離下花如何適甲子羈旅不  
還家坎壈心餘苦支離髻半華明珠雙在握好

環碧齋詩卷三

十九

向客前誇

送醫者還閩中

江空風露白歸去幔亭山方技從龍授行裝載  
鶴還詩筒番水部藥囊駐丹顏莫作韓康隱巖  
名半世間

署中雜味三首

齋餘丈許地葱蒨雜樹竹無暇作郊遊對此趣  
亦足

闌者為誰嚴客多排闥入樹下坐成園笑語

相適

誰分方內外塵想捐未捐安知青鎖署不是蔚藍天

送姚園客

秋老江南客無家客復貧囊空慳白墮衣素怯緇塵法侶雙林住文心四海親千山霜葉醉送爾獨歸身

贈吳成之

南陵稱獨行問友太江東物始常觀妙人前肯

環碧齋詩卷三

廿

歸窮盡簪探覺路揮塵折談叢幾對鍾山暮悲生松檜風

寄宋侍御峇巡滇中

朱纓玉勒花驄馬禦二威稜臺使者朝端壯氣驚凌雲遼左英聲先振瓦碧鷄迢遞建旌旄文物殷名化不毛解辯行間拜酋長抱書門下屈時髦後先繡斧三從事坐遣炎方消瘴癘爲我殷勤數寄書二中字挾清霜氣自憐頭白老南垣國事紛紜誰共論已漢昂藏稱直指敢將衰

朽惜空言 君門九閤天萬里美人又隔昆明水幾迴夢逐點蒼雲臺上祥鳥鼓喚起

過問竹軒問主人病以韻言作偈主人爲齊王孫似碧

到來不問竹而問竹下人驚見病骨高中懷爲酸辛所病銷人肌病三銷人神佛是大醫王法爲病者說心生病乃生心滅病亦滅締觀泡影身愛緣漸枯竭圓朗日海日清寒雪山雪半榻篆烟微兀坐維摩詰

環碧齋詩卷三

廿一

短歌送李將軍應辟兩粵制府

李侯虎嶺氣食虎小來好文尤好武嶺南幕府飛檄徵甲帳牙旗尺一組自言壯士樂長征所不釋然麟閣名挽強騎生昔跳盪制勝伐謀今老成胸中太華五千仞殺敵歸來氣愈奮獨提大膽向轅門有夢何曾到鄉郡城頭搥鼓雞再號提力上馬霜天高

木末亭二絕

孤亭危立木末人遙閒雲去來風度隔林鼓吹

烟平嵌壑樓臺

藉艸何人痛飲據梧有客高吟薄靄危浮銀界  
長松響送潮音

馮母詩

古云就義難就難始憐烈妖夢一以踐子貴於  
母節授綏如昨日鏗然朱絃絕顧盼生死間所  
徇義否訣誰難地下從君意無乃奪君意屬在  
子母亡子則孽願終立孤志乳二苟延活不辭  
家聲懸十指穿以血豈為死者起大義自不越

環碧齋詩卷三

三

思君若晨月髣髴隨影滅約髮五十年強半居  
淒切徒作卷施生心已為君拔成孤願少遂况  
已增門閭宸章貴玄宮客墓多輜藝願歸故鄉  
骨不忘要同穴昔戒在附棺啟壙心如割墻妻  
喜依然五束將遠涉入塵三十年相見猶相悅  
旅觀念平生何況久隔別雙泪越溪水淒酸更  
嗚咽五鼎生不知忍為未亡設寡年漸及百百  
年摠冰蘗情盡方化石情在思安竭

梅友歌

梅老清可友夫子友梅花老格同霜餘清標映

月華月華淨如濯霜幹凌空起朱絃雅調弄瑤  
琴黃竹高歌似瑤水花開正及小春時群芳歇  
盡見疎枝古澗煙輕尋獨易深林雪淺看寧遲  
屋邊幾樹渾無賴小艷寒輝亦先恠金光燁燁  
詎足云玉對蕊菁總堪愛檐外數花檐下曝賦  
作陽春酒醲醲竹近猶嫌翠葉遮窺來稍覺玄  
裳辱此花只合併幽人幽人襟袍無風塵幽襟  
何庸問凡卉凡卉紛二惟逐春二花幾時秋菊

環碧齋詩卷三

三

黃山中獨有孤梅芳交情直許歲寒見能遺千  
年飛古香

寄荅楊中丞

山迴制府瘴烟開江遶蒼梧講武臺經秘虎鈴  
門客注衣珣鳥義峒蠻裁居人醉待桄榔熟貢  
道喧聞翡翠來借問孔璋誰得似幙中不少揆  
天才

蒿目乾坤近事非老臣猶自一戎衣曉回春借  
雲雷解肅烈秋驚草木腓中使無端窮地力南

人今復見天威素心幾託微波寄安得時清諫  
草稀

二節詩

哀絃且莫張聽歌雙即章嬾賸姑始字嬾歸姑  
已孀夫壻承明廬魚軒共姑將不敢事穠華但  
愁寡情傷那知倏忽間共姑守空房瑤華萎嚴  
霜何庸問枯桑衆人死所殉篤念在宗祊外內  
勘周親何以繼蒸堂甥也屬我出姑女緣姬姜  
就茲族類同稍延枝葉長魯葵不恤締君子稱

張君齊詩卷三

二四

其良今古已異時嗟哉知義方兩雌將一雛誨  
教何遑二雛也能式穀頭角方昂藏誰憐茹荼  
心一朝俱七裏悠二空房中二存衡二亡此意  
自今古金石誰肺腸

衡泌園詩

泌水可樂饒衡門可棲遲何以簪紱間而與林  
泉期貽厥有嘉謀緬懷庭趨昔曠觀隨構得興  
選惟境宜昌山懸遠嶂靈溪會通池四顧寫蒼  
碧一潢參漣漪烟綃織雲練水帶縈嵐基

界清漢風物羅景達貴丘天語接篤怙玄訓垂  
緣徑扛梁入依亭穠穠滋原隰本自適輪奐初  
不資藝苑恣耕畬游泳有餘基足表幽人道永  
爲達士規

送張農部出守台州

驪歌揚雄風熊轡辭帝里把手兩相看落日  
三山紫三山背石頭專城當馬齒石梁瀑飛雪  
郡齋霞散綺君不見右軍五馬五繡駭愛此東  
南佳山水

張君齊詩卷三

三五

過潘懋德所居

帝城偏處自山村落日漁樵語不喧夜雨草深  
楊子宅春風花滿謝公墩人間更覺禽魚狎道  
在寧加丘壑尊畊鑿力餘還課讀隔林鐘磬警  
朝昏

北征將發索書者屬至作此自嘲

一官垂九載不恨官不遷所恨人負官回視心  
茫然舊識都人士相別還相憐酒池淹未死墨  
池深如淵疊二擁齋榻爭飛白雲箋醉筆任縱

橫何如旭也顧古人以筆諫深媿柳誠懸攢眉  
空嘆世敵吻莫回天抱此不職慙虛擬筆如椽  
更有問奇者尋我匡廬顛

滁陽雨別謝吉甫潘懋德諸生

行邁九日才百里依二不去二三子聚散何常  
欣復悲贈處未終行且止主人載酒敞燕亭使  
者促書堆案几望裏名山悵莫登吟邊嘉樹疲  
相倚久要獨汝寸心在深語毋吾一日以夜來  
忽驚雨打窗晨發還愁泥澁輒江南江北空舍

情悠二世路從茲始

張君詩卷三

王木

午日過盤山同程仲權作

客行逢午日上下盤山徑宿雨綠蘿蕪艾葉始  
娟淨役夫挿髮脚亦解應時令龍舟水淺深何  
處鼉鼓競薰風動綺羅士女鬪妍靚寧知田野  
貧短褐莫掩脛二麥才登場豈堪時政橫五毒  
不在物五綵不續命舍此滿腔淚偏向佳節迸  
我亦采風者能傷不能諍館人進蒲觴聊與醉  
中聖

濠梁遇廣州貢使

黃塵隊裡曳黃旗羣羽文犀百輛馳後盡驚牛  
枯汗血珠崖罷采是何嘗

豐沛水

平地江河莫問年千家沈寃窮無煙襪雖杖老  
生餘幾鴻雁嗷二啄石田

符離道中

驅車符離道觸景意何愀聚落餘頽垣平疇長  
蔓草五年苦旱魃重以二秋潦四顧非樂郊卒

張君詩卷三

王木

歲失恒飽饑草盡遺莢捋樹無完杪和糟搏糠  
覈骨立面黎稿瘵癘復枕藉呻吟半札天死者  
長已矣生者怒如擣流移不可招子遺不可保  
斯人亦何辜無階聞彼昊

留侯墓

芒碭雲悠一黃河水東注陵谷幾變遷不夷子  
房墓斯人起下邳報韓蓄深怒胸蟠王伯畧風  
儀故儒素帳中掉三寸五載改天步黃石用度  
世赤松用自度其老山中侯去二不旋頭巋然



一杯土千秋為封樹

過孟嘗君養士處

四豪意氣奪七雄爭羅致客幸舍中高門公子  
豪更侈食客三千躡珠履誰歌彈鋏歸來爭滿  
堂掩口齊胡盧虎狼無親公子厄左右相顧失  
籌策秦關夜黑秦狐白鷄鳴狗盜羞上客

過新沕河

少府金錢歲未停司空飛檄萬家丁并河直欲  
驕河伯衡水真堪續水經三戶亞鱗司水簾千  
艘銜尾接莎汀誰從畚鍤餘骨岍草春來不

忍青

與仲權小憇作

官道柳毵二欣君先後驂晨風發清沁午日照  
微酣緩覺王程近勞餘客寢甘憑高一回睇雁

影下江南

登嶧山十五韻

古道平如砥拔地嶧山峙不見寸土膚真成萬  
石壘雕鏤費神功應接疲客子端如冠而立

如跛而倚虛如懸鐘磬矯如怒虎兕巨者坐千  
人怪者嘯獨鬼祖龍鞭不移初平叱不起雪乳  
晴猶滴瑤草寒不死五華開峰頭枯禪定巖底  
同游奮孤往異狀駭群視政愜山水情忽驚風  
雨氏暫憩丹洞天得據青玉几摩挲禹桐枯嘆  
惜秦碑圯下瞰紀子國祇餘頽城趾人世今幾  
更巖石只如此

經孔林有感有序

昔與潘去華家太尉以直謁孔林今重來二

人久矣物故賦此

孔林三十載懷仰成古今言念同遊人宿艸淒  
以深豈無新知交二義夙所欽一逝不再晤浪  
浪淩盈襟宿昔我後生今為後死者白首辜初  
心低回杏壇下

登岱用嶧山韻

名岳東方尊半壁青天倚噓吸晴雨分國土環  
其趾一線劃天門夾厓勢如駛何年蛟作水石  
梯成傾圯短輿虎擊窗累息喘不已古跡自有



無小片雲攪履奮躡最高處曠如懷直視王巔  
東諸侯繫惟古虞氏七十二君者云二竟誰是  
偉哉魯一儒追隨二三子一覽四天下景行二  
且止滄海渺如勺衆山培塿耳罡風摧秦樹荒  
草翳漢時我謁承明廬因尋哲人軌瞻彼巖二  
象於吾觀止矣忽然霧氣合疑猶混沌始

岱宗雜咏四絕

峰頭獨立倚天門日月雙飛逝吐吞莫訝東來  
雲障海衆山蟲作海濤奔

梁肅齋詩卷三

三十一

天風吹散白雲衣天半平開碧一圍日觀峰前  
當落日吳門匹練是耶非

不少游入石上題薌苔剝落幾何時摩挲晶瑩  
如蒼壁妙絕秦皇無字碑

哲人一去岳靈分功德爭高王檢文不識攝衣  
登覽日有無香火碧霞君

同仲權宿靈巖寺

東方象教靈巖奇壁立橫亘如鐵圍海眼泉迸  
白鶴下厓頭樹挂蒼虬飛五花妙閣壁空起

心盤角麗且偉石柱峻一丈一丈一丈一丈一丈  
錯趾魏耶唐耶半塵泥後人磨滅鐫新題愴父  
寧知寶舊蹟祗令識者長大息卓王浮屠高可  
梯繡鍊袈裟重莫披秘函久自塵三藏老宿猶  
能習四儀繩床暫息尔與我天樹逆風香入座  
閑拈活句午夜深鐘磬聲隨燈影過驅馳齊魯  
疲津梁空山且傍卧佛卧

遲仙亭觀靳公像

有序

亭為靳公故宅靳宋時人施瓜五年仙去壁

梁肅齋詩卷三

三十一

間有小影不知其名弟傳靳八公子云

不見靳八瓜但見靳八像年二瓜熟時行者作  
渴想人傳靳八去作仙獨餘十畝種瓜田瓜田  
不逐桑田變宅輸官家為郵傳畏日畏途人自  
老空吟一摘令瓜好

故山館

故山非故山還辭故山去南天忽白雲立馬一  
延眸

新城二南即景呈奚明府奚亦江南人

馬頭塵動十丈高如霧如霧心煩勞白溝河北  
妙林水二邊林下清於洗古柳新柳萬綠妍板  
橋人渡青帘烟屏將騶從徐二步風物儼迴轉  
成趣此中已是小江南何須更憶江南路

良鄉縣途次即事

涼借麥風多巾車匝月過雲垂山送雨水注路  
成河趾錯東西畝心危上下坡帝城看漸近憑  
軾聽勞歌

報國寺示程居士仲權

環碧齋詩卷三

三二

文士多結習睥睨木上座搖筆傾一岬寧知生  
死大輕犯締語戒翻令慧業墮示負不世安蹉  
跎半百過猛省別娼門而建空門課自言有風  
因人世忍折判飢欲共佛飢卧欲共佛卧遇佛  
便膜拜亦善拾佛唾的意二云何空華不作果  
泥佛可度水木佛可度火參討別有訣底用貌  
恭那冥心象教陳彈指虛空破支離文字禪唇  
吻相弄播為問本來人那箇是者箇

初入都門會 長陵災廷臣爭言罷礦權

得補關官釋罪囚詔書獨不及逮繫諸臣  
感而賦此

雷雨動長安春衣怯夏寒壯懷餘老泪舊侶竊  
新歡異示天心赫苛徵民力乾傳呼修救 詔  
猶自泣南冠

客客吟

久笑客生身復作長安客晴高十丈塵雨攪泥  
三尺輪蹄日夜馳出門愁相搥緊余老白門九  
載三考績捫心媿素餐奉身聽幽黜冠蓋多少

環碧齋詩卷三

三三

年相逢罕相通故舊如晨星把認顏鬢易東尚  
故不薄晨曦忽已夕豈不羨官階其如年壽迫  
東海精衛填西崦夸父躑心長髮苦短皮骨銷  
火宅誰為不死物餘景還自惜故山鬱嵯峨雲  
虛一片石

宗將軍行

家世業儒鳴邑里三寸毛錐憐青紫山東海醜  
頻年聞怯懦無能執鞭弭杰出遼左宗將軍結  
髮從戎名蔚起冠王雄安岳屹立如戟修髯尺

餘咫尺法秘從黃石傳劒術妙得白猿髓長嘆  
衛霍多倖功歲益馬市非勝理奮身願起當一  
面直從甌脫脫堅漢壘飲馬立竭長城窟洗兵欲  
倒銀河水月字消芒狼毒高天驕折角龍庭從  
我懸老筆勒燕然待爾殲胡報 天子

贈利瑪竇

竇太西國  
人

十年一葦地天長百國來從西海洋應是吾  
君文告遠梯航無處不來王

于腮黃卷深瞳碧鐘巧自鳴分百刻宣尼牟尼

環碧齋詩卷三

三

了不聞晝夜一心天咫尺

一齋一榻入無窮別學偏於象緯工道在何之

非我土老聃西去達磨東

華言華服欲華顛漢制都從九譯傳一自變夷

歸聖軌至今分給大官錢

七夕得南符卿報

政遲鵲橋仙綵綸下九天空言臣術拙不黜主

恩偏官合金符重班分青瑣先趨朝戒明發曉

徹漏殷傳

七夕雨湯太史蕭表二給諫沈徐二武選

張畢二中秘謝大行米明府集朱太史命

酒徵詩余以冗奪瀕行補此蕪以晉別

巧夕樽開雨雙星隱不明我疑牛渚決漲與鵲

橋平極恠風霆妒都沉環珮嚴綺疏香霧濕堦

肥水波生會少番歡劇緣長別恨輕人間共天

上脉二兩舍情

荅客問

未醉先辭酒二不令人狂未老先辭官二不令

環碧齋詩卷三

三五

人傷抽身二恬愉坐家二平康縱負 國恩深

亦助 皇風翔未必陳太丘度越王彥方

再過符離

去也道符離來也道符離去時嗷二民愁饑來

時嬾子群嬉二借問何爲爾五月六月雨一犁

雨一犁夏實不批秋苗肥誰家壞宅草腰齊間

里不復炊糠皮猶散餘粒餵雛鷄他鄉不如故

鄉好流移去者胡不歸吁嗟乎流移去者胡不歸

茶池亭詩有片

茶胡以池蓋盱泗羅子藩令太湖而池之而  
亭之而碑之爲羅子寄所思也余以此徵羅  
子得民且得朋焉賦此志感

哲人澤不斬彌遠彌見思去邑二十年父老快  
觀之田野無所將各獻茶一卮一卮復一卮入  
手不忍辭餘瀝傾坳堂蕩漾忽成池石立池不  
堙池枯茶香滋故侯晉奇事太史勒豐碑低回  
池亭下清風激來茲

潯陽道中

環碧齋詩卷三

三七

黃梅一夜雨江路轉間關鳴櫓絕楚水寒帷見  
廬山塵途人遞老雲氣屈僧長閒指點柴桑里心  
隨倦鳥還

遊張侍御園亭

市囂隔斷重門雲影落來高樹桃李不耐秋風  
蘭芽好滋夜雨

甲辰冬日有事於先大夫塋王伯奎汝遂  
汝崇諸公逢余永福禪林妹丈王君謨  
酒夜至湯成六韵紀事

霜露展先塋招提入化城辛殘花木處未斷  
我情座有群公集杯將三雅傾燃燈開夜色爆  
竹作春聲興與梅俱發談因雪更清都忘山漏  
盡珍重歲寒盟

古泉詩爲吉州郭隱君賦

龍華山下泉初發漱石齒芳梳石髮混三流來  
不記年碧漪映帶草堂前有隱淪者誰子嫩  
行不一書惇史冷然一掬伴孤吟霞光月影空  
塵心

環碧齋詩卷三

三七

詹從周夏日過訪于其歸也賦此贈之

十日梅雨歇選居東溪東有客觸暑至齋榻生  
清風竹牀茶臼霍翎扇人間世更何所羨三君  
萬事不掛心有子力作貧不貧贏得遨游江海  
身百衲方袍肘不露百煉吟囊心獨苦相期莫  
厭數招尋玉瑯萬丈雲根深

翠筠祠詩

猗有人兮卧一丘種竹萬个湖東頭雪風烟月  
各成態東尚酷似王子猷我来竹下問隱淪斯

人已陳廟貌新旃檀噴霞結雲蓋磬鐘發時傳  
谷神玉立森三風骨老清陰如水將蘋藻肅然  
瞻對絕塵氛何可一日無此君

送周令君以浮梁考最調南昌詩有序

時丁畏日人想清風矧再發而新懸知遊魯  
鷄之又境百里而接幸爾分秦燭之光稔惟  
君侯玉質照人水心應物錦製真成五色琴  
響傍溢四隣咸拔薤之諷嵩擊強宗悟烹鮮  
之理獨持大體案無淹牒獄無淹囚驚見異

環碧齋詩卷三

三

才棠有餘陰河有餘潤竊沾下邑任事績成  
三蜡凌空鳥起雙鳬帝命曰俞疇咨帷幄侯  
拜曰咈還治瘡痍兩臺采上考之能穀繁調  
以洪都之首邑攀轅無計長號浮碧亭皋移  
棹且停溫諭垂白父老祿悵紫芝未晤側聞  
于蒹之歌感青使其來曾結投瓊之好川途  
邈矣祖餞闌然敬載巴里之章用代鄭興之  
誦

橫空赤日流朱光射入火雲如綺張却扇題詩

寄千里千里雨至桑麻涼君侯如龍奮閩海  
帝錫男邦嘉展采昌旂閃爍下昌江一衆驚觀  
神明宰敷政優游不下堂萬家烟火仁風翔流  
水聲中雜弦誦桃花樹下卧拊楊三年績成報  
丹陛天語淋漓褒卓異忽傳飛檄改南昌惠人  
一失誰其嗣金魚高二出白雲昌江之水清無  
痕中留片二口碑在悵望西山半落暉經綸六  
幕素所期我疾寧為我民私祇今在二渴霖雨  
還作夔龍入鳳池

環碧齋詩卷三

三九

贈韓鳴起

鳴起長卧病乃心未嘗不在四方同志予神  
交十五年茲赴古黟之會而鳴起病轉劇猶  
時二枉問悵然賦此

林卧意如何閨門翳薜蘿神游寧假屐水觀不  
生波藥竈丹霞古芝眉紫氣多說鈴吾自愧一  
問病維摩

南谷雜詠四絕

二水絡三山矯若霍上下石出路疑斷棘

樵者

山高日出午豹霧未全收  
餐罷胡麻飯皆除下  
白鳩

屋上吐紅霞屋下漾明月  
客枕雨聲乾起訝半  
山雪

南箕揚浮埃北斗斟元氣  
青天日月爐玄黍  
猶未

程德懋以詩投訪賦贈

偶以采真遊谷口謬勞問徑一徵詩  
老來祇共

環碧齋詩卷三

四十

樵人唱才盡難工  
幼婦詞蠲屐分雲調野鹿石  
林對雨餉園芝  
山中信宿尋歸路吟節懸崖好  
自持

呈汪山人吳太史鄭茂才兄弟

孤懷曾自許曷畧更誰憐  
老傍山中侶奇逢世外緣  
碧滌橫竹戶紫氣薄芝田  
鳴樹雞如宿梯雲樵欲仙  
九池烹水月五夜布霞天  
符應龍沙起相期結大年

同王伯還吳玘和畢斗文王康玘遊美文

山房阻雨就宿得八韻

鳥道沿溪轉花林着屐迷  
四山迴絕壑衆木翳  
高立斗室巖頭挂寒泉  
石齒流綠蕉明雪竇丹  
葉抱霜秋飛動吟邊愜  
靈竒望裡收高歌虛籟  
應滿酌碧霞浮簪盞機  
非偶針投語正綢雨昏  
多景歛窗暈一燈番傍  
此仙壇宿邯鄲夢破不

山椒

山樹番白雲石齒鳴流水  
流水去不窮疎林碧  
於洗去來林水間不知  
吾老矣

環碧齋詩卷二

甲

龍無生過訪

夢斷風塵老故林每從樵唱覓知音  
有時魚鳥自呈象何處溪山不賞心  
樹隱丹樓人獨倚月來白板客相尋  
茶烟燈燭房櫳透浪說關門紫氣深

山家雜興四首

雲氣泊處簷竹光寫斐几市語不到門  
盡日聽流水

山中尋白石人逐樵歌去高低草樹深  
想落

生處

牧豎倒騎牛雞豚野不收村三搗社鼓禾黍上

塲秋

北風作窓語氷花綴寒枝地爐紅棗午供熟

蹲鴟

白雲

白雲如水擁松關采藥奚奴去未還酒病一登

溪上閣詩情半在雨中山

卧獨

東坡詩集卷三

四二

東林月上明于燭花氣書嚴度深竹古門松老

崔來雙虛牖雲涼人卧獨

同程惟一甥行之弟尋尔吉對茅山讀書

處

茅山高挿天澗道鳴飛瀑下瞰毛骨寒劃然見

均谷一區開石田薊屋縛茅屋吾家咕嚕子於

焉卧幽獨爐冷蒼氣蒸窓敞藤陰覆青精和黃

精不減梁與肉鳥聲雜梵嚴不減絲與竹雲霞

五色披劒戟群峯簇興逸曳杖行心苦垂簾讀

我曹瀟灑竄因之托信宿明朝下山去松風清

謾二

游南天寺

作客還來避客水村竹院悠然忍草經霜不殺

曇花帶露尤鮮孤起法空象教橫生見落狐禪

老衲疲於行脚南天即是西天

元夕

月華掩映燈光薄九衢不夜笙歌作水龍吟向

醉中聽火樹花從行處落

東坡詩集卷三

四二

山行

春山過雨雲光濕樹杪飛泉練千疋馬足風輕

草正萋魚牀氷解萍初密水村遙見鹿呦二幾

家茅屋接平疇低花拂酒過樵嶺亂木成陰帶

佛樓伏樓南去無窮已山翠嵐光撲衣起若有

幽人隱石林垂鞭信步寧辭深空谷音希誰到

者逍遙相和白駒吟

三子詩有序

三子者程子仲權何子無咎王子曰常也三

子雖交以文詞乎而薦知則獨行世固鮮知  
三子者三子亦弗求世之知也仲權逝矣無  
咎隱去曰常則貧焉無所歸死生契濶情見  
乎辭

明月耿中庭照我獨思惟所思亦何道念我平  
生知疇昔執手歡觴詠酬良時忘我年齒衰起  
予以新詩往來為密親存沒生睽離程生富文  
藻殞霜蕙蘭萎何生抗高懷入山無還期王子  
貧病哉抱璞安所之前年來山中葛屨行冰澌  
會晤如昨朝杯酒不復持死者為逝波生者隔  
山陵舉目百感生老懷當告誰

雜興

入息夢不息起作紛相鬪白髮栖黃塵竭蹶送  
昏曉  
短景柰吾何緣多想更多輾然成獨笑二仲月  
明過  
道在人世外人知希我貴夢回邯鄲枕家有烟  
霞氣

聞陳孝廉出神遊海外三山賦此

三月不窺牖御氣閒來往死心齋榻前飛身閭  
風上不借三光二能開萬象二月黑海濤高張  
予抱奇想

關內景七絕

一開重關絕萬緣晝如昏夜二如年暮驚一點  
金燈燭取次撐開不夜天  
撒去房櫳落大荒幕天席地露華涼眉間一道  
毫光白照映千山夜不霜

天通上下碧無窮幾片飛霞着淺紅一榻坐懸  
形影盡但聞喘息在虛空

齊晴齊雨大家天顛倒方知別有權昨夜雷風  
將雨至却教明月伴人眠

釣天聲裡夜珠來金暈如輪十界開何必蓬萊  
觀海市抵今已自住蓬萊

一聲霹靂百關通氣若春回神骨融如廢如痴  
難着語不應赤手破鴻濛

乘光渺二窓奇遊歷覽闔浮到十洲夜半歸來



人語寂獨擎海日挂林頭

白鹿洞對五老峰作

我來尋白鹿白鹿不可見  
澗轉洞門深松陰匝  
古院朱陸一去五百年  
後生後死聲跡傳山鳥  
啼花落蒼際青二葉竹羅  
堦前得者何得不可  
詮言者有言驚四筵有言  
驚四筵未可當獨坐  
側身望五老我然面目我  
眇乎小哉挾培塿對  
之頃空諸所有獨行聊托  
無情遊相看更得忘  
言友倏忽絮起雲冥二浪  
疑五老狂騁白鹿走

環碧齋詩卷三

四十六

劃然巖底轟轟晴雷傾珠瀉  
壁飛瀑來青天不動  
王龍去空餘彭蠡如浮杯  
咄嗟五老何亭二西  
揖岷峩南霍衡撐柱河漢  
不敢傾群山羅列群  
小星具瞻萬古為儀刑

石鍾山放歌同曹汝升潘懋德鄒太和曹

綱伯曹二美侍真人東行許碩父載酒至

上石鍾下石鍾兩山對出  
江為雄雲門日月互  
吞吐雪山波浪排虛空  
有客有客雲水蹤  
舟危  
翠險探欲窮高二下二多  
奇峰為咒為禱

龍離立當出五丁手面一秀削青芙蓉游人去

來林影中洞岩半广薜荔封何如石鐘山不假  
鼓鑄工駭臨千尺之鼉宮  
虎懸對擊敲摩空飛  
濤坪拜蒼靈響餘韻縹渺  
凌長風凌長風淨浮  
翳橫開眼界碧如洗五老  
踰踰應我招躑躅波  
心遺隻履我歌曳履乘流  
走主人泥以黃花酒  
左蠡作杯酌北斗醉倒明  
朝恰重九倚醉狂歌  
踏二歌齊學襄陽兒拍手  
起視空五月卓午誰  
和石鐘擊天鼓紛披四野  
凝早霜旋看萬物成

環碧齋詩卷三

四十七

塵土登臨幾得我輩人江山俯仰成今古

題画

玄雲塞天二模糊亂山失色千林枯行人徑靜  
孤村絕空江香度梅花珠江頭朔風吹轉急江  
心雪浪如人立釣繚卷來日欲昏水霞紛二撲  
青笠柳條貫魚歸岸南青林斜見沽酒帘主人  
地鑪火初煖茅齋相對成沉酣二歌歸來踏明  
月躑躅都忘路路滑擔頭有酒瓶疊盈山妻開  
蓬相笑迎

游靈感寺有感

雲林縹渺帶原田  
蘭若深三夏徑穿蒼雨千山  
春欲醉竹風半榻午堪眠  
禪栖陰覆交枝樹客  
供清分漱玉泉同學少年零落盡手題猶挂殿  
西偏

寄白石巖二居道者

之子東孫尚危栖  
岳頂雲心如山不轉跡與鳥  
為群日射丹林氣烟吹瑞草  
芬漸看人境遠長  
伴玉虛君

環碧齋詩卷三

四

挽陳廣文閩人

巧值龍蛇歲斯人不可留  
春風方布座夜壑竟  
移舟道氣餘冠蓋詩篇廢  
唱酬千山歸廣柳宦  
吊海門秋

睡起

睡起無聊信步吟  
覓涼不覺入山深相逢樵客  
看棋看赤日清風王一林

贈陳季立五岳遊

三山一叟年望七  
勘破閻浮眼如日  
棄官

汗漫游不住神仙不住佛  
時出獨見滌舊聞筆  
之成書簾半存貯至名山  
不藏副何必後世楊  
子雲火雲未歛秋氣烈  
十載相期三日別更從  
何處覓行踪匡廬瀑布  
蛾眉雪

題橫塘泛雪圖

北風一夜王參差  
雪滿山砧與水湄  
朝來白斷橫塘路  
却泛扁舟恣所之  
時清不襲蔡興劇不  
訪戴林屋無烟行者  
稀獨有疎狂同酒載  
酒權誰奪醉為遲  
瓊樹瓊華亂髮絲  
莫道江南無古

環碧齋詩卷三

四九

雪橫塘晉取雪中詩

環碧齋尺牘小叙

蓋聞千里面目之說而信代譚叢寄  
裏曲匪書弗傳也古人寓書載之史  
籍者寔自子產告范宣子始彼令名  
令德諤諤數言于今不朽則古人寓  
書之意大概可覩已輓近托交以面  
語必美疾而藻必春華即察寒暄勤  
問慰雲蒸泉湧豈不爛然可觀苟無  
關於世教祗文具耳以文具塗人耳  
自安所用尺牘為我令君祝無功先  
生主盟斯道不為貌言嘗辱教不佞  
于番陽當是時造膝而譚裁簡而答  
蓋言言琰琬矣已而無功成進士儼  
然父母臨之凡所警咳邑人士無不

家傳而人誦之者于是教語有剌刺  
義有刺聲詩又有刺至于酬徃四方  
故有尺牘邑人士企慕而不可概見  
者吳生時元乃以為請無功固遜而  
後出陳少暉氏校之不佞乃得卒業  
焉其言理則解言事則規聲發于心  
不蘄為文而文自溢開悟處令人踊  
躍解頤警惕處令人猛省而泝涕學  
術人心不為無賴果且尺牘者歟夫  
尺牘不足盡無功之言言不足盡無  
功之意無功方且投之無何有之鄉  
猶區區以此求無功則未矣雖然擊  
建鼓叩巨鍾然後知盆缶之足羞彼  
為美疾春華者寧無遜心于此歟則

茲刺也乃以古道而貳乎今耳嗟夫  
徒旨無功之言而莫知所貳竊恐今  
之投竿牘者其救豈直文具乎哉  
賜進士出身南京刑部雲南清吏司  
郎中治生程朝京拜撰



環碧齋尺牘卷一

豫章祝世祿無功父著  
新安陳昭祥少明父校

與董孝卿

學者工夫用而不用不悟脈息徒作意氣有時  
而衰知痛者雖欲不摩不可得知痒者雖欲不  
搔不可得非作道理見解曰當摩當搔而故摩  
之而故搔之也今之談學者第云當然安見不  
容不然夫當然之与不容不然天人誠僞于是

環碧齋

乎辨故知而不為玩弄光景固為真情為而不  
知把捉意念亦屬僞勤

○與汪允升

宇宙茫茫萬古一生身耳得之軒翔天地失之  
妻在草莽古人淵臨冰履豈以涉世多患益自  
有所以獨詣者焉不達此理寧獨嗜慾能殺人  
學術亦或至于殺人達此理寧獨師友能生我  
仇敵亦未必不生我吾子勉之無徒以孑然之  
軀令貧病与仇怨交煎自隳家學為之

復潘汝愚

這點靈機元來与物爲體下者以欲隔上者以見隔一爲見隔即打疊得一身潔淨亦如世間一種珍奇可以供清玩而不可以療饑禦寒窺公近况舊見已破除十之七實玩且化而爲布帛爲耕粟矣在家而家在國而國在天下而天下更有何事

寄弟世臣

而兄長年客四方偏以家累吾弟食指漸繁區

環碧齋一

區歲入殊費支吾兄亦心知其難猶有難者門以內恩常掩義至不齊等譬之甘苦酸辣各一其味使吾復自爲一味以投之同則相比相比者不調異則相盪相盪者不調此等處正好鍊性必不能以意氣驅率之道理束縛之也益無味而後可以調五味吾願吾弟味無味以調之用補而兄之所不逮

寄兒姪

字示履一貞一爾兄弟齒不居人後學不居人

先勉之哉抖擻精神觀摩師友研究經史無虛擲無雜好憶昔吾兄弟丁爾兄弟之年方且頂斗笠向赤日中採山灌圃形容驚醜毛髮焦黃吾益十有九歲而始受書爾村受書更後時爾祖爾祖母拮据教吾兩人吾兩人夏無葛冬無爐朝夕不輟以有今日而爾兄弟乃得垂髫就傳把舊書向北窗下披風而哦免于樵圃之苦是爾兄弟受享過吾兄弟遠甚而或劬勤少遜可乎不可乎警醒吾言慎勿等閑過耳蚬也

環碧齋

啟洪峻之先生

友人偶傳到武夷風月歌知此老付托重矣吾翁林臥三十餘年如淵龍石玉誰則知之不知何病不知益足以見翁顧使茫宇內無一二知之者則風月左券又將付之誰子仙之求人甚于人之求仙翁得無汲于中乎哉某擬冬餘坐光霽中一月許平分一半否肅此預訂

又

日者海市之會得長者儼然辱而臨之與番

史先生或倡或和或敷演或讚歎絕不角是非  
譬同異以啟曉二者之門戶夫二公迥不相類  
而乃爾是可以媿聚訟之夫矣會語史先生有  
提綱葉俞諸友有劄記且聞趙孫兩令君索之  
急祿亦隨所記憶錄凡若干條顧傳言最難難  
于不失言者之意奮發志氣破除情緣人能言  
之而亦人能識之至于脉微言如花之香水  
之月可領不可掬直是無處下手如其模倣而  
述真是皮骨徒具而神不存又不如不錄之為

張翥齊一

愈也惟長者信筆垂示焉

答王伯玉姑丈

詩至難言唐以後墮惡道只為涉名理故詩之  
妙境在半解半不解言語道斷心思路絕昔人  
此詩語干禪語以此不穀不知詩略聞緒論不  
敢不吐之長者來作妄肆批評諒不我譴耳

簡孫令君

祿白有程應護者宅枕清潭因為號家極貧  
歲訓蒙里中以糊口能作村學究詩有清潭手

冊索諸名家翰墨淋漓先君曾造其廬園中  
蔬過牆頭醪留連數日乃別先君常為不孝道  
之年來偃蹇二男二女相繼淪沒應護春秋八  
十高其妻亦踰七望八口食身衣竟無所出相  
扶行丐丐之不足呼天祈死猶挂詩卷杖頭時  
時展玩俗流哄然笑識者哀之祿力不能周敢  
告君侯收之悲天院中終其殘年夫悲天院得  
能詩如應護者咏歌其疾苦又咏歌其逸樂亦  
天地間一奇也仰切仰切

張翥齊一

與傅年兄

憶別益在甲戌之秋兄一日直轂動天下而謫  
戍窮海且數年弟猶然抱鉛槧作老蠹魚不足  
為知己者道曩偶見所寄舒直指書有曰頭顱  
種二異所幸者肝膽肺腸猶然故吾弟心壯之  
夫人苟不欲為婦女鬚眉慷慨見節易所以居  
之實難益意氣有時而衰一經摧折不禁窮愁  
生怨悔心如退之所謂改而事之之說不然者  
以此橫之胷中作梗槩沾沾自喜若曰文六

如此而止夫川流淵停水也及其激而為溝迴而為瀾震而為雷噴而為雨魚龍百怪出且沒焉其間豈不稱奇險哉而水性曾何加損知此者悲喜安從生聞兄縱觀溟渤時還讀書搜島嶼之奇卜其佳處而曰天下名山好埋骨蓋若將終身焉聖明之世必無此事而龍場石榔以自盟卒證千古之絕學其道何繇顧恨不得乘桴到海上望洋向若一洗千古愁心并問所以臻此者弟方抱病病至不勝筆三休成書聊以

環碧齋一

致唁

復潘懋德汪仲宣兩生

人之真身如真器高下惟所真之然未有不知所以真心而能真身者乃真心難言之矣茫二蕩二不可把捉不可不落茫二蕩二不落把捉此中自有訣竅不從眼入不從耳入不從口入不從意入會湏神識識得更有何事不勞檢點不假湊泊動定語嘿自有行持將古先所謂操所謂修所謂涵養所謂活潑潑地所謂常惺二

法字二符言二應非以我用彼非以彼制我自本自根自成自道前無古人語不為狂也人病不求無求不得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放之云者茫二蕩二迷而不知所在之謂也求非收義求入身來落把捉矣天下豈有籠其雞牢其犬謂之不放者耶不信不求不求不信即不汨沒殺利場中而于所謂安身立命終是黑漆漆地不著到豪傑之士斷不甘心而謂二妙甘心乎哉歸途相与盟心此又轉迷

環碧齋一

之一機也弟云功夫拾零猶然如昨此非不熟政且不是而乃望區二之開發之區二何能開發二妙二妙固自有寶藏直未啟扇鑰耳將爾心來為爾真爾能將之乎其不能也嗟二前有萬年後有萬年偶聚而為吾我以托于世大限不滿百今且幾半須是遠覽大觀立弗得弗措之志脈二討究無間日時倘然神識開朗日用功法此中自有分付如目不能輟視耳不能輟聽有才可竭無處可罷顧不快歟不然挨排度

日俄然成翁言事則辯言道則暗聆事則聰聆  
道則賸命之曰天刑之民締觀二妙骨非凡也  
聰明非乏也當年發願者誰已而墮落者誰頃  
者途之盟又誰語曰盟可尋也亦可寒也雲物  
黯淡山意欲雪不覩春風之面難保盟之不寒  
山陰孤棹興盡返矣如何如何願更有以復我  
與吳太學

憶管雪中訪令師于高齋鳥絕徑靜寂然無人  
天然公案忽二猶在目前乃令師厭塵還虛岫

張君齋一

嶺之巔與白沙諸先神爽相聚靈且不孤不謂  
得死所哉後死者終日波二到頭計算竟成夢  
幻誰人肯向死前休休得下更有何事不慧故  
束于教斤二守繩墨不敢踰尺寸自得化人教  
而後決拘攣之見觀天地四方之大全也顧三  
教聖人只這些子悟脩二途各落邊隅不為盲  
修瞎煉則為虛見狂慧足下試自省考其會通  
二途而歸之一乎抑猶未也此真休之法與所  
謂放下世情者又別也吳會之游迢旆何日修

善須脩上二善無以人間世小果當之

復懋德

讀來訊竊慨噫之富室而富人易貧室而貧人  
易不然者如醫家脈不合症治之為難吾子殆  
所謂富室貧人耳每覘賢伯仲峻爽英特自負  
俠氣俠氣可以破俗而不稟于禮終費幹旋脫  
有人焉銖二兩二於伯仲之側伯仲必且鄙而  
唾之然量入為出以度窘急非如村里酸澁守  
財老子家數不可只看時勢因緣所以然之心

張君齋一

事何如何必脫略以自高哉學欲如龍謂其能  
大又能小也象之大蛙之小雨不相為僕願伯  
仲因時屈伸如神龍焉無徒以象之大詫蛙之  
小破此介涉世當自易不然異日者之費幹旋  
且百今日願吾子亟圖之

與董常卿

別久矣無繇一面虛庭下六字首揭人心惟危  
危之一言令人千載骨寒西海困窮天祿永終  
則以心之危之極徵也夫心為神物無形而無



乎不形赤手不足以搏之賢者自信何如初三  
德二匪為人謀而自家喚醒自家亦多緣是有  
時手取之以為與有時手與之以為取既不能  
取又不能與此危道也

### 與程用愛

念及吾子輒為攢眉終日營二竟成何事人須  
游之手物初即身事且著不得纖毫意纔有所  
著便屬妄許大枝葉都從此抽發出來達人向  
根萌處一刀兩斷故無煩惱又何暇取他人不

張碧齋一

契緊事滑吾一掬之和幾聞參軍與令尉不相  
能兩人者當年號石交雅意為里俗剖紛解結  
而乃自相紛結人且目攝之不遊之手物初者  
不足以轉物聊寄此一語手令尉且聽下回分  
解

### 留別趙發源

弟益嘗病心心疑病二生心怖病二生百藥投  
之不効忽省我尚非我何有于彼而病去若脫  
異哉伯兼之病吾病也弟寔不能留而兄故留

之辭則不能行弟且不辭行矣留口號為別為  
憐同病話連牀怪爾切二問禁方藥病兩存還  
兩遣人身自有大醫王大醫王煞有神力能遣  
一切以弟試後方而伯兼復試復効請備醫家  
一案

### 寄李惟貞大參

此中冬氣如春花事爛熳已入故園三月時二  
與去華談笑花下不知身之在客且度歲也去  
華時二習促人理舊業何物伎倆令顛毛種二

張碧齋一

者嘔心為之大似鐵牛耕石田故不佞受約半  
不受約半聊以自適耳足下雅傷桑梓之墟年  
來寥落至欲以曲江勝事責成不佞顧不佞學  
如秉燭為光幾何恐終不能慰藉足下之高誼  
聊道別來興況如此若問篇章可當作家不可  
當作家則有去華生口在

### 與董太親家

樂天有云牙齒缺落時盤中堆脯肉耳目聾聵  
後堂下調絲竹彼來此已去外餘中不足祿誦

此竊有感于我前翁方銳意百家之言以儲詩材乃坐目青而廢得無鬱于中懷乎雖然正翕眼時不作過去想不作未來想不作見在想欲既不生理亦不著淵二浩二遊乎物初此義皇以上境界徒具肉眼者畢生曾不得一觀焉考亭恨目盲之不蚤意感在此即不構一字而無穀之詩已具時觸成般神理所至不從人間來此与無病而呻吟者豈不星淵哉則翁又當以此自慰孤窮夷猶日月要之壽訣亦不外是

張君齊一

復傅汝貞

接來札知足下今歲書田弗廢家計窘迫元坐書空邑二莫遣且以薦舉望知交知交未有應者又不欲作他生活此自足下以身作桐油甌耳祿自曾大父而下三世以教易養先君子弱冠即受生徒里中里有戲之者曰桐油甌謂一行為師終坐不能徙而之他業也先君聞之瞿然居常習勞夜未嘗不帶月鋤圃或曰先生先生豈不尊重捐一童子歲俸足以辦此何

僕二躬老圃為先君笑而不答三十餘年或館或罷絕口不求薦嘗謂童蒙求我則師道尊我求童蒙則師道不尊別彌懶樵曰是塾也老樵息肩處故稱懶耳蓋先君以失館為常以樵以圃躬之不恥當其得館隱然有退步地在故于父兄無所承奉于弟子無所假借而父兄益不敢輕遇之而亦嘗得館館桂湖里歷三年所辭東道主東道主固留先君曰某辱不棄托交且千日寧賓辭主人無寧主人辭賓使師道減格

張君齊一

價也竟辭歸仍理樵圃不肖叨鄉薦先君荷鋤治圃猶無改乎初吾觀近世師道貶損極矣俗流益輕師所以爾者無亦師求童蒙有以召之故必可以農可以樵可以圃而後可以無求無求而後可以為師為師則師為樵則樵為圃則圃而後不為桐油甌圃也樵也師也業也人眎所以業其業者何如豈必師之高而樵圃之卑哉足下能為樵為圃乎能為樵為圃鋤笠襍襍而出生門面格局心乎不佞于足下為外兄

弟足下猶及見先君故陳先君遺事廣足下之志樵談曰耕堯田者有九年之水耕湯田者有七年之旱耕心田者日豐年夫書田亦有水旱前云二則所謂日豐年者也何如

### 復董世卿

讀來書情文滿紙真不死其兄者義倉出自君家物足下果如文王之罔兼罔知在某某未有不肩其事者夫罔兼罔知難機心微動海鷗有不下之色況于人乎延陵季子心許徐君劍

### 環碧齋一

未成于言徐君死季子挂之徐君之墓而去季子豈不知是劍之挂何益于徐不為堯夫牧子所得定為行道之人解之而季子以為吾了吾心許而已違恤其他足下之劍挂久矣儻還眎回顧不了自心又何以使諸君子盡心以了令兄之心語曰死者可生生者不媿願足下勉之與友人

足下傳經桂湖上而不佞以一官匏繫于三湘七澤之間巧相避乃爾恨之恨之不佞托交尊

甫尊甫捐館舍足下之于家棟也寡者幼者賴以立誤聞二十四橋共王人吹簫令人扼腕捫心而不自適或者當是麴生介紹為之先客不然庭訓在耳家運刺心當不憤二若此故絕國去媒古人所以競二也去家遠與友生猛作會篇章當令篋笥滿羽便幸寄一二以夸我

### 與羅山人

不佞得黃陂命未出都門便知有少朴君少朴君者履任方新百凡控僦未及奉尺一問訊山

### 環碧齋一

中意殊闕然昨始見令郎君郎君能世其學為足下慶不佞叩令郎君令郎君曰只自然便是然則古人所稱勉強學問何指令郎君曰初學須索勉強夫不慮不學自強提已然何論初學令郎君無以應又曰只在孝弟上做工夫不佞曰孝弟發于孩提及其至也雖聖神無以加此然嘗觀王祥之孝能躍水鯉能致慕雀王覽之弟能固風柰不知亦可與堯舜孝弟抵當否曰可然則如何不以繼堯舜之統而祥之孝又知

何不可移以竹忠且事二姓曰孝弟恐不足以盡道夫孝弟不足以盡道子與氏不應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足以盡道如二王不足以盡孝弟不應動天地如二王足以盡孝弟便應可以立身可以事君而繼堯舜之統令郎君亦無以應不佞益以嘗所自疑者疑令郎君而卒無以解令郎君之疑于其行也迅筆述此敬問足下惟足下之教之相晤未龜桐二神往

啟阮令君

環碧齋一

天憫瘡痍下邑遣福星以臨之下車諸所興革即擁腫之使至自故山亦嘖二能口其略祿于是乎舉手加額為粉榆慶修僊者合下便云築基明府不稱仙令哉如所注晉可謂始基之矣祿日坐冷署竊觀俗化慕聞薦紳先生緒論驗之時事親民者真是非誠不連非嚴不治隆寒之極乃發陽春故嚴不可後也衙門外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衙門內嚴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明府故以孝稱鄉國而今且移之官滿庭

惻怛何疑然必嚴在近習而後閭閻不闕于堂皇窮巷細民乃澆實惠不然前後左右環而窺我示小信以行其詐示小廉以行其貪始焉得寸終至入尺始焉得尺終至無算雖照膽之庭未敢必無煬竈之曹也祿履任幾三月徒以空名立諸生上不範不模日縻廩食真知所以為教少稱茲職而乃謬譚治民之理于古循良者前即欲度諒其無它而返自察省真可啞然一笑已寒族人繁賢愚至不等明府見鼠便投慎

環碧齋一

勿以吾輩為器而有所忌祿以此加惠寒族願明府以此加惠祿袍繫一官筆以為舌統惟鑒亮不備

與友人

出世僊人在世間人如翁遠志眼前順逆好醜何物足以入其靈府乃不受子婦供養豈方之外標格應爾乎米鹽柴藥點破人間願討便宜尋向上事如機緣未備且寄意于酒杯棋局中以須之不當復做阿家公且令不知者有父子

不相能之誚訕繫一官回脉林下閒人不帝仙人乃信拄杖前有蓬萊也

### 與王汝明

蓋僕管在塵埃中猥蒙足下不隨衆棄而拂拭之迄僕游道廣雅俗並前而足下乃如長松獨鶴泊然孑然僕至懶慢曾未修契闊之儀少酬知己者之殊遇靜言思之足下高誼真可驅古人而此末俗我則薄德無所比于人數矣傷哉近野先生仙遊斯文棟摧同志之極痛也矧屬

環碧齋一

至戚如足下者裁人情賢耳而賤目不知眼前豪傑往二成千古環銀山之墟更有能作此老語者不足下近況何似敬問

### 復汪子烈

平生不揣好講學今者不敢漫向人開口切欲以退爲進以默爲語以取爲與倘逢真志士乎當自相求不則已焉以此汰初無意乎學而以講學逢迎我之徒當年分更分漏百方強人臻路一時豈不燁然合并竟歸落莫何益徒長

一番浮談惡習耳荷作董文傳妙在語不副狀不佞極愛之傳人令人厭讀之不能終篇政爲俗筆填事太密實而寡風致記文壁上第方不敢漫講學而兄記中大作講學語亦異矣此中有丁水部行迫古人絕無之乎也者殷口入漁則漁入樵則樵莫可識別夫所以講學者爲經生習氣糾纏之乎也者而講去之也而反滋糾纏竊意足下可以入儒而不可以入漁樵不佞可以入漁樵而人得以識別之來教所謂野老

環碧齋一

爭席此際光景當與無功證之弟請拭目以俟請方瑞甫

昨倥偬中作寥二數字介蕭生附訊政恐足下聞賓飲請書有所托焉而逃乃今果然心機一動海鳥先知且公何以逃爲哉世教不興先王鉅典往二爲市舉者不必可者不必舉匪藉大君子爲重何以洗腥風而示民則也令君雖在休沐乎數二使人道意若曰願得示我周行之嘉賓于是諸生以足下應故非時不必出時

至亦不必不出在是下自性自命其又何求第  
迫而後起亦安見其不可先朝選臺諫有張銓  
部偶燕同鄉士大夫問曰臺諫清班也人固有  
不願居之者柰何以清班強所不願之人諸公  
各示以情一座默然而沈公鍊沈公東應殷稱  
不願越數日命下其所擢則自稱不願者也而  
二沈竟以忠諫顯鸞使足下樂賓飲以爲榮西  
陵山中豈少龍鍾老子設財以待舉者何必足  
下唯足下屢請屢逃此賓筵所以不能逃足下

張碧齋一

干

也不在我先不在我後適當斯時動遠遊之興  
豈前日見不佞于眉睫其心卻之爲不足与三  
揖于鬢序間哉成命斷不可易一請不起至于  
再至于三必儼然辱而臨之而後已不然明歲  
又修故事非老行脚逃之將不勝其逃纏綿且  
無休已時也蓋不佞一日廁師席終不令巖穴  
臥上客而俎豆無光敢布腹心惟公鑒之

與李宏父先生

僕自詫來莫不逮耿仲子之存益仲子稱吾道

龍象僕生平雅慕之曾未獲一面夫以志同方  
生同世之人竟成千古僕黷然自傷甚于傷仲  
子也長者失此知己而在倫先生又復出山亦  
恐大違卜鄰初心人生大件最難了而醯雞挾  
廣甕天僕寔似之近友人問別來長進有何新  
得可拈示漫道此物原不消何名爲長原不退  
何名爲進原不陳腐壞爛何名爲新以爲至神  
奇也者亦可以爲濫平常也者亦可知者可与  
之言而不必与之言不知者不可不与之言而

張碧齋一

三

不可与之言言之滋曉二耳長者年來所与言  
者爲誰僕竊頗有聞焉此中去高賢之廬不遠  
餘風所被無誹學者似無不可与之言而實不  
可与之言振衣登堂期以異日

又

公之矩矱當孔孟不當孔孟僕不敢知然僕一  
望風采爽然自失矣僕年來少与勝已者處見  
人纏習氣作道理語以解之見人纏道理作  
道理語以解之人謬以爲然僕亦不自知其一

然所謂無智人前得勝者迺私衷終有一點不  
灑二在雖云有此一點亦已權作小窠曰安頓  
日者承長者不我鄙夷翩然修山中之約大言  
小言正言反言或離或合謹以爲規撤名理之  
藩籬露肝膽于耳目令人左顧右盼無階級可  
循無欄柵可執而平時一副道理見解屏息而  
不敢出且莫得所爲見解雖挹三日之清輝寔  
發十年之隱疾歸來怒焉不樂甚益僕即之奇  
骨異質可當鞭箠而炯然初心寧肯消滅要非

張夢齋

三

麻二木二不痛不癢不治之症以公之慈忍不  
一引手而登之彼岸乎騶從發邁何時而僕方  
有公事及公未歸更圖造訪非遂有所見質正  
弟飽觀出世態度大發疑人之疑庶幾哉信之  
有日耳

啟耿在倫先生

禱益以七月朔履任云此中士風朴野然未可  
與談學同志如羅如方特虛賓席以待之冀圖  
良晤而二老者高臥不應晤態生熊生意念真

非世之貌學名空鼓雙願考李卓老將送眷屬  
歸閩中祿破冗約會于方山人居無何卓老亦  
乘竹兜過敝署而甌山老至適逢其會無問薦  
紳文學居士競致壺榼嘯傲半月餘乃去祿自  
晤此老始覺平生不得力處非直功不到元來  
發願少差耳平生只從做好人發願不從自性  
自命發願于此豪髮於彼千里蓋發願做人不  
無周全世界懷譽避毀意在所願果從自性自  
命發潛修密證即舉世莫知之終古莫之知了

張夢齋

三

無悔悶若此老欲其包羅甄育接引初機祿不  
敢許弟觀其信心信口信步不作些子委曲相  
真是碧漢寬然漢子不覺令人隱然轉一大機  
括亦遂更有進步處此老愛師殊篤至而彈蹠  
亦復不少祿信師又復信此老不自識其所處  
或者謂祿中此老毒祿自惟非此老毒斷不能  
淘洗腸胃中夙血暈也家國子具聖胚胎惜當  
年亦從名根上起脉祿差更遠種二好處博人  
愛且敬之於自家無當夫名如空華空華豈有



結果理儻侍几席乞重下手砭令帖體益祿妄  
意此學實自家國子發端稍知所入不作粉粧  
紙糊皮面極感師當年一難而今又得卓老翻  
倒窠臼師嘗稱學問三關以今驗之誠然然正  
在關前費盤詰未可自許度越之也傷哉次郎  
岐嶷英物竟不駐人間世無繇奉唁北風有便  
時惠教言不任翹跂

復張原裕進士

是官位輕而道則重若么麼者楊子雲所謂不

環碧齋一

模不範而徒以空名相羈縻立諸生上何所藉  
手以答知己令弟相見詢知尊甫坐目青無繇  
追隨杖屨之後第有子若是而門徑間然不增  
些子盛氣可以想見其爲人仙家合下言築基  
基坐欲淨築之欲正欲厚欲堅實夫惟淨而正  
而厚且堅實也然後紮九層臺起百尺樓永無  
欹圯患尊甫可謂始基之矣乃足下緩轡長安  
日在萬花谷中左顧右盼色二爭妍自審築基  
工夫何如而翁不佞抑首就此即不能与公等

証大還乎亦名初地願聞所以振我者

與宋大瞻

祈禳事生自來不爲日者勉從一二友生之言  
爲之姑以解婦人女子之疑不謂喧嚷至此既  
而悔之神知悔之萌于中且以爲不敬而況可  
復爲之乎若其無罪何事于禳果有罪也禳之  
何益謹領厚意願言中止况前日已送之出此  
日又延而入復從而送之亦甚可笑不然某且  
有唐突之言干冒神明是益之戾也大瞻知我

環碧齋

當爲我謝之

與王德溥

曩者二豎爲祟五鬼竊笑祈禳事平生在疑信  
間亦無資以及此乃承君家垂念即不具尺一  
爲謝而私衷則感甚矣科頭箕踞坐石牀披松  
風不作五噫歌不作四愁詩山中受享甚厚直  
令終日衣冠見客如區二者生妒心焉然不知  
所話何人所讀何書所幹何事只開一白受享  
亦恐祈福故管人又有消受之說即君歸迅筆



布候幸足下無曾過之而付之大噓

啟李都憲

檠戟臨西陵祿病且瀕死不及一挹龍光慰平生仰止之私已而妻孥病僮僕病更相傳染無休已時迄今猶有在牀褥者恭惟明公主盟斯文從遺經中拈出止脩二字標示學人頃承惠數學錄病餘盟誦一過竊窺意指至近而神至大而當真令徒鼓雙頤譚妙體者到此更掩護不來躲閃不去其如室之基田之畔衣之幅也

環碧齋一

五

顧余小子不足以承之余小子妄意此學有年初起名義旋捉意念已而忽地有省如是如是乃覺名義之非真而意念之非常也以此自神竒亦以此神竒于人妄意高譚往二無智人前得勝近叅師友還證自心又若不敢自信然者方且創半生之孟浪更求端的而未之有得自許於錄中意指不生疑心而亦未生深信心明公何以振之方理醫藥卒二請政極知冒越惶息悚息

與王汝達

嗟二近野老卒于官二三兄弟頭顱亦颯二愁矣傳雲興念聚首何期可為於邑丈欲蟬蛻藍袍而夷猶乎湖山之間信哉戲論哉何物伎兩卅角時嘔心為之老大猶惜雞肋不肯棄去殊自苦而况足下安先嗣後有未了勾當在則足下即出戲論不佞直以信情信之也廣文先生位輕而道則重世率輕其所重不佞亦未能重其所輕士習如故令人媿俸錢焉春來一家

環碧齋一

五

染病病且久婢能尋藥艸犬不吠醫人寔似之矣吾弟世臣亦有卸藍袍意不佞不以為不然不佞病餘兼有公事亦不能一意本業惟是兒曹頗肯抑首受書不佞將弛擔而付之令姪能讀父書不宋人以書種顏堂人家最是讀書種子不可令斷絕是在責成之者益有此一領藍袍足下方可卸藍袍喜老伯母矍鑠善飯願足下愛此日如不孝且抱無窮之感已設身處文地真是跬步不能出門第不能出門終不能回

俗不知足下何修乃不辱林壑之不知教我何  
修乃不辱縉紳年矢催人壯心徒烈二十年後  
桂嶺東西尚復有王汝達祝無功若輩人哉興  
言至此不覺抱千古之愾又安宵瑣二作眼面  
前浪悲喜也最懶是作書君家伯仲不能一  
如有齒及者願足下傳示見不佞之近悰如此  
復汪實先

足下有意乎古人之學云知則如觀采于鑑行  
則如轉石于崑此測度之知脩飾之行非知行

環書齋一

天

之固然者也即其所謂知行而亦非也學莫先  
于知所入欲覓入處不從人唇吻上來又不從  
書冊上來在人脈二自參自討方其參討煩悶  
寂塞并平生聰明而卷失之儻然開悟元來如  
是何淨何穢何取何舍昔是今非昔非今是昔  
難今易昔別今回如開眼親物將手作拳至為  
省力又安有所謂觀采于鑑轉石于崑之說哉  
區二以去秋履黃陂任春屬之至則在冬杪獻  
歲後二豎作祟五鬼迫人筆研生塵不能復

青箱之業青箱之業付之兒曹時有譚學者至  
而水心鐵骨者苦不多得區二抱繫又不能如  
曩日輕身問四方之交停雲有詠縮地無符于  
足下能不依二

與鄧子龍

孝子愛日志士乘時尼父曰夫我則不暇子與  
氏曰君子當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吾儕聰  
明不在人前年力不在人後安得閑工夫為人  
說閑話管閑事斷送駒隙哉日出事生隨緣應

環書齋一

天

付似乎不可已而到頭計算竟成何事徒杜門  
守幽閑又不足以當之須是發大勇猛反躬極  
思彼一聖一賢所謂不暇与不可復者何事幡然  
改步閑衆人之所忙忙衆人之所閑庶幾哉不  
忝所生

與劉公子廣文

此事須自關乾坤前有願願不得有所承襲傷  
有強輔不得有所依倚元來唯我獨尊与物無  
對了然獨居如珠媚澤當機下語如鼓答桴人

謂不佞可以自信而不佞信不忘疑政焉未臻此耳弗然者人諾而諾人趨而趨空抱學道之懷竟違由己之理以足下虛襟朗鑒無善不如無義不解此豈持堅匏之見區區以人我角者所能彷彿其萬一亦試自考闢地開天處何如弄影不息于陰林積篋終亾于大盜除是人二盤古然後天下太平願足下圖之

謝王汝寧

得孫稱翁得外孫稱外翁柰之何頭顱不種二

聚書齋一

三

老也雞米之惠層見疊出堯曰多男多累不獨累己且以累知己者家且施而不報不報而益施托言相与乎無相与迺私衷終不無這箇在今後願澹以全之

與汪子欽

且苦不得山中消息徒聞近至人之鄉不遠而渺不獲所謂至人也者素心空懸青鬢頓改白日易下黃金難成且飽繫一官不復如曩時東南西北任意所之之為快古德有言生處

熟處要生昨黃卿且謂弟生處彌生熟處彌熟弟于是有深恩焉性宗至難徹疑挂一絲便隔千山萬水弟今者信不忘疑如何可當大休歇漢子

復介卿大尉

近作遠擲且欲祿一彈射之謹如命不敢不盡其愚大都言之精為文之精為詩近世以文為詩而詩道絕故文欲顯詩欲隱文欲路通詩欲路斷鏡之花水之月禪之機鋒有無無有

聚書齋一

五

了不可取夫詩也亦復如是祿之別才感興懷人漫有所作亦如蛙鼓蟻笛不足以望希聲再閱之直欲字抹殺而後快閨中消息竟何如唯是自本自根令此中生意盎然圓滿無些子落莫祿且歌姦斯之章以祝之

與友人

人不幸有不及改之過至不幸有不可改之過一失脚時千古笑再回頭是百年人僕誦其言未嘗不改然悲之乎其志僕不敢以過為足下

諱第猶可及改耳不則且成終生不磨之玷惟足下亟圖之

示黃陂諸生

人亦何常惟志所上下之此日營為到頭結局未有不從其所志者也諸生試自攷所志若何舉業外有別學即進取科第而志不高遠識者且謂生則播惡沒則遺臭為山川羞况并進取之志無之而以一青衿夸里閭間以明得意不復尋向上去豈稱夫哉幾何不為山雞照影目

環碧齋

主

眩而胥于溺也萬里之程一念之烈願諸生先定志

唁鄭宗仲

這番病是天為宗仲祛文字障一覲妙明耳妙明中有無邊光景益文字之所自生余悲世人倚書堆為活計一離書堆不啻獼猴失樹更無可安頓處誰復反身靈識其所謂妙明哉宗仲作如是觀即病甚不生煩惱時乎作文字是作文字時乎不作文字亦是作文字養由其基

善息其善息也乃其所以善射也人身自有大醫王亦自不乏藥物此之已病捷于金石草木之劑萬第恐宗仲信不及即宗仲不信自生陰陽患別求所以已病病亦不已亦必不能遽操觚向案頭作文字何益區區益九折肱于是爰念宗仲迅筆作此相問宗仲如肯受持謂之醫案可謂之學案亦可

與楊于同司理

曩承手尺倥偬中裁復今亦不知作何語不佞

環碧齋

主

蓋故人乎足下不知足下亦故人乎我其不我故人乎也者憶在都門頃益交驩停杯闊論斯誼便足千古今且同在三湘七澤之墟而道里遠邈無從晤語顧安得壺公縮地符一吐積悵我適被科考之役于省會詢林廣文知動定為詳且領佳刻把讀之不啻坐我于左右而提命之也廣文先生在今世畢散之極陶鑄具在公等不佞輩事之如神明歛容屏息不敢迫襲斯而足下于林廣文顧撫謙而過之游揚而振之

則其故人乎我也又奚疑昔人號宦爲海謂其  
善溺人也然不能溺廣文若持憲節者風雷直  
在掌握間一出入則生死立判一臧否則升沈  
立判蓋當道托重耳目而宇下吏爭飾耳目而  
愚之悃悞之夫不及格而善宦者匿其所短  
見其所長避其所惡投之所好自非澹然無懷  
鮮不變易喜怒失其故素者林廣文道高雅不  
容口令故人慰藉甚從此名位擢二上而此念  
不渝又誰得而溺之林廣文行不佞適被酒不

環碧齋一

能不作書又不能作端肅書亦恃磁度有以如  
納之林廣文益不佞同選稱年兄年弟者也。

與王以魯

今日高齋慶戰乃以魯發弧卷甲不少展其豹  
龍之畧何也且以魯自志曰吾豈登徒子吾謀  
所以佐而家秉者不以弟廢吾穎楮業需戊子  
之役戮鯨鯢以爲京觀且以振先太僕之烈而  
奈何反爲弟廢少陵有言婦人在軍中兵氣恐  
不揚願以魯圖之再燈艸二

與瑞甫

家弟婦云足下近歸自黃安柳老相期而不至  
何也僕甚欲友生相聚又厭相聚時作措大語  
作措大語尤非老于學者所宜作措大語長人  
知見不作措大語掃人知見太古之調有音無  
字夫音可傳而不可傳也不得已譜之爲字後  
之學者往二執字而失其音友生中儻有終日  
言不道一字者耶足下信之其猶不免疑之也  
徐思中何日入城并問

環碧齋一

復在倫先生

秦生捧手教至知吾師以是月十七南發不能  
躬送道周師能諒之祿竊窺師衛世存教之心  
如饑之食渴之飲疾痛之呻吟凡師所欲入二  
信受者則祿之所已有而祿不敢自信更欲進  
而求之則師之所謂不必且以爲慮者也祿故  
年未深究彼氏家言情愛深重又其性然  
苦若不足爲損而反若滿溢其腸胃焉者締視

師門如海無所不入不必皆為性命者即祿亦自以為非其人向來頗受學徒近不自信有執贊北面之者不啻戮辱秦生美質重之以老師之命不得已而受之祇恐相辜負耳迅筆附候不能更走人于江上畏日修途萬惟珍攝以棟斯文

復鄒吏部

祿謫陋無与比謬辱明公文之以神先之以書問迴出常情萬二顧影祇自漸耳生平孟浪百

環碧齋一

主

凡不覺堆疊大非若將終身之規出山以來冀藉升斗了事了心十年之後可返初服不謂漏行天譴不從末減眷屬七人一舟而溺弟獨婦病媳寡孫孤觸目成哀心更不了乃今然後知無疾之安無災之福世人薄眎不知受高之為過耳人世極苦今已畢嘗度脫我者唯出世法來教去二敢不頂禮受持以虛大德蓋嘉種生人有時而殺人毒草殺人有時而生人顧服食之者謂何寧論彼氏不彼氏哉偉人所居盈二

一水樞趨門下不敢預期迅筆草復統惟高亮與王道淹道升

家弟荷尊甫之招百于恒情而區二之感亦百于恒情凡人相与文生于情之所不足家弟遭大不幸只家常茶飯三二兩二時出山阻水涯談不急之務已足度脫苦厄而乃重以縛儀愚兄弟何以堪之功名得失太介意者犯顛狂之症太不介意者犯麻木不痛不痒之症夫不痛不癢醫門所稱不治拱手而退卻步而走者也

環碧齋一

主

二難介意乎末介意乎經此一番不憤更無憤時終生結局于此下著終生結果于此投棧此又不在一時小試利鈍間論也鄙人生平不欲作膚語直以肝膈相剖示惟伯仲圖之

與李山人

僕至無似徒与世間人譚世間法如醯雞坎蛙不復知有向上事末後著年來稍二回向恥於人前稱說道理立功課而卒未有以自成其信昨歲与吳山人遊木蘭偶見足下二牘不類人

問世唇吻問高踪杳在深山深處僕私衷計度  
茫二宇宙人與人遇合甚難以為無機緣乎何  
令僕心知有壽菴君壽菴君以為有機緣乎塵  
土衣冠即一霞之隔不可得而幾焉且僕平生  
情緣深重天降奇詩弟子姪同舟而覆所以斬  
我情緣甚烈悲哀感愴以日為年平生一副道  
理到此更用不着而思君慕君益不能置敬介  
徐生修尺一之書問訊山中雖不能至心竊嚮  
往之以足下和慈自度度人忍令區區沈沒愛

環碧齋一

吳

河苦海不一引手以出之乎秋風有便幸宣潮

音

與王汝寧

僕生平重薦人如司馬季主唐舉之流搖手不  
欲聞乃今有佳妙人在湖海間何可不令足下  
知之僕舊識玉山人雅善詩畫興意所至森不  
可遏隨筆點綴便成奇品時方溽暑想足下散  
髮不出戶臥遊之具具不能醉山人一斗酒山  
人向壁間作徂徠之松峨眉之雪天台之石梁

匡廬之瀑布而足下置身其間定令面三清寒  
煩襟頓豁應感薦山人者

謝李廉憲

下走學不通方愚而好難雖藉扮榆之末光未  
敦綰帶之夙好金華行臺僅一見耳乃明公  
外而形骸投之肝膽折節下交逢人獎借若謂  
祿出可與共事入可與共青山白石者今又稱  
字下人可謂天幸曾未及以一字闢掌記者豈  
曰忘之交態以疎為古分義以援為嫌猥作寒

環碧齋一

吳

暄語數于清霜皦日之前則亦有所不敢焉  
頃荷大慈降損手尺咍我疾苦周我窘乏顧祿  
何以堪之以明公所聞云己為祿極慘愴然  
傷之不知祿所罹之慘猶有加于明公之所聞  
者舊冬之杪從弟從弟婦兒姪蒼頭益七人同  
舟覆于九江無一存者天乎天乎言之隕心  
弟亡兒亡姪俱備數列諸生後亡弟言不出口  
身不勝衣一儒善無為人耳乃亡兒亡姪英特  
峻爽孝友天至骨如山益思如泉涌人方目為



吾家千里駒誰則宜死誰則可死何況橫死而竟以橫死一家骨肉流浪江湖不知今者化爲何物天乎天乎言之隕心亡兒幸有二子亡弟無子亡姪未受室家弟年逾四十止此一子凶問到家匍匐來楚招魂江上臥病齋頭老婦寡媳號于內獨弟號于外日夜鳴二同聲觸發骨肉相看慘無人色此景此情即使金石爲質亦當百碎況有情之血肉軀哉祿生平累大頭大而才則疎莽任苒日月子債人債百未了一當

環碧齋一

四

頭童齒豁之年乞得令官竊叨三釜之入不逮二親之存亟欲迎養家計少補吾孝而家計年高嬰疾于家家又落莫于是呼從弟弟婦來爲家計分累而同胞之弟向來同爨二親雖往一脈猶通山妻子脉亡姪亡姪亦母脉之不忍以區區薄遊將彼己之子判而爲二嗟二本以愛緣網結反成斷滅漂沉天乎天乎言之隕心不然者吾祇死吾子已矣何至波及弟姪酷烈一至是耶祿方出山時奉長老約百凡只求減無

求增只求了心無作星心事十年爲期返我初服矢不老死風塵辜負青山白石乃今家替云亡四子孱弱媳寡孫孤弟又乏嗣家計貧老抱憾終身減耶增耶了心耶抑星心耶祿且莫知稅駕之所矣嗟二有種之性難以道理破除無己之哀漸覺精神耗減冀得劉國博取道西陵傳到明公轉語篤至感入五內忽省生爲有涯事出無柰匡牀兀坐束書不觀冥觀物初元來無有偶聚而爲有載觀身後堅脆不同同歸于

環碧齋一

五

盡竟亦何有以此自度苦厄亦以此度一家人蓋兒輩討姪兄弟死生吾之情而吾幸不爲王伯輿爲情死作如是觀耳曲江勝事久矣厭薄陳人經變以來更覺百念灰冷塵埋老研網結巾笥豈直無志兼亦無具心口自謀不能不逐隊而北者謂一官飽繫三益分飛不假計偕之便難溫同好之盟即如明公指日大轉東西南北繼見未龜繫艇鵲磯之下奉塵龍門之前載聆一夕玄談用祿萬端塵慮祿益有餘情焉而



耳目共注來人猜疑臨岐起趨竟亦付之後緣  
矣連旬抱齒足之恙極稽裁復又不欲以寥二  
數語漫應之意密跡希情苦詞雜潦草不倫統  
惟有譽祿不任悚仄之至

謝蕭明府中秋讌

昨者素節平分璇臺雅集豆花雨歇洗出瀟湘  
一片秋桑落杯傳影入玻璃三丈月林薄繞南  
飛之鵲閭閻歌西灝之童眺之庭庑之樓追異  
代襟期晏之絃蘇之調領當場風雅百年幾度

一環碧齋

天上人間注我於冰壺醉不在酒照人以肝膽  
報茲為瓊

別王道升

天氣焚如人事勢如一臨岐而百感生豈復有  
替時儻二妙脫不作些子離色哉今日行今日  
尚未束裝可笑形骸斷無長聚之理惟情神二  
寧千里而几席千載而旦暮耳老者息機敢為  
令公道少者努力敢為令寬令弟道對客草二  
復鄧麻城

屈指与足下三見而三不交日者隨屬車之消  
塵高躋魯臺平挹武湖形骸欲拋肝膽漸露且  
領夢中詩醉後語乃今然後見足下心足下豈  
旌陽勾漏兩令後身哉何躬挂圭組氣帶烟霞  
与世之作官人覓然別也盟誦瑤篇贈意陸離  
攜之行橐隱二有光照映人而又分以俸餘是  
仁者兼富者之贈於不佞侈矣不佞故乏仙骨  
而亦不淺青山白石之盟異日者求侶五陵恐  
亦不能外之瀕行易午次孝感途中乃得裁謝

一環碧齋

足下入觀更能開一尊索我于燕市乎不佞不  
能索足下

寄宏父先生

幾莖老髮留之不礙菩提落之不長菩提長者  
乃爾豈示頂羽無東意抑別有指也石爨草露  
可悲可涕鏡花水月是非非是如大事何僕自  
惟汨沒情緣所之者英雄氣而有英雄氣者又  
要消煞或謂長者髮即從刀下落而英雄氣終  
是消煞不亦然乎不然敬此問訊

謝祝隨州

是行也上下山坂莽無人烟而禾黍黃稿更甚  
小民憂無食与禾黍同色所幸火雲歛燄商飈  
南至衣帶拍<sub>二</sub>鳴而又徽宗大夫之惠興臺祇  
役什伍寓望之夫鱗次更替相翼而前泠然御  
風何必列子當其快心時忽生一種瞿心事益  
天譴不德舊冬之杪兒姪蒼頭同舟遇風沈之  
九江無一存者日者出門本屬生離因懷死別  
骨肉相看不禁悲楚署中事未及一調度過此

張君齊一

且日遠敬具家訊乞足下郵致黃陂了行子內  
顧私心辱在宗盟且諒仁者軫行子此情此景  
大悲所發應亦不靳之耳途中手佳刻讀之悟  
後語真与迹襲貌擬者迥別其基之射僚之九  
白之詩也技益至此乎峻奪神爽莫知其然非  
思議可以承接之吾宗白眉不足下而誰嘗閱  
千家氏族如<sub>二</sub>秦太原<sub>一</sub>耳漢九真唐五經非  
其至者亢之是在宗大夫以大夫神情才力何  
所不可至勉之勉之徒曰科名吾宗固代不乏

人也人旋艸<sub>二</sub>又屬作家訊之餘中抱甚惡遂  
不盡談

寄徐克賢先生

祿稱冠帶書生益三年甞饒冷座首宿空盤風  
味殊不惡獨家口為累五鬼二豎更相作祟此  
猶可言客冬之杪兒輩七人同舟舟覆九江無  
一存者祿獨何心齒搖髮變於人間世泠然如  
水即不德修行無力足短口長天降災禍以示  
之警亦應稍從末減何至慘烈若是此中同志

張君齊一

不乏絕祿不敢輕立會自惟自性自命不能自  
信而徒作道理語為人破除塵俗興發意氣旋  
而遺之竟亦何裨且年光瓠水一落不回与其  
人已兩誤何如了已况已了人未有了者也  
祿近轉此機不欲日向人齒閣<sub>二</sub>鳴吾師以為  
何如李耶陽事殊出意外而許京兆又以力救  
耶陽坐外補世路險巇吾師宜善作善藏不得  
太露鋒稜以取物忌易曰安身詩曰保身下士  
借之以成其私而神人得之以成其大愚者一

得吾師或有取焉管廣文歸便勒此代候行且北征不勝惘惘二

謝王侍御

祿東匯散材下庠末品謬佐鑑衡之秉薄遊嵩少之墟伏遇明公以天挺之偉人飭賓興之鉅典位高能下分略堂簾勞微亦酬禮將王帛不獨迴光于在事之日而猶加惠于出疆之餘時未去陳對厄臺而踊躍行將走冀指長路以繾綣藏之在心謝不容口悵風塵之奔二再晤何

聚碧齋

期瞻雲樹之依二孤懷若結遂呈短技少見鄙悰霜筆搖秋敢丐靈于記室百川學海寧辭笑于大方謹錄近作詩文若干首具別楮上祿無任悚仄之至

復王道淹道升

與人至知二難又復失意然不足為二難悲也何無有分遲蚤有時患本業未營家耳家弟書云大瞻未終場然耶否耶其尊人春秋高且無家歲閣三鳴齒以為生事不能出域外與東

南北之人游區二于大瞻竊慨意之然其分其時亦自夙定大瞻寧獨違之茫二宇宙相遇難相遇而相知難之難君家父子兄弟不我鄙夷而以心許之顧區二無可藉手以酬君家父子兄弟唯二諾二交道薄矣區二經變以來無意乎曲江勝事而忽遇友人王德鴉拉之陳州署中作文字百辭不獲以交誼論陳州亦去華之流亞也陳州嘗自咎其孟浪而又咎區二孟浪爰有是約以二難之年資地分可復如前孟浪

聚碧齋

乎千里通書不易所以不作寒暄語九月望日寓大梁相國寺具復

與劉道充

曩者勿二發夷門獨與賢未及握別擬宛丘當得一晤不謂王陳州方事校閱不無瓜李之嫌竟不得出与足下展義陵坐蘓亭登眺弦歌臺弔古談今以攬一時之勝悵也如何陳州君与僕有夙雅其拉僕而來也解衣推食端以時秋相求弟僕經變以來意緒不及此久矣緒空

間無以慰藉主人厚意間一拈之此物乃心選精華未操觚時不接混茫方操觚時不愜飛動必不能臻其佳處乃責之多憂多病之羈客即嘔心刺腑寧有當家語哉百事無如一新其興致殊不淺願乘此時破除人事更理舊物廬龍雨雪漸深不可不蚤從事僕明月同陳州君行聚首剡門不遠而湯勤如此

答在倫先生

生人極苦橫集一身了無意緒追逐少年場矣

張碧齋

顧念微官匏繫勝友分飛不假公車莫尋同好偶獲天幸與選南宮頭顱種二心情不佳看花長安祇增悲感唯是得友得師時從晤言樂而忘死都門舊會今且復舉會之日鄒汝光暨吾座主楊貞復先生兩門門生具在而魏司空儼然臨之曰者會中有誠偽之辨而詢及于祿祿應曰誠言乎其成也不假人爲人爲爲偽向來妄排僞學以爲內康名利外談仁義云爾豈知見地不徹即志堅行直意識尚存猶屬人爲某

學之二十年只成就得箇僞更何顏向人嘏哉平生謬襲尼父不厭不倦格式聚鄉曲無智人日夜講說以立功課無智人讚嘆歡喜祿又無智因人之信自信今思之不覺汗下大都因義起名因名起教依憑影響轉二成迷竊以爲會中不少參著之滋補獨少倒臆而空之二劑也承示庸言刺其盥誦之會心處直欲不著一字者乃言下不甚豁然亦容有之如曾子唯一貫門人問焉弟下一轉語曰忠恕而已矣知之

張碧齋

者領而不言不知者不能生支離之解伏讀老師石經疏義乃以一貫穿紐一部大學過不自量以管見見之若覺理路太明反成附會令讀之者無所容其深思何如何如前齋書人督地南去裁復爲遲羽便更望矢筆教之不任瞻企

寄武元占

杳不得門下消息兩三如隔世時從南來人詢知動定特無繇知門下深心嗟二僕不德生人極苦橫集一身金可鑠也石可泐也况質非人

石狀曲江勝事益夢想之所不及而儻然得之  
且登焦弱侯楊座主為楊貞復先生夫以頭白  
面皺之年兼之骨肉淪羣豈復藉一第為榮光  
乎日逐青陽俊偉曹輩緩轡長安慘然無歡獨  
假此得師得友分席而坐揮麈而談無端煩惱  
一時消解差可人意耳緬惟公家大事了之甚  
難兄弟父子各挾一見即活曾楊奉約而至亦  
未必能了之仁有術義有方門下依心仁義神  
人所欽獨方術少耳動而齟齬固宜然亦非真

張碧齋

仁義真仁義豈假方術以行之方術即是仁義  
閱盡繁華過眼成空自性自命今躋何位以僕  
不肖稍二有立實自公發其端追憶當年公杜  
門謝客直欲作佛作仙乃今垂二兩鬢疾病侵  
尋猶不以家乘付子孫於意云何人身難得來  
日無多舉世攘二少不得有息肩日唯達人能  
向死前休得勝算耳僕經變以來怕作書尤怕  
作知己書觸之傷心故與門下書甚踈甚遲而  
一通書甚慙美言不甘亮之亮之

答王德孺

家門不幸雖作達人大觀乎而督地觸發黯黯  
魂消遠辱佳貺愧感愧感使者索報正伸紙濡  
墨而家報適至讀之悽斷所欲對兄言如縷而  
閣筆不得一字竟罷去二三兄弟卑力不遠弟  
與弱侯方出山獨怪兄之歸興太劇也日者與  
弱侯閱邸報驚鍾使君以遷去料兄必動此念  
而兄遽關白當道當道知兄不淺必不放去與  
其無病而呻吟不得遂所請莫若順母之志從

張碧齋

人之望隨緣應世置榮辱升沈于度外公餘更  
取內典方書參之得箇消息處官不關處林不  
靜當下受用萬境一如何必枕流漱石乃為高  
致哉弟寓陳時兄日以博士業相督促都門分  
手兄不及待吾二人入場臨歧斐回者久之此  
豈為兄乎亦豈為二弟乎托意有在今乃推二  
弟于風塵路而兄顧云二若相代焉者可訝已  
苦莫苦于身心為譽以弟度兄必不能遽拔身  
以去明甚而橫生此想自作煩惱以日為歲何

爲者哉願兄蚤回向回便煩惱爲菩提不必  
不歸不必歸再看時節機緣如何又作行藏無  
徒自苦爲也呵二

復程番陽

丙戌春都門一挹龍光竟別去明府猶記憶否  
僕自領廣文事去粉榆盈一水今殷藉甚  
直度江漢而南是何修而若是僕不德兒姪沈  
淪風濤中已不能堪茗雪之間水如衣帶同胞  
弟爲祖壠赴憩毘陵仇家尾其後去二不返竟

張君齋一

不能問之水濱此情此景以日爲年寧希心曲  
江勝事哉不自意偶竊一第駕邊上苑馬首西  
山曹輩樂之僕翻成悲感耳有民無歲萬口嗷  
嗷天遣福星臨之起瘡痍於枕席功德無量薦  
紳先生達三有述番陽之政者近閱內召籍中  
明府哀然萬列僕非爲明府私慶也而爲世道  
慶余司城來深辱記存附申謝悃

與張無意

不自意偶得一第時二与弱侯以晤言消餘

豈不曰適獨与長者暨西陵舊遊成睽違耳傷  
哉瑞甫溘焉物化林壑寂寥長者載過水洲誰  
与共語道寓諸庸如是如是不必作奇長者春  
秋高而奇情不歇竊以爲世俗之所不可無而  
長者之所不可有也古人七十致政何必朝常  
即家政亦爾瑞甫未盈七十不能自致而造化  
者致之以長者之年尚爲兒女子情往返川原  
老骨作痛僕所親見何爲自苦若此古先生言  
法尚應舍何况非法不於此時體取無生作絕

張君齋一

學無爲道人恐不能不遺千古之恨

環碧齋尺牘卷二

豫章祝世祿無功父著

新安陳昭祥少明父校

與林廣文

我輩人應以出世之心應世一切平等不應以世眼之青白作吾心之冰炭都下面談郢中手教似有不平等在夫出處亦大矣隨緣盡心于人未必無所濟真見不可飄然作避世之士未晚不然情景不適身心為譬不火自焦無繩自

環碧齋二

縛未有其樂且先如其苦矣足下無羨弟二又有弟之苦求如曩者浮沈鬢序中日長無事披髮北窗下拋書而枕書一段風味更不可得足下此日不應歎首宿琅玕輕生厭薄心也且世不可避如魚在水無之而非是青白之眼原在山林即朝市政不加多元來世界無病二生于人之心以情攝境何俗不雅以境移情何雅不俗幸托肝膽之交不敢為貌語如何如何楊于同不難以司理折節足下真我輩人

啓楊貞復先生

曩具尺一附潘尉上想徹函丈矣令于民甚近其為務甚纖祿素志極願一試于今乃今然後知令之難入丁末世弊孔甚巧文固甚密斤二奉行日無閑晷兼境內外士大夫書問禮節甚繁大都以周匝為賢以踈闊為傲言不必出乎誠幣不必出乎敬在二成風此中為最耗精神于無用之地致勤渠于必報之人嗟二蒼赤能有幾許心思煦育之而祿妄執古道不能純用

環碧齋二

調停雅俗之間聊且自安以安人雖不盡隨俗化然恐去往牒所載獨行遠矣實意洵于縉文亮節靡于世法不我愉快安能貽百姓之愉快乎吳生老矣劉生外補今與之朝夕師門者為誰敬問

復葛平陽

昔歲春風失路取引京兆班荆而坐環視儔伍慘黯無色獨足下閒灑自如今且幾二十年往襟期未減頭顱漸非想与足下共之東望



佳絕信意所之不獨寄逸人之嘯傲而且澹塵  
世之功名不佞曾一寓目而奇搜未盡不無餘  
情乃今全昇之足下矣公餘湯興所得若何山  
水無言助發神智破除煩惱即明師勝友不啻  
也不佞當此了無閒適遙瞻海東雲恨不得乘  
雙鳧而從之

與趙尚寶伯兼

宦途驅人何論四海兄弟即二蘓世號連璧乃  
東西播越而卯君之思動形歌咏追念乙酉冬

一環碧齋二

拉王中石訪足下九峯之上攬葛洪之遺勝石  
牀雲榻髣髴在望辱足下霏玉之談忽二如昨  
日事而今不可得已發為足下故治山川清勝  
俎豆長馨足下何脩而得此且足下當日甚病  
十日九休沐大蕪了公事于湖中而足下了公  
事于榻上史稱臥理向以為虛美而足下寔有  
之不佞戴星出入猶覺叢積此材不材之辨也  
使節何時臨芝城芝城故有會有史惺堂先生  
廉令安卿陳進士昇仲朱孝廉元卿陸孝廉

卿蓋一時之彥不徒以唇吻學者王事竣幸念  
機緣之不偶約而惠教之

復范南昌原易

蓋祿嘗從薦紳先生後評薦當世人物心知新  
安有范公且十年所秣陵焦生章江章生祿故  
辱交之一為明公同年契雅一為明公特薦于  
朝謂為今之南州高士者也因友知友神情苟  
合又安論面不面哉休雖山郭足當陸海故曰  
海陽弟今之海陽非復昔之海陽也實則凋瘵

一環碧齋二

而饒得名人且視為寶山金穴托跡白岳之遊  
而陰市之冠蓋相踵於境上令人應接不暇主  
爵者不譽祿之齒長才縮而謬昇之日夕廩二  
賄無以慰籍元二負知己者之望唯是一味簡  
執不敢過用一物闕虛耗之門不敢浪接一人  
濫聽一言啟鑽刺之竇猥承邑士大夫鑒其無  
他凡民間一切利病靡不眎列條分而周示之  
而卒無片語及其私然泛語民瘼何嫌何忌直  
語官邪寔難昔者跼伏草莽往二見長民者



狀播四境之外頌口交一堂之上竊為浩嘆而  
今且身當之矣悉心相告非明公而誰望降損  
書貶薄具以為報北風有便幸無金玉嗣音

簡黃祠部煉之

祿之居黃也猶之杯飲乎石罇也味澹而清聲  
慶休則猶之過程鄉雖知其酒能令人千里醉  
而謙之醲郁逼人寧無厭心若老父母方持天  
瓢立月窟之上而飲瓊漿亦知此楚乎否昔秦  
越人為舍長時不習於刀圭嗣得長桑君飲之

環碧齋

五

上池之水始隔垣見人腸胃凝結維時老人嬰  
兒婦女咸利之祿之望於老父母亦復如是微  
棕總二不盡瞻只

與韓參軍子固

客都門時至饒舌益不敢以貌事足下而足  
下不以為不可浩然挂冠而南威鳳山前涼風  
吹帶狎鷗洞口明月開尊綽有餘閑日課郎君  
拂拭舊業何物浮名到頭成幻相提而論斷不  
以彼易此故為兄計也者百計不如歸計

第方馳逐名場大馬之齒擣櫟之才薑桂之性  
盤錯之區祗有焦勞殊之空曠乃今然後知閑  
之為適無事之為福於足下且有羨心而足下  
又何求焉弟生平足如蓬轉托跡友生南北西  
東唯意所之而今且匏繫于茲物外之想徒殷  
樊中之神不王緬懷二三知己不啻隔世而又  
拙于宦學恐蹈世患雖抱區區之愚其所致于  
民者能幾何哉迅筆問訊不盡

啟阮令君

環碧齋

六

郡中一別家居不決辰而兩臺之檄交至率爾  
脂車迄今悵二弟沈寃不白畫結于想夜見  
于夢何以施眉目于人世其憐而究之使寃得  
雪也唯父母其不憐而究之使寃不得雪也亦  
唯父母斧雖利不能自治其叔僕且奈何哉僕  
非牛非馬非木非石心能知德亦能報德平生  
自處不後于常流而不敢以私干人直是中抱  
激烈義無得已仰首哀鳴以父母仁孝能令滿  
堂燕笑而區區獨向隅以悲當不忍真之說外

矣情緒繁憂詞語潦倒死罪死罪

復詹吏部束圖

往官楚中方自謂接翼參差機緣不偶竟一交臂而失之至今以為恨祿鄙儒也謬談名理未窺大道之倪一試于事獲落無所用誠不自意承之名邑邑稱畿左輔重地居者露積相望而行者挾重貲分道四出居天下都會半百貨以興百室以盈百巧以生頃者連歲不登物力漸屈而民俗奢靡不少減損士客麇至方且視為

環碧齋二

金穴寶肆兩候人饕人與人無虛日焉不佞竊慨噫之受事以來郵書相告門生故人望門而返者屢矣以為寧為牆為壁無寧為徑為竇長鑽刺之風以蠹吾民心口自盟執以不變然後徐討利病之原次第行之或者於民少有裨益不負知己者之望恭惟足下地望清華人士自此中至者無時之絕不令之狀諒所稔聞其以區區為何如哉托之蘭之雅關粉榆之情其當其無當忍為貌言使不佞終不聞也雅貺既示

敢領有稽裁謝足徵才短是在足下鑒亮之焉

啓在倫先生

祿誠不自意老竊一第又不自意出宰海陽海陽去白門伊邇方切瞻依又不自意師以請告歸而祿當骨肉摧殘之後精力耗減自朝至暮了無閑適之趣計所疲勞類皆期會關防束縛之具而更不得漸之磨之浸之潤之唐以來法網漸密而吏治反不逮漢或者坐此驗來學人最難判者無如名心泥入名場溺人更甚祿擬

環碧齋二

以不治治之略不敢標奇見異希當道之知而當道亦不見大相齟齬吳少虞雙鑠乎得師歸山中山中應不察察而祿則悵儀刑之日遠矣師与少虞皆高年人高年人宜間勝友以自輔相反而或以相成和殷之徒不足多也卒二勸狀不盡瞻只

答祭體國

日程國子持到手書三滿紙大都辯知易此于任浮狂之見邈然可謂頂門一

弟則以行之一字百姓未嘗廢知之一字即宿儒猶或難言之悟法無漸了在一息修法無頓終身以之顧終身修法亦從一息了處勉備三無二途轍而何事乃能了一息蜂觸曉窗蛾赴夜燭了耶不了耶是以學標知止庸標明善論標知及至可使由不可使知難易昭然乃今世學者所謂知非真悟也直以意見測度漫當之耳悟後非無功二自有所不容已不若未悟時作意着力之功悟後功以神用未悟前功以氣

一環碧齋二

用繁簡勞逸誠偽致相遠也世不多見真修行者果真修行其功用必有齟齬不相湊泊處定自求知蓋哭窮途究必適于康衢泣多岐究必歸于一路悟門不開而能終身修行坦然無疑者鮮矣求悟之功四學而問問而思思而辨而脩行之功一篤焉耳已難莫難于悟苦莫苦于求悟二而行之至易至樂彼其人自謂悟而人亦羣然稱之曰悟夷考其行猶然不免于世習必以意見測度當悟也者談空說玄高下

敗名譽節等干淖泥宜乎兄之恥之矣弟妄意此學幾三十年有當年之所矔笑而今耆龜之者有當年之所珍攝而今弁髦之者願兄作真修行人異日者之見或與今日異而未可執今日之見為終身之極則此非兩可模稜益身驗之而知其然北風有便願更有以教我

謝丁元父并言

不佞祿往者數遊黃山白嶽之間雖引嫌自避不獲一挹龍光而觀野知庭覘俗知政私心竊

一環碧齋二

嚮往之暨門下內召不自意以祿承之夫祿素穢愚心固諧俗韻緩頰道理語不難而試于事實獲落無所用況前徽難繼後效難圖敢望積薪之勲祇速續貂之誦所幸者軒楹屏几具有名言裁革剔爬具有成書賦役厨傳具有定規在門下不隱子文之忠而不佞竊比曹參之義履任之初殊覺齟齬比來稍有次第豈新令之能則門下之所貽于不佞者多矣兩承手教未遑裁謝而忽聞惟太夫人之變以門下奇抱所

欲言者百不盡一而忠以孝奪人臣人子兩有遺憾伏惟達人大觀節哀順變以成其大不腆為奠統希鑒而存之

### 復郭大參

某質本時流妄希古道精神不遠之骨已空未振拔于風塵徒挨排乎歲月側聞明公幾二十年天靳機緣路岐南北寧無慕蘭之懷竟負識荆之願忽荷手書如從天下溫言獎借相期方軌先民顧影慚惶何日脫離俗吏益誠心可以

### 環碧齋二

自辨而才諳不可力強宰此繁麗大似鉛刀當錯節祇缺折是虞何敢望成風之妙技乎幸托粉榆之後謬意臭味之同一水盈斗杓在望度迷津以寶筏刮翳目之金錢竊于明公有翹跂焉良晤何期副墨具領率爾裁復統冀亮原

### 與河公露

江左風流文采古稱二陸乃今又見兩何不佞伏櫪舊矣微有天幸典試中州叨陪令弟之來席看花上苑追隨足下之後塵且數二過從

侯晤言移日靈襟朗韻英三襲人千載玄風于今有寄極願躬執鞭之役而雙旌南指不佞且受牒隸事下邑簿書旁午戴星弗給篇什之興抹撥殆盡緬想足下曳履清曹承顏畫錦執牛耳而擅名勝六義之流當超黃初而上之儻可啟錦囊一滌俗吏之塵纓乎北面斗樞瞻馳靡極敬因墨使布下悰百一于掌記者

又

休民好氣自喜而令懶與病會精力幾何堪此

### 環碧齋二

勞瘁以足下才情風韻日坐白雲司山水禽魚助吟侑醉同途異軌相去何啻仙凡哉為隣桑梓盡謝交游故人不來俗狀可醜王老師亦時時晤言否弟迄今未奉書問侏儒一節足知其短此豈宰割百里才也儻齒及之幸道不敏

### 啟許相公

潘尉行曾具小札計撤台覽祿濫竿茲忽焉十月行多遜言才不副志雖縻二夙夜強自整立捫心循省誓尤寔多自惟素性過于寬慈至

是非曲直即威富情好不欲為之少徇或者以此短長之亦不欲為之少改曾憶師酌祿與陳婆源之夕停杯剪燭意深語至謂牧民者以豈弟為主不當炫風裁以傷雅道是二非二一聽于理乃所以為風裁也何必博擊以立稜名哉祿謹識之履任以來無足為師道獨此可自許不負耳早懸為災米價騰踊百姓嗷二夜來雨下如注守土者無餘澤此下民則賴天澤少蘊之今之令令之不令師諒有聞幸無皮面姑息

環碧齋二

我恭勒尺素冒貢寸函悚仄悚仄

復毛司理震卿

茫二人世獲有天幸一朝附驥二度登龍機緣不值徒想望于眉宇冀傾倒乎肺腑諒彼此有同情焉弟與鄭安仁同門最稔足下謬信安仁若有意乎不佞弟不佞蒲柳之姿不居人後驚駭之技不居人先宰茲繁鉅力勉獲拙無足為知己者道黃州為弟舊游黃生為弟舊識而猶有張無意者弟竊方之古漢陰抱甕人足下亦

曾造其廬而物色之否弟去黃二載交游半非最可悼者鄧麻城亦且化為異物其人身縮簪組氣帶煙霞風塵莽二罕見其儷身世泡影死者已矣後死者如何不自哀也漢黃盈三水間弟不淺并州故鄉之感晴川黃鶴雲樹歷二臨風酌月不任依二

復方金華

賢豪相許獨在意氣耳僕所托父如舊司理徐公稱莫逆而司理與足下稱莫逆司理長者祇

環碧齋二

得郡司馬一轉知己者寧無憐才之嘆雖然我固自在豈以此為加損哉曩辱先施迄今未裁一字為復此不可以人間世禮數論亦恃高雅或者不習過之僕昔過金華會前令君汪以虛以虛觴余城尖最高處酒半酣指點黃初平叱石成羊處在煙雲杳謁間翻二有塵外想以虛亦與僕稱莫逆客歲過黃梅又晤以虛以虛故不責人以人間世禮數以虛去而足下之體下何金華一區土仙令趾美若此豈亦

燕有以招呼之耶別情不另報亮之亮之

與績溪會上會友

是會也不佞祿屢分末席今者羈于官方不能越境從事然神爽已飛越登源石鏡之間矣尋常熟處解俗人耳濡目染并一副腸胃日漸清之而人不覺投身會中不待辯論而一段真精神不知從何處來百端閑思慮不知從何處去諸公此日以身驗之其必以予言為然蓋二業不可偏廢久矣而業舉子者月有月考季有季

環碧齋二

五

考歲有歲考猶玩惕是思而講德之會六邑歲一舉以不佞相望咫尺不及躬受鑪錘以資仕學益知談心之不偶而聚首之不易也豈勝悵惘敬問諸公何以教令而令學以身徵而亦同志之光令而不令學以身謗而亦同志之辱寧能默己乎薄具聊當會中一餉快惟鑒存

寄焦弱侯

事繁如織終日埋頭簿書中更不得閑適之趣兄何云爾文學清班風塵下吏兩者不能相

亦不必相羨鶴長鳬短各有分限此去二華不遠弟不能往見去華去華又不屑來近之而反以遠初本謝絕不相知者并相知者亦引爪李之嫌而不一惠顧宦途之解俗人類如此冗中不多談

啟朱使君

其學落不植器竊無奇濫竽巖邑忽二十更莫曆希心鳴琴之風則才情不遠襲跡戴星之理則筋力不堪所幸者斗杓在望鑒其無他怨其

環碧齋二

六

不及百凡覆露之然与其巧持於末不若畚鍤教之使之宅平而無事休雖一邑乎而競刀錐者居天下都會半其令其不令無足而行無翼而飛功罪之狀流播甚大門下衡鑑在懸風雷在握職掌惟取諸吏月旦評而上下之不欲令民蠹二民造元二之福如其者不敢望二天之私第時二得不能之狀聞耳驚心黽勉其所長修補其所闕剷除其所太甚寔為大願不然歟而救之寧有及乎寧永宣簿能其官否近陳

仲復以爲言然某與二職星耳月耳能受光不能錫光且耳目不相逮自有秉陽德者在鼻仲何謬計焉恭勒短狀不勝悚息

寄范憲副

昔人號仕宦爲畏途于是乎習爲脂韋突梯希世周身而吏治救如我公南昌之政始若落二難合政成之日神融骨冷人士無間言則又何以脂韋突梯爲也此者秉憲柏臺死我蒼赤不佞祿爲之距躍者三曲踊者三學使者將臨黃

環碧齋二

山白岳之間祿因得貴邑俊髦而盡閱之乃薦書盈篋殊苦酬答獨明公不爲兩郎君地而兩郎君郡邑亦自取高等每見薦紳子弟有所籍而反以損蓬華子弟無所藉而反以益公所爲燕翼出尋常萬一矣夫以明公不私其子何私于子乃又有如二葉之訟可詫也不佞祿妄希古道學術短淺不能純用之方以爲內負平生外負知己而二三知己且謂祿執法太過絕人太甚至以畏途切之相戒祿則不知道之所出

矣明公何以命之

復吳武岡

三十年同籍兄弟落二如晨星昨歲寓都門不爲不久顧人各有營日東西馳不能時聚首促膝傾倒此懷乃今又更遼隔睇引江雲夢回梁月想亦彼此共之弟平時甚欲作令爲其手民親也乃今然後知令之難事纖情變心苦形勞以齒髮近衰之人當骨肉駢卷之後其何能堪一行作吏吾何愛于精力所恨精力不盡疲

環碧齋二

于民文移下上禮數施報書問往來了無閑適切二促人老耳以足下才情初試爲大夫遠不悉所注措弟據鮑司馬楊司理交口而譽并及郴州此必有當乎其心願更勉之資格可以限庸流而不可以限豪傑之士須作達者觀慎無以此自撓其神自銷其氣神氣定而後應世有力弟非今日作此欺人語蓋爲戎領楚廣文已自托大如此姚池州縣車故里汪廣文叟祿王門彼直自行其意且亦有數存焉弟深惜之



問不易幸以此轉寄郴州兄聊見區區近況上

復詹東圖

僕之令於斯也極欲祛膠柱之愚附鳴琴之理顧地鉅而麗才縮且迂兼之桑梓連陰故交舊游無之而非是志殷于度世而政弛于應緣牆壁徑實之譚則侏儒自揆其短而姑欲試其心之長豈白首廣文偶叨一第遂作盛氣加於黃州赤壁与足下班荆而語之日哉乃足下所稱寄僕纒二幾千言意必有益于僕胡臨發而復

環碧齋二

收田篋中夫人惟墻壁具者能無所不蓄彼為徑為竇者苟焉以相媚悅烏能當大君子之爐錘也疑下幸無竄易一字竟便却寄僕蓋數日而翻跋焉叠承書問不及其他以彭令君出自門下歷五年所不以半字干此自兄之墻壁何詫祝生別諭從足下切身事痛則必摩癢則必搖使僕槩以為徑實而隔闕之將為石人乎第言句不似東圖本色畧費委婉必不如纒二千言直而肆吾輩相問訊不直而肆焉

肆并冬雨如春雷不收般來歲事可虞不知白門何如耳

寄湯義仍

今海內人文彬彬壹票于先型蓋其焯然而並驚家所尊推義仍為冠冕焉不佞遲得行卷披讀之心自震撼未論時彥即左馬屈宋而在幾虛左矣時忤三顧執鞭出六經之疑以質而未能也嗣于汪秩宗所一接芝眉氣浩然盈大宅而言二風雅今不佞融二若春斯泮而弢解也

環碧齋二

役二風塵無繇繼此良晤今叨命為邑戴星飲冰惴于弗給且并執固之沾二者疎跡已上台碩望舊京典禮多暇計錦闥香署之間者作益富雖簿書下吏所不敢請而今拊筵之夫一聞鈞天廣樂或亦牖其忘味之慕乎屬屆玄冬敢虔奏記候起居不備

東江太僕

日者物色去華生遂得造東山別墅燈火青熒停杯溪語殊慰疇昔嚮往之懷而去華顧以出



世間事相期明公避之乎否祿締觀世人康濟  
天下者湊泊功名不入恬漠之教康濟自身者  
攜手不欲聞世故以明公正直立朝風骨稜二  
而休沐故園輒與同好談世外希有事兩者益  
兼而有之方今災報頻仍邊書狎至足下清靜  
中寧不思為汲長孺之讓平津乎了世間事然  
後能出世間度盡衆生乃其所以自度頃政府  
以言者閑閣次第搜巖穴之奇恐明公不能久  
戀黃山白岳矣

謝汪左司馬

方今海內人士山斗明公豈不以文雄千古業  
炳四方具二不朽事乃明公更有道以空之了  
無緣影響之乎胸中見之乎眉睫即風塵下吏  
無所比數於人間世而亦具平等眼略不鄙夷  
之至引長情之義寄意於物如所謂硯之貞鏡  
之明清白稜二之說祿雖不慧敢不勒之五內  
夙夜以之求無負於知己顧邑鉅才微性簡  
劇神憊憊雨化塵琴風平生緩

者發大悲終度之耳

復萬和甫

新安夏崇於蜺螭冬崇於商羊民之囂食猶之  
乎北也足下憂先漆室矣婆是僕耕鑿之鄰平  
日往來譚執殷於家序而足下時館穀之夫固  
陶鑄僕也者而型範猶然在瞻抑豈敢為躍冶  
之孽哉即不能一一遵繩尺何至稜二焉取巨  
室尤直以陽鱉與魴味自有厚薄耳藉有煩言  
僕自揣無他与其為人作輕重不若競二奉三

與葉蘭谿

尺不得罪於名教閱大疏已占置升沈於度外  
矣僕又敢負生平譚理而竟土苴之敬復不盡  
此去二華盈二一水而近客冬有武義徐生至  
嘖二足下新政弟為之辟易弟非敢弁髦平生  
但精力耗于頽齡神情困於縛節牆壁雖峻徑  
實雖湮而窺伺于左右者未全屏斥日競二在  
事而質督愈甚足下謂都人士于弟始而喜既  
而疑既而稍二相安然乎不然吾儕未出山時

馬往而不貧賤類有崢嶸氣一入仕途榮辱形  
其外得譽亂其中而崢嶸之氣日消故人之疑  
之不足以損己之信人之信之不足以解己之  
疑調停雅俗之間聊且安其身以安人安百姓  
然恐去古德之風邈矣蘭江故多賢豪在昔金  
何弟所神交在今趙徐弟所躬覲以年丈登單  
父之治于拍掌間民和而士則後先諸賢豪且  
聲之弟請拭目以觀厥成

與游麻城

一環碧齋二

人來自楚者談及黃州荒疫令人攢眉扼腕哽  
咽不鹹作語益弟以黃州作并州不無故鄉之  
感而今得福星臨之如久病之夫佐以脯糜雖  
不能遽復然駸駸有生氣已李宏父僑居貴治  
彼原以優婆夷托宰官身而今以宰官身復入  
優婆夷年文得無疑而畏之此老在滇中以禪  
理為吏治神則神君慈則慈母諸凡注措脫盡  
今世局面敝寮為姚安人疊二能言之拂袂歸  
來著作甚富有藏書有焚書有說書其立論多

出前人所未有執陳說舊見者聞之不怒則笑  
不笑則驚悸而卻走乃其中煞有千古不可磨  
滅之見定當与柱史園吏旨史腐令獨行于天  
地間足下亦見之乎無也敬問

與葉參之

弟在事忽三歲餘此中繁置無兩半百之夫鎮  
日埋頭簿書了無清適之況良自苦耳純以古  
治二与豪華之俗整純以今治二与謏陋之衷  
整揆排度日大不愉快楊老師聞之輒然而笑

一環碧齋二

曰否二見可樂方是道情不見可樂便是俗情  
性命了後簿書無不為性命也者信乎平分利  
刀劈水何至齟齬纏若弟北窗輸服舌本為  
強兄以為何如哉兄握水衡退有清和之風進  
有素絲之節大閑一峻久二別有神用弟亦持  
此符為大兄印可且請益于師門江雲晶二惟  
有神馳

寄武元占

曩旌非二於掌記者反承瓊報良自媿心

教知近況之苦古德目生為苦器為其有所受也梵言三昧華言正受一無所受乃名正受采筆書空二不為染彼不有于樂安有苦哉有天而不與益儒者之正受不然家大貪大更不如托身窶人子度脫差易耳書稱斷二休三斷三者斬得斷也休二者歇得下也必一刀兩斷而後千休萬休門下試自省考雞鳴一覺諸緣意緒何如白日易下黃金難成待人度我青鸞杳然不如我度我之為易之為實不倭受門下之

一環碧齋二

德深以此作報無謂我為豐平耶

與洪平對

郡中晤懋明乃知年又尚未戒行何遲也懋明故貧平對亦貧至損資斧周之波心佛救旋溺羅漢難矣難矣念年又里居費支吾而又堅澹臺子之標語曰窮視其所不取此時能守將何時不飲守乎人生姦忽耳不以父母之軀為溝壑不為子孫之計作馬牛而後不顧顏于人世入可立德出可立功黃山白岳之間參

丈夫如足下雅操始基之矣弟有公事戴星而歸不能與年丈握別東望悵然再具酒金為長途解幸幸無我辭簞燈艸二

與王以忠

已作竿牘具酒金附家參軍致足下而役者見金而不見人竟竊逃去或傳足下終老吉州乃今復還故里乎囊中應滿驚人句既之葉令飛空之鳥又之壺公縮地之符方塵勞接關形拘神厭黯淡無色唯是素心人不作措大道理語

一環碧齋二

三

而時作詩語如禪語無有無二了不可取乃可以解頤于足下豈不懷思焉趙胡二丈俱作隔世人僕寄一奠楚不能告之以文足下載過蘭陰當倍辛酸一寄山川有一二人便不寂寞無一二人便覺寂寞同志之痛觸處皆然而純甫年來托大而無所歸盡改常度竟以死悲夫悲夫足下翼鑠善飯如昔不每為足下思儘不少天上之故人而山中之故人幾盡倘祥龍丘與焉紹太趙且當樞要亦時相問訊乎今

道禮問繁縟精神強半耗于此僕以身驗知其  
然即天上故人踈闊布衣交豈其遂忘之勢祇  
句爲妄應不及爲真施耳走筆以往聊見鄙心

信汪廣文

宦途況味不過如是且世不少白眼之夫誰復  
以白頭供之故爲兄計算如自適其適之爲得  
即躋崇都廳祇驚過市之小兒取笑隔溪之高  
士自家受言昔人所謂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不  
虛耳弟才請拙于用大精力耗于應繁今且無

環碧齋二

稅駕之所隨緣應世幾回退食殊覺焦勞小展  
桃筵向北窓下納涼風呼蒼頭烹所惠嘉茗啜  
一二碗滌除煩襟陳故自遠清虛自來無何而  
雲板琅璫又催人出矣秋高白岳之約果不爽  
乎兄自解組歸去休歇得下否有些子在便點  
破閒情吾見古來賢豪力可以安天下而不能  
自安其心故舍而欲藏之爲難傀儡場中無多  
光景浪喜浪悲何爲草三不說

與焦兩生

尊大人聞問幸不寥闊乃寥闊二郎君二業須  
并歸一路得之過庭者不淺僕謬有所獻豈干  
莫之末膏之鵠鵠之瑩乎老卒慙與壯士譚劍  
術僕劒術拙劣何敢緩頰于魯句踐之前顧夙  
與尊大人嘗淬礪之苦倚柱擊壺間尚有垂楊  
在肘之悲敬洩一時共事之情耳不且置之鼠  
壤也教之

與詹憲副

爾時越在草莽托穎楮交者數矣結想于中以

環碧齋一

爲五百里內有洞源君洞源君第無繇一挹之  
眉訓快靚之夙心何意天假機緣馳逐風塵中  
濁酒而玄言一夕而千古更復追隨屬車之清  
塵瞳乎後矣方今南北多故中州爲天下重當  
事者推擇而難其人以門下往秋風薦爽車馬  
戒途能不渝曩昔口盟取道黃山白岳之間作  
信宿客乎不佞學不足以窺無始之宗才不足  
以應當世之務百里初試三載無成顧念與門  
下神爽相結寔自貧賤忍不惠而教之會入

城迎新使君而詹君衡行草勒附訊且乞繩墨之言

唁洪仲玉

傷哉尊甫岐之先生忽焉仙遊也心則了而未了世間么麼事即未了么麼事而心未嘗不了昨觀其絕筆有餘悲焉不佞執細人之節不足以當尊甫劔首一呌而屢承見諭十未一荅豈不信其無他而私心竊謂唯三否三政當自知已者始亦意尊甫量廣心熱為驅羣趨且任獨

環碧齋二

元

意又擬尊甫筭且無疆徐之終當有以畢其教而不謂一跌竟不起也家對今之古人食櫛衣麤近亦辭世而先父先母一生拮据曾未享一日之逸欲養無從此自為人子者之同心若論其至尊甫以太虛為宅以人間世為游戲得如是矣如是順如是逆如是稱如是訕如是壯如是老如是生如是死如是風雨雲雷變幻萬狀而太虛自若不動纖毫其神何所不之而又何者足以累其神為子者又當識此意不當過

傷生重化者之戚也第五七年來鑒一二不了世間之弊始悔當年孟浪生如許星礙極欲省事以省心深有味乎大舜若將終身之說竊謂朝聞夕死了道也若將終身了緣也了緣不可以語了道而亦了道之資也初講學人多托大隨意應世如尊甫負逋政且不少特不如尊甫一貧次骨直至老死生無以為養歿無以為殮雖然世人能了世緣不負逋而死者不少矣而彌留之際其星礙可勝遺尊甫獨完其天益以

環碧齋二

三

了二我以不了三緣儻爛僕所去必謂以為細人細人耳僕故傷心人最苦作文祭知己茲具不腆為賻而慘然不能袖一字以告之足下其微之靈凡即以此讀一過于前聊以當小子祿吳且楚些不任愴感

寄劉年伯

客歲過芝城一接杖屨私心竊歎之如翁人間福履幾乎全矣同舉郡中六人或化為異物或沈于下寮如祿者老而得雋雖有三釜之入不

逮二人之存情事莫申天地為黔孰有如翁歸  
然雙壽膝下拜舞多繡郎之為愉快者乎令郎  
赴浙藩而翁獨對故山眎齷二署中為適第如  
人子心何祿為翁計當以自去自來之身半在  
官半在野斯為兩得耳福履莫如翁知者當自  
惜之四留偈可玩也幸無以鄉隣不切已事點  
破閑情坡老以無事引一日為兩日引七十年  
為百四十年此亦陸地待仙何必更問蓬闌哉  
不腆之將聊當千歲會中酒直諒在筦存

環碧齋上

三

### 復汪少司馬

頃獻歲郡中詢知長者猶持小愈之戒足未窺  
閭以外謝絕客問擬乘夜過太函即閤者辭排  
闥直入諒長者不見訝而酒罷則漏下一鼓矣  
春在明日不得不按令甲迎之東郊宵馳而返  
遂不及脈維摩病於齋榻前迄今以為恨長者  
素飯依乾竺乾竺法度老度病長者病中云何  
解脫得無猶墮文字想戒乎祿不德不職歲終  
殤子困內逸因困外逸者九而今歸其亡或者

免於罪戾不孤長者照拂之盛心耳草二布復  
伏惟長者不以病二其所不病不盡一懷請以  
異日

### 復許相公

程國子之北而奉朝夕也辱過祿祿欲附一言  
申候私輒自念治休無狀無以塞厚望不宜數  
以空言溷記室第喜國子馴謹自未嘗以私干  
其尊人又服義而尚賢大有如來論者某方欲  
以子羽事之以風世蓋某嘗見托肺腑之親于

環碧齋上

三

公卿之門者習貴介倨而為守土繹騷者不少  
獨師相之館甥兢二奉尺度而五陵佳氣彬二  
然儒也其心知師相為天下作人率為麟為鳳  
而化行于家又如玉如金故寰海陰受和平之  
福彼嘖有煩言者豈未諒師相之心乎第某念  
新安大好山水而竟棄日月不異華胥師相儻  
以此時請休沐而省封樹焉黃山白岳之間天  
開畫錦此亦四時之序宜爾也某托無隱之義  
于門下最深為道鄙衷如是惟師相亮察

復貞復先生

日接吳博士書知師中濕不能罄折且聞毛髮  
皤然心甚懸切恬与知交相養宜莫如師何蚤  
見衰徵如此祿惟骨肉變後精神耗損者半而  
今又當此繁囂區了無休暇時顏日減紅鬢  
日加白陰念斯夕所疲神而竭智者未流求清  
力劬獲拙而欲求治之源莫如舉鄉約而陰  
寓講學之意更不別立門戶以滋歎二者口甫  
一再舉而黎有道儼然尊而臨之老者幼者觀

一環皆肅

三

聽如堵依二不忍去蓋此方人負氣自喜可以  
義驅果得時二如此在二如此真可省訟獄之  
半而年當大造比平時繁覽倍之前所行徒以  
約會相驅而精神不注恐以啟敎實故一再舉  
以發其端且止祿自受事以來循省百凡大都  
奪于倥偬未免有苟且應緣之意其得譽處未  
必是自家得意處而自家得意處未必得譽而  
反得謗末世承奉成風日漸月靡大能消人崢  
嶸之氣而俗氛日溷高賢不至直言罕聞百里

之內是非三是且有訛傳何況三千里外哉則  
師聞祿譽不足為祿喜也當塗最為衝要鄧亦  
有聲祿不敢隱其愚敬附以聞

示潘生

歲去暮矣而作遠遊僕於懋德憐之亦快之天  
下至文如獨繭抽絲謂一意纏綿到底絕無斷  
續絕無支節也學中蠶家最忌金鼓蠶一聞聲  
停口作類使懋德依二不出戶庭其為聲也多  
矣懋德所長不足為懋德道而所之者沈鬱之

一環皆肅

三

思耳須是因自己才情用其解長而兼脩其所  
不足至于功名有無遲蚤自有分定不當以介  
襟抱解衣盤礴旁若無人是工於畫者也何如  
與劉方伯

此去武林盈二一水終年執掌閭馬聞問何時  
不命墨吏于四方從頭循省祇僕二為泛應不  
及為先施而于平生知己反至寥闊年丈以貴  
捧之便省親意必取道黃山白岳之墟作信宿  
語而不謂檠戟久駐珂里矣李惟貞起復今已



及期或傳与年丈同行果否世間樂事無如兩  
相与于無相与指盡形骸全露肝膽于焉高吟  
于焉闊論然酒機緣湊合出則連鑣臥則連牀  
食則同案朝二夜二風二雨二極意傾倒了無  
纖芥之留乃無遺憾弟僅二得此于去華德孺  
弱侯彝仲數君即于年丈意氣豈不訴合政為  
少此年丈果与惟貞同行亦自平生一快已為  
令難為令于繁囂之邑尤難如阿家婆米鹽瑣  
屑無不經意說者謂繁可以鍊神勞可以鍊骨

張君齊上

主

然在少年人鍊之則受益中年人鍊之則受損  
兄起家清華而都崇臚宜不知此卒二勒狀不  
莊不倫夫惟不莊不倫也而後見真亮之

與鄭宗仲段重其兩生

莫苦於病尤莫苦於病而鄰死莫不幸于死莫  
幸于鄰死而不死惟鄰死而不死然後悟生之  
浮閱世間種二可歆可羨如泡如影旋無實相  
更何者足以入其靈府而膠其靈樞傳聞兩生  
与宋大瞻鄰死而不死可不謂幸當其鄰死意

緒如何不死以後意緒又如何舉世矜名二  
自家了無干涉然世間人應行世間法忠君孝  
親名寔為階又自不可去第須發大勇猛而精  
本業圖蚤脫手如僕老而得雋又宰繁囂卒二  
無片餉之閑以自夷猶甚竊謂也度書到日重  
其當在黃鶴樓前与少年追逐場事聊寄一金  
以當酒直宗仲力能自辦故不及

與楊于喬

兄計資應轉而猶不轉韓先生典試何方劉先

張君齊上

主

生佳兒失佳婦情景想亦不堪幸楚中兩年大  
有不似弟在事時米如珠且噉麥也官莫冷於  
廣文亦莫閑於廣文憶昔竹窓日上徐二于二  
起取舊書讀數遍倦復拋去而西園花開如繡  
兒布席柳陰籬落畔矢口而譚適意而酌如許  
夷猶真成吏隱今且百務紛沓一身勞疲訟牒  
山積士客屬至為厨人又為妻人又為家老卒  
卒無片餉之適而是非稱譏百于當日孰勞孰  
逸孰得孰失人情乎在之厭之去之羨之兄堂



以此自廣幸無自作焦煩風塵非二雙鬚為絲  
宦跡海洋再晤何日願兄自愛自廣乃所以自  
愛也不必過計造物者自有安排憂如是不憂  
亦如是兄之得力在小心乃受病亦在過于小  
心病起迅筆不次亮之亮之

與徐思中

思中僕畏友也得愛友易得畏友難今者羈于  
官方疲于簿書同志離索吾甚媿吾畏友白沙  
詩語如禪語近來絕妙時執亦復尔二不知思

環碧齋上

中祇解脫文字禪否昔名家天月園花今之  
名家水月鏡花有無皆有不可取此非拚身  
命一場積學積懣然得其解不能臻此願思  
中更有以進步始得

啟許京兆

明公名滿海內海內人莫不望之為山斗其精  
神命脈在同儕輩莫不奉之為筆龜乃其抑  
而伸二而復抑也天以益其修人以增其仰  
美玉追琢益光已不肖妄意斯學切磋

能學之于性之所近而不能矯強于分量之所  
不及能漸漬於所嗜好之美疾而不能受攻磨  
于生我之藥石故方其以講說為政也不難緩  
頰天下事往往令人解頤及以政事為學也吾  
甚媿之乎吾言百不酬一焉夫不逆不憶近于  
赤子之心而覺照不先則墮奸相濡相响近于  
赤子之保而威稜不足則不足以警奸斯兩者  
名為近民而寔以遠民蚤夜念此亦不敢遂自  
埋沒而竟不得拔濯以出豈其未受攻磨之過

環碧齋上

耶抑受性一定如賦形然卒不可移易變化耶  
明公幸鑄我以大冶今頑錢得躍而出之是即  
所以廣惠海陽也臨楮不任嚮往

與殷執夫

足下鵲起雲間為一時冠冕圖風局奚直趾  
美元嘉哉不佞浪跡問奇塞轡自處晚而得雋  
遂令斤鷄翼接鴈鵬迺足下又忘其固陋益于  
引而近之臺中日侍清光玄言霏屑瓊韻凌霄  
使膝抵掌自修為平生愉快事一組而天

民社簿書讞訊冗如蝟毛足下委蛇畫省高議  
雲臺俯念伏櫪之志亦有以策其後乎弟恐駁  
款段而歷塊過都非其任矣咫尺斗垣搖二馳  
越不備

寄王參知

歲月易逾江山有待輞川山水之奇栗里田園  
之樂東山絲竹之娛各適其適長者兼之嘗自  
撰新穀畀之羯鼓集秦青數輩於階下白雲未  
住玄鶴且來呼酒屬客乃引宮按徵總四絃

張華齋上

元

致甘露於瑤枝涌醴泉於瑤湫不佞曾徵惠倪  
仰而宦飲焉僊風冷二生肘脇至今若在雁蕩  
兩峯間顧以吏事倥傯頭白尾赤意至人自有  
出世勝果如司空表聖布衣鶴杖赴邨社以女  
奴鸞臺自隨與野老投壺六博為樂識者高之  
長者固闕其關哉謾爾寄殷形留神違

上魏大司寇

某番東一腐儒耳功不副志才不合誠項遊  
門叨會席之末長者往二上其手而前之

端馬撫拾唾餘謬蒙首肯且荷極力推挽殷  
馬不躋之清列不止顧款段局於風塵策之前  
而益後補吏而南簿書委頓齒髮更衰於昔情  
神無改於初時出此與一二士處相周旋始若  
枘鑿近稍得其轡銜猶之園也驟欲馬之調而  
緩急失其唇脰之和馬志鑿矣則因其俗而驟  
括之朔望朞學集士人與之譚歲時舉鄉約集  
父老子弟與之譚更不重蓬畦町別開門戶而  
士人而父老子弟無迂令者嗟二譚何容易以

張華齋上

平

任事則縮朒而見效眇夫以某微能脫令投之  
閒散與同志相商求即不敏先穀倡猶能應穀  
和之比於贊歎勛德豈意濫等此鉅麗之區增  
罪過哉恭聞太拜久矣而湯二疏節乃今始得  
修候於掌記者寧無歎於私衷然聞之素太尉  
受計吏時上計者率拜伏不敢仰眎獨趙壹斬  
然長揖而太尉高之某且作揖客於門下耳而  
雲往再曷任瞻依

答李桐城子育

莊二字宙生同代薦同揚且同門旅進旅退笑  
言諧好藩籬盡剖肝膽畢露乃今復徼天幸同  
官一方以為偶然何偶然也而又偶然機緣之  
奇無如兄与弟者伏聞貴治簡於獄訟繁於送  
迎送迎良自苦若敝治之囂囂無兩四方士客  
麇至而托名白岳之遊不衝也而類于衝弟不  
得已一切謝之關節毫不通而聽于虛以為官  
為民設寧得罪于諸大夫無寧得罪于羣黎百姓  
初甚齟齬今亦漸相安矣昔人號宦為海謂其

張碧齋上

風濤惡也逆順稱譏能解搖人第一要立得定  
立得定又要行得去經稱立身行道語稱立達  
皆以立為先立得定身天為徒行得去与人為  
徒世之善宦者終日看人面孔為活計何足道  
哉兄粵產也粵鎮以羅浮環以溟海多鍾奇人  
如海大宰萬仞壁立其身時命所會亦列上卿  
則又何必如脂如韋作此俗態為也四方賓旅  
迎送自是令職所謂言天下之至賸而不可惡  
也惡者厭也厭則不樂身心為難而苦

疲勞凡人之情在之厭之離之羨之薊門幾侍  
師則其指點大意不過去嚴去羨康濟其身以  
康濟天下人爾已弟極懶作書仰挹虛襟不覺  
饒舌諒足下能如鑒之

與鄒爾瞻

夫扶提賀世瑞聲也無論鳴玄扈鳴郊鳴阿閣  
注耳者胥慶蓋屬之足下矣足下一起而蒼生  
慰南補而陪京重猶長孺之拜太中也以諫顯  
守東海守淮陽也以臥治顯為右內史也以莊

張碧齋上

顯夫非所在瑞聲之符契耶先正劉東山求出  
銓部為叅知嗣柄樞為孝廟名臣常自多一  
出之力竊計足下且樂南署清寧時二自度為  
度世規交二者不足語已乾坤寥廓豎立匪他  
真志不以陵谷遷恃幹旋者在我耳足下以之  
若不佞華顛顛尾不直傲骨銷於世途而且雄  
心耗于家難視薊門承聲款時抑又異矣何敢  
復緩頰天下事顧不敏為忘世者之高而又不  
欲希世黽勉在事益一損百舉夙生聞見幻

耳聾眼華竊恐終不足以列名教貽粉榆羞仰  
惟瑞殷一振之計吏倥偬聊此問訊起居不二  
上許相公

客秋令坦北上僭附一書問訊興居書中漫及  
吾師出處宜順四時之序乃私哀復慮會際  
聖明之世不舍而藏將爲苟去乃吾師念國本  
未定所關甚鉅至以去就爭之得返初服朝  
野噴二嗟嘆眎在位時更若增而重焉而天下  
士大夫于是乎知當代有社稷臣祿聞之距躍

一環碧齋二

望

殊不自禁竊觀古來入相同出相異入相易出  
相難善始善終拍寧多屈哉滿擬吾師榮旋當  
得在斗城一望蓋繡之光而逼迫王程不及少  
須至今悵然夫以老師歸來乎綠野之堂有好  
面目与故山故老相見毫無愧怍此自人間世  
最勝事更復何如今歲大察至公至嚴以祿不  
令儻容在事振趨有日伏惟節勞節飲以應上  
社不宣

上王宗伯

春暮南歸過石頭城下翹跂門牆如波河漢可  
望而不可至焉夫以祿之縮于吏治閤於世法  
不難嬰世網挂吏議而猶獲瓦全幸矣復任數  
月冗与病會未具一字訊函丈亦諒汪度或有  
以原之祿平時托大今則察細平時信今則  
暴跡措大家風日消月磨蓋宦道之移人三不  
知其移也如此方今寓內多故西屬南倭羽書  
交馳身處事外者談何容易而在事者當其難  
計將安出祿以百里不能理何敢問百里外然

一環碧齋二

望

區區私衷竊爲危之火雲不雨兀坐齋中忽念  
華誕屆期始希人恭代觴祝統惟宏鑒

復徐養浩

方聞秉節泥上忽焉讀禮廬中卒未及命墨史  
一啗起居狀益完与病會而簡以懶成也憶當  
日觀政柏臺並馬而入對榻而談朝夕以之而  
踈曠一至于此即雅度金其無它恕其不逮而  
自揆衷私無以自解矣白岳雖一丘一壑而  
奇巧天成東南罕儔以簿書堆中人幾空

澹然忘近年丈方鬱二于至至情至人藥糾  
無功儻口盟足據弟請掃石牀溫丹火揖五老  
天門之外而遲之幸無以空言誑山靈及令山  
靈笑也肅漱不腆聊見年家子禮會早題為崇  
日奔命于靈山聖水僕二而病不及布一言將  
之惟節哀自愛是祈

送鄭別駕

恭惟明公三署篆於屬邑二人士相見無不嘖  
稱嘆者而橫被口語不待明公自明都人士相

環翠齋二

呈

見無不嗟二稱屈焉既已如此為之奈何某有  
友人廉公無兩而得罪當道尋返初衣某寄詩  
訊之天放閒身老一丘樓藏圖史竹藏樓休心  
翻恨休官晚抵悲官休心未休而友人与某抵  
掌太喙微窺明公之素勦破時局久矣榮辱升  
沈視之不啻虛舟飄瓦而歸去柴桑松筠自媚  
回覽僕二牛馬風塵中安知失便宜之非得便  
宜也某疲于簪纓且值兩孺子染痘甚險目  
夜不交睫延睇旌節抵隔一霄可望而不

悵快無已故山自在故吾自在又安往而不得  
哉惟明公作達人觀纖毫不芥以壯隆塞萬里  
之行即令某伏送道周丁寧亦不過此呵筆題  
絨楮窮情溢

復詹東圖

春過白門相問忽焉入秋矣六月不雨三農無  
色日有事于靈山聖水而不應或者令之酷烈  
有以致之夫令不足恤也不應貽累我無辜之  
赤子數見賢郎君郎君負才亦負氣睥睨一世

環翠齋二

呈

人足下謂不可涉世誠然誠然顧其睥睨一世  
人亦自父風足下不應獨卧郎君弟与足下同  
作老廣文真言若戲二言寔真當不我譴耳足  
下所至從之如雲安見不可涉世哉然足下所  
責望于郎君郎君所常總補者也而以季弟非  
其任矣著書作詩作字作畫俱是勞神事弟益  
試之而知其然幸自節當呵二

上劉中丞

往從郎報見大疏二頭以為今寓內南樓西房

羽書交馳內帑外藏會計告匱要莫要于清夙  
通濟笑眉之急第二吳荒疫連年連年積逋并  
追一旦民不堪命心竊危之及覩所寄全疏然  
後知中存撫字而所查理者乃大家巨室力能  
出粟穀以事其上而恃勢抗公日損國計累及  
民生者也又何愛焉州縣勞人催科最難職年  
力至此精神不并歸一路真不足以勝之翰墨  
技癢誠如所教一有所分應事無力今亦一切  
罷去然不獨勞人也而且畏人畏人亦不獨州

聚君齋上

四

縣如明臺大疏一下安知有力者不日夜伺我  
隙而甘心焉百凡舉動須是日慎一日不宜示  
人以可攻之瑕古未有危其身能定天下國家  
者也兩小兒婦自郡城老年伯矍鑠無恙安有  
所謂健忘之說明臺何遽萌此念且今財賦東  
南居半東南財賦三吳居半所窘迫在朝廷在  
邊陲所逋負在曾受國恩之巨室當事者方倚  
重為漢之蕭唐之劉弘濟時艱即具疏陳情誰  
則許之願更為國家長久計發其端宜終其

勉成大業上以為朝廷重下以為鄉邦重草二  
冒瀆尊嚴不草二又不足以既所欲言報滿不  
遠想得過吳門瞻履約之光不盡餘談請以異  
日悚反悚反

復李君時

亦駭計察事及降損手書而後知其所以獨持  
三尺不畏強禦以此得名以此得罪有幸不幸  
耳大都公道在世間如雨中螢不全明亦不全  
滅不幸橫罹污穢不必歎二与之辯靜以俟之

聚君齋上

四

久當自見世豈有明月夜光終為尺寸之濤殺  
哉弟頗信自心黯闇時局方以身供人之彈射  
而不知竟作何狀儻其不免命也聽其在人我  
無如命何信其在我命亦無如我何願与足下  
作如是觀以遺塵中之累以適閭外之觀戮力  
四方何如遊心千古為足下計不必不出不必  
急出草二附復統惟丙亮

謝儲番陽

人生聚散何常獨神情往來形不能拘境不

隔張惠高敏夢相求而兩值于中道弟之夢固  
長在芝山澹浦間耳徽饒桑梓連陰弟最厭人  
之播之兩孺子赴考臨岐丁寧即名落孫山外  
當以義命自安無輕干人乃承惠問初甚訝之  
繼而知其所以非孺子以吾言為瑱而溷君侯  
乃君侯篤世講之義先之也弟請以不謝為謝  
復夏廣文

春入都門兄与病會不及与足下晤言甚歎甚  
歎以弟修文不力年幾半百而叨一第濫等劇

環碧齋上

邑三載無成齒髮非復故吾不如曩者談經翼  
序之所全多安有令聲載道如所云二者哉蕭  
別駕故為距萬家平生揮金如土游宦歸來責  
通滿座度日如歲而宦道復爾坎坷足下何必  
問其議之所起當道者求不肖甚于求賢起家  
乙科且已遷轉中無與主聊以備數當日之政  
蹟可畧也今世清矜之士見官長動稱老師而  
老師我者其年嫚罵令門下某並未游弟之門  
安得亦老師我顧謙對為人有質行而無貌言

共事一方亦足以樂不知為年丈莫逆交也所  
惠佳茗便當籠頭自煮以滌煩襟不敢言謝  
與朱元卿

士風不競曹丘輩以公門為田公然言私恬不為  
怪足下堅忍飢寒絕跡偃室顧不鄙夷弟而臨  
況之了無一事干此中人士相顧錯愕憶舊秋  
舉會白岳去邑四十里許會罷往二有假途借  
資者頃在指顧間竟無一人至豈兄有以風之  
與士君子出則為澤入則為風澤行地風行天

環碧齋上

澤之及人也不如風之長然則出何必通處何  
必塞哉弟愧足下多矣江門為羅鼻正咏清風  
巖穀從實中來可以塞天地試問采薇人方知  
風動處知之如何不知之如何試与元卿參之  
上戴侍御

日者得從干旋後為白岳游白岳故江以南一  
培塿耳以明臺挾武夷九嶷之大觀而寵臨之  
於山靈顏且有祚而伏承錫之瑤篇神理所至  
真不從人間來直將与僊闕琅璈經筵答



塵下吏從炎氛朱臙間讀之五中冷然亟欲呼  
匠石鑿丹崖鑿之蒼烟碧雲之際與茲山共垂  
不朽第按韻書靈傳清笙八庚與九青錯出似  
於唐風爲忌竊在下風欣聆絕響抑心有所未  
安不敢不以告也蓋朝游刀而登片碣莫且不  
脛而走四裔千秋佳事不妨掌記者更郢定之  
舊作如干首非敢列之嚴詩經承面諭何能拘  
格套自外於陶鑄儻加點竄開以覺路感踰岳  
靈且倍從之矣臨楮無任主臣

與董本清

不接瀟傳岳峙之度忽三十年於茲矣老博一  
第出宰巖邑心長才短深資生平每念足下高  
枕丘園靜觀造化與風塵蹶躅者孰得孰失徐  
孺子特炎季負風節士耳一下仲舉之榻便足  
千古足下身棟斯文而范使君特疏以聞較諸  
下榻故事風流真絕即其言不行亦足以激頹  
風矣每与范使君把手未嘗不感慨高義悵河  
山之爲阻也足下今躋何位年來奔走四方不

及抵掌盤傾倒之私雲萍踪跡會面何期南浦  
西山神爽飛越

與蕭宗魯

足下去河陽而遂初服今且桃花四開落矣但  
歲聞問杳然至今以不佞日跋二繁囂之區緬  
思中林樂事寄嘯傲于終日等榮辱于浮雲漱  
石枕流絃琴調鶴雖南面王不与易已流光駛  
駛誰非夢緣回首西陵舊遊種二俱成蕉鹿又  
何必得者之爲真而失者之爲幻邪不佞方在

與鄭山人魯文

邯鄲枕上以足下醒眼冷看爲狀何若白岳之  
約山靈且翹首鶴駭稔矣爲足下掃天門一片  
石口盟足據握手有期敬問如夫人今有夢蘭  
之兆乎天嗣德門何論遲暮棲心恬漠保合太  
和是所望于足下耳

與鄭山人魯文

亦聞足下病不謂病至此耶君雖幼衣食自  
有分劑正不必爲百草憂春雨耳讀臨終十詩  
忽然而悲忽然而喜忽然而復悲人生只看見



後著願破除煩惱以至於盡十詩當刪去金米  
相將一首于諸首不類而念子一首當實之中  
取前曠達語二首殿之益始于無情中于情終  
于無情次第似當如是擬造高廬一訣郎君去  
足下冠不能起而僕亦傷心之人不能復傷心  
且重傷足下心遂爾中止十金卿備後事免付  
一把枯柴火臨書不覺破涕異白者郎君缺之  
僕定為薄助之據案草二

又

張翥齊二

復讀足下臨終十詩乃舍後達非達後舍此不  
可強今且委順以還太虛不得作身後墨礙郎  
君謂足下伏枕不能起而又能起作報書諸作  
僭為點竄刪其四存其六別定次第試与同好  
校勘之海陽不之作者獨各是其是不有相下  
收彈射之益獨足下可以彈射而今又已矣校  
勘定更乞一擲示政不在多只此便足當足下  
神道碑足下可以死矣可以不死矣

東孫夏卿

不覲龍光久矣時從故鄉人詢動定為慰揭來  
篇章想富于巾笥當其意得而句未成直關飛  
動當其藁脫而意已了直接混茫何又人之賞  
鑒之而自家亦應擊節足下有之否日月不居  
忽二又聽長安鈴折聲幸及時猛圖之

寄程別駕

今夏溽暑金鑠石流無所逃之不佞如喘月吳  
牛以日為歲乃長者逃之名山淨刹不必挂冠  
青林振衣懸水而風生兩腋清心詩脾受膏足

張翥齊二

六月清福抵令風塵中人心熱生妬耳山行者  
持藁疏至得公為嚆矢足何無量功德隨与印  
銓薄有所施歸之新雨生涼杖履不返想三宿  
樹下結有愛緣人又猜長者之逃非于逃暑亦  
以逃俗氛耳俗氛之中人酷于暑天台採藥人  
武陵捕魚者歸來復尋不見其處慎母以兒女  
子情遽辭煙霞窟宅也

與弱侯

締觀古人二各有學如管子晏子蘇季子儒道

所不道也學成而用之如其學而止今學人自之乎也者外一無所習以弟踰壯夫之年出治百里非甚難能事而亦姑試爲之挨排三載尺寸未樹反已自彈甚不愉快於心今年江以北水江以南旱海波復沸漕艘阻塞天下事政不易爲即有美官畀我惟有咋舌而驚拱手而退耳妄思留都閣曹林水會心塵不矜目倒翻六經旁及內典盡徹纖疑縱橫如意而餘興則以寄執文入於法而出於法此弟力之所能及

張碧齋二

亦意之所樂也既無經世之學而復不能出世兩者無當挨排老病以死豈不悲乎連日疲勞欲死小齋對雨忽生頓想如此何物詩艸謬爲好事者刻之免許爲序不得贊借半語乃足以見吾兩人

環碧齋尺牘卷三

豫章祝世祿無功父著

新安程廷鎮君衡父校

復畢次公

新安故有會而池陽無聞自君家伯仲魚雅崛起而肩之而斯風寢昌以不佞年來分半席於會中而貴郡同志翻二來者幾與郡人士等適祁閭輪會不佞羈于官方義不敢越境而友生歸道令兄塵談圓透人意愜亦敬亦愛締

張碧齋三

觀往昔河以南有二程江以西有二陸怡二切切光映史冊垂於來茲千載而下嗣響趾美今且在君家矣勉之勉之神理易悟結習難忘不殺身大治洪爐百加煅煉未可望足色而時槓物移氣衰興落猶然故吾世之學人心哀不學人而不學人目攝學人至於目攝且堅不學人不信學心此所謂以身謗學其罪過浮于以言謗者矣不佞竊爲此思私衷誠願二難以乾坤爲我以兄弟爲師友冒次吞吐長江骨法齊等

九子伯仲之間見程陸顒不偉與別緒所論不敢輕諾於足下非逆足下詒我政恐有詒足下者耳小刻轉致長公不另具啟

復諸國博

茫二塵界會晤寔難憶在丙戌非有半面之夙因而解后燕市對酒雄談兩三傾倒暨辛卯入計祿胷中有諸博士而諸博士胷中亦有祝令已托有夙因矣乃兩相尋而兩相左令人悵悵不可言以丈標格純任古道直不可一世而不

環碧齋

欲自失毫髮矩矱祿則不敢望焉姑調停雅俗之間自安二人故丈之所謂迂狂不諧自有如意在而祿之諧於時祇見其品格之彌下而況亦未必能諧將無身与世兩失之乎丈夫出則為澤入則為風體亦有出為澤又為風者以丈雅持即不為澤其道亦足以風若不能為澤又不能為風無一可者也行哲里者年九十所以鞭我後甚力敬識來教

敬何令君

叢爾下邑落在萬山中治之者或易之以為民俗織畲而務本業重去鄉里有龐朴之遺焉或巖之以為當徽衢犬牙之交綠林兒出沒不可蹤跡而刀悍之徒時三散于法易耶巖耶民亦伺常在所治之乃今何幸得老父母造命吾興興人士舉首加額在天為福星在人為元氣三湘七澤東下而匯為彭蠡人士仰沫之思寔似之變巖為易其在今日祿一官縻羈不及從故鄉父老後伏迎道周乃神爽何嘗不飛越五嶺

環碧齋

而南先後駭驛也老父母下車之始采風問俗興人士自能言祿所欲言願父母馮軾聽之

唁程汝可

傷哉用愛竟一疾不起耶詢醫者亦策其為不治之症以為尚可少延歲月而何意卒然如是母氏垂白子弟未樹立而不幸饒於貲窺餘瀝者環而伏於前後左右以觀其釁湏是汝可用思一心而後可以一用醇耐姪之心而後可以消內隙禦外侮不然君家於里中為獨

水不禁八風震撼之矣用愛相信最先相從最  
久然最不相信以至此今則已矣三世通家半  
為鬼錄俛仰今昔此中如刺獨望四三存者顧  
瞻祖風耽離俗習將平時風氣閑言消煞盡用  
愛雖死猶不死不為鄉曲人作話柄耳昨秣馬  
入郡中途聞計勒此為言幸語用愛母氏善自  
寬慎母以死傷生

答李孝廉

蓋不佞在邑忽更四蜡皮骨徒空毫髮無補所  
賴以聞其過修其不逮是在里中賢士大夫而  
門下鶴露鳴雲之標格時於同袍中稔之所未  
見者形骸耳至於精神千古而旦莫千里而几  
席而忽枉手教獎借逾涯皆不佞所不敢當以  
門下之才於六物三振之而霜蹄屢蹶此不足  
為門下言露桃霜菊會自有時博士家言至今  
新二無已至妙至難至奇至變非拚身命一場  
不足以入其愛與門下為焚舟計直可以飛渡  
瀛海何有於曲江勝事哉不佞益以上春官已

爾冠帶書生無意於得二之光陰過客造化小  
兒可恨又可笑也良晤計在長安看花時莫再  
如昔年兩二相過而竟相左附復不既

啟朱使君

昔王公不以尼之厄於廐下也詣而飲之與之  
俱醉人以此高王公而尼由此益知名日者節  
旄南指職方屬囊鞬而望後塵受成憐二俱小  
胥虵行變立唯謹不謂高雅遊之手域以外不  
以塵世之格套為拘二也酌落石之水魚龍出

聽采白岳之雲獨鶴可招豈獨山靈大增氣色  
職亦賴解糾纏外形骸于吟眺間矣趨來有事  
手平版圖萬丁雲集片餉無關半百季華當此  
繁勞歲以為日伏聞明公奏最北上茫然思之  
履絢下再瞻之寧寧山水之幽襟祛風塵之浮  
累抑何日乎方今寓內多故花垣竹掖正需宏  
才而敬亭之麓宛溪之湄父老子弟攀其去轡  
亟三望重來者視明公離堂上二老人不啻亡  
計行之日一仰一俯恐不能無眷戀之情且宗

何金風玉露更乞為天下國家珍攝其身不勝  
悚仄

### 復董貴池

不佞之兩遇足下也甚奇獲有天幸又得共事  
一方初得報其喜香不知榮蒞之期闕焉問訊  
而翰貺忽先及之且感且愧為官難為令難之  
難治壤為憲臣弭節重地五郡一州二十五邑  
無不至者有以當其心譽問易起不有以當其  
心訕謗亦易起慎之慎之築基工夫在初任又

張碧齋三十

六

在初任之三月秉節使君往來如織合圍人庾  
人館人家老并於一人不佞又為足下甚苦敬  
問耿先生近況何似其疥癬之疾痊可否又敬  
問舊郡尊与足下棣華手竹林乎其被口語而  
歸也下更不能為情覘其情社處之恬若松菊  
無恙猿雀不猜更得雛孫計此時可弄之掌股  
之間現碌碌風塵繫之簪組孰短孰長哉行將  
有池陽之役可與足下一抵掌聊此先復不師  
復葉德徵

月之九日得伏枕言令人驚怖所謂大病何病  
三十年知交一雲為隔不得晤言恃有前期在  
而何遽云永別哉承諭見處不同於意云何撒  
手長行斯言壯烈竊謂學所學如人以手持物  
是二不是一學所不學如人以手作拳是一不  
是二以手作拳者而後可以撒手灑二不為法  
縛此与足下之見同耶異耶學求可以死二而  
後已者死亦不已若死而已矣又安見其可也  
昔曾与令兄畧及之而今兄持見甚堅弟遂卷

張碧齋三十

舌并不敢向足下印可今弟德復今在足下病  
榻前朝夕否足下平生善病善病者多不死弟  
望足下有起色具三金以當藥直足下幸口授  
數語復我且以慰我呵二

### 復胡別駕

此去高廬止一嶺一雲為隔逐二送日知君侯  
辭禁遂初竟未具尺一為候風塵吏態如此可  
笑也挨排三載無寸善狀可為君侯道獨徵人  
好氣自喜不愛重貲特重士客士客屬至為

盟心神明但以人言上下其手正報在身餘報  
在子孫而朔望以旬五日斷結事具草焚之不  
獨不欲聽亦不敢聽以此謝絕知交是二非二  
直從一點明處判之毫無假借而知交聞之竟  
無窺左足而至者治有因俗有迂俗若此者所  
謂迂也因爲順而迂爲逆順爲易而迂爲難不  
佞不恤逆且難私衷冀爲弱小編氓伸理冤抑  
竊附于古所謂訖富訖威庶不負其生平不然  
兩耳能勝八風鼓欸而何以自托于民上君侯

一環碧齋主

素秉直道以愷官其必不以區區之言爲不然  
讀來教知君侯惟祝融氏之災夫清白吏已自  
空諸所有而又空之第達人直等之過鳥落花  
耳尚圖端人奉候不旣所欲言

寄吳給舍

不佞曩從班行後與明公一晤言於都門再晤  
言於里門今則鷗鷗分飛不啻九萬里遠矣休  
故置繁鉅麗門下所稔知不佞猥以簡執之性  
當之一籌莫展三載無成君甚憫之乎吾心亦

亦得以循行逐隊升書報滿愆二環二何物治  
行第如衡陽迴雁應候而北耳以明公之素高  
而能下新不間舊今雖翱翔天池欸而言念掄  
枋不惜落雲之翼惠顧控地之雛或亦夙昔故  
人之義所不遺也碣石風高春寒猶峭爲國加  
餐是祝

答吳少府

州縣獨勞人欸而且畏人畏則傷神勞則傷骨  
想與門下共之每見起家黌序得選如門下者

一環碧齋主

鬱二不自適僕以爲達人大觀何所不可古之  
賢者窮隱於屠市達隱於抱關彌下彌高彌藏  
彌光何況巍然南面稱民父母者哉縮朒如僕  
豈曰猷之而苟焉瓦全亦足以明此邦士風民  
俗之厚畏人者徒以毀譽升沈滑其中付之司  
命其神自定直所謂勞人旣不可委又不能逃  
大半爲閑酬應於蒼赤無纖毫補豈不漸負知  
已乎東甌大好山水龍湫雁宕之間門下足跡  
應徧有萬詠可寄以夸我乎附謝使命之辱不

映藉手上之下執事投瓊報桃徒有感愧

與曾大理

尊司空執古御今居高能下祿心儀之側聞急  
流勇退抗疏請老而六傳賜馳千官祖餞豈不  
爲清朝一勝事然華省森沈黃髮漸稀不能不  
爲於邑今世羊腸詰曲壯游易倦行路興歌人  
難之所賴綠野懸車黃扉聽履各行其志賢  
兄未了之業又屬之門下矣恭惟門下出世經  
世蚤涉波流高踐清華敷歷中外循吏之名獨

一集卷之三

十

擅前茅如祿賦質甄落猥承盛美學步效顰莫  
能彷彿萬一惟日苦酬答不離小夫之知區二  
簿書疲勞又所弗論翻憶都門促膝咄二狂言  
不勝刺畫唐突之罪而勝友難逢良會不再甚  
矣茲辰之千古已山城春晚足音寂然敬詢慶  
庭尚虛蘭夢以門下高風朗韻能傳神於百十  
萬億而獨斬一傳形之息豈明珠在掌固自有  
時耶祿不幸橫罹西河之感近禡七歲兒又殤  
于痘生爲苦器其然其然受無所受名爲正受

何以坐進此道永不受諸煩惱也謬叨一命三  
載無成今亦得循例報滿考功令敬訊起居柳  
色纔勻春衣初授碣石官高餘寒猶勁伏惟爲  
國自玉不敢盡靡二之談

問介卿大對病

忽傳我翁病毒劇令人懸切是何名毒作祟而  
乃爾以祿不肖幾年弊閣又爲公弟事舉筆傷  
心不能時作問訊語是祿之過也夫是祿之過  
也夫祿骨肉摧殘頭顱半白豈能久住人間世

一集卷之三

十

擬得稅駕此地量叨一轉便當拂衣故山与翁  
修不朽事而翁且病矣夜來不寐淚漬枕席鳴  
咽山前更求如翁更求如翁之于祿何可再得  
而祿平生在前翁包容中分托祖孫情均胞乳離  
合聚散傷也如何萬事到頭都歸于盡生非戀  
而能留死非惡而能免平生學力看此一着不  
得自生恐怖迷亂所往生如雲二散歸空生如  
泡二散歸水空水自在爲雲爲泡安得執之翁  
以待可名齋此正所謂可也當日有待今更在



待頽翁以此自廣無徒作兒女悲酸而立後事亦不可及生前定奪無遺後人以難平生著作心神所寄可詔人收檢無令散逸于諸姬而以覆瓿夫學在知所處二老有道處病有道處死有道者不得纖毫累帶三千空闊九萬逍遙何之而不可一日在牀褥便一日作如是觀以自度脫翁丁年動云待可待可直到可時又復自作不可意在安在其為達哉祿自都門別弱以來有懷如海不及與翁一傾倒而翁病至死

報書翁上

羈縻官方不及時藥物覘神色眼底尋常忽成千古興言至此涕洟交下來能已三如天福我家祭酒病有起色人言成謬則自茲日以後直當餘年更不得作人間世態一味薰修無上事待祿歸來面相印可祿益不任幾三之望珍重珍重

啟甘侍御

不佞遭時際會幸屬童服托粉榆之雅即未挹龍光聆玉屑而朗公所過化地為下邑与邑風

教猶存頃者明公代巡中分畿左右輔不佞即未受成臺端尺寸地而露湛霜明岳勳川潤餘威餘澤亦且灑然及之伏觀所舉劾大疏不獨先惴惴無華之吏而且不遺山林枯槁不求聞之士吳中士大夫驟聞而駭中而疑終而信雖其習深難格勢重難反亦潛示意嚮在此不在彼輕衆人之所重察衆人之所忽風行天上其發端眇其收功鉅使踵芳躅而起者如是復如是而不靡然移易者吾不信也不佞質非獨活

報書翁上

妄欲無風自神寧能自風自止而先後聽馬使者則既有以風之矣所慎謝壯夫之年之通人之譽而幸然得以一考報滿始願固不及此今者正當末路敢不循省初心黽勉夙夜負當道之所嗟拂且貽鄉曲羞也端人抵頌制勅因布所向往於門牆者如此

與詹東園

每造齋頭輒聞未曾有不覺移日天高不雨行禱不應農人与稿苗同色為之奈何小東山之



作遂可入刺乎足下肯鑒妙天下而一失於此  
且恐爲足下累何論灾本草二

與蕭太史

人生寄也而宦游寄之寄也夫寄必有所歸二  
於何處憶當年四三兄弟比肩而學道朝夕往  
還審修顯證以弟釋褐時獨值王生在告乃神  
情亦時二晤之今素生歸楚吳生歸吳夫真有  
所歸而後無負于歸不然則雖居然家食猶之  
手露而風浪淫行而水涉者也別玄白二丈久

張碧齋上

古

者五六年近者四三年不甘心于塵土又不勞  
形於案牘旦夕行持何所事二寄耶歸耶回脉  
初機急耶緩耶夫亡子求家嗷二不能以日求  
之不得依人衣且食之而時移情狃更不思其  
本生父母者往二而是此而足以當歸將何人  
不爲歸哉弟亦失路迷家者也年踰壯夫所  
上智日理簿書頭須爲白草二勤狀於足下  
欲作寒暄語幸有

與袁祠部

南北翻飛邈若河漢滿擬乘入計之便奈熱  
市傾倒兩二渴心而不謂足下息風塵于長路  
媚松筠於故山家弟復返都門具道足下雅況  
高蹤刺二不置通家之誼上薄雲天傷哉家司  
馬蓋于今中元日厭世去矣經傳室女謚屬門  
人而竟無披裘執杖之息以應賓客生平種二  
如夢如幻遠度足下不淺一日之雅敢以計聞足  
下應爲家司馬抱千古之愾也祿食素一官倏  
焉四蜡會有羽便因布今昔存亡忻悲之狀於

張碧齋上

上

典謁者良晤何期臨風悵二

與張比部

最爾下郡往徼天幸惠明公擁麾而臨之四三  
年間平反如許頌明允者迄今嘖二不容口祿  
幸與編民泳游鳳德真不可與鷹擊毛摯者同  
日語而彌久彌深此雖列之花垣竹掖之間不  
足爲吾七邑父老子弟報而竟列古所署典鳩  
也者在舊民舊士誠不能無望乃老公祖宏度  
通才何之不可而留纖芥緣影于胃次平

觀閑恬以觀躁閑以觀忙醞釀經畧天下之具而須時出之此惟西曹能自餘有所不暇故又稱白雲司夫白雲者幽人所取以自怡悅而以名司有以也今年江以北竈生蛙江以南井生烟何物上千天和有此咎徵誠得老公祖以平反一郡者平反天下大獄鳳德且輝覽八埏外矣不佞縮胸一官三以父母為名日不離桁楊之具殊令人覲顏父母兩字雲高碣石瞻悵何如

與詹東圖

讀來約託到五百年前事何物令而又何說之辭弟赤日如焚弟婦自郡中為暑氣侵食飲不甘四股無力強出辦事病而不病不病而病敢托足下寄語七十二松君待溪秋雨後更為快耳郡尊人飛來赫蹏煩足下點綴小畫足下許之乎揮汗成雨作字作畫亦樂亦苦汪子象所惠毛穎君絕佳多藏祇以飽蟲魚敬与足下分

又

足下之惠我侈矣如入山陰道中復遇右軍草風流人物令人應接不暇昔人論畫竹謂幹如篆枝如草葉如真節如隸而字法又謂如舞劍如爭道如墜石如垂藤如孤鶴盤空神龍戲海玩足下所作字中有畫二中有字方苦溽暑一披覽之清風颯然至大是快人弟於斯學儋父面目或者謬好之弟竊比之海上逐臭之夫而神鑒如足下且從人壁間撥去或者臨印令謬

為恭敬以重司馬長卿耶少明婦興濃於山之既承再命當為足下留之

又

郡尊人委令乞詩乞畫多能之累人類如此且叮嚀令曰幸促吏部無令醉甕頭拋向無事裏去天欲雨不雨二不出旦晚間足下蚤治其作七十二株松下主人

與鄒汝光

入計時極欲一晤以慰素之思乃雨二以

兄相左今又更二蜡矣日月不居頭顱非故雖信有不變者存而疑情未盡結習難忘省初心終成孟浪夫以祿之年入仕可謂後時而學謝了義注措不妙此於自心未愉快而又安望愉快人心挨排三年忽及滿考得微一命光寵以報逝者而制勅當借名筆夫以王者之言得當代賢者代之猥以不孝得之於父母感入五中殆不可以云二謝也新安六邑舊有會令王父實創之今歲輪在祁門似聞迎尊甫來

張君肅

主斯盟祿益幾二望之百年過半知己難逢憾書相問祇增瞻悵

上李中丞

某憶昔初釋褐時懷短刺一通名於門下猥承明公進之燕坐薰之蘭言提身應世示以矩矱不勝沾沾私喜捧檄而出下吏主臣托言交態欲疎分義忌援不敢具一字奏記既從計吏受成霜臺禁令森嚴又不照臨進其履於階記幸漏點籍即未面承馨欬心知得於覆露者弘矣

竊觀古今消息之機一代中興必生鉅人主張世道而擘畫之要在自知二人不自知者學謝了義結習難忘不憑陵於氣岸必盤旋於理窟求其虛圓妙應不自為形以待人之自形而又不留形必有所不能蓋不自知未有能知人者也然不留意於知人之學同則相比異則相戾近則相習遐則遺焉平時憤三一朝需才竟不能臚列於胷中而又安能器使於閭外甚則采虛華而實忘貌儒名而偽售方今天下稱久安

張君肅

長治矣日月陰移人情物態未狃漸滋不逮夙昔甚竊窺宮中與麻中二大臣与小臣二西鄙東夷交訐中州戚屬宦寺倖近之幾稍二萌動建白之路正躡旁啟雌黃堅白如濤如風大都身處事外無言不可安在無言不訓而祇貽當事者以掣肘天下隱憂正在今日天生明公為時砥柱自知二人兩者兼之歷事三朝以身任重始遠袁州繼忤新鄭終阨江陵國有大是六非排眾而定進人之賢解人之難率施於人之

所不知在朝在野疇不倚重所願普乾坤之志  
持聖賢之道厚豪傑之事佐神明之統坐消未  
萌之憂永保日中之治是明公所以承 黃屋  
而答蒼生啟來學而綜往緒也某一行作東揮  
汗較圻勞勩不堪日月浸假亦得滿三年考邇  
之始願固不及此專人領頌 制書不敢過引  
疑嫌自外素教而不自知量猥以亭邑小官百  
里之不能治而哆口肆論至此亦念當世閎碩  
之儒生平之遇之契如明公無兩不覺縷二一

張明府書上

與李本寧

抒其中抱耳惟明公略其狂而毋傳之罪幸甚  
自中原七子盡狎主詞盟執牛耳者非門下而  
誰謀生也鄙微有夫幸於大梁一登龍門快平  
生嚮往私且承推扮揄之雅折節分惠而祿曾  
不敢出片字請政亦自分春蟻秋蛩不足以當  
鷗鵲况扶提賀世中律呂之希音哉近為好事  
者謬以詩艸付之剗刷氏遂無所藏拙以貽笑  
于大方愧悔無地會程山人仲權便敬介之

教焉祿不自量平生妄意儒者之學素所習好  
白長慶邵擊壤陳新會王新建諸作以為風教  
之遺且不知盛唐何論漢魏及繙內典教外有  
宗然後知所習好甚至者亦彼氏所謂教也而  
不足以語宗回取唐音讀之空雲水月了不可  
取而後稍二知宇宙間有詩自是一種風格是  
文字非文字然筆力駿二謝壯夫矣取材騷選  
槩乎有所不及而感興懷人猥有所作評者或  
以為非唐聲宋或以為間有清婉之音彷彿中

張明府書上

唐其峭峭獨薄大都落晚唐多矣此非踏翻窠  
臼重堂爐竈不可祿領其言而才力精力無一  
可者也當此之年猶嘔心斷鬚寧為蟻為蛩恣  
鳴草根水際自適其適而人之適不適且聽之  
矣蓋天不贍才人不假資我復負時又安能望  
當世作者之堂與哉祿不淺就正之心而云二  
者又若詆二拒人之般口抑意所欲言不敢隱  
也方今海波復沸南焦北浸天下事政不易  
而門下且以青鬃嘶來乎江漢之上釋一世之

序我儻二妙胷中不著吾詩在筆底當更神奇  
不佞惡乎知畫以詩知之故解衣盤礴真不得  
与舐毫濡墨者論工拙也二妙以爲何如

寄祁閭會會友

伏聞雅會神爽飛越極欲分半席与大家印可  
一番而郡尊人有嚴命不敢擅離新安自立會  
以來載在會籍言句不爲少矣能於中真疑一  
句即千百句無不疑能於中真信一句即千百  
句無不信信則令人疑則受人之令能令人則

張碧齋三

我生人能受人令則人生我不疑不信似疑似  
信果限不明依違不決則齊景所謂絕物也者  
我不能令人又不能受人之令因緣假合何者  
見真失結會之意矣故今日之事全在自家循  
省自家果限明白方能開門延益何如何如

又

締觀鄒先生一二書題人談妙悟而畧實踐苦  
心哉苦心哉夫實踐何可畧也實莫實於性地  
視聽言動性之竅也喜怒哀樂性之情也子臣

弟友性之物也舍寂舍情舍物更無所謂性而  
執寂執情執物又不足以語性二果何物者耶  
學以悟入不悟而修內捉意念外飭行貌如粉  
粧紙糊膚則儼然神則索然剪綵爲花離其根  
矣料水爲池離其源矣實耶否耶故妙悟乃所  
以實踐者也世不少解頤於談空說玄而弁髦  
其行者故鄒先生特三致意焉率爾請政幸各  
有以復我

上鄧少宰

張碧齋三

不佞祿對姪並忝二難同籍得以彼此稱年家  
兄弟祿於伯子同年中臭味最爲契合計吏  
上春官与自爲計吏更無不揮塵論心把杯吐氣  
者獨於明公神爽飛越踪跡闊疎自姑蘇一晤  
不啻河漢邈矣方今談學者不乏人而悟修兼  
之難外飭九容內持一念既無當於斯事而  
間有入悟機者似能了義而結習不怠馳騁乾  
慧竊其自然者猖狂踈脫以爲無可無不可而  
卒流於無忌憚之中庸夫理可頓悟習須漸除

一息可了者有終身不可了者即外教家六  
度萬行亦未嘗以一悟而止直其終身不可了  
從一息了處勉二循二不換面目不更手脚至  
平而奇至近而神与逐名義逞意見者功相萬  
也而逐名義逞意見者又過不自量實叛周孔  
妄詆佛老世多偽儒誰与二氏之偽者用世眇  
真儒誰与二氏之真者印我初機學人何去何  
從有憤二任之而已明公澹於世味頗復聖真  
強起巖廊初頭固不及此海内士紳且望之為

一環碧齋主

斗杓東西惟所指耳以興教振業為已任以發  
蒙導知為人謀逃墨逃楊卒歸吾儒引支流于  
巨壑傾葵藿于大明此之功德不可思議又何  
讓焉側聞明公復動歸告之念嗟乎不然未信  
而出道所不載已信而出道所不棄紅塵白社  
黃屋喬林巢由自淺堯舜自深以明公之雅尚  
值時事之孔棘而復欲以一瓢一笠為高平時  
蒿目將付之誰子以解憂世之懷即令果遂  
衣亦恐終不能獨樂其樂於西山南浦間矣

齒踰中年學謝上智出羣賢紫之區簿書之外  
尺寸無聞距留都在宿願間逐二送日不及奉  
一字起居而乃今知何勒所區二嚮往者如此  
侍在年家不覺饒舌惟不吝所以教之

復姚南豐

君侯且無謂鄙人之政成語曰行百里者半九  
十蓋末路若斯之難也況性植疏莽甚不諧於  
世局託言義命聊以自安畧省手忙脚亂而最  
苦者四方書問無日不至正以正應副以副應

一環碧齋主

長以長應短以短應二不如施便以為增上慢  
雖心口自矢不為人作輕重而精力耗萎政且  
不少矣禮有加而無減詞有頌而無規稱呼先  
生之不已而大人之大人之不已而翁之而老  
之頭上安頭脚下註腳令人厭薄甚即厭薄之  
而猶依樣畫葫蘆不敢出脫報君侯之書稽遲  
三日凌晨至今已作報書五而次君侯豈不欲  
迅筆作行草省心省力且以見真而有所不敢  
夫君侯遠二學道君子不責人以縛苛者而正

不敢況不君侯者哉此雖一節竊以為害政不小而在事者以為寧聞民事無寧失禮取尤于天下士大夫豈獨妨功寔亦奪志安得生簡僻之區省百訓答壹意民事之為快也虛文茂質虛穀茂實大都類此單父何由而鳴琴河陽何由而種花君侯所治儻猶有朴畧之風乎人必自度而後能度人官有餘閑而後民食其餘不然上與下且交相疲矣汗漫之談惟今可與令語恐未可與臥治之今語正應不副應亦諒君

虞之能諒之

復蔡方伯

古人各從所入為學出為世用之如其學而止以祿之不慧年幾半百而始從仕不為蚤矣生平謬談心性而疑情不徹果何不圓所伏習不外之乎也者而之乎也者不適於用試政四年精力半疲於簿書半疲于應酬而民俗士風古人所亟加之意者往往在強弩之末非又力有所不能實時有所不暇恒言下負所學

學也而反身循省實無學可負豈不其為知己羞哉九十春光三過其二連陰積雨人號漏天誰為女媧手補之竊恐今年非有年之兆而海波靜而復沸廟廊議論之沸甚於海波加以中原災傷人物凋瘵天下事政不易為即徵天幸而要津我祇有袖手咋舌耳人病二多醫病術少中夜念至自為於邑年丈不著我一鞭而曰古循良古循良愧矣聞主爵者有意乎年丈而王丈寧無意乎蒼生以年丈生平百未攄十用

張常齋

則行之何必超超一官羈縻長江天塹恨不得雙鳥凌空為門下勸駕且此亦龍蠅之理也別緒所諭未深答其底裏然天下之惡一也惠奸賊良則吾豈敢詰朝有旌陽之役忽漫勒此無任惘惘

復傅郡司馬

甚哉宦道之靡人也昔為百鍊剛今作繞指柔然非所論于世之賢豪以祿竊觀門下可謂獨出風塵抱磊砢之骨不隨世為淫



沈者矣退而驚服顧恨河山為阻不能時從履  
綯後挹雅度以恢其瑣屑聆玄言以濯其陳故  
即令世少知之而托意於吏隱高有九華遠有  
長江夷有齊山清有秋浦隨意所之亦足自愉  
快以愉快其民何必悻悻而後為適哉元來肇  
慶為門下乘節地以門下古心直道何癡何疵  
而世容有吹毛洗垢之夫是有命焉不必逆為  
之慮雖然其計當過家當以門下之平生語之  
某子甲行卒二道其嚮往如此

環房齋三

### 復朱文寧

莫鬱二終日望室賦裏江山意中魚鳥不妨稍  
游息以度苦厄情至傷人當日不見而異日見  
之大事因緣何如煩惱菩提元不二來教曰既  
未能曰且則二之矣忽焉及禪僕二上長安馬  
蹄塵令人目眩寧復如此時靜晝眼前錯過便  
成萬劫千生須汲二圖之師相事年又所聞亦  
然亦不然所薦傳琴者兒曹敬受一二曲亦足  
適耳蓋乃翁不如單父聊以志吾愧敬謝

### 復吳玄亮

十年不過家人情乎過家三日遄之海上母子  
兄弟悲喜寧無交集乎方今宇內多故書生以  
之乎也者博得一官而嘗試為之何適于用足  
下自奇不佞亦奇足下可訝者足下經畧素具  
且從山中枯坐來不應鋒稜太露能令知者異  
能令不知者忌范大夫一見亦以為言願足下  
沈冥獨智為淵龍為木雞所至有人爭竈爭席  
而後為足下用世之符何物詩以寄屠長卿如

環房齋三

僖父見謝家子弟僕不敢奉命

### 示汪生汝植

古稱道義之交道至恬漠也義至斬截也家有  
家事官有官事不能已二者政復不少而又因  
親及親因友及友一有句連便為嘔二作喉舌  
游道日廣應接日不暇令人生戕心焉僕不憤  
憤其是其非自應摸索者何必借君爾二今而  
後願以道義自裁為三緘之金人而僕亦且  
石人



復李伯光

佛者覺也覺之一言肇自阿衡至孔孟已自和盤捧出而世以無覺之行爲實踐迷以終身迷以天下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漢以後矜無覺之行者不少姚江特于遺經中拈合致良知三字不獨救宋儒支離之弊而喚醒千古人心舍此更無他法兄儒也不以儒詆佛斯爲真儒國土外更無淨土煩惱外更無菩提衆生外更無佛機在覺不覺之間孟子道性善程子曰善

環窗齋主

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斯言似翻孟案而實以足其意故和毅者相順而反以相賊觀體者相反而實以相成痴人面前說不得夢二而覺當自得之少府張不棄傳到手書把讀寥寥寒暄數語不足以盡吾兩八千里相期之情刺有小言寄覽以有覺三無覺以覺二小覺是所望于掌記者

復吳參軍

曩者与足下共逐風塵而足下沛然歸矣

足溪風山月更參禪理得人間世之勝算矣佛法平等旃檀中功課未可薄風塵吏而不使聞之萬劫攢簇于一生百年攢簇于一日吾斯未信未可以老未可以病昔人汲二比于救頭於此有少分相應方享太平之福不然即海晏河清而胷中子賊相攫攘大有不灑二在何物令猷以此相賜乎所惠香囊与雛孫共佩明德此謝

與黃賓王

環窗齋主

締觀古今人文章者有文章勲業者有勲業氣節者有氣節唯道可以空諸所有二之爲文章爲勲業爲氣節無之爲道以文二山文章氣節如江河行地日星麗天丈夫事亦可以止而猶不廢靈陽子之參證故以爲自吾遇異人死生若遺迹矣又其詩曰爲因多患難始悟大光明月出雲俱淨風恬浪自平功名幾滅性忠孝太勞生天下真豪傑神仙立地成以此知泰山之上更有天文章氣節之外更有學即文章氣節

如文山尤不可以自有當日柴市之命下下難  
為宋之龍逢脫柴市之命不下亦不難為元之  
箕子世人以婦女鬚眉而妄談學而勲業文章  
氣節之士鄙夷之不啻春蟪秋蛩然文山不  
以所有者自多而以得於異人者自幸今人第  
知文章氣節之文山不知大光明之文山以文  
章氣節為文山彌天大業而文山一悟大光明  
平生文章氣節直如太虛纖雲了無所有足  
下仁為心義為膽立朝一疏瀕死不死海內人

環碧齋三

三

士無問識不識爭高之更復何事不佞竊不自  
量稱引文山末後著于足下有厚望焉羅公度  
不佞之友而文山之鄉人也當日正氣与足下  
相頡頏向從吏足下作青原遊亦欲足下一  
鄉友天下士尋文山之遺風試觀公度里居澹  
以一節著胸中乎抑別有所事乎僕公度別  
有所事二足下即不信不佞不得信文山与  
公度而因以信不佞區區之言會賤齒作楚沐  
沐且三日所委放言居署書容清暇

原缺第三十四葉

學為最勝事或者謂學則不可以己講可以己  
夫身不出戶庭而途焉津焉是問如之何其不  
可以己也出門問途臨流問津如之何其可以  
己也顧講之于三代之前易講之于三代之後  
難講之于不識一字之夫易講之于老師宿儒  
難何也反躬功少而讀書多舊聞舊見塗其耳  
目填其胃臆滑其唇吻也以為不明也者解說  
道理罪之不竭以為明也者一經盤詰左支右  
吾莫能響應旋而復作道理語以當之更不自

環碧齋三

三

疑夫學莫善于疑二者吾人出入聖之機也  
果能自疑自脈二參之心口之間參之不得於  
是參之師友之會夫子有言不曰如之何如之  
何者吾求如之得也己矣何以曰如之何如之  
何心口自相參也君子所以謀道也人不自參  
之心口之間而參于聖人聖人且無如之何何  
況尋常朋友哉唯無真志故無真疑唯無真疑  
故無真參終日聚談多屬虛假如場中策問  
以考人非求益已無病而吟不藥而搔今世

學大都如是不高標話頭便重下註脚一初解  
散仍各懷種二道理語而去卒未有發深疑者  
又何取於呶三聚訟增口業為哉祿妄意斯事  
白首無成同心方來欣逢雅會其轉影響之明  
而為疑也唯此日其轉影響之疑而為明也亦  
唯此日如何如何今者方有公事解會在即不  
知還得一晤言否走筆相質聊以當面有百君  
子其母吝所以修我

與董常卿中卿篤卿

環碧齋主

三十七

舊習舊見最埋没人昨年之見如此今年猶然  
昨日之見如此今日猶然即與錢鏐齊壽何益  
故學不移步不新終歲浮湛里中与東家老翁  
西家少年子絮長較大不能移步世情入人骨  
髓積念成習積習成俗西家東家不相上下不  
自怪亦不自愧時與二三里中友撥拾道理陳  
語相酬答似曉得破却耐不過而猶然在世情  
中頭出頭沒與不學人相去幾何晤言無門以  
各自樹

與潘懋德

聞白下日從同志叅討此一大事所得何似每  
見學人會一番友生增一番見聞亦即增一番  
意識更不得出脫赤灑二處從魯之元者虛而  
往實而歸鄙人作一翻案語實而往虛而歸賢  
實而歸乎虛而歸乎今之行持與昔之行持同  
乎異乎幸語仲宣來

與潘懋明

偶聞懋明有所挾而欲狂何物作祟至拈以問

環碧齋主

三十七

予人曰是光景不是光景則光景而已矣飲酒  
而醉披裘而溫亦向人問醉耶溫耶否耶學人  
之病病在高以脉道精以脉心平常以脉倫物  
以故出百姓之不知入仁者知者之見而不知  
日用即是湏是斬重關而出之雅俗齊觀聖凡  
等體日見無不足而又日見不足孳二切琢使  
性與習不混身與口相應而後可夫子所求乎  
子臣弟友非求之人也自求也自求未餒故一  
言不敢一行不敢此聖人悟後工夫不睹自

不聞自懼所以異于無忌憚之中庸也不然不  
悟而不敢則著睹聞矣悟而敢則無忌憚矣不  
悟不了手一悟亦未可以了手更與懋明力之

與華陽會會友

昔緒山先師主新安盟五邑人士雲集獨華陽  
無一樞衣至者師曰良知人人具足特無呼而  
覺之者安得華陽一人焉為嚆矢以不慧承之  
茲土六年舉會幾遍頃年華陽附欵以修會事  
猶若遠二不前今且獨當一面號召五邑人士

環珞齋主

三

至矣天下事顧人當之何如耳性曰自性道曰  
自道求曰自求得曰自得無待于外何所憚而  
不當當之則為乾道為君道為父道為夫道為  
主道而天地萬物依我以立不當之則為坤道  
為臣道為子道為婦道為客道而我且依天地  
萬物以立毛生匹夫之雄耳一朝自薦立侯王  
之庭而三千人自廢况頂天立地號為學者耶  
山川如故人文改色今之華陽非復昔之華陽  
也則一當之力也不慧癡病足於齋頭欣聞

集形拘神往漫述今昔仆興之故如此碌二因  
人成事知公等所不屑耳

別王中石

翁春秋高矣某亦不少風塵奔三再見何時彼  
此寧無感愴之懷瀕行會趙相公具乞休疏謝  
絕客問無繇造東閣與翁面辭殊用耿二華  
屏峙中開六虛洞天相公懸舊隱久矣豈丁踰  
七望八之年而猶不決亦以一人眷注甚殷而  
門生故吏舊戚新交各有二天之私誰語四時

環珞齋主

三

之序翁為相公老友曾中翰為相公國士非兩  
人力贊其決而誰望焉長安塵土三千丈加以  
炎蒸翁出無車又不能馬所祝歇婆子心裝老  
人態破除一切雜沓情緣深居簡出一味收拾  
本來以還大家此為翁還老之至計幸聽吾言  
不日僕挂帆而南得去華朝夕應不落莫獨念  
翁不置草三作數語留別云

別楊都諫

謾道岐分南北乾坤到處總是主恩僕於丈

無餘羨文於僕無餘憾第兩三職掌脈息欲通  
簡離欲撒鱗鴻有便詔告欲盡有時乎倡而和  
之不爲比有時乎倡而不和不爲異各言其心  
之所明要於其當但得道在何近何遠何我何  
人僕遲同侶詰朝且鼓棹潞河去矣雲高碣石  
回首傷神聊布區區之悰于門下有齒及者幸  
爲道之

復李中丞

某昔寓黃也自分爲溝中斷而門下破格振之

環若齋三

頃令海陽其地甚羶戶外屢常滿案頭書問常  
盈尺而門下端居壁室相望一衣帶水曾無片  
字及焉不隨衆棄而故收之不隨衆趨而故澹  
之求古人於生今非門下而誰以其縮胸無兩  
馬齒日長雄心耗盡臘二自計誠願得冷局閒  
曹藏拙於不用而點青瑣之班中夜徬省惜焉  
當世之務莫知所以自效安得奮飛長者之側  
一發吾覆乎緬惟宦游人垂首州縣恨不致身  
要路一吐生平之氣及當其任不緘口卷舌輒

又狂呼大叫言不中竅取厭於主上而貽笑  
於天下士大夫不知門下如何作我指南今不  
爲同社同志羞耳脂車在月之杪回首燕雲悵  
悵無已

又

重辱惠問載德而南茲行與去華同舟無所不  
談頃數年未傾之懷計與門下相期不淺政爲  
少此一段機緣不見我短夫管子以鮑叔爲知  
已知管子之短耳方今寓內多故當事者難之

環若齋三

難罪廢諸臣不起而言者動以賢者律能者廟  
堂之上動有乏才之嘆故論千古人欲盡定其  
品也論當世人欲恕取其材也某於兩者無當  
而謬膺茲選不敢著刻深之見門下得無誚我  
爲模稜乎潘檠屋故負忠孝之質當年更豪舉  
十載倪首我行抹撇欲盡門下得之詞氣間亦  
異矣塵土中未嘗無人如貴竹潘孝廉落第居  
長安談治邊治河之畧具有成書某訪求其人  
即不能持其說一二行之而未必無可與共

江吳上舍膂力絕人當年一瓢一笠三十六  
鹽場九邊無所不踵聞有奇勇之士不遠千里  
造其廬拜之而郭象奎丁右武屠長卿與交遊  
最厚且為推轂亦在長安邸中雖其人揚才露  
已易賈人忌而有力者善用之或采其言而用  
之亦未必不効一臂之使巧者不過伏習者之  
門二人者伏習數十年于茲矣書生習之手也  
者博得一第之官而不適於用有伏習於書生  
之外而不得當以自見不亦悲乎某所乏者才

環碧齋

殊不淺憐才之意聊為門下誦之舟次潞河蔡  
戟在指顧間而不得一聆玄誨指授天下大計  
不知終能不負此官否臨風惘然

復陳司理立甫

大隱園白石齋以賢竹林為主人海內名家珠  
璣璀璨弟何敢以穢形廁於其間且也弟飲不  
過十盃而不淺酒興頗有字資不習古名家帖  
而好作字不具別才而感興懷人輒如春蚓  
蟄吟其所欲吟不計人之適不適而索與夫

日俱以其所不能格人之能三者之興况抹癢  
欲盡才情風格如老丈且云畏去華嘖詩文之  
嗜不敢以請若弟直焚筆研以避之又何能抽  
一字以塞隆委乎只尺千里悵然之懷彼此共  
之

復鄭中丞

尚憶年時訪門下於谷口山房燈火青燐深談  
淺酌今且恍忽如夢中事垂老博一第五年邑  
屋益令人老誠不自意濫叨南垣坐臥一舟思

環碧齋

所以立茫然不得其要領蓋習不典故不能言  
眼不藻鑒不能言而二者於不穀無一有焉甚  
悔平生學不得力耿耿二小知僅如秋螢自照不  
能照物今亦何及乎方今四方多故湏才甚亟  
才與誠合如門下同志中掇不多屈云二者不  
知知者自在十年靜觀方少展以徵有用之舉  
而機緣如此退不失為愚公洞中主人於門下  
亦何憾獨為世道惜之猥辱記存附此言謝

與劉交河

憶昔黃州一交臂而失之莽二風塵忽更六蜡  
諦觀宦道位不滿望且前且卻如善飯之夫腹  
不果然餐藜覓供有餘甘焉若望不滿位遭時  
際會搏三而上如勺量飲斗酒為昏為狂而嘔  
吐隨之跡老丈歷官不少餘味乃今始得一轉  
弟則踰溢分量多矣榮發何日弟請遲之鳳臺  
燕磯之間

復唐侍御

獲有天幸挹龍光於河之湄疇昔之夜舉一樽

張耒集卷三

五

以相向極譚前後世種二因果既令人醉又令  
人醒行次徐方遠承高誼結于胸臆不盡謝言  
與余別駕

待 命都門幾及半載屢損手書良慰旅中寥  
寂初擬脂車過從親家為平原十日飲而炎蒸  
灼膚塵土眯目竊慮孺子脆不足以堪之會潘  
符卿載桐圭出不先不後遂定聯舟之約相翼  
而南蓋前月三之日發棹潞水雖洪閭遲留而  
蓬窓清適日與孺子披風理舊書受享自謂不

薄瞻望中都片雲為隔一行多人行李為累懷  
不能躬携孺子拜丈人翁於仙署以憶區區之  
踪憑限限七月逼不及返故山而後之官為之  
奈何孺子入署慎無以嬌客客之父母何心以  
兒女心為心瑣談未悉二在別楮

啟城八五太尉

翁負八面長才乃武隆之政得不及考川原遼  
邈何日抵家平生所學百未酬一宦途坎壈輒  
復如是祿竊慨噫之或者傳翁眉如雪顏如丹

張耒集卷三

五

是耶非耶以翁雲雷之胃揆之龍蟠之理伸屈  
屈伸不難流鴻樹駿酬夙昔之志第冷觀世局  
孰勝孰負備嘗世味自酸自苦訪問故人少壯  
化為老翁耆舊化為異物追憶往事吾家上公  
車者六人老死者獨潘之尉而介卿太尉仁卿  
尉年不加于翁以立弟年不加于祿而後先謝  
世僅我兩人如魯靈光歸然獨存山川不改舊  
時丘隴多為陳迹感今懷古撫存悼亡千載之  
淚即在目前以祿少翁十年幾回覽照顏亦淚



朱髮亦加白翁安得不老且翁有山可采有水可漁有田可耕有書可讀有子可教清閑爲儔平等爲佛不僊不佛安取爲儒年事至此與其再入樊籠中使人短長之孰若真身浮瑤之外放情寥廓之表顏染半酣之毋手談不校之局之爲暢適乎祿每自惟於翁不能爲役老博一第幸矣作宰五年得漏黥籍又幸矣而今濫竽留垣人亦有言幸不可以屢徵祿之所徵不亦多乎受命以來增其冰谷且少不讀書胃中

環碧齋三

四

不能苞孕古今老不曉事眼底不能水鏡人物將何托而稱此初擬取道過家一省封樹并問家孤而都門疲勞畏日如火所攜第三兒又脆不足以禁之挈舟而南王程督促徒有所懷未畢斯願星霜再易亟返初衣翁果可前之五可祿雖鄙猶及追隨杖屨徜徉乎山水間耳幾欲睽離勒此代唁語多莽戇意則真率東風有便惟長者惠教之

與陳徽州

舟泊邦城遇新安人知門下崇蔭新安人於郡於東南爲羶民俗好氣自喜不愛重此其致士客方來居間自非獨立四虛鮮不爲所榮奪而本之則在寒約雅素礪風節以彈壓之祿在邑時病在托大辨未精于一个執不撓于八風得力以此得過以此苟獲瓦全復叨茲選幸耳幸耳痛定思痛談之色變幾回自反譬尤實多若寬其責于人官而委其咎于地道則吾豈敢仰窺門下水蘩爲心風雷在手是非二較然

環碧齋三

四

不欺不欺我一心即所以聚千萬人之心誰得以私言撓之而異日者又誰得以蜚言中之更有套習歲時節序都人士明知不受競設玉帛耳目炫耀道路喧傳不盡絕瓜李之嫌亦易起萋菲之謗祿蓋三折肱于茲矣都門造候承門下以鄉約下詢有懷未盡鄉約良法也而難在得人得其人表俗維風不難不得其人適爲武斷鄉曲之資而蠹民不小約必有正二必有二此未可以里老之報當之宜刺小引一幅



分布部下諸士大夫生員監生賓介省祭吏農  
糧長等各令填報并疏所報人年貌腳色行實  
生理于名下有則十數人不為多無則一人不  
為少報齊彙為手冊有一人十報同者有八九  
同者有五六七同者有三四五同者因而甲  
乙之其不同者不錄更加面訪拔其大同者僉  
為約正次為約副而春秋所舉鄉飲賓介執此  
互叅又可洗沿襲之腥風焉海陽有事于約諸  
人原以此定後立按季考成之法惜行未竟伏

環碧齋三

四六

乞門下取向呈舊約書大加釐正取舊約人再  
加體訪而黜陟之而時為考成以新其耳目聳  
其心意豈獨編氓之幸亦舊令之幸也舊令之  
周身之智何論周物不揣云二者非能以愚益  
明前則心所自危後則心所自快遂不覺喋喋  
至此且也謬庸言責弊不知所以為言既悔少  
不讀書更嗤老不曉事以直博直門下或者不  
終棄之如不以為擔突為幸甚

寄朱婺源

極欲之家而後之官且得過故治為夫作信宿  
之客道不諱之衷而偶積餘勞望塵脇息又恰  
恰值潘符卿將桐圭於唐藩遂與翼舟而南濟  
潞膠蒞河淮汎瀾決辰者四始抵白門蓋於六  
月杪入垣受事矣追憶五年邑屋置繁瑣屑雖  
令人厭苦然力猶可勉而勝之今且令張口談  
天下事幾度捫心莽無一得識者謂竭來言路  
正踴旁啟非過於摩揣則誤於傳聞輕言繁言  
激言取厭薄於主上甚昨歲遲二可主爵者

環碧齋三

四九

行取之請以此然則今日何如為言乃不蹈前  
轍手擇言而言二何容易儻使一朝失口無益  
國家毫毛事而徒以流毒區中傳笑天下貽羞  
知己悔亦何及世事如棋局面一變當之者迷  
丈何忍袖手旁觀不一拍揮之乃弟卸百里而  
後不迷於百里之理數月待命都門風波四  
起弟信命自安恬不為動已而痛定思痛心神  
忤二我亦有以召之入乎何尤新安為羶郡去  
長安為遠而風波之言無腰而走無翼而飛

他方為烈惟我丈日慎一日持百里半九十之戒加嚴瓜李之跡用絕萋菲之口永終民譽以膺天庥其斯為區二故人遙持以獻於下執事者

○啟許相公

蓋祿以夏仲入白門受事矣客冬草二言別竟成睽違寸心為耿半載棲泊長安冷觀世局日異一日粵自江陵往而政府不得以事權重又不得以論思重近者主上祖顛倒豪傑之智

張君齊主

手

于銓部諸所具請或依或否或正或陪中有不如意者不以為一人獨斷而疑政府陰移故端揆自昔難之于今為甚次則銓衡難又次則臺省難目非胷中肝列典故眼底鏡照人羣不必于言不必于不言因時觸事而以圓機出之不足以當斯選而樸遯如祿亦爾濫竽非其質矣先是言者有言一唱羣和傷易傷煩取厭薄于主上行取之請談部甚亟而主上遲之以此祿年謝青陽雄心耗盡見事風生不深惟

底裏而輒為言有所不敢過于循默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有所不可頃辭薊門馬頭塵偃息舟中求所以為言之道而不可得老師經綸在握又歷觀建白者其正其回其激其隨某一言重于九鼎某一言無當傳笑于天下士大夫之口夫使師而在朝也祿引嫌自避不敢以請今且為山中宰相其亦何所不可陳說作我指南敬問別來玉體亦有所苦否世事悠二究竟捻歸于盡天者付之天人者付之人子孫者付之子

張君齊主

至

孫討自在身行安樂法幻綠野為丹丘引百年為千禧是吾師今日之勝事而門下士之極願也斗山在望追陪杖屨奔未有期不任詹遯

與何令君

祿不過家門蓋六載于茲矣家無家督孤寡筑筑丘隴荆榛宗訪不協我獨何心而竟之官此其故難言之矣頃在長安往來如織積有餘勞不耐畏日脩途會有故人相將鼓棹朝夕共之談討興致差不惡越徐而南百川暴漲桑麻

靖年來關以下流沙積海成河擁十二套亘有八十里幾許人力能與水爭乎舍此口外當必更有入海之口一作衆議甲可乙否肩其事者難乎不難計老父母有震隣之驚遂不覺覺及之祿逶迤河淮之間旬餘至夏杪始抵白下飽歷風波目搖神悸孰與宦道之風波更險今者雖登彼岸未是吾豕翹首故山菊荒雀怨且不得借階前尺方地一擔孔邇之懷寧無耿耿爲民珍最他無所詮

張君青三

李二

復張不棄錢子微二同寅

僕以蒲節鼓枻而南一路安瀾麥秋加穩酒觥詩卷咄二可人意態稍倦半掩蓬窓納南薰於枕簟聽中流之棹歌蓋新從長安車馬塵中來而得此愛享不啻仙凡之隔如何不自怡愉越徐而南河不吞淮爲患方大防河使者憂之不及待高秋諸閘盡爲堙塞爰以一葉之舟乘長風破巨浪遡淮而上歷高家堰入草子河第見平陸爲川長川爲沼淼二湯二茫無畔岸何訖

如人物其魚卷帛卷土在二而是清江諸閘不秋而堙遡舟淮泗迴瀾倒波行子懷抱銷然欲盡果天災之莫禦抑人事之未修議開周議決高家堰此不難洩祖陵之浸而南走勢不可禦溢出五湖漂沒三十國家百萬歲課化爲烏有誰執其舖殺黃身以寬清口淮流不壅第河身如故且恐全河北走難以下流兩不相接運道中枯又誰

張君青三

之治河者希去河害因河之所且因以爲漕運之利利害相持講求無當臨流下手河北有縣隄澤曰陂築之說也九河曰疏汝漢淪淮泗曰排則濬之說也築之說自外無聞焉而濬之說不一而足近年水縷隄遙隄格隄所以束之者不遺餘力而日高曾不一講濬之之法夫濬之當自海口考之圖說問之父老河入海處舊在

驚之民即客子興況對此消煞欲盡四決辰而後抵白下時也履任火日在天流汗成雨舟中清景無計可駐云胡不思締觀宦道無在不難僕賴左提右挈一朝脫離去之而足下改迴環於盤渦中自度何策竊以爲念二  
自度耳然僕脚跟猶未著地頃發渡旁有渡湖外有湖風信謬以此爲彼岸然乎不然僕言至此不覺令人結想於故

環碧齋三

返邑卒二具狀共相珍重不

環碧齋尺牘卷四

豫章祝世祿無功父著

新安程廷鎮君衡父校

與海陽諸鄉大夫

不穀諏六月廿又三日履留都任矣嘗自伏念智短如螢不足以周身才縮如鳩不足以集事忝百里之宰時更五蠹曾不能奉繩墨之言下闌闌之澤內負已知外負知己今乃令爲朝廷耳目張口談天下事乎長安徵逐馬頭塵出

環碧齋四

勞入息不遑他及及風雨行舟蓬窓半掩鏤肝時事夜以繼日直如蚊蚋嗽鐵爽然自失者屢矣夫言者言也所以言必有藉其少淺二酉不能考究典籍長失五觀不能銓表人倫將何藉而辨此若夫身無病而呻吟鐘不擊而響發聞者不以爲誑則以爲怪故自受命以來競增其水谷門下儻然發其矇而振其聵或亦夙昔之誼所不遺耳

與余言卿

一雨生涼秋容在戶故人欲去攪我鄉思者茗齋頭共作佳話頤乘燕爾之暇下慰怒馬之懷敢先一日告之行史

復邑中諸父老

邑中二三大役蓋鄉大夫倡之而令之事也得諸耆宿一心一力今且垂成我悲世人終日營二自子孫衣食外不知有他以至於死以諸耆宿身為太平之民老而不病不沾二為子孫作馬牛而勤勞於公共之勝事流傳異日作佳話夫非不朽之功德而子孫二之光澤耶頤始終之無貳於今在邑日呵二

復吳刺史

都下承瑤臧卻寄報書未徹又辱記存且感且愧門下春秋七十高矣七十以後當作餘年蓋天賜之以優逸門下者不可不自受享男女墮地彼自應衣之食之天亦應衣之食之七十歲老人直以不了了我更不當儼以世故拮据中令食無味而寢有夢夫子所願老者安之我

為老者不能自安于夫子之學未有少分相應門下老不厭夫子之學敬以夫子壽老者為門下壽

復汪潛六

生北上後聞諸學人烝二結會且多生所不賞識面者甚盛甚都且詫且喜潛夫于是乎不孤矣萬物無二根之萌原夫此學天与之根人二具足陽和布氣何在不生師之友之相與助宣陽氣耳明曰自明棄曰自棄生何力之有遠煩使命口盟足據面訂有期且不盡所欲言

復李元章

池陽之役幾望九華而不及一登擬客冬入計修此缺典且與九華主人言別不謂柳生于足三月不能跬步豈塵容俗狀山靈醜之而特吝之耶跛而北征鬱二不適金沙玉筍夢想為勞渡江得內召之報大計竣事待命都門忽更喪萬塵土昧其目風波撼其神令人輒誦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之句忽二不知神往

微天幸濫等留垣要津實非其據清都良獲我  
心驚洲燕磯鳳臺牛首亦足以酬我九華之願  
忽接手書把讀如面且聞同志肇會風為之昌  
九華之顛陽明先生精爽如在而斯日斯人復  
明斯學於百年荒落之餘僕蓋三曲躍焉僕情  
焉當世世務而於先聖的意微有所窺終當從  
吾所好以舊治還古書院道里適均歲聯池寧  
徽饒四郡為會心口私盟以此自老辱簪履之  
愛不金玉其音漫爾及之諸不能既

環碧齋印

### 復錢子微

風塵莽二千里猶為比肩況號為寮友共事朝  
夕者乎此豈偶然之遇亦關夙世之因顧人各  
有心心各有見不兩相舍何以兩相投不兩相  
投何以兩相取而兩相與氣岸鬱起對面須彌  
汪度包容四海兄弟即或禮數之闊踈兼之性  
格之少異可以情恕可以理遣弗然者始于陰  
猜終于交惡兩家之役神鬼其間同寅協恭義  
不若是謬聞道路之口敬伸底裏之言幸惟足

### 下擇馬

#### 復金子實

長安塵土眼鼻口耳無所不有一棹而南偃息  
蓬窓苦樂靜躁何啻九萬里夏杪白門受事蘊  
隆如焚酬應如織不可以日日者少間一雨生  
涼瞻鍾山佳氣下于庭牖稍自恬愉然終不如  
市隱園主人之為適夫損其身有益于天下何  
憚乎損不然者且兩失之又恐園主人不無我  
嘆承寄扇頭詩僕有戒不能酬邑中旁午不詩

環碧齋印

### 復趙中丞

戒戒于省中昨有人以此詰僕僕莫知所為對  
頃具書郵致霜臺道其所嚮往而手教忽臨獎  
借過分顧祿駢淺無兩不足以勉塞厚望祿嘗  
受成於前御史大夫朱公念切小民列款咨詢  
諸屬吏諸屬吏具答自賁赴先一日投次日賜  
之坐而纓問焉夫筆答可飾面答不可飾且往  
往出意外之問不獨悉民情而陰以程吏品其  
年其貌其議論其膽氣其心術尊嚴之下忽焉

卒鳥響應何所不露諸屬吏靡不退而驚竊二  
嗟歎以爲未曾有比與徒據紙上賢否而賢否  
之者更覈第州守縣令幾至百而以一應百勞  
不可云今明公且身之矣祿不淺夙昔之感言  
之猶憚二心動焉一雨如沐殘暑爲卻想見佳  
勝藉手附復不備

與撫旌德

旌陽海陽一嶺爲隔棠陰可挹麥秀之歌可聞  
也屬有天幸又隨入計即与足下交也晚而朝

環碧齋印

六

夕奉色咲甚狎弟濫竽茲選不及重來意到筆  
隨片楮相問聊以見故人之況而足下胡不故  
人乎我難莫難于州縣至繁至勞誰則憐之而  
耳目之者無已往者難在新安而今之宛陵亦  
不得獨言易舊宣城幾爲含沙射影何論區二  
區二之有今日始願真不及此惟足下慎之人  
亦有言凡人避嫌皆內不足也而非所以論于  
官理以今之人涉今之世非心跡雙清不可弟  
蓋九折肱于此矣作詩作字有戒聊一爲之不

能稱塞嘉命統惟亮在

復金明仲

明仲以區二昔所爲痛癢之說還以詔區二至  
爲切至天地萬物總屬自家自家痛癢自家知  
自家摩自家搔于人乎何與舜禹之爲君伊周  
之爲相孔孟之爲師爲友爲天下而九經爲萬  
世而六經一從痛癢生也而何況于言責辰下  
最苦書問尤苦不痛不癢之書問不痛不癢不  
書問豈不真率而必以書問末世二法之靡人

環碧齋印

七

類如此程生懋功近貽我書亦甚切至明仲見  
之否

與金全州伯仲

客冬之入計也尚擬重來不及与長公一別而  
幸與次公解后途次握手數語百未盡一悵然  
分袂彼此共之藉都人士風尚之厚乃與茲選  
當其待 命數月夜長夢多翁二訛二可咲可  
謔令郎君蓋耳而目之每与令郎君閒評次公  
兄弟怡二不啻古之司馬而白髮相看何物一



官足以易之頃者人來自邑稱說次公勇遺新  
級之榮高寄林泉之傲祝生聞之為之撫掌今  
世風習知有科甲爾已寧知科甲外亦有古心  
躋履百於科甲者耶即知之誰能格外相待故  
為次公之計退所以為進失所以為得上以待  
阿兄杖屨而下以課諸子詩書顧不樂乎而以  
官累為也不佞入垣受事匝月于茲方今非太  
平無事無乎不可言乃言之無乎而可心鏡其  
心鏡鏡其貌經綸之雲雷之留落托近山林之

環碧齋四

氣轉令人服次公之高且決矣都門遠辱使命  
乃今始得裁謝長公雙鑠善飯如舊乎敬問

復程仲權

留都清適大為舊識所聚馬齒已長不耐酬應  
于是乎有不詩不字不見山人之戒承塞外雁  
書索拙書不在戒前自戒自破即足下實應且  
憎獨改舊作不在戒內亦以當日好事者緩討  
而急刺傳咲大方聊且飾其固陋耳秋暑漸發  
鍾山佳氣下於房櫳詩景滿前何必著

書到日黃沙白草霜露侵衣天涯游子不少塞  
下曲亦不少江南夢堂北樹萱恐不能忘游子  
之憂如何如何

復蒲別駕

異哉不佞履任乃與門下履任之日同今天下  
吏治精核之極無乎不難而新安山峻水激鍾  
之於民好勝自喜詞以氣重賢以氣輕求援不  
勝動巖官府當道耳而目之視他郡加詳焉僕  
幸脫離言之心猶怍二動門下今且身之亦覺

環碧齋四

其難否雖然直道未嘗不在民難可易也在門  
下善為之承寄吳年兄書知歸來山中近況不  
惡空槭相報以累行李諸不覩縷

復金子實

辱惠孟城酒如油鴨卵如鵲卵剖而食之黃如  
丹大飮佐飲飲之半酣瞻鍾山紫氣有天際真  
人想足下吾老友也更不得稱門生如張子昇  
稱自稱情蓋天子門生不及邑長吏門而門  
生邑長吏大都出于畏禍之過今世在二成



而名郡爲甚足下冲雅蕭清無求于世無櫻于  
人不應亦墮結習中作如此呼號請与足下約  
如再爾二罰酒十卮更問于彘亦時二過駐清  
軒与足下賡和不

復陳少明

頃者械書無繇寄托令一君爲雁足計此時當  
到山中弟不北而南深獲我心與公等別而不  
別政賴有此青山白石盟終不負足下無乃發  
之太蚤尊公矍鑠乎郎君銳意本業乎兒得一

環君齋印

謬以爲得人前肆口欲狂欲舞近亦日夜抑首  
本業美奇人意一雨成秋三山佳色下于硯池而  
弟又持戒不作詩不作字不見山人欲省此心  
力一讀未讀書所恨不即与足下共此耳令弟  
光庭東謁孔林北尋百泉歸休白下註書滿家  
不問妻孥亦自有說苦莫苦于愛別離苦莫苦  
于寃憎聚天故以此挫光庭或者是助道因緣  
六邑舉會及期光庭無不歸赴者矣待弟勸駕  
爲於此始信有髮僧終不如無髮僧之爲輕脫

草二不既

與劉道微

六年不歸來人情乎松楸之丘誰展粉榆之盟  
誰溫我獨何心即嗜官如飴不應有此緣都門  
得選要領杯棬積勞成疲望塵脇息會去華充  
桐圭使者行期巧相值遂與結約方舟而南入  
垣今且匝月伏見時局又變主上深居獨行  
顛倒豪傑或推之而更卻或救之而加重不獨  
身其事者難之即身在事外口舌是職亦恐因

環君齋印

言成激因激成壅而不敢輕短長天下事兼之  
學術寡昧誰與爲資卿貳體貌尊而不親郎署  
地分近而不洽夙昔交游意相許也道相摩也  
踪跡睽而不聚位望不副爲冰爲谷懷抱鬱而  
不甞門下二十年駁歷中外上與國議中程吏  
品下燭民瘼今乃高臥傍觀視當局者分分分  
明幸托舊誼加以姻好何嫌何疑不倒胸中之  
藏啟我聾聵使某稍二有所樹立不辱此官乎  
過濟上辱陳岳伯記存計此時歸來湖山間与

親家酒氣半酣談鋒雙利應懷祝生不左右耳

啟趙張沈陳四相公

銜命而南忽逾三月涼生溫樹想見丰神締觀  
往代之季士大夫意見不合激而為意氣意氣  
不平激而為詬為孽毒始流于薦紳禍竟移之  
社稷而其兆略見于今日閣下經綸在握及今  
坐消不使滋蔓而國是以定 朝廷元氣以還  
天下人蓋翹跂望之甚至謗薄入垣以來無所  
短長難之也程伯淳不嫌以啞御史自居祿則

環碧齋四

安能効之欲明目張膽天下事其何道而可

啟孫太宰

方望衆正在 朝共圖太平之理不謂乃有近  
日之紛二明公當此良工苦心斧雖利不能自  
治其秘誰不為明公難之而尤不能不為明公  
厚望實其身萬物中与萬物等觀不与萬物敵  
應以妙萬物以還乾坤之元氣此明公之能事  
而天下士大夫拭目望之者也別時諤二之論  
在耳祿即不慧不敢以規為填第言官不言

而輕言繁言贅言亦病急于自見言之無當何  
如徐二以觀時立仗之馬朝陽之鳳隨以其時  
行耳薊門寒早伏惟鼎茵加福不宣

招王中石

莽二出都門未及詣趙相公所別公公老行脚  
也以四海為宅以友生為眷屬以觀書賦詩為  
勲業以生老病死為春夏秋冬吳楚秦晉無乎  
不之無之不可今又為幽燕遊乘興而往興盡  
不返有語公者曰歸來乎歸來乎不則客死異

環碧齋四

鄉辜負青山白石公必以為細人細人耳祿以  
為細人之言達人之資也長安雖好何如家長  
安塵土三千丈何如白雲深處燕市酒人何如  
龍丘野老客相公東閣出入禁嚴何如山家蕭  
散貂裘何如薜荔衣獸炭何如桴拙爐觀長安  
勝負何如婦柯山觀樵客棋千年七日策蹇驅  
問其衡衡其衡衡答拜客何如尋黃初平石羊  
於長林豐草中且郎能達郎君未必達何故不  
受其一日三公之養而特遺以終天憾公又不

能作絕學無爲閒道人相公家書富二百公最  
要鉤玄老且不休不憶春雪積長安時公過我  
呵氣爲冰面爲皴足爲皴瘡呼酒不至澤身爲  
僵再遲二寒信又至矣相公繫心于聖主不  
得即返初衣公何所繫公不能解相公之繫反  
爲相公繫乎真言若戲二言即真公幸早決歸  
來之策取道江上祿請掃白門一片石而遲之

與王德孺

大火西流涼風在樹元生齋頭刊落詩字之技

張碧齋四

十四

情景蕭爽咄二可人獨慚爲寒蟬給事無可藉  
手以答明時兄居輦轂之下無間雅俗鉅細  
衆聞獨見可無所以詔我

與劉千里

出都門幾何時時局一變令人驚骨令人短氣  
朋黨二錮異代悲涼而其端起于一激二不已  
至于交相構二不已至于交相禍本無火也人  
鑽之而火生金存木燬兩木自相摩之而火生  
兩木並燬今日之事將兩木乎將一木一合乎

傍觀者憂之而未可輕吐言且以甚其激禍且  
移之宗社而又有傍觀者幸之天下可爲而不  
可爲類如此同選諸公誰不鳴鳳弟也鄙自同  
寒蟬惶悸無所更悵舊識之分飛新交之未合  
無与傾其底裏兄如不惜筆舌不願作寥二幾  
句欸軟語付副墨乎漫應我也

復張不棄

錢長官竟曳裾於王門即于足下噴有繁言亦  
借以發其無聊不平之氣不足深訝足下氣骨

張碧齋四

十五

稜二秦風也且家世之所貽也才可以綴科而  
數奇即彈自抑損終不能耗其雄心銷其傲骨  
以諂媚于世如猶在事願更抑損非必求榮求  
遠辱耳非必求譽求弭謗耳聰明愚不下不足  
以稱大聰矧才技拙不下不足以稱妙才技足  
下無謂僕作學人語而吐棄之新公僕無半面  
之識弟從潘符卿知其爲高品与足下相与必  
相得而足下不可不抑損事之

復許相公

吾師高臥綠野不問間以外是非亦知 輦轂

下近日之嗽二乎嗽二起于急各自潔其名各自潔其名至于相污急各自潔其名至于相激激不已構而至于相禍其始小臣与小臣構究也蔓延大臣其始在位之臣禍究也波及去位之臣 主上將人二疑之而臣下亦人二自危山川出雲二不得不雨二不得不霽白露為霜霜不得不冰二不得不泮斯時也既雨既冰欲霽未霽欲泮未泮而朝中宰相正費平章師為

張翥齊四

山中宰相以靜觀動以閒觀忙以袖手傍觀當局亦有平章否竊窺自古國家禍始不在中邊而在廟堂之上薦紳名流兩不相能將必有挨門傍戶之人分足而投之以重其藩籬崇其營壘兩相持兩不相勝委其權于塗將必有宵人媚子徼幸而收之而薦紳名流拱手莫可誰何禍遂移之社稷我 國家當休明之運萬二無此而其端兆畧見于今日識者過虞之手教肅清奉為著蔡敬拜使命之辱不腆之報幸甚

存

### 答李氏部

涼風在樹西瀨歌清明月在天南樓與劇未快登龍之頭先傳繫雁之書把讀再三瞻依只尺雅情可掬薄德何堪聊命意於楮生敢藉手於津吏

### 復汪郡丞

祿不減沒于風波以有今日實賴上之人鑒其無他垂手引之在門下冲襟宏度不任受德而

張翥齊四

祿亦有心其何能緩河上諸議盍手卒業鑒三可行今廟堂亦稍二詘堤功而伸濬議所議開五海口政先得樊都水之同然而樊都水竟如所自疏改 命往督其事不屯不亨不極不反反之是在今日祿亦傷 寢園為沼碑沉于淵人民為魚舟行于陸不揣一得之愚猥為三老之訪而門下守泗五載憂國憂民之淚欲叩九閭而無從者謬以望之僕二豈其任哉附有所將谿毛沼芷惟明公鑒而存之

復汪廣文

廣文清寒儻不忘簪履之舊草二八行見近況足矣奈何以此相加義無可受昔王丹与故人別無以為贈贈之以不拜不佞不足以當王丹之故人而欲王丹足下以為賢於今之謬為恭敬者也涼入郊垌更望磨礪以須背水一戰

與何侍御

秋色可人足下能乘興點綴一畫惠我齋壁乎世間清事最不受迫與不至且已與盡且已

張君齋四

復鄭仲玉

敬問廣文先生將故人我乎將今給事我乎如今給事我給事與廣文先生風馬牛不相及不應重使命之辱如故人我又不應四六其語句玄黃其幣帛益近世禮繁縟極矣忠信之薄亂之首曩以為過乃今而後知猶龍氏有激乎其言之也吾輩真精神強半為如此假套數耗損而治教不逮古即不盡繇於此此亦其一端世路悠二謬為恭敬安得人二脫畧之第我輩人

不作我輩人真率語不行我輩人真率禮數而亦粉飾太平以相愁苦將世變江河何時已也閱所著圖學心轉直窺先天之秘旁通萬事之理令人參討不盡而以此相加恐圖書之所不載歸辭使者聊發厭浮思雅之意如何如何

復吳岳祥

學不必角同異但自家有受用便為學之得力處邑中老茂才吳君立性翁稔其人否其人脩然不染世氛家奇窮不以告人於古今書多涉

張君齋四

獵其見地寬絕蓋從內典中討來不甘死人語下而以古先生活句自活者邑中即多賢如吳君者指不多屈人知赴會者之為同志而不知會外有真同志其人自有受用非挨門傍戶以談學當一場美事姑為之者翁老矣未明的意人難与傾倒所以使翁知邑中有吳君承惠扁頭詩足見翁之受用僕且有詩戒亦愛惜精神不欲疲之此耳

與魯休寧

不佞從潘去華知有足下足下與去華稱莫逆  
不佞與去華亦稱莫逆因友知友情神如覩廣  
州之事令人酸鼻而足下為楚璫荆金鑠之確  
之未必不受損之益不佞承之海陽五年往  
以下風習則繁囂之極以上憲令則精核之極  
以不佞治理則闊茸之極苟得瓦全亦尼父所  
謂幸而免豈真有殊在卓絕以及此乃今又得  
足下繼之所以剔其弊蠹飾其固陋于是焉賴  
非直為舊民慶亦自為舊令慶耳舊令不之子

環碧齋四

子

文之忠而之子文之政托在四海不兄弟之兄  
弟重以去華不介紹之介紹以筆為舌何嫌未  
同顧自循省皮骨徒空尺寸未樹寔無一得可  
効愛助足下弟不忌當年損之益異日者必  
不受益之損矣

謝何令君

頃蒼頭來自故山知以寒族公膺事枉騶從臨  
况蓬華家無家督孺子少不更事不能執掃門  
之役輒襲尊嚴定知不免寒族人繁事夥涸老

父母清心是者自是非者自非祿不任德亦不  
任怨不敢以一字關白夫士大夫不能祖睦  
家攬提官府已自愧死無地又陰持短長上影  
虛懸之鑑下重乖角之藩豈稱人哉曩者五年  
在休無一善狀獨於此為競二心口目矢不欲  
以人言移本心是二非一一聽於虛今何忍  
令老父母聽之於虛而妄有所關白儻有之  
假名窺利以詒父母者也江東雲樹孔通與  
崑命墨使露封上之中語葛藤亦不得已明

環碧齋四

五

以露封之意惟老父母宥咎

復戴將軍

今天下事當局者任而不議然有苦心傍觀者  
議而不任何所不可緩煩干將雖利不能當霜  
筆一搖議論多而成功少不獨趙宋為爾以戲  
下素負當道推心千人歸命亦可畢效其平生  
抑猶有所掣肘而不能以自見也數千里通書  
不易何不直寫胸臆盡所欲言而止而為此  
語竊為將軍不取敬拜呂虔之賜惟戲下

萍礪作海上長城望之望之

復詹廣文

足下曩謂量移如再謫且又寘之遐方堅意不赴柰何又以人言搖動至引饑來驅我去不知足所之之詩以為證第甚不以為然以足下胸中丘壑奇怪非巫山巫峽不足以快其平生乘興而往興盡而返亦未為不可顧足下年力不稱少矣三郎君誰與隨行作詩作字作畫足下固不之清事同好者從之如雲亦足以狎

環碧齋四

主齊盟相與為樂而何苦夔立蛇行於上官前不敢出喘息為吾道在滄洲弟於足下分宜之行業已言之何況今日城中大隱有玉林堂山中小隱有小樸屋天貽足下良厚角巾野服何求不得顧以千載之業委地而甘以白首老廣文供世上好為白眼之夫乎棋以不着為高琴以無絃為趣足下不以歸去來之元亮自方而方乞食之元亮曰驅我去驅我去弟不知其解人言詹東圖往二自張超世之識而政不超世

其勸駕者非裏言也弟不欲效世俗人陰陽心

口惟足下裁答

復王將軍

僕居停舊主人緣事不能主人于是主人於尊公備知尊公有子骨法則燕頤技能則猿臂私心壯之恡于一晤國初右韜鈴之士承平日久韜鈴以文墨黜武臣即抱桓三之勇日靡月削不能吐氣非必皆人之過或者亦不自愛以召之僕及見貴衛長於文墨者兩君而皆不免于

環碧齋四

口語令武夫益輕文墨將悅詩書而敦禮樂者非古之名將耶願言自愛自愛之極可以結當道之知可以得士卒之死可以卻寮案之忌方今南北多故需才甚急遠期近鑒勉矣功名僕不勝倦之望焉

與金光祿

人傳門下患疥癬疥癬小患也長患小患可以消大患門下正不當藥之捫虱搔癢癢政老人經綸事業斯言也戲而不戲聊發門下一笑



唁董修甫

傷哉太翁竟爾仙游人亦有言年壽有時而盡榮祿止乎其身未若文章之無窮太翁平生托詞賦以見志巾笥為滿第不知當日鬱攸為虐能出于煨燼否追憶亡兒初締婚時猶及見君家三代人于一堂上曾日月之幾何而凋謝至此不佞玄冬北上仲女忽棄杯棬朱夏南來長女夫又捐館舍父母何心寧能木石其肝腸乎平頭婦一濡墨伸紙撰祭太翁暨長女夫文不

環碧齋四

覺牽動長江萬里之愁緒片語為祝幸共節嗇無死于情

復鄧當塗

入垣以來即二三與邑兄弟亦未有從郵筒以尺書寄者寄之自年兄始書中詞義甚高着我鞭甚烈浮榮不能消真愧可与年兄道之人便草二聊以宣心

啟張中丞

戊子天中之役侍鉛槧者彌月已而稱宇下吏

且彌年未必情遺簪履而已分隔堂簾祿亦不敢妄藉二天自隳民牧之理顧心長髮短邑鉅才微私念苟得尾全不挂吏議足矣殊不自意拔真今官陽和布氣百鳥爭鳴桃李不言春工自在明公為國不為祿豈以杵臼之交私弓旌之典祿亦不敢私德明公待命都門幾半載極頭一望赤鳥末光而先旌無聞王程督促竟含情而南矣入垣以來顧瞻職掌緘口卷舌重發不可熱觀機宜狂呼大叫輕發不可況今朝

環碧齋四

紳交詬各是其是誰定國是此未可以口舌爭也不斷于言不斷于不言二使國家受言之利不言使國家不受言之害言何容易明公省垣舊德也祿兩藉夙昔之誼當必有拍祿之迷修祿之不逮祿益幾二望之

啟王侍御

某筮仕時奉一先生之教人有道官有命居有藩籬行有軌轍為徑為竇徒自失其身何益乎其數叨屬下吏門二無奇猥承嘔植得



內召候選都門往苒數月夜長夢多可咲可愕  
与二三同調澹衷呵雪不一問朝貴省之臺之  
部之北之南之付之造物不以預吾事于是乎  
偶有不徑不實之說以聞門下以門下直道素  
秉誠不樂有詭遇之御躍冶之金也不謂門下  
謬有取焉而申命之曰異日守官亦應如是今  
且承之留垣即不慧亦何忍自言而自食之孤  
門下丁寧至意夫宦遊人繇徑實以入者必繇  
徑實以出乃亦有始不徑實中道忽生幸心而

環碧齋四

五

陷之者士君子所以謹始進尤戒末路門下所  
期望于某厚且遠矣屢此爲謝薊門霜蚤驄馬  
清塞厚自葆攝以膺鴻麻某也不任欸之祝  
復汪民部

東郭離尊十更羹羹自失重來之約寧禁長別  
之懷遙憶名園花開如繡酒熟如澗雙扉返關  
俗客不至還脉塵世浮榮不啻樊雉蕉鹿到頭  
勝筭吾誰與歸建言之任濫叨格心之功難效  
君門萬里直廬之臣且興浩歎何況遐逝之踪

乎情知厚期惡焉莫副日夜徒長絲髮風雨損  
減花神出不能廉濟天下入不能廉濟其身小  
草大樗無一而可不能不令人轉思東雅勝遊  
耳伏承別諭此亦么庸事况屬君家骨肉鄙人  
亦有胸心第近持七戒一不干人不嚙矢於知  
已將藉口於不知已敢云太上無情聊學小人  
自守不然人且謂拙于補闕工于居間不幾乎  
自戒自破即門下實應且憎未遑方命之譽所  
冀原心之宥敬問辰下蓮房已謝薊徑欲黃主

環碧齋四

五

人雅量比昔更進幾分餘不敢盡瑣之談

復吳村承

把讀手教悲喜交并太上超生死其次任之其  
下執之生死在天不在我如之何其執之執之  
成妄聞令兄回首時與父子兄弟如是焉訣亦  
庶幾哉任生死者眼前見例不憂不至足下柰  
何以不即死爲恨令弟春風失意白露欲霜而  
猶不聞哭長兄于家何物羈縻之縲惟君家兄  
弟身擅素封心棲白業大家團圓共話無生

是人間世希有事而今者存亡離合種二關情足下不及情定不忘情平生興況何能不減雅耽歸隱儻以出世法相求應不坐我不恭之罪

復丁內史

不佞與門下後先出楊先生門即不稱同籍兄弟而同門之義固不淺僞遊齊雲蓋當年與知已遊戲之談亦借以風不知已且求多于令者何意真人東行竟以此一言不令令一瞻紫氣

環碧齋四

迄今以為恨孫生持手教至露盤讀數過不能去手自入垣以來書問何日不有有頌無規令人厭苦如門下名實之談所以着我一鞭甚烈不佞心儀門下何意門下不心卻不佞使之聞之今盈庭聚訟夫非一時所稱為名流者耶祇緣急於自明遂至相訐相構究且使上人人疑下人人危二疑不解其機局有不可知者矣揚湯不可以止沸止沸在抽薪不知今者抽薪之法如何着手不佞亦日夜念此為瘡為啞不得

而後不必于言時異事異未可執一論也湖南之會公餘不廢故人子王生邦彥亦時在側乎或傳過湖上者講學人則揖之座上不講學人則麾之門外居湖上者土著則啣濡之不置流寓則以為股土著之利而不加愛果有之否恣之生分別想不如渾之之為妙餘且不既

與傅茂才

以兄時執從有入無如色裏膠青水中鹽味吾輩所北面不敢雁行者也而竟不得卸一青衿

環碧齋四

豈非命哉然兄即卸青衿亦必不能作吏作吏必不能飲酒如兄舉萬事而空之所恨青衿不卸無酒可飲耳但有酒何必卸青衿也弟亦不能其官故山松桂時二入夢兄猶如當年同在前古田拈弄時執否又聞兄男長不娶兄即善空于酒恐不能空此元卿時念兄弟亦不能如兄何矣

啟史先生

南來兩閱月未具一字問訊長者詢知長者無

恙第聞郎君橫被口語長者得無生懊惱心乎  
年力至此天者付之天不與我事人者付之人  
不與我事子孫者付之子孫不與我事我者付  
之天付之人付之子孫亦不與我事方謂之息  
機方謂之省事漢方謂之了心人長者無謂此  
為異端見解天下未有修向上事不證末後着  
者也豈不仰只樞趨無期草二手勒以見真率  
惟減事加餐是祝

啟趙相公

環碧齋四

敬問中石山人南乎北乎或傳其眼中有花耳  
中有蟬眎祿別之日頓老念之念之伏想閣下  
六虛洞懸舊隱久矣中石春杪欲還龍丘閣下  
縮之云待秋風起時作歸來侶今者秋且老矣  
紅葉滿山黃花滿徑猶然不賦歸來第恐洞中  
猿鶴訝主人爽約耳祿籍夙雅不淺歟之忠  
曾托中石與曾中翰致之不知二人者亦轉達  
于閣下否人言無端我逸有道玉堂金馬孰與  
青山白社之為適稽之四時之序亦宜祿甚不

欲與人曉而今又不免于曉二以謂名者至人  
之所吐棄而衆人之所敬也君子之名何必君  
子好之當此紛二政不必過生分別閣下以為  
何如

啟張相公

衆口喧嘩日甚一日祿遠臣也逐轂而起不得  
於心袖手而觀亦不得于心漫草短疏托意不  
薄不敢為甚之辭激發人無聊不平之氣以  
深其攻擊而或者以為卑之無甚高論殊不慊

環碧齋四

慨祿馬齒長于班行傲骨銷于閱歷不得已而  
後應寧能慷慨見節與人世鬪崢嶸哉明公負  
荷重而鏡機熟其以斯言為何如也草率不倫  
統惟覽教不具

與張給舍

敬問今日之事如何臺省諸公義憤所激不啻  
大阿新發於硃不可迫視弟馬齒長而雄心耗  
卻草一篇平二文字人亦有言談笑之忿甚于  
怒罵長轂之誣甚于痛哭弟竊其機而未妙豈

冀主上之一鑒雖弟自知其難已楊老掌科歸後相聞問否天祚國家得若輩布列廢位何憂不六平而竟以言去誰不惜之忽焉作報不能一三晤劉戴二丈敢借殷一道吾私

復孫生

晤西陵人無不稱克敬被某子甲之螫毒者而士論竟歸克敬今既解脫等之如虛舟飄瓦而可也傷哉乎張生問政之逝也傷心之人更不能傷心無為之吊不知逝於何病張生有信行

環碧齋四

三

人其所借死而本死其心將為傀儡線索不斷不休為告其靈視先生已資送其負不責償于其藐諸孤矣令信行人瞑目於地下益感恩積憾俱是輪迴種子故願克敬于某子甲事勿着纖芥於胷中請經僧聊為效一臂之力而天池者為經客死客死隔下死等死耳何必楚也為經而死亦得死所未死者同出不同歸殊為傷悼云

與鄭生

或以宗仲不歆羨舉子只厭薄秀才耳善哉乎其為宗仲言之也僕以為羨厭一心有則俱有無則俱無宗仲厭薄秀才秀才不脫身宗仲且如秀才何秀才不礙道脫身秀才不增道僕不厭薄宗仲為秀才獨厭薄宗仲道味淺無可藉手以澹人間世三味耳人間世一切天制之人制之君制之相制之而有不受制于天子人于君子相者故曰莫之禦而不仁宗仲具大聰明今古圖史飽于腹笥援筆為文無乎不至而獨

環碧齋四

三

于此世二然不生信心今老且冉二至矣即得脫身秀才更有不得脫身者在宗仲奈何不蚤自為計空負昂藏一丈夫乎行者立待走筆聊以見區區不既

與段生

都下接重其書有激乎其言之僕非敢然也太上相與於無相與仁義道德之言不載其次相與於仁義道德意氣之言不載又其次相與於意氣寒暄之言不載今天下有相與於意氣者

亦異乎悠々行路心矣僕非金身煎熬于火宅  
頗久平生意氣抹殺欲盡而脫離不淨上之又  
不能望相與于無相与之友徒盤旋于仁義道  
德之窟不得赤灑々地重其將何以與我神則  
親而跡踈意有所獨至而語反不逮重其亦信  
之否木蘭僧歸卒附短狀聊以見心

復金樂平

白露欲霜木葉丹黃遊子不淺故山故人之感  
而忽辱題械瞿然色動貴治巖邑也聞者吐舌

環碧齋四

三

以老父母令之三年不謂難人亦有言自養當  
如紀消子養雞養人當如顏闔養虎意君侯自  
養養人得術能令暴者馴逆者順世有不自反  
其官理輒委地道以自解免不亦寬乎河有餘  
潤棠有餘陰下邑被之不佞并爲里中父老西  
向謝

復葉繕部

往弟十年硯食于白門是來也故人凋謝過半  
而故國山川依然眼爲之青髮爲之白風景佳

麗翻成悲愴耳長安局面頓異別時辨難攻擊  
紛如聚訟弟抱術踈而鏡機淺雖有欸々愚悵  
恐無能解其不解之結顧今安得市南宜僚弄  
丸手乎附復不旣

寄王無美

查汝定蕭伯毅過此稱湖南勝會神爽欲飛敬  
問無美今在明境乎抑在疑境乎每見學人以  
爲疑又似解說得以爲明師友當前忽然卒然  
囁嚅不敢言非故爲謙直是疑情奪其膽耳膽

環碧齋四

五

不可強曰不讓曰何畏膽固學之符驗我恹在  
明疑界限分明不冒能疑之明爲明定不裴回  
岐路如心癢者手不停摩而學生焉口不停呻  
吟而問生焉無美試自印可何如舊識儻有齒  
及者出此質之霜露天高水木並落如何爲懷  
願言自愛

復聶農部

兄日在輦轂下得無厭時局嘔々聒耳乎弟  
蓋意悲之類物鏡機不敢逞奇氣与人世關不

得已平其心而後言夫不言病瘡繁言病瘡今  
留中且爲空言空言病贅爲之奈何手教遠及  
虛襟可掬顧弟無一得以相助日月不居功名  
難立儻有餘閒不妨誦讀以廣識量當其爲秀  
才困于帖括對偶當其爲令困于簿書期會今  
優游清署徒以拜客燕客斷送韶光將何時破  
寡陋之習爲應世酬物之具乎年丈似有意乎  
學詩弟且以爲戒私心誠欲省此日力用之于  
大而竟亦以酬應廢可笑又可恨也引睇燕雲

環碧齋四

抵有悵結

復樊水部

僕曩自徐淮來口頭咨訪紙上揣摩意中已有  
全疏兩過足下質之所見略同以爲淮不必治  
淮不可治二河所以治淮耳自足下得命往  
董其事而僕之疏不復筆之不謂復有見相角  
者欲排衆議難於水獨苦良工信有天僕誦斯  
言未嘗不爲當事嘆惜之焉足下所擘畫非耳  
聞之意測之而足實蹈之而目實擊之共濟大

勢已走五港用天因地費省功多他又何言僕  
忝言官方今言路不壅也而壅辟之於水障則  
不流而壅溢則橫流而亦壅僕近有建白恭曰  
滌之淪之平人心之狂瀾使不至壅已爾旦晚  
且下足下當自見之

復王太史

兄杜門清適得自在身肆精進力何所不臻其  
妙風塵牛馬到頭計算孰優孰劣屈以爲伸又  
不在異日論也老年伯完身名賦歸來更復何

環碧齋四

憾今者朝二莫二父子師友樂可知已周村宗

文雅無兩洵江左名士其欲自南改北縱觀齊  
魯燕趙名山川冀有所遇弟當爲緩頰遂其所  
圖不盡之吐以遲後郵

與梅中丞

壯哉當日請纓之志也捐身命以雪國恥竟滅  
醜虜上報天子此真奇男子事曾介汪生汝  
任問訊徹記室否方今局面一變紛如聚訟以  
言止言言何能止不佞自平其心具疏堂上之

冀上以平 主上心或者鑒之下以平斯人心  
或者不終使氣乘人而有以善其後乃竟囿中  
不佞更不知道之所出當如何而後可夫當言  
易于當事久矣以明公監軍而出躬犯矢石宜  
難而易不佞口舌以爲職曾不得 主上之一  
悟豈材不材若賦形一定固有不可強者耶羽  
便卒二勅狀惟爲 社稷自衛以衛社稷是祝  
與李惟白

不佞方舟而南東于王程遂不及歸見舊山一

環碧齋四

醒風塵之眼自惟實不能言而言其官言官能  
明目張膽彈射天下人天下人亦能彈射言官  
智也以一言不智也以一言言何容易金九抵  
鵲虬蟬撼樹兩者皆議而自同寒蟬於義又有  
所不可明公擁身絕塞書問難通頃草兩疏意  
明公當於邸報中見之在他入皮裏陽秋不佞  
不及聞願有聞于門下尚得門下一彈射而免  
彈射于天下士大夫不佞有厚幸矣

復曹郡司馬

不佞與門下異代粉榆也共事江南地分近而  
實遠聞問踈而實親濫竽南中詢知動定鄙衷  
爲慰不佞曩以當事難乃今然後知當言難朝  
紳聚訟雅道淪亡太宰風節世所希有竟搖二  
如幕燕不能安焉以行其志不佞意傷之言之  
不效他又何言敬亭晴雲宛溪水月風流賓從  
亦琴亦樽誰謂謝宣城後無謝宣城也紫霞杯  
當酌江月以醉司馬之德餘累來手儻念簪履  
之遺草二時從郵筒中致之更見真率

環碧齋四

復柯侍御

風塵莽蕩吳楚兩遊兩相值兩荷嚙植吾師手  
吾師乎亦遭遇一奇也五載邑屋豈有民譽作  
吏程而偶然得此吾甚愧之乎吾心方今 主  
上與居朝紳鼎沸祿不容嘿嘿又不欲嘵二而  
誠薄術疎曾不得 主上一鑒吾甚愧之乎吾  
責大略山朝家大事吾師當日果信心信術了  
無纖疑即犯人口語何傷兩是兩非常起于  
官而真是真非自明于異代天下事大難



問者河淮之議亦自甲乙師于邸報中見末  
否傀儡棚中線索少不得歇手青山白社乃吾  
人末後着真實事祿於此興亦不淺惟師圖之  
復吳無相

政在大塵勞中忽接手教罪二千餘言實未嘗  
有一言為別幾何精進乃爾佛者有宗有教儒  
者有教亦未嘗無宗世儒急於明人支離言句  
轉其宗以為教而卒歸於愚人亦有言真孔子  
不必關佛假孔子不能關佛非孔子不能合佛

環碧齋四

四

是孔子不必合佛兄游孔子門牆數十年竟不  
識孔子作何面目乃今從彼法中見吾孔子非  
見孔子也見我也西竺先生是誰東魯先生是  
誰我又是誰曰一直是二不得曰不多直是多  
不去知此者如啞子耳鳴自知之人不知之而  
難以語人語所不可語之人且以為推而附之  
且以為援而入之一而不多孰推孰援令場  
似阿舅時二過我譚詩僕猶病其所為詩與宗  
門語向隔一塵文為教文之精為詩詩為宗

詩不逮唐以此報客在門遂不盡談

復陳涇縣

亦聞長卿履任政歎未走一字相問而使命忽  
及之古稱仙令仙家下手築基煉已煉已二字  
足味書生初入官有興乘不得有氣使不得而  
種二可笑可愕可涕可唾之事日交于前何者  
非煉我之鑪鑪能受此煉人以官益比未出山  
時更加足色不能受此煉人以官損造化播弄  
人正在此珍重珍重僕入官遲晚五年邑屋亦

環碧齋四

四

猶不無躍冶之態何況青陽俊偉如長卿者乎  
每窺長卿骨法襟期翩翩二塵垢之外愛莫為助  
則以煉已之說為長卿稱引且身所經驗不敢  
隱也如何如何

復孫上舍

手教淋漓情思可掬顧僕何以堪之世風不古  
在二為然涉世之道更無巧法能忍亦難矣  
有忍在不甚愉快于心必空其心如空舟  
能為之染澄其心如水刀劍不能為之



常勝在我一切客感不足以勝之忍又不足言  
已碩足下更進于此克憎仇讐皆吾師資寧復  
於蟻穴蝸角校短長哉君家希大無恙乎此老  
然有學亦似善藏善息足下當奉之為著龜不  
可以耄而貌之敬報使命之辱霜晨呵筆姑不  
盡談

與蕭大叅

不佞與門下後先出緒山先生門久因公車晚  
領巖邑風塵奔二無繇步履齒之後塵聆麈尾

環堵齋四

四

之玄旨此衷何嘗不耿二左右耳憶待選都門  
長郎君數二相過不悵春風之失路而坐夜雨  
于荒齋堅欲北面百辭不獲咄二祝生結習未  
淨初心自孤於師門不賦名弟子而焉能為大  
賢之胤之師姑存餼羊實懷惶汗頃与查汝定  
過我作信宿談直令不佞舉比擬矣吳生有天  
中遊托之申同門之誼暨通家之情縷衷且不  
盡

與屈汝寧

今中州滿目瘡痍譬之病起之夫元氣未還而  
病復乘之雖名國手亦難為理君侯抱一腔以  
臨百城蒿目而憂不遺餘力夫非億萬數二亦  
子所托為長桑君者耶藥能已病病已而藥不  
已藥亦能為病故積疲之民要在因其俗而安  
輯之解焚煎鮮良有以也不佞故為海陽令病  
在術少不能起當日瘡痍之民至今以為憾云  
云者亦三折肱之意耳吳生托家歛水於不佞  
為鄰氓托業汝水於君侯為客氓于其行也敢

環堵齋四

四

附手尺一通姓名生父祖擅長桑之技名著通  
都不佞曾藉其調護之力生亦間傳世業又執  
經談執時入幕中君侯退食之暇能進而眎昧  
之其於專精致柔當有所輔且通遠商以惠近  
民未必不為荒政之一助也不佞義不當有出  
境之書故舊牽情惟君侯裁察

啟趙相公

日者冒瀆尊嚴亦恃相公有汪度在以祿官非  
其尊貴書問方至質言罕聞何況身都

絕百僚也者所疏決銓臣營臣去留留中不下  
祿竟不知何如為言而後可殊深廩二而又漫  
為河淮建議將無蹈替耶躁耶愆耶淮揚之民  
孔亟矣即令高良澗武家墩蟻孔不漏已不免  
于魚鼈復議決淮注之其何能堪更有足虞為  
疏中所未及者淮為上流停泓蕩潏以高寶七  
州縣仰之如建瓴水中僅隔高堰一堤是堤也  
淮揚億萬生靈所恃以為命也風濤日夜齧之  
如敵示瑕而黃身日高濤口日淤淮不得入如

環碧齋中

四

敵中堅水性何常遇瑕則流遇堅則止再入  
力一決淮南下而不收河東分而未就竊恐河  
不及引淮東入於海淮且引河南入於江此亦  
事理之或然不可不逆為之慮也今者 陵泗  
實被淮患一濬清口不足以消之淮如之何不  
決決如之何不于高良澗武家墩周家橋第勢  
有高下功有後先必如樊郎中所議安東分黃  
入海之功垂成而後可決必如祿疏中所議分  
淮入江入海之功垂成而後可決雖 主上仁

孝日夜念至當事者憾不一瀉 陵園之浸報  
命闕下而積水如人積疾得之歲月者必不能  
以一七奏效以劫藥去積疾疾彌不去而加深  
就遲莫耽錯諍足味也不然異日煩 聖慮更  
甚于今日 上徹下咨樞在閣下計閣下當不  
淺民溺已溺之心具揭并圖以聞惟覽觀裁奪  
幸甚

啟張相公

所評不知為誰可謂照膽之鏡已南北阻修臆

環碧齋中

四

測瞽說無怪其然乃 輦轂下言非一人人非  
一言胡不及此祿言不中竅已為贅言而今又  
言河上事非敢漫爾揚沸直為淮揚百萬生靈  
請命更有至可虞為疏中所不及者河流日高  
淮流日匯高寶諸州縣至為卑窪周家橋水漫  
而下日夜行舟諸湖堤設三十八座閘日夜減  
水以高寶諸州縣仰之已有銀河落九天之勢  
居民坐此無歲不濟桑麻化為沮洳人民化為  
魚鼈雞栖樹顛犬眠屋上蛙生竈中祿所目擊

况又決淮注之竊恐安東之功方始河東分而未成高堰之堤一決淮南徙而不返河不及引淮東入于海淮且引河南入于江又將何以救之今者陵寢倒灌于淮清口不足以出之淮如之何不議決決如之何不於高良澗武家墩周家橋第勢有高下功有後先即欲決之必如樊都水所議安東分黃入海之功垂成而後可必如祿所議石碓口芒稻河分淮入海入江之功垂成而後可當事者仰念主上仁孝感不

稟卷第四

四

一瀉園陵之浸報命闕下而積水積沙如入積疾必不能以一蹴收功若以劫藥去積疾疾不已而更甚異日為患百于今日閣下調變在握伏乞究利害之極致酌而行之祿不自揣且揭并圖直以一得之愚冀萬全之利仰塵覽觀不任悚仄

啟事司空

明公起家興化遺愛在民民尸而祀之今者為沼邑民為魚即明公廟貌半沈咎且上哀

且產爐環興化諸州縣民田民廬可樂知已民之言曰淮水積漲由周家橋施家渡漫而入湖水漲盡啟三十八閘傾注七州縣兼之積雨不霽不待堤決而隴畝盡為池沼矣民之耆與民之秀之言曰決淮上流為陵園計導淮下流為民計亦為運道鹽場計高寶未可為壑自有通江通海二路特官府足跡之所不及到下民口舌之所不能陳淮之上流一決沛然不必鉅費費在開下流通江通海二路其通海一路

稟卷第四

四

自廣洋湖東大湖北口起至鹽城縣石碓口長五十三里除舊河再得加廣二十丈許加深七尺許共算土方一百三十三萬五千六百方其通江一路金家灣芒稻河原題允開廣二十丈竟開十丈而止又淺又狹焉能洩周家橋諸湖之水再得加廣十五丈許加深五尺許高低折算共土方一百二十一萬五千方以土方扣工費大約費銀十六萬而足夫用二萬工程五閱月可完夫各就近而募募高寶興鹽六州之

夫以濬石礎通海之河募江都太興通州如皋  
海門儀真之夫以濬金家灣區稻河通江之河  
入江入海二下流一濬見積諸湖內漲之水可  
洩不妨新決高良澗武家墩周家橋之淮水入  
湖矣豈獨湖堤以下田廬鹽場可保即湖不漲  
堤堤可不決運道亦大有利焉不然 陵寢之  
患未去而患且移之運道鹽場民生居亦失業  
去亦失業弱者為孱強者為盜其為患害不小  
明公香火千秋舊邑舊民得于赴愬當不待區

環碧齋四

四

區緩頰小疏且上儻生靈有幸下部覆議伏惟  
明公主張而施行之餘不緬縷

### 與林給舍

每覽老掌科條議河淮歷二如拍掌留都去淮  
揚盈二一衣帶水咨求數月稍得梗槩冒昧為  
言聊備百議中之一議衆水不同而赴海同衆  
言不同而為國同其又何嫌以一勺之多經四  
溟也疏草呈覽諸老掌科有齒及青幸也此示  
之

### 與李侍御

共在風塵之路茫二落二踪跡參商不得傾倒  
平生申兄弟而朋友之義年丈今且作塞外長  
城矣繡衣驄馬職司彈壓而邊腹異宜舉文武  
將吏而衮鉞之霜筆搖秋以懲以勸惟年丈能  
弟有寒宗世襲遼左武弁其人素忠勇弱疾灑  
然異之儻在鑪錘之中可效一臂之使不知其  
有此遭逢否翹首海雲棚二神往

### 與顧太平

環碧齋四

五

塵中白業病裏清吟不佞即善忘亦何能忘當  
日之高雅抵留都數月乃今始得通問門下詢  
知玉體大佳百城且嘉賴焉詠風賦物著作當  
富於巾笥不佞惜於古舊之典當世之務方媿  
無以為言之藉遂不及此語曰官先事不佞乃  
爾豈自同於俗物亦不欲以其餘奪其所先耳  
門下謂何

### 與徐侍御

別忽半載梧竹与居豈不瀾清殊慙鳳德兄

衣驄馬巡行秦關百二此亦大丈夫得行其志  
之日其關涉不小也先代有起家國子生掌院  
者二三新差御史入辭意稍忽之掌院者厲聲  
曰奉命出不可令人畏復命入不可令人笑至  
今以為名言以兄老於世故寓風稜於忠厚豈  
其蹈此而弟故述之聊以當輿人之誦

### 復金山人

似聞季黃目青猶未痊可不虞旨耶季黃勸僕  
破詩字之戒僕則勸足下特之以當金鏡待雙

環碧齋四

五

眸炯二纖翳不存乘興所至何之不可昔有嗜  
魚者蒞官不受魚僕之欲季黃暫輟詩乃所  
以作詩字耳如別具一隻眼即雙盲亦得試与  
旨且證之

### 與查耆民

淮海之樵官然不返而使命又及之去不俟報  
書書附汪使為譏家廟莫盛於大江以南于焉  
著幽于焉萃渙彼各子其子各孫其孫以衆力  
成之而不足而君獨力成之可以為難矣湯

然昇堂三字顏之字巨字小特有汪公封影法  
復王別駕

香不知門下之在潤州也此去僅一衣帶水儻  
知之不奉片楮唁故人而待故人使命之辱豈  
稱人哉世間高低好醜總無實相頭游心無始  
以度苦厄羸博之悲不佞茹之屢矣元未有我  
又安有彼驀地悲來誰能禁之第雷雨滿盈太  
空自在無之不飲有之不可門下以希白名軒  
試取長慶集一覽之亦足以破幻而醒迷其為

環碧齋四

五

宋詩濫觴益詩人所不齒不佞以為不當以詩  
觀之當以偈觀之也君家父子兄弟見地實絕  
科名才名不足言所稱不朽在此不在彼希白  
軒賦跋客更圖之弟恐蹈狐裘羔袖之誚耳堪  
承嘉惠不腆聊供揮灑之具并以為譏

### 復孫別駕孫少府

孺子抱一幸托婚媾親迎之辰阿翁羈縻一官  
媿不成禮乃勤二老杖屨送之華橋道中孺子  
向不佞道之銘感曷旣而令姪女奉姆訓以行

婦道婉中阿姑歡心此殆德門之符而寒門之福也不佞去家之官懔指六年城郭如故交游半非言之於邑獨二老歸然如魯靈光出則水月山雲入則筆床茶竈放物外之情懷破眼前之幻夢而若子若猶子森二王立不啻謝庭阮林人間樂事如是焉止而不佞鹿二無奇風塵牛馬視二老勞逸閒忙相去何止九萬里遠哉極稽裁復亮之亮之所頌二老隨喜作昔人真率會以迓期頤之筭諸不具悉

環碧齋中

五

### 復金光祿

門下夷猶泉石未斷金門夢想為憐而止是造物者以茲小不自在貽之以大自在也朝中光祿未必勝林下光祿且不論謝庭既林足天倫之樂事而里閭間勝友如雲兩二三入則揮麈而談出則曳杖而遊談不犯諱遊不至倦人自上古日如少年即三公不與易之向使筋力強健一疥不與門下且在長安十丈塵頭中摠其要領矣使命再辱謹領三物左手持

手持杯以怡鍾雲以酌江月亦足以醉盛德謝

### 復張侍御

大孝即吉且久遲二出山不佞某意高之第廊廟山林俱不無事明公杜門卻掃三月不見一客間人之所忙二人之所閒尤令不佞生羨心焉雖云以我攝境黃屋喬林不必青山白社然八風之所震撼靜躁難易固自遠矣先朝典故當世幾務總不可以意卜度非倒翻熟計見

環碧齋中

五

則狂見言則瞽言僕亦明公卻掃之意乎不佞平居憤二臨井而歎綆短對壘而悔劒術疎其何及之有么膺孺子取道白岳辱明公高而能下猥以故人子眎睽之更承嘉惠不佞不知所報

### 復金茂才

一載不見起馬如饑忽枉手書自許疑者乃今始信然拈來言句未免挨門傍戶氣不平而謂不王僕不敢信相如之為信也凡人於一

聞言而解言亦覺灑二旋而疑情又起矣古人  
言句還之古人今人言句還之今人相如自有  
相如在拾人口瀋煨人腳汗何為頭更參之參  
得透破除突兀之胸氣不期平而平前滌羞澁  
之態神不期王而王矣

復陳徽州

伏讀來刻自約約屬約士約民口無一言好即  
為令古循良作用豈有加焉舊令祿當日不淺  
此懷而姜頓簿書神情未貫竟成虛吻於門下

環碧齋印

李

不無來莫之憾王龜齡知吾饒屬吏集郡齋從  
容命酌相與討百姓利病而籌之故其詩曰今  
日黃堂一杯酒慙慙聊為細民斟此事人間久  
矣寂寥何幸於門下觀之徽民負氣自喜固其  
風習百方求勝不得于邑則之郡之道之院甚  
至偽名詭籍之他方而郡為上下官司之關鍵  
非超然格套之外與令以重民且易視令而重  
器無已門下正已率屬指示肝膈與令以重  
豈獨令之幸令之幸百姓之幸也鱗鴻不之

欲題寄未能而使命忽先之無任主臣

復吳別駕

郎君信宿齋頭念三參無上事如此種草何處  
得來雖未證所入會有入時弟在自家出慧劍  
砍斷葫蘆纏耳時事大異可悲可涕臺省半空  
不才偶漏霜木湍鱗未足為喻不謂聖明之  
世有此門下亦聞之乎敬問今者作何薰修不  
窮途慟哭便應仰天大咲不咲不哭泄送日  
諒不其然便問其更復我

環碧齋印

李

復汪布衣

講院落成肩其事者無如足下專壹不家其家  
而家於院以友生為眷屬飽歷暑雨寒雪此亦  
人所難也乃謂木石紛沓未免二於焚香宴坐  
時僕不敢以為然夫搬柴運米無非道場一尚  
不可言何有于二才覺二其去本地風光不啻  
千里未可許足下為講院主人主人自二友生  
方至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誰與合併願足下亟  
領略所以不二者無徒以平生無失德不大辨



人人不能摘我之過端便當作極則事苟自  
安頓也呵呵

復吳岳祥

時事日甚一日朝報不入山山中人或不及聞  
聞之應損樂事吾輩頭顱知言無益于 聖明  
益重 聖明之累而故言之擠身謫削取名以  
去于心有所不安若日受大官供作啞給事藉  
口養其身以有待而寔為持祿保位之資于心  
又有所不安六垣五人去者如振朽留者如履

環碧齋

主

薄而又不能以告請為臣不易于是乎益信老  
丈猶向我索內典叅討乎竊以年力至此不當  
更尋行數墨無間儒禪一齊放下得儒之髓不  
能離禪不必舍禪大都來共還太虛耳如何如  
何

環碧齋尺牘卷五

豫章祝世祿無功父著  
海陽汪廷訥昌朝父校

復江山人

虹東一會賢豪如林然指廿年凋落欲盡獨門  
下如魯靈光天斬機緣無繇繼見時從小阮詢  
知動定為慰僕嘗謂生人大厭不滿百甲子一  
周當作餘年不當更問兒女米鹽瑣碎點破閑  
情門下年來寄跡區中遊意物外難老豈必天

環碧齋

錫所以自貽實多可謂處老有道得天有災者  
矣遠承手教草二裁復更祈加鶴髦以卻寒疇  
鳩杖以祝哽僮遂初服當尋舊盟不宣

復劉年兄

易行其志無如今易傳之罪亦無如今弟故新  
安令也翕二訛二豈少也哉微有天幸盍叨茲  
選以年丈五載民功一蹶至此念之念之弟舊  
坐片鱗手黃州漢黃一水晴川雲樹亦我并州  
有張無意先生若狷若狂自一標格近已作古



人矣而蕭寧國青鬢歸來身還古道第一見于  
九華之麓而不能忘年丈亦時相語言否屈  
伸二屈自是龍蟄之理年丈弟隨分盡心不當  
過于懲創自銷豪雄之氣不軒不輕吾人本色  
吉凶榮辱自有在清華間散不足以當之也仙  
舟江上往還可聞而不可見弟豈勝瞻悵之懷  
復張于彝

不謂老徵種二至矣皮日皺髮日短眼日朦齒  
日疎乃其不皺不短不朦不疎者能向死前了

一環碧齋五

之則還太虛不能了之則入別殼而寔未能自  
信以爲了墮落樊籠締觀局面憤懣無策徒令  
人老將所謂康濟天下與康濟吾身者兩失之  
竊有羨于林下光祿之得勝算多項承題寄齋  
之一言命我至矣知之者以爲貧道人不知者  
以爲酸家翁呵二一嘆

復汪山人

虞卿亦隨喜禮塔下衲子耶衲子披破衲捫虱  
齋頭日去日坐并衲脫去無虱可捫虞卿無虱

自許恐猶不無挂帶破衲頭在塔下衲子如未  
折渡江蘆願更參之

復王寧都

兩二相期不淺長安陌頭一交臂而失之不盡  
之談結于胸臆以君侯才情風格奕二照人老  
大頭顱浮沉百里何物祝生得此已過猶以不  
北而南爲弟置憤恚于懷耶時事日異言者不  
以言去坐不言去蔓至三十七人去者已矣留  
者何心翻思在邑日自致煦二于天子小民

一環碧齋五

之爲快此正君侯行志之秋慎無輒生厭薄意  
貽異日者之悔也風波之民願終民譽所以爲  
報

寄廬給舍

自二三老掌科行後垣竹埤梧之間兩二相對  
色相黯然去者無謂留者無計近臺省又去三  
人聖意不測日甚一日以吾輩從草莽出身  
還歸草莽亦復何惜唯是皇上英斷太過言  
無問直婉官無問尊卑一切不入此亦世道所

閱一大患不知竟作何狀門下雖為去國之臣  
恐亦不能忘情耳役者追仙舟甚亟而客問及  
門迅筆畧布殊未罄約結之懷

復顧太平

門下亦記憶長安邸中以行篋付二令倚枕戰  
筆作遺言時乎今者四大已為長物何有於身  
外浮名且士有定品一時薦不薦何益損乎其  
真薦之于屢失薦之浚尤人所難手書曰既不  
入薦劄又不挂彈章於我何居意者處莊生才

一環碧齋五

不才之間耶夫才不才之間賢與才者遠矣世  
路悠二知己者不可不使之知不知己者不可  
使之知弟修長安病中觀眼前好夕空雲水沫  
從無實相可一笑而破也

復聶侍御

草二分襟悠二往路江雲江雨深我離情去者  
已矣留者何心昨林直指又以言去即三二兩  
兩載酒行春觀花檻前聽鷺林外不能破此窗  
鬼胸耳得皖城所寄書知舟中之楚如

念之千里片帆風候忽轉萬山落木孤松晚蒼  
夫安知失之非得得之非失耶意丈自能作域  
外之觀以自廣不佞弟問細君一病今痊可否  
餘不足為門下言也

復歐陽比部

別來相念彼此共之兄才情風格翻二塵埃之  
外而謬信不佞弟何能益兄兄自彌下彌高  
耳時事大是駭人決去之志為言言亦何難  
思所以感悟 主上於萬一而妙于言之為難

一環碧齋五

故不必言不必不言不為名而言不為利而不  
言此弟心口自盟立身立朝之大都耳若循默  
持位妄意高華故負知己弟雖鄙有所不為夫  
不言者去言者又去幸而不去刺心緬顏更有  
甚于去者不知能容在事再奉兄色笑乎否言  
之惘然敢問里居何為只飲親故酒陶二送日  
非所以望之兄也

復顧別駕

家難方劇過引疑嫌即如老公祖借寇昌江往

來人不乏絕曾未貢尺書興居廼承使命之辱  
且媿且感三繞藥欄不能已昌江故有浮狂  
之習自故友李曉崛起巒序卓然以師道自任  
邑人士靡然從之迄今自樹者不少門人歲時  
展拜其祠祠在田西關老公祖亦聞其人乎惜  
哉無後後立族子今亦不知穩安否臺省幾空  
偶漏黥籍獨行獨臥影魂自慙何以見天下士  
春光欲暮山花正酣想見老公祖對育之懷藉  
手言謝不任瞻悵

環碧齋五

復甘廷尉

鄙也如祿不敢自棄於賢豪長者往應 召入  
長安門下方都要津旅進旅退不敢特見得選  
後自計可以分齋頭之末席聆麈尾之高譚又  
直休沐謝客關二及門而三返初春接所寄手  
教獎借太過愧感交并祿頭顧如許飽觀世態  
備嘗世味高低榮醜不過如此唯是身當言路  
悟 主無術循默以須深負平生乃者 宸居  
煨燼 上心警惕循例恭慰不忍深言亦亦亦

祥亦懼亦喜轉移妙手不能不于二三元老有  
厚望焉旣以繁言激言起 主上之厭薄株連  
波及臺省幾空而復以繁言激言進何異抱薪  
救火必不得之數也淒風在樹寒蟬收聲春回  
嶰谷百鳥爭鳴能不失時不知當作何語草三  
附訊不盡中抱亮之

復汪仲宣

獻歲以來了無好况未能遽語仲宣仲宣理舊  
業於山中自信篇章何似興欲長瞻欲大年事

環碧齋五

至此不必得不必不得游戲翰墨如對奕對飲  
類視而後爲妙不然憧二爾思而虛無一竅爲  
文字之所從出者受蝕多矣又何能作一佳語  
仲宣勉之即此是學

復程巨源

前書未及裁復後書又至時事日異臺省半空  
不謂區區猶爲碩果三公九卿露章爭之而不  
得何況身在事中之小臣乎上天示儆宮寢爲  
灰 當宁初甚警惕雅欲與天下更始言者恐

失此機數其事而陳告之不遺餘力而警惕之  
初心反若自卻之者僕于是乎有今日之疏  
成再取讀之誠薄術疎亦恐不足以回 聖慮  
夫臣子積衷托之章奏自昔難之于今為甚以  
李獻吉為大司農韓公屬疏草三具韓公命筆  
芟之曰疏不可文二上弗省也不可多二覽弗  
竟也神明如 今上豈有不省之文而語意繁  
絮自覽之猶自厭之何以得當 皇上說者謂  
近世章奏殊失體裁巨源其修文手其亦試為

環碧齋五

我評騭之索報者急走筆勒此塗如點鴉爰命  
書史書無訛端肅如許

復桂給舍

憶長安聚首忽二如昨日事不謂年丈罹北堂  
之變孝以忠奪不及一訣聞者心惻何況手扶  
桐杖且哭且奔于三千里外者耶 皇上積厭  
言官偶借一事情發太過以弟不才偶為碩果  
欲吐復茹自類寒蟬近者鬱攸示異大內為燼  
上心警惕言者羣起至為切直而 皇上反以

此自疑其行識者憂之弟不能言人所不能言  
不敢言人所敢言欲為敢言者一啟關鍵而疏  
且上第恐 皇上亦以為敢言者流覽弗竟耳  
賈生事諒渠能自道之所囑於兄者哀至傷人  
萬加節嗇未必不為死者不死之心雲迷聖室  
念之黯然

上楊司空

客夏取道濟上殊荷高情南來未抽一字起居  
何以稱門下士當時衆口喋喋二右書左挈且謂

環碧齋五

分黃之功難就良工心苦今幸垂成上以為國  
家慶而下以為吾師慶夫黃淮分標本而治法  
有次第黃功未奏不能及淮黃功既奏不可忘  
淮聞已下導淮之檄于部道淮南百萬生靈嗷  
嗷望此舉以洩積漲即使上無關於 寢園猶  
當為魚鼈之民計生全而況上下公私并利安  
可泄二然不為之亟圖斯時水落土見人力能  
施一日工足當兩日過此秋水時至田與川平  
難為措手矣祿昔具疏誠恐以紙上之講求就

國家之經畫徧訪淮南得二人焉其一爲陸山人西星學透性命出入僊佛旁通水利行年踰六望七神明不衰行不杖食不祝嘏夜或臥或不臥註書滿家今所傳方壺外史南華副墨楞嚴說約是也其一爲山人所薦布衣朱孔陽孔陽以畎畝之子抱胥溺之憂淮流源委足而履之目而矚之心而籌之察其微意初不借此階榮媒利直扮榆關念不能己已叫九閭而無從褰衣裹粮程土程力歷三胸中坐而叩之如響

環碧齋五

祿于是服陸山人之能知人夫士君子爲國家興大役得人爲要以周公猶下白屋之士今之河工甚艱甚鉅白屋之中有如孔陽者何可不一聞之于左右祿因陸山人以致孔陽師如不峻堂廉令其疊二口之口之不足從而筆之淮南利害指顧而盡未必不可佐石畫于萬一祿又記舊過濟時曾語及潘孝廉濬河策而師信容德色舞于眉端詔祿貽書召之孔陽視潘更習祿是以爲孔陽勸駕以休三宏度即令無常

應蒙鑒亮迅意不次主臣主臣

復汪蘭谿

理繁治劇世自有才不佞非其人也昔在海陽己不勝人齒頰而四方遊客麇至不佞謝絕之是我非我毀我譽我一切度外而不以滑吾和故身有餘勞心有餘閑非才請果能勝之直是稍能擠下耳幾番搜網觸藩微幸得脫今日之官意願真不及此兄之年少于不佞而才長于不佞蘭谿之政不若牛繁而苦于衝簫鼓中流

環碧齋五

往來如織無問晝夜然此不足爲兄難而兄固難之耶易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弟恐兄不無惡之之意在才惡之結轡胸次精神不流心跡相離色澤頓減歸臨民事餘惡猶存不無苟且應緣之意故凡不可去者不可惡也弟刳是非毀譽之心不令星礙我足矣不佞与兄數二見且藉年家之誼不敢以諛貢幸愛此日無然蹉跎

與程泉州

計君侯擁百城且期月矣以救苦心加之以撥  
繁手人靡然而嚮風事犁然而就理不佞蓋於  
番陽之政卜之顧新治科名甲天下冠蓋輝聯  
不似舊治寥二又深自卻避不以私干不應之  
不得他心一二應之不得我心應而不應君侯  
自有權總之官品定於生初一切稱議不能衡  
命又何為自違我心以獻酬士大夫心而且違  
衆庶心也時事日異鬱攸災於大內封使辱  
於海上言者交章竟不能一回天聽官忝夕

環裴齋五

郎徒有愧憤海邦要害倭報如的更費我公擘  
畫珍重珍重

復金光祿

日有渡江之役取道滁陽晤余問卿語及門下  
年來病足為之攢眉四大為身焉得不病特不  
當以身病病心觀我自在任渠僕來病者病矣  
不病者自如不悲光陰之過客而笑造化之小  
兒此正門下今日無上之妙藥也彼皮外疥癬  
豈足以損吾樂事哉屢辱記存人事紛沓挑

原缺第十三葉

悍且窘非倭之所垂涎然在二為備不能不櫻  
民牧之懷薰風南來想見清况江海洋跡親面  
無期共相珍重不備

復丁谷初

把讀來書忽驚獨坐之客竟持之去清事如許  
視勞二牛馬走所得孰多筆底江山牀頭尋鼎  
可為游意具而不可據為窠臼溺意其中承手  
製松霍圖可撫可招公餘對之飽饑饒飽醒醉  
醉醒石章一方比舊刻為妙當從醞釀得之醞

環裴齋五

釀于象之外而後刺畫成象其致不淺畫如是  
圖章如是字如是詩文亦如是無以相訓近題  
孟納言如二齋辭四則語与谷初意味相應敬  
草上之

復程升之

足下即歸白岳乎所惠扇頭詩不獨詩工也而  
題亦自別花霧山虹雲峯水月雁字梅雪總在  
有無無有間不可以色象取不切不可太切則  
傷氣格六朝咏物多傷于切而唐始以韻勝不

佞遇此拱手而退而足下並以七言律豈不稱  
難乎卒二草二復

復丁以舒

日望以舒至而不至兒輩過蒙獎借歸赴考考  
期尚遠今且唔咿故山雖有屢見腳跟不定空  
空雙眼何處安頓以舒悔恨生平曰補缺無從  
不佞以為元來不缺元來不染濁惡習氣不從  
不染不缺處打照面而徒從缺處染處生悔恨  
圖所以報之何足為以舒又何以稱佛石弟子

環碧齋五

十五

承惠松蘿密籠頭自煮用滌煩襟所以為謝

與董篤卿

南來兩接手書雖歷寒暄卻不作寒暄語海陽  
當日寥二邇者同志蔚起加多于傍邑不佞聞  
之喜元來靈根天植春風一動何在不生而篤  
卿臨況會中代我作舌不佞聞之益喜一堂之  
中但得明眼三五人便覺精彩百倍惟明眼人  
能發揮惟明眼人能應和惟明眼人能讚歎必  
如是而後學有統德不孤登之一燈傳百千

燈永不銷滅古之欲明二德于天下蓋如此篤  
卿幸珍重之不佞締觀同志了二人未嘗無而  
辨才不具篤卿又具有辨才一領青衿至此不  
必脫卸不必不脫卸隨緣應緣直當以此一大  
事為兢二不階尺土不梯半職平治位育坐而  
取之無負生平志願勉矣篤卿不佞重有望焉

復趙侍御

不佞學仕並晚禿髮叢生蓬心未拔入垣忽驚  
一歲亦嘗理二為言誠薄術疎曾不能一悟

環碧齋五

十六

主上時事孔亟天聽日高南北臺省落三晨  
星去者自愉留者自愧存不食之碩果笑無用  
之堅匏中夜攬衣莫知裁處徒怒馬鮮衣辟易  
行者上不足以裨主德下不足以警官邪近  
不足以宣民隱遠不足以籌邊事竊恐為識者  
所鄙笑耳江省故瘠士大夫頗矜尚名義大略  
與貴郡同我公霜明露潤不激不隨大吏小民  
又畏又愛不佞曾不及具尺一為父老子弟走  
謝而猥承使命之辱何以為報主臣主臣



復劉給舍

擬兄南旋艤舟江許猛作三日之談而竟爾飛渡令人悵二無已兄亦有意乎龍沙大事耶不在我先不在我後機緣巧值又生豫章而猶名落孫山之外諒賢豪所不甘心語曰欲脩仙道先脩人道人道何脩只哈二終日浪自北大出不挂吏議入不挂鄉評亦不足以當之自本自根不犯人力若出入于言句之途盤旋于意見之窟究竟与本分上事子無干涉以兄高步蚤

環翠齋

脫樊籠無所事二且欲作八百人中一人故不覺發弟之狂言李衮思亦時二相見否弟時二以職事與朱諧卿俱兩人者語必及兄兄耳應作熱也所託雁足立取報書二不能既

復宋茂才

在海陽時承所寄畫本所以期許我甚厚今亦安能副之人能美官官不能美人居高都要留芳易遺臭亦易下澤易播惡亦易足下且無矜期許之不與弟殊為是廩二敬領蘭毫書所寄

繭紙上聊不冷高齋四壁耳

復程茂才

擲來文字典而瞻賴足下有所藉手以報同籍兄弟甚感甚感前疏批駁亦從世情中標目云爾有攀附無攀附寸心自知寧能避息乎人之言扇頭詩日在手豈其忘之弟愚見不信人能陶鑄人蓋自有大陶鑄在鐘不可為磬磬不可為鐘則不可為鐺鐺不可為鼎賦命與賦形同智者不能加于分劑之外愚者不能減于分劑

環翠齋

之內攀附如是不攀附如是避忌如是不避忌如是所稱引王建若無知薦一生休之句不佞然之而不盡然之也獨怪今博士家胸中實無古學而摹芳擷華反能以古文飾時文而巨源於書無所不讀胸中實有古學而一為帖括色象不古不能令秉文衡者刮目此理真不可解果命限之耶抑神情所注在此不在彼耶巨源如實欲脫手青衿當抑首別為撰結即無知焉當自遇合如以土苴視此而雅意千古不朽之



業即有知薦何益于事不佞非故為此說推卻足下而偶爾極論狂談不敢為足下隱恃恨足下千古之業十九應緣未盡吐其胸中之耿二前丐文金買米不及三石沽酒不滿十斗僅一醉飽巨源不足為巨源重而茲所云云在巨源當以千金抵也衣佞當悔少不讀書今知讀書日以人事奪夜燒燈窗几目神為勞旋把旋拋如古典時務十不了一有不得已應酬文字不能作不能不作則倉皇覓人如今日故事至于

環碧齋五

九

章疏誰能代之自櫛一得無能飾其固陋片言失德傳笑天下不佞思之且時局日異不得其言六垣二人人署四篆篆鑰丁二相敲擊如阿家婆而屢請行取命又不下蓋不得其言又不得其去年事至此髮不能長時事至此心不能短清晝欹枕中夜攬衣進無以抒其忠退無以見其節故山故人時入夢思而猶不斷攀附之想將欲何為山林之士悲進身無階薦紳之士悲致身無術有懷耿二不覺于巨源發之會

有狎客在坐而役者告歸甚迫對之草二不知所云

### 復周村宗

知交聚首渾閑事一別去可想而不可即便如隔生雖然我見我即見君君見君即見我情神司契形骸可外也妄意此事豈無所窺理窟未翻言路未斷可以欺愚人可以符智人而不能不震懾于大智人年來極欲倒繙內典永斷微細疑情而有所未暇自負初心良可浩歎足下

環碧齋五

十

之言深獲我心謝二

### 復仁甫村

近來深信因果陽報不盡必有陰報陽有私陰無私陽有漏陰無漏吾人立身制行真不可得罪于天地鬼神而天地鬼神常昭鑒于人之所不及耳目所患作之不力不患報之不如作彼撥無因果者敢行不善能逃恢二天網乎程秀才事亦聞其寃代之白之非吾事也仁弟沉寃八年不能一雪而昭仁人寃且居鄉有道未可

陰侵官府之權有德之必有仇之無怨無德乃  
爲衛身之符幸爲謝之七年于官封樹未省家  
孤未問孤母煦之不無驕而壞之封兄雙卷念  
姪不立世濟弟僅二自了而世家力小謀大亦  
遂不能灑二兼之宗譜久第先世遺書向爲亡  
弟收而亦俱散遠及今不爲之所將使後人歸  
咎我輩何以稱足徵之家以此耿二千中晝眠  
夜立如今修邑乘亦遂無可藉手六垣二人不  
告病不得歸即告病亦不得歸兒曹不解事獨

環碧齋五

勸父歸來深獲我心寄來文字儘長一格不知  
故態漸除其人亦如其文否俞廣文索老人逸  
行不肖未有以應之陰念曾大父大父父三世  
隱德人無間言而不欲向人陳乞陳乞亦未必  
得故今日脩邑志直當任之非蹈不孝所以孝  
之有在封以爲何如

與俞良仲

缺焉問訊詢知玉體平復浹慰無量志以傳信  
當其事者最難邑乘托重門下与余言

士共信其不以賄成也何幸何幸顧兵燹之餘  
聞人凋謝前志或漏或訛其孰從而正之昔者  
家居曾得古志寫本又稍二搜四鄉耳目所親  
記遂行略爲小傳自游楚中盡付家弟收之家  
弟云亡火震于鄰遂致散逸不肖曾大父大父  
父三世有隱德亦各有行略与亡弟同亡擬文  
字少進別爲論著不使一字虛夸以傳信于子  
孫而今未能若以登邑乘則不敢望下邑寥二  
獨不肖薄游于此又与門下爲舊雅先人行實

環碧齋五

述筆可就而不敢以聞若樓寒鄉未必肖似  
如傳神者貌癯得肥徒爲識者笑耳自門下秉  
筆以來鄉人不乏求不肖作轉語者一未有以  
應之世人祇知揚其先德爲孝乃羅贊善乃翁  
已祠于鄉一旦抱主以出彼有激乎其行之也  
世未嘗以不孝罪之某之先人豈不感門下雅  
意顧此事直當付之衆論俟之後世而後不滋  
邑人呶呶且恐爲門下累王氏之先有三公蔡  
初愚泉舊志或已登之而又有柳灣耕叟不記

其名所著有漫遊棋彙般調在二公上父老相傳為石佛斬人子孫零落讀其書可以想見其人而十二都又有王古峯臣者少為優人邑孝廉傳景初見而惜之勸令改業已而讀書作秀才動以古人為法著有齊家條教先君子嘗手錄之先伯先父少習字畫古峯移書招之且曰義不受贄聊以報吾傳先生云而先伯先父卒未往其齊家頗嚴家風一變有榮黜者不能從先生之約束而設蜚語以誣先生此中曲折其

環碧齋五

三

亦不能以筆為舌此亦鐵中之錚錚也邑人故不談學談學自二張始繼則王別駕王廣文家司馬昌之二王與家司馬門下所躬覲不具論而二張一不記其名號樂軒一名維嶽號雲谷二人聞海濱王布衣心齋之學果足從之值王布衣出游即返白下從黃司成綰受學歸里中里中人競笑之而二人老且不倦樂軒未晤而雲谷老者數奉塵談乃樂軒一事亦奇曾携其子德沛泛大江東下遇巨盜擬之擬樂軒其子

翼之擬其子其老蒼頭翼之盜魁叱羣盜無譁問曰汝何許人樂軒曰講學人然則翼汝者為誰曰小兒翼翼汝兒者為誰曰小价盜魁笑曰湖海間閱人多矣并命之際父子相救者百一而主僕相救者絕無公必有以感之取酒一卮肉一肩為若郎若价壓驚取布二端曰奉公聊見吾意樂軒遂巡不受盜魁厲聲曰毋湖海間相逢不偶竟鼓棹揚帆去似聞舍弟世萬以乃父行聞乃父羅墩先生某受舉子業師也性孝友

環碧齋五

三

平生無疾言遽色傳經里中寬柔以教不計豐約某年十九棄樵斧而從之初年能備半俸同門生擠之而先師復招之次年登懷玉某不能從又次年能備半俸同門生又擠之而先師又復招之又次年不能備矣先師又復招之竟以同門擠之之故而不敢往及其舉于鄉鄉人歸功先師師曰以彼其才即不遇我亦應騰蹕吾安得貪天功以為己力此長者之言某所銘勒于心不能忘者也某不能私其祖父又何能

其師語曰父之譽其子不若非其子者也子之於父弟之於師亦然蔡中郎爲人作碑獨以郭有道爲不媿則其所媿者多矣何也求碑者非子則子之子也志亦碑類自有鄉評不肖何能私先人与先師鄉不烈節之婦多不詳其氏族姑疏所記憶者一二祝瓊妻程氏生有二子一曰萃一曰某被姚寇擄去瓊不愛重貨遣人尾其後而贖之寇不滿意弟許贖其長兒萃而猶執程氏与幼兒程氏泣謂贖者吾終不辱吾

環碧齋

五

天至盤田坐麥畦中指寇大罵寇怒而斃之越三日有族人過其地見小兒走入麥畦中就而視之不辨識其活兒而辨識其死母死母死且三日又值大暑面色如生而兒三日不乳不死族人歸報瓊瓊疾趨收其屍抱其子歸瓊亦終身不再娶又有吾祝門女適溪南璩某亦遇姚寇初行平田廣野遂隊而前至馬鞍嶺懸崖千尺湍激有數投身崖下一衆驚歎而去又有祝璩妻王氏夫病欲死舅年暮王托兄弟勸其

納妾而舅不可買一侍者脉舅居食夫標死舅因收侍者生子曰益而舅亦死矣王姑脉侍者子脉益益兩寡相依以哺一孤而益長大亦事王如母婦節不止此此其難者總不記憶此中又無可咨大都年未三十無子無家者上也天植至性無所爲而爲也年未三十有子無家有子無子中人亦能之其餘者爲難矣故考節者不可不問年問子問家彼中年之婦有子有家欲嫁何爲而聞于官府類多有子有家者而無

環碧齋

五

子無家者往三湮漫無聞不亦悲乎前志有訛非秉筆者之過也爲之子若孫者加之緣飾以聳信于當道而秉筆者因而傳訛如某子甲之類不一而足碩門下更考之某特舉一以例其餘潘尚寶去華曾托吳中丞誌其先人去華曰文章豈不高華第不似吾父乃自更爲誌寥不多語并其狹中負氣書之門下亦見之否前所云云聊據所見非曰不佞所筆皆可志者也衆人雖愚合之則聖聖人不作當合衆人之

而定其衡天下事付之天下不可與以我云云  
萬不可示人只留以備參考史惺老以修郡志  
實怨大家幾至不測之禍故涉末世最難正有  
河魚腹疾迅筆不次亮之亮之

與傅郡丞

質行如門下人不易知知定不淺榮問休毫騰  
於薦剡誰謂淵龍玉石終悶其精光乎 內召  
之命屢催不下吾司李兄得無有所苦通塞有  
時誰能使春蓮夏菊况得門下為寮友金心蘭

一  
翠碧齋五

言朝一夕二小濯秋浦大濯長江平臨齊山高  
攀九子情景不惡政不當少動厭離之念念少  
動便身与心雖日如歲遠幸門下一咲以破之  
不佞向以邑屋為苦海以去邑屋為彼岸乃今  
不得其言又不得其去憤二于此此亦苦海也  
厭此樂彼總屬妄緣對境忘懷何所不可苦樂  
總由心造世界空二豈有苦樂哉最懶作書偶  
值李秀才便草勒附候時門下鑒亮在

啟黃侍御

不佞祿以土木之質臨風波之民卒不至于滅  
沒流浪也實吾師度脫之力仰體雅意不敢為  
世俗禮數暨入計都門因之待選遭迴半載逐  
隊柏臺之前始焉清霜終則烈日即不獲奉  
繡象簡之光而丰神儼然心目間若或遇之得  
命而南鹿二度日時異事異未言而敢氣先消  
屢言而微忱莫動筆舌徒賸 天聽益高乃今  
狼烽暫息鯨海不波或可幸旦夕無事而 朝  
廷之上隔閼日甚股肱無繇效其默移之忠耳

一  
翠碧齋五

目不能畢其明諍之職果 聖意之難測抑臣  
術之未工祿老大頭顧雄心耗盡寧能與青陽  
俊偉曹偶爭以言立名哉迫而後應儻有不當  
人心國是幸無吝繩墨之言碣石雲高不盡瞻  
只

與邵給舍

時不之北雁冗与懶會未及繫書起居推補之  
命屢二不下何以故金馬門前豈無白社紅塵  
堆裏亦有青山想門下本地風光觀體相見彌

親切于疇昔都人士為門下苦之而門下不苦此非般若船何能如此乎度脫之也不佞入垣匝歲不知所以自效進退惟谷語默兩非無亦臺省陽九之會耶人去亟草勒不盡

### 復吳太史

五稔不通問詢知光景還似湘東細能作蠅頭字而大不見丘山此甚可怪朝事蒙茸一言難罄向者病在叫噪今者病在隔閤所以至于隔閤實自叫噪成之言官之言不傷瑣細或傷狂

環碧齋五

主上苦而不入猶可言也今且并銓部推陞推補一切不下二宮之役方輿不補大司空文選郎滿六選而不得轉夕郎豈史候補都門甚至有年餘者屢催不下進退維谷臺省半空行取不允頃者武弁以開鑛請主上毅然行之不獨開之中州而真易諸洞內迫京師外隣邊塞且與中州並開一聚幾千萬衆朝紳人虞之而不能止天見彗星不知徵應何在所塞在彼所開在此以若景象日甚一日將何以

善其後張口不能袖手不忍臺諫之難莫有甚于斯時者矣足下今日絕無訓應書籍都廢所見云何弟自參驗非無所明明有不盡平常受用非故謙讓實有不容欺處諸人幾被欺過而不能欺足下之隻眼弟且喪然自失矣儻有便更乞徹底掀翻終教之趙生事趙生能自吐不更作贅語

### 復游山人

不佞入垣以來作詩作字有戒見山人有戒戒

環碧齋五

見山人者稱山人實不山人者也蓋亦有所懲焉未可以筆為舌向足下道足下聞斯言也得無訝之而今亦已不能自持之矣冬春之間有何山人白者足下晤其人否其才情足稱萬人敵所向無前而其恥于時貴人如處子了無使酒罵坐之氣習蓋陳駕部致之來不佞幸獲交驩山入中有此山人大為山人吐氣可執薦紳先生短長之口矣陳山人招之不來薛山人蕭然無能游揚之自持戒以來殊少新作

在海陽時撰結贈足下一詩書之扇頭卻寄

復汪廣文

認得真我舉天地萬物且爲我有而何有于一  
第舉耳目肺腑且非我有而亦何有于一第若  
曰有之而猛力排遣恐終不灑二在世人姍笑  
談學人以爲無庸滑此唇吻臨利鈍稱譏平時  
拈弄之乎也者不足以當之魯論發端曰說曰  
樂曰不愠南華發端曰逍遙心經發端曰自在  
宦遊人若不從箇中透出來捉塵高談若勘得

環碧齋五

主

破輪刀上陣卻耐不過鏡中面目可憎人前語  
言無味出門有礙未老先衰翻不如山林韋布  
士受享差厚耳昔人謂文章以氣爲主氣如水  
文字如物水盛物浮氣雄文傑今者背城一戰  
儻得失于中懂二令人短氣其何以爲戰具不  
佞妄言封圖得一第封圖自在即不得一第封  
圖自在底事不認真我自作酸楚爲我十八房  
硃卷一未覽觀不能置對

復王潤州司馬

希白軒賦定在必傳三山九江古今競真江頭

夜送客似有幽憤之氣政見古人不托大以自  
文倒繙長慶集白之見地故高未易雌黃後世  
文人籍積新之勢往往凌駕其上垂之千載未  
爲定論如門下自序婉而有致可以免此弟非  
能言者而言其官言之不情則爲鸚鵡之舌言  
之情而不效則爲蚍蜉之樹知己如門下何以  
命我方今 朝政否隔門下之轉尚未有期誠  
卷賦心爲己有靜躁閒忙好醜遲速何所不可

環碧齋五

三

無情之國不競之門我輩人當坐息以之者也  
偶有公事傳書人立索報書據案草二

復曾年兄

都門別來杳不得一字爲訊誦所爲三告至投  
慈母杼曾參不是殺人人之句竊爲足下悲之  
至空雲庭草諸作彼諧人者於吾何有玄鬢歸  
休聚書滿室拈香淪茗俯讀仰思胸中無一字  
無無一字有人間世清心清事更何以加于此  
所示教語亦是亦非總屬理解且稱問者不



理舛弟漫為答亦復爾二大都久講學人耳熟  
白滑不經關隘盤詰不能逼真不將窠臼倒翻  
不能去否弟恐年兄信不及此且以弟為誦耳  
董司空曩徒以同籍之故見其面乃今然後見  
其心其立身蒞官無二乎也者作繹時從談  
大能破我孤癖

復汪唐縣

以兄才情竟慳一第天不可問今亦付之流水  
矣別來五蜡共在風塵自苦自如彼此同之弟

環碧齋五

注

脫離邑屋人謬以為登彼岸不知出一苦海又  
入一苦海霜雪摧殘僅餘碩果碩果不食將焉  
用之南陽故為災郡瘡痍未起宰之實難巧宦  
工于得當道心不問民心拙宦工于得民心不  
問當道心久二論定當道以民譽上下吏程巧  
者曰拙又不若拙者之能自全碩兄勉之潔已  
愛民四字守以不變當自遇合世豈有珠玉在  
淵石終閔其精光者哉碩兄勉之

復汪用嘉

足下所遇之不幸久矣檢之暫避為是嘗讀易  
至坎坎之為言險也人間世險聖神所不免唯  
中心無險而後可以度脫之故曰易以知險簡  
以知阻所患吾不易簡不患世有險阻必知之  
而後可以度之必易簡之理得而後知之此須  
自破疑團自開覺路不能向故紙中尋人吻角  
竟也果欲度脫舍此更無別路避之亦無已時  
萬死中討出一生方是英雄願足下更策高步  
復顧憲副

環碧齋五

吉

門下不以前八行為塘突乎自非冲度何以發  
不佞之狂言而竟有此轉此轉不足為門下多  
而門下風雅致遠不於簿書期會之間與人鬪  
捷誰具隻眼幸為無咎無譽之二千石夫無咎  
無譽不可以久居也蜀道之難何必蠶叢劍閣  
而以門下雅澹之懷撮要舉大不復苛治細瑣  
如在郡時脫離此蜀道而就彼蜀道轉難為易  
不佞已預卜之然亦有說焉吾人賦性不無緩  
急古人佩韋佩弦良有以也風雅之道尤八



澹塵情而薄世故五柳先生不耐彭澤以此吾輩既策名清時不賦歸來還當以職業爲風雅不當以風雅爲職業而尤不可忘西門豹之佩不佞詩字之戒不終病與門下同病相憐不覺喋喋聊以當行者之贈此去秋色可人吟囊應滿未度衡陽幸繫雁足而傳之

啟在倫先生

客秋得吾師所寄程上舍手教迄今未及具一字問訊函丈可勝軫結久知病痼藥之不脫今

張碧齋五

復何似意中了二彌老彌卻口不作嘯嘯乎不作拘攣乎江山修阻自周司空北轉往二不得的音同志風傳時以爲慰時以爲驚都人士舊會不輟執牛耳者爲楊少宗伯許少司馬而蔡太宰時一臨之宗門大啟人各有懷傾倒未能尚須時日蓋雜金須得大冶容之容之而後能鎔之也不則躍冶而出各私其學者爲不少矣人便勒此不旣就正之懷惟爲道葆攝他無所言

與盧給諫

老掌科高臥東山時事日甚一日以銓部推升推補十不一下何論言官言而武弁傍觀意旨且以開鑛中之夫鑛之開也寔繁有徒地力一朝盡何以解散中州重地真易等處爲畿右輔迫近塞垣歲登大有猶可言也不幸有方千里之水旱即煮山爲金無從得食勢必嘯聚行劫利害相權識者憂之言官自言天聰邈二弟輩強顏在事道不可而不能止力不能而不能

張碧齋五

去爲尸爲素可勝言哉以龍蠖之理論賜環有日願老掌科且與時消息杜門卻掃厚養蒼生之望

復梁子晉

古者司徒典樂列之公卿而今寄之一廣文道重位輕誠如所諭然亦在所自樹焉話頭註脚未可訓人須風節有以壓服其心得二三言忘之士應之而後不孤而後可以風其餘弟等之自度如此而兄欲弟之度之如彼夫二

道途其得度弟子莫如顏曾而卒不聞階一命之榮以行其志弟且如丈何哉丈之言曰唯仁人可告以私弟自愧不能為文作仁人矣

### 復吳亦基

士人誦讀非必以梯青紫也而其敝也祇以梯青紫囁嚅糟粕吐棄精華幸者當春而榮不幸者先秋而萎有真宰在誰能違之足下委懷利鈍結別業山中左圖右史嚶々然咏先王之風此亦足以自樂已學不離業居業何病所以居

張君齊年

業之心病人且病業能空其心逐什一亦為慧業不能空其心治詩書亦為罪業公卿大夫之外豈無人嚴律對偶之外豈無事於此不悟翻不如不措大前無所歆灑々自適耳

### 與魯子與

又是一番新桃李夏陰其陰秋食其實領春工者為心獨苦鐵門限更在郡中關節不行彼鍛羽者亦復何憾而四三與邑兄弟假此朝々夕夕促膝抵掌當不暇之暇談不急之談身類餘

芬亦及祝生否休民故好義倡之不無賴于上之人閤口無梁山水暴漲命舟渡者屢瀕于死僧洪鐸目擊悲生頂鎖自苦風雨霜露叫募善士善士翕然應之不佞躬為破土安石今歷二年功虧一簣本僧計無所出徒步千里悲告不佞不佞憐其碩大力小積勞成病儻或一朝不諱必至盡廢前功而門下巍々為萬善主一加軫念便足了此四鄉不少有力善民或托一二附近桃李新生登門獎借隨喜捐助終此大功

張君齊年

直不日耳不佞亦申短疏顧已陳之芻狗不如門下威靈自度度人始終成之是門下無量功德于善政之助亦不小焉

### 與王中石

北來南去飛渡江干不遣故人一把手道別來種々之懷王志尹至始知老行腳抵家無恙但聞精神少減前時念之念之敬問長者以何處為莞衷既勘破閻浮不必內家而係戀之亦不必外家而厭離之隨緣順運何所不可直至

大亦驚亦魚僮僕亦賓亦友方見長者圓通不  
生分別處志尹詩力道力如釘釘地門下柰何  
不著一鞭

復陸中丞

祿也鄙妄意此事与明公傾蓋定交已在中年  
今去日月又不知幾何矣中間可喜可悲可愕  
來可縷指回首一思不啻朝來露夜來夢竟亦  
何有四顧友生逝者流水存者晨星自心自信  
苟不如開奉見子是一是二了然無疑怡然無

環碧齋五

五

怖即學富五車位高九列終不足以愜初心而  
然末著手教云二自出謙抑之懷乃祿讀之不  
覺真然自失悲來而繼之以涕也舊京舊會猶  
存傾倒不易廟堂之上隔閼特甚祿初亦憤之  
已而陰念曹偶相与同堂分席覲面論心猶且  
各持所見不能成交修之益又何怪乎主上  
且隔閼之病亦吾輩叫噪之病成之薄自責而  
苛責主上則吾豈敢漆雕開不以未信仕我  
輩以仕為學遂二送日頭顱如雪猶不自信將

何以信友信 上令人益不能忘情于明公迄  
云二忽漫裁復不任瞻只

與何令君

邑之乘上以考政下以考俗中以考世片語千  
秋干涉至大吾興文獻寥二得君侯垂意斯事  
釐謠補遺所托俞廣文余孝廉二秉筆者又以  
不賄聞所以闡幽垂來茲于是乎在獨家太尉  
眉壽平生砥礪頓于末路司馬毘陵不能完身  
名以歸計君戾耳而目之最真當必鑒其素而

環碧齋五

五

悲之乃聞瑜以瑕掩不得与王別駕守勝廣文  
良臣並傳祿之悲之也為甚謹按家司馬自做  
秀才時了不以科名為意從學鄒錢王呂諸先  
生往來洪都信州武林姚江之間自春徂冬不  
迫考期不返以祿顛夢知公卿大夫之外有品  
舉子業之外有學寔家司馬為之嚆矢其為人  
弘厚有雅量具平等心不設城府不逆人詐人  
詐之不覺覺亦不言賤貴愚賢遇之惟一蕩然  
珍域海內賢豪長者見而愛之初授鄒州

入模人範不失尺寸有巡邏某御史拜文廟天  
驟雨紅門外行潦不可步與人與而過之家司  
馬迎于門左厲聲叱與人曰此何地也乃爾御  
史色動入拜齷齪不任禮且面家司馬謝不敏  
通學人爲家司馬危之而家司馬坦然自如尋  
遷國子學正與六館寮友約稱謂率以年兄者  
兄之弟者弟之監有弊竇銷鑠士氣司成耳目  
所不及六館喁喁無敢關白而家司馬侃侃直  
吐之不隱三年考滿過銓部堂有骯髒狀一麾

環碧齋主

望

出爲常州司馬性不耐事防範闊疎親友趨之  
如流家司馬不一爲拒又平生雅好直言敢諫  
之流不計其他時吳公中行應星變建言家居  
家司馬敬信之如神明惟其言是聽又有諸生  
實無意乎學而托名于學北面家司馬家司馬  
一不爲拒乃假途借資者亦不少矣平生托大  
微漸不矜物議橫生亦自有以致之則鄒爾瞻  
爲之嘆曰惜也翁卿一官至此當爲三分認之  
一分壞于吳太史一分壞于門生一分壞于謠

女夫其平生得力以寬洪大度至其受病也亦  
以此人固有幸不幸脫个卿不州郡而都清散  
之秩豈不完璧也哉聞者避之祿與同舉于鄉  
六上春官臥起与共不一見其疾言遽色聞人  
疾苦煦煦如老嫗聞人善行信容德色舞于眉  
端聞人贊之毀之如過耳蚋主同志忘其爲客  
客同志忘其爲主不數月不歸臨事不決如葛  
藤藏疾納汙如山如澤不屑屑表暴于人祿行  
則祖孫道則師友見家司馬過必告告必盡有

環碧齋主

望

曹偶子弟不能堪者而家司馬欣然受之至號  
祿爲侯無可然亦不能無從而不得之病中歲  
居母卷正艱嗣息三年不入室平生啖肉如飯  
堅持齋素一日邁疾危醫者言非肉不起祿與  
二三弟姪強之始食肉肉不兼味禪後習以爲  
常鄉人呼爲一味先生其他遺行種種不能殫  
述而一蹶于常州不見原于天下士悲夫悲夫  
夫士有定品鄉有公評在親暱者不得以瑜匿  
瑕在不親不暱乘千秋之筆者不得以瑕匿瑜

如家司馬歸休一節誠無辭于精核之日而奉  
心可原質行有素獨不能從功過相準之阿令  
其泯二無聞此祿輾轉不能去懷不得不為一  
鳴其不幸也夫家司馬之不幸祿之不幸也而  
人又以先弟之寃致疑于家司馬且謂祿有私  
憾夫先弟之死自有謀夫于家司馬何與難以  
赴愬家司馬致死而非死于家司馬世豈有配  
人羊斟子哉獨為親者諱家司馬不能無過祿  
初亦稍不平已而冰釋滅親自義隱子自直亦

環碧齋五

五

何怪乎家司馬士君子不以一時私憾晦蝕千  
古公案況祿實無憾于家司馬拙刺中言之有  
書哭之有詩一覽亦可知吾兩人始終相與之  
誼不與耳餘同矣當此不言疑為妒婦而言之  
又似佞士祿非敢為佞每傷家乘失真于子孫  
國史失真于門生故吏故不賄易不情難邑志  
介家國之間而今幸得不賄之筆一洗夙陋祿  
何敢以情干第觀過知仁如家太尉歷二平生  
未可全棄且何忍當吾世而滅沒之儻得鑒亮

下慘付之志局與諸鄉大夫士再加評騭與二  
王同類而收之即燉愚並陳示公于天下後世  
亦猶直道之遺耳敬布腹心惟君侯圖之要以  
傳信將來藉咸安玄不能相賜一言可否不佞  
不敢更瀆侍史

復葉德復

弟稱庚弟弟老矣兄豈能獨少手教下及語二  
肝肅神理易悟結習難忘古人家有禮鄉有約  
隨身所在便為爐冶而鍛煉也易今疊序特科

環碧齋五

五

舉之階詩書為貼括之料而有志者于是設講  
德之會會不數舉舉不數日旅進旅退泛問泛  
答地醜德齊依然故吾尋常分手忽成長別如  
貴鄉故號東南小鄒魯年來凋落欲盡何論其  
他後死者不向死前不死死而死耳兄之云二  
實悲我心令姪彥誠不墜家學雷此代口

復諸國博

以老丈操尚孤高磊二落二直不可一世人人  
望老丈不啻千仞絕壁了無尋常可擬長云二

親親而不洽此自懷中別一標格或者不自備  
量輒以胡廣之中庸律之曾不足以當劬首一  
映弟學而未能與世浮沉不為崖異何有如老  
丈所稱云二末世末法日漸月靡龍人雄心銷  
人傲骨如老丈者指不多屈然欲老丈溷世善  
世入魔出佛必有所不為弟又不饒躬君子之  
中庸為足下夷其太高指其太潔善巧方便還  
斯世于大道夫朝家事庸人壞之至不庸如老  
丈又高臥中林不輕垂手以救其敗此弟于老

張碧齋五

丈不淺歎三之衷欲言之而不敢盡言也今  
坦不數見見亦無以益之甚孤來意於其行也  
力疾勒此以復

與張子彝金子實

二妙近况何似名園相隣朝會心處夕駐清軒  
飲無量酒作有韻語樂而忘老樂而忘病樂而  
忘死天壤間更有何者足以易之樂且未央引  
一息為萬年興盡而返縮千年為七日丁寧園  
主人好景無多慎無以塵土點雲心葛藤纏

翹秋風在樹不禁搖落之思敬托顧中翰為雁  
足一瀉闊悰顧中翰者舊廣文阿兄曾遊黃山  
白岳磨崖作文餘巨書者也

復邵朋仲

以門下才望一年不補不得其解暨夕引疾而  
朝報可又不得其解怪來門下未出山時亟營  
恬園紫石決渠種魚蒔花若旦晚須之者或者  
笑太蚤計乃竟為今日賦歸來地不亦異乎古  
之達者以舍為常以用為偶故入則稱小隱不

張碧齋五

以為高出則稱大隱不以為通有時乎進亦憂  
有時乎退亦樂樂不以官憂不以身隨緣任運  
無所不可門下之言曰吾將從此息影密林深  
竹究無生法忍庸可謂非厚幸不佞竊為世道  
惜之無生法忍至不易究微塵翳眼瞥生空華  
非全放下終難湊泊 主上英明還公舊物有  
日忙趁閒身究竟密意不徹底了二猶為當  
踰過珍重珍重

復程巨源

頂從邑中人問諸知交考事知巨源為躍治之  
金大為於邑迴環讀來書忽然而悲忽然而笑  
造化解戲巨源巨源亦解戲造化既以造化戲  
又何必看世人面孔為也諺曰曉得破忍不過  
所恨足下非真能以造化戲者也汪民部墓表  
僕實不能任之凡表人只叙其所長一節自足  
以見不必纖瑣民部遂園樂老自營生壙集客  
呼酒其旁上之不以仁義愁其臟腑次之不以  
詞賦愁其臟腑此一節發揮得透暢自可以傳

一環碧齋手

而平生履歷只畧序過若如來作纖瑣不遺反  
令讀者不快然難與為人子者道也所以文字  
中主人意必不足以行遠主人情重又不得不  
中主人意一變可以知全豹一斑可以知全豹  
政不在周全僕不能作竊意作者當如是主人  
用之不為諛墓主人不用便以覆瓿垂之千載  
誰在誰亡至于別楷所諭尤不相諒某子甲周  
親下少赫二者舍近索遠舍親索疎其義何耶  
且僕亦不能以面皮當阿堵物也幸為我謝

答桂汝器

香不知見之在疚也遂失奉唁兄骨勁而學多  
凡先正片語隻字無不包羅胸中是二非二又  
有自家計量在即不口中雌黃而有皮裏陽秋  
與人講會未見空諸所有僕蓋望眉睫而知之  
不得不緘口卷舌以待兄之自解且此事實無  
庸說學來學去并學亦無曰性曰命曰心曰理  
曰神曰化曰中曰和種二名色總屬妄立又從  
名色上妄生見解校同勘異頭上安頭脚下註

一環碧齋手

腳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是是非誰與正之某  
曰我是孔子正脈某又曰我是堯乎正脈竟不  
輸服故末世末法講學甚不易也承問此中李  
山人非山人也乃宰官身也兄可聞不可見見  
之亦必不能傾倒古一山中君家二三子以丈  
為祭酒諾則諾趨則趨惟丈指麾無不如意漢  
就與夜郎王太若出山以人合并于我於勢有  
所不能以我合并于人於理有所不可仍卷舊  
物還古一山中可耳直吐無諱亦戲亦真行之



一祭

復陳抑之

自兄去婺而婺人熬有頌善今君且惜其去者直道何嘗不在人心而南靖之政哀然首薦人固有幸不幸耳弟不能言時又為不能言之時主上厭薄言官去者如振朽補者如登天霜餘碩果弟之謂矣肩鴻樹駿尚須天下弘才兄精神滿腹見于眉睫之間咄咄迫人知者知之不淺不知者忌之亦不淺須自作鑪冶陶鑄之去

環碧齋五

四九

盈去輕直如淵龍木雞了無纖毫揚才露己之態而後不為人忌而後于天下事無之不可願兄勉之猥承使命之辱手勒為謝不難命書史書報如所施以為知我如兄手勒近真尤訝之不手勒貽我而顧命書史書也兄從李先生遊其丰神不減夙昔吾弟雖疏及不能為李先生生重直為嚆矢耳今日九日花黃酒白有客在座不能作書問李先生幸為道區區私

復周子中

知兄病心竊為兄虞之人亦有言心病還將心醫夫心何可以醫心惟心無其心而後可以醫心以年兄慧性絕人證此非難而奈何病其所不宜病今雖痊可猶防竊發真身靜處放意閒中且拚作落托人二三年眎此日為餘生付功名于浮雲未可便議出山官之崇卑顯晦分劑已定早不加多晚不加少况兄年力在同籍中甚不長何必汲汲來書欲弟為兄決出處弟不敢不竭其愚所為兄決如是不知兄能自決否

環碧齋五

四

更望馬平生心交決之

復俞良仲

讀來書若有不得於心者弟不知何所指及晤言卿言卿亦甚不得於心究其所以云某登志不類甚至不欲以名載於纂修之列夫昔之修志已有遺論今經二妙手裁且不能自得於心又何可以得通邑人之心乎秋之業又實操乘無何且去吾與其不與俱去者直道之遺也不飲入酒不受人錢何故以人面孔失我本心弟非



病狂至不欲以先人累文政恐有此無已則如  
弟近日与丈瑕瑜並載之說猶之乎可也夫志  
將以傳信四方垂信後世豈宜明知之而姑且  
草二為之貽譏於識者且丈所處之難不難於  
言卿言卿情關親友猶發憤向弟言之丈何為  
而不得秘之秘之無令以無益之言令人又嘔  
歔於我也

與程泉州

汪潛夫捧到手書曾有裁復潛夫信人也應不

環碧齋主

卷二

作殷洪喬浮沈石頭城下水耳君侯宰番陽士  
則民服去而見思而何有于泉州何也獅子搏  
鼠搏虎總是全力鼠虎有大小力固無大小也  
不佞游白門年餘不敢為噤啞亦不敢為叫噪  
迺者武弁啟利竇鑑監持利權開鑛且半天下  
至要莫如太宰然且久缺不補何論其他部院  
臺省屢以為言于彼不能以言塞于此不能以  
言開 聖意莫測青瑣依二私衷自鄙甚于人  
之鄙之何如君侯取足一腔之意散為百城之

春令泉人士頌之如番陽快平生之願乎不佞  
始基邑中至有今日豈令之能實仗都人士風  
尚之厚泉之人文甲于天下其士風民俗孰与  
新安在老父母必有妙用風便亦可一聞否

復汪廣文

科分甲乙人亦甲乙之世不少白眼之夫弟之  
云二豈欲丈剗去勝心泄二為日耶勝心政不  
必除有勝心而後有勝事等是勝事更有最勝  
事勝事天為之禦人為之禦莫之禦而不為最

環碧齋主

卷二

勝事是亦不善用勝心者也承惠白玉蟾集其  
詩其文別是一種風骨絕無烟火住蓬萊此集  
可當此語恨塵土僕二不能卒業耳古來作仙  
作佛作儒都起于勝心特不當以勝心單用于  
科第方渡江歸迅筆勒復都無倫次亮之亮之

與吳仁伯

曩在邑屋時於二令弟未習暨遊白下殊為仁  
伯喜其入賢關能自檢押不下于少選賢集  
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令弟可謂才矣露而

之是在仁伯作法于儉其弊猶奢尊甫儉哉而  
調資濟急不少吝惜伯仲之儉少遜尊甫一籌  
而慶明慶昌又未必能返之質不可不受之以  
節節者止而不過之義也天地萬物唯節故生  
生化二於無窮在仁伯履滿持盈亦復如是人  
素節而濫三之不已造物從而節之不足觀不  
忍言矣故善操利權者盈虛消息造化聽命于  
我不善操利權者盈虛消息我聽命于造化惟  
仁伯深惟其理力与二三令弟圖之

環碧齋五

### 與吳少逸

或傳少逸弄瓦少逸勿訝弄瓦亦弄璋之機也  
少逸自閒檢押鰥居白門數月一無少年之過  
鄉曲且為美談人何為而不自愛洪先生在塾  
乎畢居士在肆乎少逸筑二在疚時獨賴二人  
者一保而躬一保而資以有今日佚能思初是  
在少逸慎無為人之間之也令祖母嬰鑠否去  
日已長孝子一喜一懼須百方中其歡心且以  
膜而翁泉下目儉美德也素封君過儉而不裁

于禮銖三兩二以為子孫謀不少動心于無情  
之地又為惡德故有所不用必有所以用之此  
可与造化為徒者道難為俗人言也願少逸極  
思其理斗岳丈自名族之遠老歸途無恙試以  
吾言質之

### 與堯夫弟

傷哉柏齡姪之不永也其人其文真是吾家千  
里駒而竟止此劣兄聞之步擔百迴不能已于  
傷悼何況父子天性乎劣兄遭此視賢弟更慘

環碧齋五

五

更烈既已如此為之奈何設當日不自排遣便  
以情死寧復有今日也抱一兒書來亦甚切怛  
在賢弟失令子在兒輩失令友在劣兄輩失後  
來之彥天不可問嗚呼恫矣恫之人世悠悠二生  
之日短死之日長上壽躋八九十歲只多穿衣  
啖飯幾年回首一思忽如昨日獨傷郎君無子  
舍姪貞一与郎君同庚亦無子葬于魚腹視郎  
君牖下死如何元來無有還歸無有空雲水沫  
恣無實相另具隻眼生固不足忻死固不足悲

也劣兄自傷心之人不能復作傷心文字賢弟  
歸去願以此書讀一過于姪之靈几度其游魂  
無令結于世間情緣逍遙三界何之不可迅筆  
草三神爽黯然

與周司封

無善無惡之宗可以語獨座不可以語四筵而  
兄顧以語四筵乎人欲為先覺我便為弟子人  
欲為弟子我便為先覺末世末法權不可執棒  
頭有眼一路棒打不去願兄之熟計之也

張碧齋五

復金子實

足下近櫻何疾即廢巾櫛未廢穎楮不一寄以  
夸我乎張于昇夙恙作否兩園相對兩病翁相  
對矢口而吟抵掌而笑應可當枚生賦而誰復  
參于其間定屬大呂耳大呂生事何如帝城風  
雨客問暫希恨無縮地符坐大呂於齋頭聆其  
飄三玉屑之談後來風雅還當以此君主盟同  
調幸有以振之手盃城酒与侑酒諸品對使拜  
呵筆不又

與郭農部

客歲年兄擢司農弟且銜 命南矣大江以西  
監兌借重一路福星天實惠之下邑亦有糧解  
弟不敢望私于年兄弟聞有一改議當道以為  
便民民嘖三稱不便饒屬七邑曩來兌于省會  
頃者當道念饒去省會道險且長欲改于餘干  
之龍津夫交兌之際民主出軍主入入斬盈出  
斬平無歲不相持相聞全藉官府威靈彈壓之  
省會有兩院三司諸衙門前歲鄱陽糧解且被

張碧齋五

軍擊之死儻移龍津官遠軍悍弱民莫支萬一  
相持必有不可解之孽何如仍舊之為便且為  
鄱湖之險改議龍津不知龍津已過鄱湖是地  
險不可避而人險甚可虞也弟屬風聞其然其  
不然誠未可知知抑桑梓關心心所謂危不敢不  
告伏惟年兄博訪而熟計之

復傅民部

別去幾何忽焉長至孤山雪霽鼓棹探梅了公  
事于湖中橫紫氣于關外舊都舊識重尋記在

桑落可沽陽春可和鍾雲江月如對清溫謝不盡言請以異日

上趙相公

時事之否畀極矣小臣無如之何責望大臣大臣又無如之何將遂聽之手抑轉移有機未可取効于旦夕乎王中石寒不能衣饑不能食尚憶明公初大拜時中石上書辭旨高厚所以慶幸甚深期許甚重及客東閣顧若不能傾倒其欲言之懷與明公一決出處亦可異矣今上

環帶齋五

七

于明公春注無兩然體貌優隆而有所闕夫密蔽顯諍曾不能一回天聽竊意明公心亦獨苦於此時不以去就爭之更須何時祿循默如江湖鳬雁之數何足為多寡明知主上不聽而言之不可明知主上不聽而不言之亦不可心口自惟久矣乃有此疏不知當守肯一寓目否惟明公教之

與張中丞

伏讀門下三輕二重一疏鼻為之酸骨為之

主上宜動而不動亦復留中又何有于區區之言頃有直湖之役陰風怒號山意欲雪一燈自照偶念時事淒其欲涕于是乎草此以聞極欲巽入而直出識短筆鈍不能如意龍騰難醒臆技已窮敬具一通仰祈覽教

復樊都水

今天下所以難乎當事者病在同功而異心夫異功異心未甚害也同功異心于是乎一可一否各持所見又各有私人分足而從之為神為鬼

環帶齋五

五

堅如兩敵之壘若此者一見于東封一見于河淮之役以釜山塘報方以為諧忽以為叛夫非同功異心之作祟耶水亦如兵五港之工垂成陪京猶傳委金錢于溝壑一時人亦榮惑之久而後知無恙故治水難人口波瀾尤有甚于水也古人終身治一官官理甚精後世轉官如轉蓬無乎不治無乎不苟願門下安意河上修未備以為永賴之規別楮云不足介意有知之者

復吳上舍

五載邑屋其不以公事見者如林惟足下秉子羽之節不一至長吏庭或者不以爲高而以爲簡亦可異矣若浮若沈鈞不受餌鰲何如魴其味自厚即如今先兄君揚不佞蓋托交于未第時及之邑屋誰不羨故人爲今而數二就之乃君揚獨不爾二僅彌留之際四五手書爲談交態以疎爲古君揚實有之足下澹然于不佞在事之日今且爲已陳之芻狗猥辱使命百于常

環碧齋五

五

情今郎君抱質古朴不失家風不佞何能益之乃私心特恐其克家之過貧而奢与至富至貴病則一般昔者亦有以瘡病足下者及還古書院一大布施出入意外不佞于是知足下之能市義也愛拍爪者時剪其甚長故能保其不甚短不然觸物而折折且侵膚不佞時爲郎君暨令姪少遠致丁寧不知亦歸遵之否草二裁

統惟丙原

與吳繁昌

居官之理起譽在始永譽在終果立脚于民譽初雖悶二終當赫二如立脚于當道之譽初則赫二終當泯二獲上治民一道而近世巧宦者二之二之二者終見破敗而一之者日月刮磨彌久彌洽方今令甲州縣不得速遷足下此日便當家脉官子脉民規制欲閤綜理欲密苟且應緣不可要之三年况三年之外乎不必希榮但求遠辱遠辱者弟循理于職分之中而希榮者或炫奇于職分之外堂下遠于百里尤不可無

環碧齋五

五

一二直亮友通小民街談巷議以資警惕餘不在我者聽之而已忝在粉榆復承下問言之不覺盡伏惟財擇

環碧齋詩集三卷尺牘三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祝世祿撰世祿有環碧齋小言已著錄西江志  
稱其工詩善草書談理獨抒心得今觀其詩格調  
頗伉爽而簡汰未嚴尺牘更開三袁一派矣所謂  
談理獨抒心得者殆卽指小言已訂正於襍家類  
中茲不具論焉

羅司勳文集八卷外集一卷

附錄一卷

〔明〕羅虞臣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年羅氏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司勳文集

八卷》提要

羅司勳集序

原子者司勳羅子熙載之所著也  
羅子初號悟溪又號華谷復號華  
原嘗著書自稱原子故人亦咸稱  
爲原子云原子生而穎悟絕人觀  
書目數行下一目輒能記九歲卽

先序

能文年十四補邑弟子員督學石  
江歐陽公試其文有縱橫氣大奇  
之爲改今名虞臣蓋欲其志古聖  
賢之學也年十九舉于鄉二十三  
成進士主司咸以其文縱橫少抑  
呂勉之原子悟稍變爲秦漢文每

稿出人爭傳誦繇是原子名出都人士前矣居亾何出補建昌推官建昌號繁劇難治原子至數署郡往往以文章飾吏事日召善書吏十餘人於前口占其所荅故人書手授其所爲文復視公務各有條理暮退則讀書至三鼓廼就寢故原子居官而文日益進郡中亦翕然嚮文雅之風矣三載徵拜刑部主事尋改吏部與李子中麓任子五岳二人者皆以文章氣節相高而原子尤剛腸疾惡面斥人短以

先序

故人多忌之李子曰原子且見中於法矣時予得告歸別原子亦曰子不久中於法矣已而果聞原子逮

詔獄落職歸中山結草堂著述其中浩乎自得也及予謝病歸羅浮將以書約原子就正於甘泉先生之門而原子死矣原子之死也其他弟虞睿虞牧虞獻以其兄治命手遺稿求予序焉予讀之終卷見其所荅王青蘿書有體性求仁之論泣然流涕曰嗟乎原子之進未見

先序



其止也豈非命哉夫原子者古之  
所謂狂者也氣高性左霍渭涯公  
甚喜之使得甘泉先生裁正之當  
不在曾點下顧止於文章節諒士  
也豈不惜哉人多比原子之才於  
司馬子長而比原子之蚤死於子

虎序

四

安文考也是淺之識原子者也余  
因序其集而表著原子如此云原  
子集多爲人取去又平生不屑爲  
詩賦卽有人強之者稿成輒焚之  
以故集存者僅若干卷

嘉靖辛丑夏五月五日

賜同進士出身承德郎

南京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沈桂

奇奕倩誤

虎序

五

羅華原集序

子咎聞華原羅子於鄉里叨舊中  
皆謂羅子豪宕之士然而負氣不  
羈不可近及予再起用於

朝得晤羅子於京師羅子時居銓部  
夜半攜酒訪予於旅邸談論天下事

古今人物慷慨雄辯不少顧借然  
亦微露泛逸予固奇之旣而羅子  
遇讒構家居予亦南還又會羅子  
於碧澗同居處遊語復得窺其際  
間及於養性求仁之說羅子欣欣  
然撫所倚樹而興嘆曰自吾之得

爲成人者若而年不聞於斯言也  
久矣自吾之得爲成人交於鄉國  
天下者若而人不聞以斯言告於  
吾者亦衆矣今幸而辱交於吾子  
復得聞所未聞殆天啟之耶於是  
始歛華腴就裏實盡相易而別別  
已而繼以書且深自警惕期以再  
約講明其說爲鄉邦倡未三月而  
羅子之訃音至矣噫羅子質性超  
穎才復宏卓使得聞斯言於前蚤  
自砥礪肯以豪宕自安而已耶使  
羅子得聞斯言於後期以歲時磨

確浸潤以成其性則管之所謂豪  
宕者其將不爲聖賢已耶天與其  
才不與其齡將啟其衷復靳其成  
爲有意耶抑無意耶羅子沒後其  
弟虞睿收其遺集將梓以傳求敘  
於予予於羅子交最淺而知羅子  
最深惜羅子最切故爲序之然此  
特可以見羅子之大畧耳後之欲  
識羅子者觀於與予之書斯爲得  
之若猶以斯集而槩例焉則非所  
以深知羅子者也

賜進士出身承德郎刑部主事青蘿

王漸達誤

王序

四

羅司勳集序

余自客歲解組歸里杜門謝俗庭  
訓兒孫外惟日與二三及門講學  
問旁輩求鄉先達遺帙以脩文獻  
偶門人羅子秋勞諒乃祖司勳  
公遺集問余為序余曰今祖公之

湯序

十

集流傳已非一日何至令子始問  
序耶羅子曰此重修也祖集傳歷  
四古率而不磨迄今猶為

聖朝所採覽在當道亦多訪求奈原  
版會焚外殘燼鮮得以應曉夫先  
人之餘光燄沒于今日弄爰是請

命諸父兄召梓人刻之曰沐浴拜  
拜請吾夫子以序余曰序之益易  
易也愧自年來多病不任筆墨序  
其曷能為況今祖公之集序之者  
有人矣序之者歷二言言矣余後  
學何敢復贅但今子重修也是至

湯序

二

寶流傳也是子孫能守也則是烏  
可以弗表也噫嘻凡祖宗有懿德  
大業各端賴後人之能繼然後可  
以永垂千古正所謂莫為之後雖  
盛不傳者也公經四世賢書代不  
乏人不可謂黨為之後矣即子也

方騰驥足便思亟先業矧猶未  
量則又何患盛而不傳哉此固足  
譽之以並傳不朽余亦與有榮施  
于是乎書

嘗

康熙己卯孟夏同里後學馮國祥

梁



司勳羅原子傳從家乘縣志明史列傳彙纂

羅虞臣字熙載號華原廣東順德人也初名盛  
唐督學石江歐陽公試其文奇之爲改今名其  
著書自稱原子故人亦咸稱爲原子云原子生  
而穎悟絕人觀書目數行下九歲能屬文年十  
四補邑弟子員十九舉于鄉二十三成進士出  
補建昌推官數署郡建昌號稱繁劇難治原子  
素習爰書嫻于吏事又能以文章潤飾之郡中  
翕然向文雅之風時值亢旱齋戒禱于城隍諸

初聖集卷十

神甘霖立沛三載徵拜刑部主事尋改吏部與  
李開先任翰輦以文章氣節相高而原子尤剛  
腸疾惡面斥人短以故多忌之者會有教宛平  
人劉東山僞上變告張延齡姦連原子于是逮  
詣詔獄治原子乃從獄中上書曰臣昔爲刑部  
主事提牢囚劉東山私脫鎖紐越監戲賭責之  
所以示懲戒也後調吏部主事供職幾一年東  
山近挾奏張延齡誣臣聽屬將伊責打臣常責  
治各監之奸禁者誰爲屬耶其奏延齡屬臣又

非大故止爲嘆其坐而不起獄囚挫折延齡尙衆卽人人嗔怪之將恐不勝其屬矣陛下不肯翫天下正法赦延齡誠古帝王誅不避親之義也有司質確其過寘諸叢棘之下身註幽獄舉目堪悲是若墜不測之淵而踐必死之地也且延齡幸以肺腑侍先皇帝得列侯封當朝外戚之隆莫與爲比延齡不永惟先皇帝寵幸深恩曠貴蔑法卒嬰大僇臣以延齡素驕貴一旦下之吏卽不括髮交手足荷索關械言不苦者特

刑部奏

二

爲強耳延齡身中明法自當伏刑都市以章其罪爲外家驕蹇橫恣之戒當其時提牢官一切以法苦之萬一防衛不謹有如卒暴死獄中陛下欲生得延齡付有司正刀鋸而不可得將必爲臣等首咎臣等之罪又安所逃乎况延齡禁在庫房業非臣始夫庫房亦獄中小房耳自臣提牢其在庫房已踰一年獨以坐臣豈不錯哉又誣臣與死囚陳邦憲去刑具請至提牢廳高坐飲酒提牢廳官署也臣法官也身爲法官而

引囚首之人坐官署飲酒不亦賤名器辱清議而羞左右役使之入乎臣至極愚敢冒斯穢臣與邦憲雖同郡平居未識因本犯病瘡白尙書聶賢免梃數日若謂一月之內皆脫枷錄必有獄官獄吏與爲脫放獄卒相爲指證豈臣能親放之耶小人造飾詆謾激怒聖朝添誣及臣以報前怨遂令臣限身幽圜箠格受辱身非木石獄吏相伍弔影酸心誰復爲憐法官或不廉臣無驗之罪竟按空文不與蠲除臣恐薄惡相煽

刑部奏

三

慢由京師其爲虧損政體不小也昔絳侯受繫低首獄吏史遷下室嘆辱笞箠綫繯之恥古今所同臣被逮何惜但念臣自結髮從仕通籍薦紳乃今爲小人所誣尙復麻面目對人不亦羞當世奇節之士乎且人情頓挫而節義之行損官師蒙辱而朝廷之威褻奸慝不懲而法令之格廢詆欺無限而是非之真淆皆往昔之殷鑒恐非盛朝所宜有也通政鄭紳覽書棄去不奏獄成當輸贖還職詔下御史府議罪又下大理

評錄當原子故縱重囚黨結元惡世宗大怒命  
與沈椿陳公陞徐申等三十七人廷杖五十褫  
職張延齡者昭聖太后弟也世宗必欲殺之而  
御史大夫王廷相太理卿周期雍諸人復深文  
中原子以危法故諸刑曹盡謫外任獨斥原子  
爲民原子歸就中山結草堂在縣治後青門居  
處中有臥雲軒趙東臺書聽琴處湛甘泉書大  
雅堂見陽臺俱吳鵬書別有宜我亭原子遺筆  
墳索寘前圖牒陳後總括百家馳騁千載雖仲  
舒潭思下帷嚴屏窺城市猶自謂過之又言

初學集卷一

虛生不如營名羨古不如自立其志如此兩廣  
都御史蔡經薦於朝未用卒年三十五無子嗣  
曾孫大賓崇正壬午鄉魁殉節祀忠孝外孫黎  
景義諸生俱有文名所著有原子集行世明史  
藝文志羅虞臣原子八卷康熙十九年奉旨行取  
國朝督糧道蔣伊舉  
祀穗城書院在省城內龍藏街康熙  
二十二年蔣伊捐建明自孫黃  
以詩起南海學士多宗之其文未嫻原子經史  
傳記靡不淹貫葉春及稱其爲文上追兩漢下  
揖六朝環觀天下方駕作者其於禮學援據古

今擬議尤確信夫

論曰龐中丞尙鵬讀原子上霍相公書未嘗不  
掩卷太息也蓋重傷其志云王漸遠言原子豪  
宕使氣不可近晚有養性求仁之意終日伋伋  
絕筋喘汗於道路之間高堂邃宇固所願托足  
而棲乎惜夫天不年假所謂未見其止也然而  
其風固已高矣

孫禮琮纂錄

初學集卷一

羅司勳文集目錄

卷之一

序 十三首

賀兩山張先生六十壽序

送太守約齋張公述職序

送孔大夫一泉報政序

送祭酒倫白山之南京序

刻倫德化詩序

張溪山詩集序

目錄

送郡博殷以靜序

贈宋通判歸高涼序

壽梁伯充序

金壇王淞詩集序

唐學官輓詩序

序義慈錄後

紀聞贈袁子溥

卷之二

書 二十五首

答夏于中書

復翁東涯書

與夏東洲書

奉霍相公書

謝尚書毛東塘書

謝蔡半洲中丞書

上霍少保書

與汪西潭少叅書

上詹憲長論山墳狀

目錄

謝韓憲副書

又與汪少叅書

謝汪少叅書

與胡仰齋書

復胡仰齋書

與吳默泉提學書

答王青蘿書

與程中峯書

與洗少汾秋官書



與閻德夫道長書

與岑蒲谷正郎書

又與吳提學書

與譚維鼎舉人書

辭修志

與趙東臺廷評書

與吳興峰書

卷之三

奏議 二首 獄錄一首

目錄

主

議禮奏稿

獄中奏稿

御史府獄私錄

卷之四

啓 一首

謝益王啓

對 一首

擬田叔燒梁王獄對

策問 五首

讚 一首

竹所先生像讚 有序

卷之五

祭文 十四首

祭唐學官文

祭溪山張先生文

祭徐孺人文

祭邵氏文

祭李于遷母傅夫人文 代御史李六峯作

目錄

四

祭太母譚夫人文

祭黃圖川舅氏文

祭張處士丈人文

告除錢文通公生祠文

告祖墓文 代祖叔作

告后土文

禱雨告城隍文

告龍潭文

謝雨文

卷之六

傳十五首

中官傳

張溪山傳

鑄夫公傳

以下俱出家乘行述篇

文鳳公傳

萬祿公傳

附兄于世宏

顯鯨公傳

附弟顯彪

顯韶公傳

附子于房

目錄

五

子政公傳

先公璣傳

昌儒仲傳

張氏傳

以下俱出家乘內範篇

百歲張氏傳

譚太母傳

蘇氏傳

李氏傳

卷之七

記二首

重修存恤廳記

重修太平橋記

銘二首

女建墓誌銘

肝生墳記

辯四首

辯姦辯

辯惑論上

出家乘諸墓篇

目錄

六

辯惑論下

出家乘諸墓篇

小宗辯

出家乘宗儀篇

卷之八上

家乘纂錄

義例篇

敘世篇

年表篇

行述篇

內範篇

譜墓篇

祭田篇

宗儀篇

卷之八下

祠堂章

以下出家乘宗儀篇

五服章

宗子章

祭祀章

禮廢章

目錄

七

外集卷之一

序二首

壽兩山張先生六十序

序虹泉號

爲雲南朱彥臣作

書九首

與馮桐江書

與翁東涯書

又與馮桐江書

與袁縣治論山墳

上霍少宰書

與何述齋書

與戴角峯書

答李于遷書

與李憲副書

雜著四首

書南莊先生傳後

書翁仁夫惠謙卦圖後

書陳推府風木卷

目錄

八

書薛文清公讀書錄後

附錄

程工部烈送原子之建昌推官序

李三洲誌原子遺衣塚記

羅司勳文集目錄終

羅司勳文集卷之一

序 十三首

賀兩山張先生六十壽序

盱有先生兩山者以歲癸巳中春爲六十之紀孔大夫一泉子東滄張子偕某而壽焉時有賀客扶占而前對於大夫曰吾嘗受易請以易占先生之壽夫六十者周初數也中春者萬物始也先生之生應以時也上啟天陽下闢地剛天地之壽無疆也先生壽哉大夫

司勳集卷一

曰於戲子是烏知先生壽哉客曰然則大夫壽先生有道乎大夫曰先生昔以駕部郎出藩侯闕浙暨及于廣惟先生執性仁慈其心坦坦其政優優其民熙熙無逢其天折咸登壽祉故天將以壽考報先生請以是爲先生壽客曰願聞其再大夫曰先生旣謝政而歸卜築三谷放遊兩山飲酒賦詩適如也每醜依阿之辱戒盈溢之鑒樂恬愉之福願神太素簡曠世局夫形勞而精竭志累則神疲精

神內守廼能長久請以是爲先生壽客曰唯唯俛揖而退於是大夫執無疆之觥率吾二子賦詩爲壽于時某從其後無言又不能賦遂酌酒自罰因語大夫曰某廣人也能知前所稱先生進而壽其民旣官於盱又知後所稱先生退而能自壽其身大夫之壽先生其信然乎其信然乎於是酌酒而賀大夫曰昔者先王治國尚老以乞言今國有先生大夫其有聞矣

司勳集卷一

十一

送太守約齋張公述職序

今年辛卯當 觀期約齋張公守建昌應

制而行其僚虞臣子帥吏屬與國父老從鄉士大夫後祖道章山之野言曰余昔在京時會有 詔起公因問公爲人其鄉人多道公受性冲淡不苟與庸俗人容不干仕進及余隸選得補建昌官遂去京師踰齊魯之墟過高唐知公之嘗守高唐也訪公高唐之政民曰公政廉平而不苛南陟姑蘇入嘉禾道出桐

司馬文卷一

主

鄉公初試令桐鄉復訪公桐鄉之政民曰公政簡易而不擾旣而度古杭下嚴州又知公之常守嚴也又訪公嚴州之政民語公政如前及抵建昌日抵公政公省糜費躬節儉簡刑罰衰止訟獄公居旰三年有治理效顧茲行也鄉士大夫相語曰公好樂山水吏事暇則登賞奇勝盡日夕歸吾二三子亦得從公遊觀樂餘齒吾何以去公父老語曰公德惠民在節儉公去誰其似之余聳進而言曰三

子之言若有不釋然於公去然不釋然於公去孰有重於余者乎余性疎慵多闕失賴與公處數月辱公教不棄而余規正也公去後孰與教我規正我則不釋然於公去者孰有重於余乎然公今日之行君事也余不敢爲私留乃執盞祝曰前年 主上屢惻郡守之職無稱任意下重守臣之令公爲司境民有迫於窮困苦疾而隱莫疏通者乎有戶口增而滋殖其生者乎有之入報

司馬文卷一

四

天子更有暴賦淫刑而不恤其民者乎有貪墨而無戒者乎有政蠲削煩苛廉平者乎有之入報

天子又祝曰願公遄歸慰我二三子之思

送孔大夫一泉報政序

孔大夫舉丁丑進士初拜官刑曹明年疏就養改南戶曹又明年坐事落職潞州居潞三年擢荆門知州如前期再擢佐建昌之三年監司考其績狀上成於

天子孔大夫行寅虞臣子祖道而言曰夫孔大夫始官自刑繼爲戶司計望重而勢崇事易而責輕及出爲州倅爲知州爲府同知其事瑣其勢庫其責重其爲孔大夫難矣哉內外

司勳文集卷一

五

相感而榮辱生焉崇庫相懸而好戚生焉巨細相頓而喜厭生焉煩簡相雜而勤怠生焉故氣餒者不能辱量約者不能卑才局者不能細用淺者不能簡若孔大夫其然乎吾聞大夫治刑多平理爲戶司計黜豪強兼入之蠹民今便之然時不以考大夫者則何也上之人若將有患也患之是故試之州倅以觀其量試之荆門以觀其煩試之建昌以觀其簡才精能簡才華能煩才全故其量廣其氣

無餒其德備其藝通故其政無稅於是監司報其成曰明敏於司刑勤謹於郡治蓋言備也大夫行矣予賢大夫之道無少於內外其可謂能榮辱能崇庫能巨細煩簡者也故事大夫行屬縣官請有言廣昌吏民詣予謂予嘗署廣昌故敢發監司考成之義爲孔大夫贈

司勳文集卷一

六

送祭酒倫白山之南京序

倫公以論德擢南雍祭酒 命下羅子沾沾耳喜曰夫倫公真祭酒哉已而嘆曰余觀宏治正德中事嗟乎士習盛衰之繇有以也或問何也羅子不答他日則語人曰自我 明興廣先生爲祭酒三人三人皆會賢稱于世若陳公璉者

文皇帝時初以祭酒起廣中然余生後其詳靡可得記已成化時文莊邱公亦以祭酒事

司勳集卷一

七

純皇帝九歲遷禮部侍郎仍領監學之政蓋任之若斯其剽也當此時學士景鄉聞人奮起儒雅則蔡介夫羅景鳴慷慨則馬毅愍林見素醇謹則梁文康蔣敬之廉行則孫安陸陶絳州才畧則新都太原之屬彬彬焉其餘取位卿相者不可勝選訖于宏治才賢秉用治格寬裕海內稱晏然是故庠序修而教化漸之效也故今天下莫不誦功文莊云正德以後權臣威劫公卿鼠竄士行卑卑無觀功令

廢矣及 今上卽位三歲 詔拜今尚書甘

泉湛公爲祭酒公以古學教天下天下鄉風學道浸興然體局脫變渾厚日消士或繁禮飾貌以實用較之宏治時稍殊矣語曰平地注水去燥就溼均薪施火去溼就燥蓋言類也斯非有以風之者哉夫文莊學博而量或隘故士尚斷截拘繩墨甘泉學正而或疑於迂故士多文采要之釋行均耳斯其風也可不慎與今

司勳集卷一

八

天子崇化勵賢銳志禮樂思以興基太平甚盛乃公卿率具官袍虛器進孰以求富 上意而捐廉集垢之士滿天下縮朒比於長者操切疑於刻人或躋道而采名或趣巧以離厄日事請造探問拜除參會則指屈歲月守遷轉且以天下爲貨弋之文極而衰故其變也於是

天子制詔吏部祭酒重職選非天下有學行不可其比諸撫臣集公卿議請奏蓋愍道之鬱

滯而士習易僻也今倫公爲

天子所材首被茲命太息士俗可不謂甚難  
甚難者耶雖然公學博似文莊而無其隘醇  
正似甘泉而無其迂將異日士有名世者出  
軼美於成化諸賢矣

刻倫德化詩序

南海人倫公敬所者少好驗有子目詔知縣  
沐陽乃都其遺詩得詩若干首刻之其中子  
諫問序於羅子曰嗟余府君余府君學博而  
能文德崇而宦薄往有詩百篇不能刻乃者  
兄伯卽沐陽刻矣然弗表奚而傳也請以屬  
子羅子曰倫公予其表之微詩予其表之矧  
其詩夫倫公固世所謂質行人也曩余師李  
儀制碑倫公墓蓋語余曰公令德化時其政  
務於長者然事上官未嘗委節會使以督賦  
行縣輒責縣官數賦入貨至德化亦欲責公  
入貨如他所公弗從使怒公慨然嘆曰嗟乎  
丈夫柰何以貨博官且吾年老矣終不能爲  
豎子蒙詬詈遂求罷歸邑父老則相率走公  
堂下泣畱不聽夫倫公固世所謂質行人也  
記曰力田無如逢年善仕無如遇合言依時  
之易顯也乃余觀德化公爲吏其遇合謂不  
難耶難耶余多怪世人重愛官遂令捐棄廉



恥之義然人孰不欲貴顯假令公而善宦官  
何已一知縣然公差爲世錄錄此其志在  
淺鮮哉雖古逸士之義何加故曰微詩余其  
表之或問公詩羅子曰噫余於詩闇余奚敢  
評於公詩雖然聞之詩有六義夫按匠曰格  
懷響曰調澄疑曰思比緣曰情翰博曰氣永  
言曰音故格不古則野調不逸則靡思不冲  
則流情不閒則滯氣不舒則鑿音不暢則佻  
六義與然後詩道備今觀公行義甚高於詩  
六義兼之矣嗟公之詩余又曷弗取焉

司馬文正公集卷一

十一

張溪山詩集序

溪山先生有詩一十二卷先屬虞臣爲編次  
且命序焉虞臣受命退未有以復也後七年  
虞臣罷官歸乃發篋中得先生詩是時先生  
修文地下二年矣手而歛泣久之曰嗟乎先  
生先生先生不可作矣曷知予序者於是刪  
次其善者爲集有四爲卷有七螺山集三卷  
詩六十二篇燕遊集一卷詩一十五篇南歸  
集二卷詩三十六篇雜言集一卷凡八篇初

司馬文正公集卷一

十一

先生隱螺山中緬裹古昔托契孤遊提觴秉  
觚日坐釣磯臨泉石苦吟豪歌故其詩有莊  
平之操敘螺山第一已而南出庾關東走吳  
越北入燕齊觀禮樂鄉魯之鄉其詩有司馬  
奇遊之雅敘燕遊第二歸逾金陵下采石入  
彭蠡弄濤泛月俯仰宇宙故其詩有向子五  
岳之懷敘南歸第三至論天地盈虛之理五  
行分儷之義潮汐閏歷之度古人善敗之跡  
而言雖質俚要之不銅前聞蓋不可得而廢

也敘雜言第四或曰子何取於是詩羅子曰  
噫嘻夫詩志之餘也先生之志見於詩奈何  
其弗取是故有女孝慕也禱旱憂時也君子  
達則憂民處則憂族不能爲賦祭供故憂與  
族人同也箴後省躬也老不忘修蓋庶幾乎  
懿戒釣磯思陶情也其樂不在得魚初晴月  
夜見不群俗也栢臺刺時也長吏暴斂於民  
故傷今而思古焉皆先生詩志之義也然是  
詩也子奈何其弗取

送郡博殷以靜序

殷以靜者東莞人也爲浦城訓導羅子聞而  
喜曰浦有良師頃之樛亭黃子璧山李子來  
見羅子則請以敘以靜羅子曰浦有良師二  
子請故羅子曰今夫師其衰邁猥瑣固何足  
選也乃世所稱處其地若要用鼓節與諸生  
約日逐逐熱官送迎拜跪道傍以會悅其意  
唯謹暇或進列座下講說文字纂摘簡略剽  
竊程式曰業是能于主司博榮利諸生亦曰

吾求于主司博榮利爾矣輒貼貼耳聽他日  
而行輩有能取一第而官則語人曰我功蹟  
而人亦相屬稱曰良師良師然士出其門者  
有委曲活變之風而無慷慨執義之心多鑽  
隙抵巇之夫而寡雅裕鎮俗之士若是豈吾  
所謂良師者耶今以靜爲鄉舉士二十九年  
連試京師不第輒罷歸今年夏始隸選爲學  
官夫學官官散慢以靜有有司才不宜爲散  
慢官枉其用使以靜由太學謁選銓部其爲

府倅州縣長可積資格得也以靜薄府倅州縣長而卒守其學官非謂上官不輒賢其待有司靡能捐棄世局而有禮乎抑有司事之也有不奉首鼠竄而免讓言乎吾知以靜不能忽忽有司者也將其於浦庸有教諸生干主司博榮利且率之拜跪道傍者耶以靜必不能也以靜去吾將爲以靜諗於朝他日有浦之士仕者知其能慷慨執義也能雅裕鎮俗也則又知其必出以靜門下也相竊聚而觀矣

東坡文集卷一

五

贈宋通判歸高涼序

選舉之制尚矣王者觀變以理法察時而立政進士學貢之設要歛聚材賢而待區彙其道衡則得人不衡則失人論議博洽君子莫之能廢也語曰尺材在山下臨桐梓尺材非長桐梓非短誠非虛言然世儒多云學貢之徒不足吏事太過夫中材之人獎之則感慨而奮身薄之則悔慚而蹈既用者或絕其資而堅其蹈既之志顧從譏曰學貢無人此言治而耳食者也迎旭宋子以貢起閩中拜官承德倅高涼然有材宋子者咸曰其

東坡文集卷一

六

聖王鄉意用人之道也 明自初興監胄之士會蒸變而致青雲者甚衆尊者位攝公卿庫者名署臺諫故師遠起於東阿金純奮自臨淮房安舉於汝南郭璉擢於容城侍郎宋性都御史吳斌以廉謹進少保吳中尚書盧淵以營幹顯一時英能承風爲烈訖于宣德正統之間忠義則武定李濟剛介則棲霞高翼

器度則穎川張春風流雅佚可媲美臣故能  
霍美當時而聲施後世也斯其人豈借榮於  
進士之科哉成化後三原河洲之屬皆用甲  
科致顯榮路既廣歟望艱裁中外布列轉相  
題拂大抵皆甲科之士學貢遂庸見細繇是  
功令廢而錄年之議起矣至宏治正德之際  
內無臺諫之署外無府佐之選於是甲科之  
士自謂清高蒞職者爲身擇利銓綜者爲人  
擇官政繇賄成位緣望顯蓋亦物盈則虧法  
昂終弊之著也今

司勳集卷一

七

天子師古崇治愍學貢不得其人 制詔吏部  
蓋聞古者進人以賢不問資格今進士之科  
太隆而學貢途未開察廉署右職甚非所以  
佐朕長教化厲蒸庶之義也其議有司不察  
廉者罰尚書官議謹按 詔書仁義閭閻嘉  
與海內崇鄉里之訓甚盛臣請下撫按官舉  
屬郡國學貢吏之賢比進士得召內補其有  
雍格 明詔當以不敬論 制曰可自是學

貢之士相起而彈冠矣 制會行而宋子有  
高涼之擢高涼在廣之圖域爲邊郡夫士約  
而庶委用則患無時時患無材故善材者不  
選地而治乘時者不擇官而顯時視其所遭  
材視其所厝以宋子之才且良當明盛之隆  
應察廉之詔余前所道師達諸公宋子而不  
爲則已彼如不忍負其時其將爲諸公之宦  
業孰禦又烏論一高州哉然余覩宋子之攝  
吾邑也嚴扁輪之防均里甲之役表貞婦之  
門修學宮之廢其政班焉可述又聞文學掾  
王子曰宋固閩之世家也其大父嘗侯藩于  
浙有異政又曰宋子在諸生而行義修也夫  
有名胄可稱世家如其言宋子之爲諸公宦  
業孰禦哉孰禦哉宋子聞之曰安得長者之  
言非鄙人所能幾也縣簿吳翰請書爲宋子  
歸高涼序

司勳集卷一

八

壽梁伯充序

同縣人梁伯充者年六十五矣先是伯充六十之紀其壻紹廣氏余族叔也繪圖爲伯充壽或曰細哉子之壽梁公也夫壽也奚而不文子有宗人者上稽天符下識物理中察往古人事善敗興衰之際內若熒星口若懸河梁公之壽也必能爲子文子盍徵之紹廣曰諾於是述其舅姓氏行畧沐浴再拜求通于族子司勳司勳曰夫伯充何如人紹廣曰余

司勳文集卷一

七

舅氏者固幽僻之產而任悃樸飾行之夫也少爲儒者學亾何棄去乃畜僮手指百商行蒼梧諸郡他商人窵縷重錢心計極毫釐舅氏長者無刻削然歲占所進資卒贏百餘金他商人富則蓄媵婢鳴篳竿策肥推鮮玩奇服絳乃舅氏又獨折節儉約以詩書禮教令其子孫斷斷然鄉人見而咸舅氏敬也事輒取平焉司勳聞之大驚曰有是哉夫商治生之術也伯充其善商哉然而能壽之道也夫

賤商者以刻削取贏羨刻削則心易殘心殘則神耗神耗則昏眊而形不和乃生疾疚故不務仁義相高以機利者非衛欲喜生之本也今伯充無刻削損心之行而能財積身安故曰善商是能壽之道也抑吾聞之壽品有三以形壽者乃其人筋骨堅礚貌履矯健以神壽者宰思損慮凝精葆真以德壽者力道式族訐穀翼後故形罷者騶神役者竭德涼者殃壽之反也吾以伯充之行觀之其務蓄

司勳文集卷一

辛

神與務植德與伯充之壽何論中形紹廣曰善請持斯言往觴其家而致篚帛爲司勳子壽

金壇王淞詩集序

鄉先輩梁公國寶爲金壇令時金壇民有能詩者公喜與相倡和余每得讀所倡和詩歌若干篇而獨於王君淞渙奇其辭意有古作者風因私記其姓名候公歸日問淞爲人於公公沒遂不果知淞公之壻何君子魚嘗過公金壇與淞會何歸舉進士淞亦致詩來賀余亦得讀其詩又欲從何問淞累自忽記然聞何嘗道金壇多勝地士雅有文章習已丑

切數文集卷一

圭

歲余以試事入京過鎮時復起憶其語迺便道訪金壇且及於淞其鄉人又言淞有隱德余亦內復識之及抵京師會淞子東仕爲鴻臚郎與余居相壁具問淞平生所著語東手出其集泣曰吾先公年十五好古詩二十而援筆有就然皆置無錄凡茲錄四十而過者之作也十五始自定次成集古詩凡四十七篇律詩凡一百六十二篇先公且死屬不肖後事我所爲無過人語我死後得名言敘我

我死當無憾矣余受之爲之周讀淞諸詩視余前所見殆有過焉者人有常言士窮而無用於世多託詩自見而詩之工者亦必待窮而後能鄉人旣稱淞有隱德若淞者其非斯人之徒歟

切數文集卷一

圭

唐學官輓詩序

靜庵子亾也有爲寢外之哭者王子時中與其徒鄭子學南輩操筆作誄原子觀之瞿然嘆曰善夫習於輓矣獻侍問曰伯子之善斯輓也何姬原子曰靜庵子之喪二三子實綜之吾見其殯縱縱爾其祝纍纍爾其入而哭涕箴箴爾音咨爾使人聞之鼻鮮不洩者厚之至也然而有勸之道也小子識之獻曰鄉聞之哀有二道有親而哀之有賢而哀之

勸學集卷一

書

親者未必賢然聞其苗則痛閱其逝則感固天下之必情也乃有傷心百年之際興哀戢情之地奚必皆親故屈原湛於汨羅顏淵天於陋巷季次尼於蓬門李廣不侯中散下獄皆學士所謂有道賢人也猶涉弱世之既是以志士憤焉仰天而問履霜而悲今吾夫子產自儋耳一旦服詩書通籍上國其才非有數子之識也仕雖無耀異於弗仕其志非有寒約之素也五十有子異於徒死其年非有

短折之苗也乃爲夫子輓又非有親且賢之涕也然而惑於親且賢者何也原子曰夫感心而不可忽謂之情履理而不可易謂之義二三子之喪靜庵子也義也與哉夫王子梁子與靜庵子爲同官何子與之友也故爲同官之義輓者爲同官哀爲朋友之義輓者爲朋友哀爲師傅之義輓者爲師傅哀語曰觚磬鼎恥芝焚蕙嘆蓋傷其同也故臨喪殯而繁悲視陳亥則絕哭斯其情可予胡越之人

勸學集卷一

書

道哉然世俗闇於大義以術相賣名相妒利相傾而弟子操戈事師且羞其令不受也彼其居存物之際又惡親所謂延陵侯子之行者哉夫生弗與接歎死哀之傷也生弗知其美死誄之諛也情飭易竭言諛易朽二三子吾知免矣使天下輓者有不飭不諛之心若二三子然豈不謂翩翩濁世義人耶故曰可以勸

序義慈錄後

虞臣過贛時客有頌中丞陳公之美者曰中丞古之遺孝也非與中丞蚤孤事其母夫人唯謹其父復清翁有長者行於吳中丞輒憶記語泣數行下及執母夫人之喪哀毀甚悼故世自學士而下輓者詩焉自余所親記具在義慈錄其詞頌以美其音哀以慕故觀是錄而知中丞之能子也於是虞臣受其錄讀之讀之訖曰夫是錄也何足言中丞孝吾聞

司勳集卷一

孝

中丞爲御史時豸冠入朝立柱下執憲度乃今持節鉞鎮虔諸州糾枉旌直吏二千石以下奔呼拜伏竊問崎邑之民數千里外莫不想望風采而思其家世人曰中丞孝矣然中丞志約而好古學博而能文常以直諫事毅皇帝有聲今按部江藩首誅賊吏疏民產罷苛費是則中丞又能壽親於不朽矣孝孰大焉是錄也何足言中丞孝客唯唯曰吾幾失子而論中丞以淺矣

紀聞贈袁子溥

當

毅武帝末年水村陸公居冢宰而吳人袁子溥給事陸公門下是時溥無所顯名公視之亦未嘗過庸篤也初公與嬖臣江彬有郅方彬未貴錢寧先用佞倖進薦引彬並侍中後彬益親幸與

司勳集卷一

孝

帝臥起寧獨稍疏無寵也以此數銜彬兩人遂相傾會宸濠反彬劾寧縱反者購知陸公故善寧又乘間讒公曰夫陸完昔主兵柄受寧濠金復衛兵故易爲反有詔徵公下吏籍其家公母在會逮中溥適除塚中尉乃見陸公泣曰溥義不宜使公以誣受戮於是上謁掌詔獄者韓端而說之曰昔劉賊倡亂震危北郡陸公崎馳千里戮其鯨鯢有社稷之功比居冢宰未聞海內以失德譏一旦構會青蠅乃使抱痛園門含憤獄戶誠非陽秋以功除罪之義也然上將蒙耻文臣受辱所恨從古何



疑今日但念公有老母垂年八十卽公被誅  
在律不過奴給萬一暴死獄中柰何主君有  
殺人母之名溥願以身請釋其母繫以保殘  
喘庶幾其無重陸公萬世之恨如此則主君  
之行義高天下而人人誦說主君無窮也韓  
壯其言乃許頌繫陸公之母華夫人華夫人  
出二日竟死溥爲經治衣棺下至飯舍之物  
賓客來吊者溥主哭焉旣又代陸公獄中上  
書言覆奏草具在業無與護衛兵也由是亦

志

得減死謫戍而江彬亦坐罪棄市原子曰陸  
公之不及於難也溥與有力焉余往年曾繫  
詔獄有老守卒能道江彬錢寧諸人事甚詳且  
曰吾常守陸公者乃從守卒問陸公遺事守  
卒曰當征劉六劉七時陸公爲大將江彬以  
遊擊見屬會彬軍失道當斬彬美鬚鬢陸公  
偉其狀貌遂救勿斬卒之旣幾宗社陸公亦  
且身不免焉方其備離叢棘之下言官閤閣  
者疑獄中書有黨人代之上請下令急捕代

上獄中書者陸公之困窘甚矣當江彬時權  
移主上貴幸無極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  
呼噏則令曾史化爲盜跖陸公身陷大辟夫  
人孰敢爲左右者則溥之不爲利圖曉矣昔  
楊尹伶僂于臨賀長孺致溺於然灰余以溥  
事觀之何陸公所際乃有異于古人恆情之  
外耶且溥尉吾邑以幹敏聞今陞爲鎮南州  
司錄前尉何啻十百率以罪去而得遷實自  
溥始是皆可書也余重有感于陸公之事以

集卷之

夫

語好事者觀覽焉

羅司勳文集卷之一

終

羅司勳文集卷之二

書類

書二十四首

答夏于中書

人至辱遠書詞指慙慙謬蒙嘉獎竊計某奔走下吏卒無一日之閒不能千里致問愧汗流趾顧抱咫尺之義過爲足下所誦然聞君子不責報而廢施志士不矜能而伐德故悲歡隨場者衆人也振難赴急亦海內交遊之

司勳文集卷二

徹義耳奚足多焉曩僕在盱時會足下奏當已成閱獄狀狀多鈎織悲夫寃哉寃哉未始不推案流涕也君子負議於下流賢士繩行於不肖今世之警警足下煦者倡曰刻薄妒者目曰賣重怨者斥曰奸邪貪者誣曰婪利論列曰飭虛名薦引曰植黨援幽黜曰排善類鄉人不比曰好詭異進士外補曰破選格凡以過足下此而已雖然足下何謂無過比如風之生也穴焉空積穰未信於衆人而徑

直不虞其後何謂足下無過但念足下才負儻蕩行懷孤獨靡能循智保位卑論儕俗致身顯耀獨扞當世之文罔乃予觀往古詞人才士輒悲其動遭軼軻仰天墮涕況今親遘見之如東洲者耶僕素喜讀今世士夫文字而得其人物武功則康對山北地則李空同信陽則何大復大江以西有足下然武功北地俱以誣坐廢信陽雖不廢終亦早死名位不大顯而足下乃抱不測之罪眠戈萬里積

司勳文集卷二

二

沙塞草瀟涼異俗昔人所悲諺曰娥眉胎妒才美秧稜今足下得無類是乎無論北地且評武功當逆瑾之時朝爲張綵夕履要位武功以十年修楔不得一調可謂持正君子矣徒累高名汚迹同鄉然終不詭於大雅保身之義孔子居衛見南子居魯見陽貨赴佛胎之召此何爲者其道非可與拘儒曲士語也故子雲留莽梁公事周箕子明夷異世所符曷唐而磷曷涅而緇然後之詆毀子雲轉深

譌舛每訟斯冤心孔發熱嗟夫嗟夫此固未  
易與俗人道也日者問足下於渭厓渭厓曰  
是在我在我我其有待乎姑徐徐僕且喜且  
難之曰今夫煦者妒者怨者貪者行其說而  
是非顛倒公道不明矣先生曰徐徐他宰執  
亦曰徐徐今宰執不愛時體有如先生者乎  
卽有如先生則亦曰徐徐已耳民負冤則直  
之恐其不早也乃士夫之冤則顧曰徐徐爾  
如此而煦者妒者怨者貪者之說卒有能忌  
憚之者耶既又退語人曰冤哉東洲若率有  
能白之者然命也夫達人不以夷險易操非  
美殊志足下試觀義命之說精矣敢附此聞  
亦欲足下之由然而雖雖若無與然以待也  
則命在我矣念言有懷侍坐無緣北望塞塵  
何勝慷慨

同治癸未卷二

三

### 復翁東涯書

與子信次京國忽復參商念言蒼梧轉多勞  
緒人至猥惠德音故人天涯倏若談面來教  
敘陳邊郡之勞且養勸僕以進賢退不肯之  
指嘉命損辱鄙曷能當吾子振翰天衢高視  
上京塊爾雄心難可比量已而出吏邊郵式  
監蠻長夫君子不易俗而治民志士不異操  
而居險吾子陋膠東之無奇卑子康之憤積  
是故荒瘴不足爲子惡繩墨不足爲子拘僕  
視子豈薄志於梧哉顧僕媿無鄉里之行又  
寡交遊之譽曩者曹員詔辟鄉賢翹俟當此  
時人人自謂清通之裴楷更生簡約之阮放  
尚在譬若爭餅群兒惟相競口除書忽下首  
被非任夫徐生願辭道子之舉叔夜求絕山  
濤之交昔人雅志良有以也一人省署懶受  
羈束舊有惡悶心疾遇囂輒發卽鎮日之內  
呻喚不止每見揖坐委折齷齪不能學且今  
喉嚨中時抑抑也良故厭之夫善宦之巧進

同治癸未卷二

四

慙司馬高舉之智退謝長公方欲咏招隱之詩擬閑居之賦然華耀中戰俗累外纏用方寸之情喪不啻之德而子責我以涇渭薦紳抑揚廢品之道無乃與僕初心謬乎且夫白骨疑象魚目類珠言似之能亂真也苟非賢哲孰能參驗若僕則非其比矣且子又欲聞僕所定交嗟乎未易言也憶在冲齡靡知檢括自謂高談可以娛心綴言可以抗志玩素可以抑情單居可以流輿遂爾閉門學鈍破

司馬文正公集卷三

五

偶成奇視入幕之賓則咄嗟望延賢之閣而屏跡晚步世途更嬰宦疹追念生平裁深痛抑然性有所短心有所暗終非可以弦韋移也屬邇以來時體逼煎志局難改出門無逞處室獨娛固足下所深悲而鄙人之用兢兢者也聲求之叩無以遣報不敢懷隱故畧述其梗概歲月不停山原復隔子非茂齒我亦彫容無緣把臂願冀努力

與夏東洲書

僕小年時嘗喜讀今世士夫文章而得其人物如夏東洲康對山李空同三子者及長而仕又嘗接見今士夫言貌矣頃之人有問輒便忘其姓名卽強記亦不復起獨於三子者未嘗一日間忘非有積素之好也平生所欲見者此三子而已今空同卽世對山廢居而足下坐累卑天下之名抱不測之罪僕又不敢爲無觀之辭重世俗之忌不意足下過自

司馬文正公集卷三

六

貶損賜辱遠書此僕事足下之禮而非足下所宜先加於僕也邊居萬里蕭涼異俗遠聞足下處之耐煩不作惡抱自非內有所勝誰能不憤悵者哉傳記所稱學士以文字忌世爲俗捐擯自廢者甚衆賈董以不遇廢史遷以腐刑廢韓愈柳宗元以貶謫廢其餘雖不廢亦不甚大顯近世如足下對山此其明驗也讀成中近作志指和平雅有風人之思視世褊齷之士一遇摧跌便生憤恚時出其叟

罵之怨自比於騷其趨遠矣夫騷誠怨矣然  
爲其君者也後世之怨謀其身者也怨爲其  
君卽怨不怒身則幾於訕矣僕固知足下之  
能知自解也且丈夫自爲世耳故不得備行  
伍所以發子長之恨而係單于之頸以啟丹  
冊亦江淹之所慷慨而思赴者也今足下有  
其時矣其自解又將不在茲乎得大价行息  
甚逼匆卒奉候不盡所言

奉霍相公書

虞臣不肖不肖不能委曲時體婢直成性遂  
爾墮跡昭憲名編獄錄重貽父師寤寐之憂  
虞臣誠死罪死罪被繫以來每見獄吏咆哮  
心魂惕悸群與諸囚括髮交手足關械帶索  
坐饒蟻蟲一月之內僅能再櫛耳念自遠違  
杖履音墨載踈輒欲作書遣報然薄命之災  
幾成狼戾氣體虛羸不任執筆又服醫家息  
慮存神收精還吐之言誤爲過信竟爾遲疑

乃今削骨稍能倚凭而眠食據褥尚類嬰兒  
嗟乎嗟乎今日之事故未敢一二談也虞臣  
少籍矩範稍知章句徒以盜竊文史之間非  
有杜偉廊廟之器阮放清簡之識謬膺薦拔  
得列清曹然長竊慕嵇生之爲人自以剛腸  
疾惡遇事直言乃辭舉吏部絕交山濤斯固  
哲士之高趣而雅人之遠圖者也觀其遺書  
昭若發矇或咄嗟時事便學挂冠但十口之  
隸未去饑寒所以俛首縮眉求寄衣食重慚

君子之恩竟罹黨構之禍命也如此敢復云  
云一自罷官之後吏持逐禁來相焚越遂命  
僕夫理奔策仗孤劔出都門望指河西當此  
時晨登征途則受訶關吏夕托馬首則諱言  
逐客自非識時知命誰不吁嗟行路之難隕  
涕狹斜之曲者哉然而非吾心所懼仲尼素  
位之訓莊生齊物之篇作者雅志似吾不少  
之也乃若元英徂節青陽協候始挂長帆出  
清澗度淮海望金陵伏謁我公都下侍領言  
笑然後遡長江入彭蠡訪匡廬弔白鹿之遺  
跡遂循東林上天池求

司勳集卷三

九

高皇帝所爲周顛碑讀焉斯固行道之勞而實  
積心之所希艷者也若夫歸而誅茅結屋墳  
索置前圖謀陳後爾乃總括百家馳騁千載  
雖仲舒潭思下帷嚴平不窺城市自謂猶以  
過之何則誠以虛生不如營名而羨古不如  
自立也但竊有懷惟恐聰明易衰重負我公  
訓旨點玷門牆興言及此夜不成寐獄錄一

首附獻左右諺曰厚者不毀人以益名知者  
不揚默以危身每服斯言良增振愧然斯獄  
之成本自鈎織亦我公世道之憂也故首尾  
具論疎鹵不文何勝悚息

司勳集卷三

十

謝尚書毛東塘書

明公承休明之策擁威靈之號上應台階下  
象山岳爾廼開闢幕府廣延南士咸願委心  
戲下顛倒衣裳獨虞臣以削籍丹書隸名獄  
錄望蔭轅門無路操策監寐輾轉流恨胸臆  
豈圖明公收諸徒步之列加以咳唾之恩未  
屬窮冬親頒新曆雖嗟老之悲無裨賤士懷  
惠之感實逾小人復幸虞臣得長明公之世  
與在視聽之末邇者伏觀交州之役瑣夫庶

司勳集卷一

士

議多謂峻嶒谿谷鳥道盤鬱三江爲防險不  
可度斬木爲械堅不可入崦嵫幽窈林箐蒼  
蔚伏象驅戰而蒙豹之馬不能禦瘴霧薰蒸  
則防戍之卒不能守勞逸岐形主客懸制狼  
兵難羈漕轉多厄而豈知 國家隆盛之福  
明公萬全之策謀成几案畫定帷幄可以北  
略諒山南拔清華東潰宜陽西循興化斬那  
河之險決車里之堰據雲屯之阻破賊子之  
關楊艘沱江飲馬浪泊其掃除封蟻若駭鯨

之裂細網犇兇之觸魯縞也然敵不難取取  
而守之則難功固易成而處之不易昔忠  
宣有云馭之有道可以漸安守之無法不免  
再變每誦斯言喟爾長懷夫南交輕剽往謀  
所記使鎮府無黔國之重聚落非夷酋之統  
則簡定之孽再萌噢咻稍疎繩束太驟則黎  
利之禍復起姑息貶削仍議賓藩則莫氏之  
篡猶存殷鑒不遠事符先歷故賢者慎微而  
制變智士鏡幾以設防明公誠能遠準春秋

司勳集卷一

士

之義近懲永宣之轍詳內略外設衛立長封  
欵附之徒以安其心廣建置之典以小其力  
則我公於斯役業類補天功均柱地伏波捧  
轡晉裴扶轂此固元老經略之餘蓄亦纓綬  
縉紳之所矚望而歸心者也虞臣過懷東郭  
之憂敢竊負薪之議因緣奏記附布中悰誠  
死罪死罪

謝蔡半洲中丞書

虞臣南國徒步伏謁戲下幸奉入幕之末兼承白璧之賜懷惠之私實踰小人伏惟明公策承休明位據上台巍威履仁覆露粵土蓋自忠肅文莊以來未有能三此者交州之役載軫翁懷然策定帷幄謀成几案自足以南闕鎮夷北入昌江據雲屯之阻破邱溫之壘固我翁經略之餘蓄亦士林之所委心而矚視者也但恨晚生小子無由操策轅門侍領邊畫以此爲負終童之歎耳矣謹布中悰敢塵奏記卑懷無任瞻戀之至

司教蔡集卷二

七

上霍少保書

不侍多年瞻戀之懷發于寤寐雖久塵奏記然每得都下人來言我公養志和神優游南署卑懷無任喜慰且道公常品題今士猥及庸流昔人有以唾咳爲恩睽盼成飾竊比斯義誠猶過之性非木石不敢昧大忘深居簡喻抗亦惟篤信昔人絕書相府之義裁阻因循竟歸簡畧虞臣叩頭死罪已亥之冬伏聞蒲輪已北元袞登用賈充難抑司馬再相中外同歡況我公承休明之策擁千載之任儲端華重實異恆司在昔春卿今也夫子然自傳記所載治朝亦有雜進嚴禁豈無貪吏故大臣匡朝上術要在修時務包容所以全大體也無求備所以畜凡材也浮陽而不逆所以處小人也任怨而不激所以行政也廉直而不劇所以謀身也虛心而無我所以聽言也是以望顯而人服功成而天下安先史有言宰相運動樞極感會天人中於道則易以

司教蔡集卷二

七



興政垂於務則難以御物固知老臣謀慮宿  
有註畧鄙人但惟屏跡舊棲求終計活然窮  
居獨坐私心想邁絲銓庶籍治亂之原要自  
將相古今成鑒故本三代而訖宋元據述事  
實編次爲傳美惡具列勸懲自標至於繫繇  
國步興亡之際則闡潛發幽用致己意俟之  
更年倘得就緒亦足爲我公相業之助也但  
恐才識褻淺無堪任稱年來心氣惡小性又  
健忘苦思便憤悶矣監寐輾轉亂憂非一向

司勳集卷三

五

使天不人假風志謂何涕言橫集

與汪西潭少叅書

虞臣粵國遺民也徒以脂韋法心焯直成性  
既謝長公高舉之智又無司馬善宦之巧竟  
爾列籍士伍登名獄錄撫念陳事未常不隕  
賈生之涕而危巷伯之遭也自返舊棲每談  
桑麻之術秉耕課僕出助租稅故讀閑居之  
賦則叶賞潘生詠招隱之詩則契幽左氏況  
山林無寒悞之世情詩書有平生之舊好是  
以仲舒潭思下帷鄭真屏窺城市展彼二子

司勳集卷三

六

之雅志謂自過之舉對人言終貽俗笑但要  
之皓首能不謾耳然私心嚮往尚賴明公流  
惠吾土休德波被使不肖輩得爲太平逸民  
然後可了此隱願不然耳目所覩百憂具軫  
誰復有能除割凡根而摧薄其雄憤者耶今  
山崎窮谷之民引首翹目仰惟明公風采冀  
濯煩熱廣諺有曰家養馴兔無畜獵犬其言  
雖鄙可以喻政惟明公哀我南人引首翹目  
之急少盈其願則可以既攬轡之思而人皆

欲出明公之時竊觀明公之美卽溘死無恨  
矣無緣伏謁附謝因便不盡鄙懷

上詹憲長論山墳狀

虞臣頓首謹狀虞臣家祖墳歷宋元之際及  
明興以來俱葬邑之黃岡會邑寇爲亂逸黨馮  
貴寧等負其豪欺乘干禁盜侵壟畧成化中  
先大父璣以直於官貴寧竟抵法嘉靖初其  
孫馮超等孽害有仍玩惡益烈乃又平治我  
祖封植藏毀我祖碑碣盜占我祖桑耕灌犁  
爲園牛羊上牧獨其巨石隱隱累立子孫遂  
相委循忍禍於祖考是時虞臣尚在家食乃

拭淚而告於父老曰子孫之守莫大於墳墓  
害莫瘠於侵奪辱莫獨於忍禍不肖莫上於  
失守所以覺首痛心哀鳴疾呼上訴當道如  
王公檠谷胡公南津祝公曉溪三先生者皆  
爲虞臣握腕竟窮其奸而曉溪又復追獲其  
毀藏之碑碣會諸公遷轉踵繼未及歸結關  
其案於吳蘇園虞臣亦薄從試事北上夫時  
安於北上謂當道仁人君子皆如三先生哀  
鳴疾呼似可少緩諸君子必有能爲僕直者

乃蘇園駁回再勘遂張小人之勢復使其死者含九原之冤生者負復讐之志傳曰縱奸漏枉收寇也伐善殘弱擊民也非蘇園謂耶此某之蹙首痛心日復益加每與念及未常不涕淚沾衣心孔煩熱而自悲祖考之不幸不見憐於人人也夫馮超族黨習悍戾之性乘世濟之惡人有與相讐輒自刺殺誣之或當以宿病羸生之人無耕籍商販作務剝弱於人以爲食其餘攻剽盜竊爲奸者不可勝

司馬文正公集卷二

九

數是誠邑人所痛也然未若僕家祖考之被害爲最酷比時家人來告以蘇園之駁曰遷藏石碑事同一時藏則俱藏毀則俱毀僕時亦有僭啟曰夫藏與毀一也其志皆欲以滅跡也石稍薄則易毀碎獨祖母周之誌其石堅厚幾踰一尺非可以槌鑿毀者招稱馮仲自行掘地三尺見碑夫藏之三尺亦將求以滅跡耳已乃謂藏與毀不同何耶羅毅葬陪祖壠而謬聽其廬刑買地之說豈不冤哉且

羅毅之祔在正德時然先壠之葬黃岡蓋自宋元來所有也曷不觀追獲所藏之碑至元中重修乎彼其供稱在案亦旣明白況再證以山隣結以里止執事豈謂山隣里正之言不足據耶先人兆域舊有界置上抵山頂下抵衆戶田頭左右之界俱有水坑此成化時官所給斷案文也卷中始末執事特未深攷耳田園租稅歲入不過一二兩萬不足以供祭掃之用豈謂僕貪其厚利如今日士夫之

司馬文正公集卷二

十

爭沙坦耶且葬於黃岡有祖曰鑄夫者宋理宗時人也舉景定中省元後以元氏之亂竟不忍仕及卒其門人私諡曰宋義隱載在縣紀昔信陵之墳守衛無曠展季之壠樵蘇有禁吾先祖雖無信陵之貴實懷展季之賢而邱垆荒蕪盜鋤發亦諸君子之所宜興哀也於是蘇園報一書曰生當自有處頃之蘇園去其事遂寢幸而天誘吾衷諸惡連遭疫死數年之間先塚亦就綏寧何園小人之禍

萌餘未息忽於今年之夏越築基界所毀樹  
木已經告理執頑抗命及僕之佃人蔣插于  
田被渠持刃殘傷聚衆鄉捉弄訴之縣差人  
拘提渠復肆兇拒捕自知其罪之不可逃也  
裝誣越訴冀圖抵飭設或小佃數多豈能束  
手足而聽其鄉獲耶小人欺罔無忌蔓恐難  
圖伏惟明公按部吾廣仁足以植善明足以  
燭奸威足以止暴持三物而能不忍一民之  
傷於害者故有屈而不伸怨而未平將爲明

司勳文集卷二

主

公是求念惟虞臣自放逐以來杜門別業嗟  
口世事但此關屬大義第不一言恐以裁抑  
之說見橫則褊心未能自白是以不避瑣瑣  
伏候才察

謝韓憲副書

某南國之徒步耳不悟明公洞開心顏過自  
謙抑假我英眇錫之嘉宴繁俎綺錯羽爵飛  
騰牙曠高嶽郝阮哀激雖曹公忘疲於干斯  
侯生納顧於夷門無以過也徘徊厚渥實深  
感愧顧以官寺務煩恐勞折節未緣伏謝飄  
爾晨征倉忙登舟殊不宜展謹布中悰幸惟  
亮察

司勳文集卷二

主

又與汪少叅書

承服風問從來有年適逢行縣不敢蹉跎不  
面冀奉清誨用釋遙悚不圖性局褊瘠形跡  
似猜言侍未頃竟引風退畏使君勞僕誠則  
鄙人然念屈色時俗汗流竟趾跡其方中豈  
所謂稟宇宙獨用之心受天地不平之氣者  
耶惟於君侯所出見豈曰希實冀流惠蒼赤  
垂名鼎鍾以永年譽故此解携日遠向慕難  
裁曩素所藏謹檢篋中得祥異賦三冊奉獻

司馬文正公集卷二

圭

左右

謝汪少叅書

睽貳更年實瞻勞止念惟君子于役北還擬  
圖修候然辰屬朱明擁旌東邁寒暑載離山  
原復隔翩爾因循竟歸簡畧虞臣萬罪萬罪  
伏跡舊棲忽拜遠存載攬賢書親頒新歷雖  
觀斗可以辯日移灰可以測度審時可以知  
稼視朔可以紀異君侯嘉惠荷俾良多然流  
光電謝非復茂齒還念生涯繁憂總集所慰  
公門延攬實多髦俊千里之足無留良於伯  
樂合璧之珠不匿耀於隋侯而公又文苑宗  
工道園哲匠錄中諸作諒多手製足以宣明  
大道光益時化誦之粲然何可仰贊再拜厚  
渥謹緣使謝蒹葭之懷無任瞻邇

司馬文正公集卷二

圭

與胡仰齋書

別來思公爲勞向擬馳候而德輝害病家僮中無省事足遣也地迥心邇我懷如何日聞公入廣時無人相告道及偶得傳息遣人追候而公舟發矣悵望久之區區擬作最言具道辱公相愛厚之雅且憤說世人娥眉之妒痛哭長安行路之難然彌月不敢獻豈亦楊生辭作暑賦之義耶今聞公有召還新命益噬舌狂態矣日者偶與坐客談公被召因

司數文集卷二

奎

憶記令祖五峯翁昔以言事爲秦檜所忌落職及檜死徵爲徽猷學士與公今日之迹相先後自是異事亦公家所傳譚案也然僕願公侔莫清時無曰了吾魔障優游粉署以榮希艷僕將翹首諸君太平之業足我南逸隱懷惟公其圖之適舍親何克肖南歸過訪不得走候江濱既所欲言無任悵懷無任悵懷

復胡仰齋書

令祖公道繫經籍名傳史牒虞臣淺學晚生安敢復贅一辭但至寶流傳四百餘歲子孫能守不可無表乃以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見委於僕實非其任也夫學非司馬執傳世家才乏歐陽胡編相譚僕於執事雖恃有惠子知我之愛愧無子建不慙之言損辱嘉命實不敢承造次不盡容俟相見虞臣頓首

司數文集卷二

奎

與吳默泉提學書

僕少誤學儒竟離轍軻故每敕諸弟輩焚毀  
筆硯問道桑麻而獻輩識見荒庸志與僕謬  
自謂詩書之好傳自先世故不敢失墜先人  
故業然品列凡愚難加陶範豈期君子之德  
曲荷優容烟霞餘彩賁及士伍光寵門戶僕  
本小人懷惠之私敢忘胸臆未緣伏謝謹布  
心悰

答王青蘿書

日者聽公體性求仁之說上究乾樞下稽物  
變六籍未談道園獨悟所以不待數日思若  
彌年益痛靈稟之難遇而恐管窺之易蒙也  
擬圖請益詎辱遠馳視我珍什披覽粲然發  
調旣清修辭亦綉誠巖壑之孤貞而宗工之  
大雅也謹依來命欲投報章然辭作鵲賦恐  
類楊生謹把名篇畀諸蒼頭以時啗頌而已  
因使附謝鹿門之返未告解携晨興遣候冀  
釋遙悚而仙舟夜發悵戀如何樵南之訪倘  
不遐棄命予佳期

與程中峯書

不肖列籍士伍棲迹別業而山林泉石之雅不求吾是不責吾非俾僕得以尋詩書之舊好學無生之元術不肖有此亦君侯諸公之賜也然不敢問定與謁左右蓋謂虛禮無用虛辭無觀非所以報君子之恩亦門下之所簡賤者也邇者先壻被禍之酷義不容默故敢不忌嫌跡竭其款款夫小人盜侵先壻已非一日幸僕遊宦十年其禍已弭塚邱亦有

司勳文集卷三

先

寧宇今復孽惡再萌豈僕不德之招抑亦風俗薄惡而移易陵遲之勢然耶小人欺罔無忌之禍至今日已極植善鋤暴防瀾塞潰之義是在君侯幸加才察上詹憲長狀一首附獻塵覽雖疎鹵不文然事之首尾頗亦具載又聞此事案下有行謹令義男陳詞階下伏候批行委官併勘亦先靈所稽首拜泉下者也

與沈少汾秋官書

與子解携連日念子多勞忽辱遠使臨門拜遺雲板升之堂右扣鳴鏗辦故人之跡倏如對面兼示諸公之作遶庭把玩邇遭無厭概自文苑宗工曠落日久宏治初號稱多賢然裁調靡弱既無興象復少風骨正德中空同輩出標格漸高今聖人御極海內詞場茫然右古南風周雅稱闡今日如諸公雖道非匠心然文質半取思調兩挾可謂一時之英

司勳文集卷三

年

矣吾子大雅遠過諸公將來秀士幸得師範知足鄙人之望矣獨念鄙人少誤學儒齟齬聖代半生錯料竟爾蹉跎自今年來白髮閒生徹夜輾轉亂懷非一若使憂能傷人何堪長久近讀仙經莊老諸書儘有思味閉關端坐更學無生以除衰病乃若振羽天衢流光帝籍爲謝故人長加倅莫



與閻德夫道長書

不待多年思亦勞止念昔兩同京國高談燕  
會無乏晨夕豈悟世事緯繆風藿飄轉岐路  
云眇殊積愴嘆竊念鄙人動遭淪擯枯槁當  
世然慙非娥眉何能袂妒邇來卜築城東雖  
繩樞湫隘有同晏市而門徑寂寞頗類楊居  
有園數畝離披落格之藤爛熳無叢之菊對  
此偃息饒供清賞至於農務時閑濁酒初齊  
乃有田父相過共談稼穀酒情中酣仰而賦

司勳文集卷二

圭

詩僕本粵人也能爲粵歌畀之蒼頭以時諷  
詠彈劍而和其音欸欸當此時雖安仁閑居  
之賦太冲招隱之咏猶謂未足以比其幽懷  
也然尚籍君子抗論雲臺揚聲紫微太平之  
業波及遺逸卽饑寒於堯舜之凶年亦且甘  
心矣偶發狂言恃有惠子

與岑蒲谷正郎書

某不肖周身寡術動與俗乖迺爾拓落 明  
時賦軻 聖代且以吏議見逐持禁相趣理  
奔策而晨征望潞河而寄止時則黃埃蔽野  
悲風四起日晚晚其易落雪霏霏而霑衣埋  
輪據鞍啗悽茹嘆曰嗟乎薄命之人乃爲灾  
首言念君子鳴珂金殿曳履仙曹慷慨則高  
議雲臺招尋則倦遊名苑至乃賦贈征夫則  
藻思泉飛宴開賓筵則高懷雨集此固足下

司勳文集卷二

圭

之雅致而實鄙人之所希艷者也念想歸去  
家徒四壁欲輸黍稷則田空負郭寶擅布則  
園謝桑麻貶心貨殖則寡猗頓埒富之術抗  
志神仙則少松喬蟬蛻之方徒爾局步常衢  
沉疴時痛嗟乎岑生知吾心樂乎否也勉立  
功名流光 帝籍好自爲之幸以鄙人爲鏡

又與吳提學書

伏謁門下假我顏色而歸舟倉忙簡禮辭謝  
遯懷蒹葭有類風人日面承公許惠名書僕  
小構在縣五山之中因名中山別業堂曰大  
雅有臺曰見楊然素壁不假無絲增重伏觀  
公染留蹟粵國觀其體格整嚴丰神灑落內  
涵筋骨外曜鋒芒竊陋世人任筆爲體聚墨  
成形薄解章草粗傳佐隸則好溺偏固自闕  
通規豈若我公總覽六書之要俯貫八體之  
奇將使伯英捧轡元常扶轂度越凡品足擅  
名流倘不見棄鄙人載榮奕世敢不百拜我  
公之明賜

司馬文正公集卷二

書

與譚維鼎舉人書

遠辱吾子臨汎侍聆德音式如金玉征舟倉  
忙阻遏造候蒹葭之懷不任勞止吾子白雪  
孤揚騷騷空廐而能降抑心容韜含光曜誠  
達人之元機而夸士之所難者也僕少執寡  
昧載鮮磨礱自謂學止師心行由孤獨可以  
抗志浮雲微跡九有晚步弱途更嬰宦疹歷  
觀昔才多陷輕薄曼倩滑稽不雅長卿竊賞  
無操步兵無禮敗俗中散凌物凶終元暉侮  
慢貽險仲宣躁率見嫌始知砂礫所傷慘於  
矛戟諷刺之既速乎風塵謫此殷鑒喟爾長  
懷吾子聰明獨穎所知當不逾於僕年然不  
敢隱畧其鄙悰亦惟靈品罕遇管窺易蒙故  
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談也昔孔融忘年於  
正平李白賦志於子微吾子固希有之鳥也  
竊比斯義是以敢進其區區

司馬文正公集卷二

書

辭修志

承我大夫以邑誌之役見委虞臣竊謂誌史之流也所以彰往昭來闡潛而發微也江文通嘗論修史之難無出於誌虞臣小子弗學其何敢與於斯本乏三長乃欲竊效名芳輒附筆削使讀者無所啟發豈惟負我大夫任使抑又何以觀也總裁之任須屬名筆若探訪故實則僕土人也不敢辭

與趙東臺廷評書

嚮辱臨況簡禮殊深上國佳期不敢追候恐以市客盈門長車擁路而潦倒野態或可以移疴解也懶慢之性今復成僻京師故舊倘有言及不肖爲我謝曰不問陞除不覽邸報不養交遊不通書問渠以爲達生保命第一義也幸無見怪行矣東臺策立 明時冀謝知己

與吳巽峯書

辱承下問鄙人不知其便謹用採拾舊聞討論故典以上塵清覽語曰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微眇而忽之則善根不植既萌而後絕則惡蔓難圖倘我大夫以鄉約保甲之法爲相須而參之以時宜行之以勇決是大夫永有覆露于我邑民也鄙人敢不盡其愚欸贊揚萬分某頓首

羅司勳文集卷之二 終

司勳文集卷之二

三

羅司勳文集卷之三

奏議二首 附獄錄一首

議禮奏稿

刑部湖廣清吏司主事臣羅虞臣謹

奏爲遵

明旨陳鄙見以正儀禮以昭

聖德事近該禮部題爲

欽奉

聖諭事奉

司勳文集卷之三

一

聖旨廟建大事禮之至古今旣卜吉宜速奉造但時非古比或有以

皇兄后喪爲不可卽舉行者爾禮部還行部院

司寺翰林科道等官作急議了來說不許面

從退言各盡所謂欽此臣有以仰見

陛下之心之明且虛也夫有虛明之心者然後

可以語禮可以事神臣又有以仰見

陛下之治之可以比唐虞三代之盛也臣愚以

爲禮官之議必能上奉

明詔而宣

陛下虛明之德於天下也然昨見邸報禮官之議與臣私心相刺謬始自驚駭臣妄以爲禮官之負

陛下多矣原禮官之意豈不以爲

祖尊也后卑也建

廟重也而叔嫂之無服喪輕也后卑於

祖而祭重於喪明不可以卑廢尊輕奪重也臣

竊以爲

司教案卷三

二

莊肅皇后母儀天下名號繫於臣民已久則尊

孰有過於天下母乎

莊肅皇后雖今尚在大行然自他日而言將不

爲

宗廟之主乎

陛下於

莊肅雖無服制然自群臣而言將不爲斬衰之

服乎禮爲天子之后服齊衰齊衰者三年之

服也何以服齊衰有母道也則天下之重事

孰有過於三年之喪者乎

莊肅母儀天下幾三十年而諸臣受祿食土於武宗之朝者亦十六年故諸臣之爲斬衰謂其有

君臣之義也謂其有受祿食土之恩也義則爲之服恩則爲之哀故服也者所以飾哀者也

今

陛下將建

九廟而行告請之禮其所執事於

司教案卷三

主

太廟與所董役乎百工者將非在

朝之諸臣乎在

朝諸臣其將有不以母視

莊肅者乎諸臣以母視

莊肅則新喪未久哀泣未廢而使之從

宗廟之役其將以喪服乎以嘉服乎凶服不可

以入

宗廟以嘉服則非居三年之喪者所忍服也傳

曰吉凶不同服歌哭不同聲臣見諸臣之心

必有赧然而媿蹙然而不安者矣或者又以爲營建主自

陛下無妨於舉臣則曰

陛下以孝教天下者也

陛下之孝百王之所同也天下之所式也後世之所觀也何不教諸臣以成其孝而遽爲之奪其情從

宗廟之役以

陛下之朝有失禮之臣哉

陛下於

莊肅本無服制禮曰叔不撫嫂嫂不撫叔叔嫂之無服蓋推而遠之也然人之情聞嫂之喪則未嘗不戚戚則未嘗不哀故曰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弗服之者制也哀者情也情不掩義制不奪恩

陛下於

莊肅之喪既輟

朝參矣徹鐘鼓之鳴矣又素服而奠矣則

陛下之情必有慨然之色愴然之容表見於儀禮之中非直循故事爲美觀於臣下已也今去告

廟之日僅浹旬耳臣以爲

陛下之心志未能卽飭感慨未能卽平而遽行告請之禮非所以專致精明而交於神明之義也昔者曾子問於孔子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有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禮三年之喪不祭其先祝取群主而藏諸

祖廟以待卒哭所以象生者爲凶事而聚也

明哀悲之情人鬼同也武王有營洛之志而未遂周公輔成王理天下以畢其志而命名公相宅經營却在嗣位三年之後喪服之外則何者以爲喪服未廢未宜以吉卜也今

皇后之喪既爲天下臣子三年之服則告請之禮未可卽行建造之工在所當緩而禮官之議顧欲舉吉禮於喪服未卒之內無迺與周公孔子之指爲相謬乎況禮有經變有同異

故君子之於禮據經而審變合同而流異是故可以已而已者禮之常也不可已而已者禮之拘也不可已而不已者禮之變也若顧命冕裳之被伯禽金革之事皆禮之變也是不可以已而不已者也今告請之禮蓋自

陛下之建

廟始也其告典非循舊之制其日月非不易之期使再卜日而行又非後時之慢也

莊肅之喪既以日易月則所諱者不過旬月間

司馬文正公集卷三

六

耳而獨不可以改卜乎與其用喪失禮以求吉孰若去喪而得禮之爲吉也是禮之可以已者也禮官循衆附會首爲不可緩之說以欺

陛下臣不知其所指矣昔魯有事於太廟公子遂卒及繹萬入去籥夫有大夫之喪而繹已去籥矣君子猶以爲可以已繹也可以已而不已曰猶繹譏之也以大夫之喪而猶廢宗廟之繹而況於天子之后乎禮官之議臣不

知其所指矣夫志敬而節具者謂之知禮志哀而居約者謂之知喪今禮官忘

皇后之喪而從吉禮謂之知喪可乎以哀戚之餘而奉

陛下以見

太廟之主謂之知禮可乎舍哀與敬而號其禮曰可以傳天下觀後世可以彰

陛下虛明之德也臣則不知矣臣愚少不知學

淺見荒識安敢自謂能與知禮之末但由臣

司馬文正公集卷三

七

之說則考之古而有據揆諸心而得安由禮官之說則事無明徵而道有強心矣

陛下倘以臣言爲可採擇萬一收回

成命仍

敕禮官待畢喪之後再擇吉日相度建工則天

下後世將以

陛下之孝於

宗廟厚於

莊肅而優容於小臣也如此一舉而三善具矣

臣 欽誦

陛下有各盡所謂之

旨而禮官不能悉心正詞援引古典以當

陛下之意是以不避斧鉞冒昧上陳伏惟

陛下嘉納臣無任戰慄懇祈之至為此具本親

齋謹具

奏

開伏候

敕旨

司監金卷三

八

獄中奏稿

邇者臣因犯平人劉東山偽上變告張延齡

姦誑連及臣

陛下不加深察并逮臣

詔獄臣不勝憤懣不勝媿死竊念臣昔為刑部

主事提牢一月臣訪在監一切囚犯應帶枷

杻或獄卒受財縱放或罪人私自脫解或罪

人在監賭博撒潑或罪人越監私相耳語臣

則痛為戒曉深加省革所以重獄情懼疎漏

司監金卷三

九

也此時劉東山係見問應禁人犯臣按律鎖

杻發禁見監劉東山乃私自解脫越過別監

與人戲賭紙牌臣忽下監拿獲臣初欲取供

送問及審本犯見在招罪未結乃止責打二

十所以示懲戒也後臣蒙

聖恩調補吏部主事臣供職幾過一年不意劉

東山近日挾奏張延齡誣臣聽屬將伊責打

臣責打劉東山為其脫去鎖杻也為其越監

犯約也反誣臣聽延齡之屬然則臣常責治



各監之有奸禁者亦將誰爲屬耶其奏張延齡屬臣又非有重大事故止謂延齡嗔怪見伊坐而不起臣謂獄囚中挫折延齡尚衆豈止坐不起者卽人人嗔怪之將恐不勝其屬矣況劉東山原與已問發崔福馮國用郭碧崔忠王銘等嚇騙張延齡銀兩劉東山見事露出首有司案驗明白追銀一千三百餘兩給還延齡收領奏當崔福等罪當徒延齡因其出首得領前銀是延齡於劉東山猶有德焉於崔福等猶有怨焉延齡縱有屬臣何不屬臣以責治其所怨之崔福等而忍於負其所德之劉東山者哉今

司馬文正公集卷三

十

陛下不肯翫天下正法赦延齡誠古帝王誅不避親之義也有司質確其過寘諸叢棘之下身註幽獄舉目堪悲是若墜不測之淵而踐必死之地也且延齡幸以肺腑侍

先皇帝得列侯封當

朝外戚之隆莫與爲比延齡不永惟

先皇帝寵幸深恩曠貴蔑法卒嬰大慘臣以延齡素驕貴一旦下之吏卽不括髮交手足荷索關械言不苦者特爲強耳延齡身中明法自當伏刑都市以章其罪爲外家驕蹇橫恣之戒當其時提牢官一切以法苦之萬一防衛不謹有如卒暴死獄中

陛下時欲生得延齡付有司正刀鋸而不可得將必爲臣等首咎臣等之罪又安所逃脫乎況延齡禁在庫房業非臣始夫庫房亦獄中

司馬文正公集卷三

十一

小房耳延齡下獄年月在嘉靖十二年十月臣於十四年四月方纔提牢自臣而上提牢主事已經二十員矣延齡禁在庫房已踰一年餘矣獨以此坐臣豈不錯哉豈不錯哉臣又見奏內誣臣與死囚陳邦憲輒去刑具請至提牢廳高坐飲酒提牢廳官署也臣法官也身爲法官而引囚首之人坐官署飲酒不亦賤名器辱清議而羞左右役使之入乎臣至極愚敢冒斯穢臣與陳邦憲雖隸同郡平

居未識止因臣見該監司獄官稟稱本犯病瘥乃白本部尚書聶賢准免上樞數日若謂一月之內皆脫枷鎖必有獄官獄吏與爲其脫放獄卒者相爲指證豈臣能親放之耶

臣載觀

大明律內有曰獄囚患病應脫去枷杻而不脫去因而致死若囚該死罪者杖八十提牢官知而不舉同罪蓋

國家制律之仁也是故饑寒有衣糧疾病有

可敷奏卷三

十一

醫藥又疎其枷杻便其調理所以求其生也卽臣寬本犯枷杻亦循守律格耳矣未足爲罪也然今日之事臣反覆思之究此旣胎實由刁惡造飾詆謾激怒

聖朝添誣及臣以報前怨遂令臣限身幽圜第

格受辱身非木石獄吏相伍弔影酸心誰復爲憐法官或不廉臣無驗之罪竟按空文不與蠲除臣恐薄惡相煽慢由京師其爲虧損政體不小也昔絳侯受繫低首獄吏史遷下

室嘆辱笞箠縲紲之恥古今所同臣被逮何惜但念臣自結髮從仕通籍薦紳乃今爲小人所誣尚復麻面目對人不亦羞當世奇節之士乎且人情頓挫而節義之行損官師蒙辱而

朝廷之威褻奸惡不懲而法令之格廢詆欺無限而是非之真淆舉皆往昔之殷鑒恐非聖朝所宜有者也伏望

皇上發聖神之聽啟獨觀之明矜臣無辜特

可敷奏卷三

十二

勅下鎮撫司與臣辯理明白然後容臣從疾舊

里罷歸故鄉庶乎

朝無辱士野無奸民未必不少爲

聖朝風化裨也臣干冒

天威萬死萬死

御史府獄私錄

李司封開先曰嗟羅子歟人也吾見以駭中法矣或問李子不答後數日人有教宛平人劉東山僞上變告張延齡姦連及羅子於是會逮詣詔獄治羅子乃從獄中上書通政鄭紳覽書棄去不奏曰咄羅生良默然而辯何益矣羅子初不解強請之上翌日鎮撫翟裕暴羅子階下與諸囚雜治翟語難劉東山率如羅子書中指曰汝誠誣汝奏羅主事聽

司獄集卷三

十四

張氏屬責汝然汝別監遊蕩而自干禁也又曰頌繁張氏業非渠始且渠非病狂奈何引囚罪人飲官署乎翟拍案且怒且罵東山懼叩頭觸地謝曰死罪死罪翟又召讓羅子曰羅某謂汝無罪乎繁陳邦憲見監汝罪也羅子仰首瞪目而吃吃辯曰此事劉東山奏中弗載且非始某也然竟無語始者姓名翟曰今上所整獨張氏父子第論汝陳囚事無傷也羅子寤曰吾過在因循而強飾不祥得

禍而分與人不義乃前謝有罪翟大喜而語待羅子甚溫居頃之召責對簿簿上獄吏張進學司簿事卻對擊地怒曰官人甚褻職旣而背書校尉李良手示羅子曰撫軍無足恃也而與我五十金羅子笑曰我酸寒人也何過索我自後張令諸校日侵之稍急羅子仰屋嘆曰嗟乎獄吏之貴乃自昔記之矣是時翟已上獄狀請其叅羅子曰那移監禁罔知法度而主事沈椿者則張氏下獄時提牢也

司獄集卷三

十五

翟誤案椿曰賄屬於是上覽狀大怒乃并下椿等二十三人獄椿懼固推陳主事公陞翟又論公陞曰市恩賣法故縱由始獄再奏詔下御史府議罪而羅子與二十三人又往繫御史府獄人有爲羅子喜曰翟兩論張氏事故與子無預也且王大夫世之所謂聞人也少爲御史爲給事中有氣慨吾知論羅子堅持人弗能張弛矣然時府中知者皆恐恐有憂色王大夫乃令御史金燦屬獄草燦則獨

名羅子雜諸囚長跪階下而燦歆冠裹衣咆  
哮堂上左右呼叱曰前來前來羅子遂縮伏  
地不敢前燦厲聲曰某何說羅子又逡巡伏  
地不敢對已出乃竊嘆曰翟武弁也尚能以  
官服蒞人如燦若禽鹿視肉耳然燦猶不欲  
深抵羅子草具上王大夫王大夫怒辟左右  
吏語燦曰羅某另叅燦問王大夫默然良久  
曰話長話長然弗道其所由而燦亦竟不知  
之也燦罷王大夫更召御史梁尚德梁尚德

司馬文正公集卷三

六

江西人也伶俐而善伺候人意王大夫復辟  
左右語曰羅某另叅尚德默領之乃退而奮  
草曰某不畏國法私其鄉人鬆死囚之枷  
鐐結犯上之惡黨以致後來提牢官員因循  
寬縱習以爲常事求原始抑誰之辜王大夫  
讀而喜止竄易數字時有吏偶傍嘆曰豈不  
冤哉羅主事往掌詔獄者論放張氏首坐  
沈陳乃今獨渠之坐也冤哉某嘗執役主事  
側聞主事指屈廷公卿首才王相公與人論

今人文字則又曰王浚川王浚川云乃今日  
王相公何見譴之深也羅子亦獄中移書讓  
燦曰聞足下奏當首誣僕往翟鎮撫止坐僕  
陳因事今云結黨元惡不誣乎放陳邦憲者  
端自沈陳今云我敢寬縱又不誣乎夫獄理  
過刻以索國是非失置以譌主竊爲足下憂  
之尚德聞而懼走白王大夫王大夫乃并論  
沈椿當椿等不應從重罪當杖而獨深文劾  
以危法中羅子奏上上又詔下大理評錄

司馬文正公集卷三

七

王大夫曰了吾魔障矣衆讀報咸以異王大  
夫羅子曰奚足異也語曰血氣旣衰戒之在  
得今王大夫年六十餘矣汝尚謂王大夫爲  
御史給事中時耶而大理周卿期雍者讀獄  
牒佯語其僚吏曰議不失奏如是足矣已而  
鞏牒歸私第具草夜有詣期雍第謀構會期  
雍留與語移時而出故事大理令錄獄律當  
據罪狀論故得律題允失律題駁理之法也  
期雍既謂不失議而再加詆駁焉斯何法耶

其駁畧曰羅某蔑棄法紀徇私情而故縱重囚背公道而黨結元惡實啟釁端致生流弊奏上 上復大怒詔諸校縛羅子與沈椿于午門前打五十棍罷爲民已而椿竟死杖下矣痛哉羅子旣免官有來見羅子瞿然曰期雍幾殺子羅子曰故無積怨於周卿今日之事偶誤耳曰愚哉子尚不聞京師之醜期雍者乎唐尚書亦以張氏事待罪 闕下有詔尚書龍不得奉朝請籍治事先是 上幸昌

司勳集卷五

六

平祠諸 園陵唐弗與從行居頃之會 上皇子生唐疏請得列朝臣賀而 上不之許也期雍心獨喜絕欲傾唐以已代時 上又問可爲刑部者側有薦期雍期雍聞愈喜曰我俸多尚書我囊裡物也後 上念唐邊功不忍罷其官 詔削俸二級期雍始懣懣憔悴無顏色矣又曰去年部佐卿缺廷臣咸推言期雍霍侍郎曰大理不可無周老期雍退而喜矜人曰霍吏部知我唐尚書笑曰老癡

霍業不欲用也京師好事者相傳爲笑柄而期雍遂骨髓憾二公矣若期雍斯世之所謂鄙夫非耶得人一色言而喜失一色言而恨於是羅子聞之大驚而信所鈎織乃周卿受美官獵要位耳已夫今之事權貴人者俟候顏色賄遺左右夸毗而進熾趨而言皆足以都美官獵要位斯數行豈期雍所不能耶期雍獨不畏有天道奈何殺人而媚之也羅子

司勳集卷五

七

曰嗟若子之言迂哉腐哉竊位者顯竊國者富盜跖剖炙人肝能以橫行天下而懷行曾史者曾不脫於窮約若此安復取信天道哉曩有韓御史岳者欲抗疏以理于衆余聞而止曰疏入必兩重罪子府中舍其門屏皆書謹言子獨不念門屏之戒耶且子惡着多冠立柱下毋爲御史聲勢耶欲作美官必學周卿若子亦瑣瑣流耳安能致位大理哉已而韓亦墜馬傷足遂不果疏羅子又曰吾讀酷

吏杜周等傳觀其行事廉刻皆言善傳會上  
意乃今則不然周卿止求媚權臣耳矣與昔  
所論載又何其大謬也夫權奸黨結而主上  
孤危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羅司勳文集卷之四

啟一首

謝 益王啟

刑部湖廣清吏司主事羅虞臣謹

啟為禮儀事

伏念虞臣苦窳賤質卷曲散材學止求心行  
多違俗叨備一官甫更三歲無可論之微勞  
有未償之厚責徒知許國之忠每懷廢職之  
愧方虞幽黜誤荷搜揚者賴

殿下曲全之德幸免虞臣瘵曠之罪叨

眷殊多冒

恩最渥欲圖稱答遽爾遠違尸厚食而無功謂

當慎絕捐

鴻私而不報彌所兢慙茲以本月二十五日治

裝載道戒行就職

皇皇之容再觀未期拳拳之私日增無已伏願

殿下保願

睿躬永享邦家之福惠愛旰民益培壽命之源

虞臣無任懇祈謹具啟并匱幣羊酒隨進

謝

辭以

知

對一首

擬田叔燒梁王獄對

臣叔謹奉陛下詔往案梁事還至羈昌廐失火焚梁王之獄辭臣叔死罪景帝問曰梁事有乎臣叔對曰梁王無恙陛下無以梁事爲也陛下仁孝天下所聞臣伏見太后故鍾愛於梁王梁王來朝陛下入與同輦出則同車梁侍中郎謁者咸著籍引出入殿門及侍燕飲陛下時賜以好言梁王以太后陛下故而

又王膏腴地於是築東苑作平臺大治宮室爲複道三十餘里又欲以天子旌旗誇視諸侯從千乘萬騎馳驅國中夫梁王之車旗陛下所賜也梁王行多驕蹇亦陛下所故知也梁王不自明察寵任群小乃羊勝公孫詭之徒浮說相煽危惑人心盈惡自誅不煩有司陛下使使者案梁相望索王之反具竟無跡見且陛下獨不念梁王吳楚之勞乎七國反時自關以東合從西鄉惟梁受擊棘壁梁王

輒念太后陛下在中諸侯擾亂乃并兵東界  
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臣  
又聞太后以陛下意梁食不甘味寢不安席  
梁王素驕貴萬一摧折不諱重貽太后陛下  
爲有殺弟之名柰何此憂在陛下矣夫帝王  
之道不以法勝恩春秋之義不以罪掩功臣  
恐文吏竊本之言無足據也倘陛下引其言  
則高帝之法不可赦陛下體太后之心則梁  
王之罪或可矜臣願陛下無以梁事爲臣不

司馬文正公集

四

勝欵欵於是景帝大善叔對曰急趨謁太后

策問 五首

問春秋周室之求車求金或書天子或書王  
夫車金不貢諸侯之罪也而反以罪之周是  
猶不責不孝之子孫不能供養其父祖而反  
咎父祖之哀鳴也是豈孔子尊周室之意耶  
然書王而去天其果後世傳寫者之脫抑孔  
子之寓褒貶之深意者耶夫以爲寓褒貶之  
深意則孔子人臣者也而天下不疑其僭何  
也他如武王稱商王受之名而天下不以爲  
篡箕子受武王之訪而天下不以爲忘仇伊  
尹就湯桀於五而天下不以爲二携彼數聖  
賢者其跡若有悖於理而犯天下之難者而  
天下終不非之彼其道德足以先信天下之  
心者乎業春秋者當求聖人之心於傳註之  
外而辯聖人之跡於疑似之間是能善讀春  
秋者也幸以明經之學告我

司馬文正公集

五



策問二

問毛詩註釋簡古鄭氏雖以禮說詩於人情  
或有不通及多改字之弊而先儒謂其多裨  
毛詩之未及者果何以見之及孔氏疏義出  
而二家之說遂明宋朝伊川與歐蘇諸公又  
爲發其理趣而詩益煥然矣南渡後李迂仲  
集諸家爲之辯而去取之南軒東萊止集諸  
家可采者視李氏爲徑而東萊之詩記獨行  
何也戴岷隱爲續詩記建昌段氏又用詩記

司馬文忠公

六

之法爲集解華谷嚴又用其法爲詩緝今諸  
家之要皆可得而言歟王質鄭樵去小序而  
言詩與諸家之說不同晦翁又因鄭樵之說  
盡去美刺探求古始而東萊不能無疑者何  
也夫詩非序莫知所自今去千載之下欲一  
旦盡去自昔相傳之說而別求其說於茫冥  
之中誠亦難事程明道固嘗有說矣然今讀  
朱傳其指桑中漆洧爲鄭衛之音甫田大田  
爲非刺詩其文義曉然無可疑者其發理之

精微措辭之簡潔固無加於朱傳然改易古  
說間有於意未能遽曉者諸生負通經之學  
幸以告我

司馬文忠公

一

策問三

問書有六體曰典謨訓誥誓命是也獨典謨之書簡嚴寬大六體皆備如禹益儆戒之辭皆訓也如欽哉維時亮天工之辭皆誥也如禹會群后誓師之辭皆誓也如命汝作納言之辭皆命也而先儒謂誓誥不及二帝者何也而後世之續書又謂天子之義列于範者有四曰制曰誥曰志曰策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七曰命曰訓曰對曰讚曰議曰誡曰諫

司馬文正公集

八

彼其說果有合於六體之義否歟今典謨之書所謂簡嚴寬大者又可得而言歟諸生負通經之學以應用幸詳告我

策問四

問易聖人之書也伊川易傳主於言理康節易說主於言數至朱子作易本義作易啟蒙乃兼二說謂易爲卜筮而作謂康節先天圖爲作易之原謂伊川言理甚備於象數有闕然先儒謂言理雖不知數自能避凶而從吉學數倘不明理必至舍人而言天是以數學爲不足貴也得無朱子之說異乎然今觀康節先天之說易書本無有也雖據其援易爲

司馬文正公集

九

證而未見其確然有合者彼以六十四卦皆爲伏羲先天之卦畫其法自一畫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然生兩生四生八易有之矣生十六生三十二易果有之乎彼又援易言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曰此先天之卦位於是以前乾爲南坤爲北離爲東坎爲西兌巽爲東南西南震艮爲東北西北然天地定位安知非指天位乎上地位乎下

而言南方炎爲火北方寒爲水亦見離與坎之果屬東與西而可移離坎之位以位乾坤也易之書果有此位置否耶而朱子廼謂先天圖爲作易之原是果又何所據而言耶且伊川康節生同時居同洛相與二十年天下事無不盡言而獨伊川不言易數康節欲傳其學於伊川而伊川不欲彼伊川者又豈以康節先天之說謂非易書之旨乎諸君負明經之學以進用幸以告我

策問五

問伯夷古賢人也論伯夷至孔孟定矣孔子曰不念舊惡求仁得仁餓于首陽之下逸民也孟子曰非其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避紂居北海之濱百世之師也夫伯夷所以爲聖者以其遭紂之惡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餓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故耳而史傳所稱以武王伐紂伯夷叩馬而諫耻天下宗周義不食其粟而去夫商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而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矣則往歸焉彼欲夷紂者二公之心未有異也旣而武王倡大義太公相而成之而獨以爲非者何也夫文王養老爲天下而已武王伐紂亦爲天下而已使武王居文王之世必率天下以事殷而文王居武王之世亦必伐紂以救天下固也而伯夷於文王則居於武王則去以前日之歸爲是則今日之去非矣以今日之去爲是則前

日之歸非矣且天下道二仁與不仁紂之爲君不仁也武王之爲君仁也伯夷故不事不仁之紂待仁而後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則伯夷何處乎其於孔孟論伯夷之說得無異乎若以爲將以風垂後世之爲人臣而去是將有爲也有爲爲善則亦衆人而已又安在爲賢聖也而或者以伯夷雖歸文王而不及於武王之世叩馬之諫無有也其說亦有稽乎然吾皆惑焉請以質吾子幸無套舊說

以枉執事

司馬文正公集

卷五

讚一首

竹所先生像讚

有序

竹所先生者縣之龍江里人也初爲縣學諸生從大司馬湛公受尚書司馬公嘉其誠篤愛重之一時同門士號爲高弟已而久困諸生中不顯名乃求罷歸其常言曰萬物以適情爲得至道以無欲自足故懷達人之行者保寂而破羃履殆身之辱者解命而殉名何則名利於我不可必得也日月易蹉百年難

司馬文正公集

主

致吾惡夫劬劬勤勤以喪元於不可必得者於是葺宇家林灌園舊業荆扉晝掩蓬戶夜開室暗秋華徑感春苔先生止息其區陳書綴卷直酒弦琴撫景而言曰曠哉斯邱昔李衡誇橘林於千樹石崇侈靈果於萬株然皆非所以樂吾儉志也乃種竹數本春青冬綠陵漢含霜瀝滴可以清簷樾蓊茸可以蔭房櫳先生又於農隙時閑濁酒初齊則有田家野父共論箱庾高談稼穀酒酣耳熱仰而賦

詩當此時稽園不足比逸蔣徑亦爲讓幽景  
彼逸韻豈非忘山澤之樵槁而譬朝市於桎  
梏者哉某通家世好拜瞻儼像會先生以讚  
言見屬竊抽丹管用彰綱德

讚曰

古有喆人 鶚冠羊裘 何如野服  
敖睨林邱 夫也粲粲 倪顏渥丹  
何如大璞 朗寶中完 元亮嗜酒  
南陽潛經 樹彼蒼琅 碩人之廷

詞學文集卷四

十

昔采魯茆 今承唐逸 會有鵷雛  
啄其苞實

羅司勳文集卷之四 終

羅司勳文集卷之五

祭文 十四首

祭唐學官文

文學掾昌化唐子經綸卒於學舍嘉靖十七  
年九月望日將返柩故山其友人兩部尚書  
郎何子翼羅子虞臣祖奠城門道左爲文哀  
之曰夫唐子固儋耳之人也方其筮服南海  
千里來儀隴河涉川探峭排崎妻孥睽於異  
域僮僕與爲旅羈然日置酒宴歡妙賞彈基  
胡抱疾而就枕忽大寐之愆期入子之館除  
薄葉落庭卉秋移登子之堂餽饌著案酒湛  
盈卮迨夫輦返故國慢飄岐前淒風猿啼寒  
雲雁啣瞻馬蝗其尚遠望龍門而無極嗟爾  
唐子淡泊之操可顯而官不襲其識沉靜之  
質可壽而年不將其德凡我友賓孰不予惻  
雖則子惻百爾友賓不觀塞外征夫壠上戍  
人一旦白骨委衢墓草根陳思歸道遠反葬  
無因至若娥眉胎禍才美秧稊蒿萊結侶江

畔行嗟莫不嘆險途之易跌傷直道之難任  
今子仕爲文學吏長育青衿死而稅賻雜選  
縞素如林則鼓其修短榮辱之人情吾將一  
誰而噉歟乃若海淺蓬萊魚龍共盡河流酸  
聚杞櫟俱沉故陸生有大暮之賦雍門鼓池  
平之琴苟哲人之達觀雖修短榮辱猶寄也  
又何矜怨于中襟嗟爾唐子邈矣歸魂邈矣  
歸魂如其有知請紓慰於斯文

祭溪山張先生文

嘉靖十四年二月十二日處士溪山張先生  
卒其甥虞臣留滯京師越五月二十七日得  
家報言先生卒率其女爲位而哭之廼陳牲  
酒果奠拭淚言曰去年秋子歸自江西得與  
公相信宿聚談及來京師公扁舟送我別我  
珠江之潯杯酒彈劍明月賦詩吾視公志氣  
慷慨體貌康強喜曰壽相也孰知公年遽止  
是耶自我入京齟齬時體匆匆欲求去故不  
能奉咫尺書問無恙將謂不久南歸伏謁公  
可月日計也孰知別公珠江之夕柰何永訣  
耶卽令我今歸與公聚談如去歲之歸自江  
西也可再得耶事不可預料而數不可測如  
此嗟嗟我公我忍言耶公貌頎然而髯森然  
德之溫然論之侃然發而詩歌鏘然鏘然有  
大雅之思若治世之音如令出而干仕可以  
翩翩於世矣乃公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  
不厭何則其心有所重而行有所慕也嗚呼

公之隱德宜終壽考孰謂天道與善之說今足信耶夫有德者顧窮縮而在位者卒庸瑣庸瑣者獲終其天年負德隱約者又多短折此皆造化顛倒其善惡不能銖兩於萬物傳記所稱公且仁者誣矣誣矣嗚呼嗟嗟我公我忍言耶雖然吾將表公潛德刻石編次公遺稿無忘其所論著以示鄉人與其子孫使無惑於天道也吾未卽死猶能操筆而任之

祭徐孺人文

嘉靖十四年十有二月朔二日戊子張子之母徐孺人卒於京師於是同官某等以牲酒適其館設奠再拜言曰嗟嗟孺人害知其賢雅與子遊聞道慈妍婦儀旣嫺母道無愆懿爾元子惟邦之彥昔尹南陵繼陟司銓子獲奇聲母有令名

皇錫寵章壽登耄年胡遽不祿卽視卽燕嗟嗟孺人命服之禔然生而子姓之時班然歿而

賓客之弔駢然自今伊始斧屋纍然俄而松楸之卷然亦足以捐爾子之潛然香帛附奠敢告素筵

祭邵氏文

嘉靖十有四年七月十四日鍾子汝益之妻邵氏卒其鄉鄭子翹輩凡三十有五人先後造弔焉汝益哭慟而有聲於是弔者咸相慰唁汝益仰天嘆曰嗟夫亡乎今而予何家焉夫邵生而恬靜少慧不妄語言初婦吾蓋猶逮事吾祖母楊夫人楊夫人愛之謂吾母曰孫媳婦賢母曰婦性遲訥又素羸我家事良煩則苦非其任也後數歲予爲知縣寧海邵

司馬文集卷五

六

從吾母來寧海過彭蠡時輒遭風逆困舟崖下洞渦中舟突崖石時響響也邵遂病怖至則竟不出一語咄勞苦居亡何後從予京師會病尋作病未踰年骨立然邵雖在病予故不問家事客過留則酒食稱而又善針指不襲巧他人御諸妾恩而有禮得其權其內稍稍整矣吾母喜曰媳婦賢乃嘆楊夫人爲知言云去歲吾母將南歸母曰婦苦疾吾欲挈而俱然汝舍事無執留之數月竟死遺其孤

止十餘齡蓋煢然瑣尾之子焉於是諸弔者爲之酸鼻曰傷哉賢也然而年不襲德貴不逮封豈非天耶傷哉乃修奠而哭之而侑以詞詞曰繁淑人之碩媛兮襲窈窕之芳徽資三靈之淳懿兮秉淑茂於中閨奉清塵于君子兮服壺彝而言歸上承歡其所隆兮下以不匱其惠念良人于邈方兮鴈離離而北翔胡元運之弗度兮乃壽命之無將彼桂敷榮而方盛兮盍零落於繁霜嗟盈月之光沉兮悼馨蘭之俄殞俾孤齡之靡恃兮哀壅瘁以抽心苟大暮之同歸兮何必仰訴乎穹旻駕仙舟而南下兮九月初吉擁丹旄之飄搖兮悠悠道側罹零露之沾凝兮勁風淒急踰吳澤而波寒兮聽越猿之夜泣爰修祠而告虔今用彤管乎幽德亦爲爾良人之故也奠罷而於悝

司馬文集卷五

七



祭李于遷母傅夫人文

代御史李六峯作

於乎夫人其賢乎婦德不出閫外吾何以知夫人之賢吾與令子爲同年見子之德溫容而知夫人之能慈也見子盈於威儀而知夫人之能禮也見子之榮醜不携而知夫人之能嫺於義也嗟嗟夫人婦德之良柔而剛也懿其子孫其家昌也子之登揚有奇譽也

皇錫寵章服不渝也歸殯窀穸無悔愉也嗟嗟夫人維子之故修俎壺也於乎尚饗

司教李于

人

祭太母譚夫人文

不肖孫虞臣謹以清羞之奠哭于太母譚夫人之靈辭曰吾今年春夜忽夢齒落筮者曰有內喪時適接家報言季弟病甚酷每以爲憂筮者曰應在尊者吾曰吾太母數雖及耄然甚康且術者謂有期壽前徵之矣可無恐嗚呼孰謂吾太母之沒何術者之徵於前而不信於後耶其吾夢之先兆而筮者言之無誕耶吾太母性嚴厲然事先太父甚孝喪太

司教李于

九

父時家涼甚每怡處之撫其幼孤以長無齋容不足之容故能潔其家而懿其子孫者太母之德不敢忘也且吾自童時常負抱於太母家君教嚴苦於夏楚太母曰束之太深責之太過則亂其心志蔽其聰明非教蒙之道因止之及吾情教每覘家君出外群里兒戲走而頑太母怒戒之曰歸必告汝父責汝如前也用是頗惕厲力於學則大喜自乙酉歲得舉於鄉越二年會試事入京拜辭床下太

母撫吾泣曰吾恐不及汝見矣汝若舉進士  
慎於爲官吾亦泣下不能語而退今守京一  
二年憶記斯言未嘗不泣且淚如拜床下時  
也屢欲疏請歸省及見倡疏者不報遂輟  
不上又無東南便役終不可歸不及汝見之  
言嗚呼今其信之矣亾矣喪矣不可復見矣  
孰知吾前日床下之別遂爲永訣者乎吾之  
泣且淚其能有止者乎自吾去歲歸家書曰  
今力可能豐祖母之養葬伯之喪周叔之貧  
吾父曰兒之言是也其舉行之嗚呼又孰知  
吾太母享養未久而遽沒乎常山之報是日  
忽有暴風驟雨若相助吾泣且淚者旅邸幽  
寞恍懔音容信吾之泣且淚無止矣雖然吾  
太母享年壽之尊兒孫之衆且昨來報者云  
殯之頗厚弔者填門縣大夫以下皆躬臨焉  
則兒孫所憑以少慰悲心者不在斯乎不在  
斯乎維太母之靈享之

祭黃圖川舅氏文

維嘉靖十七年十月朔日外甥羅虞臣等謹  
以牲醴奠于亾舅圖川公之靈其詞曰昔自  
仲夏拜舅于庭言笑嗃嗃今也來唁音容已  
寂素幔塵積心恍若在形邈弗卽嗟嗟我舅  
我能言耶虞臣少時與諸弟常侍太夫人太  
夫人語之曰吾不幸二歲喪吾母六歲又喪  
吾父然育於舅氏乃舅氏時我飲食療我  
疾病課我紡績教我閨中之修及長而婦汝  
父今日幸有汝諸子舅氏之德不可忘也言  
既而欬泣久之虞臣亦爲泫然淚下受命退  
而識之思有以報舅氏之德而未能也及舅  
氏嬰疾太夫人每以爲憂至抑常膳不下虞  
臣等跪寬之曰太夫人毋苦念舅氏有百歲  
者四施貧惠寡睦族恤孤其德修矣平生與  
人未嘗有怨不記人過不忘人勞其量宏矣  
內照凝神學靜葆真其養淵矣義以殉身而  
鄉人乎之禮以教人而子弟式之鑒以廣惠

誠以處友詩以詠志而儒論歸之此四者皆能壽之道也於乎孰知我舅遽止是耶豈天之夢夢乃奪我舅之迫耶使吾言之無准而太夫人友于之念終不能慰耶夫詩書六藝之文其論天道備矣其著顯者曰作善降祥曰受福不回今以我舅觀之所謂福且祥者其信然耶不然何生弗庸於時壽而弗期於耄耶將使後之修德宏量養淵道立之賢其受報無以異於衆人耶其爲善者息而爲惡

司馬文正公集

十三

者肆耶此虞臣等之所爲舅氏慟也雖然孺子龐公古之所謂隱約士也百世之下經其間則式過其墓則弔何者景其賢也由此觀之有德者榮何知顯晦著後者壽何論修短舅氏之行其亦二子之徒與安知他日無式間弔墓者至乎

祭張處士丈人文

惟公儉直成性孝友秉心禮宗子孝詩祖漢衡獵學藝畧索志邱墳縈縈靈基光耀儒林抗論卑俗舒英軼群自我侍公誨德惟勲入登仕域視我官箴唯予小子寡術諧世罔識保身竟任姦直構孽奸臣我幸免官公遽歸魂趨拜公庭幽容若塵寤言在耳已成古今循念承德夙奉良姻曩守京師爰聞訃音南望長慟我懷悲辛今來吊公螺江之濱淒風

司馬文正公集

十三

蕭瑟感慨尤深敬陳洞酌特寫卑忱

告除錢文通公生祠文

公邑之大夫而先朝之重臣也某後生不能爲公諱短又說有司撤公祠毀公像某罪也雖然昔朱元晦移文除秦檜之祠君子以爲舉義蓋痛奸臣之盜名而愍士論之堙鬱也某著公佞行自效於爲公忠臣之義然後請謝階下聽待公誅某常讀祭法有曰法施於民祠之以死勤事祠之以勞定國祠之能禦大菑捍大患祠之先王之制所以繫民思也故未有無功而民思民不思而祠也是故古之祠定於民今之祠定於官古之民直今之民諛公於五者有一於是乎祠公者定於官乎抑定於民乎其民而諛者乎何者公在正統時爲翰林檢討媚事閹者王振振敗公以善佞得免及

景皇帝立廢

皇太子爲沂王而立已子公爲東宮官嘿嘿未能正言從而縱臾之由是得留事

愍太子後

睿皇帝復辟首以易儲之怨欲罪公黨公雅爲權臣石亨所喜遂得不治於是改公尚寶少卿叅何公以夤緣復轉侍讀學士是時大臣互植私黨脅位相傾公又附事高少保穀求薦入閣以苟邀一時之富貴後爲陳廬陵循所阻遂銜之終身公又與閹者王忱舒良相結納甚厚初

景皇帝欲詔取兩翰林官教諸小閣黃賜等

司勳集卷五

七

讀書王舒共謀引公先示公以意公不悟曰幸無見屬王舒乃命內閣舉呂倪二侍講不逾月二侍講俱陞學士被賞資甚饒公始大悔則語人曰業我得之乃爲兩人所奪天順初公又用石亨薦爲會試同考官公所取中進士許起石後皆用事大臣子弟物議沸騰故京師謠曰錢溥春秋欠主張又曰閣老賢郎真慷慨總兵令姪獨軒昂榜上有名誰不羨至公堂作至私堂是謠今京師人猶能傳

誦此則公之立朝大畧也公坐法謫吾邑吾少時猶及聞父老道公政指皆曰公

天子近臣爲諸司優禮是時民風尚厚獄訟簡鮮公以此取名吏治公故與韓巡撫雍善韓推轂於上公又倚用鄉豪通關說鄉豪鼓煽於下轉相稱譽而米之頌猛虎渡河之謠皆諸豪以獻諛公故公生祠建於在邑之日其祭田捨自一家之私此則公之政事大畧也公好交遊雖擯處下邑歲輒通書賄京師故

司馬文正公集

卷六

人由是被 詔徵還復爲學士尋陞南京吏部侍郎言官張海劾公謂今天變頻仍皆溥貪穢所致劾公繼續公不得已始乞休致公又私屬權閹汪直求 璽書縣傳而歸於是詔晉公階吏部尚書致仕而

勅書中多美語人謂皆直之力此則公之出處大畧也公鄉所出紅雲布極穀曼而人未有知也公益市以賄遺諸權貴自是宮闈輩爭貴重之遂爲織造歲例郡縣吏至京師持爲

餽信歛求日感民用益乏而莫不咨嗟怨公作俑公家又饒富大治田園第宅令其子爲權利橫於華亭華亭人語及公爭唾罵不休此則公之居鄉大畧也公學術無所於見獨與安南王諸書爲世士夫傳誦今觀書中所論不過爭宴坐之位次著辭卻之微節非有關於國家之大計而變消其篡奪之衷心此則公之文章大畧也然則公爲人豈孔子所謂鄙夫非耶夫鄙夫以事君固位挾宮宦之助以蒞下行貪結上官之譽此古今奸臣之智也公未見任用獨賴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

先皇帝之明而縣論尚有父老遂使上不能播惡於朝下不能盜名於邑此豈非

國家之福而吾縣士大夫之利哉然而爲公亦幸矣

告祖墓文

代祖叔作

嗚呼維我公考妣奕世載德永垂後裕憶公  
大父初徙自雄州而家大良由是子姓延蔓  
於邑世莫不推吾羅氏爲望族常自吾先子  
輩而上而咨考世次公其四世祖矣祠諡會  
亂悉燼公之懿行遂埋圯而無傳子孫不肖  
又靡能質訪撫拾以昭我先君子幽德幸猶  
寵藉先靈不自死蔑綿殖其後屢圖合族姓  
告蠲除於公墓然賊人侵我盜毀碑碣平治

司勳李奎

九

封植公何辜致此實子孫不孝賈逸罰以累  
公也成化時先伯子璣曾訟於官彼亦告悛  
今天不毓災於不孝之孫乃重徼禍于祖考  
使吾庶族面人心獸乍生死卒泯滅胡天之  
昧於察而爲雷霆者之失其威也嗚呼臨茲  
觴奠百涕漣如公其有知生則佑我訟賊死  
當使我身爲厲鬼殺賊故用矢我誓志有不  
如約皇天后土及公考妣之靈實鑒臨之式  
罰其身邊絕其後

告后土文

嗟我群公祖考妣塋黃岡之隴我先公聿修  
歲事致祭于墓維時爾神后土無爽其聰明  
無屯其嘉惠永錫休于祖考遺我後人是用  
秩羞以薦以賽德也何期先墳土地今皆侵  
毀於賊塚邱不食清明者今幾年矣亦由爾  
后土不能播揚威靈以保葑培之虞又不能  
上疏皇天咨雷電以除賊人之害徒使其死  
者含九泉之冤而莫能洗生者負復仇之志  
而屈於力皆爾神所造貽茲酷既也嗚呼我  
之不孝宜坐天刑祖其無辜不少加恤使神  
今能佑我誅逸賊寧我祖之塚宇我不敢愛  
一死以謝神貺如其不然我亦將居爾神於  
濫淫黨賊而與汝訟矣汝其有知耶其無知  
耶茲用告汝爰啟我衷

司勳李奎

九

禱雨告城隍文

吏虞臣不德政理多秕不媚于神旻天靡惠降茲災旱麗我民憂夫吏奉

天子命以治民守其典以事神民有疚在吏吏不良誅罰在神吏有過失宜罰其身及其妻子削其祿位不宜以吏故降災旱以累無辜且吏聞之神職佑民能善應感民有災弗救神不仁也吏有求弗應神不靈也吏之祭神爲能仁也民之信神爲能靈也不仁則吏弗

司馬文正公集

三

祭不靈則民不信矣弗祭弗信實多神羞神其知乎今者農將釋鋤矣歲且惡矣異時噉聲填耳饑色盈道聚爲盜賊散爲死亾卽神有聰明時能忍聞見乎其能得坐享吾吏屬歲事之修乎惟神其早圖之吏豈敢邀福于神夫神爲郡國主而使吏棄祭民棄信大獲弗靈之名吏亦竊爲神羞之神宜自踐職保全盛名慎無屯其嘉惠吏之惡跡顯著當自延頸甘被神誅神其無以吏故

告龍潭文

維嘉靖十一年六月十七日建昌府推官羅虞臣敢告五土龍之神虞臣等卻乘輿暴赤日攬汗徒行用精禱于爾龍然所望爾龍爾龍之職力所能耳非有雨金飄粟出乎爾龍之職之外與力之所弗能者之望也夫以職求宜以職應有能宜以時施且爾龍號稱靈智方其董祓告旱若剗切之不動呼號之不應人必以爾冥頑與蛇虺無異至謂古傳記

司馬文正公集

三

所載凡龍之說皆謾也安稱所謂靈智者哉然聞吏有嘗禱於龍龍亟往應之所謂剗切之不動呼號之不應龍其否矣豈爾龍之能信於前而不能驗於後耶今天旱極龍其亟以時肆爲膏澤以大施於此土使人皆爾頌曰龍功龍功能興雲雨傳記所載不誣是又吏之所望於爾龍也爾龍其圖之

謝雨文

比者吏以民苦積旱瀝詞陳禱于神大廡下  
神憤吏罪不深譴責仰荷靈休大賜嘉霽吏  
揣不德不能取信于神是惟神能察農之勞  
憫民之苦故不自屯嘉惠而吏得藉其幸焉  
耳矣吏何能哉吏何能哉牲醴告虔特申嚴  
謝神其永享保界有年

羅司勳文集卷之五

終

司勳文集卷之五

五

羅司勳文集卷之六

傳十八首

中官傳

原子曰中官之寵其來尚矣浮陽比伊霍之  
勳費亭視良平之畫蓋自桓靈之際烈矣唐  
興建五局之號立令丞之職降于天寶衣朱  
紫者動以千數世主昏弱倚爲扞衛故輔國  
以尚父見顯元振以援立致奮及至凶愎參  
會黨類殲滅王室亦夷跡其盛衰之原亦國

司勳文集卷之六

一

家安危之繫也然古今之論中官必曰善佞  
曰貪賄善佞貪賄二者誠足以誤天下而誤  
天下獨不在中官何也今善佞貪賄之巧莫  
過於士夫阿順苟容結納左右求親媚於主  
上及至得意乃挾主威以阻天下之士氣誇  
主寵以樹天下之朋黨竊主欲以盡天下之  
財貨蔽主聽以亂天下之是非是病天下之  
原也夫中官固刑餘之人而被庭房閹之職  
此聲名無耀於門閭肌膚靡傳於來體而責



以君子之行非其任矣何者中官善佞貪賄罔昏主之所惑也而明主之所易察也是故不足以誤天下若士夫善佞貪賄之巧雖或明主莫之能辯矣是故誤天下多由於士夫士夫實有誤天下之奸而以其誤天下者歸咎中官欲起而擊之此既亂所由成矣昔張讓詰何進曰今天下憤憤非獨我曹罪也卿言省內穢濁公卿以下清忠爲誰悲夫斯言可以愧士夫矣

明興

高皇帝初定宦官之令止給宮中之役置監有十尚膳以掌供養尚寶掌符璽尚衣掌冕服司設掌車輦牀褥帳幔內官掌成造婚禮粧奩并諸內使貼黃宮中器用司禮掌冠婚喪祭之禮儀制帛及御前勘合御馬掌廐閑與諸國貢獻典牧所屬印綬掌誥券貼黃選簿符驗直殿掌灑掃神宮掌守奉園陵其官級次有太監少監監丞之等長隨奉

御之號至鐘鼓積薪兵仗織染承運司鑰諸司局庫之屬皆用宦者爲之各令食職於內無得干政待之極嚴始未嘗不憂其漸起而思壓絕其原也逮自

文皇永樂以後增至二十四監是時詔以李恭等守備邊鎮然止西北路一二要害之地耳恩寵之任肇自

章皇中官始盛內而帷幄論事外則鎮守諸藩故使廣以採珠奉

命守邊以監督見委司織造於吳杭通貨物於洋海買善馬於西北銜命四出旁絡道路斯亦削塹潰壤之漸矣然而倖路未啟大臣尚知據法劉永成宦者也有軍功而沒

天子議欲追封伯爵內閣力爭曰

祖宗成憲具在誰敢違之事竟寢不行然蟒衣玉帶之加褒亦少濫訖于

毅皇正德之間爵及家人敕由內降賞封之制可謂不檢矣豈非其初畧於澄本塞違鑒微

識者之義哉惜夫故自己巳之變廷臣議欲遣使迎復興安面折群臣曰爾輩故欲各使且來言孰可行者孰爲文天祥富弼其人耶衆莫能答成化時

帝嘗決事於內大學士彭華曰請得如

先朝故事召見面議遂託諸常侍奏聞有頃

帝御文華殿召華等見華言昨准御史奏減京

官俸之半然文官尚可武官不免鞅鞅須

陛下大發明詔以慰人心

司馬遷集卷六

四

帝曰卿卽傳旨與該部華等頓首呼萬歲而退

於是諸常侍笑曰常言不召見及見無一奇

謀至論止呼萬歲因名華等爲萬歲閣老云

由此觀之士夫之行無以服其心故群譏笑

之余按自宣德以來表其得寵著惡與士夫

所釀成之者于篇蓋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使

後之君子得攷焉他無所與成敗則不著

自

文皇時有孟繼

章皇時有陳蕪蕪交趾人

帝爲太子時蕪得幸

帝卽位賜蕪更王姓名瑾嘗從征武定州還受

賞金帛寶褚纍巨萬又以兩夫人賜瑾官其

養子陳林亦從瑾姓曰王椿及

景皇帝立瑾常有疾

帝遣醫往治復遣中官遺金帛飲饌問安否旁

午道路不絕瑾卒又命官其奴與其從者一

十二人賜鈔五十萬緡恩寵之篤莫與比然

司馬遷集卷六

五

瑾性愿謹

睿皇時則王振方振未貴楊榮楊溥楊士奇同

時秉政然議懷私便內互猜忌遂迭請告展

省振乃乘間撫拾三楊之短會僉事廖謨杖

死驛丞有司奏逮治榮溥曰謨罪當死士奇

曰宜論謨因公律士奇與謨同鄉故解之爭

久不決振間言於

上曰三楊皆私坐死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

調

帝聽之因信任振從此奏白多裁決於振矣居  
以何振又發楊榮受宗室賄請覆案之榮竟  
以憂憤死振權日重學士劉球上封事請因  
天變削振權振怒遂用他事下球獄殺之自  
是公卿畏貶重足一迹皆爭附振以免死爲  
解振又請征麓川自將遠討廣地荒夷濫費  
爵賞九溪貓獠乘時不靖中國多費耗矣至  
已巳之變振死于土木

景皇時有善增增恃寵多驕恣貴幸不及瑾振

司勳案卷六

六

二人而聲勢赫畏頗比於振是時公卿皆因  
關說增誕日各奉土珍爲壽盈門庭矣

純皇時有汪直黃賜譚勤直爲人便黠得幸成  
化十一年妖賊李子龍坐出入禁中與宮人

亂伏誅

帝銳意欲知外事乃任直刺事西厥會福建指  
揮楊華殺人事覺走匿京師賄大學士商輅  
等求解直知其狀奏捕華辭連引其親屬楊  
仕偉等十餘人皆被逮下獄後華死直又遣

人盡沒入其家得畢歲所納結諸當道紳欲  
入奏朝士夫聞者半嚙指矣及直巡邊又發  
都御史牟倖賍巨萬下倖獄坐成由是都御  
史官皆鎧甲戎裝迎直百里外伏謁望塵俟  
過然後敢起至入館復易小帽曳敝趨走唯  
諾自治供張上酒食故京師謠曰都憲叩頭  
如搗蒜侍郎扯腿似燒葱言卑靡而猥褻也  
而尚書尹旻王越都御史陳鉞御史戴縉王  
億皆以倚附得據寵位後直坐擅啓建州邊

司勳案卷六

七

釁罷免獨黃賜譚勤此兩人皆著謹媚然其  
權任不及直

孝皇時李廣以方技進貴幸日篤執傾中外大  
臣多用賄求宏治十一年建育秀亭於萬歲  
山適成會少公主患痘瘡廣飲以符水遂殤  
宮中多歸咎廣久之清寧宮災或曰亭之建  
年月不利

皇太后怒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致  
此災既廣懼飲鴆自殺

帝聞廣死意有奇秘方書遣人廣家索首得其  
納賄簿簿載某官送黃米幾百石某官送白  
米幾百石

帝曰廣所食幾何乃受許多米耶左右對曰黃  
白金銀也

帝怒命沒入廣家於是言官請出簿竟案諸與  
名者急甚夤夜走壽寧侯求救不期會者十  
三人由是事得寢

毅皇時則有劉瑾馬永成谷大用陸閻初皆給

司勳文彙卷八

入

事

太子家

毅皇爲太子與相愛及卽位益親幸由是日導  
帝狗馬鷹兔舞唱角抵之好宴遊無度尚書韓  
文等伏闕固諍諸閣懼業欲自求南京安置  
而大學士劉健謝遷持閣議堅不肯於是諸  
閣繞

帝前號哭叩首首盡出血

帝爲愴然瑾曰左班官敢譁而無忌者司禮監

無人也

帝知瑾有便才乃立召貴瑾瑾用事竟以微文  
中諸大臣法皆罷免仍令輪邊粟贖罪又更  
改

先朝官制法令悉事苛刻權侔於人主內閣取  
充位而已先是

孝皇朝政尚寬裕法網亦疎故當時士夫日治  
詩賦宴遊爲樂安垢無圖或通私賄靡知檢  
押及瑾以督責之令見繩人人危慄瑾又使

司勳文彙卷八

九

使四方索郡縣官賄內自尚書郎治權諸御  
史巡鹽皆責入賄數千不盈輒抵罪下獄遂  
自殺者數十人海內人心鬱憤共欲誅瑾瑾  
後以謀叛事發覺

帝下廷臣議奏曰瑾矯托命令剽權賣法變亂  
累朝成憲利入私門怨歸公府而又藏蓄兵器  
偽造寶印懷刃入朝謀爲不軌瑾當大逆無  
道

制曰可遂族瑾馬永成谷大用陸閻亦瑾黨也

然馬永成以征寧夏谷大用陸閏以征山東河南諸寇俱用功能進賞益加祿米四十餘石兄弟家人皆得拜封伯爵其傳奉爲錦衣衛官一門數人

國朝恩澤之封蓋自茲始焉是時中官布滿天下割削黎萌劇盜緣間動搖區夏中官之既至正德極矣今

天子詔定班爵之令侍中侯封悉見削黜九年詔罷天下鎮守諸邊守備監鎗官潛消國釁用

勅諭集卷六

十

章中興之治某謹按天順八年

詔令裁革止江浙關閩臨清五地鎮守其各邊正統前所置率如故今百年未刻之弊蘊夷殆盡學士縉紳莫不喟然嘆興太平之基也功德施後世至深長矣初

上自楚藩習見

毅皇任中官之過及卽

帝位御之極嚴左右賞賜悉從古制有罪撻之至死陳尸視戒又禁天下幾省不得進閹腐

小豎今給役

省殿視

先朝僅什之一二爾亦

天子鑒昔思治之義也乃若近歲高忠麥福之徒以建造頗見寵任然取過庸不篤無足數也其後五年禮部請收京師內郡自腐者一萬餘人第爲三等上者給役宮中次者留應各王府補缺又其次者充海戶皆得歲食粟錢如令然而非所以汰冗費杜僥倖之路也

勅諭集卷六

十一

天子重違其議

詔可之自此之後則民多腐身熏子求進用矣

張溪山傳

張翁彩雲者番禺人也字伯起所居里間山水之濱於是自稱溪山子翁爲人雍頌有禮好論說輒持古先乃里中於是更稱翁爲張先云初張先少穎嘗受易卽能通易又能善著歷學及博涉乙丙部諸傳記言宏治中天下晏平海內縉紳先生方鄉古學是時文士蓋斌然矣卽豐林長谷之夫亦思奮薄自見張先乃益修文詞學顧獨於科舉業不喜習

東坡全集卷六

十一

也人或才張先說之仕張先艱然怒曰嗟乎而何以仕卑我自吾先君子世纍隱德吾去其故不忍也且今之所謂貴顯人生而炫耀鄉閭其沒而晦滅無聞焉由此觀之士之能有自植豈必仕哉乃又結廬隱螺山中而張先故又善詩詩體多效陳白沙白沙亦同郡人也有超逸才以故張先詩力慕之然往往亦能入格有出其爲詩謾人曰白沙稿雖善詩人亦弗能辯也張先所居其里中諸子弟

多豪酒擊肥鮮服綵縠相犇奢侈而張先故

饒益所服食獨榻布惡食然豐爲賓客會酒酣用哨爲壽顧所負勝輒大笑已自引觴屬客人召之飲陳歌戲兒因佯起更衣去竟不肯畱也以故稍不爲諸弟子所喜張先每樂閒居少出出則嚴冠衣整步趨而諸弟子或擊鞠博陸雜劇以自好望見張先曰張先來匿之張先至則又面數諸弟子侃侃無忌避諸弟子愧伏謝乃止人或過其直張先曰吾

東坡全集卷六

十一

不欲令諸君爲縱行人也久之諸弟子亦服張先實爭敬事之乃稍稍自相勸錄矣其儉直亦天性而郡人鍾御史者雅善張先每語人曰篤行張有張俗無患偷矣時以鍾爲知人云

毅武帝之末年邑寇大起所過諸里剽掠殺人汚劉婦女居舍悉燼民甚苦之一日諸寇舟張先居所張先恐召語其二女曰賊來急逃則不能出鬪則必死不鬪亦死我死若無生

爲也且莫夜卽逃去安之乃提薪圍其二女  
議賊至火之已又自傷曰吾年四十而未舉  
子乃令先君之嗣今絕於予矣不孝死罪不  
孝死罪語泣數行下居頃之賊過有呼曰張  
老多攢財而避衆止曰長者慎無害之竟去  
乃里中人走相告曰有天有天天無虧蓄善  
人也自後里人有爲不善指相戒曰獨不可  
學東頭張先耶其次女夫羅生某初羅生舉  
進士張先挈其女來京師乃東走吳越魯齊

司勳文集卷六

十四

間見諸貴人輒長揖抗禮或讓其不遜張先  
曰渠自貴耳而諸貴人亦多偉張先貌言加  
敬重之及抵京邸出笥中北行稿命羅生編  
焉又與羅生論折古今率鑿鑿得事實而坐  
竟日談邸舍人有邀之遊

皇城觀都會之美張先謝曰帝王之居曉闕錦  
宮青瑣丹城吾知其辨華鏐列條衢市隧之  
制吾知其闐闐相屬旗亭星布公侯戚里貴  
人第宅吾知其連甍綺構裏冠縫衣之儒吾

知其揚鞭接軫交錯道術商賈販殖之富聯  
榻隱展吾知其比埒濁質都人士女與夫游  
俠之雄吾知其威豔豪霍吾布衣也彼紛華  
泰麗之遊吾厭焉竟不行歛留數日顧謂羅  
生曰久客令先君祠事荒伏臘遂歸歸後六  
歲張先卒又二歲而羅生作斯傳

論曰余嘗敘張翁集及爲誌墓一首譜其家  
氏載其懿言行頗詳故弗論論其軼事翁不  
謂質行力道人哉至其遊京師余從父與之  
同載云蓋語余曰張翁行不流視坐不俚談  
人有言娼妓事輒恚面斥之或舟泊故歌舞  
地又令梢人徙舟避也此與回車朝歌之義  
何異非克已守禮之君子孰能及此

司勳文集卷六

十五

鑄夫公傳

以下俱出家  
乘行述篇

鑄夫公者宋理宗時人也諡曰義隱虞臣曰  
余讀蘇太史葵誌顯韶墓而及義隱公之遺  
事未嘗不流涕也曰嗟乎昔孔父有死難之  
勛孔子志之而名遂籍余先君子之義至高  
郡記畧闕乃子孫又晦焉無述悲哉記曰  
有善而弗知不明知而弗傳不仁是余罪也  
夫是余罪也夫乃拭淚而問諸長老長老曰  
公蓋師孔公子云母周安人安人所出四子

司勳文集卷六

七

公其長也公生有異質日誦數萬言目過輒  
記宋景定中以明經試于省得舉省第一人  
是時廣盜鍾明亮起寇南海南海民多爲應  
援公召告其父老曰諸君欲從虜叛乎鍾明  
亮固遁亡之卒而盜跖之行也揭竿以爲兵  
裂裳以爲旗望屋而食志在竊寇非有攻城  
略地之具也所過恣睢暴戾非有豪傑振患  
之識也乃欲聚徒舉大事是何異慕光之撲  
燭而探亡滅乎今夫浮陽之魚苟肱沙而思

水則無逮矣人維於患而思謹則無益矣乃  
諸君孰不欲自愛身哉生有叛逆之名死受  
夷族之慘竊爲諸君危之於是父老退而相  
戒語重違公今後數歲元氏代宋有天下公  
痛之義不忍仕遂隱居教授又作祠堂爲蒸  
嘗田伏臘以祠宣義公長老曰公忠孝人也  
虞臣少讀公誌周安人墓曰鑄夫砥柱中流  
又曰母氏聖善澤流未艾由此觀之公真忠  
孝人也傳日期年樹穀百年樹德今吾子孫  
舖積餽粢所由來者遠矣長老之言不虛哉

司勳文集卷六

七



文鳳公傳

宋巡捕公者諱文鳳義隱公中子也娶宗室女趙院主爲宋季都巡檢知宋之將亡遂求罷去學治生善能課使僮僕由此家故財饒廣置田莊三百頃是時大良民希寡地踔遠於南海且沃壤易豪也公用不買起家而租委歲入擬封君矣富傾郡中郡中民所食粟卒半自羅氏今長老相傳曰無官寧羅蓋指公也公貴至巨萬然嘗慕漢樊重之爲人好行義讓不嗇施舍歲散中數百金貸與人人各稱意或負之竟毀券無問也其假人不德不責蓋庶幾陽陵所謂君子之富焉嘗語人曰我後當有興者乃作宗支記其詞曰萬世光顯子孫昌盛今吾子孫雖無尊官廳仕然去公僅禪八世族裔茲茲他姓莫敢稱金鳴呼孰謂非公有後之符哉

司馬文鳳公傳

六

萬祿公傳

兄子世宏

萬祿公者巡捕府君第六子一名廷傑公爲人喜俠常養死士數十人自隨游廣廣中豪傑爭交驩公富人王媪知公非庸人也予其女夫公公遂贅王氏女居廣元至正中天下大亂盜賊麻起邑民苦之相與謀推長公以捍鄉患乃更公稱曰羅元帥於是羅元帥名蓋郡中矣公內隱用睚眦身所殺頗衆然好施與有父風歲賞中千金卒予人無奇贏亦輒借軀爲人報讐及見人初不自喜人爲功也久之更折節愛士士有才名者力務題拂由是邑下子弟益慕公行爭歸附之而公遂聚子弟至數千餘矣公有同里人亦號吳元帥好殺過公其俠名雖出公下然心常公忌也

司馬萬祿公傳

七

高皇帝元年征南大將軍廖永忠來討南越公約吳率衆請軍門降吳不肯公說之曰僕本與足下起里中因民之請遂自爲長非敢

有他志而足下多孤人子寡人妻別黥人頭  
足人莫不蓄怨足下久矣今廖將軍兵且至  
皆爭欲傳刃足下腹中足下能先挺身與僕  
歸將軍如此而殘軀可完不然僕與足下之  
旤猶恐速於流矢也夫智者先機以保身愚  
人昧時而傾福惟足下圖之吳弗聽一日大  
置酒召公飲伏甲欲擊公公知其謀乃遣死  
士十數人候門外酒數行公麾死士縛吳殺  
之堂下遂將其徒數百人併其部下詣廣州

司馬文正公集卷六

壬

歸欵廖將軍廖將軍嘉其忠乃賜號中順故  
數鄉民皆晏然無兵刃之遭人皆謂中順公  
功云後數歲公坐法與其家安置揚州興化  
竟死

世宏公者與

高皇帝同時亦喜俠自南海以東人多稱其義  
洪武十六年詔東莞伯何真以山西右布政  
使歸廣收集土豪是歲江西永新諸寇數通  
廣徙爲亂

帝命大將軍申國公鄧鎮往擊之當此時  
帝以廣民新定多反側又命真與其子兵馬指  
揮貴從大將軍收籍諸豪於是世宏召諸豪  
謂曰元氏不道天下崩解今

天子驅殘伐暴志在我民故賢者宜爲將帥立  
功名不能者宜以身備伍行擊滅寇虜如此  
而興基太平之道也諸豪皆應曰諾謹受令  
及真至宏乃率千餘人因都指揮花茂謁曰  
聞將軍有事南土某等請願出力死諸寇以

司馬文正公集卷六

壬

盡臣節真嘉其義是時軍中之約曰能集百  
人官百戶能集千人官千戶宏以約當官千  
戶對曰宏不願爲官但願諸軍不遠徙世世  
爲

國家守衛吾廣於是真許焉多選其徒爲部  
校士真又他集諸郡豪得九千六百有奇還  
上其籍而以宏所自歸義千餘人置附近屯  
衛其餘皆徙邊

奏可故諸豪雖在籍中然以宏故得不徙由是

人莫不德之及卒遣其子弟所自遠方來送  
喪者蓋千乘

虞臣曰長老常言當元天下大亂

真人翔淮是時士之出行伍委身歸義皆能慕  
雲會合策名朝廷及余綜萬祿公之跡獨不  
然方其以兵屬平章觀其志念忠矣竟以前  
法追坐弟姪六人亦連籍戍士之遇不遇豈  
非命哉乃若宏之願求從軍此又與卜式首  
奮之義何異余故益著之列傳焉

顯鯨公傳 弟顯彪

顯鯨者七歲能詩學有奇氣嘗同同舍生受  
書於師同舍生輒元兀苦誦讀鯨從旁竊笑  
曰何爲久誦讀及當覆鯨取書目巡輒上歷  
歷數千言無遺謬其師初易鯨謂偶熟此乃  
更他書令覆誦之亦未見其苦誦讀也竊能  
應覆如故由是大奇之然鯨常負其慧通學  
喜與里中兒爲鴛鴦戲其師召讓曰來何自  
曰自梁鎮坑師不知其能詩固難之令賦梁  
鎮坑鯨受命立口占上是時鯨年僅十歲爲  
詩有成人思致可雋永人傳觀者皆驚以爲  
子安復生也後二歲鯨竟夭死其弟彪亦以  
詩名

彪字勉夫爲詩不模刻古人語而有奇思常  
語人曰詩亡於宋夫詩道堂奧於漢門戶於  
魏晉氏之風源於魏唐初之調跡于晉唐晉  
又魏之門戶也乃若宋之爲詩也格卑不古  
氣穢不和思苦不玄意佻不蓄音窳不中故

曰詩公議論右絕人多類此性好跌宕奇  
遊每從客飲酒酣能為嶮韻詩百篇驚其座  
人衣冠皆爭折貴重行輩願為交而聲名曾  
籍郡下矣永樂時公遊京師有王府者命其  
工人岡松當成公見之書題松詩一首工人  
重其絹無以復遂論公汚圖狀于王王目公  
詩奇其才嘆曰何獨與斯人相遇之晚也詔  
給筆札復試之公受詔頃刻奏王悅置酒飲  
公留為上客公頓首謝曰今俊旄列裾大王

司馬文正公集

卷六

之門不可勝數臣愧乏枚路之才無為菟園  
重聲價也且臣南人不能久客茲土願乞骨  
骸歸王善其對厚賜遣之遂歸浮湛里中以  
壽卒公詩多亡逸今傳於世有龍穴山題壁  
諸篇考異曰龍穴山詩云老龍飛去散甘霖  
祇有靈湫萬丈深千古江山存舊迹四  
時和霧鎖長林鼎湖雨霽留寒色禹浪春濃  
結廬陰昨夜前溪雷雨過空應靈物重來尋  
編修黃佐述郡記採焉

虞臣曰鯨公兄弟俱以聰偉著名其文采燦  
燦足述然鯨蚤死諺曰龜靈多集雉文多翳

蘭薰多推豈鯨之謂耶及余聞之長老謂彪  
痛兄之天遂不修學故其終不能有所顯就  
彼不受羈王侯之門斯亦儻蕩奇節士也

司馬文正公集

卷六

顯韶公傳 子子房

顯韶字九成公爲人簡默而足智畧與人立然諾專用義趨人之緩急財利無足溷也當正統己巳時鄉有黃蕭養之變公辟兵端州明年賊伏誅侍郎揭稽適以節鉞來鎮吾廣公乃入廣與其鄉耆十數人詣軍門獻書侍郎其畧曰韶聞失大小之權者不可與言智昧遠近之利者不可與言謀故善智者圖見於大善謀者定計於遠見大故能察微而知

司馬文正公集卷六

三

若計遠故能因亂以成功韶伏見邇者黃賊之變起自亾命擅帝號攻城邑潰走王師禍可謂烈矣當此時黃賊噪嘯而數竟之民風靡應援譬諸禽獸一個負矢百群俱犇非其習有憚悍之積性有每死惡生之逆也然而負不義之名以犯誅僇者何也今夫素之質白染之涅則黑失其體也金之性沉托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民之從亂猶素之染涅也得所恃則治猶金之托舟也然近年諸

司諱言實旣治募空名撫字無恩防禦不肅故逞欲迂求者兆爭攘之端也姑息收寇者豐禍亂之道也任情黷法者賈苛刻之怨也是以上無固結之仁下懷離潰之志外無城郭之備內林逼脅之勢漢人有言穿窬不禁乃致強盜強盜不斷乃爲攻盜蓋成於漸也此韶所謂著微之機而治亂之候者也然欲樹長畫而伐禍本則莫若置縣昔周王建洛邑本殷頑而思治齊桓城楚邱緣衛難以爲

司馬文正公集卷六

七

功故政惠而不費民勞而不怨何則以其圖見於大而能定計於遠也今大良其地遠于南海然西有排榜之峙東有迎暉之環前擁華蓋後鎮拱北山原如翼河流若帶此澤國之形勝也因其地而置縣域以封疆防以城池治以官師聯以戶口齊以科教如此雖復有黃賊之變無能爲矣其樹長畫伐禍本之道計無易此乃議者或曰兵荒之費無所出殘傷之民不可役是習瑣瑣之細非可與論

於大道也夫扁鵲治病以刀刺骨雖有小痛而長利在身君子振亂用民爲役雖負時怨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體以忍痛爲利暫勞之民以永逸爲福故曰前事者後之鑒惜小者大之費惟執事者圖之於是侍郎嘉納竟奏行令八十年民無兵擾蓋用公言云景泰初有司竟治賊之餘黨鄉民陳琛等坐誣將就戮公曰夫耘盜本以安民乃用誣而枉誅戮何哉諱有司力諍得釋公之妻家沒于賊

司馬文正公集

卷六

鄉豪爭籍其產欲分予公公曰乘人衰而利取吾不爲也竟不受周知縣賈治縣稱廉平卒于官貧不能歸公走哭曰令有大功德我民乃稅令十金由是鄉人以公故亦各持金爭爲令稅公之好義蓋天性也公常號東澗人遂稱爲東澗義士縣大夫過式其間或比之龐公焉考異曰東湖吳廷舉挽詩指點羅山四百峯高人臥老鐵橋東滄江花木詩千首海邑城池賦一通君在有猷矣令尹我來無處覓龐公兒孫滿眼騰騰起知上雲霄及卒唐壁爲東澗賦弔之壁亦郡中第幾重

高士也東澗有子曰子房仕止永福知縣虞臣作永福公傳而瞿然三嘆曰余聞之優生曰貪吏而不可爲當時有汚名而可爲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子孫貧窮被褐而賣薪故貪吏苦富廉吏苦貧今夫爲廉吏非止子孫被褐賣薪已也雖其身亦足悲焉達士有言何知廉潔多財而光榮何用禮義啗訾而仕宦常謂詭於儒論非笑之乃今觀永福公之遇合竟如何哉

司馬文正公集

卷六

按公行述曰公舉於鄉蓋成化庚子云明年試不第遂遊太學歸而會母譚安人年老公曰不敢以仕遺吾悔乃築臥愚亭以將安人爲樂安人卒公執喪甚禮是時古岡陳檢討江浦莊行人皆名士也之二人與公友善咸爲賦臥愚考異曰白沙陳獻章詩何處水邊上與何意大夢人間肯未醒難以智愚分巧拙儘教拙盡付丹青老夫伏枕廬山下頭白于今未與名定山莊果詩白沙詩在臥愚亭萬古高人萬古聲何處有亭長合在人間此夢直該醒醺然白酒三杯盡只麼西山數點青看到堯夫真意思無名公本是無名抱貞

李孔修詩帶雨壽公到日西野塘風景對君  
迷便安亭子供陰詠且愛花陰得杖藜樂地  
焉知無洞府溪心我亦在梧提百而尚書吳  
年意緒痴還在也未乾坤眼放低而尚書吳  
廷舉亦廉裾人也治縣時聞公賢良說爲國  
中令數諮公公引是非棘棘言不阿而識者  
占公有剖大決難之才矣縣積疑獄囚乞鞠  
不已廷舉無以自決曰安得宗傑考異曰宗傑公字  
言可決也人詣公所請言公曰不可奈何用  
已見奪邑大夫明耶及廷舉以密叩公復棘  
棘言如故人有得理于官者請獻百金爲公

司職公集卷一

手

壽公大咤曰言時未知有子乃今利而金自  
汚邪及

孝皇八年公復入京謁選吏部或曰何不再試  
公曰仕不必制科竟受選得永福知縣永福  
故近邊地著瘠耗習惰而俗夷且盜藪也公  
至則覈徵租平徭役招流亡立城障戒巡徼  
實倉庾乃又葺廢墜療疾疫禁巫禳伐邪崇  
禮興學誨徒然治多本於內廉初縣大猾張  
月麒縱其子殺徐姓二子以不得夕有二烏

達公所徹夜號鳴公怪之從走卒行徼國中  
廉知其狀遂下吏捕月麒行間千金爲解公  
連治月麒而張氏子皆得棄市是時監司咸  
廉重公奏治行爲廣西第一若以何遂乞致  
仕父老聞公歸走泣堂下歸之日無千金之  
囊及卒子弼其祖所置產爲喪葬具君子曰  
此可以觀公矣語曰文官顯不愛錢武功成  
不畏死然余觀公之才廉可以刺楚斷錯顧  
不內地名邑之界也卽不內地名邑之界也

司職公集卷一

手

而又用永福終焉其功名不著見於春秋倘  
所謂才且廉者於今有不能用耶人有常言  
高樹靡陰獨木不林豈永福公之謂哉今夫  
好通關說而任刑破律浚民膏脂自肥何異  
斬關禦人之大盜乃易聲名都身要耀其奉  
職守繩墨懷行曾史獨陸沉於下位不可算  
也諺曰苟有多財可以役鬼雖有廉名不能  
充腹顯者竊位富者竊國非虛言也由此觀  
之士務爲君子之行不能致身青雲而好語

修潔者亦足鄙焉

虞臣曰余異世人多有考先之美其子孫不能掄揚稱述至塲草莽而無聞悲夫今觀顯詔公故閭巷匹士耳及卒士夫以下皆涕泣傷焉所謂吊誅行狀碑銘皆當世知名士也豈非其子之賢而傳之所謂崇孝者與語曰蒼蠅驥尾其謂是乎

子政公傳

子政公者鄉試錄名獻字德忠顯翁公長子也公貌侵而多慷慨又好服襜衣出則整整行人望見之皆謂襜衣先生云初公少受易能精易爲縣學諸生自謂諸生行無已若雖諸生亦服以爲弗及也是時吾宗無易學易學自公始嘗著易論一篇於陰陽之義多所發明公又不惑於生死忌諱之說里人有病疫死者公往治其喪或曰疫易染人也公口不曰生死有命吉凶繇人乎其妻兄陳繕部者爲人有口辯數欲奪公說公乃著論以解惑其畧曰夫人以陽化氣以陰成形故陰陽者天地之道而萬物之紀綱也人惟喜怒傷氣寒暑傷形形氣既傷虛邪易中而疾疚所由生矣故曰陽病則熱陰病則寒古之至人所以奉生而周性命者亦惟使陰陽之無相搏焉耳已是故濡筋骨利關節者莫大乎經脉充皮膚肥腠理者莫大乎衛氣適寒溫和



喜怒者莫大乎志意化水穀行津液者莫大乎六腑藏精神歛魂魄者莫大乎五臟人能通其經脈平其衛氣比其志意固其六腑安其五臟以和陰陽使吾之形體不蔽精神不越雖有百病之邪氣弗能襲之矣又何畏疫之染人乎今夫日月之蹉無常而百年之生難致也乃若縱耳目之欲恣淹湛之樂觸犯禁忌戕賊真靈故府種起自支體大命傾於衽席雖坐不垂堂處不離戶治以扁鵲夜以

何教文集卷

書

巫咸猶不能旦莫保生也昔人有言洞房清宮名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名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膿名曰腐腸之藥由此觀之利欲之毒人何異於疫哉人知畏疫而利欲之爲害則不知畏也是亦惑之甚矣世多服其論及敬皇帝八年公以易舉于鄉明年會試不第歸又故病痲瘡遂不果再試然公雖在病未嘗廢學且有大志嘗自許曰士而不與曲江同廟祠者非夫也及謁文獻祠爲詩弔之曰文

字垂青史瞻容起後思一生金鑑錄千載曲江祠風度曾聞昔衣冠今若茲迂愚初入仕忠盡定公期自是人咸目之爲狂又嘗授易於同郡黃生綉綉以易顯後數歲病竟齋志卒所著詩文百篇其易論一篇世多傳有故弗載

虞臣曰谷生有云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誠哉斯言余故觀公曠視死生不問忌諱所謂達人其

何教文集卷

書

近之矣議者咸謂有庾袞之識云又聞公在諸生爲憲學吏所奇與更名曰獻用期之向使天假以年其所表見豈負名哉豈負名哉乃蚤世志士憐之

先公璣傳

先公諱璣字德潤別號愛泉公少性孝友其父秋田公數見奇

景皇帝初王師來討蕭養之亂士避兵蓬萊雖父子夫婦輒棄遺也秋田公獨挈公從圍中夜亡走三山頃之民訛言將兵三山又更徙之青塘鄧金家金以俠聞公父子就舍食期年賊平由是歸復其居里公早孤諸同產弟皆幼公則省其寒饑而衣食之稍長授以書

司勳文集卷六

五

章句命之字學必用己意然終不令榻模也有弟好夜微行公數戒弗聽乃涕泣曰母蚤喪遺吾兄弟者三今奈何輕夜行萬有如盜賊或讐家子遮錫道中其如大人遺體何常爲便坐對案抑食或令諸僕迹所至持杖楸爲備久之弟大慙不敢復夜微行矣其友愛多類此者公有異母弟一女弟二婚嫁皆關斷公省之無異於己兩弟而事繼母猶已母也繼母初有奩田鬻爲費及分產而公母亦

有奩田數十畝兩弟以弟異母不肯予公曰不可夫異母弟獨非弟耶曩母之鬻田爲飲食費汝獨不飲食耶竟平分之公身修長偉容貌畧涉傳記贍於詩學性好善見不善避之唯謹若恐其既及己也人或以慙少公公曰古諺有云佐鬪得傷佐養得嘗此言爲善則預爲惡則去也老悖無德敢與聞人非義耶以此平生於人無犯色所過爭愛重之俗謂善人爲佛公小名佛故里中人因以佛字

司勳文集卷六

五

公云吳知縣廷舉者聞其賢欲召公見不肯吳曰我欲治城隍諸祠令主繇公曰吾義也敢違令乃見吳吳予金數百緡公所出公爲之樽節而役稱辦得復其羨數十金吳大喜數日禮公而稱之曰羅耆老羅耆老云公雖坦率大度然獨問於行義黃岡隴爲人所侵公奮曰先隴而見侵於人焉用子孫訟之他或遇之不謹則味於容量不較也其後豪猾有誣訟公而奪之田官入豪猾賄反久繫

公公仰天嘆曰嗟乎余不敢爲不義乃反爲人誣豈非天乎後當有直者惜余不逮見也乃上狀陳情不願田而遺其子錦川先生受詩於沃泉鄧公戒之曰鄧公賢人也汝謹事之亡何竟病卒嘉靖初同事者復訟已寃而連及公通判李信爲直之乃歸我田鄉人皆謂公能預知天道故爲之語曰勿謂無天有善則田勿謂無官有李則平

虞臣曰余嘗問遺事於鄉老人語余曰而公

司馬文正公集

卷六

忒古當成化時士俗爲低腰細褶之服宏治以後乃更高腰窄袖鄉人恆翕翕時好隨也獨而公不然吳知縣數誰何而公或屈造其廬人勸之宜往謝而公弗謝也或曰傲而公曰柰何人將目我結縣官竟不往謝使而公爲仕途人豈肯謁權門屈色流俗乃爲濁世所黜耶又曰而公嘗痛祖有已巳之難歲時展墓涕泣交頤常自廣置墓石大治塚宇未就而卒今墓石具在諸子孫莫有能脩其志

悲夫老人與先大父同時也且相善爲余言豈不信哉

司馬文正公集

卷六

呂儒仲傳

呂儒字孟醇儒爲人偉儀貌魁岸而中相十歲時能執其父景初公喪哀泣如成人禮於是諸弔客奇之謂景初公有子矣稍壯好問學盡通經史百家言爲縣學諸生諸生莫能及雖試名繫右於儒然終亦儒推服也是時儒操觚染翰噴英摘藻有夢寐賈屈小視褒雄之志矣忽又曰吾誤矣非根本之務也夫學不要諸聖猶行委也言不本諸經猶振鈴

不

聖

也於是潛思聖賢之學然其指要在崇實行而略虛議師心匠而黜舊說人有謂曰羅生狂儒笑持之益堅冠昏喪祭顧獨行古禮爲宗人儀子弟侍者不衣冠不敢見也常舍學舍宴處夜誦若偶古人日則視膳問寢於母母病徧求名醫或曰廣有昭雲先生者故善醫然其人卽王公大人莫致也儒曰試爲書子強爲儒謁於是沐浴具書授使者詣昭雲先生所請昭雲先生曰此非大良羅生那其

人有孝悌之行所辱夫可孤耶遂乘舫來故鄉人見昭雲先生出皆大驚而不知其出爲儒也儒常鍾愛於大母張張好臥風溼地諸子恐其生疾數強諫不聽謂儒曰何不諫儒曰母性安是無以言爲洞然儒覘張故信巫乃戒女巫授之指一日張病召女巫爲祝女巫如儒所戒謬曰我入奏大帝爲我語母臥處多鬼於是張懼而徙之他所其季叔職之妻鉗而無子常逐職所愛侍兒已而聞其有

不

聖

身大怒使人飲以鴆侍兒覺而走恚欲自殺職不能止也儒召侍兒戒之曰嗟而啜狗死無益乃密送之其母所歲自給以衣食費及侍兒生子曰鵬使舉之職死乃歸鵬爲嗣宗父老曰職之有鵬不絕嗣蓋儒功云儒累試省不第人咸惜之疾竟卒無子初儒卒之前一夕令人遷寢適室志氣慷慨顧謂諸弟曰生寄死歸吾何恨遂與其母訣曰兒不孝子兒不孝未旣言而氣上冲冲自口鼻出不復

吸卒之歲二十六也妻蘇氏以孀節稱有內

範篇言

虞臣曰世傳儒仲天資絕人故其學不錮前  
聞不詭物則亦庶幾哉所謂神解之士也要  
其所至尚難品列然臨終靜定止言不能養  
母此其志念豈復有他恨乎鄉進士何元達  
陳道潛與儒仲善也此兩人往爲余語曰儒  
不死東門氏其興乎東門氏者光福公之流  
派也世居東門

張氏傳 以下俱出家乘內範篇

敬妻張者同郡紫泥里人也性慧知書寡節  
四十三年而卒有子一張嘗延師以教子或  
日中門之外有曠舍請爲學館張曰不可予  
寡居之婦也聞之禮曰寡婦之子非有見焉  
弗與爲友所以慎嫌也今吾舍師於門內非  
慎嫌之道也師而知禮必不肯來寧外僦令  
吾多出錢勿論也其子業儒弗就欲爲名家  
者學張曰夫名家者學其用心至慘刻吾不  
願汝爲也且府胥之徒日僕僕以役於人天  
下之至賤也汝有先人之田廬可外務乎遂  
教其子以業農終身

百歲張氏傳

子鑑妻者紫泥張友梅愛女也張於紫泥里爲著姓而鑑父柴菴公又嘗婚其宗人張稅福女以故柴菴公與友梅謂郎舅而相愛會鑑初失婦友梅遂許女子鑑乃鄉人嘉兩家親相愛又世婚也持果酒走兩家賀自是羅張相爲好結倍他姓矣初鑑之前婦吳避賊難卒陷軍中鑑問言輒涕泣數行下張曰君勿憂當使吳不缺子而食也是時張有子婦

司教文集卷六

聖

矣歲時臘臘忌日張感其夫意乃治酒食張神燈濯供盞再拜堂下祝之曰姊我享姊我享詞罷而歔歔顧語諸子婦曰若先姑不幸無子而及於難因道夫前所告言復又歔歔久之曰老身後誰復有念吾姊耶後數歲鑑卒練當作主諸子請鑑主祔之廟張曰祔必配以吳諸子曰無子而母氏又在何敢祔吳張讓曰謂吳不母汝耶昔者先君子痛其不嗣輒爲我泣我寬之曰勿憂當使吳不缺子

而食今弗廟配是傷爾父志也柰何又使我失言於先君對案不食於是諸子懼跪請謝曰兒子騃不能承將大人奉先君子孝思乃今得聞教矣謹受令遂以吳主祔于廟張乃起嘗食張爲婦事鑑甚謹終身不敢提刺壽邵一百而耳目狀無聾鍾卽所飲食能堅強逾於中年婦是時

天子方成郊禮詔賜天下民男女八十以上者肉帛有差由是縣吏用張應詔并扁其堂曰

司教文集卷六

聖

百歲堂云

虞臣曰余往爲司勳時見人言侯中丞母夏氏年百歲霍少宰曰夏壽百齡世所希有是國家敦大博厚之氣薰蒸衍溢鍾爲上壽乃言於

上以肉帛特賜其家

詔可今張母年不減於夏氏而德足將之亦吾宗數百年來所未有者故表而出之

譚太母傳

譚氏者配先大父愛泉公是曰譚安人安人父曰譚瀨甘竹里人也以正統十年八月十四日生譚安人安人生而星者謂瀨曰女當有福瀨重星者言又以安人爲孺女也固鍾愛焉嘗爲其女擇婚之里中無可讐者由是議婚愛泉公而譚安人歸愛泉公時繼姑梁氏者口以擊鮮推肥自養譚安人爲治供具不失其權梁大喜曰人言異子婦終不如己

司馬文集卷六

聖

子乃以譚觀之反不猶愈耶安人性固嚴棘好鞭笞奴僕怒則擲毀器物而愛泉公有兩女弟亦異母出也譚安人待之極和愉未嘗以言色抵刺公常語譚安人曰昔母胡也不幸而早喪遺令曰若子孫慎無食菴魚誤其骨易傷人也譚安人識之終其身不食菴魚子婦市而食者輒大罵提擲之地曰獨忘先姑之戒耶其孝思多類此及喪愛泉公時家徒四壁立囊粟常罄日至是蕭然無烟饑或

爲菱米食吾母黃夫人則解簪珥佐粟食譚安人卒苦憐之是時諸孤貧弱侵于叔氏會家僮居夜失火叔教之誣其孤爲故放又輒欲中以毆期叔法譚安人語其叔曰骨肉至親不可以積毀相疑若誣吾子毆叔獨不能誣而子毆伯母耶適相當耳何益由是叔悟而遂寢譚安人故又持受佛戒誦陀羅尼諸經數十千言常語諸子婦曰吾之奉佛欲求懺悔以俯絕地獄仰生天堂爾乃修施道道

司馬文集卷六

聖

遇乞丐哀愍卽勺貸之粟亦少與之其噉蔬菜去滋饌招慈善感延年蓋庶幾乎佛者之教焉年踰七十不廢紡績常以古人故實戒訓諸孫初虞臣少侍學於錦川先生苦其教科條甚嚴屢受鞭撻譚安人曰束之過拘治之太深非養蒙之道也及虞臣惰學乃怒讓曰奈何獨忘而父苦汝時邪夫讀書猶我之誦佛經也誦經者常無憂惱不生貧窮卑賤醜陋能讀書自然福利無量可不務乎自是

虞臣日勵志於學粗能有立其本多譚安人之教云安人以嘉靖九年辛卯正月卒壽享八十七卒之日縣大夫以下皆躬臨其喪虞臣曰虞臣侍譚安人安人常誦佛言爲子孫戒曰勿謂行惡樂惡而未熟至其惡熟自見受苦勿謂行善苦善而未熟至其善熟自見受樂今夫人之爲義不義不應目前遂謂無因果虛罪福蓋善惡之業未熟爾初虞臣以非儒言屏聽無識也今安人卽世十年虞臣持斯言驗世人遲速之報真龜卜哉真龜卜哉因流涕久之

不刊文集卷六

哭

### 蘇氏傳

蘇氏女者孟醇仲之妻也年十九嫁仲二十三而娶居先是仲爲縣學諸生最苦學又連試見細遂病癰蘇嘗強諫曰所貴乎學者爲能識生死齊得失而自養也君今無乃以書詩爲桎梏耶久之仲病稍侵遂羸食自罰晨夕燒香受佛戒祝請以已代是時蘇會有身仲自知其病不可起也召屬之曰吾汝負天不汝負遺腹必子也雖然姑老矣汝而能養吾無憾而死蘇曰諾病苦戒耗言第君自全神爾萬有不諱何敢自失君言以何仲卒而蘇免身女矣父棧欲奪其志不能說之歸寧蘇大慟曰女生爲羅氏婦死爲羅氏鬼何敢言歸及棧再至則謝不見於是卸容飾勤紡績以養事姑姑故性嚴喜細膩常自刻識所飲食器坐几不得更他人用其惡熱莫與比以故家人難得其懽蘇謹事之雖遇呵譴無恚色其女長當字而貧蘇鬻田爲女資或請

不刊文集卷六

哭



外鬻之蘇曰鬻必於叔或給曰他人之價倍而攢叔之價廉而鬻蘇曰叔吾夫弟也鬻不於叔我乃是無夫也初械有壤田二十畝子爲粧後械貧欲背得之而問諸仲仲曰嗟夫丈夫奈何衣食於婦女耶顧而女心不相中耳械以語蘇蘇曰卽無田吾夫豈憂貧賤哉卒還其田蘇又性簡靜從諸娣姒坐不妄言笑卽諸娣姒歲時會聚亦輒卻不赴也故諸娣姒雖憚其嚴終愛敬之於是縣大夫聞其賢表之曰厲節盛需亦數爲余言曰伯氏之貞蓋出天性云

### 李氏傳

李氏女者名鳳女昌期仲之妻也歸僅歲而期死期少家貧常與其弟刈田中新爲衣食業一日弟忽墮水溺期往救之亦溺由是俱死李氏女聞走泣江濱哀聲慘慘不絕有頃二屍出浮李氏女則又解簪珥爲具棺帛歛之月餘而李氏女遺腹舉子因命之名曰存

司教集卷六

五

其母來視而謂曰家涼獨奈何用饑餓自苦李氏女泣曰吾夫死於弟乃爲婦不能死於夫雖然不死將以引羅氏之嗣也羅氏有子豈憂終饑餓哉且有姑在去之不可言孝子生捨之不可言慈夫死倍之不可言婦乃前謝其母曰嗟母而知女耶吾誓不後羞於是廣蓄雞豚又爲諸先後備績紡量粟而舂拾薪而爨卽穰歲粒米盈溢亦未嘗一日去糠覈飽也姑則比茅爲屋弊席而門僅着膝耳

司教集卷六

五

然李氏女養姑撫幼口無齋嗟孀姑三十五年隣鄰諸婦鮮窺其面故鄉人以蘇李稱金節云今歲高涼宋通判來署縣事始用余言表章之

虞臣曰往有所聞於聶豹氏也

考異曰聶豹江西南豐人

蘇州知府丈夫絕學學在女子天下無道道在婦

人悲哉言乎人謂太過余評獨不然李之貧也蘇之無嗣也皆無足恃而卒守其誓不渝此豈有父兄指誨哉乃至裂冠鳴珮之夫嗣

翻求異於世其日稱說仁義所自負初不在  
婦女下然竊觀其所以不逮遠矣

羅司勳文集卷之六

終

羅司勳文集卷之六

七

羅司勳文集卷之七

記二首

重修存恤廳記

理刑署居府儀門外西作之者前陳常熟公  
易也公蒞建昌三年始作是署落成扁曰存  
恤曰何存存天理也何恤恤天民也民與理  
何繫之天蓋刑者天之所詔以罰逸也故以  
名署署有堂堂後而室楹宇不丹不侈其制  
君子以是知常熟公之用心於刑道也然歲  
久而圯諸公相踵重而不修余始至慨其無  
稱欲換之而重之亦如諸公然且民服太守  
公之令息爭簡訟余至數月矣獄塵寂無所  
事事唯日課僮僕耕舍傍隙地種蔬菜糲食  
讀古書講求聖賢道理自謂能脫吏俗勞益  
復堅重事之念既而會天旱且久民嗷日起  
因誓神而嘆曰夫訟獄不平是故激則爲盜  
賊鬱則爲災沴今天旱久意其有誣者枉者  
疑而誤者之冤莫直而將有求之耶誣與辯

司勳文集卷七

枉與理疑而誤與讞與矜則是署不可無修也於是易其桶楹板檻之朽腐撓折者瓦石級輓之破壞與牆壁之毀頽不支者其費約取於縣未數日而訖成成之日天大雨是則天所佑我以辯理讞疑而稱所謂存恤之義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願民其終服太守公之令而余得無吏俗之勞又豈非修署者之意哉

重修太平橋記

盱之東門外有河越河而南通閩越道當盱要津民之爲商賈者咸都會焉故舊有橋其名太平橋之壘十有三庇以屋其楹七十有四作者遠矣余得觀之志載云嘉靖辛卯春三月民若火延燬其楹圯墮及半太守張公約齋重而弗修秋大水民病涉趨訴亟於公者日衆公廼議具其事狀請于監察秦公公可之下其議曰毋令緩旣而太守公以

覲命行余承攝府事遂戒工人各以執事議役費于官廼收其贖刑者借勸其勁戶之輸粟者得費百兩益殿下葺而義之亦捐助祿金百兩於是爰集衆工命驛丞耿縉遞運高鑑次命民之可任使者梅舍吉等凡六人董理焉瓦石磚費暨工匠作役皆取募南城若木跨其壘而圍且材廼采南豐新城廣昌之深山得其可爲度者凡四十七株其取也賦其縣里大小而多寡焉肇工於十年十月五

日越明年二月望日成爲工九千二百爲日  
一百有奇費皆出於私而官錢無與焉余廼  
作記曰夫橋楹與民居相比其言火者災也  
橋楹災誠吏有關政也以言乎火政弗修者  
也是故橋楹災而民病涉民病則怨災不旣  
者不竟民以怨也春三月火歷三時而不舉  
修者畜民力也程功于冬者役不違時也故  
曰雨畢除道水涸成梁時之謂也瓦石工匠  
所取辦自南城者不動民於遠也材木取辦  
于三縣者不苦民獨也視其縣里而多寡取  
者地利不可竭也迄四月而功成者民用命  
也與勞者記其姓名於法得書也作記且垂  
石者推官羅虞臣子也

銘二首

女建墓誌銘

誌曰吾年二十五方育汝汝未周歲而殤汝  
生有奇質未能語言而性愛戀於父母不能  
離汝生異絕群孩使降年之永必知汝之能  
孝也孰遽夭汝豈汝受氣之促抑汝父母之  
薄於命然耶謂汝受氣促吾不必哀汝謂吾  
命之薄吾亦不必哀汝當以哀汝者哀吾命  
矣不然汝何罪而天降天其若是與吾命值  
也汝生嘉靖十年七月二十一日死於明年  
二月二日汝父爲建昌推官因名汝曰建汝  
氏其世則廣之順德人也今不能歸復汝於  
鄉乃葬於鳳岡李賢良墓側猶慮汝之有後  
虞也納銘于石銘曰  
嗚呼生也孰召死也孰致命也蹇薄痛也無  
期歸汝于此汝豈無知

盱生壙記

吾爲推官於盱之明年生汝遂命汝名爲盱  
汝生而白晳顴角稜起吾私心奇之將冀汝  
之能有成立也孰知汝惠而早夭往時術者  
謂吾歲過三十乃得育子汝之生也吾尤未  
僅三十乃怪術者叱之曰誕也及汝死吾方  
爲信嗚呼其吾命乎其術者言之無誕乎死  
之歲甲午正月二日也埋之于鳳凰岡之側  
銘汝曰

同治癸亥卷七

太

於嗟女生于盱死于盱名女以盱瘞女以盱  
吾莫究女於嗟女

辯四首

辯姦辯

羅子曰甚哉好惡之不可辟也辟生於私好  
而私則辟惡而私則辟辟則昵辟則激吾觀  
蘇老泉辯姦之論激矣曰何以知其激也曰  
辯姦爲王荆公發也老蘇私憾於公之言也  
自吾觀辯曰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  
齊之行收用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  
作言語私立名字而以賊險狠則又異趣其

同治癸亥卷七

七

禍豈可勝言夫誦孔老之言者必知其言之  
善者也履夷齊之行者必知其行之高者也  
而謂以足爲禍則孔老之言夷齊之行其將  
爲禍天下者之術歟夫人爲陰賊險狠必其  
肆而惡忌而無所惜於其名者也故叛去其  
言背其行而陰賊險狠生焉吾聞有之矣未  
聞有誦其言履其行而復爲陰賊險狠之術  
者也是使孔老之言夷齊之行其適滋天下  
爲陰賊險狠者乎天下之人固雜出矣固有

小人而飭以君子之行其中有所求也中有  
所求故外有所飭及其得也而善心衰故其  
情狀終亦敗露若荆公清修之節聲色貨利  
之私無以入其內積判官而至位相始終如  
出一日無少改焉是未可以言偽也而謂其  
將有所求者耶又曰面垢不洗衣垢不澣非  
人情凡事不近人情鮮不爲姦夫天下惡垢  
而洗面澣衣者衆矣必以忌垢而不洗不澣  
爲姦則以天下之惡垢者爲皆非姦人矣其  
何以盡姦者之情噫嘻亦細甚矣老蘇之論  
也曰然則何以知爲私憾之言也曰聿之矣  
初老蘇至京師以所著權書衡論上歐陽公  
一時稱其文章公獨不喜斥其文縱橫有戰  
國習屢詆於衆故老蘇之惡公甚於仇會張  
安道爲公所貶老蘇遂作是論密獻安道然  
當時此論不出元豐間子由從安道辟南京  
請爲老蘇墓表遂全載之而蘇氏亦不敢上  
石必有愧乎其言者故曰辯姦之作老蘇私

憾之言也且老蘇以公收用不得志之人今  
讀其上諸公書卒卑詞靡語白薦謂宜進用  
布衣不得志之士使公當時置老蘇於門下  
彼當爲知己者頌又何怨其怨者私也故曰  
好惡之不可辟也噫嘻好惡亂其中利害奪  
其外其老蘇目睫之論也夫

辯惑論上 出家祭諸葬篇

喪小記曰久而不葬者惟主喪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原子曰蓋爲屍柩尚存主喪者雖三年之外不得祥除也夫死者以歸土爲安喪事既葬始畢故記曰兄弟之喪內除親喪外除外除者由外飭以散哀也靈柩未安則服不變服不變則哀未衰故禮云主喪不除所以欲人子之葬親當及時也乃若停殯於寢響樂於廟釋練經以處殯宮

司馬遷集卷七

十

襲吉服而對棺槨非孝子之所忍也豈曰吉凶異道已乎曰貧不能營葬具何如曰衣衾棺槨切於身者也苟貧也餘不必具可也其甚也衣衾周體有棺而無槨亦可也昔子游問喪具夫子曰有無過禮苟無矣斂手足形還葬縣棺而窆人豈有非之者哉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爲禮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其沒於遠方何如曰力

能歸其柩正首邱而葬之禮也不能則旅葬其地昔延陵季子適齊其長子死卽葬於贏博之間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無不之也孔子以爲合禮必也不能歸葬如季子之葬其子亦可也曰世有火其柩而歸其燼者何如斯謬悖之大者也愛其親之肌體故斂而藏之焚是戕其親矣何忍乎

司馬遷集卷七

十一

辯惑論下

出家乘論墓篇

或問墓有風水之說何如曰邪術惑世以愚民也今縉紳之士尚崇信而不變何也其貪鄙固於求利之爲爾博士呂才曰墓者藏也欲使人不見也然復土事畢長爲感慕之所窀穸禮終永作魂神之宅朝市遷變豈得先測於將來泉石交侵不可見知于地下是以謀及龜筮庶無後難斯乃備於慎終之禮曾無吉凶之義暨于近代以來乃有陰陽墓法

司馬遷書

主

或選年月便利或量墓日遠近筮者貪其貨賄擅興利害遂令墓書之術百有餘家各說吉凶拘而多忌夫天地備乾坤之理剛柔詳消息之義成於晝夜之道感於男女之化斯乃陰陽大經之說也至喪葬吉凶乃附此爲妖妄傳曰諸侯之墓五月大夫經時士則踰月蓋其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不葬譏之殆禮此則葬之不擇年月日可攷也春秋書丁巳葬定公爾不克

葬戊午襄事孔子善之今檢墓書以己亥之日用墓最凶謹按春秋之際此日墓者凡一十餘人此則葬不擇日可攷也記曰周大事用平旦殷用日中夏用昏時鄭元曰大事者喪葬也斯但直取當時所尚耳鄭子產葬簡公于時司墓大夫室當墓路壞其室平明而棚不壞則日中而棚子產不欲壞室子大叔曰若待日中恐久勞諸侯來會葬者國之大事無過喪葬乃不問時之早晚唯論人事可

司馬遷書

主

否此則葬不擇時可攷也人之祿位隆熾多緣厚德貧賤夭絕必有惡積是知獲慶在人丘壠無與誕者不然聞有富貴之人於此則歸福塋塚曰某形某徵聞有貧賤之人於此則曰此葬之罪信如斯言多財力足可以肆爲不善及其死求善地以能免子孫於禍可矣古之葬者同一兆域靡拘壠脉故趙氏之塋並布九原漢之山陵散列諸處上利下利蔑爾不論乃其子孫富貴或與三代同風或



分六國而王五姓之義大無稽古吉凶之理何從而生且人臣各位進退無常有初賤而後貴或始泰而終否子文三已令尹展禽三黜士師何知卜筮一定便不回改塚墓既成曾不革易野俗無識皆信葬書巫者誑其吉凶愚人因而僥倖遂使擗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選塋時以窺財祿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荒爾而受弔或云同屬忌於臨墳乃吉服不送其親而聖人設教範俗之

司馬遷集卷七

十四

本義亾矣盛衰消長之變唯聖智無能推移故富貴可遇而不可求蓋天命之秘而神功不可測者也諸氏百子未敢易此而葬書獨曰神功可奪天命可改世俗溺其言將謂術能勝天則凡人事是非得失之細倒置伏制以遂其私鬼蜮人心浸淫膠固殆難言矣善乎范史之言曰吳雄葬母喪事趣辦不問時日營人所不封土人云當族滅而雄不顧乃能致位司徒慶延孫子三世廷尉爲法名家

而陳伯敬持身唯謹行路聞凶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終不免於坐法誅死儒者稱爲格論自有承氣受蔭之說遂以禍福本於枯骨坯土奪權於造化故舍人事任鬼神求福利而暴親喪泥於分房骨肉化爲寇讐既塋而遷徙魂靈忍於搖動蓋將啟天下以滅倫之禍甚哉邪說之毒人也過於猛獸夫君子之葬其親也得其地無童斷無獨缺無曠拆無汗溼砂礫之凶以安體魄猶生而得君室之美以樂其志斯其義之大者乃欲緣之窺利豈非惑乎余悲宗人未葬遠者至三世近者或十餘年此非其子孫貪鄙心勝乃拘於陰陽忌諱之說哉故採于此篇謂其文辭頗有所譏刺也并論次其卒之年月庶乎覽者有所感愴云爾

司馬遷集卷七

十五

小宗辯 出家乘宗儀篇

夫重本始聯族屬敘親疎別嫡庶莫大乎宗法傳曰繼禰爲小宗夫繼禰之爲小宗何也小宗別子之庶子也庶子不得禰父故以長子繼已爲小宗也是故繼禰之嫡諸弟宗之至二世之嫡其父之諸弟曰叔叔之子曰同堂兄弟共宗之三世之嫡其再從之伯叔兄弟共宗之四世之嫡其三從之伯叔兄弟亦共宗之舉三從而同父同堂再從之伯叔兄

司勳家集卷七

夫

弟可知也是謂小宗至于五世四從兄弟視小宗之高祖爲高祖兄弟無服也故各祖其祖爲宗其得各自爲宗可也謂其爲高祖異也宗之言尊也尊無二明無二嫡也宗以五世爲限服盡也服者先王所用爲宗子聯屬族人之具也服盡則親盡親盡則廟毀故曰高祖遷於上宗易於下此之謂也然自漢儒論釋紛如卒不可解孔穎達曰族人一身事四宗并大宗爲五考諸禮經原無四宗之說

假令四宗爲之宗法視子孫互有異同族人以一身事之將誰適從此決知其不能行也四宗之說起於班固固之言曰宗其爲高祖後者爲高祖宗宗其爲曾祖後者爲曾祖宗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此固臆說也夫大宗以始祖爲宗小宗以高祖爲宗宗至四世族人雖各有曾祖及祖禰之親然視之高祖彼皆支子支子不爲宗得爲宗者高祖所傳之嫡而已是宗安有四

司勳家集卷七

七

乎或曰禮經所稱曰繼禰曰繼高祖何謂也曰據其初言則爲繼禰自其終言則爲繼高祖之傳嫡下及玄孫元孫推而上及於禰然後爲小宗者備矣夫小宗以五世爲率五世之內雖父子祖孫相承然世止一嫡耳序之以昭穆別之以禮義而後族人尊之爲宗故曰宗法有君道焉如固之說則宗有四嫡廟有二主喪有二孤土有二王甚非古者所以定名分防僭奪之義或又曰人之族類蕃庶

有高祖同而曾祖不同者有曾祖同而祖不同者有祖同而禰不同者吾爲嫡可以主吾曾祖之祠不可以主曾祖叔之祠可以主祖之祠不可以主祖叔之祠可以主禰之祠不可以主諸叔之祠謂其各有子孫也則宗安得不分而爲四曰夫群族之有宗子猶裘之有領也五世之族無二宗猶裘之無二領也故嫡子可以宗父而支子之嫡不得爲其父宗嫡孫可以宗祖而支子之孫不得爲其祖

司馬遷集卷七

六

宗嫡之曾孫可以宗曾祖而支子之曾孫不得爲其曾祖宗何也以義屈也服屬未斬則尊不可貳也五服之外支之嫡始得爲宗者謂高祖已遷也故尊其曾祖爲高祖可以自宗尊有所伸也五世未竭則高祖在上曾祖以下皆子孫也子孫同享高祖之廟統於尊也祭同廟享同時群族之兄弟同在也宗之嫡主高祖及其曾祖祖禰之獻而兄弟各佐獻其祖禰於同堂之上是故無奪嫡之嫌而

一廟同享子孫曷嘗不各盡其孝思哉曰內則有云夫婦皆齊而宗敬終事而後敢私祭若子之說庶子無私祭乎曰此小宗事大宗之禮也小宗雖有嫡子然要諸大宗則庶也小宗雖奉四代之祭然要諸大宗則私也故祭先公而後私先大宗後小宗尊卑之義也非庶子私之謂也大傳曰庶子不祭明其宗也斯先王所以重嫡庶之分而謹偏僭之防者也曰然則老泉宗法非歟曰洵以高曾祖

司馬遷集卷七

七

禰之嫡分爲四項是惑於四宗之說也其言曰繼高祖之嫡祈死而無子故其宗亾而虛存繼曾祖者曾祖之嫡宗善宗善之嫡昭圖繼祖者祖之嫡序序之嫡澹夫洵之曾祖祖皆庶也高祖之嫡祈死而無子則當以祈之弟福福之子宗夔爲宗以繼高祖不應自爲其曾祖立宗旣爲曾祖立宗則洵祖當宗宗善洵父當宗昭圖不應復舍曾祖之嫡而又自爲其祖立宗今人孰不欲尊祖而私禰然

充洵之說是率天下亂嫡庶之分也何者大宗之嫡通夫百世故百世之小宗宗之小宗之嫡止夫五世故五世之群兄弟宗之五世之內無二嫡猶大宗也故曰大宗率小宗小宗率群族族人之所事者此二宗耳不然則先王之宗法也猶官多而令煩也欲求其致理也得乎

羅司勳文集卷之七 終

司勳文集卷之七

子

羅司勳文集卷之八 上

家乘纂錄

義例篇第一

虞臣觀譴喟然嘆曰甚哉譴法之難也或問難曰寬則人易玩嚴則人易離與其使人離寧使人玩夫我則從其適者自我之爲斯譴也有不書者三殊刑不書惡疾不書不得其死不書三者耻宗之顯也是故與族人共棄之

司勳文集卷之八

或問族人有不孝不弟不睦爲姦爲盜爲暴闕不仁譴乎曰有之若人則宜殊刑宜惡疾宜不得其死然未速於斯三者惡其尚隱乎惡隱而譴不欲以其先人媿子孫也傳曰稱美而不稱惡孝子孝孫之心也幽厲雖暴平桓祖之廟祀不黜故不敢以其先人媿子孫也是故春秋立譴於親厚之道也曰奚勸也曰用譴法而代誅罰必也賢宗子乎否則吾覩其難矣

往讀蘇氏譜曰譜吾作故詳吾所自出其隘乎其隘乎語曰百裔同居一祖千葉同生一株曷不觀其初一人視子孫不同哉故譜自吾巡捕公而下有七宗文麟公而下有二宗書例不敢以親疎爲備略

或問大宗虞臣汝然泣曰嗟余大宗之祀弗續久矣萬全公之嫡而冒入於岑

或問雄州君可比於別子乎曰是始遷之祖而大宗之主也吾子孫惡敢以貴賤論其先

人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十一

二

或問小宗曰小宗之法弗明所從來久矣其起於註疏之誤乎吾之高祖其惟槐堂公乎是故繼禰曰曹繼祖曰成繼曾祖曰齡繼高祖曰偉故自吾秋田公而下子孫世皆宗之曰子獨不宗秋田公爲曾祖乎曰有高祖在上五世之親未絕也吾烏敢私爲之宗

或問士夫家之祭止四代祭始祖禮乎曰程子有言祭先之禮不可得而推者無可奈何

其可知者無遠近多少須當祭之蓋根本所在也故程氏於時祭之外更有三祭祭始祖於冬至陽之始也祭先祖於立春生物之始也祭禰於季秋成物之始也然冬至似禘立春似祫季秋似大享幾於僭矣始祖大宗之主也祭於常祭可也若立春季秋之祭則吾豈敢

或問小宗介子亦攝大宗之祭乎曰攝乎攝乎昔者曾子問於孔子曰宗子有罪居於他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十一

三

國庶子爲大夫祭則如之何孔子曰祭不配不旅不假不綏攝主不厭祝曰介子某執其常事又問庶子無爵而居者祭乎曰祭望墓而爲壇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故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大宗闕族人莫能爲之立後我其祭也歟哉

或問譜法有進有黜曰他姓之子後吾宗雖成派吾其猶黜諸吾宗之子爲他姓後雖易世吾其猶進諸

譜法自大夫而下及士庶人有善行者死則書卒餘則書沒其自大夫而上書則各以其制未冠而死書殤殤有成人之行書蚤卒記曰能執干戈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故吾譜敢竊例於仲尼

或問譜之不予人之爲後者何也曰今之爲人後以利焉而已抑本而誣禮者之爲也吾何予焉曰然則如何而後可以爲人後曰卜子夏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不可

司馬文正公集卷八上

四

絕故族人以支子後之晉張湛曰後大宗所以承正統也若所繼非正統之重無相後之義今也所後非大宗之主小宗五世之嫡而輒爲之置後無乃與先王之制異乎宗之嫡死而無子然後得爲置後庶子不置後不繼祖與禰也非所後而後焉是曰誣禮捨天性之愛而父他人孝子所不忍也是曰抑本苟有田產財計則爭爲之後無則雖猶子於世父棄也是曰懷利三者皆曰叛於先王之教

者也吾何予焉曰然則庶子之無後者不爲厲乎曰禮曰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不斬祭也如之何其爲厲也

曰人有抱其同宗之子而育者則亦可以爲後乎曰可螟蛉之體化爲蜾蠃班氏之族乳虎紀焉養育之恩大矣哉其稱之爲父母也豈若今之立繼者之比歟

曰然則其於本生也其名也如之何曰父母之名何可廢也昔宋崔凱曰本親有自然之

司馬文正公集卷八上

五

恩降一等亦足以明所後者爲重無緣乃絕之矣夫未嘗謂可以絕其親而遽謂可以絕其名是惑矣曰不幾於二本乎曰禮不有繼父慈母之名乎曰其服也則如之何曰比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期

孫遠死而無嗣其弟重以長子彬後之或曰重之命非也長子不得爲人後曰斯重崇宗之義也吾將以重爲知禮矣昔子思兄死而使其子白續伯父以主祖及曾祖之祭蓋遠嫌

也以已代兄是謂奪宗以子繼伯父則有父命焉其孔氏之家之變禮乎重之命惡得爲非

或問婦外氏也舊無譜曰娶者會二姓之好爲宗廟主故天地合而萬彙生夫婦合而子姓蕃此先王之所用以治際會而別名紀也子以繼宗母以祭廟可無譜乎婦祔於夫名從夫也故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

司馬文正公集卷上

一八

婦有三不譜一曰大歸爲義絕也二曰更適爲弗祔也三曰無嗣爲弗傳也故義絕譜之則悖弗祔譜之則瞋弗傳譜之則觴是故吾譜弗譜也

曰妾之得譜何也曰貴有子也妾子爲父後者得譜其母不爲父後則不譜也譜妾而仍書嫡重嫡妾之分也故譜見於嫡下不敢與匹也

譜妾始自吾譜何也以義起也昔魯莊之成

風也文之羸也襄之歸也成之姒也妾也舉以子故書薨書葬夫人春秋之義也妾有承宗之子吾奚其不譜且聞之禮稱妾有子祔於祖姑之廟廟可祔獨譜乎哉獨譜乎哉或問世有譜其出嫁之女者曰多乎哉彼則自有譜

或問譜至兄弟行而止曰自吾而後尚少也曷紀哉

北郡李譜曰子孫而不錄其先人是悖亂之

司馬文正公集卷上

七

行也傷哉余於先人幽美十失九矣於是采舊聞而譔行述內範二篇

紀事不離故實要在不誦余欲猶佛先人咳貌敢忌其細小

或問譜葬曰往有黃岡之難余蓋傷焉故筮宅則書葬在祖壠之下則書祔爲尊者厭也問祭田曰孝子之所以事宗廟也夫貧不可以鬻祭器寒不可以衣祭服況祭田乎況祭田乎曰五世之後弗廟也田則如之何曰請

歸諸墓祭

問宗儀曰五服廢而人遺其親祀禮廢而人忘其祖爲宗儀者吾其有憂乎

問以乘名諡曰乘有載道也吾諡若乘之載矣夫諡之言會也或曰補也遺亡者治而補之斯諡之義也是故發一姓之根源提九族之總統備人道之終始莫大乎諡然攻數乘而成國工兼數家而成善諡難哉自吾歸居中山二年然後八篇得其所

敘世冊第二

虞臣曰余讀世本稱羅氏之先熊姓也本楚熊繹之後初封國在襄州宜城周桓王二十一年楚以伐絞之役分師涉於彭羅欲伐之而使其大夫伯嘉往諜三巡數之明年楚屈瑕帥師伐羅楚大夫鬬伯比曰瑕必敗遂見楚子請濟師不聽鬬伯比入告其夫人鄧曼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瑕征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於是楚子使賴人追之

不及羅遂襲擊瑕師敗之荒谷是歲羅自宜城徙國枝江避楚難也至周莊王八年楚文王賁亦從丹陽都枝江更號曰丹陽於是羅又去枝江徙于長沙之湘陰湘陰東北六十里有羅故城其水曰羅汭今楚人謂之汨羅江故子孫從其國名爲氏其後卒併于楚子孫失封葬散於江漢之間或在襄潭或在豫章然世肖無足徵也其在襄潭漢則有羅懷爲梁王相懷後有蒙仕蜀至廣漢太守蒙子



憲當晉武泰始時以守巴東有功封西鄂侯  
卒諡曰烈其在豫章曰企生事殷仲堪爲諮  
議叅軍及仲堪敗于桓元叅軍死焉是時羅  
無專著姓二氏始用義行顯故自晉訖今出  
襄潭者宗西鄂出豫章者宗叅軍然豫章之  
後子孫獨茲茲倍視襄潭矣至宋太宗興國  
以來叅軍之枝流益盛著籍吉虔諸州當高  
宗時叅軍有苗裔曰綱是爲雄州君初雄州  
君爲州朱杞巷人紹興末避金人難乃徙南

司馬文正公集卷上

十

海大良又爲南海大良人而子孫不敢忘所  
徙自故稱雄州君云雄州舊無譜故其上弗  
可詳獨南海譜始有記載言雄州望出豫章  
乃知爲叅軍後無疑也雄州君孫緯以直義  
卽從制置使其防禦江淮鄱陽諸路遂死鄱  
陽歸葬於排榜是爲宣義公緯生師孔師孔  
生鑄夫鑄夫舉宋省元遭亂不仕及卒其門  
人私諡宋義隱義隱之子曰文鳳爲宋巡捕  
官以父故亦棄官去俱載行述篇言故自雄

州已下六世有巡捕公又八世乃有耳孫曰  
虞臣凡十四世通歲三百七十有五其系敘  
頗明白可譜而表其蕃衍子姓是故附之以  
外氏

司馬文正公集卷上

土

年表篇第三

虞臣曰夫年譜者所以聚同姓而定昭穆列長幼也昔者先王用之於宗廟故曰燕毛序齒是故吉凶之問不塞慶弔之禮無廢而恩紀靡遺也理族益其仁哉自夫世數綿微苗裔迭隔年法亾而利功起於是希慕貴勝輕忽寒悴遇其宗人知爲父行不知爲伯仲知爲已行不知爲昆弟强者或凌弱富者或奪貧而重本睦族之義衰矣孔子曰百世之宗

司馬遷集卷上

十三

繫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姓爲宗合族爲屬雖遠不廢所以崇孝也崇孝之道莫大乎尊祖尊祖之道莫大乎合族合族之道莫大乎尚年尚年莫大乎明譜年譜明然後長幼序長幼序然後禮讓興禮讓興然後不凌弱不奪貧故族稱治虞臣於是謹記初祖以來迄于今爲年月表譜載宗人之生時令子孫得觀覽焉譜法雖著要之以孝弟爲本

譜例曰自雄州君而下生卒年月有地

券但歲久不可攷姑闕之譜其可知者間有生同年月若兄弟行則論日爲次祖叔孫行則論世爲次不得拘以日表之變例也大事記有關於宗人者書餘則不書

司馬遷集卷上

十三

行述篇第四

虞臣曰夫譜之有述猶鼎之有銘也所以彰往而法後也昔者姬公作詩以歌詠文武之德發揚太王王季之志慮上及幽公而尊后稷也孔子稱爲達孝今去姬公千百世孝無稱焉非以其言美而過溢義不核而誣哉夫弗錄有善錄而冒其爲悖道之行均耳可不戒與宗譜厄兵燹之變烈矣余自結髮宦遊畱滯燕楊之間十餘年今以罪放歸退思論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十

十四

謬世記然多散逸宗之老上亦復彫零無從質訪傷哉言乎乃待問於錦川先生頗聞其畧自孟醇仲而上僅十有一人或辟世裏忠或治縣廉平或義讓居富或長者式俗或葆身以哲謀或奮筆而藻思其文義炳可誦述矣語曰世宦弗若世德世宦之家多微世德之家易振由此觀之吾宗之萌蕃非苟然已也雖然門高者自驕族盛者人嫉纖瑕微累十手爭指蓋奕德若此其難也故隴西之族

望矣而人以李陵爲愧嗚呼吾子孫其慎無使人有陵之愧哉

譜例曰君子蓋棺而是非定言行身後而始章故弗錄存者俟也其錄蘇李諸婦何也諸婦之操可以觀始可以定終余嘗高其義憐其志而恐其名易墮遂爲著傳此又譜法之變例也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十

十五

內範篇第五

虞臣曰范史有言哲婦隆家人之道貞女亮明白之節故圖生者志在存孤鎮危者行在弛情樹操者孝在致養基福者善在訓後徽美殊科何必上同故易言女貞禮載內則詩美采蘋春秋書伯姬之義由此觀之異區之軌要之均足垂綢耳已豈在專一操哉吾宗自有譜記以來外氏之賢者僅數人安妻寡節已著舊譜余所觀見蘇李二婦可謂抱荼

司勳集卷十

七

毒之極哀羅人道之大艱者矣其伶俜獨有類倫生然或含貞以居約或全曲以濟難矢此志而靡他綿宗祏於弗替語曰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弗能淫蓋二婦謂耶乃若張母以壽顯余太母以榮稱身爲宗範名爲宗始固天畀之要亦德之所基矣常變緣其時行義在所存其信然哉其信然哉余於是考其始終而著列傳凡六篇

譜墓篇第六

虞臣曰夫葬人道之大終也往有黃岡之難余蓋傷焉爲夫墓祭未有能三世者也不墓祭積久子孫或失其葬處姦人掘發訟爭茲由興矣遭無有司良往往或置不理豈非以譜牒不明其子孫畧於先世事哉昔孔子墓母於防封之崇四尺蓋其慎也今人德不如孔子卽識而加崇之何益要奪爭端索遺以不能離譜記爲本余謹按雄州君以來之兆域其在大良四在古樓十在小灣十有二在桂州一石涌一在番禺者三各記載其山形勝卒葬年月而繫之以世著于篇至於年月亦多闕不可得而論次也

司勳集卷十

七

譜例曰譜墓以山爲綱所葬之墓爲目士有善行曰卒無善行曰沒初窆宅曰墓陪祖壠曰祔兄弟同兆域者以卒之先後敘書合葬男女同也書闕者失其年月

祭田篇第七

虞臣曰古者祭則有田余讀小雅至楚茨其稱力田事神之義甚詳蓋彬彬有其質文矣今學士大夫之家設田以祀先日祭田以仁族曰義田以育才曰學田曷嘗不欲子孫世守哉乃時運履蹇門祚衰薄貧窮流於愍隸惡積隕其家聲蕩離基業轉屬他人壠廟稱邱墟矣譬諸木始未嘗不驕王條茂後枝葉至零削也痛哉吾宗祭田之設肇自義隱公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五

七

後遭至正之亂然子孫循兢兢思守故業

明興以來席世晏平燕笑相聚嘻嘻嗃嗃成名禮讓之族爲郡中雄至正統己巳之變黃賊矯帝東陽攻城邑禍備瘠酷是時逃兵四散遠者或窺端州之間祠謚丁燼先業亦迷蓋其數也而非夫子孫之罪景泰後民去湯火宗人亦稍完聚爰有益藏乃思修復先業自捐所置然皆止其祠以逮身無復上及祖考矣余亦從謚其所創有而憤說當世得失之

林爲子孫昭殷鑒焉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五

七

宗儀篇第八

虞臣曰人本乎祖而重本之道尊祖爲大記  
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故首之以祠堂  
自祖考一人之身分而十百於是親親以三  
爲五以五爲九義存降殺服有重輕服術不  
明則仁義之道不著故次之以五服百夫無  
長不散則亂一族無宗不疎則離因族立宗  
上治祖考下治子孫旁治昆弟故次之以宗  
子祀禮者宗子之所以事其先也故遏慢止

司禮集卷上

丰

悖莫重於祀嚴祀立教莫大於祖考崇祖考  
之義所以廣孝敬而交神人也故次之以祭  
祀事有常變禮有同異士總不祭載在曾子  
廩焚而嘗見譏春秋故次之禮廢終焉而總  
名之曰宗儀凡五章

羅司勳文集卷之八上

終

羅司勳文集卷之八下

祠堂章 以下出宗儀篇

或問廟制與神位之設古今之義如何曰儀  
禮載東房西室之圖古士大夫廟制也其廟  
有堂堂之屋南北五架中脊之架曰棟次棟  
曰楣楣前曰廡今之所謂接簷也棟後楣之  
下爲壁而開戶牖爲房室故戶在東近房牖  
在西直室戶牖之間曰扂蓋堂之中正尊者  
所處今人謂之客位也戶旣偏東則室最深

隱故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南  
隅謂之窆東北隅謂之窻此古寢廟之制也  
寢廟以室爲主以奧爲尊故神居於奧坐則  
東向祭則西向以從事此古神位之制也今  
之祠堂無房室之制止屋三間外有中門中  
門之外有兩階與古廟制雖不相類然今之  
堂猶古之堂也古之主位乎室今之主位乎  
堂古之主東向今之主南向位乎室者宜以  
奧爲尊位乎堂者宜以扂爲尊蓋堂室之別

而古今之異宜也然家禮祠堂神位高曾祖  
考自西而東宋儒曰所以西上者神道尚右  
也此臆說也假如今人堂屋必以居中爲客  
位祖考生時宴享賓客歲時受子孫之賀拜  
亦莫不取中中堂沒而祭乃設位於偏隅豈  
事死如事生之禮耶以西爲上甚非古者堂  
制重展之義也至於神位之制 國初時用  
知縣胡秉中言定庶人三代之禮以曾祖居  
中祖左禰右斯蓋聖代之懿規也今士夫祭

及四代亦宜以此爲準或曰高祖曾祖分中  
祖在高東考在曾西其義如何曰父子不可  
以並尊也曰位之異龕猶古之異宮也夫何  
妨於並尊曰廟主於一義無兩尊子在父之  
室其存也則居不主與坐不中席立不中門  
行不中道避尊者也今父子分中於廟非其  
情之所安亦非禮所以崇別尊卑之義也故  
吾家祠堂之制影堂有五隔別以版主藏于  
櫛高祖居中曾位乎東祖位乎西考又在祖

西之右而虛其首東影堂以藏祝板是故翁  
婦無相近之嫌父子無並宮之刺蓋不敢違  
時制而先王尊祖之道亦庶乎弗悖矣

五服章

爲慈母服議

傳曰慈母者何也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慈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 鄭元曰若使養之不命爲母則子服庶母慈已之服小功原子曰立之言非二慈不同妾子之無母者慈於父之別妾故曰慈母服則三年嫡妻子之無母者慈於父之妾故曰爲庶母慈已服則小功言庶母則嫡妻之子可知此所以別於三年之慈母也

司馬遷集卷十

四

嫡子衆子爲庶母服議

或問大明令與集禮皆曰爲庶母總獨孝慈錄則曰嫡子衆子與其妻爲夫之庶母各杖期夫三書皆時王制也其言輕重不相侔使今人有妾母之喪服將焉適從耶原子曰士爲妾母總古禮也古者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庶人無妾故無其制今庶人旣得立妾則其服必同於士然孝慈錄載諸杖期之條何也以父妾母之名也妾爲夫之嫡子爲祖後者齊衰三年爲衆子期而子乃報之總不已爲薄乎且庶母之子爲已之昆弟則相爲服期今也於其母則總於其子則期子母之間輕重頓殊求之禮情深非至理故子之服妾母當以孝慈錄爲準曰然則服總之制可廢乎曰何可廢也衆子爲妾母杖期不以父存沒得爲之服矣若長子爲父後爲宗廟主夫喪則不祭乃以父妾之賤而廢尊者之祭可乎禮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爲不祭故也母

司馬遷集卷十

五



子至親尚不敢以私廢祭況父妾乎則長子  
爲父後者決無服妾母杖期之理也夫庶子  
爲父後猶爲其生母總以此明之則嫡子之  
不爲妾母期可知也若父在服之可也謂已  
未代父祭也然則爲父後者服之如何曰禮  
君子爲庶母慈已者小功鄭玄曰此大夫  
公子嫡妻之子也言君子則父在也父在  
故以慈已加小功父卒則總今長子爲父後  
獨不可以此禮相準乎是故父在與衆子同

司勳文集卷十

六

服期父沒則總此禮義之至中者也亦於時  
王之制得相發明矣

婦不爲嫡繼慈養姑歸宗服議

原子曰子爲嫡繼慈養母歸宗服期其婦之  
服則如何禮婦人歸宗不得返而入夫之廟  
是有絕之義也故不爲義絕之婦制服然子  
之服期猶以母平日有顧育撫字之恩也若  
婦於姑以義合者故在吾家則義謂之姑否  
則爲路人且其歸宗之時子尚未昏是未嘗  
有姑之名其婦安得爲路人服哉乃若改嫁  
而子從者及長而爲其娶妻與之同居如此  
則有同爨之道也禮爲同爨總故婦服其母  
以總母亦報之總若雖從嫁長而異居始娶  
者則其婦不爲之服

司勳文集卷十

七

夫爲妻服議

原子曰嫡子爲妻父在不杖不稽顙母在杖而不稽顙若他人以物來贈已其拜而謝乃得稽顙父在不杖者以父爲之主也庶子爲妻雖父在亦杖卽位父不主庶婦之喪故也

嫡子衆子之妻爲夫之庶母服議

原子曰孝慈錄載長子衆子及其妻爲妾母皆杖期夫爲妾母期可也而杖則過矣且禮曰婦人無杖乃爲夫之妾母杖不已爲重乎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禪庶子不以杖卽位屈於父也故集禮諸書載妾子爲其生母不杖期今以嫡之子而杖期乃反加重於已出之子耶若據父在言則父在不杖禮之明文也孫爲祖父母至尊也以父在尚不敢杖況妾母乎若據父没言則已子之爲父後者尚服其母總長子或衆子之爲父後者當不爲妾母杖期可知也以此例之長子衆子及其妻爲妾母始服當與其子同宜在不杖期之條

父母爲嫡長子服議

原子日記曰庶子不得爲長子斬者不繼祖與禰也故大明令與集禮載父母爲長子及繼母妾爲夫之長子俱三年蓋已身是嫡繼祖禰之重也繼母與妾服則從夫也若已是庶無祖父之重故服長以期此孝慈錄言父母爲長子期者蓋指不繼祖禰言也雖繼祖禰然禰尚在亦不得爲長子服斬也

婦人無夫與子者爲其兄弟姪服議

原子曰或問二女俱已出嫁然一是無主一是被離歸宗二人之服如何曰歸宗之女可比在室宜交相爲周

庶子爲其母服議原子曰謂父尚在者服雖期而仍心喪三年

年

或問大明令載妾子爲其母期註云謂嫡母在室者夫嫡母在降而服期但不知嫡母所厭在父存時耶抑在父沒之後原子曰婦人雖貴無厭降之義此小註之誤也若集禮所載之條則無此註夫妾子服母據其父存人爲制耳不得繫於嫡母也記曰公子爲其母練冠庶衣緇緣既葬除之註曰公子厭於

訂數義卷下

十一

父也爲母不得伸權制此服不奪其恩也又曰庶子在父之室爲其母不禫註曰父在厭也此庶子之厭於父載諸經傳可攷也未見有爲嫡母所厭之文也禮大夫之妾子父在爲其母大功士則期鄭元曰父卒皆得伸此亦據父而言也父卒則仲可見父沒之後雖有嫡母亦得三年也夫父至尊也故可以厭子父所不服子不敢服父所不降子不敢降則妾子之爲母期蓋據父在言也父沒則三

年矣子之不厭於嫡母何也婦人無專制之

義也嫁則從夫夫死從子又何厭之有夫孫爲祖母後者祖父卒則服三年不得以其皇姑在而爲祖母期也爲長子斬者父沒則斬不得以母在而不斬也夫以母姑之尊尚不能厭於子婦而況嫡之於妾乎曰然則宋儒註王子有母喪章謂厭於嫡母其說非歟曰此宋儒之謬說也夫王子諸侯之妾子也諸侯於妾無服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其傳爲

訂數義卷下

十二

請則其父在可知也父在已厭於父矣而何必母曰禮妾服嫡期而嫡於妾無服謂嫡有常尊也若是則嫡庶之分不降於無別乎曰非是之謂也夫妻之服嫡從夫也嫡若報之則重降之則近於嫌也故不服不得以不服之故而遂行厭降之制也且有嫡妾之名其分未嘗不正又何爲其無別也待妾之禮降殺於嫡自其夫施之可也豈有母子天性之愛而孝子忍於以妾視其親哉曰嫡母在既

爲其母三年矣其喪次如之何曰禮自命士  
以上父子異宮妾子有母之喪自居其室而  
遂之可也若同室則不敢當中避正嫡也

繼母爲長子及衆子服議見孝慈錄  
原子曰此長子爲庶子之長子也庶子不繼  
祖與禰故不爲長子斬繼母則從夫者也夫  
所不服已不敢服故爲長子周也

爲繼父不同居服議

謂先同今異○京

居之恩也故隨母之子女若子之妻皆服齊衰三月其子之妻在異居之後娶者則無服

傳曰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正義曰異居之道其理有三一者昔同今異二者今雖同居而財計各別三者繼父更有子便爲異居異居則服齊衰三月而已

爲夫之伯叔父母服議

原子曰爲夫之伯叔父母大功然則爲夫在室之姑何以小功也姑雖在室有出道也凡妻從夫服降一等夫服伯叔期已當降而大功夫服出嫁之姑大功已當降而小功然不敢再降故出嫁與在室同也

爲外祖父母服議

喪問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原子曰註以母死之母爲繼母非也蓋指所生之母言也母出則已與母黨絕矣故爲繼母之黨服若已母不曾被出而死雖有繼母亦爲其母之黨服不得服繼母之黨服其母黨不以存亡異也 又曰妾女之子爲外祖之嫡母據母之存亡爲制母在則女服其嫡母期子從而服小功母死則無從故記曰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正此謂也人有疑爲母之嫡服不當仍爲其生母然爲母之嫡母與生母各有正條爲嫡母爲徒從爲生母爲屬從徒從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服也由此觀之則母之嫡母與生母並服無疑也

爲母之兄弟姊妹服議

或問凡爲外祖父母從母舅及姑舅姨之子女服皆兼男女言也不知出嫁之女與在室同否原子曰馬融曰異姓無出入降皆以丈夫婦人成人之名名之由此觀之則出嫁之女爲外親服宜同在室若女之俱適人者則無服兩出也

爲庶母慈已者服議

原子曰喪服小功章言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小功蓋指大夫及公子嫡妻之子也梁書曰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今制士之服妾母期貴賤並同而大夫亦無降殺之禮則服妾母之慈已亦期可知矣

爲人後者爲其本生外祖父母服議

原子曰爲人後者爲本生外祖父母服而不言爲舅姨服尊不同也禮爲外祖小功以尊加也爲舅姨以名加也以名加者報之亦小功以尊加者報之則總此不同之驗也外祖者母之所自出也舅姨者母之旁親也爲人後者不敢絕其所自出而降其旁親明所後重也旣爲其所後之母黨服則本生之舅姨自不應服矣



補亡禮總論

虞臣曰夫服術之設其流尚矣有親有尊有名有從有出入有長幼義至轆轤闕廣也姬周之典未詳開元之議猶畧故從隆汚而爲道觀親疎以立儀降殺盡參伍之變沿革詮古今之宜遂使無文之禮咸秩敦睦之情畢舉信六籍之所不能談越百王而獨得者也

大哉非

明王之制孰能與此余采集禮孝慈律令諸書

司勳文集卷六下

王

爲五服章尊國制也然名號既別文義亦繁物變難齊區例不一自非上智靡可旁通於是採撫羣經討論傳記觸類傍求用補其闕自杖期而下凡四十六條

婦人爲夫之慈母 補杖期

原于曰庾蔚之以婦不服慈姑余獨謂不然慈母卽夫父之妾也孝慈錄以嫡子衆子之妻爲夫之妾母杖期況慈母於夫有養育之恩乎以此相準婦之爲慈姑服可知也使夫處苦塊之中婦被綺紈之飾夫婦齊體哀樂不同求之人情實傷至理是故婦之爲慈姑杖期禮也或曰子已議正妻爲夫妾母服不杖期今爲慈母亦服不杖期乎曰爲夫之慈母其義比之爲妾母重也且其夫服妾母止期至服慈母則三年情重可知矣由此觀之宜服杖期爲當

司勳文集卷六下

王

庶孫之爲慈母後者補不杖期

原子曰記曰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  
妾母可也此謂言妾無子父命子爲之後或  
子或孫唯其班序旣受命爲後則服之無嫌  
故爲慈祖母後者之服宜期也慈祖母報之  
則大功

妾爲其兄弟及姑姊妹在室者補大功

原子曰妾之服其私親與女子適人同然經  
但言妾爲其父母而不言爲兄弟姊妹服何  
也兄弟姊妹旁親也妾旣從女君之黨服則  
厭於女君必女君死然後得爲其旁親遂也  
女君在則不服嫌與女君同也然則爲父母  
何以期也父母至親也女君雖尊所不能厭  
故爲其父母報期厭而不報是絕人父子之  
倫者也

妾子爲其母之外祖父母舅姨

補小功

原子曰女君在妾爲其私黨不服然子則爲其生母之黨服但爲父後者不得服耳故曰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爲後者如邦人

姊妹之出嫁者相爲服

補小功

原子曰兩出也姊妹也姑於姪女與姪女之於姑也俱在室則各服期或在室而服出嫁或出嫁而服在室則降而大功若俱出嫁則又降而小功何以降而小功也曰兄弟之爲人後者爲其姑姊妹適人小功故出嫁之女與爲人後一也大功章有女子適人爲其姑姊妹及姪女在室者降則爲出嫁小功可知也

妾爲夫之姑姊妹在室者

補小功

原子曰凡妾服君之黨皆從女君君之姑姊妹在室則與妾有同居之義不可無服故妾從女君而服小功姑姊妹報之總若異居而適人則無服

司擊卷下

未

爲同爨

補總麻

原子曰如甥或依於姨夫或依於舅妻皆有同爨之恩故爲之服總

司擊卷下

无

補袒免總論

虞臣曰夫服也者所以稱情飾哀者也故始于衰而終於總總服之至輕者也服而止於總人之爲親屬竭矣親盡則無情情盡則無服先王懼其無服而情之易斬也乃爲制袒免之禮所以教天下崇愛也昔魯人有同姓死而不弔者人曰在禮當免不免當弔不弔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弔也答曰吾以其疏遠也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故季孫問

司馬集卷下

手

於孔子曰百世之宗有絕道乎孔子曰同姓爲宗合族爲屬千百世而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由此觀之袒免之制豈非先王所用以維持百世不絕之宗者乎余旣爲五服篇九章又爲補亾五章而終之以袒免其義則首同姓至於妻爲夫已爲母女子適人爲其父族之黨皆附著于篇爲成學治古禮者得攷要焉

宗子章

宗子之職掌祠堂四時祭祀之禮正昭穆以上治祖考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凡時祭則詔其宗人蒞事若歲有冠婚喪葬之禮亦如之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

司馬集卷下

圭

此言大宗小宗之別古者理族之道所以首重宗焉何也白虎通曰宗尊也爲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所以必有宗者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於有無而紀理族人之義備矣自後世之宗法廢而祀事簡祀事簡而族屬渙是故族渙則親離親離則禮亾禮亾則義蔑禮義亾蔑骨肉途人嗟哉傷傷斯非宗法凌遲所繇旣之耶

內則曰嫡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後敢私祭

此言群族事宗子之禮子孫之有富貴亦祖考積德所基也宗子者祖考所託以傳

司馬遷集卷下

圭

體也以富貴驕宗子是驕祖考也驕矜惡熟必極殺身亡家之罰尚求保富貴耶詩小序曰忠厚成其福祿暴戾成其孤危信哉言也

晉賀循曰凡奉宗子加於常禮平居則每事諮告其告宗之例宗內祭祀嫁女娶妻子生喪葬行誅改易名字皆告若宗子時祭則宗內男女畢會喪故亦如之其宗內吉凶之事宗子亦率宗黨以赴役之所告子生宗子書

于宗籍大宗無後則支子以昭穆後之然後宗道存而諸族有主也主立義存而有一人不悖者則會宗而議其罰族不可以無統故立宗宗位既定則當歸之理其親親者也故爲宗子者雖在凡才猶當佐之祐之而奉以爲主雖有高明之屬盛德之親父兄之尊而不得干其任者所以全正統而一人情也若姦回淫亂出于軌道有殄宗廢祀之罪者然後告諸宗廟而改立其次抑亦義之權也

司馬遷集卷下

圭

此亦言群族之事宗子與宗子所以待群族之禮古人重宗之義如此蓋由其知敬祖故知重宗重宗所以敬祖孝弟之道也今人於父子兄弟之近尚不能以恩愛相孚視祖考若秦越也而況能以禮讓事宗子乎是故知愛親者不敢慢於祖知敬祖者不敢慢於宗故祖者親之身也宗者祖之肢體也愛其身而弗及其肢體猶弗愛也

說曰讀法古義也周禮大司徒正月之吉始  
和布教法于邦國都鄙及鄉大夫州長黨正  
閭族歲時屬民讀法之禮吾今以宗正行於  
祠堂以聯族人亦周禮之遺義也教之律令  
所以尊

聖制也犯遺訓者未信得禍違律令者災必逮  
身故律令者所以防淫佚厚倫理而維持仁  
義之具也董子曰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  
之後法之所爲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禁難知

司馬文正公集

書

豈非以常人之情爲善待勸遠惡待懼者乎  
示之易見之法以防淫佚厚倫理而維持乎  
仁義者則莫如律令四十五條此

明王所以齊御天下之術也庶民用之可以保  
身從政用之可以斷獄否則陷於罪辟辱莫  
大焉願我孫子欽承

國典講習律令庶其無陷於刑辟斯吾宗儀第  
一義也祖考欲其子孫之賢豈在別立科教  
哉然罪惡之起皆成於漸是故敘律之義先

輕而後重先微而後著別籍異財子孫自私  
之心勝其終必至於干名犯義尊卑爲婚男  
女謹始之道缺其終必至於親屬相姦而毀  
罵者惡逆成弑之基也故易曰履霜堅冰  
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嗚  
呼爲讀法者其亦慎於斯義矣乎

司馬文正公集

書

## 祭祀章

說曰夫祭過亟則黷過疎則怠故始祖尊者也其祭也以歲高祖而下親者也其祭也以時尊尊親親仁義之道也然而忌祭不及高祖何也高祖五服之至尊者也於始祖則義爲親於祖考則情稍遠且忌祭者君子痛泣之餘祭也齊衰三月服之將竭者也故忌祭不行於玄孫墓祭上及於祧祖何也曰墓祭闕則掘發之奸起子孫不忍先人之蒙旤故

司馬文公集卷六

三

墓祭不可廢也禮祫已祧之主于廟今祭祧於墓亦祫之遺義也不行於廟懼僭也曰古者廟祭其主止嫡今嫡庶皆同享何也曰禮也生而聚同宴矣沒而祭如之何其不同享也夫祖考視子孫猶子孫之事祖考也今人有歲時之會獨其長子長孫在而衆子衆孫不與焉其心未必能喜而飲食是故祭及其長遺其庶非所以宴樂祖考之心也且衆子孫顧視自家祖考不得與享於廟人情豈得

司馬文公集卷六

七

妥然又非所以體悉群族之義也曰皆有主乎曰主各設於私寢祭之日子孫奉主於廟祭畢而返其位如之何曰位各以其班尊卑之分也班次序視其生之年尚齒也考東妣西主皆南向衆生時男女之別也子孫異居而道遠其奉主則如之何曰古有題版書其名號位次訖事而藏諸夾室可行也其獻也如之何曰獻必宗子嫌奪嫡也執事各用其子孫以伸孝也歲祭用冬至之前一日時祭用分至之二不筮日衆志定也擇士于前享之七日告預也命士以上用少牢餘則特牲祭從生也品物備於祭田所入遺子孫以可守也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有常數也凶年之祭殺其二止以春秋示變於常也故曰禮貴勝財不尚苟豐貧而不逮何疑於降其祭之物也雖凶年不儉貴其稱也貯有餘於廟五服之婚嫁喪葬者取給焉貧者倍之逮族之仁也以所貯爲贈則宗人同焉私禮不



行復貧也祭不與於內謹男女佚亂之漸也  
今人孝敬不如古人使與宗之婦女並拜相  
接非所以持情合危交於神明之道也然則  
其亞獻也將誰代之曰主人有強力者自行  
之不則使其兄弟之長者祝用四祖考異位  
也不幾於煩乎曰稱各不同也位必異祝所  
以達誠也總一祝則止稱元孫似於專祀高  
祖而曾祖下皆祔食矣故邱氏謂初獻四龕  
畢然後讀祝非禮也其祭祔位者何殤與無

後也設位於高祖之傍東西相向四配之倣  
也祭止一獻無祝無牲體禮畧於祖考祭殤  
與無後之道也其拜位諸伯叔分左右而居  
前諸兄弟亦分左右而居後宗子位乎兄弟  
之中便於對越尊卑嫡庶之序也年高者休  
於他所禮老也叅神辭神舊四拜今止再拜  
遵

國制也周禮大祝九拜之辯曰褒拜謂再拜也  
註曰再拜之禮事尸與神也故集禮儀註皆

以再拜爲節曰今人見祖父母父母皆四拜  
至事死而再拜何也曰事生之禮簡故加以  
四拜事神之禮煩故止於再拜不受胙祭與  
諸父昆弟同也故不欲獨邀神貺廢微同宴  
神惠會也亦受胙之義也禮告利成尸謾之  
期也古有尸祭今無尸而告是孝子供養之  
心自爲成也是故可省也曰然則禮不已殺  
乎曰揖拜多則筋力匱筋力匱則誠敬衰是  
故禮以去煩文而全恭敬爲貴也昔者季氏  
之祭逮闇而行日不足則繼以燭君子曰雖  
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  
臨祭不敬孰大焉他日子路與則室事交乎  
尸堂事交乎階質明而行事晏朝而退仲尼  
聞之以由爲知禮由此觀之揖拜少畧所以  
全其恭敬之未衰者也而曾是以爲殺乎  
說曰家禮追贈舊儀多與道戾故自祝辭而  
下吾不欲觀之矣夫義不可與奉上謂之怠  
禮不可與享親謂之簡二者人道之大忌也

今也主正位於上君命宣於前是以臣坐受之也君恩之榮臣子得之莫不懼怵鬼神之情與人同也乃其祝文曰益增哀隕死者宴樂生者哀隕甚非所以對越君親之言也記曰祭不言凶況君命之臨乎夫君命至寵也不敢行於墓懼褻也雖支子必受於廟示重也主降於階下明爲臣也北向象受命之義也主返廟而居東俟告祖也古者受策書歸則舍奠於廟子孫有錫命之榮祖考所欲聞也

卑

也是故宗子告之告則稱諱父前子名尊無二也故曰廟中不諱古之道也享於中堂猶生而受子孫之賀也告而後祭不先禰而後祖也凡此數者皆孝子之弗忍死其親之仁也

### 禮廢章

或問宗子三年之喪祭乎曰喪三年不祭禮也故賀循曰禮在喪不祭祭吉事也其義不但於生人亦祖禰之情同其哀戚也今有三年之喪而祭者不亦首誣於禮乎曰杜預曰凡喪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其言非與曰春秋譏喪祭謂失禮也杜氏之言蓋春秋時失禮之禮也不足準也曰然則高祖及旁親之

司馬遷集卷下

聖

父祖無乃以宗子之故而缺食三年乎曰喪主非宗子則持喪而不與於祭喪除然後入廟禮也若宗子則繼高祖之嫡也高祖之廟不可以終年曠祭故以宗人攝之也攝之何如曰大夫士未葬五服未除者祭可廢也既葬則總麻可攝矣既練則大小功可攝矣既祥則期可攝矣記曰宗子死稱名不言孝亦攝之之謂也曰古有以衰服祀于几筵墨衰祀于宗廟禮乎曰墨衰非禮也不如攝也曰

天子諸侯之無攝何也曰天子諸侯之喪其臣皆衰服三年雖欲攝誰爲攝

曰然則有期功之喪祭乎曰不敢以卑廢尊也祭哉祭必卒哭未卒哭則廢故曰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此之謂也曰禮云總不祭今卒哭而祭然則不亦輕衰乎曰吾服伯叔兄弟雖期然自高祖視之皆庶曾孫也禮爲曾孫總至卒哭則總服竭矣故孔子曰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曰歲有宗人之

禮記集說卷八下

聖

喪相仍也則如之何曰期功之義重則哀戚深故斷以卒哭若五服之總雖既殯可也昔者曾子問於孔子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以此準之士之內喪雖總與衰同也若外喪先總而後衰其祭也俟衰之卒哭先衰而後總其祭也雖既殯之末可也何必終期曰然則庶子之陪祭者有期功而下之喪與乎曰陪祭

與主祭不同除服可也曰期功之喪既祭高祖然則死者之父其主亦得與於祭乎曰古者國有喪則祝取群廟之主而藏諸祖廟卒哭成事而後返象生時爲凶事聚也既返於廟是故可以祭矣

羅司勳文集卷之八下

終

禮記集說卷八下

聖

羅司勳外集卷之一

序

壽兩山張先生六十序

張公元錫既謝藩侯歸老於肝休於兩山公歸十一年癸巳始爲六十鄉人士有謀壽公而請於予會予有洪州之役過彭蠡將取道入匡廬訪五老然後歸爲公壽乃嘉誕日薄請者中再遂遺之言曰夫自今古以來四時日月風雨雲霧晦明所薄興人所遭我往觀

司勳外集卷一

焉得其兀然獨存者山岳蓋自詩書言壽考稱焉公兩山人也請以兩山爲公壽予至肝聞道兩山多勝遊後過訪公是山之舍坐曠而望見其嘉植茂列厓屢峻峭巖壑瓊瓏其峰高卑回擁若相揖讓此兩山之奇觀也公專肝人而有之故公性端嚴仕政循良而重之以知知止明出處之義豈是山之勝磅礴委積所感獨鍾於公生者耶夫壽効靈於天而受之曰命德而有諸己曰性故君子存性

基命小人滑性速命故君子與山岳齊壽小  
人與草木期朽則公有懿德山有奇觀吾因  
卜公之壽而見將有似於是山也於是鄉人  
士皆曰善如夫子之言公壽其有徵矣遂退  
而稱觴以兩山爲公壽

司勳外集卷一

序虹泉號

爲雲南朱彥臣作

予家居觀有虹見輒出策而筮筮頗信鄉人異之趨吾問曰虹何物也曰是氣之所感也夫氣駁爲虹其能理祥災指人顯於卜驗爲最然虹有下溪澗飲水世又以是水爲虹泉云予嘗欲觀虹泉吊其遺跡則未曉其地何在及來京師隣館於朱君彥臣日熟與語相雜出因偶及於虹泉彥臣恍應曰時某少所號也鄉居之傍有虹泉某少玩之余曰君之

司勳集卷一

三

號虹泉是以虹自寓也君將能祥災而指世者乎夫政繇失得應有祥災吾有司坐太史而謀筮焉稽其祥而知勸災知懼吾知虹之能靈於出也且予聞之世至治則虹霓不見今四方政多紕繆虹可出以寤諸有司之心君如虹能爲世用君出矣吾挾策而隨吾其爲太史乎

書

與馮桐江

昔自京師同處輒窮日辯極今古事理得失與士君子趨品高下屢有嗟喜執事洽博又能責我無倦且相砥礪於聖賢事業謂能力勉其不落大家嘻安終日以爲可常而僕荒黷不諧流俗以得執事足矣亦復與人相疎外雖有以往還接者不過偶談俗事至如與執事所窮日者未嘗一開口也及執事以出

司勳集卷一

四

補離京僕別後益復與人杜接俗事亦不獲聞耳已久忽爾思之往者集會雖數不知其可樂及今離遠相見無期未始不以爲悲也且僕重可悲者學行無底歲月侵長因記少時抵掌議論可乏今人今無所成植苟大日加思之自令肝腸發熱愧汗出顏開卷廢讀羞見古人成語自惟古人年齒似此德業文章赫赫及人者何限如僕今者祇自廢耳僕又嘗言今吾士類上之不能出奇策蓄便計

以爲天下國家下之不能者書化俗前明先王之道使鄉里後生有所訓式又不能視時進退卜幾可否徒依阿澆溺於世以自存雖有古稱韓孟之貴秦楚之富而受者亦猶飾糞土木而被綬冕之蒙而已此僕讀太史公富貴名磨滅之言未嘗不三發嘆也吾鄉先輩前後可屈指數者不過五六人唐有曲江宋有清獻菊坡二子沒而後唯白沙其次有文簡西溪仲衍諸公雖所至各不同而皆不

別動外集卷一

五

人於富貴之習故其收名也遠亦不徒隨磨滅於富貴至今使吾後輩有景而力於爲人今去諸公年已遠而鄉後生亦復以有所景爲相責望又不知天之將孰誰興也如僕固不敢言而執事天質沉渾溫容其階於道何難惟勉就其不可放之責無孤夫天所與之意使僕亦藉以勸勵則執事之賜厚矣苟於平陽空懷一切以營須入之報而止是不脫於俗習而天與以沉渾溫容之質不亦已足

惜乎且官在朝廷予奪由人求所無能我奪者惟性性不可奪而吾自奪之吾何自忍於賊其身也以賊身之人而居其位又幾何不至於賊其君賊其民也今之賊君賊民皆由於賊身之故而世所欲作好官又不能生於其身其有得幾何上下不被其賊既者亦希矣至有先於其身之人以爲政天下不幸爲異類論所摧折困敗終使上下有不蒙其澤之名則天下之勢之貴也雖孔孟亦前有然

別動外集卷一

六

焉者矣世腐儒不咎其摧敗困折者之罪而徒歸諸其政之不善流今閭俗兒曹又慣其耳目之習樂信其說亦復哇以賊誤上下之名若宋王荆公是也僕私心痛焉夫今有能先自理其身者否不幸爲天下勢所壅有之矣此僕所以平生謂荆公清修苦節才高而學博行卓而志堅新法之行當時諸君子皆與同心協守徐而待虛而議夫何不可顧立黨易乖離荆公一人也豈勝其乖離之患則

上下不蒙其澤也固宜是傳所謂天未欲平治天下其治亂興衰之數似不可誣也既而諸儒謂其術既天下僕每言使諸儒在當時不行新法主上之任之也亦如荆公彼固另以其學用天下時天下能保太平治乎僕未信也宋代賢才號爲頗盛然其做皆謬於虛談以便己私撫拾性命之說分悉心學之詳使六經垂教之意竟爲廢物適足以滋後世兒輩者口戲其既有酷於清談俾宋之天下

終淪沒而不救國日削虜日強責又將焉歸乎其議論多而成功少豈主上之專任有不如神宗者哉今人不宜襲先儒曲論以過荆公使今日爲政行一古法見者駭之便謂足誤天下因循苟且空度歲月積弊忘祛安垢無圖此豪傑之士所以握腕而吐悲也且夫今天下憔悴於做政已多在有所更張以明先王之道而更張明道者宜先郡縣始幸無蹈今日陋習深信宋儒而務迂言細談心學

而畧治道一郡一縣天下之積也更張明道守令之責也故敢輒吐其狂如其然乞賜一言見報如其不然亦宜有所辯極如昔日則雖以未得集會爲缺而風教得聞於左右其慶幸多矣乞毋靳其言

與翁東涯

往辱與於東涯所不肖輒謝東涯切切無廢  
規以故黽求不敢少於自約然未知其教之  
不可常也今別東涯已踰月距東涯居相百  
里自見於笑談起者夢寐間覺無有異猶謂  
似於東涯頗不遠及得而有述疑而請難出  
無所詣始寤違東涯而內積垢者多昨忽使  
人來辱中且切切能數僕之過視而不廢由  
是以益伏東涯教愈不敢少於自約也既又

司數外集卷一

九

示益撫事言益撫以被誣罷時聞之內甚煩  
瘁憤而嘆曰夫披靡者見悅質木者無容逐  
時者要懷獨者孤此豈於人情樂善嗜直惡  
惡拒諛貴賢賤不肖者無乃與大異而不相  
謀耶將使處世者依阿譎聽頽仰於人殆  
能自保全乎及又得所述益撫書言耳目心  
思尚有所及不忍遽廢罷每念斯言目淚交  
下嗟夫悲矣夫天之於物命之趨者必與之  
羽翮副其巨細使得飛也不然其飛也墜命

之足者必與之蹠蹄稱其長短使得行也不  
然其行也顛若命而遺墜與而遺顛將不如  
無命與無與也至於人也亦然使益撫止是  
雖耳目心思尚有所及竟何益哉嗟夫悲矣  
雖然益撫治浦僕近畧得於浦人時以益撫  
爲直於理當無可疑及讀班史作酷吏傳載  
田次卿等所視郡理務在摧折豪強扶助貧  
弱夫誠若言今之所謂賢吏治也今吏治稱  
賢不如次卿日遠矣縱得如次卿不能脫去  
於酷吏中傳僕以是稍不嫌於益撫但視益  
撫在群中鮮輕得又念其方入於小人之誣  
也故不敢乘毀益撫汎僕方中頗一二與益  
撫相類益撫廉倨而不頓行直而不互今使  
會中危阨後來雖有如益撫者將股栗而內  
解矣執事曰益撫之得位失位不足惜但心  
跡不明無以自飾於爲人其言誠是也

司數外集卷一

十



又與馮桐江

別來曾寓書自謝教官去未省得達否然來耗無蒙蒞任之期在何月日嚮語暫俱伯丈鄉歸若不果歸諒去歲冬抵平陽矣僕每語人謂吾兄負溫容豈弟之質往令其民至之日會邑父老問民所疾苦亟去其不便僕固知兄能有治聲於平陽矣然而士猶令有遺行不得止傳於古循吏自表流於後徒當主臨之說而邀譽價獲須入之報而都要官雖

司勳外集卷一

十一

固世之所趨其實君子所簡賤也且余聞之君子之學也非以爲人故其仕也非以飾名與奪人也彰晦時也得失數也使守令志以便民爲職能的着爲民營其職所得爲其名譽爵祿非自我者一以無入於中必使吾志可行焉行吾志而一縣令足矣苟不能行姑懷一切因循舊貫延度歲月其心不過求得譽祿縱得而覩顏受之此與世貪墨無恥浚民膏脂自澤潤其身家者較銖兩何異哉士

習至今日亦已陋甚自爲秀才時剽靡腐語求舉科第未常留心於世事比得而幸其不爲令也不幸爲令胸中一無所出而習故以飭譽其最者也又有下焉者彼終身自蹈利死卒無一日能出其阱俗之陸沉也尚忍言哉故今天下領民之吏無復有如古人非其古今之性有異也自利之心多徇欲之流熾耳是故老兄必有能辯此者矣夫以有美質如老兄學術如老兄諒不自詭於聖賢事業

司勳外集卷一

十二

沒隨俗吏但僕意以視官重則看民輕愛已厚則待人薄賢與衆人所以異其幾此而已僕恐不察或流如前云是以敢薦其愚說若其設爲成法具載古簡冊在善通而行之者爾何敢贅何敢啓

與袁縣治論山墳

去歲兩歸書自京師求造折於左右未曉已  
皆到否家人來承辱惠問迺知時猶未得上  
達向後屢欲申文遂復以希值中止然僕懷  
不下之抱久欲投告於執事謂執事爲父母  
衆民民於令有不下之抱不可不告況僕懷  
緩而實急名輕而實重墳墓秉訟之說是也  
自鄉邑罹亂風俗脆薄民鼓吻而相吞噬於

司勳外集卷一

七

是訟獄煩豐然有訟於田產者有訟於殘傷  
者又有訟於錢財者至祖宗墳墓被他人所  
侵奪則縮首俛眉不克健訟豈不以其緩且  
輕者視之而非有利於其身哉僕少知讀書  
時已有大傷於今俗志欲挽而起之已而適  
吾家正值其既時無有爲僕言者及長而聞  
其故細問於族之父老父老具語以吾家祖  
墳積宋元來墓黃岡後會亂子孫頗開祭逸  
賊馮仲之祖父欺乘干禁而吾族不肖子孫

亦復委循貪既於祖考夫祖考不能自保其  
墳墓而付子孫以能守也子孫不能守則非  
其子孫矣尚何面目食息於人世哉此僕所  
以痛心舉額哀鳴疾呼訴於當道之仁人君  
子如胡公仲器祝公曉溪二先生者亦能洞  
僕之心昔矣旣而僕迫從試事北上此事尚  
未歸結時僕安於北上意冀當道仁人君子  
皆如二先生僕之哀鳴疾呼可以少緩然今  
據家人來云猶在駁勘使僕痛心舉額日益  
加焉苟肯有能爲僕直者不過一引手張目  
聞耳其辭之固易易也僕家祖墳自一鄉以  
至一縣一縣大夫與五六十歲未死者有  
試而問之將莫不曰某山名某也某墳某所  
葬也皆熟耳而銘心無異辭矣僕雖寡鄉譽  
之行然不敢自後於庸俗人以飾廉恥亦邑  
人所頗信也及痛先祖失藏屢長號而欲絕  
情見於告祖告土神文二篇亦邑人之所竊  
傳而知也執事試市邑人而問曰山爲某名

司勳外集卷一

四

某所墓某平日所自約何如所取信與知於人何如則駁勘之情不待反覆已得之矣今夫駁勘之委在執事執事爲我民父母凡民之有求不待某而不伸必唯執事是歸而執事仁足以植善明足以燭奸勇足以除暴持三物而能不忍一民之傷於害者而況於僕乎況於僕之祖宗墳墓乎僕固不敢贅但一言恐執事未能白僕之心如此其切而或視爲緩且輕又有批於執事所以正風化之本也故敢忘其狂言之萬惟不罪錄幸甚

司勳外集卷一

五

上霍少宰

某以無善狀得擢於人守京師已踰二年僅得一官而出以今年冬十月補爲建昌推官鄉里交遊有識之士莫不爲某願某私心有不然者以某力薄才疎誤被非任恐重得罪耳某之始仕時將求以養親爲事今離親養之日久矣思之焦不自寧但所恃以慰此心者謂京師雖遠音問常通故復強顏度日今建昌去鄉國不踰三千里舟行不過餘月然非有往來之便必欲通音問如在京時非家人午行於途不可得也旣使某奔走跋涉重離親側又使音問不能常通某當無復恃以強顏者矣且某性多僻喜好無用文章以此求效外見因自憤發及稍有得時獨坐一室雖風雨雷霆冥若無聞自謂得此持養之三年間必有所克就今旣役以官守省覽案牘尚懼不給何暇其他舊學頓忘宿志已無酬矣且自授官以來日訪民俗而言者每道

司勳外集卷一

六

其俗多好健訟曾子固在宋稱江南賢者尤累訟於鄉里則健訟之聲於古爲著其俗小民又多殘兒女及巨富借死病貧人或其客戶以誣害所怨之家州縣例以重辟淹延追證瘦死不下十數人至其歸結絕無坐者又聞鄉豪勁戶之家率放息於貧民重索其租稅告擾州縣州縣官或不省事往往入其囑置之監追豪勁家或從而陰謀死之立威鄉落此其風俗最鄙者某非有移易之才又不

司勳外集卷一

七

能爽軌慝愆廢防茹臧列方爲圓取順物譽其終當以此得罪矣故某進退於此實難苟竊祿食延滿歲月於心有所不燕欲求引去則私家內外十數口無田產自托老父終歲勤勞無以有代其勢又有所不可但恨爲今天下司人物之權者私心用事好惡垂繆不量其人之能不審其勢之便每使人負失所之怨世態至此深可嘆息且風俗日薄士大夫以勢位相煎重內而輕外諛上而凌下使

前日司人物之權者以某之才外補某之才若此以某之不才爲擯則建昌之民何罪焉豈其姑欲試之也抑爲之阱也以媒孽其釁而坐觀其敗者耶然此皆不足爲某惜獨念受造於門下恐終不能自樹立逐逐與世俗相泯滅耳士少而不以行立於鄉里長當以名見於州縣凡某之私心未寂者以此也先生肯自俯教使某得不與文致者續後傳足矣今夫人於某不憐其始仕之願而睽之以失其性不察其好學之偏而違之以枉其志不量其薄弱之能而試之以觀其敗此固先生所哀矜者也以先生高名卑天下今天下後生輩有志者不復思見古之君子而樂出於先生之時而況及其門後於其鄉者哉倘自貶損以終教誨幸甚幸甚

司勳外集卷一

六

與何述齋

與執事別頗遠想欲一見不可必得前歲僕自京南歸舟行幾二百日懷頗鬱鬱不樂不喜作書後得稍平求欲間故并謝簡疎罪又會執事出補復值道左僻遂不果寄至今間闕凡三四年餘及僕來京忽有報伯丈卽世執事歸憂時聞之心甚悒悒未能薙書吊屢苦逐人隊拜揖無虛日聊欲潦草一二未及握筆俗糾相堆顧矣故不能宿稿奉候而執

司勳集卷一

九

事哀痛之餘諒亦不瑣計此也但僕於執事雅有同年同鄉之義聞變不吊旣非以加執事之禮又況賢如執事者哉僕於同年中於翁仁夫最加敬讓仁夫其人奇偉亦不苟伏人因與論說執事仁夫嘖嘖不廢口及執事遭變又復快悒而無快仁夫豈獨厚於年家者由執事之德有以悅仁夫故執事之變宜以戚仁夫使執事復能飭行自樹立流聲於後及功於人人將推所本而歸德於其親是

執事有無窮之養伯丈獲不死之年也然近來進德亦嘗遠聞其似此不宜爲重吊而更可無自傷矣若僕不肖已無足爲口於執事往時自負小年今不可復得言之多慨又性頗率野日從拜揖士大夫後苦不能學世人鳶肩羔膝彎身俯首變入於俗遂自與人少接間坐則終日未嘗矜口或稍啟口輒觸人由是益不樂言語縱時有所出內自記惕亦復噬舌中止坐厭之餘不過讀誦經書以

司勳集卷一

三

遣長日而已今年冬倘隸選籍得領民郡縣雖無才能可稱職然亦努力終不至於大廢事縱之五六年間必有可足觀者苟得休假歸教其子孫訓其鄉人之可者聚食於旣析之親論次於鄉前輩如孫仲衍張西溪諸公與之著傳紀載其行業放失其餘六經傳註有不安者亦畧爲之更定此數者謬量其力足以有當猶未知其後何如然以今日視之汨汨與世相伍語默俯仰能自異於流俗幾

何又未敢遽其爲然也執事家居餘年必能  
稽心於古人之學有可教我者須簡而候矣  
人便聊此奉慰且以畧道已意一二

與戴角峯

在京師得奉餘論殊以不卒業爲恨別踰兩  
載多失問候罪過不薄不望求譴然非敢爲  
慢也念僕性多荒慵學習迂闊故廿分委棄  
不敢效欵薦紳之門自近不敏之誅雖相知  
如執事亦復音問闊落如此非敢爲慢也別  
來所得無可爲報筆硯日就荒塵尚冀授職  
之後勉立功名流光郡國然志大而才不掩  
事左而謀益困且以日逐窮忙輒遇主官按  
部出迎數十里外瞻望馬首淋雨暴日拜跪  
移時不起伺候顏色及就館則拱立堂下上  
酒食彼方欹冠跌坐醉飽盈色去復送之數  
十里外歸語其僚曰可以免矣雖百官之事  
朝廷臧獲之奉主人翁未有若此者世態可  
痛可憤僕初見而駭且苦久之逐隊出入垂  
首折腰長唯奔趨流俗所尚皆慣而成性矣  
平昔議論竟作戲笑執事見之其慷慨悲嘆  
亦能如往時否也風便聊候起居曷旣所言

相晤未期無任惓惓

司勳外集卷一

答李于遷

京師別後抵肝幾過一年企係盛德曷勝嚮  
往然不敢候起居道殷勤於足下謂今方天  
下考察之期而足下與司人物之權故不爲  
虛飾無觀之辭求遠世俗之嫌耳不然則竿  
牘之使午行於途此今天下交遊者之常而  
僕於足下顧不能哉是不宜閑伏所短自分  
疎外於賢人君子多矣不意足下慣薄其罪  
且將貶損道德辱之存問豈左右之誤非足  
下本指耶抑爲其鄉人之故而加禮之耶僕  
不肖言行荒迂與俗相戾而足下不賜鄙擯  
自不肖始則天下士將謂足下取人之恕不  
責人之周無復思見古君子而樂出足下之  
門頌足下之美足下有而獻之

主上以充國實其爲足下盛德無窮矣偶得  
令弟秀才過道及大价北上敢陳簡略用布  
鄙私惟足下亮察

司勳外集卷一

五

與李憲副

日者匆匆奉別欲圖追送而聞駕已過郊矣  
數年知己遽爾兩地逖德離析惆悵何勝聞  
拜榮命不任喜慰夫關西天下之重鎮也紛  
糾盤錯過於別地天下之重寄也執事端嚴  
廉厲破幽剖疑畫一靡移日僕視肝之政而  
知執事之爲關西易易也又況土無卑溼民  
無狡僭表裏江河有天下之達觀此士夫所  
欲遊而無因不可得者執事素積高懷日抵

司馬外集卷一

五

關中尋謁帝王之都求其宮室池臺之所在  
賢聖之里神靈英傑之祠墓吊古會盟之墟  
鬪戰之場攻三輔之遺事而賦焉其視肝之  
三谷吳之虎丘閩之金山當益卑卑矣僕日  
坐塵垢悲吁世態無能脫委秋冬間當求去  
計言念別離天涯相距會晤何期動想今昔  
能不淒然人便附布草草不周

雜著

書南莊先生傳後

余讀王南莊君傳傳爲湛太史夫子所作夫  
子理人也信其言當不枉南莊所履因嘆曰  
嗟夫夫人有不幸力爲善而不獲顯其身者  
若南莊君是也余少不及識南莊鄉長老能  
爲余道南莊甚悉南莊不喜吏仕有隱德教  
諸子勤且盡其道其季子景純舉進士官爲  
諫議去年

司馬外集卷一

五

主上以新典詔內士大夫於父母其官封之庫  
鉅視其子由是景純得贈南莊如已官夫贈  
以卹教傳以彰善贈爲新典傳出太史若南  
莊身不及顯其沒不可謂無蒙也



書翁仁夫惠謙卦圖後

仁夫其示德於年者乎拜謙圖之惠聆終吉之嘉修我以君子者也仁夫能自修矣夫示德爲愛愛而能修而君子之道見矣仁夫其君子哉

書陳推府風木卷

日余過坐於子如因得讀其所敘府推陳君風木卷中且厚言以舜由前事可到旣又得天浮公詩一首觀其辭多悵恨若有不自解者迺嘆曰天浮公之詩可以與子如之言可以大已歸而聞陳君亦欲有索於余遂書此爲贈

書薛文清公讀書錄後

公潛心聖賢急於蹈履雖古之醇儒何以加焉豈與世之騰口說賤事功立門戶而不勝其私意者可同日語哉嘗聞公在獄中手不釋卷及當論決時顏色不少動此公學術所得之繇也觀所著讀書錄則信者之軌轍耳聞所未發不亦夥乎

附錄

程工部烈送原子之建昌推官序

原子爲建昌推官且行別烈烈曰何以治建昌原子曰建昌俗悍而鬪吾莫知所以治之請益我烈曰吾奚以益子夫情之隱惟獄爲甚子之職在獄盍思測之烈也從官司空之屬觀百工之事願假爲微言以測子原子曰謹守令烈曰夫爲耒耜者堅地欲直庇柔地欲勾庇直庇則利推勾庇則利發于子何如原

子曰請象其俗之剛柔而治之烈曰爲矢者中弱則紆中強則揚不紆不揚夫是以達于子何如原子曰請剛柔並施以庶幾於不吐不茹烈曰爲量者虛其中則有受爲鍾者虛其中則有聲于子何如原子曰請無我以聽之烈曰爲弓者之取才于山也三視陰三視陽迄其成也必覆之于子何如原子曰請詳慎以盡之烈遂言曰夫因俗則入剛柔劑則中無我則不蔽詳慎則不失治獄之道四者

舉之矣予也四爲微言而子四應之其捷若響可以觀子之聽獄矣其往哉建昌之民必無隱情焉日終也將謳子矣子其往哉

外集附錄

主

李三洲誌原子遺衣塚記

於戲此羅氏原子遺衣塚也原子名虞臣字熙載原子其號也生有異質年十四入縣庠十九舉於鄉二十三登進士授江右建昌推官三年陞主刑部事霍文敏公稱之改吏部司勲遇讒構而歸歸築別業以卒業于中山又四年卒於戲悲哉或問原子曰何以中山也曰昔未有邑之前吾羅氏世中山及今餘瀝猶可見吾思焉吾思焉吾其忍以中山落

外集附錄

主

耶比其卒也厥弟虞庠虞收虞獻營塋于番禺河南寶岡而又以冠履藏中山志原子之志也日者余過柳州入羅池見封埵纍纍然問柳之人曰子厚遺衣塚也夫以柳州之文猶能使人歆慕之如此而況不爲文者哉原子篤好古昔曾南豐稱揚子雲出處類箕子之明夷原子亦稱之又稱王荊公非初者則文敏意也以故文敏少許可今海內獨稱康殿撰海顏邦君木而吾邨則稱彭太常澤陳

給舍洗及原子又謂原子似文敏夫文敏能  
致身廬仕以震駕一世而原子不免阨窮以  
卒惡在其爲似也間觀原子之文初擬柳州  
至上文敏二書雖視史遷何以過焉而乃不  
得竟其欲進之志於戲悲哉虞睿輩以是年  
四月十七克襄葬事兄弟踵門來問記記之  
遺衣遺書祭田若干具列如碑陰以示後之  
人

羅司勳外集卷之一

終

圭

讀兄所爲文至霍少保奏記及永福公傳  
未嘗不連然涕洟也嗚呼傷乎傷乎吾其忍  
道吾兄耶兄自免歸棲遲別業解體世紛斐  
然有述作之意曰君子不得志於今必取貴  
於後汗血以競時者何哉以故有所憤發苦  
心焦思至乃通夜不眠斯亦兄之兢兢於世  
云兄之爲文也十年之間龍變而虎超焱騰  
而雷發彬彬乎握瑜匿璧矣惜其官不將才  
年不將志使人聞之其有不嗟惋增欷酸心  
涕下耶嗚呼獨正者危至方則閔兄之構會  
顯旣余難言矣夫勝定相因盛衰遞代厥亦  
終始之理昔馮衍自傷於不遭亭伯見擯於  
寶憲考其當時多所論著聲稱藉藉施及豹  
瑗儒雅相繼今觀兄之憔悴於世不得以展  
采錯事可謂奇矣又離短折闊絕之舊夫報  
報之反安所繆盦而兄獨不值其定耶於乎  
傷乎傷乎獻自兄之卒念言哽咽日夜飲泣  
思綴其遺藁編集又多亡缺其存者什之一

耳痛哉兄歸二年採摭舊聞整齊其世傳作  
豫章家乘又以禮有經變則考衷古今參伍  
詮析必要聖軌立通方之訓破一兩之說作  
宗儀篇理亂之繇本於將相陵夷之禍起自  
中官用采實錄躡跡成敗以鏡來者作將相  
中官傳古者諫無常官卽巖穴商賈之夫亦  
得各竭其說是以臣無隱忠君無蔽言也作  
諫官論子雲出處符合賢聖委儒曲士轉相  
非訾發爲篇表以解衆惑作楊雄辯兄之身

後序

二

居隱約言多玩世又罔羅放失著爲一書推  
見幽微紀載各實命其篇曰中山野錄獨將  
相傳邑志交州紀屬藁未就抱志中逝與夫  
諫官論楊雄辯又皆散佚不載嗚呼天促吾  
兄復忌其文耶昔太史公謂著此書藏之名  
山雖萬被戮無悔蓋恥載籍埋滅而文采不  
表於後也兄之論誤未究賡志而歿使兄有  
遺憾矣悲夫兄之文藁掇拾警校彙爲八卷  
家乘有敘世年表譜莖祭田諸篇文多不載

第錄其傳及總論數首宗儀篇無慮千百亦  
采其評斷補亡數章而已有得自兄口授或  
拾於殘缺爲外集野錄爲別集以俟後梓其  
餘集中不載者舉論次其篇目亦無忘兄之  
所欲著云爾

弟羅虞獻墨淚謹跋

後序

三

司勳文集跋

孫應舉頓首敬書

夫河圖大訓蔚爲宗器之傳紹聞  
衣言喜接家聲之舊然而編殘簡  
斷或有善而無徵繡虎雕蟲雖洵  
美而弗壯何者志托空言支踰數

司勳集跋一

世也緊維懿祖述矣文人垂紳鳴  
瓦之朝投簪碎玉之日聆其風軌  
尚直道以事人攝爾威儀何入朝  
而見嫉豈非同時相忌異代斯感  
乎舉廿載趨庭三冬志穀溯豫章  
一十八葉手澤幾何思庾頴五百

餘年遺經若此滿肚皮時宜不合  
夫復何言等身書誦讀猶遲惟知  
率性然則棲心上古狂士之趣志  
願同遁迹中山先人之敝廬斯在  
亦其宜矣夫煥乎華國之才闡然  
媚世之具小人僥矣君子傷之固

司勳集跋二

窮毋濫縱百折以不回其樂在中  
卽終身焉勿改誦其書而欲歌欲  
泣知其人而溯游溯洄斯業是集  
者所必至焉者也霍文敏聖人之  
徒楊忠愍諫臣之友小子無似三  
人我師若乃家乘炳烺實補禮經

之略野錄殘缺未成相業之光年  
不逮志位不副才斯則吾儒之所  
長嘯壯士之所永懷者與康熙辛  
卯五月二十九日

司馬遷擬之談何容易乎

司勲文集八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羅虞臣撰虞臣字熙載廣東順德人嘉靖己丑  
進士官吏部稽勲司主事事蹟附見明史劉世毅  
傳虞臣以初任刑部主事提牢時寬假張延齡爲  
大猾劉東山所訐下獄拷掠斥爲民旣歸結廬山  
中讀書纂述年僅三十五而卒然其他著作不傳  
惟是集存其平生不屑爲詩賦故集中皆散體之  
文自六卷以下則采錄所作家乘以足之惟以中  
官傳六七篇參襍其間耳其文疎快有氣然皆率  
其才氣縱筆一往未能範以法度也洗桂奇序以  
司馬遷擬之談何容易乎

# 五嶽山人集三十八卷

〔明〕黃省曾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五嶽山人

集三十八卷》提要

虛左噫歌累月觀止而返然薄翫軒冕耽情山水  
欲長遊名嶽託慕向生因號五嶽山人歲在戊戌  
謝南宮之招締西湖之賞與豫陽田子窮探歷覽  
更唱迭和賦詩成帙增價藝苑視攀龍鱗稅若蟬  
翼士益以此賢之至夫使者行部守令下車莫不  
藉其人倫訪以政事雖名在諸生而禮隆上客舌  
妙談鋒腹韞經笥響如應叩泄若縣河聽者膝前  
靡不心醉自是問字之樽日陳於座上在浚之旌  
雲爛於戶外山人肺病倦遊玄思甘寂繹我貴之  
旨達名親之累不爲家省寓書自給深居却掃專  
意述造乃敘頌高士以寄志焉迨夫晚歲絕戀區  
中結友方外馬遷習道於黃子許詢參梵於支林  
故其詩往往娛康樂之清暉屏淵明之喧瑤緬景  
純之仙游契摩詰之禪理兼以苞蓄旣富探汲不  
竭譬玄黃雜組而縟彩炫目金石疊奏而英韶盈  
耳璠璣竝儷而世觀其實椒蘭俱薰而人挹其芳  
思劇沉幽語罕仍襲凡象外難摹之景必鑄以新  
範雖目前塵瑣之態亦緣以華辭宿構非工食時  
爲敏今品味全集賦頌準乎騷經詩歌本之古選  
興寄備乎開元序說參之二京碑誄酌之六代語



苑祖乎充衡連珠合於平原客問擬於韓傳玉略  
覈於河上典錄昉諸越裳是故鏡理者取爲著龜  
博物者資爲武庫儲說者竄爲累繩綴辭者采爲  
筌餌又以才優經世數值違時故鳴以不平逝由  
孤憤年才半百奄隕大命詎不痛哉黃集總爲若  
千卷手自銓勒藏之篋中厥嗣姬水授玄肖諸童  
烏屬草方於文考捐彼負郭壽此遺編嗟乎雕論  
足傳知徐生之不朽鳳毛早秀慨荀令之猶存余  
與山人有中表之戚號爲相知故序次不誣云爾

五嶽山人集序

瑯琊王世貞撰

語有之豐玉荒穀明貴與用之不易兼也又有之  
春華秋實明文與質之不相爲用也天下之言文  
者則歸孔氏曰辭達而已矣意若弁髦其法而棄  
之乃其敘述墳典儀易麟史抑何彪炳爾雅也多  
學而識不如一貫空空者托而逃焉然至於陳廷  
之隼防風氏之骨商羊之儻而龍威丈人之祕文  
又若探篋而取對者何也古之君子收天地萬物  
之精而歸於吾之聰明而始有學出吾之聰明以  
與天地萬物之界會而始有言博而約而謂之學  
造理而備法而謂之言內極於貴外極於用文質  
稱而謂之君子大者經小者傳心者謨跡者史和  
而頌怨而騷性而雅情而風其言卽人人殊要之  
未有不通於德與功者也余少則聞吾吳有五嶽  
黃先生者多識而嫺辭蓋彬彬成一家言云晚而  
辱與先生之子姬水游又辱不鄙而以先生之集  
來讀之而愧余之未盡於聞也先生挺人傑之資  
當舞象日固已田百氏之藪而漁獵之一下筆而  
屈其豪賢長者卽王少傅喬太宰不敢稱前進而

交先生先生意不憚以書贊於北地李獻吉相與  
揚扇自六代西京而下距嘉靖二千載如指掌也  
乃先生則愈歆然以爲無當於世日夜孜孜籍徵  
耆碩以究至乎古今興衰倚伏之變國典廟彝禮  
樂比詳兵車水土平準之筴下至於星曆醫卜農  
賈履逆支離人竭五官之職而恨其啓者先生饒  
辨之矣乃愈以爲卽當於世亦役我以老而無當  
於真我東走謁王文成公陽明洞天眉宇接而心  
神融了然獨悟天則之妙歸而著會稽問道錄先  
生自謂得王氏玄珠然絕不以語人又不立門戶  
而所謂問道錄者綱之以十襲之緗而不更發中  
間嘗應魁薦一游南宮有所不可輒歎曰此爲致  
千里骨者耶吾東吾腹歸矣先生高其德而弗耀  
卑其功而弗試其言之通於德與功者又祕弗出  
僅以其餘而應天下天下亦遂以先生之餘而欲  
盡先生嗚呼先生豈易盡哉評者謂先生騷賦似  
枚揚語苑似向詩傳似韓論難似充碑誄出東京  
間以六代五言古出建安二謝下沿齊梁七言歌  
行出樂府時時青蓮之致近體出景龍雜大曆以  
後尚裁者服其法務宏者賞其博偏致者驚其漫

獨創者病其擬而要之俱非能盡先生者余所謂  
盡蓋先生之言標德而蘊功之言也蔡中郎獲論  
衡祕而日取之以自益先生集旣行余無所用祕  
矣將與天下後世共稱之而已

五嶽山人集目錄

第一卷

賦九首

悲士不遇賦一首 射病賦一首

禮貧賦一首 咎雲賦一首

錢賦一首 蚊賦一首

玉卮賦一首 弔朱買臣賦一首

閨哀賦一首

第二卷

周魯齊晉楚諸賢讚頌三十二首

第三卷

頌贊一百二首

高士頌九十一首 二陶贊二首

自述贊六首 并序

遊耦李城讚一首 并序

遊太伯古墟讚一首 并序

大石佛贊一首

第四卷

銘家訓七首

五鳳樓藏鎧銘一首 復舊錢銘一首

座右銘一首

宴會篇一首

僕從篇一首

妾媵篇一首

側庶篇一首

第五卷

四言詩四首

白鳩篇一首

獨漉篇一首

步出夏門行一首

離合作郡姓名字詩一首

五言古詩三十首

白頭吟一首

艷歌行一首

泛舟橫大江一首

折楊柳行一首

秋胡行一首

來日大難一首

結襪子一首

吳趨行一首

夏歌一首

獨處愁一首

太公逢一首

相逢何匆匆行一首

妾薄命行一首

扶桑篇一首

越裳一首

華嚴一首

有女篇一首

銅雀臺一首

銅雀妓一首

置酒高堂上一首

麗媚曲一首

詠魯連一首

賈生嘆一首

詠伯夷叔齊一首

詠周井二君一首

詠東方朔一首

詠四皓一首

東方朔歌一首

越來溪歌一首

李夫人歌一首

第六卷

五言古詩五十二首

句曲歌一首

遊句曲山最幽處一首

至黃山一首

金陵四首

登竟峯山寺一首

晚眺靈巖山一首

泰伯廟一首

錢塘江西與買舟至鏡湖宿一首

與姑弟戴嵩戴嶽泰安王教授子馬景秀

游會稽山禹廟一首

會稽六首

晨江一首

酬少傅太原公見贈一首

瓦屋山歌贈高公次一首

荅祝京兆希哲見懷二首

贈祝京兆希哲一首

崑崙篇贈張子言一首

病中荅徐縉一首

與朱孝廉乞祕藥一首

虎丘寄王少傅一首

寄孫太初一首

寄處州太守張叔載一首

贈三際上人一首

送閬中謝僉憲庭桂赴湖廣一首

送孫山人歸苕溪草堂一首

遣興一首

送表弟王曰俞之武岡州岷王府一首

送楚瑛上人吳門百花菴閱藏畢歸錢塘

一首

贈別草陵山人一首

採菊一首

登何山採藥一首

夢循澗觀泉以陟翠微一首

除夕一首

樓上對月一首

冬日風興舟行至婁門田廬一首

閒居多暇因集漢魏以來英哲高唱命曰

詩言龍鳳刪述既成喜而有作一首

題謝安攜妓東山圖一首

虞兒池上藝竹一首

觀江淮平亂碑文歌贈王少傅一首

荅程子一首 登李白酒樓一首

箏詠一首

送仲兄會試北上二首

芙蓉篇一首 遠遊篇一首

第七卷

五言古詩三十五首

餐露一首 齋中養病一首

橘詠一首

嘉禾除日泛鴛鴦湖一首

由南湖發尋景德精舍經攜李下一首

晚泊麻溪望臯亭臨平德清諸山周覽吳

王廟宮一首

南邁武林訪叔禾踐湖上之約初至一首

寓大石佛院綠竹北軒一首

叔禾枉輿湖上便同理棹尋南山下淨慈

寺一首

遵玉岑山高麗慧因寺由六橋步歸一首

登巨石山絕巘緣葛嶺小憩山居蘭若一

首

由段家堤步至孤山上一首

月夕挈酒湖畔寓目一首

謁鄂國武穆王廟宮一首

登南山最高處一首

度棲霞嶺戾止烏石峯禪居一首

循宗鏡閣左登南屏山頂披險西討一首

入大慈山飯虎跑泉精舍一首

眺初陽臺從妙智院北探紫雲洞一首

自石屋洞至法相寺一首

竝南峯後攀風篁嶺酌龍井泉覽神運片

雲二石一首

發潮音樓峻崖西越永清塢獅子峯上一

首

出谷口循澗歷三竺寺經神尼舍利塔觀

飛來峯諸洞一首

上北高峯頂四覽從靈隱山下憩韜光菴

深處一首

東昌途詠一首 七級河舟阻一首

贈叔禾憲使田子一首

金昌亭宵集贈別張維靜田汝成二方伯

一首

贈杭郡太守李端甫一首

道山亭宴集答贈郭郡博一首

賦得白鹿洞送職方盧師陳江西校文還

朝一首

送張吏部北上一首

送王與齡郡推部擢北上一首

開元寺禮二佛一首

贈慈舟禪師覽藏一首

第八卷

五言古詩五十三首

春日田園言懷三首

秋夜醉起言志七首

桃花詞一首

除日言懷一首

遣興一首

往冬母氏奄棄大司馬原明湛公釐守南

都遣書弔慰感激成篇一首

少宗伯崔公子鍾致書幣香儀弔慰志感

一首

讀陶淵明詩述懷七首

臥病詠懷九首

病體畏寒仲夏之月續衣未舍一雨初霽

欣然就曝簷下時逢饑歲百憂入懷俯

仰候物率爾詠言四首

讀唐沈既濟黃梁夢記感述一首

去年夏四月母氏安恬高拱仲冬一日奄

然永逝號踴侵尋遂成羸疾肌膚槁削

衰杖不禁四月十九日聊以拈筆抒抱

潛然不知成詠一首

悼婦篇一首

效陶淵明讀山海經二十四首

至錢塘江懷嚴光一首

第九卷

七言古詩四十九首

東門行一首

西門行一首

槃舞歌一首

塘上行一首

公無渡河一首

當子渝新福歌一首

當弩渝新福歌一首

當安臺新福歌一首

當行辭新福歌一首

惜日歌一首

效陸士衡百年歌十首

江南弄一首

龍笛曲一首

採蓮曲一首

鳳笙曲一首

採菱曲一首

鞠歌行一首

吁嗟篇一首

秋歌一首

城中謠一首

雞鳴高樹顛一首

六齡行效高適一首

少歲行一首

醉後歌一首

歲暮述志二首

太素先生集

南軒燕會荅周解元光宙一首

贈魏公子徐京一首

贈阮將軍本常一首

西小湖在林屋洞天巖石池畝許冬春

不竭蔡山人居其傍詩以贈之一首

朱來鳥歌一首

上皇北狩歌一首

郊外醉題嘲徐子一首

石上菖蒲一首

陽谷行一首

蘇臺篇送郡倅周仲仁之京一首

友人它聽琴一首 江行早眺言懷一首

白公堤送別一首 鐵瓶篇一首

第十卷

七言古詩三十六首

送蔡子師古楚遊一首

齊女門訪張叟留宴竹下一首

鳳凰臺歌送顧布政華玉之武林一首

送施宗錫歸福州一首

送王子卿之金陵一首

送王兵部汝中之中都兼東蘇御史允吉

一首

元旦郊宴一首

太素先生集

觀郡國迎春一首 人日杜感園一首

五日追憶往歲客途一首

春江曲一首

讀史記詠屈平一首

過江總廢宅一首 石湖歌一首

遊蘭亭覓王右軍輩四十君流觴處一首

茅山贈董山人景胤一首

陽谷行一首

廬山吟一首

葵之軒贈四明張儀部乃翁一首

金昌亭逢程誥有贈一首

華泉歌贈邊尚書一首

五湖上寄廖冢宰一首

紫芝行寄孫一元一首

秋日懷武林朋舊一首

七姬行一首 山姬行一首

廉石吟一首

聞談偏髯老仙者一首

閒適一首 豹犢行一首

石湖歌一首

悼張氏二孝廉歌一首

新楊柳四首

第十一卷

五言律詩六十首

步赤門舊溪閒詠一首

榻上一首 壬午對鏡一首

南星別業樹藝覽汜勝之書一首

鵲橋別業一首 乙酉初見白髮一首

遣興一首 丙人治蠶一首

枕上聽雨一首 聞早鐘一首

夏日山居一首 聽琴一首

夜由吳宮遺址步歸精舍一首

山居一首 南星草堂雜興一首

周子雨夕談對一首

採藥山溪歸泛江潁一首

歸自京口舟中讀青華秘文一首

山妻以老子拔白日去子皓髮一首

癸巳三月十六日終南道士李君過論仙

旨甲午此日范山人以服食書至一首

白髮一首

泗州精舍與明慧上人談禪一首

四月八日報恩講寺齋會一首

訪東丘上人不遇一首

洗公方丈一首

夏日登吳王宮東道院一首

寶光寺同門生輩一首

張儀部觴予朝天宮西山道院一首

皇城邵子招飲西山二首

至香山新寧伯譚公邀宴山堂一首

七夕宴顧大夫園亭二首

顧華玉徐世禮觴予武寧王宅東園一首

陸生望時邀玩牡丹子口期二十三日迺



前則陰晦至獨晴霽爰愜賞懷次旦風

雨復作問訊牡丹一首

宴萬都閫宅二首

宴張戶部高士軒遲月分韻二首

宴客園聞樂二首

暮春宴白禮部舟中一首

許少卿伯誠席上遇馬司業仲房一首

同馮明府全邑博諸君宴虞山南軒一首

宴俞光祿宅饗自斃象脯聞侍朝儀五十

餘載矣二首

夫子集卷之四

同孟中丞集邊司徒官舍一首

同謝少南徐霖宴魏國東園四首

宴友人園一首

大司馬喬公觴余清涼寺一首

超果寺訪張進士承憲宴集一首

同鍾貳守趙別駕樊郡推宴何別駕官衙

得陽字一首 陳園三月之宴二首

山陰郡守南子大吉招飲大觀堂一首

瓜州鄉思一首 登金寶座一首

第十二卷

五言律詩八十九首

山陰與陳太守季昭同泛鏡湖覽秦望少

微諸山月上歸一首

朱陽館步至陶隱居墓傍二首

登茅山同仲兄作一首

謝公墩一首 初泛五湖二首

黃山一首 大石山寺一首

八月八日泛石湖一首

禪興寺一首 寺有梁妙嚴宮主墓

禪興寺梁公主墓一首

夫子集卷之五

過吉草菴一首 春泛鏡湖一首

子遊牛首山大司馬喬公餽以法酒兼命

武士導之夜宿僧舍二首

報恩寺一首

金壇令任佃約遊顧龍山雪阻不果一首

楊相國送酒金山寺泛舟大江登妙高臺

五雲朝陽二閣吞海亭飲中冷泉二首

蘭亭一首 丹徒留侯廟一首

泊舟支硎經靈巖遊赤山夜珠塢二首

水宿溪上一首 探桂嶺一首

六月廿四日荷花蕩一首

理棹虞川一首 登達觀亭一首

清明日望西苑一首

登清涼山一首 瓊花觀一首

過沛一首 留城懷古一首

登來青軒一首

與邵莫二子遊七真諸洞一首

游駙馬山莊一首 境山寺一首

宿堯峰山寺一首 靈巖山寺一首

西施洞一首 采香徑一首

姑蘇臺一首 玉泉寺一首

瑪瑙山居一首 北高峯一首

韞光寺一首 靈隱寺一首

龍來峯一首 天竺寺一首

登天池山一首 登見海亭一首

謁老君廟一首

同王胡二總戎登淮安新城一首

客中聞歌一首 望虎丘一首

北固一首 秦淮客思一首

入京一首 九日客路一首

金陵夕詠一首 金陵七夕一首

秦淮舟次對月一首

毘陵午雪一首 張灣發舟一首

有懷一首

入齊地阿城聞蟬一首

新閭曉行一首 黃家集夜思一首

四明觀魚船出海一首

春初元旦在淮歸又值五日一首

界首乘夕進帆高郵一首

夜述一首 寓大佛寺一首

越江春泛一首

溧水步至觀堂假宿一首

溧陽舊縣橋轉至溧溪一首

虎丘雨集一首 拂水巖一首

重至拂水巖一首 渡淮二首

金陵客館行藥至烏衣巷轉至秦淮青溪

上一首 渡江聞笛一首

平涼歌一首

宴虞山招真治來雲閣荅鄧子大度一首

盛子携酒城中爲宴一首

中秋日集顧子桐陰館一首

種竹一首

第十三卷

五言律詩七十三首

秋日送程自邑汴遊一首

送人之徐州一首

和栗應宏送子言遊北嶽一首

送顧伯剛令餘姚一首

送丘道人之曹縣訪師一首

送蕭解元子雖北上一首

太

送蔡羽歸西山一首

送蔡師古客武陵一首

送惠生之太和一首

送郡守戴公督學山東一首

送陳侍御近謫合浦一首

太白山人卜築茗溪草堂詩以送之一首

送楊進士令貴溪一首

送黃山人歸休寧一首

七夕送程子一首 送田兵部歸閩一首

送人之汴一首

送謝海州純奔喪還建寧一首

送中書舍人王子永入京一首

再賦楊花送別子永一首

送道流入九華山訪真士一首

送顧中舍汝嘉之京一首

送蔡行人子木使楚藩四首

蔡子木再過草堂言別一首

送方士入西山一首

送邢君賜還彰德一首

送皇甫子循黃州推府一首

太

送鄒禮部謙之入楚一首

送羅綸還長安一首

送石太守簡之高州一首

送吳人席生歸烏鎮旅寓一首

送陸子玄遊東魯一首

送客還新安一首 惜別一首

送皇甫禮部子安使中都省親還京一首

戴公江鵠已發買舟追送二首

送李侍御北上 一首

小歲日大雲禪房聽琴作梅花弄一首

曉思一首

春暮江泛一首

春日長安客思一首

庚辰迎春日金果晚翠樓小集一首

首夏集陸芝新齋一首

秋日蔣子携樽過草堂宴集一首

七夕一首

九日和皇甫子安一首

七夕池上一首

九日五更起坐不寐一首

八月十五夜月有五色華暈二首

未盡人書

未

雪咏和皇甫子俊二首

雪後對月和皇甫子循二首

臘月十五立春和皇甫子約二首

五日宴中南家兄園一首

除夕一首

七夕有思一首

閏二月金昌亭眺集一首

新飾齋中作一首

甲申春正月嫁女感述一首

懷五嶽五首

附憲副李公獻吉贈遊五嶽詩二首

第十四卷

五言律詩一百十五首

贈荅學仙一首

贈尹生一首

酬孫太初過訪草堂一首

贈閻錦衣珍一首

重逢方太古有贈一首

贈高山人澍談海遊一首

長安荅左舜齋一首

長安贈蘇允吉一首

北極廟逢汾州禪師德舟談玄一首

未盡人書

未

山陰陳鶴有七載之別抱病既瘥來顧草

堂惠我綺筵古篇賦此以荅一首

客有好鶴者貽之以詩一首

贈隆重禪師一首 贈馮隱君一首

贈王敬止侍御一首

荅王將軍惠松二首

贈方士一首

贈無愛上人自南海來求山棲一首

處州太守張叔載訪予西湖山中走筆荅

此一首

金昌送劉司寇節一首

問黃宗伯談平定大同事立贈此篇一首

寄萬民望總戎一首

荅顧元慶一首

鄭啓範御史過訪草堂一首

讀吳子文短贈一首

贈茅順甫進士歸吳興一首

與周子以言一首

贈武進士萬民望轉漕北上首

子慕遊五嶽久矣程子乃先我登嵩華高

篇寄及感而賦之一首

大奉山人集

文徵仲王繩武袁永之過訪草堂不值一首

贈卻將軍永一首 贈陳撫軍習一首

贈僧顯一首

荅友人以黃甲魚見饋一首

寄茅山董鍊師一首 憶華玉顧公一首

逢張憲副憶萬都閫一首

寄汪給事子宿一首

顧生婦靈子頗好仙事詩以嘲之一首

顧二叅議抗志物外復不忘宦遊寄詩嘲

之一首

懷方元儒一首

謁仲雍墓一首

與戴嶽戴嵩泛舟遊會稽山一首

宿鏡湖懷賀知章一首

題中允孫公草堂二首

詠鴈二首

詠藤簾一首

月詠十五首

庚辰冬日讀太平御覽屢得蝴蝶乾翅座

生云古人常採辟蠹因搗筆紀興三首

七月六日江燕首

題周郡倅午谷草堂一首

大奉山人集

賦得石上菖蒲一首

讀泰山王質雲韜堂紹陶錄其間以草木

羽物爲山水之友且慕貞白淵明之風

愛而詠焉一首 賦得紅瑪瑙芝杯一首

燭詠一首

題士女圖一首

沙岸燕窩一首

寒蘆落鴈漁舟圖首

玄武門觀市一首

賦得楊花一首

賦得輕燕逐風斜一首

賦得陽臺一片雲一首

賦得空林難獨守一首

賦得仙山採藥首 祭酒陳公遠井一首

題初溪草堂爲僉憲朱子和一首

芝田一首 題樊駙馬山池一首

讀襄陽耆舊傳一首 金陵詠一首

吳詠一首 夕佳軒一首

賦得釋子臥雲房一首

題禮部楊公循吉支硯山房一首

賦得行舟逼遠樹一首

賦得長命縷一首 桃詠一首

賦得菊散一叢金一首

大奉天寺

賦得黃山泉一首

東臯草堂爲倪令賦一首

題會稽山房一首 悼孫翁艾一首

哭岳處士一首 哭邊尚書貢一首

謁孫翁墓一首 悼孫子一元一首

表弟王曰俞以母舅生時留孫山人夜酌

詩乞和妻其成篇一首

哭李公獻吉四首 哭友生呂孝廉一首

悼室人蘇氏五首 石湖傷王履吉一首

第十五卷

五言排律三十二首

金山一首 淮陰謁漂母祠一首

歲暮蕭齋琴興一首

太宗伯霍公渭先邸署見古樓宴集縱談

古今治國要理紀述一首

宴王繩武玉峯草堂一首

康德函書至一首 寄鄭啓範御史一首

寄朱叅議子純一首

蔡子木過訪兼惠贈言賦荅一首

贈友生一首

大奉天寺

送郡守李公調建昌一首

送陸浚明給事還朝一首

送祝遙緒叅政廣西一首

送王推府與齡賀聖誕之京一首

送黃山人遊武林一首

送白禮部貞夫入秦祭告韓王一首

送唐編修北上一首

隆璽禪師慕遠公之金界探廬山之紫峯

過我言別賦送此篇一首

正德乙亥官舫載籠錦錢鷄倒挂鳥孔雀

通臂黑猴諸禽獸上獻紀事一首

奉題 趙王思訓樓一首

題白石精舍爲蔡子木一首

顧中舍壬辰之冬直 文華殿書顯靈宮

碑而邸館有鴈集之未幾承 御筆題

銜之寵若先徵焉索賦此詠一首

來鵲樓爲張令文宿賦一首

題毛中丞華山隱居一首

和劉孝綽落月望水一首

明妃詠一首 詠食人一首

詠舞一首

武庫員外薛僑持其姪左給事中薛宗愷

樞歸廣州過吳門詩以哭之一首

哭張子言一首 挽杜隱君敬心一首

悼無塵禪師一首

### 第十六卷

七言律詩五十五首

除夕讀真誥一首 山中夜集一首

晚步吳宮原上一首

池上室左小兒栽有新竹社中諸君數數

過之一首 對竹軒下一首

七日之雨魚沼遂盈一首

山亭下鷗鷺一首 五月葡萄結顆二首

雪後遣興二首

竹下晚歸恍有月色一首

舟中覽金陵携歸古鏡一首

與陳郡推乞丹砂牀子一首

集陸郡伯園一首 唐氏園觀荷一首

堯峯山寺一首 虎丘四首

憶縹緲峯下二澗一首

郡守李公珣下訪言別一首

吳令蘇允吉過訪草堂有贈一首

奉荅 趙王殿下惠帖一首

荅田汝紆一首

贈大司馬王公廷相一首

贈朱太宰懋中一首

懷徐學士兼訂林屋之遊一首

寄高公次副使二首

懷皇甫子安蔡子木一首

壽文徵仲待詔首 杭中丞惠曆一首

荅劉中丞惠文刻歲書一首

胥江同王僉憲送黃宗伯歸天台舟中命

酒劇談至尹山寺爲別一首

送錢驗封赴部兼柬鄭文選一首

白禮部方駐吳門建平宗君適至相攜泛

眺各貽我詩賦荅一首

婁江舟中逢李侍御談齊魯舊事許借李

唐封禪碑往此以速一首

贈任伯古居士一首 訪明慧禪師一首

和吳令蘇允吉九日一首

太素草堂

事

讀朱子純方伯太夫人哀述一首

題汪給事子宿山居一首

題田進士敬叔太素草堂一首

賦茗溪草堂和孫太初韻一首

擬內苑春風一首 春陰一首

虎丘詠一首

孟中丞望之觴予於顧華玉息園一首

新購亡室墓域名鳳凰山在五湖之濱一首

慰徐山人暮歲喪子一首

哭祝京兆希哲二首

中山王孫挽歌音 懷母氏一首

第十七卷

五言絕句八十六首

襄陽曲六首 江南曲三十首

子夜歌七首 雜詠十首

何以問遺君音 古意四首

遣興一首 句曲立春一首

茅山一首 春泛一首

雨花臺一首 二泉一首

辛卯冬別友北上一首

太素草堂

事

長安春思一首 宿遷蝗一首

喜得林吏部志道乃弟遠將折簡一首

詠鴈一首 詠合歡黃葵一首

詠梅一首 詠蘆花一首

題文德承山居圖二首

石林一首 詠垂絲柳二首

題仕女圖一首 詠扇二首

詠綵巾一首 閨情二首

製藥一首

第十八卷



七言絕句八十八首

擬洪武宮詞十二首 擬古宮詞二十首

塞上曲四首 楊柳詞四首

採蓮曲三首 遣悶一首

山僧以枸杞椒芽初筍爲肴飯我一首

望西塞山小步一首 湖上二首

九日同郁大夫白子泛舟石湖登高四首

同屠比部張儀部集萬都閫公署四首

月夜偕高令公次登惠山飲第二泉一首

送蔡子歸西山一首 送張子言適越二首

別友一首 華二宅作一首

臥病草堂送客之金陵二首

裏次何仲默集有感一首

呂城逢 皇木音 夜發秣陵一首

金陵樓上一首 至天津一首

天津魚一首 水燕一首

途中詠蔬一首 阻風二首

吳歌七首 聞呂生琵琶一首

詠扇上花一首 詠梅一首

水仙花一首

六月二日客途逢亡內暮日二首

第十九卷

擬連珠五十首

第二十卷

語苑

客問四十章

第二十一卷

語苑

擬詩外傳六十一章

第二十二卷

語苑

擬詩外傳七十章

第二十三卷

黃氏家語

南宮生問樂第一 夏侯孺問禘第二

周怡問易第三 陳曉問性第四

第二十四卷

序一十五首

唐太宗文皇帝御謨帝範序一首

刻水經序一首

老子道德經玉略序一首

晉中散大夫嵇康文集序一首

晉玄晏先生皇甫謐高士傳序一首

魏司空軍謀祭酒掾文學徐幹中論序一首

晉葛洪西京雜記序一首

唐弘文館學士虞世南北堂書鈔序一首

支道林文集序一首

釋迦如來成道記序一首

六祖壇經序一首 西湖遊覽序一首

息園讌集詩序一首 東園讌集詩序一首

虎丘脩禊序一首

第二十五卷

序二十首

論語洙泗萬一本旨序一首

古文孝經序一首 孔子春秋序一首

齊管子序一首

齊晏子春秋八篇序一首

漢校書郎中王逸楚辭章句序一首

重校漢梁王大傳賈誼新書序一首

漢中大夫陸賈新語序一首

漢光祿大夫劉向說苑序一首

注申鑒序一首 黃氏懷賢傳序一首

詩言龍鳳集序一首

晉康樂公謝靈運詩集序一首

西洋朝貢典錄序一首

朱氏寄翁遺文序一首

監察御史翰林院脩撰荅祿與權集序一首

弘文館學士誠意伯劉公郁離子序一首

張氏別錄序一首 黃帝內經註辯序一首

蓬軒吳記序一首 使陝錄序一首

第二十六卷

序十一首

李先生文集序一首

大司馬王公家藏集序一首

國子祭酒崔公文苑春秋序一首

大宗伯霍公疏要序一首

學士席公三仲圖序一首

吏部尚書湛公古易經傳訓測序一首

大中丞盛公治河本末序一首

王子世廉竹下寤言序一首

華山遊詩序一首 贈宗師章先生序一首

送田子提學湖廣序一首

第二十七卷

小序六十三首

第二十八卷

論三首

難柳宗元封建論一首

難四賢封建論一首

難子胥鞭平王論一首

第二十九卷

大業皇帝

書

論三首

難墓有吉凶論一首

難術家以八字射決論一首

夢覺論一首

第三十卷

書七首

寄北郡憲副李公夢陽書一首

附北郡憲副李公夢陽答書一首

答吳郡太守戴公冠一首

附吳郡太守戴公冠書一首

答武林方九敘童漢臣書一首

附武林方九敘童漢臣書一首

答蔡羽書一首

第三十一卷

書六首

寄叅贊喬公宇書一首

再寄家宰喬公宇書一首

與文恪王公論撰述書一首

答新建伯大司馬王公書一首

與司空何公孟春論易書一首

大業皇帝

書

與陸芝秀才書一首

答山陰戴嶽書一首

與聶蔡二郡公黃朱二令止奪寺觀書一首

第三十二卷

記八首

建業大內記一首 謁漂母祠記一首

吳郡請雨記一首 見古樓記一首

虹月齋記一首

吳郡定慧禪寺蘇文忠公嘯軒碑記一首

吳郡崇慶禪院淨因堂碑記一首

重修東嶽行宮記一首

第三十三卷

雜文四首

春秋解一首

郊社解一首

聲依永辨一首

李文利黃鍾律長三寸九分辨一首

第三十四卷

雜文六首

史說上一首

史說下一首

仕意篇上一首

仕意篇下一首

大義史事集

事

詰才篇一首

校文篇一首

第三十五卷

雜文五首

瞻謁 皇陵文一首

拜五經文一首

弔陸機文一首

詛雨文一首

景藏章一首

第三十六卷

哀頌誄傳墓碑八首

真丘郡主哀頌一首

明故資善大夫都察院都御史盛公誄一首

白貞夫亡室鄒氏誄一首

封河南道御史李公誄一首

慈淑孺人王母陸氏傳一首

明吳郡有竹陸先生碑一首

雲崖張隱君墓碑一首

沈母吳孺人葬碑一首

第三十七卷

墓誌行狀八首

明故大理寺左評事舊山先生墓誌銘一首

明故九江府推官蔡公墓誌銘一首

大義史事集

事

明故懷遠將軍戴府君墓誌銘一首

外舅母氏沈碩人墓誌銘一首

朱采之妻高平范氏墓誌銘一首

金碩人陳氏墓誌銘一首

中書舍人王君貳室徐孺人墓誌銘一首

諱封太宜人李母康氏行狀一首

第三十八卷

墓碑記誌行略告先文自祭文自傳九首

先昭信府君墓碑一首

先武略府君墓碑一首

先昭信馬衙墓記一首

從弟武略將軍蘇州衛右所副千戶黃寵

之墓誌銘一首

五嶽山人妻俞氏行略一首

不成殤子聖齡墳志一首

五袞告先丈一首 臨終自祭文一首

臨終自傳一首

目錄畢

五嶽山人集

長洲吳雅寫  
黃周賢等刻

五嶽山人集卷第一

吳郡黃

省

賦九首

悲士不遇賦一首

嗟嗟叔運吁乎慨矣搏剽豪奪淪下載矣風安習  
成莫之改矣庶望平理其誰采矣委而舍旃民凋  
壞矣遽遽皇皇泣沾灑矣河清鳳歸老不待矣未  
如之何蹈溟海矣彼陶化之網密兮惟登物而阜  
生仁既有所不逮兮乃畀授於上英何既練之以  
才美兮又俾躓頓而瘁沉遊淒落之宮圃兮詠先

五嶽山人集

王之德音蘊贊國之宏器兮無聞譽之者升徒營  
營而中熱今日民疫之係心傷元衆之顛喪兮無  
草木之潤榮畏培克而逃邦兮賊饕悍而殞身嗟  
州海其皆然兮鮮一隅之奉寧豈有皇之滔蕩兮  
故翼奸而紛紜無關葦之不陟兮無汗墨之不伸  
危址本而搖蹶兮尚恬處而不懲思排凶而施膏  
兮時與命其不將相彼么僧之速顯兮窮巨彥而  
彷徨閔在位之虐燬兮播水火於萬方欲阿逢以  
揣合兮非賢人之素腸秉玄默而淡守兮蔑旌蒲  
之召揚執欽寶而絕志兮撫生民而涕傷冀堯舜

之何時兮鑒綠髮之早霜匪擯匱之足恤兮痛天命之不祥曰希時而從祿兮亦委蛇於帝宮苟德機而躬華兮背孔尼之令風順時辟而揮走兮雖圭紱以何庸寧困卷以逍遙兮抱聖道而長終

射病賦一首

晉昭公惓然弗樂憤然有疾四境不理紆體索息偃之則煩振舉寡力乃問簡子簡子不識董安于進曰臣聞扁鵲者洞覽中藏以生枯起死名天下何不召諸迺奉黃金萬鎰重錦百綺安車抗旌之渤海聘焉扁鵲至晉引之紫宮延於玉房褰幃締

太子孫子作

察徐雅善詳首診脈候次審厥色逡逡循循愕然而告昭公曰君王之病臣固知之然其成也非一症積也非一日矣臣請為君王歷言之可乎昭公曰唯唯扁鵲再却再進而言曰今君王之病迺有目瞞不覩耳閉不聞潰乎若壞汨乎罔停其名曰煎厥得之薰蕕邪正淆渾黑白嘉言譴謨孔貶以黜小大近喪內藥中國復有燒炆赤弱其族云九盤貫滋大亡殞非久其名曰蟲蝕得之枯克在位蒸庶濡首土田錢刀強梁者阜民靡有黎誰與為守復有火逆消金鬱其胸路上下關格食飲反吐

其名曰痞膈得之瘰因瘳苦無以宣述仁賢擯野

莫展忠臆多我觀瘠不雨天澤復有掉臂則掣典

股則攀左引右控拘疹不安其名曰筋癰得之政

如來濕科以箕歛深刑刻罰稅及雞犬思彼樂郊

水火庶遠復有血氣揮耗精神倦凋皮衍肉脫不

能終朝其名曰風消得之居無蓬牖耕無莽田民

鮮鄉著鴻鴈播遷土崩勢成厥禍昭然復有鰓鰓

洞下嫫嫫善利一有所饗十有所去其名曰餐洩

得之宮殿侈廣營役不休九府殫竭餽廩若流土

木大淫繇子作饑復有洒然被風軀半不遂肢弱

太子孫子作

掌戰艱苦典憩其名曰瘰痺得之外重內輕五大在邊裁養獷悍姑息自先一旦除之厥變孔延復有慌慌罔罔冉冉侵侵昵之私之逐捨不能其名曰鬼疰得之大佞若忠君倚股肱乎灌骨髓執樞掌衡萬幾由之鮮有不傾復有憤盈王滿水氣陵侮區區之腹捫焉若鼓其名曰瞋脹得之貪臣播虐豪門煽毒空夫包怒子婦吞哭極而潰泄天地反覆凡臣所言果中君王之病否乎昭公曰寡人所苦一如先生之言天苟不棄寡人得從先生以治南面有日矣扁鵲出謂董安于曰君王之病非

湯液醺灑之所及鑊石案尉之可施必也徵五臣  
於虞庭借九人於周室寄以調燮委之融和庶幾  
其可瘥也若在扁鵲則陌巷之醫爾誠不能達曉  
君王之事

禮貧賦一首

予讀揚雄逐貧賦末雖揭露反正而憎戚厭苦厥  
心當無釋然竊希仲尼不去而樂之義作禮貧賦  
黃子閉戶與貧胥處歷年四十肅貌敬禮顏無忤  
色口無訾語麾之則從凡命皆喜賓於茅齋弗敢  
怠侮左右盤從形影爲比仲夏吉日攬貧登堂拜

禮貧賦

而致言曰玄哉爾貧虛妙曷測善蔽弗成是爲天  
德宰而不有施而不積蕩乎難名熙相萬物昔毗  
堯舜投金抵璧藿羹糲粢仁覆蒼億勵說操版吏  
望秉戩舉弼作師皆汝之力大任將與勞震勛骨  
近我仲尼要父肝膈曲肱奉枕蔬水奏食僞旅陳  
蔡琴歌共懌兼友淵參原憲歡密簞瓢在陋饑餓  
屏跡龍行逾高鴻揚靡忒主亭者何織葦者勃寄  
餐牧豕耕草釣澤翁爾顯庸侯王竹帛由是觀之  
得汝者成名失汝者穢惡上建神哲下起勳績處  
以修躬蓬蒿潔白出以佐采貞素表職生而恬康

樂天自得沒而無疚奕代軌式遺安孫子錫慶綿  
蟄僕自爾來爲道增益氣凌青雲心對皓日聖途  
常羊王徑被飾卑細蠅蟻嗤眇貨殖山藻誚愚千  
駟鄙沒糟糠令妻考槃淑息萊子見遊裘公樂集  
却謝車馬孤抗泉石國無妬人鄉靡怨客門可雀  
羅消搖坦適修夜常寧安衷鮮惕出無留顧入靡  
紛迫偃仰探經肆精奧極溢吐文章條貫矩尺端  
言煥動庶幾爲則名播九方甘守沉寂與汝蟬嫣  
豈敢疎逖樂只君子頌汝朝夕於是貧聞而喜乃  
告予曰吾與子居曠久習便吾有胸臆未與子言

禮貧賦

我貧與富皆命自天天有二從授與不愆富界小  
人貧歸大賢貧者福之富者禍焉滔淫貪墨乃與  
周旋盜跖吟口惡戾彰宣狼咋虎冠德義委捐烏  
羸畜牧猗頓鹽鹽酒削胃脯鼎食騎連好之則聚  
慕之乃前不趨寇鈔則在市廛凡百溺之鮮不覆  
顛高明鬼瞰醲肥瘠纏妖艷瞽心桑濮奪延智者  
使昏方者俾圓愛斷懿戚虐起貴權弑父與君競  
此致然仇由賂滅榮夷利孽鄙鳩取戮金谷自殲  
多藏厚亡散如塵煙宦雖巧捷隕之重泉斬宗殄  
祀墟宮莽田他人入室其道好還帝王張奢祿且

不傳况彼蠶庶乃握貨權天阜資具均濟普全匪  
伊私獨可以掩專分踰必折徒取瘁煎富豈嘉德  
迷夫固憐情傾志嚮癖嗜罔痊凡今之人唯金與  
錢子既知我我敢舍旃願與終始垂休萬年

咎雲賦一首

嗟炕煬之太甚兮草木燬而藁枯瘁農人之恐惕  
兮慘焦稼而廢禾望屏翳之運精兮沛靈雨以槩  
敷何浮雲之偃蹇兮胥淫驤而蕩披挾九霄以怙  
崇兮勢張王而展苛又氛氲而衆翔兮曰儔類之  
孔多渙遊漂而罔合兮互驅排以跨踰層烟莽之

宋玉集卷之五

七

蔚勃兮匪盤嶽之潤滋神龍騰翥而無和兮愆澤  
物之往規徒露掩以蔽日兮障光照而不舒攬珎  
霞以布周兮煦滂霈之無期吾聞遭迫難而控號  
兮睥驕拱之自如當卷讓以卑傾兮竟固竊而不  
移陽赫處而颺陰罔從兮臂特雄而無雌前跼蹐  
而回穴兮近踰踰之媚夫羌影同而心乖兮終畔  
岸而撓挈傷背謫之變見兮靡莎蘋之載途既蚘  
蟊而上征兮何屯膏之若茲也雖鴻驚而鸚駭兮  
亦虛無而莫之貴也遏天道之下濟兮敗神明之  
化興江與海其卑鬱兮孰矯引而登之廓山川之

憤盈兮又沉淪而抑之維龍從以迫薄兮翩交錯  
而縋差紛亂紀而替能兮雖居高而必危相疇畝  
之赤濯兮怨警警其晉誰蝗螟乘之以放噉兮慨  
下民之靡遺吾欲啓闔闔而陳詞兮命飛廉以職  
麾逐艷輕之陋質兮俾台穹之復夷舉有滄於東  
岱兮徵蒼梧之密輝使霑灑於崇朝兮庶群生之  
可回鮮臂力以率呼兮困瞻仰而痛吁

錢賦一首

有物於此生於太昊取諸流泉非規非矩裏方外  
圓非帛非粟日用首先不足而行匪翼而騫什伍  
以居背腹相聯虛中善受長於紀年好逐貪鄙恒  
遠聖賢芳者使穢朴者使奸興災召戾昏智隕廉  
劇營務殖天下趨焉舟波騎險驚取孔艱巧聚必  
散廣溢易顛臣愚不識敢請大賢乃謂之曰此夫  
肉幕周美而躬被文章者歟爐冶陶範而鎔鍊宜  
質者歟逆求悖出身斃名破求之不息而益篤  
者歟充羨者仇讎為戚單虛者密親且拂目曰銅  
臭滑以錫鉛作偽欺世而盛顯者歟千文成貫五  
銖為體凡今之人皆與終始是之謂錢理

蚊賦一首



蟻眇者蚊雜午受育專與溝塗滋滿鬱煥假太陽  
之末光乃施翼而化足本陰汙之穢肖故昏揚而  
晝伏徊徊忍忍千纒萬屬挾豺鼠之褻情螫生民  
之血肉倏肿乎憐悵喧營乎屏燭從容玉堂彌擾  
金屋鼓頰求聲上下反覆有間斯入逢肌則撲嗜  
得意而固休吮長夜以飽欲使彼愛臣失寐思婦  
輾枕烟之不稀扇之不振音若遠而巧叢手將掉  
而善警思寧夕而不能擬貨殖而胥等維皎日之  
在東潛鬼蜮之微影願涼霧以早驅置天下於安  
寢

宋書

十

玉卮賦一首

歲之甲午六月己未吾母誕辰七十高齡二子不  
貴車馬鮮賓五雲流堂煖旭皎庭盟漱寅早有客  
欸門將結綠之卮載雕龍之盤覓予求售厥制孔  
完麗光盈把仰口深函予式見之心棕吐歡購之  
弗吝捧上母觀乃曰靈岳方流產此瑩質下有藍  
田上有稷翼聖應出堯德况握璧王門帝家斷造  
飲物尚之服之祿祉交集山背石髓仙之器食色  
協蒼震長生揚極今辰何辰突如而得天寶貺之  
奏母壽域表厥遐年貞永千百於是羅子列孫筐

繡奉履太湖之簪羞膳羔鯉注卮蘭漿獻拜成禮  
耀于壺罍綵綴琤美英髦有義母氏燕喜

弔朱買臣賦一首

歲在旃蒙協洽兮賴炎鬱而閔憂遵西郊以暢曠  
今歷窈窕之山丘戾穿隆之俊英兮寓買臣之古  
臺曩因此而棲讀兮瞻蒼黃之莽萊憶伊人之鮮  
窮兮飽一餐而不能悲佻佻而契契兮寄朝夕於  
艾薪蘊章美而人不知兮目荒榛以自嘆傷暮晚  
而寢逝兮鳳苑翼其不翻日行歌以逍遙兮忼何  
慙於道嘔雖妻偶之惠密兮怨辭去乎好迷豈君

宋書

十

子之匪恒兮寔蛾眉之二三彼由房之何人兮乃  
揮謝而不還心蠢匪而謬悖兮安能察夫俊豪俾  
百年之燕婉兮忍乖背於一朝鞠孤惶以負勤兮  
處墓間而涕洟顧筑影而相唁兮何命祿之凶職  
覽聖賢之蹟抑兮皆賤鄙於國人時遭逢而翕奏  
兮雖鼓刀而必伸職將役於長安兮會風雲而起  
之展高謨於明君兮接公卿以比差富貴來歸故  
鄉兮衣黼繡而駟駟值去妻於卑途兮惻傷心而  
鬱陶觸伉儷之往情兮載後車而施恩感佳人其  
報悔兮卒懷羞而殞生嗟君子之既得兮哂婦愚

之罔知昧神龍之變化兮乃溝中以誚期指前言  
以反訟兮恨榮華之不同昔已絕而今不可留兮  
庶黃泉之倘從彼群小之肆侮兮每與茲而胥然  
撫時晦以需養兮貴逶迤而善全

閨哀賦一首

室婦蘇氏二八歸予星言警德有雞鳴之賢挽車  
汲甕齊少君之潔相予下帷之業者十年矣方崇  
樂羊之寄而忽遊莊生之戚清閨曠處惻傷我心  
雪涕濡毫抒哀成賦其言曰傷乎悽哉美我靈姝  
毓吳趨之淑里兮結瓊瑛以爲姿嫵嫵靜而嫻雅

太素以集卷一

十一

今匪瓊逸之偶希當陽暉之桃月兮理幃車而我  
歸予方修鴻霸之皎業兮嫵婉順而樂愉抱恭愆  
以周旋兮秀溫嘉之妙儀動委容其何選兮服裴  
粉而端徐揚馬倫之才義兮惠呂榮之高規疲羞  
饋而安之兮調候蠶而獻衣撫憂愁而愠苦兮致  
芳言以解娛愛悃悃而繆至今宵數比之鱗魚逢  
命駕以遊征兮標戀泣而送之言未半而先咽兮  
忍難前而攬祛苞離悰而繾綣今日焦皇以閉閨  
故旅魂飄搖其沃蕩兮迢憶憤而念歸每遐曠而  
邂逅兮若瓊簾以慰饑奉俳隨以晏笑兮形與影

其不離矢琴瑟以齊老兮謂終歡之可期何佳媛  
之不辰兮竟汨滅而抱痼凜凄冬以迨春兮奏液  
餌其孔多方殄殢而望蹉兮俄篤侵而憤吁命凋  
短而蹇折兮悲冉冉以告徂知紅顏之必盡兮睇  
顰看而奈何怙君子之未酬兮恒判隕於夜途雖  
過往其何足憐兮撫良人而踟躕手纖纖其握把  
今情萬菀而莫敷指溟海以爲恩兮何低懷之有  
枯惜呻恫而慙慙兮悵悵其困予態瀕逝而逾  
妍兮訴當訣而憑憑執我呼我百以千矣矚我念  
我重輶復矣稿矣厄矣不可活矣淚濡零矣委我

太素以集卷一

十二

去矣洞濬房而頓捐兮棄絢麗之錦裳棲遊塵於  
朗鏡兮罷峨峨之靚莊俎豐肴而不舉兮暖輝輝  
其粲釭解魂轡於山宮兮樹蕭蕭之扶楊駭翔同  
之無幾兮忽泉臺其委藏啓金戶以求之兮愁紆  
眇而難量憑虛無而結想兮色昭了而在傍的韻  
像之葳蕤兮頃消搖而纏揚若蘭言之有吟兮襲  
平生之瑩芳成玉容而可餐兮駛尋昧而杳茫暫  
恍儼於目參兮劇追遇而無方寂中階以循躅兮  
感流顧而獨傷攬明月而不能兮繫流颺其彷徨  
情煩糾而繆統兮欲排迷而不忘諗幽思於衆侍

今感低垂而涕滂燕差池以銷魂兮花旖旎而斷腸  
腸牽流蘇而若惜兮抱孤衾以愴涼夢藻翹之姍  
姍兮皎鉛華而來翔陳隔本以要言兮仰矢正於  
有蒼雖寧寧而斐斐兮寤筑單而偃牀志微罔而  
鬱霽兮心苦惡而內搶倦馳衍之佳情兮無靈妃  
之豔當豈微容之弗再兮念閭德之靡雙每虛徐  
而沉吟兮猶徂旅乎異鄉疑美人之千里兮庶覲  
止而我臧覽群彙之鮮新兮奚所歡之不長歲朝  
雲而暮雨兮冀裾珮之景光默凝矜而宵悄兮越  
瑤臺之帝傍左御樂乎王母兮右委蛇於鳳凰返

五嶽山人集

卷一

五嶽山人集卷第一

五嶽山人集卷第二

吳郡黃省曾著

周魯齊晉楚諸賢讚頌三十二首

召穆公虎 六合萬區大矣非明目達聰而盡羅  
天下之言不能獨智而理也故唐虞帝王惟日孜  
孜以求言爲首要斯術也得之者長盛有餘失之  
者覆亡不暇必然之勢也是言者誠治平之財用  
衣食也厲王自聖恃一二小夫惟巧令之言是聽  
而民之有戚蘊壅防遏不得以宣俾日趣於崩散  
而不知也積而憤潰莫之救藥雖有善者亦無如  
之何矣

宰治寰宇良在咨詢嘉言罔伏厥祚乃興召虎之  
獻曾莫是聽天祿永終若響赴聲

芮良夫 百官專利則天下壞胥吏專利則百官  
壞何也百官所操者天子之功也胥吏所操者百  
官之政也惟顛覆其功迷亂其政而後貨賂崇焉  
功廢政傾非壞而何雖然百官視天子者也胥吏  
視百官者也苟天子者采英秀親骨體放通蕩黜  
饕餮則百官砥節胥吏肅矣芮良夫以榮公專利  
而十王之敗何其洞明治亂之源也

天之出利徧養兆民爲君爲牧豈曰自營聚之則殆散之則尊聖有明訓胡寧不懲

樊穆仲 仲尼述孝於曾參自天子迄於庶人一切以爲至德要道故穆仲之進魯侯也以孝且舉其事神敬老諮諏舊章者徵焉而宣王之用之也是其有文武周公之遺風乎後世儋析之夫不以此道故臨政者至有瑣材薄能驕蹇自聖悖率由而以其肺腸爲之程焉欲求民之安也難矣哉爲治有道訓典粲如惟彼恭考罔敢或渝惟彼不順則背而馳秉鈞之子可以鑒諸

大書人集卷

卷

富辰 傳稱平王以來臣皆從君於惛靡能爲有無獨辰爲有立焉信哉觀襄王初以狄師伐鄭惟辰以爲不可至登叔隗爲后又惟辰以爲不可卒之竟遇狄禍而播越焉君子以其諫爲忠矣至於吁嗟慷慨率其屬而死國之難豈非卓然烈丈夫也哉

襄王玩禍絨口盈庭矯哉富公早誠霜冰狄師蠡來出汜蒙塵大夫死難氣貫二明

單襄公朝 雅有之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信斯言也隅有弗度而克永令終者鮮矣故仲尼占季路

子貢料執玉孟軻聽言觀眸皆是道也單襄公一會之頃而以威儀卜晉齊君臣者五人暨其驗也不爽毫髮非志氣清明登履聖學者能如是乎執此觀鏡有位其無遁情矣乎

人有厥心如龜之文彪顯辭貌淑慝以形有斐卿士襟度則神覽之決之百里可徵

太子晉 嗟乎太子晉賢聖俾不獲大寶以振耀萬方姬祚之滅由晉之天也天之弗支也是故太子晉賢聖者文武成康之澤也其無年者厲宣幽平之烈也又觀太子晉嘗語師曠曰自太皞至于

大書人集卷

卷

堯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蓋知周衰久矣嗚呼後世墮山防川常矣其亦未之覽晉之策耶姬德遐蔓乃生聖子天命去之卒折而死壅川之諫光于左史語高恭山千春仰止

伶州鳩 景王匱財罷力以逞淫心神怒民離奚餘之有聲者器之標也器者民之象也鐘弗和而告和蓋受諫生直扞諫來諛王之招也夫直之臻也必昌諛之積也必亡甚哉諫之不可扞也諛夫足以亡人之國故州鳩不敢諛也

天弗佑周世有昧君爰作大器狎禍離民伶官者

鳩誠述典刑弗嬰弗耄曾是莫聽

密康公母 天子一娶九女所以重國廣繼嗣也

九女者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一娶者娶而無再恐其棄德嗜色防淫泆也天子且然

況其下乎密康公室家久矣又濫取奔女以小醜備物而弗受厥母之誡則其覆宗宜然也

古之娶度惟重宗桃匪曰妙艷酣溺逍遙密公得粲滅禍是招賢母之訓可鏡厥曹

御孫慶 丹楹刻桷宜若細愆然而御孫以爲惡

仲尼筆之書者謹厥微也蓋天下國家莫不以儉

太

共而興淫侈而亡秦隋之迹可徵矣則莊公茲舉

而宗枋繫之御孫安得不以爲誠乎

莊公童心華飾清宇歡悅小君悖決典禮御孫懷

憂嘉謨乃矢昭哉青策以儆荒靡

夏父展 凡爲君者莫不曰自我作故世之諛臣

惟令之從已爾若然則炮烙焚坑者獨非君乎而

皆可故耶於是知展之賢矣

相彼明王善以建極寧有不令可作軌式復哉魯

君迷亂章物良語弗庸爲爾嗟息

展禽 文仲杞爰居可謂裸程者矣而卒能陳說

曲訓以止誣越孟軻所云不易介者其殆是類邪其所敘祭法章矣有干之者固可徵案以黜也

柳惠懷民止非得已由由若和肅肅自紀瀆祀感之張述聖禮誦言彌欽聞風興起

里革 昔者帝舜咨官曰疇若于上下草木鳥獸以益作虞夫曰予者以品物爲躬體愛之也曰若

者興阜咸若生之也在周山澤之守猶有厲禁厥後虞衡變爲權利惟恐罝罟網罟之不廣而務侈

其征矣寧有賢如里革者以矢其音乎

噫彼帝王民物之主仁之遂之迺登喜起管權旣

太

開誣竭其取孰有君子心及鮮羽

季文子 行父爲政以國人匱薄之故至抑損躬

饗故嘗稱先君述禮言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

以度功功以食民斯術也方之典謨何讓焉有國

家者得若人而寄之夙夜其鮮無告矣乎世有篋

金如草房艷如雲而民之溝壑呻吟賸若無聞未

嘗感興於心也此非尸祿素官而召其天殃者耶

文子執政宜其上卿觀民而處樂戚胥均魯國之

光且德遐承寶玉排莒千載遺芬

鮑叔牙 女無妍惡同官則妬士無忠佞並朝相

擊恒情然也孰有如鮑叔牙者敗已崇人忘躬慮國以薦達管仲若此者乎此仲尼所以稱賢也且世多愚庸雖日與聖哲周旋弗能窺覩其涯也卽使知之亦視其困落淪餓陸沉老死漠無關焉或有階門且陰擠讒擯之不暇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此媚嫉之臣明王所以放流也管仲相齊之功亦代常事獨叔牙之風何寥寥也

管子釋縛九合一匡治於高俛鮑叔所揚嗟彼不試豈任周行舉賢道熄覽卷惻傷

趙衰 古之君子事人也惟以鞏莫宗杜仁阜下

民夙夜登起良俊乃心王室而已躬不私焉故唐虞之臣以明揚爲大務蓋以身致君曷若以賢之廣也彼曠曠容悅者逞其不肖之身阿逢卑節操權固鈞其貪饕鄙心若欲畢老而不變其位然者凡經國之哲一切排擯空死使無風雲焉故往往覆人家邦也若趙成子三讓爲卿而稱薦才美自簡策以來鮮矣

相彼臣道職在舉賢求以定國榮華匪先恪哉成子股肱克虔三讓之芳垂耀匱編

終人 予讀穀梁氏魯成公五年亦載絳人事又

紀其言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墜之則凡山崩川塞天爲之也又曰君親素縞帥群臣而哭之旣而祠焉斯流矣伯宗庸以告君河果流夫絳人達禮經知天道而因爲輦者伯宗不能推轂於廷以光晉治狹哉其心矣故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績乎攘善也

山川之鎮災必自天哲者修警傲夫忽焉絳人禮荅卓爾俊賢大夫弗揚何其鄙旃

祁奚 良臣之委質於朝也惟一志焦思期以光展君化康若民物而已不必其才賢之出於其身

與人也故有長必讓有善必登佞者爲之則雖路邁友生亦諱忌不采矣豈有直舉其子若祁奚者乎及廕敘之興而公卿者皆求富貴其子使不肖統綺得組玉於金馬至有衰而不老兢兢然曲罔厥位以庶盈其請授之限嗚呼古之薦其子也經國後之棹其子也富家亦異乎祁奚之心矣

明揚有位道則至公內親外讎厥視普同祁奚慮國世濟有榮膏豢尸祿報顏令踪

張老 古者堯白屋而禹卑官僅取臨拱而已至周始有天子簪密之制然且傷於文矣况官臣華

備過於金鋪田舍廣闢修於法官者乎滔滔乎天下是矣夫奢欲者人之情也而又寡禁此雕峻培奪之風所以益煽也張老一言而能使晉之上卿反奢以儉革僭而法可謂賢矣

棟宇之利蓋取蔽躬茅茨採椽緇矣古風彼創者何日麗歲崇司馬良迪文也克從

醫蘇甚哉女謁之足以覆傾人也大而天下小而國家古今內荒而敗者詎可紀哉蓋志者萬幾之幹群化之本也志而惑矣又何理焉予觀醫蘇診察而能言人之國且料鏡君臣死亡效如桴響

何其明也

嗟彼嬪嬙近之必替聖王作誠昭在金匱晉君蠱惑國殃身瘁秦蘇之言凡百可佩

羊舌肸甚哉人之所積藏否禍福必遺於後而莫有遁焉者乎蓋黃河之枝委萬里且濁而泰山之迤邐千麓猶峻所遺之勢然也仲尼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此殆目覩當時大夫慶殃遺之子孫如樂武與桓之類故設此論也叔向因韓宣子憂貧而賀之知宣子所積者德也其必遺慶矣後世覽見仕人薰天之惡而俾

躬處休者以為聖人之言無驗殊不知凶人之先當必有嘉培也然而子孫微矣以是而觀人代世之興衰雖宇宙指掌也

瞻彼家積波濤必餘懷難由武武免本書叔向知德侃侃獻規忘貧賤貨聖賢攸歸

閻汶叔寬古之人視夫賄也猶虎虺之必噬啗塗園之必汙穢洪水之必浸溺不惟知畏於其躬至於人之惑而蹈之亦為之惶跼不寧拳拳獻替若欲其捨惡而新焉若晉二大夫之於其卿可見矣其猶有先王之風乎厥後賄者昌否者殃舉天下相忘於金錢之化始且暮夜繼而暗室甚則輦

衢持之堂位陳之其無避恥矣乎惟彼賄者必覆典刑貪人蠱志飽恣而行二賢規主輟哺戒聽千秋之下咸垂令名

尹鐸傳有之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蓋恐殖利以驅民畔離也尹鐸為晉陽而曰保障詩云豈弟君子邦家之基鐸之謂歟後世小人當要郡國則孜孜以繭絲為事恣睢陰慆偽增虐取日熾殄其民以自為崇貨起爵之地且倚鼎鉉庇覆之焉嗚呼人則已矣彼蒼者苟不降殃於若躬與其



子孫謂之無天可也

帝王設官曰恤曰周何彼儉者暴慘征求忝厥父  
毋乃以作讎禍報反而必有後憂

壯馳茲代之庸夫其得志柄人之國也靡不驕  
揚矜詫以爲天下之才莫已若矣孰更曰智有缺  
猷邦有缺是以孜孜求圖於賢才乎是以每每隳  
人之社稷春秋之時吐握風遠矣而有趙簡子用  
懷東方此馳茲之所以希絕而嘆賀也嗚呼天下  
之大雖使一世之才盡舉而用之彼聖王者常以  
爲未足而況多遺賢者乎

木末

嗚呼賢俊邦家之基興者不足亡者有餘大夫達  
經感嘆咨謫立談之下蘊軌乃舒

竇犇簡子之嘆蓋嘆生年有涯也而竇犇納之

正焉曰不衰年而衰名信斯言乎苟無令德誦於  
生民而徒擁彭喬之齡不過蟲龜羽鶴等爾故曰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及舉中行范氏祭主化  
爲畎畝以明人亦有化且以著誠其意遠矣

人之不朽以三而名區區六尺安得久生竇犇囑  
嘆惠此嘉箴作鏡千祀日邁月征

士茁古之天子公卿大夫士姓享各有分莫不

以功德廣狹而祿報如之先王爵制之度由是也  
踰者殃忝者敗厥應如響矣知襄子匱薄其德而  
張侈之室其能當乎且家有賢俊如士茁者其幽  
明政故何所不知也不能咨藉其輔以保其祧宗  
不其愚乎

物無兩美天道則然土木亢麗居必不延晏安素  
暇弗省度言滅戮之禍灼已在先

伍舉君有過言而爲臣者將順之者稔君惡也

弼違之者納君善也觀楚靈王三與子革言則諛  
奉如響而一與伍舉言則陳古法而納之正當是

木末

時也王固善革而疾舉矣暨其亡也衆潰親離傍  
徨山野茅蓬莫敢舍銷人莫敢饗卒之餓迫而死  
欲求章華之樂其可得乎吾知靈王者於斯必當  
追嘆舉之言爲忠也嗚呼晚矣

凡君之職美在安民豈以臺觀可緣而文賢哉椒  
舉嘉謨懇陳雷同小子胡曠弗聞

倚相古之君子爲政也無怠朝荒夕惟日不足  
而求民之瘼惻然望賢者告之謨而惠膏之焉申  
公老而不興弛然晏寢將以君爵爲養饗之器故  
倚相盡規而作其衰耄卒之懼而引過宜王孫圉



以爲楚國之寶也

大昕而朝君子之常彼娛安者息偃在牀左史進誠庶以靖邦不遠有復厥亦有光

白公子張 聖君來忠驕君召諛國之常也楚靈王既會諸侯於申迺大築章華以明得意數通亡構兵革滅陳剪蔡而求鼎於周厥志以爲方行天下無難也而不知國人病役嗷嗷思亂矣當是時佞臣子革輩惟卑卑承諂之不暇豈有忠如白公子張者舉賢王之典令君之跡以爲諫乎

楚圍不道虐此下民瑣瑣庸小逢阿其淫賢哉白

公驟以盡箴閉關無幾國禍遂興

闢且 夫聞有國有家者以阜民爲富未聞以貨也苟不惟康保之圖而一以刀泉爲心雖巧持曲守鮮不敗禍者焉如囊瓦執楚之政而孜孜蓄貨至於欲蔡侯之佩唐公之驪駟而留其君者三年其貪竊之惡太甚若此也闢且一接其言而逆知其禍賢矣哉若後世覩見豐財之官則甘之慕之窮策羅之而或化與之同歸矣安得闢且子文者而與之從政哉

嗟人之軀饗亦有限彼貪而瀆心則誠眩不有鉅

鹿多藏厚散敢告有位戒爾盈貫

藍尹壺 小人之事君也國家閒暇則狐媚取容富貴坐視厥君之顛迷而不之顧至於亂亡則必噓歔流涕殷勤繾綣如婦如寺又何益焉藍尹壺痛其君之不道失國故雖假載車而弗與自庸情觀之以爲不忠莫甚焉而不知因以作戒蓋亦伊尹桐宮之謀也不然則反國而何請於司敗焉大抵忠臣之行皆以違戾匪特諍之言也

楚之逢難君臣播遷大夫病王以忠爲權爲倣爲鑒自獻厥言匪子載見胡測其然

王孫圉 嘗聞之孟軻氏云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蓋人民之爲國本尚矣而土地者百物之資阜賢才者庶績之由出而皆以保乎民也舍是無足寶焉者矣若夫玩好之珎是賈人島夷之寶也而在位者嘗千金片玉萬鏹一珠以爲奇誇嗟乎任斯人以國家也鮮不殆哉

國有大寶惟地與賢民之攸賴祚亦用綿綈綈佩玉何足貴焉大夫嘉告光于竹編

五嶽山人集卷第二

五嶽山人集卷第三

吳郡黃省曾著

頌贊一百二首

高士頌九十一首

被衣 大道不鑿至人秀世被衣冠出超然釋智  
齧公聆教無言相契暢懌長歌冥筌排去  
王倪 王倪天士缺也問道育艾爾神一綿虛抱  
寒暑何侵風雷弗耗大準玄黃權輿上教  
齧缺 齧缺由師蘊合上智至道相延宗王祖被  
遐言未卒咽然睡寐滅影山隅弗求天配

巢父

巢父 巢父鳥棲弗營棟宇由進塵言嚴揮不與  
乃臨其清乃洗其耳箕穎高風千齡無已  
許由 武仲潔修毫邪不處黃屋將歸紫芳高舉  
頽汲箕田羞頽汗鄙俎豆公神綿綿無已  
善卷 過矣善卷君堯北面鹿衣牧世自臻從勸  
虞欽玄德讓之赤縣貴適心神永棲荒巖  
子州支父 休休支父道重八埏陰寢陽覺神寂  
而恬巍巍二帝大器告傳不遑長謝繕性自全  
壤父 老父皤髮愉愉壤戲吐厥鳴歌朝興夕憩  
虛渴咸充帝焉何利醇和未斷陶哉寓世

石戶之農 虞皇御世虛諮禪者石戶之農至人

在野天位以干棄如屣舍滅迹滄溟清蹤莫寫

蒲衣子 蒲衣妙紀德與天侔大舜虛襟模範是

求發評虞泰致一馬牛擾勞民宰胡可纓留

披裘公 負薪炎暑吳有一翁粗絺弗御冒彼蒙

茸季札相逅遺拾不從姓名終闕空仰高風

江上丈人 丈人遺俗鼓枻江隈楚胥求濟夜亂

蘆漪笑辭星劍意進鮑魚勿勿誠別何用名爲

小臣稷 小臣之稷微爾齊珉巍崖獨拔苦節自

貞君耕數過聊得瞻迎區區管鮑何足班倫

弦高

弦高 弦公鄭寶托跡遷賈秦穆揚兵于周避迂

矯命犒師陰抒國禍辭賞居夷飄焉弗顧

商容 商容大道聃也之師形將蛻化教庶瓊遺

三言甚寡萬務何餘喜編後授屢發其規

老子李耳 伯陽聖老人貌天行壽經億代道冠

羣生龍稱禮得牛候書成西關度跡玄化冥冥

庚桑楚 庚桑耳役畫去挈遠息意三年風尊翠

嶽俎豆不樂形生自晏賢知明揚世心何淺

老萊子 楚萊避紛蒙陽寄耜草宮木榻水菽怡

志駕屈楚君經綸將胎內贊遐謀相携遠逝

林類 林類鰥遊取資滯穢蹢躅行歌蕭蕭子影  
素王載觀令賜乞請果得高言不虛停軫

榮啓期 榮公何族弗美身隅揚歌鄙野撫絃而  
嬉清言自寬披吐宣尼契天符命孤引東墟

荷蕢 荷蕢者何逃名衛地宣尼鳴樂聞音知意  
翩然出諷比之厲揭斯行斯言果於忘世

長沮桀溺 悠悠沮溺竝耜荒墟敬詢渡濟暫駐  
浮車飄然無荅齊口致譏物情不足隱德有餘

石門守 石門門者閤闕是尸仲路宵投迺詢其  
師魯尼入耳強仕致譏閤光韜彩百世所希

荷篠丈人 丈人絕軌倨接洙賢天涯日暮雞黍  
是延載陳夫子尋返客轅先幾掃跡虛室依然

陸通 接輿厭濁放隱佯狂徵羅上士徙適遐方  
歌衰鳳德車下道傍洞天周涉妙藥爲糧

曾參 孝哉子輿領道泗濱浩浩之氣常驕大人  
爲都不樂好爵難嬰單居秘論傳耀千春

顏回 顏氏之子不忤簞瓢心齋白日志迴青霄  
圃衣田食大聖遊交鼓琴蓬華可以逍遙

原憲 原生匱蓋室侵風雨薄炊經旬彫裘歷紀  
友賜榮華驂騑奉止聞剖病貧終身含恥

漢陰丈人 丈人治圃捐捐其勞賜焉逢觀進說

爲棹前陳後詰反覆見朝風波全德私語其曹  
壺丘子林 至哉壺子列老下趨龍藏鄭圃真與

道俱側聞玄語宣發希微載陳生化繼述黃書  
老商氏 老商樹教列寇下趨居門七載席始相

携眼耳都融葉幹忘機乘風枯槁得道而歸  
列禦寇 禦寇隱鄭四十餘年台衡大鯁頓首拒

馬麾使悟妻保體消愆斬風駐世表錄蓬仙  
莊周 莊周傲世洸洋寓言文窮萬妙學守一玄

戲游自快國聘難延浩然就盡弗避烏焉  
段干木 干木自晉萍寓西河群賢分組樹介巖

阿千乘登門跳躍逃徂騰光韋素耿照弗磨  
東郭順子 灝灝東郭動展如天清虛應物獨抱

自然迷窺高弟欲述難言文侯失志爵國可捐  
公儀潛 魯慕公儀崇階以釣授意孔思迺非誠

到面返君言高陳友操考槃弗諼畢景怡道  
王斗 卓犖王斗抗節齊門袞衣奔走至訓希聞

方聆嗽規省過以承聊揚五彥境庶咸寧  
顏觸 特哉齊觸劇折廟堂上陳二帝下舉三王

賓師靡諾形神恐妨終身不辱野錄有光

野叟先生 黔婁物表著撰存志却相魯公辭卿

齊使捐世蕭條斂衾弗備賢矣配人以康爲諡

陳仲子 陳仲遐情於陵控玩輞飢覓李蟬食過

半楚相敦求山妻了算遂嫁雲蹤鋤丁自竄

漁父 楚老垂竿漁于烟水族氏無彰鱗鬣自舉

偶觀三閭開敷數語擊掉揚歌冥潛何許

安期生 安期高蹈療俗千祀綠海孤遊朱顏常

駐神 早亭圖寫始帝去矣銀臺永遺塵世

河上丈人 伯陽倡教嗣流河上句疏章鈎宣機

顯象戰世紛紜玄心坦蕩鶴髮葆真仙民景嚮

木末山集卷五

樂臣公 臣公貴閣或擁旄旌獨窮玄牝不滑神

精兵墟故國蓬轉揚聲教承暇翁振鐸千齡

蓋公 羸末龍爭奮圖封拜偉矣蓋公遲棲東海

無爲教參齊方底泰衍輔漢庭玄風猶在

四皓 皇皇四老同襟齊志遠虞藍田芝糧蘿被

弗鑿天真重歸地肺隆準膺圖空勞聘幣

黃石公 何者老翁托名黃石蚤鑒留侯脫履令

拾玉馘金版授之不惜定帝謀王穀城留跡

魯二徵士 姬魯兩生孔庭遺學叔孫佐命儀聲

迺作謂方荆棘難興禮樂弗納玄纁翔飛寥廓

田何 商瞿授易橋馭周孫子莊嫡繼孔脉繩繩

一移客土四嗣俱興親勞萬乘造拜軌經

王生 碩以王生道研軒李斐爾張公素交一臂

戰解虛庭趨風敬繫凡百華裾悉高廷尉

摯峻 京兆伯陵所峰屏躅太史騰書興言報復

知足無虞守玄祛辱居士靈祠春秋自續

韓福 北郡韓福潔白修躬博陸調鼎迺下旌弓

疾稽中驛帛獎幽蹤荷衣鳩杖陶陶今終

成公 成公全朴稱謂不傳途遭玉輦峻峙幅邊

詞歸方外克免帝愆書郎迺遣茅戶乞言

木末山集卷五

安丘望之 安丘丈人中林自命龍位來師豹潛

逾勁岐業周流老編刪定振教玄玄道家衡鏡

宋勝之 勝之敦孝聚居風動力施衰白食損姻

衆附姊養殮拒兄錄用獨綜絃歌義光是弄

張仲蔚 仲蔚遐輪景卿並轍洞探乾曜兼長槩

業闔戶棲神荆榛掩絕塵鑒何知馨光不滅

嚴遵 君平賣卜子雲所師聃文是闢迺作指歸

牧不可屈錢常有餘真人淡泊寧哉匪虛

彭城老父 彭城老父陸沉皓首炎鼎將移麟摧

鳳跡弔哭低回曾非儕友薰膏之規哲士宜守

韓順 世道交喪子良隱息寧極青山恥歌白石  
求於井蛙責之負笈兔戮狐收泰然林澤  
鄭樸 谷口子真甘恬秉默非服弗服非食弗食  
不荅徵車爲農草澤吁嗟法言撰其玄德  
李弘 仲元所居俗用拭新授之百里非其素情  
中途遁絕卒老高深先英評許未悉玄真  
向長 子平上哲賦德淵冲玩辭觀象損退自崇  
伉男儷女家務不綜周攀五嶽禽老是同  
閔貢 仲叔高棲藏寶迷國一介弗取卓然貞白  
投牒司徒寄形安邑枯槁當年風流九域  
王霸 儒仲處英放獨新世光武中興守禮不試  
草履野耕甘於沈翳賢室高明濟成遯事  
嚴光 吁嗟子陵少與龍潛飛騰天位書玉連連  
北軍親就內榻同眠富春之濱客星皎懸  
牛牢 君直峻守恥交萬乘清夜片言終身爲信  
卯金復興幣玉不應蓀蓋煌煌遵廬慰問  
東海隱者 隱者閒曠避世滄瀛其友樹節迺餌  
華纓進輕退促舉動不經交携長絕時議所欽  
梁鴻 伯鸞者何脩遠之子介恥攀龍貧資畜豕  
仰頌逸民庶追芳趾貞配孟光骨埋吳土

高恢 高恢總髮道德是求伯鸞齊志泉石胥遊  
東飛西駐歌以寫憂形容萬里遠蹈同流  
臺修 孝威特邁稅趾武安獸居土室不願彈冠  
郡公溫勞有語足寬終齡超遂大璞得完  
韓康 伯休謝俗劬藥青冥通都樹價細女舉名  
飄然改業遐蔽霸陵佯隨國聘俄蹈虛真  
丘訢 季春傲俗自矜無伍國守逢迎翩翩鳳止  
寵祿塵如清言爛吐鄙爾扶風誰攀冠履  
矯慎 仲彥鸞揚孤翔不要友牘殷勤淡無應界  
入島尋仙還家告逝復見他邦的然靈異  
任棠 季卿懿資弘通卜藝超峙區表棄榮絕利  
龐守來瞻默形三論鳳色鴻姿圖傳鄉地  
摯恂 摯氏之恂光干祖德博貫無倫幽潛不惑  
聲薄九霄經傳四國樂矢弗諼空勞物色  
法真 高卿宿學門衆紛如功曹面却孤峻所希  
再薦知已四下鸞書杳然長絕德撰穹碑  
漢濱老父 漢濱老父操鉏沔上翠華雷動不屑  
瞻仰台臣屈問理辯如響俯首含羞匆匆塵鞅  
徐穉 孺子清妙超絕代俗屢辟鴻臣不瑕皎玉  
萬里赴喪炙雞茅束以力粥饘安安自足

夏馥 八顧夏馥不通統綺抱影煙霞灰情辟舉  
秦網載張天形遂毀客作將終固迎歸止

郭太 介休林宗行師伯彥廬膳常虛躬衣不掩  
察觀乾象懷珍高卷有道之碑揚光竹簡

申屠蟠 子龍尚節抗論生枯博經舉贊頌友浮

河榜標初熾獨嘆坑虞巢依梁碣得以安歌

袁閏 汝南夏甫杜門深處日朝母氏揮絕質侶

什頭自放不閑俗禮長歌白駒逍遙桑梓

姜肱 伯淮英朗經通緯治四海樞衣多齊孔氏

天使圖形幽房韜被碧海浮桴青州逃世

管寧 寧也何自管仲之孫片金弗顧割席遠歆

龍德既顯豹隱是徵甘心玄冥郡閣圖形

鄭玄 康成蚤穎博極羣典得五馬門大道是勉

几授尊高孟崇溫儼八尺之軀終焉閉斂

任安 定祖儒流世有贊言披求遷傳感激仲連

性情咸得出去憂纏清虛無染珪組永捐

龐公 龐公真隱志凌冰雪弗慕榮華自寧巢穴

遺與人殊身於世絕茹秀鹿門欣怡雲月

姜岐 子平幼孤俞俞守道功曹爰致托疾以報

守計劫迫尹郵宣救牧豕調蜂天涯嘯傲

荀靖 八龍矯首里署高陽叔慈撫化物外遊翔  
終身肥遁至寶含章玄昭二諡永世遺芳

胡昭 胡昭高尚不事袁曹陸渾之下耕誦逍遙

樂亭相誓由免奔騷群賢遞薦已入冥寥

焦先 孝然奇士少避白波食草啜水露寓于河

色妹翳體伐國謬歌饑寒待盡風節高哉

二陶贊二首

陶潛淵明潯陽柴桑宅有五柳偃息北牕親老家

貧自解祭酒州辟主簿躬耕不就刺史檀君道濟

往候梁肉之餽麾而不受終歌彭澤恥彼折腰歸

去來今我歌且謠故人延之過必停車留錢二萬

悉送酒家琴無素絃菊有黃華義熙爲文年書晉

氏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至於元嘉噫先生逝

弘景通明丹陽秣陵讀葛洪書志於養生終身不

娶朗目秀形齊高汲引朝請朱門挂服神武詔給

松苓立館句曲隱居代名讀書萬卷尤明五行人

歌丑木表至新林梁武資給朱砂黃金吉凶征討

靡不諮詢山中宰相參候公卿集注者何論語孝

經告逝而逝香氣氤氳其諡維何貞白先生

自述贊六首 并序

正德丁丑之冬黃子閒居悵然回憶齡穉之年至於今日二十八歲矣中間頗有非常之事各述短贊以示子虞

五齡之時啼索三足蟾蜍乳母揭瓶而得綠身三足實所希觀母爲羈縛拂弄踰日一宵失去賸賸蟾蜍與兔雙居託身夜光爾壽無期顧予何德遙遙致之繫我洞房爲我娛嬉何瑞何靈俄還桂墟

十四時夜讀寐去草香一枝誤置架上延綿焚書將炎于屋梁矣夢中一老惶遽再三呼警曰

子尚臥不起耶覺視室中烟盤火飛急沃以水始熄

焚香不戒火炎典籍浮光肆虐將展威赫夢中老人警我太急倒衣下牀霏焰騰室奄然弗寤灰矣形骨

正德庚午春三月誤吞金屑魂揚氣亂將欲悶絕急檢本草云鷓鴣可解遂囑鑑奴討買纔出金昌一老者籠此鳥而至矣易歸作羹大毒滌去次日輾轉求問獵者皆云此時必不可得意老者其神人乎

吞金爛沐岱游反掌爰覽圖經鷓鴣劇仰籠鳥者何皓髮携杖易歸爲羹心寧神朗傾市不得皇天所相

一夕夢游入大宅榜曰四賢堂升堂之頃四人冉冉下迎各通姓字乃知漢司馬遷賈誼揚雄枚乘也見予嗟噓流涕若述其寓世倏忽之意踔絕馬揚佚蕩前古史憑孔軾玄躡羲武賈豪枚雋宏文爛吐千載遐邇一宵近覩相對吁嗟握手如故

昔遊茅山間道趨句容肩輿入林去我丈許一虎蹲踞不動予神色不變安安過之厥後追憶乃覺危矣

既眺仙都將遵帝鄉青林是入文虎在傍僕夫孔悴余膽頗張幸哉不啗劒刃弗將豈非神力免此鉅殃

己巳冬十月廿有六日虞兒誕舉時夜未旦人方寢息俄而一室懼起驚走以爲火也及寤聲在空中隱隱如雷自午至子日如之彌月迺息古昔哲人之生多著靈異意者他日吾兒其有聞乎吾宗其將昌乎



冬仲之吉甲寅其辰蘅香風授男子載生爰發其祥彌月室鳴太人占之曰時令聞我宗將大庶乎有徵

遊構李城讚一首 并序

構李者春秋時吳越分境故曰由拳吳之備候塞也古名長水今猶目其都鄉城址在郡治西南三十里本覺寺漢趙燁載二十年句踐伐夫差戰于構李吳師大敗即寺地也而越絕則云越師伐吳未戰值闔閭卒故敗而去也語兒鄉故越界名曰就李吳疆越地以爲戰所至柴辟

木表火臺

李

亭句踐入官吳時夫人從道產女于此養之李鄉及後勝吳更名女陽亭又更就李爲語兒鄉今崇德縣東南語溪一名語兒中涇者乃其遺跡也縣館亦以爲稱按此又有就李之目矣寺壤平阜宣和中改爲神霄玉清萬壽宮故今標于門曰萬壽山建炎復舊有構李亭碑載左右古栢夾道今已傾伐僅存鏤像小石塔二座址凡三百餘畝咸藝桑李而宋代額田三十餘頃多折閱之右族矣南距濮堰北倚新城新城者卽四城之一也東邇嶽廟西接陟門有蘇軾三

過堂堂之左有古甃石井戊戌正月一日艤棹覽焉

禹枝稷裔密爲鄰奠王澤替夷師章乃擅宗廟七霸成一戰往業俱銷遺墟慨見

遊泰伯古墟贊一首 并序

泰伯古墟者在無錫縣東南四十里卽其始都所謂句吳也殷衰侯王用兵乃創備爲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餘里人民耕田其中三十里而劉昭云無錫縣東皇山有泰伯冢去冢十

木表火臺

李

里許有舊宅卽都城也今在梅村其地隆崇夷衍背環百瀆遙倚茶山前左隅爲秦餘杭山右隅爲南陽山後左隅爲嵩山鴻山右隅爲膠山斗山拱帶齊適面爲平壤卓然奧區也廟爲正德間邑令姜文魁改建前有池梁及銅鏤龍鳳石坊闕門左右藝栢九行中門左右三十六行庭位左右十八行中殿三楹泰伯冕旒像一軀東西廊廡各十四楹壁間錯繪忠孝圖供有玄金鑪一座卽姜令銘也內列大學士王鏊戶部郎中錢榮二碑後有寢殿以羽士主之嘉靖十



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道經祠下乃入謁焉

遐哉秦伯風景高風遺茲德壤煥表聖蹤蕭森祝  
宇千秋所崇于焉稽首徘徊像容

大石佛贊一首

如來具三二智者半莊嚴巍造金色容妙感瑤光  
躋誰謂應隅方寔乃接大千霄普濟天有沉極憫  
重泉上表不滅真下顯無生詮煥若汎慈航宛爾  
託青蓮字髮儼可辨珊舌展有宜迷海方茲浩濡  
宸故是塞山其况常寂石以昭湛堅標此不壞軀  
皇圖翊萬年

五嶽山人集卷第三

五

五嶽山人集卷第三

五嶽山人集卷第四

吳郡黃省曾著

銘家訓七首

五鳳樓藏鎧銘一首

正德十三年春正月 天子歸自宣府詔南京喬  
司馬等徧視 高皇帝大內頽木朽察瓦裂以聞  
時吳郡黃省曾客于司馬司馬出語省曾蛩快而  
嘆曰大哉 高皇帝之遠慮也五鳳樓諸鎧西架  
有四鎖子桑蘭玄甲爲多最東架有五兜鍪皮甲  
爲多最揣有萬具斷釘分鎧髮晦華腐者半何藏

五

之多也何處之要也大哉 高皇帝之遠慮也省  
曾曰不然昔 高皇帝虎夫鷹旅韜臣大將戰戰  
討討霜披炎披以至兵洗馬刷不欲付之鎧曹委  
之武庫以架之茲樓者使得朝瞻夕睇君警于宮  
臣警于位耳非慮變也 高皇帝釀仁郁恩康兆  
和世藏甲於人心鍛甲於四海者至矣豈恃此架  
上斐塵之物乎苟足恃則 太宗靖難之時甲不  
在邪言既又復銘曰闕鞏之良不如臣心之良臣  
心不良甲噫乎徒藏賜夷之堅不如民心之堅民  
心不堅甲噫乎徒完 高皇帝有甲非犀非兕非

鯨非金苟能圖之天下其永寧

復舊錢銘一首

自有錢幣以來其形範之折中輕下肉好之大同  
淆雜鮮不與國祚相短長治氣同晦光賢傑胥棄  
揚若符節然燦乎往籍可鏡哉我 高皇龍飛二  
十二載乃酌古度觀民情鑄小錢萬軀定銅爲斤  
六十六有餘標有元號隆有周郭以契於五銖又  
與折當計則五品不過等而上之蓋預造先積以  
執天下輕重盈歉之機其鼓鑄也在京師則專柄  
於寶源列天下則爐座三百二十而民咸不得以

大書

中

私新鈔古錢兼流八區是以過百祀而無壞行九  
代而不變萬國同風百物輪轉兆用以康人文赫  
顯粵自正德群兇彙藹驚麟遐伏狼梟亮采橫目  
滋奸布泉崩敗至我吳郡益甚可慨雖曰民俗本  
上而成事妖有召而來然亦由豪賈鉅俠虎據市  
衝富埒邦國勢壓上公朱紱者養其驚當途者導  
其雄欲高而高欲卑而卑交交易易惟其指揮淵  
收海聚羣利俱歸遂使貨日貴翔錢日輕賤四而  
折一意尤不厭驕驕數豪黃金土羨而郡之蒼生  
皆罄懸矣故雖 新天子布明堂之仁令沛極垓

之至惠獎無不捐利無不霑而蠢哉數豪猶乘貨  
權默絕民命莫控九天乃得福閭郭君尹長洲聞  
而嘆之曰 聖王出矣百度貞矣耆舊登矣小人  
熄矣而姑蘇者乃畿赤地也何猶不復古錢而惟  
淆雜之爲况古錢者君子之象也淆雜者小人之  
象也豈茂苑之下尚有莘蘊渭略而陸沉於釣耕  
者乎尚有帝師王佐而困餓於駒谷者乎尚有鵬  
翻鯢運而方見笑於螻蟻者乎其有下才庸器而  
誤乘風雲者乎其有淺夫細士而叨臨珪組者乎  
不然何棄淑興慝輶嘉顯惡之象昭昭如斯也乃

大書

中

於壬午之玄月下令以禁一晨一夕聲徹千里八  
載之弊俄頃消去家出古鏹戶發舊藏而唐宋之  
法錢便利之文幕乃剪剪然復用於世矣迨弘治  
之熙俗開君子之進兆五嶽山人黃子乃喜而爲  
之銘以告爲政者其文曰九府決世周步以長五  
銖策勲漢紀以張鵠眼線環厥解王綱靈爾圓方  
實預興亡 聖代五品赤幣乃昌海宇通流邇宋  
暨唐粵此勾吳珍數貝備正德中祚錢運倏移青  
文繡漫棄竄無餘鈴刀錫焚川繁卉滋淪逮清世  
大猾罔按折用如塵元黎愈艱郭君來茲迺洞厥

奸雷驚風駛迺下今言幽墟野落有敢不虔天士  
海老拭目開顏嗚呼埋蔽擯擲豈獨古錢悠湮久  
鬱豈惟八年司衡化者曷知其然不知其然於今  
愧焉著之於銘遺告萬年

座右銘一首

多言易爲疵褻交染其躬浪遊事隱憤酩酒致狂  
蒙難興而漏寢常與聖典逢修業寶流陰軋軋以  
自崇福必懷隱災得慎究所從慾當塞其源聲聞  
有鼓鐘仲尼况飲水何惜單匱窮高貲希良族環  
堵有令宗萬行式先古緝學貴昭融措趾以其難  
準之在中庸虛靜養天齡宣節與候通恬淡而卓  
守砥厲戒園同出也澤九方處則樂而終鄙夫慎  
毋效秦養竊華榮於家豈不肥天道惡盈豐履此  
有忠信庶以播嘉風

家訓四首

宴會篇一首

觴聚之間多成恨隙謹和謙默庶幾寡尤若夫羣  
賓森對獨叙寒暄衆士銜杯肆物謔笑出艱奇之  
酒政以困物爲雄吐妙麗之詩言以銜能爲快攘  
臂斲憤倚背墮肩譏評人品疵病朝典面龍鍾而

別嫌衰邁借新進而他薄少年耿席咎目跛前西  
步田室卑蚡廬門惡杞南人在座不忌稱蠻北姓  
當筵傲然喚虜斯並與戎致釁之道也可宜密檢  
而慎之爲主款賓獻而卽席之後浮白亦宜同舉  
昔唐集賢院學士張說以院故事官重者先飲至  
說獨云吾聞儒以道義相高不以官閥爲先後太  
宗時修史九十人長孫無忌以元舅每宴不肯先  
舉爵長安中與修珠英當時學士亦不以品秩爲  
限於是引觴同飲時伏有體今之兩京宴集皆同  
引觴予在都下吏部尚書東光廖公紀見招每斟  
酒一巡堂官白廖斟酒已畢廖乃離席肅躬舉酒  
周揖衆筵口稱請飲一時同白以至終宴如斯又  
嘗爲都御史河南孟洋招宴時禮部郎中四明張  
時徹浙江布政金陵顧璘及其弟僉事顧璘吏部  
郎中崑山顧夢圭同預但聞顧璘爾汝致詞孟公  
粗言剛氣殊乖乃兄風雅顧夢圭安儀默口午夜  
不諱恂恂可近又於工部侍郎何孟春席上邂逅  
鴻臚寺卿信陽張雲共飲何公過酒竟作多恭張  
公不量儼然訖宴太學士王公鑒凡宴賓客莊持  
終日未嘗傾倚此湛露之詩所以嘉令儀也在今

京師行酒亦不爲令每賓起乾一二第呼左右唯  
便庶免困人之咎矣其中林適暇或可流連玉壺  
但取適情毋至酩酊若在立朝御職機務紛紜雖  
星言趨幹猶恐不給更加耽樂旨醴清談俎豆聽  
滿絲竹燃繼膏燭亂神易氣佐膳頽頽勇則生事  
衰惟嗜臥害成憤積曷可勝言然而國門慶至長  
亭送別舊僚新友繼繼如何肆筵設席所難罷謝  
但當無已太康職思其居一再酬酢以義制情各  
趨王事公私兩全三行五行之戒正爲是也

僕從篇一首

古者家田戶桑子嗣就養各有職居亦鮮流困故  
白衣賤族無有僕奴必須一命乃役輿臺所以仲  
尼適國門弟馳驅荀氏應門六龍下食後世分授  
不行并兼大肆則饑虛遑迫之子自然趨歸富室  
賈躬求活家從如雲國民益寡此亦王政之大蠹  
也往往帝王聖賢之裔亦有淪落於此者此亦人  
子淵明所以致戒也吾願汝曹凡買僕從必詳其  
貫址家親明立契要察審狀貌但取村朴敦厚可  
供荅應而已其富籍新敗市廛宿猾奸人匿避遠  
土遁逃華門美色俠族武手善陳詞訟巧引利端

有一於此皆足壞家每進一人必期有補或令跟  
伴或使貿遷或理農圃或治抄錄僅免單缺勿致  
有餘洞庭兩山習於顧倩便於留棄金玉滿堂僮  
奴不過一二以省費食徽州風土皆役髫童方與  
娶配遂出別居給本自爨有召始來所以家多清  
白雖不必盡然隨宜作處皆可准則蓋僕奴依人  
皆希積富以營私身在仕途更宜關譏出入勿令  
預事驅取賄賂利歸下走禍叢已躬官以賦敗未  
必不由羣奴致之也至有民呼財主世習驕奢雖  
田舍鄙夫一出堂戶環擁百數呼諾奔走儼如官  
府暴殄子女作賤百姓粧優奏樂擡輿鼓楫無論  
晝夜不惟涼法子孫亦必陰除祿算也慎無效之

妾媵篇一首

妾媵之買或以嗣胤弗茂或由房閨無人勢在必  
蓄然亦須精擇貞純父母禮舊骨氣顏容不必華  
艷但得貌相儼厚毛髮充盛慎默清音素性謹檢  
容易羞頰者卽爲良姬若所生淫悍家無廉恥勿  
習倚門早聞調笑或籍系娼流或身爲擯婦雄言  
捷口偷目揚眉逢人作媚舉止輕褻者卽爲賤嬖  
縱得弄璋必成破蕩若生女息決至濫奔在古王

室之隆亦以哲婦傾覆故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何況民間囊產何足散滅衰齡暮景簾箔尤宜慎  
防多有外私獲孕以幸分財潛使易宗可傷之甚  
其有子而良無出而貞者皆可諧老表為閨範若  
諦察性情終必流汙者預放遣之免貽身後之玷  
嘉靖間吾蘇都御史文森疾革之時所侍婢妾一  
時配嫁里人其深慮遠識亦可師也五尺之童母  
令入內既與熟習必通言語使令久久玩褻彼此  
生情矣人家多由嫡妻悍妬不能蠡斯而處以致  
置妾他居婦人不習訓戒又無保傅曠則思淫防  
閑不及外私所必生也

側庶篇一首

人之配嫡自非寒細多是良耦所以根氣清淑心  
抱貞和往往產得純子可以光續若夫妾媵俱係  
奔買或出於淫荒之女或出於敗節之姬或出於  
倚門之婦或出於逃背之流必皆放行不修蕩心  
無恥巧媚千生機險萬狀一遭蠱惑鮮不覆宗故  
其所生每非本種芍藥之贈屢受穿窬明星之期  
亂私奴僕體質既是汚邪所合又為駭賊草中鉤  
列蟲內虺蛇安得佳嗣必是凶兒是故明達君子

瓜瓞未延難免二侍當選柔溫須求窈窕聘娶以  
禮蓄待以方防慎寧過於嚴莅處母褻於諛讒言  
照之以皓鑒潤諧準之以平衡閭巷母令越足早  
夜毋令出入家政母令預參房閨母令各別枕簟  
毋令擅專香蔭母令囊佩歌曲母令吟唱金玉母  
令戴飾黛粉母令致華錦綺母令被衣酒醴母令  
銜弄尼媼母令往來寺觀母令焚禱姻屬母令通  
趾童婢母令潛役優戲母令竊觀簾戶母令窺目  
顏色母令嘻笑眉髮母令妓粧庫笥母令司守至  
於所生母氣既佳况居長一重之教之不必言矣

倘大鴈行加愛母踰諸嫡譬之一樹父為根幹也  
嫡猶條枝也庶猶芽蘗也設使侮嫡而眷庶則猶  
傷伐其條枝者也不惟芽蘗無所暢達而根幹亦  
將為之折蹶矣倘涉淫荒之四條誤收錯置苟不  
歸之本宗亦須捐之卒隸母因姿態戕毀身家倘  
有所生子雖難棄母不可留黜母存子乳媼精覓  
此嬰長大必費斷削當痛懲於卅總之年開義於  
嬉翔之日庶幾善習離醜可移若縱其格度隨其  
步履則兇頑成痼奸詭入髓蕩門覆戶可必其然  
譬之崩潰潰堤難為力矣童牛履霜可不戒警要

而言之莫急於擇母者也

五嶽山人集卷第四

五嶽山人集卷第五

吳郡黃省曾著

四言詩四首

白鳩篇一首

白鳩翩翩飛集君前匪樂君土實懷君賢振我素羽撫我霜毫爲爾呈瑞麟儔鳳曹白鳩一歸百鳥皆隨孔翠爭翔鴻鵠羣飛周旋不去臺榭生輝迴弄靈沼游繞昆池白鳩致詞主人聽之君恩不終我當別離舍爾彤墀返我蓬壺自有青鳥均舞同歌君無白鳩形單影孤波翻海揚天雲自徂

獨漉篇一首

獨漉獨漉靈沼昆明靈沼尚可昆明悲我戈船浮南樓船在北鳳蓋繽紛華旗照燭石鯨峨峨揚鬣奮首雷雨滿盈常自嗚吼雲留不歸風來自香牽牛織女白日相望清涼之殿中夏含霜艷能規室沈吟孔光千門萬戶皆已禾黍玉樹青葱獨在黃土

步出夏門行一首

步出夏門登山望海峨峨玄圃茫茫安在一解顏陽懸車夜光在天安得人生常保少年二解金城之上

十二玉樓寧有羽翼以往遨遊解三仙人甯封會餌

飛魚我非常伯空思石渠解四青鸛不鳴黃河未清

太平何時白髮已生解五舜崩蒼梧丘殂東魯古來

聖賢皆入黃土解六秋風鳴條春花盈樹時如駟馬

超騰不住解七何不鼓瑟嗟哉此言戚戚多悲強歌

無歡解八

離合作郡姓名字詩一首

嬋娟王母謝此下土離一因息崑墟口飲甘露離大

閑佳離口字云我三島二龍乘去離字長嘯碧虛肅肅

哀日景易沒徒見桃李若木隔絕離字古聖賢

儒人又漸滅離需字杖針揮旌金銷刀缺離字子需

睇視百年目光終竭以種以植禾為蝗齧離目成

須合

五言古詩三十首

白頭吟一首

鴛鴦本匹鳥雙雙忽離阻一泳西河一泛東浦西

河水自西東浦水自東安得合二流俱赴滄海中

水合亦有時鴛鴦會有期面皺齒當墮白頭忽來

茲白頭雖可悲壯士心未已老馬知窮途棘叟佐

周理明星何歷歷寶劍何繡澀展燭陳華觴聊以

永今夕

艷歌行一首

南山有喬松高以凌紫虛東枝蔽朝景西榦匿流

暉大中明堂材巧匠不可圍萬歲未裁用棄置此

岑隈梁棟質虛在公輪骨已灰鳳鳥巢其巔騶麟

亦追隨窮谷固荒寂車馬倘來歸一朝就繩削宮

闕增光輝

泛舟橫大江一首

上江多縈榮下江多蘭蕙吾願浮下江採之以為

佩帆自我揚柁自我鼓鷗鷺雙雙同集其所江日

已墮江水方深志士馨潔誰知苦心

折楊柳行一首

青楊帶芳堤歲歲成枯凋黃枝被嚴霜忽復攀春

條草木有再榮素髮無還毛相送入玄夜白骨捐

山郊平生華堂燭不復然明膏委形非吾有百年

乃徒勞安得駕遊鸞碧漢追王喬軫念良已久口

燥朱脣焦發邁求神仙裝辦何蕭蕭芙蓉蔽行渚

秋鴈鳴已飄時哉不停軌黃鶴詎可招

秋胡行一首

我思鶴上游蓬萊餐桂英我思鶴上游蓬萊餐桂  
英逍遙銀臺大笑不還嗟爾龍樓子金闕寧可攀  
清心坐聽弱水流潺潺歌以言志我思鶴上游解  
卷衣登仙山對鼓玉舌簫卷衣登仙山對鼓玉舌  
簫遺爾濁世壽與天并霓旌纈紛導我游赤城簫  
史弄玉鳳鳴來迎歌以言志卷衣登仙山解願言  
學丹砂令人思鄭君願言學丹砂令人思鄭君三  
虎馳藥玉衣朱紱不如三山樂越海乘虛步空分  
形變貌入於無窮歌以言志願言學丹砂解三歲謝  
東流川富貴何時來歲謝東流川富貴何時來誰

宋玉集卷之五

中一

見髮改玄又復爲朱顏自古至今皆入黃泉安得  
刀圭以永壽年歌以言志歲謝東流川解四

### 來日大難一首

來日大難喪爾榮華盡若落日殞如秋花解一阿房  
成灰青門種瓜壯士失風雲爲奴魯朱家解二金玉  
滿堂時去消歇盡攜壺觴常醉明月解三朝登崆峒  
暮宿滄海劉安八公控鶴相待解四乘龍太清弄雲  
五彩歸看故鄉故人何在解五麟有鳳羞遑回瀛洲  
俯觀世人不殊蟬蛸解六

### 結襪子一首

公子少英豪魚中藏寶刀擊筑愁猛士萬乘等兒  
曹恩比泰山重名齊秋月高巍巍軀七尺一擲類  
鴻毛

### 吳趨行一首

吳都千載國茫茫竟何陳泰伯遺至德季札揚清  
塵芳心皓霜雪高節凌蒼旻子游用牛刀禮樂何  
彬彬仲尼笑絃歌武城停車輪錦帆明綠水蟠桃  
挂城闌吳王館娃宮女樂娛青春西施秀蛾眉揚  
輝五湖濱印綬懷會稽故妻慚買臣揮擢綺羅客  
墓間曾負薪臯君識齊眉梁鴻爲上賓援琴彈五

宋玉集卷之五

上

噫懷藏席間珍清宵蔡經宅忽遇蓬萊人麻姑長  
爪甲行觴劈麒麟飄飄張東曹秋風憶鱸尊皎皎  
醴陵侯孫王拜其親英雄竟何在繁華亦沉淪冥  
冥黃土掩山塚連嶙峋因使慷慨士見之空沾巾  
人命苦弗將乾喉且焦脣焉得王子喬相攜向玄  
津

### 夏歌一首

西子荷花發揚蛾銷夏灣洞庭歌舞處遙憶苧羅  
山一日乘舟去千春竟不還

### 獨處愁一首



美女嗟有行高族而奉嬪光承慶雲覆惠沾君子  
春葛藟託樛木蔓延寄微身重施懼薄德履冰若  
無垠女史川流訓義方憲其身蒸嘗奉秋冬灑掃  
執昏晨運命值奇薄天不悔災迤蕙閣忽捐背榮  
華喪良人素幃釋玄帳苦席易錦茵行哭口嗚咽  
况覽筵與中慘悴含蛾眉提抱孤孩親引忍停弱  
子低回竟誰陳神宇凝殘烟靈衣棲游塵暖暖空  
閨暮杳杳日西湮斂翼難登樓散飛雀歸楸彷彿  
目瞻昔傾耳追平生安厝飛旌往星駕龍輻征逵  
迤輪按軌踟躕馬悲鳴形影晞几筵魂爽馳丘塋

本五律山集五

本

長夜何悠悠夢思通精誠寒宵目炯炯流枕涕交  
橫僂僂紅顏頰素鏡見之驚屢懷黃泉遊暫存空  
牀形肅清奉虛坐獨言聽孤聲逝者日以遠四時  
不言行桃李初辭芳茵舊忽浮英秋風蕭蕭至振  
條松桂林共姜蹈明誓栢舟詠清吟茫然滄海波  
爾愁不足深

### 太公逢一首

太公逢干將因息沛山陽火德適爾昌遂解腰間  
霜紫焰騰青天白日無輝光劍成漢高佩蛇母哭  
道傍陸可斬犀兕水可斷蛟龍關中促秦鹿垓下

亡重瞳復悲扶蘇死三猾皆成空白雲定四海藏  
之靈金中

### 相逢何匆匆行一首

相逢何匆匆相別何草草鴛鴦何離離分飛懊愁  
惱解一酌酒敘別言言別不能住兩情方綢繆何當  
舍我去解二牽衣向君言君心何太忍晨雞且勿鳴  
斯須共稠枕解三北斗光闌千車馬已在門送子一  
二步庶展千萬心解四玉淚不敢揮含悽向郎語中  
途慎加餐慎勿洮神慮解五今日送君去明日願君  
來願來君不來賤妾當何依解六維天不有鴈維川

本五律山集五

不有魚慰妾長相憶望子尺素書解七

### 妾薄命行一首

車行古城下縣縣道何遠妾心如車輪一日千萬  
轉解一金剪不裁綺銀鉞不施線雲山何悠悠日夕  
隔郎面解二鳳在崑崙丘凰在扶桑國歌舞安能偕  
三年不成匹解三南山雀飛飛飛復息息有羅不  
可張悵望愁何極解四灼灼桃李花狂飈吹落之花  
落有重芳顏去無回時解五高山有時頽滄海有時  
淺安得方寸心恒久而不變解六香草可爲蘭佳橘  
可爲枳妾心矢無他思思念君子解七

扶桑篇一首

亭亭扶桑枝東掛滄海日揚條拂闔闔流輝轉天  
術神鸞戲芳柯玉女採瓊實仙人結飛觀丹霞盤  
石室輕舉襲霓裳潛棲撫朱瑟陽溪攜桂酒碧牕  
理金帙王喬遊竝軀洪崖談接膝靈風引騰躋朗  
月照高逸鍊此龜鶴齡悲爾螭蛄質千秋控景光  
壽與天地畢

越裳一首

越裳泛碧海白雉充皇家四賔果何來禮樂在中  
華帝跡貴齊貫凋殘那可誇

華叢一首

華叢甫春解陽烏忽秋來四序不停轍乾坤應幾  
開茫茫周原上不復留靈臺赫然赤精子亦已歸  
黃埃大寶聖人位臣工須念哉

有女篇一首

有女清揚婉佩服麗且妍獨夢錦衾牀嘆息寶鏡  
前玉指弄秦箏皓齒啓朱顏仰遏紫雲飛幽思竟  
何宣念彼睽攜子攬涕何漣漣鴻高鯉沉遊芳訊  
不可傳

銅雀臺一首

鳳蓋已云謝蛾眉空自過川徂終莫返陵望欲如  
何紫嶠遠看舞黃壚不聽歌君恩如可憶雙玉灑  
漳波

銅雀妓一首

金駕闕松門青臺秀色存鳳絃流曠幕蘭酒上虛  
尊怨涕揮陵氣芳情逐逐帝魂總學巫山女終絕九  
原恩

置酒高堂上一首

鼙鼓及蘭辰鳴倚欵契賓縉雲生意蕪芳醴動顏  
春燭華遲晝短聲妙奪歌新莫令青歲歇庭內詠

他人

麗媚曲一首

佳人年十四吹氣勝蘭香一曲庭花落餘音繞杏  
梁龍綃纏紫袂錦帳掩明粧若非琥珀珮焉得動  
君王

詠魯連一首

十二魯連子飛揚千里駒田巴甘閉口燕將泣裁  
軀取與商賈異名將天壤俱對珪逃海上貧賤小  
人區

賈生嘆一首

賈生熊耳秀洛陽誦詩書一客吳門下博士徵金  
除慷慨論過秦諸生咸不如因遭虎臣毀遂使龍  
顏疎懷愁渡湘水投言甲三閭長沙見楚鵬養空  
聊自舒暫爾前席恩終遠天子居徒然痛哭疏聽  
納何趙趙吳王死墜馬太傅傷有餘竟歲亦淪沒  
海內皆歆歔當時恭儉主好賢名亦虛

詠伯夷叔齊一首

高風生首陽幽姿發孤竹姬周羞採薇神農憶深  
谷叩馬驚太公揚寢遠黃屋膠鬲已就官微子亦  
侯服于嗟命之衰餓死西山陸至今日月下千載

沈芳馥

詠周井二君一首

廣武周伯况扶風井大春千金既揮盡五經何紛  
綸天子能愛士諸侯亦好賓不謁夷齊傲偃蹇博  
士嗔北宮萬錢出信陽麥飯陳帛觀漢嘉賢車笑  
桀駕人二子知損益視富不若貧隱閉樂吾志著  
書以終身高節澠池上清風郿水濱

詠東方朔一首

西南春生魚東北地日草服之得長生天地同不  
老方朔曾墮井十年愁黃泉一履泛紅水採食成

天仙邀入雲端幕醉臥玄珉枕相對水藻屏流連  
度光景漢武聆此言飄然想輕舉明月窺未央蓬  
萊在何許

詠四皓一首

黃公偶園公綺里竝角里一出秦庭中共入商山  
裏白雲臥丘壑紫芝歌川汜漢氏求羽翼冥鴻復  
來止前壽皓髮翁轉移赤帝子

東方朔歌一首

虞淵濯紫泥丹丘飲黃露枯樹化飛龍路傍跨蒼  
虎海上逢青瞳桑間謁王母神馬來芝田騏驎攀  
漢武碧草獻一枝夫人寢中覩同登含烟舟木蘭  
爲棹櫓因說九景花根移吉雲土復陳聲聞木一  
汗經千古綺牕論五雲白間撒燈火玉人出玉壺  
青雀飛青瑣他年辭帝闕獨泛蓬萊舸

越來溪歌一首

苧羅山下女時來揮鬻薪揚蛾吳宮裏羞殺館娃  
人子胥沒金匱笑與龍逢鄰哀哉懷九子螳螂感  
其親昏冥黃雀言飲馬長江濱五湖浮越兵綠水  
旌旗明英雄軾鼉主壯氣吞鯢鯨君子被兇甲白  
日圍孤城青山動鼙鼓玉殿欹然驚鹿洲與稀巷

臺榭爲之傾吳王耀素甲叱咤黃池盟歸棲秦餘  
杭始憶公孫情伏劒五勝衣千古爲悲辛迢遙長  
洲苑忽與會稽并范蠡烏喙去仲尼雅琴行嗟此  
雞狗輩功德非崢嶸句踐亦已矣海內留空名至  
今二君塚春風野人耕

李夫人歌一首

漢家武皇帝愛殺李夫人蛾眉向黃泉龍顏動悲  
辛偶泛翔禽舟赤日方西傾雲慘昆明池風激牽  
牛津妙曲搖帝筆哀蟬勝陽春羅袂悄無聲玉墀  
生素塵虛房空寂寞落葉依霜局清歌發皓齒左

六

五

右皆沾巾命點龍膏燈因進洪梁酒滿斟文螺卮  
紅顏出纖手飲罷臥延涼夫人來其傍脉脉無一  
語但授蘅蕪香寢回對明月凄然痛欲絕如何琥  
珀枕奇香猶不歇欲覩如花容此願那能滅乃告  
李少君歷歷肺肝陳樓船浮暗海青石懷潛英千  
人升紫雲四五歸皇庭十年得一石刻似夫人形  
置諸紗幙中顧盼宛如生遂祀靈臺朝夕通精  
誠

五嶽山人集卷第五

五嶽山人集卷第六

吳郡黃省曾著

五言古詩五十三首

句曲歌一首

句曲西漢日三茅初來賓欸忽及東晉二許復懷  
真同爲吞玉客俱作瀛臺賓我來探靈迹桃李華  
陽春雲輶不由地焉得逢其人青青九陽松虬枝  
浮金菌亭亭左紐栢蒼然依玉晨攀崕久徘徊覽  
古白日頽顧此空山房陶君留夜臺因思麗樵客  
兼懷校書才感激無所歡仙山明月來

六

一

遊句曲山最幽處一首

松栢入靈地飄飄思玉容登山日氣滿花雲知幾  
重道人抱靈鼓仙謠巖上逢願言採瑤草此處求  
高踪

至黃山一首

舟行逸興起日出群動分歛焉黃山至蒼翠鬱氣  
氤翮彼高枝鳥斗嘯巖上雲野叟指予言西有公  
侯墳荆棘無時已狐兔何紛紛耕者侵爲田泉下  
無所聞徒然金匱裏紀載平生勲歎息不成歡惻  
惻歸江濱

金陵四首

出門望鍾山龍蟠雲霄裏始皇笑空遊濠上起真主昔日天子氣厥徵乃如此

鳳至築鳳臺臺存鳳不來落日眺臺上忽生素王哀紛紛行路人寧有知吾衰

昭明娛群籍折節下通儒昔日種蓮處但生蘋與蒲被褐偶來此傷心太子湖

李白觀落星紫裘換斗酒千載覽遺迹烏啼數前柳沉吟懷謫仙風流世何有

登堯峯山寺一首

太子集卷六

三

拂霄陟堯峯綠崖與何逸輝輝翠微上猶懸堯時日湖上七十峯朝與雲相出逍遙古松下游行趣非一原中陰色殊潭間鳥飛疾天籟流梵空香氣暖僧室忽生稅駕必頻使殷憂失

泰伯廟一首

古廟臨河口凋落無丹青泰伯遺四海蕭條居此庭清風何時息日月共千齡拜揖冕旒下鑪上烟冥冥

晚眺靈巖山一首

吳王有綺閣昔日館蛾眉一旦繁華歇千春使我

悲不見採香徑已無翫花池落日洗綠苔青山拂殘碑

錢塘江西興買舟至鏡湖宿一首

橫江初浴泖海色遂盈目浮天吐靈潮連山動虎陸古來流無際此中含萬族雲霧合騰傾陵巒互巍伏湫澱波相踰噓喻勢何速翔陽舒千里未久起扶木颯然天風至吹我暮春服抵崖見飛鳥衆羽皆肅肅乘暮發西興明月鏡湖宿

與姑弟戴嵩戴嶽秦安王教授子馬景秀游

會稽山禹廟一首

太子集卷六

三

戴逵不易面同舟五雲門了然明湖色流水桃花渾榜人棹清溪紆回停會稽孤翻天際鶴獨轉雲中雞千巖隔白日衆壑升朝濟掇蘭步翠葉撫松坐崎嶇神禹封爵處超然使我迷白玉著山經洞天標道書攀登有肴酒壯觀生嘻吁旒冕瞻禹像我殿紛穹碑紫極命告祀雄文比瑤蕤仰讀嗟聖典千載垂光輝

會稽六首

曹娥留殘碑風吹舊江水中郎題黃絹昔美邯鄲子魏武才不及乃覺三十里

客星沒已久我來思嚴光羊裘釣草澤龍顏紫心  
腸富春青山在日落天茫茫

上虞達士生竹林光陰短嵇君謝人間誰傳廣陵  
散唯見白塔傍飛飛蒼雲滿

逍遙蘭亭上悵然懷昔賢風燭豈吾欺人壽幾何  
年當日籠鵝興空令千載傳

少愛養性書今遊王充鄉檀燕青山古夏蓋碧湖  
長公車不肯就高懷焉可忘

曩時軒轅帝鑄鏡澄湖邊鏡隨飛龍去湖中開紫  
蓮把酒覽遺迹坐嘯山陰船

晨江一首

晨江驚蘭楫駱驛凌衆山流攬澄明色芳華彌邈  
間旨酒命嘉有靈丘一以舉新睇盪高襟與集娛  
幽般抗志青雲表翔遊方未闌

酬少傅太原公見贈一首

帝師臨光誦條忝鳳凰棲寧念珍貴屋聊可營丹  
谿寥琳充文囿沙礫誰當齊弱植陶墳典遵彼建  
安蹊在歡吐清越撫傷宜苦悽奇調公獨鑒知命  
庶所迷瑤華佩淑貺鄙情固惓惓

瓦屋山歌贈高公次一首

通平辭會稽遠棲峨嵋月攀踐謂天皇授之五符  
訣丹成餌龍虎玉霄度年劫道陵鶴鳴中服氣冠  
芙蓉精誠感孝子皓髮來相逢祕錄煉光景欬起  
雲臺峯自古餐霞人寄跡在雲島仙令左縣彥窺  
採紫書早蟬蛻視塵世軒珪一何小少登五鳳樓  
雙鳬下長洲橫琴嘯白日把酒思丹丘抗懷無心  
雲對客如虛舟灑然厭囂譁選勝求瓦屋萬里青  
天西清虛隔人俗珠樹浮層阿瑤芝藹深谷於此  
構金房命侶營河車蘿覬桃李枝春風易成花它  
時逢三山談笑隨洪崖伊余隱吳門素心本同調  
待遊五嶽餘卽泛瞿塘棹願結蓬海盟攜手瀛洲  
道

荅祝京兆希哲見懷二首

玉體養微病蘭日忽當暮行藥陟清園桃李芳已  
度羲曜仰西馳浮雲邈難駐玄運駛以催安不念  
朝露曠虛存友生咫尺憶情素遐思邈唐虞高襟  
結尼父美人沒西方渭水孰能顧瑤言把幽懷五  
嶽愧遲赴努力在金匱青真願蠅附

弱歲愛靈仙朱館攀茅君果然仙霞客授訣異所  
聞此言不尋常謂是瑤池文當時返廬山欲希上

士勤懷寶十餘年足下無青雲同長畢婚嫁隱居  
揮典墳緬追洪崖步獨覓王喬群此志倘終遂千  
秋遺世氛

贈祝京兆希哲一首

卿雲結華氛川嶽降靈才總歲翔文圃玉版靡不  
開絲絡研群典粹拾多所裁懷此游夏珍龍息於  
丘萊鳳凰有奇音時乎不我來日月迅西流苞羽  
安無摧竹花食東海岑寂豈爾懷扶搖從南飛斂  
彩丹丘隈沉耀同歸盡尼跡皆已灰所羨在刪述  
駕與往哲陪敷辭振揚馬萬代長昭回

崑崙篇贈張子言一首

赤縣豈足宅適彼崑崙隅仙山峙九重層各萬里  
餘玉樓十二所粲麗悉無殊裁我金墉城中有王  
母居下俯二曜景振珮四風俱元霞布九光甘露  
灑丹珠言龜巢玉樹牛渚蛻瑤螭芝田擣寶栗蕙  
圃種瓊蔬碧柰時一餐輕骨聳高虛列真會承淵  
天路浩翔驅師皇控紫虬寇先駕神魚要我玄圃  
堂鼓瑟吹清竽紀算無終極千劫恣歡娛東溟扶  
桑津息轡蓬萊墟明星以捫弄青鳥在前趨紅波  
注河流珍林夾道扶手把三洞章琅闕暢靈符杪

體好容顏萬載永不枯顧覺世間人芻狗誠足悲  
笑此大夢榮樂與汗漫期

病中荅徐縉一首

總角嗜雕蟲經藻粲敷研攬筆以爲常無時不興  
篇遐衷在不朽達士豈其然天地有終極斯文寧  
永傳意氣苟足寄枝詞徒糾纏華英損根底羽美  
骨無堅寥寥酒德頌亦亮平生賢無言景仲尼攬  
意遊太玄

與朱孝廉乞祕藥一首

朱仲有仙骨心希五雲車身披赤虎符笑窺驪龍  
珠深藏煉金室小隱餐霞居青鳥丹山來授子以  
寶書我悲在紅塵昔剖齊涓魚皓髮颯然生鏡裏  
秋霜如聞君有靈藥服之容顏舒刀圭願相假衰  
年將永除

虎丘寄王少傳一首

高臥貞適園時去如飄輪商風泛秋軒大火流蒼  
旻玩鶴洞天裏羨魚五湖濱玉典寶帝室山經傳  
世人雞犬祕靈境麋鹿棲幽榛小子隔烟波空念  
索居貧

寄孫太初一首



孫博銀臺賢五行弄林慮幾時藏王壺今日見瓊  
樹示我仙人篇飄飄玄洲趣採鈴笑攀龍餐芝訪  
赤松桃花如魯女流電悲茅濛云從叔卿遊跨鹿  
遙相待振衣嘯南山濯足向東海謂我似曹李雅  
調陵開元山水遇知音向君鳴素絃君遊武陵時  
西湖臥靜慈長揖傲方伯高談偶名縉宿昔懷青  
氛歛然幸來茲邂逅各傾倒相見恨不早終期同  
君游華山拾瑤草

寄處州太守張叔載一首

阮籍百步嘯謝公一兩屐素無廊廟情漁弋好山

木齋山人集卷之

八

水春發來武林西湖忽桃李所共遊把人但愛孫  
與許我友張季鷹剖竹縉雲郡旗驂此地逢流連  
吐高詠乃於樽俎間楊摧五馬政循良世所希謂  
言臥清靜去駕南明軒廉仁張化絃雨露灑炎日  
桑麻歌晏然遂使十縣民一朝脫苛烟徃代方治  
平召杜不足前我欲觀美俗兼之天台約秋風吹  
愁生貧病在園壑每於綠琴中飛鴻嘆離索相期  
鶯花時訪子少微閣

贈三際上人一首

蓬萊牟子釋者有高秀早入不二門禪枝蔭海

岫常懷古金人思與靈境違秉錫爲方遊始駕秦  
淮舟寶誌謁靈谷華林竟何求遙探補陀跡孤踪  
赴明州潮音巉巖洞乘濤忽而至持爾慧鏘心恍  
惚逢大士天台五雲長歸途指仙鄉把月坐瓊樓  
餐霞留石梁臨安訪天目泄溶兩湖綠空明蕩煩  
蹙清猿伴孤宿榻來止吳門百花寓幽刹跌觀表  
法幢貞宗開頓後春風三月時緬憶清涼處萬里  
探五臺往接文殊記清舸沂芳川日弄桃花樹

送閩中謝僉憲庭桂赴湖廣一首

西北生浮雲爾臥三山陽捧檄鎮雄藩雲卷蒼天

木齋山人集卷之

八

張綵鷁浮新河蘇臺旣蓮芳黃生江海士斐然孔  
門狂高車一以過白衣忽相忘揮手自茲去錦袍  
耀三湘持衡平江夏皞然黎元康蒼梧見鴻沒黃  
陵聽歌傷金城秀竹月赤壁松蘿霜安陸九井深  
衡山五峯長夙昔慕此地何時理行裝來尋桃花  
崑醉倚桃花傍幽索鳳眼繡笑持虎盤囊倘遇鶴  
上人玉臺以徜徉

送孫山人歸苕溪草堂一首

山人遺榮者長嘯遊三吳海上冠服野客中琴劍  
孤陽春武林去飛鶴思林逋桃李本無言忽然生



西湖秋鴻度霜野茫茫動輕艫棹入雲川裏水寒汀草枯緬想玄真子昔代烟霞徒結廬追高塵白雲炊雕菰羅日理瑠篇江風開玉壺故人亦豹隱骭髀在吳趨幸枉瑤音來慰子長嘆吁

遣興一首

黃鶴不得意來棲珠樹中仙嶠隱光輝萬里空天風威鳳相追隨弄影扶桑紅謝爾塵囂子高飛安可同

送表弟王曰俞之武岡州岷王府一首

吾聞桃花源渺在都梁州子行往探之啼猿引仙舟吳門一片月已掛瀟湘秋英王得賢幕楊裾鳳凰樓訪古金城山銜杯紫芳洲若有王喬與丹砂應可求

送楚瑛上人吳門百花巷閱藏畢歸錢塘一首

我聞洛陽記首闌四二經遂使鹿苑言登此漢氏庭世高鼓清波支婁繼芳聲建初珊瑚舌長安鳳凰旌自此三藏書燦然若繁星楚瑛僧家寶松蘿闕幽扃兀然理金篇廓爾昭心靈宛如一粟許無涯攝滄溟春風驚山吹忍草忽已青思弄武林水

桃花駕歸舲人生一世間去住皆浮萍折楊固分手臨岐已忘形往說無生法天花何處零

贈別草陵山人一首

南方一黃鵠抗志在蓬崑舉翮青冥上哂彼雞鶩樊囿覽翱翔四海擇對鸞鷟言秋飈吹盤遊落我桃花源宣歌肺肝榮展調風雅審聽之再三羨可與泗夏論不羞阮家貧芝薇薦壺樽尋渡越水深還鄉翳文園聊鼓高山音天際送孤翻

採菊一首

金穹動涼颼白露已秋滴衆花悉潛翳中林正岑寂仙城九光霞散爲雛間色鍾子賦有遺陶翁未兼覲堪爲王母弄嘗給羨門食吾欲餐落英攜壺一攀摘

登何山採藥一首

漾舟清川西江氣已寒慄四時不遲徐碧漢掛短日煙嶺盤玉空霞文祕紫室手掇薜荔葩筐貯枸杞實隨雲轉高虛攀蘿折叢密幼希初平蹤早得羨門術却鄙人間榮轉覺方外逸  
夢循澗觀泉以陟翠微一首  
玄珠豈弗貴曠度坦寥廓萬有皆浮雲寸心自恬

漢扶推者何爲不易捨榆樂玉溜垂冷冷夢寐亦  
雲壑飲之龐公鹿集矣王喬鶴精神以清堂灑然  
釋縈縛

除夕一首

珠壁窮暮天賦詩吾自憐孤獨凄在眼歲除無一  
錢顏色凋青鏡賤貧心宴然室人莫交譏聽我鳴  
清絃

樓上對月一首

圓靈澄水鏡白露暖秋城影動關河迥光含竹樹  
清絃桐陽阿曲彈處不成聲對此素娥色其如紆

軫情

冬日夙興舟行至婁門田廬一首

整冠宵燈微雞聲動鄰樹出門霜盈瓦理棹月在  
路蒼茫露巍城決漭翻群羽日出縱顧覽青松誰  
家墓寒空蕩明豁澄江早迴泝冉冉稅田廬蕭條  
草間步

閒居多暇因集漢魏以來英哲高唱命曰詩

言龍鳳刪述既成喜而有作一首

華銓炳往籍千載玩斯須因得披先詠雲日互光  
奇嘉餐沆露英潔把瓊瑤枝芙蓉映松篁種緒各

有宜遐思宛可得苦抱吾其知刪述群龍才無忝  
萬代垂借問言何似皓月明秋池寄語揮毫子騁  
駕毋多岐

題謝安攜妓東山圖一首

晉運既中否林間起高賢會稽謝安石秀徹聞當  
年瞻彼棟鉉人鎖小不足肩卷懷放丘壑慨想唐  
虞前鏡水呂尚釣東山伯牙絃王許風竝遠支公  
論俱玄援翰寫鴻抱持杯挹蘭川妙妓倚紅粧玉  
饌揮金錢匪曰縱翺遊求以庖丁全蒼生竟不釋  
鳳凰終飛鸞一朝濟時去肖貌登凌烟

虞兒池上藝竹一首

東園有清池開鏡涼秋裏時乘五柳風臨流倒香  
蟻右軍玉鷺浮陶朱紫鱗起日詠衡門詩人稱衛  
賢水吾兒愛嵇林繞池種蒼竹一朝鳳凰枝瀟灑  
照心目不減江寧芳遙分會稽綠招彼高陽徒攀  
遊謝流俗

觀江淮平亂碑文歌贈王少傅一首

郡縣屬閭尹天下遊猛虎正德五年來不得蒙覆  
露誰非金遷位滔滔仕易質喜哉粉骨誅不然有  
簿鹵貪虐政難改征稅亦復屢從此使蒼生劒戟

動中土血刃及徐沛肝腦塗齊魯 天子上林中  
韎韐宜右武楊齊固瓦合卯金爲之主七萃半白  
骨赤眉重跋扈綵鷁侍郎死春江美人墮吾郡陸  
司馬受命秉鉞斧偏將不尋常黃雲走北虜壯哉  
卻與許冠軍挽強弩一戰阜城全再戰宋門固三  
戰穆陵關斬獲億萬數登萊如窮猿狙猴幾不聚  
奔湖侵洞庭浮洲化鸚鵡側聞棲狼山海濱集櫓  
櫓王師雷霆來遊擊各整伍颶風忽大起賊憤不  
得渡極扼翠微上矢石下如雨暉軍遂捐軀永無  
轍車顧鼠狗就屠戮湯洗此高岵奏凱吾 聖君

不主蘇山集卷六

四

報以千萬戶是時蘭臺賢請造碑文紀有懷樂揮  
灑基禍顯其故上陳將一心下言皇天怒黃絹被  
片石琳琅照千古

### 荅程子一首

於陵託園宇謝客漱墳典陽春香希和中林自高  
偃吾子川嶽秀翩翩吳苑澄江理炎棹昌亭訪  
清節示我瓊珠吟杼軸追藝彥萬物籠寸毫群節  
會華撰嘉調振金石孤鸞凌鳳鷁觀大興以奇遊  
遐詞故緬總髮事登涉飛遁申僊俛平生愛探歷  
詭志久栖衍閭區駐仙壤炎洲遵海隅覽古及中

原攀靈復東充十載湖島帆千里霞月展如練泛  
觴鷁若驚動歌謠野屐留翠屏花策舉雲巘挿社  
叟蘿服彈冠傲塵冕眷予山潛者邂逅遂縈繚異  
代亦可契對晤詎云淺枉贈琅玕唱慚報無琰琬  
願言繫離旌欸睺慰煩輟

### 登李白酒樓一首

浮雲引客思爲我西南流酒樓春風生逝者中泉  
遊今朝綠蟻盃不到黃狐丘當年若弗飲白髮徒  
生愁我攜鸚鵡來笑無高陽儔鳳鳥不銜圖皇皇  
棲孔丘且吟王喬篇寄與瀛臺洲

不主蘇山集卷六

五

### 箏詠一首

趙女弄秦箏霞紈爛結束丹絃悽且清玉柱一何  
促芳意托宮徵陽春宣妙曲嬌鳳時金堂鮮雲駐  
華屋紅顏況可餐窈窕若瓊玉歌轉蘭氣流聲斷  
有巧續纖指亂悲音蛾眉向我感深情雖未言逸  
響展衷腹千金不足酬碧蘿懸喬木

### 送仲兄會試北上二首

自昔稱三鳳琅玕兄早餐今飛帝城去長路雪霜  
寒弟失風雲便蕭蕭摧羽翰遂令歌舞隔丹穴憶  
長安

岐路始千里懸帆早欲分弟如南峙嶽兄似北流  
雲投翰將臨組彈冠想策勲寒江夜孤鴈可以比  
怨懃

芙蓉篇一首

綠翰耀朱葩白日映鮮芳妙色超羣品而得種金  
塘玉蕊初揚彩未歷九秋霜上集青翡翠下迴紫  
鴛鴦灼灼倚中州採摘遙褰裳何當感江妃佩帶  
共翱翔

遠遊篇一首

遊必之沃野陟必遵丹山聽鳥挾文鳳息木依瑯  
玕毋嘯有靈觀轅臺任好攀遠茲猛虎跡高風那  
可班

五嶽山人集卷第六

五嶽山人集卷第七

吳郡黃省曾著

五言古詩三十五首

餐露一首

炎御收朱光虛旻盛金氣兌仲皎月吐坎瀛萬華  
露蛸鳴蒼液沄鶴戒沉滋沄黃餐甕昔盈堯班事  
久翳衡徙滅時淳朔銘妙真契雲笈遡往訣福洞  
採靈劑方諸錯崖表仙掌擎河際理感無緬空情  
曠有幽詣甘成灑青林潤結零紅砌清泠澄玉水  
芬馥凝寶桂春杯吸陽霞旭席掩芳薜沾飲化髓  
薄灌沃固年脆鸞鳳希驟浮蓬壺可瞻睇分贈同  
杓者相與陶嘉世

齋中養病一首

華時再已逾熙春詎云久既阻南山陟徒淹北村  
守塞芳遏早宣朱顏移素首龍螢匪偕耀蕭蘭豈  
均畝棘蠅慮貽穢折榮誠胥朽不材亮遣伐無累  
庶崇耆獨耿負鼎心聊軫操築手麗日違佳歡空  
齋臥新疚斐囊集安藥金觴正需酒苔草彌階基  
巒霞聚疏牖庶展雕琴緒拂纓佇悵友

橘詠一首

華植倚靈墟碧顆垂芳甸霜滋釀瓊液澤氣發眞  
辦豈倫楚柚英不似南柑變奇堪東菁貢美入雕  
盤薦圓隨金日成化本璇星散雲章有新列玉醴  
供秋杓

嘉禾除日泛駕鵞湖一首

孔達稅遼駕蓬卷肆長往蜀雄草逾積洛誼誦彌  
廣時適歇英妙神超發慨慷迢楚凌晚歲濛義矚  
升昶澄湖蕩襟目芳臯挹情想遊遊泛虛穆遲遲  
止幽敞除辰新故判嘉國越吳兩靈刹非曩觀金  
樽有初賞竊林初奇邁遐嶺一清仰締思馳海隅

侯晨理探榜

由南湖發尋景德精舍經構李下一首

朗觀始湖介任覽迨靈宇解嬰極玄討緩策謝塵  
伍新景既曠接初雲亦幽取照物均遣縛臨芳盡  
增撫去國感人與遵林愜教父代情歡若揮理抱  
戚如吐霞篁跡吳舊煙莽諮越古往圖眩今陟空  
文寓前譜涓名俗所矜徂運疇詎數嗤彼高騁徒  
危累何自苦

晚泊麻溪望臯亭臨平德清諸山周覽吳王

廟宮一首

落日澹川暉凝霏迴霄色列山秀遐邇重巒恍空  
迷目寓一以佳情來詎能抑瑰奇志棲詞茫淼想  
攀適輟樾戾麻渚躋野踐桑城土風悅新覽鄉廟  
佇昏歷雖泯三鼎業猶餘千載迹慨昔成此章明  
鐙詠芳夕

南邁武林訪叔禾踐湖上之約初至一首

寢痾揮北轅樂志綜南樾天倪寡有迫空谷靡所  
制寸心勞上賢千里訪密契瀏若訊已夙明如掇  
何滯需川陟元朝旅次乖佳序已至懷尚忡未遑  
歡猶翳昔寐愁暄夕與視愉星曙匪感氣候變所

觀山水霽肅冠舫鱸閒抽想曠清處呂駕旣在茲  
賀琴庶當遇

寓大石佛院綠竹北軒一首

矯仲偃崖室禽慶謁名嶽勅事澹無役行泥何不  
樂暖春振霄揭岩境躡雲羈性冲駕奧林神夷選  
清整于此綠篁陰乃有金園閣南湖晃繁漪比嶺  
迤緜絡霽懷對禪解玄心弄鳥雀萬物覽參此一  
得觀竝作息宴煩遊轡琴書聊爾託

叔禾枉輿湖上便同理棹尋南山下淨慈寺

一首

隱才抗貞步達履存同調琴瑟心既開登捫興茲  
掉浼浼北湖厲窈窕南山眺雙情交遠襟晨論皆  
清詔蘭陽佐騰羽翠阜延興嘯靈紀倏攀仰表利  
在瞻造金軀儼峨容寶宇廓層嶠五藥懸采掇八  
正期精邵虛林琅法鼓若木鳴芳飄邀衷未云已  
盤徊盡西照

遵玉岑山高麗慧因寺由六橋步歸一首

師枉方巍上挈舟仍奧鶩語語豈憚耐觴觴忽申  
暮遇物皆陶悅睇佳湍淹駐瑤英攬南岑金書展  
東麗五行排冥筌三危攝淨住夕漢無逢晷昏林  
溢飛霧騰波拒前檝響颺改還路遊舫集渚斂浴  
鶴泳濤沂帶麓循反踪縈芳引蹠步倘匪躑躅遊  
安能表高悵

登巨石山絕巘緣葛嶺小憩山居蘭若一首

褰糧通湖奧蘭春際初月良友林中欸珠談物外  
恆神遇咸滿志遊情詎云歇交臂非塵把觀境有  
妙躡踐翠蘿易接躋岑階屢絕巘屹瞻上岑歛巖  
頽下嶮南俯城郭攢東覽江嶼豁虛颺發靈響高  
雲增秀結謝賞共巖阿孫眺窮嶺折况遽驟羽蹤  
可以步芳哲

由段家堤步至孤山上一首

少有巖壑性翹旌不可移心駭雲臺宅願逸霞林  
居晨興詠邁軸春賞下招提凌湖散幽趾屬島登  
青梯今裁非昔萼新宮仍徃基峙瀾出中浩列嶂  
環衆奇蕭榛惻墟隴高尙企襟期玄陰錯澄流朱  
緯雜芳吹龍盤天海愜鳳謝尉羅宜景爾徵士蹤  
寫唱感踟躕

月夕挈酒湖畔寓日一首

逸體貴行和閒趾悅佳就澄舒光始半華條滋兆  
茂乘暉謝燭秉頌德引杯奏寂謐輟空籟微冥慕  
朝秀際嶼霧浩屯彌湖星朗覆靈臯寫長堞淡水  
影群岫妙志不遑寧玄覽從茲究理等古登遐神  
還今非後懷玉聊以娛委舄詎云謬載詠前哲言  
身聖超宇宙

謁鄂國武穆王廟宮一首

巖城託湖澳丹宇綴山陽戾止已切恰停挹忽霑  
裳百六遘傾朝四七擁惟良武烈誠希代國士展  
無幾師尹蕩友紀榮夷糾皇綱遂使汗馬雄反蹈  
屬鏐殃紫垣蔽滔詭燦闕恣遊荒妖洒驚穢甘介  
狄驂淡忘嬰伏迨忠賢露怨惆多方一胥曾顯吳

匹尹亦興商孰云宋錄燼不在岳氏亡筌宰既先  
撥宗稷安可長聖世欽往才歲奠炳今章晒彼俄  
頃榮孰與萬祀光

登南山最高處一首

春首窮登頻湖上積昏曉扶夙已清盥月暮猶遽  
計搜遠鋪覽獨選新驚蹤少披張川島雜約束都  
聚小天中颺撼關焉下雲踐繞衆喧瞥遺世孤響  
惟納鳥伯陽文昔把王喬御茲矯亮欲圖堅永庶  
當究灰槁

度棲霞嶺戾止烏石峯禪居一首

靈扉瞻五覆紆嶺邁三沓旣矚遠川繞亦盼近山  
合泄靄盡幽泛度鳥舉清荅聞此絕世岑棲有息  
心衲卽聳構彌樓於奧締香榻惠日清照臨慈雲  
滌吐納嶢嶢玉林映巖巖翠屏匝煩想靜流絳朗  
詠自摘發

循宗鏡閣左登南屏山頂披險西討一首

迴山肖郭郭佳秀蕩遊心北棲遯不足南峭引遐  
幸清雲生新彩響鳥變蘭音渚沲出霄瞰表裏盡  
高臨情來暢無際奇嶮領不任攀崇復希峻在窈  
重懷深前探後麗掩左越右瑋沈湖狀改遵嶺煙

華異觀林樵人時諗蹊仙陬屢憩陰但可寄冲想  
聊復弄丘琴

入大慈山飯虎跑泉精舍一首

崖行多優遊穹曜但亭午倚撫心不厭跼蹐意增  
愈疏旬分花應層阜別雲吐疲足休給林澄心投  
象宇濛瀼淙瑤瀨隅麗丹廡七覺啓幽局一道  
界盤塢不謂此山椒乃有彼岸侶芬緼瞻戒香絡  
繹會宗語法供豈世調靈餐異塵脯往牒稽聽龍  
昔泉酌跑虎一謳傲自足萬細何足數

眺初陽臺從妙智院北探紫雲洞一首

登登俛陽臺曖曖觀義燭倖爾絕仞巔娛我芳春  
目蓬溪覓宛轉皎鏡眺迴復抗策凌煙虹披夢扣  
扃屋巖梅皜冬素山篁團故綠敞牕迎遠心緬閑  
寄孤躅玲瓏投廓洞峭崿下空曲法館展虛綴迭  
覽皆妙屬討顏佇茲開賞心於此足嶧豁宜考槃  
期當寓清築

自石屋洞至法相寺一首

性分各有極修意江海探藥仍景臺顓老迺希  
向披情樂林草夙駕遨雲嶂陽岫方緬觀陰崖載  
虧望壁闕時悚怖洞闔恣登降覺路馳訪蹤開士

禮跌相形忘躬有蛻理止神非喪承泉代綬汲託  
基排壘初安道志豈渝興公懷自亮沉冥常內足  
高寄無所讓

竝南峯後攀風篁嶺酌龍井泉覽神運片雲

二石一首

旭輿綠金灘晨塢采綠闕寥閭靈異鄉荒助遜淪  
敞穹林隱天崇紆澗灑流折巾屨都澹清耳目亦  
瑩澈嶠升攬英顥萃止軼埃壘風篁佇新鬱龍泉  
飲古漑蕭樓始一躋妙石得雙閣霄中仙掌抗霞  
裏片雲揭跡閱丹鯉藏事往銀簡滅恨不總羲轡

才集卷之七

八

處此玩恬悅

發潮音樓峻崖西越永清塢獅子峯上一首

晞阻謂有窮訊高云可達翦削何當上冥昧且茲  
發天表旣排度山野遂侈闢新禪宅窈窕古隘際  
閭闔松莽非人寧芝秀有真撥聳崖愕四矯潮江  
貽兩匝緯帶萬吟殊煙雲千里合歸乘中谷風蕭  
條感林颯

出谷口循澗歷三竺寺經神尼舍利塔觀飛

來峯諸洞一首

將將降山口迴迴厲澗潯連絡五峯奧綴抱三竺

林閒清履化國脫落諷寶音都泯塵惑相拭寫纏  
倒心頭陀邁玄侶子苦寓丹岑巖扉瞬爾隔洞府  
條在臨外擁壘拆裂中虛啓委深琇牕非斲設宵  
異豈端尋卽睠宛光怪歷佇駭森陰信矣仙靈治  
故非世所任

上北高峯頂四覽從靈隱山下憩韜光菴深

處一首

半陟神已慄極振目逾眩分野炤可指山雲詎能  
辨藩周縣界絡江末海光見松表颺叫清崖間羽  
樓宴東月已吐暉西驪將隕絢創觀世可遺薄返

才集卷之七

九

情猶眷翠微構翳隱初春沃葱蒨餐霞晒他晚遜  
谷矜我先物軌諒有齊意適無所羨逍遙嗣永言  
抒心布笏彥

東昌途詠一首

程雲歷縣邈傳河沂盤折歸思日搖蕩芳樹轉層  
疊繡羽異園聞鮮萸豈欄檻所翫非故鄉馳心詎  
可歇來方季裘寒旋已齊執熱車龍促前岑鏡鳳  
長新雪理藥無端倪循膚有痒竭雖御金樽酒不  
解迴腸結

七級河舟阻一首



坎役遘頽塞流迴多阨緩河伯斷騰湧雨師罷零  
沍積啓次蘭舸淹晨滯雕編紅日坐東暮丹霞屢  
鋪斂旅月漸以移鄉雲彌覺遠歡樽不成醉勞歌  
徒自遣尺波豈龍旋鱗沫但鯢淺水德失靈長川  
濟歸遲蹇將同井鮒涸何異呂梁險輕鳥慕飛翩  
芳鷗羨游衍狹道入乾沒畏途在軒冕逍遙白駒  
谷還哉矢高偃

贈叔禾憲使田子一首

懷風道曠應詠性和恒寡遐鳳擊霄萬細鷄玩蓬  
下作軌方杳迷天府吐炫假之子振擣藻揚賴排

不才集卷七

衆冶絳冕效貞矢山水有清寫儀吉光漸鴻杓遠  
銷害馬懸遲迨頑薄旌履疾衡野伯琴感初揮嵇  
林悅新把眇眇言驚玄彬彬意凌雅永好在報章  
援翰此欣灑

金昌亭宵集贈別張維靜田汝成二方伯一首

首

經時貴虛館河上理章素外身謝有營洞物寡所  
慕惟颺冽已寒林曦暖當暮車馬歛云集蓬蒿睎  
情故出郭展報悰遵艫投訪步舊倚叔夜看新交  
巨源傾蕭杓暢同披殊談款競赴舉觴戀觀懷鳴

琴念征路明發當雲分中宵慨星聚芳意諒有諧  
存此慰離悵

贈杭郡太守李端甫一首

孔學紛以湮吏道鮮清朗羣生冀休和符守待仁  
長李子建南麾魯風振遐響廉躬若置水愷德展  
葦杖爲邦曰伊始雨露已云廣黃鳳當集多張麥  
行岐兩鄙予臥中林善治夙希想逢此茂草末意  
屬欽明上締交卽矜悅抒論每心賞蘊協欬若蘭  
中孚道胥獎聖理誠坦堦王政故反掌願言崇久  
要鴻化在瞻仰

不才集卷七

道山亭宴集答贈郭郡博一首

朱夏紀蕤候山潭競暉朗陽林颯華滋景颺泛和  
響緣情引高集卽睎寓遐賞醺燕雖舉新欸眷良  
在往以予浹晨駕慰子三秋想衷契杓有悅言同  
意彌廣介豫貞竝吉搗謙道胥獎明德展光觀蘭  
樽故淹饗方堪秀雲攬忽迨初月上醉歸何能賦  
畢日御遊鞅

賦得白鹿洞送職方盧師陳江西校文還

朝一首

詠真古靈區岩嶙奠彭壤洞闢涵幽虛岡崇聯嶂

嶙七匡託霞蹤二李稅雲鞅調鹿有神泉瞻鳳在  
珍幌國庠聲唐建學院由宋昉聚彥理金匱爲宮  
耀銀榜朱賦遐澤流呂記高山仰 昭代崇曩轍  
名紳振前響盧君茂苑英鸞騰鳳樓上衡才抱綸  
命清秋肅南舫珪壁登水鏡驛駟盡賢網事竣戒  
旋復心勞慙盤賞星子浮華輿五峯駐徂兩重巒  
入迴合揚瀾眺滉漭循澗玉膏溢探嶺瑤花長貫  
道蘿門清禮聖孤殿敞纓梁釋煩襟杯池動玄想  
旣悅討仙嶠况喜裁吾黨羣賢拱師哲茲樂寧外  
獎

送張吏部北上一首

薄遊山水都遽子玄朗器雖止攜把間矯接鳳鸞  
意高矜挹彌冲淵談暢曷匱蘭蕙存素交緬藻緬  
清寄振翼漸光朝握鑒佐衡治茂綸協要舉叔則  
肇芳譽始秋理瑤鶴中吳展華覲當岐發眷想興  
詩抒離思

送王與齡郡推部擢北上一首

梁噫託高廡臺鑿棲巍嶽方秉任卿節遂枉龐參  
輦嚴能有強擊仁猷競芳闡中正絕輦轆耿礪謝  
金酒神標抗威明善濟協恩遠四佐良守澤一理

赤藩典蒼兆慰喜蔭天衡擢奇選南別春羽交北  
遵夏雲展求蘭狹辰秀從鳳密英雋絲繩效忠蒼  
哲門履清踐征翼不可攀穆如贈江錢

開元寺禮二佛一首

雙林感傳士七池景劉賢超最闡王銘彌穆抒扣  
篇前英昭厲拔後業警縛綿沈掉排兩情光朗徹  
萬邊迷雲慧矜開世網耀目捐赤畧無遲鏡綠楊  
有新烟言投遠公侶湛意坦址前高緇集寶樹靈  
會啓上詮稽匝殊妙尊懺謝劫累愆賁園抗清步  
咸舌吐勝宣羣相不靡懷金津亮此褰

贈慈舟禪師覽藏一首

台宗久岑落糠粃渺金口賢釋欽緬風展貝宴林  
藪義外靡魚兔璞間卽瑤玖揀馭徒迷方庶幾澤  
灰朽

五嶽山人集卷第七

五嶽山人集卷第八

吳郡黃省曾著

五言古詩六十三首

春日田園言懷三首

田廬動春色墟里連鷄聲啓戶見旭日銜杯解朝  
醒桃花倚牕開戴勝桑間鳴素烟泛新柳青山列  
虛檻蘭蕙難久芳皓月不常盈百年若流電胡爲  
而屏營

草木相凋謝春秋促年齡飛纓與白衣同一銷其  
形四皓乃天士紫芝輕漢庭王孫儋人爵終焉服

五嶽山人集卷八

青萍予觀干祿者後今俱未停誰能江海上浩然  
獨揚舲

玉衡指春暮鵲鳴以時此鳥自何來棲我綠楊  
枝蕙蘭華滋發愴惻朱顏移海內誰不逝予衰亦  
何悲

秋夜醉起言志七首

秋月如有心林間忽招尋清輝不忍去徘徊松桂  
深我當角宿藏對之彈素琴洋洋五絃動高樹翻  
寒禽曲散碧空杳千巖流水音

開軒延碧山勸爾一杯酒嗟我前壚人焉能對之

久白雲飛古今日日蒼空有蒼空雲茫茫碧山情  
未忘借問孤鳴鳥胡爲集春桑天逝滄海日鏡留  
綠髮霜白髮不肯去羞看桃李芳

陶令抱寸心浩然醉中過形影雖杳滅心在余能  
歌情繫好爵薄志懷黃虞多秋菊適盈把南山忽  
嵯峨白衣爾何人送酒至雲蘿委身於宇宙日月  
其柰何

門前桃李樹誰使三春花白日動鳥雀時雨高桑  
麻幽牕晚來坐忽滿青山霞一朝齒髮暮冉冉歸  
泥沙寄語華堂客富貴何足誇

五嶽山人集卷八

海雲泛五色燦燦錦綺張託輝於高天流影結中  
堂我醉對之醒忽然懷羲皇世遠不可覩吳空猶  
蒼蒼蒼蒼何時歇靈曜遍懸光今日松桂枝後人  
玩其芳我意過宇宙形影任短長

乾坤雖無窮皆非我歲月寓形疾流電歟然雲中  
滅園綺沒南山至今空芝蕨誰能留朱顏不隨秋  
蘭歇素筆生悲歌歌罷綠酒歇

桃花解春開鴈亦識秋鳴不知三五時兔魄胡爲  
盈江海結黃土何代無人耕人生果何來沒也又  
何征歟忽自可哀誰能戀空名

桃花詞一首

不謂桃花繁不言桃葉深所願桃結實不負春皇  
心蘭雲亦易晚白日何駸駸天事那可期倏忽逢  
沉霖坐令花前叟嘆息彈瑤琴

除日言懷一首

大地已春轉今朝歲為除綠酒樽屢空清霜鏡何  
餘自隱吳宮前十載芳蘿居節抱齊魯連辭探楚  
三閭千金賦不買當壚困相如囊無一文錢徒誦  
萬卷書蕭條揚雄宅頗有問字車昨解學士鴈今  
剖英王魚四海雄豪人投劄問草廬鳳覽不可縛  
鴻情詎能羈九州一何隘丈夫氣安舒嘆息成煙  
虹浩蕩橫高虛時著白綸巾遠駕藍田輿明月來  
青山流輝特歡予手持七斗劍身披紫霞裾人生  
不得意去去渭川漁

遣興一首

黃鶴不得意來棲珠樹中仙嶠隱光輝萬里空天  
風威鳳相追隨弄影扶桑紅謝爾塵囂子高飛安  
可同

往冬母氏奄棄大司馬原明湛公釐守南都

遣昔弔慰感激成篇一首

何平白首慕張景在孺惻母子本天愛哀毀何足  
論自從往冬來抱疚閉文園綠酒不能御強勉進  
麋餐膚末向柴稿僅爾載營魂誰能問窮巷風木  
自晨昏司馬青雲上千里使相存灑涕扣靈席詔  
我泉下萱華燈炳清慕肯醴上虛尊

少宗伯崔公子鍾致書幣香儀弔慰志感一首

崔公邈鄴臺黃生寄吳壤未瞻瓊瑤色嘗接鴻鴈  
響丈夫意氣合四海卽吾黨豈曰形面交共以心  
期賞歲闌擢南服煌煌宗伯長聞之怡我矜謂當  
驅車訪人事懊不齊母氏去慈養哀廬無酬荅書  
扇有啼愴公良悼此戚儀物賁堂愧弔言何殷勤  
長跪啓靈爽葬有千里會此誼古賢上永抱刻骨  
情耿以佩誠饗

讀陶淵明詩述懷七首

弱齡讀其詩如詠國風歌綠情去雕飾崢嶸障顏  
波每展襟情悅宛爾挹藤蘿神契猶旦夕千載何  
足多今茲邇言旨道在顏閔科欲論知音人抒藻  
寫巖阿

陶公臥柴桑人謂隱者流尚友予品之乃是夔龍

儔生也逢不辰版築謝形求紫鳳雖銜書豈與燕  
雀遊出處鏡宣尼聖矩自昭由潔身遠氛世匪曰  
斗酒謀長抱無風雲梁甫寫悲謳雖云死饑餓孔  
樂亦已酬

治亂天宰之君臣晤良難皇皇宜尼叟車席迄無  
樂徒然夢周公淒惻鼓銜蘭士生而不遇賢聖靡  
不嘆永言有今古結調俱辛酸予也偶茲懷又復  
揚其淵悲來易可已神至固無端已附青雲翼何  
必愧龍盤

牛刀試小邑匆匆賦歸來風波競遠已何惜饑凍

不盡人集

五

懷運命逢奇坎攸往諒必乖一稔且難獲安能際  
鹽梅文王久不作後車願已灰甘心以空輿千金  
捐草萊天道謂之何無聊良可哀拭袂沾麒麟虛  
爾王佐才

憂來不能御虛鼎竭所斟臨軒把遺篇陶陶暢遠  
襟有吐悉高度何謹非素心茅齋一再詠清風生  
我林但恨無綠酒遂以寫雕琴

茫茫大宇內幽懷罕所同求之竹帛間賴有潯陽  
翁翳宅惟蓬蒿掛壁僅絲桐舉火雖常乏君子固  
其窮丈夫苟不遇蓬壘播貞風豈以六尺軀貧賤

顧憂冲龍德但無瑕朝聞夕可終

陋巷絕投贈朱門多餽遺軒冕世所隆聖賢久相  
嗤淵明受饑迫出門無所之嗟彼惡木陰寧足蔭  
其軀漂母者何人殷勤在瑤詞黃金等山嶽臨沒  
誰當持豈若茲主人炳有千秋垂

臥病詠懷九首

相彼同生人時芳共俄傾榮枯雖不齊均此素秋  
頌貴賤何必殊執之無留影所以達觀流彭殤歸  
一軫騎人何好好風波冒揮騁金玉靡有厭冥酣  
溺無醒大期一朝來何炎不銷燼禍生自為胎頽

不盡人集

本

名誰與拯所貴素心者逍遙寄肱枕旦夕無怔營  
安安臥林境

古人負高蘊舉世無知已抒懷托微吟千載待其  
侶我今洞諒之黃泉不可起神情既潛會嘆息曷  
容止蒼天指為正何必同堂語

相彼萬喙息其生各自謀人也有百需安得謝營  
求數畝負郭田躬耕力鋤耒妻孥免餽糠我願亦  
已酬嗟此蒲柳軀安勝千歲憂聊隨草木榮欣欣  
樂中丘短長俱一盡勞勞徒控留占稱鶴上人誰  
當觀遨遊鼓瑟不為歡令人哂蟬嘶

太鈞無停運義車有急節衡門四時流六馬駕輕  
轍方囑春園雲忽把夏林月觀水靡故瀾理鏡但  
新雪昨盛今不同暫滿尋爾缺試問墦塚間孰非  
豪華歟去年車馬人半已狐兔穴有酒斟酌之何  
能待動烈

窮達皆偶然智巧非所期世人經營之謂可取而  
攜論圖讎構讎迫死竟沉迷舉國皆若狂安分抑  
何稀君子履其常恒以天命持所遇卽成歡晏然  
在閒居銖毫豈能益貽之不復疑飛蓬與流萍隨  
風順所棲朱博踰台鼎邾生有愧辭翰音實不從  
妖孽自來欺所貴從吾好此訓心耿如

常覽肥遁蹤思與古賢對其骨夕已塵忉忉念蘿  
薜竹帛有遺言昭茲託衷肺超超詣玄表混混皆  
雅致誦言若耳聆儼成金蘭會日久酣此中庶幾  
永神契

緬彼林中賢曠達自高伍荷鍾命追隨云死便埋  
我聽言若狂矯此道足旁午世間紅顏子誰謝岱  
遵苦珠玉錮重泉均之化黃土鼎鼎北邱丘發掘  
不可數秦漢酷侈營民勞竟何補王孫貴躋葬庶  
幾返隆古

生年本無根脩短不可期骸軀豈恒執自有冥宰  
樞六椿何勞艷崑崙亦奚悲委順元化中蕩蕩不  
懷疑天地爲一朝萬載果須臾去日倘終盡來者  
奚爲餘卽事便成歡毋迷願外岐

日出茅宇紅披衣而抖擻今晨又成朝昨夕已陳  
朽衆鳥凌旭飛黃鸝鳴其友好音散幽空交交歷  
芳柳時疏亦紫敷薄采薦嘉酒且盡康酌娛此形  
聊喜有鋪糜戒山妻握粟出空缶爲我烹設之相  
呼待鄰叟

病體畏寒仲夏之月續衣未舍一雨初霽欣

然就曝簷下時逢饑歲百憂入懷俯仰候  
物率爾詠言四首

時雨暖初霽中園交飛鳥蝴蝶相參差翩翩滿芳  
草萬物各有適予無好懷抱哀疚纏綿之膚顏成  
瘠稿炎天尚挾纒就日若冬煥同齡多綠髮殷憂  
獨先老枕榻違歡悵時一弄文藻前路非我繁蔬  
糜聊自保

人生皆有化在昔固皆然此形本所無安得冀常  
堅覽彼架上書陳久古聖賢不復覩其人千載把  
遺編內有膏粱子聲迹俱寥然嗟我苦節士饑餒

想當年有道不獲申無由扣蒼天賴此不朽名可  
以慰黃泉

鵲雖殊分所饗各有涯天道無涼厚人事自盈  
虛盜跖宜滿堂曾顏寧得餘匪彼金錢子是乃聖  
賢儒結髮羅細典詠覽孔氏書豈惟玩英華寔以  
詠其腴富貴如浮雲雅抱在宣尼饑寒豈不畏所  
志良有殊

居貧展不易絕糧誠苦辛陶生困潯陽孔子饑在  
陳豐年恒無歲况復遭災迤生民茹青草予猶涸  
水鱗茫茫行路者誰可託交親舉口欲告之誦言

木森文集

九

竟迴逡君子有周急此義久不申藜藿猶可採且  
以給昏晨

讀唐沈既濟黃梁夢記感述一首

昔聞呂岩者玉書授靈寶谷神遂不死驟驚紫霞  
島天風吹周遊醉酒邯鄲道邂逅逢盧生涸魚嘆  
枯槁臥之通中枕一夢卽榮好娶得如花人龍樓  
致身早簪彤鼎寶和推轂攬捨掃歷位宗袞尊俄  
頃至衰老紅日薄桑榆藏舟九泉杳黃梁炊不熟  
倏忽百年了覺來竟虛無覓之無可討依然跨青  
駒春田踏芳草浮生咸若茲騰轉似過烏富貴相

傾奪腐鼠爭自保但爲鬼錄人長夜不復曉不如  
委元化寸心勿縈擾虧盈皆自然進退非拙巧鵲  
鷗同逍遙萬物一何小寄語華堂子安足浪歡惱

去年夏四月母氏安恬高拱仲冬一日奄然  
永逝號踴侵尋遂成羸疾肌膚槁削衰杖  
不禁四月十九日聊以枯筆抒抱潛然不  
知成詠一首

往歲夏清和母氏在我堂山妻奉肴黍兒女繞成  
行怡然啓慈顏歡樂殊未央風木遽來催人命展  
朝霜音容竟長訣寫影掛帷房虛無瞻仰之哀至

木森文集

十

自悲傷時物次第生我母不復嘗旨酒雖盈薦安  
得舉此觴生存缺鼎養死慕徒沾裳

悼婦篇一首

憶昔穉齡時婉孌在母傍嬉戲太無賴日讀書百  
行我祖長安歸新謝尚書郎愛我弄提攜常侍樓  
中央蒼顏承緒言口口應答將祖歡謂我父成則  
不可量何不選高門窈窕與顏頤父荅吾祖言婚  
姻久較商東家有女子金玉紛縱橫家無讀書士  
四德恐不臧西家有女子貴列八座行勢焰可薰  
天他日傲姑嫜獨有俞家女世族故所詳司寇乃

厥祖紫極效勤王耽耽衛帝居名在竹帛揚內修  
清且潔其母蔡氏娘年與孫齊埒相閱况相當不  
敢自擅主請問大人行吾祖荅父言汝謀良已長  
便可納釵釵嬾婉定其祥由此附絲蘿十八登我  
堂是時正月五戶戶懸燈光繡帳榮流蘇芳褥累  
華牀四斜毼文格疊勝睽需瞻雕彩流杯渠垂帖  
何輝煌廚箱綺幕帶皆繡雙鴛鴦錦衾二十四面  
裏色俱陽鷗鵠琥珀枕氤氲鬱金香玉珮鳴珊珊  
合衾宴蘭房上服翡翠衣下曳孔雀裳髻戴鳳翹  
冠耳耀明珠璫佳時締偕老琴瑟翕而張三朝謁  
祖廟姑舅奉茶湯儀止何安徐淑性且柔良父母  
喜相謂新婦不尋常由今占後來吾門當吉昌十  
九生一女二十得男兒乳媼失料理婦自懷懷之  
嬰少多病患癰瘍兼瘡癰吾婦多辛苦憂煎無間  
時蓬首垢形容極穢不得離曉腹至明燈晚抱迨  
晨雞兒啼婦不寧兒妥乃歡愉寸寸手中長宛至  
諷典書吾年日以邁吾家日以衰父母令分爨別  
各舉烟炊婦乃司中饋種種各有規磨給尊卑饗  
方敢食其餘惜米白玉粒視薪珊瑚枝躬理爨與  
麻粗帛當擔倫吾志樂交游終日集冠裾俎豆出

紛紜烹治適其宜傳觴或淹久未嘗有告疲吾友  
歸萬里途窮無費貲吾與婦謀言遂解絳羅襦吾  
言友構疾求藥嘆囊虛婦脫金戒指一雙俾我遺  
吾婦常致詞勞瘁不敢辭倘子在青雲願勿相捐  
違吾與吾婦言貧有古人師梁鴻及孟光閉戶同  
鋪糜達則又望子令德助僂僂譬彼比翼鳥無地  
不登棲寧知遭阨運踈跼為老儒日把魯叟經淪  
落坐茅茨有時對鸞鏡慨昔朱顏移吾婦來慰言  
君子何不思人生如驚電揣控有幾時當樂不為  
樂日月不我遲自我入子門見子但勤劬筭無五  
銖錢架有萬卷書晨暮不昂首寒煖未揚眉冬鑪  
不得蕪暑扇不暇揮握筆撰文章秩秩動聲與公  
卿竝來顧車馬問繩樞英俊相尋遊騏驎同所歸  
子名非不揚奈何命祿奇何不順蒼天高隱蘇臺  
隅子時荅婦語子言誠令圖豈固樂塵埃父母恐  
不怕屈意承親志低首事踰趨抗念猿鶴間他人  
安得知有時謝汚辱灑然清冷居有子同襟者何  
殊老萊妻攜手向青山終乘白鹿車此願良未遂  
光陰迅奔駒女有婉婉德年紀又當并吾婦向我  
言可以應于歸昔日嫁時裝髻飾悉與之桃夭忽



以及母女泣相持膝下娛提挈愛如掌中珠一朝  
遠父母不得留中閨雖云咫尺間勿道非生離女  
歸固以時家禍忽來茲丙載喪我父草草迫桑榆  
五內痛崩裂哀恨何時舒妾子名玄齡聰慧實所  
希一月在婦懷婦愛如親兒鞠育至三歲短促天  
而徂臨逝遺我婦雙雙橘荔枝婦痛幼兒亡飲食  
但悲思纏綿生疴疾藥餌僅支持膚革轉銷亡肌  
貌漸黃萎經歲牀榻間惟有悲嘆吁吾兒心皇急  
匍匐治方醫時工無扁鵲療劑謬差迷一日婦回  
我哀哀吐悲言自昔嫁郎君望子第高官妾得被

木齋先生集

卷

榮華白髮共愉歡誰期辰安在與子守困寒禪構  
聊蔽掩糟糠亦不厭富貴不能待今當逝黃泉言  
訖淚如霰相對涕漣漣又謂有男兒子教為諸生  
今年已弱冠曩聘顧氏婚早速完室耦迨我尚生  
存旬月如可延庶伴一寒暄無令不得面抱恨向  
幽冥予因舉其儀新婦要在門扶羸起往來慈撫  
殷復敦踰冬及春暮疾勢劇愈增含悽問予言謂  
命不可度我死歸重淵誰當理家務子不素閑習  
安知斗筭數內事無統紀異日當念我瑤閨不可  
虛願子早他娶獨有兒與婦前晚恐不顧子其慎

看待慰我在丘土吾答吾婦言汝且勿作苦若果  
朝露先吾必不相負皇天照鑒之言罷淚如雨侵  
尋至仲夏佳辰過端午初十婦之誕強起梳髮縷  
婿女及男婦兩兩獻饌履吾與竝受之酌言祝黃  
耆吾婦酒不勝勸飲一半口荏苒又旬餘神懌諒  
不久上與吾母訣言言愧箕箒自到我姑門不能  
事甘滄娶婦本防老至老不得有嗚咽作哀啼尋  
復呼外母生女冀送死凋零隨蒲柳女道不得終  
死恨心不朽下與吾兒訣未言淚珠溜養汝受萬  
辛期見掛組綬鬼錄來催迫不復為汝母言言弗

木齋先生集

卷

能再腸斷如割割六月朔之夕進粥猶小缶漏鼓  
及二更炎天移北斗婦稱心痛急起坐雙陸用呼  
我倚牀簀死別執子手目瞪不得言兒女泣環寸  
予泣謂婦言母苦戀纏糾兒女子愛憐子勿顧身  
後婦猶耳聽之向我再點首奄然竟長寂遷次置  
前牖骨肉哭喧喧卽木時在酉吾兒慟欲盡擗踴  
厥倒仆吾謂吾兒言尚當念汝父吾母把靈衣皓  
髮哭旋走平生言笑堂張帷奠題柩兒女焚紙錢  
再哭再復抖一七悲奈何七七轉眼過秋風吹素  
幃莽莽雲崔嵬遊塵棲延几冒汝舊綺羅我自他

鄉歸空牀悄垂綬有語向誰陳玉顏不可呼豈獨  
象單單形影何太孤有肴不在盤有酒不在壺臨  
御不能餐宛對又虛無夢寐雖見之寤言不得俱  
黯慘日銷魂淚盡血已枯援毫寫悲哀聲聲達泉  
途哀長故難宣不得竟此歌

效陶淵明讀山海經二十四首

越客對劉駭胡人見布疑鸞鳳豈常鳥若木非凡  
枝網彼八方外國人安謂奇拘拘海內客井甃局  
所知瑰儒雅莫信郭生寧不悲

民人遍巢穴洪水溢唐虞大禹是隨山四嶽與之

不森山人集

十五

俱周流於八極昔罕到舟輿奇物固明紀神跡紛  
紛書是爲山海經流傳在中都

閭闔軒轅國窮山北逶迤所欲當自從甘露民飲  
之鸞歌發嘉韻鳳舞振芳儀蛇丘何繚繞射者畏  
西窺

觀彼相柳氏九首食九山一有所抵厥谿澤流潺  
潺貪暴欲難饜禹誅惡其好世有同調客前聖不  
復還

湯谷水淫濤扶桑何陸離九日居其下一日懸上  
枝控弦鳥落羽竊想唐堯時迭運燭九陰大第浴

咸池

結句蟲爲蛇蛇復號爲魚一物互反覆彼此稱名  
殊何況微與箕商紂不爲愚崇侯乃聖賢天士嗟  
以吁

亭亭三珠樹赤水何芳菲翩翩比翼鳥南山相與  
飛青天矯修羽綠栢挂明璣羽民與厭火始得瞻  
光輝

渴飲赤泉水饑採員丘樹不死爾何民白髮非所  
懼控揣移千春視之若朝暮胡獨神州中人命比  
晞露

不森山人集

十六

第鬱流波山流波浮東海黃帝得蒼靈爲鼓幾千  
載振概威四方煥然生風采帝去鼓聲息沉吟世  
移改

國邑有大繇康莊行猾裏海內揚戈兵鳧溪下鹿  
臺宛彼鵠鳥鳴賢豪逐草萊鼎沸固有自放士真  
堪哀

湯湯復沸沸是謂玉膏源黃帝食崋山登龍已孤  
騫周游丹木上道成笑不言焉得餐黃華使我清  
心魂

欽鴟變嵯嵯虎爪爲大鸚鼓死與之俱化鵠音如

鸛鷀矣爾莫暴鸛哉爾莫酷若有崑崙心帝無鍾

### 山戮

簪釜羣玉山是爲王母居蓬髮而豹尾長嘯山之  
隅白雲在遙天昔旋穆王車鼓簫復吹笙高歌悲  
去予

槐江已西上平閣復南望魂岷嶓氣熊熊下都  
光英招奮羽翰四海周翱翔倏忽至崧土寧有道  
路長彌節清淫流戲玩若水芳銘迹紀功德恨不  
及周王

國邑多狡客白日行旅狡狙詐復饕餮君子胡可

木末

留予欲舍之去夫椒誠故丘所食無儵魚何以已

### 吾憂

百神觴帝臺忽然鼓鍾來飄風使先驅凍雨清塵  
埃旌蓋何纒屬天門爲之開稅駕仙山上歡然醉  
玉杯

洞庭有二女綽約戲中洲朝爲沅澧行暮作瀟湘  
游亭亭素月夕嫋嫋金風秋愴然江臯望佩聲何  
處求

葳蕤三青鳥取食饕王母嵒嵒三危山何復棲其  
首鴟鳥不足羣微個非所友春從戴勝人千春在

### 前後

豈知東海流水石不可堙徘徊西山側來往空傷  
神瘠口功不就填之已千春寄言精衛鳥柰何此  
洪津

少昊息甘山於此棄琴瑟羲和浮甘淵朝朝弄紅  
日將升明星上運轉送之出始自八極張神化安  
可述

珥蛇乘兩龍名曰夏后開而以三嬪上竊得九歌  
來清吟動天穆妙舞獨徘徊遙望大荒內須搖真  
可哀

木末

帝俊仙丘外青青開竹林阿那三桑好灝灝封淵  
深鸞凰河水舞青鳥衛山吟焉得贏粮往宿留一

### 披襟

耕父爾何神常游清冷淵窮宙亦如此豐山無歲  
年九鍾知霜鳴感應出自然茲理詎可測何有於  
聖賢

青要更南望禹父化殫渚而彼羽淵濱黃熊何處  
所吳刀雖可傷致之實由汝息壤填波濤胡不待  
帝旨

至錢塘江懷嚴光一首

物色訪客星羊裘下玄纁齊國一男子牀褥進北  
軍鼎足怒王霸狂奴哂漢君金根至其館龍旆何  
續紛寸心學巢父洗耳謝放勳咄咄呼子陵道舊  
至宵分故人加腹去富春自耕耘一時棄軒冕千  
載留清氛我到錢塘上徘徊釣澤雲

五嶽山人集卷第八

五嶽山人集卷第八

五

五嶽山人集卷第九

七言古詩四十九首

吳郡黃省曾著

東門行一首

出東門旭日皎皎秋陽在高天不復照芳草人生  
無根蒂安得免衰老解一紅顏不回壯心未已濟海  
無洪梁登天無高羽安能隨腐英無言而滅死解二  
欲歷五嶽舒煩紆平明秣馬妻子牽裾胡為遠行  
遊饑渴誰與知不如與君閉戶同棲遲解三太公居  
渭濱皓首無遷移巢由相牧犢終身穎與箕聖賢  
貴適意黃屋何足希願子留故鄉何庸遠行為解四

西門行一首

出西門望頽陽飄景漸墮辭高蒼生年那復得父  
長解一陳美酒樂以康彈絲理曲坐高堂富貴何為  
旦夕煎心腸解二人言蜉蝣莫不愴以悲人言朝菌  
莫不愴以悲倏然人生倏然人死與死同歸嬉戲  
為童兒玉貌忽以摧何用營營自苦早衰解三明日  
下黃泉今夕不可知殞絕俄頃間長往誰與期妻  
子雖至親欲竝不得隨當樂且為樂不樂誠可嗤  
解四東家有高爵金玉凌高山伏辜於蠻方遐窺不

得還西家有豪俠美女羅千間放意窮娛樂王侯  
氣相干寧知昊天道惡盈而好謙怡然守蓬素沒  
齒心無慙五盜跖多黃金伯夷餓青薇烈士貴垂  
名何惜死與饑千秋百歲後誰能蔽光輝寄謝垂  
衣子操行宜勿虧六

繁舞歌一首

揮瑤杯弄玉繁反覆在手胡自安龍爲章鳳爲軒  
傍人視之心惻惻心惻惻考鐘鼓矐矐白日臨下  
土陽春一歸不復駐春不駐時難來枝凋葉落真  
可哀真可哀嗟以吁臨觴悞恨歎前除閭闔不開

難登玉臺欲訴上帝魂先摧騎白馬揚朱麾沐猴

而冠何所爲何所爲逐東波杯飛繁墮當奈何

塘上行一首

朝慕陽臺雲暮羨巫山雨朝雲猶得薦枕席錦衾  
鳳凋嗟獨處玉顏如花鑒明月長門綠苔不可滅  
夢中彷彿羊車來寤起心肝摧斷絕環姿瑋態耀  
綺牕繡衣袿服盛文章婉若游龍乘雲翔嗚呼不  
得侍君傍魯日返舍秦雲不飛妾腸已斷君心未  
回朱戶幾攜鸞鏡泣春風長繞玉階啼玉階翩翩  
逐雙燕蘭時同宿昭陽殿不似龍顏從未攀年年

歲歲能相見

公無渡河一首

公無渡河河流湯湯萬里揚波蛟龍吼風穹龜駕  
雨碧浪吹差幾何不倬橈輟席與汀鷗以迴息茫  
然披髮竟觸湍而攜壺萍翻漚沒在頃刻蛾眉畢  
力悲長呼長呼向天公不歸那思桃李爭光輝投  
身赴公心敢違萬古羞殺湘江妃室家一朝作飄  
瓦世途險巇骨橫野如何翩翩紈綺兒雲霄騎虎  
不得下鐘殘漏盡運既徂黃金不守泐空灑

當子渝新福歌一首

高皇奮淮潰掃胡氛昊天眷命氣色皆龍文中原

逐鹿憂哉勤樹鴻勳昭明三光和氣氤氲黃圖何  
壯麗綠海皆來賓鳳凰至止麒麟咸臻

當弩渝新福歌一首

光華舜日爛熳堯雲照帝紫極覆帝彤庭左之禮  
造右之樂興神武龍飛海內康寧

當安臺新福歌一首

誅胡滅漢雪恥除兇作樂今赫赫揚奇功左秉威  
右執龍發以揚在宮中黃金束氣何雄萬載常雍  
雍

當行辭新福歌一首

東夷西戎蠻與狄金環耀耳紅羅抹額俯伏瑤階  
整整慄慄我祖按寶劍爰定八極 皇帝壽萬年  
海宇常清謐

惜日歌一首

今日日已去明日日復來誰將長繩係六龍使我  
紅顏常不摧芳花寂寂委綠苔吾人難免爲黃埃  
俎落不問帝王貴撒瑟豈管聖賢才軒轅几杖今  
安在漢家陵墓昔已開仲尼往時慟顏回後來亦  
悲泰山頽嗟余生長姑蘇臺不惜青錢釀酒杯攜

木子集卷之九

琴把釣五湖上醉來與日同徘徊

效陸士衡百年歌十首

一十時兩髦引兮垂玉顏嬉戲歌舞常踴躍仰視  
日月不知憐繡襦紈袴無憂煎折花鬪草陽春天  
高堂朱戶奈樂何高堂朱戶奈樂何

二十時爵弁戔戔乃三加童心已化道不賒車服  
燦麗志矜誇娶女盛飾如春華紅顏含笑似朝霞  
高堂朱戶奈樂何高堂朱戶奈樂何

三十時閒居家食情不安蓬室寤寐思彈冠一登  
玉殿在雲端綴文摘藻炳龍鶯紆青抱紫心所歡

高堂朱戶奈樂何高堂朱戶奈樂何

四十時履方砥節名譽揚二府九列共翔龍樓  
佳宴飛玉觴歸來意氣何洋洋豔妻愛子牽錦裳  
高堂朱戶奈樂何高堂朱戶奈樂何

五十時典章通習稱老成分符伏軾寄專城祇奉  
社稷司職勤不得丘壑怡性情所求竹帛垂令名  
高堂朱戶奈樂何高堂朱戶奈樂何

六十時玄眉綠鬢成秋霜時時覽鏡情自傷話言  
記憶頗易忘子孫紛紛儼成行六龍西飛不停光  
高堂朱戶奈樂何高堂朱戶奈樂何

木子集卷之九

五

七十時容顏憔悴體肉銷日久雙耳鳴嘈嘈延年  
無術心煩勞焉得再復爲兒曹摧頽豈可握旌旄  
高堂朱戶奈樂何高堂朱戶奈樂何

八十時喉乾唇焦筋力微戶庭玉趾難舉移轉輾  
無寐迫桑榆戚戚常恐泰山頽骸骨不久黃泉歸  
高堂朱戶奈樂何高堂朱戶奈樂何

九十時呻吟呼吸臥重茵百痛竝集苦難禁電光  
石火暫爾明撫牀囑付涕泗零泉下不可將黃金  
高堂朱戶奈樂何高堂朱戶奈樂何

百載時壽盈數極形神離棄捐華屋遺財資斷絕

人路運鬼谿奄然長逝永不回平生富貴空爾爲  
高堂朱戶奈樂何高堂朱戶奈樂何

江南弄一首

時人不識窺玉淵安知驪龍之所蟠風雲未來螭  
蟻且歡螭蟻苦之徒自勞忽翻飛嗤爾曹

龍笛曲一首

吳趨吳趨誰不聞造自泰伯迨延陵脫躡萬乘清  
風生清風生動寰宇黃鵠之心喜高舉

採蓮曲一首

淝淝納漢吞九江蒸雲敲霧出大荒澄哉蘭沼蓮  
花塘蓮花塘漾輕舟採蓮女揚清謳

鳳笙曲一首

王喬吹笙緱山頭青厓白日聲悠悠鳳凰之鳴感  
浮丘感浮丘上嵩高駐紅顏永無凋

採菱曲一首

霜來露至按輕艫水靈暫假江無波女兒爭唱採  
菱歌採菱歌響洲渚如花人兩相語

鞠歌行一首

北風來冰峨峨瑤臺玉馬顯摩厲唐虞不再歲易  
徂採薇採薇首陽歌良人何許臥雲蘿聖賢虛生

古來多紅顏倏忽將奈何設免置張烏羅麒麟紫  
鸞在山阿

吁嗟篇一首

南不談虎步客西不語虬髯人虬髯虎步笑紫宸  
手移日月垂千春曩時涼州日轡凌空行長驅遠  
馭來金城金城有客懷故里那堪閭闔喧鐘聲蟬  
蟬吟當秋熠燿待宵遊時來苾芻輩蟬籠亦得封  
公侯滄海轉眼爲桑田渤澥顧得會九川始皇悞  
留指鹿子秦庭皆爲沐猴冠扶蘇伏劍豈足惜白  
駒過隙且盡歡哀哀剝腹臣胡不爲宋普東里不  
羞傳東廡姬郎雉經寸心苦黑馬青龍喪厥家令  
人斷腸雪涕歌吁嗟

秋歌一首

金風鴻鴈鳴洞房溥溥玉露凝爲霜羅幃秋月揚  
輝光倏歡不來摧心腸滅燭解衣蕙蘭香翠被欲  
捲雙鴛鴦焉得握腕同肴觴

城中謠一首

城中好燕雀四海嗤鸞鳳城中好魚目明月無輝  
光城中好蓬蒿誰翫幽蘭芳君不見春秋之人棄  
魯叟鳳兮鳳兮笑楚狂蜚鴈去靈公在陳歌絕糧

又不見衆女嫉蛾眉三閭泣三湘聖賢委丘壑雨  
雪摧肝腸陽春待不至綠髮凋秋霜自古已皆然  
豈獨余悲傷

雞鳴高樹顛一首

雞鳴高樹顛聲繞羅幃前起視夜何其素月蒼穹  
圓人生少小輕歲年芳鬢一編不復玄逝如東流  
川盡若秋空烟卷衣出門歷海嶽願餐靈藥爲神  
仙黃山竝數百白日齊三千竦身綠雲中控鶴升  
九天揮手謝鄉國攬涕心茫然

六齡行效高適一首

六齡讀書近燈火垂髫開口談今古一畝鶯花不  
敢窺四時筆硯常辛苦早望青雲轉首生狂期金  
印揚眉取誰知坎壈三十年碌碌布衣猶拜俯後  
生坐見登紫庭耆舊紛看下黃土遠志從人笑鴻  
鵠高才悔殺誇鸚鵡世間富貴豈足論眼中離齷  
何須數荀卿邑邑不逢齊尼叟皇皇仍在魯身賤  
難辭官長輕數奇慣受庸人侮五湖烟水托妻子  
海上清名榮父母意氣吾凌霄漢高文章人比虹  
霓吐謝公曩昔起青山郭相當時發行伍只恐蛟  
龍學未成不愁他日無雲雨

少歲行一首

少歲英豪情跌宕閑跡狂歌隱青嶂兩屨常隨巢  
許傍寸心直到羲皇上每攀涼月夜峯登屢泛桃  
花春水漾一室惟懸短木牀四時只挂麻絺帳買  
釣無心稗子垂種田有酒山妻釀瑤草時時近玉  
簫白雲往往吹龍杖自愛盧遨八極遊世人莫識  
逍遙狀

醉後歌一首

西輝之日東復來扶桑芳枝幾時摧青丘一射九  
景頽魯陽揮戈六龍迴當年羲御今尚存不聞黃  
泉有人回後來萬古仍前積眼中四運何相催君  
看草木榮忽衰秋誰使之落春誰使之開世人茫  
茫究無始鴻濛溟滓空妄猜不如委身順元化一  
日倘在還銜杯

歲暮述志二首

山人儼儼胡爲爾白髮雄心未云已杖頭不掛五  
銖錢琴上惟懷一千里綠酒愁邀好月開長歌傲  
對高雲起明歲當尋五嶽遊安能鬱鬱常居此  
揚雄草玄閑環堵夜夜青藜徒自苦荒徑三條翳  
草萊仙經一帙披龍虎綵綬浮雲昔已看黃金北



斗何須數世務紛紛不可干寸心獨抱羲黃古

南軒燕會答周解元光宙一首

我從洪厓遊放浪逐雲海揚舠戾虞川蘭芳正堪  
采故交半零落青山不曾改周子國中秀文章邁  
流輩昔遵紫薇城高攀帝京桂軒冕如飈塵衡門  
抱年歲與余素同襟府奧早傾寫言敦竹林好仙  
丘托觴竿雙湖爲我吐澄鏡五雲似解披秋野王  
喬泛霄鳧挈酒度香陌彈琴化理閒亦欸天上客  
招邀及潛夫頗增薜蘿色余也聞清歌頻煩稱柰  
何皓月爾何心忽然生金波長空無片翳衆星羅  
高河酩酊七樹下函關想逾多生年若夢宛轉失  
展與蜉蝣競朝夕榮華富貴撇眼盡莫把清樽待  
來日

贈魏公子徐京一首

中山王孫居雲子浮雲同駐吳趨里翩翩逸氣干  
紫雲榮華不直東流水五陵之豪豈足交折節來  
尋江海士赤松笑閑穹窿山方平正隱干將市齊  
雲樓前傾蓋逢終日言談洗心耳別來幾時愁綠  
羅青鳥銜書下彤几高歌燦爛五色霞鸞龍迴薄  
蘇臺紙再三展讀知爾心昂藏常在蒼冥裏

贈阮將軍本常一首

憶昔攀逢龍鳳會帶礪河山誓金匱放馬長洲垺  
草碧洗兵震澤湖雲翠幾臨清瀨弄鷗絃每傍花  
林引鸞吹莫訝將軍有嘯歌春空海上無煙燧

西小湖在林屋洞天之巖石池畝許冬春不

竭蔡山人居其傍詩以贈之一首

翠壁高萬仞芙蓉搖太清絕頂開瑤池玉波常自  
盈咫尺日月華銀河與之并錦鯉漢間遊荷花天  
上生春風石髓流仙島紅顏服之不凋老我欲揚  
舠訪蔡經紫冥同拾金光草

朱來鳥歌一首

南方朱來鳥紺羽何翩翩蛾眉纖手啗玉屑春風  
銜花靈沼邊金華紙上心經傳萬迴泣笑詩百篇  
此水雙珠血滿川青牛赤虎太平年仙機莫識玄  
中玄倉卒鸞輿幸奉天君王玉殿斬後倪寶劍白  
日生蒼烟數尺光明黃屋前琥珀匣碎君恩全蛇  
不爲龍鼠非虎田父之語非徒然漢高墮筭在彭  
原鄭侯火迫真堪憐

上皇北狩歌一首

正統己巳北出師居庸關外駐龍車萬里清霜嚴

警蹕千山紅日照旌旗驚雷奔電動天地土木狼  
山胡馬嘶猶如漢高白登圍誰似陳平復出奇倒  
戈敗將泣紫陌盡說天子無歸期百官出涕灑  
雙闕六宮日夜愁蛾眉王竑意氣凌秀實馬順碎  
首汚丹墀 邨王晏然登大寶 英宗凜凜胡風  
吹伯顏稽首盡臣節也先獨識龍鳳姿胡笳吹渡  
百海子天涯渺渺將何之紫塞驚瞻蘇武廟黃雲  
愁拂李陵碑君王忽憶宮中樂玉筋雙流路遼邈  
夜夜哀絃抱足眠君臣魚水恩相託他年刻木南  
來書此功堪表麒麟閣匈奴萬騎屯長陵宮牆之

木表以書

王

中肆焚掠武清鼓舞三軍氣司馬用兵如李郭紫  
荆關口鸞輿還三度 景皇猶不諾侍郎懷獻繡  
龍枕拜舞胡沙怨乖錯翰林檢討批逆鱗趙楊二  
子迎沙漠也先起舞彈琵琶戀餞行良不薄秋  
來 天子歸南宮萬國蒼生皆踴躍

郊外醉題嘲徐子一首

蘭塘翠苑春遊賒笑指平康賣酒家我把蘇臺一  
片月樽前照爾顏如花吳宮西子枉傾國綵雲已  
散歸塵沙紅粧對汝不銜酒徒看寶鏡生嗟嗟

石上菖蒲一首

金庭昔開夏禹冊聞道仙蒲有靈液移取蒼梧九  
節英種向青山一拳石嵩高真人掇紫花黃精丹  
桂不足誇吾將採服駐顏色去駕青龍羽蓋車

陽谷行一首

我聞大荒之東開陽谷千古芳菲耀扶木六龍騰  
御不暫停朝朝掛向枝頭浴靈氛霞氣飛清曉流  
波常泛三青鳥甘華不種還自生食之能使朱顏  
好茫茫仙家幾萬里包山之谷頗相擬虛明別有  
日月光幽深似隔桃源水金城王屋皆可通龍威  
丈人居此中赤書讀罷紫冥去蒼苔滿谷吹春風  
接輿落魄歌鳳凰東天日望蓬丘長麻姑若得雲  
車下携入玄洲不老鄉

木表以書

王

蘇臺篇送郡倅周仲仁之京一首

姑蘇山上高臺古翠壁金楣映歌舞西施化作綵  
雲飛空餘碧草生江滸江山不改吳苑開使君寥  
帷紫馬來錦席遙浮五湖棹仙輿屢上姑蘇臺黃  
堂撫字歡譔起荀羨買臣差足擬下榻平交有布  
衣盈門徒走看珠履平生讀書已萬卷少年作賦  
稱千里銷夏灣頭蓮欲芳金昌柳色婀娜長翩翩  
綵鷁向何處聞道雙幡趨未央朝天一日展驂驥

應報三年集鳳凰

友人宅聽琴一首

當時自聽龍子琴，鸞聲鶴調思不禁。  
江風泠泠山雨霽，我來榴花然竹林。  
飲酒何嫌落紅日，結交不論無黃金。  
酒酣拂拭七絃動，奏我淒清梁甫吟。

江行早眺言懷一首

春去夏來常水宿，蒼茫萬里看朱旭。  
山色遙開茂草碧，江流半是浮萍綠。  
誰辭龍臥傍塵埃，自笑鰲連釣溟曲。  
焉知足下無青雲，不見雙雙舉黃鵠。

白公堤送別一首

白公堤邊綠楊樹，北上行舟攀此去。  
拂送征人每不還，搖斜紅日留難駐。  
千古悲歌散紫雲，片時帆影迷江霧。  
莫向河梁愴別離，人生總是浮萍聚。

鐵瓶篇一首

仙人飄飄自何至，紺髮方瞳紫霞氣。  
金瓶貯酒醉枕之，玉山頽卧干將市。  
時人不識謂凡流，轉眼飛空那可求。  
鼓琴知坐白羊石，吹笛應還黃鶴樓。  
此瓶昔把玄丘去，至今猶記仙人處。  
吳王宮西碧草春，千年空自想鸞輪。

五嶽山人集卷第九

五嶽山人集卷第十

吳郡黃省曾著

七言古詩三十六首

送蔡子師古楚遊一首

蔡經蘇臺秀幽情，愛山水家近毛公壇。  
身居洞天裏，時時春風棹一舟。  
吳王勝跡皆探求，孤懷忽爾憶江漢。  
飄然特作襄陽遊，襄陽峴山青無改。  
輕裘緩帶人何在，古碑讀之不流淚。  
空云功德高四海，巍巍自有宇宙在。  
登賢眺聖俱塵埃，君留翠微襟抱開。  
飛觴搖筆何徘徊，清心復爲清潭賞。  
桃花不言映君舫，明月浴求弄珠女。  
錦波粼粼人已往，鹿門古城東昔居。  
龐德公亦有孟夫子，采藥欽高風乘興迴。  
艫金澗處朗吟白雲，何時去考槃石牀棲隱間。  
飛光獨照青巖樹，今爾尋蹤蹤踐心無窮。  
不見浩然子，徒看丹桂叢却笑紛紛。  
長安下朝朝馳踏動車馬，從來寧老軒冕中。  
選丘遶壑情何寡，予也憐君負逸調。  
襄陽名山復吟眺，歸來覽爾大堤作蘇臺把袂一長笑。

齊女門訪張叟留宴竹下一首

東吳張季鷹高懷寄林下，種竹成翠雲蘿態。  
色堪

把平生好醕酏何曾廢杯學借問醉何處習家池  
上頭雖云五湖濱宛對瀟湘流不覺人間有黃屋  
未嘗一日無清秋我來脫巾坐終夕開琴欲去還  
淹留

鳳凰臺歌送顧布政華玉之武林一首

鳳凰臺前動春草春風吹拂金陵道白鷺亭邊掛  
短楊清溪閣上啼芳鳥吳中顧榮如謝公東山抗  
步紅霞表花開綺岸延舉觴雲落清臆照揮灑去  
年予作秦淮客新秋梧桐漢樓碧秦淮浮我鸚鵡  
杯明月六龍齊下食江流東西別幾時帝爲蒼

本五集卷八

十一

生起安石仙舟過泊姑胥臺相逢談笑明星夕臨  
川悠悠送公去祖餞傾城垂柳處伐鼓揚旌適武  
林天涯悵望桃花樹飄飄揖謝鳳凰臺鳳凰青山  
湖上開鳳凰南飛五雲遠十一海郡皆春回行看  
振羽鳳樓上御苑應歌鳳鳥來

送施宗錫歸福州一首

花移北牕日竹灑南榮風雙燕語度水一蟬吟流  
空晉安施宜生別我吳城中因談三山秀問爾長  
春宮但云草木繁已無臺觀隆功名不值一杯水  
忽然使我懷莊公君平昔日於此地延年秘訣留

山翁飄飄今日拂衣去亦可巖壑求遺踪他年我  
作石門癡爾其待之降虎峯

送王子卿之金陵一首

憶遊武林時君家綠盃舉白雲如楊花拂灑紫空  
起高堂淒清彈錦絃我吟鮑照瑤臺篇逢君意氣  
卽傾倒別時幾載心茫然閉門偃臥吳宮邊花溪  
忽遘王猷船故人相對還相憐金陵去訪鳳臺跡  
三山眺落長江烟霜飛九月不堪客歸來願及春  
風前

送王兵部汝中之中都兼東蘇御史允吉一

本五集卷八

十一

首

秋霞宛送金陵棹暮雪重過赤門道已解停車問  
綠苔還憐採藥棲青嶠芳草王程別奈何征帆流  
鴈引長河淮南爲寄乘驄客念爾勞勞積夢多

元旦郊宴一首

春風一日吹郊柳平明走馬章臺口墟姬已有弄  
芳心遊子初開艷陽酒蛟龍何必霄漢圖黃金買  
醉且當歌人生莫把紅顏色空擲江頭東去波

觀郡國迎春一首

青陽淑氣迎青野絲仗朱軒鬪驕冶紅粉先垂燕

子廉俠兒早泛桃花馬去年春望闔閭官今歲相看人不同總道芳樽邀綺日難將衰髮染春風

人日杜感園一首

春風昨度長洲苑撰酒邀歌跋蘭晚綠竹初尋此日林青山宛對當時嘯張絲進酒揚妙歌千金舉壽賓朋多樂胥高會各言醉參差芳樹生銀河

五日追憶往歲客途一首

去年端午長淮道今年端午家鄉好異國誰開角黍杯香樓競折菖蒲草五色絲盤續命文千金寶飾女如雲追思作客胡爲爾綠樹黃鸝不忍聞

春江曲一首

碧月明霞是襟抱遠壑深溪縱幽討孤舟搖拽白日懸清江忽已生春草千里應同放柳新一時獨聽啼鶯早東西南北徒自勤世上何人識懷寶

讀史記詠屈平一首

上官奪憲令懷王麾左徒離騷光日月其詞鬱芳敷西秦虎狼國寧肯捐商於赤子斬八萬血流丹陽波大困藍田戰薄言漢中和張儀挽鄭袖柰爾蛾眉何楚秦雖婚姻屈平雪涕不可行驚旂旆旆武關去至死空含歸郢心令尹遷令人江南吟江

濱芳草對愁顏漁父見枯形澹然甘心葬魚腹不以蠟螻搖其貞因與汨羅水同垂千載名廢書嘆孤潔誦言忽沾衿古來雞雉翔且舞獨彼鳳鳥生無晨蒼蠅邑犬何營營霜秋感激懷沙臣

過江總廢宅一首

江令有遺宅段侯種花柳豈知越歲年此地復非此君有人事多變遷榮華詎能久君不見狂秦昔築子午臺沛公來登酌金斗神龍赤烏他姓居梅梁重雲亦不守虎士揮戈走鳳輿六代興亡如反手春風悽然傷我懷落星樓前一沽酒

石湖歌一首

涼日有佳興花江攜小舟邈然越來溪遠映青山流吳天盡染紫霞色五湖浩弄蒼烟秋西施一日綵雲散芙蓉千載餘荒丘繁華轉眼何足言人生適意須當年金樽攬取洞庭月綠琴靜鼓高山絃從來一兩謝公屐常在幽林大壑前

遊蘭亭覓王右軍輩四十君流觴處一首

晉家上已修禊筵高會蘭亭曲水邊流觴取醉惜紅日四十一公情快然長湖高嶺各遊目寄傲林丘成好篇當時俯仰已陳迹一日瀟灑今千年鏡

湖五月開紫蓮尋幽獨扣清風舷冷冷萬籟吹遠  
天青山碧水爭蜿蜒雲中飛蓋弄芳靄柳下攜壺  
坐綠烟行行披草拂殘碣寂寂看花懷昔賢石橋  
東跨古流水酌之聊以怡心顏歸來明月待蘭渚  
照我知章酣醉眠

茅山贈董山人景胤一首

不謂吾子住中館三年詢爾江海人茅山翠微遇  
道士始知正臥華陽春暮日不落照我至黃冠紫  
衣晤語親麻姑未來有白髮何時對席吞麒麟

賜谷行一首

木末

我聞大荒之東開賜谷千古芳菲耀扶木六龍騰  
御不暫停朝朝掛向枝頭浴靈氛霞氣飛清曉流  
波常泛三青島甘華不種還自生食之能使朱顏  
好茫茫仙家幾萬里包山之谷頗相擬虛明別有  
日月光幽深似隔桃源水金城王屋皆可通龍威  
丈人居此中亦書讀罷紫冥去蒼苔滿谷生春風  
接輿落魄歌鳳凰東天日望蓬丘長麻姑若得雲  
車下攜入玄洲不老鄉

廬山吟一首

我聞匡廬山西峙官亭湖少讀神禹經昔爲天子

都背岷南來幾千里巍峯秀出名香鑪石鏡孤圓  
照閭闔屏風九疊開蓬壺盤霞錯日氣燿燦天雞  
紫鳳鳴相呼匡君騰遊太清境空留碧漢青山影  
冬春不斷霜雪光晝夜常看二輪景天池猶餘慧  
遠芳蓮花宛種仙人杏長風自昔吹二龍明月當  
時照三隱子也縈懷十餘載披圖蕭爽心泠然行  
當騎鹿芙蓉頂長嘯支磯玉女前

葵之軒贈四明張儀部乃翁一首

葵之軒葵之軒葵生一何芬華翹翹鳳幹燁燁丹  
葩涵精降宿抗如疏麻薄言致之昆明之遐羅生

木末

碧階燦若披霞載闢廣軒君子是嘉葵之軒在四  
明三奧之山鄞江東海之濱抱以日月湖妙觀寡  
倫大枝昂紫虛小枝千青冥萼萼傾太陽龍光燭  
無垠翡翠來翔鳳凰以臻邁華林之麗植冠銅爵  
之繁英葵之軒綺井網珠清宇含霜雕檻出霓真  
人佩金璫遊遨而相於魄之珍肴進以瓊壺高斯  
八素文玉顏永無移青骨曜方瞳一舉崑崙閬採  
爾灼燦芳萬載以歡愉

金昌亭逢程誥有贈一首

故人曩昔春前別武陵桃花沂遊楫萬里遙尋歌

鳳臺三年不出啼猿峽吳王宮邊今復春重來此地訪情親還將舊日相思意對汝壚頭邂逅人

華泉歌贈邊尚書一首

君不見我我名山華不注芙蓉秀出青冥間霞旌  
雷轂竟何在石道空餘芝草斑綠雲萬古留不散  
亦松嘯父來登攀蓬壺方丈去幾許仙人明月吹  
簫還銀河宛轉落此山素琴日夕鳴潺湲潺湲  
流不已千年若待邊夫子幽懷不減鹿皮翁漱酌  
瓊瑤紫霞裏玉醴頻餐體骨輕紅泉一嘖容顏美  
曉嶂常銜鸚鵡杯春風獨泛桃花水憶自翻飛入  
帝城薜蘿恍惚千巖清翠澗勞思照野服靈波屢  
夢泊塵纓迢遙回首山中樂解道王喬事堪學笑  
騎神鯉問滄海坐聽天雞倚東嶽鳳苑猶歌李謫  
仙金門尚隱東方朔

五湖上寄廖冢宰一首

憶昔秋風吹綠草高談落日長安道司馬渾忘席  
屢前山人不惜心傾倒說詩謂似匡鼎來論文頗  
愛桓譚好高牙霜戟羅紫纈神謨廟算清南天長  
江碧海無烽烟飛揚叱咤公侯前紛紜車馬如流  
川忽念黃香臥窮巷停驂駐蓋相盤旋頻揮玉塵

情不足每讀金聲才愈憐我歌白日間草玄公亦  
還山請暮年龍顏眷擢司衡銓徵書候騎何聯  
翩白雲那可係行色黃鶴安能招錦鞢三台之上  
寶鏡懸千官不得逃嬾妍遙聞桃李絕蹊徑操比  
冰壺風凜然山濤密啓九流悅左雄一疏羣芳傳  
攀思嘆息雲霄隔空抱高山流水絃君不見南陽  
昔有臥龍客莫道丘林無大賢

紫芝行寄孫一元一首

孫子具清觴邀我坐秋日幽庭青葱桐樹枝翠華  
涼風轉蕭瑟酒酣浩歌情益歡紫芝煌煌攜我觀  
樽前空餘再三把霞色雲枝屢欲餐岩岩五嶽龍  
莖長飄飄不久蘿衣往鹿皮之子諧我心靜掇靈  
柯發孤想朱顏俯仰玄鬢消坐憶丹丘驂鳳鑣瓊  
篇昔謝茅君授他日相思弱水遙

秋日懷武林朋舊一首

我觀西湖日春水桃花流傾城羅綺踏芳草冶子  
笙歌喧盡舟青山一雨謝公屐雲霞日弄香林丘  
歡娛轉眼亦無幾吳門忽已逢新秋蘿牕臥疾理  
丹餌閉門兩月無遨遊良朋翹首苦相憶金杯不  
散胃中愁



七姬行一首

七姬容華若桃李秀色明眸世無比洛陽潘岳買  
千金翠閣蘭房共花語艷舞嬌歌經幾春姑蘇臺  
上起烽塵夫君報國提龍劒秋風啼殺如花人辭  
君別君猶戀君鳳鏡鸞禍那忍分勿勿紅粉玉顏  
盡一朝化作陽臺雲綠珠墮樓情可憐湘江二女  
心已然香魂杳杳去何處空使芳名千載傳君不  
見古往今來若朝暮美人多少凋霜露清風誰可  
攀七姬今日猶悲春草墓

山姬行一首

山姬二八來我家髮有青雲臉有霞身上曾無片  
羅綺空令顏色嬌如花竹間蓬戶未嘗厭寶鏡蛾  
眉時自誇向平若覓仙丘去載爾青山黃鹿車

廉石吟一首

驄馬臺前一片石千載猶含鬱林色當時玉度梁  
歸舟此日高風播南國世人作官多好金青晃白  
撰無厭心君不見子孫轉眼即銷盡能如此石留  
于今

聞談偏髻老仙者一首

太白峽裏偏髻翁靈蹤難覓棲真處高壇黃石爲

故人古嶽青松是年歲綠髮能經滄海枯紅顏常  
使青春駐我亦餐霞牧羊者何時挈向雲途去

閒適一首

吳王宮南一畝居中林日與高賢俱相逢不惜解  
貂飲春風共倒花前壺鶴客頻嫌紫霞晚山妻却  
笑青錢無仲尼有玉且不售何必營營求爾沽

豹犢行一首

君家豹犢出何許紫片霜毫自成綺龍種堪乘天  
子車兔飛可奪將軍壘幾飾雕鞍超萬群一餐綠  
栗馳千里乍爾驟纓掣電生常時舉足風雲起臨

五嶽山人集

七

流解惜錦障泥看霞欲誇仙人履逸氣騰凌碧空  
外長鳴蹀躞花林裏春風放鬣三山草秋日遨遊  
五湖水伏櫪藏輝滄海湄伯樂如逢價無比

石湖歌一首

五湖蒼波南際天紅霞紫嶠相聯綿秋風八月動  
浮棹欲向銀河求爾驀吳姬三兩踏香路國色名  
花奪人顧芳草空留西子心啼顰忽響文君墓人  
生百歲俄頃間休臨綠水矜朱顏君不見去年此  
地如雲女一逐東流去不還

悼張氏二孝廉歌一首



謝庭雙玉樹呼為連城寶家授匡衡詩青春弄細  
綳結志成雲虹抽毫盡芳藻世上齷齪儒立談皆  
挫倒我夢吐鳳凰著書臥蓬葆閉關寡交游藜藿  
未嘗飽丈夫撓轡天下清區區一室安足掃兩賢  
通家獨相念綠竹蕭齋過論討伯氏昂藏千丈松  
仲也溫如明月皎初覽章華駭邊讓每讀靈光羨  
文考何意清廟材忽然隨秋草吁嗟人年本蜉蝣  
楚楚衣裳空自保古來彭聃久灰土眼前富貴行  
枯槁惟傷二壁一時碎為歌哭我平生好

新楊柳四首

五嶽山人集卷十

三

新楊柳新楊柳絲絲盡掛文園口芳鳥空啼碧玉  
枝青樓不見紅顏婦柳新人故愁奈何忍對楊花  
歷亂多去年此日垂楊下憶汝春宵共踏歌  
香階草香階草蕙葉蘭花綠闌好怪爾春風作艷  
陽吹噓不管人枯槁昔年陳草今復青昔年佳人  
歸杳冥獨憐留取羅裙色暗結愁思亂廣庭  
綳牕月綳牕月三五匆匆易圓缺往歲常懸兩地  
心今春忽照千年別窈窕歡同月下杯翠翰統扇  
幾徘徊清光不復佳人對永夜孤飛度綠苔

雕梁燕雕梁燕年年歲歲常相見簷下猶垂芳草

簾鏡中已歇桃花面平生雙處似雙飛訣沒離魂  
不再歸是處逢春添綺麗偏予閨閣減芳菲

五嶽山人集卷第十

五嶽山人集卷第十一

吳郡黃 省曾 著

五言律詩六十首

步赤門舊溪閒詠一首

溪水偶隨步來看城外山青青五楊柳宛似柴桑  
問白日不肯駐世人無有閒清鷗正飛下且莫抱  
琴還

榻上一首

短榻吟還可幽居眺得兼燕迴花淡淡蝶泛草纖  
纖遲日難過屋輕雲不滿簾所歡能到此明月共

五嶽山人集卷十一

須淹

壬午對鏡一首

寶鏡照顏色不回桃李春因思少年日如作夢中  
人此去化無已後來看豈真飄飄出塵氣難與映

麒麟

南星別業樹藝覽汜勝之書一首

少小愛桑麻農書凡幾家園栽常抱露池步屢逢  
霞青粉衣沾竹紅煙醺媚花山圖還種藥不遣鬢  
生華

鵲橋別業一首

花苑開茅屋相如四壁空囊懷季子劒門倚吳王  
宮竹色迎雲白槐陰弄日紅時愁詠梁甫抱膝擬  
隆中

乙酉初見白髮一首

山姬初鑷白明鏡忽看霜玉酒情翻切青精意不  
忘接羅渾欲映花鳥自堪傷安得除衰老仙臺想  
作郎

遣興一首

吳苑一丘臥黔生恒宴然浮雲不寄覽芳草自爲  
年鏡髮空銷綠文心祇抱玄時攀古人跡悽愴眺

五嶽山人集卷十一

山川

內人治蠶一首

靈雨灑芳澍柔桑低綠枝煖閨看蟻候曉閣把筐  
時吳俗新開業邠風舊詠詩敝裘慚季子賴吐玉  
蠶絲

枕上聽雨一首

簷頭滴九月枕上聽孤燈木葉沉多少霜鐘鳴未  
曾故茅初識漏新殺忽愁升嘶馬門前過令人感  
夙興

聞早鐘一首

帶月飄晨寺和雞動曉城衣冠催共起車馬警孤  
征忽破林巒靜殊添枕簟清他鄉有愁客應自淚  
殘聲

夏日山居一首

孤亭橫曲沼高樹挂輕蘿鳥下如窺戶魚遊不避  
荷獨留蒼竹醉閒與碧山歌寂寞北牕夜時時明  
月過

聽琴一首

微聞蘿風入冷冷吹素絃雲中迴紫鳳露外泣寒  
蟬宛亮澄林氣淒清下羽仙開衿納行月玉樹自

大玉華山集二

堪憐

夜由吳宮遺址步歸精舍一首

曠入吳宮步逶迤野術過返家遊思剩行國代情  
多樹色連星靄池文接斗河綺羅芳草換今古恨  
如何

山居一首

幾月山中住清幽意不譁衣裳成草木談語半煙  
霞屋壁生雲氣牕虛墮竹花漁源倘探入將謂避  
秦家

南星草堂雜興一首

花寫最澄溪霞橫不斷暉日含山氣落雲抱水容  
移遊蓋自茲遠歸琴何太遲修楊彌望夾隨步領  
風吹

周子雨夕談對一首

子興在雲海招遊惟竹林燃燈淹夕語滴雨動秋  
心白雪憐清調明珠悅好衿來朝山水霽同作孟  
嘉尋

採藥山溪歸泛江許一首

採藥花源入天風拂荔袍步含溪日迴歌逼島雲  
高海上吹芳鬢山中貫玉醪坐看山月起長笑倚

大玉華山集二

江舫

歸自京口舟中讀青華秘文一首

江覽意仍餘舟行向碧虛四空連物色孤影入熊  
魚流水送歸興白雲看道書平生紫霞想去矣欲  
飄如

山妻以老子拔白日去予皓髮一首

非關畏遲暮非欲關芳年祗恨春風日翻無碧草  
妍玉絲金鐏斷仙訣美人傳且待還丹後當回寶  
鏡玄

癸巳三月十六日終南道士李君過論仙旨

甲午此日范山人以服食書至一首

去辰逢羽客今日剖丹書兩歲皆祥及三春有慶  
餘意芳尋玉草心轡總霞車攬此松喬思仙謠一  
步虛

白髮一首

以從衰白年華荏苒過舊知愁畔長今信客中  
多青鏡翻銷綠芳春不上和唯餘壯心在看劒意  
如何

潤州精舍與明慧上人談禪一首

妙境踐幽嘉紆襟共演車潤心奚假露拈義不須  
木森山集上

花眼破人天相宗承教別家林間搥高秀談暮石  
門霞

四月八日報恩講寺齋會一首

利討三禪勝心含萬有輕法雲神轡逸空日戒珠  
明設樹餐天食零花詠唄聲共知玄想地堯率仰  
慈生

訪東丘上人不遇一首

紅香室虛猊座林簷曼翠風白頭江榻影何處倚  
支公

洗公方丈一首

雙樹開香域諸空湧梵霞上賢談有塵高衲演成  
車法裏無人我門中絕悟遮道安欣與對羲日近  
河沙

夏日登吳王宮東道院一首

吳國餘臺古千年迹未磨烟華增柳潤雲物助峯  
多黃酒登臨舉邀琴嘯傲過王墟芳草遍長息覽  
山河

寶光寺同門生輩一首

草暗芳階色風迴綺樹光五霞薰席暑一雨薦杯  
木森山集上

涼酒意添山老雲心切向長吾徒有朱鳳竹下任  
留將

張儀部觴予朝天宮西山道院一首

綠殿枕丹丘珠臺啓宴遊雨飛仙觀午雲入冶城  
秋青鳥臨杯語長江抱席流國華偕上彥西日任  
淹留

皇城邵子招飲西山二首

皇宇戒金方崇雲眺路長名花看客艷芳草度車  
香縹酒王孫送青琴遊子將諸天開晃朗留與秦  
春觴

藻景鳳城隈迢遙引翠臺朱輪隨徑歇芳宴逐林  
開天酒椒宮下文魚禁籞來戚侯多意氣一霽野  
人懷

至香山新寧伯譚公邀宴山堂一首

松嶠騷鸞地青山集翠堂饌從霞戶出樂以月林  
張下客龍裾貴娛春鳳燭長興幽談午夕星榻臥  
花芳

七夕宴顧大夫園亭二首

月墅淹秋宴風臺引暮絃誰知歌舞地正值女牛  
天翠竹低留客銀河迴度仙昔年池館在重到興

六五集卷之三

七

悠然

奏曲流雲駐張筵片月明一秋歡今節七夕共浮  
生青鳥虛高會丹砂自遠情輝輝瞻灝闕早已臨  
波盈

顧華玉徐世禮觴予武寧王宅東園一首

帝國名園集王家物候新如何麟閣第能醉竹林  
人草碧如經雨林紅宛入春不慚公子宴飛蓋拂  
花塵

陸生望時邀玩牡丹予口期二十三日迺前  
則陰晦至獨晴霽爰愜賞懷次旦風雨復

作問訊牡丹一首

雷送春簷雨風愁檻畔花昨開猶爛熳今委恐泥  
沙繁盛皆如此蕭條底用嗟向來一日賞天與借  
晴華

宴萬都閭宅二首

王苑蘭泉集金陵綰館招露斯娛酌醴霞際賞吹  
簫紫旦傾文話黃圖謚遠輶醕餘看意氣麟閣待  
天宵

曠別歡求友張樽武烈家翠沉芳樂李紅剖雉亭

瓜鳳嶺浮炎謁龍城吐夕霞枕經兼妙算鮮爾握

六五集卷之三

八

高牙

宴張戶部高士軒遲月分韻二首

爽澹郎官宅銀河瀉不隄同遲一片月各就五言  
題露竹搖秋緯風堂響曙雞主人真愛客不覺醅  
如泥

令節逢秋半華筵啓夕初栢風清草閣蛩露暖花  
除杯白無歸酒盤青有繼蔬妬雲遮不可早已爛  
東虛

宴客園聞樂二首

訪客淹芳地張筵愜賞心聽簫疑有鳳看石似棲

林風轉生涼吹雲流度薄陰主人留片月延我夕  
杯深

勝集張名樂華軒有艷聞別成單赴節五合總流  
文柳折全披怨梅飄半落芬始知揚妙曲一奏可  
停雲

暮春宴白禮部舟中一首

長安有征客蘇臺觴故人同持芳草興並宴綠楊  
津花間歌易艷別地酒宜頻復憐三月暮將曲駐  
陽春

許少卿伯誠席上遇馬司業仲房一首

木齋先生集卷五

九

天路花初雨皇居燕始翰俄于一席上得有二龍  
看故對承筐戀新交伐木歡清言相映發不厭吐  
如蘭

同馮明府全邑博諸君宴虞山南軒一首

冠嶺崇嘉勝南軒始共過駕輿凌紫漢張酒挹明  
河地卽神仙境人逢文學科似憐歌舞夕澄月借  
金波

宴俞光祿宅饗自斃象脯聞侍朝儀五十餘

載矣二首

南越當時獻充庭五十年天房叨上象龍陛維多

賢徒斃空瑤象爲珍祗御筵如何髦約美傳向草  
茅邊

作獻殊云貴居朝似所安平藏那可得丘徒任相  
看致遠能千里殘生當一餐偶分南海味爲爾寄  
清歎

同孟中丞集邊司徒官舍一首

九列華堂集蘿衣媿簡招霞將仙液瀉風借玉河  
飄分奪南金重歡移北斗杓誰云鵬鷃異今日共  
逍遙

同謝少南徐霖宴魏國東園四首

木齋先生集卷五

十

竹把瑤樽愜山登紫屐宜玉漿催鳳俎紅燭繼龍  
曦月是金堂照風爲錦幕吹勝情猶未已移席向  
芳池

九日王園燕金風錦席飄竹新三疊翠花映百重

嬌絲柳牽遊興驚絃動賞謠澄空生片月爲我作  
芳宵

飛蓋成幽曠駢筵作曠尋薜蘿堪解帶泉石合開  
琴林曲花如隱池清鳥似臨宛辭陵子貴高有灌

園心

星沼天爲澤仙陬帝與開雲皆怡客吐鴈乃侑樽

來山擬蓬壺築花如洛下栽不須粧綺繡春色自常催

宴友人園一首

涼月始臨仲園亭啓宴盃客逢皆故好花對卽新  
開江鯉爲林饌朱霞趣客懷秋風彫柳色何得管  
中催

大司馬喬公觴余清涼寺一首

虎士行芳饌虛亭倒玉壺殷勤司馬意登覽縱潛  
夫二月清雲落三山白日孤遙看春草色醉殺莫  
愁湖

宋王孫少集卷十

七

超果寺訪張進士承憲宴集一首

謂子高衿者經時棲鷺林舊能談德觀茲復撰文  
心眺處青山郭間來綠水琴何期芳醕載江國共  
遊臨

同鍾貳守趙別駕樊郡推宴何別駕官衙得

陽字一首

淑侯啓黃堂嘉筵命綠觴人瞻五馬貴河潤四星  
光玉樹攀才妙蘭風挹政芳幸同吳國草於此沐  
春陽

陳園三月之宴二首

翠苑韶華麗綃衣物候和春花催夏放夕鳥換朝  
歌杯綠承芳草筵紅接絳河平生掩窮巷情爲辟  
疆多

翻燕紅簾幕流霞玉酒壺坐鶯垂密柳俟鳳列高  
梧弱草如輕帶名花學子都當杯寧惜醉龍劍爾  
須扶

山陰郡守南子大吉招飲大觀堂一首

嚴半標公署冰心掩閣寒爲歌青嶂裏聽訟白雲  
端仙吏真成隱山城易集鸞邀賓化行日清把玉  
琴彈

宋王孫少集卷十

七

瓜州鄉思一首

平生未遠別遠別倍言愁北路同春入南心並水  
流寓書瓜步馬積夢廣陵舟願借東飛翼歸傳少  
婦棋

登金剛寶座一首

金座參差表言開中印圖五區空界出千劫帝輪  
扶籟入層鈴度雲含衆象敷鳳城歸路晚偏繫客  
心孤

五嶽山人集卷第十一

五嶽山人集卷第十二

吳郡黃 省曾 著

五言律詩八十九首

山陰與陳太守季昭同泛鏡湖覽秦望少微

諸山月上歸一首

海日生秦望山雲湧少微南湖浮畫舫初著暮春  
衣草色天際合桃花鏡裏飛澄波三百里新月共  
浴洞

朱陽館步至陶隱居墓傍二首

昔日朱陽館陶公悅白雲結廬追選客標舍近茅

五嶽山人集卷十二

君父向玄津去空餘告逝文客來春欲暮瑤草闕  
仙墳

福地長謠罷陽春窈窕遊花深朱陽館栢古玉晨  
樓石頌今猶在龍芝何處求白雲持不可嶺上自  
悠悠

登茅山同仲兄作一首

山椒麗飛殿遙望際天涯不見龍鑣客空看洞口  
花衰顏憐日月大劫小河沙日暮征車歇銜杯羽  
士家

謝公墩一首

往時王與謝命駕冶城遊千載聞遐想二公今古  
丘同心有李白異代仰風流感激生青草予來空  
復愁

初泛五湖二首

大關帆輕掛東山日浩臨蛟龍蟠地穩波浪際天  
深少作楊泉賦遐生范蠡心相風無不可寒色對  
孤吟

得性真良計宣城有故謠選來多勝迹行處有靈  
潮觸霧偏含席穿雲漸隱舫霜前秋塞鴈駢翼向  
南飄

五嶽山人集卷十二

黃山一首

洞壑容丘宅靈源曹阮家闢巖皆玉府流水亦丹  
砂五色雲方吐千年樹乃花仙蹤何處覓徒挹紫  
城霞

大石山寺一首

學鳳飛巒峻如龍偃岫長午崖猶未日秋洞不凋  
芳芝磴霞沾屐林樓翠惹觴曠寥僧坐久摘果供  
焚香

八月八日泛石湖一首

山氣帶烟浮湖波納雨流樹梭鶯織曉天宇鴈書



秋禮石叅靈象停磯竝女牛彌空縈柳色隨處接芳遊

禪興寺一首 寺有梁妙嚴公主墓

妙域千年構金堂七代華香雲流化國慈雨灑禪家翠擁天孫樹紅開帝女花寶琴清覺思寥寂語河沙

禪興寺梁公主墓一首

梁日乘龍第當時舞鶴歸沁園開施果明月掩容輝玉匣藏金苑秋雲護夕扉吹簫人不見猶憶鳳凰飛

過吉草巷一首

池剎居偏野雲霞日異開松聲清座梵竹氣灑林苔白鶴伶期覓青梯靈運來偶看香閣詠因愛皎然才

春泛鏡湖一首

佳麗搖新望雲空鳥不稀樹春花欲語山暮日知歸小棹浮群象澄波暎客衣暝餘還鏡裏天月借清輝

予遊牛首山大司馬喬公餽以法酒兼命武士導之夜宿僧舍二首

雨徑探雙洞雲房酌兩泉牛頭吟古寺兜率醉高天夜榻流僧梵春巖受客眠應知西省客懷我紫霞邊

憶昔高皇帝春山轉翠旗龍顏開遠眺天筆賞新詩八代無停轡羈人有獨思不眠牛首夜偏動鼎湖悲

報恩寺一首

帝祉開金剎皇郊啓象林鳳雲邀客駐龍日想天臨寶樹交加絡華廊窈窕深浮圖輝寶炬夜夜耿河心

金壇令任佃約遊顧龍山雪阻不果一首

顧龍山寺古翠嶺倚春塘翠輦經遊遠扶車照燭長松雲留法曲蘿薜掛仙牀悵望金壇雪攀登意不忘

楊相國送酒金山寺泛舟大江登妙高臺五

雲朝陽二閣吞海亭飲中吟泉二首

絕島浮蓮宇明江湧化城龍迴銀浪轉鼉戴碧山行南北舟檣帶東西日月縈中冷流玉髓宛似汲蓬瀛

一片迴波石何年梵剎開江流萬古去濤帶六州

來釋子呼龍起山人指鴈回洪瀾須不作荀羨在

高臺

蘭亭一首

人世有生滅江山無古今千巖猶秀色五月始登臨  
自到流觴處因生風燭心吾遊亦陳迹回首動悲吟

丹徒留侯廟一首

留侯有遺廟幽枕碧江潯偶此白雲謁猶欽黃石  
心椒漿秋一奠松子我將尋明月下孤棹蒼蒼楊柳陰

木末山集卷五

泊舟支硎經靈巖遊赤山夜珠塢二首

林麓轉秋清花村間嶺成遙尋赤山與言就白雲  
生霞塔留吳殿烟墟辨越城人間不貴寶何用夜

珠名

室以支公建山猶皇妹名紅雲升白馬綠草掩珠  
纓奏酒開今眺遊輶動古情石門樓玉館彌使客懷紫

水宿溪上一首

移舸舍山宿推篷向月停蒹蘭盃夕氣蟋蟀枕秋  
聲野詠神襟王蘿衾夢寐清忽聞歌子夜江上蕩

遊情

探桂嶺一首

言與尋芳者來攀桂嶺陽九山歸矚麗萬樹併盃  
香遠襲乘風細高零挾露涼鮮葩臨吐月如競摘  
姬粧

六月廿四日荷花蕩一首

競楫都人集喧遊國事傳探芳憐勝日携客討湖  
天玉笛催新柳紅粧奪始蓮開襟歡未極沽酒不  
論錢

理棹虞川一首

木末山集卷五

林候轉秋光雲陰喜乍涼遙持故人意還覓舊遊  
鄉秀野彌山綠流川接海長預歡蓮躡勝不覺酌  
清觴

登達觀亭一首

絕嶂危亭構言登四矚開村疇千拱帶邑水七盤  
迴雲氣將山至秋光挈海來况看壺嶠邇應可問  
銀臺

清明日望西苑一首

紫殿含雲列黃居吐日攢人間楊柳色天上得先  
看藻鯉騰文浪華鶯度玉欄萬年瞻鬱翠春象映

遊觀

登清涼山一首

古利石城裏逶迤丹磴攀殿懸秋靄樹江吐夕陽  
山法食供遊饌林杯悅旅顏無勞支遁馬碧草步  
人還

瓊花觀一首

宛轉雲郊步探芳問福庭鳳臺非舊樹龍篋闕殘  
經安得丹如日虛慚髮已星紫烟乘鶴者爲我接  
霞輶

過沛一首

宋王忠文公集卷五

偃陽千古國泗上起飛龍帝業黃沙在山城紫氣  
空舊亭迷草綠新縣接霞紅餘跡猶堪訪歌臺標  
大風

留城懷古一首

帝師懷寶劍此地遇高皇綠草封侯土華芝辟穀  
方筭成秦楚滅謀罷鬼神藏尚有留城月千年屬  
子房

登來青軒一首

峻閣標靈嶂盤迴翠岫連佛香雲和裊天燭斗齊  
然萬色雖看界諸空悉露禪道林調白馬於此業

青蓮

與邵莫二子遊七真諸洞一首

駐馬翠微中山蘿漾夕風言探七子躅因躡五城  
宮洞草徒看綠丹爐已罷紅飈輪不可見吾欲母  
禽通

游駙馬山莊一首

黃主闢靈扉黃村倚翠微星榆當子牖天柳拂孫  
磯仙犬迎花吠金樽款客揮碧臺明月裏常度鳳  
笙飛

境山寺一首

宋王忠文公集卷五

石磴層懸斜花梯客駐攀雲侵蕭子國天入楚王  
山馬法藏金殿龍靈護綠關林臺銷赤日旅眺一  
怡顏

宿堯峰山寺一首

華年來寶地中歲扣香關聽鳥惟常集棲雲不待  
還松宵風灑榻湖曉氣彌山况有林間侶霞鑑喜  
共攀

靈巖山寺一首

古嶠空烟暮前宮蔓草秋山看吳國盡湖睇楚門  
周金沙銷佛劫玉殿罷王遊詎識登臨裏猶深麋

鹿愁

西施洞一首

西子芳遊處山椒尚有名花留看鏡色雲斷舞衣  
情河在無星度臺空罷雨行總言誇絕代終是愴  
傾城

采香徑一首

繚繞湖山上君王昔藝香年年二三月女伴掇芬  
芳荳佩含風遠蘭心逐水長千秋餘綺徑寥闐帶  
川陽

姑蘇臺一首

白壁粧遊嶺黃金飾舞臺春宮千妓歇秋澤五湖  
開雲猶詰屈構花學綺羅隈覽古情何極烟橈悵  
暝回

玉泉寺一首

散趾遵蘿徑張筵俯玉津來憑仙石瀨暫洗客車  
塵靈鳥如聽法文魚不避人吾儕行禊所奚減洛  
川濱

瑪瑙山居一首

崖半標精舍春中止佛扉樓交靈靄氣竹灑夕陽  
輝丹井今言綠仙鳥昔道飛遊衿隨挈榼于此澹

忘歸

北高峯一首

冉冉投靈刹盤盤陟峻雲春山攢地象朝日觀天  
文金策排人境玄懷滌世氛抱城江海氣登頓挹  
氤氲

韜光寺一首

昔有韜光者巖棲向此中法流還挹潤禪秀尚翹  
風院樹經冬綠林曦薄午紅淪蔬供奉酒區外樂  
嘉同

靈隱寺一首

一殿臨飛鳥諸禪麗擁山層層琴咽水處處碧成  
關景遲春眺屯雲待客攀美人餘歲月信宿不  
知還

飛來峰一首

洞室曲仍曲峯椒奇復奇賦華形不似遊習勝還  
迷西鷺應宜詫東壺諒可齊至今盤鬱境猶似衆  
靈棲

天竺寺一首

窈窕招提境何年阿育開泉泉皆八繞樹樹作雙  
栽鴈利青駕出珠函白馬來碧題看竺國何異化

城回

登天池山一首

芳序携觴榼名山洽勝遊鶴巢加翠岫龍象隱金樓  
眺得塵勞解來思坐臥留平生采芝意媿我未能酬

登見海亭一首

孤亭標紫漢高眺俯蒼茫綠雨殘空色黃塵濶海光  
山微疑囑島樹遠恍看桑掛席須明發波臣酹一觴

謁老君廟一首

太古集卷五

五

伯陽懷大道肖貌此山中七色瞻靈氣三元仰聖風  
庭松疑指樹殿像恍猶龍安得如關尹仙文一討窮

同王胡二總戎登淮安新城一首

淮海登飛觀歡言解客勞湖含千舸濶風引二城高  
歲酒殊鄉對春鴻霽雪飄故人情倍昔天末慰淒寥

客中聞歌一首

芳草王孫路驚逢蟋蟀秋聽歌人下淚把酒月臨卅  
雲鳥隨歸翼烟潮趁夕流鄉閨有思婦此際想

登樓

望虎丘一首

故苑返長洲輕舸過虎丘塔懸無隱樹雲映不藏秋  
香徑紅蓮浦金亭紫霧樓自憐爲客久翻覺似初遊

北固一首

北固轉南川丹徒挹紫蓮柳風含畫鷁芳草接長天  
客盡黃金縢魂消宋玉篇故鄉回首憶明月送清絃

秦淮客思一首

太古集卷五

五

客館傍朱橋蕭辰柰寂寥柳隨鄉思掛鴈逐旅魂飄  
秘宇崇雲複瑤城寶月銷江帆行色動明發待歸潮

入京一首

四十抱山齡三千入紫京綠帷希董子玄筆效揚生  
自嘆麒麟志人傳鸚鵡名沉珠倘收取願爾作周禎

九日客路一首

秋帆豈不疾白雲行處長山川過幾日猶未到吾鄉  
閨裏憶來鴈客中悲下霜遙知舊林菊寂寂自

孤芳

金陵夕詠一首

亮月殊鄉滿疎螢旅閣輝竝懸心獨耿同寄影難  
飛千里芙蓉枕三山薜荔衣故園虛引望終夕夢  
魂歸

金陵七夕一首

淅瀝江樓雨冥熒旅榻燈鄉心生白髮秋氣逼青  
綾楚酒淹浮蟻吳歌憶采菱搗砧聞帝國佳夕寢  
還興

秦淮舟次對月一首

太華山人集卷五

五

秋舸秦淮繫長楊夾靄清忽看天上桂來向客杯  
生引劒參星色聞歌雜鴈聲陸臺龍躍遠芳若對  
含情

毘陵午雪一首

北上逢窮歲凝雲九漢同送舟冰是浪吹面雪爲  
風玉樹延成路瓊花墜作空寄言羲御者願借一  
輪紅

張灣發舟一首

驅馬謝長安言遵路水干初於駕帆日即起迨家  
歡吳日懸歸思燕雲送旅餐王孫芳草綠隨路得

行看

有懷一首

羈客思悠悠臨觴難解憂江淹悲是別宋玉恨非  
秋時頻明月換春在桃花流始知封侯貴不換別  
家愁

入齊地阿城聞蟬一首

朱夏玄蟬響微風翠柳斜稟應神府露餐以帝孫  
霞果蔭陳王宅桐疎虞子家應爲齊女嘆此地自  
清嗟

新開曉行一首

太華山人集卷五

五

征子戒晨雞津人鼓開輦綠流沿翠鷁紅日起楊  
堤汶上山相接師庄水漸低長天芳草岸猶使客  
心迷

黃家集夜思一首

窈窕大河陰宵舟轉曲潯星驂如客影波箭學歸  
心夢積俱綠想愁來若解尋鄉園明月滿應待綠  
瑤琴

四明觀魚船出海一首

日落不避海舟行皆向空駢帆春浪綠分席島霞  
紅採藥鸞丘上候魚龍窟中江橋觀去舶不覺笑

歌雄

春初元旦在淮歸又值五日一首

休矣泛黃河懷哉動楚歌一年予作客二節此中  
過椒葉空言頌龍舟不弄波他鄉催物候芳草積  
程多

界首乘夕進帆高郵一首

西月墜長波宵風利涉多川光涵暝樹帆影直明  
河牛斗初同野勞歡不異歌旅燈眠復起時問路  
如何

夜述一首

宋蘇軾集卷三

七

暑解蘼蕪帶風歆薜荔冠夕山紅日迴秋水白雲  
寬容影侵吳野遊心掇楚蘭今宵明月色猶作異  
鄉看

寓大佛寺一首

烟裝恣冥覽浪跡擬雲孤地迴棲金寺天春弄玉  
壺閉門常臥島伏檻日臨湖時訝朱輪客花林間  
隱夫

越江春泛一首

越中浮畫鷁芳候得嘉遊江碧雲光定林紅春色  
流客情兼燕影琴興更花洲落日山陰道悠然思

故丘

漂水步至觀堂假宿一首

秋水理歸棹徒行向漂陽林愁紅日盡山苦白雲  
長客影隨他騎鄉心過野芳喜看村館近聊得舉  
孤觴

漂陽舊縣橋轉至深溪一首

舊縣久淪沒孤橋仍倚波林垌罷城郭洲島接藤  
蘿下仙人鶴間浮道士鷺清溪深百尺浩渺一  
舟過

虎丘雨集一首

宋蘇軾集卷三

七

暮雨過前溪春雲四野低望開山更合看出樹重  
迷池外花交吐巖間鳥半棲烟蕪千里色彌使客  
心凄

拂水巖一首

水碧迴空沸泉香出壑微雲中含作雨日裏映成  
珠遠潤龍芝草輕沾杜若衣本從銀漢落故作戀  
河飛

重至拂水巖一首

窈窕仙山壑冷風馭再過此來新眺改翻使昔情  
多歲月宜琴駐烟雲任酒酹更憐牛女夕磯露委

秋河

渡淮二首

落日渡淮口孤帆挂杳然舟前卽滄海樹外但長  
天櫓聲隨櫂曲濁水間明川漸看燈火近夜泊酒  
壚邊

幾日轉迴瀾黃波千里看過淮風土別入口意悰  
歡買酒芳樽繼明燈寶炬殘今宵五行枕祗覺憂  
魂安

金陵客館行藥至烏衣巷轉至秦淮青溪上

一首

五言八集三

七

秋草延迴陌寒波流古谿往時歌舞地竹樹使人  
迷漠漠新烟泛關關幽鳥啼鍾山遙望裏佳氣滿  
金閨

渡江聞笛一首

曉日度春潮晴江媚柳條挂帆滄海近聞笛旅心  
搖望處但無盡濟時何寂寥彩霞天末起疑是赤  
城標

平涼歌一首

予聞秦隴地山水秀中華北落人煙近羌夷笑語  
譁仙人迷寶砮邊士戍蓮花誰在崆峒裏幽棲餐

紫霞

宴虞山招真治來雲閣荅鄧子文度一首

鄧子儒林秀婆娑六藝場定居文學傳奚忝子游  
鄉古樹藏雲暗空壇抱月涼逢君十年外樽酒意  
偏長

盛子携酒城中爲宴一首

中丘無俗鞅多爾問荒塗海嶽人孤蹈蓬蒿宅半  
蕪詩唯百一就酒乃十千沽月代東城客西飛送  
夕艫

中秋日集顧子桐陰館一首

五言八集三

七

綠竹舊爲林高梧新作陰海棠旣揚態芭蕉復展  
心况有雲日弄宛然巖壑臨蘿軒遲澄月天外暮  
霞沉

種竹一首

綠竹何年植蕭森翳碧林琴邊嵇宅滿酒畔習池  
深月與澄秋影雲來助夕陰長歌吾一倚忽起鳳  
凰心

五嶽山人集卷第十二



五嶽山人集卷第十三

吳郡黃 省曾 著

五言律詩七十三首

秋日送程自邑汴遊一首

宋都浮玉殿黃帝具茨山羨爾尋遊地長歌躡屩  
攀鴈來羅綺歇龍去白雲閒感激梁園裏秋風動  
旅顏

送人之徐州一首

五月宜江棹清樽送遠遊客衣輕白葛去路引芳  
洲草碧粉榆社鶯啼燕子樓碭山雲氣歇怡笑寄

新謳

和栗應宏送張子言遊北嶽一首

我客長安日君攀紫嶽雲錢琴揮鶴緒離劔把星  
文傲掇金膏藥狂呼赤鯉羣桃花明月館千里憶  
高芬

送顧伯剛令餘姚一首

新擢侍舍香還除花縣郎近霄分帝澤成宿接天  
光北出薇垣外南移牛女傍他時想鳬鳥遙鵬海  
霞長

送丘道人之曹縣訪師一首

旅鵲辭胥浦探車入景山岱雲搖緬意齊鹿對高  
顏玄水珠將覓黃鑿金再還此行逢紫氣應在尹  
公關

送蕭解元子雖北上一首

門停剡溪棹蕭史特相過攬轡有黃鹿藏籠無白  
鷺秋雲來禹穴寒月向清河軒冕歸相訪西山看  
薜蘿

送蔡羽歸西山一首

山聞如日觀君宅與雲齊西子澄湖在毛公仙處  
迷霜飛春草歇月出夜猿啼何日攀登遂覓帆震

澤西

送蔡師古客武陵一首

日照峴山古雲歸襄水春青青洞庭草千里引遊  
人崔井酒初熟桃源花又新羨君人代裏江漢得  
垂綸

送惠生之太和一首

春色饒江舸仙山覓太和翠臺孤日動金殿五雲  
多漢水桃花泛襄城燕子過習家池尚在爲我寄  
清歌

送郡守戴公督學山東一首

青兗名州古仙旌此地行紬書周玉版著錄魯諸  
生岱嶽雲霞闕堯祠日月清經過逢勝迹題詠有  
餘情

送陳侍御迺謫合浦一首

白筆簪來好金門諫所希鳳凰雖鍛翼驄馬有光  
輝歲晏銜離酒燈前戀別衣暫爲千里別難赦擬  
言歸

太白山人卜築君溪草堂詩以送之一首

西塞玄貞子清風世所希草堂君卜築千載影相  
依烏蜀青山繞桃花白鷺飛時時有佳興明月嘯

雲扉

送楊進士令貴溪一首

靈山龍虎地單父有榮除青瑣初登闥朱轡遂擁  
車荆南推遠器田界撰新書會見芳聲達乘驄耀  
里閭

送黃山人歸休寧一首

戚家希素文族隱高臺紫芳金洞掇昇訣羽人  
傳吸移塵骨餐砂引世年昌亭聊貰酒分鷄錢  
長川

七夕送程子一首

自得黃山客追隨青眼稀如何人北去翻值鴈南  
飛遠道開秋色長河混日輝夷門歌嘯好那可廢  
思歸

送田兵部歸閩一首

嘉月停蘭舸金亭狎鳳群江迴茂苑日天吐鹿臺  
雲暫喜流萍聚先愁折柳分何時携紫鏡同揖武  
夷君

送人之汴一首

別思臨宵雨離樽傍早春苑舟江外濕河柳客中  
新列炬催行色題書間酒巡梁園三月裏憶汝對

花辰

送謝海州純奔喪還建寧一首

霜月已臨寒憐君覓故山孝思方爾劇旅况若爲  
閒歲去圖仍壯愁來鬢益殘著書還憶子應在墓  
廬間

送中書舍人王子永入京一首

祕掖文台舊趨墀屬少年旭承雞樹月花直鳳池  
煙八鑾陪翊聖五字草稱賢此去金門裏何殊玉  
苑仙

再賦楊花送別子永一首

綠綺昌亭柳飛花引望悽入歌叅白雪飄路學金  
堤墜逐離琴亂紛添別思迷春風吹客意同繞洞  
庭西

送道流入九華山訪真士一首

念爾雲裝客尋仙石照門虬鸞思欲御日月厭爲  
樊聖院叅神侶真峯訪道言桃花浴棹處毋得更  
迷源

送顧中舍汝嘉之京一首

青歲入金閨皇家直報難錦從天上賜銜是聖人  
題舊國離琴奏春城別馬嘶行行何所贈但有劔

如霓

送蔡行人子木使楚藩四首

置酒此胥臺征鏡曉吹催山川離處瑟形影別中  
杯遠樹叅愁掛流潮雜緒迴遙持綠水曲去入楚  
門開

曠歲一諧逢蘭紱並詠風還將千里別勞我寸心  
中草積王程綠花飄客思紅雲驟黃鶴地茲有鳳

跡同

天節下金門皇情眷玉藩綵旒恭國典珠匣憐王  
園孔樹山朝色鷺輿泉夜恩渚官將楚挽孝理佐

彌敦

藻局承齋板盤城進禮珂三湘迎賦草七澤潤文  
波寵露龍恍決恩風玉座多松門弦吹舉當有便  
房歌

蔡子木再過草堂言別一首

征幘數言過高情狎薜蘿好鷗從不厭臨風羨宜  
多門占五雲聚人在七林科獨嘆今茲別其如千  
里何

送方士入西山一首

大澤浮三翼探源不謂遐綠空繁柳葉紅水弄桃  
花掌上仙人露牕中玉女霞饌麟將酒處誰是蔡  
經家

送邢君賜還彰德一首

珠玑王門客南征自鄴臺購圖千里至將鴈九秋  
來未解脂車倦尋開餞祖杯殷勤報雙鯉附取沂  
河回

送皇甫子循黃州推府一首

迢遙邾子國此地擁朱輪言携吳苑藻去賦楚江  
春赤壁雲霞古香鑪氣色新倘過湘水上應憶弔  
原人

送鄒禮部謙之入楚一首

五月吳門客相逢不可留客堤芳草換行樹暖鶯  
流江遠搖歸思山長寄別愁楚天迷送眼雲處憶  
携舟

送羅綸還長安一首

送子長安去南山歸考槃原間日欲落江上春猶  
寒汴河將紆軫入關應始歡吳雲何縹緲將分猶  
共看

送石太守簡之高州一首

相晤卽相別春樽餞客歸岸無垂柳折席有斷雲  
飛道在行皆得名芳遠亦輝片帆催五馬翹竚思  
依依

送吳人席生歸烏鎮旅寓一首

念汝昔爲客誰知客處家一違吳苑月十落異鄉  
花暫理蘇臺酒尋催雪上槎五湖桑梓綠瞻否洞  
庭霞

送陸子玄遊東魯一首

南國已春暮君行向北雲星江浮客影日觀討仙  
群忽愴茲晨別翻疑前歲分歸來竹牕下欣把紀  
遊文

送客還新安一首

草綠新安郡天春問政山吳門三月裏桃李送舟  
還老動鄉關思新開江海顏程潭高隱地應共白  
鷗閒

惜別一首

欲別更淹留搖搖江上舟片時盃共把千里影孤  
投行子若蓬轉居人惟夢求宜看戀國水不作背  
鄉流

送皇甫禮部子安使中都省親還京一首

眷闕肅輶軒辭家悵祖筵雲霄搏九萬禮樂職三  
千奉使勞方展寧親孝復全予懷重情舊馳送學  
流川

戴公江鵠已發買舟追送二首

聞道東旌發離情浩不收水知隨去鷁山亦戀行  
舟想像經鷗渚微茫過虎丘別顏須一接乘暮進  
江流

烟柳依依綠征舫不可扳傾城多租席把酒有江  
山朱日懸行旂青雲照旅顏徒令懷德者愁思不  
能閒

送李侍御北上二首

聽馬錢朝天還臺動綵旂入京心象闕別國思山  
川芳草迷舟外楊花亂席前斷雲如可把贈取佐  
離絃

小歲日大雲禪房聽琴作梅花弄一首

歲紀已言邁空持白雪名誰知祇樹裏忽有梅花  
生一撫客心霽再彈山月清何當坐幽閣爲寫幽  
蘭情

曉思一首

夢罷明燈在鷄頻曉月殘名慚高士久病惜往齡  
寬朋好偏教隔妻孥不庇寒伐檀詩重把寧使古

風闌

春暮江泛一首

晚棹迴江色雲空桃李稀春山愁裏過不得翫芳  
非興以沙鷗逸杯看堤柳揮莫教紅日落留照謝

公歸

春日長安客思一首

白馬長安客黃金帝國臺鄉心片月掛旅閣五雲  
開亂亂楊花思深深芳草杯如何北回鴈不帶錦  
詩來

庚辰迎春日金果晚翠樓小集一首

青苑迎東氣朱樓銜午杯竹筵逢早集山日屬春  
開入歲翻年惜憐時作世哀吳宮楊柳色行見碧  
條迴

首夏集陸芝新齋一首

小築春初構芳樽夏始開榻隨蒼竹下客與白雲  
來歲月無留跡林花有舊栽一堂棲短髮於此且  
塵埃

秋日蔣子携樽過草堂宴集一首

蔣翊携樽至招尋覺爾賢暑殘蒼竹徑秋入白雲  
天小飲過涼鳥高吟及暮蟬杯深雖酩酊愛客敢

求眠

七夕一首

獨帳成雙室雲河作雨川鏡宮逢夕啓梭宇會宵  
懸燈九歡相照針多巧競憐妻餅天漢曲偕鳳入  
雕絃

九日和皇甫子安一首

登陟隨鄉俗浮舸出古城髮催餐菊興腸斷插萸  
情壑午雲姿麗湖涼日氣清物華皆灑淚空復愛  
佳名

七夕池上一首

季月逢占火佳辰迨曝經竹間還七客河際復雙  
星接露歡銜酒看雲嬾乞靈苑蟲秋韻切催候警  
子聽

九日五更起坐不寐一首

簷雨午宵歇室燈涼燭明寢興將百念蟋蟀聽殘  
聲老態關人識新歌候物成雞鳴催九日一感佩  
更情

八月十五夜月有五色華暈二首

圓魄度秋旻金輝皎夕闌不將三藉壁若御五成  
輪扇舉裁紈麗波含濯錦新慶雲如得把堪贈北

宋王維詩

三

堂人

滿月濂昭回澄輝穆氣催望宮華綴幕飛鏡彩粧  
臺作暈龍文雜爲圖鳳色開涼風寒殿早天錦定  
應裁

雪咏和皇甫子俊二首

晚晚歲其暮飄飄雪態迴花從九天落春向一林  
催拂戶疑慚絮臨園若妬梅陽春歌妙曲宛入郢  
門來

白雪無栽植彌空自吐葩縈盈金戶皎繚繞綺牕  
斜陰來增別緒銷處感容華更復攀璫草還如衛

叔家

雪後對月和皇甫子循二首

瀟野雪初集雲端皎月開不知天上桂何戀龍頭  
梅塵積輪言度紈披扇取裁春城此時眺誰不謂  
瑤臺

繽紛飛雪暮天月閒風過映臺懸玉鏡融沼溢金  
波謝翰纔抽賦徐絃更入歌若教乘訪棹奚啻上  
銀河

臘月十五立春和皇甫子約二首

玄轡猶遵陸青陽已動灰如何一片月併作兩時  
開淑景乘寒御芳飈借臘回韶光原自速何用隔

宋王維詩

三

年催

在鍾方應呂觀斗忽隨寅何意凋零日番逢麗藻  
辰未開調栢酒先作對芳人似天勤萬物早與布  
陽春

五日宴中南家兄園一首

中夏家星聚清園選樂方雨華增宴沃天景並恩  
長照檻嵇林綠生池謝草芳庭階芝秀滿終暮玉  
琴張

除夕一首

獨酌未成醉初宵壺已乾坐臨風漏遠吟倚雪幃  
寒貧賤人情見江湖歲月寬明朝清鏡裏猶作臥  
龍看

七夕有思一首

紅樓隔鶯幙綠牕孤鳳絃河星一不度閨月兩虛  
圓千里夢相積數書心未傳芳宵新玉箸知掛鏡  
臺前

閨二月金昌亭眺集一首

九十半芳辰江山淑霽新文舟交謔女寶馬競遊  
人綠滿蘼蕪甸香浮杜若津欲留桃李色特與兩

重春

新飾齋中作一首

小構吳宮畔鮮雲綠野披藥苗已彌蔓楊柳盡成  
絲鳳凰集玄上鴛鴦加屋垂於此就賢業蓬蒿何  
足悲

甲申春正月嫁女感述一首

弱息待良耦及笄歸丈夫早能閑內則今已習劉  
圖祇益春愁濶將令老眼孤婚期漸來逼難割鳳  
凰雛

懷五嶽五首

嵩嶽

太室登封地言攜寶鏡求雲笙過子晉星鶴下浮  
丘石髓春杯服仙牀夜枕留箕山知不遠兼得訪  
巢由

泰嶽

東岱標秦觀遙空青未休雞鳴看日出策秘想函  
求霧闕中天峻黃河足下流稷丘君若在吾與擁  
琴遊

華嶽

翠壁五千仞山經昔所論不愁攀鐵鎖深欲倚雲  
門日月雙崖照星辰萬壑翻修羊懸石榻時嘯洗

頭盆

衡嶽

紫帶瀟湘水青高翼軫天五峯搖素月九井散靈  
烟玉髓春山好金芝福地偏南巡無舜轍花路想  
依然

恒嶽

玄嶽留青塞迢迢未得攀虎風吹桂綠龍月照芝  
斑碁石春臺靜琴空暮嶺閒毋禽煩報語行覓鴈

門關

附憲副李公獻吉贈遊五嶽詩二首

昨報三吳客將尋五嶽遊  
薜蘿應製服春水正  
宜舟二室雲中峻三花烟外浮  
住居吾幸邇先  
肯到嵩丘

天柱峯頭雪蓮花嶺畔雲  
朗吟唯幸白獨住更  
黃君婚嫁今應畢  
藜鞋有幸分共躋恒嶽遍歸  
著五遊文

五嶽山人集卷十三

幸

五嶽山人集卷第十三

五嶽山人集卷第十四

吳郡黃省曾著

五言律詩一百十六首

贈荅學仙一首

鴻術居吳市雲裝想翠津  
欲看樓是玉須厭宅爲  
塵草異人間藥花非世上  
春赤松曾授訣過我問  
玄真

贈尹生一首

尹喜有仙骨蓬丘生好懷  
白雲看欲舉紫氣望將  
來上草杯霞覓真圖洞日  
開五千須早誦浮鶴謝

五嶽山人集卷十四

上

紅埃

酬孫太初過訪草堂一首

別業迴溪上孫登野服過  
山泉交戶牖花鳥帶江  
波白日中園靜清雲客席  
多鳴琴送歸棹閒月在  
高蘿

贈閻錦衣珍一首

興御清筵發心當綠酒豪  
始逢知驥步一語見龍  
韜念國調飛馬看雲拭寶  
刀半酣多戰氣失喜掛  
麟袍

重逢方太古有贈一首



曠隔金華彥勞思茂苑春此逢青眼客重見白頭人  
德隱丹丘鳳名華赤水麟中林清日月長與孔郎親

贈高山人激談海遊一首

以爾神情好龍波泛舸前一橋標赤日萬里閣青  
天目急滄溟岸心搖紫嶠仙近山占白鷺凡海泛  
特近山  
二百里許  
方有鷺飛欣把玉杯傳

長安答左舜齋一首

我浮長淮棹君駕太行車紅日不辭遠金門來獻  
青綠樽邀叔夜明月報相如芳草燕臺路歡求意  
有餘  
長安山人集卷十

長安贈蘇允吉一首

吳帆掛緬緬齊馬驅悠悠皆抱鸞鶴思同遵鳳凰  
樓開子一樽酒破我三年愁欲寫玄暉賦行將雅  
德酬

北極廟逢汾州禪師德舟談玄一首

芳殿高桐入青郊秀麥過彌天逢釋子大地語山  
河花氏王城悟鷄耆法辨多一燈明石室金界自  
為歌

山陰陳鶴有七載之別抱病既瘥來顧草堂

惠我綺筵古篇賦此以荅一首

越柳昔悲折吳檣今喜開扇遺靈月至詩惠鳳珠  
來黃鶴將心換丹砂奪巖回相逢七年外文酒各  
頻催

客有好鶴者貽之以詩一首

客有洲居者飄然鶴與羣曉唳侵丹藻秋飛亂白  
雲杖餘苔徑候琴半月牀聞作書雖不解猶恐是  
蘇君

贈隆璽禪師一首

自解無爲法常調鹿苑琴定中酬萬用塵裏湛孤  
心萬里無依錫虛囊不取金須知四真果應得證  
于今  
長安山人集卷十

贈馮隱君一首

歷苦邁真詮求山養大年未成棲福地常自望壺  
天跡市心惟白齡衰鬢且玄塵罷吾所厭對爾意  
超然

贈王敬止侍御一首

上國中林老先朝法從臣道雖藏側翅名已播批  
鱗閉戶文章貴開園花鳥新惟邀賁丘者芳酒共  
嘉辰

荅王將軍惠松二首

靈木幽居少攜來四影清蒼顏添露逕翠塵落雲  
楹凌島葉如剪懸羅條遂輕不須雙闕面新益許  
由情

宛似少陵宅四松三尺強影繞低萬木神已壓羣  
芳今日堪摩撫他時自棟梁清霜任繁集翠蓋擬  
森張

贈方士一首

採藥常遊國還丹不計春寶書傳海客黃散濟時  
人玄俗留紅巾涪翁寓綠濱三千何日就揮手拂

颺輪

贈無愛上人自南海來求山棲一首

師也叢林秀嘉年截愛河無生成般若不染出娑  
婆珠性明浮海雲山照宅阿談玄排二語高坐未  
能過

處州太守張叔載訪予西湖山中走筆荅此

一首

經始中丘隱三春在竹林雲朝供桂酒風夕助蘭  
吟佩服寒湖上餽糧採澗陰殷勤逢五馬宛是昔  
年心

金昌送劉司寇節一首

淮海同杯酒吳門此再逢虞卿忘相貴賀監有仙  
蹤江草看前遠烟山別後重還期訪嶽日招爾祝  
融峯

聞黃宗伯談平定大同事立贈此篇一首

單馬赴邊岑來旬荅聖心赤臣勞按節青塞慰  
沾霖鎮日開恩色胡雲掃陣陰古言麟閣者應可  
嗣芳音

寄萬民望總戎一首

管密高牙建參圖燧鼓清看花鳩鵲觀散馬鳳凰  
城肘後探符秘天涯念友生金陵有美酒百斛佇  
同傾

荅顧元慶一首

隱尚貪成癖幽尋愛歷奇石門唯嶺帶蘿室有花  
披歌好遊仙賦杯清問竹期子真君不愧谷口慰  
相於

鄭啓範御史過訪草堂一首

佩繡新停蓋藏輪舊仰驄子麟輝薜巷公雅挹芳  
風就簡飛霜白隨軒吐日紅春催天上客翹首憶  
臺中

讀吳子文短贈一首

季重凌雲氣爲文史漢儔態以千言變工於一字  
求欸關多學子擁篲有公侯每爾靈珠握游揚羨  
不休

贈茅順甫進士歸吳興一首

羨爾吳興彥登庸入紫闥妙才驚國老青歲冠時  
人浮玉門間大君溪氣象新還攜帝城色歸作  
故鄉春

與周子以言一首

世路已如此勸君長隱休一簞堪自足三徑復何

王義之集卷下

本一

求奏酒永紅日著書銷百憂玄衿淡無慕真可傲  
王侯

贈武進士萬民望轉漕北上一首

虎帳臨滄海龍輶入大科禁雲留拂塵天月引鳴  
珂報國孤心急封侯逸氣多班生今老矣見爾愧  
如何

予慕遊五嶽久矣程子乃先我登嵩華高篇

寄及感而賦之一首

結髮思尋嶽君先嵩華遊鳳笙曾幾聽蓮壁向何  
留日得高天照雲看萬里流霞篇一披誦恍倚二

峯頭

文徵仲王繩武袁永之過訪草堂不值一首

上客乘花候城南問隱淪一遵芳草徑三過玉堂  
人倒屣逢迎缺題門藻翰新無由陪逸駕金寺共  
尋春

贈卻將軍永一首

卻殺將軍冠初還紫塞遙用兵神出入圖閣氣雄  
驍九掛黃金印重超玉燭朝公卿推廟略爭道霍  
嫖姚

贈陳撫軍習一首

王義之集卷下

本一

子也侯門種雄奇自妙年綠沉如月滿金僕似星  
躔氣有穿楊逸名猶飲羽賢教臺先中之一日萬  
人傳

贈僧顯一首

開士棲幽刹蘿扉常自扃結蓮求妙法採貝寫殘  
經露電驅形縛雲霞養性靈道風清扇所羨爾理  
無生

答友人以黃甲魚見饋一首

茂苑逢除夕故人音忽傳山廚虛歲饌海錯遺嘉  
鮮一佐林間酒初珍雪後筵丹書雖可擲不羨葛

家玄

寄茅山董鍊師一首

師住華陽洞別來音寂寥餐霞還妙質將見大椿  
彫鶴舉丹成日雞飛鑪變朝王喬倘攜侶舉手爲  
相招

憶華玉顧公一首

憶昔遊京國秋風逢顧琛試言青瑣客誰似白雲  
心對面松桂氣聽歌山水音不知千里駕何日訪  
嵇林

逢張憲副憶萬都閭一首

不韋少集卷中

今

楚棹徑吳日當杯憶往遊每逢皆葉聚一別似萍  
流秋與尋山水宵同賦女三總教千里隔南北思  
悠悠

寄汪給事子宿一首

念爾黃門客悠然紫嶠人一歸雙鬢綠五別百花  
新毛傳開多士曾田養老親吾持一片鯉遙寄若  
耶津

顧生婦靈子頗好仙事詩以嘲之一首

賢媛古難遊春閨窈窕來牀頭朱瑟掛鏡裏玉顏  
開亦好餐霞事能忘行雨懷吹簫如不負還與共

秦臺

顧二叅議抗志物外復不忘宦遊寄詩嘲之

一首

早識宦爲夢已窺生是虛吾談白馬論爾愛絕交  
書王子疎堪笑嵇生嬾自如若何秋日暮猶事大  
夫車

懷方元圃一首

憶昔論交密經時觀面稀恨隨吳草積心繞越臺  
飛歲月愁銜酒蓬蒿病掩扉遙傳郟山客精舍欲  
相依

不韋少集卷中

九

謁仲雅墓一首

荒原尋古墓松檜翳祠幽特問臨諸夏何如此一  
丘衣冠開國俗俎豆繼春秋千載懷清德彷徨過  
客留

與戴嶽戴嵩泛舟遊會稽山一首

越鄉窮佳麗搖擺動川岑溪口湛桃色谷中生鳥  
音人行翠崖小松引空雲深宛疑花源裏陽春迷  
客心

宿鏡湖懷賀知章一首

鏡湖沒狂客剡曲草徒芳明月思當日風流不可

忘仙人天寶上夜臺會稽傍祗今千載慕誰是賀知章

題中允孫公草堂二首

翠蘚芳成路朱桃豔作波蘭烟迷曲洞花日引高  
蘿向宅青山滿江園錦翼多春風三月裏吹綠鳳  
池莎

海畔清華地高賢卜勝居林爲野王舊山乃士衡  
餘神奧探劉略情瀾發魯書昆明天上客時擬賦  
靈魚

詠鴈二首

未奉大集市

十一

靜夜聲流枕涼秋影在雲一時同北盡萬里向南  
分雨急風沉字江深月斷君余心自有淚孤館况  
紛紛

不識邊州雪何知瘴海花三秋兼楚笛五月伴胡  
笳一一隨梁稻雙雙宿渚沙生來自飄泊形影老  
天涯

詠藤篴一首

珍簾來江夏纖纖縹緲紋鋪流剡溪水卷結隴山  
雲不扇銷珠汗非秋解鬱氣何須栽綠竹宛似臥  
湘濱

月詠十五首

滿鬼流冀砌清輝逼岸杓雖看萬里外應此一河  
高且復吟圓壁知誰泣大刀片輪千緒起今古客  
滔滔

北塞爲愁色西宮作怨明却來南斗下幽動野夫  
情蛟海思吹笛鸞丘欲放耕望舒煩一駕宜並客  
懷清

泉冷光含石烟消影挂松似知隨野杖疑特赴山  
鍾愁恨三千丈樓臺一萬重不分江海濶處處影  
虛容

未奉大集市

十二

東嶺俄看出西林忽見歸却同河竝濕如與鴈俱  
飛海影能棲鬢天光愛惹衣庾公誰欲寐終夜啓  
江扉

囊盡思留壁池空願借波紅顏那可駐飛鏡欲如  
何香霧花間重寒光竹裏多可憐風露色一一到  
雲蘿

乍上蘿軒月清尊祇獨看旅鴻千里白棲鳥一枝  
安露外桂應濕風前兔自寒忍孤清影落歌入漏  
聲闌

爽氣秋江霽微陰暮嶺收玉輝升靄靄冰質動悠

悠一桂流千代清娥共十洲乾坤悲暫寓滄海一浮漚

陸史北堂夜曹王西苑宵漸教新魄繼益使古人高寂寞悲千載淒涼因一袍髮絲渾欲謝慚爾照蓬蒿

鏡小經河破蟾殘入漢消稍侵雲作觀還傍鵲爲橋簷色松留細琴輝竹倚嬌對之邀綠酒顧影共蕭蕭

啓戶方深樹浮觴忽絳河現時真一暫高駐乃無多每惜清輝減還悲芳歲過纖阿攀不及生世恨如何

一歲天邊桂茅齋十二生照余真過駟憐爾亦浮萍今古移塵世東西厭海聲遲遲如戀客不肯墮寒城

風滿真能動雲輕幸不遮携光開萬里飄影駐千家星路思飛軫河磯欲上槎飄飄若遺世獨立思無涯

昨喜風兼月今看霧擁星江天繁落落花竹隱冥冥初信明偏海俄驚白到亭枕孤吟再起歌好待誰聽

午夜逢分鏡遲遲近野袍幸能清海霧猶可見松毛江影寧依杜園光豈對曹半生愁浩發看入曙河高

聊作星俱映甘爲日後馳敢辭昏夜過一任細禽窺海海光無極山山影不私世人方急進未可示盈虧

庚辰冬日讀太平御覽屢得蝴蝶乾翅座生云古人常採辟蠹因搔筆紀興三首

色訝桃花片香知蝶翅乾但求倉簡固誰惜鳳車殘細草飛難脫輕枝集未安如予任銷蠹留取點

幽欄

何處求春蝶芬芳着簡編竹枝無箇箇花蕊少翻翩畢命全文字緣人久歲年恐收莊子夢清把意凄然

片片春風小飄飄百草低多疑朱網得香莫美人攜春滿遊無奈花繁意共迷故令輕薄影一一伴封題

七月六日江燕一首

春燕今猶見江干語竝飛不知秋未半何事影全稀故主辭偏早新雛引欲歸浮生看去住自有淚

沾衣

題周郡倅午谷草堂一首

午谷寂無譁  
春夭散物華  
鳬鷺秦地鳥  
桃李漢京花  
丹水流紅日  
黃山動赤霞  
時聞鸞吹發  
宛似叔卿家

賦得石上菖蒲一首

盆水綠盈盈  
中涵碧島清  
玉衡抽葉細  
金韭吐花輕  
嵩嶽仙人記  
浮生上藥名  
韓終希鳳步  
餐餌可長生

讀泰山王質雲韜堂紹陶錄其間以草木羽

未盡山人集

五

物爲山水之友  
且慕貞白淵明之風  
愛而

詠焉一首

泰山王處士霞月自幽情  
宇宙無知己  
花禽當友生  
華陽風竝遠  
栗里意同清  
高士吾將紀  
還須寫令名

賦得紅瑪瑙芝杯一首

上玉丹文縷  
珍杯赤理華  
購自月氏國  
投之處士家  
夜揮侵寶燭  
春舉奪桃花  
仙人將桂闕  
攜去飲流霞

燭詠一首

藻景斂空暉  
雕檠然九微  
枝駢當夕寢  
花麗合歡幃  
光以夜珠竝  
照將宵月希  
若教離席秉  
清淚亦沾衣

題士女圖一首

秦女翠華裾  
花間駐彩車  
玉顏行月滿  
香機步蓮徐  
意結同心草  
恩多比目魚  
文君嬌不奈  
琴意赴相如

沙岸燕窩一首

初謂雕梁貴  
何知綠岸多  
歎如希兔穴  
蟲似學蠶窩  
託殿趨繁麗  
依筵愛綺羅  
莫因金屋處  
忘爾拂

未盡山人集

五

沙河

寒蘆落鴈漁舟圖一首

吳榜暮乘鳬  
寒流漾碧湖  
青山聲入鴈  
綠水影含蘆  
月下看聯集  
雲中聞斷呼  
故人天末在  
寓有尺書無

玄武門觀市一首

顯敞遵彤陛  
氤氳度紫房  
懋遷荆壁麗  
華貨彩文光  
玉貌紅章使  
金錢綺服郎  
爲求人世寶  
因向九天張

賦得楊花一首

點點玉樓盈飛飛金戶縈何心亦作亂不能自流  
輕下葉疑隨蝶藏花若赴鶯一將夫壻擬千里倍  
馳情

賦得輕燕逐風斜一首

三月雕梁燕飛飛弄景韶妥乘花雨度斜趨柳風  
飄語幕侵歌麗迴簾逐絮嬌趙家魂不散金屋尚  
逍遙

賦得陽臺一片雲一首

靄靄更縈紫天邊斷復斜雨含輝覺重風度影逾  
輕曉駐歌采色宵行夢楚情若看流不返遊子惜

徂征

賦得空牀難獨守一首

望望切君望懷懷祗壻懷一身將化石萬念豈成  
灰夢偶衾終獨書拋鴈不來鏡中蛾黛色翠鎖若  
爲問

賦得仙山採藥一首

闕經圖上品五六討三花洞乳將兼露螢芝采雜  
霞紫九隨寶鏡黃散挾鸞車更得逢西母銀臺路  
不遐

祭酒陳公遺井一首

鑿井百年餘今爲葛稚居庭花虛碧甃欄石斷銀  
書飲玉浮雲志求藏竝受譽仍希丈人拙抱甕灌  
園蔬

題初溪草堂爲僉憲朱子和一首

瓊巘盤雄國青山出上州未覩已成宇初逢錦作  
流注峽將雲下迴峯抱月留使君棲宅興芳藻接  
毛劉

芝田一首

桂父服芝房山圖事隴鄉種來三作秀掇取五成  
芳鳳吐充人餌霞披緝片糧玉禾雖不藝自可歲  
年長

題樊駙馬山池一首

昔日吹簫地波分太液池星如臨女度月似影娥  
移魚在依王藻鶯來拂帝枝平生懷上善觀俯叶  
杳期

讀襄陽耆舊傳一首

宋玉陽春富龐公隱德深猶存楚國調尚見白雲  
心躡跡人何處遺安我所欽昔賢成片紙歎息倚  
花林

金陵詠一首



舊關天爲府新看錦作州草芳非晉苑淮曲是秦  
流國有千秋壯雲皆五色浮六龍銜曉日常吐鳳  
凰樓

吳詠一首

山擁西郊秀江趨北郭斜苑荒猶紀茂洲寂尙名  
花風土夫差俗文章枚叔家朱樓相夾起鸞鏡鬪  
鈴華

夕佳軒一首

倚杖啓江扉西山暮日微虹梁舍返照芳樹藹餘  
暉水氣成霞涼林光似旭回衆村陰漸起猶帶集

禽飛

賦得釋子臥雲房一首

釋子雲俱住無心兩自依禪香不寐閣卿靄染春  
衣擁錫孤浮影談經五色輝解空處所貞際本  
亡機

題禮部楊公循吉支例山房一首

稚川烏石嶺逸少戢山陽夫子新標舍支公舊隱  
鄉牕舍群木秀堂接五雲長自作名賢宅林泉亦  
有光

賦得行舟逼遠樹一首

一葦泛遙空桃花度綺風五湖孤棹裏千里片帆  
中萍酒銜春綠霞竿垂暮紅秦源何處所搖思玉  
林宮

賦得長命縷一首

五色靈仙綴千絲少女攀縷交禳綠髮臂繫益紅  
顏竝虎分龍內同鸞出鳳間永年從此得何須假  
九還

桃詠一首

上苑一桃新穠華耀綺晨五減霞借色雙嶠玉爲  
神但吐文園艷常嬌寶鏡春問言誰得靚應是武

陵人

賦得菊散一叢金一首

瑤霜降青女金風流菊吟非莖上翠總懸蕊學星  
舒杵薦劉生飲援充王母虛藉爾陽英願我百  
齡餘

賦得黃山泉一首

仙嶺媚春華浮泉雜綺霞雲中迴碧草天上泛桃  
花流蔽金堂宅源從玉女家容成如可揖綠酒酌  
丹砂

東臯草堂爲倪令賦一首

駘蕩溢蘭澤流芳轉碧林野舍雲氣暖江引日華  
深紫洞蘇門嘯桃花五柳琴春風吹玉宇一賞艷  
陽心

題會稽山房一首

安道會稽隱栽花傍嶺棲羅交禹簡壁桃泄蠹城  
溪俗遠孤雲似藏深蔚豹齊囊中看綠字一卷洞  
天題

悼孫翁艾一首

孫登長嘯者泉石托遊盤廣訣窺能受莊書借得  
看養年霞作餌遺世鵬爲冠今日星河上悽瞻處

木末集卷之四

年一

士寒

哭岳處士一首

昔日秦山客今秋魯嶽行  
雲風白首栽竹是平生  
生名托林巒貴家餘草木清墟頭  
共酒悽斷不勝情

哭邊尚書貢一首

薇垣初棄組花逕遂捐琴白首三階夢黃泉萬卷  
心文華昭向苑酒德在嵇林昔日遊歌興鳳臺不  
復尋

謁孫翁墓一首

肅趾松門寂悲杙石嶠寒竹餘當日臥雲剩昔時  
餐澤澗流應遠賢風吹未闌山陽懷舊德張酒不  
成歡

悼孫子一元一首

迹喜若溪僻棲方西塞深客能怡酒德妻與樂山  
心徵士碑看紀萊波夢忽侵至今起曠意猶得想  
孤琴

表弟王曰俞以母舅  
名爲孫山人夜酌詩

乞和妻其成篇一首

舅也林間客高流綠酒同琴歌成故事笙鶴已遙  
空適意青山解催人白髮工鹿門明月在何處覓

木末集卷之四

廿一

龐公

哭李公獻吉四首

歲子初傳鴈江秋始狎龍托書心  
喜攜手氣俱雄  
爾有陽冰託吾希季子風終然將寶劍脫取掛  
幽宮

絕代詞林哲新傳鬼錄人琴捐當歲夕川逝逼元  
春日月音容古江山涕淚新天涯有知己沾袂惜  
麒麟

往歲楊園饒涼風七月樓不言躬再拜爲別淚雙

流鴈引鄉河遠霜催旅髮秋黃泉何底急令我泣  
藏舟

臥病梁園日尋醫吳苑天子成烏鳥養兄有鶴鵠  
賢骨肉恩俱切神樓散不傳竟歸淹伏枕吾斷玉  
琴絃

哭友生呂孝廉一首

可歎蓬廬士衰遲尚一經德貧心自守窮逝氣難  
平短日啼慈母秋雲泣友  
山征

悼室人蘇氏五首

不盡山人集卷十四

三

一日罷容輝香靈何處歸月塵梁匣鏡雲棄楚臺  
衣笑閣成啼室雕房改素幃桃花零艷色疑和爾  
魂飛

訣淚寫長河思心耿奈何囑音珠比愜閨美玉方  
多芳草愁香黛春風怨綺羅十年桃李態回言化

東波

巢幕燕初新流蘇帳已塵淚懷心易落身入夢難  
親婀娜花前女妻其草下人今年閨幕裏蕭楚不  
成春

嗟爾在芳年如花不解憐來成王仲節機進樂羊

詮緝繁絳征服鋪麋鯁讀筵如逢光祿者女史必  
書賢

一夢一悲涼千思千愴傷期言百年好翻逐九春  
長樓寂珠沈綠臺空玉謝香卿卿溝水意今日  
難忘

五湖傷王履吉一首

歡境悽懷動新林逝客栽嵒庭仍茂竹張宅半荒  
苔湖憶臨杯綠花疑作賦  
雲來

五嶽山人集卷第十四

五嶽山人集卷第十四

三

五嶽山人集卷第十五

吳郡黃省曾著

五言排律三十二首

金山一首

圓嶠長江裏攀遊拂斗槎潮吹香殿草泉闕寶林  
霞四集帆橋色中盤日月華龍宮開法藏鰲界出  
蓮花矚海紅樓復沿濤紫蹬斜不須三島問宛爾  
入仙家

淮陰謁漂母祠一首

曩昔淮濱母王孫一飯將鑑如君子哲義有大賢

五言排律八首卷十五

方溪鬱哀龍淺風雲感鳳驤千金終以贈寸念本  
難忘草澤憐誰解英雄困乃常漂亭餘落日楚劒  
失秋霜墓與黃塵古祠同綠水長憫窮人口播報  
德簡昔光慷慨叅遺像清酤薦紫芳

歲暮蕭齋琴興一首

白雪緯雕琴陽春候適臨詠蘭遊聖操弄綺挹文  
心水解流花沼山疑傍竹林五雲方聚宅孤月正  
窺襟穆以揚歌玉哀其奪賦金性閒彈復理曲妙  
引重尋和暢迎時惠淒清戀歲陰稻生解優德鼓  
取報知音

太宗伯霍公渭先邱署見古樓宴集縱談古

今治國要理紀述一首

帝左開華第天中標峻樓雀湖鄰月曉鍾阜近雲  
秋北袞方調燭南宮少借籌黃圖寧坐鎮蒼庶奠  
清脩細秘遂山聚篇多冊府求傳詩窮正變約史  
象春秋小子惟卑器名公按大遊談王儒有則折  
聖世無儔片語衡知宋裁言掌見劉一生君是報  
雙髯國爲憂狎坐杯常繼清言燭每留自慚珠不  
足明壁覓何酬

宴王繩武玉峯草堂一首

五言排律八首卷十五

愛爾金門彥爲家倚玉峯曠區真特涌百里此維  
宗在昔傳名岫于今擅美封氣靈園羽異山秀苑  
華穠作沼通崖液開堂寫嶂容旭春卿靄積霞晚  
紫輝重梵塔標池影仙樓表宅蹤臺疑登鳳鳥城  
似入芙蓉臥榻成遊具閒居足眺供平生泉石興  
于以策雲筇

康德函書至一首

鳳署揚裾客司文炳孝朝甲科三第首才妙十中  
翹舊史輝彤述前林播藻謠直絲揮斥早荒徑灌  
棲饒位薄名逾大齡芳髮已彫誦言時挹抱傳德

每欽標忽惠秦河鴈思兼濟業報二金叨式利千里不云遙會晤知何日孤琴待爾調

寄鄭啓範御史一首

久鬱陽翹望歸舫惜已過一方同未得四感感如何  
牙斧番棲豹金華且狎蘿仕淹心不競道卷節難磨  
九折違官險重溟出宦波竹書榴洞把鸞酌鳳山配至德知無擇全身本自多南鴻飛九月聊以寓離歌

寄朱叅議子純一首

金版深鈞討珠文遠讚尋早齡龍籍挂仁牧虎符

六王孫山人集卷五

五

臨喬德棲春雉祥風鼓旦琴憲章昭法管戎秋體  
官箴九品銓爲掌三年鏡作心礪身稱國器履道  
映儒林嶽分聊作屏台望佇爲霖藉爾南鴻羽因  
風慰好音

蔡子木過訪兼惠贈言賦答一首

經始巖栖日中郎接儔賢英安家玉比文藻國華  
先朗思俱名理清言各妙銓意同開水鏡情契寫  
山絃抒軸推芳品津梁擬上騫人將明月觀詩以  
穆風傳霞彩叅談席春容入欵筵使輶迴魯岱仙  
鶴駐吳天鴈遠離琴外川長別酒前旗亭楊柳色

早已掛征烟

贈友生一首

念爾三吳客高遊遡六川壯懷探玉略雄抱歷金  
邊國劒看星佩家孤映月懸五侯心不下萬里氣  
能前捨筆齊班業懷符學李賢紫城時未偶青鏡  
歲常憐豹躅依山壑鴻情寄隴田業因交友薄名  
爲守躬全春日逢杯酒殷勤贈此篇

送郡守李公調建昌一首

錫壤觀南教宣風動古聲旭星臨國政明電秉王  
成拔叢慝強族持葦煦赤嬰鄧攸惟飲水汲黯不

六王孫山人集卷五

四

求名緝擾歡誼起蠲苛美化清瑞鳳輝見集惠露  
湛其零近下陳公榻常攀謝子瓊好賢安聲折咨  
理樂揮盈吳苑方漸澤肝江遽改征德花離郡早  
廉石在舟輕治以循良貴勞宜秩爵旌蘭蓀留不  
可長息送專城

送陵浚明給事還朝一首

八族吳宗貴諸嫺漢裔揚太中垂宴喜穎守炳趨  
蹕附翼爲龍翠塞輿集鳳凰風紹枝繁領袖繼體並  
干將吾子金闥彥高名紫旦鄉妙齡懷耿節韋布  
已孤翔鶚舉兼魏薦鴻飛列要行翰門供暮直瑱

地寄朝陽直氣驚關上忠謀象關傍定儀如慣習  
論事有數詳急務延英視宏圖玉塞防用人陳四  
策弼 帝補多方臺駁情惟允樞封夜未央崢嶸  
奇管籥慨慷動 天皇遂典衡才任遙司藻墨場  
赤霞南省闊碧草會稽芳水鏡逢懸照儒衿共激  
昂聲忠羅竹箭拭眼得驪黃春日王程遠青雲宦  
路長禁臣勤斧鉞 明主夙衣裳懷中有新草行  
見奏明光

送祝遙緒參政廣西一首

載英標濟美摘藻拔科芳 帝獻金爲籍仙遵王

天章先生集卷五

五

作堂事殿分曹秘書佐省香譚陳停漢輦嘉告  
補堯裳鳳翼投閩徼鵬心擢楚邦南河茅戟秉西  
雍憲旌驤日觀熙雄土星泉撫鉅方羊碑應讀峴  
賈賦合浮湘六服登殊績諸藩詠太康建麾風自  
遠蔭岳道逾光八桂稱遐鎮三明愜大揚龍城歸  
澤露象粵待謨匡定知留惠愛塗巷詠甘棠

送王推府與齡賀 聖誕之京一首

翠水流華瑞丹陵啓聖光河靈天誕永龍叙 帝  
圖昌燕涓傳三爵移珍走萬方士英歸許善郡妙  
簡王祥縹夏浮青舸金秋入紫闥霞裾瞻虎陸星

履次鵷行秘殿聞仙樂槐宸接壽觴向輿稱有慶  
望極頌無疆薦禮衣冠盛谷風獻替長名儒留侍  
從東掖握蘭香

送黃山人遊武林一首

言命嵇生駕錢塘訪物華香街接垂柳綉戶雜銜  
花剎映湖中寺帆停海上槎帝鄉今異古姬館客  
猶家山自城心起江於國背斜奏杯應瀉月振策  
卽凌霞嶺樹時妨蓋園鶯不避葭桃源倘洽棹歸  
定武陵誇

送白禮部貞夫入秦祭告韓王一首

天章先生集卷五

六

半嶽摧金峽中河竭武川 帝枝凋貴葉晨熹逝  
宵駟八代分封久千程錫賄專瘞瓊頰內玉簡使  
出臺賢當宸將宸愴維藩設祖筵鳥看朱有翼爐  
挹廣成烟問異觀殊化懷符發藻篇蕭關旌欲動  
一奏雍門絃

送唐編修北上 一首

聖上建元良天矜屬萬方選材營震廟儲宿忝離  
光邵禹惟賢簡山濤以德揚妙登充四友清擇象  
三王襁祿開周誦詩書迪漢莊宣猷趨桂苑求福  
侍蘭坊玉質華監撫金聲起就將佇看仁孝德永

係寶圖長

隆璽禪師慕遠公之金界探廬山之紫峰過

我言別賦送此篇一首

上座聞僧鳳高文景誓蓮體宗由得性超果任窮  
年鸚鵡三千衆芙蓉十八賢高懷皆離日妙觀總  
滿天石鏡留玄照香鑪續聖烟趾清庭選福心秀  
刹求偏一鉢遊王舍孤雲度法筵東林堪宿樹北  
澗趣調絃鳥弄全標梵花開悉露禪入溪劉並德  
陟頂惠同肩別將衣作念去以道爲憐借取春堂  
月馳光建業船

木犀山人集

十

正德乙亥官舫載籠錦錢鷄倒挂鳥孔雀通

臂黑猴諸禽獸上獻紀事一首

奇獸炎洲遠珍禽天府收他時靈固樂今日畫船  
留携籠煩上將給食走諸侯鸞鳳徒高舉麒麟不  
可儔入朝宜狎象放苑只親鷗萬歲應棲翼三松  
恐挂猴文華須寂寞太液轉夷猶寵極心何似恩  
殊身莫酬周王有臺沼愧爾鹿呦呦

奉題 趙王思訓樓一首

上國巍樓建凌雲在鄴陽寶山通霧滿金水接源  
長八綺龍文煥層飛鳳綵張訓言恭 列聖思繹

羨 英王孝履臻烏瑞仁衿洽葦芳處官爲善樂  
藩室服儒光作戒瞻虞鏡千修入孔堂竹書千里  
至藻譔九隅揚湛宴西園邁軌經北觀行設筵留  
卜夏擁簪得田方陟覽河山謚登居草木康維城  
眞足倚永翼帝圖昌

題白石精舍爲蔡子木一首

昔有仙靈者呼之白石生爲年錢務上餐液夏周  
更世往山猶在糧餘洞得名中郎稱國彥精館倚  
巖成桃夾宜探水芝幽可掇英雲華隨藻筆巒響  
苔金聲瀝液膏流滿瓊瑤草樹繁作臺邀少女標  
宅待方平麟脯行將饌鸞漿會此傾曹疑秋署皎  
人竝玉堂清知守存聘與緇璘迦孔情正登紅藥  
選先有赤松營意緬蘭爲宇詞芳桂結櫛何時携  
寶鏡來討五霞城

木犀山人集

八

顧中舍壬辰之冬直 文華殿書顯靈宮碑

而邸館有鴈集之未幾承 御筆題銜之

寵若先徵焉索賦此詠一首

何許長安鴈翩其下紫氛一歸金殿客永斷玉關  
群德羽霜階戢祥音月邸聞隨陽承日彩爲字寫  
天文卿翼常投嶽實行每在雲美休徵淑鳥殊錫

兆華雯閣候惟龍近池恩與鳳分帝歌瞻舜爛神  
藻挹堯芬寶燭 皇輝被仙杯法酒醺長携五色  
管供奉 聖明君

來鵲樓為張令文宿賦一首

言從山水會清構聳瑤虛遂有王風鵲來巢君子  
居銜條經始竝占歲肇祥初棲月飛華棟鳴風向  
綺疏荀家鳳集後魯令雉馴餘崑圃遊翩爾雕陵  
感晏如還疑王喬舄于此凡金除

題毛中丞華山隱居一首

福地華山隕蘿門繚繞通石攢圓島秀雲吐玉臺  
紅鶴治標塵外靈書閣枕中鼎餘丹藥罷蓮墜寶

五藏山人集卷五

九

池空洞曲飛松雨堂幽度列風碧壇明月滿今復  
照毛公

和劉孝綽落月望水一首

朔墜霧初縈眉低水乍明珠隨湘佩出  
成悠悠帶星逝見見並河盈照心耿殘對流牛但  
默征蓮舟潛女色瓜舸蕩人情綺駕含藻宿文鯉  
抱荷行顏光不可攬芳夕自怔營

明妃詠一首

妻訣翠華宮言歸異域戎選圖才易與驚貌美無

同絕代留長恨黃金失至公影遲隨北馬聲咽羨  
南鴻魄玉銷胡月顏花殞寒風恩違春不到愁亂  
雪偏濛夢國多逾切懷鄉久益濃蛾殘香滅黛桃  
落粉凋紅羈幕魂孤寓琵琶自通淚懸青海上  
啼盡不流東

詠貪人一首

縮牒事錢刀登津萃篋苞竊緝如盜錕肥篋乃民  
膏官鷄成商舸皇車即市帑銅陵圖食鼎金穴買  
簪貂出宰爭華縣分司奪勢曹訟臨陶白勝薦舉  
鄭羅超郡鄔榮心慕邪淵奮首翹輦珠投暗室興  
賄伺昏宵噬虎無全窟搏鷹有破巢懷青驕麗滿  
嬰赤慘淪漂人也貪何極天平道本昭悖來終暴  
出潜取必明消攘積雖終世傾頽在一朝善餘門  
自慶惡樹戶當凋不見先王器為文警墨餐

詠舞一首

殊伎擢傾城名娼列綺楹候歌嬌鳳止移扇綵雲  
生媚袖增新態迴腰出艷情盼顏花裏笑折體柳  
前輕疾轉含遲頓歎低雜怨迎風臺纖欲舉雪幢  
曳多縈趙女春偕麗巴姬月並盈楚襄稱嘆數梁  
簡賦言成珠翠參差罷高堂未解纓



武庫員外薛僑持其姪左給事中薛宗愷  
歸廣州過吳門詩以哭之一首

青瑣振朝芳星樞耀夕郎道思明主用言以  
聖時昌指佞安知罪圖忠顧得殃軀捐心詎朽齡  
短頌何長德殞家門秀才沉廟社光士林齊灑淚  
與爾泣圭璋

哭張子言一首

髫歲陟文園懷鉛早峻翻棲身遂作宅抒詠藻成  
言國彥要芳締朝紳愛綺論醉鄉虛綠酒窮巷傲  
華軒作客賢人聚平生處士村賦金憐自擲德鳳

五嶽山人集卷五

七

惜無騫山壑常飛鳥王侯不輟轍四愁隨白髮三  
徑接青門去害能調馬遊冥已化鯢在吳欣把臂  
客冀狎同樽草覓黃香巷花求平子垣道親披對  
屢心賞和酬繁露也朝何速蓀乎夜莫援往秋猶  
寓鴈今日忽傷鵲桃刺沿源思雲留訪嶽魂御溝  
琴水咽河表劍霓昏遙展生芻莫哀衿爲爾煩  
挽杜隱君敬心一首

念爾玄遊者平生傲散伶巖棲遵隱躅帷下宅書  
林八索鈎觀妙三餘撰討深閉關芳草色遺世紫  
霞心石髓思餐古源桃欲覽今跡孤山處履情至

竹間琴煉藥年何晚歸泉候易侵積家憐有德胎  
子羨無金此後蕭條徑籃輿不復尋

悼無塵禪師一首

紅界起閭提洲輪夢影齊七城開秘軌三草茂神  
莫有釋持幢鼓無修絕徑蹊緒禪唯室閉蘭誦止  
山棲世出延香教真歸入妙倪院生功可內方去  
業堪西樹鳥流音戚堂雲障色悽踊空軀已變住  
湛性何迷逝水傷金澗遺風景綠梯欲知超化跡  
詠取嚮終題

五嶽山人集卷五

七

五嶽山人集卷第十五

五嶽山人集卷第十六

吳郡黃 省曾 著

七言律詩五十五首

除夕讀真誥一首

凌霞孤興當除夕，縹緲靈蕪鑪上焚。嬾倒山樽浮  
栢酒，靜開真誥誦苔文。青天鳳駕他年事，翠島龍  
芝何處分。佩鏡懸符遊句曲，清宵獨坐想茅君。

山中夜集一首

紅燭山樓泛玉杯，清衿特爲高人開。白雲似傍紫  
巖駐，明月解入青林來。此夕歡留琥珀枕，平生愛  
覓金銀臺。酒酣拂塵不能已，玄談各吐雲霞懷。

晚步吳宮原上一首

當年鳳吹歡遊地，晚歲長林眺眼中。落日紫城曾  
霸業，荒雲玉樹幾歌風。誰能踪跡非蓬似，豈有豪  
華不夢同。西嶺歸鳥真擇木，紛紛翻影匝高楓。

之一首

池上栽成竹一區，涼雲不斷蔭相俱。人逢子敬停  
花屐，客勝公榮弄酒壺。自喜平生嘉跡似，共誇終  
日鄙言無。揮毫拂素休辭醅，近有南鄰足典沽。

對竹軒下一首

山人種竹當清軒，攀弄脩篁心灑然。春搖紅日醉  
芳醕，夜掃明河橫素絃。冷風蕭颯聽來好，翠影嬋  
娟對可憐。平生製得玄洲曲，借爾吹簫秦女邊。

七日之雨魚沼遂盈一首

天澤汪洋何太盈，霞林轉眼芳池平。細沼終難蓄  
靈物，炎流任爾飄浮萍。衆鳥羣爭紫園麗，孤雲獨  
倚高天清。已甘白首渭川釣，相携高士垂修名。

山亭下鷗鷺一首

玉鷺霜鷗湛羽儀，雲波日影泛參差。清湍啄蔓尋  
常見，碧渚羣遊何所思。霧擊風搏那可得，江妃素  
女自相隨。乾坤秋色孤亭暮，對汝悠悠動遠悲。

五月葡萄結顆二首

縈空高架紫藤敷，馬乳纍纍綴碧鬚。大宛靈根天  
外得，華林仙種世間無。將携稚子嘗千顆，更擬山  
妻釀百壺。却怪直方曾著錄，品名何不首龍珠。  
美實垂垂紫末齊，長枝宛宛翠交低。酒分王母知  
仙品，種逐將軍自遠携。莫遣候禽窺竹戶，不教珍  
果落花泥。相如賴爾除消渴，少婦時能捧綠隄。

雪後遣興二首

玄冬素雪灑江天誰識素生一室眠農穀已憂成  
歎歲林花空復兆豐年青雲抗志誰堪傍白首爲  
歌祇自妍凍餒妻孥顏色好典衣慚汝缺金錢  
暮雪霏霏被寒坂朝來風色草堂妻飢烏合向空  
庭集老驥從教舊櫪嘶病態提携頻綠酒頽年夢  
想切丹梯武陵春水相將滿欲泝桃花任一迷

竹下晚歸恍有月色一首

臨池坐檻弄霏微著屐扶筇竹下歸雪路杳生風  
撲面烟空忽漏月沾衣清狂戀友宵行國傲散耽  
遊晚叩扉鳥雀何緣棲亦暮投林尚有一羣飛

木末集卷末

五

舟中覽金陵携歸古鏡一首

金陵古鏡新所將孤舟覽之情內傷青年欲付逝  
波去黃髮漸隨春草長玉顏一代照多少菱花千  
古常輝光篋中留取伴明月它時訪嶽載雲裝

與陳郡推乞丹砂牀子一首

桃花空望列仙家芳草難回兩鬢華雲裏未逢青  
鳥使山中長想白牛車居林膳薄惟餐蕨買藥囊  
空只餌霞不老近看劉向錄從君寫詠乞丹砂

集陸郡伯園一首

招携來訪平原宅作圃爲梁總覺賢芳草無心迷

客徑桃花着意帶流川持杯卽舉青絲菜作賦須  
開白雪絃泉石自便麋鹿性相過宜數問林烟

唐氏園觀荷一首

虎閣中天携酒攀芙蓉爛熳芳溪灣綠竹高浮碧  
翠羽白雲四結瑤瑤山風蟬雕檻近人響霞鷺青  
樽傍汝閒欲折秋風惜遲暮花前徙倚不知還

堯峯山寺一首

堯峯天上表杳臺寂歷松山選勝來三嶺將雲迎  
客度五湖披島待樽開靈池習坐依芳草覺殷談  
禪閑綠苔爲語洞庭仙嶠日遲迴莫以賞心催

木末集卷末

四

虎丘四首

山人放棹金昌郊虎寺銜杯蒲筍肴衆嶺盤迴赤  
日動千林駘蕩青霞交接羅倒著紫巖下如意清  
揮翠壑坳遠公蓮社我將入煙堂石室新誅茅  
春山秀色流氤氲芙蓉獨倚無人群高竹明含紫  
空日瑤花淨染青天雲駐席仙杯翡翠亂廻撓玉  
笛魚龍聞西林新月出何事澄江爲照黃山君  
吳天斗折攀花丘問壑尋池可自由秀島珠林曉  
齊出鮮雲石壁春爭流彈琴竹逕過青鳥洗竿桃  
波迴白鷗山公騎馬醉歸去煙霞爛熳誰當收

擊汰春江吳榜齊高人笑拂青雲梯紅日真成紫  
臺照珍禽亦作丹丘啼坐來碧石自爲侶登行明  
月猶堪携玉壺流連不能寢聞寥半夜聞天鷄

憶縹緲峯下二澗一首

秀萼靈泉白綺浮雲中玉酒如瀛洲山澄碧氣與  
人汲天借銀河當戶流紫澗桃花飲麋鹿春風瑤  
草煎琳球王喬思汝解焦渴閩海將乘蘭梓舟

郡守李公珣下方言別一首

林間懶慢閒人臥花外傳呼太守來談對不離經  
國語席前俱是慕賢懷龍將曲巷題荀里鳳引高

未五嶽山人集卷六

七

車耀陸臺良牧無由淹坐嘯春江已近錢芳杯

吳令蘇允吉過訪草堂有贈一首

仙令彈冠東魯賢五湖雲日鳴花絃玄珪玉操蒼  
黎慕明遠清文海嶠傳却扇風生翠庭轉停車雨  
色朱空懸山廚聊出茅容饌拂塵高談及暮天

奉答趙王殿下惠帖一首

崢嶸寶曆竟年轉縹緲星槎漢使回幸捧慶雲瞻  
睿藻願看明月仰高懷儒家已誦河間易賦客思  
沾鄴下杯莫道天家人世隔仙源流處錦魚來

荅田汝耕一首

梁苑夷門接吹臺鴻盤龍遯隱蒿萊苟生早抗栖  
巖志阮子真憐濟世才帝雪流園成藻賦仙霞飛  
嶠引高杯玉琴此日空遙憶山水終期共汝開

贈大司馬王公廷相一首

禰生一刺懷中減何事龍門却喜攀藝苑才名應  
獨步紫庭風節更誰班嵩雲河色瞻靈氣海日江  
春慰旅顏客子今朝歡不及得將魚目換珠還

贈朱太宰懋中一首

太宰仙臺早挂纓栽花漉酒寄高情門廬不改齊  
嬰卜塗巷皆知司馬名大雅合稱金殿首高標爭

未五嶽山人集卷六

七

羨玉壺清自慚獨步非王粲降德忘年倒屣迎

懷徐學士兼訂林屋之遊一首

見說焚魚徐學士青山黃卷臥烟蘿蓬臺日月論  
思久花徑雲霞染翰多與在五湖時放棹家無十  
里不鳴珂金庭仙宇吾將覓鹿駕邀君一共過

寄高公次副使二首

吳臺花鳥數驚新遙憶朱輪金馬春懷綬張喬黔  
俗變校書劉向楚夷馴十年劇恨無書鴈萬里寧  
忘有故人不謂到今難覲面向來真易別江津  
有弟雙飛入鳳池芬芳華萼照連枝茅山訪道今

何似瓦屋樓雲舊有期作賦相如猶自懶還丹葛稚笑何遲仙鳬一去無由見唯有栽花似昔時

懷皇甫子安蔡子木一首

去年春日君看我今歲逢春我憶君可柰長安瞻近日徒令三徑賦停雲鳳凰北覽迢迢隔鴻鴈南來一一聞曠遠同心歎如此天涯應傍惜離羣

壽文徵仲待詔一首

藝林早擅文章譽百日辭官臥一丘中禁編摩天上載右丞詞翰世間流生年七十誇今得禮樂三千羨獨收近日繡衣增表建高陽名里耀邦州

杭中丞惠曆一首

臺使忽從三徑至歲書遙自五雲來江湖又覩青陽始梅柳難禁白髮催紙上流年悲往夢隴頭耕候喜新開山中甲子無勞問且向桃源醉客杯

荅劉中丞惠文刻歲書一首

乘耒山陽媿隱淪邇傳芳訊篋中珍清江不盡雙魚意茂苑遺添一歲春自昔鳥鳴俱急友敢云龍性不能馴九天使節攀何及岑寂題詩寄別津

胥江同王僉憲送黃宗伯歸天台舟中命酒

劇談至尹山寺爲別一首

胥江餞別生霞早尹寺催程落景微談向故人珠盡吐杯臨寒緒玉頻揮風烟岐路難分手魚水君臣可拂衣南下總隨鴻鴈影寸心應繞鳳樓飛

送錢驗封赴部兼柬鄭文選一首

曾聞宣廟多循吏喜觀今皇起潔臣不使李桃開別徑故將衡藻付高倫雲臺毛珎題書密春館山濤啓事新冰玉鄭君方牧馬澄清攬轡定相親

白禮部方駐吳門建平宗君適至相攜泛眺各貽我詩賦荅一首

仙郎新下建章宮楚客俄來吳苑中堤柳似牽征舸綠江桃若喜會樽紅朋情不以青雲變吟眺能於綺日同難見易分浮世跡令人歡裏惜飛蓬

婁江舟中逢李侍御談齊魯舊事許借李唐

封禪碑往此以述一首

吟澤棲巖亦苦辛敢將微抱向時人踈狂豈謂池中物落魄虛推席上珍汲氏淮南驚汝業諸生歷下許誰論金泥紫嶽文章古借我無教望眼頻

贈任伯古居士一首

覺海遙乘般若艦褐衣常挈智光珠不於塵界求

三島別有乾坤具一壺河上丈人章句妙華嚴居士性情孤雲踪去住元無定肯共遺民結社無

訪明慧禪師一首

幽人已趁桂蘿裳古剎還求駕馬鄉物外靈花偏謂好山中紅日倍疑長仙鶯巧和禪琴媚帝草鮮承客履香超秀不嫌無世侶支公開徑足遊翔

和吳令蘇允吉九日一首

江暖林暄尚葛衣誰聞子政五行機當秋花鳥皆新色採菊冠裳擬舊非一棹湖濱還自繫片雲天外定何依鳴鼓鼓瑟清巖畔不駐金空白日飛

木末山人集卷五

九

讀朱子純方伯太夫人哀述一首

鵲橋龍巷元同里咫尺能傳母子芳冰蘂舊嗟慈行苦翟翬今羨孝思光情追在襍堪銷骨語記殘燈合斷腸漢氏一經吾欲著願操彤管爲游揚

題汪給事子宿山居一首

清廬僻構絕紅塵桂月松雲作比鄰四序盡爲棲嶠日一年長是看花辰家留黃鴈同虞國門對青山似許詢何事瑣臺金馬客蕭條翻學臥龍人

題田進士敬叔太素草堂一首

田子高懷凌太霞梅山宅倚參差花金臺掛日轉

玉樹碧洞流雲盤素華校書但握紫麟管登丘每駕青龍車靈才發秀綜圖典草玄人羨文章家

賦茗溪草堂和孫太初韻一首

翠竹嬋娟傍野潭秋山日映草堂寒雲枝桂樹臨虛榻翡翠山雞照碧湍漫學赤鬚求茂苑久携青劒隔長安時時野服乘高興採藥吞芝歌遠巒

擬內苑春風一首

飄飄起自太平東頃忽來吹萬歲宮甲觀影搖千柳色上林香散百花叢常傳帝樂流人世慣領仙雲滿禁中願借天聲歸頌詠揮毫不數大王雄

木末山人集卷五

十

春陰一首

朝霞不帶綠烟堤紫殿輕雲壓苑低芳柳嬌鶯藏宿霧碧蘭初燕拂新泥官花未見仙階影獵騎虎聞錦路嘶開幌山河佳氣滿氤氲彩翠望中迷

虎丘詠一首

芙蓉近倚闔閭城眺閣觴樓逐勢成珠寺翻爲歌舞地青山盡是綺羅情巖花吐學紅粧麗谷鳥啼兼鳳管聲十里垂楊芳草岸四時常映彩舟行

孟中丞望之觴子於顧華玉息園一首

金壘命酒息園同玉塵高談意氣雄倚宅青山藏

帝郭抱簪珠斗掛靈空真慚野鶴能依鳳解使林  
駒不避驄仲舉禮先徐孺子登車羨汝古人風

新購亡室墓域名鳳凰山在五湖之濱一首

山妻十載無黃土始得金錢買嶠墟拔俗不愁松  
檟僻飛冥宜託鳳凰孤平生抗意唯三島長夜歸  
骸合五湖草郭尚傳梁處士鄭鄉何必念荒蕪

慰徐山人暮歲喪子一首

故人使我憐徐穉垂白那堪失驥兒藥裏提携心  
尚在灯幃把訣淚空滋愁中不得看孤影門內誰  
知有路岐離合死生俱一夢青山餐飯且支持

五嶽山人集卷十六

王

哭祝京兆希哲二首

絕代才華海上居白頭纔得謁公車爲文可作千  
金賣倚馬真誇七紙書但使有懷同阮籍不妨無  
路薦相如柴桑人去空開徑愁見新楊繞故廬  
嵇康懶性老還疎孫綽才峯秀有餘世上不知司  
馬賦人間今寶右軍書從來燕雀爭嘲鳳可惜蛟  
龍只混魚尚憶去年春二月碧桃花下駐高車

中山王孫挽歌一首

聖代王孫羨隱君天球翠釜擬華文平生實厭金  
張侶白髮終歸角綺羣冠着芙蓉憑嶽日賦成鸚

鵠灑江雲吳門空把延陵劍何處淒涼掛爾墳

懷母氏一首

荀顗承歡宛北堂何平號慕忽靈觴百年母德初  
辭眼一訣慈言轉斷腸干祿未能娛晚暮虛名豈  
得慰荒涼古來風木無窮淚荼苦那堪到我傍

五嶽山人集卷第十六

五嶽山人集卷十六

王

五嶽山人集卷第十七

吳郡黃 省曾 著

五言絕句八十六首

襄陽曲六首

漬粉蕭夫人換却房山水不信此流清試看漢江裏

且買槎頭鱸去醉漢江酒笑殺杜南征沉碑管身後

刺史登高臺但歌野鷹來不顧隆中客千年爲爾哀

陸子襄陽來十馬金陵去如何滇池人對之輒流涕

虎士委桃核陽春作錦林襄陽二三月歌舞入花陰

莫着白接離且歌白銅鞮虎頭沽酒飲紫蓋聽猿啼

江南曲三十首

荷葉何田田綠房披甫甫的的不成雙心心各含苦

汀有菖蒲葉渚有菡萏芳采葉爲儂帶牽芳作儂

裳

草抽池上芳燕含陌上泥銜泥有時歇銜苦無時離

百鎰買米純千緡易綃素繡成雙鴛鴦無由寄遠路

落英不雙墜浮雲作兩飛儂在百尺樓郎在千里車

綺袂二尺長珠璣半垂額寶馬雜香車東城復南陌

鳥有戢比翼木有紹繚枝誰令儂所歡差池有別離

調丹爲唇脂采蘭作香澤玉鏡鬪新粧染作芙蓉色

釵安歲鞋爵耳施明月珠試向小姑看小姑道相宜

轉蓬本無依儂願作轉蓬飛飛千里道或與君子逢

蕩漾木蘭舟江萍綠如織兩兩採蓮人相逢不相識

吳姬理芳蠶家家局綠靡綠成玉絲縷不得作儂



衣	儂	棹	去	儂	雨	信	朝	移	方	馬	去	之	扶
造五兩舟般般與人別	綠楊樓儂傍秦淮	心向人難道語儂有絕代姿對鏡淚如	何團團不得作儂鏡雙鯉何莘莘不得寄儂	萍隨水東夕萍隨風西儂自懷一心結髮無改	夜遙蘭缸滅明月贈我光不願照儂闌願照君子	種瓜綺陌田瓜成歡不把綠蔓宛宛長不得繫歡	相逢狹斜道匆匆陌頭駐歡言看花回儂方看花	竹長長有枝悅長長可繫與君結連錢纏綿當似	扶桑不見芳白兔不見搗君子不見歸紅顏空自				

老	舞	馬	水	上	採	鯉	水	裏	同
黃金買吳兒明珠換楚女七歲作鸞歌八歲能風	莫追旧舍翁豪奢不相下家家鳳翼船人人金絡	青青西子湖花芳媚鴛渚十里錦舟蓮琵琶拂江	誰道江南樂儂道江南苦嚙嚙計陌多儂家無寸	九達擔雜英朱門競相買國花委青郊零落無人	江流無斷絕日釣橫塘水不見千里人願得一雙	新裁明月扇粟金光泚泚上圖江南山下圖江南	峨峨南陌樓盈盈集娼女紛紛野鴛鴦喧喧帝城	子夜歌七首	出門復出門致辭問老翁郡縣如猛虎可與嚙昔

鷄鳴望東方冥冥曙未開何意催租吏咆哮入門來

去年種蓮人蓮開人已沒今我更不樂鏡裏改顏色

釣魚魚上釣聊與我婦烹哺糜過今夕且莫愁天明

喚郎郎不應郎自城中回縣官加糧稅面色如土灰

十朝不一飽郎從東西去績麻妾換粟牽衣勸郎住

王羲之集卷之七

晨興覽青鏡凋顏傷懷抱宿鳥日出飛明月不待曉

雜詠十首

怪石

莫謂扁鵲神莫云岐伯聖不入日林國不識仙人鏡

釵

釵色雙紺玉釵頭二舞龍紫雲生素掌白日上秋空

紅豆

紅豆鐫銖小靈光數尺長葛浦浸鷺卵須候獨孤嘗

浮槎

八月西風動浮槎度海濱誰知牧羊子乃是天河人

鴛鴦

白刃殺大夫紅顏殞臺下試問青塚邊鴛鴦果誰化

寒植

寒植長春木暑刺迎涼草琅玕不彫落鸞鳳終枯槁

王羲之集卷之七

鳳

漢帝貴神雀楚人重山鷄琅玕不能食梧桐非所棲

金鏡

金鏡四尺廣紫河萬里長還愁魑魅見復愛霜荷香

毛車

毛車乘弱水燕卵獻麒麟奇香聞百里驚動八街人

西海膠

葡萄行狡兔扶荔走熊羆不是弓絃絕誰知海西膠

何以問遺君二首

何以問遺君絃絃白玉紉綢繆千萬絲自妾心中抽

何以問遺君四乳龍文鏡紅顏不可將無由看妾影

古意四首

桃花花則紅杏花花則白豈郎有兩心花有兩般色

色

燕雛不可飛柳短不可折轉眼謝蘭春日暮花如雪

雪

珀枕芙蓉獨芳帷翡翠空聊將雙黃鵠飛我綠琴中

中

君夢妾不知妾夢君不識安得兩夢偕相逢皆此夕

夕

遣興一首

日暮山如隱春來鳥似狂逍遙北牕下寤寐即羲皇

皇

句曲立春一首

寂寞留山縣天回大地春東風生旅館吹共故鄉人

茅山一首

瑤草攀春空衣寫生輕霞以我塵中目瞻此天上花

春泛一首

春舸遡晴川遊舠忽悵然落花催落景流水送流年

雨花臺一首

僧來落天花我至看芳草日暮思雲光幽懷不可道

道

二泉一首

借問金沙地何年玉髓開水尋滄海去雲抱碧山來

辛卯冬別友北上一首

平生愁作別今我適長安忍使鄉園客都成夢裏看

長安春思一首

片舸移黃渚游車入紫京那堪異鄉思坐見桃花

生

宿遷蝗一首

不見鳳臨國惟看蝗蔽天休盡草田麥留炊茅屋

喜得林吏部志道乃弟遠將折簡一首

憶爾胥江別春風桃幾開人逢鵲鴿下音得鴈鴻

詠鴈一首

秋落衡陽月春鳴塞上霜往來年歲改南北海天

太華山人集卷七

九

詠合歡黃葵一首

接葉深為翠雙葩淺作黃因憐合歡意紗幕覆鴛

鴛

詠梅一首

金閣度微風玉牕拂孤月常疑雪似花愁見花如

雪

詠蘆花一首

綴宅俯芳洲蒹葭帶艷流學蘋宜吐月為絮却飄

秋

題文德承山居圖二首

山氣幙中合林光榻上開清誦紫苔篇紅雲時一

來林步深轉佳川島互澄秀不到車馬塵紅日自成

石林一首

畫古石碧槎枒仙壇隱士家洞春雲是葉歲暮雪為

花

詠垂絲柳二首

翠柳拂金堤絲絲綰霧低挂來鄉望遠垂處客心

太華山人集卷七

十

迷弱柳鏡臺前青青太可憐絮飄梁苑雪絲挂楚江

烟

題仕女圖一首

玉照非綠月蘭流不待風延佇春階畔芳心知爾

同

詠扇二首

開絨發團扇射得所歡意動搖芳花前遙傳若蘭

氣

始歡却暄暑願歡常展轉一懷香題澤二憶新粧

掩

詠絲巾一首

窈綠千萬絲織成一尺素染作芳蘭色迢迢寄情故

閨情二首

一片行雲女紅粧太可憐不如閨裏月猶得向人

并羽燕流閨同心花滿溪借問青琴上何時雙鳳

製藥一首

制藥探舊木雕曉撥新蘭氣弱先伸草愛多輔合

歡

徐河雨一首

谷谷風爲馭陽臺雨更來但滋愁淚落不吹鄉夢

回

五嶽山人集卷第十七

五嶽山人集卷第十八

吳郡黃省曾著

七言絕句八十八首

擬洪武官詞十二首

君王新拱虎龍都萬戶千門天上圖不似六朝繁  
粉黛內官聊選備承呼

六院沉沉六觀傍西宮紫殿起中央夫人別與蘭  
閣貯盡飾金籠彩壁箱

鷄鳴天子下牀梯內直紅粧兩墜齊閭闔虎頭  
門大啓春星猶帶紫宮低

不義大集卷十八

金鋪玉戶月流輝寶座瑤堂映紫衣聖主觀書

居大善三更龍輦未言歸

內花園裏動春遊四面參差五石頭玉砌琳階儲

碧水龍葭吹向小亭留

君王蚤起視千官金匱爭催具鳳餐紅粉珠盤排

欲進再三擎向手中看

雲簷排比玉妃房戶戶俱鋪紫木牀聖后從來

勤內治不教偷嬾雜沉香

鑿教金井受天光小小銀瓶挂玉牀此是聖人

新制度諸宮各院盡相當

清萱到處碧鬢髮與慶官前色倍含借問 皇家  
何種此太平 天子要宜男

九五飛龍寶殿高朝回常倚赭黃袍星祥一過天  
王目長夜經綸不厭勞

長春門裏清明日上苑蘭風花鳥繁焚却紙錢啼  
泣罷又隨龍輦向西園

金鋪日月門將啓諸院爭先畫翠娥高髻紗籠向  
何處六龍牀上看 皇哥

擬古宮詞二十首

帝子春遊玉輦移六宮爭插好花枝親將粉蝶教

低放棲着紅芳是幸時

御苑初開千葉桃紫霞紅露綴芳條一枝親插仙

妃髻要助娉婷百樣嬌

碧桐蕭瑟玉階秋蟋蟀宵鳴約伴求爭把金籠牢

閉却夜眠留向枕函頭

曉來粧罷鳳臺前五五三三伴結聯春晝底長難

度遣戲將纖手擲金錢

龍顏天霽下珠樓張宴尋芳鎮日留却道桃花能

釋恨不惟芳草解忘憂

華清七夕望銀河瓜果求恩開綵娥爭取蜘蛛金

金閉明朝開較巧絲多

日暮君王舉鳳觴醉來忽地倚紅粧雕欄芍藥親  
教折傳遍佳人嗅艷香

興慶池頭水殿涼龍綃被底擁鴛鴦宮嬪不敢擡  
頭望倚檻低看鷓鴣忙

寒食今朝楊柳澠綠繩排縛登鞦韆纖腰兩兩雲  
中聳贏得君王呼半仙

雪霽深宮凍半消金簷尺許挂冰條官家視政歸  
還未翠竹輕輕仰面敲

二星今夜度靈橋結錦為樓百尺高穿罷銀針五  
色線沉香亭畔聽吹簫

不辭君寵玉杯傾肺熱還思解宿醒口吸盈盈花  
上露凌晨先傍內園行

捲開簾幙任風吹紅艷難將酷熱支珍簟涼室猶  
肺渴口中含却玉魚兒

貴妃花汗煖津津侍女交來鼓扇頻日午臨牕常  
拂拭紅香染透白羅巾

湯泉蓮下湧為池補鴈絢是片刻嬉浴罷金溝看  
退水珠纓拾却不教知

中秋月鏡五雲開妃子凭闌太液來猶恨清光看

不盡勅教明歲築高臺

拘弭火雀貢雙雙環聽清音實異常玉女任從燒  
蠟炬玄毛墨羽不曾傷

牡丹前殿始芳菲香氣騰騰襲鳳幃蛺蝶夜棲黃  
白翅平明張網撲羅衣

飛鸞輕鳳闕纖濃妙舞嬌歌冠六官天子怕令風  
月損重重寶帳護芙蓉

君王驀地感龍顏左右仙姝鎖翠山舞罷阿翹河  
滿子傳宣賜與紫金環

塞上曲四首

本五卷八集十八

八月秋深邊馬肥塞魂空逐鴈南飛蒼茫落日黃  
沙外猶自提兵圖合圍

大將新懸銅虎符迢迢青海走呼于雕鞍坐踞渾  
無事天濶秋鷹正可呼

放獵胡沙控紫弦草深狐兔走祁連秋空昨夜旄  
頭落爲卷旌旗破左賢

塞雪皚皚春未消將軍千里破天驕羽書昨夜飛  
金闕應得君王賜紫貂

楊柳詞四首

去歲今時別淚飄夫君留向玉關遙春風似爲相

思妾吹動天涯萬柳條

千載姑蘇送客時金昌亭畔柳如絲于今一樹無  
人種怕與春風管別離

白馬金羈人未回翠條仍自挂粧臺黃鸝莫作藏  
身處一入絲中遣不開

巫峽巫山錦樹春垂楊垂柳著行新東風不是貪  
飛絮爲覓天涯未見人

採蓮曲三首

懷人朝把紫箋裁暫向荷花鎖黛開正是妾心愁  
劇處鴛鴦兩兩莫教來

本五卷八集十八

團扇遙將明月裁蓮舟掩映一花開風前羞殺芙  
蓉色莫是陽雲感夢來

細裙新借彩雲裁正值芙蓉玉沼開不爲名花同  
妾色畫船寧泛月明來

遣悶一首

南池北苑柳皆絲未見花前把酒卮倩汝長條挽  
春住還人酩酊艷陽時

山僧以枸杞椒芽初筍爲肴飯我一首

芳椒采自青巖細神杞求之紫洞新謂道鄰超齋  
一五競將山款供山人

望西塞山小步一首

西塞山前秋暮時行行歌把碧松枝  
鱖魚白鷺玄真與流水桃花空爾思

湖上二首

高人開宅白雲中錦浪桃花有棹通  
好月爲留清夜色直將春水擬晴空

豔柳芳湖裊綠烟春流長映白雲天  
鴛鴦鸂鶒催清泛宛似乘槎北斗邊

九日同郁大夫白子泛舟石湖登高四首

水淨霞明玉鏡開方平叨駕藻舟來  
脫冠太守逢

不盡山人集卷八

高彥愛殺清歌戲馬臺

重九蘇臺登暮秋毗陵公子神仙流  
黃英一束無人送楚客偏多冉冉愁

芳草青青西子湖南天鴻鴈未高呼  
吳人絃管喧

佳節一道花江帶舳艫

轉岸迴溪近五湖烟霞驅向碧流鋪  
綠雲未化淹歌舞爭道高陽舊酒徒

同屠比部張儀部集萬都閫公署四首

芙蓉北闕倚鍾山細柳連營紫霧間  
日月常懸江海靜飛龍馬放綠郊閑

大將青廬直禁宮高賢駐馬玉杯同  
柳垂閭闔千章綠雲湧蓬萊萬片紅

白鷺洲邊踏馬來青龍山下綺筵開  
南雲結取爲張幕北斗携將作獻杯

五雲紅日晝蟬鳴宛宛高楊翠染成  
鸚鵡杯銜銀月上仙人縹緲想吹笙

月夜偕高令公次登惠山飲第二泉一首

落日惠山生紫煙參差龍刹俯江天  
清觴碧草金巖上瀟灑春空揮五弦

送蔡子歸西山一首

子胥江上君逢我奉伯祠前我送君  
君臥西山那得見令人長望洞庭雲

送張子言適越二首

陸劍巴琴動遠遊隋珠和璧映滄洲  
觀吳無復駕鸞殿泛越空華翡翠樓

平子才高三輔希客星南逐五雲飛  
愁歌玄賦名何早紫微丹丘興不遠

別友一首

綠柳堤邊別馬嘶離雲慘淡結秋虛  
願將芳草相看淚化作清江雙錦魚

集 94—673



華二宅作一首

殘燈銀燭共清筵  
午夜催人尚不眠  
綠酒莫辭今夕醉  
桃花重到是明年

臥病草堂送客之金陵二首

我謝金陵八月秋  
歸來行藥草堂幽  
憐君迴泛秦淮舸  
攬取紅霞寄碧流

震澤遙連白鷺洲  
白雲千里映高遊  
它鄉不忍看鴻鴈  
奈爾哀音玉枕流

哀次何仲默集有感一首

微省鸞臺何舍人  
揚芬振藻鳳池新  
祗緣把釣依

黃鵠不及彈冠狎紫麟

呂城逢 皇木二首

雪隴洎洎添水漲  
風旗旆旆謹王共  
眼看碧岸千層木  
未覺深巖萬仞松

滄江碧海常輪筏  
東岱南衡不吝材  
誰把張華圖畝取  
千門萬戶一時開

夜發秣陵一首

秋垂江柳綠烟齊  
客路芳花踏馬蹄  
早擬歸心似明月  
今宵先度虎丘西

金陵樓上一首

我在金陵百尺樓  
秋河高映玉杯流  
若教明月家山度  
爲寄長安此夜愁

至天津一首

天津渡口海潮生  
遠樹微茫片月明  
帆影初收芳草岸  
金錢買酒直沽城

天津魚一首

紅堞東連綠海濱  
方城突麗是天津  
南浮北泛停鳧棹  
不費銀錢得紫鱗

水燕一首

江上王孫綵鷁歸  
翩翾芳鳥弄烏衣  
長林脩竹誰嫌汝  
不畏狂飈掠浪飛

途中詠蔬一首

四女樹邊分碧韭  
裴家園裏折青薇  
身同洛上神龍卧  
心似商山避鵲飛

阻風二首

長安旅夕隔芳諱  
千里思教一日歸  
柰爾天風不相念  
南舟爭似北帆飛

愁邊綠水疑添速  
客裏青山似倍長  
日日飛心總歸去  
不如身到鬱金房

吳歌七首

金鋪玉戶散烟沙露徑風墟吹遠霞尚憶吳宮全  
盛日錦帆西子擁如花

紫麋黃鹿上蘇臺玉洞仙姝去不來一片當時金  
殿月露花烟草照秋杯

綺門紅日八風開天象文移江海隈一泛五湖君  
子甲館娃花閣掩雲苔

五山六合采金英花殞莫耶寶劍成龍雨久隨神  
物去千將千古有雄名

崢嶸四座折椒丘轉見要離烈士流慘日愁雲酬  
一死金華公子伏吳鉤

木齋山人集卷八

孫子談兵天下無竝驅黃石與陰符鸞姬鳳女殘  
星劍水火堪教紅粉趨

膝玉蘭宮化綵雲珠櫺金鼎國西墳青山機發黃  
泉閉白鶴蒼生不忍聞

聞呂生琵琶一首

琵琶蕭瑟動華軒春草遙悲青塚魂當日明君心  
裏事千歌百調豈能言

詠扇上花一首

名芳新染赤城霞月下燈前盡可誇莫怪飛飛來  
粉蝶春風今日正吹花

詠梅一首

芳枝臨向玉臺春月蕊雲華與歲新總道金樽開  
繡戶風前不見詠花人

水仙花一首

玉蕊冰花不可齊光雲瑤草伴萋萋渾疑粉蝶風  
前泛宛似江妃月下迷

六月二日客途逢亡內林日二首

汝向泉臺已匝年月遺明鏡翠遺鈿人間萬里音  
堪寄獨有黃壚鴈不傳

木齋山人集卷八

去年愁裏客京華今日逢春不在家桂醴蘭肴望  
裏莫遣懸淚眼灑天涯

五嶽山人集卷第十八

五嶽山人集卷第十九

吳郡黃省曾著

連珠

擬連珠五十首

臣聞蒼靈照彙多損璧於夜零妙有融方恒瘁英  
於林掃是以一壬作棟足什玉燭之休匹倭持台  
遂夷金鏡之治

臣聞甘醴習御罔億腐腸之憂商羽便聞靡較蕩  
心之毒是以紂貫左強而殞殷懷親上官而喪楚  
臣聞膚寸爲翳則龍照不能普其暉卷撮以防則

玄海不能納其會是以然苜者廢四方之聰目  
蔽樊蠅者排九州之獻替

臣聞齊女發號赤電爲之擊臺魯戈擣戰青驪以  
之反舍何則精至則昊曠通衷確則神明鑒是以  
干剗自靖而玄宰孟津之北胥扶匪躬而帝降姑

蘇之棲

臣聞慕勲堯者宜則其光格之德懷敬文者在儀  
其緝熙之性是以飾糟粕而爲聖有類繫風矜柢  
棟而爲禮僅資作僞

臣聞二行相軋水必滅火兩色交揉縹果奪素是

以入朝之妬莫勝小人在公之爭終陵吉士

臣聞師曠格幽于神物而靡感不聰之士雍門泄  
涕于孟嘗而莫動無悲之子是以祭謨有碩豈挽  
征戎號諫其良奚成藉畝

臣聞擘肌英辨非黯然之所窮入雲高唱非頑鹵  
者所識何則軒鏡不可以貽盲章冠不可以賞越  
是以里奚韜頰于虞階伯牙絕琴於齊室

臣聞井淵九仞非尺綆之可汲風扶萬里非微蚤  
之可翔是以德薄者抱覆餗之悔能小者召反駒  
之羞

臣聞鑛璞之金不以未鑄淪其寶璇源之珠不以  
未剖失其英是以負壤者版築之舍賢屠牛者朝  
歌之潛聖

臣聞白璧成而礪諸委鏤劍削而砥厲投是以運  
狙者謝功成者藏淮陰殊體於楚收陶朱引躬於

吳絕

臣聞片能適中逐臭穢若蘭芳小技投符吡檢慳  
爲鼎輔是以覩芻狗之立責之展足見杯水之積  
望其長流

臣聞性賦攸局畀中鉉而多迷計學所限踐宗袞

而益蹶是以邇敷倉者弗能多餐臨江河者不可兼飲

臣聞笙鏞磬鼓充聆俱暢橘梨棗栗入口咸調是以羅士貴於無方建賢務於廣路

臣聞徧顧不屏則嘉<sup>嘉</sup>弗<sup>弗</sup>泳于池豺狼不驅則珍禽弗繁于囿是以饗養去而黎蒸康凶貪誅而億兆育

臣聞炎燁方濇殺節已端其機華英甫芳萎展已潛其穎是以寧輯之朝宜殷憂於瓦土奠定之國當軫慮於鴻鴈

宋書卷之六

三

臣聞懸書呂市募千金而罔應陳鹿趙廷歷百官而莫判是以權赫者杜仁賢之口勢重者懾庶衆之膽

臣聞偷肥甌甌者徇冕之所以充割高舉丘穴者鳳凰之所以遠氛是以種營不逮於蠡全越蹈豈方乎良保

臣聞淳溟茫茫假巨艦而截濟坱圠方廓資游車而通歷是以商霖必求夫築說周鷺當興乎鈞望臣聞淑陽善煦不艷傾葵之英靈水職滋難潤枯拔之木是以尼聖無寧於魯亂箕仁莫藥於周亡

臣聞惡曲影者貴正其形恥醜迹者務矩其步是以令聞赴頌於仁君刺詩叢譏於虐主

臣聞基裁或裂雲構必傾水體載弱鴻羽斯沒是以下心膠而洪圖永民志定而大寶凝

臣聞搏鵬漢迫楚鷹挺其擊制騰蛇霧游唐蛆効其吮服是以范睢致惜於神叢朱雲願借乎馬劍

臣聞啞虎負崇而烏獲避嬰詹諸食景而后羿歛射是以王竊終成于君所曹禪竟復於太垣

臣聞水異方圓稟隨酌器絲殊朱綠受倣湛液是以政淳則化朴法蕩則風淫

宋書卷之六

四

臣聞治鼠穴者壞侵於堂厦潰微炮者疽及於頰膚是以明王不察夫細過良工罔擇乎毛瑕

臣聞朱輪白屋均蜉蝣之控玩翠綬黃褐同土壤之陳朽是以孤竹揭芳譽於餐薇老萊垂鴻名於緯脊

臣聞周魴掉赤庶婦望恩於孔邇譚屨踐霜大夫興怨於其空是以仲尼慮長府之爲尹鐸釋邯鄲之役

臣聞宵人探發以吠狗爲醜崇鬼侵擊以神巫爲憎是以國戮揚庭之臣鄉絕作誨之友

臣聞情隄蟻漏馴將泛澤欲焰星災終及焚岡是以三公測奢於箸杯五子推亡於雕峻

臣聞改制以新必草昧之運通變而宜在神化之朝是以解門而薪者樊塞井爲曰者勞紀綱亂而夏顛以兆典則清而周禎以成

臣聞惠養跼黏飴殊其用今鞫古駕馬別其驅是以仁義爲竊奪之資詩書乃榮華之徑

臣聞靈谷持虛故群聲悉應澄川停朗故萬象畢鑒是以洗心納敷言之廣曠襟察效策之富

臣聞廬圻壤者伏堙隨之災蔭惡木者蘊霆撲之

宋書卷之六

卷六

患是以炎門非貞士之結轍權官非智夫之寓趾臣聞玄穹貞幹生物之機不息藻景翔照烜萌之德無涖是以紫宮屬念於蒼生九位周情於萬國臣聞一絃繁瑟何以諧五音之節獨輻正車何以造千里之途是以孤任則棟傾偏倚則邦殆

臣聞玉彤奢度游曲陽而移騎劒豪風入長安而化是以揚悲南北之岐墨泣蒼黃之染

臣聞滄瀛雖鉅流崑出赴泰嶽雖高小人拒登是以玉堂妙白華之庸青闕謹朱絃之選

臣聞抱壺涉險蒙火則焦貫甲障兵蹙波斯溺是

以器必程其所能才不强其所短

臣聞御翠裘而襲涼不如握翬懷皋草而求芳不如佩蘭是以職培克者難望甘雨之宰位强梁者豈獲陽春之牧

臣聞碎卵之林朱鳳不遊焚穴之山仁虞不處是以賣生沒而孔轍回箕子奴而微器徙

臣聞大鈞極陶不如撮粟之彰惠時雨普潤不如浸水之著功是以帝力亡於堯歌卿仁思於鄭哭

臣聞外於末者斯善其德悖於貨者必鬪其民是以榮夷專利而王室卑魯隱漁濟而庶人盜

宋書卷之六

卷六

臣聞薑附奏能無參苓之延益鷹鷂奮距鮮鵠鸞之和粹是以樂羊被賞終疑其心西巴抱愆竟爵其德

臣聞蠶蠶包螫防疎則毒生江河潛濤風揚則舸覆是以戒惕六馬之馭怨謹三人之矢

臣聞晏愛篤而瑯琊之畜獻單忠罄而無射之規吐是以水和則不味樂一則非調

臣聞百壺之盈注獨辱而必溢千鈞之重懸特枝而必折是以天下非一才之可勝畝井非子農之足播

臣聞釣鰲則魚吞而弗舉逐鹿則兔逸而罔顧是以圖大者略於細得希遠者損夫近功

臣聞痼痼瀕盡俞扁無箴療之巧蠹植已蹶后稷無栽培之方是以輯安必於未危謐亂在於可治臣聞人情忌滿禍適如歸天道好謙慶赴若應是以孫叔繼封於肥壤之辭晉公覆宗於嘉陵之合

宋王公集卷十九

十一

五嶽山人集卷第二十

吳郡黃 省曾 著

語苑

客問四十章

嘉靖十二年夏五月吳郡多雨而寒客有舉董生之說以爲問者董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煖而上蒸成雨矣夏氣多煖陰氣自下昇上躋陽在天矣安得雨而煖陰氣下昇日皆陰矣何必雨而涼蓋仲冬五陰覆上一陽萌下陰多陽少故恒寒雨而反煖者雨氣墜壓遏抑其上蒸之陽故氤氲而煖也仲夏五陽覆上一陰萌下陽多陰少故恒煖雨而反涼者雨氣墜壓遏抑其上蒸之陰故清凝而寒也客曰子以上覆之氣爲寒煖其有徵乎予曰星露之下厚御慘凜太陽之中釋裸揮汗其覆殊也玄冬之候殞柯落葉而根荻滋者覆氣寒也朱夏之時焦禾烈土而井泉涼者覆氣煖也覆氣之有寒煖由日晷之有長短也短則煦淺而寒長則煦久而煖自然之度也仲尼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之謂也

客曰世謂弱水無力不勝鴻毛者何也予曰鴻毛至輕也置水則浮安有不勝者乎予聞大海之際有尾間沃焦者是消海水水於是也旋環而墜下水下而物隨之爾鴻毛之沒蓋以此也非水性有強弱之殊也

客曰鳥生則羽魚生則鱗何也予曰得木水之氣也木生而枝葉離披焉鳥得其氣而羽毛扶疎者象木狀也水漾而波紋淪漪焉魚得其氣而鱗次參差者象水形也故鳥棲必木魚濡必水各戀其生本也

本草人集卷十

十一

客曰世儒謂陰陽之氣恒密合而太和者何也予曰密合而太和者言乎陰陽之交而生物者也陰陽之氣本有兩也水恒潤下火恒炎上天恒輕清地恒重濁陰陽分判之徵也故曰天地定位位各奠也水火不相射性殊途也然而二氣常交焉陰氣下降陽氣上躋二氣互交而成泰陽氣下降陰氣上躋二氣互交而成否是故仲冬一陽升焉季冬成二陽孟春成三陽以地升三陽之氣合天降三陰之氣二氣平等始密合而太和故正月之候萬物承其候而咸章乾知大始生本于陽也前乎

是也物雖有生未之齊也後乎是也物之所生皆稟茲也仲夏一陰升焉季夏成二陰孟秋成三陰以地升三陰之氣合天降三陽之氣二氣平等又密合而太和故八月之候萬物承其候而堅實坤作成物成本于陰也易曰天地氤氲萬物化生此之謂也必氤氲而後化生蓋以兩而合非合一而不兩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言陰陽之氣本有兩也物有雌雄牝牡人有男女天有日月其徵昭然矣

本草人集卷十

三

客曰草木之華其有五色而始之抽萌咸為蒼綠者何也予曰天之色玄地之色黃天地交而生物則玄黃合而成質蒼綠者玄黃交合之色也其蒼綠不變者木之華也紅赤者火之華也黃者土之華也白者金之華也紫黑者水之華也各得其華而吐其色也其心粉俱黃者顯皆得土氣而生也客曰天象昭明者何也予曰在天者得火氣而生火質光燦故厥象昭明也在地者得水氣而生水質黯淡故不昭明也人之構精鳥獸孳尾水也草木之仁亦水也客曰龜以視鶴以聲亦皆水平予曰視交而水凝聲交而水滋未有地生者外水而

得兆其形者也

客曰醫家者流以六氣為外因七情為內因病各有因信乎予曰皆因內也茂者鑠彙質薄者焦而芙蓉發色嚴霜隕物柯殘者凋而松栢揚秀內藏者厚則客氣不能移也故長夏之候悲慘則肌涼隆冬之時盛怒則面赤殷憂白髮多思耗神膚密拒風精完奈勞未有內氣和暢而外邪下之者也邪之所蟄必於其虛苟能安和恬淡情調志適皞皞嬉嬉雖有瘴疾弗之犯矣故曰精神內守病安從生也

本草少集卷十

四二

客曰鳥之伏卵一也有高飛有弗振者何也予曰鳥之伏卵雌雄咸伏者得清揚之氣故高飛鸞鶴之類是也獨雌伏者不得清揚之氣故弗振雄鷺之類是也

客曰蚊蠅之屬其亦雌雄竝伏者乎予曰蚊生於蒸水蠅生於暖灰皆感清揚之氣化而生者非暖候不成也故蚊遭霧而死蠅置冰而絕其受清揚之氣而能飛者萬類莫之能遠矣

客曰世俗以蚊多占豐蠅多卜歉者殆有奇數乎曰蚊生於蒸水多雨則多蚊雨歲必豐蠅生於暖

次多旱則多蠅旱歲必歉蓋以蚊蠅測雨旱雨旱射豐歉也

客曰鵲能報慶烏可詔憂信有之乎予曰國家之興亡災福氣必先焉鵲者和氣之所生也故其所集多於和氣氤氲之地焉烏者戾氣之所生也故其所集多於戾氣糾結之地焉和氣之下其人有慶戾氣之下其人有憂但以趨氣而因辨憂慶非真鵲能報慶烏能詔憂也麟鳳之出必於太平之世者趨和也

本草少集卷十

五

客曰物之壽夭不齊者何也予曰成之遲者必壽成之速者必夭蜉蝣朝菌俄頃而成安得不俄頃而化乎成者形氣之極無復加焉之謂也極則必反而以漸殞焉故松栢千年而其長未已龜千年而其大未已皆未至於成者也未至於成但有生

生而已安得不壽乎  
客曰人與畜獸之懷胎而有久近者何也予曰古人有云鼠以一月貓以二月鹿以三月豕以四月猿以五月牛馬以十二月俱得生數也人以十月得成數也

客曰海水熬鹽必火以成常也而解州之池則風



以結之何也予曰熬鹽者火也而解池在終南之陽必南風乃結南者火方風者火氣風亦火也風自火出風與火一也風結之者猶火成之也故渖赤者火質也北有巫咸之水入則不結者水尅火也

客曰人貌之竅鼻與耳目則二口與二陰則一者何也予曰嘗聞之杜生云此天地交泰之象也泰之六畫上三皆偶下三皆奇人之鼻也耳也目也三竅亦皆偶口也前陰也後孔也三竅亦皆奇陰陽交而爲人也泰之象也然上竅雖偶而其位則

陽故常輕清鼻以納氣者輕清也耳以納聲目以納色位愈上而愈清也下竅雖奇而其位則陰故常重濁口以納飲食者重濁也前陰出洩後孔出糞位愈下而愈濁也五臟地也其位在上六腑天也其位在下亦天地交泰之驗也

客曰水性宜浮而肝位則沉金性宜沉而肺位則浮或曰肝實肺虛何也予曰肝浮肺沉之性固在也然而肝之沉者水以生木受腎母之水氣故沉也肺之浮者土以生金受心子之火氣故浮也是以燠之沸湯則肝之水氣盡木氣獨專而浮肺之

火氣盡金氣獨專而沉矣五行之性安可變也

客曰目以司見耳以司聞者何也予曰目者心之竅也係于火火主外燭故別色且其本華光者也故色合而見焉耳者腎之竅也係于水水主內藏故納聲且其本含韻者也故聲合而聞焉又金之揚聲以水而納木之發色以火而別子母各從其類也

客曰雲氣風角何預人而占之乎曰雲氣風角生於人之聚也人之聚也其氣必盛橫出而成風上泄而爲雲皆人聚氣爲之也故聽音望色知吉凶

也師曠吹律而謂南風不競此以音占風也常曰五雲之下必有賢人聚賢人者備具五行之和德故聚而見爲五雲也兵事以五色射勝負者下有是形上有是影毫髮弗爽也

客曰龍見而多雨何也曰龍所以興雲者也龍之盤翔于天也雲隨之而匝合矣雲盛斯雨多也客曰龍之感雲何也曰雲上於天其性上升氣之陽也龍之爲物陽而神者也龍而上升則山川之氣交騰互蟠感其類也且神者氣之帥也以龍之神率雲之氣致應自然不相離焉者也

客曰風多則雨少雨多則風少何也曰天地之氣不兩盛橫運則風上蒸則雨上者勝斯橫者少橫者勝斯上者少故風雨不能兼盛也其或風雨兼盛者則上蒸橫運二氣爭衡者也

客曰月星借日爲光之說信乎曰此說虛也天之有日月猶人之有兩目也目不相假以爲光月其假日之光乎客曰日月相射故望而盈參差而缺合而晦宜有假也曰子未仰之天耶日之西沉也東極之星不與日射日之東上也西極之星不與日射而皆有光焉知星不因射而自有光則知月

不因射而亦自有光也日月與星皆陰陽之精各有光也仲尼云在天成象象各自成也在地成形形各自成也象有相假而成則形亦相假而成乎客曰然則月之虧盈也何居曰此氣之消息也聖人謂之生明死魄自生自死非有所假也禮曰地乘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此虧盈之義也和而後生非曰射日而生也不觀女子之月事乎經血之生也三十日而一瀉猶月之明也三十日而一晦月生而有假於日則經生而有假於男乎謂之月事

者言其一生一瀉猶一盈一虧與月同事也

客曰盈天地者惟萬物其首初也全生之耶抑有漸乎曰全生之也陰陽五行錯綜相生而萬物無窮焉分劑交配盡矣極矣故自凝莫以來凡所生者不盈乎一物也不殺乎一物也盈之殺之則非陶化之全矣惟其全也故不可盈亦不可殺

客曰飲食男女果性之欲歟曰性之欲也初生之嬰即知乳矣方化之蛾即求耦矣飲食男女豈非性歟性者生也飲食自生男女所以生生也皆天性也雖曰性也而有節焉節非外強也性節之也

小人窮其欲矣君子復性以禮制之也聖人盡性欲不踰矩也所謂性節之也是故溫涼寒暑有過矣而天地節之以日月飲食男女有愆矣而聖人節之以性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性存而道義行其於飲食男女也何咎之有

客曰著藁莖也龜枯介也何聖人神之以定天下之吉凶著龜寧有知乎曰非然也應天下之動惟聖而無心者善之故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聖人者慮人之惇惇爾思弗能無心而應者也故其從者必吉其弗從者必

凶人之信乎著龜而動亦如聖人之無心而應矣  
苟人之心能無心而應也則良心之從者必吉其  
弗從者必凶又何假於著龜聖人神夫著龜而定  
之者不得已也定之而不言所以神之之故者民  
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

客曰春嗜臥而多夢何也此念之變態也人之晝  
也物交念續則有思寐也神交念續則有夢春而  
陰陽之交又木魂之盛助生心神念斯蕃矣故多  
夢也

客曰人之淺躁寡謀而深沉多智何也曰淺躁屬  
火火性外明而內暗故寡謀深沉屬水水性外暗  
而內明故多智也

客曰人心之關於治亂者何也予曰歡娛者春生  
之氣天下人心歡娛積併則春生之氣應焉故太  
平而禮樂興怨憤者秋殺之氣天下人心怨憤積  
併則秋殺之氣應焉故沸亂而戎戈起實理之驗  
非矯說也故聖帝明王煦育蒼生富壽康寧各滿  
願欲常使其歡娛悅樂者所以杜爭鬪之源也  
客曰祥異之生其必召諸人乎曰然天人之氣日  
相通達而無間者也和以地瑞戾以致災人感天

也寒涼懷凜霽朗暢豁天感人也人有此情天有  
此應人者形聲也天者影響也動之而隨不可離  
焉者也世人言咎徵自生於天而無關於人者乃  
曲學阿世諂媚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客曰弗靖之國嘉謀不行於賢者何也曰此天定  
也眷顧猶存雖中資而善誠中培既去在哲聖而  
多迷譬之稟烈已成纖陽不展炎燥播煽勺水何  
庸謀之不臧則具是依謀之克臧則具是違天奪  
其步莫之救矣

客曰國之興衰可占人情而知乎曰猜貳離怨侵  
戕虐奪寒殺之氣也以矣致災家有之則家薄國  
有之則國凋天下成是則亂成矣慈愛和仁周保  
傾恤春生之氣也以和召平家有之則家隆國有  
之則國盛天下成是則治成矣

客曰小人之情常荆棘於君子者何也曰男子樹  
蘭美而不芳繼子得食肥而不澤情不相與往來  
也故小人之接君子也意扞而不入言偽酬而不  
光情參慝而不諧無他小人之情不與君子之腹  
契也

客曰今之世競專利以爲俗矣其流柰何曰夫利

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百物天地迺天下之人皆播取而公焉者也非可得而專之專之則禍害臻而不救矣是故周厲以榮夷流仇由以大鍾亡虞君以垂壁擒

客曰今之養于校舉于鄉進于廷者其足以寄之天下國家歟曰予觀之矣今之人也操觚以試於臺者競先以取莫不群然思富其家者也賓興以試于院者競先以取莫不群然思富其家者也大比而試于禮部者競先以取莫不群然思富其家者也以若人也而寄之天下國家理之民猶招虎而授之肉也不其殆歟國之初用人也惟其才實而已不限於方也有澤乎民者雖草萊公卿矣有病乎民者雖科選斧鉞矣百官也者所以爲民而建之者也故當以民之好惡用舍之可也非曰科進者始可用也

客曰人有恒言曰人歸者天與也其人歸之者果皆天與之乎曰有自然之符而後謂之與也其威而脅者其歸也內離利而餌者其歸也色順詐而致者其歸也假合急而聚者其歸也暫集必也非威非利非詐非急而樂趨於有道者乃人心之誠

歸迺可曰天與也斯之謂自然之符也

客曰君子之一窮達者何也曰犧尊之木溝中之斷其爲木分一也摩天之羽尋丈之飛其爲鳥分一也冕黻之榮韋褐之賤其爲人分一也故鴻賢哲士居富顯而不驕在貧約而不懾知人分之一也分者何也性也性者天也命也古之聖賢所謂樂天知命者樂吾所性而知至至之耳曰天命之謂性言性卽天命也孔子五十而知天命知是性耳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天也者無不包焉無不貫焉重高之上極淵之下皆天也天何擇哉是故君子雖有貴賤窮達安苦之殊其天一也故不憂客曰古者賢聖之君相遇合而有爲也其相感於一時否乎曰神之相感也素矣湯思治於亳伊尹思治於莘高宗思治於諒陰傳說思治於巖下文王思治於岐宮太公思治於滋泉其積心之篤默會而冥符矣是以遇合而有爲也故君相之遇合其在思治積心之時乎

客曰今之天下奚其尚曰富貴淫樂焉爾觀天下之所尚也必也市乎今之市也玩寶盈篋珠翠盈囊繡綺盈軸色艷盈室絲竹盈架珍錯盈列皆富

貴淫樂之具也所以趨天下之尚者也觀天下之尚而可以知天下矣

客曰衰末之世而聖賢出焉何也曰聖人者天地之紀也所以守生生之大德以待王者之興者也故頻殆之世必有聖人焉覆亡之朝而有箕子紂儻之國而有仲尼戰奪之代而有孟軻不然則生生之機其息矣乎

客曰禮之不忘修君父之讎何也曰修之者禮也彼小人者僅知修己之小怨也而不知修君父之大讎也君父者死矣蘊憤乎重泉不得而吐言也

五嶽山人集卷第二

七

結恨乎壤臺不得而躬報也其臣子者追之念之愴之傷之哭之泣之體其心而修其怨焉伺瑕而動乘間而舉忠孝之術也苟不能矣則志之心以終身焉又書之策記以詔其後焉雖歷年之久必有起而修之者矣

客曰古之治天下者皆尚損益更化以善治也今如之何曰今之為天下者如博奕而局勢壞焉者也不更其局不變其勢而終其奕焉卒之敗焉爾矣雖有奕秋者不能反壞而勝也今之歲遷月繼而仕者循之頻理殘奕者也若聖賢者則非理殘

奕者也必更其局變其勢而仕焉者也故夏商之殘奕伊呂不為也東周之殘奕尼軻不為也非不欲為也不可為也

五嶽山人集卷第二十

五嶽山人集卷第二十

七

五嶽山人集卷第二十一

吳郡黃省曾著

語苑

擬詩外傳六十一章

黃子閒居慘然抱憂世之懷寐而思焉寤而嘆焉  
筐牀衽席而不安也弦歌觴御而不樂也或解之  
曰昔者有言自身以上至于荒茫爾遠矣自死而  
天地無窮爾滔矣以斯須之壽而憂天下之大猶  
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龜千歲蜉蝣不過三日  
以蜉蝣而爲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憂

五嶽山人集卷二十一

天下之亂而樂其身之治者可與言道矣黃子曰  
噫此養生者之說也非濟萬生者之說也天無  
憂不生聖人聖人者所以憂萬生而終身焉以副  
天之寄者也周公不憂不坐旦孔子不憂不周轍  
孟軻不憂不歷說憂天下者聖賢之職也使聖賢  
而無憂也又誰憂焉詩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  
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

古之人以賢不肖爲輕重今之人以貴賤爲輕重  
今有朝爲公孤暮而喪位者雖賢也人皆玩侮之  
矣朝爲庶賤暮而陟庸者雖不肖也人皆拱禮之

矣蔽矣哉今之人心也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古人之所以爲輕重者道也

危邦不入誠蹈其危也亂邦不居慮涉其亂也譬  
之剝牛鞞以爲鼓三軍聽之尊矣然而爲牛計者  
不若服軛安也合狐白以爲裘天子御之榮矣然  
而爲狐計者不若走澤生也詩曰稼穡維寶代食  
維好

少之年誦夫詩也陶然樂也及踰數年而誦夫詩  
也悽然嘆也又踰數年而誦夫詩也潛然泣也詩  
曰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

五嶽山人集卷二十一

傳曰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制  
也天地合和陰陽陶化皆乘人氣者也故其儲與  
呼吸包裹風俗斟酌萬殊旁薄衆宜以相嘔附醞  
釀而成育群生者是故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  
賊氣之所生賊氣者生民乖逆之氣也是故上下  
離心氣乃上蒸君臣不和五穀不成王事失則神  
祇怨姦邪亂正則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王者  
詩曰日月吉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此  
之謂也

或曰國家將亡聖賢之生于其辰也可援之與曰  
其在勢乎亡之勢未成也可援而濟也亡之勢既  
成雖聖賢群興亦末如之何矣昔殷之亡勢既成  
也雖有微子比干箕子商容皆聖賢也弗能援矣  
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天地之大德曰生萬物者天地生之而普愛焉者  
也故生之權畀之聖而顯者古之顯人也生物後  
之顯人也自生自生者萬物之靈也知生之義者  
爲皇爲聖昧生之義者爲寇爲僂詩曰監觀四方  
求民之莫此之謂也

王莽人集卷三

三

古之天子皆有師師之者師其生天下之道也故  
得師而天下理後世自師其心雖有三公亦走役  
而已矣然三公之足師者亦鮮矣詩曰不明爾德  
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王者奄九州而君之也非墟土之能合人合也人  
之合者心也心聚而萬國賓心離而四方裂故曰  
天下者神器也詩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此之謂  
也

治可亂乎曰如鼎載水厝之薪焉斯沸矣亂可治  
乎曰如釜載湯參之水焉斯平矣民之心也平斯

治沸斯亂致之在人而不曰致之在人而委諸天者  
非也詩曰君子如屆俾民心闕貴乎其心也

魚以水活王者以民活魚失水而恃濡沫以求活  
也何異夫君失民而守卿相以求活也不可得矣  
卿相者君之濡沫也民者君之水也故王者有擇  
卿無擇民有易相無易民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  
天

聽樂知德人謂琴瑟鐘鼓爾矣而不知人聲之要  
也野則嗟嘆謳謠國則謀猷賦詠興亡盛衰弗之  
掩矣衢壤之歌堯之真樂也夔蓋播此於器耳詩

王莽人集卷三

中

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訥此之謂也

萑蒲先稿其和去也椿栢後凋其質永也秦之短  
藝萑蒲者也周之長藝椿栢者也卉木之本在神  
液國之本在民心故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詩曰  
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言民散也

竭江而罟魚龍徙焉空山而刊鳥獸散焉置下以  
奉萬姓去焉故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天其蒼蒼  
者耶其增增者耶王者知之而王聖者知之而聖  
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所以告病也

龍之尊也以庶魚鳳之尊也以庶鳥麟之尊也以

庶獸龜之尊也以庶介王者之尊也以庶民是故龍無珍魚鳳無擊鳥麟無噬獸龜無戕介王者無虐民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此之謂也

古昔以來一土已爾堯曰唐矣舜曰虞矣禹曰夏矣湯曰商矣武曰周矣故曰皇王無恒土土者傳館也皇王者旅客也故聖人有天下而不與長育其民而已矣詩曰天難忱斯不易惟王此之謂也相天下者古之人以天下爲家後之人各以其家爲家以天下爲家者富藏於天下者也以其家爲家者富藏於一家者也嗚呼天下固一家亦固天下傾一家亦傾愚者私之智者公之詩曰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燈之明周乎一室爾爇之明周乎一庭爾爇日月之明斯周乎天下也智周其身者燈之明也智周其家者爇之明也智周天下而濟萬方者日月之明也詩曰維此聖人瞻言百里言睇燭之遠也蛟龍之不聚食也非惡之也恐奪夫群細之食也聖王之不聚財也非惡之也恐奪夫萬民之財也至於蚋蟻營營焉而封垤蔓蔓焉而逐臭厥欲弗厭也世之聚財者蚋蟻之智爾可卑也已詩曰有

扁斯石履之卑兮

具而金玉也雖賤其用命也具而砥砭也雖貴其用恥也君子求其具而已矣至於用之貴與賤也吾何與焉詩曰蒼兮蔚兮南山朝隴婉兮變兮季女斯飢此之謂也

墨臣罄民之財矣豪右罄民之土矣暴稅罄民之穀矣財罄則盜土罄則流穀罄則死故生民命者莫急於刑貪限田輕賦詩曰蒼天蒼天曷其有所傳曰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也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使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也則精思不勞而道術章矣詩曰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說經而非先師之義也玷何甚焉

古盛之世言在都俞其次言在旌木其次言在庭陛其次言在䟽記其次言在歌謠其次言在林藪其次言在腹腸夫言而在於腹腸也亂亡可知矣詩曰匪言不能胡斯畏忌言在腹腸之謂也

王新之世有玄勳束帛請爲國師而不受嘔血託病杜門自絕者孔休子泉也有安車駟馬秩以上卿而不顧輟食以死者龔勝君賓也有逃變名姓



抱挾經策而隱遁林藪者劉宣子高也有危行遜  
言以謝迎聘者薛方卓茂也有投轍鄉梓高臥不  
出者郭欽蔣詡也有儒生去官不事篡君者栗融  
禽慶蘇章曹竟也詩曰人涉印否印須我友諸君  
子之謂也

魯恭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之愛其所生猶父母  
之愛其子也一物不得其所則天氣爲之舛錯況  
於人乎故愛人者必獲夫天之祐報也詩曰上帝  
考之憎其式廓言祐夫愛民之君也

人亦有言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  
於萬里嘆密邇之地而君壅不聞也則是狐鼠盤  
于畿輦匪特堂上也虎虺殘于郡國匪特堂下也  
饕餮食于荒園匪特門庭也人君烏得而聞之然  
則聞之有道乎曰有啓四目而以天下之見爲見  
也廣四聰而以天下之聞爲聞也則四海之事矚  
之掌上矣詩曰維此聖人瞻言百里

擇木于林而巨者先伐執豕于牢而肥者先烹是  
以君子戒滿也古之人也惟恐其滿今之人也惟  
恐其不滿釜鼓滿則人槩之人滿則天槩之滿而  
招損天之道也詩曰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

之居以凶矜言好滿之必凶也

鬻器于市獎者弗售駕舟于川朽者弗乘選婦于  
室嫁者弗取市醕于肆餘者弗食故新造之國用  
人于朝者山林爲親儒生次之其故代之所庸者  
猶之獎器朽舟嫁婦餘食然也人烏得而弗疑故  
古之君子無道則隱恐爲獎器朽舟嫁婦餘食也  
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人皆樂仕而惡隱君子之仕而顯也猶春夏之章  
見隱而藏也猶秋冬之閉斂其所以顯而藏者有  
道也至於小人出也如繪花處也如土核詩曰左

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聖人之心日皇皇然思康理乎天下位者康理之  
具也故曰大寶無厥心有厥具竊也有厥心無厥  
具時也故君子莫窮乎龍德而隱詩曰遁求厥寧  
適觀厥成聖人之謂也

德冒十室者十室之長德冒百里者百里之長德  
冒千里者千里之長德冒率土者率土之長使德  
小而長大也靡有不蹶詩曰老馬反爲駒不顧其  
後言終償也

民之所君仁君也民之所吏良吏也今之吏民而

民以爲吏者寡矣今之吏吏而以民撰吏者亦寡矣不以民也吏何庸爲詩曰豈弟君子民之攸暨今之夷齊形也不以心今之盜跖心也不以形小人形而夷齊不知其心之盜跖也故鑒人愈昏論人愈錯詩曰彼何人斯其心孔艱小人之謂也

蒙而正者天下鮮矣少思華官矣長懷黃金矣及其仕也華官黃金而已履民如塵草然今之世父以此爲淑子兄以此爲良弟教之歆歆惟恐其不駕也噫其終弗回矣夫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玉杯象箸古之憂於天子者今在白屋矣寇賊姦

李義山集卷三

七

宄古之憂於莽澤者今在公卿矣詩曰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撫今而懷古也

觀人之臣也可以占國矣大臣諛者國將亡小臣富者國將竭諫臣默者國將亂甲冑之臣浮者國將弱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國旣卒斬何用不監此之謂也

衣獎而德新不必繡黻爲之華也髮亂而言有紀不必冠冕爲之飾也詩曰彼其之子邦之彥兮百官皆君子而仕者出焉猶雪之遘日不融者鮮矣百官皆小人而仕者出焉猶素之投緇不汙者

鮮矣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人主一身拱於深宮而左右覘之者日千百焉故幾微不可彰也苟近倖闖焉小人取焉以爲階門以其幾微先而逢之潛而合之投而中之是故人主悅而暴貴得矣其如妨於國是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言人主不可不慎也

騶虞之遊不必其良踐人見之而皆悅者以其仁素定也鷹鷂之翔不必其搏擊人見之而皆惡者以其貪素定也小人之在位雖曰象仁色義不必

李義山集卷三

十

其播虐人見之而皆怨者以其佞素定也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君惴惴然臣惴惴然各保其榮華而已吾觀於天浩浩耳而榮華不失其尊也莫抗其位也恒居其覆也忘其澤其多藏也不有惴惴焉者其自小也亦甚矣故王者法天詩曰昭假遲遲上帝是祗法天之謂也

世之衰也以征誅僞湯武矣及其甚也以禪授僞堯舜矣今之人又以講學僞仲尼嗚呼古之聖人竊假盡矣詩曰蓁蓁者莪匪莪伊蒿此之謂也

爲治於平世也易易耳非若治亂之難也治亂者除其殘而已矣苟欲民生之足刑罰之措禮樂之興也難矣勢不暇也有漸焉譬之療頻死之疾者蘇其生而已矣至於精神之王膚革之盈必有漸焉譬之支將傾之室者扶其顛而已矣至於垣墉之備糝漆之華必有漸焉是故以武王之聖治夫亂也不過除其殘而已矣至於民生之足刑罰之措禮樂之興必待於成王周公焉非武王之智不如成王周公也成王周公治平世也今之世苟能法成王周公以爲治也何有詩曰迨天之未陰雨

徹彼桑土綢繆牖戶

周公之文章見於事業此西周之所以盛也仲尼之事業見於文章此東周之所以衰也詩曰彼美

人兮西方之人兮懷西周之能用才也

堯舜窮已裕民而任天下之責於身有憂無樂故聖賢辭讓生焉後世窮民裕已而委天下之責於人有樂無憂故奸雄竊奪生焉其爲百官也亦然詩曰侃侃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殛此窮民裕已之謂也

清修玄澹治天下之器也故舜在畎畝說在版築

窮而聖修皆泊乎無心於富貴者也故舉之而仁覆天下驕揚褻詖天下之賊也自科目之求人也人操尺管以競進皆狂然有心於富貴者也故舉之而偁貽天下嗟夫科目之賊民也非一日矣雖有特立之賢亦未如之何已詩曰曾是強禦曾是培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此之謂也

蓬棲蟻藏鳥實魚藻亭各有分也而墨臣豪右之家皆綺鼎畫室以僭擬於王者必有神覆而鬼奪之者乎詩曰既克有定靡人弗勝

巨室兼并勢門橫暴盜竊綺繡市販車馬凡此皆

下民觀之則憤者也積憤成亂經世者憂之詩曰心之憂矣寧自今矣

王者司天下之土者也而分土於天下斯天下聯屬維繫之矣司天下之土而尺寸不逮於民而曰吾能聯屬維繫乎天下吾不信也詩曰人有土田女反有之

聖人之文也如懸象賢人之文也如春敷衆人之文也如色畫天不得已而觀象聖人不得已而觀文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此聖人之言也德之微者其矜大德之進者其矜小德之極者其

神亡是故天地有功而不宰詩曰公孫碩膚赤舄  
几几

堯舜愛民不能救夏商之季虐周公下士不能禮  
春秋之損賢聖人之澤止其身而已矣惟仲尼作  
經流於無窮後世有聞而興者其仲尼之功邪詩  
曰猗猗大猷聖人莫之

世之百官黠者舉佞悍者貴凶躁者尚狂險者保  
賊汚者庇貪鄙者引陋閑者援默圓者簡通縱者  
揚蕩以相與比周臨民而虐之嗚呼蒼生之禍其  
誰瘳乎詩曰天降惇德女興是力此之謂也

太平之世士在公孤苟治之世士在僚屬傾危之

世士在遊寄亂亡之世士在山谷詩曰人之云亡

邦國殄瘁  
小欲必大貪小僞必大欺小盜必大竊今之兼併

田宅者小欲也則欲國者其漸也飾貌公卿者小  
僞也則僞王者其漸也劫鈔江海者小盜也則盜  
土地者其漸也小者弗禁大其及矣故曰履霜堅  
冰至

金錢之神莫甚於今之時矣苟其行也則市僧之  
子遊焉秀孝豪右之庸登之薦書汗指之令舉之

清逾亂紀之官布之近右滔天之罪轉爲良吉不  
其神乎不其神乎金錢愈神則貪夫愈昌貪夫愈  
昌則民生愈感民生愈感則天心必變而國禍斯  
成矣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明主之采言也不于其順于其逆則善無不聞矣  
聖王之求士也不于其朝于其野則賢無不登矣  
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世之仕者苟患其身之不貴也則所以傾人而貴  
其身者靡不竭矣苟患其家之不富也則所以奪  
人而富其家者靡不至矣小人之位不能傾也其

傾諸賢人乎豪右之貲不能奪也其奪諸寡民乎

仕者求貴則天子喪賢矣仕者求富則天子削民

矣詩曰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  
人臣之於君上也以禮弼之以義犯之則位而崇

之若莧諱可也今也擯而日遠矣善持其意善養  
其惡則罷而遣之若中侯伯可也今也爵而日親  
矣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  
今之治天下者而謂天下爲治其猶晉工之論鍾  
乎昔者晉文公爲鍾而不調使工聽之皆曰調矣  
惟師曠聽之而後知其不調也然則今之天下衆

人觀之皆曰治矣惟賢者觀之而後知其不治也  
詩曰維彼聖人瞻言百里

朝市之人爭僞同巧相安於利而不見其非矣而  
天下之人相慕於利亦不見其非矣雖有崇鹿臺  
之財者天下羨之而已弗惡也有聚郿塢之賄者  
天下頌之而已弗議也安者創之慕者效之生民  
之利其不盡歸於斯人而空窮矣乎詩曰池之竭  
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此之謂也

五嶽山人集卷二十一

事

五嶽山人集卷第二十一

五嶽山人集卷第二十二

語苑

吳郡黃省曾著

擬詩外傳七十章

傳曰君人者之爲國也莫大於崇本崇本則君化  
若神不崇本則無以兼人雖峻刑重誅而民不從  
所謂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養  
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爲手足合以成  
體不可一無也無孝悌則亡其所以生也無衣食  
則亡其所以養也無禮樂則亡其所以成也三者  
皆亡則民如麋鹿然戶從其欲家爲之俗父不得  
而子也君不得而臣也雖有城郭名之虛邑矣詩  
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言崇本以綱紀之也

或曰仲尼皇皇六籍勤矣空言爾矣誰則行之何  
必金口而木舌黃子曰聖人作經匪觀凡庶皆主  
者也匪傳須項待萬世也萬世之下有王者興武  
而行之仲尼之言不爲徒矣是故聖人之經不必  
人之盡庸也雖一言之行亦洙泗之澤也若彼江  
海不必人之盡汲也雖一勺之挹亦江海之澤也  
若彼草木不必人之盡餌也雖一品之方亦農岐

之澤也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左之右之皆聖人之德也

夫形體者固朽弊消亡之物也壽與不壽其相去不過數十歲爾是亦死也若夫德義之立與不立則相去數千萬歲蟬蛸寧壤非可同日言也顏淵之時天下多百年之人矣寧復知其姓名耶詩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人豈有萬壽千歲者乎皆令德之謂也

百姓安富則和而空窮則亂有和心斯感和氣有和氣斯生和人和人之生則又以和召和而天下之和愈和矣三王五帝之世是也五帝之聖賢滿朝者三皇之和召之也有亂心斯感亂氣有亂氣斯生亂人亂人之生則又以亂召亂而天下之亂愈亂矣戰國春秋之世是也五霸之兇賊盈代者必幽厲之亂召之也詩曰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此之謂也

富人豐殖奄并其力足以為亂而寤帳元元使之流亡其虐又以致亂常以一人而生二亂也小人奢淫貪媚其風足以導亂而茹拔姻婭布列有位其弊又以養亂亦以一人而生二亂也詩曰不弔

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此之謂也民心形也天象影也人之言天變者皆曰天警之也然而凡天之變皆因民之心而發焉宣焉形而影之者也詩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告凶言影無政言形也

自公卿至於銅墨尊尊卑卑所握之法皆天子之權也故官職者殺人之具不可輕假之小人也進舉之科經術之士也而殺人者多矣而況於俊秀純綽之士乎而況於例蔭庸白之人乎詩曰式夷式已無小殆瑣瑣姻婭則無膺仕

倖弄便褻非親也股肱為親諂諛逢悅非輔也賢俊為輔故曰秦孤立無親危弱無輔詩曰無棄爾輔貝于爾輻

傳曰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之立王以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子之其惡足以殘害民者天奪之詩云殷士膚敏裸將于京侯服于周天命靡常言天之無常奪也

虹霓霧電百姓之氣也風雷群籟下民之聲也山川土地蒼生之體也日月星辰人事之鏡也詩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人皆曰吾愛民也然有二端焉有虛愛之端有實愛之端優人之態飾哭死也其涕洟咨嗟無不戚然痛儼然肖也然而中心無痛也此虛愛者也閭閻匹夫匹婦之哭其死也質直鮮文然而一慟則酸楚號咷傷心刻骨其中心誠痛也此實愛者也惟君子之愴念民國也如閭閻之下真哭死者也詩曰念我獨兮憂心京京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爲屨之也而越人跣行縞爲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而遊於不

天手集卷之三

中

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詩曰韜韜佩璆不以其長道不同不相爲謀仲尼所以歷聘而不合也古之人有短者莫不取長於物也目短於自見則以鏡觀智短於自知則以道正治人者鏡之由鑄也賢人者道之由出也故治人無見疵之罪賢人無明過之怨疵治人者是疵鏡也怨賢人者是怨道也西門豹之情急故佩韋以緩已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急已皆欲取物之長以續已短也此治一身者之取長也而況於治天下乎書曰明四目達四聰取天下聰目之長也詩曰匪手攜之言

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所以求鑒其短也人之爲言愈邇君也愈諂而諛愈遠君也愈公而諒此聖王所以求芻蕘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國家之去小人也猶農夫之去草也其必豫乎秋杪之草則根株張王叢然易生而芟蕩費矣亂成之小人則黨與盤互彙然騰引而驅除艱矣詩曰曾是有疆禦曾是在位曾是在服言小人之盛不能去也

穀藝而獲才養而登者也穀未藝而求實於隴畝者穰莠而已矣才未養而采秀於庠序者庸鄙而已矣擇鳳於鷄之群者必不得鳳也選麟於鹿之類者必不得麟也何也未嘗養之也詩曰芄芃械

樸薪之想之言文王之能預賢才備官人也夫求賢授官者貴其身之能賢而率化也苟授之尸素則泥飾一守木刻一令可歟授之貪暴則南山之虎東海之盜可歟授之淫汙則勾欄之伶國門之優可歟授之暗儒術昧經濟匪博古而通今者則市井之丁學究之庸可歟詩曰彼其之子三

百赤芾

傳曰齊桓公立稷下之官設大夫之號招賢人而尊寵之延佇孟軻曳裾遊齊矣楚春申君之好賓客也豪傑並集食客盈館翹車荀卿置諸蘭陵矣然齊不益強而黃歇遇難者不用故也且賢者之爲物非若美嬪麗妾之可觀於目也非若端冕帶裳之可加於身也非若嘉肴庶羞之可實於口也將以言策爾策之不用雖多亦奚以爲苟徒備百僚之名而不諮道德之實則莫若鑄金爲人而列之朝也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此之謂也

衛人有嫁其子者教之曰必私積聚爲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者幸也其子往而積聚其姑以爲多私也而出之其子歸而富其父其父者不自罪其教者非婦之術也而矜饗其富夫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以爲罷放常也其久任者幸也於是仕而冤笏不澄徇財而積聚焉其君以爲賄成也而放之其臣歸而富其家不自罪其非臣之道也而矜饗其富詩曰擇三有事宜侯多藏擇有車馬以居徂向言皇父私聚非臣道也

凡人之性莫不善義然而不能者利敗之也故君

子終日言不及利將以勿言愧之以塞其源也夫處位動風化而饒靈山者徒言利之名爾且將惡之况躬而求利以黷朝經者乎詩云蛇蛇碩言出自口矣慎言利也

君子相語如揚清微之風拂之長養感之和舒者也如流漣漪之川闢之斯行隄之斯止者也其小人務辨而取勝者則不然如暴積之風所憾必靡奔騰之濤所湧必越故君子聽之而已不與較也較則必敗詩曰如彼遡風亦孔之僂與小人之較辨之謂也

大哉集乎天子集衆民以成王巨壑集衆川以成海陽曜集衆精以爲光六籍集衆訓以成經君子集衆善以成聖大哉集乎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言集也

嗟乎不朽之業其君子之所自樹矣乎一夫之餐不爲衆飽一畝之豐不爲井獲桃李之花不資杏而英也崑崙之泉不借岷而源也詩曰爾日斯邁我月斯征言自勉也

世之治也善者獲福惡者得禍常道也及其亂也善者不福惡者不禍變數也君子不以變數疑常



道故福之自來勉而循焉禍之由至惕而防焉遇  
不遇非我也時也是故施吉報凶謂之命施凶報  
吉謂之幸守其志而已矣詩曰民今方殆視天夢  
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

治天下國家者如負擔然力莫之勝而弗傾什者  
鮮矣然而小人之爲人臣者無有自察其短者也  
夫爲人臣也而自察其短則不苟尸竊不苟尸竊  
則不效忌嫉不效忌嫉則推讓賢俊推讓賢俊則  
國采不曠而王工興矣惜乎鄙夫哉無有自察其  
短者也譬之牝晨之妻孰不曰吾善絰鎖也不肖

太康公集卷之三

上

之子孰不曰吾克肯蠱也試以三公之爵而授之  
途之人焉則途之人未有不以其才爲能者也何  
則三公之祿重姑冒昧尸而爲之苟人不詰我之  
非才也斯已矣今之任者不自能其三公之位者  
亦鮮矣若以匹雛之力而冒萬鈞然易曰鼎折足  
覆公餗詩曰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此之謂也  
傳曰帝王之作樂也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已以  
爲本舜之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  
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繼也故夏夏者大也湯之  
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也故護護者救也文王之

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各順其民  
之始樂於已也是故四者天下同樂之一也其所  
同樂之端不可一也所同樂之事異樂安得而不  
世異也是故舜韻而禹夏湯護而姬周武四樂殊  
名也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  
豐樂之風也

太康公集卷之三

上

人主之以好惡喜怒變習俗也猶天之以煖清寒  
暑化草木也時而當則歲美矣不時而妄則歲惡  
矣天之與人主一也故曰人主之好惡喜怒乃天  
之煖清寒暑也不可不審而出也當暑而寒當寒  
而暑者草木之災也當喜而怒當怒而喜者習俗  
之亂也是故人主之大守在於謹藏而深禁使好  
惡喜怒必當義而乃出若煖清寒暑之必當其時  
乃發也如春秋冬夏之未嘗過也可謂參天矣詩  
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言人  
君喜怒當義可以定亂也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聲曰攻齊也任子謂  
康公曰臣聞之也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  
君也築臺三年民饑而疾勞而思亂矣兵之召也  
今荆人之將攻齊也臣恐其聲於齊而襲秦爲實

也不如備之乃戍東邊而荆人輟行詩曰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貴豫也

或曰惟德不朽者何也曰德者人之心也達四海通萬世者也故曰不朽軫軒之日月非可恒攬也臺榭之風雲非可久玩也聲色之耳目非可永控也途衢之車馬非可常擁也不撫時樹之德而揚其聲名也愚亦甚矣詩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此歸處言貴及時修善也

夫經綸之道本聖象古而已苗新而種舊水今而川昔景近而土遠故仲尼祖述憲章上律下襲未

嘗躬作聰明也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

文非名教雖有華采瑟籥之音也詩非頌刺雖有爾雅度曲之節也言非激揚雖有丹雘俳倡之嘆也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此之謂也

或曰人之生也咸有天命其去留也何以占之曰存乎其人人而風夜競競然飭德行道也則天命在焉人而風夜皐皐然敗度放欲也則天命去矣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言天命之去不再與也仁義之門無金玉金玉之門無仁義仁義者儒之德也金玉者富之物也儒則不富富則不儒古今

不易之勢也是故貧者士之常也既曰儒矣無不終窶且貧者也孔子儒之宗矩也而飯水曲肱樂在其中者樂仁義也後之口詩書而心賄幣談仁義而履尚賈儒云乎哉詩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世儒之謂也

天地聖賢皆以華化裒害為職是故寒極矣而調之溫煦暑極矣而調之清涼日月以晦冥而觀照雷霆以藏蟄而鼓動雨露以燠槁而沾潤故舜禹以洪水后稷以阻饑湯武以桀紂孔子以亂臣賊子孟軻以楊墨炎漢以暴秦而皇祖以蒙右貪

人詩曰念茲皇祖陟降庭止言繼序者貴思而不忘也

傳曰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矇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聵慮人而不自慮者謂之瞽故明莫大乎自見聰莫大乎自聞睿莫大乎自慮此三者舉之甚輕行之甚邇而莫之知也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纖瑕微咎悉鏡而察也故其嚮道止若隅坐行若騶駕上懸乎冠綬下繫乎帶佩書與之遊夜與之息而須斯弗之離焉者矣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言君子恒與道俱也

紹續昧醉寐而亡其裘宋君曰醉足以亡裘乎對曰何止於裘桀以醉亡天下矣康誥曰毋彝酒彝酒者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詩曰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此之謂也

明王之理天下也必得臣之死志而後可將無死志觀敵而解相無死志臨節而諭諫臣無死志逢事而默守令無死志履貨而黷詩曰之死矢靡他言專心匪躬以事君也

傳曰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爲盜驕則爲暴此

太史公集卷三

三

衆人之情也故聖王者測衆人之情見亂之所由生也差其制度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等之節之調之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今世棄其制度而各從其欲欲無窮也而俗得自恣其勢無極是以大人浮奢於上而小民羸瘠於下富者愈貪利而不恥貧者日犯禁而不畏是世之所以難治也詩云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之怨風也

夫爵祿所以貴也非賤也其賤之者由處之者不宜也賤其人斯賤其位矣其貴之者由處之者不

宜也貴其人斯貴其位矣詩云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言德稱其服也

君子之善導人也猶大禹之善治水也導人者必因其性治水者必因其勢是以功無敗而言無棄也荀卿氏曰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致有爭氣者勿與辯也不可與辯而與之辯者是不貴其言者也孔子曰惟君子然後能貴其言貴其色夫導人者欲其信而履也苟有爭氣雖有嘉言而飄風聽之矣君子不忍其言爲飄風是以貴之也詩云

太史公集卷三

三

誨爾諄諄聽我藐藐

天下之民之貧富壽夭貴賤也其係於時代國法吏治矣乎堯舜之時聖賢貴桀紂之時佞人貴時代也周之法民富而壽秦之法民貧而折國法也漢吏廉而民優裕元吏貪而民匱竭吏治也詩曰民莫不穀我獨何害言所遭也

人之爲言知索盜矣而不知所以致盜者官方之虐嚴驅之也知窮民小盜以國法公罪之矣而不知貪汙之大盜當有天刑以默治之也可不畏乎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

守令而招禮賢俊者賢俊守令也守令而股肱豪  
右者豪右守令也守令而爪牙胥皂者胥皂守令  
也茲有守令也其去也賢俊惡之豪右涕之胥皂  
懷之尚得謂之循良也乎詩曰有扁斯石履之卑  
今

君子之道邁乎一國則一國如空矣邁乎天下則  
天下如空矣故伊尹無夏人呂望無商人仲尼無  
周人非無人也無其匹也詩曰巷無居人豈無居  
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凡衣裳之生也為蓋形煖身也然而染五采飾文

卷之五

五

章者非以為益肌膚血氣之情也將以貴貴尊賢  
而明別上下之倫使教亟行而化易成也若去其  
度制使人人縱節而快意是犯等威而靡財用貧  
亂之道也上下之倫不別則其勢不能以相治故  
苦亂也嗜欲之物無限則其勢不能以相足故苦  
貪也苟欲以亂為治以貪為儉非反之制度不可  
也詩云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  
此之謂也

君子之名著而光者其躬信也夫水之寒也火之  
熱也金石之堅也此數物者未嘗有言而人莫不

知其然者信著乎其體也使信吾所行若彼數物  
其誰疑我今不信吾之所行而怨人之不信也猶  
執鬼縛魅而怨人之不得也惑亦甚矣孔子曰欲  
人之信已也則微言而篤行之篤行之則用日久  
用日久則事著明事著明則有目者見也有耳者  
聞也莫不信矣故根深而枝葉自茂行久而名譽  
自遠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信於此而聞于  
彼不可誣也

卷之五

五

器厭甘嗜慾如與蟲豸者處也安得而弗輕乎詩  
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蚍蜉之居自以為天下之樂不若此寸穴矣羸螻  
之聚自以為天下之樂不若此尺水矣不知鵬風  
之寥曠也爵祿之饗自以為天下之樂不若此軒繡  
矣田室之積自以為天下之樂不若此簾廩矣不  
知道德之安曠也詩曰維此聖人瞻言百里

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  
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故詩曰習習谷風惟山崔  
嵬何木不死何草不萎言盛陽布德之月草木猶

有枯落而與時謬者況人事之應報乎

傳曰良農不以歲之凶穰而荒其稼穡良賈不以利之盈縮而棄其資貨良士不以躬之禍福而改其善道詩云願願卬卬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舉珪璋以喻其德貴不變也

君子之爲德也其猶虛器歟夫器虛則容而注滿則拒而止矣故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而聲色才藝不加乎人視人恒賢自視恒不足也則以虛受人人樂告之而不倦矣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夫酒食者人之所愛也而賓之交際莫不進焉以

未幾又集

未

爵以簋而不吝所愛者以賓之嗜之也使嗜言者甚於酒食人豈愛之故忠言之不至者以未嘗嗜之也詩云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昔有與悍爲鄰者欲賣宅而避之客告之曰是其貫將滿也子勿之已爾其敗可立而待也荅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惡可以弗避遂去之君子聞之曰慎之哉凡富貴而貫滿者皆不可嚮邇也詩曰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言辨之貴早也

董子曰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此其大數也得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此治亂之分也是故春秋之於

世事也善復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也法先王所以法聖法聖所以法天也詩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諮于衆而未有眩焉者也今寡人之舉事也與羣臣慮之而魯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諮于衆也一人曰可一人曰不可者不詭隨於曰不可者也不可者不詭隨於曰可者也盡其忠臆揚其直辭明主者酌而施焉故聽衆而治也今群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之國盡化爲一矣君雖

未幾又集

未

舉境之人而問之猶不免於亂矣何也以舉境之人皆化而季孫也詩曰廢爲殘賊莫知其尤言在位者與殘賊化而爲一也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其從者曰此嗇夫者公之故人也公奚而不舍以待後車乎文子曰不可吾嘗好音矣此人遺我以鳴琴吾嘗好佩矣此人遺我以玉環是嘗順我過矣求容於我者也今恐其以我復求容於人也奚而可舍乃去之嗇夫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詩曰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慎所歸也

善用師者勝在先而後從之者也非出師而後觀勝也出師觀勝而獲之者幸也非必勝之道也昔勾踐問於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必也賞厚而信罰嚴而必乎君欲知之其試焚之宮室於是遂焚宮室而國之人莫之救也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而死者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人之不救火者比降北之誅於是又焚宮室國之中塗體濡衣而赴火者左右三千人此必勝之勢也是故越先勝而伐吳者也詩曰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言國人與上同患斯可以戰也

木養人養孝

六

昭矣哉天之不重與也故有角者不齒有大者不得有小天之數也夫已有大而又兼之小天且不能足之而況於人乎故明王者象天而為之制度使臣工之有大祿者不得兼之小而與民爭利也詩云蠹賊蠹疾靡有夷屆刺有大不厭而爭小利於民者也

魯穆公使衆公子宦交於荆管犁鉏曰疎矣哉君之謀也假人於越而救溺于越人雖善游子必不生矣失火於宮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

矣蓋水之遠而無救於近火也今齊之患近矣而取救於荆晉豈有濟乎詩曰無思遠人勞心忉忉國者君之與也民者君之馬也馬恬則輿安民散則國傾故曰禦乎若朽索之御六馬

人之有善不期人之好也而天下之人皆好之人之有惡不期人之惡也而天下之人皆惡之非人之好惡也乃神好惡之也神好惡之者乃天好惡之也可不慎乎詩曰胡不相畏不畏於天

天下之情莫不貴皎白而賤污穢珠玉之晶瑩人則愛之矣糞土之污穢人則惡之矣故廉潔者珠

木養人養孝

六

玉之士也貪婪者糞土之人也詩曰維此良人作爲式穀惟彼不順征以中垢

天地自全其生德也而用以生物之生聖人自全其生德也而思以生民之生故知生生者天地聖人之柄也世之仕者不能生民之生而奪人之生以爲生也其悖天也甚矣詩曰人有土田女反有

之  
今夫園廩之相接也剛畝之相次也其爲鄰之物雖折一草木焉斃一雞犬焉人必責償之矣况下民者天之物也而貪人豪右日驅民於死者天其

不責償之耶詩曰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儻

衛靈公之時彌子瑕專寵於衛國而蔽公之明凡衛國之疾苦顛喪百姓日號于下障之彌子瑕而公弗之見也侏儒有謁公者曰臣之夢賤矣夢見寵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則夢見日奚爲見寡人而夢見寵也對曰夫日者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主者兼燭一國一人不能擁也故將見人主者則夢見日夫寵也一人煬焉則後之人無從見矣今也衛國之疾苦顛喪百姓日號于下而公弗之見毋乃一人有煬君者乎則臣之夢見寵也不亦可乎詩曰揚園之道猗于畝丘衛侏儒之謂也

孔子謂冉求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後教之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而後獲此治身之與治民所先後不同也詩云飲之食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治人之謂也又云坎坎伐輻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而後其食治身之謂也

凡敵國之來有聲而有實得之聲者謹察其實可也昔智伯將伐仇由而道難不通乃鑄大鐘遺仇

由之君仇由之君大說除道將內之其伐者實也而遺之鐘者聲也仇由之臣赤章曼枝者以爲不可曰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以大來卒必隨之不可內也仇由之君不聽赤章曼枝避而去之齊七月而仇由亡蓋眩於敵國之聲而不察者也詩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違仇由之君也

君子子身無徒非害也仲尼伯夷與世非戚也而萬世之下慕其風者皆骨肉肺腑也頌其道者皆葭莩支屬也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其孔壬之交朋從爾思已矣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

顏子陋巷而優於三家者陽春之德蘊於淵泉也三家雖崇位也而虹霓不澤霜霰殺物其如物何詩曰彼其之子邦之彥兮顏子之謂也

天之於民也必饗御淫溢僭禮犯分奢之極矣國法可誅也而後絕之必虎兕噬聚腥穢彰聞貪之極矣自殄于天也而後厭之故古之聖王禮禮樂樂而移風易俗者欲民之格天而久安之也詩曰燕及皇天必民安而天安之也

五嶽山人集卷第二十二



吳郡黃省曾著

黃氏家語

南宮生問樂第一

黃子閒居南宮生問樂之本黃子曰樂者聲也聲者氣也盈天地之間凡氣皆聲之達也凡聲皆樂之播也生曰聖帝明王之作樂者何也曰樂其功而暢之和聲也帝王德和則民和民和則物和物和則氣和氣和則聲和黃鍾者氣至之初和聲之始也故制以本律此伏羲氏之治音也生曰自起

律以來黃鍾之

律以來黃鍾之勻代因之矣而衰亂自若者何也曰樂也者功敘而歌象而成之不容偽也後人無義之功其氣隨代而殘壞凌亂矣然猶拱義之器而曰吾能黃鍾樂云樂云律呂云乎哉氣情而應之樂非樂數而可調乎氣也生曰然則律之無益於治也弗庸可歟曰惡可以弗庸此帝王所以在治忽之器也和則治否則忽而從是占焉者也迺庸布其生德篤其民敘以成若其氣可也弗脩之功而徒爲之樂則歆定於新室杜造於魏廷者何弗救於亡也生曰律之古矣而聲恒不和者何也

曰氣宰之也雅之樂而奏於鄭之朝雅亦鄭矣鄭之樂而奏於雅之世鄭亦雅矣喜起之歌而優伶之誦豈有善詠乎氣淫矣聲安得而不淫氣若矣聲安得而不若宰天下者其治亂之德萬殊也則兩間之氣亦隨萬殊而變而應之聲者如之不容銖毫掩焉者也萬寶常聆大樂淫厲而哀知天下之相殺王令言聽官往而不返傷天子無回軫皆是物也南宮生聞而惘然未達鴻儒君子咸曰元聲得而位育成矣而夫子云然者殆其虛說矣乎曰此鴻儒君子授受之訛也以驗爲實以器爲情也黃鍾者本之太平之氣而寫爲太平之聲者也如靈鳳慶雲自和氣而產茲和象也災沴變怪自乖氣而產茲乖象也鳳鳥不至者嘉氣不臻也黃鍾不和者治氣不協也不求諸功而求諸律也未矣生曰書云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樂和而格靈瑞也信然乎曰羽毛含氣咸有聲也氣比則求聲均則應弗之違也生曰律生而止十二者何也曰辰之紀也天地之間陰陽而已陰陽之象莫大乎日月故太陽爲日其數九太陰爲月其數六律首黃鍾用九也呂次林鍾用六也



九六相須而變律日月會合而起曆也陽生陰者魂損而益魄陰生陽者魄損而益魂凡一月之爲甲者三也三分之則進而生魄者一甲是謂三分損一退而生魂者一甲是謂三分益一九之日至十九之日魄受魂氣而制之性也其行十二度餘而遲二十四之日至四之日魄去魂氣而返其故也其行十四度餘而疾故律之上下相生天之度也聖神者準範而已氣以曆象聲以律樂其機一也生曰律起於黃鍾之朔者何也曰善者性之朔也生德之仁也故冬至者朔氣黃鍾者朔聲奏其聲動其氣使人聞之善仁之心油然而生矣故黃鍾者人性之所固有也生曰師曠歌南風而知楚無功者其術有諸曰有之凡勝敗之數無形也而先見諸氣故占之聲者以察氣也大師有之執同律聽軍聲而詔吉凶太公以律管五音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決故武王伐商吹律以聽聲焉七音於是乎出古之術也生曰氣變而聲隨也有徵乎曰仲尼鼓瑟見狸之搏鼠欲其得之也而聲從以變閔子聞之而怪吳客彈琴見螳螂之向蟬恐其失之也而聲從以變蔡邕聞之而去伯牙意在高山流水而子期嘆其巍巍湯湯君子之御琴瑟斯須之頃而聲隨氣變不容僞焉如此況於天下之氣淫暴矣而樂寧有太和者邪故曰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之五聲於是乎生八音於是乎出氣形而聲影聲本而音末也生曰五聲之氣何屬乎曰宮者君氣也亂則驕商者臣氣也錯則壞角者民氣也繆則怨徵者事氣也洪則難羽者物氣也差則亂生曰中聲惟冬至乎曰月有之辰者日月之會而建之所指是爲中氣歲凡十二中凡十二時時凡十二刻黃鍾冬至之中聲也大呂大寒之中聲也太簇雨水之中聲也夾鍾春分之中聲也姑洗穀雨之中聲也中呂小滿之中聲也蕤賓夏至之中聲也林鍾大暑之中聲也夷則處暑之中聲也南呂秋分之中聲也無射霜降之中聲也應鍾小雪之中聲也皆黃鍾之所生也生曰然則十二辰皆中也何獨始於冬至曰夫辰與律交聲之陰陽雖各有合然而冬至日月合璧律呂之互運也五星連珠五聲之交出也惡得而不始生曰劉歆律書云宮者中也商者章也角者觸也徵者祉也羽者宇也其義然乎曰此義也非音也宮之

音宮宮然商之音商商然角之音角角然徵之音徵徵然羽之音羽羽然自濁而清洪而細始喉而唇音之別也何獨義南宮生避席而起曰而今而後弟子始知樂之情矣

### 夏侯孺問禘第二

夏侯孺問禘曰孺誦鄭玄之傳祭法也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者通言也杜佑氏曰禘者虞氏冬至大祭天於圜丘以黃帝配生夏正之月祭感生帝於南郊以魯配蓋根本於玄說也敢問禘爲圜丘之祭者何也黃子曰此鄭玄之誣經而佑誤聽之也夫禘也者宗廟之祭名也非圜丘也吾聞之也衆言淆亂折諸聖仲尼不云乎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繼之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舍曰宗廟而言禘嘗者由禘嘗卽宗廟也禘也嘗也皆宗廟之祭名也故仲尼相屬而云義也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則禘禮之所行也廟乎圜丘乎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

大祖大夫有大事省於其君千祫及其高祖夫大祖高祖之云者惟廟而後禘祖此皆廟事也及也省也千祫也以次承禘而言故曰禘廟事也非圜丘也夫祐之聽玄也則禘已屬之圜丘黃帝矣何又云感生帝也者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祭天也王者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故曰所自出則又以禘屬之靈威仰而配之后稷一典之中自相矛盾矣王肅云孔子言兆圜丘於南郊南郊者圜丘也圜丘者南郊也猶王城京師異名同實者也旣曰郊也圜丘在其中矣安得復以禘爲圜丘也夏侯孺曰然則祭法之文何以先禘於郊也先禘於郊者明禘大於郊也祭惟天也而後爲大敢問郊祀天矣而禘之非圜丘者何也黃子曰禘先於郊其義固有在也鄭玄者不得於義而強爲之說以爲郊之上而復有禘也是故附之會之以爲南郊之上復有圜丘也以爲圜丘所祭者昊天上帝而南郊所祭者感生帝靈威仰也惜乎玄者儒也何說之妖誕如此也靈威者何文也識緯之言也其始於漢之衰

乎者乎蓋有觀而偶焉者也漢之儒桓譚賈逵蔡邕王肅之徒嘗疾之讎如也惜乎玄者儒也乃通之於五經其爲誣竊甚矣且禘先於郊者以禘之祖先於郊之祖如黃帝者先於魯也故敘者先禘而後郊也蓋郊之祀也不過有功之祖而禘之推也則又追夫祖之自出以饗之於廟此禘先於郊之義也夫固各有當也夏侯孺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玄謂大祭其先祖所由生王者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以靈威仰赤以赤熛怒黃以含樞紐白以白招拒黑以叶光紀皆用正歲之

未嘗不祭

上

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況配五帝也由是觀之則大傳所謂自出者太微五帝云爾今天子以祖之祖爲自出者何徵也黃子曰予徵之祭法者也按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由是觀之則有虞以嚳爲始祖矣嚳自出於黃帝夏以鯀爲始祖矣鯀亦自出於黃帝殷以冥爲始祖矣冥自出於帝嚳周

以后稷爲始祖矣后稷亦自出於帝嚳則黃帝者乃虞夏之所自出帝嚳者乃殷周之所自出禘其自出者禘夫黃帝與嚳也感生不經之說何足以爲據乎夏侯孺曰孺聞之詩曰實惟太王實始翦商敢問大王之不祖何也黃子曰太王安得而祖周也吾聞之也祖有功而宗有德凡得祭於禘郊祖宗者皆百世不遷者也趙子曰禘郊祖宗並敘永世追祀而不廢絕者是也昔者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爲司徒而民成文王以文治此顓頊契與文王之所以爲廟之祖也惟

未嘗不祭

上

宗也亦然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禹能修鯀之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武王以武功此堯禹湯武之所以爲廟之宗也惟郊也亦然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象鯀能鴻水而殛死冥勤其官而水死后稷殖百穀此嚳鯀冥稷之所以爲郊之祖也皆以去民之害而有功烈者故大王不得而祖也夏侯孺曰禘之祭也於祖廟尚矣亦如袷兼群廟之主否乎黃子曰不兼也不兼也者爲其疎遠不敢襲而狎之故也是以祭之祖廟惟祖配之也孺曰夫子何以知其惟祖配之也黃子曰以大傳之文知之

也傳云以其祖配之而已未嘗及於群廟也苟有之記禮者言之矣夏侯孺曰孺之讀史也後魏文帝之詔曰天子祭園丘曰禘祭宗廟大祭亦曰禘禘則增及百官配食夫百官且配而况群廟乎唐賈會云禘郊則地祇群望俱合於園丘以始祖配享禘廟則祖宗之主俱合於太祖之廟則禘之有合者此非其明徵也乎黃子曰此後魏賈會擇考之誣也後魏之詔其言禘則增及百官配食者審諦而察之則以審禘之文由增及百官而生也其可乎盤庚云茲予大享于先生爾祖其從與享之

未盡以義

九

周制夏官司勳掌六卿賞地之法以等其功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蒸司勳詔之則殷之所謂從享於先王者冬蒸之祭也非謂禘也賈會云王者受命方行禘禮則是夏受命而禘於禹矣至湯之受命而乃禘湯之禘也終殷之世至武王受命而乃禘也何其禘之濶也五年一禘之說其何解乎且禘之施於祖者蓋推祖之自出以配之也若禘之施於天也則以何天爲所自出而復以何天配之乎自古無禘天之說而後魏賈會敢創之者何也且禘祭所主特重夫自出之帝者

也雖受命始祖亦降居於配位矣而又何暇於群廟乎夏侯孺曰群廟無預也則春秋所書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者何也太廟非祖僖公非群廟乎黃子曰春秋所謂大事者祫也非禘也公羊子曰大事祫毀廟之主皆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曾子問篇云祫祭于太廟祝迎四廟之主此僖公所以預也又云非祫祭則七廟五廟無虛主由是觀之惟祫乃升非祫則不升故無虛主也夫祫祭之外也安得復有升主之禘乎夏侯孺曰諸侯不禘而魯禘何也黃子曰此成

未盡以義

十一

王之過賜而魯之僭也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其義也故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夫孔子衰周公者言成王雖追寵乎周公而反病之故曰衰也魯祖周公其禘也必於周公之廟自出之祖則文王也迨於魯閔遂僭禘於莊公之廟矣且無追配也故春秋書之曰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言吉者不當吉不官者不當禘於莊也不配文王徒庸禮物而已是以春秋譏之也夏侯孺曰魯禘莊公非矣而左氏有云蒸嘗于廟又云禘于武宮僖官襄宮者何也黃

子曰此左氏之誤也其淺之而測經者乎其親夫經之前後之記祭也惟茲三者而已故禘與時祭而竝列焉又覲夫經之有禘于莊公之文也遂例之諸廟以爲盡合行之故妄云禘于武宮傳官裏宮也夏侯孺曰禘非時祭之名也則郊特牲祭義何曰春禘而秋嘗祭統王制何曰春禘而夏禘明堂位何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王制何又曰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雜時祭而言之乎黃子曰今之禮記皆孔門之末流也其多興於漢乎在漢之初以金而購遺書也

未盡人集卷三

上

計

其有私撰而不倫者乎是故漢之儒也因春秋有禘于莊公之文也遂以爲時祭之名因兩書禘莊公之在春太廟之在夏也故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人自著書不相符合也是可徵矣鄭玄者不達其意其解郊特牲祭義也則云禘當爲禘曰禘卽禘也然禘則不禘之文何解乎其解祭統王制則曰此夏殷之禮也然成王賜祭郊社禘嘗則夏殷之禮而周之賜也又何解乎因禘于莊公之文遂云禘小於禘則爾雅云禘大祭也又何解乎甚哉玄之弗明也在春而禘故曰禘禘猶云禘於禘

未盡人集卷三

上

時也在秋而禘故曰禘嘗猶云禘於嘗時也所謂禘則不禘禘則不嘗也者蓋舉大祭而時祭自廢不得而兼也其曰嘗則不烝烝則不禘者則行禘於嘗嘗廢於本時矣是以移嘗於烝故不復烝移烝於禘故不復禘皆由禘祭一舉而四時之祭權宜以廢也夏侯孺曰經生有通鄭之義者皆云三年喪畢小禘于彌廟五年則大禘於祖廟若禘非也黃子曰此左氏之妄也彼覲夫吉禘莊公之文以爲凡國君者喪畢而當禘不知此禮也者本魯禮也不當施之於晉也故左氏亦嘗有云矣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明諸侯之無禘也乃今以晉爲有禘此左氏之自相矛盾者也夏侯孺曰禘而非禘也孔安國論語解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群廟之主也皆合食於太祖灌者酌鬱壘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之迎祀躋僖公亂昭穆也故仲尼不欲觀之矣此說其亦無徵乎匪升群廟何爲其昭穆也黃子曰夫所謂序昭穆也者乃先陳設夫座位者也位定也而後灌以降神矣既灌也而後迎牲尋以獻

矣何得先灌而後設之位乎夏侯孺曰邢昺疏云言既灌地降神之後始列木主以尊卑陳列於太祖之前太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魯躋僖公則昭穆之位亂矣故孔子不欲灌後觀之也黃子曰吾將卽邢疏而喻子其疏不云乎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所以異於祫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者得與祫同未毀廟之主則各就其廟而祭也如其說也則魯之躋僖公也在文公之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也則新主方入所謂未毀之主也自當祭諸僖公之廟已爾安有始列木主也而

陳於太祖之事乎大抵疏之弊也以暢析注說爲務而罔顧於經文者也且孔子之不欲觀果在昭穆之亂也則在灌之先亦可惡矣何必待灌而方厭之也夫仲尼之嘆蓋嘆魯之僭也然而曰既灌而不欲觀者蓋灌也者所以降太祖之神也魯以周公爲太祖則所降者周公而已矣周公雖有勳勞其頌也敦商之旅克咸厥功而已非受命而王者也夫禘者必繼世之天子禘於受命而王者之廟則所灌而降者王者之神也魯以諸侯干禘而灌以降者僅僅夫臣子之神已爾非不王不禘之

義也故仲尼自灌以往不欲觀之也非禘而禘故嘆也聖人之微詞也嘆禘灌於周公之廟猶之夫嘆雍徹於三家之堂也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仲尼不欲觀焉非一日矣夏侯孺曰孺知之矣昔者門人有請禘之說者其聞嘆而疑焉者乎是欲因禘之說而得其嘆之心也然而仲尼荅之不知者何也黃子曰難言也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祭于祖廟者親親也位至於祖極矣而又推其自出卑祖主於配位尊尊也親親仁也所以教天下之孝也尊尊義也所以教天下之弟也孝弟達乎天下而不治平者未之有也必王者而後行之也故曰不王不禘甚哉成王之不知此義也而賜之伯禽之不知此義也而受之其魯之子孫又不知此義也而嗣爲之孔子安得無云不知也夏侯孺曰祫禘之說賈逵劉歆則云一祭二名禮無差降也王肅則云禘祫殷祭也群主皆合舉祫而禘可知也禘祫謂之殷者祖宗並陳昭穆皆列故也使禘也毀廟祭于太祖而六廟在前不合非禮也由是觀之則祫之與禘其果一祭而二名者乎黃子曰祫自爲祫也不可混

禘自爲禘也不可混之祫名殊祭異安得而一之也祫何自而生乎生於三年之喪也何生乎三年之喪也春秋傳曰凡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曲禮曰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蓋新主方入與先君以相接也毀主當祧辭群廟而將遠也則一主若來一主若去夫人情之遇此也不能忍然矣先王因推聚會之情而制爲合食之饗故古者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孝子之情也如杜祐所謂虞夏先王崩新王元年二年喪畢而祫殷先王崩新王二年喪畢而祫周制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禘祭之後乃祫於太祖來年春用禘於廟者是也旣以祫禘爲同則今年旣祫之矣而來年又禘不幾於煩且瀆乎先王禮意必不然也其今祫而明禘者何禘又生乎祫者也何生乎祫也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守祧出而待合未毀之主大宗伯升而待合皆入太祖廟室之與於是布位太祖東面太祖之子在席前之北南面爲昭次昭之子在席前之南北面爲穆以次而東孫與王父並列至於櫛而後已此祫祭之位也祭而至於祫也先王事先之意可謂盡矣然猶未也其心以爲祫而

合食於太祖是吾之饗先至太祖而止矣然而太祖之先豈無自出者乎太祖之心於其所自出也獨不思以饗之乎吾能盡吾心於太祖而不能盡太祖之心於其先是非制禮之全也故祫之後而復有禘也夏侯孺曰太祖之所自出何不併於祫而祀之乎黃子曰不得而併也祫之祭也太祖東面使以自出之祖併而祭之則自出之祖又當東面太祖降而爲配失其尊矣衆主方合其廟以爲食而本廟之主反降而爲配則與衆主之合者何以異乎此自出之祖所以不得行於祫也此祫之外而禘之所以興也故曰禘生於祫也達歆之說於是乎不通矣若肅之見則哀准辨之矣准之言曰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者降於天子也若禘祫同貫則諸侯亦不得祫非徒不禘也此辨彰矣蓋著禘獨行於天子祫可達於諸侯祫也禘也異也非同也不可誣而一也肅又推詳事理以爲舉禘之時毀主旣並六廟闕遺之爲非也又駁鄭義禘者各于其廟禘若各廟則無以異於四時常祀不得謂之殷祭故必欲同貫於祫也要而論之則鄭義王駁皆非也按杜佑云虞夏祫後三年夏特禘



四年夏禘祫殷三年春特禘四年春特禘則禘之爲言亦有虞夏殷四時之祭名也但特之與禘其義不同特者獨也凡言特者獨於各廟祭之也禘者合也凡言禘者合於祖廟祭之也則春秋左傳所書禘於各廟者多踵古祭四時之名非三年喪畢祫後大祭之禘也玄觀春秋之文也遂附會之以爲大祭之禘禘於各廟肅觀此義有乖於殷祭也故又附會之以爲群廟之主必盡合如祫而後成禘爲殷也何以知二說之皆非也觀之詩曰雖禘太祖也則知鄭玄云禘於各廟之說非也觀曾

未盡其意

五

子問曰非祫祭則七廟五廟皆虛主則知王肅各廟並升之說非也蓋玄以附經而設肅以駁玄而誤者也夏侯儒曰夫子之論禘也載籍所未有也百家群儒瞠乎後矣使先王之所以制仲尼之所以經者昭昭乎揭日月於天衢也孺請退而記之以詔夫後之議禮者

### 周怡問易第三

周怡問易之名義何也荅曰案周易以岐周國名標目蓋取諸有天下之號以別異於夏商之易者也時緣三易並用故須別異觀周禮大卜所掌三

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及左傳襄公九年穆姜始往筮之遇艮之八晉語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八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爲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又董因曰臣筮之得泰之八夫夏商二易皆以七八不變者爲占故曰八此三易並用之証而文王之易春秋以來通名周易也則此書上下二篇宜名周易上經下經漢初易家皆如此後世濫繁遂以撰傳之目而加之周易上經之前是以臣僕而先之君

未盡其意

六

王也且以孔翼附經猶謂之僭而況今書之名越聖作之首其可乎至于吳澄氏則又首行單揭易名而二行乃單列周易上經亦非孔氏之舊也怡曰上下二篇之有傳注何也荅曰太史公孔子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今案十翼孔子之傳易也至矣大矣不可以復加矣而世之喪喪者顧復多言何哉且孔子之傳易也又非泛論略舉至於彖象而闡之爻爻而贊之象象而伸之何所缺欠而猶俟於後人乎設云易道無



窮而衍說可廣亦當於十翼下綴詞發蘊不可復  
於卦爻下妄解冒疏以與仲尼爭衡也且詩書不  
曾經聖人者通釋故諸儒得以臆說相持若彖爻  
之詞有聖人釋之矣而諸儒有言多見其不知量  
也故費直之學易也以仲尼所傳別附於卦爻辭  
後亦有見乎聖經不當再有傳注而杜後學之狂  
僭者深矣而說者病其為以翼混經之始嗚呼直  
之以翼附經此乃自為學易之事耳而非曰家變  
戶改皆從費本也且古經森列于前未之或亂也  
至於鄭康成王弼之學易也乃各師其意而復為  
之詮次遂併文王舊文而去之則學易者之過而  
混經自此始矣且復於彖爻辭下濫為傳注而遂  
開後學之狂僭無怪乎歷世之咎之也故呂微仲  
至於朱熹諸定本皆還十翼於後其意美矣但朱  
熹復依傍孔子彖傳象傳之文而衍之卦爻之下  
謂之本義亦未見其可也仲尼之傳則以其混經  
而退之於後矣朱氏之傳獨非混經而可列之於  
前乎是疑於掩聖人之長而耀己長竊聖人之有  
而為已有者矣是故仲尼之後凡傳彖爻者外仲  
尼之旨而為之說者謂之誣竊仲尼之旨而為之

說者謂之綴誣與綴而釋經易若已之可也嚼火  
與太陽而爭光後之人其無言哉其無言哉怡曰  
六十四卦起于何也荅曰古人重卦之說王輔嗣  
虞翔仲陸德明孔穎達陸希聲以為伏羲京房鄭  
玄淳于俊司馬貞以為神農孫盛以為夏禹司馬  
遷揚雄以為文王案周禮太卜氏掌夏商周三易  
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則知以為文王重者  
非也案虞書龜筮協從筮之云者必六十四卦然  
後可以營揲也仲尼著龜並稱正合虞旨則以為  
夏禹重者非也案神農氏作嘗取諸益與噬嗑矣  
其益與噬嗑之名雖後代所命而益與噬嗑之卦  
其象可尚而制器者安可誣也况仲尼決非懸虛  
空撰之說則以為神農重者非也然則孰重之曰  
伏羲重之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羲而說卦亦云皆  
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則著自羲  
筆而卦自義備也明矣曰伏羲重之則仲尼何以  
曰始作八卦又曰八卦定吉凶八卦以象告乎曰  
此義具在仲尼之言特世儒茫昧其旨故自漢以  
來易家無決定之說雖以穆生先天圖為據者亦  
歸竊真之見何也義時有畫無文今先天圖名卦

俱具安得謂伏羲圖也仲尼不云乎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此數言者正論義卦也凡言在其中者皆未有而包函之義也其曰八卦成列者指伏羲始作八卦也其曰象者指文王六十四卦擬諸形容名卦之象也其曰因而重之者指伏羲因八卦而著以揲之兩兩相重為六十四卦之用蓋伏羲之時雖作止八卦未嘗定著為六十四卦而當其揲著乃有因重六十四卦之用也其曰爻者指文王三百八十四爻觀其會通繫詞之爻也蓋言伏羲通神明類萬物雖止八卦未有名卦之象而名卦之象在八卦之中矣正所謂八卦以象告也興著以前民用雖止因重六十四卦未有繫詞之爻而繫詞之爻在因重之中矣正所謂八卦定吉凶也衆言淆亂折諸聖予思而玩之者數年乃始洞明乎仲尼之言可以決千古易家之疑矣及讀淮南子云伏羲為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正與予說相合言六十四變止是著策之用未嘗定著六十四卦之名周室增以六爻見伏羲時尚未有爻也昭昭明矣怡曰乾上乾下并初九初六至上九上六等文乃孔子所贊

及費直本遺脫卦名何也答曰案費氏古易於六畫總卦下繫以元亨利貞彖辭又分析六畫各爻下繫以潛龍勿用等爻辭正合仲尼繫辭之旨繫之云者如冠之有繫綴於其下者也卦而繫彖爻而繫變蓋宜然也若如鄭王本去分析之爻而反取孔子象傳初九等文冠於各爻之上則是文王而繼孔子之文矣且又移大傳乾上乾下二體置於六畫之下則是文王而繼孔子之文矣獨緣二家欲以象傳綴附卦爻既有一爻不當又設九六之文故去文王之爻畫而移九六以冠之於萬國咸寧之下難着乾上乾下四字遂移置義卦之下耳後儒不知二家合聚經翼故紊亂如此若是十翼之舊則乾上乾下二體宜歸諸天行健之上則此言始有歸宿初九之文歸諸潛龍勿用下也之上則六爻不至無別迺為復古觀於比之初六大之初九初六履霜六二之動等文略可証矣但六畫之下無乾之卦名恐吳仁傑氏考載之訛而遺脫之耳殆非費氏之舊乎迺案孔子彖傳先舉卦名後及繇語故當從鄭本以正費氏之失也怡曰六十四卦何無有文言乎答曰案孔子傳易彖自

大哉乾元以下爻自潛龍勿用下也以下象自天  
行健以下六十四卦俱全不應文言迺止於乾坤  
二卦也至讀繫詞傳而見亢龍有悔一條雜於謙  
之九三節之初九之中其文體不殊迺斷然以為  
六十四卦俱有文言而亡簡多矣所謂易以卜筮  
之書而得不亡者蓋謂上下二篇耳非孔氏之翼  
也若曰不亡則說卦何為秦漢之際亦有不存必  
待河上女子發老屋而後出乎故繫詞中所存與  
乾坤文言相類者當錄次其後庶使聖人之言各  
有所統

陳曉問性第四

陳曉問曰性可以善惡名乎曰不可性猶命也道  
也謂之命也命即其名矣不可以善惡言命也謂  
之性也性即其名矣不可以善惡言性也謂之道  
也道即其名矣不可以善惡言道也道也者不可  
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孔子但以不可離言道而  
未嘗以善惡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  
乎其所不聞明目傾耳不可得而覩聞者也而可  
名言之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誠非覩聞可及  
也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言其

所言至精至微仰高鑽堅瞻前忽後雖欲從之未  
由也矣其不可得而聞者如此非若文章然威儀  
可瞻文詞可聆可得而聞者也孔子之言性與天  
道且不可得而聞而儒家者流兢兢然以善惡本  
原氣質種種諸名而擬議也然而道心惟微雖欲  
聞之不可得而聞也是以人心擬議之也曰然則  
性無善惡乎曰有善惡者性之用也豈特善惡而  
已矣善之用有萬殊焉惡之用有萬殊焉皆性之  
用也而不可以名性也猶之陰陽之用萬殊焉皆  
天道之用也剛柔之用萬殊焉皆地道之用也而  
陰陽不可以名天剛柔不可以名地也仁義之用  
萬殊焉皆人道之用也而仁義不可以名人也善  
惡者非用而不可得見者也如天道寒暑雨暘之  
愆地道山崩水溢之患也皆用之而見焉者何以  
有是也順則善逆則惡生則善尅則惡不外二端  
而已皆出乎所遭不可以前定也如二人之相語  
也其語之相契也頃刻而德之其或語之相戾也  
又頃刻而讎之民之為道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  
產者無恒心不可得而定者故君子貴習至於死  
而後已者也習與性成功在習不在性也若徒恃

性所成也何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聖人競焉其重習也言習善則善習否則否也世儒終身談性之善而未嘗一措足於善終身談性之無惡而未嘗不一時有離於惡是性越南而習冀北也天下之昧是久矣予不得不申乎仲尼之說

五嶽山人集卷第二十三

五嶽山人集卷第二十四

吳郡黃省曾著

序一十五首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帝範序一首

惟天作辟綏謐萬方鴻始以來群龍繼統咸以生阜兆民爲道父母九州爲心德本大公親同一體神明不昧其出自然粵夫犧魁黃序造契解繩或立象以盡意或刻几以弼違三墳肇興皇訓丕顯至於堯虞膺錄傳禪體元迺彰執中精一之旨聖學帝勲乾叅坤贊茲皆貫而該之矣由是禹銘簠筥湯瑒盤盂武尊洪範所以竄篤恭之心矩以成玉燭之太和也三代既逾大法斯泯霸強出而位育消商老行而尼軻隱小康時邁熙皞未登有唐太宗文皇帝以龍鳳之姿抱英雄之略起自募人卒踐大寶武光治烈播在竹書嘗於貞觀募年御撰帝範一十二篇以賜太子且曰飭躬闡政悉備其中今也由文論世則若懲暗疚察君體建矣剖珪開屏太宗固矣翼房爲壯髦俊明矣陟洎措繹階品慎矣金甌玄纁以旌謇直朝霜市露以杜利佞隋奢齊侈以戒華豐止殿罷閣以崇約儉鮮赦

欽刑以嚴賞罰吞睦改冠以重農依三奇五等以  
備軍國館儒疏經以昭聖術嗚呼美哉範言匪徒  
稱述亦允蹈之矣但惜夫執中精一之旨置而不  
宣則是君人之大本經緯之要圖太宗其尚未聞  
也所以粉飾雖周彝倫竟斁昌浮圖之誕教務夷  
貊之遠功淑政有初而無終嘉謨將舉而復墜悔  
過之言丁寧簡末後之君子莫不歎息於斯焉宋  
寶曆天聖間著作郎韋公肅學士宋綬皆常錄進  
特爲金匱之珎耳未覩鏤傳於世暇披細帙廼爲  
校刊以行雖聖帝明王不資於是亦紫極之一編  
也

刻水經序一首

叙曰水之爲德大矣哉道生天一職統材五發始  
西極產母隅也折赴東墟趨子方也濺涌昭化妙  
之初質流瀾符於穆之神用厚氣肇之升盛露雨  
由之感澤象曜資之光朗玄黃本之浮載穿瀨倚  
之配密雲漢會之紀戒圖書託之輿瑞祗軸寄之  
融絡是以寓目者嘆其渾逝臨淵者頌其靈長且  
兆類非此無以胚阜萬里非此無以準平醴養非  
此無以烹繕而育年壤墟非此無以灌溉而興穀

法其形勢而樹都廟因其隔限而分州域軸輻輳  
而窮遐互通堤鑿成而塉瘠咸利鍾匯之區則珠  
玉以登枯絕之野則林壑不毛函夏泰和則皇波  
達貫坦乎國紀封原割畫則百川斷裂洋然險防  
况其精通天步體轄人事海安而知內寧河清而  
期聖出徙焉卜廢竭以表亡則代運之隆衰而姓  
庶之災吉亦可觀也但卑赴其常決疏爲順平成  
之績榮在夏書其宣導也必探夫源首其排入也  
必極夫歸納以奠以敷號名俱炳厥後九丘不傳  
四嶽埋緼周官存數浸之略爾雅開岷崙之端若  
司馬遷之載河渠庾仲雍之筆江記偏係一方匪  
兼八表况王澤寢消地象俱廢樂廣闢者湮其溝  
洫便私謀者壅其湍泉公家釀激巨右改張是以  
啓塞靡恒陵谷皆變洪鉅者失其包帶微纖者亂  
其繁緯紆紆訛訛莫之質竟也已故漢之桑欽特  
創此作追法貢體錄爲新經羅併四際總勒一典  
凡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有七苟非經流不在記  
註之限錯陳舊纂以備參鈞派盡條科以罄脉衍  
務討異奇同蔚宗之旨趣嚴標郡縣肖班固之鋪  
設是乃曠絕之脈輸也然規綱則舉解節未彰迨

於後魏鄴道元因景純之濫觴足君長之簡逸以博洽之弘襟擅圖輿之韻學隨經抒述掇籍弘鋪剖說十倍於前文揮述半陟其躬履或衆援以明訛或極辨而較是或哀述以昭邇或廓無而續有故凡過歷之臯維夾並之坻岸環間之亭郵跨俯之城陸鎮被之巖嶺迴注之溪谷瀕枕之鄉聚聳映之臺館建樹之碑碣沉淪之基落靡不旁萃曲收左撫右採豈曰桑欽之詒釋實所以粉飾漏闕銓次疆隅乃相濟而爲編者也省曾又覽古山海經十八卷亦字中之通撰也一則主於敘山而水

水經

四

歸詳綴一則專於紀水而山頗寓列蓋山者水之根底水者山之委枝故談伊洛者必連熊外語漆沮者遂及荆岐亦自然之偶屬而不可判離者也故併合以傳庶好古之賢無稗輯之煩勤爾客謂二經所記於今矛盾矣其將捨旃可乎予解之曰子何榆枋之安而螻蛄之拘也其伯益之覽疏猶之炎農之辨味也桑鄒之括纂猶之姒禹之告成也今卉藥非簠簋之稽案咸賦豈驕華之志掌亦將損本草以詭誕斥禹貢之遠濶可乎况山殊稱目而盤峙之形不眩焉水異分合而就下之情不

惑焉粵邇徃牒則遠方圖物夏鼎之鑄象也聶耳雕題湯令之備獻也白民黑齒成王之作會也出受八千管仲之蒐揚也殘遺秦柱蕭何之顯布也獵廣窮長王充之嗜信也以至孔疏據之以釋經漢志錄之而麗史齊澄演之而聚書唐典繫之而建部守節屢登於正義應麟富戢於地鈔江淹補之而不能吉甫刪之而頓蹟古人崇好文獻足徵苟欲指枝希怪狀寫物靈暢探荒極理驗遷圯裁量利害差剖離翕鑒度率吟宅定中外作起民緒咨諏帝采則二經者亦寰內不刊之珍典也

水經

五

### 老子道德經玉略序一首

老子二篇蓋其撫衰姬之末而思三皇之治覲繁紘之政而仰玄默之拱處貪竊之代而懷不欲之運立荒奢之朝而景麗澹之化者也或曰人君無爲而理天下也則何以貴生曰不貴生也則耳目之驚廣而關攘之風煽性情之澗蕩而淫侈之實闕極其饗御而山川之財不盈泰其服度而億庶之供鮮給肆其華善而刑殺之門大啓是故非貴生則不能以佐無爲非無爲則不能以管貴生貴生無爲殆形影表內相須之道也曰然則其言可

以施諸後王否邪曰不可國世澆徙展如江河時  
之詢辱而鎮以無名人之汙冒而守以自然物之  
多故而執以古極誓盟胥譎而返以結繩隆衝相  
攻而庸以培斗是猶決防築而欲安流洪水脫衝  
糜而欲恬駕悍馬者也寧可得哉是以聖人質文  
並揅通變宜民因隨俗勢之上下而曲成民物之  
綏保斯則南面經綸之大方也所以柱龍雖嘆關  
牛遂徂在聘之躬已自齟齬窒礙弗徵其言乃果  
遂累而行獨用其治生之說以長引齡歲遞棲澤  
島而已迨於漢魏之際逢罹黨禍此學激興匪徒

不盡山陰集卷五

本

清論兼以爲邦但名託希夷心駢盜蹠觀夫何晏  
秘窮始母矣而湯沐之產崇王衍矜高浮誕矣而  
房閨之貨黷樂廣奇標水鏡矣而絲蘿皇胃庾欽  
藻稱雅韻矣而乾沒家囊所以殃慘誅夷災生排  
堵殞於殷憂而斃於曠達理分宜然也卒使道德  
招愆道遙履罪斯則諸君不明學術不洞時務之  
過爾嗟彼後臣良足前鑒古今釋疏無啻百家惜  
哉鄰傳徐劉慕憶難觀羊王陶陸銷燼不聞今世  
所行獨專河上泳研膚鄙寔出凡流若蘇轍燒肯  
於西方吳澄擬教於東魯崔疏剪群臆而紛歧張

解萃衆辭而混駁是皆妄以已腹懸斷古人殊非  
李氏之本旨也僕也閒居多暇諷展有年每以象  
帝返其始妙竅體其宗天地識其常莊列要其趣  
文辛衍其用君平暢其歸自此目覽心通渙今無  
逆乃於戊戌之春遵彼青山撰茲玉略閉關匝月  
測義五千譬之顯白雪中馳光日下誠難措翰但  
素襟所好不覺宣摘爾鴻與詎尋玄波僅涉匪求  
炫物寔取養年畢業之餘殺青錄寫將來資哲人  
之糧徑導上士之牖階餐霞者容與乎神宅詠琴  
者翱遊於道園庶或有百一之助也其音辭則侍

不盡山陰集卷五

七

郎尤煇垂有成編此不敘錄云爾

晉中散大夫嵇康文集序一首

嵇子叔夜生焉無辰挺倪缺之天逸而遊於穢氛  
之季抱卷州之夸節而邁夫酷網之朝龍章孔安  
意氣薄日月之表琨言瑋撰思靈邁區合之涯形  
寓窠間神棲皇古以塗園寡歡故澤和於琴綺以  
都井喧鄙故綴宅於山陽以產務不足綜故尋煉  
乎九鼎以俗子不足侶故開襟於七賢恥爵組之  
競馳故表傳乎高士卑天位之竊履故託箴乎太  
師揆厥玉度蓋欲獵華纓於伏軒之署而調管簫



乘綠車於堯虞之庭而覽鳳凰者也觀其緒辭若  
曰聖人不得已而臨天下以萬物爲心穆然以無  
事爲業坦爾以天下爲公饗萬國如素士服繡袞  
若布衣故君臣相忘於上蒸民家足於下豈勸百  
姓之尊已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貴爲崇高心欲之  
而不已哉可謂曲盡南面宰宥之方矣嗚呼鳥圖  
之感昔緬想於宜尼矸爛之歌嘗綿哀於甯戚淳  
源莫返良匪一朝叔夜志既高獨而復遭魏晉奸  
維彌宇豺虺盈途無怪其潔躬於紫壑而遠害於  
青冥也惜哉非薄湯武中馬昭之禍心散髮倨銀

不義山人集卷五

上

致鍾會之貝譜由是無罪無辜職此哲士雖請師  
救贖三千子矜痛惜士紳接於海內而廣陵妙響  
終絕於東市矣忍哉相國垂惡無窮嗚呼此蓬蒿  
之間固非神鵬之可集汚常之瀆夫豈大鯢之所  
旋徙必重霄避宜瀛嶠戶農所以席海而不返老  
萊所以投舂而不顧也無道則隱洙訓未圖危行  
言遜時機罔覺性烈才雋登戒弗思意遠防踈秀  
規莫省學炳名光賁跡不遠叔夜不能免其尤矣  
余也抱遺文於駒谷珍覽靡厭結遐悲於異代嘆  
息彌深故每三復其糟粕詩長託論播興超峻文

擅理辨緯體綿密片言小屬無非素衷玄致奧膈  
之所存也苟欲考竹林之秀矩攀柳阿之清蹈者  
不有斯述何以披邇故迺校次瑤篇彙爲十卷刻  
之齋中俾高士芳規得流耀於來嗣耳

晉玄晏先生皇甫謐高士傳序一首

夫休麟彩鳥見以瑞和而非驪駮之可御丹芝玉  
草服以長年而非葭蒿之易生逸民遯獻出以淳  
世而非尋常之可靡蓋其繕性玄漠廣德如天抱  
度弘虛上善若水設俾尊以黃屋必後身而濟群  
元寄之赤縣將釋智而登萬物無爲之治迺其所

不義山人集卷五

九

優但甘淵之光不雜輝於螢燭崧山之膏豈污馨  
於濁涌時諺心違翩然遠舉此黃帝所以勤禮於  
具茨也較其賁園之故若彼堯舜乘龍不越樽俎  
乙辛握鏡有畏郊犧屈軼指庭而仁賢宜卷朱鳥  
流屋而高尚斯閑載謫風揚則宜篤者藏兵車途  
啓則揖讓者斂饗饗道長則廉白者退此哲聖避  
韜之大略也加之主威日隆臣跡難善宰旦之忠  
且倉皇於狼跋相何之謹亦局踣於犴居他可鑒  
矣其若范子逃誅於泛澤留侯拒禍於訪松是亦  
沸羹完指而虎口全生也有晉玄晏先生弱步清



蹈燭主紱之浮險旌招固却悟林曠之處安養神  
末疾暢志緇素遂乃上際陶唐下羅漢魏搜萃名  
流目之高士歷歲二千錄人九十但經緇染卽爾  
捐遺猥予淺抱緇與同襟每於傳末附以贊頌庶  
幾激貪夫於異代助美化於聖時也

魏司空軍謀祭酒掾文學徐幹中論序一首

嘗讀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云偉長懷文抱質  
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謂之好賢爲可知已則未  
也蓋偉長所脩者賓揆之業所詠者帝王之經所  
祗者三六之德所豔者寧和之治蓋尼淵之宗孽

不棄人集

十一

非段闔之必遁也洙魯之遺儒非輿篠之長往也  
登庸之門軌非巖海之跡蹈也而謂其畢念陸沉  
忘情好爵豈理也哉苟冥周行可絕元愷特恨其  
虛挺夔龍之器而不遭時亮之朝空懷旦奭之寶  
而莫際惟清之運生茲叔漢皇步已徂龍紫稱孤  
引鳳出萬乘轉蓬於戎馬之林天子寄命於奸  
雄之掌我相此邦無不潰止故賢才丁逢其時者  
欲以眷魏歸周則無卷阿之可媚將以瞻隆庇竊  
則豈滿瀆之堪汙所以感威誓誓進退皆谷信惟  
照日懷莫語人是故名彥無樂生之心秀哲尚韜

全之圖卽如偉長君華已父弓旌強召非其本懷  
先賢行狀志其輕官忽祿不耽世榮誠哉言也其  
王魏廷身曳章裾止如榛棘軍謀諮而靡獻上艾  
剖而弗臨高襟遐蘊僅乃託之芳翰撰爲中論以  
俟萬年玩其旨藻濟世不忘激刺之情忼慨而見  
有如表伊尹之積素惡逼簒也貴周公之備物譏  
冒錫也疵秦始之倚高危獨任也病燕噲之飾讓  
痛潛移也以至恃戰要王者民之不歸施凶報吉  
者天之靡貳稷下空招莽朝徒係所以綴青立素  
寫其曾臆而披其鬱懣者不覺臨文而屢發其厥

不棄人集

十一

穢孟德深矣豈屑效宣英美以股肱於逆節之臣  
哉不然則悟敏如脩惟幄如或何足並也以是聯  
處五官之幕浮遊七子之苑文昌雙闕燒猶狴犴  
也輿輪參從束猶株途也筆絲基博繫猶桎梏也  
甘瓜朱李嘗如荼苦也觀之金璽朱綬王爵甫成  
而徐陳應劉明年盡逝賢人憤死之志良可憫矣  
彼魏文者徒挹其鴻冥之隅而不覽其龍變之裏  
而目曰區外之儔厥鑒淺矣此論童年所習每一  
敷把寤寐與嘆朗知爾心苟復舍而不云則黃初  
以來未有品者此僕所以噓其潛光告之後賢也

晉葛洪西京雜記序一首

漢之西京惟固書爲該練非固之能爾亦其所資者緒也仲尼約之實書馬遷鳩諸國史因本而成在古皆然爾予得葛洪氏西京雜記讀之云爲劉子駿所撰以甲乙第次百卷考比固作殆是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洪又抄集固所不錄者二萬許言命曰西京雜記予於是始知固之漢書蓋根起於子駿也乃邇憶其不錄之故大約有四則猥瑣可略閑漫無歸與夫杳昧而難憑觸忌而須諱者也猥瑣者霍妻遺衍之類是也閑漫者上林異植

不盡山人集卷五

主

之類是也杳昧者宜獄佩鏡秦庫玉燈之類是也而其觸忌者則慶郎趙后之類是也凡若此者按金置沙法所刪棄矣至於乘輿大駕儀在典章總董問對言關理與亦皆擯落無採宜書而不書者何也豈不幸存於雜記歟後讀陳氏樂書言秦威陽宮有銅人十二云列在一筵琴筑竿笙各有所執組綬華彩儼若生人矣下有銅管倅二工吹而紐繩則諸樂並作節調和美與人奏者無辨亦云西京雜記詳著之今考無焉乃知所傳者缺已大半又非洪之故簡矣嗚呼後之代儒安得如子駿

者遐收彙集以待班固氏者出歟誠爲史家之一慨也

唐弘文館學士虞世南北堂書鈔序一首

蓋聞類合之書典自六朝或以文羅衆妙或以事囊千載富兼匱略各擅編摩故皇覽殿書華林恍性搖山寶海藻繪驚心何徐以下無慮百家粵追往昔作者仲尼言車路則敘鸞鉤之殊論尊爵亦表泰鼎之異養老建官列乎四等薦牲治醴昭乎三尚所以參伍古今之變權別是非之歸折衷前軌而資起政治者也鉤探纂會詎可缺如但集者

不盡山人集卷五

主

初心趨途匪爾披量遺誤不過纖彩彫新以射弘博之科飾錦彪章以媚流時之好糅金儷玉以矜闊麗之學志牒雖多吾無有取未覩剪裁聖範刊述王謨鎔貫於蓬戶而發揮於天家河潤於平生而彰酢於終老者也此北堂書鈔者唐弘文館學士虞世南所編爲卷百有六十締閱其書特重經史詳繕故實捐削繁文意觀則登弗拘代次迹同斯筆罔擇雅俗良亦有志於經世者也但珠目並存例成瑣細不逮其長爾當時以隋氏秘書太宗引爲記室尋封貴爵置之近從以藉開沃觀其龐

崩淮溢微晉漢以勵修蛇見堊與據靈景以作誠  
獻陵厚送陳書制以取鏡哀文耀冊濡毫若宿女  
傳書屏暗疏不謬自非蘊浸閒居標區暇素安能  
有感斯露而從容吐白如此也所以生稱五絕卒  
嘆石渠貧約不移於兄化赤蓋克揚平臣守準的  
人倫佐張興理則典學之功寔不可誣也予也下  
惟稽古酌採有年四教勉持七林猶臥適得此集  
愴然惕心道之將行于何之日綠髮行皓紅曦莫  
留雖世南之遭將亦不易也典寫既成興文爲序

支道林文集序一首

支道林文集序

支

昔者晉氏運輪玄軌文家履莊老爲奧庭竺學陟  
迦尼爲極嶺遐颺廣泛上士交馳或以眉瞬鏡乎  
天淵聲吐品其雅鄭筌無契密世外寰中是亦一  
時之盛際也沙門支遁道林者梵降陳留麟祥都  
輦神情儁激造觀者隱其智端瞻表清瀾對把者  
喪其冕貴談每暢而雄辨杜前色方揚而秀流渙  
悟以是握宇高賢競求伐木佐邦偉輔咸樂扣鐘  
如右軍諮聽夫道遙披襟標揭安石賞欽其宗會  
略相玄黃嵇努力而裁半殷企思而有慙許詢屢  
難而新理都窮劉系唱宣而舊儒駢伏蓋道深象

外幾精識表宜非墨染卜戰之輩所能當酢也故  
覽輝之彥有洞其才任濟時而惜嗟潔處者良亦  
能鑒何則奇曠之器擯丘墟而自迴庸市之質溫  
鹽梅而亦汗正猶珠璣水涖而呈光雲雷鬱間而  
發彩位無定遇德有恒章寧嫌苾忍之流不曰廟  
廊之望也但日月非臣畜之氣鯢鵬豈籠秦之物  
僅察其一不知其他謂之朗灼龍隱深窺豹致未  
之得也載追應跡續多爵友縉戀塵交者良由道  
勝金門氣超珠履故致探車若響造趾如雨且將  
堂室初頓陶鑪白黑自然疲於津梁爾借使郿塢  
擢矜鍾聞抑絕則將孤韜扶運枯沉畢世而已何  
能屑屑依依同人于俗也哉吳門西野湖盪嶽盤  
靈山宜羅漢之居林屋號仙遊之宅支公還剡以  
前憩茲卓寺寒禪石室夏坐別峯浪志無生芝餐  
水飲鬱鬱祇松曾調神駿之馬冷泠寶潤嘗騰明  
迴之鶴故國曆川徂真蹤金住越善逝雖千齡頌  
支例如一日也但風流既遠心藻誰希罕覺難涯  
俗無景止之客曠脩絕繼緇鮮發揮之英稽古興  
懷式多悽仰僕是流觀內典輯萃高文託慕切而  
片語皆玆抱味諧而誦言若晤譬之囊看少玉疑

臨崑圃之華勺挹蹄涔宛得全溟之勢則安般四注漆旨千言皆可該妙於此集矣序而藏之以傳好者

釋迦如來成道記序一首

蓋聞釋迦成道者圓躋正覺跡雖霍悟於啓星之期脩熟菩提智已妙湛於生蓮之日預標賢劫肇錫定光位依一補運迨五觀相此剎淨獨崇金座降于忍土乃託白王爰以三千日月之區咸歸慈鏡四十芥城之有總導神旌憫長夜之沉波駕娑婆之濟筏其出生也緣感而應將以竭海而建幢

未盡其意

主

其滅度也現患而寂俾可循因而踐果故來則諸天受道以垂軀後則三界分靈以峙塔事起宇世之表軌妙形封之外所以瑋化莫議大攝難窮也稽首成道之跡梵充內院業隱龍宮播竺境雖彰繁流且東而述略故齊祐搜經而萃譜唐宣攬地而誌方聖流之英可以遊沂矣此記乃號州參軍王勃所撰文僅二千義探三藏首叙天繒次昭幻藝出家控健陟以騰虛倚樹處尼連而靜慮遂彪證果乃列轉輪既鋪寶會之園林兼陳金口之行布涅槃究竟結集紛紜法條茂衍於西崑釋水潤

流於震土紀如珠貫詞若錦敷頓吉初終展披可仰此亦瞻飯之要文也慧悟大師道誠精核爲注秘言淵旨疏寫渙然表裏相資古今合美錢唐大佛沙門真琦博履台庭玄樓精戶數年禁趾長日閉關篋携此本思以普人迺託吳中諸德定山輩券施梓成講師仁濟竹林半室青山孤影抱琅函而霑雨吐瑤談而粲霞皆釋中之迴秀也予與締塵外之交蕭迹恒偕晤襟襟深契於茲請序遂荅命觚云爾

六祖壇經序一首

未盡其意

主

夫靈明圓覺者執之絕相徧萬相以俱顯立斯有法無一法之可得清淨慧眼本不假於證修涅槃妙心亦何階於漸次蓋照寂和蝸出入皆泯而湛然無住者也自靈山暮歲以鹿苑轉輪雖窮四諦而獅林揭要惟在總持是故獨付迦葉金縷示微由此利利吐偈於常河商那囑音於南象度籌滿室遺香衆爲契徒學聖八千日彌遮之嫡嗣印符展轉乃至達磨寶珠南耀德水東流全彰武帝之庭迅機難感默面少林之壁秘觀莫知幸爾神光參討斷臂安心自是如來奧脉大衍於震旦之方

矣五傳弘忍闢教黃梅厥有盧氏慧能者服窣海  
隅齋薪門市雖蒼篇之未識聞金言而悚孚性無  
南北靈根已定於初叅迹摩高汚法器竟堅於杵  
臼菩提樹折結上果於最乘明鏡臺空破羣迷於  
億劫遂領正法匿混塵間年臨儀鳳綠切聽龍寓  
遊鷺鷥之場調暢風幡之旨名德瞻飯登跋陀之  
古壇玄音演度驗三藏之往記惟時刺史韋璩慕  
其高風迎居天梵大轉法輪縑白千餘常盈繞匝  
門人紀錄目爲壇經此則羅秀禪師惠昕刪豐就  
約以便後俊者也嗚呼衣止以來道周沙界明多

木香山人集卷五

本

行少宛協囑言刹像儼而的矩迷報律揚而真宗  
廢規儀繁而正法墜空有泥而靈詮縛所以披荆  
之家或談花翻貝以資兜率之因或誦號持言以  
導西歸之路或華官樹塔以修人天之功或枯念  
灰心以絕見聞之緒是皆得末遺本捨實圖虛忘  
其頓超而自蹈荆棘者也祖風既微釋態俱變易  
齋素而膳醪黷清尚於貨慾貌似沙門心非白業  
以致縉紳弗禮彥傑加疑至有攘五王之精舍安  
爲火宅棄諸祖之寶地紛作俗居白馬悲鳴金沙  
蕩析皆由茲輩覺岸罔求而淪頽至是也問有一

二禪師名山挺錫韜含自得弗輕播宣其在學人  
又且能所無咨承之量易慢寡精勵之行恍惚靡  
信專之心遷流失固忍之力所以臨濟心宗于斯  
寥缺用是流布壇經啓悟自性并附王右丞柳刺  
史劉賓客三碑以彰大鑒之美所謂一念迴機便  
同本得不能無望於今之開士也

西湖遊覽序一首

夫山島者峻削太冥非國聚之全服崇奠隅幕非  
閭市之喧境言日月則環朗甲子之外寧車馬之  
塵途語麟鳳則覽集觴弋之表豈榛蘿之近止况

木香山人集卷五

本

平靈盤秀拔可以培特介之操澤閭紀帶可以相  
弘覆之業雲煥霞敷可以映文章之藻出醲玄漠  
之蘊處固韜虛之德乃知丘園之寸陰信邁濁洪  
之畢歲矣省曾恭遭 明聖之朝頗希濟經之效  
然蘿壑多懷志常沉菴蕭齋積疚悰深絰結犬馬  
之齒日消丹藥之營靡息編披安策誦興獻補之  
思鏡理槁形歎非廊廟之器是故袁安困臥門寡  
啓雪之賓徐穉淪窮心無下榻之望亦鑒濫交無  
益濟與恒羞所以三徑陸沈一瓢偃蹇委躬芝朮  
甘分蓬蒿嘉靖丁酉之冬豫陽田子佩符方伯返

鶴長安爰繼昌亭春焉瞻返頃談小答遂洽如蘭  
由是渙爾遺形樂然確几相與究道德之淵極述  
鉛槧之歸肯標恬損之獲祉陳金玉之招患莫不  
拊掌怡襟愛爲詮石自是穆音胥贈久要不忘况  
我田子粹德無雙清識難尚少探四部耀組二京  
白署展雷電之能禮曹表直清之采拱士宗則米  
璧有融握憲旌則王章載炳厲躬廉約宛擬范宣  
出矩雍容卓如周顒事親竭孝鄉欽長謙抒文蔚  
麗士頌平原體詞綜實肆武建安出響陶和追踪  
大雅所以遂成君子之交永締林中之分推誠有

木齋文集

三

缶前接李荀談對遺筌上偕彪敘乃於杪歲期我  
西湖是地也界吳越之要區總江海之轄會宋都  
雄輦昭代名藩岫嶂疏開屏巖邇疊象宇錯麗於  
洞阪靈仙恍惚於奧府峙流映發水木清華浮浮  
蘭漿衆勝俱歸策策金筇羣奇莫掩三芝可援六  
龍宜觀况乎不煩褻躡之勞而可究攀躋之事不  
疲登振之力而可展矚眺之情于是春冠有來珠  
林乃寓並携彤管駁計青山襟慮俱忘軀骸盡釋  
意之適暢則複接皆凌衷之嘉嗜則詰屈咸度嶽  
靈百勢川后千殊麗音鳥唱遺我以玄解之弄桃

華李瑩照我以妍非之色淙飛澗折滌我以德善  
之流樵嬰漁老無機械之飾灰禪槁羽靡羅陷之  
腸所遇皆玄都歸敘寫無觀不妙罄述毫端由是  
綴在娛心詠非媚物調惟神發無片詞之杜鑿言  
以核領何一文之妄屬如花芳足吐靈靄滿泄理  
王則連翩而摘意疲則靜泊以俟是以追個匝月  
鋪撰盈細若玄造以蕩廣而宰生籌算以無情而  
運數經緯地德錯綜淵圖陸金屢奏潘錦叨煥雖  
似雕模未嘗點定攬集倡和共得古詩三十八首  
加以國彥彬彬家希周漢鄉英藹藹族重風騷開  
茲勝集皆有賞言田子迺付刊流以代傳寫于時  
此邦臺司建平章之化郡牧布愷悌之政峻農康  
謐草木光熙所以蘿薜之人非承夏屋之饗亦遂  
逍遙之樂矣不然則勞擾之俗笄感之氓非所樂  
觀矣豈能淹遲三月賁緝羣章以陶羈旅之况哉  
展哉隆肆之士迺求志者之所安棲也梓事既登  
聊綴爲序

木齋文集

三

息園讌集詩序一首

嗟夫鳳舉之士養潔於寰中蟬蛻之流全高於方  
外眷言握臂與荅皆真適爾攀旋彼此俱暢是故

內觀取足鄭列怡志於壺丘形相致譏吳季俯心  
於衰老後先一轍知已良艱慕之前代黃土不興  
俟彼來英素髮難待此所以締交納分不過一時  
同天並國之士而已然人心岐棘張純動淳醑之  
嗟玄蘊鮮窺羊叔致雀臺之喻如蘭寡協殆匪一  
朝粵我金陵顧公格度清玄才鋒秀逸入八音爲  
琴瑟在五色爲龍章發藻風騷緯文芳潤陟六藝  
之堂與振四始之丹青浮雲富貴捐軒紫之外榮  
圭玉本衷敦色養之純孝嗜賢若已好德如饑故  
能近合登階之彥咸人倫之領袖遠臻命駕之哲

木末先生集

卷五

皆物表之瑤瓊千里一堂匪期而集况夫闢霞而  
園林照綺彩藝竹而徑筵開綠陰幽花燦於欄除  
候鳥激於簷宇翠風灑而羽爵飛白雲浮而高言  
發空無纖翳月有皓輝辨理談名神情自得披襟  
解帶趣會悉佳人擬上皇戲過洛水且於觴俎之  
間慨動逝川之嘆以爲江山傳館也人生旅寓也  
聚散萍梗也往不可留來不可預則是一日之獻  
酬足繫終身之緬思矣昔者謝傳之語右軍每別  
友親輒作惡數日斯乃自然之悲抱豈云絲竹之  
可陶寫乎今古不殊共斯惜感遂各染觴命札搖

吐性靈匪曰披錦以爲誇寔愴勝遊之難繼聊綴  
斯文於篇首將爲來茲之追憶云爾

東園讌集詩序一首

夫園苑者顯家之靈閣閨室之華棲鉅臣之別標  
吉士之精業也且耽追曠者以幽朗爲適弘緒翰  
者以登觀爲節洞鑰學者以謚靜爲得接化衡者  
以卉萬爲悅欵妙賓者以鱗羽爲娛思河山者以  
泉嶂爲警蓋峯峙以迷祖而成嘉章以抗宗而茂  
館亭以寓衷而構者也豈若田農之賤氏乾沒之  
金夫羅複榭於廣墟壘青山之百畝盤睇雖嘉儗

木末先生集

卷五

踰多咎暫挾蜉蝣遂成荆杞者哉粵我東園王孫  
行名王之上胄爲紫宮之密親言勲烈則何彬之  
元冠品甲第則鄭郭之耽傲談族氏則王謝之雅  
都躬佩印組勢赫公侯有園一區都城震方昔在  
高皇錫之武寧者也命曰太傅傳及王孫麗修清  
飾秘引紆裁文梓分於上林瑤石來之福島岫隨  
意結堂以景開邁桃花於青溪匯會心之濠濮幽  
禽翠翼鳴侶相歸鏡月芳雲携光並納况王孫者  
忘棟軸之貴門秉罄折之謙柄怡探細典宵契古  
德敦懿砥行希東平之爲善命觴浮蓋步陳思之



樂遊凡朱絲之介老秋蘭之秀德岳降之載英金玉之彥聖莫不鳳儀鴻集解榻停輿皆與王孫締文話之雅歡淹良辰之綺宴雖以省曾之鄙亦得重招屢命效趾肆瞻振柔翰於霞庭吐珠篇於燭夕往今賦詩總得八首各申頌言庶垂將來揚華盛於不朽耳

虎丘脩禊序一首

粵觀昔古上士名俊躬無定邁心有恒適舉之青雲不加抗委之白屋不能卑故陟趾金華則發展鴻蘊敘裾紫壑則高尚清表賈生秘闥以康懋熙

宋王羲之集序

序

情安石東山以琴壺暢志蓋無往不得而所樂皆天者也友生陸子傳早振文園邇同桂籍長安俱返茂苑偕棲慨星聚之曠希惜駒流之過迅九春將暮矚鳥爲芳三月初臨看花猶麗迺邀國彥並集川嬉秀覓虎丘縹陳鷺酌俯王池而祓袂臨仙島以觀娛栢挺遊臺蘭披遵徑林方霽雨抽翡翠之新葩山在深霞弄綺羅之爛色觴行各酹賦就皆華遂得畢日歡言盡奇探討匪徒展簪盍之懷兼復諦久要之義念倏言之成古胥眷爾而忘歸借月揮毫將珠嗣詠先成四韻叨倡五賢謹序

五嶽山人集卷第二十四

五嶽山人集卷第二十四

三五



五嶽山人集卷第二十五

吳郡黃省曾著

序二十首

論語洙泗萬一本旨序一首

論語之書迺素王日覺群英之昭訓也神規妙割  
量器敷範循循進人如天與之育肖萬物色殊質  
別而各暢其自然者也故曰仲尼沒天下無全師  
矣後代儒家不究厥奧不覩斯域輒以偏長局識  
羅限後生是以小器隅才世開世授而通方大智  
鮮矣其豹變矣雖居士宗實忝先覺鑪鎔化雨茲

五嶽山人集卷第二十五

十一

五嶽山人集卷第二十五

殆不復爾夫即以荅叩精言亦遭繁釋穢詰之害  
二千餘年本旨晦遏未顯說者每欲獨誦經文盡  
削註解良有感也愚則以爲前聖後聖其心一也  
天知性見萬古旦夕洙泗七十子之傳逮于孟軻  
願學往徃鋪彰大意但會粹無人罔知合附耳由  
漢以來訖於聖明之嘉靖中間鴻儒代出固有  
洞窺宮牆朗別官廟者矣然探一珠於龍渤剖片  
玉於荆山烏能盡玄溟巨島之精華也哉省曾少  
涵魯訓侵尋三十聞道師門存泳之餘頗有微緒  
乃敢搜擷古今兼闡鄙蘊庶幾求獲仲尼之心然

聖道如海學者如川安能必達於歸墟也故命曰  
萬一本旨若曰得本旨萬分之一耳用傳子孫以  
爲家訓非敢通之於四方之哲彥也

古文孝經序一首

夫孝經者彌括天地樞領道德六藝之貫歸而百  
王之鴻範也仲尼生逢衰末上觀悖弒之廷下踐  
饕餮之俗思後仁之靡由感大同之不作迺爾宣  
彰祖述表發經緯邇風象於唐虞而吐精蘊於曾  
參者也生民之理不越於茲慨夫秦人叛聖方典  
焚銷漢解挾書殘文稍顯故顏貞出家承之簡長

五嶽山人集卷第二十五

十一

五嶽山人集卷第二十五

孫興居侍之學迨於古帙開於宅壁全義徵乎閭  
門幸遘孔氏之英丕聞先人之旨所謂語其詳正  
無俟商確者也由是安國子政兩授俱隆厥後蕭  
梁播蕩亡逸隋儒王氏購之市人流及開元群卿  
訟議劉子玄嘉孔傳而存古司馬貞鄙炫釋而尚  
今是迺信流濁而疑源棄形端而執影重經酌本  
二子蔑如遂使玄宗矜擢宸威定篇十八且以百  
官連狀題析章名開宗作目瀆紊惟多聖治云標  
紛煩匪式敦倫之主何足深尤有宋侍講上騎都  
尉范祖禹繼溫國之高襟復魯壇之真木暢爲義

說刊削品分揮屬精淳非蘇林之小得綴鋪洞白  
豈皇佩之偏長歲之元祐創進于朝五百距今斯  
文猶燦雖未立之學官久已珍於儒苑僕乃序寫  
殺青以俟來哲庶幾佔畢之生不迷素王之舊爾

孔子春秋序一首

自有三傳以來學者各爲顯家演暢師旨以求雄  
高紛排曲抵而交短長之靡有決定則又會輯三  
家之言舉其優者著之竹帛然後千餘年之人  
而斟量古語非聖者不能徒以淺僻細見何足洞  
照之也故淆亂爲書不可極紀其強桀者則欲盡

宋書

五

廢三傳而獨伸其私衷之說嗚呼謬矣今夫欲聞  
京都之事者遠而四裔孰若中州中州猶遠也孰  
若畿輔之人詳乎畿輔近矣又孰若出事左右之  
人目親者乎今之人四裔類也漢氏名家中州類  
也戰國齊魯諸生畿輔類也左氏公穀左右類也  
然則三傳之旨今之人也安可超駕企並之耶雖  
然三傳左右者爾其出事者之心則亦不得悉而  
聞也故曰游夏不能贊一辭一辭且不能贊而謂  
其盡識仲尼之心以口授後賢豈可哉夫親炙仲  
尼文學如游夏者尚不能以盡識仲尼之心而今

之人乃施施然曰吾知春秋吾知春秋何其自誣  
不量也且古今學者多資借名哲以附合之如董  
生有聞則依據董生啖趙有聞則依據啖趙今也  
程胡有聞則又依據程胡目爲表幟若以爲聖人  
復起有不能易然者嗚呼董生啖趙程胡諸子其  
果仲尼親授之邪義例益繁而筆削之義愈淆矣  
或曰然則何以學春秋曰誦夫經而已矣聖心裁  
酌雖曰圓神變通若化冶之盈發而辭明義燦昭  
白簡易未嘗不可披而得也其作春秋者正以布  
顯耳目大觀于人而顧乃苦之以難耶故誦之經

宋書

四

玩涵而有得也且無成心又當思之思之不得神  
將通之於是焉而比屬於經證之三傳則是非沛  
然矣中林多暇乃別錄仲尼經文誦覽序而昂之  
倘閑偉之業庶幾有成也

齊管子序一首

予讀管子自牧民至於輕重八十五篇通廢書而  
嘆曰管仲之言象天則地昭君略矣而曰資鄰五  
正三選迷周度矣而曰隱令疲賈重農知本務矣  
而流利筴四維七法揭領要矣而鮮躬蹈其術廣  
誦覽而寡約多量數而屢駁順勢成業而罔固察

變作功而無貞所以相齊之烈若救邢謀鄭攘夷尊王尚矣其他襲蔡而責茅征戎而會柯決泉而陳盟皆所謂因禍而福轉敗而功者惜乎仲之經國才哲無窮而桓公不能盡用之也豈特桓公不盡用之觀其富擬公室三歸反玷與其身服以先取民無度必危之說何如耶由是而知雖仲亦不能自用之矣故曰小器也然自尼孟而下經國者必曰仲矣故賈誼晁錯諸葛孔明杜佑四臣者代之俊也其學皆根出於仲擇善而取以顯其名則仲亦不可少矣然其善者固足興感來傑而其御財求羨遂開萬世生民之禍門故天子用之以充帑百官資之以肥室豪右擅之以跨土商賈得之以筭貨而天下嗷嗷然日嚮奔於金幣矣此則仲之罪也雖然孟軻不可得而見矣得見晏嬰者斯可矣晏嬰不可得而見矣得見管仲者斯可矣今也執仲之書而求其人於天下能仲者亦鮮矣故曰仲亦不可少也

齊晏子春秋八篇序一首

古之人求諫之誠出於上故設軼懸旌皇皇然招補察而不倦後之人瀆諫之忠出於下故批鱗折

顏憤憤然捐軀生而不顧求出於上未有不欣而受瀆出於下未有不怒而拒者豈惟受之又將榮之豈惟拒之又或戮之且夫受諫者隆高拒諫者微替戮諫者翦滅取携影響鏡考萬世莫之遁焉者也夫諫爲社廟之寶生民之慶而國家之利也若此知之何其不聽也仲尼論諫之義其凡有五因其善容也而可以直因其泰威也而可以降因其鮮悟也而可以譎因其難弼也而可以懇因其曲遇也而可以諷五者相君而爲獻替者也古之人有行之者其惟晏嬰矣乎夫嬰者周之遺賢而聖皇之佐也不遇生齊而僅事景公然且動稱先王而述引禮義今也誦其八篇之載大抵不越於此若榮惑牛山直之類也霖雨致樂降之類也不起先飲譎之類也一日三過懇之類也靈山河伯諷之類也寃厥所陳無非相君而進者然皆啓之霖心沃之聳領皆得以行於其君者夫亦景公虛懷之故也故卒將順救補而顯其名於天下至今頌景公而稱嬰之德不衰自是以後諫之善於晏子者有矣而或不聽聽者有矣而或靡恒不若晏子終身言之而景公終身聽之也求夫得行於君

而庶幾之者其惟唐之魏徵矣乎然而嬰之伏尸成禮節儉力行尚矣美矣此馬遷之所以願爲執鞭也

漢校書郎中王逸楚辭章句序一首

予讀班固藝文志詩賦家首敘屈原賦二十五篇則劉向所定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蓋舊次也其宋玉九辨招魂景差大招賈誼惜誓淮南小山招隱東方朔七諫莊忌哀時命王褒九懷皆傷原而作故向悉類從什伍之而又麗附九歎及王逸則疏其旨蘊而抒九思以終焉傳歷詞

宋玉集卷之五

七

林莫之疵少至宋晁補之乃短長向錄移置簡列朱氏後出大病晁書續變二集僅有擇取亦新芻見陵之証也其論七諫九懷九歎九思則曰雖爲騷體然詞氣平緩意不深切如無所疾痛而強爲呻吟者嗚呼四賢去原代遠安能如躬遭者之疾痛邪玉之於原已迴乎間矣况其後者乎特尚其懷忠慕良緬思其人而矩武其謨斯亦靈脩之徒也仲尼次詩風雅與頌惟以體萃而詞意差錯不預焉苟以詞意則關雎鹿鳴文王清廟之音靡有倫繼者矣四賢所譏既曰騷體則體同而類以從

之又何疑乎且離騷者屈子一篇之名也朱氏輒以槩冠衆目之上此則語之童嬰學究當皆以爲未安者由是觀之則其所排削銷燼之文豈足以服藝苑之心乎猥予翹景徃哲寶誦向書久矣暇與長洲邑君高公次品藻群作談及此編尋頃假去讀之洋洋窺異堂戶乃歸予釐校授工梓之柱國王公欣然爲序予則悲其泯廢幸其復傳豈特通賢之快覽雖質之屈子必以舊錄爲嘉也

重校漢梁王大傳賈誼新書序一首

宋玉集卷之五

八

漢文帝時知治體者無如賈生夫所謂知治體者非曰治而知治亂而知亂也蓋未治而知治未亂而知亂察之於無形迎之於將來若扁鵲之射疾者然其步動舉徙康和無恙也而藁離死夭之候皆早審而預彰之及其終也不爽毫介所謂知治體者也昔者周公太公相與論治周公親親太公曰魯自此削矣太公尊賢周公曰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厥後魯公以削至於僅存三十四世而亡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奪之國卒如太公周公之言所謂知治體者蓋若此夫親親尊賢爲國之大務也而末流之弊尚不能揅况乎

漢廷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者賈生安得不憂之也生所論列從否皆驗終漢之世不出乎諸疏之見生真所謂通達國體者也夫國家所貴於用賢者謂其無形者可救將然者可化奈之何漢之人不知生也其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乃毀生年少初學擅權紛亂天子由是踈之譬之人抱必危之疾方遽扁鵲以施治而庸工者爭排去之其如疾之人何彼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造釀國禍不足道矣獨惜賈生稽本天地驗古案今日夜焦焦然以慮治人之國而人不之用也雖然絳灌

宋書卷之九

九

東陽侯馮敬尊官大爵固顯於當日至今學士大夫羞談之賈生困落無聊以死而束髮以上稍知賢善者即慕生焉然則聲名於萬世者固非須臾之榮可同而語也昔在金陵侍郎何公子元觴予而論治也讀予所定荀氏五篇乃揚杯而嘆曰嗟乎賈生之書傳之者章闕而文謬矣謂予宜正之也又踰八年而得宋之建寧本及故所藏皆五十八篇與班固言合乃互定之俾完善可讀惜哉何公已沒不覩厥成何公憂國終老不衰故於賈生數數然也或疑新書文繁若後人附之予曰不然

此誼之草創定於平生者也及其上書約略陳之爾未言者不能盡之於王庭也

漢中大夫陸賈新語序一首

嘗讀趙宋書謂漢氏聖道滅替鮮寡儒者予不然之漢去仲尼不遠七十子之徒化教未泯雖海內裂戰不息而齊魯之地且絃歌彬彬然趙宋時有之乎易詩書禮春秋皆當時萌芽授承之不有儒者曷傳之乎予常謂仲尼之道明切允實在漢初尚可表見不似後儒談玄指妙慌忽奧杳使新學無可踐據去洙泗太益背遠者也夫子之言性與

宋書卷之九

十

天道不可得聞而後儒乳口即言性與天道囂囂洋洋皆以爲聖人可旦夕驟企夷考其心行則往往與盜跖等由不得其門而沉陷異端徃肆求之也即如中大夫陸賈所撰新語其曰天生萬物以地養之聖人成之功德參合而道術生焉則與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之言何異其曰綱紀不立後世衰廢於是聖人乃定五經明六藝承天統地即詩亡而後春秋作之義也其曰守國者以仁堅固佐君者以義不傾仁者道之紀義者聖之學即亦有仁義之旨也其曰法令非所以勸善故曾閔之

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爲之哉教化所致者卽君子德風之說也其十二篇中仲尼治平之道數數彪顯苟非當時多賢風興而濡染之安能語之若此也然則謂漢無儒者此固促衷淺目而不可與言大方通人之理者哉漢氏經術至於立官顯門令仲尼之道絕而復傳於後賢者皆陸賈創啓之功也乃序而藏之以告論世者焉

漢光祿大夫劉向說苑序一首

劉向者漢氏宗室也以明經有行顯事宣元成前後三十餘年其說死則成帝時所上采古傳記行

宋書卷之八

三

事以陳法戒者內多王者之要聖人之言存亡安危之幾策平備矣且目覽當時弊患故徵引往迹事據慷慨激切庶望乘輿觀鑒補救至今讀之令人悚凜開發卓然良謨也厥後漢祚中移卒如向言豈非哲明天人曉達治體者哉我高皇龍興乃獨賞契其言故舉之而效稽察玄表崇聘儒舊別觀人情納諫如海受出政如衡準應變如電駭羅賢如寶聚靡不於斯得之故憑倚攬聽若輔弼若龜然雖曰聖圖神運以平定天下然而此書不有萬一之助乎哉及讀解學士縉大庖西上封

事乃云劉向說苑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爲甚而欲高皇斥罷遠之不其輕譟誣人也哉嗚呼仲尼曰君子不以人廢言芻蕘猶可而況劉向長於經術者乎觀其建白諸疏貫合經典會切國事忠讜賢正昌言漢庭未可以僻學疵之也彼縱橫者揣摩而短長之阿意從旨而無忤逆之言者也今說苑播流人間豈有此哉爲政者試而用之卽張理治道可觀矣雖質諸仲尼當亦不廢也獨惜其說之阻於當時而今乃得行於聖主嗚呼向亦遇矣

注申鑒序一首

宋書卷之八

三

荀卿五十遊齊在襄王時爲老師被讒適楚處濁世亡國亂君之間著書數萬言而竟無所施究悲哉逮十三世而有悅其所遭之時如卿然故托疾隱居然不能高深丘壑至建安初辟於操府遷黃門侍郎時從弟或適守尚書令而孔融自山東徵來以是得同侍講中禁濟經之務頗相討論但政移曹氏天子尸居雖有嘉猷將安用之悅恐意蘊終不得披露遂拾漢故新事及所欲獻替者爲申鑒五篇以上嗚呼亦徒空言也矣厥後纂業日開

蘭凋玉玷麟囚鳳戮而悅獨晏然保首領以沒者  
良以融類寓書規操而操軍國之事必籌於或由  
此戾忤而不免也悅於見幾君子誠若有愧然立  
漢庭十二年清虛沈靜未嘗效一言於操不其賢  
歟不其賢歟予嘗悲其所遭而讀其書間窺其領  
要遂爲之注浹旬而成共得萬四千餘言以笥藏  
之雖不能無揭竿求海之病而事可證引者亦略  
具矣若其深詞奧義譌文脫簡則俟大方君子覽  
而正焉

黃氏懷賢傳序一首

宋黃氏集卷三

三

古者策書簡牘所以存王軌闡嘉猷鏡將來也使  
南面者有所興畏陳列者有所效蓋而天下恒治  
此聖人作史慮萬世至深遠也自秦漢以來文籍  
銷滅而公旦春秋典法僅于左氏之紀見焉學者  
玩狎罔知侮鉅寶以爲瓦礫上者不過獵漁其辭  
下者則譏彈以爲衰周之迹曷足以觀嗚呼何習  
俗之昏鄙桀敖一至此也春日有和蕭齋多暇乃  
披覽國語每觀其閑言大謨則掩卷太息反覆而  
誦繹之欽慕之不已則又申之讚頌而緇衣之心  
油然而未罄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仲尼曰

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省感桑間而重姬姜翳叢  
灌而瞻松桂嫉鴟鴞而仰鳳皇感儉人而懷君子  
此人之至情也逾月卒業迺擇素襟之所尤好者  
自周至楚得三十二人表以錄之而羹牆焉庶幾  
讀而興者達爲良臣處爲潔士生爲仁人死爲芳  
鬼而古者操觚之心殆不負乎嗚呼予觀諸賢遭  
遇者寡亦多沉淪坎珂其與當時榮華佞小同一  
塵燼久矣然獨諸賢之名至今豔人齒頰繫人腹  
腸將與天壤俱永此賢者之所以可貴也

詩言龍鳳集序一首

宋黃氏集卷三

三

詩者神解也天動也性玄也本於情流弗由人造  
故虞書顯爲言志泗夏標之嗟嘆蓋重詞複語不  
出初源疊韻盈篇悉形一慮觀之三百自可了如  
古人描唱直寫厥衷如春蕙秋蓉生色堪把意態  
各暢無事雕模若末世風頽橫添私刻矜蟲鬬鶴  
迥相述師如圖繒翦錦飾畫雖妍割強先露故實  
雖富根荂愈衰千葩萬蕊不如一榮之真也是以  
小夫或誇達士弗尚載觀詩品撰類頗精而羅才  
亦冗定名雖在列詠未鋪世遠道湮茲傳久絕匪  
難作者亦鮮賞音豈識鴈啖秋空哀哀會節鴈鳴



春苑響響成章凡厥有聲無非舞蹈之數也但世人莫省自然咸遵剽竊正德以來古途雖踐而此理未逮藝英雖徧而正軌未開秀句雖多而真機罕悟予迺撫此淪衰特啓作戶略刪漢魏以訖唐初作者凡六十三人得詩四百七十四首皆抽思入妙風格無淪來哲紛紛難臻斯奧矣鍾子有云陳思之於文章譬如麟羽之有龍鳳則此集便以詩言龍鳳爲名用傳知已非敢示於俗人也

晉康樂公謝靈運詩集序一首

往時閒居常錄定漢魏以來古詩每列一家輒爲

宋書

五

之品敘至於謝靈運乃言曰康樂雅好山水故登涉之言締構妙絕窮情極態如川月嶺雲玩之有餘把之不得可謂神於詠賦者矣且其肆覽莊易博綜百家駢球儷金往往不期而有雖骨氣稍劣而寓目輒書萬象羅會詩家能事至是備矣故使後代擅場之士內無乏思外無遺物皆斯人爲之創導也譬之花萼在建安時開耀其半尚多渾含至於康樂色彩敷發殆盡靈機天化無餘蘊矣千年以來未有其匹也常竊論之如此云其在當時每首至都下貴賤莫不競寫惜乎學士大夫誦傳

者止於昭明所集耳未嘗不爲之嗟慨後予南遊會稽偶於山人家見舊寫本取展讀之又得登遊之詩自永嘉綠嶂山以下十三首皆世所未覩精駁固存而格體象興詞致咸與所集無別美哉麗矣三復遺篇如獲罕寶竊念不與廣流必爾亡逸迺合其舊新併入樂府錄爲二卷詩凡六十九首揚之藝林俾傳布不朽焉

西洋朝貢典錄序一首

西洋之跡著自鄭和鄭和永樂初爲內侍是時

太宗皇帝入繼丕緒將長馭遠駕通道於垂蠻隔

宋書

五

夷乃大賚西洋貿採琛異命和爲使貳以侯顯妙擇譯人馬歡輩從之行總率巨鯨百艘發自福州五虎門維綯掛席際天而行自是雷波嶽濤奔幢踔楫掣掣洩洩浮歷數萬里往復幾三十年而身所至者僅二十餘國云自占城西南通國以十數蘇門最遠自蘇門而往通國以六七數柯枝最遠自柯枝而往通國以六七數天方最遠蓋去中國數萬餘里矣故惟天方至宣德中始通焉由是明月之珠鴉鵲之石沉南龍速之香麟獅孔翠之奇梅腦薇露之珍珊瑚瑤琨之美皆充舶而歸比窮



島日或紛如來賓而天堂印度之國亦得附於職方雖曰天子威靈致然而二三中臣捧數行之詔蹈邈絕之境有尺所至靡不柔懾東向而稽首其殆不辱君命而善於懷誘者亦賢矣哉愚嘗讀秦漢以來冊記諸國見者頗鮮至胡元號爲廣拓而占城爪哇亦稱審邇迺堅不一屈內欵至勤兵越關者數年竟不得其要領至今遺笑於海上入我聖代聯數十國翕然而歸拱可謂盛矣不有紀述恐其事湮墜後來無聞焉余迺撫拾譯人之言若星槎瀛涯鉞位諸編一約之典要文之法

宋王忠文公集

卷一

言徵之父老稽之寶訓始自占城而終於天方得朝貢之國甚著者凡二十有三別爲三卷命曰西洋朝貢典錄云

朱氏寄翁遺文序一首

昔元之季吳中耆舊曰朱生應辰氏德閔而家單履清而時濁耕靡負郭之壟藝有飛塵之甌當時姑胥之俗以奢翊相雄生也高寒伐輪骭髀灌園恥與金錢爲友分及張氏開土旌弓廣羅賓丘帛壑庶宜從祿矣生也瞻言百里恐爲若輩固成踰鑿之逃入於國初薦庸可飽然麋鹿便曠鯢鵬樂

遠乃竟甘心結殞於無遇故自沸羹之年暨于放馬十有七載西僑東飢山依澗止歲無寧棲嘗三復人生如寄之詠又慨其身之畢老於寄也自命寄翁興文志懷使人讀之愴然以傷如臨淒風而坐蕭林也雖然生寄死歸聖賢莫度苟知寓形之皆旅也則凡所逢富貧適也貴賤分也賸殤齊也悲懼夢也舉不足以撓乎天局無所往而非得其貪人虺孺鷄鼠勞勞晨攫夕攫刃圖噬奪損物盈已迫泉壤而方息殊不知人各有涯卒亦不踰其枝腹之量亦謂深愚也矣自今觀之吳之都宇峨

宋王忠文公集

卷一

官甲觀金鋪雲構自夫差至於近代殘懷舊榦煙銷影絕不能寄片迹於故墟之上而朱生一卷之撰乃得衆傳於儒翰之苑是知榮華之果如蜉蝣而道德之常爲帡幪也然則昏冥芻豢之子臭腐之軀何庸拱之以雕堂而蠅狗之才安得享之以王侯乎徒爲狼籍造化而瀆逆鬼神積累取亡其災非道是故哲人君子履水於當年尚志於終身寓心腑於天日託聲名於寰宇垂文章於萬年處筆隨而無憂也予故拾其遺文而併寄之於後賢爾

監察御史翰林院脩撰荅祿與權集序一首

我聞之 皇典洪武七年秋八月監察御史荅祿與權上書請行禘禮乃知與權者亦慕古而願舉君於三代者也又得其集於鬻市讀之喜始知其出處之賢間以諮之博藏之家與夫洛之人固有識其名姓者况其文乎覽昔聲之不朽嘗復傳於知已則永寧之鄉儒而館者王伯宗康秀而交者李孝思也可謂與權知己矣豈無一編以遺於若之子孫乎何洛之人宜傳而不傳也且夫昭金匱而信將來者莫如國史士之彈冠于朝殫精劬思

木森文集

五

以效尺寸之見者庶幾竹帛之光也今觀輿權諸疏若定治體廟三皇備坊官教國子以至修北平三關之屯田皆章章乎矢謨之大者而不少見錄於史則是左右之書亦不能必其公而採也嗚呼士之職苦當年而欲垂空名於人代也亦難矣與權之逝且百有六十餘年僅此綫髮之餘爾雖然一卷之編數翻之紙其亡與泯亦甚易也使復浥爛而灰燼則穹壤之間不覩斯人經國之衷矣乃為繕寫帙次凡若干首以傳于洛之人不惟其文惟其志其有好而存之同予心而閔之者乎別有

雅談一卷撮菁指奧可為作述之鏡其希尚之心此可表見惜其多艱而未遑也文畫多謬方茲正之將俾從集而行也

弘文館學士誠意伯劉公郁離子序一首

天生賢才所以寄之生天下之職者也其功配夫化治其德通乎雨露故世治而賢才登也猶之夫晝曜而春熙世亂而賢才擯也猶之夫夕翳而冬慘是故賢才之進退所以徵治亂者也甚矣哉賢才之不可一日擯也賢才擯則小人長小人長則許法行苛法行則生民殆生民殆則天心離而國

木森文集

五

祚斬矣甚矣哉賢才之不可一日擯也誠意伯劉公基者元之賢才也以進士起家樸樸於高安之丞而以幕議投騫汙於府省之末而以詔獄廢憤耗於經略之卑而以執政舍卒之嘔血慟天卷道長遁使絕代之英雄竟委之林草之下而瑤圖玉璽徒付之二三庸姦之手於是滅意青山閉趾黃石吐其憤激窮愁著書思乎盛理命曰郁離章總十八條累二百莫非觸傾僨之勢而為之吁嘆感沸擾之俗而為之流涕傷殘燬之政而為之撫膺者也或託古以盡其詞或假喻以抒其蘊或危陳

以測禍或微述以顯幾灼如龜言洞若神告且挽  
旋救藥之方經緯康平之策往往紀敷而榮出邇  
其撰著之心殆將窮則抱重泉達則佐王明者也  
未幾聖主勃興雲龍相際有獻必受靡籥不嘉  
所以戡定羣雄清廓宇海創酌訓度盤奠封建大  
牙文武粉飾禮樂斧鑕貪人誅剪豪右凡所以生  
天下而永杜稷者大抵皆公之謨猷也自今觀之  
輝赫於雲臺之上超冠于勳蟬之表照耀于竹策  
之遠所以盟河山而垂萬世者乃當時擯棄之匹  
夫也嗚呼伊尹夏之才也擯于畊畝遺之成湯而

宋王忠文公集

卷一

啓商呂望商之才也擯于鼓刀遺之武王以興周  
三傑秦之才也擯于困餓遺之沛公以立漢劉公  
元之才也擯于莽數遺之高皇以造明而天命  
人心皆於賢才之去決故曰有國家者賢才不可  
擯也

張氏別錄序一首

嗚呼天下神器也可易據之哉可易據之哉苟非  
其人譬之刻木而鵬縛芻而龍其能升騰變化之  
耶故雖張氏帶甲百萬拓國千里稱王改元可謂  
成矣而卒竟一朝冰燼以滅蓋非其人也方元鹿

失時英雄並興志在子女玉帛晏樂榮華信倚奸  
回揚揚騁心者此陷林無虞者也志在康救蒼生  
殷憂長慮網羅名賢兢兢奉天者此高材疾足者  
也張氏之興日與騷夫文客作賦觴酒抱姬倚艷  
取目前之歡娛初無王者經略出師無紀守地無  
法不啻嬰弄兒戲安能無亡也蓋天何心哉順之  
則微寒亦興悖之則尊高亦亡三代以來莫之能  
違者要之天心眷我高皇矣故士來如期人來  
如趨英者智困雄者力疲混一之勢已在舉義之  
初矣士誠柰之何哉今夫貴長一邑財擅一里者

宋王忠文公集

卷一

苟不愛民善施履德行義而惟奉養充贍其躬則  
天且奪之遺殃降災矣况天子之位哉故作張氏  
別錄蓋著其宜亡也

黃帝內經註辯序一首

嘗謂醫之道也原詳經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也  
嘗味草木水火致劑以救夭傷也非聖人者神而  
明之其誰與此故曰醫者生生之具聖人所以壽  
萬民而登之天年者也農黃以來其法已久考其  
嗣流則周之矯之俞之盧秦之和之緩之均宋之  
文摯鄭之扁鵲漢之樓護陽慶倉公皆以黃帝之

書相爲述祖其倉公診切之驗獨幸詳於太史而  
候名脉理往往契符於素問以是知素問之書其  
文不必盡古而其法則出於古也信然矣其言情  
狀也有馮其處刺療也有響得之者爲上工爲國  
手失之者爲毒師爲庸姓歷百世而莫之或違者  
也在姬之代尚有歲終之稽十而失一卽次其食  
故其法得以不墮今之醫也茫然於天地之紀憲  
無所畏師無所傳一惟肆炮縱合以規偶中之利  
故瘡也劇之生也死之者殆相望也予素多病不  
得乎醫而思精其法未暇也山人蔡師勤氏有道  
而復志於醫乃塊處於毛公之壇者二十年先治  
其法緝閱之久遂不滿於啓玄之註時有所得因  
繫之辯若師勤者可謂卓然斯流之上者矣雖然  
啓玄亦非妄而作者其師元珠先生異人也洞明  
素問之奧乃密授秘旨故啓玄奉其師說太過不  
爲無疵觀其詢謀得失之云則斯辯也亦啓玄之  
所以望於後人者也

蓬軒吳記序一首

古之家國莫不有史事興而簡述言出而策登本  
必紀末終則著始其書也有教其筆也有例其錄

也有實故嘉善刺惡百世可鏡精神態度千載若  
生也自左語史漢之外了不成史匪獨操觚者之  
不善亦以注記道缺宜其鄙褻弛頹而不振耳國  
史亡於廟廷而後小說顯於閭野雖其爲言謾成  
雜記羅一漏十鮮通方闡化之智而一人片事模  
寫而得真者每無然也苟無是也則將烟銷燼滅  
身名沉殞往者可悲生者無鑑而生民之行無以  
昭光於天下矣然則小說之紀在古也得不得不爲輕  
在今也得不得爲重耶但以聞之詳記之公者斯可  
貴耳吾祖刑部郎中府君少好稗官之學故常手  
抄類說百家以資談玩久之型範其作乃有吳記  
二卷別記一卷於史事若少資涉而猥道曲迹形  
容肖似則亦無忝於史才也懼其淪遺使府君弄  
翰之志以泯不得爲孝也故請諸少傳王公題而  
傳焉蓬軒云者志居也

使陝錄序一首

錄曰使陝者先大父府君昔事 孝廟以刑部郎  
中出使延綏勘鞫邊機而作也凡列驛王程之去  
旋河山關漠之遵歷名臣時宦之瞻接土風古迹  
之遊聞與夫驅涉皇華咨諏紫塞靡不馬上持毫

倥偬畢紀然而星朝露夕有蕭兼行大嶽靈區無  
遑眺駐所以情專翰國力殫仁邊雖樞鼎之權多  
愆必達鰥殤之隱有憫卽聞天憲加于庸將 聖  
澤布於窮民事復龍樓名光虎署但忤多炎貴尋  
致挂冠直道難行嗟匪一日矣府君撤瑟弘治末  
年于今又將三紀憶在京師邂逅名哲與言邊事  
皆抱隱憂擬之曩時更成圯壞矣威寧肅敏不可  
復生林壑英賢徒焉嘆息暇理書篋再寫此錄將  
圖梓傳庶黃氏子孫知府君銖寸之勞亦嘗效於  
熙明之代也

五嶽山人集卷第二十五

序

五嶽山人集卷第二十五

五嶽山人集卷第二十六

吳郡黃 省曾 著

序十一首

李先生文集序一首

夫文者所以發闡性靈敘詔倫則形寫人紀彰泄  
天化物感而言生聲諧而節會乃玄黃之英華而  
神理之自然也譬彼霞輝星彩匪繪而煥龍章鳳  
色不繡而奇豈出造爲精機妙吐而已况夫深居  
几榻可達志於八方暫控形骸得寓心於萬代一  
言耀帙黃壤如生片撰升堂藻園不廢所以達賢

五嶽山人集卷第二十六

序

古聖莫不尚之解繩以來六籍底績體各殊科道  
由一致故裁訓者必依其本贊事者必准其實此  
命脈之骨髓而執簡之要規也經熄時遷茲教燼  
喪飾虛者繁真核者寡炎漢御宇載煥王風西京  
之文號爲爾雅但渾質旣淪儒流瀾縱得之者虎  
蔚於藝林失之者螢息於晨草校披千載入室幾  
何蓋詞非僞借之可傳語必肺本而攸永來世方  
遠焉可眩欺鬼燥神昭若握柄宰如執簣之韻耕  
田之唱短調無芊眠之富直音無潤色之美亦且  
緝陟孔經采居置史者良由出之惻怛嗟嘆之真

自當流誦於無極也粵我空同先生獻吉名曰夢陽嶽降於熙雍之運鵬鸞于平章之朝風稱八斗之才遂擅九州之秀非姬公宣父之書不涉於目非左馬班揚之策不發于筭非騷選李杜之篇不歷于思由是代方享榮樹獨幟於旌墟士舉安凡振孤轅于廣陌物忌勢危終於擯落然先生風節凝持卓立不懼卒能浣學固之汚浴新形管之瑣習起末家之頽散復周漢之雅麗彬彬乎天下學士大夫莫不趨風而宗之自是埏宇之內倡和鏘鈞文章經緯與三代同驅矣載論先生之撰蔚雄

大司馬王公家藏集序

三

閱衍無體格之弗統酌稟圓融何高深之弗臻矩之音氣何密弗研獲其神精何奧弗範如玄造該包乎物器海渤匯納夫波流五色錯以彪章八音和而協奏鬱憂愉喜婉附委陳性靈著矣五道四德諄敷重綺倫則表矣將迎酬酢粹穎鋪綴人紀備矣兩間萬貌絳格籠控天化宣矣由是品擬先民則銓情播義醲浸於洙澳星離縉貫幅尺於丘明約暢淵綺橐籥於宋笥騁頌激昂陶鑪于遷固緣方形侶合步於相如體新揮述齊能于杜甫祖轍求源法同於康樂挾衰續古功並於拾遺誠遊

藝之鉅工而摘翰之鴻工也客有惜先生懸車之早以爲未究厥施者予曰不然天生英哲或用之顯績或用之述經先生興起學士挽回古文爲天下作者之首冠則天之用先生者不小矣省曾樂志衡門修辭游山川間之音通道契故先生于戊子之冬以手編全集寄我姑蘇殷勤札書屢貽疊受既而先生問醫南下邀予京口千里不遐命僕爲序辭謝再三屬委逾至乃得論襟于綠雲之亭品文于大岷之山並館逾旬雪涕成別長江悠悠雲帆遂遠歲之除夕先生告徂嗚呼緬惟邂逅已然季子之許自顧淺膚莫稱陽冰之託勉撰斯文恐孤泉下云爾

大司馬王公家藏集序

三

### 大司馬王公家藏集序一首

蓋聞義暉普燭而晷曜儀合之表扶搖積賴而颺舉鯤鵬之運淳瀛括納而滙育瓊瑋之珍故上古聖作肇圖創契煥開人文仲尼誕興神明洞睿以觀研乎衆象道德隆峻以行任乎三才蓄覽鴻廣以陶鈞乎品教玉振金聲闡範六籍文章性道弘設四科洙泗之英彬彬如也由是砥躬炳業者式之爲矩燧體物貞凜者崇之爲鼎呂蓋質文雖殊

名而本末乃同條者也孔鐸既湮後士寡哲儒林  
文苑岐爲兩途顧承師說者以含味竊多目握槩  
爲藝生曰華丹之亂窈窕也優柔縛綺者以著造  
自侈鄙抱經爲學究曰瓦缶之奪鍾萬也二家之  
訟迨今猶然殊不知性道者文章之本幹也文章  
者性道之葩萼也使質而匪文則衷志何以言永  
彝憲何以彌綸廟國何以經緯而風化之術熄矣  
文而匪質則理命何以窮至精一何以執守心履  
何以昭潔而禮義之門塞矣史野之嘆良由茲也  
若我大中丞儀封浚川王公質粹河嵩之靈學兼

太素少集卷五

中十

博約之大早嬰朱弗辭妙於建麾之年綜探竹素  
道成於司衡之日質以立之文以修之自此政與  
德光撰隨宦紀每於官次輒有盈帙崢嶸發彩卷  
舒風雲之色慷慨宣毫鼓動江山之氣由公神解  
朗於金鏡皎識湛於秋陽故締思密理毅挺措其  
遐襟軌裁舒其浩氣故綴言雄高羅搜六代之奇  
繪織九流之要故衍材宏麗吐之裕足沛其有餘  
出之澈瑩燦乎澄析根之膺惻確而真核因之觸  
感富而新化驅觚逐貌虛以象古故無擬模之勞  
興懷切事敏以定格故無刪潤之筆雅以爲的不

惑蹊轍故掃纖弱之音聖以爲宗不標門戶故秉  
中正之說凡玄黃之隱秘性命之淵微帝王之宰  
策臣子之龜準皆有決論信乎功成而鬼神自孚  
文至而聲芳自歸者也總其述作首冠風雅末陳  
慎言深旨與義浥瀾於魯經法言雄辯騁駕於群  
子其間古歌辭賦以下衆體是皆因沿時代縷絡  
衆秀玉其有雕蔚而不靡一機既玄萬軸皆協自  
先秦至於李唐莫不形似擅翰家之所長兼名流  
之未備譬之物類之應龍九州之咸維美哉盛矣  
其集總凡五十四卷命曰家藏僕於庚寅之歲客

太素少集卷五

五

于建業公時釐守南輦黃圖莫寧一日於有涯孟  
中丞邸座覽僕鄙篇遂加賞採屈上卿之干旌存  
竹林之賤士自此候對論文欣然契會知言藻日  
管惠德音未幾我公入司憲柄贊翊聖君理關  
國紀恒翹故事之臺義涉朝章遙羨名臣之奏樞  
鈞歷載貞肅百寮乘驄者解苛吏之虐燬持斧者  
翦豪右之盈貫此生民之痛戚當今之至務而我  
公綱維之首化乎戊戌季春僕也臥疾青山養真  
茅下友生處州郡守張子叔載捧檄來南眷焉臨  
顧出示鉅編欣覲球琳之府傳公寓警俯收雕刻



之能遂乃誦詠累日敬綴此文敢曰延陵之品樂寔効詩人之仰止云爾

國子祭酒崔公文苑春秋序一首

司成少石崔公以所撰文苑春秋四卷自鄴中寓至其哀萃凡百篇法尚書記厥綱要其篇冠之序法詩以表見作者之志省曾讀而卒業迺廢書而嘆曰美哉茲撰乎昔者仲尼思古咨嗟才難蓋謂王佐者希也夫王者之興皆酌天準時洞幾達勢調幹化理以務阜康蒼民者也其佐之者雲龍風虎亦以是道故曰難美哉茲撰乎非王佐之才不能與此且夫南面之政凡動皆幾也凡幾之出非

文苑春秋序

七

以培興則以肇亡而後勢因成焉譬之熾泉星火者幾也滔襄燎原者勢也故曰興有源亡有門治幾易治勢難所以聖帝明王兢業儆戒者以治幾也思之弊野揅以敬敬之弊鬼揅以文文之弊僂揅以忠者以治勢也不慎其幾不反其勢而遂其窮者謂之喪亂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嗚呼履霜堅冰靡有幾而不成於勢者早之不辯必難禁於末流也故善揅勢者以幾善出幾者以勢而王道備矣載覽公之所集蓋操刪述之鴻

蘊泳研乎書林優游乎典場以觀代變以定國經去其踳駁拔其綱統標舉綸告剪裁謨策觸來感往而昭布至言激心撫跡而彪撮精要如玄瀨獨運而懷鈴之子無以贊其辭璇衡妙乘而通經之儒難以測其奧其道匪成敗而議非幾勢者則捨而不錄且愴慨懷治之情可以使人誦繹而無窮誠理國之金鏡療世之靈方也殷鑒曩古而設教於將來庶幾王者可以法象英宰可以樹勳豈若摯虞流別徒掇菁華義慶集林僅娛耳目而已哉彼博家以羅冗爲多藻人以淫麗爲誇者猶孔率

文苑春秋序

七

之玩樂不如龍馬之騰越也草卉之敷芳不如木穀之資利也奚足道哉是不必盡討蓬山都究石室而上下千年興亡之迹脩短之故燦如指掌矣其間知幾察勢之賢若賈生處平而涕國魏徵斯盛而規主脩病和戎軼憂變法之類在當時同當排爲空言目之迂談矣暨其驗也不啻影響使前



獲麟之志名之爾

大宗伯霍公疏要序一首

粵觀隆古聖帝明王之出政也咸資於臣鄰鉉輔之諧弼而密勿經濟則以時務爲大猶之凜寒之義陽枯旱之霖渥禦單之狐裘對療之良藥蓋天下方以爲害蒼生方以爲戚而施之必興舉之必治者也故舜以去凶禹以導水伊尹以訓戒以發金賑幣周公以東征以立政設官與時宜之其揆一也由漢而下凡駢衡鴻漸之英莫不斟酌於時而爲之佐變其最冠者有若賈誼之先憂陸敬輿

卷之三

八

之精理田表聖之盡直啓沃之言至今龜準於秦納也苟無忱恂體國之心乃徒掇殘餘之見抒泛濫之說襲尋常纖屑之務飾曼漉可否之辭鼓營惑撓亂之口或仇憾而排擊或朋賄而營護承風旨也則肺腑之受人希譏莠也則趨競以下進若是乎其爲疏也未矣此國是所以多岐而泰階所以難和也太宗伯渭厓霍公伏遇 今上皇帝建倫盡制廓紘恢綱聖作在位明良相逢公也正色立朝毅然以天下國家負荷厥躬夙興夜寐紬繹金匱雲臺之典脩舟楫鹽梅之業且秀哲之性降

之靈嶽剛大之度稟之列星貞方之節通乎神明直審之氣塞乎寰宇骨髓之槩並於汲黯廉潔之操邁於公儀四海之廣瞻如跬尺六卿之掌灼如朗鏡由是早辯於幾兆而披瀝於章疏者必關乎朝廟之大播之館閣而傳之天下莫不展誦咨嗟而翹望乎太平也省曾下酉之秋謁公於南輦聚談逾旬莫非經綸幹贊之要八座之尊僅如布韋之饗視部以歸卽却屏酬酢晏居左室以肆覽乎策書皇皇孜孜惟君惟國博古而有美也卽著錄而思獻詒今而有獎也卽坐旦而思革蓋欲堯舜其君靈長其祚所謂社稷之臣也疏要二卷乃江都葛子東氏所次時務至言畢於此矣大抵先愛如誼精理如敬輿盡直如表聖真可伊說爭衡而典謨接軫也今得行之固未驟觀其福而寢盛寢昌無疆之休當自此而培也然紳縉之士頗以激印切指爲憚者僕告之曰不觀人之家事乎路人商之而踈略懿親謀之而惻懇忠良之敷言固非尸祿者所可同也公也曩嘗命僕爲序今樂觀其成固得操翰而書也

學士席公三仲圖序一首

夫道位垓垓者則圓壤昭其積緒功阜庶彙者則  
吹萬吐其戩符蓋肝冶一氣寸心貫澈於羣方古  
新渾致倏頃遊通於遐歲卿雲啓舜治之先丹鳥  
煩周平之豫休臻于人瑞詔于物此感應之奧機  
而我之精靈會陰陽之氣爽有不妙成巧驗者哉故  
詩詠熊羆之祥禮存獻贈之儀傳志百九之解若  
秦繆聽鈞天於九霄魯尼覲周公於千載茂濟契  
刺秩於刀禾琬固符三公於牛松誠皆神以知來  
魂交罔間所以有兆必指而無感非玄也粵我遂

不孝子集卷五

十一

寧文襄席公家食之年靡出羨思復有異夢落涪  
江之新漲出沙瀨之古碑三仲連芳四文綴炳風  
興繹旨意捷已躬鄰翁占之則曰仲顯昆弟之  
連寓並榮之義其將與二弟而偕升甲科耶厥後  
文襄公暨我師學士虛山先生及給舍君相繼以  
進士顯於天朝厥夢驗矣先生因繪三仲之圖  
而公卿大夫聞而奇之莫不賦彬蔚之麗篇摠瑤  
華之藻什以游揚其美爰命序之省曾乃發鄰翁  
未聞之旨盡寧造錫嘉之意敢曰碑者耀遠之器  
垂偉勲於金石芳者流馨之稱播鴻聲於奕世治

謂不朽之業伯仲所同也豈但金籍俱通而已哉  
由今觀之文襄公才貌德邁靡職弗宜及於柄蘭  
臺揚貞度之節陟宗伯諧直清之職卒至刪定邦  
禮協于上下贊毗帝紘滂流茂澤我師虛山先  
生道儀往聖學貫墳典拜驄馬展補袞之忠履玉  
堂著華國之美今乃踐座握台經綸密勿調濟黃  
圖棟幹金鏡以咸登為志的以熙康為功準其給  
舍君質凝山川行模父兄列青瑣奮擊隼之謨紆  
朱芾抱集麟之願斯皆名光竹帛烈彌常鼎孝友  
齊乎肱海文章映乎載協蜀龍復躍河鳳相輝連

不孝子集卷五

十二

芳之告其在茲歟敬緝蕪言附之圖末

吏部尚書湛公古易經傳訓測序一首

古易者何甘泉先生復古以正乎今之易也今之  
易也何以非古非周易仲尼之古也何以爲周易  
仲尼之古周易者二篇仲尼者十翼也二篇經也  
十翼傳也經者作者也傳者述者也仲尼之傳別  
爲簡牒未嘗混諸經也此之謂古易訓測者何先  
生訓說仲尼之翼言而彰測其蘊不敢以訓測夫  
經也經之彖象亦言也先生何以不敢訓說而彰  
測曰仲尼之於周易也彖也則既彖彖傳之矣象

也則既爻爻傳之矣鴻廓之蘊未究也則既翼之  
迨於十矣韋編之絕三矣學而老矣熙而闡之至  
矣盡矣後之儒復於經而有傳是與仲尼爭衡也  
且後儒之傳外仲尼之旨爲之說者謂之誣竊仲  
尼之旨爲之說者謂之綴故先生不敢以訓測夫  
經也然則聖人何以作易也蓋易者聖人所以顯  
示夫天地人之道符渾貫合俾人學而補過焉參  
焉以開物而成務若是焉而已者也聖人者知天  
地人之道廣矣大矣不可歷算而盡也乃設畫繫  
辭焉而盡之故畫也者聖人所以摹天地人之道

未盡之義

主

而形焉者也一以括乎萬所謂立象以盡意也辭  
也者聖人所以舉天地人之道而例焉者也寡以  
統乎衆所謂繫辭焉以盡其言也惟盡也如鉅海  
焉天下之水會而歸者無弗受矣而以一水測海  
者蔽也如朗鏡焉天下之貌握而對者無弗鑒矣  
而以一貌語鏡者惑也故曰廣大悉備象辭焉盡  
之矣然象也者所以象夫辭也不辭之辭也辭也  
者所以辭夫象也不象之象也夫象與辭皆所以  
顯示夫天地人之道而非有二也異哉後世之學  
易也固焉局焉離象辭而岐焉故滑之八索滯于

辭小之三卜倚于象仲尼者與病其離也黜而正  
之神而明之矣商瞿以下六傳而復岐創之丁寬  
衍章舉義以至費鄭王韓之家則以談理勝亦惟  
辭焉者也創之孟喜以至翟范焦京之家察伏洞  
異則以測筮勝亦惟象焉者也是皆懵乎天地人  
之道符渾貫合與夫學而補過焉參焉以開物而  
成務者在乎心也故外心談理則雖統希夷籠象  
帝恍玄惚妙是之謂說易而所以參贊者無誠功  
外心測筮則雖驗響應射毫髮預吉先凶是之謂  
占易而所以補過者無實履而聖人作易之意泯

未盡之義

主

乎亡矣聖人之作易也將以用之非說而占焉已  
也用之者先明乎天地人之道符渾貫合於是乎  
學而補過焉參焉以開物而成務此之謂用也然  
則天地人之道何以徵其符渾而貫合仲尼之傳  
象也言人之道必及乎天地言天地之道必及乎  
人是以知其一也何以徵夫俾人學而補過焉參  
焉以開物而成務仲尼之傳象也言天地必法之  
於君子言君子必法乎天地是以知其參也參之  
者無他參以心之易也心之易也無他仁義焉已  
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陰陽者天之易也柔剛  
者地之易也仁義者人之易也立人之道所以補  
過焉參焉以開物而成務者也此之謂周易是道  
也西漢而降名家立學詭詭紆紆闕闕繁矣而章  
覽厥蘊者鮮矣趙宋之代以心談理而顯厥象者  
莫越於程正叔氏以心測筮而昭厥辭者莫越於  
朱元晦氏且嘗釐輯古編矣然二篇之下猶繁疏  
而博釋則亦未免乎與仲尼而爭衡也是故易不  
得而盡古也況今之為易次附汨紊又非朱氏之  
舊矣先生恐古易之軌躅終泯也乃因門人葛淵

朱子集注

中

氏之請起而正之不敢訓測夫經全觀玩之賢以  
復周易之古還十翼于後且畢裁錯位以復仲尼  
之古平生學易心用之妙悉在翼下暢而發之又  
為大測二十三贊以畢揮乎天地人之道若是乎  
其大而後易之為書瑩矣

大中丞盛公治河本末序一首

國朝改都北平以來凡 紫宮郊廟之奉百官六  
師之給與夫邊防庶建賚予之出皆倚于會通之  
漕司計者歲兢兢然酌其盈縮而為之劑度會通  
之水則自壽張以南睢寧以北凡六引於河汴疏

分乃利合并斯溢正統間決于滎陽而東潰張秋  
也治者三易而卒成于都御史徐公有貞弘治間  
決于荊隆而亦東潰張秋也治者二易而卒成于  
平江伯陳公銳嘉靖間決于豐沛而東潰金溝也  
治者二易而卒成于今都御史盛公應期初公在  
告居吳南北淤阻主渠者以壅塞歸之定數濬源  
惑于浮沙條議者復禹迹也弗慮夫 天畿規東  
導也不暇乎漕泄尋海輪也舍安坦而就漂沉汜  
汎衛也捐徑捷而圖紆遠謀紛作舍而莫執盈庭  
當事者將無善謨矣於是僉推特召俾公省隸之

朱子集注

五

權荷 命以往夙夜馳驅咨諏於群策合耆彥之  
見歷闕乎經絡度卑高之勢乘赴乎天時趨隙暇  
之會節宣民力以安奠乎國本損縮金錫以慎惜  
乎支費竭忠吐赤遠猷展告分程課章殺上流而  
趙寨符離之支通築東隄而胥廟羅臺之障固關  
舊河以回既絕之流鑿新渠以創永逸之績旬月  
之間四功咸敘獨新渠以害能之口而廢于垂成  
良可慨也或以舊河既濬無假新渠黃子曰新渠  
之鑿也成運道久安之利又有三焉引滕嶧諸泉  
之水何異於汶上之資拒昭陽東趨之勢可擬乎

金隄之禦分飛雲湍悍之波可消乎泛涸之虞盈落皆宜舟舸弗滯如之何其可廢也豐沛未寧行將必有竟公之緒者方知厥功之卓偉也

王子世廉竹下寤言序一首

王子世廉處垣畝之宮而仰稽乎天微伏隅海之濱而周覽乎國務生千載之下而折衷乎古情當居求之日而大箴乎時弊此寤言之所以作也夫知微者明洞務者達索情者智憫弊者仁明足以辯機達足以幹事智足以瞻遠仁足以澤涸若世廉者其國士之英乎世廉懷我十年訪予五柳陶

宋王象之集卷末

王

酒相命牙琴遂開於是珠隨語流雲以賢聚陳君解榻荀氏下食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也披子所撰詞無往蹈見至而彩彰意不前假蘊盈而綺發張皇乎聖奧脩躬者之龜鏡也拓展乎王軌建業者之典程也足使貪人汗悚貴子善下俗士銷鄙矜儒失誇凡有君子鮮不樂誦者矣方擬昔賢若賈生之涕俗真卿之憤時桓譚之述德仲統之切理王子有焉序而傳之以播儒苑目曰竹下者志中林之所得也

華山遊詩序一首

夫鈞素蒸吹而后氣播其英精穹儀幹盪而靈嶽凝其倬詭莫叅漢之崇墟萃圖祇之醇美槩宣清濁別限方俗蘊興烟燭納吐日月璇璣藻碧並產盤岡威鳳祥鸞咸藏朗穴流以丹青皓髓發以琪樹芝毛通閭闔於厓巖控江河於陬陸是故窮軋壤之奧區莫有尚超乎名山者也所以玄蹈之倫寓眺於焦曉之表拔塵之士攀趾於層屹之崖委世之賢抗館於洞虛之府握毫之彥綴章於龍從之岫觀乎武仲遁耕於箕陽桑楚尸居於畏壘接與採桂於峨眉伯陵茹貧於所嶺蔡邕奮管於九疑靈運揚華於廬嶠孫綽振章於天台庾闡暢言於石鼓斯並前轍之一徵也若華山者冠五嶽之首處三條之中稽之禹版昭削成四方之形考之詩緯顯明星玉女之跡龍禎著於劉傳壁異炳於張碑誠寰州之秘境棲陟之勝都也友人程誥抱性貞遐娛清泉島蔚麗則之資勤鑽討之學厭翹車之外辱慕鴻冥之介標於是八極放遊萬里命駕挿柁捫葛歷歲如斯至於嘉靖戊子之秋迺登太華躡霞霄寧引鐐蒼高盡峻窮幽駭炫耳目由是峭秀瑩其心神雄奇發其氣骨靄翠滌其衷本

宋王象之集卷末

王

故摘之篇詠著咀華掇瀝之舳輪艘粲珠輝詩凡  
四十一首皆詞羅邈曠而思入風雲者也慨予少  
希向平之蹤淹羈數載風御未行覽把之餘赧然  
愧熱他日振策太清綠梯峻極當携此編爲之旌  
鏡也

贈宗師章先生序一首

世間之國家銓敘百官惟廉所以成天下之萬  
治而貪則所以繫天下之衆禍者也洪永之時特  
重夫賄私之法而纖寸之取無所於貸故能安奠  
億庶而培植宗社無疆之基也浴變於今則市道

宋蘇文忠公集卷五

七

行於縉紳而弗愧其焦然誦習而希進者大抵金  
刀之心矣故蒼生衆息日殆顛覆而又無所控籲  
以宣其鬱困之憤民之瘼矣不墜如髮省曾竊以  
苟不更化則狼牧虎餌履冰待日天下之危不可  
言也故於當代廉臣鉅老若魏公驥之冢宰而布  
絕劉公大夏之八座而茅屋取公九疇致龍瑞之  
孚何公喬新却舊故之餽皆所景之慕之願執鞭  
而範儀之也我宗師江右介菴章公袞督學南畿  
以清節峻守省曾嘗以貢試候謁於會同之院適  
有司業先生者來訪乃命隸從挈數錢出市白酒

青蔬而爲歎遂嘆息以爲難矣及寧國周生怡之  
從遊僕門也昔來于蘇言先生之居臺也日糲飯  
一盂常有一具而已今來于蘇言先生之佐郡也  
亦日糲飯一盂常有一具而已又言先生業產薄  
田單畝無所於增省曾謂怡而歎曰若先生者其  
真可景之慕之執鞭而範儀之者歟且人之廉也  
生于儉儉也生于安貧安貧也生于有樂先生樂  
天知命故處貧晏如而廉儉之德所以貞永而不  
變也邇古以論未有才俊而瀆貨忠良而漁獵聖  
賢而廣田華宅者今之人也口道德而心苞苴貲  
藏愈多嗜欲愈衍夙夜遑遑然求之而若狂也是  
人者雖自誇詡以爲上符尼軻下邁伊洛空飾之  
言曷足以掩汗實之行乎色象之勞鬼蜮有覲不  
過供人之一笑而已此先生之學所以合幽昭通  
壯老貫神明而可貴也噫使國家誕申乎食人之  
禁而廉如先生者一切布之周行之上則所以釋  
涸瘵而登太平者可建瓴而期矣天其有意於斯  
民乎則先生之道必行也予日望之

送田子提學湖廣序一首

桓山田子頊象性淵夷德度明雅與人交不敢先

宋蘇文忠公集卷五

七

言若不能出諸口然嫉惡排貪雖於今之人也亦  
管筆之書而無諱庶幾乎古之寬而栗者以詞賦  
擅於閫中佐司馬宗伯之治者數年矣茲以禮部  
郎中提學湖廣乙未六月道吳門過其友黃生之  
廬畢景蕭林饗街蔬醴乃示予京師贈言且曰子  
何以贈我予曰熊大夫之論學事備矣予何以言  
田子曰大夫大夫言予子言也願無多讓予乃作  
而嘆曰嗟乎田子之任斯何任也爲 天子育材  
備官人也思其終也斯知慎矣子之往也其無易  
進矣乎育而材惟吾子頌育而不材亦惟吾子谷

木齋文集卷五

五

今夫樹梧梓於道者長而扶蘇焉休者頌曰是何  
君子之所植也乃今以蔭我若彼蓬棘刺途履而  
傷者必歸咎于藝之人矣古之士不有射策升堂  
而覆人邦家者乎毋曰童心乳口可忽而玩也虎  
傳之翼蝮蛇風雲其誰制之故曰思其終也斯知  
慎矣田子曰材不材養而後覩者也其進之始何  
以辭諸予曰僕聞之也材也養而淪淪不材者有  
矣未有不材者可冀養而材用也荏菴之立而槲  
枹之求不其難耶僕吳人也請質以吳之事往者  
臺臣之將巡視也每先檄於郡縣俾羅國中之秀

以待昔守若令初亦惓惓訢訢然思拔其異茂者  
奈之何邇之年則不然也倖門大啓權家富人作  
奸其中以黃金爲紹介鄉上之縣則請託之言交  
伍於縣庭矣縣上之郡則請託之言又交伍於郡  
庭矣其中若令聽之也卽當擯枉夫能者不聽又  
多尊官顯人休其懷怨而中也且請託者或皆曩  
素趨旋而諦歡者卒不可謝故猗頓常什伯而蓬  
萊無一二也至於臺臣其請託者則又往往遠造  
異國途邀密謁以先爲之所遂使以菁莪爲魚鹽  
之利以泮宮爲西園之賣腹客駢坐爲之媒媾鷄

木齋文集卷五

五

轡絡繹爲之縲賄而按歷之場公喧肆醜儼如賈  
易者年父老莫不嘆詫咨嗟云國初以來未聞此  
事而士吻民頰至今談笑而挪揄也自是江之南  
北不冠而採曳白而錄者朝捐赤仄而暮獲青衿  
矣大抵今之穰莠夫倫黌而魚目乎國冑者皆是  
物也此其育者謂之材也可乎卽使嚮賞而仕亦  
不過憇遷漁鹽操其質劑責償於民而已豈有微  
長片采効之官方者乎僕聞之也永宣正成間每  
進諸生尚多聘之中谷今若此蓋由仕而多金邪  
贏者以飲起之也嗚呼士之處也猶貞女然爾則



凡章皇求進其所汲汲者利多金而邪贏也是之  
謂不材育材者將以備官人而治邦家者仲尼之  
言至矣非利其人也子之往也其無易進矣乎又  
申告之曰今之春秋而獲第者謂之中式式者何  
也國之大程也謂夫辭不叛道言不舛經爾矣今  
之藝業操鉛之子率多化爲疎詭夢昧迫捷瞞瀾  
之體而遠違乎臺閣之舊且文者由中出也其文  
爾則其心必爾生心發政其害寧有既乎今若此  
是亦謂之不材子之往也庶其抑廢之黜罷之以  
錄其安恬而和正者則官人備矣而清風貞度楚  
之頌揚當溢於子之臺中也

五嶽山人集卷第二十六

主

五嶽山人集卷第二十七

吳郡黃省曾著

小序六十三首

古詩 屈平放澤而離騷興枚乘客梁而古詠發  
要之高英彥士懷寶見擯故抑鬱無賴極情致慮  
而吐爲恨辭往往撫生歎息觀夫人生天地間忽  
如遠行客又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又生年不  
滿百常懷千歲憂等十餘首皆足感天動地痛耳  
切骨所謂可與日月爭光者也

五嶽山人集卷第二十七

一

蘇武

武性敦天懿遭辰不淑故於乖分之際霰  
淚結音綢繆恩戀不可解也是以上通神明下燭  
萬世矣

李陵 李陵國士也窮會苟生圖奮國報柰何漢  
氏寡恩閉鍵塞路使之絕意羶鄉抱憤異域沒影  
黃沙非其心也非其心也觀其送別子卿哀聲楚  
調恨恨無涯可謂一字酸心片言下淚者矣予每  
詠諷必廢書爲之零涕

曹植 子建朗質天授靈才性得髫齡自露卽謂  
言出爲論下筆成章矣銅雀一賦賞父驚兄是以  
霞篇珠什皆達肺隱未嘗少假徃彩以潤已撰也



八斗之品周孔之喻誠哉不誣但抱器不施使玉沉驥蹟故撫時玩世常多憤怨之辭綜其神妙可謂詩中之聖矣展卷誦之翩翩然愛其凌雲之氣斑斑如婕妤抱鳩雛雞鳴之賢而邁會弗淑不冠宮儀側充嬪舍故睿才閨學蘊苑幽沈及飛燕擅寵潛驚自保宜之賦歌怨音清結頗得託諷之軌團扇數言足耀萬古矣

張衡 平子才高一世智通二儀方且安夷淡漠閑交庸瑣何其潔尚也及綰章太史卽遇讒言出相河間遷逡非志四愁寫舒曲婉寄抱無忝原騷

矣同聲雅調依依繾綣之懷溢於言外

劉楨 公幹逸氣干斗遐思邁物故身繫圭璋飄飄然神在圓嶠也至如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古錄叙其清玄體道不耽世榮亦略驗之聲歌矣不有陳思當爲魏代之宗

王粲 仲宣資記敏照長於辭賦詠歌凡所興屬舉筆便就無所更推奇如夙構觀七哀從軍等篇如胡馬嘶羣悲振萬里展音發口卓爾異才不然則蔡邕者一代文章之雄也何故於寢弱小兒屈

俯爲之倒屣

阮籍 嗣宗才遠志放操孤情潔雖從仕牒頗厭俗紛是故縱於銜杯刊落世務俯視冠流如虱如蟻蓋知國運潛移力不能掇而思遐舉於青冥者也其思憂故其詞與詠懷之作再覆託意而無窮焉比興神歸風雅節會天高海冥方可喻其調致也

嵇康 叔夜龍章鳳姿好言莊老尚奇任俠樂道山陽爲竹林七賢之冠他日絕交山濤寓詞貞削卒爲司馬昭所害鴻飛不高鵬徙不遠乃致斯災

也其詩昭明所採止於四言覽其完集索有遺珠述志何減於阮宗遊僊大過於郭璞因知統之刪選捐漏多矣鍾嶸論其頗似魏文過爲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能託論清遠未失高流矣茲評頗盡其情狀

班固 孟堅九齡綴藻天授異才旣而覽綜弘該希抗遷左秉翰蘭臺專意史業故聲詩播發有所不暇矣然幽通兩都玉繪金冶移之五言必有妙吐詠史數篇質木渾含亦可觀其遐步

卓文君 文君琴心挑悅失趾相如雖愧桃夭獲

託佳耦厥志適矣奈何君子二三新歡將聘愴心  
割腑宣此悲陰至今誦之哀衷凄惻猶可掬也

左思 太沖訥於口談穎於內悟脩詞壯麗康樂  
頌其難比詠史諸篇借往諷今傷聖賢之陸沉悲  
麟鳳之摧棄碩鼠在高君子羞託覽其遺調良可  
嗟惻然巢許之思何代不有匪獨秘書之遭也

張協 景陽賦性玄簡潔躬舉行避亂林棲觀其  
仰二疏之抽簪希黔婁之知足感尼甫之川歎圭  
玉其風有足慕愛者矣至於人生瀛海內忽如鳥  
過目借問此何時蝴蝶飛南園等句意度天然無

勞斧刻所傳詠史雜詩皆鏘金叩球令人味繹不  
已

陸機 士衡少有異才閉關積學翩翩入洛卽怵  
歎羣彥矣其詩馳華萃奇格氣稍弱而秀言清思  
淵浩不竭安仁景陽所不逮也故鍾嶸品爲太康  
之英信矣又謂所擬古詩十二首溫麗悲遠驚心  
動魄幾乎一字千金予誦至照之有餘輝攬之不

盈手神會意靈雖士衡亦不知其何緣得此  
潘岳 安仁初齡秀穎舉試雖邑能以綜學潤之  
更事繼而入補遭誣濡於白刃惜夫悼士之詠重

衍悲歌疊宣哀唱可以切骨傷魂河懷諸作爛焉  
舒錦故當時有言陸才如海潘才如江亦善評列  
者矣

秦嘉 士會抱有雋才復獲靈偶鳳閣酬唱今古  
所希可謂白璧駢輝明珠並耀者徐淑固團扇之  
亞而上計之作亦善言悲愴矣

諸葛亮 孔明抱膝龍廬中原虎擾初無意於撥  
濟自抗托於莘渭之流耳故蕭條放步觸古成陰  
梁甫一詠格氣蒼然尤可驅驟陵武也

陶潛 淵明高標絕趣其胸臆如海月皎空浮雲

映嶽光粹無染故發之詩撰潔而無疵貞而不厲  
達而不蕩哀而不怨質而不俚曲而不煩古今喬  
翰之匠極其稱揚不足至有以爲楚騷之亞者亦  
爲知音矣以予評之自是風雅之調

張華 茂先博洽無倫詩多妍麗有云佳人不在  
茲取此欲誰與巢居知風寒穴處識陰雨不曾遠  
別離安知慕儔侶此詞此興亦何可多得也

劉琨 越石少稱傑士後爲胡騎所困乃慷慨登  
樓對月清嘯敵人雪涕棄園其意氣雄豪足能動  
物也矣有才無運故多愴恨之音扶風之歌氣調

孤拔所最喜者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  
我與去乎若雲浮再三詠之尚有餘痛

陳琳 孔璋避難冀方典文表氏西歸魏武列之  
記室所草檄書至於愈疾七子之中驥步同騁亦  
可謂一時之儔也其詩如建功不及時鍾鼎何所  
銘收念還房寢恍慨詠墳經其情悲其言壯翩翩  
然奮懷霄雲者矣

成公綏 子安氣靈才俊慕景僊途長嘯瑋賦丹  
桂瓊言曲暢高情矣至若珠玉猶戴土何惜千金  
寶意致慷慨讀之使人泠泠然有御風之想

宋書山入集卷七

木

趙壹 元叔神軀玉挺玄抱珠握而採掇無人夜  
光匿耀俯仰桑梓不足與遊故意氣飄遠有涉教  
倨耳仲尼見毀於東家大聖且然不足為病其詩  
如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又云勢家多所宜嗽  
唾自成珠皆憤切俗風顯斥薄態于今誦之尤覺  
其秀詞之有徵也

謝靈運 康樂雅好山水故其登涉之言妙絕今  
古窮情極態如嶺雲川月玩之有餘把之不得可  
謂神於賦詠者矣但其肆覽莊易博綜百家故駢  
玉儷金往往不期而有雖骨氣稍劣建安而寓目

輒書萬象羅會詩家能事至是備矣故使後代擅  
場之士內無乏思外無遺物皆斯人為之創導也  
譬之花萼在建安時開耀其半尚多渾含至於康  
樂精彩敷發殆盡妙機天化無餘蘊矣千年以來  
未有其匹也

郭泰機 處士娛志龍盤巖晨歌暮塗泥抑沮無  
徑騫飛視其響荅長虞况托寒文怨恨之意委疊  
無盡矣

孫楚 子荆負氣簡傲長揖參主零雨之作乃緯  
周幅誼而成高韻閑衷何必繁多始得驚世耶

宋書山入集卷七

七

張翰 季膺清才造次成篇率多新麗出返自任  
曠達知機常曰使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酒其  
玄情遠致若此黃華高唱稍繫素風耳

謝安 安石才鋒秀逸意氣凝遠座通漁父便爾  
難敘萬語初寓會稽與王許輩漁弋山水言詠屬  
文了無世情高懷常在萬物之表終受國寄而東  
山之志每形談色惜乎鉛跡泯然蘭亭一首結思  
高妙矣

王羲之 逸少文義冠時不樂圭冕故嘗抗疾去  
郡訣誓墓前頗修養性服食採藥名山不遠千里

厥情遐矣至如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親非達視者不能作此語

杜摯 德魯踟躕魏朝以笳賦獲署僅補校書治略濟才挫抑無展至乃吐喻伸恭纏綿况古異其攜之青雲志可悲矣但母丘躬以盈敗何足毗瞻知人之鑒杜生其弗愧乎

張載 孟陽劔閣一銘驚耀當世見幾而作綽有素風所傳七哀詩辭清悲愴亦仲宣之遺也

潘尼 正叔少揚文譽仕遘多艱故引海樂山之心往往寓之謠唱綠繁之篇亦略見矣評者謂得

木子集卷之三

虬龍片甲鳳凰一毛殆亦有七子之遺風乎

陸雲 士龍六歲屬文與兄機齊軌方步時人稱為二陸觀其時幕復何言華落理必賤又修路無窮跡井邑自相循等語亦何忝於平原

石崇 季倫綜髮以往拜守封侯校領南蠻黃金北斗奢穢不足言矣有妓綠珠歌舞妙麗因製明妃曲教之詞情悲楚使騷流展詠可以沾臆惜其英篇漸滅獨此一章足以驚耀千嗣其他大雅楚妃之作無庸矣

酈炎 文勝奇才英氣弗樂主組故微傲交來玉

節自固且閑於賦頌虎視一代大道之篇異垂竹帛托詠靈芝蓋以衰世庸夫尸竊高位抑遏彥聖故攀想仲尼遙憶知已於千載之上也

孔融 文舉以揚班之才與曹操同處獻朝洞識堅冰寓書切讓大謨未展蹈禍嬰戮嗚呼臨終之詩悔亦晚矣所云生存多所慮長寢萬事畢又人生有何常但患年歲暮又生時不識父死後知我誰體氣高妙尚存東京之逸軌也

阮瑀 元瑜少學於蔡邕建安中逃名丘壑魏武羅致軍謀翩翩書記含志蚤沒高歌雄唱泯爾不

木子集卷之三

傳觀其北郭一行發音豪俊吐節悲越至於三星守故次明月未收光雞唱當何時朝晨尚未央其思平慕泰之興了在言外

徐幹 偉長天懷恬漠結志箕巢典論目其文賦時有逸氣玄猿漏卮等作張蔡不過也觀其雜興雅有蘇李之遺意別要之篇益更纏綿恨惜其與劉楨雖非並範然以廷扣鍾之喻不其過耶

應瑒 德璉家世博學多才至於庶子斐然抱述作之志欲繼奉邵風流時值兵興遽勿弗暇其詩托物纏綿頗寓激刺深有三百之遺思判鴈之篇

可悉遐抱矣

繁欽

休伯文才機辯少名汝穎及為書記喉轉

意率皆成珠玉蕙草之詠以比賢人遭非其世太

平有期年歲不待反覆歌玩可痛可悲定情篇雖

云衍繞亦自有倫發情止悔頗得國風之體

曹攄

顏遠結句清美構意繇密而氣骨不勁至

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萬世俗情不能逃越

今茲讀之愈激感歎

應璩

休連博學善文仕遭曹爽縱疾故為詩以

諷詞雖諧合實切時要當世傳之百一二章托意

宋書卷之八

十一

深遠其他如細微可不慎隄潰自蟻穴腠裏早從

事安復勞鍼石又曲突不見賓爇爛為上客思願

獻良規江海倘不逆等語是皆譎諫之言

孫綽

興公頗好評列善談玄理天台一賦作金

石聲矣至其為詩意多恬漠如時珍豈不甘忘味

在聞韶又澹然懷古心濠上豈伊遙意與常在霞

漢之表

盧湛

子諒躬遭厄會蒼生炭塗思欲濟之康席

逢辰弗休鳳羽終鍛悲夫覽其蘭生之作慷慨激

烈頗有國士之風大尉稱其苦言遠旨反覆不能

釋手良亦知音矣

何劭

敬祖言在人間興在霞表觀之揚志玄雲

際抗跡遺萬里槩可見矣至如暮春忽復來和風

與節俱又秋風乘夕起明月照高樹構思閒遠誠

非清河季倫之可及也

郭璞

景純文章冠於一時為王導取引詞英炳

麗故稱中興之首古人有病其游仙之作有云柰

何虎豹姿戢翼棲榛梗乃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

誠為確論今亦不著於八首中矣意為先哲刪去

存者雖有寸疵自是遠格

宋書卷之八

十一

司馬彪

紹統閉關研討玄解南華尤長遷固之

學蓋異俊也其贈巨源謂負良才未見採錄故深

致望於山公有國家者致令英賢陸沉林莽而皇

皇自薦亦可羞矣使彪生今之世則誰如濤之可

與言

傳玄

休奕士性剛明藻思霞綺猶長於樂府有

司馬相如之才故晉武鼓吹二十二曲皆其所製

潤之金竹翰士莫及其詩有云志士惜日短愁人

知夜長又懸景無停居忽如馳駒馬生存無會期

要君黃泉下又玉顏隨年變丈夫多好新皆善播

人情足為悲感之語

東坡 道彥弱冠登途頗有四方之志詩皆平典  
朴有古風予所愛如玄林結陰氣不風自寒涼又  
芳林挺脩幹一歲再三花何以濟不朽嗟吸漱朝  
霞何事駢構情格自是超別

謝瞻 宣遠與客兒俱有盛名而才力緩弱故媚  
趣頗優風骨斯歉然遐情淵致每發篇藻蓋明哲  
保身之士語自宜然

顏延年 延年植性疎誕不護細行而文章妙麗  
然祖述平原頗傷妍緻好用實故遂乖流逸湯惠

宋書山人集卷三

三

休曰謝如芙蓉出水顏如錯彩鏤金故延年終身  
病之也至如前登洛陽路日夕望山川陰風振涼  
野飛雲翳窮天又云懷矣自遠風傷哉千里目亦  
足為跨代之詞

繆襲 熙伯東海現英翰撰充富尤長於樂府修  
詞清愴氣骨壯雅其云造化雖神明安能復存我  
語在目前今古人不易道也

謝惠連 小謝才如湧泉然流中宮商奔應節數  
是亦人間罕才也秋懷搗衣之篇亦何讓於客兒  
想其幽丰遠論必善感人不然則康樂何於夢中

瞻對亦得池塘生春草耶誦其珠玉千載可見其  
風流矣

鮑照 明遠詞質而文意秀而逸頗構曹劉之體  
所謂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者也何哉淺  
子目為義皇上人予所愛者如云爭先萬里途各  
自百年身又云客行惜日月紛波不可留又云日  
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又云一息不相知何況異  
鄉別又云胡風吹朔雪千里度胡山又云盛年日  
月盡一去萬恨長又云途隨前峯遠意逐後雲結  
又云不見長河水清濁俱不息又云君其且調弦

宋書山人集卷三

三

桂酒妾行酌並皆吐發神靈宣泄秘思矣

謝朓 玄暉感激頓挫善於扼腕論文鸞章龍句  
足齊混照矣至如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又云  
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又云日出衆鳥散山暝  
孤猿唳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又云大江流日  
夜客心悲未央又云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又  
云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喧鳥覆春洲雜英滿  
芳甸又云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又云寒城一  
以眺平楚正蒼然又云春顏遽幾日秋壘終茫茫  
雖陳思觀覽亦必賞為奇士

陶弘景 隱居世家靡爵旬歲屬文披誦萬軸以述作振異劉蕭之代但朝請拂心山轅決駕雖標館華陽遺眇黃屋而娛探竹牒七略俱研綜其皓首所成撰集殺青者三百餘卷可謂藝而勤矣臨將驂鶴暢吐別言非妙窮玄化者不能也著錄片詠聊以揚其高風耳

釋支遁 道林神牖儻澈暢鏡莊老揭會標宗謝安望其晤言一日千載逍遙吐論篇藻理新右軍為之披襟解帶留連不已卓舍東山明拔玄超為一時緇錫之冠清修有適每炳翰間凡所綴歌與精遠逸蓋悟襟覺思自不涉吐凡污也

沈約 休文結體清怨構詞清密至如勿言一樽酒明月難再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雖蘇李叙別何以加焉其他雖不能稱是自可梁室獨步江淹 文通兼通博抱大綜羣體故摹擬成章依稀肖似觀其蛾眉芳草之論自謂通方好遠志亦迴矣載覽素格如思君出漢北鞍馬登楚臺歲采合雲光平原秋色來又百年積流水千歲生青苔亦未嘗不驚魄傷魂也

范雲 雲詩清便宛轉如流風迴雪昔人著品蓋

傷其艷薄也至贈張徐州之作古意藹然似又出於評外

何遜 仲言八歲能詩秀穎鮮敵質合清濁詞挾今古故范雲忘年沈約三復元帝擬之隱侯良有鑒矣其詩如天暮遠山青潮去遙沙出又故鄉千餘里茲夕寒無衣又日夕棲鳥遠浮雲起新色又思君意不窮長如流水注又去帆若不見試望白雲中皆為警策

陳子昂 伯玉生於徐庾之後此時風雅不作剝喪無餘矣否亢泰臻雲開日皎故得斯人崛起巴蜀憲章姬周祖述炎漢頽波頓注真調悉回可謂獨立千古逸足高飛極於天人之際矣觀其感遇駕鶴修竹等篇骨氣凌雲興寄清遠金石薦響日月揚華列之建安可為異代一轍

五嶽山人集卷第二十七



五嶽山人集卷第二十八

論三首

吳郡黃 省曾 著

難柳宗元封建論一首

王天下者計乎生民而已非可僅曰子孫利也計在子孫未有能利其生民者也不能生民利而能終底其子孫者鮮也故堯舜爲生民不恤其子所以熙雍各得其所後世爲子孫不恤其民此唐虞之治所以不再也宗元封建論大抵爲子孫也卑乎淺矣故其指謂天下之權必攬於我以秦人之

太極山集卷二十八

法可畫一於萬世嗚呼天下豈有不亡之郡縣哉使郡縣永永安莫徒郡縣之可也然而封建亡郡縣亦亡何獨乎封建利民者疑也譬之服餌郡縣之害硝黃也封建之益精木也硝黃破削孰如精木沃補者之爲得乎天下天子有也天下之亡係於天子不仁非封建亡之也使其不仁郡縣亦亡始皇是也故三代之興也以仁其亡也以不仁果非封建亡之也仁者何也利乎生民之謂也不仁者何也不利乎生民之謂也封建之制術之仁者也何以爲仁也盡天下生民而田宅耕蠶之國之

君以養之訓之諸侯弗能者黜而移之民有能賢興而庸之若是焉而已非若郡縣之紛紛也封建各保其土子其民而富康之郡縣者視其所治若傳舍過客然極其掎取而去之貪滿者方謝羨渴者繼來歲羅天下之餒虎而臨乎其上有土之豪右以銷戕之求生民之不盡徙而斃不可得也故曰郡縣者術之不仁者也宗元曰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其言非也若以封建之制二帝三王皆欲去之而不能也夫欲去之者必制之不善者

太極山集卷二十八

也不善之制帝王不能一朝居何至含容勉忍沿非襲誤傳諸二千餘年之久哉夫莫大乎以天下與人堯直徒手而授之舜又莫大乎取人之天下湯武皆以臣子而有之其奮發神武而無難者如此所謂大有爲之君也豈有封建之制知其不善而不能去之耶果其可去則帝王去之不啻於一毛且二帝三王不能去而秦始皇何人則又一朝遂能去之是二帝三王之有爲反出秦始皇下矣以二帝三王欲去而不能是其說之太謬而誕肆者也宗元又曰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降于夷王



下堂迎觀陵夷東徙爲諸侯盛強末大不掉之咎  
其言亦非也封建之典前古莫究大略見於唐虞  
既已分之萬國則又五載一巡四朝以敷奏明試  
其功然後車服庸焉又考績而黜陟幽明之量厥  
德而有乎家邦其壬人慙惡如防風四凶者則誅  
放而奪之國非若後代公侯世襲雖有愆過亦不  
之變也孟軻氏不云乎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  
朝於天子曰述職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  
賢俊傑在位則有慶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  
位則有讓有不朝則貶爵削地而六師移之天子

不義之徒

五

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由是觀之封建諸侯其  
權未嘗一日去天子也詩曰時邁其邦莫不震疊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此之謂也周之衰也不狩不  
朝敵國相征而有以失乎封建之初故淪於亡爾  
蓋不狩不朝則休戚不聞於天子國有荒虐之君  
無從而去之樓諸侯以交伐則是周之亡也在於  
封建之壞非以封建亡也天子不狩則號令不行  
於天下諸侯不朝則不復知天子之爲尊故鄭伯  
射肩楚子問鼎勢宜然也况以桓定之微不率祖  
考無以君乎天下時有湯武則南巢鹿臺之禍遇

矣豈特射肩問鼎之侮哉宗元又曰秦有天下裂  
都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圖  
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  
以爲得也不數世而天下大壞有由矣亟役萬人  
暴于威刑竭其貨賄咎在人怨也即其言而論之  
則郡縣亦無救於不仁而亡昭昭矣使郡縣之雖  
有不仁之天子亦可救而不至於亡斯郡縣之得  
也無救於亡而且以爲得何宗元貴郡縣而賤封  
建劣帝王之盛典而優秦人一切之政於其上也  
漢之封建病於太溢而無檢不廣之於帝王之後

不義之徒

五

及大德之賢又無周家田宅狩朝司馬之制班固  
所謂漢興懲戒亡秦孤立大啓九國跨州兼郡連  
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矯枉過其正矣此其  
紛紜多故非封建之罪也宗元謂漢有叛國而無  
叛郡則獻帝之日袁紹守勃海曹操守東郡而孫  
策守會稽皆以其郡而叛安得謂之無叛郡邪欺  
誣甚矣宗元又曰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  
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予則以爲周之衰  
也王者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作  
大抵傷周室之無政也政不失春秋不作安得尚

謂周之有政也予則以為得在於制失在於政周事然也既失於制又失於政秦事然也宗元又慮孟舒魏尚之術黃霸汲黯之化非郡縣則莫之施行夫封建之行亦必賢有德者乃君之爾非曰不肖淫頑繫可南面也所謂孟舒魏尚黃霸汲黯之治在其中矣雖然使郡縣之行吏治皆若孟舒魏尚黃霸汲黯者惡乎不可惟其郡縣也而使彼豺狼不厭之人以漁獵乎其土致斯民無聊生之日此予所以為郡縣病也宗元又曰諸侯歸商者三千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資以勝商

不主秦也秦主

主

武王不得而易徇之為安仍之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其言非也若然則湯武所為一切出於私意乃若後世竊國姦雄者流爾非聖人光白之謨矣即如其說湯武資於三千八百不能廢易之矣舜禹之興出於揖讓初無三千八百助也何所不得已而亦不廢易之邪知舜禹無所私而存乎封建則知湯武亦無所私而存乎封建也宗元又曰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嗚呼何其識之苟而言之易也先王之法至秦盡廢訕笑三代自號皇帝而子弟為匹夫焚典

坑賢何所不極三正且棄而以冬十月為歲首郡縣之制亦猶是也行郡縣而併萬國以為一人之饗天下之私莫大於是而宗元以為公者毋乃非人之見乎且慮聖賢生於其時無以立於天下宗元之意蓋以必貴而為聖賢之立也夫聖賢之生樂行憂違其窮與達無往不立也豈必區區爵位之糜乃謂之立邪此乃後世兒童之見焘組綬而揮霍者之心何宗元之鄙一至於此乎且封建之世野無遺賢共惟帝臣矣而又歲進其士升之天府至於郡縣以來守不禮才令不薦士使天下俊傑鴻朗之輩懷珠含章老死巖穴者不算數矣何得謂郡縣之而聖賢盡立於天下也察究宗元之論無一而可者何世儒惑其強詞而不悟也

不主秦也秦主

主

### 難四賢封建論一首

古之論封建者若宋王開祖胡氏似矣然其說迂遠膠固務繩之三代井田車賦之法先阻人以難行徒令目為學究老生一切置之莫省殊不知封建之制若食粟衣帛斷乎其必可行而其間潤色變通之道則百王各隨其時也若井田不能矣獨不可以分授乎車賦無用矣獨不可以口調乎今

三賢者舍分授而必曰井田舍口調而必曰車賦  
此人之所以不信而并封建疑之也馬周則慮堯  
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  
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予解之曰天子諸侯  
之嗣古皆有學傳曰學世子及學士必時干戈羽  
籥皆於東序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凡三王教  
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  
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  
文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  
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

五經少集卷三

七

喻而德成也教喻德成安有驕愚之患乎即使污  
下不化繼請之日試之不可則又教之於其國終  
不可也乃擇其族屬之賢者當其位而已矣魏徵  
則慮封建諸侯大夫卿士咸資祿俸薄賦則官府  
困窮厚斂則人不堪命予解之曰班祿之典王制  
有之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六  
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  
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  
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其職敘之省若是也諸侯

之下士祿以百畝之入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  
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  
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  
祿其制祿之節又若是也所以三代之為賦而  
有餘後世官職萬冗於前食祿者浩穰無數所以  
百倍取民而不足厚斂之患正在郡縣而不可誣  
之封建也李百藥則慮勲戚子孫有民有社易世  
之後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予  
解之曰九伐之法掌於司馬其權一出於天子而  
諸侯者弗得僭也仲尼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

五經少集卷三

八

出於天子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出於諸侯周之  
無道正以禮樂征伐之權移於下也若在後世又  
宜嚴此使為封建者君但主乎其民群吏降於天  
子而世易之列國之兵又皆天子命帥而臨掌若  
今之督衛者然惟天子之符乃得麾而舉之則亦  
何患乎攻戰之相殘也蘇軾之論則又直美始皇  
謂之聖人不失時者其曰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  
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則亦宗  
元欲去不能之說也又以子房諫立六國而為証  
嗚呼漢高欲立六國之時天下未一秦鹿未定身

且諸侯列也方收攬天下之英以圖王而遽散之六國此之謂敗事子房非曰天下既定而封建不可行也子房既以封建爲不可則剖符之日何無一言以止之蘇子之論至是乎窮矣求之不得而又歸之勢焉毋乃遁詞矣乎又曰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首也則以堯舜禹湯文武皆啓爭造亂之君可乎又曰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則胡氏辨之以爲襲封之大莫過於帝王劉邵楊廣皆襲封者也設欲救此必如唐虞官天下而後可則

宋王莽

九

王莽董卓曹操劉裕之徒又將何以止之其言確矣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此乃綱常之惡人性之變其來有自其事適見於封建之日耳非封建啓之也舜在有鰥無邦國之襲而象弟者欲殺之其亦封建啓之否乎仲尼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聖人所論弑奪之原如此而已矣未嘗咎之封建也豈仲尼之智猶有闇昧漏失而待於後人之發明者乎由來也漸一言蔽之矣武王伐紂懸其首於

太白之旗事雖應天順人而其分終臣子也彼周之列國習知其先君父如紂一旦不道則武王臣子得以弑之則吾之君父不道皆可以效象武王之事及有弑君與父者天子又不正之以九伐之法彼濡此倣歲染月淪遂以弑逆爲常爾予嘗謂周之弑父與君終八百之祚而弗已者蓋亦武王爲之濫觴也不然何夫子拳拳於泰伯文王之至德而以未善少武王也春秋謹其書大易言其故仲尼之志微矣今之公侯至於戶撫皆世襲也行

宋王莽

十

而其風不倡也然封建之行亦有諸賢慮所未及者矣或慮天下之土有肥瘠險易而其稅之所出有多有寡使萬乘之土適在其瘠而寡者如之何予解之曰每國之封自君卿大夫三士公祿之外一切歸之於王室若今歲運者然斯天子之用不患於不足也或慮封建畫一邊防之表區區大夫諸士之力不足爲夷狄捍此則至要極大之慮周制之所未備而諸儒少及之也三代之弱失在邊防與中原畫一其制故多戎憂若在邊防者則多爲之國君大夫諸士之外又必立夫督衛之官以

典戍守且又監之以大臣若漢唐與今邊制然者斯無四夷之釁矣或慮賢才各用其國而京室乏少則如之何予解之曰天下之國必如唐虞立牧以爲監歲拔其士之賢能者貢之於天子養之太學外而萬方皆天子之所命內而京室惟其所用而不乏矣大抵封建行則兼併絕冗官去貪夫櫬豪強罷釋老廢術家息優妓銷驛傳省徵求薄民生足邦本固而國祚昌矣譬之爲家者以子弟家人分之金產而殖理非若顧倩者之我心異也封建則子弟家人之類也郡縣則顧倩之類也自有

六五錄人集卷五

十二

之室常輯而不壞儻人之居雖頽傾而無預也仲淹千畝之田亦以公之九族至今子孫猶享其入而多藏之家獨攬其利者皆旦夕滅矣若南廣土夷之民各安其主歷千餘年而不改猶父母之不可以俄頃離一加流官之設則感苦之而相起煽叛蓋亦以常主之能覆活其下畏流官之培克也封建之利彰乎見矣况今諸王公侯至於衛所之祿以歲計之亦不下於封建之費也有封建之費而不獲封建之利反多郡縣流官以培克之歲更一番之守令則歲有一番封建之費此貴富者之

所以日厚而小民日至於漸滅也且封建之制大國君田不過三萬六千畝次國則殺之小國又殺之今之江南庶姓之家三萬六千畝者恒是也此不猶享大國之祿者乎一姓有此則奪三千六百姓小民之食大抵江南土田皆豪右物也此則庶姓自爲之封建封建出於下矣今之王國但得享其祿而庶姓有其田所謂倒置也愚常謂封建出於上而土田均封建出於下而土田併土田不均百姓無養而曰天下治平者未之有也

難子胥鞭平王論一首

大義錄人集卷五

十三

客曰今有非子胥入郢而鞭平王之尸者曰平王雖無道君也子胥之父兄雖賢平王之臣也君以有罪殺其臣則臣之罪也君以無罪殺其臣則臣之命也故臣之於君也有懼而無怨有受而無報斯言何也予曰此戲言也此鄉而鄰之言非屬毛離裏之言也譬之飽人而談饑子之事必無中矣何也子胥之荷讐而必報猶饑子之瀕死而必需於食也今之語瀕死之人曰子其安於命而無需於食此必病狂喪心者斯語之亦必病狂喪心者斯聽之也吾且卽其言而擬之父猶君也則譬

雖無道父也舜雖聖子也父以有罪殺其子則舜之罪也父以無罪殺其子則舜之命也夫然舜則受之而已何至焚也浚也不受之而逃也何至小杖受大杖走也且君國者則一國之民皆臣也君天下者則天下之民皆臣也苟君可無罪而殺其臣臣可無罪安於命而受君之殺則殺一人與殺一國之人天下之人同也且使諸侯者欲無罪而盡殺一國之民天子者欲無罪而盡殺天下之民有人焉勸而詔之民曰爾無逃爾其安於命而受諸侯天子之殺則一國天下之民有不反兵而

宋書卷之六

七

群戮者鮮矣且使君人者聞之莫不曰天下皆臣也臣無仇也吾可以草薶之而罔敢吾復者也於是起而日肆虐於天下故秦人用之而失鹿此乃長君惡而亡人社稷之言也禹有之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是禹以一人爲有怨而彼以天下爲無讐也且非者謂平王者胥之君也予則以平王者胥之讐也非君也客曰非者有云由于胥言之則平王父兄之讐也而不知平王之不可爲讐也以君殺之非罪則命焉是不幸也非讐也故於父兄也有痛而已矣於其

君也有懼而已矣苟若子之言也則臣顧可以讐其君乎予曰君之於民也無常臣民之於君也無常君秦誓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撫者君之道也故民亦君之虐者讐之道也故民亦讐之五子之歌曰萬姓仇予予將疇依微子曰小民方與相爲敵讐臣烏乎不可讐其君也湯者桀之臣也起而讐夏以放武者紂之臣也起而讐商以殺借曰君無仇焉則一姓受命直與天壤俱終可也臣烏乎不可讐其君也且讐之者非讐君也讐讐也蓋民之歸之也則以爲君而畔之也則以爲讐時其爲

宋書卷之六

七

臣則臣也非讐也時其爲讐則讐也非臣也子胥之讐平王讐時也非臣時也且平王娶子之婦以讒而欲殺其子因無罪而誅胥之父兄在國君爲不道在王法所必討在司寇所不赦非獨胥之讐也盡楚國之民之仇也雖微殺胥之父兄而胥可爲讐者也然則胥之讐之也何不可也方平王之召也伍尚之語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而莫報無謀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是以歸死自任而報讐付之胥也是讐楚者非特胥之心亦尚之心也胥之將奔吳也辭其友申包曰楚王殺吾

父兄爲之奈何申包曰吾欲教子報楚則爲不忠  
教子不報則爲無親是讐楚者在申包不當言而  
子胥宜自盡者也子胥者覆楚者申包者存楚者  
矛盾者也申包未嘗以不報止胥是申包亦知胥  
之當讐楚也是讐楚者非特親者之心亦疎者之  
心也客曰讐楚可矣而鞭尸不已甚乎予曰旣曰  
讐矣則無施而不可放之殺之湯武且爲之矣而  
况鞭之乎生則殺之死則鞭之殺之可也則鞭之  
亦可也鞭其讐也非鞭其君也客曰非者有云吳  
楚怨國也胥逃之吳是其心專報楚也於吳也似  
忠而詐於楚也似孝而逆吳無功而楚有罪者其  
子胥乎非者又云子胥之於伍奢則孝也於夫差  
則忠矣豈可謂非賢也予曰何其言之垂而駁也  
子故所謂戲言者也胥之逃也專心於報也不專  
心於報也而何逃之有特非擇逃於吳爾方子胥  
之逃也得國而委之得間而行之得時而報之其  
心也無所擇於怨國不怨國也故初亡之宋宋有  
華氏之亂乃又奔鄭鄭無端也則又適晉鄭殺太  
子建也乃始與勝而奔吳非初亡卽奔吳也彼非  
者此尚不考而何以議胥之大也且報楚者胥之

心也仕吳者假以報之地也胥以報楚而來吳  
以報楚而受非詐也於楚無罪而有功無功於吳  
不足論也何也胥以報楚事吳而非以行道也且  
非者旣以其忠爲詐矣又賢其於夫差之忠旣以  
其孝爲逆矣又賢其於伍奢之孝夫詐逆則非賢  
賢則非詐非逆旣以爲詐爲逆又以爲賢何論人  
之乖駁若此也雖然胥也始之盡謀於闔閭者欲  
感動其君以爲之報也終之盡諫於夫差者思先  
君報楚之恩而欲忠於其子亦以報楚故也自其  
彎弓之辰至於伏劍惟一報楚酬親之心已爾胥  
之報楚不可咎也吾獨咎其報之之不光也平王  
者非獨胥之讐楚國盡讐之者也吾又咎其獨爲  
父兄報而不能爲楚國之民報也周室雖衰有王  
在焉胡不告天子陳方伯圖以聲平王之罪而討  
焉正以九伐之度則是湯武之師也乃徒賴區區  
之吳以求逞於一戰一鞭之間予尚恨其報之之  
不盡也客曰此子之言也洙泗之言謂之何予曰  
公羊子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讐奈何  
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言無受誅之  
罪不當誅也不當誅而誅之是則讐也故可復也



則聖人之門亦以復讐之義許胥矣

五嶽山人集卷第二十八

五嶽山人集卷第二十八

五

五嶽山人集卷第二十九

吳郡黃省曾著

論三首

難墓有吉凶論一首

按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先王之

五嶽山人集卷第二十九

五

世君臣宗族葬同一墓生相愛親死相依眷仁之至義之盡也其爲葬道若是而已後世鬻割富貴之人衆而奇邪之流乃興故爲堪輿風水之說以簣鼓於萬世以爲天下之人貴賤由墓地之興衰貧富本葬辰之凶吉與凡一切顯晦替隆之事皆關係於三尺之黃土上自鼎鉉下至閭閻莫不俛心帖耳而信之迎術師若綺皓尊青囊如六經登高相脉捏怪指空陟險求龍談虛恣僞日侵月盛至於家無不相之墓墓無不扞之穴穴無不選之葬天下之人皆憤昏望翼於爵冕金玉之榮聾眊



於其小術之中而不悟亦可悲矣今其言曰葬者所以乘生氣也五氣行於地中人受體於父母本骸得氣遺體受蔭予以其說爲虛也信以爲然則本骸宜常得氣遺體宜常受蔭帝王之後常爲帝王公侯之嗣常爲公侯朱頊之胤常爲朱頊然後其說爲可信也然葬埋之術莫尚于唐宋亦莫慎於唐宋自當時而觀之唐則有若三原高祖之獻陵敬宗之莊陵武宗之端陵九峻太宗之昭陵梁山高宗之乾陵龍泉中宗之定陵豐山睿宗之橋陵金粟玄宗之奉陵武將肅宗之建陵檀山代宗之元陵嵯峨德宗之崇陵金甌順宗之豐陵金臈憲宗之景陵堯山穆宗之光陵天乳文宗之章陵仲山宣宗之貞陵紫金懿宗之簡陵宋則有若鞏縣昭武太祖太宗真仁英神哲之八陵會稽寶山徽高孝光寧理度之七陵皆師極天下之妙工土極天下之貴穴日極天下之良辰可謂卜之嚴審之極矣生氣可謂乘矣本骸可謂得氣矣何唐之祚卒移於五代宋之祚卒移于胡元陵寢之地今爲蔓草牧羊之所而帝王之後或流而爲氓伍化而爲僕隸而遺體不爲之受蔭乎帝王不能蔭子

孫以帝王則知公侯不能蔭子孫以公侯朱頊不能蔭子孫以朱頊也亦明矣又曰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古人聚之使不散止之使不行故謂之風水風水之法得水爲上藏風次之予以其說爲虛也夫地氣流行何所不貫毫髮之塊膏潤咸達者也若無風之地草木榮麗多風之地草木凋落斯迺可謂乘風則散也今觀無風之地草木榮麗多風之地草木未嘗不榮麗也若水之此方草木盛長水之彼方草木不生斯迺可謂界水則止也今觀水之此方草木盛長水之彼方草木未嘗不盛長也大地之氣充霄塞漠非風之所能散貫金通石非水之所能止况風亦氣也以風乘氣是謂以氣入氣以氣入氣可謂之聚不可謂之散也水者氣之液也氣行土中獨不行于液中乎陸有草木水有萍藻生氣未嘗爲之間隔也山譬人之骨也土譬人之肉也水譬人之血脉也氣行乎骨肉之中獨不行乎血脉之中乎人氣無骨肉血脉之間知地氣無水土之間也水雖界也氣安得而止乎又曰骨者人之生氣死而獨存故葬者返氣納骨以蔭所生之法予以其說爲虛也人以氣聚而生

氣散則死骨既朽枯氣安可返若可納氣人應再生人不再生是氣不返骨骨不納氣之徵也又曰千尺爲勢百尺爲形勢來形止是謂全氣以止爲氣之全則以行爲氣之不全矣蜿蜒曼衍之地皆虧缺消虛之所萬物宜不育產可也今蜿蜒曼衍勢行之地未嘗不產乎物則氣未嘗不全也又曰地有吉氣隨土所起以起爲吉則以伏爲凶矣天下之地隆起者少平伏者多是吉氣少而凶氣多也氣一而已吉則俱吉凶則俱凶一起一伏千伏千起是一吉而間一凶千凶而亂千吉也紛紜錯

天藏山家卷五

四

綠坤元之氣豈其然乎既以平伏爲凶則今城郭人民之居何多居于平伏至凶之地乎城郭人民居于平伏之地者未嘗皆凶居于隆起之地者未必皆吉山鄉之民未必皆富且貴平鄉之民未必皆貧且賤是以起伏爲吉凶者虎也又曰左爲青龍右爲白虎前爲朱雀後爲玄武玄武垂頭朱雀翔舞青龍蜿蜒白虎踞踞勢形反此法當破死予以其說爲非也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之說本起于天文之家天文家以角亢氐房心尾箕東方七宿爲蒼龍斗牛女虛危室壁北方七宿爲玄武奎婁

胃昂畢觜參西方七宿爲白虎井鬼柳星張翼軫南方七宿爲朱雀卽史所謂東宮蒼龍房心南宮朱雀權衡西宮參爲白虎北宮玄武虛危者也凡天星之名皆天文家以人物形器名之而實無其形况二十八宿隨天而運初無定方今借以爲東西南北之定象固已非矣至以東方爲青龍實求其蜿蜒之狀西方爲白虎實求其踞踞之狀南方爲朱雀實求其翔舞之狀北方爲玄武實求其垂頭之狀則誣謬之甚也仰觀天文東方七宿果有青龍之蜿蜒乎南方七宿果有朱雀之翔舞乎西

天藏山家卷五

五

方七宿果有白虎之踞踞乎北方七宿果有玄武之垂頭乎天象無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之實則地勢不當求蜿蜒踞踞翔舞垂頭之形也况天之東方七宿常名爲青龍西方七宿常名爲白虎未或之改也今一山也北墓目之爲朱雀南墓目之爲玄武東墓目之爲白虎西墓目之爲青龍是於一山之間而可爲四象之目無是理也既欲其蜿蜒又欲其踞踞既欲其垂頭又欲其翔舞是則山雖人可造爲朝營夕設亦難爲衆墓形勢之各給也况青龍吉也何又嫌其嫉主白虎凶也何又樂其

踴躍是皆詰之而可窮者也又曰土以紅黃紫爲生氣以青黑爲死氣予以其說爲虛也按禹貢兗州厥土黑徐州厥土赤埴墳梁州厥土青黎雍州厥土惟黃壤則天下之土惟徐雍爲黃赤則惟徐雍爲生氣吉善可葬之地惟兗梁爲青黑則惟兗梁爲死氣災惡不可葬之地若然則天下之人死者皆當求徐雍而葬之可乎然未聞徐雍多墓而兗梁無墓也兗梁之人死者所葬者皆青黑之土矣未聞兗梁之人皆罹災受禍履貧賤覆家絕宗如堪輿人之說也今兗梁之人仍多富貴吉慶

宋李士人集卷之

十一

之族則青黑土爲死氣之說爲無驗也又觀宣聖之墓在兗州曲阜之孔林顏子之墓在兗州之防山孟子之墓在兗州之四基山皆葬於黑墳死氣之地也今孔子之後世爲上公萬祀不替顏孟之後皆有常官天下之善祥吉慶莫大于是是青黑土爲死氣之說爲無驗也又其法以山形之圓者爲金方者爲土曲者爲水頂圓身聳者爲木尖峭者爲火支脉之行以相生爲吉以相尅爲不吉予以其說爲虛也設使後山爲金前山爲木是爲金之尅木金既尅木則後山產物前山不能產物斯

爲驗矣未聞前後兩山相依圓者產物頂圓身聳者不能產物也五形之山皆能產物各擅生氣則相生相尅之說爲無驗也況世有貧而無墓之家往往出草茅而公卿由布素而臺閣此其遺體果受何蔭而然也且同一祖墓也或父貧而子富或子賤而孫顯或孟天而季壽或兄華而弟枯以爲父子子孫孟季兄弟同一遺體也以爲本骸得氣耶則父不宜貧子不宜賤孟不宜夭弟不宜枯而有不受其蔭者也以父子子孫孟季兄弟有貧富賤顯壽夭華枯之不同則以遺體受蔭之說爲無

宋李士人集卷之

十一

徵也世人欲信其說試先觀于堪輿之人乎堪輿之人爲其祖先父母相度墳兆安厝棺槨必竭目力之巧盡心思之營過于爲人相度當百倍矣而卒無一人之富一姓之顯者不過朝游幕陟糊口四方鼓舌揚唇資生巨室而已堪輿之人既不能相善墓而福利其身與其子孫則必不能與人相善墓利人之身與其子孫也此其術之誕假明著大驗也推原其始不過因人情之澆壞世皆希慕富貴之人學究之徒覲爲卿相倚桑之女庶爲后妃舉旗之輩思爲建牙不軌之徒仰爲王侯故術

者造爲不經之說迎其情中其欲預爲之兆遠爲之期故得行其術而竊其貲爾長摺奪之風作叛亂之氣起非分之望騰無將之心甚非國家之福也今一世之人方且羅網于其內如夢不寤如醉不醒雖圭璋特達之士亦且甘其誣僞之說而亦何罪于庸庸瑣瑣貪污細下之人乎

難術家以八字射決論一首

今之術家爲珞珞三命之說者以人肇生年月日時支干次列四柱謂之八字其法務取諸五行之平建日干爲身主年爲根餘月爲提綱時爲翼佐

宋書

上

以三者支干加臨於日因其旺弱用忌而消詳之其尅乎日干者爲官星爲子其生乎日干者爲印綬爲父母日干之所尅者爲才爲妻然是三等又以陽見陽爲偏陽見陰爲正也日干之所生者偏爲食神正爲傷官與日干雷同者偏爲比肩正爲劫財爲兄弟又以十干爲天元十二支爲地元支下所藏如子中壬癸水丑中癸水辛金巳土之類爲人元以逐歲干支加臨爲流年以十年干支加臨爲大運專以五行生尅爲論者謂之子平家其爲耶律之說者以二十八宿爲天經四餘爲地緯

日月五星爲七政於肇生之日分官配垣以所躔生尅而論剖吉凶者謂之五星家治其術者上自京師大藩每方不啻千萬雖鄉邑之小亦有百輩盤集以饕食於其間大抵多楚越之人也蓋由盡一世之人承迷襲暗舉皆崇信而樂尚之自公卿至於民庶一切沒溺其必驗引薦者爲之先容延欸者爲之倒屣凡誕舉一子經營片事羅構末疾角鬪天水之官服賈幹利求名莫不取決於斯流是以工學而糊食者紛紛也究而言之是乃誑惑談妄之術爾君子不道也人之生也富貴貧賤生

宋書

上

死壽夭皆已冥宰而默定特非人之所能預識爾蕭條亭長歎起帝王憔悴織夫俄登將相莫爲而爲時至自成所謂造化之神茫杳不測也今星命之家則以人之貴富貧賤生死壽夭皆可終身了了前決而先定操方寸之紙斷百年之數則是造化之神反司於庸夫之手聖人難明而順受者皆可左契而取也有皇上帝乃失玄運之權矣寧有是乎其術八字雷同者則貴富貧賤生死壽夭同其決射可也今天天子之生其爲年月日時將盡遏天下之生者而獨生之耶抑亦有同之者耶四

海九州之寥廓窮隅遐壤之衆夥其爲八字上與天子雷同者不知幾何矣使凡與天子雷同者皆得貴爲天子其術斯驗也苟爲不然此其術之不可信也予嘗執此以詰術人沈生沈生曰天子不言命超乎五行之外者也其言似矣予又詰之曰天子而下不有世襲爲王爲公爲侯爲伯爲揮戶者乎今之天下若人也不啻數萬輩矣皆生而享成爵食定祿者也其生之年月日時也亦將盡過天下之人使之不生而獨生之乎抑亦有同之者乎若人也數萬輩則同其年月日時者不當百萬

宋李觀文集卷之十一

十一

輩矣則百萬之民何不盡得爲王爲公爲侯爲伯爲揮戶也不能盡得爲王爲公爲侯爲伯爲揮戶斯八字之說無驗也沈生曰先生且休矣僕誠無以應先生矣則又詰之曰爾治子平之學者必自信其術之必然而後可以望人之信之也爾今不先自信其術矣而何以望人之信之也沈生曰何謂也予曰汝苟自信其術也必當自審其八字於某年月日爲財者相旺而宜於金錢也於某年月日爲財者衰虛而不利於金錢也則當止擇其獲利之年月與日而爲之列肆行遊以求之其不利

之年月與日爲之閉關息趾可也今爾歲無不求之月月無不求之日勞勞皇皇奔走於塵埃伺候於臺府浮翔於國都蓋無曠時矣豈將爾之年月與日盡宜於金錢者乎不盡宜於金錢而爾輩求之不置蓋緣自本不信其術何時必利何時必不利故一切冒昧而求之則是已先不信其術矣安能望人之信之也沈生曰先生且休矣僕誠無以應先生矣或曰然則日者之言徃徃昭驗者何也予曰其驗者乃其操術之巧耳非有決然之數可憑而驗也天下之惑溺於是久且深矣何謂操術

宋李觀文集卷之十一

十一

之巧夫人之生斯世也其身之所遭不過貧也富也賤也貴也生也死也壽也夭也大要八端而已天下之人不貧則富也不貴則賤也不死則生也不壽則夭也術者操此八言而曰爾貧爾富爾貴爾賤爾生爾死爾壽爾夭曰爾貧爾富也其不貧不富者已矣其貧者富者則輒合其言而驗矣曰爾賤爾貴也其不賤不貴者已矣其賤者貴者則輒合其言而驗矣其於死生壽夭也亦然蓋其所執者八端而盡古今合天下之人咸繫於此矣凡扣其術者不輒驗其言貧則輒驗其言富不輒驗

其言賤則驗其言貴不驗其言生則驗其言死不驗其言壽則驗其言夭非術者之能言貧賤富貴生死壽夭也人自以其貧賤富貴生死壽夭驗合而驗之也何必曰者即使不辨菽麥不識奇觚之人使之列曰者之肆有咨命祿者皆告之亨吉則千萬人之中必有亨吉者矣其亨吉者則以厥人爲昭驗也皆告之窒困則千萬人之中必有窒困者矣其窒困者則以厥人爲昭驗也亦有咨商賈者皆告之倍利則千萬人之中必有倍利者矣其倍利者則以厥人爲昭驗也皆告之貲喪則千萬人之中必有貲喪者矣其貲喪者則以厥人爲昭驗也有咨疾疫者皆告之眉耆則千萬人之中必有眉耆者矣其眉耆者則以厥人爲昭驗也皆告之凋殞則千萬人之中必有凋殞者矣其凋殞者則以厥人爲昭驗也殊不知列肆之人乃不辨菽麥不識奇觚者也人自以其亨吉窒困倍利貲喪眉耆凋殞而驗合驗之爾由是觀之則斯術也可以不挾籌策不談五行不陳衆曜而可以論人者也可見斯術之誑惑而談妄也且天之生人無異於生物人之生也既有年月日時則物

之生也亦有年月日時也人之年月日時可據以爲凶吉則物之年月日時亦可據爲凶吉者也則魚之育子一生累萬累萬之子累萬之魚也萬魚之生同時而散於江湖也其果一魚中罟而萬魚俱中罟耶豚豕之孕雞雛之出同時而生常有十餘其割而烹之果有先後耶抑亦同時而割烹之耶其中罟割烹不同則其生年月日與時無據也知生物之年月日時無據則知生人之年月日時亦無據也且天之生人陰陽之交五行之會無所不具者也今日者於八字之中無甲乙寅卯者則曰無木無丙丁巳午者則曰無火無戊己辰戌丑未者則曰無土無庚辛申酉者則曰無金無壬癸亥子者則曰無水若云無木必其人之內焉無肝外焉無目者也內不無肝外不無目則無木之言虛也若云無火必其人之內焉無心外焉無舌者也內不無心外不無舌則無火之言虛也若云無土必其人之內焉無脾外焉無肉者也內不無脾外不無肉則無土之言虛也若云無金必其人之內焉無肺外焉無聲者也內不無肺外不無聲則無金之言虛也若云無水必其人之內焉無腎外

焉無耳者也內不無腎外不無耳則無水之言虛也今觀八字之有缺者其形體未嘗缺也則是五行之生未嘗少也且日者常云金多善義木多善仁水多善智火多善禮土多善信則是以無金者必無義無木者必無仁無水者必無智無火者必無禮無土者必無信無義是無羞惡之心矣無仁是無惻隱之心矣無智是無是非之心矣無禮是無辭讓之心矣無信是無誠實之心矣必非人而後可豈有名之人也而於斯五者乃有多少有無之分乎其論六親亦以四柱爲之準驗以印綬爲

本義以義字

中

父母則無印綬者將謂人非屬毛離裏者乎以比肩爲兄弟則無比肩者將謂舉無鶴鶴急難者乎以財爲妻則釋老之家未必甲乙俱無戊己丙丁俱無庚辛戊己俱無壬癸庚辛俱無甲乙壬癸俱無己午者乎以官爲子則貂閣之輩未必甲乙俱無庚辛丙丁俱無壬癸戊己俱無甲乙庚辛俱無丙丁壬癸俱無戊己者乎君子之可干祿果皆庚辛臨於甲乙甲乙臨於戊己戊己臨於壬癸壬癸臨於丙丁丙丁臨於庚辛者乎一財一妻也則天子一后二妃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者八

字之中何所見乎一官一子也則嗣胤之繁至於累十者八字之中何所藏乎樂妓之命亦有正官則若夫果正否乎其爲淫濫果皆涉犯咸桃者乎世臣武弁果皆年挾官印者乎鴻鴈亂離果皆丑北卯東而柱多隔角者乎四殺庫墓辰戌丑未之運果皆蹭蹬者乎筋拘目瞽果皆木被金傷而火遭水尅者乎田疇萬頃於井授之日當何驗乎納粟買爵於鄉選之代當何取乎於父干而衝擊子可曰吾命然也而當悖其父乎於子干而垂背父可曰吾命然也而當虐其子乎於兄弟之干而矛

本義以義字

主

盾兄弟可曰吾命然也而當胥戕其兄弟乎於妻之干而有配合之多也夫可曰吾命然也而當不修帷薄可乎雙舉之子一吉一凶一貴一賤何以異乎命而富也可曰吾命然也吾德無修不妨其富而不義之貫蠶皆可以取乎命而貴也可曰吾命然也吾德無修不妨其貴而不義之軒冕皆可以居乎且其五星之說係風捕景益爲誕謬略爲指斥如日月皆一也則曰太陽僅一太陰有五五星皆一也則曰木土與水皆六火金皆二其理何在在乎又以十二地支布之爲官命宮爲一財帛爲



二兄弟爲三田宅爲四男女爲五奴僕爲六妻妾爲七疾厄爲八遷移爲九官祿爲十福德爲十一相貌爲十二其次第相生命名取義何所本乎命官何榮於二曜財帛何耗於土兄弟何局三人於金田宅何失祖業於火男女何定五二於日奴僕何豐於羅妻妾何蔭於木水疾厄何癰痕於金計遷移何客旅於炁土官祿何卑薄於計字福德何減破於火土相貌何陷弱於日月是皆尋繹其說而不可通解者也其官十二人皆有之矣廉潔之臣財帛何儲列仙之儔疾厄何論驅走之賤奴僕

宋景文公集

卷

何徵閨房之姬妻妾何應不耦之輩男女何徵不毛之鄉田宅何準舟楫之子豈盡遷移誅戮之徒豈無福德戚施簪條而得相貌齊氓編庶而宜官祿是皆尋繹其說而不可通解者也且其援古爲證又曰河上之懼七殺也宣父之畏元辰也峨眉之闢三生也鬼谷之播九命也魏武首風以爲水火相尅也夷齊餓死以爲貴值耗空也劉阮棲隱以爲印逢水木也項籍自裁以爲四大空亡也淮陰見縛以爲天地轉殺也凡此古人之迹何策書之而伊誰傳之也書之無策傳之無人則爲是言

也誠誕語也且術者之家以貧天歸之愚人富豪屬之賢士蓋以富而貴者目爲嘉命以貧而賤者目爲醜命則是劫鈔鑿發之富莽操懿溫之貴乃財旺生官是其羨賞者也尼軻之坎躓回憲之貧窶乃身衰遇鬼是其嗤鄙者也而不知人之爲命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無二命也何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卽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養是中而善者斯爲嘉命也敗是中而不善者斯爲醜命也命之嘉醜人之福禍在於善否之分而非以富貴貧賤論也使其善也富貴亦福貧

宋景文公集

卷

賤亦福無往不得富貴貧賤皆嘉命也使其不善也富貴亦禍貧賤亦禍無往而利富貴貧賤皆醜命也或曰不善而富貴之禍善而貧賤之福何以見其然也予曰子元富貴者揮霍盈侈洋洋赫赫之盛以爲無禍之形乎富貴而不善則百姓怨之詛之鬼神害之天地損之其心惴惴然在在然焦憂以保之所履者危機所趨者殺阱所遺於子孫者皆覆宗亡家之胚胎也斯非其禍者乎子見貧賤者式微涼寡卑卑瑣瑣之陋以爲無福之徵乎貧賤而善則百姓頌之美之鬼神護之天地益之



其心優優然坦坦然熙樂而安之所踐者吉門所  
升者亨階所遺於子孫者皆昌族顯家之基幹也  
斯非其福者乎故人之爲命當以善否爲嘉醜而  
毋徒以富貴貧賤爲也故曰人之命一也一者善  
也無往而非福也無若是之紛紛也故仲尼曰齊  
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  
餓死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無得而稱者非  
其不善而爲命之醜者乎其稱之不已者非其善  
而爲命之嘉者乎是知景公富貴保僅一躬而夷  
齊之榮華萬世饗之也斯言也日者不足與語也

宋書卷之三

三

所以語夫儒家者流焚惑沒溺而信之者也今也  
猾黠之流則又羅集一郡一縣之八字戶聯家次  
其貧賤富貴生死壽夭之已然者皆默鈴而私記  
之謂之春法凡踵肆而扣者靡有不驗殊不知已  
往則神將來竝昧也其作姦騁僞若此而世之信  
之者果哉其不智也

夢覺論一首

南郭子閒居客有操列禦寇之說者謂叩曰昔者  
鄭薪人蕉鹿之事自薪人傍人室人之不能明也  
以及士師鄭君國相之不能辨也凡二千年盈於

茲矣敢決諸子予曰僕也呼之心吸有不識吸之  
心呼有不符時矣呼吸之邇且迷方也而何以決  
諸二千年盈之迢杳乎客曰昔之有夢有覺也與  
夫今之有夢有覺也均也謂夫異者則呼吸誠吳  
越矣以均者言之雖萬世瞬頃爾而區區姬周之  
年何足遐也子其靳舍我乎拒扞我乎而何其託  
之不亶也予曰若然則僕試夢而言之而子試夢  
而聽之且夫子以人之夢也將以躬夢之耶抑亦  
有所代夢之耶客曰子何紛予之甚也三尺之嬰  
咸識夢之由夫躬也曷有夢也而可代之云也予

宋書卷之三

三

曰無代之者必有恒主也子以人之恒主也將奚  
在乎客曰是無難言也今之湛湛靈靈能覺能知  
能視能聽能食能飲能堅能白能喜能怒能哀能  
樂能好能惡能是能非者乃人之恒主也予曰所  
謂恒主者一者主乎萬者主乎常者主乎不常者  
主乎處者主乎寓者主乎客曰故聞之聖者一爲  
主常爲主處爲主予曰子以一爲主也則子之所  
謂覺知視聽食飲堅白喜怒哀樂好惡是非有萬  
其衆矣是無恒一也以常爲主也則甲覺移之乙  
知乙知移之甲覺視者移聽聽者移視食者移飲

飲者移食堅者移白白者移堅而喜怒哀樂好惡是非之相移斯須之際幻變疊更新新紆紆不知其幾矣是無恒常也以處為主也覺者去知堵來視者去聽者來食者去飲者來堅者去白者來喜者去怒者來哀者去樂者來好者去惡者來是者去非者來而虛明之舍交入互據物競寓之是往來者皆客心也雖郵傳之應不若是勞矣是無恒處也一者掩衆常者傾變處者化寓而予之恒主何在哉一者掩是衆者夢也常者傾是變者夢也處者化是寓者夢也安得謂之非代夢也乎是故語夢覺者必揭指夫主也客也之所以爲夢爲覺而後可以語夢覺也且夫世之人也以寤而接者爲覺寐而觀者爲夢凡百歲之間寤寐者等則覺夢半也將以覺者爲主乎則覺一覺常覺處而無夢客夢者爲主乎則夢一夢常夢處而無覺客將以覺者爲覺乎爲夢乎以夢者爲夢乎爲覺乎言復誼予以覺爲主也則覺者之物可挈入夢而不爲夢格以夢爲主也則夢者之物可挈入覺而不爲覺阻今也覺物不可夢而執也夢物不可覺而有也莊周之蝶未聞汎於漆園黃帝之弓劍未聞

佩於華胥覺其爲主乎夢其爲主乎是覺夢者皆無恒主也而覺者誰覺夢者誰夢乎且夫凡庶之見以按而可有者爲覺實觀而不可端尋者爲夢虛今天下之人選嬙且艷絕之色享夫目也奏五八要妙之音享夫耳也膳水陸羽毛之珍享夫口也矜冕玉黼黻之章享夫躬也以爲恒按而有也莫不畢巧盡僞而求營之然而倏忽以死則目爲腐耳爲槁口爲魄躬爲塊是時也色不映腐音不達槁味不薦魄章不被塊平生之可耀炫而揮擢者不可銖將而往也其與夢者之物不可挈而覺者夫何異則是凡覺之所擅者皆夢虛也彼方夢而誇之人方夢而羨之者惑之甚也客曰覺者爲夢乃今幸始聞之矣然則夢亦有覺乎曰有子觀夢者之覺知視聽之狀也非外夫覺者之覺知視聽之狀而覺知視聽之也安得謂之無覺客曰覺又爲夢夢又爲覺覺夢之區淆矣然則覺夢之地孰是乎孰非乎孰公乎孰私乎予曰子其何言客曰吾從世俗之見當以覺爲是且公而夢爲非且私也予曰果覺是而夢非則今世俗之人有隴金如丘匯珠成淵以官方爲鈔劫以位爵爲網罟以

氓庶爲魚肉上空國家下竭編閭拮据不厭若虎  
若豺者而夢爲廉約有面和內蠶心包九疑腹危  
羊腸中森戈矛掩人若機墜人若阱者而夢坦夷  
有在朝作姦諂媚不忠嫉聖爲仇擯賢爲辜擊仁  
爲敵者而夢禮士有行路父母讐讐昆弟塵屣友  
儕參商妻子者而夢踴倫此非覺非而夢是者乎  
豈非天真者汨沉於覺而露發於夢者乎果覺公  
而夢私則今世俗之人有淑修良吉之民陷於苛  
虐而夢綏保宦旅亡歸之子背棄桑梓而夢故鄉  
王侯卿相之器寥落草澤而夢旌牙道德玄虛之

夢

三

叟和混汚濁而夢臺島此非覺私而夢公者乎豈  
非天道者素縈於覺而昭明於夢者乎客曰覺非  
者夢是則覺是者或夢非也覺私者夢公則覺公  
者或夢私也然則覺也夢也孰真乎孰憑乎予曰  
覺之名何始乎自夫夢而得之也夢之名何始乎  
自夫覺而得之也惟有夢也而後有覺惟其覺也  
而後有夢夢苟不立何所顯覺覺苟不彰何所別  
夢何實何虛何真何憑何是何非何公何私夫覺  
者夢者皆掩者傾者寓者覺夢之也而一者常者  
處者未嘗有覺未嘗有夢也且吾將語子以覺乎

則子方今與天下之人共寢而駢夢也雖語之覺  
不知爲覺也吾將語子以夢乎則子方今與天下  
之人的然以爲覺也雖語之夢不知爲夢也不可  
語此而強爲之語者夢語也是欲寤子而反重子  
之夢也雖然強而語子言固夢也閉而不語子默  
亦夢也吾之有知於夢不夢之判者亦夢也吾之  
有知於夢不夢之判爲夢者亦夢也子方夢語矣  
吾安得而無夢對吾方夢析矣又安能以解子之  
夢惑然則禦寇之策載安知夫鄭之薪人得鹿而  
蕉覆之者與夫傍人之得室人之議也非果夢乎  
又安知夫士師之非夢決鄭君之非夢嘻而國相  
之非夢詢乎吾也覺而不知其有夢也夢不得而  
詳也夢而不知其有覺也覺不得而詳也安得無  
夢無覺一夢覺者以弘子夢覺之心乎客曰吾乃  
今知覺之非覺而夢之非夢也吾乃今知覺之亦  
夢而夢之亦覺也吾乃今知有無覺無夢者主於  
覺夢之外者也吾覺矣吾覺矣微子之言其殆與  
天下之人終夢而無寤矣

五嶽山人集卷第二十九

五嶽山人集卷第三十

吳郡黃 省曾 著

書七首

寄北郡憲副李公夢陽書一首

省曾伏迹南海企懷高風久矣念自總髮以來好  
窺覽古墳竊布心於述作之途緣此道喪絕遐闊  
學士大夫皆安習庸近迷沿瞽襲上者深鉅詭結  
下者縱發放吐此駭驥所以空群而和玉所以希  
貴也悲夫悲夫不復古文安復古道哉 聖代鴻  
澤流沛人文大彰故河精嶽秀鳳彩星華乃鍾萃

五嶽山人集卷第三十

於先生由是已曲塞宇而白雪孤揚鄙音彌國而  
黃鍾特奏至勇不撓大智不惑靈珠早握天池獨  
運主張風雅深詣堂室凡正德以後天下操觚之  
士咸聞風翕然而新變寔迺先生倡興之力迴瀾  
障傾何其雄也卽如吳下徐昌穀少綜鉛槧作賦  
海濱旣而釋褐紫庭與先生締金馬之交每聞品  
論輒終夜不寢以思改舊矩可謂奮厲焦苦矣方  
得彬彬然高翔藝林惜乎命壽不將未見其止先  
生鑄陶感鼓而倡興之力昭昭乎布諸耳目者不  
可紀矣省曾河南汝寧人也國初以武弁家于吳

今爲吳人少從諸生困躋奇薄無風雲之便阻遏  
攀造然蘊心積慮非一朝矣曩時常謂丈夫生世  
進不得振耀 王庭揚摧治體恢展經濟發揮聖  
謨卽當裹糧躡蹻周遊五嶽窮覽六合舒豁襟抱  
選長林廬大壑撰造一家之言以垂托不朽告之  
交識或笑或賞白巖先生遂呼爲五嶽山人賦詩  
寵行將追向平之高蹤矣計惟發軔時卽溯黃河  
薄於宋都登龍門伏下塵以咨叩大君子洪蘊究  
討文章指歸庶幾不虛皓首但上戀老親下顧弱  
子蹉跎停撓年逐東流夙懷不遂心悵鬱惱惟仰  
天唏噓而已茲復不言齡算曷常恐一旦燼滅則  
二十年景懷之私徒抱恨玄臺爾矣公烏知哉公  
烏知哉敬因程自邑僭布區區且有請質焉陋昧  
愚瑣嘗妄謂詩歌之道天動神解本於情流弗由  
人造故虞書顯爲言志泗夏標之嗟嘆古人構唱  
直寫厥衷如春蕙秋蓉生色堪把意態各暢無事  
雕模末世風頽矜蟲鬬鶴近相述師如圖繒剪錦  
飾畫雖妍割強先露故實雖富根荄愈衰千葩萬  
蕊不如一榮之真也是以小夫或誇達士弗尚匪  
難作者亦鮮賞音豈識鴈唼哀哀而會節鵬鳴響

五嶽山人集卷第三十

響以成章凡厥有聲無非律呂之數也但世人莫察自然咸遵剽假古途雖踐而此理未逮藝英雖徧而正軌未開秀句雖多而真機罕悟獨見我公天授靈哲大詠小作擬情賦事一切合轍江西以後逾妙而化如玄造範物鴻鈞播氣種種殊別新新無已而脉理骨力罔不底極豈世之徒尚風容色澤流連光景之作者可得而測公之藩垣哉布臆索處無由多得珍撰每於士紳家借錄諷詠洋洋乎古賦騷選樂府古詩漢魏而覽眺諸篇遍類康樂近體歌行少陵太白古文奇氣俊度跌宕激昂不異司馬子長又間似秦漢名流嗚呼盛矣盛矣昔李杜詩聖而文格未光韓柳文藪而詩道不粹豈惟聰識之難兼哉日月幾何力固有不遑矣何我公凝稟之全而述作之備也往匠可凌後哲難繼明興以來一人而已公之華名飛照四裔豈待江湖耕釣者之稱頌哉亦以見雲山煙澤有此好慕鄙生耳不知公果以爲然乎今有號稱海內名流而廼爲論曰文靡于隋其法亡於退之詩溺于陶其法亡於靈運嗟夫嗟夫是何言哉隋不足論至於退之陶謝亦可少寬宥矣獨謝集稍不

未盡也

三

未盡也

四

易評愚則以爲登涉之言締構密緻妙絕窮情極態如川月嶺雲玩之有餘卽之不得雖骨氣稍劣建安而寓目輒書萬象羅會使後代擅場之士內無乏思外無遺物皆斯人爲之啓導也前薪見凌勢固宜然文彥無窮不可欺也徒以體語俱俳病之則三百之中往往而是所係於詩者當辯其真不真耳俳不俳又烏足較哉執是而言是貴形庸而略神髓者也豈不有遺論乎省曾亦焉知是非但於心有所不安憫惻高賢受誣恐紛亂來者視聽聊一請質耳我公其詳教之南鴻之便勿吝報音鄙言數首僭求削示幸甚幸甚倘不卽土命駕有日北望雲空無任惘然

附北郡憲副李公憂陽荅書一首

憂陽再拜啓五嶽先生古道自邑來辱致華牘奇快兼之高篇展之爛然誦之鏘然目之蒼然淵然蓋所謂希世之珍也僕潛伏空谷久矣寔然之音胡爲乎來哉夫志士死道貪夫死財故攬仁收義汲汲若不及者君子之所以樹名慢藏深積孜孜若不足者小人之所以穢身故曰有若無實若虛公私之用別而務得之心一也

僕西方之鄙人也少鮮師承白首多岐獨往雖  
力夾持則寡甘心丘壑弗求知聞者垂二十年  
矣吾子乃忘已羨人注神馳想發爲英章挾其  
密義過推踰獎布誠剖疑取諸同聲之未定交  
千里之外豈非仁義之懷切汲汲若不及者邪  
夫水一也灘聲而淵寂者淺與深殊也吾子何  
與弗探何明弗則機觸而天動才運而風發思  
出而泉湧固所謂萬人之敵也橫照今古燁如  
懸鏡尺牘千言鑿鑿中的乃顧欲然自視定同  
聲之交於千里之外非有若無實若虛者能如  
是邪婚嫁果畢五嶽必遊僕老矣尚能撰杖屨  
以從聆玄論觀眸顏竊至人之靈氣或能破慳  
祛鄙吞精蛻凡長嘯溘埃之表昔李白遇司馬  
子微謂可與神遊八極遂賦大鵬以見志吾子  
固希有之鳥也所慚僕非圖南翼耳何日坐雲  
崖濯洪流高議大觀與君共之祇增倦戀耳嘉  
靖戊子小滿寓大梁夢陽再拜

荅吳郡太守戴公冠一首

省曾謹再拜奉書遼谷郡公閣下承不棄蘇頌殷  
勤遣札目以國士諭令詳定何舍人集編次之紀

蓋欲出吐涓細以益河海省曾非其人也雖然僕  
於文藝不敢謂能素於緒端頗識一二安敢以無  
言報也諦觀舍人諸集所謂使集者南宣 敬皇  
帝哀詔時所作也所謂家集者劉瑾柄 國謝病  
還鄉時所作也所謂京集者薦直 內閣制勅時  
所作也所謂辭賦集者總前後之辭賦近於楚漢  
之體者也所謂內外篇者亦總前後之雜文以談  
理撰事不同而兩之者也其命名之義各有歸向  
且道之屈伸世之屯泰情之憂樂造之近遠悉是  
乎寓然亦有所未盡安者如詞賦既有別編則渡  
瀘進舟畫鶴三賦便當入此不可復繫之各集矣  
雜文既分內外則使自嗤盜文以下家自送孫處  
州序以下便當入此不可復繫之各集矣若曰渡  
瀘諸賦嗤盜諸文是使時家時京時所作則所謂  
詞賦集內外篇者亦不出使時家時京時所作也  
何不遂繫之各集乎既已別出則三賦諸文亦宜  
從類而處矣此所未安者一也周道衰而聘問風  
雅不行於列國至於屈原乃著離騷以申諷諫原  
楚人也謂之楚辭此風雅之變也漢興枚乘馬揚  
而下競爲麗衍之賦淫溢恢放此又離騷之變也

自孝武立樂府以採歌謠以觀風俗以薦郊廟而古詩之道蔚然復興繼而五言之目一開舊述新創淪及近變詩之流變至是極矣由此觀之四言一類也辭賦一類也樂府一類也五言至於近體骨調不同亦一類也及覽劉歆七略詩賦自爲一略而此略之中又分五種則從來古哲咸忌混淆先生詞賦別爲一集當矣但四言樂府亦宜各爲一編不當尚繫各集此其未安者二也所當更定者惟此而已若如太卿所論欲更辭賦爲擬騷則又不可既曰辭則騷在其中矣曰辭又曰賦則騷與賦又自分別矣不必更加擬騷於九詠七述之上也況七述是祖學七發七啓七命之體蓋賦類也非方朔七諫之比又安得謂之騷乎是見其牆而不覩其裏者也其謂滕王閣歌非騷之名欲改爲辭亦不可夫作之似騷不似在體不在名也體苟似焉則名之殊也何計體苟不似則雖名爲騷亦安得而強同之哉昔李白鳴皋歌歌也以其體不背騷晁朱輩編入楚詞後語矣未聞改其歌曰辭也又欲簡其詩之題也亦不可題者詩之根形也詩者題之枝影也若枝不附根形不對影恐涉

於後世所謂無題之類矣三百篇之序亦不厭繁而漢魏以下命題了了可法不必貪約務省以失詩人之本旨也其謂古人文集無稱篇者乃欲內外篇不可以稱篇亦不可許慎氏曰篇者書也班固藝文志所載六藝諸子以下皆稱篇焉則篇者亦古人聚文之常稱也梁阮孝緒七錄經典記傳子兵文集術伎五錄謂之內篇佛法仙道二錄謂之外篇則文集在古亦有稱篇者矣何所忌諱無稽而不可用乎但內外之分起於先秦而衍於後世今之莊葛可考也言有精粗而別爲內外亦何有疵若曰不逮莊旨此固同矣亦何減於抱朴阮孝緒之錄灼有明証乎且集之爲名創於漢之東京蓋因屬文之士既衆後之作者欲觀其體勢而辯其風流故總聚焉而謂之集如文章流別集苑集林集鈔集略之類是也乃輾合衆家而爲之名耳後世之人總聚一家之文亦因借集之名以歸焉沿效至今不改然則篇之稱名於集尤古未見其不當也其謂賦之發序不宜太冗刪用數言者亦不可宋玉高唐餘二百言揚雄羽獵幾三百言其長楊亦不下百言班固兩都幾四百言今設



與之刪爲數言尚何以爲序乎凡賦之序本無不可有本有不可無本繁不可簡本簡不可繁若欲刪本繁而爲簡是欲截鶴之長而同鳧之短也今省曾酌審編次之法宜稱何氏集卷第幾爲之綱先以四言詞賦次之樂府次之古新分爲上下古今詩使集次之家集次之京集次之內篇次之外篇次之爲之目如史記一百三十卷爲之綱帝紀年表八書世家列傳爲之目然後統會有紀而布分不亂倫類不謬而前後不越散逸不憂而增入可繼亦庶乎其可矣倘有缺漏無吝教言如可採

宋李公集卷十

九言六

納當先具目錄呈上童子將劄恭承教旨非敢憚勞也無任悚息五月初十日省曾再拜

附吳郡太守戴公冠書一首

五月三日冠頓首五嶽先生國士足下冠不肖中州之鄙人也少從大復何先生遊始知舉習外有古文之學時惜焉不明大復雖諄繁詔之不能領契明珠之示而飄風之棄迄今思之未嘗不顏赧中懊也然而區區韻語稍或步趨模像得先生之纖末爾大復教迪後生傾吐情實溫誘和薰使人漸陶不覺其入絕精玄默如圭

如玉其成我也蓋於冠有大造之恩焉故昔者處先生之門雖執爨服役冠且不辭而况叨濫微官可以爲報之地乎嗚呼先生逝矣惟茲遺文數卷乃先生不朽所係先生雖嘗手自編纂然亦屢更續入卒無定集僅僅蒐此或整或亂僕欲強爲詮次然猥淺失學不堪任此仰惟五嶽國士足下鳳翔吳中以文章發名四海僕家食時卽聞我河豫人家稱戶頌知有五嶽山人也及至京師如白巖喬太宰開口論天下文學卽首舉足下曰古有天下無雙黃童者今也重

宋李公集卷十

十言七

見其人矣尋官于閩閩之去吳益邇而閩之人道足下者益詳咸目足下江左第一流才子也由是觀之則天下文衡非子其誰執而僕此耿耿未畢之忱非子又將誰託耶入郡以來百務交委未遑經理邇者承示諸作詩與少陵太白爭雄其妙不容讚矣若詩古文蒼然琅然秦漢格也冠雖不明不敢冒譽竊觀今之諸家恐皆不先於子矣羨服羨服大復集詩文錄稿凡幾十幾卷通此馳上煩足下卽爲編次不日郡中雕梓行之也其在秦中者尚有所遺已往大復



家訊去寄至亦便送覽近見貴鄉都南濠太卿  
嘗一出此集示之但其論似欲悉變大復自定  
之舊冠聞之悚然心疑如欲更詞賦爲擬騷又  
謂滕王閣歌宜改爲辭又謂詩之題目繁者盡  
欲刪略就短又謂文集不當稱篇及分内外又  
謂賦序太冗但宜節留數言太卿之論大抵若  
此今敢重煩足下幸賜酌之裁之畢竟應否如  
何先示之報使冠渙然發矇然後從事乃安心  
爾庶不孤大復泉臺之望也此後凡有商榷不  
勞玉趾到郡蓋足下大賢國士使冠晏然以南  
面臨之相語祇增愧戾爾惟望遣一小蒼頭待  
堂事畢暇竟至敝衙擊板以入爾幸勿以俗吏  
爲意凡集中有未妥者均乞注神使早得流行  
大復逝矣雖不能酬冠之圖報尚有日也惟足  
下念之不悉冠再拜

荅武林方九敘童漢臣書一首

六月二十四日省曾頓首禹績南衡二君足下往  
歲屈趾蓬廬携把若故肆談名理妙析玄暢遂西  
旭日臨流竟分莫可稽駐每憶同襟地緬情屬勞  
心有切勿忽寓綺札剖鯉讀之若覩容範乃承評鑑

超獎過標撫形惶息况今之騷夫文子靡不自崇  
偏持寡蘊尺寸之學卑視四海此古人所以有獎  
帚千金之嘆也故或促對晤語佞相難拒務伸已  
長或洞別迷昧面強褒譽背則排誚此通方之智  
天下鮮遘也二君靈授天與早陟堂奧皆摩霄鶩  
極揮珠吐雲何近賢疲模倣矩多無成於皓首而  
二君超翔峻詣乃悟解於英年也川嶽所培實曰  
奇寶顧復虛衷斂鐸諄懇下詢鄙人少服此藝交  
締寡高唱之賢無以資發至于迂行惑步屢陷旁  
蹊而後精惟亟反措之康衢耳然陽白和寡恒慮  
獨立茲得二君挺興又聞國彥張子文東輩齊鑣  
竝策翩翩度前此實七子三俊天作其群也吾無  
德孤之憂矣僕嘗愛陸生有云詩緣情而綺靡一  
言盡之緣情者質也綺靡者文也故衷裏弗根者  
靡乎格之感斧藻不備者缺揚耀之色然包文挾  
質誰不談之但良玉醜碕雖姿彩相似而真偽迥  
殊此當契辨耳故讀之枯澗轉合者皆僞也使人  
意動情應者皆真也故志者質也言者文也鳳凰  
所以絕音於群鳥者以所託者遠耳此豈庸細所  
易語哉二君明哲聊一質之嗚呼行卓者必駭調

高者多嫉此自然之勢也百年之後彼訕口者安能爲不朽之累哉小兒疾已向瘥深佩懷武林之游以涼秋圖之當先報音也陳君適歸無以布  
悉省曾再拜

附武林方九敘童漢臣書一首

方九敘童漢臣頓首再拜五嶽先生台侍別自  
玄月再歷青陽合璧不停四序紛薄碎顏玄論  
邈不可親違喬入谷如何如何僕泥沉腐域瞽  
習塵趨雖驚心望遠而鸚翼難高豈直無前終  
丁困斃揣而論之寔山川之不肖者也曩者既

方九敘童漢臣

書

辱清教兼惠佳篇改容誦之不能釋手古意四  
章十九首之最艷歌諸篇齊驅鮑謝七言絕雲  
卿必簡律詩王駱燕許吁哉作乎自古風雅之  
盛未有若此者也近獲觀空同帝範二序靈珠  
在握歡喜無量上追炎魏下薄晉梁粹竝珪璋  
富踰綺縠唐始以還一人而已近時李獻吉何  
大復雖世稱名流揆之先生酌理匠辭總轡古  
術雖長轅大轂馳聲千里豈若先生躡景摘風  
無可把玩者乎斧藻一時躍入堂奧先生尸之  
不得自謝樗材濁稟祗鬱景懷古人有曰既見

聖亦不克由聖僕之謂矣媚景不留烟湖索寞  
拭目朝昏凝瞻屈駕來卜何如想令嗣卽得康  
慰鄙懷陳鳴埜來敬裁片素聊展蕪衷敢俯希  
朗鑒用剖渴思春季二十六日方九敘童漢臣  
再拜

荅蔡羽書一首

省曾頓首九遠蔡君足下省曾八歲而能文十歲  
而通經弱冠而知道君父之理講之昔矣所以欲  
遊五嶽者非貪蘿薜而惡珪紳癖泉丘而卑軒廟  
耽寂寞而少經綸也蓋以皇天建辟繡英聘傑獵

方九敘童漢臣

書

聖羅賢而立之於位者凡以爲民也今之仕者爲  
民乎爲身乎其事可得而見也童習乎章句壯驚  
於鄙文曰吾以是青紫也吾以是田宅也吾以是  
金府也玉聚也蕩乎海內其風如一而爲民者蔑  
之鮮矣苟有一二者出於其間則必皎皎謬謬而  
大拂乎上下 縣官有雷霆之誅宰相有魑魅之  
譴僚貫有萋菲之謗而豈能朝暮容乎小子雖有  
命祿而顯也亦安能同於波流之士必將巍揭而  
孤立也巍揭則災被孤立則禍來蒼生未濟而身  
已危矣危身則敗孝而傷親保位則頹忠而慢主

傷親者無仁慢主者無義此之謂廢民小子所以  
長思緬慮而必之乎五嶽也五嶽之地僕豈徒之  
蓋將撰造一家之言登諸竹簡藏諸名山以付於  
來哲耳不亦俊偉光世也哉不亦俊偉光世也哉  
下視此輩不啻大鵬之於蟻螻矣足下又曰事親  
以榮人子弟一義不意足下高朗之士而有此鄙  
昧之談也若然則孔孟之卒老不可以爲子而凡  
驚賊而軒冕者皆升於純孝之堂矣况今青雲之  
客往往驕倖其所生而二人者以其貴也反低首  
下氣而不吝遂有終身仕宦而不得一日周旋於  
菽水者孝惡在乎夫孝者出於性分而何榮卑之  
問昔舜之未有天下也躬服歷山之耕以養瞽叟  
而烝烝之名不在被袵衣而始加之也噫爲人子  
者修身潔行不污踐而苟蹈希於止哲不辱其親  
以所養而養斯亦已矣榮者能之則孝歸于榮者  
卑者能之則孝歸于卑者雖屠販芻蕘之人亦可  
以肩曾而跨閔也而况學古以明道者乎且學古  
明道者其名嘗日月於天壤而父母之名因亦隨  
之而無朽如叔梁之稱耀於世家鄒母之賢光於  
列圖者良由孔孟爲之子也使尼氏非聖軻氏非

賢則其親草木也久矣由此觀之孝莫大乎是子  
略而不言乃規規於一爵一官之奉以爲孝此誠  
習俗之陋而非所望於足下者也又以空言無施  
見誚則是譬六經於三家之下排七篇於王謹之  
後尤非通人之論也夫五嶽小子必遊遊且必以  
聖賢之道發之於文以成一家之言歸於故鄉仍  
親農作於南海以竊附乎向長梁鴻之末則僕之  
志願畢矣足下審之其有取乎是也幸無靳言省  
曾再拜

五嶽山人集卷第三十一

吳郡黃省曾著

書六首

寄叅贊喬公字書一首

省曾再拜叅贊白巖先生閣下自往歲盛冬處公門下供鉛槧之事者兩月抽篇摘句皆當公之懷以爲少知作文之樞括是以安焉臥秦淮之雪而守金陵之歲公又能溫之以罄咳賜之以顏色暖之以薪炭飽之以玉粒醉之以法醴宴之乎石頭給之乎騎從而假之乎山川之遊奇草茅於沉陸

五嶽山人集卷第三十一

十一

辨薄器於布韋是以感下賢之德銘處賤之恩佩目驥之鑒依依戀戀於叅贊之庭也不然則早已束裝而南矣及仲春中吉拜別於堂下臨月揮毫贈言欸欸再三難別歸吳之後夢想容輝以至于今雖太原公常下天下之才賢者亦贊公之盛而期省曾之必有遇於來後也因語之曰方今爵祿而位峻者莫不揚揚然以爲海內惟萬乘出吾之右而何有於龍蛇泥蟠之人乎是以太原公贊公之盛又曰世之儒生抱藝懷珍而不見知於一人者有矣今子濡足於揚馬之波憑軾乎枚賈之途

曾不見乎少效而虛聲駛飛東芥西馳彼大司馬者乃今之廊社廟石以支維而特傾者海內之望于此乎屬而知子是以太原公期省曾之必有遇於來後雖然遇不遇達不達在天於省曾乎何與但日坐環堵之內與孤琴素几相對肅然與聖賢語效草玄之薄技有時酒酣長思仰觀俯察日月迴經于上草木變動于下時乎不留形容漸暮且縣官之事駭耳振心放逸之吏橫奔縱轡執業之民愁行感居未免胸經臆綸潛起礪礪之見默興流涕之悲欲與扼腕而談四顧無人頽然就寢以

五嶽山人集卷第三十一

十二

再寄冢宰喬公字書一首

省曾頓首冢宰白巖先生閣下省曾自少綴屬但知迷發文章庶求一第以華榮其身而已至於上之所以求乎士士之所以歲應其求之意則茫然而不識蓋四海九州之內爲師者皆不以之而教

為弟子者亦不以之而學無怪其朝遑夕急而舉  
一世以夢寐於圭組間也暨二十之餘而影響見  
道於唐虞以來為仕之意乃靜得於衡茅之下遂  
幡然改了然悟日探月究其所以為仕者酒酣耳  
熱每動賈誼王通之懷是以冠衣與人同而心與  
人別文成名播而忌者益以衆妻羣麻絳履以為  
食而不憂惟日坐環堵之中以經綸夫古今安民  
之理如望之釣尹之耕時也蓋天生斯人君亦民  
也民而無綱則不能安其生而亂是以天必立之  
若君之一身難以安民於天下故又建之臣故奉

太素子集卷三

三

天以安民者為仕之意如此而已矣今之學而仕  
者則不然為夫圯宮敗垣無以棲也而仕以華之  
為夫飯糠茹毛無以適也而仕以珍之為夫產無  
一畝塵無寸桑也而仕以闢之為夫五銖不昌五  
金不實也而仕以盈之一旦改服則必張機設筭  
刑羅威獵以求滿其所欲雖即罷黜而亦誇於鄉  
閭曰吾之學而仕者已畢矣其風已成卒無有非  
笑之者而反羨歆奮效之不暇愚常發憤於文而  
為之言曰古之仕也以民今之仕也以身古之仕  
也以國以天下今之仕也以身家誠不妄矣故凡

於交輦於弟子不問其心之顛距不擇其志之高  
汚必強以仕意而貽焉庶乎其將來臨官之不繆  
也今歲改元庶乎皇天鑒微人之區區而階於文  
章以進庶少展乎賈誼王通之蘊而命祿垂坎卿  
奇軻墮復沉落於司衡者之手乃復自咎五嶽之  
遊不果於去而又嘆父母之心必欲拾青紫於其  
子而且惜稍知聖賢之仕意者乃不得一試以恢  
張我皇度承亮我天心我襟鬱逆歸臥草堂開鏡  
照窺髮枯顏凋青齡不回白日虛邁抱道江漢漸  
逼桑榆嗚呼其卒老而終窮矣乎不知皇天之意  
果如何哉然亦不敢以卑棄惟學荀卿孟軻著書  
自娛而已仕意二首繕書呈覽我公採而行之僕  
雖老死巖穴無恨也言不盡意省曾再拜

與文恪王公論撰述書一首

十月二十三日省曾頓首相國守溪先生門下月  
來不奉提誨近謁階下得侍清譙之談而夫子者  
慨然有志於著書門下末子何勝踴躍省曾於三  
數年之前已窺見今之為文者頽然朋峯遊然倒  
瀾鄙淺惡陋狂悖一世雖號稱名家者亦不過借  
聲譽之見乘習熟之譽聲訛耳謬略傳之耳若加

之以百年俟之於聖賢則存而誦之者幾希矣瀛  
章東里之輩可鏡而知也其故何歟蓋徒撫夫文  
之華而道之精實誠有不在也昔者仲尼爲書未  
嘗不文而其所主者道也故其言道至而文隨之  
如雲如日如龍如天又未嘗不耀照於天下至於  
秦漢以來操觚之士則一務於文疊怪詞以爲勝  
鉅華章以爲高而道之至與不至少不爲顧雖卿  
雄通愈三四大儒其病亦未免也然而千餘年來  
四儒之名光於四海而爲孔子者不一而稱之其  
餘則燼露而滅者不可億計良以四儒之言能主

木子集卷之三

五

於道猶足羽翼沐浴爾若今之爲文者匪道不存  
乃併其爲文之法而亡之省曾病而竊笑者非一  
日矣茲者一旦以是爲任蓋天未喪乎斯文也况  
夫子已值從心之年此而不言誠非往哲之所以  
望於來後者矣韓愈氏曰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  
無所爲書夫子固嘗相天朝聲頌大流時固未謂  
不得而道亦未謂不行也但不知擬之於臯夔之  
時周公之道果何如哉苟其不然則不行於今而  
行於後世者豈可不爲之汲汲乎哉愚陋人也結  
髮而往遂有志於此不敢自棄於蟲昆草木尚思

躋於游夏之列况夫子天授賢智身有繫於斯道  
者復何所諉乎噫使今之世稍有堯舜三代之遺  
也則夫子與愚之言亦何所用惟其駸駸而爲夷  
也則昌言於書而明吾堯舜三代之道如之何而  
不可省曾再拜

荅新建伯大司馬王公書一首

省曾頃首再拜陽明夫子閣下辛巳之歲承惠修  
道說石本披而讀之若排雲霧而覩青天始知聖  
賢之意若是其簡且易也自是誦而思思而誦亦  
若銖有所進寸有所得遂不揣下陋而妄爲之註

木子集卷之三

五

將躬贅於夫子之門而正誘是求也不意夫子繼  
遭大故志道還閩欲相携而來一致椒醕之奠以  
執喪禮之末役奈迫於試事遂致遷墮泮業累人  
至於如此誠哉乎塵生浪死之地也入未之春南  
浮已決而宗主復有校書之命至今尚未了訖程  
緒稍登必頻首於會稽之下矣伏讀來諭省曾嘆  
舉世之沉迷而悲聖賢之道難信於天下也蓋淺  
者昧刻者忌而疑間之言作焉然君子之學求其  
是而已矣吾之說苟是則獨立不懼衆非不顧信  
于已不必信于人知以天不必知以人嗟乎嬰之

訕子西之疑叔孫之毀仲尼且不免況今日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韓愈謂軻之死不得其傳吾夫子良知之說直接孟軻氏方將脫數千年之聲蹟與日月並曜於穹宇雖有言焉亦何損於一毫省曾憤不自平狂不能禁而又証之以大學之文以爲格物之說夫子進而教之省曾再拜與司空何公孟春論易書一首

省曾再拜司空燕泉何先生閣下省曾自甲齡之時稍憶先祖府君品示海內高英始聞先生童歲穎絕江河爲文凡古冊典一閱卽記識不忘及省

未奉先生書幸

主

曾之長也雖處羅壑竊知康治之務頗厭乎天下墨貪穢瑣之流其所謂鴻儒鉅卿玉節清懷雅爾博達如先生者雖不登其門而風神顏貌宛想在目也乙酉之冬省曾客於金陵先生方掌司空事乃得肅謁館下忘其布茅極論夫不朽之事每發一言先生舉手贊許曰奇才奇才因請先生所撰伏承緘下易疑蒙約且曰當必有以教我噫先生之學神思妙慮山會海儲特立雄視於今代者久矣且今之世抱義象業孔翼者春秋貢進之士不少矣左商右訂何所不備顧乃下詢於東西南北

涼落躋困之徒哉雖竭肺腑罄腹不足以副先生之所需也竊謂易道未始不明諸儒衆師自亂淆之耳蓋易之爲書有仲尼大聖人者詳爲之傳矣司馬遷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此之謂也今觀十翼其傳易也至矣大矣不可加矣而世之妄妄者顧復多言謂之何哉且孔子傳易又非泛論略舉至於彖象而闡之爻爻而贊之象象而伸之矣缺矣虧而猶俟於後人設云易道無窮而衍說可廣惟當於十翼下附詞發蘊不

未奉先生書幸

八

可復於彖爻安解冒䷗以與仲尼爭衡也若詩書者未經聖人通釋故後儒得以臆說相持易既聖人通釋之矣而顓家有言多見其不知量也故有漢費直之學易也以仲尼所傳別附於卦爻詞後亦有見乎聖經不當再有傳注杜後學之狂僭者深矣說者乃病其爲以翼混經之始嗚呼直之以翼附經此乃自爲學易之事耳非曰家變戶改皆從費本也况古經森列於前未之侵越至於康成輔嗣乃各師其意而爲之銓次遂併文王舊文而去之則鄭王之過而混經自此始矣且復於彖爻



下濫爲傳注遂開後學之狂僭無怪乎歷世之咎之也是以呂微仲至於晦翁諸定本皆還十翼於後厥意美矣但晦翁復依傍孔子彖傳象傳之文而衍之卦爻之下謂之本義亦未見其盡善也仲尼之傳則以其混經而還之於後矣朱氏之傳獨非混經而可列之於前乎是疑於掩聖人之長而羅已長竊聖人之有而爲已有者矣是故仲尼之後凡傳彖爻者外仲尼之旨而爲之說者謂之誣竊仲尼之旨而爲之說者謂之綴誣與綴而釋經易若已之可也燭火與太陽而爭光後之人其無

本義出彖書

四

言哉其無言哉逮我先生精思卓識病諸儒之誣綴也而蒙約由作其書惟搜詁訓釋句讀暢字義備聲韻自子夏以至陸晁呂朱之文咸稗會而無遺有功於易大矣然猶有一二可得而請質者焉卦名朱書以費本之無也乾上乾下二體初九初六六爻朱書以鄭王本之有也以愚言之無者有可據有者不足憑何也觀孔子彖傳先舉卦名後及繇語則古易之有卦名爲必然矣今當直載其名可也二體之文宜還諸天行之上則此言始有歸宿初九之文宜歸諸潛龍勿用下也之上則六

爻不至無別鄭王移置於前則是以文王而繼孔子之文誤莫甚矣今當直削其文可也若復朱書則世之嗜古者少謬庸者多鄭王之踈轍未必不再蹈於天下矣倘可採納幸甚省曾再拜

與陸芝秀才書一首

省曾白紫芝秀才足下近承枉趾間金生用出吾子贈頌王君仲回之歌推其文章直曰奇於天下夫友朋相酬固亦貴於吹榜然不宜如此之太甚也夫文之欲奇於天下也亦難矣前哲姑置弗論國初宋王誠意伯諸公博洽聰穎倫絕一世然又

本義出彖書

十一

倥偬兵馬煎熬籌濟卒皆不能太暢以竝於古人逮於東里徒持渾厚閑淡之體以主張後進而委靡不振之風亦由此而開矣至弘治間有羅公玘者好爲奇古而率多怪險阻飭之辭居金陵時每有所造必棲踞於喬樹之巔霞思天想以構脉意或時閑坐一室客有於隙間窺者見其容色灰槁有死人氣皆緩履以出吾蘇郡公少卿與伊乞厥考墓銘銘成告少卿曰吾爲此銘瞑去四五度矣今其所傳圭峰稿者大抵皆樹巔死去之所得也宜其起曠今古而中興昌黎柳州者亦其鮮矣至



有不可讀句而誦者是乃好奇之膏肓也夫羅公好奇終其身而且不得以擅奇名於天下仲回者年始三十其爲文僅有數首亦不過談笑觴俎率意爲之而已予嘗見之生澀偏苦間似釋氏之言然去俗趨幽是其長也奇且未得而安能遂擅乎天下之奇哉此吾子不思之過也又嘗見人稱頌之作稷契加於汚吏李杜獻於兒曹肺肝沈昏不可救藥吾子非其流也幸勿效之幸勿效之子若欲知當世能文之士愚雖不能了而所邁接者亦不下數十家各有門戶各有短長待吾暇日悉當抵掌而論省曾再拜

### 荅山陰戴獄書一首

吾姑壻定遠公之卒也數年矣吾子不以省曾爲陋而銘書之曠於數年者一旦而談之於僕僕固非其人也敢不執筆以報吾子之盛心然竊觀今之世自王公而下其淫惡滔天辱細屠販之輩不爲少矣其死莫不有銘其銘莫不稱述其善蓋淫惡滔天辱細屠販之家其藏篋嘗初而不置不過少爲金帛之捐而稱爲達官通儒者乃甘心俯氣贊贊揚揚而不已此無他天下人心同趨於利而

善惡不明故也子試觀於今之人家孰無銘銘孰無善是何堯舜之世尚有凶人而茲時何時乃比屋而可封也大人習之而不以爲非君子安之而不以爲陋朝廷縱之而不以爲禁所以齷齪之臣逆悖之子無良之婦皆不妨乎令名而死而春秋不可復作矣愚嘗痛以爲恥誓不爲此文以陷於譽墓之譏今子乃欲予以銘子之先人葭莩親誼固不可辭但當實錄吾子先人之行瑕瑜具存勿誇虛欺誕明白而告予也然後爲子書之精神面貌庶幾不失其故而吾子先人之心亦得無愧於泉下矣子其圖之子其圖之開國勲伐併行略詳來其無忽省曾白

### 與聶蔡二郡公黃朱二令止奪寺觀書一首

伏聞各縣承奉臺劄毀拆淫祠夫淫祠者案之祀典則不經考之圖志則無據私爲建創巧自誣額者耳非曰曾經聖祖所留二氏之寺觀也我高皇龍興之初以其傳自昔朝流將千載神運天衷旃彰御撰以曉天下容存釋老之故資世之訓則曰天道使然三教之論則曰王綱有補蓋欲默銷強橫陰裨治化物咸得所心各無他誠爲慮遠

思長事有切於寰中術何嫌於方外在渾一之時  
難輕掃滅則太平之日豈易驅除况甲里久次征  
役無逃教雖屬於異端民實同於赤子五臺者方  
拜官以調蕃少林者每出師而根寇兩京象宇之  
俱新萬國叢林之如故豈宜吳郡獨有更張若此  
方必力於撤廢則天下當槩於捐消卽今存否之  
間便非公普之略究其本始則三國六朝之經營  
考之乘牒則宰臣良牧之編列或王氣所在而鎮  
以禪林或福地所歸而施爲祇苑且夫伐木者止  
於鵲巢灌地者避於蟻穴彼已棲托於百世茲乃

五嶽山人集卷三十一

古

抽奪於一朝使之寓居沙門則不可返之家族則  
不能將毀者已劇憤心姑停者皆包異態川太感  
而波生人過迫而狂作於城郭猶憑約束在海濱  
或致跳梁萬一蜂毒之興誰任激變之咎且命言  
一下求者紛如鈔沒非擅行之舉官殿非可據之  
場歷年瘞埋之骨塔發掘何堪萬歲祝釐之聖牌  
毀壞安忍以縉紳之盛麗雖百地之贈不以爲恩  
在披剝之荒涼得寸土之依亦堪活命割無辜覆  
冒之區資富貴嬉遊之所佃價輕微無益於府藏  
流民播蕩有損於邦基况古刹俱亡淫祠皆在伏

望慎之又慎思而更思審除私狃實答公移若釋  
老必欲遣之歸宗則棟宇亦當聽其自鬻則人心  
有輯隱禍無階僕非有愛於宗風但實深憂於國  
事釁皆起于紛擾道莫貴乎安綏須乞採納芻言  
俯察杞抱上瀆台嚴無任悚慄省曾謹白

五嶽山人集卷第三十一

五嶽山人集卷三十一

古

五嶽山人集卷第三十二

吳郡黃 省曾 著

記八首

建業大內記一首

攝提格之歲如月八日大司馬喬公奉 天子明  
詔道承天右門左入太廟門門左右皆樊松竹雜  
灌門內唐左右位咸有井井覆以亭入左角門過  
石梁明庭上須彌座座凡三重皆可路廟間九簷  
際皆有網絲中設靈座面南一位面東三位面西  
三位皆設靈衣由右入觀寢室室各有靈牀牀左  
右懸懸燈牀前素壁壁前各設方木椅椅上籍黃  
褥褥上各設裳衣椅麓設履由舊闌出入端門又  
入午門左角門進轉西道臺麓上五鳳城樓是爲  
兩觀中之左右洪武之鐘鼓在焉鐘下承塞以輓  
聖前之左右皆架瑣子革紙鎧甲樓編編絲絲爲  
牕日映其上明麗炫目循城之東經八寶庫古今  
經籍庫東華門內觀太孫宮東官官前多梅官各  
有寶座龍牀牀皆五彩雕鏤前階三梁以上凡官  
隔以術壺入文華門殿制頗小西觀奉先殿殿亦  
有靈牀座如太廟寢室以歲時薦享不在是多塵

又觀興慶宮官前除積水幾尺官內藏衣扇等項  
箱千餘各繫標牌有彩金龍鳳紅箱七八座列於  
中又觀大善殿殿在小城之上由左門入北轉上  
至南殿殿有網絲門凡六云 聖祖覽讀之所其  
後有石假山山下通石梁石山鈎闌下山循左而入  
爲望江樓高際霄漢已不可梯樓後爲九五飛龍  
殿間凡九除多萱草底宮有天窗壁藏佛龕轉至  
內花園中有亭亭四面各有五色琉璃石臺一座  
可以登遊臺時玲瓏古石各五中峻次卑臺之兩  
涯各函石缸二缸水清燭須眉園內多梅竹松栢  
百卉俱足晶瑩特異塵世又觀西宮戶枋以黑金  
爲之往往用焉宮後有御用廚竈爲銅甌所疊宮  
間五中設沉香寶座兩間門相對門疊虎頭於枋  
上各有龍牀牀各含小牀可以周回布席牀面朱  
華格眼或剔地起突雲龍盤鳳官之前牕皆四斜  
毯文格眼或龜背羅文疊勝門紐皆絡膝紅金爲  
之左右廂官凡十四又左右翼十二院院各官三  
間左右爲房有壁廂八朱金龍鳳爲飾皆左啓  
傍屋三間爲廚咸銅竈廚北有小屋三間廚前石  
井官除前又殿五間中有沉香寶座座端有金椅

左右有龍牀出官是爲駿殿鳴吻簷脊皆駢所成  
四周爲格凡四十壁粘黃綾又經武英殿至大庖  
庖之祭器皆木色咸朱凡祭列於紅几几上咸刊  
定薦物品位祭則携几以往由西華門西上門以  
出大司馬授簡謹記所述

謁漂母祠記一首

嘉靖壬辰五月六日予自北歸臆停淮陰乃登觀  
趾謁漂母於舊城之隅因嘆韓信之在當時三  
才無所舉縣次不以擇胸涵冠代之略才蘊帝師  
之算不能博一餐於鄉人孱吹絕往川釣無復綠

木森人集卷三

十一

草曷茹清波難飽使無漂母之飯則楚溝之孱信  
恐不免矣宜其一旦致侯王聲天下而奉千金以  
爲報也且夫常人之情響驟於權顯之門雖萬鎰  
之輸不以爲吝昭華夜光之珍每百方求進以一  
受而爲榮至於茅素埃塵之士神龍不雲黃鵠未  
羽所須者斗釜之粟耳孰能誤有毫毛之捐以濟  
其旦夕之命哉此母之高義所以爲難而千金之  
報予猶以爲薄也或曰廟貌之享不其過歟予曰  
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投之窮辛迫鬱之地  
無所往而有適以堅閑其所具則是信之貧窶乃

天之所養以爲英雄者也母於天之所養哀而食  
之數十日則天心寧有不悅而使之俎豆於百世  
青冥之表必有宰之者矣信而飢死則暴項不滅  
而蒼生糜爛於無已則是凡信之功皆母成之也  
信既有祠而母獨可少哉當母之時所謂黃金北  
斗者徒皆并蟻而死惟母之聲名齊日月於穹壤  
施義之報宜其然也嗚呼今之淮陰猶夫昔也莽  
澤困悴豈無英雄如信者乎未聞有若漂母以飯  
之者於是益知母之高義爲難也因奠之椒醑再  
拜勒文於祠上

木森人集卷三

四

吳郡請雨記一首

嘉靖甲午六月不雨者幾四旬矣炎燠灼土禾本  
枯絕三農皇迫將委秋有於是中丞侯公監察李  
公郡守王公貳倅蔡公皆下燭民隱焦然軫憂迺  
諷雲漢之章咸秩之祀靡不奔叩且曰道家者流  
不有召雨之師乎民其窘矣夫何而弗舉廼推羽  
人石明玉者爲之請師予適避暑於其觀也問之  
石生曰爾也若何爲之請石生曰其始也符諸五  
雷其究也擊夫流虎而已予曰雷霆者天地之大  
令也非德通神明者何以感之且擊之云者怒而

請也予聞之董仲舒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  
鼓而攻社攻者怒之也旱則不然者大旱陽滅陰  
也尊之厭卑固其義也雖有太甚請之而已敢有  
加焉爾以怒而爲請吾懸知雨之不得降也爾之  
性也高臺四眺夫亦候雨而已矣石生曰然則儒  
家何以爲請予曰儒家之請也索諸陰陽之端通  
其類設其象而致之者也周禮曰以標燎祀雨師  
標者積薪也雨師者畢也蓋以雨者山川出雲上  
極而降者也故開啓山淵積薪燔之而祀焉且助  
升盛之氣也司巫曰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公

大旱雩祭

羊氏

羊氏曰大雩旱祭也故何休以爲君親之郊陳六  
事而謝過使男女之童者舞而呼雩呼嗟求雨故  
謂之雩也於國門之外爲四通之壇就郊義也漢  
儀曰閉諸陽衣皂興土龍蓋旱者陽之亢故國門  
閉南而開北皂者北方之色也龍者雲之從也龍  
出而雲雲行而雨故爲五色之土龍各于其方山  
海經有之旱而爲應龍之狀乃得大雨郭璞曰氣  
應自然非人所能爲也桓譚曰龍見者輒有風雨  
興起以迎送之故緣其象類而爲之土龍也然此  
特象龍爾也陽山之墟不有白龍之神乎產於隆

安顯於天成而靈於紹興見於湘中潛於瀏陽而  
游于率湖蓋無禱而弗應者若洪武之中郡守張  
公冠往禱于白龍之神一時山椒雲興而雨澍其  
高道玄初者亦嘗投劄而求之矣今也燁樹于斬  
伐地威而廟圯倘有事於茲也庶幾其雨乎石生  
曰吾自有事無暇於龍也乃於辛丑結壇越丁未  
而不雨於是臺郡諸公益用嗟悼又且案祀典考  
輿乘而十二之夕郡公躬率諸僚遠觸炎道星駕  
齋沐以爲白龍之禱由是冥感誠契旭朝興雲咸  
觀蜿蜒騰矯之狀五馬未歸而靈雨普降矣然非  
臺郡諸公興廉剔汚民志暢躍又且金車遵告肅  
虔昭格則白龍之應未必若是之速也自是戊申  
既雨甲寅乙卯皆雨殷其方震而奠瘞之宗猶未  
已也省曾觀百庶之欣悅敬書爲記以見茲雨之  
降神貺臺郡諸公之德而非請師也

見古樓記一首

嘗讀漢書秩二千石得受第室而宋敏求長安志  
敘唐諸曹俱有別宅則尚書之有居署遠矣嘉靖  
某年少宗伯父菴黃公來南貳邦禮廼以與金購  
龍窩之地創建五十楹自堂至館咸有標目位布

祭理規隅雅朴而其地又鍾阜之麓並鷺雀湖之濱故清幽邃窈窕出塵表丙申十月今大宗伯渭厓霍公來掌邦禮居焉憇其亭曰見古者久菴公碑云以其耿于古檜古池古黃楊間也渭厓公嘆曰檜楊植爾池水爾奚所不有而茲曰見古者有由矣檜楊凌冬弗凋池虛受弗盈而見古者匪剛無慾明無疑者弗能植言剛水言明也蓋欲契古心敦古道幹世道復古也迺又於佳山之園築土而臺架臺而樓藏貯細素命璵璣瓊玖瓊瑤六子日研誦于其上携精指奧公且訓之曰學所以

太康人集卷七

七

行也今之俗有軒肆強慆自張戶牖者汝戒有韋柔諧附倚竊寵靈者汝惕有貪饕漁獵輩虐元庶者汝嫉以無忘乎學古之訓其樓仍命之見古曰吾不敢有替昔賢之心丁酉八月省曾以國子生得從公遊既聞經國之教于樓且命之記迺稽首拜手而言曰古之佐理天下者皆述古格君安民而已是故傳說之述古於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周公述古於成王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譎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

刑今我久菴公見古於天台渭厓公見古於西樵並際雲龍之會依日月之光風夜述古以格君安民若古之傳周然且恭遇聖上憲古出治邁漢唐而殷周也二公可謂昌而行矣後之宗伯公居焉其無替二公之心則斯樓也世有伯夷變龍矣敬記嘉靖十六年九月朔

虹月齋記一首

虹月齋者潢州別駕王子舟名也舟曰齋者類也穹隆廊廈陽廠陰奧儼若精舍室陳厦饗靡不繕舉故謂舟齋焉其制創自王子襟度舟長五丈三

太康人集卷七

七

尺艦艚七尺五寸下舳輪一尺五寸是曰覆枰以準首倉構以閤閤若塾其進八尺廣八尺六寸前閤扉四兩舷有闌有櫺牕各四麗廈闌固後有颿壇是張幔而泛風上設板障六又入爲中倉若堂其進八尺廣八尺六寸鄰前三尺特崇二尺許若級以下左右闌扉二懸以簾高際冒以板閣進廣矩方爲屏爲度圖典器具於是乎寓倉之央界以板格右啓戶以入是爲內倉若寢其進一丈廣八尺六十左施小榻斗帳旁各橫庫一是藏衣物可以辟潤其上各飾綠井十五若齋餘飾咸素亦右

啓戶以入爲虛艸是鑪竈而烹飪厥底有火可以  
汲水不繪青雀前日後月以志曠旦而發腫臃而  
鱗象也自舩及尾皆有飛廬是可架樂而容奏編  
蓬織竹以爲庇凡賓朋之集也其款茗行饌自寢  
房而出若家居然且無側踐之虞王子雅好登涉  
其家烏鎮南之武林北之吳門西之湖澤東之嘉  
櫓道里均一故名山秀嶽長川浩海皆可朝駕而  
夕極雖刺循緝權展忽殊境而幽棲晏饌宛在鄉  
宇浮家汎宅其有若雲之遺風歟凡子有行奇細  
名畫充載供覽每所停寓臻履恒滿故目之虹月

木齋山人集卷五

九

慕彼米氏也嘉靖庚子孟春王子寄舟金昌訪之  
西許子始覽而品之曰今之國俗輕舩舩蕩華舩  
侈濫江之南也茲舟其最矣遂爲之記嘉靖庚子  
二月初六日

吳郡定慧禪寺蘇文忠公嘯軒碑記一首

吳宮之東有禪寺一區曰定慧者與壽寧萬歲院  
爲鄰宇稽古范志及朱氏圖經咸曰在唐總同駕  
馬至宋祥符中真宗皇帝別賜今額天章御帙玉  
臺而藏歲得緇度一人褒爲叢林唱道之所于時  
沙門顯師白履戒香重於儒苑文忠蘇公之遊吳

也交締雅密師乃疏觀別幽臨渠攬竹構爲清軒  
命之曰嘯蓋特歎公舒灝氣而暢高襟也公每蕭  
寓環堵詠言灑翰厥後公謫惠州江嶺隔絕其子  
邁愴違音塵孝思寤寐卓契順者寺僧守欽之徒  
也采瘴萬里爲達問書草聖報章灑贈行色迨今  
儼遺爲祗園之華入我 聖代曰淨因者永樂中  
修校藏典以名緇見 徵歸則壯影精堵銀書方  
廣莊耀寺寶傳至妙玄益弘清矩正統中告圯於  
郡守况公拾祿爲望佛宮煥新工部侍郎文襄周  
公巡撫南國命珉摹勒蘇書墨本永之瑤珉志言

木齋山人集卷五

十一

在紀總是以觀則此刹越歷雖緬而淨業如一也  
歲之庚子秀釋仁濟輩展經于茲予嘗戾止流連  
解帶遐寫芳抱虛窈閑寂宛如山曠關扣扉而方  
啓苦薦屨而恒綠采薇御茗娛話終日凡蘇公曩  
昔之所饗明霞我餐冷飈我披鳥窺行藥月引歸  
步信乎珍妙之境非鴻遁之士莫能宴而居也一  
日寺持守成及其徒文慧慨捧公編出而請記且  
曰頽齋陋錫恐不足以煩彤管也予欣諾而語之  
曰由宋而來世運鼎革吳之華堂戟府化爲茅繩  
純兒珠貴流于奴隸紛而屢矣雖辟疆任晦之勝



亦皆泯無處所獨此軒者幸託于荒涼岑落之界  
乃巍歷而猶在可俾後賢緣此仰追超迴之躅則  
釋氏之有德於公者遠矣况復楹棟之卑敝唐位  
之東漢焚禁之瑣隘屯烟蔓草非彼隆崇廣麗爲  
鉅家顯勢之所欲而方尺之境可以垂千秋而不  
磨也迺令守成文慧繪圖文忠之像奉之軒中上  
嗣頤師綴闢之懷予也作記標闡以補蘇公之闕  
炳示將來庶周况二公崇慕前哲殷勤緝緒之澤  
或有嘉逢也嘉靖庚子春三月望

吳郡崇慶禪院淨因堂碑記一首

天臺山人秦泰

主

常樂我淨者際覺之強名也漸頓悟修者緣身之  
幻履也因以對生順果隨而權地淨無體性即垢  
境而起詮圓湛全融洲部本青蓮之藏靈如貫攝  
塗天皆皓晷之區蓋一道清淨窮太始竟未來入  
無畔絕思議而不動者也我吳郡齊女門之西厥  
有崇慶禪院秀植華敷莊嚴秘境漪泉燭帶洗批  
幽襟大學士文定吳公昔焉遵賞賦標佳勝日以  
百花舉國播稱習沿爲號邇其建始則緬於淨祐  
開此叢山皇運已三道輪則一弘治間寺持法鏡  
星集上緇日輝宗學慧香罔息聖炬恒光遂使飛

驚新林土通鹿苑搖珠蘭利界接金園帝釋遊迴  
以詠經天有嚮欽而應會悟通晚臘端化委終茲  
有法嗣如祥聳然僧秀正依住揔揚闡妙風爰於  
嘉靖九年飾菩提之寶樹結宴坐之瑤堂後樞西  
極前俯東明中儼象尊列分禪榻採採招提撲從  
茅質卑卑寮舍陋僅居容層鴈旣登名芻悉致選  
張席坐翹印手之創儀安處沙門準普眼之請範  
趺參花觀雕琢燈傳迅越慈程契無修而無證當  
躋祖位排有執而有捐精勤汎截愛之舟聖度騁  
騰虎之轡智雨不施盡阿祇而被潤法雲弘覆彌  
情想而駢陰病愴衆生願混成於象帝迷悲曠劫  
力荷奮於師王自此盛哲言臻怡衷悅味清賢拭  
轅陟趾福田翰林待詔衡山文公嘉其高貴題曰  
淨因楣色有榮道聞逾顯如祥以予素有匡廬之  
慕託紀穹珉表詮真體竊憶如來旨肯若非因者  
何云大事因緣殆萬行之虛設若爲因者何云從  
因生法不名爲常豈能造之定有故知非因所作  
非無因作非有淨相非不淨相了此神解雖業淨  
談因莫非卷縱之超機而廓照之最諦者矣迺綴  
斯文授鏡來祀嘉靖十五年丙申十二月望比丘



如祥立石

重修東嶽行宮記一首

東嶽之廟 國典在泰安爲專祠拱城傑殿煥甲  
挺海蓋自封禪告成以來宗崇久矣然而道家者  
流以茲嶽天孫也萬物肇始知生算之修短而陶  
隱居真誥著曰東卿司命統括萬神折衝羣靈者  
張詭頌云泰山者受天官之名總人靈之府皆斯  
旨也以是洞真之教錯布郡縣嶽廟與之俱流雖  
濟南且別有行宮矣在吳郡者則建玄妙觀左觀  
晉之真慶道院也歷世因之正統中郡守况公詳

木壽山人集

卷三

神長民旱而作禱曰山川出雲莫大於羣嶽乃額  
行宮嘉澍其應遂致祿貲率飲僚武造五嶽樓於  
宮後而官之熙飾則成化中監察御史鄭公郡守  
劉公感嶽夢而成之者也是時官之羽士韓執中  
實啓厥緒二傳至張日新幼占官籍近歲玄悟之  
師不作張莫之風斯泯闕頽墮隕日新閔然悽惻  
清修齋誦以祈先拓嘉靖己丑里舊葛梅懷謙白  
之德慕松喬之勝戾止丹居載興科諷感其凋廢  
誓言樂相創施金錢兼募衆善羅積三載甫克首  
工或改或仍斟酌風夕凡宮闕前殿內寢樓廡皆

材良貌儼及附祀於宮一切神宇亦奠座飾像若  
更始然治鐘一懸爲晨旦祝釐之節玄燭若干求  
永厥奉始於壬辰四月十六日訖於甲午十月十  
五日諸工計三萬二千有奇皆日新與梅之勞績  
也官成乃請記於山人省曾告之曰今官之成也  
惟爾能矣若知所以綿引之術乎亦惟精三一探  
象先以道德爲父以太和爲友毋借仙事爲貨階  
毋移方門爲火宅則穢腸可綠沸髓行素紫施之  
秉華樞之從翫寶之談將降于爾之庭矣豈但莊  
嚴之而已耶日新曰敬聞戒矣不敢爲嶽神瀆遂

木壽山人集

卷三

書貞珉用耀來祀俾可仰溯高軌而景承之焉

五嶽山人集卷第三十三

雜文四首

吳郡黃

省

春秋解一首

黃子遊于姑胥之臺執春秋之策而誦焉慨然掩卷而嘆曰世無知春秋者乎弟子問曰春秋自漢以來名家教授擅而長角而峙者雲如也其傳疏之簡盈棟矣而夫子云無知春秋者何也黃子曰自孟氏以來仲尼春秋之旨不傳久矣雖欲言之孰從而徵之雖欲明之孰從而聽之弟子請問作

不

二

經之旨黃子曰春秋者無褒詞者也此其旨也不觀之首書春王正月者乎知其說也則孔子作春秋之義彰彰矣孔子何言乎春王正月也蓋曰春乃王之春也正乃王之正也稟而承之以爲侯度者則凡諸侯之事皆王之事也所謂天子之事也王者無外則諸侯之事何莫而非王之事禮樂王也征伐王也統於王出於王者也春秋之變乃僭之而出於諸侯又僭之而出於大夫出於諸侯則諸侯天子矣出於大夫則大夫天子矣而天子者寢頽寢替日削而就亡也弗能綱乎諸侯大夫矣

周之禮也幾乎熄矣孔子者周公之才也思得明王而佐焉者也不得其位而恐亂臣賊子之猖熾人道之滅也乃舉魯史而正之筆削諸侯大夫之迹而加之貶焉貶諸侯者以見此天子之事也大夫不得而僭也是故孟軻之意謂夫仲尼作經以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奪之亂賊而歸之天子故曰天子之事也執天子之事而罪乎諸侯大夫者也故曰貶也作春秋者本以懼乎亂臣賊子也而何善之有是故孟軻氏曰春秋無善戰也其謂夫無善戰者春秋之戰皆不善仲尼未嘗善之也以其征伐皆不出於天子皆可罪也故曰無有善之者也所謂彼善於此者蓋謂亂賊負罪之中有甚者有小者有大者有末者此之不同焉爾然而爲罪則一也故仲尼悉貶之也仲尼不云乎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矣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而庶人不議矣又不云乎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此正孔子讀魯春秋而見天子之

不

二

禮樂征伐盡在諸侯大夫而嘆之者也此誅亂賊之緣起而作春秋之心也欲觀仲尼之心所以作春秋以正天子之事者其觀於斯也昭昭矣作春秋者以禮樂征伐出於諸侯大夫其無君之罪可罪而貶焉者也既以爲罪而又有褒以善之者孔子春秋不若是駁也弟子問曰春秋之無褒詞也則既聞命矣然儒家者流有謂孔子之筆者述史之文削者去史之文而夫子無所損益於其間者此言何也黃子曰信其然也則徒謂之其文則史可矣而必曰其義則竊取之者何也蓋竊取之云

大義錄卷之三

五

者正筆之削之之謂而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若孔子不用其辭也而何稱游夏贊焉之有使國史之文皆得其義也則孔子又何作經之有蓋由夫列國之史有賢者焉則知爲天子之事周公之書法尚有謹書而存者至於淪溺之久其史之不賢者則天子之事習爲諸侯大夫之常而所紀書法尊王之義蕩然沒矣故曰史之不得其義者也是有不及書之者焉則仲尼從而筆之有過書之者焉則仲尼從而削之春秋者所以正史之書法而竊取其義者也若曰仲尼無損益於魯史之文則

是仲尼不能贊一辭於魯史者矣無筆也無削也而又何作經之有弟子問曰仲尼獲麟而泣與夫懷鳳其心同乎否也黃子曰一也麟鳳者皆王者之瑞也世有王者則有其瑞故鳳鳥不至占王者之不作而嘆曰吾其已矣弟子曰然則麟之至也可以兆王者之作道庶乎其可行矣仲尼觀而喜之可也又何其反袂而涕沾焉者也黃子曰爲夫麟之出猶無出也麟之出矣而謂之猶無出者何也出非其時也非其地也哀公之十四年也仲尼之齡七十有一矣衰之甚矣雖有王者之作也不能待矣故曰非其時也非其時者非夫子之盛時也夫麟爲王者之瑞則遊於王者之庭可也不於周而於魯不於洛邑而於鉅野不爲率舞而死於鉅商之手不以爲瑞而以爲不祥不蓄之郊囿而棄之五父之衢故曰非其地也以王者之瑞而至於諸侯之門可以占王者之政下淪而不返矣故曰出猶無出也仲尼者傷其道之終窮也所以反袂而涕沾焉者也其首則春王正月云者思王道之行也絕之西狩獲麟云者嘆王道之窮也此春秋之始終也弟子問曰王通氏曰三傳作而春秋

大義錄卷之三

四

散其果然乎黃子曰三傳安得而散春秋也特學之者趨三傳而棄春秋以春秋附三傳也不以三傳會春秋也故春秋之本旨也因之以晦爾夫三傳者川也春秋者海也川所以通乎海者也其學之者反束海之大而滯川之小是以謂之散春秋也然春秋者三傳安得而散之也夫不得而散之者何也由夫春秋之本旨其昭然者自存也猶海之大其茫然者不損也三傳固不得而散之也弟子問曰有謂春秋者仲尼徒是非之而已非賞罰之也此言何也黃子曰信徒是非之也而仲尼何云乎罪我也凡有所不當爲而爲之者謂之罪也仲尼者執周之禮秉天子之法而議乎諸侯大夫問其位則仲尼匹夫也考其書則所執者宗伯之禮所秉者大司寇之法所筆削者太史之職所仗義而執言者方伯連帥之權也使周王者取此以討乎諸侯大夫之罪則此書者可以爲誓爲辭者也安得謂之徒是非云而已也徒是非云而已者蓋徒曰某善人也某惡人也無其事而徒是非之者也今論夫一人也則有夫一事也如刑典之議罪者然有板也有案也安得謂之徒是非云而已

也故孔子曰知我罪我也知我者必謂其不得已而竊取之也所謂庶人議之也罪我者則曰此宗伯司寇太史與夫方伯連帥之所司也爾仲尼者匹夫也不得而爲也則仲尼受以爲罪而不辭者也仲尼躬自受以爲罪而學者務欲文而飾之以立仲尼於無罪之地此春秋之義所以不明也弟子問曰夫子談春秋而言周禮者何也黃子曰魯史之書法其起於周公也乎故韓宣子見之曰周禮當時魯之史不能如周公之舊矣故孔子因而筆之削之所以復周公之舊也雖周公之時無是事也書法未之先有者孔子特創而書之者亦周公之心也弟子曰其文則史則書之義乃史之職也何俟於孔子黃子曰史氏能書盛周之常也不能書衰周之變也能經書不能權書能顯書不能諱書如趙盾弑其君此史之得其義者也仲尼不得而改也如晉文公召天子於河陽史之不得其義者也孔子不得而從也爲史者不皆董狐也故仲尼竊取之也弟子曰孟軻氏所謂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者何謂也黃子曰王者之迹謂王政也詩亡者雅亡也大者受命而興王也故曰大雅小者

宴饗而勞遣也故曰小雅周之衰也命其去矣諸侯背而叛矣無此政則無此詩大雅小雅不復作矣是故仲尼作春秋者所以傷大小雅之亡而繼也故曰春王正月者言天命猶在也王政猶在也所以懼乎亂臣賊子者庶幾其有悚乎不得干王法也亦返而東周之心也弟子避席而起曰微夫子之言春秋也而郭於衆說雖曰誦其策終身瞽瞍而已矣

### 郊社解一首

或曰古今郊社之說紛如矣在子以何爲從也曰

吾從仲尼曰從仲尼也則郊乎社乎何以名乎南乎北乎何以屬乎分乎合乎孰爲是乎曰祭天爲郊地不得而干其名也祭地爲社天不得而混其儀也仲尼曰郊社之禮郊者祭天之名也社者祭地之名也郊屬天社屬地也曰議禮之家謂祭天于南郊祭地于北郊則天亦郊也地亦郊也凡二郊也子乃屬郊於天而屬社於地則郊之祭也有南而無北乎曰祭天而云郊者郊特牲曰於郊故謂之郊則郊以祭所而名也祭天于郊故祭名謂之郊也祭地不于郊也其祭名安得亦謂之郊耶

又曰兆于南郊就陽位也南郊之名禮文載之矣所謂北郊者未之聞也苟祭地亦謂之郊則社之名將何歸耶按曲禮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苟南郊祭天北郊祭地別復有社也則此下合著祭社之名然而不著者知祭天地之地卽社明也按詩序曰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又序曰思文后稷配天也周頌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觀序與詩皆言配天未嘗言配地也若有北郊之祭誰當配之以爲亦后稷配之耶則詩無后稷配地之証也以爲祭地別有他祖爲之配邪則祭法但云郊稷蓋郊祭惟稷得爲配無他祖也惟稷爲配則稷但配天而已其配地之說虛也配地之說虛則北郊之文謬也按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故詩云大啓爾宇爲周室輔又云公車千乘是也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韞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故詩云龍祈承祀六轡耳耳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

饗是宜是也夫成王以天子禮樂賜於魯公者全錫之也若有北郊之祭此何不與但賜祭天不賜祭地乎觀成王之賜魯無夏至祭地之文則知成王之典原無北郊之制杜卽祭地明矣所以不言賜杜者杜乃諸侯本有不必賜也或曰春秋匪懈春言南郊秋非北郊乎曰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駢剛此乃禘周公也非北郊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此之謂也或曰說者有謂若以爲祀不可分郊不宜貳祭統何以故天子躬耕於南郊王后親蠶於北郊也曰此証非也

太康山人集卷

九

聲依永辨一首

或問舜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今之儒林有以聲爲樂器之聲其信然乎曰所貴於通經者平心諦考經之疑則以經解聖之訓則以典徵而臆決務勝不與焉斯

無憾矣按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此卽詩言志之謂也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此卽歌永言之謂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其曰發於聲者由情而發其曰形於聲者由心而形苟曰樂器則情與心者人也樂器者物也又何預也是故聲之噍殺嗶緩發散粗厲直廉和柔者人之聲也乃哀樂喜怒敬愛之心所形也下文

太康山人集卷

十一

禮樂政刑四者皆治具也志謂人志聲謂人聲行謂人行姦謂人奸也苟以聲爲樂器則所謂樂以和其聲者以樂器和樂器可乎所謂聲依永者其永歌之聲清濁高下自然有官商角徵羽之節抑揚相應變而成方者皆依此永歌而出矣於是比音而樂及干戚羽旄謂之樂蓋以六律六呂比合其音而播之樂器此所謂律和聲八音克諧也

李文利黃鍾律長三寸九分辨一首

粵考黃鍾律長九寸非先王之能以智臆定爲九寸也以黃泉之陽以萌動者當冬至時上距地面

愜去九寸故候氣之法必以九寸之管候之也長  
之則凌先至而至短之則泄至而不至而律原不  
定矣惟以九寸之律則下管之底正轆陽氣之首  
故不凌不泄及時納氣而灰飛也至十二月大寒  
則陽氣在律尤強故上升五分一釐三毫距地面  
八寸三分七釐六毫故大呂候律長與之等至正  
月雨水則陽氣在呂少弱故上升三分七釐六毫  
距地面八寸故太簇候律長與之等至二月春分  
則陽氣在律尤強故上升四分五釐一毫六絲距  
地面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故夾鍾候律長與  
之等至三月穀雨則陽氣在呂少弱故上升三分  
三釐七毫三絲距地面七寸一分故姑洗候律長  
與之等至四月小滿則陽氣在律尤強故上升四  
分五毫四絲三忽距地面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  
絲六忽故仲呂候律長與之等至五月夏至則陽  
氣在呂差強故上升三分三毫四絲六忽距地面  
六寸二分八釐故蕤賓候律長與之等至六月大  
暑則陽氣在律尤弱故上升二分八釐距地面六  
寸故林鍾候律長與之等至七月處暑則陽氣在  
呂差強故上升三分三釐八毫距地面五寸五分

五釐一毫故夷則候律長與之等至八月秋分則  
陽氣在律尤弱故上升二分五釐一毫距地面五  
寸三分故南呂候律長與之等至九月霜降則陽  
氣在呂差強故上升三分四毫一絲距地面四寸  
八分八釐四毫八絲故無射候律長與之等至十  
月小雪則陽氣在律尤弱故上升二分二釐四毫  
八絲距地面四寸六分六釐故應鍾候律長與之  
等至此則陽氣一歲所升之數窮盡矣故又返下  
伏藏地中爲冬至始升循環之本此乃因陽氣上  
升之淺深而爲律呂下測之長短聖人審準天度  
自然而成者蓋非人巧私智可得纖毫而增損者  
今李文利氏妄引不根之語遂肆臆決斷擬黃鍾  
之管爲三寸九分設用候於冬至則陽氣尚距地  
面九寸而管止三寸九分實短五寸一分何以候  
之李氏自知其阻礙不通又妄生候法云管雖三  
寸九分而埋須入地九寸以附會其說可謂拙且  
勞矣且言十一律管皆俱埋深九寸苟信其說則  
冬至之日十二律管皆納陽氣其度灰當一時飛  
矣何以爲四時次第之測哉又曰子月氣升才滿  
黃鍾之管推行其意必爲丑月氣升之力纔滿大

呂之管寅月氣升之力纔滿太簇之管也殊不知  
葭灰之質甚輕以眇而氣升之力最剛以大金石  
山嶽且無不貫者何況輕眇之灰必待氣滿力足  
然後鼓之而出哉且十二律管並以九寸之法而  
埋則迨於冬至必皆飛矣豈有黃鍾獨應而他管  
偃然之理哉且夫氣之不及於管則旁泄而不納  
氣之既輳於管則直達而無遺雖樹九尺之律苟  
埋九寸而接於氣其灰亦無不飛者何況律管錙  
銖之限同接於升氣而有或飛或否之殊哉且又  
曲解漢志內庫外高之文以爲十一律並埋九寸

五嶽山人集卷三

十一

隨長短卑其內爲內庫律口爲仰凹之狀爲外高  
謹按漢書云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墁必周  
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  
其方位加律其上則是所謂內卑外高者謂木案  
之制如此而所以承乎律管者故曰加律其上也  
非謂律管之制內庫而外高也李也不知而作其  
於內庫外高之文漢書灼有明據可易而知者尚  
且昏眩如此而何以議於黃鍾之大哉黃鍾九寸  
此乃窮天地歷百王俟後聖而莫能易其法者妄  
議之人何其不知量也

五嶽山人集卷第三十三

五嶽山人集卷三

十四



五嶽山人集卷第三十四

吳郡黃省曾著

雜文六首

史說上一首

武宗皇帝晏駕之明年大興史事內則開十館以作述外則盡郡縣以修纂嘗聞之師少傅太原公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此誠不滿於今之史也古之史也掌載有專官言動有注記故所撰皆實錄今之史也於一世之終而追筆乎數十年之事在位者或去而老老者亦復物故焉得盡精神

五嶽山人集

上

面貌而詳書之也所以成者惟前後奏疏與墓銘二端奏疏之言亦多淆亂真實嘗觀宋之人如伊川考亭咸大儒也一則目以爲奸人一則比以爲正卯惟其所恨而致訟焉若此等疏亦可遂信而書之乎至於今之言官紕繆尤甚則奏疏不可盡據矣古之墓銘惟述生死歲月以爲陵谷之防至於後來爲子孫者於其先之沒莫不盛揚其善指空捏怪無有窮極試觀於今之世家孰無銘銘孰無善則是凡有銘者皆可書而傳也何堯舜之代尚有凶人而今皆比屋可封之君子乎是大有不

然者也以罪而黜者誌得掩其罪以墨而去者誌得蓋其墨愚嘗曰墓志立天下無惡人矣十文九誣何足爲信然則爲史之道奈何曰亦惟以天下之公是公非者爲之而已矣有是心而位館閣者豈少哉獨襲沿之不善則其流未可卒改耳愚嘗有志於此而無風雲之便徒抱恨於林壑設使馬遷不世太史班固不預蘭臺則抱恨亦若省曾而已烏能成一家之言光照日月乎嗚呼有其事不得其人不可語史也有其人不專其事亦不可語史也必有其人矣而又專其事則遷固之業何難爲哉何難爲哉

五嶽山人集

上

史說下一首

聞之長老高廟實錄一百八十餘卷學士解公輩掌之文廟實錄一百三十卷大學士三楊諸公掌之修高廟時列傳有洪武之記注有金匱之勳券以是一時鷹揚之佐制作之臣咸得軒軒磊磊與神功俊德並耀而無缺沒至於修文廟時列傳不知當柄之臣何故抹殺其事每載一人不過述其姓名科甲轉歷歸老如由狀然中間略見其爲人若何而已雖有殊功顯謨竭力社稷抗法萬世一

切不錄皆隨飄風春榮以漸滅焉耳噫造偏之人亦不仁矣哉自是歷朝以來遵習爲法善者無大褒惡者無深貶而勸懲之意亡矣夫寒寒匪躬之士所以捐生命棄墳墓焦心慮以建尺寸之功者徒恃青簡之名可垂耳今又不然則人亦何所勸而忠盡生哉爲史若此大非國家之福也昔遷固之史每傳一人則不特功德言語了了無遺模寫如畫又且并其形態之狀以鋪張之今專官已罷固不可以望此矣然亦當稍祖其意縱橫求之寧繁母略盡錄其長務令不朽若於今可詳之時遂忍致其落落則年移世改文獻凋零固將盡一世英雄之善而掃蕩之矣雖有良史之才又烏得鑿空影響而書之哉或曰造偏之人以善惡難知而性情無定不若平平書之爲無愆也殊不知善惡難知者天下亦鮮設有是人何不遂書其難知之狀其他如有善七而有不善三則書其七而不掩其三何爲不可有不善七而有三則書其七而不廢其三亦何爲不可善善惡惡隨其劑量多寡而信書之如寫真然凡面目口鼻肥瘦長短一一與之差別則亦何爲而不善哉特由作偏之人無

其智又無其才且或挾妬嫉之私存揭殃之懼故縮避含糊草草應制求塞史官之名而已矣以是訛承謬踵至於今日而猶未已也廟堂之上賢俊羅盈必有能變之者

### 仕意篇上一首

今之張科且設舉網而羅乎天下之士者果何爲哉今之天下之士乳口而聲習巾而操觚長而依泮以求懸一名於越席之內者又何爲哉予觀乎今之天下求士者不明夫所以求之者而示之士也應夫求者亦不知所以求之者而爲之應也是以士日卑汚而道日湮求門愈關而賢聖者不出圭組軒符日授于人而天下益趨於不治也所以然者凡以仕意不明而已矣古之仕也以民今之仕也以身古之仕也以國以天下今之仕也以其家仕與古均而意與古繆揮霍溢耀作驕發狂益甚於古人而貪襟墨抱虎臨而狼寢者何其紛紛也是以今之天下茅薶而居者其父之詈言於其子師之正規於其徒妻之感額於其夫曰何不仕以華其宮也糠粃而食者其父之詈言於其子師之正規於其徒妻之感額於其夫曰何不仕而膏

梁其口也空匱而歷日者其父之嘗言於其子師之正規於其徒妻之感額於其夫曰何不仕而積夫千金以修老而利夫子孫爲也是故五尺童子方辨蒼頡而卽皆以此爲之心所以分官以往各以其官而漁獵於億兆環九州布四海去來乎守令萬千乎南面各求飽其谿壑之欲而已輕之者爲貿賈加之者爲屠沽極之者乃盜賊而已矣夫天之立君君之建臣惟以安民也而俾貿賈屠沽盜賊之人以驚擊乎其上豈天心哉天心哉此所以民日窮困萃死而寒暑不昌輪風沴雨時奔

不義人集

五

作於宇宙而禮樂無期而興也雖拱乎天子之位者仁孝如堯舜制作如軒黃亦且如之何哉夫天子爲安民而求士士以貴身富家而求用何其求之應之之不相值也故其釋褐之初以至于請骸之日無非爲一富一貴之計而風興夜寐於簿牒之繁亦不過假此以爲圖利之階耳至於民情之樂苦歲事之成歉獄訟之淑慝生齒之流集一切置之心外而無問矣縣以委之於府府以委之於司司又委之於六治如寓於逆旅然棟梁雖頽簞陳雖弊垣牆雖穴惟曰自有主人而已也夫今之

士所以逆旅夫國與天下者如此則同一民也標枝野鹿何爲不可而顧乃異其章服殊其號名以民而病民也哉

### 仕意篇下一首

仕意不明則進者驕而退者愧至無以立存於閭里而有道之士亦無以自表於天下夫今城衢之內有門將將堂觀煌煌而窮極土木之麗者必進士之家也郊遂之間青疇萬井柳埕百里而肆其吠吠之闢者必進士之家也役奴下走文衣麕履泛鵠浮馬賤妾愚婦翠髻瓊冠一珠千金拱如后

不義人集

六

妃出則象輿者必進士之家也夫天之立君與夫君之所以建臣者意豈如是而已哉今且天下而成風矣幼之所以誦習者以此長之所以服儒者以此通于帝籍而所以宦貴於四方者以此族屬之所以相高肺腑戚骨之所以相欺友儕之所以相誇者以此父師之所以爲教子弟之所以爲學者以此夫此宮室之巍煥田疇之連闢妻孥之華盛得之者爲成器爲罕才爲天人失之者爲不肖爲下愚爲無賴則三者皆利欲之常情也而且有成器天人罕才之名入亦曷不力驚而爭馳之哉

故庶民儒士之家殘瓦斷甍漏日見兩田無尺寸  
衣無複再而爲之妻孥者蓬髮垢顏以當井臼凡  
爲里中之富貴者莫不撫掌而笑之滿氣以凌之  
而士之見道不明者含其笑凌於胸中一旦富貴  
亦必求與之相敵而爲仕之意皆冥然不少聞識  
嗚呼此太和之治所以不復見於天下而亂臣賊  
子乃地有之也殊不知天之生斯民也而無主以  
綱之則必亂是以立之君君之欲安乎斯民也非  
臣則無以遍乎天下而繼其耳目蹈履之所不及  
故古之喻者以爲元首股肱是以建之臣君邪臣

不義之徒

七

邪俱奉天安民而已故茅茨土階鹿裘素馬堯不  
以爲薄卑宮容膝惡衣被體禹不以爲陋但爲天  
生民而已初無一毫病民之爲何古之天子且儉  
約如此而今之進士乃珍奉尊處其身如彼也使  
上天立君建臣之意雲飄海沉而不著是以彼長  
於此土此長於彼土互相吞噬互相割剝互相標  
奪而斬關發篋之盜緒視爲縉紳之常法游宦之  
公事而不之怪忌矣夫人而徒欲富貴也則何所  
爲而不至哉茲者宸濠之變名爲元老而右輔者  
僞爲儒而諮謀者宦其地而倒從之者與夫潛不

軌之心而鼠伺於高位者欲乘便而起環待於下  
僚者亦不可以數矣凡此者皆仕意不明而徒以  
富貴爲心故耳嗚呼仕意不明亂臣賊子其興也  
乎其能免乎接迹於人間也乎

詰才篇一首

異哉今之所謂才也今之所謂才者以語對流捷  
興起事新案牘疾剖曲趨風旨撰述文詠善應千  
囑者謂之才苟於斯而有得則雖猛如乳虎急如  
東濕汚如溪壑刻如鈎鉅皆弗之短矣苟於斯而  
無得則雖仁如文董寬如何參廉如遵震明如吉

不義之徒

八

武亦弗之優矣銓衡者最殷斯監司者抑揚斯而  
天下之人知今之所謂才者如斯也於是百方悉  
處前希後效少開老習以求合乎今之所謂才者  
是故無良恒高位貪人嬰好爵師尹在南山皇父  
據要津也嗚呼天之生才非是之謂也異哉今之  
所謂才也使但以語對流捷爲才也則巧言如簧  
謀猷回遘谷子揣摩齋夫便利禍及覆邦家者可  
以謂之才乎使但以興起事新爲才也則顛棄典  
刑革壞成憲初始苛政熙寧新法弊至困蒼生者  
可以謂之才乎使以案牘疾剖爲才則今之命簾

上肆揮指凶吉一日而酬酢千人者案牘疾剖之類也可以謂之才乎使以曲趨風旨為才則今之走隸僕妾伺顏候色一躬而奔走百役者曲趨風旨之類也可以為之才乎使以撰述文詠為才則今之優伶下賤妙製歌曲狡童淫士麗寫吟賦者皆撰述文詠之類也可以謂之才乎使以善應干囑為才則今之巫祝釋老攘請無方市井牙儈營幹周竭刀筆吏宿出入在掌者皆善應干囑之類也可以謂之才乎以不才而為才則必以才為不才不才者獲朝賸之盛才者抱季女之飢此玉燭

不才者獲朝賸之盛

才者抱季女之飢

之治所以曠世而難覩也然則何以謂之才其心良其德善其志以天下為一家舉而用之足以康濟民生者斯謂之才何以知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八元愷者和也元者善也所謂其心良其德善其志以天下為一家者此之謂也舜知其才舉而用之足以康濟民生者也故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而卒以輔成其恭已無為之治使以今之所好者謂之才則元愷未舉之初所謂語對流捷興起事新案牘疾剖曲趨風旨撰述文詠

善應干囑者果何所見乎仲尼之論回鯉以回為才蕭居陋巷所謂語對流捷興起事新案牘疾剖曲趨風旨撰述文詠善應干囑者又何所見乎仲尼才回不過三月居仁良其心善其德無伐無施嘉其天下一家之志而已非今之所謂才也知以今之才而為才則十室之邑比屋而稱四海之廣車斗而數矣何故才難之嘆僅及九人而已乎吾是以知古之所謂才者其心良其德善其志以天下為一家舉而用之可以康濟民生之謂也吾是以知才者德之能也才德非二也故孟軻氏曰若

不才者獲朝賸之盛

才者抱季女之飢

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未嘗離才於德而言也後世離才於德而為言則是才其所才而非聖人之所謂才也清平李公以壬辰之春來守吳郡有端靜恭讓愷悌廉靖之德所謂其心良其德善其志以天下為一家者也其治以康濟民生為務且曰民之所以不安者權右強梁與臺胥史者戕之也於是諸貴之請開扞弗庸六曹之奸防按弗漏綏如保赤理如剖鮮尤一時僚貳皆廉明仁厚以為治而熙熙陶陶吳民將有廖矣古之所謂才者公庶乎近之而監司者以今之所謂才者而論公乃

曰公才不長於吳也予則謂公之心在安民矣則雖天下可也而何有於一吳昔者神禹拜昌曰帝其難仲尼伸教以聖猶病蓋才以安民爲至也而可少乎近與御史鄭子論政而曰公之爲政安民之心樂只之政也鄭子曰然與教授錢子論學而曰公之爲學安民之德愷悌之學也錢子曰然公嘗下訪草堂而論治予曰爲政而安民父母也雖卑而一命無歉也爲政而弗安民尸曠也雖尊極三槐無羨也公曰然政在安民而已不必遷轉求也人求遷轉之速者皆無安民之志者也嗚呼人方多公之德頌公之才慶公之留而盱江之檄下矣雖然人病公才不能爲公才病也獨惜夫人才上下乃風俗隆替之機而國家治亂之端不可以弗察也公其行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愷悌君子民之父母盱江其有寧矣天如有意於斯民則康濟之澤必將沛流於天下也

校文篇一首

文者心之精也人之象也心之所以爲心與夫人之所以爲人噫於文乎著矣心不神乎其爲心人不矩乎其爲人則文亦不成乎其爲文謂之曰文

不可以觀人未之信也可以觀矣而校之者又羅不得乎其人則是校之者之辟昧而非爲文之罪也且夫觚操之際文之發於人也有尹旦經綸之心者則必發爲尹旦之文有尼軻計道之心者則必發爲尼軻之文有荀楊宏深之心者則必發爲荀楊之文有賈董康濟之心者則必發爲賈董之文以至於有庸夫淺子之心者則必發爲庸淺之文有短謀困學之心者則必發爲短困之文千殊萬綴不可以毫狀苟校之者不明珠耶目耶璠耶璞耶朱耶紫耶雅音連護邪雜然並陳乎其前奈之何不尹旦尼軻者棄而庸淺者收也奈之何不荀楊賈董者捐而短困者珍也所以校之者貴得乎其人也或曰人也心也於文乎著矣而校之者復昧辟於觀者何哉曰子不聞乎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習有不同故心有不同心有不同故人有不同人有不同故學有不同學有不同則好有不同好有不同則惡有不同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而羅才之眩繆鏡文之顛錯薦賢之失職彼亦不知自墮於繆妄之歸矣夫其所以然者亦未嘗審乎文質之間而已

五嶽山人集卷第三十四

五嶽山人集卷第三十四

三

五嶽山人集卷第三十五

吳郡黃省曾著

雜文五首

瞻謁 皇陵文一首

臣省曾客長安之一月喬司馬謂省曾曰 高皇  
帝之陵在鍾山之麓盍往謁諸省曾戚然曰豈敢  
哉豈敢哉省曾草莽臣也布衣臣也彼謁者皆金  
貂軒冕人也司馬曰顧 高皇帝願見不願見耳  
何擇何別如金貂軒冕中上虛王委下虛民望徒  
知春觴夏歌朝蓋夕騎于京師且汙墨跡曠掩賂  
拾貨侵侵以旦昏昏以暮虧國元氣弱國精神如  
此臣者往謁陵下 高皇帝之靈必憚然而怒曰  
胡不遄歸黜邪如草莽布衣中經國如賈誼者如  
子翦佛若昌黎者如子著書若遷雄者如子雖曰  
草莽布衣往謁陵下 高皇帝之靈必霽然而喜  
曰胡不生於吾開國時臣庸之邪子無戚盍往謁  
諸省曾因浩然而嘆曰公之所譽烏稱省曾之情  
耶雖然 高皇帝之陵省曾所願謁者有三焉漢  
唐以來冠裳盡毀亂于元漢唐以來土地盡州路  
于元我 高皇帝一起而禮樂乎天下冠裳漢唐



土地漢唐使省會得祗無左髮無被誰之功乎此  
願謁者一也洪武時雖嘗設科取士而科外選舉  
弘搜廣收一材不捐一藝不塞台鼎之貴頃刻而  
拜秘近之任超特而與今日佃漁明日組圭容之  
如海覆之如天若省會者亦洪武中之牛溲馬勃  
也謁之必不罪此願謁者二也且前代聖帝明王  
如堯舜禹湯文武世邈時隔尚且思懷眷慕入廟  
俯仰經墓恭禮况戴大明天履大明地游大明日  
月居大明棟宇服大明蠶桑享大明太平之福揆  
始推原乃高皇帝之惠烏得寓長安不一謁乎

不棄人集卷三

七

此願謁者三也况省會年幾三十濡毫詠盛張目  
觀治於泮下者久矣大不得贊皇猷小不得割民  
憂一旦溘先則是終不得一謁雖生幾近何啻夷  
貊人敢不惟公之命於是司馬遣羽林士二人引  
往稽首于陵門之外泫然而涕下因為之歌歌曰  
皇之聖胡不萬年以鞠此百姓堯亦有陵阿皇  
奈何皇之仁胡不萬年以康此兆民舜亦有陵  
阿皇奈何

拜五經文一首

正德十一年秋黃子閉戶經翔史游於是時日悠

悠風颭颭黃菊自挺白雲無愛乃觀李延壽書有  
臧榮緒者其真聖賢之流歟以宣尼庚子日生以  
庚子日陳五經臧公再拜如神如靈使我徒憶爾  
序論淪沒不得見之嗚呼自秦漢至今覲爾一人  
何者溺西方者禮華嚴貪蓬萊者拜黃庭何嘗見  
有整冠肅衣而低頭於夫子之書者哉予以歲不  
過六庚子日拜何濶疎且五經者羣聖之精神在  
不可缺尸夫子於是奉之高架朔拜之望拜之拜  
之者何禮我先師省會用覽世之青衿子彼執一  
編此執一篇易春秋禮在案詩書在前誦讀連連  
日對聖賢弗敬弗虔惟各記傳注綴腐文以梯梯  
媒官匪童蒙者不知而老耄亦然方受一命即視  
之為寄舍不省矣况欲求其接易如接三聖接春  
秋禮如接素王接詩書如接三代聖賢逢言遇心  
富貴浮雲不亦難哉遂鳴經之鼓樹經之幟而為  
文曰噫易何初熙闢于河伏羲遘圖陳卦布畫後  
文演德後孔作翼八索是黜成命赫赫盈虛消息  
天人不忒羸火炎炎獨爾不厄台少樂玩秘奧稍  
淵遯肥尚高符我胸臆云車為航擬議戰慄噫書  
何初勳華光宅渾渾噩噩星敷史冊夫子芟夷坦



然明白秦散學士騰閣屋壁漢之伏生年已九十  
授錯殘篇魯恭偶獲噫詩何初歌以俗形謠以政  
出太師陳風淫雅胥輯夫子患之剛千爲百天尊  
地下雷動雲密聖王法象禮樂起翁民志以定人  
心和一夫子欲爲周公不得爰定周禮垂世無極  
夫子有心欲顯無術乃作春秋罪我勿恤廣求寶  
書百二十國游夏殷勤莫贊削筆台行經飭台學  
經積台聲經飛寔經之德地焉古地載我握筆日  
焉古日照我虛室撫卷默識羣聖已骨羣典無數  
載陳載拜如面如覲唐虞之庭洙泗之側足履耳  
聆異世不隔

弔陸機文一首

正德十年省會釋秦伯之遺墟遊 高皇之京都  
涼風疾林玉露零草舍青溪之上目秦淮之波嘆  
水哉之不息悲人今之難久彼士衡故臺昔翔翔  
乎東城而讀書於其上者也時遷世杳陳址在焉  
唐王處士開亭立館而今則茫乎其處所矣客曰  
赤烏榛莽太極陸沉玉燭廢其崔巍芳樂歇其華  
美而重雲樟柱灰燼無餘何況於區區內史之居  
而足以煩予之嗟唏乎省會荅之曰尼嶽招靈峴

山墮淚者乃孔羊之典想致岨岨之感物耳余悲  
士衡在人之蚤沒不在居之久廢也方其積學修  
詞英姿絕質挺七尺之奇軀吐冠世之文章不能  
選丘運壑蹈白駒之素節卷而懷之而乃遭凶遘  
極命委下辜悲哉悲哉蓋淪嗜乎軒冕饕餮於貂  
紫無終日之明見故棲翻火樹揚鱗湯池以遇莫  
解之誅不測之禍歟當永熙之末造建聞墓之暗  
主秋蘭凋於金墉而艷妻之方處馬驢謠於里閭  
竹血妖於巴呂於時士衡仰遜抗之洪動慨孫皓  
之禮位述武烈之慷慨贊長沙之瑰瑋美江東之

多士誇皇輿之旋定究舍參之亡源明恃險之喪  
本黍離麥秀淒淒凜凜既而偕雲入洛造華如故  
侍中敏尊羹之對盧志受觚珽之傾鑑錄亦較狹  
盜匪弘趙王輔理引任參軍羨關中之甫侯悲文  
詔之疑與喜穎晏之援救遂滅死而爲戍繫書黃  
耳竹簡至家中國之鞀鼓方殷顧戴之哲論爲迂  
雖志在於匡難何匪人而比之冒道家之忌而身  
犯不知解寵招福去勢求安達哉言也而卒不能  
踐名編凶頑身厭荼毒竟歸之於君焉嗚呼足止  
昧昧辱殆自來都督之位揮權炫燿首鼠之談拒

諫飾心夫粹秀怨忌於外長史中傷於內始爾臨  
戎牙旗自折禍兆昔亡萌端已作矣鹿苑之戰奔  
北七里之澗積尸自茲納印挂冠庶幾保爾首領  
顧乃錄孟超之主者招鐵騎之馳奪貉奴之冒駭  
耳直入之猛破膽不能縛豕收狼縱使誣宣將反  
既而黑霧繞車厥夢匪吉白恰着體神色自如雖  
秀有命也之語賤穎極悽愴之詞烏能道哉華亭  
鶴唳之嘆可爲之深悼也已拯雲同錄蔚夏竝收  
上天爲之昏霧大風因而折木蒼蒼之表實鑒斯  
宛然好游權門專於進趣自取者亦不少矣使予

木末山人集卷七

七

讀夜光之瑩詞誦五河之高論往往見懷霜之心  
昂昂識凌雲之志賦騁駕於揚馬詩方舟於曹王  
精悍激昂之韻倜儻踔絕之氣覽茲遺編恍然如  
生糟粕之中情性處炳茂先猷懼其才多君苗欲  
焚其筆硯葛玄稱獎其妍贍豈欺我哉倘克回分  
珪之念而雅意林泉變擔爵之情而甘心玄漢舍  
鼎食之榮而飲水曲肱捐甲第之華而棲遲衡門  
知四時之序而蚤請骸骨於是邀遊墳典翔戲藝  
苑則甲冑之勢得釋而簡冊之功日進著述之妙  
結文之高立言之富將使游夏汗顏而桓王失譽

矣豈止於三百篇之寥寥乎胸臆之蘊百獲一顯  
英奇之論海獨漚在興言至此寧不痛嗟世之抱  
璠璣之器儲濟川之材者必當審時以出而冒亂  
以進者吾不知之矣

詛雨文一首

黃子撫肅候御秋辰慘慘勞勞單處蘿楹掩樞閉  
戶悲慨絲屬寒霜已飄萋草猶綠淫霖歷月大霖  
小霖河川漲盈資資涔涔海不受歸江不疏盈懷  
涯包畝成穀不登億姓號嗟悲氣上騰應龍夭矯  
靡靡靡令雲油油而混虛霧霏霏而蔽岑黃子乃

木末山人集卷七

七

呼雨師而詛之曰爾佐農皇灑甘澤潤枯涸之庶  
萌滋乾孚之萬實功霽兆衆芳播竹藉何濫施而  
橫行一惟任其胸臆降滂沱而不禁魚鼈汎游於  
衢側噫嗟斯民遭經年之劉括披淹紀之漁取豪  
家碩姓吞剥無已子嬰穉而辭親妻艷艾而去夫  
田鬻轉而靡寸室購易而無杼以貸以任爲糧爲  
租覲乘把之鮮刈具饘糜之薄鋪茲忍使之秀者  
濕折栗者爛浥薪將焚而在浸粟將揉而不食也  
耶粵彼富人困積如雲羅良淑爲僮奴懷貞窮爲  
姬妾雖旱潦之百年亦饗珍之不缺逢歉遘饑數

價貴湧肆兼入而倍贏儲黃金之接棟爾何弗慮  
弗圖將助彼貨跖之流而重爲元元之虐耶亦有  
畝間耕尹江濱釣望時乎未來龍盤鳳放檐蓋體  
而不周粒充餒而無遺蹈洙魯之修竹誦墳索之  
古書韜經緯之宏略乃窮悴於草廬爾乃不使之  
揚華吐英扶危持傾布禮舉樂輝煌紫庭而顧欲  
人命近止於須臾邪爾代圓宰以膏濡生物爲柄  
者也何獨昧昧昏昏漠視萬民之漸滅而不之憫  
惻邪豈以圭璧不將牲馨不陳祈請無儀駿奔無  
人迺爲之鼓怒縱威而然耶噫嗟斯民何罪何辜

木森山人集

八十一

景藏章一首

景之藏虛其一 英宗積以日月盈焉 憲宗嗣  
帝好釋老之道內監梁方韋興誘飾梵宇仙宅藏  
整 帝悔讓二豎曰內藏自 永皇以來累世之  
珍萬邦之物百夷之貢六代之積爲汝空焉興無  
對方跪而陳曰爲皇家造齊天之福耳豈爲奴愆  
帝曰朕之後自有計之者方懼引居于野方之

戚姻彭華時爲太師而相方颺焉太師問其使曰  
憂而居太師訪之曰奚憂方語之故太師曰何有  
昭德范官皇之上寵也汝圖焉樹興國斯無患矣  
方喜迺入而告諸范曰靡盈不虧靡盛不衰后老  
而晏駕其誰崇之惟留意於興則無位者有位無  
嗣者有嗣矣范曰請於 帝帝惑焉召司禮懷恩  
語曰朕有議汝其必從太子陋而仲賢朕必易之  
恩泣曰寧俾 帝殺奴無寧俾天下殺奴 帝以  
硃擊其首恩承之以出命不敘秦范代焉或有告  
范者曰何不曰易必以詔內閣事也范以告 帝  
賂師萬安傳劉詡保劉吉凡以告安安默而可之  
詡三問安安不荅詡奮曰曩已廢后今易太子盛  
德欲全耶凡以告詡謝政繼而泰山動焉 帝問  
主者臺臣對曰泰山震嶽太子象也山靜而動東  
宮不安爾 帝曰東宮亦有關於天耶遂寢

五嶽山人集卷第三十五

五嶽山人集卷第三十六

吳郡黃 省曾 著

哀頌誄傳墓碑八首

真丘郡主哀頌一首

郡主者 伊簡王之孫 安惠王女也歸中奉大夫蔡昇昇沒主乃伏地號慟三絕而甦既乃輟哭顧左右曰妾聞君子偕老婦人從一吾將斃以偕焉乃首觸正寢之東闌立槁而死郡縣聞之孝廟哀錫嘉真之名於是其孫進士復元俾國子張生爲圖李枝爲誄左國璣爲詠而黃省曾作頌云

太夫人哀頌

十一

惟伊樹屏錫社 高帝竊淑首風仁孝炳制鄭昭一志曹詠終義毓慧椒官研覽經藝其蔡宗閎舊出本姬周 簡王之孫郡責真丘選配君子天作好逖金根登降鳳凰于遊其何穰載嬪肅雖以將膳問惟勤饋旨必嘗孝邁常山賢比金鄉夙興鳴佩天津有光其戚里榮華勢府崇高湖陽鑒侈蘭陵景標範彼群御飭之內條朱門晏謚國頌以謠四躬蠶率効皇妣有言春日載熙桑緒以虔祀章孔備祈祈藻筵鳳樓之女曷並厥賢其古稱歸妹以杜元吉一十爲賓九姻朋益 聖酒均霑天衣

普錫倡此雍和明彰內德其穆矣中奉抱疚弗瘳捐輦却澤主也懷憂籲彼昊天躬代禱求祈焉不遂厥義孔綱其皇天弗淑君子棄瑟觸彼蘭房鳳凰俱沒越姬心許趙女不慝輝映列圖芳流四國其秦臺旣寂楚雲不飛主兮自盡泉殿同歸郡守陳風禮鄉獻書 孝皇潛惻后御懷其其皇命宗伯議彼謚名跡其芳烈錫以嘉貞有義相表以樹以旌死義崇朝垂耀千春其

首

明故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盛公誄一

太夫人哀頌

三

維嘉靖十四年秋九月十三日 明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值菴盛公卒嗚呼哀哉弘治六年公第進士拜工部都水司主事典濟閭座以幾詰左貂版收秘獄謫揮安寧厥後銓宰嘉其頤鯁揚騰淹遐授祿豐令佐郡蜀楚開旌外臺累陟雅藩布政山東陝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江西尋陟兵部侍郎總督兩廣軍務繼改司空提督易州山厰請告于家復以薦起提督河道奉旨罷役迺歸賢紳瞻注蒼生延拭仲公驂衡抒展宏施露冒八埏迺竟沒世春秋六十有二嗚呼哀

哉公自綰綬以來歷祗軺役所臨之國以晉廉汰  
墨爲先首以培弱殄強爲本要以篤忠報 君爲  
志膈以騁績興平爲的趨洞哲經國之務故舉建  
卓瑋嚴抗潔躬之防故營發乎響峻植紀憲之表  
故風望懍警惜哉毗哀未諧十未罄一懷含王佐  
之藴永逝幽壤嗚呼哀哉厥嗣之材擬準代制奔  
告闕陞 天子錫祭與葬有司恭事可謂華厥令  
終矣省曾追憶平生承公躡履國士之鑒遇待超  
厚復與之材雅締文囿之友殷焉久要茲歲載陰  
素車將駕潛惻我心緬則古人旒旗之典迺撰斯  
誄其辭曰休矣公緒國炳穆周丕藐馨宗枝光九  
州秦橋漢吉帝宇登遊纓弗旁午奕代竝悠邈厥  
宅奠虞城廣陵唐運訖杪餘杭始經宋籙二茂曰  
度甲登尉簿曹寺省館判屯皇華秦隴詵詵詠節  
天府要域繪上險折雖表勢形秘贅除雪請開四  
科筍網潛傑終筦樞宰六九秉業錫名文肅儀象  
均揭申甫以降五葉冠圭金鏡徂翳扈蹕南依儒  
林之里衡泌樂棲抗髀園藪孫胤弗墮觀我 皇  
祖濯掃夷氛日月融朗蒲帛榮征逮應翹車釋躡  
紫庭參預偃謨鴻舉柄臣寅贊聲範託跡醫苑國

守搜聘薦之 陛輦祗事 三聖躬勤節審作義  
無方篤祥則遠培迨我公嬰小慧達集映鑽綴帙  
覽兼括弱齡奮庸列曹郎闡練諳若素神啓妙閭  
廼司水衡鈐禁謁者側翼于南天寔甄治爰剖一  
鮮載貳五馬藹藹陽敷穰穰澤寫有裁指繡復忤  
大闢圍災則履攸聞益賢中土鏡察東魯風宣汲  
黯政清苑康矩虔旬掌西陝府匱國貧荒迢玉塞  
瑤軫趨臨長圖倅算星奉上尊堵謚兆齒龔悅鈞  
陳 帝將北轡抗止翠旌蠹彼蠻作鯨縱弗來公  
徂省之以威以懷沉猷深畫面視葉街巢傾落舉  
平戡燧埃文武是憲仰止廟才楚宗跋逆荆棘離  
凋嗷呼籲飢千里弗聊 今皇御曆授以鉞旄發  
藥出金大賚繹騷訐矣江服爰賴不搖開府二廣  
誕新戎理虎夫薄伐鬼方款摩摧彼菁隘馘爾劉  
李仁綏義扞思規計水部簡屯萃永輯和鼎湯湯  
沛河東決而涸治者弗成畀公咨度胥源暨枝萬  
役俱作舊道爰闢新川乃鑿泉功垂濟讒口茲霍  
仕處知幾公也林壑雖寓巖丘中懸濟經雖酢群  
侶心屬 帝明憂國忘家篤禮澹情冰壺介操終  
保令名魯編迪子賤彼滿籬邦之基棟代之典刑

箕騰昂沒奪我老成嗚呼哀哉鄙生逍遙味道丘  
海與言撰文公則賞採奇我弔器要我末彩琴觴  
容與遐襟不改音容倏徂猶儼懷慨嗚呼哀哉俗  
方陵弛吏道汗餐四國日泯干淵曷逃昔曩談推  
搯擊閔慘曷起重幽蘇此萊蒿嗚呼哀哉貽以典  
策子孫式穀合以譜表宗人化睦購有義田蒸嘗  
繕足望聳百僚位踐三獨生也德榮沒爲令復嗚  
呼哀哉橫山之陽松嶠鬱然築臺樹孔 顯命自  
天秀嶺帶左重湖滙前龜謀卜日杌櫨宿煙魂輿  
歸莫長夜九原撰德揚辭告爾萬年嗚呼哀哉

白貞夫亡室鄒氏誄一首

惟正德十四年冬十月甲申白子配鄒氏卒蘭凋  
翠晚鸞叱丹穴貞魂雲散華顏玉銷白子慵六龍  
之不借念泉途之無返撫珀枕而憶芳言臨蕙房  
而追瓊携訣崇宵音容 載聰玄目窈恍若平  
生青鑑縣塵彤幃虛月顧皓髮令母含懷蠅室周  
齡善女失恃鴛閨雖槁性枯情難捐遐痛况白子  
恩綢琴瑟道和伉儷者乎江夏黃子覽擊哀悰爰  
爲短誄其辭曰髮兮皇媛扶靈誕會玉姜降室江  
妃棲世性均冰素德齊菑菑衣絳鳧孔幃鳴瓊瑤

并寅女範師門求締有懿吉于桃敷結媿和遵姆  
篇恪供漿齊馬姬殊邈桓姜婉嫺綽約紅顏倉皇  
永逝嗚呼哀哉既遠兄弟承事尊嫜夕勤雕幌晨  
肅洞房豆邊無怠居起有將動合圖言蹈契金相  
儉比締結雅蒞蘭桑徽心潛抱嘉聲邇張春秋幾  
何日月且長嬰災集害履天逢殤笄焉君子摧肝  
裂腸嗚呼哀哉葬華之容緬爲過客孟光之賢冥  
宮長隔弱女襁抱靡可素幃大期載臨塵年太迫  
邁魄焚烟招神舉帛侍姬室妾代身願百曰露零  
空爰開下宅旌搖搖兮西郊龍馳馳兮荒陌淚淵

淵兮流雪恨茫茫兮踴擗嗚呼哀哉珠被虛陳鳳  
奩猶在扇辭柔腕鏡沉鮮黛遐背清軒飄遊東岱  
蟾宇孤登高唐遠邁拂螭帳而悲歌無玉人之相  
對慘華燭其無輝寂瑤琴之靜挂恍是非之難明  
疑香車而來遡顧煩劇而致然實幽明之有界自  
淪絕於移頃遂乖睽而異代嗚呼哀哉北風斯凜  
寒景照戶仰庭蛛繞窺檻鳥墮申愁憂之爛熳悲  
蒼穹其隕嬰彼重漠之悠悠亦安知乎情慄欲往  
就兮無津梁庶夢寐兮逢嘉婢懷哀兮嘯壘松  
蕭條兮號墓命之比兮蜉蝣極爲隣兮依鳧靈蟬

娟兮何之恨煩冤而無度請祈觀乎戚園倘清懷  
之庶悟嗚呼哀哉

封河南道御史李公誄一首

維嘉靖十一年十二月某甲明故封文林郎南京  
河南道御史李公卒嗚呼哀哉公諱洪字宗廣厥  
嗣侍御君松鳳審天籍以單宓星勤牟恭化異陟  
庸憲臺舊章閑洽仰繼孫緝高隼擊彈式光桓典  
呈京疎裁震海企風非公膝訓作茲序範乃懿有  
是揚干 紫廷忠槩嘉懋可以道頌者乎公之病  
寢也侍御君方蒞中都俄聞寓音白疏歸省倉遽

不幸公卒

返戶周醫聲藥莫駐捐徂公也安恬告終春秋七  
十有一省曾以侍御君友分末誼追昔邇公几杖  
黃華數共綠醴每同是以傷國老之永逝惜名德  
之不再爰作斯誄彰述高行以鏡來祀其文曰維  
公肇始寔本羸臯支苞屬駿迺茂貴條煌光厥宗  
世挺雋豪興唐烈宋紀于旗旄迨茲 昭運賁括  
夷陵迴山而宅采榮以耕山華暨進弗改介貞在  
寶萌芽徙闢郭濱躬義不沫比壤間賢孔腹斯潤  
埒選國躋蒼昊施祐駢嬰誕先公生闢異天植以  
綿絨幼器秀少諷籍墳金函玉匱靡不探論奇觚

妙習章步貫神里駒孝水播宣同襟產儲中凋厲  
旅割梁聊理殖務顛悴弗遑緝隆棲約貲蘊稍張  
履謙善下福裕而康壽母拱室右左旋桓匪直珍  
美俾志樂歡拮据新構宇棟甫完推弟爰處邦人  
永嘆家羨役興作彼賦長代連編蓬請賑蕪壤經  
之紀之戒肅參兩積此洪普後胤鍾享迺生哲肖  
淵源鴻儒誘以模碩沃以典書如門之龍如滇之  
魚秋科春第煥耀清間公其逸止樂菴自目青山  
遠心竹林遐躅紅霞盃引鮮花蓋簇黃髮良朋陶  
暢知足九陌蒲車五湖鷁舸尋源與滋獨往厥所

不幸公卒

情捐害馬道探象古量豈有際性幾無我孟子華  
顯白筆簪朝彌補 一人糾震百僚榮封有誥降  
自重霄豸服被之純至濯昭子聲日芳親年不待  
朱驪載駛逝波無再倚趾其登泉衢斯邁備我耆  
老山圻梁壤嗚呼哀哉有疚在堂子歸述方咨彼  
黃素啓彼秘裏籲天有淚返魂無漿眷言訣語剖  
腑裂腸嗚呼哀哉子也蓋臣公瞋何憂淒感風木  
玉筋靡休筑筦曷恃皇皇若求素衣縞冠躬筆玄  
丘嗚呼哀哉仙城既巍題輿欲征愁楊紛殞浮驂  
不鳴千秋永隔在此啓晨凡我祖挽莫不涕零嗚



呼哀哉綿歌載道行雲駐飛撫此嚴暮厝于柔祗  
龜謀孔吉撰德貞碑億萬斯年安此夜居嗚呼哀  
哉

慈淑孺人王母陸氏傳一首

慈淑孺人者國士王文祿之母也姓陸氏陸自漢  
以來在吳世有茅土圭爵為著族散居江左諸郡  
孺人父源則支由華亭嘉禾再徙海鹽家故貧落  
備書給養與妻劉氏伉儷勤生既舉孺人則始奄  
跨阡畝累貲萬餘迺呼孺人曰賽金孺人生而婉  
慧儼靜六歲教以鯀書漸授女誡劉傳鄭氏孝經

木子集卷之六

九

皆通旨義每解析微言貞行壹皆領慕自是居常  
誦述指詔閨輩少目一婢動靜輕脫占其無良既  
而果然凡女紅刺彩摹繡文象纖麗可掇自幼恭  
孝茹淡三年報乳故父母特異愛之里中右姓爭  
來請聘輒辭曰吾其求館壻者久之乃贅昭勇王  
侯軒之仲子王君佐王本前元貴族始祖忠以從  
文皇帝靖難功賜姓王氏佐幼敦偉峻拔爰締絲  
蘿孺人雖非御輪而廟見婦功給事安膳儀則如  
在舅姑左右姑張氏繼黎氏咸安宜之孺人生武  
卿女鳳文祿文祿懷時疑有祟病源壽兆曰是誕

貴子源做古昔胎教召瞽矇氏朝夕張理絃絲陳  
說忠孝德義故事以養聽孺氏且教令與居必端  
毋御辛忌毋仰氛稷毋聞譁謔及免身不蓄保媼  
或曰產餘不重煩乎孺人謝曰弗忍夭他兒以活  
我子哺腹鞠視不離茵褥文祿差長襁抱多嬰疾  
乃障蔽帷內且玩以玉器以開養德性文祿嬉把  
即安恬終日嘗暑月有百足之蟲在帷倉皇不呼  
婢侍手秉忍螫出投其謹惜若此武卿早殤孺人  
悲痛欲殞或有子胤衰薄之譏者孺人撫文祿誓  
曰若不覩此兒聘婦不踰內閭矣乃棄膏沐羸容  
蓬縮禁趾房闥者十餘年果迨文祿聘婦包氏乃  
出王君善弋孺人憫加鸛荷矢而飛因誡曰羽族  
獨非生物邪暴而殄之恐貽短折於子孫乃闔藏  
其弓弩而君遂終身不弋君遊吳楚則孺人勸歸  
內簫不遺旅憂至振生業則盡出金插珠簪以資  
管殖漏寢難作相其勞勩竟得改新築室文祿始  
就外塾志度即秀微聰警日誦記多多無難稍長  
喜聚典策孺人為脫首飾以購或假借藏書家鈔  
摹繡綺請費無吝文祿同志有來手治醴膳俾得  
盤徊諮計嘗有遠賓言歸倍贈贐餽或云過厚孺



人曰山川間之觀止難再也每誡文祿曰吾以耗  
歲測日缺景若飛古人所以惜分陰也但節宜解  
休不當太銳爾文祿因有張弛王君則又過迫之  
孺人進曰優柔饜飫教之術也何必苦督王君曰  
諺不有之慈母多敗子乎孺人曰爲龍登天爲蚓  
下泉不有命耶以是文祿發憤閉關搜述學苑洞  
研經術鉛造日廣聲譽稍起而性素倜儻倖直凡  
群論古今政學客有瑕疵輒彈駁不遜孺人戒文  
祿曰國武之難弗聞與雖廣坐賓筵毋多語恐隙  
生杯酒間爾文祿爲諸生朔吉廟謁孺人蘊火竟

未盡其意

王

夕炯焉不寐聽鼙鼓四下卽戒婢治饔食乃呼文  
祿夙興趨去以是學宮先生稱文祿爲謹士嘉靖  
辛卯文祿往應省試遽疾孺人既請王君入藩下  
保視又口謁祠堂禱福時將啓榜秉燭以待聞捷  
喜曰乃今驗吾父之佳占矣浙中故事凡諸生新  
舉者或就縣廷言事以助勸駕王之姻有規隱重  
徭者懷金來請孺人敬謝曰吾兒初幸此進豈敢  
卽汗苞貽以基他日官方乎孺人族亦有求爲丞  
史者孺人又謝曰胥無善習脫有債敗是爲母者  
遺之咎也故文祿竟不至縣中言事士志先定者

孺人之教也孺人懿性純孝相王君終葬祖母沈  
氏及父軒繼母黎氏墳役庖爨必躬親焉父源老  
疾瀕殆焚香左臂額天請代傷血流離染袂中壺  
傷之源卒或言有瘞金孺人曰有兄弟焉竟弗問  
恐母孀寡作悲乃迎侍終身歛葬豐備凡時饗必  
妻其纓縻畢日又推母恩迎養寡姊劉氏以終且  
資嫁其女文祿婦嘗以愆尤笞婢孺人佯念助婦  
數斥潛則呼婢誡曰新婦欲汝善爾汝母銜憾又  
私論婦曰蠢婢安能事事當懷卽笞母夜施毋譴  
記蓋宵昏笞者便逸愚者易死由是婢改服而婦

未盡其意

王

以寬攝矣孺人平生不御錦黻玼未宗姓有召宴  
者孺人曰女嬪無外饗竟謝不應雖房鍵亦躬視  
肩啓凡地微塵必祛拭之乃安或談貴盛事荅曰  
人以德義爲難若富貴倘來春榮開落俄頃時爾  
何必羨也及聞見顛沛貧賤則又惻然閔恤文祿  
嘗跪問曰吾母何以能賢孺人曰吾何長特以競  
競膽小故鮮過爾女誠不云乎忍辱含垢常若畏  
懼女之則也孺人以文祿尚未誕子每携孫女應  
桂循步後園嘆曰樓榭水竹苟完足貽後矣安得  
嗣者鍾斯誦斯乎文祿壬辰以疾恐遺王君孺人

憂不赴禮部會試乙未下第孺人慰之曰有時戊戌再下第王君頗以爲歉孺人再三解曰吾聞生子者惟願其賢爾吾兒幸少咎過父母之責道矣違恤其他夏六月孺人患滯下文祿素善醫技至則心神憤耗一意委諸醫氏醫氏多集交診互投疾益殆又延名醫自嘉禾來法曰不治文祿環繞惶慟孺人曰兒來聽我人生歲齡如織絰然經緯長短爰定厥初弗能益也且生死如夢何足控揣兒母悲願終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卽死目瞑矣言詞暢達至近絕續但揮手告訣而已秋九月十九

木齋文集卷五

五

日卒享年七十文祿執友襄陽太守徐君咸吏部考功司主事鄭君曉相與弔恤且欽慕孺人之賢也乃私謚孺人曰慈淑而汝南黃省曾爲之傳論曰甚哉母德之重也故易貴女貞詩詠窈窕德音蓋鍾肖胎本端邪和戾若型範然且祥秀之地必產金玉泰山之阿是有桂樹豈曰蹄涔蟻壤而有嘉生哉古之人處則抱經學聖出則佐時康民者未嘗不由賢母也予與文祿交始見卽知其國士往來數密乃稍稍得聞母高行詎意母之不及文祿之顯也悲夫文祿脩躬閎學已與古之名賢

等埒他日致身青雲施之功名竹帛則學士大夫推美歸德而稱頌母者豈有窮哉文祿毀容衰羸求抵予舍請文拜哭盡哀援述行聲無言不泣其友聞華卿又言文祿於母劇時顧請司命減算以代及剗割臂肉和藥以進予視其癰痕使人隕涕不禁嘗觀世之人于但多榮華教樂其身已爾爵愈顯則父母愈踈鮮以二人生死爲意則純孝若文祿者亦鮮矣揆厥教本於是益嘆母之賢也

明吳郡有竹陸先生碑一首

先生諱銘字汝新其先開封人也曾祖父定一鴻高福適眷來吳門遂乃廬松茹芝宅于包山祖父顯以湖泛勞危百工鮮資竟遷邑里父瑄母朱氏舉生四子先生在季幼而靈秀淳儼不涉嬉弄被衣揚趾皆中繩則從瑄池上履墮而濡終日肅侍不敢請易瑄心嘆異知有敬德初牖藝數取焉弗習及陳授詩書響然上口遂理洙泗之業受易於冰水文先生義堂周室渙解而登譙國婁公拔簡彭俊縣校臺考俱錄守冠爲郡諸生翺翔乎墳版紬探乎雅故專嗜鐵膝卑細生產是以家篋單虛蕭居陋巷啜菽飲水芳風汎竹明霞納几先生左

木齋文集卷五

五

右琴典熙悠鼓誦不改其樂由是專衷稗獮驚情  
雋永究成鴻儒朋徒雲歸先生之教匪驟匪迫莊  
拱溫潛豫濯心本驕競悉去然後醉以六經潤以  
百家廣蘊崇植吐宣英華凡出爐冶琢肖懿器若  
進士劉君文韜朱君子純舉士陳君直夫王君世  
堅毛君百朋及鯁生省曾皆薰飴四教前後登薦  
而端脩厚矩宛然師模先生十有三試命祿坎軻  
竟違秋書遇以計偕振德遂昌憤悵之風翕變而  
銷絃歌七載乃興頌聲倦遊懷鄉浩然投組回旌  
甫駐部檄遙下改擢樂清郡守勸駕先生確謝不  
行杜門高棲灌於陵之圃耕泰山之田舊林逾茂  
新築其辭於是晨觀暮策俯仰時化山杯或醕池  
琴偶開神襟虛朗無籌營之隱憂園除孤靖無車  
馬之塵迹知止不殆樂天有餘卓哉考繫君子時  
太守廬陵聶公文蔚表建風軌景其白賁敦禮上  
賓尋卽辭去先生純孝皓首克慕朔廟時享思成  
致哀尤善交締淡曠貞坦可久有親嘗以匱罄假  
金友人友死券亡勿倉弔哭返厥所貸其家弗知  
但駭而嘆先生庭訓恩篤義周煦怛引撫未嘗厲  
語忤色故厥嗣曰治竟漸太丘之德美成元方之

賢奇卓詳謹綜博工文今爲吳國名士嘉靖壬辰  
六月某甲先生淹疾以卒年七十有七明年五月  
某甲厝諸黃壚墓在吳山之原配邢氏生治吳郡  
諸生二女于歸吳南王傳側室丘氏生沼聘陳氏  
四女孫男四楚琳夢麓蘭芽鳳毛振于謝庭門人  
黃省曾景表清範屬文緯石播於遐世其辭曰於  
穆先生醇德淵冲瑰琦體道斧藻中庸白華錫類  
罄折柄崇鈞研翼演八索仰通進退虛盈轍鑑厥  
躬顏歟菲約董席暢融學道尋獻遭遘奇窮皓首  
青氈典彼泮宮沛迪人文秩如三雍羔羊鎮俗桃  
李華風翩歸桑里盤屏桂叢翹車有召鶴書永從  
誅茅闢墅逍遙與容振策紫嶽緬比德公千石欽  
延五更侶同巍齡既享全生令終遺安孫子綿祐  
胤宗高山痛遠追布杳蹤彤管斯握宜我愴衷樹  
勒金珉千秋有榮

雲崖張隱君墓碑一首

隱君諱某字尚和武林錢塘人也其先少昊揮之  
峻胤宋氏子厚先生之遐裔也世宅大梁碩枝其  
南茅揆濱瀆賁蹈海寧奕代脩隱投畚遠祿披裘  
不金逮于祖某改廬錢塘之西壁跡就都盛風所

道園若考淑繼丕篤蠡緒與配談氏寔生隱君會  
性休克膺心穎朗授之觚文覽歷衷解時有方伯  
李公目爲珍璞將獻廟府隱君承父甘節匍匐求  
家旦靡遑饗夕肆披典色養純至名揚朱萼二親  
長逝哀擗幾殞喪無見齒國人咨嘉由是夙寐儀  
慕樹躬弗忝若外父陳府君亡而置後篋聚我歸  
隱若揮讓不受且與經理窰掩聲效厥力跡義飾  
名恒多類此閨無姬貳翕如瑟琴平居蓬室玩誦  
爲娛趁月緯絃臨芳命酒林賢輟逸山侶赴高德  
之不孤續其盟結嘯出金石詩燦珠玖皆足瞻羨

太夫人墓志

主

哲子曰涑幼總奇秀隱君教之取漢於鄭玄逸友  
於卜夏陳萃五車蒸陶三益以是未冠成才先英  
入穀嘉靖辛卯浙藩乃賓方期封鼎之華遽遘歸  
神之戚歲之甲午七月二十二日奄忽告徂隱君  
素嗜音樂屬續之時猶召伶工在庭揚絲鳴篴欣  
聞按節神將委形吟諷不已可謂達人樂天灑然  
超舉者也享年四十有五配陳氏子男三人伯涑  
仲洵季渡涑與僕有文苑之契千里來計友好方  
禹績爲之狀述藹乎信辭五嶽山人閱言酸惻考  
行追景乃叙之玄石而爲銘曰於懿隱居盤道屏

居咳蘭錫類孝事亡劬知玄守極體道味腴厥用  
宜園乃樂泉鑑貞全風德榮輕鶴書三徑樂保七  
林暢棲翰場斐若陋巷晏如譽以困光躬以潔舒  
家靡糧貫教有典書誕子英遠器絕衆夷綜文緝  
藻可以永期隙波何促捐此孤遺爰布旋吉宣毫  
列辭流告來祀黃城有稽

沈母吳孺人葬碑一首

沈之先以封爲氏祝融裔後芊姓也趙宋南轍扈  
遷姑蘇曰思孟者壻贅吳江莫宅仙里四傳諱經  
字惟彰仰高先生少研典府覽游夏之秘兼窺賢

太夫人墓志

主

緯陟岐鵠之奧顯聞邑令遴爲訓科郭玉五診播  
妙帷中葛洪三撰擅奇肘後赤丸黃散起死無算  
考藝精洞天鼻砥脩宗屬孤厄援措于嘉衢壽朋  
艱急赴濟十安土紱宰尚其忠信纓流景其器度  
高英羅會良賓樂交雖沉下位卓爾上賢矣初配  
方氏不出早殞迺繼孺人吳氏奉伯之家芳未泯  
周姬之內教克昭勤孝媚姑若婉奉嬪躬黹務績  
繕御章組理珍總饋豐綺肴餌以相以規協休君  
子宜其九六如鼓瑟琴謝南梁之敞廬闢北關之  
宏業宇宅維新疇故拓廣拮据匍匐龜勉夙夜良

人昔罹雀鼠之咎旅瑣千里奔遑三載資餉惟多  
富有如故殷抱沉疾嘗藥獻旨鳳分鏡剖未亡爲  
懷義迪子啓暨厥孫察閉關綴學受礪徇業皆克  
文標儒苑德表士林映耀登科梓橋振藻皆孺人  
之賢徵也先生卒于正德庚午十月七日年五十  
有七啓以甲戌正月二十一日葬于橫山之陽孺  
人後先生二十四年卒于嘉靖甲午十一月六日  
年七十有一啓又龜謀夜臺于玄墓山之右拱帶  
群嶺環迴震澤崇聚窈秀鬱哉佳城爰啓先生之  
柩將合斯壤以舊築錮絨塋上盤互體魄已寧雖  
噴涕泉嶠弗敢鑒舉獨以前母方氏配葬而孺人  
卜於丙申十一月九日別葬于玄墓之新域西去  
橫山五十里啓也白華錫類莫可涯際展惟父毋  
殊穴雲仍莫稽乃命友生黃省曾紀之道碑以告  
來祀其銘曰於惟君子貴道緝躬儼爾尹吉胥穆  
而離誕毓麟彥光禰抗宗聲淑平生榮令厥終黃  
壚雖異靈途則通嶠嶢粉楨兩望九封貞珉並峙  
千載有寧

五嶽山人集卷第三十六

五嶽山人集卷第三十七

吳郡黃省曾著

墓誌行狀八首

明故大理寺左評事舊山先生墓誌銘一首

先生方姓諱坤字萬成號稱舊山浙江餘杭人也  
其命氏出自周大夫方叔枝衍于南世家嚴州宋  
寶慶中厥先叔恭判于臨安子榮改籍今邑曾祖  
禮祖讓父祥傳承肥遜真尚隱業先生岐少慧異  
修誦申旦精憤懸髮厥親愛閔特爲勅罷其學博  
揆掌記輟膳篇家不局解故之細杼文川至雲泄

五嶽山人集卷三十七

十一

率爾操觚未嘗更潤每試必有奇目時中峯少宰  
董公經術超冠亦亟藻賞適遭父喪總踊幾絕鬱  
忽不展哀體遺戒乃補貴國冑俊吉陶麗遂舉正  
德庚午北畿鄉試辛未進士今例表樹坊金萃歛  
里庶聞有嚮子趨應先生惻愴拒之縣尉不可僅  
取厥半士皆嗟咨初觀通政司事一日持奏記以  
謁周給事給事私衣傲色弗卽迎對先生讓之曰  
此王言爾安得不敬若此給事知將抗論也迺  
力卑謝得解出拜任丘令地號衝繁復多中閹強  
右懲擊艾剪邪用平輯操如孔奮仁嫺魯恭御史

行縣先生爲民事諍直臺中擲衣而出且屏損供具御史銜而効之坐調永寧其土蒙崗牛嶺漿山拐湖之寇狴棲鳥駭株蔓蠡軼舊令嬖謾往往投組先生密猶築壘繕戎息耗渠首畏懷先歸後夫弗來誕肆鹵鈔臨危壯毅訣家倡衆命力託授嬰息舅氏酌圖家憂始乃部署枹鼓一戰而定孔熾銷萌農嬉有年絃歌暇餘躬迪衿髦創開登庸逮千考績蒼元攀戀章皇扼駕厥母郎氏尋卒星言就道邦人瞻泣途里送屬縣長輿金當受吉水以奔遽移檄棄之故歸家關索莫厝勉給號慕如昔

朱子集卷之五

七

服闋補令博野歲丁大歉罄國流漬迺漉恩蠲逋鴻鴈安宅甫蒞三月擢大理寺左評事奏讞疑愛平亭克公矜緩深故若黃昆之清慎批摘奸巨如盛吉之嚴理在廷三載民咸不冤總其筮仕夙夜采服凡保建家務經治生產一切付之冢嗣折節溫羨故靡鹽王事積勞成疾會厥兄寓書以招且邁羽流鴻寶之訣抗志霞表迺遂寧告脫釋群緒迴抱難簪誓文閉房密鍊內景以希靈罔玉體盤和玄髮有耀累功十年內火炎作召委庸師錯謬方治於某年月日竟卒享年六十有四先生性賦

忠孝惻怛乎征罔欺幽漏昔居武宗皇帝大喪捐華屏腥獨寢終禮聽考遺令射淚余楊守素玄澹不規覆薦若同榜進士來知武康會先生艱居殷歡契密及有同官大理者朝經風政胥與咨諏篤接分誼尋皆貴顯曾無寓牘假借平生閒居杜趾公府及安溪火獄奮然解洗流聲罔已處鄉睦讓編蓬攝酒折召必往締交敦欵久要不忘意氣許人揮脫以贈難吝不形汪濊昆行友于綿結配儷離諧壺無侍人初娶沈氏先卒贈孺人生子男二曰某娶某繼某曰某學某生繼室沈氏封孺人

朱子集卷之五

七

生男一曰元偁杭州府學生娶屠先生家訓慎於顏氏鑒于朗於陶朱嘗煦申先哲告誡以爲龜鏡冀聯耐萼不睨資斧至於告徂慮有塵宗黠家歛而不瞋未幾鵲鵠天水水捐遐先範讒間澤吻百浚機數閱用弗康鄉人仰頌先生早識元偁溫恭縉綬懿親不逾每以國原慨嘆且綜貫細典翔紉文圃雋才瑋度卓有父風嗣綴章綬方來不遐與予有中林之好迺按工部員外郎方君雲鶴狀實述爲碑言其厝葬營費咸偁奮繼孝奉母命卜吉嘉靖十七年月日墓在鳳山之陽銘曰穆矣先生述

世孔昭嬋媽姬周苗序哲豪少植學仍樂而忘勞  
雖有螻屈竟爾鵬翔出宰百里必琴載謠入掌三  
尺仰止虞臯華才則優授位未展婆娑 帝庭容  
貽文苑有癖在躬斯道乃卷杜趾紅塵餐和綠巖  
衷舍明粹躬踐倫典胡壽僅茲考志斯遠彼蒼弗  
忒恒祐胤良神之聽之和履慶梓伯兮烝淑季也  
嶠驥慰悅下泉世緒且昌佳臺穀旦載駕以藏緯  
文珉石永播厥芳

明故九江府推官蔡公墓誌銘一首

太奉少書主

世之論人才者率後貢生往往登蒞無嘉補卽有  
鏤靈殊化監院亦忽少不以聞而銓宰必抑敘下  
品夫窮經皓首氣態衰槁惟緯圖服養弗克夙夜  
者固滔滔是矣至於俊卓異才伏櫪老驥思以其  
道澄濟一世者雖耆耄猶將盛也苟不惟其才而  
曰貢生厥枉多矣予讀蔡公之家錄而深有所感  
也蔡公十五通經爲郡諸生復長何蒼甲令之學  
凡邦較必優拔群彥七試京兆不偶以成化壬寅  
升南靡國子爲劉大卿獎目歷政理寺乙巳適盜  
發牛首山麓宋太師秦檜墓收繼將抵以畫一公  
矢議於宋卿曰姦檜制劫君父戮剪忠吉據相登

王卒殄屋宋社惡穢薰彌至今談檜者尚頽顛扼  
肘天殆假宵人示之罰耳請釋盜爲萬奕鏡勸宋  
卿大奇之良是公議卒末比不盡治寺中僚官爭  
俯締交於公由是赫然聲流又累三試迺甘委曰  
命矣夫命矣夫弘治丙辰以明法授江西九江府  
推官吳縣司寇劉公時爲北御史告冢宰屠公曰  
始聞衡選若蔡某者真推官矣敢爲得人賀公到  
郡卽署篆誠六史各撰彙冊勘防陳弊頃刷三日  
詰園室閹囚得運士誤爲盜者一人德化縣誣服  
強盜者三人皆減擬縱之吳人洪廷顯商九江昵  
擅一妓樂者笞辱之妓忿溺當司致廷顯以絞糾  
墨十六年矣公曰妓買合耳奚逼之有遂白臺史  
王宗錫釋廷顯彭澤令李爲義酬政略草械送成  
盜四人其一生死榜下公鞠之惟共竊姊壻家  
殺一石耳因養活三人駁令令懼因師生免冠頓  
首謝曰爲甲里劉通所誤耳公逮通往則通方震  
死舉國咸頌公神明嗚呼公之治獄虎詢若此使  
得居廷尉秋屬以寄天下之訟繫其拭辜平反惠  
洽函寓矣廼止淪鬱郡佐且不得罄厥施卽懸組  
惜哉公諱昂字惟中其先寔傾姓高祖澤之早世



周氏携孤達卿適蔡襲因至公祖考德謙庶季戎  
安東遂不得復云考孟庸撒瑟後公與母王翼拱  
敵廬雖嬰變卽峻穎而孤落空貧至粲炊不續長  
髮沈宜人宜人兄朝用馴行篤義與之揮分濟周  
均會緡鑑共侍廼得樹羨門業及任九江思涉廉  
吏高軌箚囊不私營一金故家貲終老竭單歸卽  
宅西隙畦育蔬毛取給自稱西圃老翁圃前夾室  
羅架雜典陶焉詠誦把玩忘疲以吳郡學址乃文  
正范公捐宅安定胡公首主教事文獻遠久光發  
海內濶希作郡學志四卷大學士文恪王公序其  
書以傳以姑蘇志頗有牴牾作補遺以舉世崇嗜  
星命乃類時日月年同而貴窮區殊者作八字徵  
謬錄異聞作西圃叢言善道七音書旨年雖桑榆  
烝烝然猶握管綴著也洞知醫藥養生之道而悵  
念嗣胤不能閉房又與妾金氏生椿齡尋天然至  
八十五竟得子曰雲鳳妾陸氏出公昔與沈宜人  
生岐鳳茂勵克家矣娶而卒生長女贅太子太保  
司寇俞公孫元永以養母中歸與妾王氏生官寶  
公求余氏之子淳敏者曰文鳳爲子以輔羽之官  
寶天文鳳告公曰卽生子卒難州升公其求諸蔡

宗公悟迺選擇仲兄惟學仲孫康後岐鳳於是康  
文鳳勗力經幹豐曲就養公歡宜之雖生雲鳳公  
悉以居產授康文鳳兩析之曰恤孤在汝文鳳感  
而泣曰居產當傳雲鳳願翼厥婚成乃返歸焉康  
感而泣曰室家文鳳構也願償厥值皆本公之內  
姪子衡子礪定議公喜曰善哉子衡子礪可謂善  
興人心者吾生也讓死必能恤其孤吾無憾矣省  
曾於公爲外孫壻公疾困時呼勉之來省曾往公  
音息奄微矣尚曰勉之飯否因睇目舉手曰子文  
學且親分銘在子省曾哀諾之至嘉靖乙酉十月  
二十三日公卒生正統二年十二月一日享年八  
十有九雲鳳聘葛氏康文鳳護視雲鳳於公存之  
日益珍愛懇厚於是驗公知人仲女壻張坦康文  
鳳十七年十月八日治葬于吳山范隅鄉合沈宜  
人之穴携狀申逮乃爲之銘曰於嘻蔡公何數之  
室白髮從牒潔然康德露沾焦黎濡煦灑澤科令  
休光可以竹帛曾未擢褒嗚呼解職厥蘊則否齡  
紀高盈暮耄生珠白華有承皇矣錫類種德是徵  
厝宅玄壤千秋永寧

明故懷遠將軍戴府君墓誌銘一首



府君戴姓諱昇字光大高祖察罕帖木兒遼陽猶兒山人也爲元樞密院判兼遼陽蒙古軍萬戶府萬戶洪武二十年以歸附功除僉事指揮濟寧二十一年六月高皇帝拜穎國公傅友德征南將軍統番漢大師以討曲靖普安等蠻叛不常者所調東昌諸地達軍至常德屬皆渙嘯跳逆而察罕獨安意張都督部下屢有首功明年春屬宣寧侯時諸蠻結險而寨牢窳不可拔察罕虎奮左右乃正月破潭都山二月破阿朝山三月破孟丁山凡斬獻劇夷首級二十有五生縛者六十有九牛

太皇太后

上

羊駝馬無算夏屬雄武侯五月破木魚山穴戡殆空歸改金鄉二十四年三月隨穎國北征哈者舍利王追故元遼王用奇兩襲黑嶺雅寒諸山遵翼韜旨預功有最二十七年戰勝倭寇于海上五月來京師陞除浙江紹興衛同知指揮世襲明年高皇帝特降半印勘合賜華姓曰戴府君今姓與開家會稽寔始于此察罕帖木兒卒子庸襲永樂中從征安南交趾迤北庸卒子迪襲正統中從征福建卒于師中子瑄襲瑄卒弟璵襲璵卒弟璘襲府君之考也璘卒府君襲弘治八年蒞事無何遂

遷捨視篆雖居武統而精解令律動自禁園而僚下卒以是戒畏雅有憲吏之風與人語恂恂無縱口應公私事長謀遠機咸中括會子馬調署外復稍及耕獲居家習勞務細井井尤愛整潔拊掃清拭之事奴僕一不稱意時親爲之衛有經歷知事而缺宇廨來者僦居民間不便移計升散府君卽出財建創至今職者如歸而統體不弛其綏恤軍下靡不周翦雖糧支小端以府庾人巧善傾槩舉卽陷半斛許乃視其受粟之數而特造八斗等斛自後支者利無多耗府君稟素薄弱而執事崇擾以是邁疾二載而卒于弘治乙丑時年三十有七母董氏封太宜人初娶王氏都司華之女生女一適同衛指揮長子何信良後娶先祖刑部郎中第五女生男二嵩襲指揮同知在位可觀侃侃無所屈折一如府君娶周氏嶽讀書爲儒者娶曹氏女一適同衛千戶長子張元葬于山陰黃崩嶺之原而未有銘正德乙亥予浮江遊會稽山探禹穴奉謁五姑乃曰爾省曾以古文名家盍不爲我亡人一銘遂授誥言以歸又越七年辛巳嶽特來吳館于草堂以促敬爲之銘曰嗚呼厥先元貴于邊

太皇太后

九

躬養口膾胡鹿不延 皇聖龍騫威德誕燭圖聚  
伍聯歸獻自全公侯控鍵討征南滇山登有燦鋒  
交克掄黃沙發弦碧海泛舫功烝廟懸爵授江偏  
金鈔盈獲錫姓自天五雲之慶蓋動旌翩虎幄百  
年武榜四傳府君繼銓門祚益堅旦究燈研國憲  
一編矩法周旋罷熊悉虔口不露宣而謀則淵駢  
習矢使餘逮桑田武政太平卒士保憐神短身痛  
遐病不痊紅顏九泉有嗣位綿脩辭左鐫弗盡爾  
賢

外舅母氏沈碩人墓誌銘一首

惟嘉靖十年倉龍辛卯外舅俞元丞將圖奉厥母  
碩人殯柩柩葬武丘鄉 欽賜壙域命壻省曾登  
懿瑤珉以昭播貞履外舅於閏六月某日以疾卒  
不及葬母嗚呼傷哉外舅仲兄元弼以光祿寺典  
簿拜孟縣令茂服國采請告歸迺治碩人行略謹  
稽按論撰之曰碩人沈姓諱某早幼通慧紉刺鮮  
華清揚玉麗雖產閭廬而授性潔雅不趾門序儼  
閨隅與時外舅考贈光祿典簿欽王府君爲太子  
太保刑部尚書俞公士悅元嗣譜衍單子無再族  
旁昆日以宗傳懼慄而外舅嫡母丘孺人和明窈

窈婉淋溫惠有樛木江沱之風歷選名媛已舉三  
子孟元輔仲元弼又相危惟遠思適尚書公薨府  
君之京師上疏丘孺人訪圖嘉艾爰得碩人預納  
房臺府君歸命侍巾帷肅善執奉解歌唐音調節  
安妙試掌圖典器玩謹藏閑取府君宜之旣而府  
君再上京師尋沒邸寓計柩之來碩人偕並丘孺  
人慟哭欲就顛殞時外舅甫生去府君卒期僅旬  
又一日丘孺人恐碩人年少與商他歸碩人卽抱  
持孤嬰泫涕不禁誓以死從丘孺人賢之乃竟愛  
撫碩人輩如女碩人事孺人如母長宵永日霜簾  
月牖婆悲寡嘆內聚箴績以助歲費及外舅出贅  
蔡郡推昂氏碩人獨居於家尋丘孺人卒厥兄分  
業異爰碩人劬勞百艱時外舅從蔡公仕宦九江  
郡思懷碩人緬携外姑還就碩人外舅以橐金經  
營緒業碩人宰理米鹽漿豆不懈中饋而終身無  
金翠華綺之飾玉操一室者五十餘年蓋碩人賦  
鍾昭良中閨潔白桂林蘭蕙薰芳染德予妻爲碩  
人長孫女出外姑蔡氏少從碩人興寢故來嬪我  
家其純塞勤儉繩步貞行宛蹈碩人範矩省曾每  
造碩人輒欣言慈被愛若所生烹雞炊黍躬自揮

指不疲嘗以外舅後繼爲憂今生孫男一日卿方一歲而碩人不及見矣孫男侍人沈氏出卒某年月日享年七十有二孫壻黃省曾爲之銘曰凡厥姜媛遭逢偕老鳳瑟驚琴載協載好脂黛是矜紉綺是寶安存燼亡雲散花槁曷若碩人茹苦含辛幼喪君子遺孤未振日月曠邈抱影食貧練繡不御玉鏡常塵凜志皎心貫邁冬春歷彼棘園迨此遐齡完行黃泉女道獲申芳頌藻翰社流子孫古代罕艱冠美于今爰述銘言垂耀弗湮武丘之鄉玄臺永寧

朱采之妻高平范氏墓誌銘一首

范之遐緒寔出漢博士滂至有宋文正魏國公仲淹益顯迄今爲吳中禮德著族而鍾粹淑女亦多律修貞嘉蓋系類然也有諱汝輿者文正十四世孫字良載登正德庚午南薦與毛氏生女范氏名某中丞貞甫毛公是爲外大父范氏生甫三歲陶白競聘良載慎簡閨舊而葑濱朱氏門素三世孝節太學君昌符又良載文苑密契其子葑字采之乃前工部尚書周公時懋女所出往諸范氏良載欣諾受鴈稱廟歲之庚辰良載南靡疾歸太學君

趨諗之則拭目縷授其平生痛泣殄諫尋卒毛氏以喪餘寡子廼擇女依其昆弟貢士百朋君以居年十六太學君祖母節婦華氏高齡抱病悲思曾孫婦之及見也太學君倉皇娶范氏歸則頃已瞋近矣方請期時毛氏擬在弟所授綏范氏感而啓曰自家而出謂之嫁舅氏鞠長之恩大矣女范姓也可繇外宅登車乎其識度超穎若此及門卽編飾服喪宜其家人里謂尹吉肅事祖姑舅氏繼姑皆委婉致其霽悅茂有訓範怡領弗難退入幃與莊端閉趾不少跡燕所每當葑明鐙宵誦嘗求釋詁聞詠葛覃之篇則曰古之后妃尚志在女功躬儉節用我終卻謝鈴翠箴績蠶絲以佐君子絃歌矣葑治禮又誦內則鷄鳴盥漱之義則泛瀾漣涕不禁曰嗟哉此我之不振而獨歎者也葑慰之曰卽爾祖文正不二歲喪考書記公耶命矣奈何范氏雖飲淚反哀而內感中恤竟成奇瘵群醫弗瘳范氏一日語葑曰上人娶我乃漿饋蘋蓣先嗣計耳而天平孽我一不可酬且更日遺之垂憂君子晝而操觚夜則抱經業且劬瘁矣而又念我萬有弗康我愆如何宗祧屬爾願子珍惜慎保毋墮青

雲之志以怡歡舅姑我卽死無憾矣雖頻篤又舉以言聞者莫不酸楚奄絕時強呼祖姑與姑若有所囑而音息漸盡弗克吐矣凡爲孀九月而病又伏枕九月而卒迺嘉靖癸巳正月八日也生于正德丙子某月日年僅一十有八生一女不育葑承太學君之命以是年某月日厝于陳公鄉兒字圩祖塋之原以予與太學君友好也迺爲狀而乞予以銘銘曰懿彼淑人本牒則長母楣則光伉合惟良幼何孤涼育自舅堂迺夕逢喪巾櫛瘠房穠嬌並揚早分鳳凰孝賢已詳玉志迺彰鏡判琴傷珠

太學公集卷五

南

掩靈鄉餘霞在梁君子就將行且騫翔荅爾微芳

### 金碩人陳氏墓誌銘一首

碩人諸生金果之妻也姓陳氏名德良陳之遠祖良炳仕元翰林學士同知太醫院事自本道以來始以顧願醫顯績至祖公賢業尤著光鄉閭扣題召肅者如市由此選直禁垣十有四年進太醫院院判以歸培德樹範爲吳今人父宥篤續厥緒不替母王氏多内矩御諸子姓惠義密整故碩人小幼卽有禮法性氣明慧凡鍼紉暇閒從其父兄教誦古女誠傳善領其義乃益慎壻簡是時諸生金

君岳之于果稱變奇俊十餘歲通經屬文抱攜入院臺試肄郡學遂許媾焉年十八歸于果事姑宜家行孝有德果方思挈青紫以酬厥先人之志大肆時學旭吟暮綴不休碩人勸發警相居多果又樂從名賢有道者遊每延邀堂館討問牆與碩人必夙戒豐齊饌品桺榼杆案開杯悉蠲拭潔好客坐竟日中廚將傳弗疲或果咨飫悟契有得入房間必欣悅異常碩人敬勞之曰君子之業乃更新陟矣得無少勤悴乎果竟以過思神耗綿逮嘉靖癸未季冬乃卒碩人慟毀踴擗求盡内屬指孤嬰

太學公集卷五

五

論止碩人曰此果之肉骨也汝亡孰長汝孤孤存庶幾延果之嗣碩人乃忍隱不死時年二十三矣由是芬薰摘擷脂澤之飾一切捐屏日惟慘眉瘠容懷依二孤揮涕悄處未嘗移降步庭三年喪訖猶服羸縞其素約蟬帛不出笥一御雖母家宴聚内賓亦不踐筵座六載皇皇如一日常曰早得從君子遊地下足矣李太姑沈君姑皆歎愛其賢嘉靖丁亥正月送撫果柩葬于陳公鄉之新阡痛呼極哭尋抱疾枕榻窮劑弗驗乃泣與太姑君姑訣曰死婦願衰老柰何且以二孤相累柰何又泣與

父母訣曰死女願罔極奈何且以二孤相累奈何  
父母當女罪幸毋女悲至五月二十八日恍惚中  
呼果俱去遂陶然以卒享年二十有七子辰彭碩  
人自授蒙求今就外傳女淑賢嘉靖丁亥八日將  
合葬果穴其弟清叙撰碩人之行造予請銘清吾  
惜也吾女歸寧又嘗問碩人之賢皆章章道也乃  
爲之銘銘曰訂懿令女速合士儒婉淑媚順官事  
變持瑟琴雍協蘭閨諧志靈鳳先叱哀鳳隨近呱  
呱之孺教秉蘭綸馳魂君子樂赴玄泉從一專貞  
逆殞愈光東郭青郊珍壁並藏世齡則天禮心玉  
節誌以堅珉遐寄日月

中書舍人王君貳室徐孺人墓誌銘一首

孺人梅姓名瑞中字某父林爲吳縣舊族世務農  
播母陸氏孺人孩質疑竊笄而容華幼善欵謹好  
閨闈室於是家族咸貴異之嘉靖十一年太傅文  
恪公季子中書舍人王君延陵以庶宦當之京輦  
嫡配朱內君恭孝厥姑太宜人弗忍辭往太宜人  
教君曰爾延陵千里遐適出遇事君耳夙朝夕修  
無間人曷以衣膳其畜貳王君乃選取孺人歲甫  
十六來歸左右太宜人肅愛詳至又克柔損以下

朱內君故中庭講和遂侍王君之官時王君方績  
太傅公文緒焦心營喪日掘鉛槧故饋務一任孺  
人孺人性素慧秀凡剪制縫浣調幕出納金刀掌  
志籍典皆有條紀於王君動履每效規勸又善楷  
寫大慙王君故王君旌舸浮歷青徐燕趙河洛江  
襄孺人必偕焉經波跋險而鮮悴顏是以王君恒  
無旅嘆至十六年歸吳奉候太宜人朱內君咸勞  
其劬勤未幾寢疾沉困王君謁醫不瘥卒於嘉靖  
丁酉七月初九日年僅二十有一子男一復祖聘  
鄉貢進士袁君補之女王君卜以是年十二月初  
九日奠葬石龍岡之新阡王君旣賦悼亡之篇傷  
之而告其友人五嶽山人爲之銘曰吁嗟孺人兮  
生令顏厥德溫嘉今疇與先前綏君子兮淑而媚  
一朝中兮分還下泉殊花易零兮無久鮮遺珠委  
翠兮玩可憐有嬰球琳兮家祚延良人懷之兮淒  
五絃徽容不再兮如徂川五湖之區兮掩重玄鑿  
玉爲銘兮敘芳賢孺人之聲兮永以傳

誥封太宜人李母康氏行狀一首

嗚呼敬姜躬教而魯文之職政以登湛氏苦節而  
晉侃之功華以顯古之君子系成母德昭茲有徽

太宜人李母者今杭州郡太守李君端甫冕之母也省曾嘉靖十七年春理疾西湖之濱友生處州郡太守張君叔載乘輅之官訪僕旅次廼譚播李君之賢而又謬稱僕於李君李君攬轡登車屢過山館於是相與咨嗟盤桓遡陳先王之風諗嘆下民之瘼而慨息循良者濶希也而李君惓惓緝熙恂恂虛懷以杜召爲期同心之言其臭如蘭遂與君定交祖酒言別其往復詳在省曾所撰二守論政記中自是李君不求聲芳不張技才陳蕃建麾綏之以清淨之化孟嘗還珠凜之以冰鏡之操視

太宜人李母

本

若剖鮮而變撓之鋒靡試煦如保赤而安養之露日零由是憔悴者蘇紛膠者紀侵漁者惕壹鬱者舒九邑風行百姓樂只武林大治十八年正月李君奔太宜人喪素旌經吳省曾展弔舟位李君慟號擗踊汎瀾肩涕語省曾曰冕也不幸遭罹大艱生違承歡疾違嘗藥沒違面訣抱罪天壤五內崩決莫知所云惟此窀穸之文將圖諸名卿鉅德太史氏而母氏平生荒迷罔能次敘敢請于子省曾忝君友生之末因口授簡述作太宜人行狀狀曰太宜人姓康氏其先周武王母弟衛康叔之後

代爲著宗有自秦強徙家濟南之章丘者版居鄉郊南之明水鎮世務農隱父林悃質純至鄉閭孚服母孟氏慈柔敬慎太宜人仲女也以婉則徽閑克佩壹誠孟氏特眷愛焉及笄乃歸冕考贈奉訓大夫南京戶部員外郎李公秀時冕大父梅祖妣胡氏皆卒太宜人以不逮舅姑惋恨每當歲時忌旦恪修蘋藻潔奉醴饋思成佐饗大夫少爲章丘縣諸生家緒清苦夫婦鷄鳴昧旦綢繆勤生懋勉德義嘗夜誦齋中雨頽鄰垣有華艷女子來奔大夫大夫儼容麾拒女子進曰深夜岑寂何復慮人

太宜人李母

本

大夫曰鬼神昭昭獨無知乎女子慚斂而去後以他敗女子語人云云歎曰李秀才真佛也故同輩呼大夫爲貞白君大夫家爲馬戶徭長群戶有負津助者一切代其算弗之較又嘗挾冕赴試歷下時有部糧役路遺十金大夫拾之卽標記候諸遺金所竟得歸部糧役部糧役請中分以謝大夫不受一毫大夫好賓遊凡饌具枵櫬太宜人必躬必豐雖桑蓬食貧至觀姻族單鮮衣爨者必勸大夫恤周之大夫亡弟穩遺孤二人鼎鼐稚嬰無依亦相大夫撫之成冠且完室家大夫於正德己卯春

先沒太宜人發習擊心稱未亡人乃疏廢不御酒肉者終其身於是君子謂太宜人爲淑婦太宜人閒居服被縞練餐餌麤薄躬領小姑諸婦職專紡績泉緼僅供苞約而已以絀繡織妙爲戒曰徒妨女紅無益也以是率創門內恬朴如冤毀齒時大夫爲改造深青繒衣冤慚不敢衣及爲諸生猶衣故弊衣則心安衣鮮新衣則顏頰太宜人之化也太宜人閨範清穆凡諸子女毛髮愆辜輒楚撻之不少寬假且曰男以亢宗女以事人脫有驕奢非怙者之咎耶至僕婢小過則又勿問曰愚劣當自

太宜人集卷之七

主

遷也太宜人嘗訓冤曰汝父蹇躓不逢吾嘗憤懣無歡悵汝其夙夜篇典庶幾早揚以光李族乎冤頓首受教下帷鑽厲乃竟文修學成舉正德丙子山東鄉薦太宜人喜而嘆曰是足以旌嗣父志矣北試不偶歸與弟坦誦習莊園精舍戊寅章邑潦水暴至牆廬漂傾禾稼滔浸一室蕭然太宜人安無憂色冤以封君撤瑟不迫祿養且未策名禮堂乃日夜歔歔掩泣太宜人解諭之曰汝父長往矣哀攀奈何吾幸無恙萬一愴感致疚祇益吾憂爾盍若淬志青雲以慰泉下乎冤乃拭淚結携同志

往棲長白山醴泉僧居藏理故業癸未再不偶時資斧愈落家僅水磨一座矜矜生活太宜人竟捐嚮之以資國監裝費且以必振爲誠冤益奮發稽古乃登嘉靖丙戌進士太宜人又喜而嘆曰吾之母事終矣可以見君子於地下矣丁亥冤補魏令九月板輿迎太宜人就養官問次年春太宜人懷念少子歸章丘秋後冤再迎焉太宜人見冤洞謹廉白乃慰之曰守官若是庶不忝爾所生家雖素虛亦有餘光矣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爾其慎之冤頓首受教辛卯轉內臺癸巳春左遷倅鈞州

太宜人集卷之七

主

甲午轉倅永平咸著美績冬十一月冤歸省且壽太宜人七旬誕辰奉獻諸僚賀章捧觴北堂展拜嘉慶鄉人頌以爲華乙未擢南京戶部員外郎南北道便皆特歸省且迎養金陵太宜人語冤曰諸孤不可遠挈吾其家居汝爲擯臣見錄天休浩廓必虔恭乃位以圖對揚毋以我懷冤乃留封宜人鄭氏侍養獨將二僮之官丙申閏十二月恭遇皇太子生聖上覃恩萬方太宜人始得錫封冤乃敬治命服翠冠霞袍奉獻太宜人太宜人嘔喻陶樂嘆曰此教子之榮也丁酉冬擢杭州府知府



冤之內弟來南致太宜人命曰去語吾兒吾幸無  
恙母以我故迂途還省郡守剖符專城重寄也汝  
其皇華邁行以慰民望君子謂太宜人爲令母冤  
初擬迎太宜人偕之江浙聞太宜人命不敢重違  
乃先之郡蒞事尋遣史皂往迎又恐太宜人以諸  
孤辭也亦復並取諸孤太宜人堅不就迎呼語鄭  
宜人曰守勞旬宣中饋詎可虛邪新婦第往宜人  
頓首受教乃偕幼子暨坦之二孤來郡留長孫黃  
中暨一孤侍焉冤見宜人至太宜人就不就養益愀  
戚不寧乃冬十月得太宜人患滯下良瘥家音卽  
遣二孤歸省時太宜人于家亦恐冤之遐思也又  
遣黃中之郡言起居食飲平安狀庶以慰冤冤以  
黃中口述符往言雖稍開悅然烏鳥縈懷時時襟  
抱作惡鄭宜人進曰姑氏年衰湖山之田足贍甘  
旨何以五馬之祿爲耶冤大然之方候解凍疏請  
終養黃中甫在郡邸十二日而太宜人哀計至矣  
卒嘉靖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也冤所遣問安  
二孤亦不及生而太宜人抵家已瞑目二日嗚呼  
哀哉冤徒跣悲號毀瘠殞絕而郡民惜父母之仁  
惠期月而去千里忉怛若奪哺乳然冤之功名未

涯而太宜人永逝矣太宜人生成化元年某月日  
享年七十有四子男四人長卽冤次晟坦喑女二  
人孫男八人冕卜某年月日奉太宜人之柩合葬  
于某山先大夫之玄兆龜筮叶吉日月有期省曾  
不文弗敢誣錄敬爲次第徽行以備鴻筆大君子  
採焉謹狀

五嶽山人集卷第三十七

五嶽山人集卷第三十七

五



五嶽山人集卷第三十八

吳郡黃省曾著

墓碑記誌行略告先文自祭文自傳九首

先昭信府君墓碑一首

嗟乎先世之事安可以無紀哉人生抱英雄之略  
蘊能負氣思揚功聞垂竹帛而顧使泯滅無傳與  
枯蟲瘁草等豈不悲哉即欲後人述而顯之然無  
遭逢嗣者孤嬰在祿安能紀乎即壯長不知詩書  
則又奈何後有儒彥或妨為生求祿亦不暇矣嗚  
呼代之先世弗傳者豈獨一人哉故自洪武訖于

嘉靖癸巳歷一百六十餘年而作黃斌墓碑黃斌

者其先河南汝寧人也枝衍固始斌父高安公在  
宋元兵興間避之袁州娶滇南周氏為胡氏五朝  
奉卒葬於均山高安公生斌斌長以天下用武乃  
習孫吳書學擊劍騎射則稱為超奇且察觀英雄  
歸焉至正十一年羅田人徐壽輝與倪文俊鄒普  
勝起兵以紅巾為稱攻陷蘄水黃州國號天完改  
元治平十三年三月壽輝屬將歐祥黃彬破袁州  
羅選英毅以斌為萬戶迺同守禦袁州十五年倪  
文俊破沔陽沔陽人陳友諒者家世以漁為業常

為縣吏不樂至是從文俊典簿書稍稍才著領兵

為元帥既而文俊畔奔黃州友諒襲殺之并其軍  
自稱平章二十年五月友諒挾壽輝攻陷太平伴  
壯士至前白事以鐵槌擊中壽輝碎其首迺稱  
帝于采石國號漢改元大義仍以鄒普勝為太師  
歐祥黃彬在袁聞之因大會其部士密計去留斌  
進而言曰鳥棲擇林魚遊赴深蓋求所庇託也有  
元不道失鹿無定今友諒暴險滔惡逆弑其主如  
扼鷄雛夫兵者義事也王者之舉也順天則昌悖  
天則亡今若此恐友諒自不知其死所矣安可倚  
之攀龍附鳳圖功名於百世耶且普勝諸瑣屑庸  
輩將軍能與之比肩哉諺云當斷不斷自取憂亂  
將軍宜熟思之矣祥彬相顧仰天而嘆曰萬戶勿  
言予知之矣至二十一年八月會太祖高皇帝  
帥師伐漢拔江州歐祥卒用斌計乃遣使以地納  
款上幸南昌歐祥黃彬率部士斌等伏謁于道  
上拜祥袁國公彬江西行中書省叅知政事握兵  
從征斌得從克新淦泰和贛州洪武三年大封功  
臣進宜春侯次論校部功五年正月授斌百戶  
誥曰國家以威武定天下雖我勳舊大臣之功亦

由汝衆士同心齊力而成也以爾黃斌驚勇有謀  
驍雄善戰自從征討多著勤勞今特擢爾以百夫  
之長爾其申嚴紀律以撫衆士自茲以往果能開  
拓疆宇守禦有方行止端謹然後使爾子孫世襲  
其職爾其懋哉可昭信校尉管軍百戶宜令黃斌  
准此除與武衛尋調守蘇州 賜銀符六年從靖  
海侯吳禎汎海轉運定遼糧儲先是元平章劉益  
來歸遼東之地乃建遼東衛於得利羸城以益長  
之爲元平章洪保保馬彥輩共起誅益右丞張良  
佐擒殺彥輩而保保則走納哈出營良佐上書以

宋王公集卷五

五

聞卽 命署衛時則平章高家奴固守遼陽寨知  
院哈喇則屯駐瀋陽古城丞相也先在開元太尉  
納哈出在金山四面敵境遼東未平也故海運歲  
七十萬濟給軍餉營圖之斌則折衝風濤竟以勞  
險至八年病卒娶周氏生子二忠信墓在金昌西  
五里大道南馬衙口云黃忠字思忠洪武九年襲  
蘇州衛流官百戶十一年二月始授世襲 勅命  
督運定遼糧儲從舳艫候朱壽航海侯張赫轉輸  
東海其海道遮洋船出劉家港由滿谷沙崇明黃  
連沙北指沒印島黑水入洋延津島之梁成山西

繞夫人山東出劉島雞鳴山登州沙門島以達于  
遼陽晝則主針夜則視斗避礁托水觀雲相風勞  
苦萬狀而後至凡歷涉鯨濤者一十三年妻卓氏  
又以王事客外故竟絕嗣洪武二十四年八月二  
十八日卒葬在斌墓之南別爲一丘

先武略府君墓碑一首

府君諱昱字景暉父信字思信兄忠卒無嗣國法  
當繼乃於洪武二十五年請襲百戶二十六年至  
三十年皆督定遼糧儲或告信曰海運艱役也父  
以悴死兄以弗子何不少辭以圖延綿計耶信曰  
生死命也繼絕天也從役分也吾安能辭卽欲殞  
死絕嗣牖下其能免乎卒不辭建文中捕寇鈔于  
毗陵永樂元年出海督運遼東金州糧儲二年  
命總兵官一人副總兵一人統海運至直沽以三  
版划船轉至通州時方營北京且用師沙漠也信  
則二年至七年皆督此役且監造海船于金陵至  
八年正月二十五日卒於監邸妻陳氏生子昱粹  
吳縣太平鄉梅灣山之原浚儀張肯是撰墓碑信  
卒時昱方五歲典衛者述其先勞乃優與全祿至  
永樂十八年往襲百戶宣德三年以事連逮用外

王父張侯計收捕黠盜請贖會赦遂以功陞武略將軍副千戶八年改鎮撫昱寡鬚眉而姿相英武黯算常在人上時况守鍾治吳極稱循良見昱武流且卑官不爲貌禮一日况守召賓侑以劇戲劇歲者必飾粧古君臣舊事亦王章所禁昱乃甲冑率兵千餘人圍其治况守聞之倉皇命戲者解散乃同至察院相訟御史讓昱昱曰鎮撫守土官也太守雖宴客不當以優伶集聚大衆昱之往也實備非常耳御史不能難命岳指揮兩調之岳乃置酒邀守與昱二人競恥先往各遣使以覘昱則佯

木森山集卷五

五

呵儀從先入岳所覘者歸報守曰黃鎮撫先在矣守卽急馳赴會不知昱乃更從岳氏後戶潛出以歸復覘太守先入然後再從前戶踵至其來竟出太守後守亦畏其英抗乃相交歡而罷自此數數報謁况守常以元旦顧昱登堂犬吠太守嚙損其紅袍昱卽款留太守解衣陳設杯俎酢燕已潛命家從購取紅段召縫衣者數人頃刻更造新袍矣太守飲畢服袍則非嚙損者詢知其故乃大器昱才略爲之遊揚云時掌衛者非其人事無大小昱必裁決以行由是忌嫉者衆况平生豪俠大度每

日辦治肴饌斛錢一升充費卽不較詳其數乘有良馬愛其逸駿至治白粲飼之疎濶慷慨無精微檢括竟爲人中傷客死北京云蓋正統九年九月十二日也妻張氏生三子曜明暉卒時暉年七歲後爲刑部郎中居京師至昱忌日則具牲醴奠祭招魂大慟予後從范翁昌辰問黃氏先世事則范翁歷歷道也云昱罪將解會謝氏作讐遂不解死暨曜明暉三人長且皆深沉多略謝氏適有陰罪畏三人者舉露仇報乃抱數百金奉餽三人乞免曜明卒受之乃剖分授暉母張氏以衣裹金至暉室中云云暉乃長跪而哭曰嗟乎此金其可受哉母不能強返於曜明曜明曰吾知復讎者必在暉矣暉又痛哭曰嗚呼讎之不能復者天也耿耿激激思所以復者心也暉卽不能復而復讎之心未嘗死也設受其金則此心死矣其如先人何聞者悲而壯之范翁又云昱死曜襲磐石衛百戶畏不往乃以二女弟適鎮守廣東印綬監左監丞阮能從子得其婢金及明珠二壺乃治戎騎附寧陽侯南征遂以功仍授千戶於蘇州衛云

先昭信馬術墓記一首

黃氏之先世家汝寧宋之南徙于楚之高安元之季曰斌者萬戶於袁州知陳氏之不長也來歸我明爵之百戶厥衛與武洪武五年世襲於茲始家吳趨之里有巷而名樞密者其居也爰處三年而卒孱子二人長忠歲僅十七次信方髫而嬉况寓踪之未煖也不能山原其墓而薄葬於金昌之西郊衢曰馬鋪嚮離而冢蓋衢路之旁也忠之襲也從舳舻吳侯而運之海者十餘年死而不嗣亦葬於冢之南偏信繼海役督舶金陵而死是也五齡而孤歷顛坎而戴纓服馬個儻雄心庶幾乎興者辰之不淑又四十而旅死三子食貧隳躬緝刺而朝夕明寄方流暉也七齡而孤則省曾之祖考刑部郎中府君也府君冠而業儒辛勞遲暮而登進士是時也墓之不奠而掃者一百十有五年矣荒煙蔓草二丘纍如鋤者齧而爲圃耕者圯而爲田而冢之爲土無幾矣此天之不競於黃氏也府君倦遊而歸履之悲蹠訟其侵者于有司乃得禁之牒而治之辜麗牲陳俎常涕洟一告以格思乎荒涼之魂也予年十齡爰挈以隨而馬鬣之封有望於將來矣是時也嗣其爵者以至諸黃之屬咸給

本縣志卷之五

五

而富所謂加疇闢阡樹之松檟輔之堂隍築之版堵皆可爲也府君之沒先考遂遭閼牆之家難群擠並擊艱支悴憾凡見燬於宗姻者三十餘年卒抱迫驅而死雖有孝思於茲墓亦何暇而營之也予之兄弟日奔父難下帷之業弗固弗專天之不遺叨首一經而舉矣然白髮賤貧困於簞霍不能炫赫於鄉之人其嗣之爵及給而富者則又夙夜自爲芻豢玉帛田官之饗而罔有寄心於尺寸之上者優遊暇裕儼如流離之日蓋去墓雖邇而路人視之也此則黃之子孫不受其先而自爲不競也彼子孫之賢聖而愛其先者且有逢時不祥墓或歸於燼沒孔子少孤不知其墓苟非聊曼之毋則五父之殯不得而防矣而況不肖罔愛其先者乎又况嗣之爵而罔源之邇者乎予固知馬衢之墓可期而淪也嗚呼已矣予無望於黃之子孫矣敢告哀於途之人其鄰我而圃者毋齧之其界我而田者毋圯之樵而遵者毋翦之行而趨者毋徑之來之世也官而宅者毋夷之庶茲丘之白骨不暴露於榛墟也黃氏其有興乎其將德汝報汝而世以頌汝黃氏其終衰乎則二丘之靈不必其無

本縣志卷之五

五

知也其將德汝報汝而陰以庇汝使二丘之靈其  
果無知乎則皇天昭昭常鑒于仁其將德汝報汝  
而福祿之降若取而携也嗚呼人孰無死死孰無  
墓墓孰不願其葬且久死之人又孰不願恒保於  
子孫而子孫者今若此吾聞之也宣勞國家者必  
有其後二丘之靈則既歟之都死之役而效有鑑  
銖之庸矣何不食報於子孫而弗愛其先之若茲  
也嗚呼後之君子覽斯文也其有憫而存之者乎  
庶幾食報於天者存乎斯也時距府君建碑又越  
四十年而其孫省曾爲之記嘉靖己亥季冬十八  
日

天壽人參集

九

從弟武略將軍蘇州衛右所副千戶黃寵之  
墓誌銘

從弟名金字寵之與省曾同曾祖爲伯考諱曰汝  
松之長子襲蘇州衛右所副千戶黃氏之先縣風  
樹華耀于汝南而世爵則始於六世祖昭信府君  
諱斌元季崩沸英雄鼓興徐帥歐祥建牙於袁以  
昭信府君爲萬戶禦守陳氏翦徐故墟虎之士不  
樂爲之干城適 高皇帝肇鉞天臨江州其蘇廼  
依黃公彬披赤歸款黃公彬得授江西行省參知

政事握兵從征進封宜春侯趙 朝論校部功以  
昭信府君預有新淦泰和贛州永新之捷始除京  
師興武衛百戶尋改蘇州二傳至曾祖諱昱英風  
毅驤以捕戮寇鈔陞鎮撫生伯祖諱曜智猷沈遠  
洞明韜篇正統間寧陽侯武清陳公征閩師道於  
吳乃裹糧束騎詣開府請往至則銳身先登脫壘  
和於陷地廓芟叛魁遂以尤功進世襲副千戶無  
嗣傳於伯祖諱明綜文典幹永終頌譽既老當傳  
伯考汝松以事罷襲時金且未生法不可虛由是  
伯考諱界汝經用襲汝松卒先考暨諸父僉曰不

天壽人參集

十

可以奈宗乃力共返職於金金以正德甲戌請襲  
歸則初掌訓閱善勤作教履蠲屯災營聚底康既  
而臺院選稽戎職符金北運風浮險汎督轄惟謹  
及署印本所分訟綏伍下咸輯戴他所缺位嘗  
舉推兼統處應有餘凡所抹穎亦必籍數以防肅  
漏僞其膂力若不勝彎縱及較試輒受傷賞性質  
敏通和抑事諸父兄有禮少總嚴莊寡嬉誦諷經  
詰頗窺緒端故縮服以後溫溫若儒者見諸兄步  
陟騷雅亦喜求歌詠之道近代武舉大張至與科  
進均榮金又慕希常請省曾句司馬法諸簡因詳

告以聖王崇用陣戰本要且戒之曰苟但羅記故語組飾倖偶吾弗取也金乃高厲精探討諮靡倦構築小樓納帶雲靄錯莢花竹縣列琴圖時時速招儒俊虛襟唯受漸可基進矣嗚呼竟以療病至嘉靖乙酉三月六日抱志而卒悲哉悲哉生弘治丙辰正月十九日年三十適母文氏生母張氏配湯氏是為祖妣宜人之姪景賜女子二長曰道統已食侵給聘右所正戶王汝章女次曰道心今大將以嘉靖戊子三月十三日葬于吳縣鳳皇池之新原其弟鑰率道統來告省曾乞文玄石乃銘

五嶽山人妻俞氏行略一首

主

曰惟黃祿享已七傳枝長胤繁祖澤延華齡泣武愛汝賢勿勿終畢志何宣汝兄紀著永幽玄

五嶽山人妻俞氏行略一首

亡婦俞氏太子太保刑部尚書俞公士悅曾孫女英廟北狩公與駙馬焦敬樞守 皇內九門掌集天下勤王兵為于少保策應卒以平謚士悅生寧生元丞元丞生俞氏俞氏幼少端默懿淑儼居窳閨歲縷外復從其外祖蔡公口授曹氏女誡了知綱旨祖考刑部郎中府君頗愛異省曾得俞氏乃聘之十八來歸省曾冬春永夜讀誦俞氏輒縫

績以從雖出紳宦而性宜素朴因語以翡翠珠金乃后妃之飾僭服非制乃悉解謝鬻為山人田桑之需終歲布衣縞裳未嘗一御綺縠雖與族屬嬪婦富華者偕浩然無愧焉嘗有友人關中羅生綸客于吳聲無歸貲予謀諸俞氏迺出尚書配黃夫人象服授省曾贈之得以返國又能篤厚父母宗分正德間 詔錄遺功元丞仲兄元弼來問譜事於省曾俞氏曰吾祖暨伯氏二世請乞于 朝矣而不廕必有遺歎耳君子其殫心圖之省曾乃就元弼發故牘果得居守勤王之冊皆璋與元弼所遺於是為作司寇譜元弼之京師疏二事遂得廕國子生拜光祿寺典簿出為孟縣令故元弼尤重愛俞氏省曾性好山水每一登涉必旬月迺返故薪米中饋咸資俞氏皆贍式度春蠶秋麻躬不告疲右左舅姑孝養以禮疾必親調饘餌焉省曾多林中之交常羅坐列庭時適園空雖典貸必為供具而躬理糠粃以豐賓俎且抱弄庶嬰過於所生至其天也雪涕湧泣哀根肺腑姬流傳以為難鄰氏火迫于居予謂俞氏曰曷先徙俞氏曰典籍哉乃君子之所以垂休揚名者於是舉家爭移書

隙地而後及衣笥災雖寢人服厥識先考有麗壯  
之居省曾讓諸伯仲俞氏贊之曰子之草堂茅牖  
尚欲捨捐棄人間遊五嶽何以居爲每謀棲隱之  
計必欣然勸成曰人生在適志爾吾子終日聖賢  
簡編歌聲振金石其樂只且矣故省曾雅好盤尚  
乃俞氏有萊妻之風耳男一姬水吳郡生娶顧氏  
友一歸吳邑生陳清獨悲夫鹿門之携未遂而莊  
周之戚我貽乃賦悼婦篇暨此行述敢乞瑤謨庶  
託不朽矣

不成殤子聖齡壙志一首

木齋山人集卷之五

五

聖齡者五嶽山人黃子九日子也以嘉靖甲申秋  
九月二十日之戌始生嗚呼汝哉懷也值饑凶之  
年其母草茹糠飲憂餐戚衣旣不能以胎育汝其  
生也甚艱幾不能出汝分也母脫不暇急汝吾讀  
孫師金方保嬰之法錄將半而屢阻不得以調汝  
越辛壬癸甲乙丙在母榻而病皆不覺汝越丁而  
劇吾又值父召而出不能以救汝及申而歸遷於  
吾榻延汝姊翁夜來藥汝刺汝貧而罄恨無以致  
多醫而察汝夜半膏涸括燃燭淚以守汝越戊又  
劇母哭於伏枕祖母哭于懷抱吾與汝兄哭於房

之東西汝亦哀哀而啼吃吃而臥微能目我嗚呼  
汝哉哀哉越已之旦母夢汝嬉戲指弄於其懷卽  
之俄然蛻衣而去此汝之靈魂猶依依於其母也  
然目開後下舌轉而乳舍又謀以生汝揭帷而俾  
汝始一見日屑金石而飲之也已窮其劑矣一飲  
卽一目我如戀如愛嗚呼午日而聲嘎申而氣促  
寅而絕終不得以繫汝嗚呼哀哉汝胡爲而來吾  
在武林又胡爲而有道勤之憂今又胡爲而速返  
于真其容相圓正秀好瞋之後猶可圖也死之明  
日吾友洞庭徐子方以書來賀其生且曰麟角鳳  
毛迺卽其言而銘之曰麟兮鳳兮胡不久兮肉吾  
肉兮骨吾骨兮掩於星郊俾我哀兮

木齋山人集卷之五

五

五奏告先文一首

嘉靖十八年歲次著雍大淵獻三月十六日甲申  
不肖省曾謹以蔬羞盥醴告于曾王考王考考三  
府君之靈曰子孫所寶綿瓞顯先太次有三修之  
則艱黃出南汝升載史編香華漢國憲匹魯賢枝  
條古遠性氣宛傳念予不肖經術童年迨此素毛  
樂困蓬塵世有好爵輕之塵烟俗舉饕餮如梟如  
爲我嫉且誠弗與同園仰思鴻代逝如徂川不可



攀而空懷執鞭超茲遐衷噴向吐宜煌煌我祖微  
宦小騫或頌或罷不平昊天父勤高貲黽勉累旂  
蕭牆仇難毀室覆耕攻之迫之勿卒黃泉曩恥未  
雪薪膽其漣靜言度之災亦有源以盈以亢罹此  
墜顛不肖競栗履薄臨淵既眇主祿亦穢金錢靡  
營靡求庶幾玉全雖處衡陋襟次廣便雖有飢瘁  
志象孔堅雖見百悔領忍周旋宗姻棄遺鄉子不  
憐嚴朱所遭倍百啻千惟彼覽撰聊以自妍鉅公  
英儒交者八挺經濟之衷可徹蒼玄日奔月馳芳  
時駛遷他人不知譏我賁矣侵尋五十羲和已偏

本集卷之八

辛

情事未伸憂懷內煎東山且居北闕倘然坤章泰  
茅我自有占鳳鳳車馬或藹阿卷時平將來發展  
糾纏敢告靈德鑒此抱言

臨終自祭文一首

維嘉靖十九年歲次庚子七月庚寅朔越二十六  
日癸丑以清酌庶羞之奠呼將徂之神而言曰嗚  
呼汝神象帝之先庚戌以往貌在虛玄寓形黃氏  
嬰儒超然終身海嶽畢髮版編爰嗣莊生同車晚  
年疾痲如何哀痛無聲神情越濞將駕臺泉雖有  
盧跗安得齊蠲烏情而徂死何愧焉嗚呼汝神汝

返大圓人亦非後汝亦非先蜉蝣楚楚誰能控攀  
妻孥拱侍酸惻涕漣汝神澹如委若雲烟哀者迷  
有豈知夢挺返汝真宅曠落無邊御此玄酒聲容  
泯捐婁江之廓鬱築夜阡棺初有骸衣衾歛楮百  
載之後聚塵一炷嗚呼哀哉尚饗

臨終自傳一首

五嶽山人生於華盛雖擁樹籬金之門已迴處懸  
黎之志六齡履塾遂好細素古文解通爾雅今編  
古賦千首爲誦數歲詠言便如老成凡有摛興藻  
則盈心風騷矢口展若天授經緯自能祖考賓宴

本集卷之八

壬

衣包二驄馬錢狀元試以文對如響僅八齡爾冠  
遊諸生嘗效王勃體撰序贈別吳郡太守林公庭  
栢時大學士王公鑿饒守江上守出百卷公咸揮  
貶獨賞山人之文規儼六代未幾公遣門士陳怡  
招致綠堂命賦真適園詩十六首山人矩步循泥  
抗管立就公覽之大喜曰千載輞川才子駢秀矣  
自是日寢愛密南峯楊公循吉亦忘年締友二公  
者吳中文苑之標鏡也旣已噓揚傳徧國俗山人  
像古匪適一家初學李太白曹子建次及杜甫謝  
靈運有所摹祖宛出厥口蓋神精吸我菁麗自趨



茲乃玄契非可言表山人平生爲文軸妙在此虛  
極既開萬言立吐此道乃內盈絢泄非中槁苦汲  
者也太白孫太初在吳自誇新化無敵獨低屈於  
山人曰吾讓陳思青蓮爾一日過訪山人請予揮  
寫數紙山人曰主人寧可虛席邪太初曰吾自獨  
酌爾山人染翰踰時太初流連酩酊忘形蜿蜒逍  
遙如此迨於林夕鳴琴送歸太白與吳人交惟愛  
山人嘗曰每見五嶽有國士之風令人翩翩不已  
大司馬喬公宇邀之金陵乞纂遊山記一日著作  
日登觀南輦之勝遂窮研覽草成公曰俾宇自

未盡其意

主

爲之十年難此南征公祖山人于清涼寺先遣輜  
將騎驂山人以往山人入寺群僧叱之曰今日守  
備宴賓並在禁輶豈容龐雜山人曰經始瞻教容  
予駐息公來僕去必不相累少頃騶呵已及于麓  
卽詢山人在何精舍群僧茫然無對相與匍匐造  
前羅拜請愆山人慰之曰此茲蒞之慎守也竟亦  
不言遂與喬公布席山頂左睇宮闕右俯江山今  
懷古跡風雲簇前淒激嘔噓大夢不妄乃共淹濡  
杯詠繼燭于歸已卯楚變寓書山人籌其機筦新  
建伯陽明王公在越四方鴻俊千里負笈漢氏以

來未有此盛山人以有姑氏戴夫人嫁在紹興館  
於其家執贄道席晨叅講堂暮欽精室神澄筆記  
作會稽問道錄十卷公之蘊奧山人默識舉契之  
矣蓋門人咸隆頌陟聖而不知公方厘理過恒視  
坎途擬滯度迹而不知公隨新酬應了無定景公  
之啓授展矣誠血片言未悟手語猶釋人之不明  
若已聾瞶每晨班坐次第請疑公問至卽答無不  
圓中山人一日微領汗洽重襟山人雖寶獲王氏  
之玄珠未嘗少有露耀與人辯詆懷珎衡門聊以  
永日故一時同遊之士不知山人有此飽得或僅

未盡其意

主

目爲文人知我者其惟鄒子守益歐陽子德王子  
良王子畿乎爲道不在求知嘗允天則足娛其心  
而已後值甘泉湛公振鐸成均桃李響應聲嗽之  
下恍增穎智山人嘗私嘆曰模範猶胚渾四時之  
序涿泗如春伊洛如夏越廣如秋皆蒼蒼柄授俾  
燭昏衢匪曰無故也放人淫德笑而攻之桓魋沈  
祖何代無之山人匪假頌師欲彰驥附闡其肺腑  
以待知音耳二公談道本爲大同因有小細往來  
其間述飾萋錦幾墮參商蓋王公如握日中天湛  
公如流光億士王公如漢本崑崙湛公如達派萬

川日必有光派何離本故二門尚王者曰吾師以有事爲簡何假忘助之擾崇湛者曰吾師以忘助爲實不似有事之虛二門所爭譬之蕉鹿因其教勝各有起首私臆有年以致如斯山人卽疏前語其道自顯有事正爲勿忘勿助勿忘勿助正爲有事一體渾同安得離判二公之學實各神明非世所擬二公皆不求知於人而樂知於天者也王公嘗賞山人筆雄見朗約固山中著爲王氏論語慨焉徂謝湛公不輕許目久乃雅知山人故命山人作易傳序往年見山人不試養母公曰此事吾亦

太素子集卷之三

七

嘗爲之但出處不由人也恐子母老何不策麾南宮以畢此事山人竟兩科貢趾公亦高之山人於嘉靖己亥十月朔日先妣王氏徂喪神情哀慟遂至羸疾至六月維夏疾猶未瘥乃自爲之傳傳其大略而已山人著撰黃集百卷以十千爲部甲乙丙丁各自一二至十而未訖也山人聞道以來惟玩經體道洗心蕭齋門人來諮既多作黃氏家語有經說有易係與旨有懷賢錄此禮部侍郎崔公銑序之有詩言龍鳳集有老子玉略有輿地經有西洋朝貢典錄此祝京兆允明爲山人所序也山

人思樹勲常而瞻言百里必有搖敗故不樂組綬亦愛賓屨而俗化蕩靡惟嗜淫逸故杜門交遊知饗御有枝腹之分故不營貲產知情態成狐蜮之化故不蓄懷較積書萬卷皆山人折貲損產不惜重購讀用未周山人慨恨者也凡造山人論文者必虛來實去各滿厥願山人每談抽其詞緒若輟轉無際故人之聽之易融而變也海內名彥千里投分若北郡李公夢陽關中康公海相臺王公廷輩則以翰札見知若京口楊公一清嶺南霍公韜天台黃公綰輩則以經濟加器顯隱致書詠山人羅門請交者約略二千餘人恨山人病夫不能荅酬之也子孫考其簡述而已

太素子集卷之三

廿

五嶽山人集卷第三十八

## 五嶽山人集三十八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黃省曾撰省曾有西洋朝貢典議已著錄是集  
凡賦詩十八卷雜文二十卷王世貞序稱其古今  
體詩皆出自六代三唐於他文亦推許甚至及其  
爲藝苑卮言則云勉之詩如假山雖爾華整大費  
人力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亦謂其詩品太庸沙磧  
盈前無金可採今觀其集兩家之說不虛矣中第  
二十卷爲客問四十章二十一卷二十二卷爲擬  
詩外傳二十三卷爲黃氏家語明人亦摘出別行  
其客問襍論物理多臆揣之說擬詩外傳未免實  
孟衣冠至家語剏立篇名儼同孔氏抑又僭矣



ZW

21101000584211